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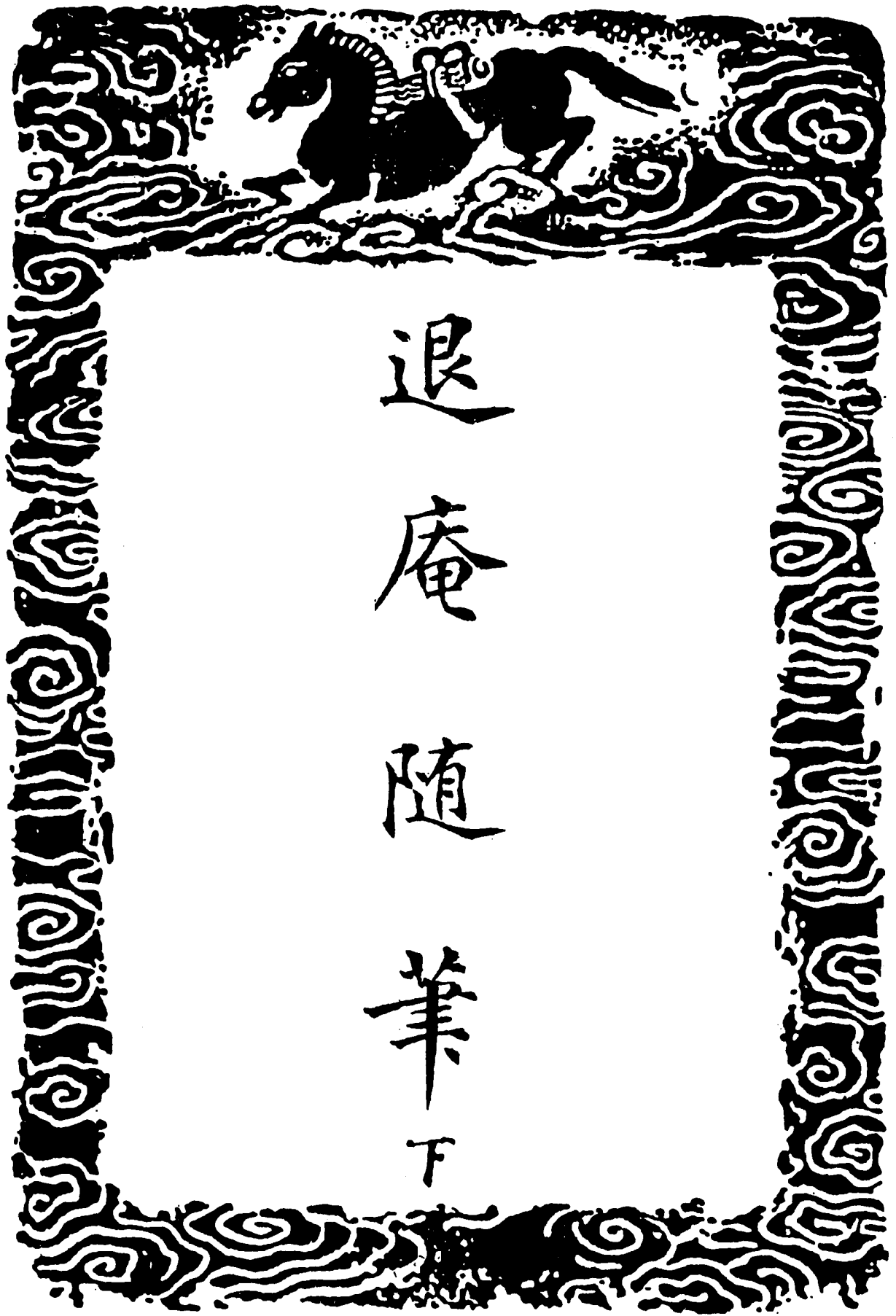
# 叢書集成三編 第六五冊目錄

文學類



## 勸善小說

退庵隨筆二十二卷(自卷十六至二十一).....	清 梁章鉅撰.....	筆記小說	〇六五 〇〇一
影談四卷.....	清 管世灝撰.....	筆記小說	〇六五 〇四九
昨非庵日纂二十卷.....	明 鄭 瑄撰.....	筆記小說	〇六五 〇八一
原李耳載一卷.....	明 李中馥著.....	說 庫	〇六五 二二九
北東園筆錄六卷續十八卷.....	清 梁恭辰撰.....	筆記小說	〇六五 二四九
耳食錄五卷.....	清 樂 鈞撰.....	筆記小說	〇六五 三九一
里乘八卷.....	清 許叔平撰.....	筆記小說	〇六五 四五三
客窗閒話四卷續四卷.....	清 吳蕙扈撰.....	筆記小說	〇六五 五三三
壺天錄三卷.....	清 百一居士撰.....	筆記小說	〇六五 五九九



退  
庵  
隨  
筆  
下



讀史

讀史須循序漸進。四部宜以次相及。昔朱子語錄。謂呂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仔細。緣他先讀史。所以看粗了。眼耳。愚謂讀史亦須各循其序。如欲考典章。察人物。則應先讀史記。漢書。由古以達今。如欲知世變。究時務。則須先讀宋明各史。由近以溯遠。其讀史記兩漢書。為文學根柢。不可不急讀也。

史記凡一百三十篇。其十篇為褚少孫所補。然漢志不云有缺。蓋當時已與少孫書合而為一矣。裴駰司馬貞張守節三家注。和其初各自為部。後至北宋始合為一編。前明兩監本。雖有刊除點竄。頗失舊觀。然索合羣說。檢尋較易。其折疑辨訛。則梁曜北所撰史記志疑盡之矣。

史記於各紀傳後。有太史公論斷一段。班書仿之。亦於各紀傳後。變為詩體。班之曰述。即史公之論也。乃范書於論後。又有議。亦用韻語。自謂體大思精。無一字虛設。以示獨闢。實則仍倣史記漢書末卷之敘述。而分散於各紀傳之下。以掩其沿襲之迹。耳。不知史漢之敘述。每篇各有引詞。所以自明作某紀某傳之本意。班書因之。又謀而改為述。皆祭之於春。而不嫌復也。若范書之議。則但於既論之後。又將論詞排比作韻語耳。劉子元史通讀之。以為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蔚宗後輩。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雜。斷絕失序。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詞論以雜。為謂彌甚云云。蓋深中其失也。

史之有表。經緯相牽。或連或斷。可以考證。而不可以誦讀。學者往往不顧。故劉知幾史通有廢表之論。其實表之為用。與紀傳相為表裏。凡王侯將相公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為立傳。此外無稱勞。又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路。要不容以遺派。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能悉備者。亦於表乎載之。年

經月歲。一覽了然。作史體裁。莫大於是。史記創為十表。班書年表。則加詳。惟范書闕如。使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無由考鏡。其失始於陳氏三國志。而范書踵之。厥後姚思廉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北史。亦皆無知。不知作史不立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蹟或反遺漏。惟歐陽公唐書有年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馬班之舊云。

漢書創於班叔皮。成於其子孟堅。至八表天文志未竟而死。其妹班昭續成之。是書初出。有得簡繁之譏。文心雕龍辨之。又有竊據父書之說。顏師古注亦辨之。其原書次第。備見於敘傳之中。而南史劉之述。則有漢唐真本之說。顏師古注亦辨之。其原其字句。實為謬妄。

宋許觀東晉書云。劉歆願游春二人。皆有功於漢書。蓋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編錄漢書。未得歸構而亡。故書無完卷。止雜記而已。試以此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固所不取者。不過二萬許言也。願游春師古之叔也。嘗撰漢書決疑二十卷。時稱為大。願後師古為太子。承乾注班書。多資取其義。是二公實有功於漢書。今人但知孟堅師古而已。游春又有唐史。畧載於師古傳。其詳則見於顏魯公集中。

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其志三十卷。則晉司馬彪續漢書之文。梁劉昭注之。唐以前猶各自為書。至宋乾興中。國子監校刊。乃取以補范書之亡。自是諸家徵引多稱後漢書。某志皆撰也。范書無表。最為後人所譏。宋熊方補後漢書年表十卷。經緯周書。當與范書相輔而行。

魏書江曰。陳壽三國志。紀載而傳。習鑿齒漢晉春秋。繼漢而越魏。非其識有高下也。時也。陳撰志於晉武受禪之初。晉受魏禪。魏之見廢。蜀已破亡。安得不尊魏。習著春秋於元帝中興之後。蜀以宗室而存漢統。魏元帝以藩臣而復晉統。安得不尊蜀。司馬公通鑑。作於北宋受周禪時。安得不以魏為正統。宋子綱目。作於南渡偏安之機。安得不以蜀為正統。陳與習。司馬與宋。子綱。其地則皆然。

裴松之注三國志。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可見其原委。又所引多首尾完具。不似鄧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剪截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承祚之本書焉。

貞觀中。詔前後晉史十八家。未能盡書。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晉書史者。皆舊本而從新編。然唐人如李善注文選。徐堅編初學記。白居易編六帖。於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沈約之書。與夫徐廣干寶劉勰王勣曹嘉之劉謙之之紀。孫威之晉陽秋。習鑿齒之漢晉陽秋。禮道覽之續晉陽秋。並見徵引。是舊本實未嘗廢。毋乃書成之日。即有不慙於東論者。紀文選師云。晉書中惟陸機王羲之兩傳。為太宗御撰。大興午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良楛。不知凡幾。而宣王言以彰特筆。

者僅一工文之陵一工書之王則全書宗高大概可知正文之中惟此書及宋史後人紛紛改撰其亦有由矣

沈約進宋書表稱紀傳合表志為七十卷今本一百卷有紀志傳而無表考史通所述與今本同則表之佚已久志序稱損益前史諸志為八門曰律歷曰禮曰樂曰天文曰五行曰符瑞曰州郡曰百官今則律歷分為二門蓋卷帙既且又經後人分割矣八志之中以符瑞為最贅州郡於併省分析多不詳其年月亦失之跡至於禮志合祀祭祀朝會與服總為一門以省支節樂志詳述八音歌器及鼓吹鏡歌諸樂章以存義制則皆勝於他史惟各傳文實有遺繁之處趙歐北陔餘叢考已詳列之蕭子顯南齊書本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蓋唐時已佚其數傳至宋人併其表佚之文學傳無故殆亦宋以後所殘闕州郡志及桂陽王傳中均有闕文皆無從考正蓋自南北史行而八書俱微誦習者數故愈久而闕佚愈甚紀文述師云是書雖多冗雜然如紀建元創業諸事載沈攸之書於敬敬兒傳述顏靈寶語於王敬則傳直書無隱尚不失是非之公高十二王傳引陳思之表曹岡之論感懷宗國有史家言外之意焉亦嘗無可節取也

通鑑綱目

卷十六

三

姚思廉因其父祭遠稿成梁書五十六卷四庫提要摘其簡文紀載大齊二年四月丙子授景雲州刺史兼方諸元帝紀作閏四月丙子為兩卷之內月日參差後景傳上云張彪起義下云彪寇錢唐為數行之間書法乘舛趙與時實追錄其於江革傳中稱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於敬容傳中稱其銓序明審就為稱職尤為是非矛盾惟持論尚多平允排整次第猶具漢晉以來相傳之史法異乎取成叙手編次失倫者矣

陳書亦因父稿而成然姚察所撰僅二卷餘皆出思廉手故列傳體例依然書一不似梁書之參差史通謂貞觀初思廉奉詔撰二史編歷九載乃始畢功而曾單枚上序謂姚察錄梁陳之書其書未就屬子思廉繼其業武德五年思廉受詔為陳書貞觀三年論撰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然則思廉編陳之功固不止於九載也魏收魏書經劉恂等校定稱其亡佚不完者二十九篇陳振孫稱太宗紀補以魏書天文志補以張太素書今本又缺卷十二孝靜帝紀卷十三皇后傳不知以何書補亡也紀文述師云收恃才輕薄有驚駭之稱是書尤為世所詬厲魏補微史其

實不然如云收受爾朱榮子金故滅其忌然榮之山陰實不實於魏書中所謂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反言見意正史家之微詞又云楊愔高德正勢傾朝野收遂為其家作傳其稱修國史得陽休之之功因為休之父固作佳傳

情先世如楊楊楊楊皆孝友亮節德正先世如高允之名德高祐之好學皆魏代聞人能以其門祚方昌引嫌不銜北史陽固傳稱固以難切聚為王顯所嫉免官從征破石平奇國勇戰軍中大事志與之謀李延壽書作於唐代豈亦楊陽休之乎又云盧同位至儀同功業顯著不為立傳後位止功勳本無事蹟乃為首傳夫盧同者元又之旨多所誅戮後以入黨罷官不得云功業顯著以卑秩見重於高允稱其道德固當為傳獨行者所不遺觀盧文所載徒以父位儀同錄僅功勳重於重官秩之崇卑乎專傳附傳之榮辱是亦未足服收也蓋收才望本不足以服眾又魏齊世近著名史籍者並有子孫孰不欲顯榮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述詳然奉起而攻至李延壽修北史每以收書為據其為收傳論云物成魏魏魏魏而有書繁而不錄志存實錄其必有所見矣今魏書等之書俱佚而收書終列於正中殆亦思恩併蓋而後是非乃明歟

通鑑綱目

卷十六

四

李百藥未其父德林之業纂成北齊書五十卷亦猶姚思廉之繼姚察耳其書自北宋以來已就散佚故吳氏讀書記稱其殘闕不完今所行本蓋後人取北史以補亡列傳中無論者十九卷有譜無論者一卷有論無論者五卷傳文中補綴形跡亦顯然可指然世無別本不能不存之聊備一朝之紀載而已

唐貞觀中修梁陳周齊隋五書其議自令於德茶於之而德茶專領周書與於文本崔仁師陳叔達唐儉同修魏吳氏讀書記北史以前尚不云有所散佚今考其書則殘缺殊甚取北史以補亡又多所竄亂而不著所移撰者何卷所刪改者何篇令狐之原本遂不可辨大抵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刪改正史痕跡顯然其他遺欠脫簡不可枚舉然德茶旁徵簡牘意在實元律傳後於元氏威廢事逐逐沒者編考其各位連綴附書固不可概斥為跡影虛信傳論仿宋書謝靈運傳之體推論六藝源流於信獨致微辭良以當時儂相相高故有意于矯時之弊亦可見其不專尚虛辭矣



托克托宋史大旨在於表章道學其餘始以備載故疎其甚難窮其理以  
下屢有改修然才謝三長亦終無以相屬其後沈世泊撰宋史就正編所攻取皆切  
中其失其實前後復否極處向多世泊亦不能悉舉也

阮若臺先生先由封圻改宦重入東觀儒林重望都人士翕然宗之時史館方議立  
八傳先生擬撰儒林傳序云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兼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  
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司馬班固  
以儒林立傳敘述經師家法而於周禮師教未盡克舉宋初名臣皆教道遺漢洛以  
後遂啟崇陽關於心性分晰道理故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為二傳此即周禮師儒之  
異復人劃分而暗合周禮也自明以後學案百出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按之周禮有  
師無儒然臺陽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術以正道實極世心是故兩漢  
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遺得其分合未可偏廢而互  
請耳按宋史道學儒林之分近儒皆有違言惟此論最為平允吾聞舊者志中仿立  
理學一傳陳蕃南說斥不遺餘力近因續修者志欲遂削之都人士皆不謂然余謂  
道學專處於宋漢洛關閩之說實朱子集其大成海濱鄙魯之賦自前代即無異議

通志卷之六

卷十六

七

故他史可不傳道學而宋史則應有他者通志可不傳道學而關志不可無恭甫墨  
守漢學其排擠宋儒是其故也而不知門戶之見非可施諸官書阮先生亦主漢學  
者其言如此恭甫為先生高弟乃背其師說又何心哉

錢竹汀曰宋史述南渡七朝事實兄無法不如前九朝之完善甯宗以後四朝又不  
如高孝三朝之詳明蓋由史臣迫於期限草草收局未及討論潤色之故如錢端禮  
傳末云孫象祖自有傳王安節傳云節度使堅之子呂文信傳云文信之弟是錢象  
祖王堅呂文德三人本擬立傳而今皆無之史編遠戚缺甚於京檉且有廢立大罪  
而不預姦臣之列鄭清之亦預廢立之謀又首議出師汴洛妄啟邊釁遂失西蜀宋  
之亡實肇於此本傳中畧不一言至於趙范襄陽債事趙葵洛京覆師傳亦詳而不  
書王堅守合州蒙古傾國來攻圍數月不能克宋李武臣無出其右者而史家又不  
為立傳至於程師孟已見列傳第九十卷而徐史傳又有程師孟兩篇無一子之異  
又李先傳末附其子孟傳事百十五言而又別為孟傳立傳李熙靜已見列傳第百  
十六而第百二十忠義附傳又有李熙靖傳實即一人然此編不遺漏重復若夫鄭  
致仇愈高登臺亮宋汝為皆高宗時人而次於尤甯朝臣之後梁汝嘉亦高宗時

人而與胡柱何澹諸人同傳且版之卷末權邦彥始與初執政也而與趙鼎程松同  
卷林勳劉才即高宗時人也而與梁成大陳仲微李知孝諸人同卷皆任意編次全  
無義例不唯年代不同抑亦賢否莫辨矣

孫繼北曰前書言湯若士有宋史改本宋史書云某傳當刪某傳當補某人宜合某  
傳某人宜附某傳皆注目錄之下分甘餘語謂此舊本在吳興潘昭度家恨無從購  
之許周生宗及曰潘中丞昭度曾徵重修宋史先為宋史按採按極富楊鳳邑曾見  
其殘稿十餘卷今亦不可見矣  
遺制書禁甚嚴凡國人著述惟聽刊行於境內有傳於邦境者罪至死蓋國之虛實  
不以示蔽用意至深然亦緣此不能流傳及遠迨五京兵燹遂蕩然無存並吾鄉蘇  
魏公明之華戎書衛信錄二百五十卷本見宋史亦渺不可攷托克托修史之時僅據  
耶律儼陳大任二家之書又藏功於一轍之內宜其潦草疎畧也近厲樊榭為作遺  
史拾遺採摭羣書至三百餘種自比於裴注三國志殆不誣矣  
金源一代典制修明文獻亦備又有元好問劉祁諸人私相撰輯故金史有所依據  
較遠史為詳載又托克托進書表稱張柔歸金史於其前王鵬輯金事於其後是以

通志卷之六

卷十六

八

纂修之命見諸載遺之謀延祐申舉而未遑天厭推行而弗竟吳元人於此書經營  
已久與宋連二史取辦倉卒者不同宜其首尾完盡條例整齊在三史之中為最善  
也  
趙歐北曰金史文章簡潔然有過於率畧者衛紹王本紀贊云衛紹王被執後記注  
亡失元中統三年王鵬來嘗時詔令又金有令史實祥年九十餘詢之得二十餘條  
又禮部尚書楊雲翼日錄四十餘條陳老日錄二十餘條又有金女官所記實明夫  
人授盟事因此數種編成是衛紹王紀本屬事後追述宜其疎畧其他則各有原由  
應可詳備乃本紀天會二年宋徽宗內禪欽宗即位七年宋高宗為苗劉所廢傳立  
太子改元明受此皆鄰國大事而金史竟不書十年劉豫徙居於汴京此又本國之  
大事十一月宋潘致亮南還言金欲遣重臣以取信宋乃命韓肖胄等使金此為兩  
國議和之始亦皆不書天會十二年金齊合兵入宋韓世忠擊敗之於大儀鎮此舉  
為宋中興武功第一金史亦不書十五年王倫遣宋言金許遣梓宮及太后天眷四  
年王倫受地於金得東西兩三京及陝西京西之地此亦金國大事徒以不遺時即  
悔前議拘執王倫遂并此事亦不書則王倫又何為被執乎歸地之後復與兵取故



地命兀朮趙汴撤高喝趙據宋史則有劉錡順昌之捷岳飛郾城蔡州穎昌朱仙鎮之捷韓世忠淮陽軍之捷王德信州之捷吳玠李師顏等扶風之捷王德壽黔之捷而金史皆不書但云秋七月宗弼遣使來河南陝西捷其明年兀朮復與兵則有楊沂中劉錡等柘皋之捷王德昭關之捷李顯忠舒城之捷金史亦皆不書但云兀朮遣使奏捷秋和議成兀朮以便宜畫淮為界其時所定歲奉銀絹之數亦國中大事而皆不書慶山奴即承立乃傳中忽云慶山奴忽云承立竟似兩人張覺既列於逆臣傳其子張僅言在世宗朝然始一節忽覆疊至何妨別傳乃次於覺傳之後竟似逆黨附入卷韓慶民畫節於遠其妻又畫節於慶民則應編入遼史乃反載入金史此編次之失檢者也又按宋史岳飛劉錡吳玠等傳兀朮用兵皆與韓常俱當早之載韓常拔兀朮於重圍中仙人關之戰兀朮陳於東韓常陳於西順昌之戰韓常以大將亦被加責柘皋之戰王德先敗韓常軍於臨關則韓常固全朝一大將自應專立一傳乃金史並無其人此又編輯之疏漏也惟於致金元交涉事尚有直筆則猶存古法耳

宋景濂等撰元史二月開局八月書成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至明年二月重開局

退庵隨筆 卷十六 九

閱六月書成急於成書故多舛駁解結集中有與史部董倫書稱元史舛誤承命改修云云其事在洪武末年豈非太祖亦覺其未善故有是命然改修事竟未成故今仍以舊本為正史耳

趙歐北曰元史成書迫促疏誤最多列傳中第八卷速不台即第九卷之雲不台第十八卷完者都即第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七卷石林也先即三十九卷之石林阿辛爾等林已詳言之然不特此也直脫兒傳既詳載其從子忽剌出乃復又有忽剌出傳恍惚思傳既詳叙其子阿塔赤乃後又有阿塔赤傳又如木華黎傳爾和博爾德赤老漢四人當時號為撒里班由律華言四傑也其後子孫為四怯薛世備宿衛則四人之勳勳相等可知乃木華黎等三人皆有傳而赤老漢獨無蓋洪憲遺備錄謂先有蒙古斯國據於北邊後絕度滅成吉思起事慕蒙古斯為強國乃攻稱大蒙古國此可見建國號之由而本紀不載至如太陽可汗又作太敷可汗博爾忽又作博羅澤班珠尼河又作班木居河列河作亮利河亦何其不書一也詔令有用蒙古字者當時譯以漢字固不免近俗然既以入史自宜稍加改訂乃奉定帝策極一語最為村俗猶不可稍加潤色抑有意存者以見當時鄙俚乎

四庫提要云遠金元三史國語解乾隆四十六年奉 勅撰譯語對音自古已然公羊傳所稱他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是也譯語兼釋其名義亦自古已然左傳所謂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穀稱孫傳所稱吳語善伊為結纜就從中國名從主人是也間有音同字異者如天竺之為稱毒身毒印度烏桓之為烏丸正如中國文字偶然假借如歐陽漢碑作歐美包胥戰國策作勃蘇耳初非以字之美惡分別愛憎也自魏書改柔然為蠕蠕此諸蠕動已為不經唐書謂回紇改稱回鶻取輕健如鶻之意更為附會至宋人武備不修鄰敵交侮力不能報乃區區修陳於文字之間又不通譯語竟以中國之言求外邦之義如趙元昊自稱兀卒轉為吾祖遂謂吾祖為我祖蕭鴟巴本屬蕃名乃以與曾洋南作對以鴟巴鴟脯為吾祖積習相沿不一而足元皇上帝特命館臣詳加釐定以索倫語正遼史以滿洲語正金史以蒙古語正元史一著其名義詳其字音自此書出而他書之人名地名官名涉於三朝者均得援以改正使音訓皆得其真矣

退庵隨筆 卷十六 十

康照問王鴻緒撰明史稿三百十卷惟帝紀未成餘皆排比粗疏較諸家為詳贗復張廷玉等奉 勅修明史即因其本而增損成書 四庫提要云明史諸志一從舊例而稍變其例者二歷志增以圖以歷生於數數生算其法之勾股面線今審於古非圖則分利不明藝文志惟載明人著述而前史著錄者不載其例始於宋考王關中風俗傳則知幾史道又反覆申明於義為危唐以來弗能用今用之也表從舊例者四曰諸王曰功臣曰外戚曰軍機故新例者曰七卿蓋明廢左右丞相分其政於六部而都察院糾核百司為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傳從舊例者十三瓶新例者三曰開黨曰流賊曰土司蓋結縉之禍難漢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趨勢附隨則惟明人為最甚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別為一傳所以著亂亡之深不但示斧鉞之誅聞獻二寇至於亡明則機之失足為禍豎非他小醜之比亦非割據羣雄之比故列立之至於土司古所謂羈縻州也大都多建置於元而滿蒙於明控馭之遠與牧民殊與聖敵國又殊故自為一類焉

趙歐北曰明史事多而文者最為簡畧其法之尤善者莫如附書之例如忠義文苑等傳傳之內亦連書者數十人蓋人各一傳則不勝立而傳此合攸又嫌掛漏



不可考矣。此後如陳邦瞻之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谷應泰之明史紀事本末、高士奇之左傳紀事本末、魏事日增、遂成不可磨滅之一體。蓋紀傳或一事而複見、數篇所主、莫辨編年或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維、此體出乃使經緯明、斷節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了然、雖史家之文流、實深有所裨於學者也。

讀史者不可不讀三通。雲間陳臥子嘗言人而不讀三通、安得謂之通是也。自唐杜君卿、佑因劉秩政典而廣之、為通典二百卷、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博取經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為紀載、元本本皆為有用之寶、非徒資記問者可比。馬貴與編年又從而析之、為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以通典八門析為一十有九、而增以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門、共為二十四門、自序謂引古經史謂之文、參以唐宋以來諸臣之奏疏、諸儒之議論、謂之獻、雖精選通典之簡、而詳覽實過之。若鄭漁仲推之、通志則仿通典之例、自為一書、凡紀傳一百四十五卷、諸四卷、卷五十一卷、紀傳及禮、皆勳製舊史、稍為刪潤、殊無可觀、其精華惟在二十卷、其氏族六書、七音、都邑、草木、鳥蟲、五器、為舊史之所無、以於奇炫博、泛濫及之、故世有通志、各舉一行之本、各舉中穿

卷十六

十三

鑿掛漏、均所不免。實未能與通典通考鼎立為三、特其網羅繁富、才辨縱橫、遠與杜馬兩家、聯鑿鑿苑、今亦莫得而廢之焉。  
通典上溯黃虞、下逮唐之天寶、通考則上承通典、下逮南宋、甯宗、乾隆年間、欽定續三通書成、而上下千餘年之事迹始備、續通典自唐天寶以後、取材於通志、通考、宋嘉定以後、取材於欽定續通考、惟通典以兵附刑、今續通典析為二、而屬第則仍相次、宋白之續通典二百卷、久無其書、而此書則繁簡得中、卷數更少、且將突過杜氏原意、何論宋白乎。續通考則錄宋遼金元明五朝事迹、初議於馬氏二十四門之外、增朔閏河渠六書、氏族四門、復因修續通志、以無庸復見、遂擬此四門、仍從馬氏之原目、與核精實、纖悉不遺、可以廢玉珩之舊本、續通志則門目體裁、亦一仍鄭氏之舊、惟紀傳折衷沿革、有異名而歸一者、有未備而增修者、較鄭氏之因襲舊文、特為嚴整、二十卷亦甚詳博、考證精核、迥非鄭氏書所能及也。  
知古必兼知今、請三通、通而不知請、皇朝三通、則虛生於、明備之朝、乾乾隆中、教撰皇朝通典一百卷、八門、隸事、一如杜氏之舊、惟如食貨與之權、結算、禮典之封禪、前朝樂法、一例從刪、地理典以、大清一統志為斷、亦不更以高貢州

城、宗昭代之黃圖、蓋或革或因、具有精義、而典章駁備、非前代所能相提並論、則亦非前籍所可等量齊觀、又、皇朝文獻通考二百五十二卷、初亦用二十四門、舊目、嗣以、宗廟考中附載諸祀、於義未安、詔增立宗廟考一門、為二十五門、其中子目、如田賦、增八旗、田制、錢幣、增銀色、銀鈔、及回部、普兒、戶口、增八旗、壯丁、土貢、增外、海、學校、增八旗、官學、宗廟、增崇奉、聖容、封建、增蒙古、王公、皆以今制所有、而加市、報、制、均、輸、和、買、和、糴、選舉、舉、童子、科、兵、考、制、軍、職、皆、以、今、制、所、無、而、省、此、其、小、異、者、又、皇、朝、通、志、二、百、卷、則、刪、去、鄭、氏、紀、傳、而、仍、原、書、二、十、卷、之、目、惟、六、書、則、備、西、域、七、音、則、增、王、合、天、文、輝、歐、運、巴、之、微、地、理、括、伊、犁、河、之、外、禮、本、乎、官、禮、之、圖、樂、本、乎、御、定、之、律、藝、文、圖、繪、稽、中、禁、之、秘、藏、草、木、蟲、魚、羅、迦、方、之、珍、產、實、皆、鄭、氏、所、未、及、聞、也、至、三、通、原、書、各、述、其、本、朝、掌、故、與、歷、代、共、為、一、書、分、綴、篇、終、故、文、多、簡、畧、今、皇、朝、三、通、則、專、勒、一、篇、式、昭、國、典、當、法、制、修、明、之、代、為、歡、善、政、史、不、勝、書、故、卷、目、比、原、書、有、增、無、減、且、三、通、原、書、不、過、撮、拾、舊、文、哀、合、成、帙、而、皇、朝、則、載、籍、明、備、端、委、詳、明、禮、有、大、清、通、禮、皇、朝、禮、器、圖、式、樂、有、御、製、律、呂、正、義、兵、有、中、樞、政、考、刑、有、大、清、律、例、地、有、皇、輿、表、大、清、一、統、志、滿、洲、源、流、考、西、域、圖、志、

卷十六

十四

又有會典及則例、總其綱、八旗及六部、則例、具其條目、故編輯者、事半功倍、易成一代之巨觀也。  
通典通考卷十六終

請子一

子書真偽相雜。解疑互見。然凡能自名家者。必有一節之足以自立。即有出入於聖人者。存之亦可為鑒。誠大抵周秦諸家近古之書。毋論真偽。解疑互見。當博收而慎取之。兩漢以還。皆未免屋下之屋。分別測覽可矣。

唐皮日休上書云。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有熟莊列子者。亦登於科。請去莊列。以孟子為主。事不果行。宋史哲宗紀。元祐二年。詔舉人程試。毋得於老莊列子書命題。全史選舉志。又載章宗時。老子荀揚與經史並出題考試。知宋以前諸子皆與經史並重。明以後始漸微耳。

梁庚仲容取周秦以來諸家雜記。摘其要語為書。名曰子錄。所錄一百七家。惜其書宋復失傳。唐馬總就庚書之例。增損之名曰意林。凡七十一家。今觀所採諸子。多今人所未見。惟賴此書之存。容齋隨筆載總所引書。尚有蔣子。鍾子。張儼。然記。吳氏新書。袁准正書。袁子正論。蘇子張顯。析言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

卷十七

今本皆不載。則亦非馬氏原書也。鄭師年師曰。著述以解經為要。次則論史。此皆有軌轍可尋。淺者見淺。深者見深。可隨其詣力。歲時之所至。而止。若近人恃其心思。筆力。動欲自成。一子。絕迹飛行。則談何容易。却爾泉。行亦曰。子於古又別為流。儒者子。思孟子。荀子。道者。驚熊。老。明。關。尹。莊。周。陰。陽。者。子。章。都。衍。泰。邱。南。父。名。者。宋。鉞。尹。文。惠。施。公。孫。捷。法。者。慎。到。李。悝。韓。非。商。鞅。墨。者。尹。佚。墨。翟。禽。滑。胡。非。縱。橫。者。閻。子。龐。復。蘇。秦。張。儀。雜。者。孔。甲。尉。繚。尸。佼。淮南。東。者。神。農。野。老。罕。民。泥。勝。各。得。有。趣。道。相。傳。述。惟。儒。與。道。獨。隆。然。隋。唐。以。後。為。之。者。失。其。本。知。是。豈。僅。時。代。為。之。限。歟。古。之。子。書。皆。竭。一。生。之。精。力。為。之。而。其。傳。也。不。過。數。卷。秦。漢。以。前。之。書。具。在。可。覆。按。也。今。人。聰。明。才。力。可。用。不。過。二。三。十。年。顧。此。失。檢。理。有。同。然。况。有。富。貴。引。於。前。貧。賤。迫。於。後。父。母。兄。弟。妻。子。師。長。朋。友。東。而。縛。之。介。而。馳。之。使。不。得。踰。尺。寸。而。違。欲。憑。一。生。之。精。力。成。數。卷。飛。行。絕。迹。之。書。以。期。必。傳。於。後。傳。不。傳。未。可。知。吾。謂。其。成。書。之。先。不。易。矣。

韓公屢以孟荀並舉。其推尊揚雄。亦過其實。司馬溫公及邵子。又謂揚雄過於孟子。曾南豐王荆公。至推之為箕子。後宋一被程子點落。人遂翕然信之。然韓公二十餘

歲時。數傳道多一揚雄。三十餘歲。送文暢叙所述。又少一孟。蓋彼時識見尚未定。到四十歲。作原道。便斬釘截鐵。云孟之死。不得其傳。至晚年。與孟尚書書。復專提出孟子。以為功不在高下。而於荀揚。遂半字不提。蓋學識與年俱進。如此。然亦不待程子。而荀揚早有定論矣。

今所傳孔子家語十卷。題王肅注。蓋即王肅所偽撰也。孫頤谷志。祖作疏證。扶摘殆無餘蘊。惟所引顏子之言。未盡復出。案。子顯學云。自孔子之死也。有顏氏之儒。則顏子固有書矣。宋石經。復有書目一碑。中列顏子。豈史志所不載。而世間別有傳本乎。胡應麟甲乙刺言。載明初朝鮮國。曾以顏子獻朝。議以偽書却之。惜無由考其所以偽。而此書在彼國。亦不再見耳。

孔叢子亦偽書。其言頗雜。並有猥褻之語。如子魚諫陳王。以陽由近事為喻。鄙俗之至。斷非孔氏遺言。朱子亦以文氣軟弱疑之。後附連叢子。亦依託。惟自隋志著錄。其來已久。所擬合者。究多聖門緒論。故相沿莫之廢焉。

諸子之書。多與孟子語相出入。蓋當時有此成言。羣相引用。非孟子採諸子。亦非諸子襲孟子也。管子法法篇曰。規矩方圓之正也。何者。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又內言

卷十七

戒篇曰。先生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老子下篇曰。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文子精誠篇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上德篇曰。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墨子兼愛下篇曰。挈泰山以起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以來。未嘗有也。非攻中篇曰。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又非命上篇曰。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荀子議兵篇曰。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又法行篇曰。夫子之門。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止。尉繚子武議篇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鶴冠子能天篇曰。欲辭知其所辭。淫辭知其所合。詐辭知其所詐。適辭知其所極。

曾子一書。著錄漢志者十八篇。隋志則稱二卷。連目錄為三卷。其篇數異同不可考。惟晁氏讀書志所錄二卷十篇。與大戴禮合。然其書不知亡於何時。自宋王暉後。各有採輯之本。實非曾子原文。四庫所錄。即王暉本。分篇標目。皆未免自我作古。近阮若臺先生。以為從事孔氏之學者。當自曾子始。據大戴記十篇為定本。並以盧辨

舊注為宗而博考羣書取說為之法釋不但遠勝時書實子部儒家之冠也王晔又有編輯子思子一卷亦著錄四庫蓋亦未見晁氏讀書志七卷之本故別作是書其割裂古經強立篇名與所輯曾子相等子思子古無注本其說皆已分見各經籍中實不賴晔本以傳耳

諸子書以驚子為最古然其書有二漢書藝文志道家驚子說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驚子說十九篇列子所引驚子凡三條皆黃老清靜之說與今本不類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賈誼新書所引凡六條與今本所載文格略同疑即小說家之驚子說也然今本雖著錄四庫而提要直疑其偽始以流傳既久存備一家耳

管子之文厚重與峭在諸子中別自一格然多後人竊入者如小稱篇毛墻西施天下之美人小開篇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穆公舉而相之輕重甲篇稱梁越戊篇稱代越皆非其真然諸子率多偽言往往時代隔越不相應莊列為尤甚如仲尼與孫叔敖市南宜僚言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楊朱遇老子湯臣夏革稱師曠師襄稱師衍管子尚不至此南宋韓無咎疑管子為戰國游士所述者近之

退處離筆

卷十七

三

禮義廉恥謂之四維管子之言也賈生亟稱之獨柳子厚著四維論謂廉恥即義不當列為四此非知道之言也詩言人有土田汝反有之是不廉也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是無恥也與管子之言不謀而合矣

鐵圍山叢話載蘇子瞻與子由同入者誠有一題子瞻不得其出處子由以筆一卓而以口吹之子瞻因悟出管子則宋時管子亦命題試士矣

惺子居敬曰晏子春秋七畧錄之儒家柳子厚以為墨子之徒為之宜入墨家四庫提要著錄史部崇文總目曰晏子春秋八篇今無其書今書後人所采摭其言是也如梁邱據高子孔子皆譏晏子三心路寢之妻一以為達于何一以為益成逸蓋由宋撤所就故書中以誤重複若此而最陋者孔子之齊而晏子譏其窮於陳楚是也魯昭公二十九年孔子之齊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桓魋欲殺之明年死於陳蔡

絕糧昏在定公十年晏子卒之後今乃於之齊時述以譏孔子豈理也哉  
唐元宗御筆道德經分老子道德經卷上德經卷下陸放翁題跋云是以道謂王輔嗣本老子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編近於古今此本已久離析然則在宋時已失輔嗣定本矣按賈公房周禮師氏疏引老子道德經道可道非常道邪馬論語

疏引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周不知顏師古漢書注魏豹傳引老子道德經云國家昏亂有忠臣田橫傳引老子德經云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王侯自謂寡寡不教爰元王傳引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西域傳注引老子德經云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又廉助傳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師史傳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又云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注皆以為老子道德經之言蓋懷太子後漢書注翟醜傳引老子道德經云魚不可以脫於泉是古人引老子皆以道德分篇蓋晉宋舊本如是元宗分題不為無據耳

老子一書著錄漢志而不言其有注隋志以下注者乃繁焦弱侯老子製作於明萬歷中所採尚六十四家而弱侯所未見者不知凡幾以復注者又不知凡幾紀文達師謂儒書如培補禁衛之藥其性中和可以常解老子如清解煩熱之劑其性偏勝當其對證亦復有功與他子書之偏駁悠謬者迥殊故論述者不絕大約以王輔嗣注為最古輔嗣說易論者互有異同至於解老子則正用其所長故詞義簡遒妙得微契次則焦氏之書亦具有別裁若他家各以私見揣摩或參以神怪之說或傳以虛無之理或以而解以丹法或引而參諸兵謀皆可置之不論也

退處離筆

卷十七

四

老子之書有最不可為訓者如云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自此論興而商鞅遂教秦燔詩書而明法令韓非亦以誦書為亂當世之治其五蠹篇云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誦以吏為師迄于李斯竟緣此以亡秦則老子實階之厲也

莊子天地篇引記曰釋文記書名也老子所作史乘於封禪書錄彙引老子戒經諫子喻老解老二篇及文字書所述老子語皆今老子所無唐志又有老子西昇入室神策等經十種然則老子之書不止道德五千言乎

關尹子九篇舊本題周尹喜撰著錄漢志而隋唐志皆不載知原書久佚今本蓋唐以復人所偽託然頗有理致有文采猶解文章之士所為也

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為戰國時老師故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荀相提並論其書大旨宏微而動舉惟其中有尤為後人詬厲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伯厚謂韓詩外傳所引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為其徒韓非李斯之流托其師說以毀聖賢者其實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為聖賢耳在當時固與荀為偶是輔宋陸之相非不足訝也性惡之語宋儒尤交口攻之不知孟子言性善蓋勉

偶是輔宋陸之相非不足訝也性惡之語宋儒尤交口攻之不知孟子言性善蓋勉



殺軍約事則引班孟堅通賦豈竟未見漆園之書耶近舉秋帆尚書有校本蓋  
皆卒虛抱經錢竹汀孫始殷慈堂探淵如洪禱存深耀北諸家之說而參訂著正  
之呂氏春秋為學者所必讀之書畢氏此書允為讀呂氏書之善本舉從前各舊本  
皆可聽其覆瓿矣

畢秋帆曰六經以後九流就與雖醇疵有間要皆有為而作其著一書專觀世名又  
不成於一人不能名一家蓋實始於呂不韋而淮南內外篇次之然淮南王復不韋  
幾二百年其採用諸書能詳所自出者十尚四五不韋書在秦火以前故其采綴原  
書類亡不能悉尋其所本如至味一篇皆述伊尹之說今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  
篇不韋所本當在是又上農任地辨土等篇述后稷之言與亢倉子所載畧同則亦  
周秦農家者流相傳為后稷之說無疑他如采老子文子之說亦不一而足是以其  
書沈博絕麗實名法之旨合儒墨之源古今帝王天地名物之故悉萃篇中後人所  
由探索而靡盡歟

淮南子漢志列之雜家作淮南內二十一一篇外三十三篇顏注云內篇論道外篇雜  
說今所存者二十一一篇則內篇也西京雜記言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一篇鴻大也

卷十七

烈明也言大明禮教鴻烈之義一見於本書要略訓而高誘叙中亦言講論道德總  
敘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故內篇亦有稱淮南鴻烈解者誘又曰先祿大夫劉向  
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藝文志亦向歆所述是當時品題淮南不必稱子直至隋志始  
題淮南子也本有許慎高誘二家注今許注散佚高注僅存又多為後人所妄改此  
書舊無善本近武進莊述古始從道藏本校刊自叙謂與錢別駕程文學並採編  
修且初參互考訂而成世頗稱之然王懷祖別有校本則謂莊氏所列藏本實非其  
舊有藏本而是而各本非者多改從各本其藏本與各本同誤者一概不能廢更  
未晚文義而執行刪改及妄生異說者竊思學者誤以為藏本而從之則新刻行而  
舊本愈微故不得不辨云云今當取王氏校本與莊本互勘則莊本轉漏自出而王  
本研究之精亦自見耳

淮南一書以天文訓為最真博後世陰陽五行之說多祖述於此高誘未諳術數故  
於此篇法尤簡畧近嘉定錢流亭有補注其世父竹汀謂可上觀渾蓋宣夜之原  
旁究堪輿震辰之應蓋亦謂淮南書者之一助歟

莊子性屬云性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清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蒙蔽之民

莊子所謂俗學即孔門之博學所謂俗思即孔門之慎思然則所謂復初其非吾儒  
之復初者矣故又曰附之以充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  
性慎而復其初此說行於是擇家有面壁之功儒者亦衍為良知之派內莊而外孔  
又由莊而入禪徒取便於後世才力淺弱不能文不能博之人而孔門之旨愈晦矣  
莊子之書雖道似遠而實近宋子言莊子才高如老子其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  
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明焉敢如此違胡  
五舉定謂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老請之不為無益若為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  
而論則其中無真實妙義不可推而行也此論最為平允亦可謂讀莊子之法若如  
王坦之著廢莊論而其論即多用莊語豈不自相判謬乎

列子先於莊子而書獨後出書中有列禦寇以獲事故柳子厚列子辨謂其後人  
增竄高似孫子者遂以為莊子書並無其人據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知當日實  
有列子其人特其書為門人所追記耳此書又名冲虛至德真經老天實初詔莊  
子為南華真經列子為冲虛真經文子為通元真經亢倉子為洞玄真經見唐書藝  
文志宋景德中加至德二字見吳氏讀書志故後人合以為莊耳

卷十七

列子天瑞篇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輪迴之說蓋  
出於此又仲尼篇言西方有聖者又言西極之國有化人尊佛之言蓋始於此  
又子漢志亦列之道家注云老子弟子或以為計然者誤也柳子厚稱其多竊取他  
書為之要是唐以前古本故唐代與老莊列並靈今四庫有林道堅所撰文子增  
義蓋通疑滯勝舊本多矣

慎子之學近乎釋氏而漢志列之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  
以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為法然法有不行  
勢不能不以刑齊之黃老之為申韓此其轉關乎

公孫龍子漢志列之名家原書十四篇今只存六篇大旨欲解名實而務恢說其  
說望白異同之辨實足以聲動一時故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墨四與夫子為五東  
即龍也孔叢子謂其詞勝於理故有之而陳振孫以淺陋迂僻擯之則非矣

鬼谷子漢志不著錢隨志列之縱橫家舊本皆題周鬼谷子撰唐志則以為蘇秦撰  
按道藏目錄鬼谷子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而史記蘇秦列傳言蘇秦師事鬼谷先  
生又有簡練以為揣摩期年揣摩成二語而鬼谷子適有揣摩一語遂附會其說實

無所據也原書十四篇今只存十篇高似孫子畧稱其一聞一聞為易之神一命一  
張為老氏之幾出於戰國諸人之表誠為過譽宋潛溪則以為蛇鼠之智且謂其又  
淺近不類戰國時人又抑之太甚惟柳子厚以為言益奇則道益隱差得其近者  
數夫思復請蘇秦得其緒餘即掉舌為從約長真縱橫家之祖蓋術既奇變又復說  
傳要非後人所能託秦敬夫曾從道藏中錄出陶宏景注本梓行之其書益顯矣  
尸子原書二十篇漢志列之雜家所謂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  
水泉所起也今書久佚豫淵如有輯本二卷可與經傳相發明

鷓鴣子漢志注云楚人居深山以鷓鴣為冠翟晴江涉獵隨筆云後漢書續與服志鷓  
者勇雉為武冠處士山林談道無端而效武夫之服且即以鷓鴣為名亦何義哉此鷓字  
恐鷓字之誤漢書五行志注引逸周書云知天文者冠鷓鴣以鷓鴣鳥能知天晴雨也  
禮家謂之術士冠鄭子威好聚鷓鴣見說必以其聚術士恐謀不軌也今鷓鴣子書  
皆述三才變通其篇自有天則天權能天以及環流王鈇秦鴻泰錄等篇率多談天  
之語則以鷓鴣為字形相似而講者近之其書見稱於劉仲和以為鷓鴣冠線並  
發深言又見稱於韓文公謂其言施於國家功德豈少獨柳子厚諷為鄙淺然自六

通志

卷十七

九

朝至唐劉仲和疏知文韓文公最疏知道二子稱之則他家之論不足為典要矣  
亢倉子即莊周所謂庚桑楚其書九篇則唐宣城人王士元所撰文粹類編士元作  
孟浩然集序嘗自言之舊本竟題周庚桑楚撰者妄也書凡九篇蓋亦雜編古書為  
之故中多奇字惟稱荆君熊圍欲拜亢倉子為亞尹楚官之亞尹有無不可考而自  
春秋至戰國楚君實無名熊圍者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也

子華子不見前錄馬氏通考引朱子及晁氏周氏陳氏皆極論其偽按呂氏春秋青  
生先已証徒明理知度各篇俱有引子華子語今分見於各篇中如泰以前原有其  
人著書久佚此本乃後來偽託耳其書雖稍涉筆衍而理致文采尚有所觀故四  
庫提要謂辨其原則可以其原而廢之則不可至于華子之名高誘注但以為古體  
道人或云魏人而作偽者乃錄名於程本則不知所據矣

尹文子一卷漢志列諸名家其大旨在指陳治道欲自處於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  
一歸核其實故立說在黃老申韓之間

鄧析子一卷凡無厚轉詞二篇與漢志所載合列子言子產作竹刑鄧析數難之子  
產執而誅之而劉故莫上其書則曰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子太叔向為政定公八年

太叔卒鄧析嗣為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列子誤矣其書大旨亦在黃老  
申韓之間而以勢統於尊事兼於實為其於法家為近故竹刑為鄧析所用也  
商子本二十九篇若錄漢志至宋佚其三篇今有錄無書者又二篇其開卷第一篇  
即稱秦孝公之說則顯非軼所手著殆法家者流撮拾之緒論以成是編耳  
韓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與漢志及阮孝緒七錄相合據史記本傳則韓非著書當  
在宋入秦之前而史記自敘乃有韓非因秦說難孤憤之語未免兩歧史家駁文不  
足為據其詞峻厲刻深與商子相埒遂為法家之祖

近人多以文中子為偽書遂疑為無其人蓋因隋唐史不為立傳且稱述之者鮮  
也案唐書王勃傳云勃兄善著書初祖述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眾嘗起漢魏  
畫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  
十五篇又王績傳云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傲不喜拜揖凡過隋末大儒也聚  
徒河汾間傲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遂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  
通知績說雖不聖以家事唐書兩傳所言如是豈非一大證據又李習之集有讀文  
中子及雙之司空表聖皆有文中子碑惟韓文公推尊荀悅偶不及仲淹耳又焉得

通志

卷十七

十

以為全無稱述之者乎宋子於文中子推許甚至謂不特荀悅不足此即韓公尚不  
如他態側有條理今世人將他與揚雄並斤為其擬態耳  
紀文連師曰中說非王通撰蓋其子福郊福時所依託其中字字句句刻畫論語師  
弟亦互相標榜自此孔顏蓋後來聚徒講學之風亦自是始也

謝梅莊曰或問先儒疑文中子謂隋殿無太極之名通與關子明李德林薛道衡無  
相見之理房杜李魏諸公非及門之人然乎曰已不足而借重於人其答小學不正  
而始稱於世其答大孔攻異端孟距楊墨中說則袒護二氏合三教而一之是孔孟  
之罪人也其他又何辨焉

子書雜家最多而有數部不可廢滅之書必須專讀者如班固之白虎通義顏之推  
之家訓王應麟之困學紀聞顧炎武之曰知錄皆當家有其書白虎通義本考訂經  
義之書而其說不免兼涉讖緯顏氏家訓實為世道人心起見而歸心等篇深明佛  
法非專以儒理立言故四庫皆不列之儒家而入之雜家困學紀聞包羅宏富證  
據精博宋以來說部莫之或先閻百詩何義門皆有評本近刻愈多而以翁方伯元  
所之集注為最詳備日知錄則積三十年之功始定三十二卷之稿於經史之疑義



政事之得失皆能擇精而語詳。鄭蘇年師最嚴厲此書。謂坐而言可起而行。非過譽。今人以閻百詩之潛印刻記相提並論。然閻書精博有餘。而條理不足。似未成之稿本。潛印刻記有二本。閻之孫學林所刊者最精。次者居眉目稍清較之顧書。體乎後矣。

王充論衡。四庫亦列之。雜家。紀文達師謂先生當漢季。憤世嫉俗。作此書以勸善。以訓。瑕瑜不掩。當分別觀之。按昔人以論衡為枕中秘。名流頗重其書。惟其議論支離。文章冗漫。實不類漢人所為。故余每竊疑其屬作。近閱杭大宗世駿集中。有論王充一篇。直指其自譽而毀祖父為不孝。又引陳際泰誠于書。至以村學究刻畫所生。其端實自王充發之云云。則所論尤為嚴正。又不在區區文字之間矣。

古時無類書。故研京鍊都。必多歷年所而後成。而一出遂至於無幾。今人有大製作。皆有類書可憑。惟作者轉相裨。陳陳相因。不可不擇善本而用之。類書亦子部之一門。今以唐歐陽詢之藝文類聚。虞世南之北堂書鈔。徐堅之初學記。三書為最古。惟唐書多摘錄字句。而不盡注所出。然所引究多古書。歐徐二家。則援據既博。體例復精。均可為類書之祖本。繼此作者。則以宋李昉等之太平御覽。王欽若等之冊府

元龜。祝穆之事文類聚。王應麟之玉海。為巨觀。今村塾通行之本。惟知有事類賦。廣事類賦兩書。然徐淑之書。係括簡要。尚為近古。華希閔之書。雖曰廣淑所未備。而精博則遠遜之。至我朝康熙間。御定淵鑿類函。分類字錦。子史精華。佩文韻府。駢字類編。五書出。而一切類書。悉已包括無遺矣。

讀子二

四庫書於子部分門別派。最為謹嚴。平允。自周秦諸部以下。至北宋司馬溫公之家範。范淳父祖禹之帝範。王景山開祖之儒志編。凡二十一種。皆在濼洛未出之前。其學在於修己治人。無所謂理氣心性之微妙也。其說不過誦法聖人。未嘗別尊一先生。號召天下也。中惟文中子有師弟標榜之說。而尚無門戶攻擊之風。自是以後。乃有道學之名。而嘖嘖多故矣。

李文貞曰。今人讀宋諸子書。於其道理精純處。毫不理會。至於地名人名制度。偶有疎舛。便當作天來大事。狂呼大叫。累幅不休。雖說得是。亦令人厭。按此言最切中時弊。今之名下士。大半如此。易上繫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有易而後有太極。非太極在天地之先也。韓康伯謂有必生於无。故太極生兩儀。有生於无。語出老子。康伯之意。蓋即以无釋太極。其義已簡而明。乃周子忽言無極而太極。又言太極本無極。蓋用康伯之意。而又過一

層。其義紛而轉晦。不知无極二字。亦非周子創。出逸周書命訓解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老子反樸為亦云。復歸於無極。列子湯問篇亦云。無則無極。又云。無極之外。復無無極。凡此皆宋儒之嗜矣。而不知其為六經所無也。故陸子靜疑太極圖說非濼溪作。又謂極訓中不訓至。合于漢儒古義矣。

紀文達師曰。聖人立教。使天下知所持循。而已未有辨也。孟子始辨性善。亦闡明四端而已。宋諸儒性以前也。至宋儒因性而言理氣。因理氣而言天。因天而言及天之先。輾轉相推。而太極無極之辨生焉。夫性善性惡。關乎民彝天理。此不得不辨者也。若夫言太極不言無極。於陽變陰合之妙。修吉恃凶之理。未有言也。言太極兼言無極。於陽變陰合之妙。修吉恃凶之理。亦未有言也。顧舍人事而爭天。又舍共觀共聞之天。而爭耳目不及之天。其所爭者。毫無與人事之得失。而曰吾以術道學問之醇

疵。心術人品之邪正。天下國家之治亂。果繫於此二字乎。惟朱子作為有理無形以解之。然附和朱子者。其說亦不可究詰。譬如醫家之論三焦也。或曰有名而無形。或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瀼。實有名而有形。輾轉喧闐。動盪卷帙。及問其虛實之診。則有形與無形一也。問其補瀉之方。則有形與無形亦一也。然則非爭病之生

死特爭說之勝負耳。太極無極之辨。何以異於是哉。

李文貞教人以周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明道程子定性書伊川程子好學論四篇相連看去。太極圖最下兩圈與太極一様圓滿。此理未嘗暢發。却得西銘一滾說出。西銘說事天功夫實際。即是定性書大公順應二義。然必細分知行始密。又得好學論發之。四篇相定。聖學備矣。

邵子之先天圖。朱子亦重之。云此自是有傳授。至所說易。卻是教外別傳。飛以直嘗以書問邵子之學於伊川。伊川答云。某與夫夫同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明道為先夫志。其關步長趨。凌厲空探。幽索隱曲。實勞通。又云。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蓋未肯以聖賢許之也。至稱其傳述所自。則云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絕不及陳希夷。亦絕不及先天圖一字。朱子亦以皇極經世為推步之書。有問擊壤集於朱子者。云比他皇極經世好些。王浸作易學自序。又謂皇極經世一書。不盡出於邵子。惟李文貞謂邵子生平不敢有外道語。儒者到底不能推他出去。紀文達師亦云。邵子言學以人事為大。又言治生於亂。亂生於治。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則固粹然儒者之言。非術數。

家所能及。斯所以得列於周程張朱間歟。張子之書。見於宋志者。有易說三卷。正蒙十卷。經學理窟十卷。文集十卷。今所傳張子全書。則止有西銘一卷。正蒙二卷。經學理窟五卷。易說三卷。語錄銘文集鈔。及拾遺附錄。各一卷。而正蒙為張子精心結構之書。其博詞真。讀者多不得其涯涉。又章句既繁。不免偶有出入。或與程朱之說相牴牾。後學多不敢置議。惟李文貞注解一卷。疏通證明。多所闡發。於先儒異同之處。尤能一一別白。是非實遠出高攀龍徐必達李文始諸家之上。

二程子著述。存於今者。一程遺書二十五卷。二程外書十二卷。皆經朱子手定。此外又有高攀龍之二程節錄。陳龍正之程子詳本。張伯行之二程語錄。程湛之程書。皆不免刪取失宜。異同互見。朱子嘗謂明道之言。發明極致。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尤耐咀嚼。然當時記錄既多。卷帙浩繁。讀者不能驟窺其要。又記者意為增損。尤不免抵牾離雜。朱子嘗欲刪訂為節本。而未就。世傳張南軒所編伊川粹言二卷。又出依託。惟吾閩楊龜山先生所輯二程粹言二卷。最為善本。龜山始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相得甚歡。明道沒。又見伊川於洛陽南渡以後。朱子及張南軒等皆誦。

說程氏屹然自開一門。其原委脈絡。實出於龜山是書。採摭編次。具有體裁。程氏一家之學。觀是書而思過半矣。

李文貞曰。明道程子。生平無著作。專在日用言行間著。凡以單讀書為玩物喪志。孔子却刪定禮儀。事事不放過。後來朱子。恰是孔子家法。生平亦事事不見他放過。即如做古文章。尚地名。必書現在詩用故事。於古名號講究甚悉。即字法亦有幾年工夫。而孔孟周程之書。皆賴之以明。其居官凡大小事。毫不厭煩。都有區處。雖幾句文。稿亦覺得理足。周程張邵不得他。恐不能如此。坦赫也。

又曰。朱子生於尤溪。故小字沈即。其字從水從允。讀如由。或作沈者。誤也。早年學仙。又師謙開書。後記章齋嘗稱李延平。乃往事之。始暫將舊學擱起。虛心請教。延平只引他向依處去。久之。漸見得那道理。滿又久之。大見其破敗。遂改師延平。從前章齋本託於劉屏山子。劉草堂龜之。胡籍溪三人。其後草堂以女妻朱子。屏山養朱子。以至登第。後來朱子湖湘游。却單認李延平。涪州精舍祀七人。周張邵二程司馬。而終之以延平。意可見矣。延平受學於羅仲素。從房仲素受學於楊龜山。朱子於楊龜山皆有微辭。獨延平無間然也。

又曰。明道廿二歲作定性書。伊川十八歲作好學論。已至至處。真天授也。孔子朱子。又不如此。孔子自志學。至不踰矩。遂放精進。朱子少時。遍參佛老。廿餘歲始見延平。三十外。已為人師。尚無卓見。至四十外。始通達。五十外。始議論。不錯。六十歲。自嘆所學始透。至六十五六歲。又復自云。不徹。可見其疑而悟。悟後復疑。黑一陣復明。一陣明。一陣又黑。一陣。乃是自強不息。日進無疆。

又曰。宋初有一等猖狂議論。如李秦伯之毀孟子。東坡之擊武王。就是周程議論。亦似有過高處。張子尤高。邵子竟落數等。惟朱子出。將過當者。一概駁落。其高遠精微者。一裁之以平實。又氣象生得好。某少時。只見得朱子好處。在零屋處。卻不知其大處之妙。如今見得他大處之妙。轉見得他小處有錯。可見其小處。便不能窺其大。

知道大處。便小處都識得。朱子與呂東萊。讀周子二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宏博。若無津涉。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撮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成近思錄十四卷。今人但題為朱子近思錄。非其實也。是書實為後來性理諸書之祖。朱子題詞。云窮鄉僻壤。有志於學。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以致其博而。

於學。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以致其博而。

反諸約也。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瑣。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此則非其集此書之意。東萊題詞。謂則陰陽性命之故。曰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厚。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義。有所向往。而不至餘卷所載。講學之。亦日用躬行之實。自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不失集書之旨。若乃厭卑近。而慕高遠。躡等凌節。流於空虛。無所依據。則宜所謂近思者耶。是書大旨。已具於此。當時有某仲圭。集解。自序謂。閱三十年。而後成。然詞義法。多有解所不必解者。而稍實據。議者。則又闕如。我朝才星。集注。始為參攷。諸和。多所訂正。又雜米諸說。疏通其義。於名物訓詁。頗詳。其後序云。自宋文分道。尊儒。林為二。而言程朱之學。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間。不復以通經學古為事。竊謂。馬鄭賈孔之說。譬如百貨所聚。周程張朱之學。如權度然。微權度。則百貨之輕重長短。不見而非百貨所聚。則雖有權度。亦無所用之。故欲求程朱之學者。必自馬鄭諸傳。疏始。於是編備。者。漢唐諸家之說。以見程朱諸先生學之有本。俾空疎寡學者。無得以藉口云云。則至公之論也。

今所傳小學六篇。證以朱子文集。與劉子澄書。實子澄之所類次。今人但題為朱子

亦未考也。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懿行。蔡文功所

謂內篇。萃十三經之精華。外篇。採十七史之領要也。其初有文章一門。後乃定為六篇。是書義取啟蒙。功歸養正。陳選集注。隨文衍義。已足以裨初學。我朝黃庭問。著田集解。又為旁推。及通。於是書益無遺義矣。

需翠庭曰。小學者。大學之基也。其大綱不外明倫敬身。內而心術之微。外而威儀之著。衣服飲食之節。是即誠正修之地也。五倫之親。義序別信。則齊治平之遠。已在是矣。格此謂之格物。格此謂之致知。入大學之門。豈能舍此。而他求。窮願空談。心性者。既視為粗迹。微取才華者。又視為拘迂。朱子嘗嘆其端。庶無致滅之救。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俗儒記誦詞章之學。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學術之支離。決裂。兩言盡之。欣逢我朝。興學造士。將小學者之令甲。以試童子。承學者幸。無視為小試之具。文

庶幾小子有造。成人有德。取諸此而已足哉。周程諸子外。便當敷到上蔡謝文肅。良佐。文肅嘗受業於程子。惟其學頗雜。故曾怙胡安國所辨上蔡語。朱子復屢為刑維。然為文肅作詞。稱其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性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命意皆精當。又稱其以窮理居敬為入德

之門。得明道教人綱領。伊川嘗問以所造對曰。天下何思何慮。公曰。固有此理。但賢發得。太早。於是文肅孜孜於省克。甚及伊川。終以切問近思許之。蓋其早年所學。醇疵參半。晚乃一執於正也。

今人但知讀真西山之大學行義。而不知邱瓊山之大學行義。補又有實際。其書首以為治之要。為學之本。分為二篇。次分四大綱。曰格致。曰誠正。曰修身。曰齊家。又分四十四子。曰雖云為治之要。而大旨。在正本清源。於治平之道。實未暇及。必得邱書補之。其體用始備。邱書分十二目。亦博採羣言。而附以己見。其人雖。其書則有用也。

永樂中之性理大全。摭摭成書。非能於道學源流。真有鑒別也。康熙間。李文貞等奉。教養性理精義。兼數。及性理大全。七分之一。而刪繁舉要。條理精。考宋學。者。得此階梯。實事半功倍矣。

林文軒光朝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為無實而好著書者言之。其語本無病也。陸子靜九淵云。六經皆我注脚。又云。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則疑而妄矣。仲尼大聖猶云。好古敏求。子靜何人。乃云。六經注我。我尊心而廢學。其弊必至於此。

雷翠庭曰。世目陸象山為禪學。以象山教人。閉目靜坐。不讀書者非也。象山語錄。多近禪。然未嘗言不讀書。惟唐卓民所記。象山云。學者能常閉目。亦佳。然其大集中。并簡坐二字。無之。其與劉深甫書云。開卷讀書時。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訓詁章句。尚能從容。不迫。而誦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與傳聖謨云。已知者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求之。此與朱子教人。何以異乎。

世說新語。載潘度道人。欲過。近與一信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辨得。食便共立心。無動。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潘度果講義。積年。後有信人來。先道人奇語云。為我致意。潘度心。無義。那可。治此權教。饒。按明儒多用此術。陽明之致良知。其一也。大抵各立一義。以動天下。其才力不及者。亦必於師說。少變焉。夫言致。則不得為良言。良則不得為致。孟子兼良能言之。愛敬即能也。陽明去良能言之。則並良知之義。亦不可立矣。是孟子之言。本無弊。而後孟子以自立其義者。其滋弊。遂不可究詰也。

嘉定錢氏。字子仁。嘗從陸清獻公講學。語多不合。公怪問其所由。曰。公從朱子入。民從孔子入耳。其與友人書曰。先聖之學。昔年未末。兼盡。始於有序。即物窮理。其病在

於無本。六經注其誤在於無本。此破的之論。辨朱陸之異同者。何曾見及此哉。袁蘭齋各雷翠庵書云。來書言。由周公而上。道統在上。由孔孟以至程朱。道統在下。是說也。蒙不謂然。夫道若大路然。無所謂統也。後儒必沾沾於道外。增一統字。交付若有形。收藏若有物。道甚公而忽私之。道甚廣而忽狹之。陋矣。昔者秦燒詩書。漢談黃老。非有伏生申公。瑕邱之徒。負經而藏。則經不傳。非有鄭元。趙岐。杜子春之屬。瑣瑣釋經。雖傳不甚明。千百年後。雖有程朱。朱熹。能為程朱。朱熹。代。賴諸儒說經。都無成。述方能參。已見成集解。安得一切抹。概而謂程朱。直接孔孟也。夫以孔子視天下。才如登泰山。窮海。陵耳。然於子產。墨。墨。武。子。等。無不稱許。至孟子。子。於管。晏。則薄之已甚。此孟子之不如孔子也。孟子雖學孔子。然於伯夷。伊。尹。柳。下。惠。均。稱。為。聖。至。朱。子。則。誠。三。代。下。無。究。人。此。朱。子。之。不。如。孟。子。也。王。通。稱。孔。明。能。興。禮。樂。邵。伯。溫。作。論。駁。之。康。節。怒。曰。爾。烏。知。孔。明。之。不。能。興。禮。樂。乎。此。伯。溫。之。不。如。邵。子。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所。以。可。貴。者。以。易。知。易。行。不。可。須。臾。離。也。必。如。修。真。煉。藥。之。說。以。為。丹。不。易。得。試。不。易。傳。鍾。離。而。後。惟。有。呂。祖。愈。珍。秘。愈。於。嚴。而。道。愈。病。矣。來。書。又。斥。陸。王。為。異。端。亦。以。太。過。周。易。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孔。子。言。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道。一。而。已。何。以。因。所。見。而。異。因。所。樂。而。異。哉。然。仁。者。之。樂。山。固。不。指。智。者。之。樂。水。為。異。端。也。顏。淵。問。仁。曰。克。復。仲。弓。問。仁。曰。敬。恕。樊。遲。問。仁。曰。愛。人。隨。其。人。各。為。事。引。使。生。後。世。則。仲。弓。必。以。顏。淵。為。異。端。樊。遲。又。必。以。仲。弓。為。異。端。矣。大。抵。古。之。人。以。行。勝。後。之。人。以。言。勝。聖。人。知。其。如。此。故。諱。諱。戒。之。曰。先。行。其。言。曰。訥。於。言。敏。於。行。曰。君。子。無。所。爭。宋。儒。之。語。錄。皆。言。也。所。駁。辨。皆。非。聖。人。意。也。士。幸。生。宋。儒。爭。定。之。後。宜。集。長。戒。短。各。持。心。得。不。必。助。一。家。攻。一。家。今。有。赴。長。安。者。或。曰。舟。行。或。曰。騎。行。其。王。人。之。心。不。過。皆。欲。至。長。安。耳。蒼。頭。僕。夫。各。尊。其。主。遂。至。戰。手。噓。噓。及。問。其。路。之。曲。折。而。皆。不。知。也。今。之。排。陸。王。者。亦。此。類。也。

退庵隨筆 卷十八

卷十八

六

漢志所錄道家三十七部。神仙家十部。本截然兩途。黃冠者流。惡清靜之不足。登聽。而以丹方符錄炫其神怪。則名為道家。實皆神仙家。此亦如黃老之學。漢代並稱。後世言道德者。稱老子。言靈異者。稱黃帝。名為述說老子。實皆依託黃帝也。其恍惚怪誕。處為儒者所不屑。而歷代史志皆著於錄。則梗概亦不可不知。竊謂道家之源委。曰雲霧之道。藏目錄詳注盡之。道藏之菁英。張君房之雲笈七籤。蓋之。特以詢之。世俗道流。恐皆茫然無應也。

紀文達師曰。後世神怪之迹。多附於道家。道家亦自矜其異。如神仙傳。道家靈驗記。是也。要其本始。則主於清淨無為。而濟以堅忍之力。以柔制剛。以退為進。故申子韓子。流為刑名之學。而陰符經可通於兵。其後長生之說。與神仙家合為一。而服餌導引入之。房中一家。近於神仙者。亦入之。鴻寶有書。燒煉入之。張魯立教。符錄入之。北魏寇謙之等。又以齋醮章呪入之。世所傳述。大抵多後附之文。非其本旨。即彼教亦自不能別也。

李文貞謂道家從漢便分兩路。魏伯陽修心性。張道陵講符法。佛敎亦兼此二種。大約釋道二教。其初亦是隱居修道之人。因他枯槁清寂。巖居穴處。恐招異物之害。故學些法術以禦之。及其苗裔。欲為衣章。遂說元說性。張皇附會。無所不有。却失了他本來面目矣。歐陽公剛定黃庭經序。自稱為無仙。云曰。自號為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仙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求仙。此我之所哀也。朱子感興詩云。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啟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非所難。但恐違天道。偷生詎能安。此亦關仙之詩。但歐公直以為無。朱子猶以為有耳。范文正公嘗言。士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近儒顧亭林亦云。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為利。而使之以名為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污之俗。惟道家以無為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論。此悖道傷義之言。儒者所弗道也。荀子乃儒家。而亦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黼。不如盜也。儒而未醇。即流為老莊之徒矣。王元美世貞。劄記內篇云。今之談道者。吾恐焉有解於學。而逃者。有拙於辭。而逃者。有敗於政。而逃者。有竊於名。而趨者。有厭於爵。而趨者。是陋儒之粉飾。而貪天之淵藪也。此切中情事之論。

退庵隨筆 卷十八

卷十八

七

今世所傳太上感應篇。乃道藏之書。即抱朴子所述漢世道。皆君子持己立身之學。證諸經傳。無不契合。勸善之書。此為最古。故惠定宇為之箋注。博引經籍。疏通證明。極為簡粹。直可與古並傳也。陰符經。舊題黃帝所撰。自黃山谷始定為偽書。朱子語錄亦以為然。而以其時有精語。非深於道者不能作。故為之考。定其文。語錄載。問邱次孟論陰符經自然之道。靜

數語雖六經之言無以加近李文貞以為陰符之靈妙在虛說隨人所用他修道亦可由他行兵亦可由他治國亦可其大旨以陰為符得陰則可以招呼羣有指揮如意即陽亦為用矣殺機正其所取猶吾儒之言克己今人解作殺機不好夫夫作者之旨矣文貞又曰陰符說絕利一源用師十倍絕利是將諸般利都斷絕了只在源頭上專一用工便如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是說工夫不斷刻刻相續使如用師萬倍絕利一源吾儒之持敬也三反晝夜吾儒之集義也

參同契唐書藝文志列於五行類固是失當宋竹垞經義考列之易類則又不倫惟葛稚川謂其說似周易其實假借之象以論作丹之意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云云蓋丹經以此書為最古詞韻多古奧難通故朱子有考異之作其自署空同道士鄭訢者鄭本邦國其後去邑而為知故以厲姓禮記鄭注訢與喜通故以寓名殆以究心丹訣非儒者之本務歟

李文貞曰參同契所言其警發於吾身心者甚切大約先黑方白方黃而終於紅是之謂丹日之出也先紅而白而黃而黑與草木之生亦然而道家工夫反之所謂順則為人逆則成仙也他的黑是收視反聽不說話將耳目口三寶閉塞了使形如

通庵問字

卷十一

八

福亦心如死灰久之黑中生明便是白所謂空虛生白到得魂守魄魄拘魂魂不游而魄不昧便是黃復來一團純陽真火陰邪之氣都燒化了所謂重顯是也這便是紅紅則丹成矣吾儒工夫亦然戒懼黑也慎獨白也致中和黃也天地位萬物育紅也明儒說三教源頭本同但工夫各別却反說了工夫却同只是源頭不同蓋吾儒是大公的從天地萬物道理上起見道家只為一己只要神氣常在即佛家只要此心光明照徹乾坤亦是為一己蓋源頭不同以後便一齊差却耳

唐初傅奕有說浮屠疏云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作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秦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祀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嚴禁主庸臣任政庠序始事佛然梁武帝武齊嘉尤足為戒按此即韓公論佛骨表之藍本然傅奕偏信老子至戒其子孫猶以道教當依與聖人之書當讀並舉不知佛教即脫胎於道教故韓公原道及新唐書李蔚傳皆從老子說起凡古今關佛幾篇名文如范蔚宗西域傳贊傅奕疏韓公表及原道與孟簡書宋景文李蔚傳贊朱子

釋氏論案作一處讀之佛教無所逃匿矣阮芸臺先生曰世言佛教始於後漢而不知西漢即有其事其初有休屠之稱後始

稱曰浮屠或稱佛佛陀皆一音之轉而二字必相連成文在華音為浮屠未嘗但割上一字單稱為佛也說文佛字訓為見不審毛詩論語曲禮學記荀子之佛字皆

純無西域神人之說漢書霍去病傳曰收休屠祭天金人顏注金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養魏畧西夷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休屠經即今之佛經也後漢書楚王英傳曰景盧老學為浮屠齋戒桓帝紀曰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皆稱浮屠不稱佛至後漢書西域傳始云明帝夢見金人羣臣或曰西方神名曰佛然此一節未可深據魏收魏書以此為傳教所對而傳教傳無此事蔚宗為宋人蓋宋時始有佛之稱蔚宗

以後來之恒言改漢之舊語耳魏書釋老志亦云張騫還始聞天竺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口授浮屠經明帝寫浮屠遺範又云襄楷言佛悅黃老以諫魏明帝又云浮屠正號曰佛皆西方方言其來本為二音華言譯之則為淨覺也何字為淨何字為覺或必相連或可倒轉皆未可知今乃但割其上一字單稱為佛訓為覺是浮屠為教本兼二義而今但傳一義豈其本來宗旨哉

李文貞曰唐時佛教盛行不得韓公大聲疾呼再過幾年竟將華於正教矣韓公膽氣最大當時老子是朝廷祖宗和尚是國師韓公一無顧忌嗚呼無所不至其氣竟壓得他下歐陽公亦謂佛氣使韓公關佛雖不若程朱之精然是先鋒驅除到程朱使據有城池矣

通庵問字

卷十一

九

紀文建師曰嘗聞五臺僧明王之言云關佛之說宋儒深而昌黎淺宋儒精而昌黎粗然披縑之徒畏昌黎不畏宋儒街昌黎不街宋儒也蓋昌黎所關禮佛供養之佛為惡夫婦言之也宋儒所關明心見性之佛為士大夫言之也天下士大夫少而惡夫婦多僧徒所取捨亦資於士大夫者少資於惡夫婦者多使昌黎之說勝則香積無煙祇園無地雖有大善知識能率恒河沙衆捨腹露宿而說法哉此如用兵者先斷糧道不攻而自潰也故畏昌黎甚街昌黎亦甚使宋儒之說勝不過爾儒理如是儒法如是爾亦不必從我我佛理如是佛法如是我不必從爾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兩相枝拄未有害也故不畏宋儒亦不甚街宋儒然則唐以前之儒語語有實用宋以後之儒事事空談講學家之關佛於釋氏毫無加損徒喧鬧耳

錢竹汀云佛書初入中國曰經曰律曰論無所謂語錄也釋子之語錄始於唐儒家

之語錄始於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德而不必有言者矣

佛書最善譬喻然以明鏡譬心性便不是鏡能物來畢照又能隨物成形然其中空

空一無所有其質冷冰冰全無生意心之體量如此惟程子心如穀種之喻最妙蓋

穀種內根莖枝葉花實無所不全而其中一點生理則仁也心屬火仁屬木是滾熱

發生與金之寒冷迥乎不同佛家以鏡喻心性宜其斷絕身軀齊向空滅矣

李文貞嘗言釋氏之發大願力是吾儒之立志常常惺惺是吾儒之主敬佛參應扣

是吾儒之致知戒律精嚴是吾儒之力行而其實與吾儒絕不相似凡吾儒之所宜

有事者他都以為戒如不認父母是斷愛根是揀雜難處一刀兩斷他以為人之愛

都是生於習染即愛父母亦是私心不過貪其乳哺鞠養之恩而已假如自幼無知

時養於他姓受其鞠育亦便愛他可見都是有緣之愛不若從無我中發大慈悲普

通庵雜筆

卷十八

十一

始終之理生死如晝夜晝夜如轉輪心之起滅無時其起者即其滅者如春夏之發

生即是冬間閉藏之氣非有二物二事也至謂人有惡孽為禽獸禽獸有善又變為人

人亦是有此理便有此事但看人一日之間念慮起伏幾番為人幾番為禽獸矣輪

迴之說即可以此理參之

有人問李文貞云離騷言叩帝閭之類想古時便有與神鬼相通之術文貞曰觀尚

書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可見堯舜之前地天相通至堯舜絕之乃不相通佛家說許

沿人果於是夜普度施食自是後諸鬼復逐吾亦遂不寐以至於問李曰今者諸鬼

在何處曰見君在坐退處榻後矣此事向不以為信今將紀錄亦後病不能執筆故

以相囑後文真將此事載之語錄大抵僧家之書度即先之登厲之義於理所有者

即不當斷以為無但亦不宜如僧家說得全是鬼物為政耳

宋儒教人學聖賢先自不去語始此是切實法門昔人有云佛言平等而乘獅坐象

平何有焉道言戒而烹麟地風故更甚焉此儒教之所以無弊也居易錄云阿含

經言人壽八萬歲時兒娶尸佛出世人壽七萬歲時尸棄佛出世下至賢劫第三尊

迦葉佛出世人壽亦二萬歲其次第四尊即釋迦牟尼佛當周昭王時年三十成道

住世四十九年年止七十九耳去第三尊世尚未遠何以壽運不滿百乎內經素問

載岐伯對黃帝云上古之人法於陰陽和於術數形與神俱而盡其天年度百

通庵雜筆

卷十八

十一

不周老翁男婦環擁踰而頂禮者如恒河沙數佛振幹豐儀方口重蹕兩耳及肩

笑容可掬儼世所塑布袋和尚狀時方盛髮所乘輿上有片雲覆之而行每風來塵

土漲天眾咸叩頭請雨譯者代白輒見其一手疊訣口喃喃作咒倏爾雲色油油雨

絲飄飄旋即晴霽灑塵而止不能久也或憶北環繞道過不行忽如大笑聲如洪濤

飲飲大眾不覺一時頓首伏地道乃劃然中分輿去如飛憑婦子旋即飛行追尾俄

復圍合不能禁也至京居 雍和宮來謁者日以千計跪而趨前自摘其帽俯身

高麗王素家為儒號義天航海至上海乞編歷叢林詔朝奉即楊傑為館伴使至吳中諸制皆飲餞如王臣禮獨金山僧了元高坐禪床受其展謁楊驚問了元曰若亦異國僧耳叢林規矩如為不可易如達天者古今人何必不相及哉



學文

古言儒行必曰近文章今之自命為儒者乃不以無文為恥甚可怪也魏文帝典論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華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而令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管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遊於上體就衰於下忽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此段文字至為沈痛足以動人後學當書之座右以資警省

選文但宜以秦漢為斷近選輒把檀弓考工記左國歷來實非體裁而論文則必溯源於經傳以端其本古之善論文者莫如柳子厚然所云本之詩以求其極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以屬其無參之孟荀以暢其文參之國語以博其趣此數語分貼處實未能深切著明今欲指引初學祇須淺言之如要典重則學書要說麗則學詩要古質則學易要博則學春秋要通達則學戴記要博辨則學左國各就其性之所近期于畧得其意微會其通自然不同於世俗之為文矣

作文之法有已標舉於經傳之中者如易言修辭立誠書言辭尚體要詩言移如清風載禮言遠而勿多左氏言辭之無文行之不遠合而觀之作文之本末備舉後人千言萬語恐不能出其範圍關百詩云論語為命一章其示人以作詩之法

作文自然以道理經書為主而取材不可不富辨體不可不精史記漢書兩家乃文章不祧之祖不可不熟讀其次則莫如蕭選熟此三部然後再讀徐廣各集及唐初四傑然許諸公而以韓柳作歸宿彭文勤公元瑞嘗言蕭選行而無奇不備韓集出而有橫皆縱蓋古今文體此兩語足以該之亦陰陽對待之理不能偏廢也今之耳食者鄙薄蕭選而復不敢輕議又漢不知蕭選中半皆史漢之文且有史漢以前之文隨聲附和不值與辨昔唐李德裕家不置文選謂其不根經義蓋自古有此耳食之徒矣

吾友謝退谷嘗與余論文多篤實心得之語一日謂余曰文有三理善言德行善道理足也達於時務善事理足也筆墨變化善文理足也三者俱無則昭明文選之文而已余初聞之即覺其言之過已而退谷華之書矣此則不可不辨者也姑無論諸葛武侯之出師表李伯之陳情表東廣微之補南陔白華詩為千古言忠孝者之

職志下子夏之毛詩序杜元凱之左氏傳乃劉子駿之校太常博士書開後來論經學者之津滄即陸士衡之文賦古今之言文章者亦宜能外之且如屈子之離騷李少卿司馬子長之書可謂之文理不足而筆墨不變化乎司馬長卿之諫獵難蜀父老枚叔之諫吳王班叔皮之王命論可謂之文理不足而不達於時務乎崔子玉之座右銘韋宏嗣之博奕論張茂先之勵志詩女史箴可謂之道理不足而不善言德行者乎大抵退谷喜講心性之學所敢服膺者真文忠公之文章正宗其於文選並未嘗全部繙讀故不自覺其失言退谷所撰教諭語余最喜以括示後學若此條議論則所當首刪者也

阮芸臺先生曰昭明所選名曰文選蓋必文而後選非文則不選也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為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為文專名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實為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即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信屈詭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為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為文也專名為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以後溺於聲律房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

統不得謂之不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為八代之衰而增之于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為諸家所賦故其所著非經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於昭明文選序所謂文者鮮矣合於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於奇偶之間經史子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高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高奇如必以比偶非古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八有八韻語凡三十有五豈可以為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班孟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兩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即開明人八比之先路明人號唐宋八家為古文者為其別於四書文也為其別於駢偶文也然四書之體皆以比偶成文明史選解曰四子書命機賦不比不行是明人終日在偶中而不自覺也是四書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為一脈為文之正統也然則今人所作之古文當名之為何曰凡選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為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為文非文者尚不可名為文况名之曰古文乎又曰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徒刻石以期傳之久遠其著之簡策亦有漆書

刀削之殘非如今人下筆十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自治事者少以口舌治事者多故同為一言也轉相告語必有愆誤誠哉言如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而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而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為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意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十言萬字不以為煩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真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莫達意外之言內外言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言以修辭立其誠說文也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之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即如樂行慶遠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和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蒸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無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將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皆極天則偶

也德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詩與白謂之象說文以文為象也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方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熟視而無觀乎

王唐堂之馬曰余與同年張符驥良御關上進凌雲談藝關於時藝極工可接先輩張詰之曰君文誠佳但多排句如點題用散亦可關良久曰吾見四書多排句耳余因腹誦學庸語孟洵然且悟不但排句亦多疊句也古文選本以前明茅鹿門坤所列八家為最著明史文苑傳稱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順之所著文編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外無取焉故坤選為八家又鈔其實明初朱右七條錄韓柳歐陽曾王三蘇之作為八先生文集實遠在坤前特右書不傳耳本朝諸同人放益以李習之柳宗元之類為十家其書皆順行於世至乾隆初純廟以茅諸二家去取尚未盡協評論亦未盡允乃指授儒臣定為唐宋文醇五十八卷其書先以列聖御評恭列篇首後人評跋有發明考證益分綴篇末品題



考辨疏通證明無不抉摘精微研窮奧學者但熟讀此本則其他選本及各專集俱在可緩之列矣

四庫提要云唐之文體變於韓愈而柳宗元以下和之宋之文體變於歐陽修而蘇洵以下和之愈與崔立之書深病場屋之作修如貢舉亦點劉義舉以挽回風氣則八家之所論者其不為程試計可知也茅坤所錄大抵以八比法說之儲欣難以便於舉業識坤而核其所論亦相去不能分寸夫能為八比者其源必出於古文自明以來思慮可數坤與欣即古文以講八比未始非探本之論然論八比而沿溯古文為八比之正脈論古文而專為八比設則非古文之正脈此如場屋策論以能根柢經史者為上標文柄者亦必以能根柢經史與否定其甲乙至講經評史而專備策論之用則其經不足為經學其史不足為史學茅坤諸欣之評諸家適類於是自御選唐宋文醇出取取謹嚴考證典核其精者足以明理載道經世致用其次者亦有辦法戒不為空言其上者矩矱六籍其次者波瀾意度亦出入於周秦兩漢諸家茅坤等管蠡之見烏足以語此哉

卷十九

四

梁未以迄唐季乃至一千卷其富而不精宜也後經姚鉉詮擇約為唐文粹一百卷而其中尚有文苑英華所未收者所錄詩文祇收古體蓋於歐梅未出以前能毅然捨五代之弊而與穆修柳開相應者實自鉉此書始讀唐文者舍此無善本矣呂東萊之宋文繼在當時頗為人所訾議惟朱子謂此書編次篇篇有意其所載奏議亦係當時政治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盡在其間云云自是定論東萊又有古文關鍵二卷取韓柳歐曾二蘇及張耒之文凡六十餘篇各標其命意布局之處卷首又冠以總論看作文之法二書當相輔而行皆後學所當從事也

王導嚴慎中曰或言總其學人與其學歐曹不如學馬遷班固此言非也學馬遷莫如歐學班固莫如曹今人何曾學馬班只是每篇抄得三五句史實其餘文字皆舉子對策與寫東寒溫之套如是而謂之學馬班亦可笑也

真西山文章正宗大意主於論理而不論文遂與古來選本宗旨迥異雖所持之理甚正而其說終不可行故自宋以來罕有誦習之者後人宗其意而成編者惟吾鄉蔡文勤公之古文雅正然以理為根柢而體雜語錄者不益以詞為羽翼而語傷浮

艷者不錄其意主於文質相輔而不廢修詞之一也故謂之雅正又與真氏之書各別南渡以後文字自以朱子為一大宗李文貞公嘗言記得某人說學古文須從朱子起此言却好朱子之文何能上比馬班韓柳但理足便頗樸不破朱子初學曾南豐到後來却似其少作有古文氣調朱子正不欲其似古文也又是一句有一句事理即疊下數語皆有疊下數語著落一字不肯落空入手作文須得如此

金人詩文並工者依一元遺山古文繩尺嚴密根柢盤深雖未能與歐曾蘇黃並提使與尤楊范陸旗幟中原正未知勝負所在毋論王拙軒趙滄水金漳南諸人也蘇天爵所編元文類七十卷自元初迄延祐正元文極盛之日而天爵又妙解文章精於鑒別故所選具有體要論者謂可與唐文粹宋文鑑鼎立而三厥後程敏政之明文衡雖極力追之終莫能及也

卷十九

五

自命太高意氣太盛所養不及宋之粹也中葉則李文正東陽李本李則唐荆川順之歸震川有光王遵嚴慎中此數家必須讀其全集餘則就選本中觀之可矣明文自宣德正統以後盛行臺閣體始於楊文貞士奇楊文敏榮持風氣者數十年其末流至於庸腐庸吝萬口一音盛為藝林口實中間導源唐宋具有典型者惟一李文正自李空同夢陽何大復景明唱為復古之說而明之文體一變厥後摹擬剽賊日就窳白風會遷轉門戶愈分追原本始惟李何實職其咎程敏政明文衡所錄在成化以前終有典型高無七子偽體黃宗羲明文海則兼及嘉隆以後何李盛行之餘意在掃除摹擬空所倚傍以情至為宗又欲使一代典章人物俱藉以考見大凡故採擇頗嚴鬼羅極富二書亦當相輔而行也

明文之衰庸濫於七子繼於三袁至啟慎而極故我朝風氣還淳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當時以汪鈍翁魏叔子侯朝宗三家為最工宋牧仲當合為三家文鈔梓行於世然叔子才雅縱橫未歸於純粹朝宗體兼華藻稍涉於浮夸惟鈍翁學術既深軌轍復正所言大抵原本六經與二家迥別其氣體浩翰疏通暢達頗近南宋諸家歐曹未易言之以接跡唐歸殆無愧色此外如朱竹垞之淵雅毛西河之

縱橫方靈舉之履潔皆當涉獵及之

李元貞曰。學古文須先學作論。蓋判斷事理。如審官司。必四面八方都折倒地方可定案。如此則周折折都要想到。有一處不到便成罅漏。久之不知不覺意思層層。不求深厚。自然深厚。今做古文者。多從傳誌學起。却不是。又曰。文字扯長。起於宋人。長使薄。太公丹書行幾多大體。說出來纔只四句。箕子洪範。三才俱備。纔一千四十三字。老子道德經。不知講出他的多少道理。纔只五千言。宋人一篇策。便要萬言。是何意思。

百工治器。必幾經轉換。而後器成。我輩作文。亦必幾經刪潤。而後文成。其理一也。聞歐陽文忠作畫錦堂記。原稿首兩句。是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再四改訂。最後乃添兩而字。作醉翁亭記。原稿起處有數十字。黏之卧內。到後來只得環滁皆山也五字。其平生為文。都是如此。甚至有不存原稿一字者。近聞吾鄉朱梅崖先生。每一文成。必黏稿于壁。逐日熟視。輒去十餘字。旬日以後。至萬無可去。而後脫稿示人。此皆後學所當取法也。

文字有難於自信者。必資良友削削。昔曹子建之言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退處。隨筆。卷十九。六。

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削。白樂天之言曰。凡人為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抑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二公皆雄於文者。而其言如此。學者可不深長思乎。

今考據家作文。率喜繁徵博引。以長篇炫人。然氣不足以舉之。每令閱者不終篇而倦。其意自謂源於史漢。然史公文字精矣。雖長不厭。漢書則冗沓處實多。馬班之高下。即在於此。史記中長短亦不一。如項羽本紀。長八十八百餘字。趙世家長一萬一千一百餘字。而顏淵列傳僅二百四十字。仲弓列傳僅六十三字。何嘗必以長為貴乎。朱子嘗言。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多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揮翰又皆不欲說盡。東坡雖是一住溪將去。他裡面自有法度。今人不理會他裏面法度。只管學他。一滾做將去。故無結構。按坡公嘗自言作文之法。蓋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為極至。坡公又云。孔子言辭達而已矣。夫辭止於達。意宜若不文。是大不然。言理能使是理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而至於達。則文不可勝用矣。合此二說觀之。蘇文豈漫無節制者哉。

讀書以熟為貴。作文亦然。昔有問歐陽公作文之法者。公曰。吾於賢豈有吝惜。只是要熟耳。變化態態。皆從熟出也。毛稚黃云。或疑文亦有生而佳者。此必熟後之生也。熟後之生。必佳。若未熟之生。則生疎而已。馬得佳乎。

朱子嘗言。文須錯綜見意。曲折生姿。李習之嘗教人看韓公復麟解。一句一轉。可惜作文之法。而不教人看原道。以其稍直也。近魏叔子言。古文之妙。只是說而不說。說而又說。是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袁簡齋亦言。天上有文曲星。無文直星。雖是戲言。亦自有致。

黃唐室曰。吾友宋介山。善古文。每喜以不結為結。言後人文字之不及秦漢者。所爭在結處。凡結處須乘勢結之。譬之游客。往往不能歸者。以時過勢盡也。又言文之結。如果之結。花過即果。過後即不果。又言結之難。譬狂風中重舟。重載落帆。又如盲人騎馬。皆非深於文者不能道。凡作墓志文字。只要不說謊。祭統云。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又云。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故聖賢雖於父母。亦不虛加一語。加以虛譽。人必指而笑之。是轉貽父母羞辱矣。韋齋人品學問。出入人譽。朱子作行述。只平平叙次。伊川為大中作文。亦無一語褒揚。惟其如此。是以可信。且稱人亦何必全備。如退處。隨筆。卷十九。七。

孝德之本也。孔子未嘗以稱顏子。宜顏子未孝耶。舜稱大孝。他聖不聞。豈他聖都未孝耶。

蘇齋師云。凡作傳誌。不宜用四六駢體。蓋叙一事。而必借古事述之。何如直叙其事。之為明白乎。陸放翁詠王簡棲頭陀寺碑云。文浮未可敵江山。此語所見獨超。好用駢儷者。尚亦知所持擇乎。

白香山東林有云。凡今東筆之徒。歌詠詩賦。碑碣讚誄之製。往往有虛美有愧辭。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惡當代。傳之後則混真偽。而疑將來。大非先王文理化之教也。按此風自昔已然。今又甚焉。世有自命為雄文健筆。搜取談金卷。亦當稍知返也。閻百詩云。顏氏家訓。講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純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此十言者。可以教天下萬世。不獨為吾徒之藥石而已。

今人自編其所著之集。大概分詩與文兩目而已。古人則不然。六朝以前。多以文章對舉。或以詩筆對舉。詩即有韻之文。可以文統之。故昭明文選。有詩歌筆則專指紀載之作。故陸機文賦。所列詩賦十體。不及傳志也。南史顏延之傳。故得臣筆。測得

臣文劉德文心雕龍云無韻者筆有韻者文此以文與筆分言之也採書劉潛傳三筆六詩又庚有吾傳詩既若此筆又加之杜少陵詩稱實筆韓詩趙璘因話錄稱孟詩韓筆此以詩與筆分言之也宋書傅亮傳高祖登庸之始文章皆足記室參軍滕演魏書溫子昇傳臺中文章皆子昇為之北齊書李廣傳其文章十卷魏收為之序陳書陸爽傳其所製文章多不存本劉師知傳博涉書傳工文章徐伯陽傳年十五以文章稱北史魏高祖紀好為文章詩賦銘頌有大文章馬口上校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北史蕭圓蕭傳撰時人詩筆為文海四十卷此以合文章詩筆而為言者也至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以楊推前言抵掌多識者謂之筆味嘆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云至如文者惟須綺紛披宮徵靡曼膏吻搖會情靈搖蕩云云語尤分晰今人於文章二字之分不講久矣

或疑文必有韻之語為不盡然不知此劉彥和之說也文心雕龍總行篇云今之帝言有文有筆無韻者筆有韻者文彥和精於文理和豈欺人哉近人中知此理者頗鮮阮芸臺先生曾詳言之曰所謂韻者乃章句中之音韻非但句末之韻脚也六朝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皆有合乎宮羽故沈休文作謝靈運傳論曰

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平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依昂軒即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言之最為曉暢昭明所選亦不盡有韻脚之文而奇偶相生宮羽悉協溯其原本乃出於經孔子自名其言易者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文言固有韻矣而亦有平仄聲音焉即如濕燥龍虎觀八句上下何等聲音無論龍虎二句不可顛倒若改作龍虎燥濕觀即無聲音矣無論其德其名其序其言四者不可錯亂若倒不知退於不知亡不知喪之後即無聲音矣又言以後以時代相次則及於下子夏之詩大序序曰性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誦諫又曰畏言之不足則嗟嘆之鄭康成釋聲成文為宮商上下相應釋主文為與樂之宮商相應此子夏直指詩之聲音為文不指翰藻也凡文在聲為宮商在色為翰藻即如文雲龍風虎一節乃千古宮商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節乃千古嗟嘆成文之祖子夏詩序性發聲成一節乃千古聲韻性情之祖故曰韻者即聲音也聲音即文也然則今人所便單行之文極其真行奔放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沈休文之說或可橫指為八代之衰孔子子夏之文體豈亦衰哉

韻字不見於說文故近儒謂即古均字其說近是然王氏復齋載其公鍾篆文內實有韻字以音从勻則此字遠在沈休文四聲之前矣今人之韻脚不足以該韻字然但謂章句中之聲韻恐淺人仍不能驟解余則謂古人之韻直是今人之平仄而已今之四六非有韻之文而不能無平仄即今之四書文亦斷不可不講平仄試取前明及本朝各名家文讀之無不音調鏗鏘即所謂平仄也即所謂韻也然則謝靈運傳語所言不但挾千古文章之秘即今之作四書文者亦莫能外之矣

蘇文忠答李端叔書云較少年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巳既得及進士和會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料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謂說古今致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嘵嘵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庸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賦為欲立異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壁之候無時焉自鳴自巳何足為損益哉每怪時人待賦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云云此書字字樸誠近人所不肯道也

蘇文忠南行唱和詩序云昔人之文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物鬱而見於外雖欲無有其可得耶故子為文至多而未嘗有作文之意時公年始冠耳所見已如此所論雖高而理則平實可以誨人若後來語云畫畫以形似見與兒童戲賦詩為此詩定非知詩人則足掉弄筆鋒不足為典要今之畫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託於雲煙香露謂之氣象賦詩者無其實意境而徒為茫味僻遠之語謂之格律則亦自欺而欺人豈彼公誨人之意哉

董曲江元度曰相傳顧僕君刻元詩選成家有五六歲童子忽舉手外指曰有衣冠者數百人望門跪拜嗟乎鬼尚好名哉紀文達師曰扶別幽沉鬼難放佚以文章之力發冥漠之光其街感九泉固理所宜有至於交通聲氣號召生徒揭舉文契遞相神聖不但有明末遺標傍多誣即月泉吟社諸人亦病未離乎客氣也昭明文選以何遜現存連不登一字古人之所見遠矣

錢竹汀曰太文公報任安書不敢言漢侍功臣之誼而李少卿答蘇武書於韓彭周魏李屠諸人之極刻切言之足以示戒後世梁世崇尚浮屠一時名流詩文大半佞佛之作昭明一概不取惟錄王蘭樓頭陀寺一篇以備體範名位素卑不為當時所重明非勝流所措意也即此兩篇之登載足見昭明識見遠出後世詞人之上矣今人於散體文輒名為古文求口一同其實未考也至靈先生嘗辨之曰古人於編

史奇乎。始稱古文。至於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又曰。雍容愉揚。著于後嗣。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輝。是故兩漢文章。著於班。體制和正。氣息淵雅。不為激音。不為容。若云後代之文。有能與于兩漢者。雖愚者亦知其不然矣。近代古文名家。徒為科名時藝之累。於古人之文。有並時望者。始競趨之。余嘗取以置之。兩漢書中。誦之。澗澗不能同其味。宮徵不能宣其聲。體氣各殊。弗可強也。若謂前人拙樸。不及後人。反覆思之。亦未敢以為然也。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又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昭明選序。體例甚明。後人讀之。苦不加意。選序之法。于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為其以立意紀事為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為古文者。以彼所棄為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別。此十年陸續。無人敢言者也。或曰。子之所言。偏執已見。諺託古。此篇亦自居何等乎。余曰。言之無文。則子派雜家而巳。

凡詩文中於古人稱呼。必經古人用過者。方可用之。如樂毅稱樂生。賈誼稱賈生。李膺稱李君。阮籍稱阮公。嵇康稱嵇生。山濤稱山公。王導稱王公。謝安石康樂元暉皆

可稱謝公。庾亮稱庾公。米之稱庾。王凝之稱王郎。袁粲稱袁公。江淹稱江郎。徐陵稱徐君。杜甫稱杜公。杜子稱杜老。李白稱李侯。李生孟浩然稱孟公。韓愈稱韓公。韓子。韋應物稱韋公。白居易稱白公。白德元稱稱元相。劉禹錫稱劉郎。之類。各有所本。不可假借。假令稱少陵曰杜生。太白曰李公。知復為誰耶。又如古人有二字三字之諡。而止稱其一字者。如衛之叔聖武公。止稱武公。貞惠文子。止稱公叔文子。楚頃襄王。止稱襄王。秦昭襄王。止稱昭王。漢諸葛忠武侯。止稱武侯。倘非前人用過。又可以意為之耶。

吳立夫來。論文有云。作文如用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位分明。奇是不為法度所縛。千變萬化。生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際原不曾亂。可謂善言文章者也。

王夢樓文治。嘗言詞章之學。見之易盡。搜之無窮。今聰明才學之士。往往薄視詩文。道而窮經注史。不知彼所能者。皆詞章之皮面耳。未吸神髓。故易於決捨。如果深造。有德必怒。日短心長。孜孜不。馬有餘功。旁求者。據袁蘭齋亦云。人才力各有所宜。要在一縱一橫而已。鄭馬主縱。崔蔡主橫。斷難兼得。余嘗考古官制。檢搜羣書。不

過兩月之久。偶作一詩。覺神思滯塞。亦欲於古紙堆中求之。方悟著作與考訂兩家。鴻溝界限。非親歷不知。或問兩家孰優。曰。天下先有著作。而後有書。有書而後有考。據著述始於三代。六經考據始於漢唐。注疏攷其先後。知所優劣。考據如木。自為江海。考據如火。必附柴薪。作者之謂聖。詞章是也。述者之謂明。考據是也。

袁簡齋云。天欲成就一丈人。一儒者。都非偶然。試觀古丈人。如歐蘇韓柳。儒者如周程張朱。誰非少年科甲。蓋使之先出身。以捐棄其俗學。而後有全力以攻實學。試觀諸公應試之文。都不甚佳。晚年得力於學。方始不凡。不然彼方終日用心於五言八韻。對策三條。豈足以傳世哉。就中晚登科第者。六歸熙甫一人。然古文雖工。終未脫時文氣息。而且終身不能為詩。亦累於俗學之一證。

黃梨洲謂作文不可倒却。架于為二氏之文。須如堂上人。分別堂下。臧否。雖歐曾王皆然。東坡稍稍放寬。至宋景濂為大浮屠塔銘。和身倒入。便非儒者氣象。按作文。架于。至韓公始立。所謂起衰也。唐初稱無許大手筆。然張燕公作鄆國長公主神道碑云。長公主者。睿宗第七女也。嬪於薛氏。有男子四。女子五。其後君子晨。夫人晝哭未亡為稱。生意盡矣。朝制斷恩。改降鄭氏。陵谷可移。隋和之德。不昧。美者有遺。松筠之性。如一。均養七子。麻陰二宗。汾陰之家。忘亡榮陽。空相慶。嗚呼。此文尚可為訓哉。

賦者古詩之流。然自屈宋以來。即與詩別體。揚雄有言。能讀千賦。則能賦。蓋源流正變之不講。則操筆注如鄭史。徐經籍志所載。范傳正賦訣。統于俞賦格。張仲素賦樞。浩虛舟賦門。今皆不傳。元祝堯作古賦辨體言之頗詳。而於歷代鴻篇。未能備載。惟康熙間。御定歷代賦彙。上起周末。下迄明季。以有關經濟學問者為正集。其勞人思婦。哀怨窮愁。崎士幽人。放言任達者為外集。而以佚句補遺。附焉。學者沿流溯源。因變求正。悉具是書矣。

王惕甫有讀賦卮言一卷。自導源至總指。凡分十六段。自序謂上下源流考鏡得失。畧防東莞雕龍之例。蓋近人之善言賦。無有過於是書者。文章家每薄辭體。而不講。然單行之變。為排偶。猶古詩之變。為律詩。風會既開。遂難偏廢。自庾子山出。始集六朝駢體之大成。而導唐初四傑之先路。所作皆華實相扶。情文兼至。於抽黃儷白之中。仍能韻氣舒卷。變化自如。當時雖並稱徐庾。考移實。嗟乎。後聲矣。

四六文雖不必專家然奏御所需應試所尚非此不可若純用六朝體格亦恐非  
宜惟有分唐四六宋四六兩派各就性之所近而學之唐四六又當分為兩層有初  
唐之四六王子安為之首以雄博為宗本朝之陳維松似之有中唐以後之四六  
李義山為之首以流麗為勝本朝之吳綺似之宋四六無專家各以新巧為工近  
南昌彭文勤公所輯宋四六選已具崖畧本朝之章藻功似之今欲為四六專家  
則當先讀蕭選及徐庾二集而參以初唐四傑集李義山樊南甲乙集彭文勤公宋  
四六選以及陳檢討四六林夢堂集思綺堂集則源流正變自可了然於胸若曾  
煥之駢體正宗吳飛之八家四六雖為時流所喜而所選體格未純但資博覽可  
也

近人四六體格以孔巽軒檢討為最正檢討嘗言駢體文以達意明事為主不爾則  
用之婚啟不可用之書札用之銘誄不可用之論辨真為無用之物六朝文無非駢  
體但縱橫開闔與散體文同也又云徐庾集必須熟讀此外四傑即當擇取須避其  
平實之弊第一取音節近古庾文落花與之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為王子安所  
襲用若刪却與共二字便成俗響如陳其年四圍皆王母靈禽一片慈嬌嫩實樹此  
調殊惡在古人以兩之字易靈實二字也又舉楊柳少姨廟碑云將侯三姨青漢  
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以為未歇二字耐人玩讀今人必不能到  
至云不可用經典與行之詞及制舉文柔滑之句則不足於宋四六一派矣此所論  
駢體文甚精其所作亦能刻其所言惜儀鄭堂遺稿所存無幾耳

制藝文雖只用於科舉然代聖賢立言則與學古文初無二途惟另有其源流正變  
不可不知耳俞寓世之百二十名家備矣我朝乾隆初年奉 敕令方苞編選明  
文凡四集曰化治文曰正嘉文曰隆萬文曰啟慎文而 國朝文別為一集每篇皆  
扶其精要評隲於後凡四十一卷名為 欽定四書文所錄皆理醇詞達以清其雅  
正為宗承學之士於前明諸家者風格之得失於 國朝諸作定趨嚮之指歸一切  
汗牛充棟之選本盡可登諸棄之矣

作制藝文能讀書窮理以學古文之精力材料為之未有不工者但體格不必過  
於求高夫既隨眾應舉自然志在求售而反以不入時眼為高則何如舍此不務今  
自 欽定四書文之外有近時名家專集不可不涉獵者如方靈皋王耘渠之屬王  
耘渠之文格律極細膩又極分明每篇旁批後批皆其所自為閱之可當明師口授

集中篇為可閱方靈皋則有根柢又有詞華讀之可以開拓心胸增長筆力蓋靈皋  
經術本深又於周秦諸子宋儒諸集無不貫通故言皆有物論者謂靈皋古文每有  
時文氣其時文則純以古文之法行之故集中篇為可讀

應舉之文固宜合時然亦不必竭力趨迎蓋風氣改移人人相崇相尚欲求勝人未  
有不一往過物極則反復思學思學計勢必進退失據勞而罔功履危湖言作文  
要從心中出初時覺難久之自易蓋熟極自能生巧也為應舉文者果能由此入  
手何患不高人一等乎

少年作文以英發暢滿為貴不宜即求高簡古淡昔歐陽公答徐秘書書云所寄近著  
甚佳議論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政潔矣此時且不必  
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而至也又蘇文忠答李秀書云思示古賦近  
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則未可也又與姪簡  
書云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  
爛之極也汝只見參伯今日文章平淡便專喜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觀  
之看其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且須學此斯得之矣按宋時所謂應舉時文非今  
之時文也而歐蘇之教人已如此

唐虞修辭讀書作文講所陳語多艱難不離村學究習然亦有切實可行之法有  
裨舉業不妨舍其短而取其長也如云開諸措紳先生用功進取有二法一於大比  
之年正月始每日作文一篇至臨場而止一於大比前一年之八月始每三六九作  
文二藝限定其時刻不令少遲二者一取其純熟一取其速成然速而至於久未有  
不熟者熟而至於久未有不速者又云人生作文須有數月發憤功夫而後文章  
始得大進蓋平常作文非不用力然未用摩迫工夫從心打透其效自淺必專一致  
功連作文一二月然後心竅開通靈明煥發文機增長有不可以常理論者矣又  
云傳安道嘗言文章有筆力有筆路筆力到二十歲餘便定了後來雖進亦相去不  
遠筆路常做便開拓不做便荒廢此言於應舉尤切又云學者讀文不可專趨一  
一體必清濃虛靈長短奇平並取則既風氣尚此讀文有與之合者風氣尚彼讀文  
亦有與之合者取其合者揣摩之其不合者姑停之此即趨風氣之一法若專讀一  
家焉能符合乎且人亦知韓柳歐蘇之稱古文大家至唐歸金之稱制藝名家者何  
謂也以其集中清濃虛靈長短奇平無所不有故也若正有一體連閱數十篇了無

退庵隨筆 卷十九 十三

退庵隨筆 卷十九 十三

所異則陋之至矣。安得稱大家名家乎。彼世之以文出於一律一體為到家者。直庸妄之言耳。又云。凡以所作之文。請教於人。未嘗無益。然其為益無多也。一則閱者未必直言。一則我之所學。果淺。彼即直言。吾亦不能因一二篇之指點。而即變拙為巧。惟以吾已讀之文。與欲讀之文。求其去取。更問其當讀者何文。或得其指點。則受益無盡。何也。所作之文。工拙必本於所讀之文。工拙譬如蜂以採花。故能釀蜜。蠶以食桑。故能成絲。倘蜂蠶之所採食者。非花與桑。則其成就。必與凡物無異。乃知士人所讀之文。精者。其所作之文。亦用不離乎體耳。又云。吾師善景白先生。文章起。其制藝讀本。即門下亦不得見之。余再請其故。始曰。吾所讀者。皆係名文。每有改。汝曹年少。不能謹言。傳於外人。謂吾多改名文。人必非矣。故不令汝曹見也。然吾所以為此者。亦自有故。以學人熟讀之文。作文時。其氣機。每來筆下。而不自覺。佳處來。疵處亦至。如歸金之。其美處。非人可及。故雖有疵。而人不以為病。如吾之文。佳處。既不及。後。又多得其疵。不甚無益乎。故吾於其疵處。可改則改之。所以防其來筆下。而不自覺也。

退庵隨筆

卷十九

十四

退庵隨筆卷十九終

退庵隨筆卷二十

學詩一

清 福州梁章鉅荃林編

古人言。必推本於三百篇。或以此言為迂者。淺人之見也。古人言語之妙。固非今人所能。無論今人。即漢魏。以迄三唐。所謂直接三百篇之作者。亦差之尚遠。此時代限之也。然三百篇之宗旨。思無邪。三字盡之。則人人所可學也。三百篇之門徑。與觀羣怨四字盡之。則人人所同具也。三百篇之性情。溫柔敦厚四字盡之。則人人所當勉也。此不可以時代限之也。但就此三層上用心。源頭既通。把握自定。然後再學其詞華格調。則前人之詳矣。

漢魏之詩。無意於學。三百篇而神理自合。時代本近也。六朝而後。刻意學之。希以杜韓為最。杜之言曰。雅麗理訓。韓之言曰。詩正而絕。三百篇之詞華格調。盡此二語矣。竊謂今之學詩者。只須將毛詩句字。盡得其解。再將白文。涵泳數過。於詩語而不能精進者。吾不信也。

古人立言。以能感人為貴。而詩之入人尤深。故聖人言詩。可以興觀羣怨。而今人作詩。但以應酬世故為能。則不如不作。試觀三百篇中。如彼何人。斯云。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即南山云。家父作誦。以究王訕。正月云。維號斯言。有倫有脊。而四月云。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則自稱為君子。於高無民。一則云。吉甫作誦。其詩孔碩。一則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則並不嫌於自譽。蓋欲人知其言之善。而聽之。非必若後人作詩。多自謙之辭也。故老伯直云。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書金縢。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是先作詩。後為名之。證故顧亭林曰。古人先有詩。而後有題。今人先有題。而後有詩。顧心勿成。志曰。古人詩。無所謂題。曰。篇名。而曰。大都取本詩中。句字。或全取首句。或摘取數字。或摘取中間及篇末之字。並無義例。其合篇中。句字。而別立一名者。小雅。雨無正。卷伯。大雅。常武。頌。酌。飲。取樂。正。據。韓詩。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則亦取篇首也。卷伯。他人所名。酌。賞。取。樂。節。而。名。皆。無。深。意。惟。常。武。一。篇。持。立。篇。名。應。自。有。義。蓋。三。百。篇。中。所。僅。見。也。統計。三。百。篇。中。篇。名。少。纔。一。字。至。多。不。過。五。字。則。惟。天。有。成。命。一。篇。今。人。製。題。有。多。至。十。餘。句。者。蓋。古。人。所。謂。序。也。古。人。篇。名。自。篇。名。序。自。序。三。百。篇。序。皆。他。人。所。為。後。來。如。張。衡。四。愁。詩。序。為。焦。仲。卿。妻。詩。序。亦。他。人。所。作。今。人。詩。則。皆。自。序。並。或。於。題。下。加。序。

退庵隨筆

卷二十

而題與序混矣。三百篇不必盡出當時。而辭皆簡質。今人序文愈繁。而詩遂減味矣。風詩與雅詩。其體不同。雅詩實鋪叙。風詩盛感。然風詩亦有靈情。靈者如蟋蟀卒章及相鼠之屬。雅詩亦有含蓄不露者。如鶴鳴鼓鐘之屬。皆變體也。蘇轍師教人作詩結語。有用尖筆者。有用圓筆者。隨勢用之。此亦從三百篇出來。三百篇中有就本事近結者。頗有開闢之類。有離本事遠結者。斯千無羊之類。亦隨勢為之。若甘棠小星章。俱單句結。後人作古體詩。亦常用之。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顏延之秋胡行。皆以文章句。輝連上章之尾。此本大雅文。王下武既解三篇章法也。而蔡中郎飲馬長城窟。晉西洲曲。復施其法於一章之中。纏綿委折。而節拍更繁。遂極情文之妙。

唐宋以來詩家多有倒用之句。謝靈運山語。謂謝靈運其法亦起於三百篇。如合風之不遠伊瀕。譚送我畿。簡兮之赫如滌。公言錫爵。小明之至於允野。二月初吉。閨宮之秋而蕤賓。夏而福衡。殷武之勿予禍。謫稼橋匪懈。楚也有倒用之字。倒一字者。如有敦水若。宛彼桑柔。以我齊明。矧敢多又。倒二三字者。如婉如清揚。終其永懷。匪言不能。式飲庶幾。何辜今之人。是也。他若中谷。中林中。路中。田家。室。裳。衣。術。從。稷。

卷二十

二

泰瑟琴。鼓鐘斯。下上。羊牛。甥舅。孫子女。士。京周。維。維。息。偃。之。類。不。勝。枚。舉。然。在。古。人。却。非。有。意。為。之。亦。大。抵。趁。韻。之。故。遂。開。後。人。法。門。耳。

三百篇中。對偶之句。層見叠出。已開後代律體之端。如觀閨既多。受侮不少。發彼小。既。此。大。兕。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念。子。惻。惻。視。我。過。道。海。爾。諄。諄。聽。我。號。號。又有扇對。如昔我往矣。四句。有當句對。如蟋蟀首。檜楫松舟。有聞無聲。唱子和汝。匪我伊。蓋。彼。疏。斯。棹。有。以。對。句。起。者。嘒。嘒。草。蟲。趨。趨。阜。音。青。子。於。念。悠。我。心。有。以。對。句。結。者。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李杜韓蘇詩中。亦不免有疵詞累句。不但無損其為名家。且並有與古人暗合者。即如三百篇中。有數演句。如無已太康。亦已太甚。太即已也。此與書之不逞。暇食。左傳之高。猶有異。相同有湊泊句。如既伯既。匪載匪來。爰始爰謀。如沸如羹。第三字皆湊成。有復疊句。其相連者。如不我以。不我以。人涉印否。人涉印否。相聞者。如君子于。役二章。各復一。君子于役。采芣三章。各復一人之為言。雲漢卒章。復下瞻印吳。天。其。復二字者。在句首。如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在句中。如以望楚矣。望楚與堂。在句末。如奉時辰。辰。孔。碩。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車。啾。啾。嘒。嘒。輝。輝。其。德。克。明。克。明。克。明。克。類。

皆取成句。調別無深義也。

總道補春曰。詩者述事以寄情。事貴詳。情貴隱。故能入人之深。如感氣真。更無餘味。則感人也淺。鳥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沈能厚人倫。美教化。動天地。感鬼神。亦之落矣。其黃而陽。瞻鳥。爰止于誰之屋。其言止於桑與鳥。及緣事以審情。則不知涕之何從也。後人採碎。勃兮。江中。寒芙蓉兮。木末。沈有正。分。澗。有。蘭。思。公。子。今。未。敢。言。我。所。思。分。在。桂。林。欒。往。從。之。湘。水。深。之。類。皆。同。此。意。唐。人。樂。應。述。情。叙。怨。雖。委。曲。周。詳。而。言。盡。意。盡。矣。

古人不朽之作。類多率爾。造極不可攀。鍾仲偉有吟詠性情。何貴用事之語。嚴滄浪亦言詩有別才。非關學。詩有別趣。非關理。此專為三百篇及漢魏言之。則可。若我輩生古人之後。古人既有格有律。其故曰不學而能。且詩兼賦比興。必熟通於往古。來今之故。上下四方之說。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既不能無所取材。又敢曰何貴用事乎。余在樞直。每公暇。輒與程春廬。談藝。春廬為余述其友方長青之言曰。詩必以造語為工。而造語必以多讀書。善用事為妙。試取三百篇讀之。河。彼。流。水。朝。宗。于。海。用。尚。賁。也。燎。之。方。揚。實。或。滅。之。用。盤。庚。也。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庸。或。用。洪。範。也。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用。康。誥。也。虞。史。臣。之。序。曰。率。蘆。下。土。方。商。頌。用。之。夏。小。正。曰。有。鳴。倉。庚。幽。風。用。之。塗。山。之。歌。曰。有。攷。綏。綏。椰。風。齊。風。兩。用。之。箕。子。之。歌。曰。彼。彼。重。分。不。與。我。好。兮。鄭。風。用。之。夫。商。周。所。有。之。書。其。見。於。今。者。亦。僅。矣。而。其。可。得。而。言。者。如。此。則。令。其。書。具。存。將。三。百。篇。無。一。字。無。來。應。可。知。也。蓋。鍾。嚴。所。言。專。以。性。靈。說。詩。未。為。過。也。乃。言。性。靈。而。必。以。不。用。事。不。關。學。為。說。則。非。矣。桓。野。王。撫。華。而。歌。其。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安。石。為。之。案。魏。謝。康。樂。之。詩。曰。韓。亡。子。房。魯。秦。帝。魯。連。軀。本。是。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孝。靜。為。之。流。涕。彼。詩。之。感。人。至。於。如。此。亦。可。謂。有。性。靈。語。矣。而。皆。出。於。用。事。本。於。學。古。然。則。以。學。古。用。事。為。詩。則。性。靈。自。具。以。不。關。學。不。用。事。為。詩。雖。有。性。靈。蓋。亦。罕。矣。

卷二十

三

李文貞教人學詩。先將十九首之類。句。句。摹。倣。先。教。像。了。到。後。來。自。己。做。出。自。無。一。點。不。似。古。人。却。又。指。不。出。是。像。那。一。首。云。云。此。最。是。初。學。一。妙。訣。從。來。名。手。作。詩。作。文。大。抵。皆。從。此。入。門。但。不。肯。自。說。破。耳。王。漁。洋。最。喜。吳。淵。穎。詩。初。時。句。摹。字。倣。到。後。來自。成。片。段。便。全。不。似。他。今。集。中。尚。存。和。淵。穎。兩。詩。以。原。詩。對。勘。幾。如。硬。黃。鑿。榻。書。此。即。其。少。年。用。功。之。迹。學。者。當。善。領。之。

汪韓門曰魏文帝典論曰詩賦欲屬陸士衡又賦曰詩緣情而綺靡夫以綺麗說詩後之君子所斥為不知理義之歸也嘗讀東山之詩矣周公但言怡怡不歸及勿士行杖數言已足矣彼夫蠟在桑野瓜在栗新伊威在室螭蟠在戶叮嚀近廬舍而鹿以為場燭雉乃倉庚而螢以為號皆贅言也又嘗讀雜駢矣屈子但言國無人莫我知及指九天以為正亦數言可畢矣彼夫駟玉此戒驚皇飲咸池登閭風索慶妃而求簡狀占靈氛而要巫咸皆空談也是則少陵之傑句無如老夫清晨梳白頭昌黎之佳作莫若老翁真箇似重地一二三四五六七固唐賢人日之著題批把摘栗桃李梅且漢代大官之本色古樂府之真賦也哉連葉東山賦連葉北流花集之杜鵑湖無無賦安有杜鵑元劉仁本之嚴抑西山有嚴其南山有嚴與明袁中郎之西湖一日湖上一日湖上排比也昔之悞僕已行一十有三百餘里蘇之靜坐無事此靜坐日似兩日同一真率也循此不凹不費於風雅掃地乎典論文賦之言豈可盡非哉

隳宗古曰老杜詩識君臣上下如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有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吳姓王其

上哥舒開府及韋丞相長綽雖極稱譽然必曰若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可謂知大體矣至太白之上皇西巡歌永王東巡歌略無上下之分二公雖齊名而見趣不同如此

王從之若虛曰山谷論詩有香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世以為名言以余觀之特割痛之點者耳山谷好勝而恥其出於前人故為此強辭而私立名字夫既已出於前人縱加工要不足貴雖然物有同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見語意之間豈容全不相犯哉昔之作意初不較此同者不以為嫌異者不以為夸皆不害其名家而各傳於後也

王漁洋曰律詩貴工於發端承接二句尤貴得勢如懶殘履衡嶽之石旋轉而下此非有伯齊督人之氣者不能也如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下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下云吳楚東南圻乾坤日夜浮古成落葉黃華浩然離故關下云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錦瑟怨遠夜遙短風雨哀下云孤燈聞楚館殘月下章臺此皆轉石萬仞手也

毛西河曰古詩人之意有故為悽語而實重故為薄語而實厚者袁衣留周公辭甚

價而情則重委秀傷故都語雖薄而思則厚蓋風人之旨意在言外必考時論事而後知也此青子於之篇朱子以為刺淫奔不如小序以為刺學校也朱子之意亦不遇以為詞意悽薄施之於學校不相似耳闕百詩嘗曰唐人朱慶餘作閨情一篇獻水部郎中張籍云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向使無歡水部一題則悽悽數言特閨閣語耳有能解其以生平就正賢達之意乎又竇梁實以才藻見賞於進士盧東衣適東衣及弟梁實喜而為詩曰曉粧初罷眼初開小玉驚人踏破鞋手把紅菱書一紙上頭名字有郎君若掩其題則雁麗輕薄與婦喜大弟何異蓋風人寓言往往不可猝辨如此

孟瓶菴師曰古人不輕作裙釵之詞懼其褻也少陵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船題曰戲為艷曲二詩可謂艷矣然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何其蘊藉立馬千山暮迴舟一水香何其家夙篇終乃正言之曰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是正所謂止乎禮義者大家身分如此

李義山善華靡一律贈炙人口而其章法之妙則罕有能言之者自紀文達師一拙而精神畢具其學詩者之寶筏也批云魚鳥猶疑畏蘭香風雲長為護儲胥此二句既然擡起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此二句又既然抹殺然後以管樂有才真不忝向解首聯以關張無命欲何如向解次聯此段活在手之本領筆筆有龍跳虎卧之勢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甫吟成恨有餘他年乃當年之謂言他時經其祠廟恨尚有餘况今日親見行兵之地乎亦加一倍法通篇無一鈍置語此等傑作非吾師之慧眼靈心豈能如此披卻蓬窺使人眼目明若如方虛谷之暗批真不值一笑矣批云六篇十五字批

李義山詩開卷錦瑟一篇言人人殊東坡清和適怨云云亦未見的確本朝朱長儒注以為令休青衣更無所據惟朱竹垞謂是悼亡之作者近之方丈輞則以為傷元宗而作元宗之移入南內也高力士令李輔國控馬謂此五十年太平天子杜樊川詩亦有五十年天子之句故發首曰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也曉夢蝴蝶所謂一場春夢皇帝杜鵑明指李蜀藍田生玉則反以諷肅宗也其旨甚明味之可見亦可謂善說詩者矣然猶不若汪韓門所釋為得神理汪云按舊唐書義山仕宦不進終身以操故開卷錦瑟一首乃是假物以自傷漢書鄧紀志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帝禁不止破其瑟為二十五絃今世所用者皆二十五絃之瑟而此



乃五千柱之古製不為時尚成此才學有此文章即已亦不解其故故曰無端猶言  
無謂也自顧頭顱老大一柱一柱蓋已半百之年矣時變喻少年時事我山早負才  
名登第入仕都如一夢春心者壯心也壯志消歇如望帝之化杜鵑已成隔世珠玉  
皆寶貨珠在滄海則有遺珠之嘆惟見月照而淚生煙者王之精氣玉雖不為人採  
而日中之精氣自在藍田追憶謂後世之人追憶也可待者猶云必待於後無疑也  
當時指現在言惘然無所適從也言後世之傳雖可自信而即今淪落已極可嘆耳  
如此讀法詩中雖虛字亦無一泛設王溪壓卷之作以非如此讀法亦不相稱也  
汪師解劉夢得西塞山懷古詩云金陵之盛至晉始著至孫皓而西藩既推北軍  
飛渡興亡之感始成假使懷古者取三國六代事行為長律使一句一事包舉無遺  
豈成體製夢得之專詠晉事蓋尊題也心世幾回傷往事若有上下十年縱橫萬里  
在其筆底者山形枕水之情不涉其地不悉其妙至于蘆花蕭蕭履清時而依故  
壘含蘊正靡窮矣白香山謂其已採驪珠其在斯乎按紀文達師評此詩云第四句  
一片降幡出石頭但說得吳第五句人世幾回傷往事括過六朝是為簡練第六句  
山形依舊枕寒流折到西塞山是為圓熟似較汪評更為顯豁

退庵備筆

卷十

六

劉起潛隱居通議云丹殿先生張誠子自明嘗有一絕句云西風颯颯雨蕭蕭小  
小人家短短橋獨倚闌干數鴉一一聲孤雁在雲霄前題曰觀邸報見者輒不解曰  
觀邸報而其詩若此何也有一士獨太息曰此詩與致高遠真得作詩之法彼以觀  
邸報為題而其言如此甚不難知風雨蕭蕭與國事風塵也小小人家與建都錢唐  
僅得一隅也短短橋與朝廷無衣菜者時也獨數鴉與所屬意者卑劣之人也雁  
在雲霄與賢者高舉遠引也當時必有君子去國故為是語試以此意吟詠則得矣  
不然則詩與題甚涉此善於評詩者即可為作詩法也  
袁問齋讀詩話所錄非違官即閑操大意在標榜風流頗無足觀而中間論詩數  
條則實足以導引後學因辨鈔如左云有客以詩見示題皆雁字夾行桃之類余謂  
之曰尊作體物非不工然字字者必先有三牲五鼎而後有琴道蠟醢之供造房者  
必先有高堂廣廈而後有曲室密廬之備以此種題大家集中非不可存終不可開  
卷便見昌黎與東野聯句古奧可喜而李漢編集都置之卷尾此是文章局面不可  
不知又云詩貴淡雅亦不可有郊野氣古之應對謝李杜韓皆非郊野之人  
蓋士君子讀陳腐者又必須登廟堂覽山川結交海內名流然後氣局見解自然潤

大良友琢磨自然精造否則鳥語燕言沾沾自喜雖有佳處而邊幅狹矣人有鄉黨  
自好之士詩亦有鄉黨自好之詩極覽隨談論曰都儒不如都士信哉又云懷古  
詩乃一時興會所觸不如山經地志以詳核為佳近見某太史洛陽懷古四首將洛  
陽故事搜括無遺竟有一首中使事至七八者編湊抱查茫然不知作者意在何處  
古人懷古只就一人一事而言如少陵之詠懷古跡一首武侯一首昭君兩不相礙  
也劉夢得金陵懷古只詠王濬樓船一事而後四句全是空構當時白太博謂其已  
探驪珠所餘鱗甲無用真知言哉不然金陵典故豈止王濬一事而夢得胸中宜止  
曉此一典乎又云今人論詩動言貴厚而賤薄此亦耳食之言不知宜厚宜薄惟  
在相題為之以妙為主耳以兩物而論狹狹者貴厚而賤薄以一物而論刀首貴厚  
刀鋒貴薄安見厚者定貴薄者定賤乎古人之詩少陵似厚太白似薄我山似厚飛  
卿似薄皆名家也又云欲作佳詩先選好韻凡其音涉啞滯者晦僻者皆宜棄捨  
范即花也而葩字近俗方即香也而芳字不響以此類推不一而足宋唐之亦從  
此起李杜大家不用僻韻非不能用也昌黎論險設唐韻而拉雜助之不過  
一時游戲然亦止於古體聯句為之今人效尤務博竟有用之於近體者是猶奏雅

退庵備筆

卷十

七

樂而雜俎偽坐華堂而宴乞丐也不已慎乎又云唐人近體詩不用生典稱公卿  
不過寒寒蕭蕭稱隱士不過梅福君弔叔風景不過月露風雲用字面不過夕陽芳  
草一經調度便覺宛軒新酒之易牙治味不過雞豚魚肉華陀治藥不過青枯漆葉  
其勝人處不求之海外異國也余過馬鬼吊楊妃詩曰金馬錦袍何處去只留羅襪與  
人看用新唐書李石傳中語非僻書也而讀者人人問出處余遂厭而刪之故此詩  
不存集中又云時文之學有善於詩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貫之理余案頭有某公  
詩一冊其人負重名郭運有侍講通來讀之引手橫截於五七字之間曰詩雅工氣  
脈不貫其人始不能時文者耶余曰是也後與程魚門論及之程亦難其言余曰古  
韓柳歐蘇俱非為時文何以詩言流貫程曰韓柳歐蘇所為策論應試之文皆今之  
時文也不曾從事於此則心不知而脈不貫余曰然則今之工於時文而不能詩者  
何故程曰壯子有言仁義者先王之遺蘆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也今之時文之  
謂也  
蘇齋師論詩最嚴有口授之二語則謂手疏必須靈法喉嚨必要寬鬆蓋喉嚨寬乃  
東妙之門百味皆可茹入王漁洋嘆為最寬所以一發聲即有諸家之長又云作

詩言大章法固是要義然學者多熟作八股漸羨大章法之布置而不知五字七字之句法至要至難句法要整齊又要變化全在字之虛實學單斷無處處整齊之理能知變化方能整齊也

古詩多展轉相襲如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語本用韓詩外傳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而文選諸白馬賦注引曹顏遠感舊賦又有胡馬仰朔雲越鳥巢南樹之句又如古樂府雜鳴春樹顛狗吠深宮中陶公亦云犬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何遜詩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老杜亦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沈佺期詩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老杜亦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杜詩夜足浩沙雨春多逆水風白香山亦云坐山夜足浩沙雨隴水春多逆浪風此類甚夥不可枚舉亦有全篇襲之者徐孝穆嘗詩山難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異兩鶯鶯黃山谷題畫睡鴨云山難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鶯相倚睡秋江白香山寄竹蘭詩相去六十里地絕天際然十書九不遠何以開慶嶺渴人多愛飲飢人多愛餐如何春來夢合眼到東川黃山谷截為兩首一云相望六十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一云病人多夢醫因

退庵隨筆

卷二十

八

人多夢寐如何春來夢合眼在柳社又黔南十絕亦全用香山花下對酒消川舊居諸作此在古人或若然暗合或偶爾戲為今人無庸相答學者亦未可藉口也魏叔子嘗言古樂府有語不倫而意屬者如複岡斷嶺望之各成一山祭之皆有春冰相屬有意不屬而節屬者如一林斷石原無脈絡而高下疎密天然位置可入畫圖此論固妙而謂古樂府之體必如此則不然也古樂府出於東漢漢世雖有樂府之名而實無樂府之體惟得漢魏之樂府止於東晉晉時而已今既散其音韻曲詞又無其意以今之作樂府者皆長短句之古詩耳不知古詩有樂府律詩亦有樂府舊唐書音樂志穿龍池十章皆七言律沈佺期之盧家少婦即樂府之獨不見而謝靈運曲崔融從軍行蔡夢打毬篇又俱七言長律今人既不知音何從辨體今之編詩集者必以擬樂府數篇弁其卷首讀者或嫌其不似或嫌其太似雖以王漁洋之道才而自定之精華錄亦不免落此窠臼編詩今人作詩不妨借古樂府之題為我胸臆而體格字句則且以不知為不知置之若必欲深索隱刻意仿摹正如當初白所譏紙上不見有一字亦何益之有哉

摩去於云樂府可無作也詩三百篇原本性情體兼美刺深微紛眇之思溫厚和平

之意其諧金石而感鬼神大抵皆樂府也漢人始有樂府之作然已不能為三百篇矣而當其情與境會自然合節亦未始非樂府也詩家惟唐律最嚴如太白清平調君平寒食詩二王涼州詞閨怨既已優伶習之姪索和之何必非樂府乎少陵雄視百代集中如兵車出塞無家垂老新安吏石壕村諸作尤為樂府勝場何必更舉古作者之名哉自李千嶽擬議變化之說出耳食者流轉相蹈襲不能出入風雅惟聞靡誇多每詩集一快標題樂府者大半夫以一人之心思欲使諸好皆備必擬美人忽擬壯士忽為衰衣端冕之帝者忽學駉鸞駕鶴之神仙大似百戲排場子弟笑矣俱擬趨向由人即如大風埃下易水秋風古人已臻極至無容更贊一詞乃尚刺刺不休用心無用之地又如陌上桑秋胡行君馬黃城南種種名目古人緣情寫照原自不可無一不必有二而或割裂全篇換易字句依稀影響遂稱已作工者不免優孟抵掌之誚拙者至有胡蘆依樣之譏言詩至此勞而少功故曰樂府可毋作也王雪山實曰詩有三揚之水有三羔裘有兩黃鳥有兩谷風非相祖述也有此曲名故相傳為之如樂府一種名而多種辭辭雖不同而聲則同也然則不但樂府之體原本三百篇即樂府之題三百篇早具其概矣

退庵隨筆

卷二十

九

退庵隨筆卷二十終





秋為斷爛朝報夫風騷之旨豈有他哉五倫正變之際蓋難言之愛成仇而忠見諫  
古人所遺往往有同世不知後賢不諫之隱亦遂不能已於言然而直言近詩比興  
多風故往往寄託於美人香草此正其用心之厚也試思七子賦詩亦何取蔓草  
露豈有各誦其國人漂奔之什以贈答其郵封者風人之旨概可窺矣至若屈子見  
放厥有楚辭竟體香艷幸已見諫於後之賢者尊之為經假使當日身不沉湘史不  
立傳又焉知好議之口不疑其人品之卑哉今有人動筆啟口輒稱忠孝而處心制  
行都不外妻子利祿之間則亦可目為高品人乎且風人托物起興不貴遠引亦不  
須泛作莊語試思周南之首美閨聖母之德亦止以小鳥起興而竟目之為窈窕  
淑女至文王求女不得則又直書其輾轉反側若以字面言之雖直坐之以大不放  
可也惟鳩則曰關關矣荇菜則曰參差矣采之則曰左右采之則曰寤寐求之則曰  
復復只此數句又全無節義高品之言微乎妙哉正所謂風也聲也如絲桐之泛音  
也意篤而語重言近而旨遠夫近莫近於兒女之情遠莫遠於周南之化皆婦人也  
故吾謂風騷之旨不出閨房亦不貴遠引壯論假使冬烘作此詩則必曰關關鳳凰  
聖女端莊求之不得寤寐反側豈不令人腸痛哉

卷二十一

五

讀漢魏六朝詩者以昭明文選為主而參看王漁洋之古詩選足矣其各家梗概具  
見漁洋古詩選凡例中蓋五言古詩之源流正變悉具於此今人但知學文選詩者  
為選體特專指泰山範水諸作當之豈足以該諸選乎  
既讀蕭選不可不參讀徐孝穆之玉臺新詠大唐新語云梁簡文為太子好作艷詩  
境內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為玉臺集以次其體即此書也雖所錄  
皆綺靡脂粉之辭而去古未遠猶有講於溫柔敦厚之遺未可概以綺靡斥之余有  
玉臺新詠讀本十卷每詩後各附批語皆本紀文達師之緒論尚擬付梓以行也  
漢魏而降惟陶靖節詩須全讀其立言之旨息息與周孔相關故韓昌黎惜其不遇  
孔子世人但笑其出口每瀾到酒上彼何等時尚敢以行坊言表自居乎李文貞最  
喜但恨多誤誤君當怒醉人二語諷得有意思吾謂之行事誤誤於詩書禮樂者翰  
藁之托而昏冥之迷非得已也謝靈運明遠之徒稍見才華無一克者可以觀矣  
唐詩前無好選本高廷禮之唐詩品彙可謂用心而實啟後求無撫之端唐鄭之弊  
故雖終明之世猶闕以此為宗而迄不能行遠王漁洋不得謂非明眼人其古詩選  
最傳於世然五言不錄少陵昌黎香山東坡故翁七言不錄香山唐賢三昧集則非

惟昌黎香山不載即李杜亦一字不登皆令人莫測其旨無已而但求一平正通達  
之選以為初學金針則沈歸愚之唐詩別裁尚堪充數此書規模粗備絕尺亦極分  
明先熟讀此書而後博觀御定全唐詩以求初感中晚之分合正變可矣  
自王漁洋倡神韻之說於唐人感推王孟韋柳諸家今之學者翕然從之其實不過  
喜其易於成篇便於不學耳詩三百篇孔子所刪定其論詩一則云溫柔敦厚一則  
云可以興觀羣怨原非但品題泉石摹繪烟霞泊乎畸士逸客各標幽賞乃別為山  
水清音此不過詩之一體不足以盡詩之全也竊謂王孟韋柳之詩只許就選本讀  
之只須遇相稱之題學之此外初感中晚各有名家皆須研究蘇蕭師石洲詩話言  
之詳矣若專守一家之言而盡束諸名家不觀其能免因陋之謂乎

唐詩自以李杜韓白為四大家李詩不可不讀而不可遽學有人問太白詩於李文  
貞公公曰他天才妙一般用事用字都飄飄在雲霄之上此人學不得無其才斷不  
能到竊謂太白之神采必有迥異乎常人者司馬子微一見即謂其有仙風道骨可  
與神遊八極之表賀知章一見即呼為謫仙人甚至唐元宗一見即若自失其萬乘  
之尊者其人如此其詩可知故斷非學力所能到惟古風五十九首語多著實不徒  
為神仙縹緲之談則後學所當熟復之第一首開口便說大雅不作騷人斯起然詞  
多哀怨已非正聲至揚馬之流寔建安之綺麗亦不足為法迨有唐文運肇興而心  
適當其時即思以剛述繼復靡之後此與少陵文章千古事同一抱負蓋自信其才  
分之高趨向之正足以起八代之衰而以身任之非徒大言欺人  
太白本是仙靈降生其視成仙得道如其性所自有然未嘗不以立功為不朽所仰  
慕之人率多見諸吟詠如魯仲連侯嬴廉其張良韓信皆功名中人如其贈裴  
仲堪云明主倘見收烟霄路非遊時命若不會歸應鍊丹砂贈楊山人云待五靈節  
報明主然後相攜卧白雲贈衛尉張卿云功成拂衣去搖曳滄州處贈韋秘書云終  
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登謝安傲云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其意總欲先有所樹  
立於時然後後拂衣還山登真度世此與少陵之一飯不忘何異以此齊為古良  
非無因李義山云李杜操持事畧異蓋知李杜若固莫如義山也  
杜詩無體不佳論者謂惟絕句稍諫太白然後學却不必如此分別但須學其字字  
有來歷即其無詞累句讀之亦皆有益猶憶少時聞先資政公言讀杜詩須當一部  
小經讀之此語似未經人道過顧亭林亦謂經書後有幾部書可以治天下前漢書

卷二十一

六

...

其一杜詩其一也

劉起潛隱居通議云家藏小冊一本字畫甚古題曰東坡老杜詩史事實略舉杜句有曰賤子請具陳引毛遂云公子試聽吳越之事容賤子一一具陳杜句曰下筆如有神引仲舒答策下筆疑有神助杜句曰青冥却垂翅引李斯丈夫如提筆鼓吻取富貴易如舉棹何青冥之詞與鷓鴣共垂翅乎杜句曰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引武帝欲討西羌賦謙謙曰今崆峒小麥方熟陛下宜休王師如此者凡十卷乃知杜句皆有根本非自作語言也山谷云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處今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予初未以此說為然今觀此集則此言信矣

杜詩注本以郭知遠之九家集注為善此外如唐元珪之杜詩據仇兆鼐之杜詩詳注皆未免有附會不經之處近浦起龍之讀杜心解雖索摘文句強分段落不免為通人所嗤然如送遠九日崔氏壯諸葛大名等篇所解誠有越趣可作後學讀本其高編年於分體亦頗便檢尋

編注韓詩者多出吾鄉人之手最前者為莆田方崧卿之韓集舉正自朱子考異出其而其書遂微其以朱子考異於本集之外別為卷帙不便尋覽重為離析散入本句退庵隨筆 卷二十一 七

之下者為福州之王伯大而安溪李文貞公又以王伯大為謬脫竄失頗失本來復以朱子門人張洽所校舊本重刊而其版亦旋佚厥後有編輯五百家音之魏仲舉亦建安人與所刊五百家注柳集同一炫博不出書坊習氣前明又有不著名氏東雅堂集詩相傳為康寧中舊本故世不甚重其書且仍是采輯朱子及仲舉之書毫無新意今欲求一初學讀本惟近人方扶南所輯編年箋注十二卷簡而能賅尚有條理再求吾師紀文達公所批點之本合而讀之亦可得其大凡矣

周元公言白香山詩似平易間觀所存遺稿塗改甚多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按公詩有云舊句時時改無妨悅性情則元公之言信矣

王漁洋力成人看長慶集此漁洋一家之論後學再不必理會他白氏長慶集凡七十一卷詩文各半宋祁謂白香山長於詩他文未能稱是故本朝注立名別刊其詩為四十卷名曰香山詩集考證編輯堪稱善本香山自記所撰詩文分寫五本一送廬山東林寺經藏堂一送蘇州南禪寺經藏內一送東都聖壽寺鉢塔院律庫樓一付姪龜郎一付外孫談閣童愛名之甚與杜元凱沈碑同一過計今考李杜集多散佚所存不過十之二三而香山詩獨全部傳流至今不缺一字非廣為藏貯之

功取

唐詩自李杜韓白四大家外尚有李義山杜樊川兩集亦須熟看當時亦以李杜並稱近義山集有馮孟亭浩注本樊川集有孟亭之子常庭集注本皆極精極博不可不看若李長吉集則祇許選擇觀之知其門徑可矣長吉驚才絕艷比太白更不可撰擬後學且不必遽效之今人但知學其奇句險語何益於事如石破天驚透秋雨句雖奇險而無意義越歐北所以譏其無理取鬧也

唐以李杜韓白為四大家宋以蘇陸為兩大家自御選唐宋詩醇其論始定四庫提要闡釋之其義益明提要云詩至唐而極其盛至宋而極其變或伏其衰變極或失其正通評甲乙要當以此六家為大宗蓋李白源出離騷而才華超妙為唐人第一杜甫源出國風二雅而性情真摯亦為唐人第一自是而外平易而最近乎情者無過白居易奇而不可詭乎理者無過韓愈錄此四集已足包括眾長至於北宋之詩蘇黃並駕南宋之詩范陸齊名然江西宗派實變化於杜韓之間既錄杜韓無庸復見山谷石湖篇什無多才力識解亦均不能出劍南集上既舉白以概元當存陸而刪范可謂千古定評焉有志學詩此六家缺一不可其聰明才力能全

退庵隨筆

卷二十一

讀本集者固佳否則寡就詩醇所選讀之已無偏倚陋略之虞其後綴之評語擇精語詳尤足為學詩者之圭臬提要所謂當為詩教者不僅為六家幸豈虛語哉注蘇詩者宋代已有王梅溪施元之二家王本分明別類不免割裂顛倒然其書流傳最久施本則隨年之先後編訂成書元明以來久已淹沒本朝宋漫堂始得之又多殘缺屬即青明為之補訂而後出處老少之跡繁然可觀施本既出王注遂微故讀蘇詩者無人不知有施注繼此查初白順行有補注馮星實應物有合注翁蘇齋師亦有補注而紀文達師詩點本尤為度人金針也近涿州盧厚山督部已於粵東付梓可以嘉惠後學矣

李文貞不喜蘇詩謂東坡詩殊少風韻音節遂句俱填典故亦不是古法此非篤論也蘇詩清空如話者集中觸處皆有如和陶云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笑刁景純云讀書想前輩每恨生不早紛紛少年場猶得見此老題楊惠之塑維摩像云世人非不頑且好身雖未病中已廢此史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却千熊罷至今兀坐昧不語與昔未死無增虧泗州僧伽塔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種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與宗同年飲云黃雞催曉不須愁老盡世人非我獨趨閑

道高齋詩云長松千尺不自覺全而美者蓬萊高登玲瓏山云脚力盡時山更好莫將有限趨無窮此豈得以少風韻填典故概之文貞意在講學於詩語力未深其於唐詩只取張曲江及燕許李杜韓柳數家宋詩只取歐陽文忠王荆公朱子三家講學與論詩自是兩事學者不必為所惑也

放翁詩初編為四十卷再編通前為八十五卷合計之已九十二百餘首當時羅椅選十卷為前集劉辰翁選八卷為後集雖本有圈點而無評論劉本則句下及篇末間有附批去取皆頗不苟放翁詩初境本宗少陵雖窮極工巧而仍歸雅正自從戎巴蜀而後始臻宏肆迨及晚年又力歸平淡所謂詩到無人愛處工者蓋自道其詩力之所至也劉後村詩話僅摘其對句之工已為皮相後人又專取其流連光景可以剽竊移換者轉相販鬻而劍南一派遂為論者口實不知其全集中感激豪宕沈鬱深婉之作指不勝屈豈可以讀者之誤並集失於作者哉

放翁與朱子有道義之契集中屢見往復之詩其於朱子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傾長河決東海之流其傾倒如此當時偽學之禁方嚴而能不立標榜不聚徒眾故不為羣小所嫉是故放翁學養勝於東坡集中詩如夕夜讀書云六經萬世眼

守此可以老多聞竟何為綺語期一掃又云雖嘆吾何適猶當尊所聞從今尚未死一日亦當勤書懷云平生學子六經白首頗自信所覩未死閒猶有分寸進示兒云易經獨不遺秦火字字皆如見聖人汝始弱齡吾已老要當致力各終身皆老學有得之言

放翁詩有云愈老愈知生有涯此時一念不容差又云皎皎初心質天地兢兢晚節踏冰湖此老心中必有把握而史傳輒謂其不能全晚節晚年再出見讓清議楊萬里寄詩亦有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蛟龍集鳳池之句皆未免失之過刻按放翁自嚴州任滿辭歸里居十餘年時年已七十七八祠祿秩滿不敢復請其絕意於仕途可知嘉泰二年韓侂胄以其名高起修光孝兩朝寶錄然職在文字不及他務且藉以報孝宗知遇原不必以不出為高甫及一年史事生戾即力辭還山並無留戀則其進退之際有何可議而世人所藉為口實者徒以其為侂胄作南園記聞古泉記然一則勉以先忠獻之遺一則諷其早退毫無依草附木干澤向榮之意何損於放翁小人好議論者一唱百和不樂成人之美如是亦可歎也

蘇陸二大家之外宋詩之源流派別亦不可不知其初為西崑派以楊大年為眉目

次則江西派以黃山谷為弁冕南渡以後有道學派以朱子為領袖再降而為四靈江湖兩派而宋詩遂衰其中名家專集自宜全讀此外則泛覽吳之振之宋詩鈔曹廷棟之宋詩存唐鑑之宋詩紀事足矣惟宋詩鈔不錄西崑體是其師心自用處今當取西崑體唱集補之以存其概此書外間鮮傳本余曾刊入浦城道書中擬為之注釋以行亦匆匆不暇及也

劉起潛曰唐宋人詩雖格致異漢然謂其非時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而其理則不可究此陵陽韓子蒼語深中宋詩之病近世劉後村亦謂宋三百年中人各有集詩各有體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二二巨儒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皆至論也其後劉須溪則又云後邨所短適在此可發一笑又曰古詩一變騷再變楚三變為唐人之詩至宋則騷楚唐錯出山谷負修能倡古律事竄核毋疏意算若母俗句僻拙毋弱時號江西派此猶佛氏之禪醫家之單方劇也近年永嘉復祖唐律貴精不求多得意不戀事可觀可憐可巧可拙取復趨之而唐與江西相抵軌矣

金詩只一元道山為大宗遺山集四十卷詩八十四卷所作與泉深遠風格迥上無

南渡江湖諸人之習亦無江西流派生拘粗獷之失古體構思皆涉十步九折竟欲駕蘇陸而上之七言律沈摯悲涼自成格調直接少陵非王海南趙聞諸家所能企及惟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詩存史去取既不能精甄錄亦尚未盡我朝康熙間柳定全金詩因郭元舒之舊本會萃排纂重累層裁而金源一代之歌詩乃彬彬手賅備云

元詩大家世稱虞楊范揭其實祇當以虞道園為大家或以篇幅猶狹為嫌則皮相之見也嘗聞之蘇齋師云道山言詩到蘇黃盡此五字不知出自何時其詩家大結局也過此更無可展之才更無可施之巧矣放翁道山二家又恰當斯際此後更當如何惟一虞道園上而經術之腴儒先之緒下而樂府之韻書畫之補以及丹經道藏之旨靡不該焉則奚必其排比鋪陳春容乎大篇之美矣又云周文公之雅頌惟少陵能執筆為之然杜公具此能事而未嘗有此篇章厥後千百年亦更無能具此手腕者或者虞道園足以當之此兩條議論則無所可為道園千載下知己讀虞詩者當以此意求之

王漁洋古詩選至虞道園吳淵穎止蘇齋師志言正集亦至道山道園此於明詩皆

一概含糊惟趙歐北十家詩話獨以高青邱接放翁道山之後青邱詩固足為明人  
弁冕然祇可稱名家而不足當大家余但愛讀其七律如重臣分陝出臺端一首真  
足方駕古人然在集中已不可多得而論者每感稱其樂府及擬古詩古諸作以為  
只叙題面不著議論神似青蓮則非余之所知矣

元詩以顧從君元詩選為善本明詩以朱竹垞明經綜為善本顧本前具小傳朱本  
前綴詩話網羅繁富議論平正兩代之詩以此兩本為巨觀他本可束之高閣矣  
沈歸愚之明詩別裁不如唐詩別裁之正派中有英雄欺人之語當分別觀之袁簡  
齋嘗譏其評劉禹錫行路難一首云雪漫漫兮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難此數字孤  
人千百按上句直襲荆軻傳之唾餘下句行路難三字即題也永錫苦湊得天荆地  
棘四字耳此三尺童子皆能為之而登諸上選真不可解

國朝詩以王漁洋朱竹垞並稱自條公論百餘年來未之有改也而趙歐北十家詩  
話獨遺之蓋歐北詩離神韻稍遠與漁洋之宗旨本不相謀而其學又不如竹塢之  
該博故以吳梅村查初白代之有意為此軒輊其實吳查亦只可稱名家非可以凌  
轡王朱也自趙秋谷有朱食多王愛好之說後人多資為口實蘇齋師嘗言汝自腹  
便耳朱何嘗食多汝自不要好耳王何嘗愛好實為捧喝竊謂今之學詩者正當以

愛好學王以食多學朱則方將講求聲律博綜故實之不暇則此兩言轉可為學詩  
者之階梯又何所容其排擊哉至近又有抹殺王朱而以蔣心餘為我朝詩人冠  
冕者狂生一偏之見逞其雄黃付之不辨可矣

王漁洋談藝四言曰遠曰近曰諧曰則而獨未拈出一真字漁洋所欠者真耳余有  
請漁洋詩隨筆兩卷其說較詳中間多述紀文達師及翁蘇齋之緒論近已付梓人  
或可為讀精華錄者之一助手

朱竹垞詩通集中格調未能一律趙歐北謂其初學歐唐格律堅勁不可動搖中半  
以後恃其博奧盡棄格律欲自成一格如王帶生歌諸篇固足推倒一世其他則多  
頹唐自恣不加修飾之處錢謙石謂竹垞早年尚沿西冷雲間之調暮年則涉入江  
湖小集惟中年騰笑諸篇同漁洋正調抑若在漁洋籠罩中者蘇齋詩則謂詩至竹  
垞性情與學問合此論尤精

本朝經學世家以元和惠氏為第一至定字微君而益精所著書凡十餘種皆著錄  
四庫中微君祖父鱣香漁洋兼精吟詠而微君則不復作詩其撰精華錄訓纂亦

以箋疏之學行之極為賤博然為吳企管舍人研山堂序謂詩之道有根柢有興會  
根柢原於學問與會發於性情二者兼之始足稱大家則亦深於六義者矣  
三百篇之必有韻夫人而知之然前人於周頌首章多方求叶余終未敢以為信也  
惟近人有解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者是清廟一詩每句皆必一人唱而三人和之  
如此則合四人之尾聲自然成韻所謂有遺音者也此說似最明通可知古人之韻  
即是天籟必以唐宋之韻繩三代下之詩宜其窒礙而鮮通矣

汪韓門曰七言古詩轉韻濶濶張平子思元賦系詞其聲端矣轉韻之首句古無不用  
韻者惟江總持詩有雲聚懷清四望臺來時向月別垣城新入城二句無韻此  
在唐以前者唐七古以少陵為宗少陵集中惟先生有道出羲皇或從十五北  
防河兵車君不見東吳顧文學醉時先帝侍女八千人舞劍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  
正直林竹憶昔霓旌下南苑江此六處轉句無韻其他名人集中偶一有之如太  
白之匈奴以殺戮為耕作畝倉知之之南山暮暮兔絲花古應和東坡之不羨白  
衣作三公習來高品廣伯生之丹連越人不到蜀題畫園中風景偶相似士龍等是  
也然一篇中只偶一句耳今人有至連轉皆不用韻者竟與四言五言一例首節乘

辨甚矣  
又曰律詩亦有通韻唐已然惟東冬魚虞為多如明皇饒王殿巡邊長律乃魚韻  
而用符字數字蘇頌出塞五律乃微韻而用度字杜詩寄賈嚴兩閣老乃先韻而用  
蹇字又崔氏玉山草堂乃真韻而用芹字劉長卿登恩禪寺五律乃東韻而用松字  
戴叔倫江鄉故人集客舍五律乃冬韻而用燕字閻邱曉夜度淮五律乃東韻而用  
帆字魏兼恕送張兵曹五律乃東韻而用農字宋若昭麟德殿長律乃東韻而用農  
字宗室就章紫芝觀五律乃冬韻而用風字釋澄父望樊川五律乃冬韻而用中字  
至於李賀追賦畫江潭苑五律雜用紅龍空鐘四字此則開後人輾轉進退之格詩  
中另為一體矣其東韻之有宗字魚韻之有骨字或唐韻原是如此如耿津詣伯公  
問道五律之末聯王維和晉公扈從長律之第八聯揚巨源聖壽無疆詞長律之第  
八首末聯詩空曙和常舍人集賢殿長律之第三聯皆以東韻而用宗字李白鸚鵡  
洲乃庚韻而用青字此詩唐文粹編入七古後人又編入七律其體亦可古可今要  
皆出韻也元以後律詩尤多通韻如元遺山虞伯生陸天錫楊廉夫諸名家集中皆  
有之非可概論唐律第一句多用通韻字蓋此句原不在四韻之數謂之孤雁入羣



然不可通者亦不用也進退格乃是兩韻相間而成亦必韻本相通非可任意也凡此皆於古有據讀者不可不知作者正不必遽效之

袁簡齋曰顧亭林言三百篇無不轉韻者唐詩亦然惟韓昌黎七古始一韻到底余按文心雕龍云賈詩枚乘四韻輒見劉歆桓譚百韻不遷亦各從其志也則不轉韻詩漢代已然矣

問百詩曰百里不同音千里不同韻毛詩中凡韻作某音者乃其字之正聲非強為押也佳氏筆乘載古人下皆音虎衛風于林之下上韻為爰居爰處凱風在後之下上韻為母氏勞苦大雅致於岐下上韻為率西水滸服皆音迫關雎寤寐思服下韻為輾轉反側候人不稱其服上韻為不濡其翼離騷非時俗之所服下韻為依彭咸之遺則降皆音攻草蟲我心則降下韻為憂心忡忡旱麓福祿攸降上韻為黃流在中英皆音央清人二子重矣下韻為河上乎翔翔有女同車顏如舜英下韻為佩玉

鏘鏘楚詞華采衣兮若英下韻為爛昭昭兮未央風皆讀分綠衣淒淒其以風下韻為寶獲我心晨風飲彼晨風下韻為鬱彼北林庶民穆如清風下韻為以慰其心憂皆讀嘆黍離為我心憂上韻為中心搖搖載馳我心則憂上韻為言至于漙楚詞思公

子兮徒離憂上韻為風颯颯兮木蕭蕭其他則好之為唯唯之為形南之為能儀之為何宅之為托澤之為鏗皆玩其上下文及他篇之相同者而自見袁簡齋亦云風字毛詩中凡六見皆在侵韻他可類推後人不解此義乃欲以後來詩韻強協三百篇誤矣

古人之音隨時遞變後人亦止能尋其迹而實無由聞其聲則以今人言古韻亦祇以意而已沈約以吳音為人口實吾聞之音又有甚焉而言古韻者實莫善於蘭人則亦惟古書之是據而已講古韻者自吾聞之吳才老始惟韻補一書頗多詳誤連江陳季立因之作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則條例貫通考證精明顧亭林之音學五書實從此出亭林之學又傳之安溪李文貞公康熙間御定音韻闡微即出文貞之手音劉賢父中山詩話載明士誠清明象天賦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會考官亦同里遂中選宋人以此事為關人笑柄然蘇子由蜀人也其集第一卷履碑長韻磨訛高處何曾齊亦相聞而用則知宋人用韻多似此又豈得獨請

陶音乎

毛維黃聲韻叢說云韓文公辨好書記云作為文辭宜尋韻字然韓公識字頗不深

如韓辨云漢之時有杜度不知杜上聲又平聲晉有杜嗣劉昌宗讀作屢無讀作去入二聲者度去聲又入聲詩周吳客度無讀作平上二聲者則杜度二字非同音矣云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不知治天下治字平聲非去聲也子產不毀柳枝頌以監叶言徐偃王廟碑詞以碩叶耽古音既無此通法考之唐韻益諱韓公蓋諱監為肩讀耽為丹故也是故於常用之字尚識之不盡何論

蚪蚪書子蓋聲韻之難明自古已然矣

毛西河曰韻者均也鷄冠子曰五均不同聲謂宮商角徵羽聲本不同且即一均之中亦必取聲之不同者而彙為一宮蓋以不均為均而韻名焉故古人為詩即二句三句無同聲者如元首明哉服朕良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類而其宮則同如明良為陽庚之通作息為藥職之通皆同宮音也至魏時李登始取其聲之同者而分取之名曰聲類如東中通同為一類支思脂之為一類但取聲之相類者而聚於一處故曰聲類然而猶無四聲也及齊中書郎周昂始著四聲切韻而梁沈約效之又

有四聲類譜之作夫然後就一類之中而又分四等即平上然當時雖存其書而其說不著雖梁武猶疑之梁武問何為四聲至隋皇開有陸詞者法合偏與同時劉臻

等私相議擬謂既名切韻則必細加剖拆而音始親切于是又將聲類之中支脂魚虞先仙尤侯諸類前此從未分別者而又加分之總其名曰四聲切韻類譜折為五卷此則合周昂李登之說而統為一書今其書不傳顧當時詩文自魏晉迄於六季其拘聲類者十之七拘四聲者十之八而拘切韻者則十不得一六朝詩文無分東

分鍾支又分脂之類則自蓋其說雖自以為首韻微眇宜有分割實未嘗強世間之六朝至唐並無傳之者蓋其說雖自以為首韻微眇宜有分割實未嘗強世間之押之者限以是也至唐以律詩律賦取士欲創為拘限之說以難之遂取切韻之書為取士之法實則除應制詩賦之外仍用古韻且謂律韻難嚴亦不宜太瑣即又取

冬鍾之分支脂之判者而合之亦何嘗謂一東二冬本金料玉律六脂七之皆精微幻眇而上以之繩六經下以之檢百代哉乃自是以後遠溯六代數百年或稱切韻或稱官韻或稱唐韻俗傳吳影聲所著即宋初取士猶仍舊本真宗大中間遂改切韻為廣韻刪唐韻習用之字而增以他字仁宗景祐中又更造為切韻然當時試士

則又置廣韻切韻二書不用而別為禮部韻南渡後又有毛晃增修禮部韻至理宗朝乃有平水劉淵若實始併冬鍾支脂二百六部為一百七部且盡刪去三鍾六脂數目而易以今日是為平水韻自元明迄今皆遵用之則是今所行韻實創於楊

脂數目而易以今日是為平水韻自元明迄今皆遵用之則是今所行韻實創於楊

隋一人之作備而迄於南渡後一人之更定而舉世摹襲稱為沈韻且疑為古韻是  
何千古長夜至此也至平水韻當時又名試韻蓋以單為試士而說而他無所用今  
人率稱詩韻者殆亦試韻之說乎

詩話莫盛於宋今四庫所錄自六一詩話以下二十餘家求其實係教人作詩之  
言則不可多得國朝吳景旭撰歷代詩話至八十卷嗜奇愛博而尚非度人金針  
余嘗欲就宋人各種中精擇其可為詩學階梯者益以明人及我朝名流所著都  
為一編庶幾為有益之書未知此願何日酬耳

方虛谷瀛奎律髓一書行世已久學詩者頗奉為典型吳孟舉至懸諸家塾以為的  
海虞馮氏嘗有批本方氏左袒江西馮氏又左袒晚唐負氣詬爭矯枉過正亦未免  
轉惑後人若非得此批本則誤種蔓延何所底止紀本有序別白是非大旨已具  
讀方書者不可不先讀此書也序云虛谷選詩之大弊有三一曰矯語古淡一曰標  
題句眼一曰好尚生新夫古質無如漢氏冲淡莫過陶公然而抒寫性情取裁風雅  
樸而實編清而實腴下逮王孟諸章典型具在虛谷乃以生硬為高格以枯槁為老  
境以鄙俚粗率為雅音名為遵奉工部而工部之精神面目迥相左也是可以為古

淡乎朱華曾綠池始見子建悠然見南山亦曰淵明警字之說古人不廢暨乎唐代  
煥煉彌工然其興象之深微寄託之高遠固別有在也虛谷置其本原而粘其末節  
每為標舉一聯每句標舉一字料舉天下之人而致之於是所謂溫柔敦厚之旨茂  
如也所謂文外曲致思表纖旨亦茫如也後人纖巧之學非虛谷階之厲耶賢皇論  
文謂譬如日月終古常見其光景常新人生境遇不同寄託各異心靈發其變無  
窮初不必刻鏤瑣事以為巧搗摭僻字以為異也虛谷以長江武功一派標為為景  
之宗一蟲一魚一花一木規規然摹其性情寫其形狀騷雅之本意果若是耶是皆  
江西一派先入為主而變本加厲不知所返也至其論詩之弊一曰黨援堅持一祖  
三宗之說一字一句莫敢異議頭茶山之粗野居仁之淺薄誠齋之類庶宗派苟同  
無不袒庇而晚唐崑體江湖四靈之屬則索不遺餘力是門戶之見非是非之公  
也一曰攀附元祐之正人洛閣之道學不論詩之工拙一概引之以自重本為詩品  
置而論人是依附名譽之私非別裁偽體之道也一曰矯激鐘鼎山林各隨所遇亦  
各行所安論人且置況於論詩乃詞涉富貴則排斥立加語類幽悽則吹噓備至不  
問其人之賢否並不計其語之真偽是真託託清高以自掩其穢行耳

周華窓所記又豈論詩之道耶凡此數端皆足以疑誤後生習亂詩學故不可不亟  
加刊正也

今之學詩者但知以偷語為戒而以偷勢偷意為尚即可謂高手矣而不知其尚有  
進也紀文達師曰詩之為道非惟語不可偷即偷勢偷意亦歸歸白夫悟生於相引  
有觸則通力迫於相持勢窮則奮善為詩者當先取古人佳處涵泳之使意境活潑  
如在目前擬議之中自生變化如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王籍化為蝶噪林逾巖光風轉  
蕙汎崇蘭王荆公化為扶輿度陽燄窈窕一川花皆得其句外意也水部詠梅有橫  
枝却月觀句和靖化為水邊蘿落忽橫橫影橫斜水清淺東坡化為竹外一枝斜  
更好皆得其句中味也春水滿泗澤變為野水多於地夏雲多奇峰變為山難夏雲  
多就一句點化也千峰共夕陽變為夕陽山外山日華川士動變為夕陽明滅亂流  
中就一字引伸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變為吳越到江分縮之而妙也曲徑通  
幽處禪房花木深變為微雨晴復滴小窗幽且妮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衍之而  
妙也如有得乃立古人於前踏吾力而與之角如傳鶴並翔各極所至如兩鼠鬪  
穴不勝不止思路斷絕之處必有精神空涌忽然遇之者正不必得捨王溪隨人作

計也  
司空表聖詩品但以偽詞標舉興象而於詩家之利病實無所發明於作詩者之心  
思亦無所觸發近袁簡齋作續詩品三十二首乃真學詩之準繩不可不讀自序謂  
陸士龍言隨手之妙雖難以詞論要所能言者盡於是蓋非深於詩者不能為也今  
悉錄如左崇意云虞舜教夔曰詩言志何今之人多辭寡意意如主人辭如奴婢主  
弱奴強呼之不至穿貫無縫散錢委地開于枝花一本所繫精思云疾行善步兩不  
能全暴長之物其亡忽焉文不加點與到語耳孔明天知思十反矣惟思之精原曲  
超邁人居屋中我來天外博習云萬卷山積一篇吟成詩之與書有情無情鐘鼓非  
樂捨之何鳴易牙善食先羞百性不從糟粕安得精英曰不關學終非正聲相題云  
古人詩易門戶獨開今人詩難履題紛來專習一家硬硬小說宜善相之多師為佳  
地殊景光人各身分天女量和不差尺求選材云用一僻典如詩生客如何選材而  
可不撰古香時艷各有攸宜所宜之中且爭竟鑿錦非不佳不可為帽金貂滿室狗  
來必笑用筆云思苦而晦緣不成繩書多而難當乃成當焚香再拜拜筆一枝星月  
驅使筆撥奔馳能剛能柔忽忽縱筆豈能然惟吾所用理器云吹氣不同油然浩

然要其盤旋總在筆先。湯湯來潮，鱗鱗有餘於物，物自浮焉。如其各氣，其極必顯。無萬里風，莫乘海船。布格云：造屋先畫點，兵先派詩。雖百家各有體裁，我用何格？如盤走丸，橫斜超縱，不出於盤，消息機關，按之甚細。一律未調，八風掃地，揮翰如響。百二變，帝豈盡甘韻八十字，人何亂探。次韻自製，疊韻無味，關係會多，偶然游戲，勿瓦缶撞，而銅山鳴，食難去，魚去下，尚識云：學如弓弩，才如箭鏃，識以領之，方能中鵠。善學即韋，莫失故步。善學仙方，不為藥，我有神燈，獨照獨知，不取亦取，雖師勿師。張采云：明珠非白，精金非黃，美人當前，爛如朝陽，雅抱仙骨，亦由嚴粧，匪沐胡潔，非董胡香。西施蓬髮，終竟不滅，若非華羽，當別風塵，結響云：先於石，餘響較多，竹不如肉，惟其音和。詩本樂音，按節當歌，將斷必續，如往復過，蕭來天，霜琴生海波，三日繞梁。我思韓娥，取還云：接直使曲，疊單使複，山愛武夷，為猶不足，擾擾關關，紛紛行人，一覽而竟，倦心齊生，幽徑靈臺，是誰開創，千秋過者，猶記其發，知難云：趙括小兒，兵乃易用，充國晚年，逾加遲重，問所由然，知與不知，知味難食，知脈難醫，如此千秋，萬手齊抗，談何容易。看墨紙如葆真云：貌有不足，敷粉施朱，才有不足，微典求書。古人文章，俱非得已，偽笑佯哀，吾其優矣。畫美無龍，繪蘭無香，按所由君形者亡，安

歌滄浪間之欣，示我周行，即景云：混元運劫，流而不住，迎之未來，攬之已去。詩如畫工，即景成趣，逝者如斯，有新無故，因物賦形，隨影換步，彼膠柱者，將朝認暮，勇改云：千招不來，倉猝忽至，十年於龍，一朝捐書，人貴知足，惟學不然，人工不竭，天巧不傳，知一重非進，一重境，亦有生金，一鑄而定，著我云：不學古人，法無一可，竟似古人，何處著我，字字古，有言古無，吐故吸新，其庶幾乎，孟學孔子，孔學周公，三人文章，頗不相同，戒偏云：托杜尊韓，托足權門，苦守陶書，貧賤人，偏則成魔，分唐界宋，霹靂一聲，鄙魯不聞，江海雖大，豈無滿湘，突夏自幽，亦須廟堂，割忍云：葉多花嫩，辭多語費，割之為佳，非忍不濟，驪龍遺珠，顆顆明珠，深夜九淵，一取萬乘，知孰必避，知生必避，入人意中，出人頭地，求友云：游山先問，奈神貴印，開門自高，吾斯未信，聖求童夢，而況於我，低棋偶然，一着頗可，臨池正領，倚鏡裝花，笑倩旁人，是耶非耶，拔萃云：同辦玉佩，獨披宋朝，同歌苔花，獨美孟姚，拔乎其萃，神理超超，布帛菽粟，終避瓊瑤，折黃華，敢望鈞韻，諸披采衣，飛入丹霄，滅跡云：纖錦有跡，豈曰蕙娘，修月無痕，乃號吳剛，白傳改詩，不留一字，今讀其詩，平平無異，意深詞淺，思苦言甘，家象千年，此妙誰推。

尚樸儂相此題意當有縹緲之致霎時而起不當纏繞題字時全不置辨但口誦陳李前句神女汎搖瑟莊若納首白帝子鳴金瑟謂此題多如是王便默然蓋詩法不傳久矣

又曰陳季相靈鼓瑟詩一彈新月白數曲暮山靑語略同錢作然錢置於篇末故有遠神此置於聯中不過尋常好句西河調度之說誠至論也此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悵矣秋風時余臨石頭瀨作發端則超妙設在篇中則凡語客行如此滄波坐渺然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作頷聯則挺拔設在結句則索然此意當亦又曰作詩最可藏拙者莫過於險韻唐人詩律中限險韻者至少蓋主者深知甘苦不使人巧於售欺且如柳詩限青字驚詩限明字皆非難押而惠崇五易其稿始得棲烟一點明白來公四押青字不倒竟至闌筆難易之故了然可悟矣

昔僧秀蘭西與黃山谷云作詩無害惟豔歌小說可罷之山谷笑曰殆空中語耳終墮此惡道耶師曰若是以邪言蕩人淫心使彼由汝犯法恐不止墮惡道而已黃自此不作豔詞此語見七修類彙其為有理鄭蘇子師嘗言填詞語多挑達不可必學故及門中亦無一工此者

退庵隨筆 卷二十一 十九

退庵隨筆卷二十一終

退庵隨筆卷二十二

清 福州梁章鉅荏林編

學字

朱子謂歐陽公字如其人外若優柔中實剛勁又跋即康節檢束二大字云先生自言大筆快意而其書法謹嚴如此豈所謂從心不踰矩耶又跋韓魏公與歐陽公書云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如許忙事余作書多潦草讀此語輒如芒刺背柳誠懸云心正則筆正程明道先生云某學書時其數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常以此等語自儆而故能迄不能改每糊張二水端園及王覺斯碑字輒賞其神駿而未嘗不心非其恣肆漳浦黃忠端行書極飛舞而楷書乃甚謹嚴嘗購得公在白雲庵楷書孝經全冊無一筆鬆懈知張王輩不能望其項背矣

唐太宗曰吾少時觀陳即知強弱今臨古人書不學其形勢惟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

張安國曰字學至唐最嚴雖經生亦可觀其傳者以人而不以書也褚虞歐皆太宗之名臣魯公之忠義柳公之筆諫雖不能書若人如何哉

歐陽文忠公曰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為他書少及者得之最嗜好之尤為警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困豈善得筆法然為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耶按其始也難其合也必久真洞悉學書之法

宣和書譜言學右軍書者必自懷仁集聖教序始書長睿伯思曰聖教序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劇跡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毫克肖近世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目其書為院體故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按唐時甚重此碑至宋代黃末諸巨手皆弗道及自宣和書譜及東觀餘論始為吐氣耳

董文敏公曰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或曰意不勝於法乎曰不然宋人自以其意為書非能有古人之意也此論亦精

蘇文忠公曰王會稽父子書存於世者蓋一二數唐人褚薛之派硬黃臨做亦足為貴按蔡條鐵圍山叢談稱所見內府書凡唐人硬黃臨二王至三千八百餘幅大凡

虞諸薛及唐名臣等書字不可勝記獨兩晉人則有數至二王破走洛神諸帖其跡殆絕蓋亦偽多焉然則今人又安所得晉蹟以供臨摹但得唐臨本即希世珍耳王虛舟曰顏魯公爭坐位當與蘭亭並時然蘭亭清和醇樸氣韻宜人學之為易及既入手却不許人容易寫得非整束精神皎然如日初出却無一筆是處爭坐位奇古豪宕學之為難一日得手即隨意所之無往不是此亦兩公骨格之所由分也吳鮑春嘗言朱文公論當時名書獨推君謨書有典整而謂黃米書有欵傾狂怪之勢故世俗甲乙曰蘇黃米蔡者非公論也沈啟南得此四書定曰蘇蔡米黃深合文公之旨按相傳當時所推之蔡惟蔡元長後因薄其人品遂以公謨易之元長以瘦金體擅長然其書險僻而無蘊藉之氣非公謨敵手即置之蘇米黃之間亦瞠乎後塵不但以其人而已鮑春又云書家例能文辭不能則望而知其筆墨之俗特一書工而已且世之學書者如未能詩吾亦未見其能書也

卷下二

書矣  
米海嶽曰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諸遠長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若大字如小字小之見也又曰字之大小自有相稱不在展促也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余嘗書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字皆多畫各隨其相稱寫之挂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又云吾書壯歲未能立家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是成家見者不知以何為祖也  
王元美曰正鋒偏鋒之說古本無之近專攻祝京兆故借此為談耳蘇黃全是偏鋒旭素時有一二筆即右軍行草中亦不能廢蓋正以立骨偏以取態自不容已也文待詔小楷時出偏鋒不特京兆何損法書解大紳豐人翁馬應圖縱畫出正鋒寧敢惡札乎  
董文敏深於書法能言其意嘗謂書家雖貴藏鋒然不得以模糊為藏鋒蓋以勁利取勢以虛和取韻顏魯公所謂如印泥如鐘畫沙是也又嘗自評其書謂與趙文敏各有短長趙書因熟得俗態吾書因生得秀色趙書無弗作意吾書往往率意當

吾作意趙書似輸一籌第作意者少耳按今人評董書者皆喜其熟且賞其率意抑知董之自負者固在生而在用意乎  
孫度禮過書譜云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疎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狗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遠體隨一乖也意連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急手闕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過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又云初學先求平正進功須求險絕成功之後仍歸正平皆深造有得之言也  
張士行神法書通釋云凡寫字先看文字宜用何法如經學文字必當真書詩賦之類行草不妨又看紙筆卷册合用字體大小務使相稱又云寫字正如作文有字法有章法有篇法終篇結構首尾相應故云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主祇序自承字至文字筆意願瞻陰陽起伏筆筆不斷人不能也書評稱積河南字裏金生行間玉潤以為行款中間所空素地亦有法度疎不至遠密不至迥相間須要得宜耳

卷下二

張敬元曰字體各有管束一字管兩字兩字管三字如此管一行一行管兩行兩行管三行如此管一紙  
李西涯嘗言子昂臨右軍十七帖非此老不能為此書然觀者掩卷知其為吳興筆也夫大抵效古人書在意不在形子敬書竊效右軍醉筆右軍觀之嘆其過醉始愧服以為不可及此其形體審極尚而中不可亂者如此按西涯此言為上等人說法耳夫子敬效右軍書亦必先能極尚而後成為子敬之書今人臨古往往藉口神似不必形似其鑒別古蹟亦往往以離形得意為高此等議論最能疑誤後學古人硬黃響搗總總於分秒之間豈故作是無益蓋斷未有不先形似而能神似者今人諳力未深不能形似每以此自文其短亦有但取寫意而姑為是英雄欺人之言者又豈可為典要哉  
李長蘅曰學書固不專以臨摹形似為工然不臨摹則與古人不親終不能去其本色多摹古帖然後知古人難到尺寸寸而規之求其尚而愈不可得故學者愚其難以為某書某書則不肖視自書則遂矣  
唐翼修曰臨摹法帖相似之後再加工臨摹百餘遍則反不肖且不能自辨其工拙

過時寫出竟相似矣。若臨摹相肖之後，不加工多寫，後日再書，便不甚相似。

古人有九宮之法，亦傳授下學之苦心。陳伯敷曾曰：隨字點畫多少疎密，各有傳分。作九九八十一分界畫均布之。先於鍾王虞顏法帖上，以朱界畫印印視帖中字畫分數。一臨擬，仍欲察其屈伸變換本意，秋毫勿使差失。法帖字大，以小印分數感之。法帖字小，以大印分數展之。雖以黃庭樂毅展為方丈可取。

蘇文忠公論書詩，有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之句。此在坡公之天才，實能如此。而斷非後學所可藉口。坡公自謂常懸帖壁間觀之，又常言：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筆先千管，墨磨萬錠，不作張芝作索靖，則坡公豈以不學誤後人者乎？

古人以撥鐙為秘法，其說又各不同。林韞以為推拖撥拽四字，陸希聲以為撥押鈎抵格五字。李後主以為撥壓鈎抵推導送八字。蓋自唐以來，所傳即互異如此。舊以鐙為馬鐙，謂執鞭如足踏馬鐙，淺則易於轉運，或又以鐙為鐙，即撥鐙草之小根，亦取其輕便之意。昔人謂李後主畫，最工此訣。余購得李後主真蹟一冊，再三審玩，了不悟所謂撥鐙者。嘗聞陳香泉與一巨公論撥鐙法，不合。至於絕交，痛謂論書之語，亦悉數難終，但取其切實可遵守者耳。撥鐙之法，即不得其解何害。所謂不

退庵隨筆 卷十二 四

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蘇齋師曰：今人但知作書須用腕力，而不知右腕之力，須從左腕出。此論甚微，前人所未發也。

先資政公曰：凡書未成家者，宜日與古帖為緣，無論何帖，皆足以範我筆力。否則日有走作，諺所謂自來腔也。未襄陽嘗言：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一日廢書。米老猶爾，況後學乎？

宋高宗曰：士人作字，往往篆隸各成一家，真行草自成一家，皆以筆意本不同。每拘於點畫，無放意自得之蹟，故別為尸牖。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筆端，了無間塞。非風神頓悟，力學不倦，至有筆冢研山，竟未易語此也。

有志學書，而年力有餘者，宜當從小篆入手。先覓一舊本說文，及古本舊字字篆，依到檢卷，悉能自運後，再覓舊本石鼓文及李斯各磨崖篆字、李陽水各石刻，精心學之。腕力自然堅定，結構自然謹嚴，記得有人言：學篆者，首學畫棋盤。次學畫園子，必須懸腕為之，到得縱橫大小，無不如意，思過半矣。

篆字必須正鋒，須用飽筆，濃墨為之。近人率用秃筆，或竟剪去筆尖，不可為訓。王虛舟

舟篆體結構甚佳，惟用剪筆枯毫，不足以見腕力。今人中前惟趙謙士侍郎兼沖，近惟程春海侍郎思澤，得其法而春海筆力尤壯。昔人言篆之善者，就日中視之，必有一線濃墨，在每畫之中間，毫無偏倚。此豈剪筆枯毫之所能為哉？

吾士行曰：篆字必須博古，能識古器，則其款識中古字神氣，敦樸可以助之。又可知古人象形指事會意等未學之筆，皆有妙理。又曰：篆書中，多有字中包一二畫，如日字目字之類。若初一字內畫不與兩邊相粘，後皆如之，則為首尾一法。若或接或離，各異為不守法度，不可如此。又曰：篆法扁者最好，謂之蠅扁。石鼓文是也。徐鉉自謂吾晚年始得蠅扁法。凡小篆多瘦而長，蠅扁法非老筆不能到。又曰：小篆俗皆喜長，然不可太長，但以方楷一字半為度，一字為正體，半字為垂脚，脚不可過長。當以正脚為主，餘畧收短，其有下無垂脚，如山白等字。以上枝為出，如草木正生，則上出枝倒懸，則下出枝耳。

王虛舟謂篆法有三：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乃勁，瘦乃脆，參差乃整。整按篆法要圓，自是不易之論。其要瘦，要參差，皆非是。瘦與脆，參差與整，皆正相反。當改作一曰圓，二曰腴，三曰整齊。虛舟作篆之弊，正在不能腴，不整齊。蓋以剪筆枯毫為之。

求瘦非難，而去腴則遠。腴不定，指不熟，動即參差。欲求整齊，又何可得哉？隸書必須淵源漢碑，不可從唐隸入手。漢隸則曲阜任城數碑已足，就中字數分明，最可摹仿者，無如史晨韓勅乙瑛三碑。此外則東平州之張遷碑，汶上縣之衡方碑，卻陽縣之曹全碑，及魏黃初三碑，亦須熟摹。至華山碑與熹平石經，皆中即遺蹟，惜舊本難得，與其臨此碑之翻刻本，不如臨前數本之原石本。夏承碑今亦無善本，而體貌瑰麗，神采飛揚，在漢碑中為別派，亦可學也。

伊墨卿東坡言：學漢碑每種須兩副，一懸壁諦觀，一剪襟臨仿。愚謂唐人如韓擇木，蔡有鄰各大碑，亦瑰麗可喜，但懸壁觀之可矣。宋元明三代隸學絕，率多以為意為之，不特漢隸無傳，即學唐隸者，亦渺不可得。至我朝朱竹垞始復講漢隸，然如塾角中，聊復爾爾。已為前人所識，同時之鄭谷口隸書最著，則未免習氣太重。聞其時有戲於黑漆方几上，加白粉四點，謂為鄭谷口隸書田字者，且惡趣可知。不知當日何以浪得名，此外如林信人王虛舟腕力皆弱，直至伊墨卿桂未谷出，始遙接漢隸真傳。墨卿能拓漢隸而大之，愈大愈壯，未谷能縮漢隸而小之，愈小愈精。斯翁之後，直至小生一語，真堪移贈耳。

退庵隨筆 卷十二 五

唐隸無可學者惟唐元宗之泰山銘得漢人遺意石臺孝經兩骨亦遠弗及也蓋漢以來碑碣之雄壯未有及此者漢隸無大字故作大隸者捨此銘奚所取法哉吾士行曰隸書人謂宜扁殊不知妙在不扁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為漢隸所謂方勁古拙斬釘截鐵備矣

王虛舟曰世之為隸書者多以扁潤為漢方整為唐其實漢隸何嘗不方整但於精神今古之間分優劣耳又曰吾到孰來自然生靈翰初碑無字不變普字留字不知多少豈有同者此豈有意於變只是熟故若未熟便有意求變所以數變輒窮蘇文忠公曰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事行草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姜堯章曰真書以平正為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神妙無出鍾元常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子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之千祿字書是其證也

王虛舟謂多寶塔為魯公少時書魯公書碑徧天下權輿於此此碑以前無魯公書也王元美謂此碑少遠大雅不無依史之恨誠然惟近世學顏書者非廓落即枯朽

退庵稿

卷十二

六

求其不大不小骨肉停勻惟此一碑可為家塾通行之本近搨過於肥漫但得中間鑿字不甚模糊末後空王可託等字不破者即為稍舊之本可供臨摹余嘗見一宋搨本瘦勁迴殊近搨凡三點水皆有牽絲連之每字之方格痕尚隱隱可見也顏魯公千祿字書序云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篆行隸漸失本真若總據說文使下筆多礙當去其太甚使輕重合宜近人喜與王愷齋亦云今之學者於經史韓歐所用之字概置不用獨好用許氏說文字此韓子所謂斷勝於人非斷至於古之立言者也此言尤中今人之病惟破體俗字斷不可從但看舊搨之千祿字書最好既可辨體又可師其筆法大小皆可摹仿近則遵字四庫館所訂通俗文字足矣說文字不可以通行而作行楷者則不可不通篆隸之意唐人顏柳從篆出歐褚從隸出即宋人米蔡亦從篆出蘇黃亦從隸出也吳範善書嘗言作真行書者能為篆籀則高古今此亦探原之論也

初學書先須大書不得從小此語出自衛夫人至今學書者皆知遵守但不知彼時所學何帖耳今人學書且須從唐人入手如歐陽之醴泉銘皇甫湜溫虞公碑顏之

本翻刻本皆失真顏之家廟碑宋廣平碑字體過大不便初學此外如虞永興之廟堂碑結體渾穆未易攀躋且西安城武二本亦皆非原石褚河南之雁塔聖教序房梁公碑虛和圓健非可以形迹求此數種皆極好之楷則然必須將醴泉銘等種立定脚根再進而學此數種方有把握惟柳斜寒儻豈能盡得佳帖黃山谷謂唐彥

得率更真跡數行精思學之遂以名世趙松雪蘭亭十三跋此意不可不知也近人作小楷者率稱學樂毅論不知所學者皆快雪堂本乃宋人王著所臨非古軍書也樂毅論真本有二種一為越州學舍本從元祐秘閣重摹今停雲館所摹前一全本是也一為海字本即宋高紳學士所藏石末後至一短行僅存一海字止一刻

於越州石氏帖再刻於博古堂今停雲館所摹後一不全本是也然停雲館是從博古堂帖摹出字勢改就方整又脫失其後三半短行頗無人知為海字本惟張氏墨池堂所摹是從越州石氏本出徐壇長所稱筆鋒纖毫畢肖者實勝停雲館不全本為

元祐秘閣真影尚可想見開合縱橫之意今人眼光全為快雪堂本所罩雖人人意中口口皆有樂毅論三字而於樂毅論之源流正變實則茫然故不得不詳論之樂毅論之外最著者為十三行趙松雪謂王獻之所書洛神賦是晉時麻牋舒與開

退庵稿

卷十二

七

思陵訪得九行一百七十六字米友仁定為真蹟宋末賈似直復得四行七十四字合成十三行二百五十字然寶刻叢編及宣和書譜皆在賈似直之前已有十三行之目而汝帖所收乃從之耶字起可見宋人傳本已自多寡不同矣今人所臨亦是快雪堂本後有柳公權跋兩行者松雪以為是唐公用硬黃紙所臨非真本也松雪所跋本今不可見近來詳此帖者皆云唐荆州本第一孫文介本第二今唐本又不可多見孫本即從唐本重摹是為元晏齋本文介以不當意中間鑿損九字其未損者是初上石後初搨本耳十三行九字搨本正與此外又有賈似直用碧玉所刻本俗稱玉版十三行厥後又有玉工重鑄之一本今墨池堂所摹是也總謂之杭州本而鋒稜大露遠不及元晏齋本又有一種偏於側媚者則王雅宜臨本愈不足辨矣黃山谷言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莫學瘞凍蠅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派始通真按此數語真學書之秘論而莫學瘞凍蠅語尤為痛切今人作小楷鮮不如瘞凍蠅者即古帖小楷之不佳者如樂毅論黃庭經諸劣刻皆瘞凍蠅也能提筆即避此三字足矣然談何容易哉

學行草書須熟摹淳化閣帖及懷仁聖教序孫虔禮書譜則存唐人之筆意已備

事不易學。並不易言。今世所傳唐絹本。褚臨也。定武本。歐臨也。二派已迥不相入。似於山陰風短。離之已遠。何況後人。米襄陽趙吳興所臨蘭亭本。具在。仍自成為米趙之畫。何況餘子。無已。則惟顏魯公之爭坐帖。合晉唐為一家。學之者為脚踏實地。耳宋四家。蘇黃米皆可學。惟蔡不必學。蓋蔡書尚未盡變唐人面貌。學蔡則不如徑學唐人。此後趙董兩家。惟真跡可學。墨刻亦不必學。最可笑者。吾鄉學行書。多從陝刻天冠山帖入手。操觚家案頭。輒有一本。不知此帖是偽本。每漏顯然。字體側峭。神味淺薄。何足以供臨摹。余嘗從蘇齋見松雪天冠山詩真蹟卷。深厚精腴。迴殊陝刻。詩款皆有參差。則安得呼抱殘守缺之徒。而偏告之手。

黃長睿曰。凡草書分波磔者。名草草。非此者。但謂之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草草當作草書。先本無草名。因漢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書。帝稱之。故後世目焉。今便以高章帝書誤矣。

宋高宗曰。昔人論草書。謂應指宣事。如矢發機。連不暇擊。電不及飛。此造極之言。創始之義也。後世或云忙不及草。草宜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馳。落紙雲烟。方佳耳。蘇文忠公草書。雖是補學。乃成要。是此於法。遠古人。如知不及草。此語非是。

卷之二

李之儀曰。家貧不辦素食。事忙不及草書。此一時之語耳。正不暇則行。行不暇則草。理之常也。間有蔽於不及之語。而特於草字行筆。故為遲緩久之。雖欲稍急。不可復得矣。今法帖二王部中。多告哀問疾家私往還之書。亦可謂迫矣。胡不正而反草耶。

學草書者。但一部書譜已足。王虛舟嘗言。右軍以後無草書。雖大令親炙。庭之訓亦已非復乃翁堂奧。顏素以降。則奔逸太過。所謂鴛鴦走。走勢入戶。驟雨疾風聲滿堂者。不免永墜異趣矣。余論草書。須心平氣和。做入規矩。使一波一磔。無不堅正。乃為不失右軍尺度。少一縱逸。即惡道分出。未老漢顏素謂。但可懸之酒肆。非過論也。隋唐以降。惟永書千文及書譜。為得草書之正。寶泉述書賦。識書譜千紙。一類一字萬同。非真論也。

宋射陵書法約言云。初作字不必多費。搦取古拙。書本細執而熟觀之。既復背帖而索之。學而思之。思而學之。中若有成局。然後舉筆而追之。似乎了了於心。不能了了於手。再學再思。再思再核。始得其二三。既得其四五。自此縱書以擴其量。總在執筆有法。運筆得宜。真書握法。近筆頭一。行書寬縱。執宜稍遠。可離二寸。草書流逸。

執宜更遠。可離三寸。筆在指端。掌虛容明。掌實則不能動。轉自由。務求筆力從腕下轉來。筆鋒從畫中見。腕豎則鋒正。鋒正則四面鋒全。而左右逢源。靜躁俱稱矣。魏伯子曰。古人作字。於指細秀婉中。忽作一重大奇險者。蓋其精神機勢所發。無不自逼。不覺縱筆。覺者亦遂悚然。改觀後人見此學。為怪異。而所書不足動人。本無情興。徒欲作怪。故也。人有呵欠噴嚏。必舒肆震動而洩之。苟無是而學。為張口伸腕。豈得快哉。

鍾伯敬曰。古法帖無論妍拙。故欲其下筆無不厚者。厚故不易入。所以能傳。試取古帖中數字。極樸而無態者。一臨之。纔覺有一二分似處。即佳矣。而彼之樸而無態者。自如人。反以為不佳。此即所謂厚也。伯敬書不佳。而此言乃有妙理。可為學古帖者。開一法門。然此是專指晉唐以前名蹟言之。若今人學行書。只知天冠山詩帖。學楷書。只知關邪公家傳。則又何必以此語告之。

凡臨古人書。須平心耐性。為之久。久自有功效。不可淺嘗輒止。見異即遷。師宜官之帳。張芝之池水。其故可思。徐季海學書論云。俗言書無百日工。悠悠之談也。宜白首工之。豈可百日乎。今人亦有書無一月工之語。蓋本於此。試觀歐陽詢初見索靖碑。唾之。復見悟其妙。卧其下者十日。閣立本嘗至荆州。視僧錄畫。忽之。次見畧許。二見坐卧宿其下者十日。書畫之妙。以歐陽與閣之真識。尚不能以造次得之。況下其幾等者乎。

卷之二

周樸園曰。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響。曰硬。臨者。置紙法書之旁。睥睨纖濃。點畫而做為之。摹者。籠紙法書之上。映照而筆取之。響者。揭若坐暗室中。穴牖如葢。大懸紙於法書映而取之。故其透射畢。見以法書故。綠色沈暗。非此不做也。硬者。練紙性終帶暗澀。置之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紙雖稍硬。而毫微透明。如世所謂魚鱗。明角之類。以蒙物無不纖毫畢見者。昔人解響揭硬黃者。皆若此。今人不用熨斗塗蠟。但以油脂入少許。蠟薄。側理既明。微又不透。或用薄明角作板。映而書之。硬黃似矣。惟響揭尚未分明。予在北海。見膠西張用之。為人集右軍帖中字作碑。先用硬黃法摹帖中字於紙。響燈取影。以遠近為大小。度其式合。就而雙鈎。然後填實。亦一法也。

姜堯章曰。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取運動。勁則剛而有方。圓則妍美。余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則緩。來金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好刀。



按之則曲。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因性。筆鋒亦欲如此。如一引之後。已曲不復。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長而不勁。勁而不圓。不如不勁。

黃長齋曰。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真草必用此法。乃善。予謂不然。逸少書法有真一行二草三。以言執筆。去筆跡遠近耳。今筆長不過五寸。雖作草書。必在其三。真行猶近。若不問正草。必欲聚指管端。乃妄論也。觀晉唐人畫。執筆者未嘗如此。可破俗之鄙說耳。

趙子固曰。嘗言行草宜用裹心筆者。以其摺長婉媚。然用之須捺筆鋒向左。只用筆鋒。不用筆尖。乃可。如真書直豎用尖。則施之行草。無能度此要緊處。人多未知。按裹心筆。大約如今之純羊毫。故可以捺鋒向左。近人惟劉文清公。善用純羊毫。蓋於子固之言有默契也。

記明人說。部中載一條。云京師某巨公。頗富書名。適明下士有出守湖州者。囑寄致佳湖。韻數枝。某守社在任日。即訪一名筆工製筆。工言上等筆不能速就。守刻期一月。工竭力為之。僅得十枝。守馳書專介至京。某公試之不佳。復書有數語。守怒。召筆工欲責之。工請曰。貴師字體可得觀乎。守以復函示之。工驟然曰。早知貴師筆力止此。

則一日即可得十枝。因更製數十枝以寄。某公乃大稱意。復書致謝。守詰其故。工曰。我之上等筆。非歐虞顏柳不能用。後所製者。便於時手耳。按虞言雜記。亦有一條云。宣州陸氏。世能作筆。右軍嘗與其祖求筆。後子孫猶能作筆。柳公權嘗就求筆。先與二管。謂其子曰。柳學士能書。當留此筆。如退還。即可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為不入用。遂與常筆。陸云。先與者。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此與前事相類。而更在其前。今人有工書而不能用純羊毫者。即是此理。近阮去臺先生。跋余宋拓醴泉銘云。魏周齊隋書派。至歐陽而集其成。嘗細玩此等書法。是何等毛穎。今湖州筆。被使寫宋元字耳。必如此舊搨本。方見得古人毫柱蹤跡。安得良工為之。此非王著輩所及知也。

蘇文忠公曰。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不可。知其長必能名世。僕以為知書不在於筆。寧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為得之。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以小兒子用意。精至粹。然後始不在筆。不然。則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書也。陳伯敬嘗言。初學須用佳紙。今後不佳紙。須用惡筆。今後不擇筆。余謂初學者亦宜令不擇紙。俟筆法稍成。然後以佳紙繼其手。否則安得如許佳紙。以供塗抹乎。

趙希鵠嘗言。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汗滿研池。以供一日之用。用不盡則棄去。來早再作。故研池必大而深。陳繹嘗言。磨墨不得用研池水。令墨滯筆。須以水注汲新水。隨時斟酌之。皆是。至謂凡書不得自磨墨。今手顫筋骨。是為大忌。云云。則寒儒作字。豈皆有磨墨之人。昔人言磨墨如病。又言磨墨須養手。得其理矣。

王虛舟曰。東坡用墨如糊。云須湛湛如小兒目睛。乃佳。古人作書。未有不濃用墨者。畏輿即磨墨升許。以供一日之用。及其用也。則但取墨華。而棄其渣穢。故墨彩難發。氣韻深厚。至數百年。猶黑如漆。至董文敏。以畫家用墨之法作書。於是始尚淡墨。雖一時韻味冲勝。及其久也。則黯黯無色矣。要其於意之書。亦未有不濃用墨者也。

今人臨摹古人書者。統曰臨帖。不知帖之名。起於晉。而盛於宋。秦漢以前之鐘鼎款識。及石鼓等。皆當謂之金石文字。李斯各篆刻。但當謂之磨崖。至兩漢以後。樹石書丹者。則謂之碑碣。而皆不可以帖名。帖者。始於卷帛之書。書尺後世一縑半紙。珍藏墨蹟者。皆歸之帖。宋以後。閣帖如鍾王。和謝諸書。皆帖。非碑。阮芸臺先生嘗著北碑南帖論。於書家源流正變。所辨極精。其言曰。前後漢隸碑。咸與書家輩出。山川廟墓無不刻石。勒銘。最有矩法。降及西晉北朝。中原漢碑林立。學者慕之。轉相摹習。唐人

修晉書。南北史傳。於名家書法。或曰善隸書。或曰善草書。或曰善正書。善楷書。善行草。而皆以善隸書為尊。當年風尚。若曰不善隸。是不成書家矣。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尤在蘭亭叙等帖。而御樣。羲之傳。惟曰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而已絕無一語。及於正書行草。蓋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書法。以為品題。晉書具在。可以覆轍而載之。隸書世間未見也。隸字書。丹於石。最難。北魏周齊隋唐。變隸為真。漸失其本。而其書碑也。必有波磔。難以隸意。古人遺法。猶多存者。重隸故也。隋唐人碑。書未出隸。猶存隸體者。指不勝屈。諸遂良唐人。宜多正書。乃今所存。褚遂良則隸體。為知閣習南朝體。書聖教序。即嫌飄逸。蓋善善深。知古法。非隸書。不足以被豐碑。而鑿貞石也。宮殿之樓。亦宜篆隸。是以北朝書家。史傳稱之。每曰長於碑。今榜不可見。而凡當碑。及天發神識碑。可以類推。晉室南渡。以宣示表諸蹟。為江東書法之祖。然衣帶所攜者。帖也。帖者。始於卷帛之書。見今閣帖。如鍾王。和謝諸書。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故。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絕少。見此明。惟帖是尚。真行草書。無復隸古遺意。與閣帖所載。晉人尺牘。非釋文不識。苟非世族。相習成風。當時故事。彼此何以能識。東晉民間。篆籀。多出閩匠之手。而字跡尚與篆體相近。與蘭亭。迥殊。則非持風流者所

趙希鵠嘗言。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汗滿研池。以供一日之用。用不盡則棄去。來早再作。故研池必大而深。陳繹嘗言。磨墨不得用研池水。令墨滯筆。須以水注汲新水。隨時斟酌之。皆是。至謂凡書不得自磨墨。今手顫筋骨。是為大忌。云云。則寒儒作字。豈皆有磨墨之人。昔人言磨墨如病。又言磨墨須養手。得其理矣。

王虛舟曰。東坡用墨如糊。云須湛湛如小兒目睛。乃佳。古人作書。未有不濃用墨者。畏輿即磨墨升許。以供一日之用。及其用也。則但取墨華。而棄其渣穢。故墨彩難發。氣韻深厚。至數百年。猶黑如漆。至董文敏。以畫家用墨之法作書。於是始尚淡墨。雖一時韻味冲勝。及其久也。則黯黯無色矣。要其於意之書。亦未有不濃用墨者也。

今人臨摹古人書者。統曰臨帖。不知帖之名。起於晉。而盛於宋。秦漢以前之鐘鼎款識。及石鼓等。皆當謂之金石文字。李斯各篆刻。但當謂之磨崖。至兩漢以後。樹石書丹者。則謂之碑碣。而皆不可以帖名。帖者。始於卷帛之書。書尺後世一縑半紙。珍藏墨蹟者。皆歸之帖。宋以後。閣帖如鍾王。和謝諸書。皆帖。非碑。阮芸臺先生嘗著北碑南帖論。於書家源流正變。所辨極精。其言曰。前後漢隸碑。咸與書家輩出。山川廟墓無不刻石。勒銘。最有矩法。降及西晉北朝。中原漢碑林立。學者慕之。轉相摹習。唐人

修晉書。南北史傳。於名家書法。或曰善隸書。或曰善草書。或曰善正書。善楷書。善行草。而皆以善隸書為尊。當年風尚。若曰不善隸。是不成書家矣。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尤在蘭亭叙等帖。而御樣。羲之傳。惟曰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而已絕無一語。及於正書行草。蓋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書法。以為品題。晉書具在。可以覆轍而載之。隸書世間未見也。隸字書。丹於石。最難。北魏周齊隋唐。變隸為真。漸失其本。而其書碑也。必有波磔。難以隸意。古人遺法。猶多存者。重隸故也。隋唐人碑。書未出隸。猶存隸體者。指不勝屈。諸遂良唐人。宜多正書。乃今所存。褚遂良則隸體。為知閣習南朝體。書聖教序。即嫌飄逸。蓋善善深。知古法。非隸書。不足以被豐碑。而鑿貞石也。宮殿之樓。亦宜篆隸。是以北朝書家。史傳稱之。每曰長於碑。今榜不可見。而凡當碑。及天發神識碑。可以類推。晉室南渡。以宣示表諸蹟。為江東書法之祖。然衣帶所攜者。帖也。帖者。始於卷帛之書。見今閣帖。如鍾王。和謝諸書。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故。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絕少。見此明。惟帖是尚。真行草書。無復隸古遺意。與閣帖所載。晉人尺牘。非釋文不識。苟非世族。相習成風。當時故事。彼此何以能識。東晉民間。篆籀。多出閩匠之手。而字跡尚與篆體相近。與蘭亭。迥殊。則非持風流者所

卷之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能愛也王獻之特精行楷不習篆隸謝安欲獻之書太極殿榜而獻之斤韋仲將軍以拒之此自藏其短也天魏之君臣失禮者在楷懸仲將軍若使殿榜未懸陳之廣度細稱之上教文臣大書之何不中禮之有豈君上殿廷不及竹扇籠袖即北朝碑字破體太多特因字雜分隸共戈之間無人講習遂致六書混淆卿壁虛造然江東俗字亦復不少二王帖如柳賀體策等字非破體耶唐初破體未盡如虞徵碑中咳形虛碑注歐虞然歐皇甫等字非破體耶唐太宗幼習王帖於碑板本非所長是以御書晉祠銘筆意縱橫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者自此等始此後亭臺碑板名重一時然所書靈慶諸碑雖字法半出北朝而以行書書碑非古法故開元間修孔子廟諸碑為李邕撰文者邕必請張廷珪以八分書書之邕亦謂非隸不足以敬碑也唐之殷氏仲顏氏順並以碑版隸楷世傳家學王行滿韓擇木徐浩柳公權等亦各名家皆由沿習北法始能自立是故短策長春意能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若其商權古今步趨流派擬議金石名家復起其誰與歸

既先生又有南北書派論以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為北派北派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於碑版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詵高遵沈韻姚元標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褚遂良南派是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於啟牘減筆至不可識亦由鍾繇衛瓘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兩派判若江河直至趙宋間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而北派始微宋帖展轉摹勒不可究詰漢帝秦臣之蹟並由虛造鍾王和謝豈能如今所存北朝諸碑皆是書丹原石哉此論亦前人所未發本朝書家林立亦似有南北派之分前如勳文恪杜納張文斌蔣樹存王虛舟以及近時之劉文清公翁蘇齋師皆當為北派查聲山并陳香泉吳福何義門皆姜西溟家林吉人信以及近時之王夢樓梁山舟同書陳王方希祖皆當為南派若余知交中郭蘭石尚先張灝山岳松二人無家不學無體不工其意似欲奄有南北之長而其實則尚未成派耳

退庵隨筆卷二十二終

跋  
前年張南山司馬自桂林歸嘗言中丞梁公之賢且善著書去年同年溫伊初孝廉至自吳門又言練立人明府嘗稱退庵隨筆心亟慕之以未見為恨今年二月廉使喬公出一書命刊校刻聞其籤則退庵隨筆也大喜捧歸終日夜讀之其議論平正通達切實有用鑿鑿不刊南山立人二君亟稱之固宜抑隨筆初刻二十卷此廣為二十二卷蓋續有增益並為吾師儀徵相國所刪定者於此見公之學與時進又能虛心從人而惜南山立人二君當時所見尚未得其全也雖然南山立人二君嘗接公言論風采而到株守冷官方將送試廉州道蒼梧湖鬱水翹首桂林不得謁見為自恨耳顧公不郵惡陋郵書囑喬公索序到何敢以不文弁諸篇首爰綴校刻緣起於後以志向慕之私云爾南海曹釗謹識

跋  
先大夫著書最多其已刻行世者已逾五十種其待刻者尚有二十餘種以疊經兵燹家業彫零一官甫復需次之餘力及之耳即如已刻而燬失者有退庵隨筆一種則世所共稱而欲家置一冊者也凡二十二卷卷自為類本前賢嘉言懿行而已意申之大而經國持家細而論文談藝凡修齊治平之道下至一名一物無所不該確乎可以遵守必傳之業也賀序謂通鑑為經此書為緯洵然書初刻於陝西再刻於粵西自更寇亂兩板均散失今將現存板片補其殘缺合而為一以復舊觀所以推先大夫嘉惠來者之意亦使梁氏子孫聽聽彝訓焉同治十一年春需次武陵時預提調書局之役故歲事能速爾男恭宸謹識



影

談



清管世灝著

影

談

影談提要

是書為海昌管世灝月楣氏著書凡四卷包括前賢說部所有而能獨闢町畦者敘事則委宛曲折措辭則豐腴鮮艷其大旨乃注意勸懲二字裨益世道人心不少與天南遊史之淞隱漫錄不相上下云

序一

月楣先生家淳漢與先曾叔祖玉度公交最洽時相過從余少日猶及見之身長五五口若懸河望而知為續學之士然性不諧俗負奇任俠頗為達振者所疾以故名不出里巷鄉人鮮知之者初游京師誤弔刑卿樂麻為桐鄉汪雲舉殿撰所賞識然久無所遇因依其仲父聞風明府洋井肆暴凡所擊刺悉中機宜明府極倚重之亡何明府卒於官遺孤尚幼人共危之先生慨然任扶觀之後聞閣數千里禮待盡善卒得歸葬故鄉而絕無勞苦之色尤人所難能者自此境益困頓僅為童子師住來於荒村窮巷間鬱鬱而現良足慨已足書為一時遊戲之作筆情刻酷殊蹈劉四馬人之病然其抑塞磊落之慨亦足聞其大略焉其中詩賦小詞諸作皆為曾叔祖代撰今玉度遺稿亂後片紙無存已悉為煨燼而得藉先生之書以略存梗概亦足幸矣辛酉寇亂余藏書散佚什一僅存此書尚得為幸草之留頃兒輩為重裝一過因漫書數語於後

同治二年歲次癸亥仲冬中浣藝庵居士記於抱山閣

影

譚

序

序二

今夫文人之侘傺半托於寓言如夢莊之化蝶羨魚畫均之女蘿山鬼皆借此鏡花水月聊破其鬱抑不平理固然也從得月榻少負才然性孤傲深為達者所惡獨隨余客燕臺者三易寒暑當匹馬過易水作弔荆卿樂府淋漓沈痛如聞擊筑變徵聲深遂汪靈聲殺機所寓及余應從弟蘭風萍井之騁來裝就道浮湘而南遇衛陽登匡廬涉昭君之故里眺白帝之廢城莫不懷古典思愴焉有作月榻和馬故巫雲峽風鶴唳猿啼時與余兩人吟聲相答迨余為閩風弟僕夜郎神廟碑月榻將筆擬構體遠而曠大似晉唐小品合署擊鼙始知兼工為文未期年弟卒於寓余與月榻扶杖觀回籍退居心亭書屋中自愧年來車馬煩髮已種種賦氣全門迄無成就屏棄兔園冊子勿顧爰啟舊篋檢得官小說者流數十種日枕北窗以消黃嬾閒則與兒曹談于豈花棚下月榻亦抵掌滑稽必至月上苔階乃已日以為常中酒之歲月獨安規格桐溼上余亦寄迹驚湖涼宵冬凝桐影侵帷忍童子持一編入閱之乃月榻仿蒲留仙之例新著影談一書函寄以索序者急命舉燭讀之覺雅潔如才鬼記縱橫如劍俠傳嘻笑怒罵如東坡志林閱畢喟然起曰月榻誠狂矣豪矣誕而奇

序

矣以影名為篇豈以影響附和不足存方影林蛇之疑仰夢幻泡影聊破其形影相弔之悶是未可知使月榻而鴻文就範不難揚風花雅取青紫如拾芥奈何終為草澤之塵衣大布之衣居衡華之門僅與田夫牧子往來視塵海為畏途人負天乎天負人乎余不得而知之矣然古來騷人韻士窮愁著書憂患注易月榻身未嘗上宰相之書役公卿之刺優游盛世以筆墨為遊戲實非費長沙一流人物可擬而時效劉四罵人唐衢恸哭者何哉恍燈度歲忽暗風從隙入燈影搖搖無定恐有奇鬼來攫取急掩卷而什襲之暇日乃戲縱評語各附於末質之月榻以為何如  
嘉慶壬戌暮春柳衣管題雁書於南湖寓館之柳風荷露草堂

自序三

歲庚申安現於桐邑汪氏之耕雲草堂汪本鄉居而草堂又為主人之別墅去居第幾半里生徒二人一奚童一薄暮徒散童歸奚奴會飲餘酒先睡榮然燈火伴唯一影惟時心由靜動幻緣動生間有所得輒戲筆書之遂成卷帙顏曰影談以影響附和之說不足以質大雅君子也辛酉仲秋月榻官世顯書於蕉竹書屋

題詞

我聞諱有禁不聞諱有形奈何揮塵尾談乃以影名對影響相慶照影或相驚要之盡空如一一從心呈管子雕龍才海國詩文鳴聞將生花筆寓此世俗情裨官難志數約略我能評搜神皆有寶續者惟淵明唐讀宣室泉宋豪於車益近時王漁洋最賞蒲松齡降而隨園叟推誕勳公卿文人多侘傺塊壘胸中橫嬉笑雜怒罵聊以行不平君今年方壯詎止齊諧等沉酣窮經史研鍊賦都京奪言資香筆著述括菁英即看飛譽起照耀詞場榮豪莊有妙喻長影須疾行倘逢張子野佳句再三處密頂同抵掌大笑任絕纒

松靈周春

故紙堆中若此身連篇月露語嫌陳羨君樓閣憑空起一面虛無一面軌

兒女英雄意未消雲窗斑管意無聊燈前索取銀瓶酒好把胸中塊壘澆

詩圃葛奎

影

序

題詞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and row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a list of names or titles.

影談目錄

卷一

虎變

鄭都縣洞

財神

反黃梁

卷二

八仙赴試

繩技俠女

鄭生

荀三餘

卷三

錢通神

張子相

愛文狐

鬼榜

魏生

卷四

蝴蝶夢

歲寒三友

程筠

龍門

弄玉

寶由

芙蓉女

詩醫

狐師

鮑壁人

奇勇

衛星

陳林棧

誤勾

羣芳譜

南山校尉

夢幻

洛神

目錄

影談目錄終

影談卷一

虎變

清海昌管世瀨月楮氏者

施南范錦文。無家室。惟一僕任薪水之勞。僕吳姓。樸誠廉直。范厚遇之。後范為仇家所殺。吳訟諸官。吏得仇家賄不為究。吳憤甚。陰懷利刃。欲為報讎。計仇家聞。謂吏將捕之。吳乃遁。流落江湖間。遇一鈴醫。徒為徒。歷數年。盡得其術。醫給以鈴。使另覓衣食。一日山行。見一僮丈夫。袒臂而來。凌血糝糊腥穢。不可近。吳憐之。問所傷。曰。前行山谷間。誤中獵者飛銃。遂致潰爛。吳諦視之。曰。鉛丸深入骨髓。數日後。肘斷。吳示我姓名。當為汝治。曰。僕班雄也。係出漢班彪後。君果憐僕。願遷至舍。遂引吳入山路。甚險。班乃反一手。負吳而行。行甚駛。至一巨洞。外疊亂石。作堆堞狀。洞內無牆壁。床寢俱用石鑿。一白首嫗。手持牟尼。喃喃誦佛號。見吳有喜。輒誦而起。班急向嫗。荷作耳語。殊不可辨。嫗復度誦佛如故。吳遂命班取水洗漬。處出千金樂數。之曰。三日後。再一敷洗。即可平復。班呼具膳。一女子自洞後出。山花滿簪。足巨如龍。將巨盃置几上。盡鹿脯也。班曰。深山中粒食甚艱。幸弟見。吳止飢。遂大啗。班喜曰。吾輩中人也。

影談

卷一

乃叩吳宗聞。知吳尚未有空口。舍妹粗鄙。殊勤操作。君既無家。當使侍巾櫛。以報洪恩。吳正躊躇。班曰。吾輩作事。當直截痛快。勿效兒女子態。復向嫗數語。嫗點頭。即呼女出。與吳交拜。女亦無羞。頓首于洞後石室中。數日。班傷處已愈。避吳觀山。吳至洞外。果覺山勢嶙峋。樹林蒼鬱。行數里。路益險仄。吳欲反。班指謂曰。山頂尚有行人。此何畏耶。果見一人飛步而下。見班即泥首曰。頃村文翁會獵南山。特請速往。班即與吳歸。謂曰。倘獲異味。當與君共嘗。語畢。遂啟囊。挾一虎皮而去。吳心疑。此晚復出散步。遙見山下一猛虎。咆哮而上。吳懼。遂一巨樹避之。未幾。虎至洞外。作人立。自解其皮。視之。即班也。吳益懼。兩股戰慄。如枝。蘇蘇作響。班仰視見吳。從之下。吳猶畏。不己。班掖之歸。因笑謂曰。偶露真形。以君駭目。僕之罪也。然世人虎狼其心。成羣千百。僕惟獨往。獨來。無羽翼之助。且貪殘凶狠。非死不休。僕則解卻家室。立還本相。君何不畏眾虎而畏一虎。不畏終身不變之虎。而畏偶爾蒙皮之虎。此僕所大不可解者也。吳服其論。始安。一日晨起。班高執睡。吳欲覆其衣。至洞外。試披之。則班一虎也。頓覺顧盼自雄。惟四體膨脹。不能跳躍。正躊躇間。女適過。山花歸見之大。笑。其趣甚。急解皮而起。女謂吳曰。君苟不嫌其類。當為君另製一衣。乃白於嫗。嫗喜。即

出舊皮數十頁。女擇其潤澤者。按吳長短。針裁製。媼亦助之。補綴。班問故。媼以告。於是班亦家。與吳日。至山前。教之剪撲。教之擗。復媼病。俟仰吳樂而卒。班怨之。乃與女作歸計。女曰。凡性剛暴。須秘之。吾聞虎食肉。肉則醉。得之可脫也。吳乃覓大果。得其一。烹之。班大噉。即醉。臥如泥。遂與女捲囊而逃。將至家。見媼。聞有琴者。仇亦與焉。吳取皮。伏養莽間。俟其過。撲而殺之。眾皆驚。遂不知吳所為也。及歸。女欲焚其皮。吳不可。女曰。君殺機已啟。苟有小憤。人不能堪矣。卒焚之。女復舉二子。曰。號曰。號。有勇力。食軍糧。皆願。

弄玉

蕭師穎。燕人也。子名鳳。見愛如拱壁。室中懸一吹簫。引鳳圖。係元人名筆。絕工。蕭師穎嘗宿弄玉。戲謂鳳曰。此汝妻也。長當嫁汝。鳳喜。後婢媼輩。輒抱鳳。指畫障面。使呼娘子。以為笑樂。久之。家人盡呼鳳。女為鳳娘子矣。後師穎夫婦先卒。族中欺鳳幼。盡分其資產。鳳依一媼。度日年餘。需用不支。漸出書畫。以易升斗。一夕。媼夢一宮妝女。泣謂曰。予在爾家垂數十年。曾許字爾幼主。今門戶淪落。恐見驚於豪門。將歸故土。寄語鳳。即如情。緣未斷。數年後。自當相見也。舉袂一揚。騰空而去。媼在膝前。中回憶其面龐。裝束。絕類畫中吹簫者。醒而語鳳。是圖裏藏已久。即檢視之。則石燈。依然仙姬。飛去後。益貧。鷄衣。輯履。攜篋。適亦有馬。姓者。父執也。以販乾菜為業。見而憐之。收養於家。使習經紀。鳳甚慧。會計出入。略指示。即能了。後隨馬至陝。置販。西口貨物。將歸。道邠州。有民變。道路梗塞。遂留滯于旅店中。一日。偶策馬郊外。見道旁一軍裝者。手執烏銃。煙火如星。若有所伺。鳳倚轡。觀之。未幾。樹叢。起飛。銃。轟。然。馬驚而逸。鳳抵死。控勒。劣性。怒。發。奔。蹄。如。天。有。潤。約。闊。丈。餘。騰。躍。而。過。更。馳。數。里。方。止。鳳。俟。驚。喘。略定。復。循。故。道。而。歸。行。至。澗。口。則。岸。高。百。尺。下。視。流。水。湍。急。不。能。飛。渡。俯。岸。數。里。絕。無。問。津。處。復。縱。轡。前行。則。又。澗。斷。峯。迴。亂。山。合。谷。一。徑。穿。入。松。林。似。有。行。迹。乃。盤。紆。而。入。約。三。四。里。第。見。花。山。一。簇。掩。映。竹。屋。數。間。意。甚。修。雅。即。舍。鞍。跨。坐。簷。外。忽。聽。閣。下。雙。吠。驚。猜。不。已。一。白。首。媼。啟。扉。見。鳳。笑。曰。我國。謂。有。人。也。問。鳳。何。來。答。以。故。且。告。飢。渴。媼。曰。深。山。中。絕。無。市。肆。我家。子。餐。木。不。嫌。粗。糲。聊。以。充。飢。舍。後。春。草。茸。茸。並。可。飽。騎。也。鳳。乃。隨。媼。入。空。庭。半。畝。花。木。交。柯。間。以。竹。石。西。向。藤。花。半。架。故。一。小。閣。另。通。出。

卷一

入。媼呼。秋紅。曰。有客在。某若來。且速作炊。箱內。應聲。噉。進。則。粉。壁。光。明。几。窗。明。淨。各。展。宗。閨。媼。言。金。姓。夫。亡。已。二。十。年。無。子。嗣。惟。一。養。女。名。玉。蕭。年。十。六。尚。未。字。人。也。未。幾。婢。已。具。贖。山。蔬。野。蕨。俱。極。見。精。雅。飯。前。畢。鳳。起。致。謝。即。問。歸。途。媼。笑。曰。若。朽。數。十。年。從。不。知。山。外。是。何。世界。恐。知。路。徑。正。躊。躇。間。忽。窗。外。風。動。樹。鳴。兩。聲。浙。浙。瀝。瀝。聞。內。呼。曰。兩。至。矣。秋。紅。速。收。衣。衾。聲。甚。嬌。細。媼。即。謂。鳳。曰。今日。東。風。殊。急。兩。必。久。布。衣。短。褐。姑。宿。一。宵。俟。霽。後。可。問。歸。途。乃。淪。若。坐。談。互。述。燕。秦。風。俗。少。頃。雨。止。而。暮。烟。亦。籠。矣。婢。即。撲。被。猶。燈。引。入。斗。室。安置。仰。見。壁。間。軟。障。一。仙。姬。宮。衣。長。袖。手。執。鳳。蕭。與。家。中。舊。圖。無。毫。毫。之。異。鳳。心。疑。輾。轉。門。殊。不。安。枕。夜。半。忽。聞。紫。佩。鳴。蓋。不。成。寐。晨。起。即。問。媼。圖。之。所。自。媼。是。條。玉。蕭。自。寫。之。小。影。嘗。自。謂。弄。玉。後。身。戲。作。是。圖。老。朽。殊。不。知。弄。金。弄。玉。豈。弄。玉。亦。善。吹。簫。者。耶。鳳。領。之。蓋。鳳。本。夫。學。亦。不。知。弄。玉。為。何。如。人。也。乃。叩。曰。今。嬾。年。已。及。笄。不。知。若。何。門。第。堪。訂。未。陳。媼。曰。是。已。早。失。怙。恃。山。姑。村。女。豈。望。高。門。彼。勇。氏。姬。某。現。為。蒲。州。申。生。太。子。廟。司。香。道。士。如。彼。為。理。不。論。何。人。也。鳳。曰。如。某。可。當。雀。屏。之。選。否。曰。得。婿。如。公。子。頗。稱。意。願。謂。余。不。信。即。攜。此。軟。障。至。蒲。州。一。問。當。知。原。委。遂。卷。而。付。鳳。鳳。即。致。謝。辭。歸。媼。送。諸。門。方。欲。揮。辭。忽。柴。扉。呀。然。一。闔。已。失。所。在。

卷一

惟荒塚一丘。山花數樹而已。風大。吹。即。控。策。疾。行。過。樵。者。問。道。而。歸。後。過。海。訪。諸。城。外。果。有。申。太。子。廟。殿。宇。不。甚。宏。敞。中。座。供。太。子。像。傍。塑。一。道。士。如。世。傳。洞。賓。狀。而。無。髭。一。老。僧。鳴。魚。座。下。見。鳳。至。報。誦。而。起。鳳。問。姬。姓。道。士。僧。言。無。之。惟。太。子。座。石。所。塑。道。士。當。日。在。新。城。時。見。狐。突。之。變。恐。太。子。姬。姓。道。士。亦。應。姬。姓。鳳。因。駭。前。所。遇。即。出。圖。示。僧。且。告。以。故。僧。曰。弄。玉。係。秦。穆。公。愛。女。則。稱。太。子。為。勇。氏。無。疑。鳳。愕。然。曰。事。雖。膠。合。然。紙。上。蕭。聲。實。作。閨。中。琴。瑟。且。媼。言。必。神。作。伐。未。知。若。何。僧。曰。太。子。實。蓋。極。靈。直。下。諸。風。傳。籤。曰。購。得。真。真。百。日。呼。誰。人。卻。寓。此。仙。姝。寄。言。天。外。求。凰。華。從。古。姻。緣。在。畫。圖。僧。一。為。鳳。解。且。曰。君。歸。家。後。試。日。呼。之。或。有。成。效。也。鳳。歸。即。掃。除。一。室。夜。靜。後。懸。障。於。壁。伏。拜。數。時。甫。仰。首。圖。中。人。已。失。所。在。回。視。身。後。一。美。人。含。笑。而。立。鳳。狂。喜。不。知。所。出。惟。撲。撲。推。推。連。鉤。伏。地。長。跪。美。人。笑。曰。俗。骨。兒。誠。屬。癡。癡。舉。纖。手。披。之。登。榻。備。極。綢。繆。鳳。戲。問。曰。夫。婦。之。道。仙。人。亦。不。能。忘。情。明。曰。乘。航。玉。拜。既。嘗。胡。曾。有。仙。骨。配。凡。夫。者。然。妾。定。非。弄。玉。後。身。乃。太。行。狐。也。前。在。至。元。時。偶。過。都。城。道。見。趙。松。雪。作。吹。簫。引。鳳。圖。為。筆。墨。精。靈。所。感。附。靈。於。此。而。翁。復。有。成。言。故。作。種。種。變。幻。以。諧。風。韻。彼。鳳。屋。上。比。翼。騰。鸞。妾。為。弄。玉。君。豈。蕭。史。耶。鳳。雖。知。為。狐。亦。甚。相。得。半。絲。舉。



一子名曰小鸞志所自也一日謂鳳曰鳳嫁已盡請從此辭小鸞有貴相善撫之可  
光門聞風泣曰雙栖未久何遽分飛女亦掩淚曰聚散有數強留無益也未幾一影  
鳳盤空而下女即跨之鳳力挽之翔羽騰空絕裾而起鳳仰首悲現瞬息間已渡霄  
漢冉冉而沒鳳即納妾德兒弱冠成進士官至食憲鳳年八十餘猶矍鑠健飯嘗對  
賓客出舊圖以為佳話云

柳衣氏曰片語相親必諧舊約此佛家所謂因也至若銀河乍渡力剖非仙玉葉  
初分預知有後較真真仙夫吐酒挈子歸園不可同日語矣

鄂都縣洞

成都張士英家有廢園力不能整日就圯圯一日來一少年自言胡姓願賃為窟  
時秋闈將近張疑為應試者許之問其期曰晚即當至至夜不果來越日張偶入園  
中忽見亭臺煥彩花木鮮明大驚卻步少年已出揖迎曰主人避客懼作東道主耶  
挽留入室甯明凡淨大異平時張駭問曰荒園久蕪何頓改觀答曰幻術耳遂留小  
飲薦列羞般盡非蜀產自後每入園必嘗異味一日往顧適少年將扁門他出問何  
之曰欲往顧南探一友晚當攜佳果至與君盡醉張妄應之及晚至園少年已在出驚

卷一

四

金酒酌張索列佛相鮮荔等物悉舉產也驚叩其異少年曰已與君莫逆諒不我猜  
實告君僕乃狐也張曰聞狐瞬息千里今信之矣弟素苦坐井能附驥一駘日否狐  
曰事無不可惟念人心貪狠有甚於狐若有恃無恐恐無所不至也張力言謹飭狐  
曰當徐圖之後值重九謂張曰今可與君往峨嵋盡登高之興出一半臂衣之曰此  
名隱身衣服之人不能見然不可離我五十步稍遠人又見一人首狐命立斃矣蓋  
狐恐張滋事特作詭言恐之非真然也倏忽即至山頂流連數刻而返日未西匿自  
此每出必僞張頗遵前誠狐行亦行狐止亦止一日過鄂都縣聞城外有洞可通地  
府張請現其異狐笑曰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百年後自當寢食於此何空至焉  
張固請乃騰空而下約炊時許始至底甚暗北向有一柵門寒光漏出遂啟戶而入  
頓覺平曠奈屋舍無異人間復行數里忽見街衢絡繹市肆喧闐接續間狐已落  
僞張立一簷下俟之遙見一人衣冠而來則亡友某也張呼之不應復近前揖之亦  
不答張怒而罵狐已至問何為想以故狐曰君殊不察陰間鬼不見人猶陽間人不  
見鬼也烏用怒為張始知不我見也心竊喜於是高明家則職之淹蹇者椰揄之孤殊  
悔前語之失然已無及矣過一巨第園內有綠竹林舍狐入視乃演劇也活役一劇

聞憐惜自稱為人文運為魁科標有三郎素不怕人之語未幾客起入筵張亦據案大  
驚回視屏後粉白黛綠者四五輩隱約展間一女子年已及笄尤覺豔麗遂悄然入  
與女並坐而倚僕之女漸覺寒慄欠伸欲睡退返臥室張尾之女展衾蒙首而臥張  
方欲登床狐忽逐至驚問曰君欲何為張笑曰為其所欲為耳狐曰敗檢至此禍不  
遠矣從我速歸庶免於禍曰此間樂不思蜀也狐不能強拂袖而去張遂與女冥合  
女即病醫至曰尺脈浮數陽邪使入足少陰以至心腎不交症現神昏眼赤少腹作  
脹治宜柏龜六味加減未幾虛度益甚或卜或筮俱言陽人作祟祀之當愈張受享  
畢視所焚紙燭悉黃白也遂去復一道者至自言具慧眼能白晝見人其父認其事  
曰不足驅也命眾各執器械而入張方倦倚榻時道者突入謂眾曰坐榻上者人也  
眾各望空奮擊張避之於左曰左之避之於右之乃逸道者率眾奮逐張幸猶  
藏故道直望柵門犯關而出眾亦退去張于暗中摸索既不敢復入柵門又無術飛升  
出洞進退惟谷不其號咷忽一人拍手呼曰赤壁之遊樂乎何前喜而後悲也張羞  
為狐乃語之故且告之悔狐曰僕固知有今日待君久矣遂掖之出後張婦病痊夢  
寐間輒與鬼交張告於狐狐曰報施若此天道可不畏哉張曰何以處之狐笑曰即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可也於是訪一慧眼者如法驅之果絕

柳衣士曰其事誠其理確陰陽倒置易地皆然

實由

上舍生曹由性嗜趨羨無日不數於王公大人之門一日欲謁權貴某尚早坐而假  
寐夢至一所柵門洞開榜曰延晏門時未嚴寒見往來者已盡披裘意必富家子也  
復前行里許得一巨第其雄壯仰見儀門上一對聯曰西旅紹家聲應舉尹媿東門  
懷祖烈不數金張豪奴數輩其坐門中實徘徊觀望切登龍之念又恐無因至前  
為關人所叱正趨趨問一人自後至拍肩笑曰君個中人何踟躕為門外漢耶視之  
則其友盧重環也謂曹曰此敝主人居第適從何來可稍息足遂揖而入堂上屏開  
雀屏簾捲榻備極富麗一全書聯曰龍聲曾占尼山席動履還傳洛下書額曰且  
為堂題款姓皆一時婚紳也曹就問曰今主人係何閣閣答曰主人姓韓名盧其  
先高年時以破吳將軍功召為駙馬尚未有食邑大境既定甲子封於成茂君後有  
事子晉靈春頗見用下宮難作死於王事餘者奔齊孟嘗君脫秦虎口與有力焉迨  
齊滅秦丞相房其族以歸下蔡之後用有步卒皆踴躍爭先丞相奇之請於王而封

卷一

五

上舍生曹由性嗜趨羨無日不數於王公大人之門一日欲謁權貴某尚早坐而假  
寐夢至一所柵門洞開榜曰延晏門時未嚴寒見往來者已盡披裘意必富家子也  
復前行里許得一巨第其雄壯仰見儀門上一對聯曰西旅紹家聲應舉尹媿東門  
懷祖烈不數金張豪奴數輩其坐門中實徘徊觀望切登龍之念又恐無因至前  
為關人所叱正趨趨問一人自後至拍肩笑曰君個中人何踟躕為門外漢耶視之  
則其友盧重環也謂曹曰此敝主人居第適從何來可稍息足遂揖而入堂上屏開  
雀屏簾捲榻備極富麗一全書聯曰龍聲曾占尼山席動履還傳洛下書額曰且  
為堂題款姓皆一時婚紳也曹就問曰今主人係何閣閣答曰主人姓韓名盧其  
先高年時以破吳將軍功召為駙馬尚未有食邑大境既定甲子封於成茂君後有  
事子晉靈春頗見用下宮難作死於王事餘者奔齊孟嘗君脫秦虎口與有力焉迨  
齊滅秦丞相房其族以歸下蔡之後用有步卒皆踴躍爭先丞相奇之請於王而封

諸子孫蕃盛俱以富貴鳴今主人又以軍功封將軍矣實羨嘆曰真遠遠華胃也  
備足下為我介紹識荆州茶遠封侯矣盧曰聲氣相求不妨引為同鄉第主人性殊暴  
戾氣更咆哮與君素未謀面苟操其怒恨必切齒欲懷傷殺之心若抱噬臍之悔為  
之奈何語未竟一僕出曰起起將軍至矣果見一人兜鍪擐甲昂然而出豹耳狼形  
雄姿猛相洵美且德也實亭皇無措跪伏於地韓問盧曰僕故友實由也韓曰君  
友即吾友何自卑耶僕實而起相敬寒暄實天性善談又見韓聲赫赫將平日趨承  
伎倆極力揣摩以媚韓韓大悅曰先生才華如此相見恨晚意欲留幕廐不識先  
生具許我否實喜出望外故作遜謝而後允之遂與盧共事未幾盧卒府中大小事  
悉決於實人咸憚之惟韓之狎客殷虞宋鵠及養子晉教俱出入庭幃尤為韓所親  
幸實不敢忽一日韓與殷晉等飲於水榭使呼實實入韓使坐殷晉上二人不悅飲  
至半酣殷舉骨投晉面晉怒叱之殷曰尊客之前高聲怒叱非慢余實慢實先生  
也晉愈怒曰爾以實某權重欲引以登我耶實見事連及己意甚踴躍韓因謂二人  
曰昔淮夫使酒禍及實某今二卿薄醉又實先生是及何實姓之多不幸也語畢大笑  
眾亦譁然復洗殘飛觴淋漓痛飲甚酣韓雖坐憑欄遠眺隔岸桃花濃陰帶雨頗謂  
實曰此景殊佳願先生賦之僕輩即將雲霞展於案上實因罔腹不得已強基成句  
曰明娟鮮妍絕此倫凝妝艷粉復如神正推敲韻頗覺江郎才盡苦吟不已韓曰即  
席賦詩良非易事小女卧簾頗解文墨可令贈成令僕攜實句入少頃一婢捧盤呈  
上續韻曰綠鶯長叫香閣畔怕有漁郎來問津書法柔媚鏡有梅花體格實火數眼  
韓曰先生有修虎之才小女無續貂之韻佳人才子真良匹也結為秦晉何如眾起  
賀曰將軍不以景升兒為嫌謙光下濟可長保富貴矣韓大喜越日即為合卺共牢  
而食實勝之春山疊翠秋水橫波似非未經感悅者然既憐其美復倚其勢增炎之  
譏非所計也自是勢益赫濯雖鼓音革亦不敢與抗一日韓謂實曰僕奉王命將有  
事於中山卿可一往以任奉軍之職實欲諾諾且舉起聽命屬兵林馬飽食前行韓  
與實將中軍率蒼頭五千殷虞將左軍青曹三刀屬焉晉教將右軍白望三千屬焉  
宋鵠以病辭不從比至中山韓厚其足而數曰昔劉先王有鞭肉復生之慨今四方  
甯謐無事兵戎足下亦生楚矣眾皆感慨策騎前驅至一巨洞有毛氏者聚族而居  
盡獵之頃刻間毛血洒天烟塵動地殺獲之眾無一免脫者於是振旅而還獻俘於  
王宮王嘉其功賜劍復上殿實亦以軍功給冠帶及歸至家大享群僚至夜方散實

入室聞房中有笑語推戶入視見宋鵠與卧簾俱臥榻上宋見實舍卧而奔實  
味抱離狐之恥又畏彭生之禍不敢作魯桓諱也惟與宋不睦屢短於韓韓每直宋  
實更不悅一日方晏坐齋中忽聞人聲大噪縱騎數十輩直入內堂擊韓而出正驚  
駭聞卧簾號泣而入謂實曰吾父獲罪於王將就宮刑矣懇念翁婿之情一為援手  
實怒其佑宋謝不能女牽衣痛哭實絕裾而起奮然驚醒一無所見惟一小犬修身  
悲吠不已急出視之則家人方欲閉一獵犬云  
財神  
柳衣氏曰黃梁功名南柯富貴黑甜一枕享盡繁華世有起衰查宜求諸春夢中  
吳均字季子武昌人幼孤而慧及長肆力於古才華富瞻有兩脚書廚之目家甚貧  
古耕作法年豐冬暖不免飢寒也嘗歲試卷中用僻書過多文宗不能句讀黜置考  
等由是執筆者益寡後又不戒於火敗屋數椽燼於一炬與妻孥棲身家廟中妻素  
不安貧日事詬詈吳憂憤成疾奄然待斃恍惚中見其父策杖而入謂曰汝陽壽未  
終樂之當愈吳泣曰兒貧窮至此一飽且不能何來樂杖而謂曰汝陽壽未  
之術不如速死為幸耳父愀然曰貧固難醫幸財神府去此不遠若往求之或可救  
藥吳聞其處曰是宜非汝所識余當導汝舉手一拾已不覺身在戶外曲折隨行路  
漸偏仄雨修溪水潺潺風波亂捲曰此名利途入此者屢有墮溺溪中須慎之約數  
里已近一山指謂曰山後即財神福地余年遠不能陟險汝可速往吳至山麓仰望  
鳥道縈紆羊腸曲屈極險峻乃力疾強登祇覺樹木叢深憚憚天日復被崖後壁  
雜步于獸蹄鳥跡中方得至頂俯視山後平原遼寬殿宇雲連意必財神所居處遂  
強步而下比至平地已極困頓憩一大樹下忽見一人乘怒馬而來從騎數輩執甚  
赫喧迫視之則亡友陳某也陳見吳即下騎叙契闊陳本貧家子吳心疑詢其近狀  
答曰家無四壁君所知也今猶幸儒巾充補財神書吏稍有生色吳喜曰弟此來  
正有懇於財神足下為故人能從中緩頰否陳因詢吳景况吳備述顛沛陳歎曰爾  
我平日自謂多文為富輕薄財奴今皆屈膝此老斯文掃地矣正嗟數聞忽聞此聲  
大作陳曰府中故轅矣可速往乃檢一從騎與吳並轡而行未及半里遂見騎從百  
十填溢街巷陳急拉長下鞍曰昌黎公來矣吳問公來何為曰拜謁財神耳吳立于  
人叢中窺之果見文公肩輿而過從一隨官手執名柬上書晚生韓某字樣駭問陳  
曰退之公何自卑乃爾笑曰生前既切送窮此後必當趨富不得不爾也復行數里

始至韓外陳引吳自旁門入仰見宮殿嵒嵒殊極雄壯廊下蜂房雁列各有額額首  
曰雲石室石崇王愷主之次曰勤儉室陶朱公已家婦主之吳謙其非類陳曰此非  
明倫之地事無不可惟昔年西施共泛今與村婦同居殊難為此老耳三曰鄰夫室  
王戎和嶠主之四曰仁者室窺其戶僅一虛座問誰司是職者陳曰從來為富不仁  
雖有其職寔未有其人也又有報善富積德富等處俱封錫多年漸就圯圯惟西南  
隅新建一宇尚未書額陳曰此係新設至者共擬慶封不知神意如何也俄而柳鳴  
數響神已陞殿忽見儀門外數十人貌甚可怖詳然而入吳懼甚陳曰此皆往人世  
投生支領祿食者少頃各肩黃白蜂擁而去陳曰可進見矣與吳整容上殿參拜畢  
神貌甚溫問曰汝有何來陳代為稟又問曰汝之生平所作何事一貧至此吳曰讀  
書曰曾讀致富奇書矣吳不答神笑曰汝以世間為不足對耶汝輩埋頭窗下自謂  
樂可以忘貧試思草瓢顏子何嘗者字瘵飢敗絮原恩不聞斷章敬體汝既仇視康  
莊甘心苦海卿還用卿法可耳陳曰神論極明彼亦應開茅塞伏坐慨然兩窺稍潤  
枯魚神曰財固非吾所吝但伊眉間殊有清秀氣大非富相須去之左右即取沸水  
一盤覆吳頭面用力磨擦吳痛甚大呼神曰忍之既欲致富不得更惜臉面也洗畢

卷一

神視之喜曰非復廬山真面目矣惟願下尚有黑不可不盡陳曰此由心中所發  
恐不可盡神曰其心若何曰已黑曰既屬黑心何更憂貧陳曰是係平時墨濁所染  
世有富人心不盡累者非閻良善實胸中無點墨故也神躊躇曰心可易乎曰可惟  
不宜用人神曰何者為良曰德場之心毒而忍虎狼之心狠而貪俱可用也乃謂  
吳曰汝已貧入膏肓非剖心不可吳大懼求免神曰若是命也留此無益命陳掖之  
下殿甫至階一慶而醒見其子掩泣在旁始至失聲及病起面自時就氣字潤澤善  
相者莫不慶為時運將至吳亦竊喜後遇數事殊可染指肥家惟控諸天理人心甚  
有不安之意決計不為竟以潦倒終身  
柳衣氏曰孺子長貧慶封又富福淫福善天道何如身軀愁城何處問財神洗心  
革面哉  
止湘子曰神貌甚溫與富翁之面目迥異大奇  
芙蓉女  
宋嗣王浙西人也風流儒雅慕宋玉之高入故名嗣王絕愛神女賦曾集唐句作神  
女詞二章曰刺桐花下路高低不是花迷客自迷碧悅青燈風灑灑一鈞新月未沉

西望破雲鬟金風塵綠簾影又分將無情有恨何人見雲雨巫山枉斷腸一日散  
步郊外時將暮半風散雲曉仰見士女數輩凌空搖曳恍如神女御風而行生凝  
立仰視若有所感忽一車葦一麗珠至貌似素所習者一紅衣婢侍坐車外手指紙  
為向麗人作笑語仰面貪看金釵斜墮紅衣方欲下車生趨拾以授婢婢姓名具以  
告婢曰愛補神女賦者即君耶曰然婢向麗人鱗齒不已麗人亦掩袖凝笑展輪而  
去生願悔失叩姓氏比歸略覺神倦卧榻假寐朦朧中忽見婢悄然入室攜一綉帕  
致生曰妾芙蓉女也曩蒙伶翠故報微勞生脫視之覺媚含秋水婉孌可人問坐車  
中者何人曰君平日思之觀面忘之深於情者固如此耶語畢翩然遠去生追挽之  
一蹶而醒則春夢也第見枕畔遺一綉帕上刺芙蓉一枝鮮豔如含宿露大異之每  
值天朗風和袖袖遺帕低徊路側莫有所遇烏啼麗日花笑春風彷彿七香車過目  
前也後數年有父執孝姓者官於蜀招生入幕比至高唐聞李已調楚暮遂寓於神  
女廟將寢忽見一痕寒月漏入疏櫺復啟扉聞步時值拒霜盛放花月交加倍增妍  
麗口占一令奇詞醉花陰曰一灣溪水海濤碧欲覓杖無迹小立向迴塘瞥見幽花  
端整風流袿袿冷耐霜華夕皎月橫空悄悄地訂相思珍重芳心休被旁人摘吟

卷一

畢花陰中一女子冉冉而至即前所遇紅衣婢也喜曰別卿數載兼香然今何幸  
得此良遇遂促女入室女曰此來奉夫人命選君枉顧非私奔也生問誰為夫人曰  
往自當知生即隨女往迴廊曲屈殿宇若嶼盡非日中所見仰視殿上燈光下夫人  
明璫翠珥端坐殿中則車中麗人也見生至離座相迎生甚踴躍夫人曰今有懸於  
君勿過謙也生茫然不知所對夫人曰君前身所作神女賦被後人傳悞如雲雨  
二字竟作穢褻字解不堪污口甚至玉王兩字顛倒外錯尤屬荒謬妾已吞居仙籍  
肯作細腰為鄰神妬耶情君向世剝奪以杜悞傳生頓悟為宋玉後身然回憶生前  
杳如春夢不復記憶辭下殿夫人顧紅衣婢曰汝與宋郎尚有二十年塵世緣送  
歸旅寓復問曰君猶識此女否曰忘之矣曰此即君家東鄰女也妾君才貌現視三  
年楚王信景鯉之言登臺相迫投繯而死妾憐之命司庭前芙蓉呼為芙蓉女將與  
君了此前緣即命提一綉紗燈導生歸寓行未數步忽寺鐘報曉幽夢驚迴奈寒暄  
目惟半窗殘月而已後入楚李威服出迎笑謂曰君來主蓮花幕手抑入芙蓉帳乎  
生怪其不倫不敢對又曰令夫人遲君已久來何暮也生愕然曰某自接手畫即東  
裝就遠且某實未有妻得毋悞耶李曰事誠可異然非畫出玉滌前余由川入楚

道遇一女子。自言君家東隣女。幼納君聘。今家破無依。遂君至此。以君之世業。

一不與。因擊至署中。以俟君至。生曰。事固有之。恐非人類耳。遂將所遇所夢。為李  
迷。李喜曰。此實天假之緣。事宜謹秘。非惟駭人聽聞。恐好事者知之。又綴一段笑  
蓉。女佳話也。余當認為養女。持成禮後。偕君旋里。庶可免致牽疑。生拜謝曰。藉在弄  
之。遂消蛇影之疑。所獲多矣。越數日。李即為生合卺。定情之夕。始笑三生石畔。舊約  
重逢。生謂女曰。返魂有術。卿誠不負前言。然何能至此。女曰。自別君後。夫人即命下界  
誠曰。道遠貴官。李姓者。宋郎主人也。如隨彼往。可與郎遇。故託言願未。以待君耳。後  
辭李歸家。軍中人知為官家女。咸來問訊。競羨為天人。不知此中原委也。女喜針指。工  
竹肉。愛種灌花木。尤愛芙蓉。庭中植數十本。親自灌溉。及花燦若霞錦。女使生試數  
花數。每本輒得二十朵。色類雖殊。花數則一。生怪問之。曰。此與君聚首之數也。生固  
不信。越歲花開。則十九矣。後歲愈增。數愈減。花辦愈大。至二十年。每本僅開一朵。大  
如盤。色更艷麗。生雖憶前語。然視女猶綽約如處子。不深介意。未幾。花中各結一  
美人。形長二寸許。衣服華好。眉目畢具。惟一絳紅者。結錦座。生與女花前小飲。女起  
謂生曰。妾有薄技。未敢獻君。今對花神。當為一試。遂離席作小垂手舞。歌曰。花開兮

影 表一  
芬芳。花落兮。渺茫。開落兮。無常。遊將去。汝分歸。故鄉。歌喉宛轉。舞影翩跹。生止。數視  
蘭。忽見花枝亂颺。蓋中女子。飄然墮地。蓋長袖美人也。各轉纖腰。與女對舞。生驚疑  
莫措。祇覺香風飄拂。影影迷離。聲為亂。曰。窺君兮。東牆。過君兮。高唐。欲別君兮。淚千  
行。我思君兮。水不忘。歌舞各舉。袂一揚。志騰花上。生頓女已失所在。急檢花叢。見一  
美人。跌坐錦座中。衣履眉目。與女無異。生撫膺大恸。瞬息間。盡焦卷。如鈞不可復  
辨。生哀其。遂將落英。塵於祖塋之側。而封樹焉。  
柳衣氏曰。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秋江仙種。原非俗骨相宜。今更以  
美人主之。尤稱。

反黃梁  
尚書某。公江南人。以父詹得官。歷任顯秩。位至秋官。又以平蠻功。晉封公。壽子五人。  
皆居顯要。年五十。長孫成進士。當傳臚之日。適某覽卷。察朋僚屬。介壽者莫不以  
大魁預賀。未幾。鈴頭以第三名。報捷眾皆。唯某獨以不揭元燈為悶。使家人。應接  
賓僚。已獨入園中散步。忽一道者。叩扉而入。時某方暮。長生見道者。風骨不凡。遂入  
書齋。與談。導引。將日將午。某命具膳。辭曰。方外人。素不食人間烟火。應飢有具。無後

鄙戲。囊中出錫。具傾黃梁。許拾松針。以饗。謂某曰。公今日多誤。傷氣。宜養元神。出  
一瓦。枕置榻上。某遂假寐。方欲交睫。見一道童。自外入。向道者。附耳數語。道者輒收  
而起。謂某曰。頃廣成子。遊遊空峒。公欲借住否。公即隨道者出。頓覺雲生。足下。瞬息  
間。已至一山。恍若仙之舍。雲霧。琪樹。飄香。某喜。已入仙境。觀玩不已。旋至山頂。道者指  
一井曰。此廣成子。飛昇處也。某俯視之。深不可測。正注目間。被道者一推而墮。幸兩  
傍。甚狹。急舉手。撐定。祇覺天地昏黑。腥穢之氣。直透毛孔。目昏頭暈。暮然墜地。聞有  
人語曰。男也。男也。急舉目視之。已在一矮屋中。燈火熒然。一婦人。仰卧榻上。又一白首。媪  
往來。絡繹。口中喃喃不已。狀甚匆忙。心大疑。自視己身。長僅盈尺。裸卧於地。已知另  
投人身。大呼我某尚書。為妖道所賣。悞入汝家。竭力。嗚呼。似不相聞者。俄見媪檢一  
絮。網裏。搜婦曰。呱呱不已。想即欲哺乳矣。某念。飽食可。莫還魂。未幾。飢不可忍。略吮  
之。覺心神頓爽。漸不自禁。未數日。有擔米歸家者。則其父也。媪喜謂曰。而婦已得一  
子矣。其人抱而笑曰。五官。似告他日。幸勿備工。某始知為傭工子。益羞憤。欲絕。惟事已  
數日。縱免死。還魂。軀殼已壞。強忍之。後知父手。姓籍。隸陝西。母為再醮婦。又聞人數  
甲子。竊視歷書。隔前身已十餘年。心乃漸安。惟恨口不達語。無可告人。後語諸父。非惟

不知尚書為何官。并不知江南為何地也。某愈憤。計惟讀書。冀得一第。或可訪問  
李使。就學。村塾。名李雲。某前身。係廩生。本夫學二十餘。猶困童子。試後。父母平家。益  
貧。以訓家。餬口。故硯於隣邑。安樂村。朱氏。朱本田家。有女名桂娘。美而黠。已嫁而寡。  
朱以妻某。某正無家。遂贅於朱。時同村有張姓者。號兩翼虎。父官。巡檢。倚父勢。無所  
不為。聞女美。欲買為妾。使人。誑朱。朱以告某。某大怒。欲毆之。朱數曰。張公子。勢大如  
天。無敢逆命。君若犯其逆。禍不遠矣。遂憂憤成疾。後病篤。召某及女。屬以身後事。  
未數語。忽門外人。聲大噪。張率眾。排闥直入。挾女以去。某奮力。奪之。朱亦力。疾起。助  
被張一推而絕。某憤甚。舉刃。連斃數人。張鳴鑼。官。某詞甚抗。批頰數十。加以三木。遂  
証服。繫諸獄。獄吏苦之。某念前劫。問犯官。嚴刑。拷訊。榜刀。錫。率意加人。今一一親  
受。不如速死。後竟。暖法。監禁。垂二十年。會大赦。得以減等。充發江南。某竊喜。解院後  
即至家。探問。道見車馬盈門。規模如舊。某益喜。急入問之。已改為某侍郎。居第。問諸  
隣。鮮有知者。惟一老者曰。君所問。即昔年官尚書者耶。曰然。曰。今子孫居第。外榮華  
鄉。門外。橫卧一華表者。即是也。某即出郭。訪之。見敗屋數椽。一老媪。倚門。而。續貌甚  
龍鍾。問之。即某之孫媳也。未幾。有擔糞而至者。為曾孫。行肩負。雞草。具結。歸家。

影 表一  
不知尚書為何官。并不知江南為何地也。某愈憤。計惟讀書。冀得一第。或可訪問  
李使。就學。村塾。名李雲。某前身。係廩生。本夫學二十餘。猶困童子。試後。父母平家。益  
貧。以訓家。餬口。故硯於隣邑。安樂村。朱氏。朱本田家。有女名桂娘。美而黠。已嫁而寡。  
朱以妻某。某正無家。遂贅於朱。時同村有張姓者。號兩翼虎。父官。巡檢。倚父勢。無所  
不為。聞女美。欲買為妾。使人。誑朱。朱以告某。某大怒。欲毆之。朱數曰。張公子。勢大如  
天。無敢逆命。君若犯其逆。禍不遠矣。遂憂憤成疾。後病篤。召某及女。屬以身後事。  
未數語。忽門外人。聲大噪。張率眾。排闥直入。挾女以去。某奮力。奪之。朱亦力。疾起。助  
被張一推而絕。某憤甚。舉刃。連斃數人。張鳴鑼。官。某詞甚抗。批頰數十。加以三木。遂  
証服。繫諸獄。獄吏苦之。某念前劫。問犯官。嚴刑。拷訊。榜刀。錫。率意加人。今一一親  
受。不如速死。後竟。暖法。監禁。垂二十年。會大赦。得以減等。充發江南。某竊喜。解院後  
即至家。探問。道見車馬盈門。規模如舊。某益喜。急入問之。已改為某侍郎。居第。問諸  
隣。鮮有知者。惟一老者曰。君所問。即昔年官尚書者耶。曰然。曰。今子孫居第。外榮華  
鄉。門外。橫卧一華表者。即是也。某即出郭。訪之。見敗屋數椽。一老媪。倚門。而。續貌甚  
龍鍾。問之。即某之孫媳也。未幾。有擔糞而至者。為曾孫。行肩負。雞草。具結。歸家。

者為元孫行其不華遠然淚下。謂姬曰：余即爾家尚書公也。今托生為余特來探問。姬曰：我尚書公歿已六十餘年，君焉幾何？曰：五旬矣。姬拭淚曰：猶憶公五十誕辰，以長孫不中狀元為恨，隨隨園中木料子孫淪落至此。某問田園屋舍，曰：某弟為某人所得，某別墅為某人所居。某田舊某處，某莊歸某。又問赤玉獅尚在否，蓋某征蠻時曾得一赤玉獅，極賞愛，曰：此係公玩賞之物。已殉葬矣。問龍丘何在，曰：屋西柵木者即是也。某即步至墓前，弟見氣草蓬蓬，白楊蕭颯，狐鳴鴉噪，滿目荒涼。某不勝悲從中來，不可遏抑，大哭一聲而仆。及起，盡夫所在，自視衣履，仍一品頂帶，惟身在荒郊，不知歸路。止驚疑間，見一軍官，押車數輛，策馬而來。見某疾躍下鞍，向某跪首。某問何人，曰：職鄭雲鵬，前從征蠻時，蒙大人拔陞守備者也。又問何來，曰：奉浙撫命，餽送大人，自壽禮某回，念數十年事，感歷在目，益心疑，即命取東帖視之。年月依然，仰視天日，尚在予中。某愈不解，復問此地屬何縣界，曰：前即彰儀門矣。某即借騎，急入城中，將至菜市，見人叢稠密，意必法囚，立馬望之，見男女十餘輩，面縛而過，則己之妻孥也。某心膽碎，勉時問人，答曰：某尚書以長孫不中狀元，怨誇朝廷，聞門棄市，惟正犯在逃，未經緝獲，俟拿到後，一併梟首耳。忽一人自後呼曰：這不是正犯耶？疾且下鞍，

一跌而醒，問時，微視道者，仍倚柱作泰笑，謂曰：片刻朦朧，曾入華胥否？某涕泣冷汗，不敢作聲。良久，下榻，問道者曰：余已聞破紅塵，願請受為弟子，道者笑曰：公一代偉人，何出此語？襄見公似有不足之意，故借雲房之枕，聊慰望蜀之心，今已悟此，何愁富貴？人歸遠哉，語畢，斂具而去。某自是春水虎尾，時懷謹惕，王三錫命而歸，而俯矣。柳氏曰：得寵望蜀，亦屬人情，若某尚書功名富貴，與博陸汾陽，齊驅並駕，此猶不足則天下無足意境矣。而今未熟黃梁，飯報道英雄，夢已醒，誰能看破。

影談卷一

影談卷二

八仙赴試

清 海昌管世瀨月橋氏著

即官上應列宿，人間官更上應星垣，故天上諸神，各有職守，非特舉兩儀風僕司所好也。惟世傳八洞神仙，素無官守，帝准諸神奏，將考試諸仙，如文理荒謬，即行黜革，以杜濫膺。天爵之弊，摩仙大憲，相聚謀一萬金，乘時年齒獨眾，果最尊，故相叩問，張曰：此甚苦事，余備嘗之矣。眾疑其長，張笑曰：諸君未及見上古，無怪以余言為河漢也。昔伏羲時，一畫初開，考取諸生，余亦入試，同號，俱不識此字，被黜，惟南極翁以幼童入選，五六十年間，猶業昔耳。今龍頭雖屬老成，白首無青雲之志矣。於是謀於李，李曰：新豐折臂，尚免從軍，卻克瘞，悔富堪奇，雖跛稱能，履亦擬告病，廢耳。乃謀諸眾，眾曰：彼固有女，與在豈叔房之寵，不可陸槐，黃舉子，耶時，呂出方呼童索酒，眾識其無深慮，呂曰：誠然，然老婦生男，諒免倒棚之訕，意蓋曾登進士第也。眾皆驚，為惟蓋米和俯首無語，眾曰：彼情急矣。藍沈吟曰：仙話高才，尚以鐵輪袍一調，撥取魏科，則踏踏歌一曲，未必非倫元妙文也。何仙姑笑曰：此子可謂急則計生，眾曰：爾奈何

曰：我何與耶？校書學士，偶出閣門，從無入試之例，不然，曹大家與班孟堅，同登仕籍，矣。座中惟韓湘及雲房，老師不免耳。曹曰：韓更無恐，彼從祖文章冠世，兄復領袖摩英，縱有金銀車之誤，不為伊一捉刀耶。吾恐軍中有一韓技前茅者，必屬此人耳。鍾離權忽捧頰大噱曰：然則余倩一人代試何如。眾問為誰，曰：武曲星漢壽亭侯也。呂曰：願如渥丹，殊尚倘過春秋，趣更屬得手也。遂詣關公，關辭曰：一介武夫，止挽兩石弓，幸勿以丁字相強，鍾力請不已。關曰：此惟同寅文昌張公能之，蓋求諸僕乃往。柱香字，至則門靜人稀，謹貼迴避字樣，蓋帝已奉旨將典試矣。正徘徊間，一緋衣者自左角門，正鐘識為朱衣，告以故，且曰：帝君典試，翁必入闈，幸為照拂，朱曰：君若足使，頑石點頭，更何仰面於人，况公命，經嚴老夫，即暗中，翁前有司，即與明，即莫若面懇，帝君，為愈遂引鍾入，帝方擁書據案，擬構策題，鍾肅容叩謁，朱即為稟白，帝難之曰：以沒字碑而冠多士，如口碑何，朱再三緩頰，帝長卷微笑，若為弗聞也。者鍾憤憤交，與投袂大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予昂，願作組，一觸從終，於終南山下耳。帝難庸，急止之曰：無自苦，有客領通文，豈可為君用也。問為誰，帝指階下一藍面卷曰：是亦能文乎，帝曰：以貌取人子也。盧杞非出身科甲耶。是名魁宿子，自問之拂袖而入，鍾

懸於魁曰君誠熱於功名者然床頭金盡惟有仙術無益也乃舉所獲金以與之曰暫貸汝以成事他日必金盡無忘今日斷金也宋乃掀髯以出鍾亦續腹而歸於是繪八仙圖者俱以鍾離冠之首

柳衣氏曰嘗謂造字鬼神皆哭無端此苦海無底人盡溺迷津神仙亦窮其技其禍亦烈矣哉魁宿區區盛極齊世慈航渡迷寶筏也竊謂祖龍必蒼頡轉世彼能悔於厥心將盡滅其迹以將前愆惜坑灰未冷山東即亂耳雖然八仙中惟洞賓非門外漢而雲房竟籍此居摩仙之上思劉黃下第之語亦曾汗顏否耶

詩警

曹錦字畫堂博學能詩與同里孝廉陳姓者善陳學固不及曹嘗師事之時值暮春同散步郊外路過一人金頂煌然帶眼學手挂白紙書畫便面削步而來見二人鞠躬致禮叩以姓名自言依姓翁冠入邑庠現設硯於同部賴氏轉詢二人宗閥具以告後素耳曹名以指拭鼻曰久仰高才識判無自今晨捧袂榮幸良多曹戲其酸腐惟唯唯陳適作避謝語以賺之未幾一戴練鵲頂者至服甚炫麗張曰此即敝主人賴鶴亭先生也賴本編氏以負販起家初名進財號萬金鶴亭者新取之別號也陳

表二

問科第答曰初捐縣左堂新加布政使理問陳笑曰先生鏡無見之昨今和具有不之則可稱佳主翁賓張曰敝主人雖居市井頗解吟咏故能勉作真交也遂比肩而行一時陳之失和曹之豪邁張之迂腐賴之粗鄙雜論清言迂談佳話雜然互出幾忘路之遠近矣遂望山坡下竹密花疎人家掩映綠楊影裏飄出青帘曹謂陳曰前村必沽酒處也可博一醉賴恐失體陳曰君註名戶部花開閣飲有玷官箴固不可也此至村口第見竹扉靜閉絕無當據仰視青帘上署曰古越趙竹泉鍾多古今詩體各大駭異賴曰聞論語中有可使治其賦也一語賦既可治想詩亦可醫藥不覺譁然大笑忽一老翁從扉曉之曰何來佳客若斯觀矣眾意必作泉也答曰適見題幣殊駭聞見不覺失笑耳翁曰拙枝荒蕪乖張無怪諸君齒冷然老夫杖此術游江湖間頗著奇效不嫌鄙陋請入蟄舍與諸君論之眾乃隨翁入室各展姓氏依次揖坐曹曰詩體虛微愈踴躍曹以雅評法矣不謂以術療詩誠如專技則治花柳時盡屬杏林春草也潘必通樹井矣翁曰若既明詩亦知詩固如人手夫詩有喜怒哀樂人之七情也詩有粗浮靜細人之六脉也詩稱詩賜詩解胸臆已備詩言詩骨詩體形格已全詩固居然一人也或為先天不足原本有虧或為調理失宜致傷氣

體於是有似健而實弱似深刻而實難滋愛淡遠而入平庸善玉麗而近俚俗之病設質弱者稱救之邪盛者濟理之漢魏魏樂也以奔松為伍齊梁齊射也以玉孟為臣連古炮製加引牽書對題施方百無一失也賴曰先生高論極明僕有詩稿情不携來陳曰恐俗不可耐耳翁笑曰諸君如不棄勿棄不必定規全盤示以一斑已見梗概眾遂請翁命題時庭中白桃花盛開翁即指花為題曹詩先成曰春風亂捲舞水紅不耐繁華俗眼看想是生前留俠骨避秦猶作白衣翁翁曰氣血無虧精神充足此無病之體也陳曰仙李丰姿著露痕息夫人怨淡無言一林低映黃昏小猶認梨雲繞夢魂翁曰君先夫稱弱宜服參苓漢魏魏行十全大補湯也張曰不抹胭脂作艷極薄施金粉倚斜陽客來或作梅花春但平清分一段香翁戲頷曰血竭氣衰百病俱現縱虛扁復出亦非一日之功時賴方拈毫染翰苦吟不已陳曰君無自苦倘極盡心血詩警不作牛醫也未幾亦得一十八字曰名同雅眼色尤驚滿目灰膏砭腐毒為問陰陽戲女如何淋滯不通經翁側視良久曰命意深奧老夫終不能解賴曰意亦平庸惟字句略加琢鍊較諸作似勝一籌耳首句伏筆鋪起全題蓋僕有驚目甚嬌婦人呼為桃花眼妻尤代魏魏隱聲也甚白也二句附比體

以足題面石灰石為石為石為石水如俱白也三四題表已盡止毋總筆係鬼題留

有餘不盡之意蓋七陽腔班所演陰陽劇有一桃花女問他何意曰有白帶絕無經水言桃花不作紅色盡作白色也翁大笑曰君已病入膏肓不可投藥惟有鐵法可

表二

以處之賴請試其技翁命賴解秘覆即榻上舉一和椎向下部突入賴大呼曰何為曰無他祇不許汝再死耳

絕技俠女

嘉善諸生周鑑赴歲試寓府城張氏張本曠居有女名蓮娘諱曰秋霞俱工針線新水賴以給叔號出林虎與婦同居橫暴而有乃曾被府設神鑲石獅上虎挾獅以走以此人益悍之時周尚未娶見蓮美欲委禽焉諷諷蓮娘婦喜曰門戶隨得附名楮又何新焉惟叔素無賴須商之會生家書至聞母病不及語虎即馳歸情恐有變臨行出一沉香佩贈生曰此蓮女幼時把玩物也今以贈君他日幸無異議生感諾比歸母已卒歸商於虎虎果不可歸以愛憤死生居喪悲弗頓外事年餘感折香

聽順道往訪。彈請生曰：蓮如望君如歲虎實利徒皆以重利可得也。坐正躊躇。適虎自外至。見生怒曰：窮措大絕無瓜葛。何遽直入人家。蓮女非千金。不可得也。語畢。橫睛盼視。生懼而逃。夜泊石門縣界。憤不成寐。俄一舟繫纜。並泊時。賊船悉行。故春生問何船。答曰：劈竹鎗。蓋構李城南三十里。地名蓮水。遠近五十餘家。凡四姓曰董。姚。徐。沈。婦女志工。絕技身輕似燕。體捷如猿。柳舞花飛。見者覆目。而董氏諸女。更以奉勇善其語。有不欲人知者。乃有翻切。謂歌為華。軒轅阮為曾。既轍轉為仙。旁。董高罕為仙。輕對客。嘲笑。解有和者。篤工。恐好事者。滋事。特築隱居。答生。彼云劈竹鎗者。猶言繩技船也。生固不解。心益疑。側耳竊聽。隱隱有嗚咽聲。久之寂然。忽聞呼。董者。三。又驚呼曰：董節到。股。董絕矣。絮語喃喃。夜半乃止。晨起。視見一女子。年約二十許。推蓬而出。雲鬢蓬鬆。淚痕猶濕。生得於致問。乃揚言曰：昨宵徹夜未眠。殊苦困。憊女致謝曰：依以妾故。驚擾清夢。昨悲泣者。即卿耶。何哀怨乃爾。答曰：妾蓮水董氏女。蕙娘也。幼習絕技。隨母游吳越。聞今母病垂危。是以飲泣耳。生曰：曾舉之否。曰：醫言虛弱。宜服優養。此又非妾所能。力解也。語畢。淚下。生心惘然。欲送得數十金。以贖女。女曰：君固慷慨士。妾亦非彈爭富貴者。流願示姓名。以圖環報。遂以里氏告。各解

卷二

四

維而別。生既入幕。殊信任。後方伯緣事被逮。生亦繫於獄。未數日。獄卒言一女子探視生。心疑召視之。則蕙娘也。略問始末。即向生耳語曰：君幸無家室累。脫君遠遁。何如。生曰：非惟不可。且不能耳。女舉雙掌。將手一拍而脫。籠手否。生曰：僕本無罪。數日間。即可出獄。卿既具神。願以他事清卿。卿亦知木郎出林虎否。曰：聞之。笑為人散也。生曰：虎之姪女名蓮。曾許僕。今女懷舊約。虎負前盟。卿能留意。古押衙不足數矣。女點頭曰：其家尚有餘人否。曰：秋霞一婢。蓮之倚。也。女曰：事固易。易須得君書。彼方見信。生解佩與羅曰：此蓮之舊物。示之當。女即解至。和將至。見鼓樂喧。塵一絲。與出門而去。女知有變。急入內堂。一婢掩扉。後見女問為誰。女知為秋霞。遽問曰：如今何在。曰：在寢。乃低聲問曰：余董蕙娘也。為周郎將取蓮。娘者。問何據。示之。秋頓足曰：蓮布為虎所逼。已賣入副鎮府矣。曰：願否。曰：求死不得。耳語未竟。聞舍後履聲。索秋曰：虎至矣。女即望空一躍。飛身牆外。虎昂首而出。未之覺也。秋正驚惶。女復躍入。謂秋曰：計有所出矣。曰：何如。曰：蓮娘臨行。有何遺物。否。曰：粧臺無恙。恐取可也。曰：一二足矣。乃與秋並入臥室。蓮鈎。觸。響。鏗。然。一金步搖也。秋曰：此鎮府聘物。想值極時。果女杜撰。蓮飾。悞。墮於此。女喜曰：此天賜周郎也。

得此已可。直入鎮府。餘無用矣。女即至府門者。呵之。答曰：虎使送步。搖香。見鎮。呈步。極鎮。喜。留。侍。蓮。女。乘。間。示。蓮。以。備。蓮。益。悲。咽。不。已。乃。密。語。之。蓮。蓮。問。何。臨。曰。非。千。夜。不。可。然。不。辭。鎮。恐。不。可。脫。願。善。勸。之。蓮。具。飲。以。俟。至。夜。容。散。鎮。扶。醉。而。入。蓮。鈎。巨。統。以。奉。女。撥。琵琶。備。之。鎮。大。醉。而。寢。女。曰。此。其。候。矣。即。負。蓮。飛。越。重。垣。駕。舟。而。適。比。至。武林。生。已。脫。獄。女。戲。謂。曰。蓮。城。白。壁。反。印。梅。如。然。矣。已。懷。蓮。建。舟。之。嫌。若。當。何。生。深。謝。之。女。曰。君。姑。勿。謝。妾。身。燈。和。池。且。有。後。命。生。謂。故。曰。自。當。知。生。若。即。探。館。中。諧。花。燭。化。香。蟬。戀。春。曉。蟾。孤。樂。可知。也。蓮。謂。生。曰。妾。既。幸。脫。魚。鈎。秋。霞。未。離。虎。穴。致。之。黎。首。君。意。良。多。生。難。之。蓮。泣。曰。秋。霞。與。妾。甘。苦。共。嘗。且。刺。下。未。必。不。以。妾。故。被。累。倘。仰。仁。骨。由。我。死。妾。不。忍。獨。存。中。櫛。矣。生。高。於。女。曰。妾。固。云。尚。有。後。命。也。然。此。事。宜。疾。遲。恐。生。變。生。問。期。曰。妾。先。往。探。桃。源。君。後。載。美。遊。池。盡。湖。可。也。先。是。鎮。娶。蓮。時。以。厚。資。給。虎。及。蓮。亡。去。鎮。醜。其。事。不。為。根。究。維。拘。虎。進。其。值。虎。固。博。徒。已。耗。其。半。無。可。償。乃。請。築。一。壘。於。演。武。場。招。人。角。鬪。懸。百。金。為。注。勝。者。酬。之。不。勝。者。償。半。鎮。知。虎。勇。許。之。女。至。聞。稱。虎。勇。香。不。絕。於。道。潛。至。虎。家。謂。秋。霞。曰。蓮。娘。已。諧。風。願。卿。將。何。曰。蓮。若。負。心。有。死。耳。曰。此。來。正。為。卿。地。恐。為。虎。虎。虎。須。松。之。秋。告。以。設。事。事。女。曰。誠。是。

卷二

五

吾甯為曹沫。不作魯奴。奴矣。遂辭秋曰：虎若召卿。宜即往。復至舟中。適生已至。以秋語告。蓮問秋。實何在。女曰：若奪虎壘。秋當旬至。生曰：能擊之否。曰：姑試之。乃與生共至演武場。觀者萬人。虎據壘呼曰：某奉鎮府命。設壘於此。願角者。食生從女擊之。女曰：未可。其氣方盛。且莫試之。勝之不武。未幾。虎又如前呼。一偉丈夫應聲而出。有識者曰：此雲中龍。也。曾徒手搏虎。非此不足。龍節至壘前。一躍而上。虎伴退。節乘虛疾入。至壘盡。虎驚然。踣地。橫腿一擡。節即仰。龍下。虎又呼如前。一人自壘後躍上。突將虎撲一。秋虎略閃。其人倒撞下壘。眾詳曰：此侍衛尚非所堪。虎固角而翼者也。女謂生曰：可矣。君先與蓮。娘。歸。妾。當。後。至。遂。至。壘。前。問。虎。曰。尚。勝。汝。何。所。獲。虎。曰。龍。賞。固。在。汝。不。知。耶。女。曰。不。願。得。金。願。得。秋。霞。為。注。虎。笑。曰。秋。猶。金。也。即。使。呼。秋。秋。果。即。至。是。時。地。形。漸。窄。觀。者。愈。多。女。即。飛。身。躍。上。巨。僕。虎。物。被。虎。向。後。開。盡。力。一。推。女。趁。勢。一。躍。如。飢。鷹。脫。籠。直。入。雲。端。虎。舉。首。仰。視。數。日。晶。瑩。雙。睛。皆。略。一。睽。睽。女。疾。飛。下。連。鈎。一。舉。直。中。虎。額。而。仆。女。即。扶。秋。解。纜。而。去。未。數。里。已。及。生。舟。謂。生。曰。如。天。之。橋。幸。不。辱。命。妾。之。報。若。畢。矣。請。從。此。歸。生。邀。留。至。家。女。固。不。可。曰。若。果。念。妾。七。日。內。至。妾。亦。尚。及。相。見。也。語。畢。雙。飛。如。飛。瞬息。而。香。生。歸。數。日。擬。至。蓮。水。會。蓮。病。漸。痊。

而往... 蕭條一老嫗... 力士... 水... 德之墓

孤師

山西富氏... 山... 轉者... 易師... 一... 之... 八... 值... 執... 裂... 一... 入... 柳... 月... 供... 如... 其... 願... 慷... 就... 師... 故... 而... 不自... 夫... 其... 下... 與... 鄉... 人... 處... 其... 徒... 數... 十... 人... 臨... 之... 以... 社... 儼... 然... 人... 望

卷二

六

而畏之... 雖... 疏... 食... 養... 之... 禮... 執... 其... 兩... 端... 自... 以... 為... 是... 童... 子... 六... 七... 人... 猶... 牛... 之... 性... 暴... 居... 終... 日... 一... 心... 以... 為... 有... 為... 諂... 將... 至... 法... 語... 之... 言... 過... 而... 不... 改... 繼... 之... 以... 怒... 傲... 於... 色... 發... 於... 聲... 雖... 曰... 健... 而... 不... 畏... 也... 人... 莫... 知... 其... 子... 之... 惡... 所... 求... 乎... 子... 請... 其... 書... 而... 一... 旦... 豁... 然... 貫... 通... 焉... 固... 所... 願... 也... 比... 及... 三... 年... 而... 無... 其... 功... 者... 是... 誰... 之... 過... 與... 訛... 訛... 之... 聲... 音... 類... 色... 見... 於... 面... 則... 不... 敬... 莫... 大... 乎... 是... 其... 所... 學... 者... 蕪... 菲... 飲... 食... 有... 餘... 不... 敢... 盡... 將... 以... 復... 進... 也... 無... 乃... 太... 簡... 乎... 有... 事... 我... 將... 反... 謂... 門... 弟... 子... 曰... 善... 為... 我... 辭... 焉... 反... 命... 曰... 吾... 嘗... 之... 小... 子... 無... 所... 不... 至... 請... 必... 無... 歸... 必... 不... 得... 已... 而... 去... 去... 則... 窮... 日... 之... 力... 而... 後... 反... 其... 僕... 曰... 何... 妾... 也... 十... 二... 月... 公... 事... 畢... 治... 任... 將... 歸... 去... 其... 金... 缺... 吾... 將... 問... 之... 補... 不... 足... 然... 而... 無... 有... 乎... 爾... 則... 亦... 已... 矣... 斗... 筭... 之... 人... 何... 足... 算... 也... 以... 待... 來... 年... 罷... 有... 賤... 夫... 夫... 為... 皇... 皇... 如... 也... 與... 朋... 友... 交... 舉... 疾... 首... 蹙... 額... 而... 相... 告... 曰... 舍... 館... 未... 定... 子... 盍... 為... 我... 言... 之... 曰... 諾... 請... 復... 之... 強... 而... 後... 可... 曰... 無... 所... 歸... 仍... 舊... 寓... 自... 行... 東... 修... 以... 上... 四... 十... 五... 十... 不... 可... 得... 矣... 少... 有... 出... 納... 之... 否... 用... 不... 足... 請... 益... 曰... 亡... 其... 心... 曰... 當... 今... 之... 世... 有... 餘... 師... 彼... 哉... 彼... 哉... 舍... 我... 其... 誰... 也... 及... 其... 至... 也... 攝... 齊... 升... 堂... 曾... 有... 論... 笑... 欲... 與... 之... 言... 趨... 而... 迎... 之... 童... 子... 見... 摩... 頂... 效... 踵... 犯... 而... 不... 校... 惟... 恐... 不... 順... 焉... 得... 一... 善... 有... 不... 處... 之... 其... 毅... 心... 以... 為... 不... 若... 是... 則... 不... 能... 安... 其... 身... 以... 順... 為... 正... 者... 無... 益... 惡... 之... 心... 徒... 誦... 說... 也... 或... 告... 之... 曰... 我... 丈... 夫... 也... 夫... 何... 使... 我... 至... 於... 此... 極... 也... 則... 將... 應... 之... 曰... 數... 口... 之... 家... 不... 暖... 不... 飽... 今... 若... 此... 余... 不... 得... 已... 也... 是... 以... 聲... 名... 屢... 增... 於... 人... 自... 取... 之... 也... 又... 何... 怨... 嗚... 呼... 為... 富... 不... 仁... 矣... 居... 移... 飛... 養... 移... 禮... 何... 必... 請... 書... 器... 器... 然... 曰... 吾... 之... 於... 人... 也... 日... 省... 月... 試... 才... 不... 才... 如... 見... 其... 肝... 肝... 然... 頌... 曰... 吞... 耳... 無... 聞... 日... 無... 見... 也... 死... 而... 後... 已... 不... 敢... 請... 耳... 少... 者... 空... 空... 如... 也... 文... 學... 如... 彼... 其... 卑... 也... 從... 之... 無... 益... 壯... 者... 出... 入... 無... 時... 如... 用... 之... 賊... 夫... 人... 之... 子... 斯... 人... 也... 食... 粟... 而... 已... 矣... 可... 哉... 意... 由... 君... 子... 觀... 之... 士... 惜... 茲... 多... 口... 而... 今... 而... 後... 戒... 之... 戒... 之... 人... 之... 惡... 在... 好... 為... 人... 師... 有... 過... 而... 去... 斯... 速... 已... 矣... 如... 有... 復... 我... 者... 雖... 閉... 戶... 可... 也

卷二

七

東昌諸生... 東... 昌... 諸... 生... 鄭... 崇... 塘... 就... 暮... 於... 晉... 即... 娶... 太... 原... 張... 氏... 既... 歸... 遂... 絕... 音... 問... 後... 數... 年... 鄭... 年... 遺... 孤... 子... 僅... 七... 歲... 甚... 慧... 張... 撫... 之... 年... 十... 六... 入... 邑... 學... 張... 使... 如... 晉... 惟... 以... 一... 僕... 從... 路... 過... 獵... 春... 欄... 一... 狐... 狐... 見... 生... 嗷... 然... 作... 乞... 哀... 狀... 生... 憐... 而... 售... 其... 僕... 釋... 馬... 馱... 既... 脫... 網... 顧... 生... 而... 逸... 既... 至... 晉... 如... 舅... 氏... 槐... 三... 服... 買... 遠... 衣... 惟... 舅... 氏... 待... 家... 見... 生... 至... 甚... 喜... 殷... 勤... 慰... 問... 俄... 具... 供... 糖... 將... 就... 奉... 來... 問... 彈... 曰... 琴... 姑... 何... 在... 曰... 有... 琴... 在... 盍... 相... 見... 耳... 朱... 曰... 骨... 肉... 離... 亦... 為... 琴... 耶... 命... 婢... 促... 女... 出... 向... 生... 欲... 試... 琴... 致... 寒... 燈... 第... 覺... 燭... 度... 流... 慧... 細... 柳... 生... 安... 丰... 韻... 不... 能... 言... 喻... 比... 夜... 婢... 輩... 掃... 除... 書... 室... 專... 生... 就... 寢... 未... 甚... 覺... 飲... 食... 寒... 瘡... 備



極周致一日叔語問女妹若奉生麻姑修小候福生腕不禁嫣然一笑生心意俱極  
幾不即少頃朱登樓佛生潛入女臥室女方臨燈綴一風履見生起問曰君何  
至此曰謝賜佳茗耳女羞生兩頰笑謝曰無心之失幸勿係懷生即取履把玩曰是  
誰風飄履度若此女接取之生故極其纖麗女曰若知禮人意何輕薄生笑曰謝  
不知禮者耶女無以答遂立榻畔生直前狎抱求歡女峻拒曰君既不嫌寢惡亦當  
通以禮勿勿狂且生喜即解佩玉為訂而懷女誘辱再欲有言女伴呼喚取若生  
乃趨出後見生不交一語生每伺於無人處欲通叩問則避引避或呼極憐以恐之  
生殊失望未幾疾作一日強起支坐女忽寒慄而入見生狀驚曰何值至此生含怨  
曰卿寒暄之耳女曰君甚痴情苟以妾故妾身即若身也君不自愛妾何敢愛侯君  
病痊當惟命是聽乃生臂視之曰消瘦若此妾之罪也河鼓鼓如兩下即牽生衣  
械之殷勤慰解而出生頓覺胸膈舒暢數日間沉痾如失無何槐三歸見生甚喜問  
何羸瘦以病對乃謂朱曰書室中素苦卑濕錫非外人內房亦可容膝即命遷入自  
是漁郎仙棹時之桃源漢使星樓閣室織女矣時同龍有巨族趙姓者聞女美欲奪  
會焉槐商於朱未欲允從女聞之潛告生生日當歸與母計女曰事急矣不可緩生

卷二

即辭歸且言月餘當復至未數日有傳言朝廷將選良家女充宮掖者眾言朋與詳  
傳里巷趙即納聘且言即行合昏女知事急夜半將推經閣戶外有彈指聲欲視之  
一媼也謂女曰鄭生至中道聞變特及殆潛歸現俟於牆外與爾一謀語畢即掖女  
而行悲泣中不辨媼係何人第見門戶洞開媼悄然而出月明中果見生控雙衛  
以俟畧詰始末即謂女曰事起倉卒惟有私奔可酬卿願余從母去此不遠風可  
與媼同往暫行借寓余歸白於母然後相迎女尚猶疑回視門垣嚴局如故生即扶  
女升鞍女亦控勒而起騎甚駛雲飛電走瞬息千里矣比曉趙竟遣女以去兩月  
生始覺母音違音及詢媼三知女已歸趙遂喜而返後生領柳入都道出德州  
過風雨大驟不能抵站正榜程開遠望樹叢中燈光掩映似有村舍將往投宿比至  
墟離宇峻穎一顯宦第不敢遽入俄一側者出告以故答曰事無不可然須白於生  
母遂引生坐耳房中而少頃復出細問生之邦族既去即謂曰夫人請公子生  
遂入夫人出自堂後年約四十餘歲莊雅向生拜曰前蒙大惠未報消埃今承寵辱實  
深榮幸生茫然不知所對敬叩問夫人曰公子當自知無須問問生益疑疑儀具齊  
夫人頓婢曰喚雲姊來侍公子餘奉女扶一女出肌豐面潤光艷照人謂生曰老婦

惟此女年已十六矣甚慧名雲嬌公子如不棄他日當使侍巾櫛以備小星生離席  
謝曰令媼夫人本非敢望既承眷愛某實未婦良姻夫人曰使君自有婦何言無也  
生固白之夫人笑曰公子佩玉猶在子生愕然正驚疑間一婢自外入夫人問曰汝  
來乎曰來矣即向夫人耳語殊不可辨問留何據曰另覓一枕垢者驅殼以代耳乃  
謂生曰天假之緣使公子至此向時枉棄今可剖也向袖中出一物授生曰公子識  
此否視之即所贈女之佩玉也生大駭欲致問夫人已呼一女出視之即琴姑也急  
問女曰卿何至此女曰君前使媼引妾來此何夢夢耶生如入九疑山中問知所自  
夫人起曰公子無疑是昏老婦所為以報深恩也公子猶憶山石道土釋一狐否曰  
有之曰敢實告君妾非人狐也前自雁門來候鶴陽降幾惟慘禍蒙施大德報無  
由後知公子有意於張氏女又事與願違故使婢輩幻變公子形賺女出圍復使一婢  
變作張女相以嫁趙氏今此婢歸來時即彼新婦暴亡日也實耳語者即述此事耳  
自今公子與女可諧白首今夜銀河初滿玉漏未催即可共諧花燭命扶女入又出  
冠帶躬生躬躬未幾仙樂悠揚金花冠綉綉雙龍能與生交拜奏神奏鶴仙一曲  
導入洞房晨起生將謝夫人已引雲娥而入謂生曰鏡臺之裡已屬老奴簪雲之

卷二

為敬佛姑女生以女長雲二歲使序齒以姊妹稱問數日春闈將近別入都尋報  
罷遂歸將近德州夫人與二女已停車於路謂生曰卸珠之報已釋寸衷公子可與  
二女同車老婦請從此逝又曰沙邱歎氣甚惡恐羅兵火歸後宜速還樂土語畢升  
輿北向瞬息而杳遂歸生復至晉備述前事俱極驚喜或有關於趙固不信故棺  
視之則一狐也生以夫人語即奉母遷於晉因舅氏而家焉至明年有王倫之龍  
柳衣氏曰珠吐靈蛇環頸病在苟有性靈恩無不報若李代桃僵賺趙氏連城之  
璧兩占破滌脫昆岡玉石之焚於更智矣

鮑雙人  
鮑生璧人名玉遠東人父音舉孝廉早卒生妻丰姿工文章有才子之目然性薄科  
第嗜遊覽未弱冠歷歷越巔巔諸勝履至吳陵主於薛薛號景園大腹費也性殊吝  
而善狹狹更不讀書試以一丁字則張自却走子女各一妻已媿子曰文山酷似其  
父而和嬌之癖殆又過之女曰然性穎悟讀書不再復時仿金元書法亦柔媚可  
喜至於姿態更艷舉止妖嬈縱若耶溪呼未之見也生本名家子風流豪曠莫不以  
得親叔度為至主人以其貧也不為禮會嘗杜舟指生曰此花何以得名富春曰似

其艷麗也曰卿家亦有走耶生不答傍一人曰先生書中自鏡當何有與草木爭榮  
今既與塵得一佳味以增名花之色榮幸甚矣生遂朗吟曰天香樓那海和梅魂紫  
地黃爛漫錦富貴豈獨占一經風雨何如薛欣然曰僕雖不悉詩中意義第覺  
韻鏗鏗心思敏捷真才子也忽屏後有微歎聲薛知為燕娘遂請生曰僕之幼文頗  
通文墨先生非外人謂予不信面試之可也眾皆從思乃呼雲裳扶女出雲裳低聲  
查屬微翰向生一欵社退立薛俊色似不懌薛曰頃鮑先生賦牡丹詩甚佳爾可續  
咏一絕以實高明且為犂牛吐氣也燕應聲曰春光滿眼樓臺五色雲霓錦簇堆  
自是花王錢富貴寒梅瘦杏莫相猜生強為擊節而心甚不平酒酣薛曰過茲雅集須  
舉令行觴方可脫俗遂作首令曰兒童一個價千金仁貴意蓋以上句亂起古今名又  
同己性也文山沉吟良久曰受罪陰司第一名丁山薛捧腹大笑曰古人性名竟為  
愚父子佳話誠大快事文亦意氣自得遂至生曰烽火燭天驚萬里明遠後及眾  
眾皆不能解頷女曰汝能乎俯而不答生曰余代之眾稱善乃曰松林風戰作潏聲  
燕已極兩頰頰亦薛心疑問何人曰薛濤也薛濤何如人生大窘語幾塞強給之曰仁  
貴之女也見於唐史薛問女曰有之後適郭國公尉遂收德之子者蓋燕非衛生

卷二

恐致又怒耳然生實德之矣一日步至後園適燕亦在生不敢接語徘徊池畔見有  
新篁一叢蒼蒼可愛爰吟曰方塘斜壓碧琅玕水面猶留照影寒正吟哦燕續韻  
曰風動竹敲魚夢醒驚來个个是漁竿生即前笑曰竹影驚魚亦如松濤之怕人否  
燕曰此君自取病耳苟非吾善排解君將置身於何地生曰感懷大德心版難銘恨  
無從圖報耳忍女髮綺霞霓輕似至燕引去綺問生曰前日燕娘牡丹詩佳否生  
慢應曰佳曰然則我娘子何又見批也生備問之知文山之婦處氏亦工詩翰觀亦  
與燕相勦然則肌豐色潤如芙蓉出水而瓊娜略遜于處氏則腰細眉橫如弱柳臨  
風而搖艷稍羞夫燕環肥燕瘦真合璧也會午日薛酌諸用事生亦與處氏座有秦  
姓者屢目屏後生托更衣起遂見羅裙半幅隱於屏側綺亦與處氏比及過綺於夾室  
間處氏立者為誰曰我娘子也緣有詩稿托秦某裝訂未就欲索取耳傍晚關秦他出  
潛至秦所索有細楷詩草一册贈鈴小印曰處氏素娥匿歸翻閱未竟中有感木蘭  
一調咏桃花曰天台路渺洞仙春人跡少引得劉郎又是紅塵性未降折梅逢早  
此意風流在舊時為報新明自後花開不避秦生大疑袖歸原所越日薛邀觀說  
生被風先返聞房中鈴然有聲視之燕也袖一畫冊連環條脫振響作聲欲引去生

已入室遂問曰令嫂亦工詩翰乎曰何以知之曰昨於秦某處得覽全璧洵稱詞秀  
惟一小命殊深寶貴敢實於卿所謂疑義相與折也遂誦前詞一為燕笑曰君既解  
人何勞贅問生固詰之乃述伊嫂與秦有染頗末語頗戾生曰令兄其合之耶嘆曰  
將靈旋危尚有秦宮越國尸居甯無紅拂生察燕意藉動遂以他語掩之燕正色曰  
君才絕兼優不患無秦得薛秦晉國所傾也若中毒宮室會歡蟬息他日得倚  
第君若發冷其勝掃予生遂解佩環為訂燕脫一條脫答之適秦之乳媪過烟外  
疑二人有私拊襟諦聽遂白於秦秦御之欲報而未得其際乃傳於薛前薛生才而  
惜其質旋欲與燕為理薛志曰書乃靈龜豈能作金龜蓋耶竹解日舉家游虎阜薛  
購兩羅帕素燕各一此返燕倉卒登岸帕墜於舟秦匿之是日生亦赴薛家賞梅花  
大醉關門先寢素命媼携帕潛擲生榻下初薛有元壇神甚靈素於堂後素故  
晨焚香拜禮座供生寢室之左薛至生醉卧未起見遺帕袖之遺適素於堂後素故  
出帕以揚示之遂疑燕欲入問素語薛曰昨聞用事者俱有侵蝕未知果否薛肝目  
大驚曰是更非細故不可不白遂咆哮而出蓋素知事已急又和薛情錢如命乃以  
更急者緩其所急所謂急則計生也遂入謂燕曰鮑生昨賞梅閣有詩甚佳蓋素

卷二

觀之燕命雲裳復出候於堂後會薛入素以他語調之少頃文山亦入雲至生所  
生果有作即檢付雲雲遂通薛問之曰鮑生適於燕娘者薛固不識字投素素一展  
解顏色頓覺薛愈疑急問之過作嘖嘖曰詩耳又亦疑欲索視素於袖文固取之  
素嘆曰爾何知致伊二人於死地耶薛悟大喜將出辱生素急止之曰事本無他怒  
於何有辭而去之足矣遂使文山以他語解薛生生意厭客所致遂捲囊他適竟不知  
有此謀孽也薛即為燕納聘締姻於王氏王氏巨富以王視薛則弟也惟佳婿年  
逾成童未竟四子業此可稱水清玉潤耳燕聞之情怨交集過素不交一語素漸悔  
前計之失乃謂燕曰鮑生俊逸不讓秦素翁以小慎始則漢祖末則秦素不不然從  
其為生計亦不過子孫念怨曰其為生計也則過矣其為嫂計也則忠素曰不然從  
來薄命半屬紅顏道韞名媛猶有天壤王郎之恨前余所為欲固翁心如會真記故  
事使才子佳人得成佳耦惟恨事拂初心德薄於怨否則余前日以寒修自命何為  
者耶燕潛然曰誠是則嫂不負我我負嫂矣第我與鮑生已有割臂之盟茲復出尋  
常事無可違縱彼無尾生之信我必作文喬之嫁伴比沒字碑耶嫂將何以教我素  
曰卿如欲踐前盟事有難必如謂七香車不入馬羣巷中易於反掌數日間會有過



絕後置稍靈儀莫有夢過久之絕無所感自是春花秋月銷景傷懷乃集唐人句  
作惆悵詩十二章曰却鑿重門一院深相思空有夢相尋驚鴻過海龍去碧雲青天  
夜夜心門柳蕭蕭寒窗獨處風聲半秋月明燈下紗窗猶有離人眼落花宜  
春花暖不飛香不是愁人亦斷腸明鏡半邊鏡一股身前身後事茫茫孔雀東飛何  
處柳一鉤新月未沉西窗曉鏡夢初成後海上三山去不送風吹艷色欲燒春羅帶  
驚香暗上身烟月枝曾不改今誰走柳花人桐花情淡柳樹情折盡青膏盡紅  
香大一爐燈一盞小樓乍夜又東風紅蕖欲映碧色蕉苦怪春風透綺窗寂寞空庭  
春欲晚玉人何處教吹蕭舊臘風月更相親流水無情草自春別恨轉深何處寫濕  
雲如夢雨如塵莫去驚鳥入畫圖黃鸝百舌正相呼長鏡好夢皆空夢月清花隱記  
得無五峽歸雲夢又歸倚枕垂袂復憶畫眉春風面不欺公然仔細看思量  
應在月明中額花仙松路未通花紙瑤城松墨字無心裁曲曲春風星河耿耿海綿  
綿忍使孤燈枕泪眼幾日嬌魂弄不得蓬萊無路海無邊前本望族女亡後寒修魚  
屋盡却之誓不再娶後以鴻詞科入館選奉命視學嶺南將巡瓊州舟為颶風所覆  
苟得一棹攀登之眼目危生任其漂泊亡何風定開眸已抵一島石作翠藍色彩禽

影 卷二

曰卿生平未嘗言導引術何緣遽登仙籍曰妾本王母侍女誤碎紫玉瓶遣謫塵寰  
今限滿命居此野間道將何往曰欲赴瑤仙島已使人辭之矣俄一衣店黃衫如執  
塵侍立年約十六七丰韻無雙姿媚獨絕前履目之女曰是名翠環君年近四秩尚  
欠宗桃歸時當遣贈也飲半醮前伴醮欲就脫女榻女曰仙域中豈宜穢染命侍姬  
另扶履所展起謂曰君塵緣未斷不宜久居於此舊樓尚存今當謀送君歸乃命  
翠環相隨而囑曰勉事荀郎他日再逢汝於閩風元圃間也即送至岸一婢舉羽扇  
卓於桂尾笑語翠云助卿一帆風今夜好與牛郎作鵲橋會也荀即借翠揮泪登棧  
東南風蓬蓬大作瞬息間遙見人烟稠密則粵東香山口也遂登岸棧亦隨流引去  
知離粵已三年矣後翠舉二子俱弱冠入詞垣荀年至七十餘厥葉塵世與翠來將  
浮海不知所終好事者亦謂仙去云

影 卷二

仙鳥翔集沙汀時已冬初仰望島中桃李如錦心知有異遂登岸花香鳥語氣類暮  
春一此松高出霄漢松實錚錚下墜大如兩栗前正凱歌之聲青芳滿頰頗慮俱泮  
復行三四里路漸平坦稍北而東忽見宮闈巍峩類一王者第傍曰瓊仙府荀不敢  
進望殿上金碧交輝備極壯麗殿下石欄明秀如玻璃瑤殿而仙樂悠揚宮廷數十  
輩各奏樂器肅隊而出最後羽扇雙鬢一鳳輦出自殿外荀凝望如痴未知退  
避已為一捧劍女所覺近前唱曰何物狂奴敢窺仙仗搜覽前荀戰慄不敢仰視  
筆中問曰君是吳門荀秀才否曰然即令侍從振起命入內殿筆亦回鑿翠環雖  
捧一麗人嗚佩而出乃歐陽氏也荀大惶惑未及致問女握手曰數年隔絕尚思念  
否生嗚咽曰自卿仙逝追憶音容無日不泪珠洗面女曰妾固知之然君得至此亦  
展情報也荀問此何地曰是名瑤仙島去中國四萬餘里荀疑曰曩憑棧止數刻耳  
曰君所登者仙棧也如不信請登樓一望家鄉何如乃攜荀手登一瓊樓凡三層始  
躋其巔憑欄遠眺第見海水蒼茫浮天無岸遙望極北蒼烟一點隱隱躍於洪濤巨浸  
中指謂荀曰此即中華九土也荀寸心悽絕慨然有遺世之想女已覺曰君於紅塵  
中尚有富貴緣何得遂作此念遂下至殿殿已列綺筵烹風炮龍俱非世間味荀問

影 卷二 終

錢通神

會稽錢翰字通神。與同郡吳律字肇家者。相友善。翰固富家子。工詩翰善文章。每有所作。輒資洛陽之賦。求詩者時盈其門焉。吳生清貧。家世業債。幾無卓錫地。翰每以升斗給之。後翰名益震。遂與吳絕。吳嘆曰。孔方兄有絕交書。管城子無食肉相矣。自是遂不相往來。侍郎周文仲者。有女名品蓮。美而慧。見錢詩。嘆賞不已。文仲遂以妻。結縭後。情好甚篤。一日春晚。翰折白桃花一枝。挿供膽瓶。女謂曰。武陵仙種。須好句賞之。盍賦新詩。以消岑寂。翰大窘。強答曰。筆墨久疎。八文難就。不能對客揮毫。只好開門索句。因疾趨出。矯舊稿。撰桃花詩一絕。大喜。以示女曰。臨窳鎮月笑春風。潑盡胭脂兩岸紅。十里晴霞迷洞口。遊人俱在赤城中。女曰。此詩亦佳。奈胭脂等字。以咏得紅桃耳。翰謝曰。僕本非林園多。失檢。卿能續咏一絕否。女即口占曰。江東仙種數枝斜。洗却胭脂點點瑕。寄語詩人看仔細。莫教認作赤城霞。翰笑曰。胭脂等字。卿謂不宜。慎用何躬自蹈之。女志曰。聞君學駕班。目無潘陸。奈漫作門外漢語。豈以妾不足語詩耶。翰汗顏而出。嘆曰。數年聞望。幾傾于女子手中。肇家而在。當不至此。遂復與吳生相接。且設榻留之。由是朝唱夕咏。甚當女意。其每命一題。輒向書齋。淹留數刻。然後脫稿。女頗疑之。一夕西軒並坐。月影滿庭。女謂翰曰。玉鏡初圓。良宵未艾。與君聯句。何如。翰惶恐。急啟戶而出。女使婢尾其後。則見翰匆匆急走。隨即至於書齋中。向一少年索詩甚急。婢以告女。始知錢之所作。俱出吳手。嘆曰。乞其昏夜白日。嬌人如此。良人豈免中庭之泣哉。自後遂不復唱和。後翰往武林。以家事囑吳。時值重九。女與婢往後園摘茱萸。餐。見畫欄曲折。一書生對菊。凝立。眉宇清明。飄然若神仙中人。婢指謂曰。是即郎君所索詩者也。吳見女至。退避亭後。女亦含笑而歸。傍晚使婢以詩稿二卷請吳。吳固謹。慮士置諸案頭。婢連促之。吳不得已。乃挑燈研硃。細加點定。每有改竄。婢倚案指問。吳曰。卿亦知音者乎。曰。幼侍主母。略識之。無味雪吟。非所諳也。咏蝶蝶詞內。有連朝粉退倦花陰之句。吳改退作褪。婢含笑曰。據道藏。蝶交粉。退。蜂交黃。退。似不宜作褪字。吳迎謝曰。不意原成家。婢在吾禁中。僕不當以微賤目卿矣。乃拉婢並坐案側。婢察吳已心動。遍舉成法。消之等字。質辭。吳及叩之。婢含羞低聲曰。君自習馬。不察賤婢何如。語畢。星斜斜。曙曉。香齋。

卷三

一

影

卷三

二

做似不勝其羞者。吳心意俱挫。不能自吐。嘆曰。使人之意也。沈卿是謂矣。遂據之。就榻。婢亦縱體投懷。曲盡嫺嫺。婢曰。娘子才貌。舉世無雙。屬意于君久矣。君如肯垂青。妾當代舉赤繩。吳曰。得能望。恐將播火。無此福澤耳。婢曰。君不至得鬼忘蹄。無難射。得復馬也。後婢果導女與吳。蓮花前射。履月下吟。詩。魚水和諧。幾忘歲月。未半載。翰忽歸。吳方與女對奕。不及掩避。翰大怒。逐吳。將置女於死地。女笑曰。慕君不覺。結縭。豈知風雲。黑月。露連篇。俱出吳生之手。則妾固吳生之婦。非君婦也。遂與婢並歸。吳聞之。亦鬱鬱不自得。而死。自後錢聲價愈高。求詩者每徒手而反。柳衣氏曰。得名喪婦。幸屬不堪。執袴子文理。粗通得。馳妙譽者。固不知來何所自也。銀筆花開。得換。空妃之枕。玉樓人。艷聊常。裝相之。嫌豈持。摩家。有此奇遇哉。

奇勇

粵西醫生洪峻。以勇善與同里田子安。並號萬人敵。善用鐵彈。當至野外。較優劣。向一橫柳樹。彈之。生丸入木三寸。田三發。而丸裂甲。一入寸許。眾驚為神。一西焚僧曰。兩居士臂力。已足。指力尚虧。恐不能傷人耳。田大怒。彎弓向僧。眾欲勸止。丸已脫。僧第聞僧額上。鋒然有聲。彈丸落地。田愈怒。連發數丸。僧笑曰。若向柳樹。想已力盡。且換洪居士一試。何如。眾推生不可。惟請僧試。其技僧不得已。舉弓一拽。而折。乃以左手大指。抵凡以右二指。捺而出。一發洞樹。生心折。進至家。執弟子禮。僧盡授其術。業成。乃去。臨行。復出飛劍一口。贈生曰。此名蛟虹。能百步外。取人首級。須秘之。後田至桂林。為馬半漢所殺。馬半漢者。粵西之巨盜也。力掣犀象。結黨連群。蔓延象陸。聞生得田死信。步行至桂。察知半漢巢穴。以宵中至。其門。縱火焚之。群盜大噪。生於火光中。見一偉漢長丈餘。指畫群盜。撲心。知為半漢。飛劍斬之。剖其首。歸以祭田。由是威震兩粵。生亦自謂無敵。欲以此馳聘海內。歷秦蜀三楚。無敵手。時有巨商。素販質蘭紅毛。諸國。苦海盜。聘生護。出洋數日。果與盜遇。會北風大作。順風揚帆。船甚馳。盜不能及。俄見一小舟。蕩漾如飛。逆波而上。船僮立一。隻。甚。驟生飛劍擊之。不中。盜舉弓。彈之。未發。兩船已接。叟舉一手。掌定。生船曰。止。船為退。飛數里。正驚駭間。群盜已及各掣刀。向生。叟唱曰。此人須生。得見我。東。即。生以去。至一島上。有宮。殿。類王者居。蓬蓬。岬。門外。甲士數百人。俱俯伏。迎。叟入。眾夾刀。刃。生進。伏。跪。階下。叟略語數語。即。頭。等。獨。進。見。彼。云。獨。者。猶。言。力。士。也。見。十。餘。人。自。外。入。觀。甚。奇。古。道。嚴。紛紛。辨。認。殊。不可。辨。俄。又。傳。二。等。獨。進。見。有。彪。形。大。漢。二。十。餘。人。魚。貫。而。進。聚。訟。如。



請海濱治北接濟養之米香園絕幽僻重林蔭翳細草飄香山後野蹤往來其間  
以有孤崇人不敢近內有怡怡堂靈寢得一亭數帆閣細惠池諸勝數帆閣素為孤  
據生下榻於細惠池北一小閣中額曰玉潤碧鮮時方暑月池中白蓮盛開生有露  
零翠掌月將曉秋溢水心風更涼之句一夕月光初上倚欄佇望忽幽香四起有士  
人羽衣翩跹飄然而至生心知為狐姑其姓氏自稱羅雲居士與之語甚辨而博見  
生詩喜曰白蓮詩素無名作謝金陵波澄露冷一聯久膾炙人口終嫌板滯漁洋香  
來月白風清夜花放叢祠水驛前丰度雖佳亦未見的確此詩一出前人當退避三  
舍矣正叙談間忽一童子至謂羅曰鶴芝先生見訪請先生速歸生問誰為鶴芝曰  
此僕之畏友也博學能文更工書法僕曾邀書素幅茲來赴約耳君如不嫌野鄙同  
過敝寓作竟夜談可也生欣然同往見一人面如冠玉若神仙中人與叙禮叩生姓  
氏羅曰此衛子昭先生也曰即與足下作同寓鄰者乎聞名久矣羅復謂生曰是即  
鶴芝先生性愛閒靜未接芝字耳少頃一童子展素几上向鶴索書羅曰頃得衛先  
生白蓮詩極佳須為我書之遂述生詩一過鶴曰此題名作林立如陶菴得其香沉  
亭得其韻秋谷得其色他山得其情求一家而四美俱全者難謝客更生未能與此  
相角也遂錄於素生性好向鬱閣此殊自得既而羅具小酌飛觴邀遊酒酣各離座  
憑欄遠眺遙見畫帆葉影亂流雲鶴曰此真不負數帆之名復拓北窻忽四圍雪  
照銀海生化則細惠池也風扇花搖清香沁骨鶴顧生曰相率仙種妙見佳章惟願  
先生再示一賦以盡其餘生略不遜謝輒筆直書曰縹緲兮疎波胡胡兮翠荷有素  
女之娟娟眼細裁兮與香羅笑水宮之仙子奪霞標其如何然當朱絡充乘赤帝御  
時態以濃而益媚色因晴而得宜是以紅飽狎微西京重之而茲之所植者何獨玉  
骨而水肌蓋以雲水吟詩相泉度曲趙燕臨風楊環出浴淡而彌馨雅而絕俗細太  
液之清標思遠公之芳躅惟皎皎而不污豈因時而開闢羌抱月兮飄烟照清波兮  
色鮮貯玉壺而煥彩裏仙露以愈妍風冷水晶之殿容容雪竇之禪西瀛溪之所愛  
可有此廣寒之嬋娟賦畢示鶴鶴曰先生詩則佳矣賦則未工夫蓮花之君子也彼  
趙燕楊環豈濯清漣而不妖出淤泥而不染者耶至西京之紅飽狎微是實於葉井  
者非真花也率意填寫平日考訂之學可知矣生曰蕭選向多費解註家又無完璧  
即李善註亦有未詳之處章濤虎成既無確論虛構杞杞終成疑案若斯之類不勝  
枚舉則別風淮雨之譏固文人之通弊耳鶴笑曰此先生寡學之故也章濤虎成乃

卷三

五

更著之名西京賦本云極明無待置辨他如盧衡完是一物註家以重出而誌之然  
蜀都賦琥珀丹青江珠翠英江珠即琥珀也蜀都可重琥珀上林獨不可重盧衡乎  
世無難解之書特悲請者不細心耳生服其論洗盡更耐良久問及禽格格於雲霄  
間鶴離座告退生與羅并送出閣甫下階忽長嘯一聲化一白鶴冲霄飛去羅亦不  
知所在惟見荷盤傾露落月轉輝而已  
柳衣氏曰陶靖節不求甚解蓋不敢過作穿鑿附會之說非存而不論也世人得  
衛生學者無多貽衛生病者不少安得鶴芝先生耳提而面命之耶  
愛文狐  
白下韓文淵名潮少穎悟十七入邑庠家甚貧父母先後卒無以葬乃鬻其舍而窆  
焉其從祖號坤載者居於鄉宅之東偏有隙宇數椽相傳有狐崇人不敢近生請居  
之下惟吟誦了無他異後苦無執役者坤給以一髯奴夜則碎飛瓦擲不堪其擾聞  
空中語曰韓相公當世名士是以不忍驚擾醒奴敢實偏處此耶生哀懇曰大仙  
愛人宜兼愛其屋之為薪水之勞專賴此力未可去也空中又曰此輩俗氣薰人片  
刻不可同器先生斷後不患無人乃遣奴去即甯清如故明日生起將壇湯洗盥而  
盤水已置於案側少頃見盤盃燕翻蝶舞自空而下則供于飯焉具修膳頗豐生向  
空辭謝曰梁伯鸞已貽人熟何敢以猪肝細故動累大仙耶答曰先生固清介然讀  
書人不宜以珠柱分心僕當代為籌辦尊稱殊不敢領僕胡姓年稍長於先生惟愛  
文人因疏文軒如蒙讓稱呼以文翁可也自後飲食衣服莫不取給於胡請見不可  
生每有作必命向空朗誦一過信口瑕瑜不稍存隱諱一日題為不日成之生誦破  
題曰詩咏靈臺之成若不必用力於一日焉胡曰甚謬不日二字當作不限時日  
解讀成此臺不拘何日以見文王愛民之深如算作竟似海市蜃樓片刻幻成非惟  
背理荒謬且與下文不接矣繩綆糾謬此類甚多生有同社友四五輩過訪胡代為  
欸留果飯俱薦時品有張姓者曾遊於閣因言刻下閩南鮮荔枝甚佳惜不能致一  
陳姓者云嶺南波羅蜜尤妙也未幾品盤臂下錦簇花攢手擊輕紅猶含宿露眾疑  
兩粵較遠波羅蜜恐不能致胡曰非不能實不肖也叩以故胡曰張先生學行  
兼優萬里亦甘致命陳氏子不能波羅蜜於樓而責波羅蜜於友是以不肖也眾不  
解所謂曰詰內典者自知之也蓋陳某曾有盜竊之行梵言波羅蜜者華言正大光  
明也俄而座客前各置一枚而於陳獨缺於是生向之交好稍有遺行者不敢相顧

卷三

六

馬後二年。生以第一舉於鄉。歸見案頭遺書一函。銀三百兩。向空呼胡致問。聲亦吞。然急展書視之。略曰。兩月來殊殊。奈欲一詣會城。聞閣閣。未洽野老。心性俄聞。泥金奏捷。喜動故人。足下學問文章。本不應作第二人。想主司頭腦。亦非冬烘。可見。榮旋後。想另有一番景象。僕非過作不情。忽然違避。知我者能諒人也。此後致君澤。非鄙人所知。第願足下。為功名計。不為富貴計。鈴山堂十年。承。總以富貴。兩字。改操甚可惜也。元聖不及捧讀。祈於人靜後。朗誦一過。數千里外。可領教益。外附非。函。那佐公車。伏望笑留。肅此留佈。並候不一。生得書涕淚交頤。周知所措。是科連復。南宮出為某邑宰。有政聲。後以事件。撫軍免歸。官錫一木。主供於中。富。題曰。文軒先生胡公之位。四時致享焉。

柳衣氏曰。親如父子。嚴如師保。從古愛亦未有此翁之甚者。韓生。謝香之。報必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胡翁也。

立湘子曰。珠桂分心。不知汨沒多少才人。胡翁此語。純是血淚。

陳秋槎

吳郡陳秋槎。性好潔。家雖貧。斗室中。花草圖書。鑪香茗。俱極精雅。雖妻子不許妄入。

卷三

七

也。時將春盡。磁盆。踴躍若朝。霞偶成七律一章。曰。閒來取次檢遺書。又見山花。踴躍紅。一色晴霞。望眼幾回啼。鳥。快。東風。愁人別。波。殘。春。裡。帝。子。芳。心。晚。夢。中。留。得。多情。枝。上。月。三。更。猶。自。照。朦。朧。雨。脫。稿。適。友。人。某。招。游。虎。阜。銀。戶。而。出。比。返。方。啟。鑰。聞。室。中。履。聲。索。索。然。急。推。戶。視。之。無。他。異。檢。視。案。頭。見。稿。尾。有。和。韻。一。章。曰。小。庭。一。鏡。綴。花。叢。爛。漫。明。霞。照。眼。紅。應。有。方。魂。隨。夢。蝶。偏。餘。殘。淚。向。春。風。詩。情。落。日。青。山。外。旅。恨。三。更。月。影。中。好。與。海。棠。爭。綽。約。微。烘。酒。暈。睡。勝。醒。視。現。墨。瀟。瀟。新。語。問。妻。兒。莫。知。所。自。乃。篝。燈。據。案。展。卷。默。坐。以。察。其。具。漏。將。二。下。聞。壁。罅。中。隱。隱。有。吟。哦。聲。諦。聆。所。咏。即。陳。作。也。陳。素。有。膽。略。亦。朗。誦。和。章。以。觀。其。變。成。壁。中。罕。罕。有。聲。一。人。自。罅。中。探。身。而。出。體。絕。扁。類。紙。剪。者。既。至。地。自。搓。其。身。首。臨。風。一。振。則。居。然。一。美。少。年。也。衣。履。鮮。潔。眉。宇。朗。秀。向。陳。揖。謝。曰。曩。誦。佳。章。頗。諧。夙。好。不。揣。無。陋。率。爾。效。顰。陳。始。頗。駭。及。聞。吐。屬。風。雅。心。意。始。安。遂。詢。其。邦。族。因。言。浙。之。汝。水。人。羊。其。姓。受。采。其。名。影。登。其。別。號。也。問。能。飲。乎。曰。素。所。好。也。乃。呼。童。通。市。夜。漏。已。深。徒。手。而。返。陳。不。悅。羊。曰。弟。有。斗。酒。可。消。清。夜。即。叩。壁。曰。一。妹。取。酒。來。余。與。主。人。飲。也。忽。見。一。壺。一。搯。出自。罅。隙。羊。接。取。之。壺。合。如。故。於。是。挑。燈。對。酌。各。吐。清。談。甚。相。得。酒。將。盡。則。舉。壺。納。壁。注。滿。而。

出。馬。陳。善。飲。將。四。鼓。已。不。勝。酒。力。謝。曰。家。君。先。職。明。當。浮。大白。以。答。清。惠。羊。亦。奮。衣。而。起。將。入。壁。陳。乘。醉。捉。其。裾。而。疾。驅。之。不。覺。身。亦。入。壁。羊。盡。力。一。推。則。踏。然。而。跌。翻。臥。碧。毯。比。醒。自。視。已。卧。壁。外。芳。草。叢。中。急。呼。家人。破。壁。視。之。則。有。羊。皮。人。男。女。各。一。疊。置。壁。中。衣。履。綉。以。五。采。始。信。託。姓。命。名。之。義。遂。瘞。之。其。怪。亦。絕。第。不。知。皮。人。屬。何。作。用。且。不。解。影。菴。之。義。後。至。浙。夜。泊。村。口。聞。村。人。相。呼。看。影。戲。陳。亦。隨。往。叢。中。脆。紙。焚。然。花。腔。鼓。擊。尺。影。登。場。絕。類。家。中。所。見。者。於。是。始。悟。其。所。由。來。而。影。菴。之。義。亦。詳。焉。

柳衣氏曰。郵亭旅館。燈地更殘。得一影菴。可消岑寂。不更愈於形影相對乎。秋槎必欲窮其跡而除之。是何心哉。

鬼榜

余孝廉設帳於鹽邑王氏。時生徒將赴秋闈。遺余上省。寓於白雲菴。師生對榻。令僕他寢。場畢。復留待放榜。徒得失。殊重。揭曉。夜吐不寐。余曰。爾姑疑子當為爾代。聽好音。乃強就枕。余倚牀靜坐良久。聞牀外。隱有語聲。即欲聽紙窺之。約略見四五人圍坐庭中。燭焰熒熒。照見面目。俱黑。膚可醜。一人曰。今夜座中。不知誰為得意者。一

卷三

八

曰。少頃便知矣。又一人曰。此番頭題甚高。未識諸公作法若何。乃各述所作。或大講。或中幅。不一。據文按義。似南谷三復。白圭全章。題余故。膽豪至此。尤忍笑。屏氣以畢。所見。俄而。又有一人。自廊廡。至眾。皆起。曰。王先生來矣。推讓就座。眾皆趨。承過。似素所佩服者。一人曰。某等場後。忽忽。俱未經捧讀。請先生元作。願領教焉。其人出一紙曰。首誓願有可觀。不知諸君以為何如。眾起立。展視。皆作曼聲朗誦。曰。愛賢者之不懼煩也。聖人亦樂為婚媾矣。蓋白圭之妹。一之為甚。乃至於再。至於三。夫子以兄之子。妻之。宜哉。今夫君子。以玉比德。女子。以玉為飾。句合二姓之好。固未可漫為玉樹。倚萊。既矣。況水精著。望。聖門。共仰。永清。被褐。是懷。快。塔。尤。宜。玉。潤。施。為。羅。於。松。栢。車。在。相。儀。者。之。有。身。識。爾。吾。實。有。南。谷。者。議。行。免。禍。居。然。太。璞。之。完。鶴。起。乘。時。更。有。席。珍。之。待。夫。子。讀。書。至。小。我。之。篇。嘗。三。復。之。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為。故。叔。言。之。也。維。是。賄。賂。公。行。富。路。者。爭。利。於。朝。容。實。實。而。朝。傾。囊。不。惜。若。是。其。實。也。南。官。氏。不。暴。貧。乎。而。幸。也。其。白。圭。猶。在。也。且。三。白。圭。亦。無。恙。也。雖。然。主。則。猶。是。也。而。何。以。云。三。閭。當。考。之。曰。公。執。桓。圭。侯。執。躬。圭。伯。執。躬。圭。容。之。所。什。襲。而。誦。者。即。此。讒。諛。是。則。懷。璧。是。罪。矣。容。雖。一。大。夫。耳。何。得。有。此。曰。禮。言。家。不。寶。龜。矣。不。言。家。不。寶。圭。也。谷。固。有。解。



馬若是者遠財於東國尚推季子多金即担腹於東床不愧其人如玉吾夫子以兄之子妻之可謂佳偶曰妃矣而說者曰昔公治長繫於線線木索受辱子輒以子妻之而兄之子必南容是擇何厚於兄而薄於己也曰是聖人之公也夫孟皮已不幸而早世矣門衰祚薄痛鮮佳兒纏斷鐵索幸存弱女於此而不慎其所擇則然憫曰仍將何以自釋焉嗟乎從此尼山釋映遙分縹緲之光自茲泗水波溢欣記方流之折猗歟感讀畢皆極口稱揚互為擊節正嘈雜間忽聞門聲甚急呼曰王相公中矣王膝臟中聞呼疾躍下榻倒履而出開戶視之聲跡杳然乃仍歸寢室垂首長吁形如槁木余善為慰解之且述所見王亦忻然失笑於是知所報者乃鬼中也自是功名之念漸灰

柳衣氏曰文殊可中惜不見考官原批作何評法

誤句

桐城鄉民王械之械之學生子也形貌絕類同居者亦不能辨性極友愛一日械遇疾械早夜侍湯藥貌亦惟瘦後病益危械不解衣帶偶神倦即枕械榻而臥臥廳中見青衣執練索而入至榻前審視械復脫械曰不知若個一青衣出練索視之

卷三

九

指械曰他是他遂拘械而出至門外黃霧迷天寒風切骨非復平時所經路徑械心知已死且知青衣有恨然樂代兄死亦不置辨至一城極高城內街衢市肆新鬼故鬼熙熙攘攘無異人世遙見一府第規模甚肅青衣數十輩各押人犯佇立天料臨柳鳴鼓響內作吟喝聲青衣各各人犯促步而入殿上燈燭煌輝兩傍站立鬼卒俱極猙獰一王者據案而坐似已醉一唱名械在第三點畢仍命下殿一吏傳呼曰浙江錢如命及女犯邢氏聽審即有鬼卒押兩人上殿械側聽訊問一謀財殺命事一貪姦殺夫案也約略數語忽聞札煩聲鞭撻聲械即趨入已先有一人跪號痛聲一獨俱作械正心驚股慄更又呼曰王械之聽審械即趨入已先有一人頭繫草索跪立案側王問汝控王械之威偏自戕有何証據供曰某張姓械前生為吳三郎因索債欠致某情極有極王問械械茫然不知所對王怒喝曰不能實講想是情實喝令磨碎之數鬼卒即昇一巨磨置殿下梓械倒置磨孔中盤旋而轉械碎筋糜痛不可忍漸通心口乃稍減然空中待聞磨聲隆隆然也轉昇王曰帶上來群鬼將肉糜拌入血水且提且捏博一人形械即醒王又問仍不能答王命掘解之械懼呼曰我實不知前生何能對辨王曰取雙鏡來令自照之左右即取鏡置案上

我近前親照則一女子也遂大嘆王呼張現鏡曰彼係女身何云李三張歷數原委復確聚有據王不能決一吏稟曰原簿查之可白乃取簿查閱王械之與一王械之並列兩行籍貫年貌相同唯下各註生前事有別王問曰據此爾為王械之何言譏械名答曰械為械之胞兄甘為代死是以頂名到案王首領之忽門外鳴道聲大作一健役飛步稟曰子公爺至矣王即下殿肅容而入坐下見械問曰此輩係何罪犯王笑曰此事殊出意外忠肅大才祈代為一斷遂將張某索命械之代死備述始末公曰張某固非妄控然究負勇自戕與被殺者有異械之捐生代械尤屬可敬若仍拘械抵罪殊負趙至弟肥之義莫若將張某投生作一富家子械之即釋回以全孝悌如此則張憤既消械願亦售矣王大喜即遣張往富戶投生仍命青衣將械之押回比醒見家人環泣蓋身死已二日矣乃述其事盡異之調理數日而起未幾械病亦愈

柳衣氏曰元聖屏挂周王滅疾衝善編節公子駢尸鬼神可感盜賊不可感也忠肅公尚欲以孝友勸人世哉

魏生

卷三

十

桐城魏生名楚材性近輕薄人比之魏收亦呼為驚蟻蝶父兄屢戒之弗聽也會遇春暖與友人散步郊外雲晴風軟野芳滿目幾忘路之遠近一徑緣溪西出望之新綠酣濃尤覺雅趣以未語路徑未敢遽入正趨趨聞金鼓聲自遠而至遂迎風而往幾里許見人家一簇演唱春臺劇人蓋稠密生不勝揆揆退出看場瞻望簾幕間真有所遇步至村抄二巨第類顯宦家門外一石磴殊光流方欲憩坐忽一荔枝核自上墮下正中生額仰視之見樓上一女子嫣然一笑疾退廳內外一優尼半姿媚媚眼波流注生心神俱蕩眼色流連傳遞眉語女亦時露半面笑影彷彿可見未幾友人進至笑謂曰何又忽受閒靜猶坐於此欲拉生歸生託他歸使先之迨看場人撤聽聲呀然一聞笑語漸低生猶徘徊簾下若有所失忽一媪自後至見生喜曰亦在此耶視之則生之乳媪也生問歷年何在指門內日向素即在那家今樓身尼替中作活曰此來探故主耶曰替中雨花師在內特遣歸耳語畢還入至門內又顧謂曰即離家尚遠日色已曠宜速歸生遂覓歸途未半里祇覺野曠雲依非復來時路徑遙望林叢中崖角半露真有人家或可借宿及趨至則一尼卷也卷門已閉頭曰妙清着字跡猶約略可辨叩之一尼啟扉而出向空問曰誰耶誰耶似不見有生

者。生心疑。另有私約。故不作聲。悄然掩入佛堂中。燈火熒熒。退立竈後。以俟。聞凡作怨語。曰。是又誰人作惡。賺人啟閉。摸索而入。生於暗中。一瞥目。見也。入便暗生殿。傳喃喃佛號。生步入殿後。新月一痕。照見板屋數間。懸燈明淨。靜如虛殿。廊下橫板作凳。光潤如拭。生倚柱少憩。不覺昏睡。去良久。覺有人搖撼。而醒。張目視之。則媼與雨花也。媼舉燈諦視。驚曰。果郎也。何為至此。生無以答。媼沉吟良久。願謂凡曰。個郎。係老朽從幼撫乳。性極謹。應想今日貪看演劇。不及歸家。流宿於此。幸老尼不覺。曾容坐牕下。連明遣之。可否。尼笑答曰。誠是。仍可與汝同睡。何容露處。耶。媼笑曰。生曰。然則再吮我乳也。媼之而入。生見床帳精雅。心知非媼。臥室。過問曰。此媼稱耶。媼曰。欲睡即睡耳。多問何為。尼詢宗。媼代為鋪張。以答。乃使媼具茗。媼即推門反扣。而出。低聲謂曰。夜深矣。宜速睡。毋誤佳期也。生遂挽尼。登榻。尼亦絕無羞。縮。體。媼。生乘間。問。樓中所見者何人。曰。此朱氏女也。曰。美乎。曰。色甚佳。當為君圍之。曰。可必乎。曰。凡婦女喜入廟門者。其心固有所屬。彼至此。數矣。故知可動也。生益喜。雲滋雨潤。備極綢繆。俄而。此更聲。龍。熄。微。明。尼。促。生。起。生。猶。依。戀。不。捨。押。抱。求。歡。尼。即。寂。然。不。動。生。緊。按。之。則。冷。氣。一。團。直。透。毛。孔。急。撒。手。尼。已。不。知。所。在。惟。口。鼻。

卷三

十一

中。覺。有。塵。土。氣。披。衣。起。視。第。見。敗。屋。數。間。亂。柴。堆。積。東西。各。停。一。樞。大。駭。飛。步。拔。脚。而。適。比。至。家。貌。若。死。灰。驚。喘。不。已。家人。爭。問。之。備。述。始。末。家人。曰。媼。於。去。年。傳。聞。已。死。非。鬼。而。何。未。幾。適。友。人。亦。至。告。以。故。友。人。曰。昨。見。足。下。默。坐。一。墓。前。石。燈。上。并。無。屋。宇。也。生。越。日。復。拉。友。人。至。其。處。果。為。荒。塚。一。塚。餘。無。所。有。更。至。尼。菴。訪。之。殿。後。廢。宇。傍。停。兩。觀。問。諸。尼。一。為。雨。花。一。媼。之。奇。樞。也。

柳衣氏曰。自摩騰竺法入中國。象教流傳。然未嘗有尼也。及劉峻女祝髮出家。始有尼姑。何充捨宅。妻尼。始有尼寺。於是天下婦女。又得一安樂窩。矣。雨花喜入廟門。一語道破。無數深閨心事。婢人不少。若魏生者。則不足論矣。

影談卷三終

影談卷四

清海高首世瀨月楮氏著

蝴蝶夢

許生夏月。讀書覺皇寺。凝碧軒中。見羣蝶舞拍簷端。一差小者。誤觸蛛網。生解網。脫之。千倦伏枕。忽聞窗外機聲。軋軋。啟扉出視。見庭之東。偏竹木交柯。矮牆一帶。曲折而南。竹屋數間。一綠衣少婦。臨窗俯織。蛾眉蜂首。丰致嫣然。見生至。停梭。問曰。客自何來。生曰。書齋岑寂。尋涼至此。女曰。即萬凝碧軒之許郎乎。曰。然。曰。同寓。郎也。乃下。紅呼生入坐。進則綠陰酣濃。頓覺涼生兩腋。詢其家世。答曰。妾姓氏。兒夫素習當車。送客遠行。萬妾於此。生意舊寓。夫熱。如得此樓。寓非惟可避炎威。更可得親覲。賢復。問曰。貴寓清幽。幾忘炎暑。不識有餘地。容膝否。婦曰。牆東。擲英山房。舍宇修廣。儘可。息駕也。叙語間。忽聞笑語。聲。來自。牆外。生曰。是又誰家。春宅。寓居於此。曰。曩見謝家。姊妹。結隊而過。想又到此。納涼耳。生引。領。牆外。意欲窺窺。羣。艷。婦。已。覺。曰。舍後。小。窗。外。與。隔。院。通。可。窺。見。也。遂。引。生。入。一。斗。室。窗。紗。掩。映。果。見。粉。白。黛。綠。者。四。五。輩。嬉。笑。庭中。掃。指。白。羅。衫。者。為。室。娘。凝。立。簷。前。拈。花。微。笑。者。為。室。娘。手。搖。羽。扇。者。為。室。娘。

卷四

其坐太湖石畔。腰寬腹大者為鳳娘。短衣窄袖。髮覆額者則芳妙也。未幾。羣。婢。羅列酒餚。鳳娘曰。今為芳姐。壓。鶯。須。浮。大白。為。賀。乃。先。酌。奉。芳。後。各。依。次。圍。坐。觥。籌。交錯。笑語。喧嘩。惟。雪。娘。畧。一。沾。唇。停。杯。無。語。鳳。娘。曰。大。姊。不。耐。喧。鬧。須。舉。一。令。為。勸。鳳。娘。曰。行。令。不。妨。祇。恐。酒。醉。芳。妙。耳。雲。娘。曰。我。兼。代。芳。姐。何。人。起。令。羣。推。雪。娘。雪。娘。曰。各。舉。毛。詩。一。句。須。上。下。文。合。成。一。字。不。能。者。飲。此。乃。舉。令。曰。雨。我。公。田。為。雷。字。雲。娘。接。令。曰。四。方。是。維。為。羅。字。鳳。娘。曰。人。有。民。人。為。父。字。眾。曰。此。字。勉。強。宜。設。曰。容。再。思。之。乃。尋。思。曰。一。朝。饗。之。為。之。字。眾。諱。然。曰。更。不。成。字。矣。眾。即。飲。盡。次。至。鳳。娘。時。鳳。娘。方。展。其。腹。曰。乃。生。男。子。為。字。眾。拍。手。曰。現。身。說。法。本。地。風。光。愚。妙。妹。宜。各。賀。一。盃。旋。至。末。座。芳。妙。曰。我。毛。詩。不。熟。雲。妙。代。我。雲。娘。曰。欲。求。李。代。莫。得。花。羞。須。道。萬。福。為。謝。芳。姐。頭。不。答。雲。笑。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遂。完。令。曰。而。有。遊。心。為。惡。字。鳳。娘。曰。慈。母。發。端。勸。飲。仍。徒。為。法。自。斃。大。姊。仍。一。酌。不。滿。奈。何。慈。娘。曰。我。舉。一。令。為。勸。命。掉。拾。一。大。觥。酌。曰。谷。舉。四。子。書。一。句。下。接。一。古。人。不。能。者。以。此。罰。若。妙。曰。我。已。想。就。容。我。先。道。牛。山。之。木。嘗。美。矣。石。秀。眾。大。笑。曰。此。係。錯。謄。十。娘。廟。中。上。舍。生。語。何。據。為。己。有。即。舉。巨。觥。以。罰。雲。娘。曰。小。妮。子。量。窄。我。為。代。飲。舉。盃。一。飲。而。盡。雲。

娘俯首微哂風娘曰大姊鶴鶴想又有會心雪思矣道我笑雲娘直性華芳姐只道石秀備說著其直如矢不識也肯憐伊量窄吞眾各縱聲大笑生亦失聲已為風娘所覺拉雲娘趨至窗前舉燈一投屋成未遠呀然洞開掃榻間而逸風笑嘆曰誰說他家姐勤苦備能引少年衆離座驚問何人一婢說視曰是即駕碧軒若芳姐之許郎也雲娘曰若芳曾說過一少年解救今幸相逢不可失之交臂共進過院推生上坐雪使勞妙向生泥首風猶掩笑不已雲娘斜眼曰尊客之前何德配狂風娘曰若芳既許郎脫離虎穴須求姊妹遮蓋牛山語畢眾復大笑若芳量生兩頰俯弄絲絲生曰暗香疎影不碍直抄秋水落霞何嫌活刺若括名說部愈饒蕙蕙原不必以燕鬼簿為博洽也雪娘曰許郎此論風雅宜人若盡舉水滸人名更覺困難見巧遂舉今日而不自白勝雪娘曰遠勝一朝饗之矣令至生生日授之以手願大塊眾曰典雅風流更饒蕙蕙才人開口自是不同次至雲娘雪娘曰日月遊安時邊雲娘曰雖不及許郎風雅亦覺自然可喜尋至風娘風娘曰我有一個姊妹膚廓偏其反而花容雲娘曰榮字似泛而有餘味頗耐人咀嚼乃至雲娘雲娘曰若姐已頭場貼出應雲娘完令許郎先拔前矛後勁務宜出色雲娘獲手完令曰曾子曰唯

卷四

魯達眾皆擊節曰曲而有直體合當以此壓卷於是沈孟飛鵬更翻酬酢生乘間離座步入摘英軒見窗几明淨筆墨精良遂集唐句題一絕於壁曰小樓高閣謝娘家草綠裙腰一道斜蝴蝶夢中家萬里丰采春月在天涯甫擱筆若芳適至見時出一羅帕展几上笑倚案側生已解笑謂曰縱有迦陵紫雲何在若即舉纖手輕碾除塵生復集贈曰花時同醉破春愁只愛芳卿一轉眸未解會花惜楊柳思量何事不回頭方欲著欵眾忽舉帷而入曰我道許郎必不亡酒芳見眾卷帕將袖袖衆拽之出見許郎曰未解會花獨遊折柳我輩厚顏矣生感謝曰卿輩盡道仙才僕自當各贈俚詞以誌良會遂集贈雪曰等閒相見莫相親背插金釵笑向人悲伴風流雲雲金釵半醉生春春贈雲曰獨恨金釵重當時一笑也難逢天長地久時相憶雲感衣髮花容贈風曰芙蓉脂玉綠雲髮紫風青鸞盡在山暫向玉階花上立春情不斷玉環珠翠日魚油錦上簪鸞香試結同心寄謝娘願學金鸞採花蕊一枝漁鮑露凝香蕊娘曰許郎既贈佳意愚妹林不可不答雲娘曰恐下里之敬不稱陽春白雪耳乃亦集唐句曰門柳蕭蕭噪暮鴉鴉鴉屏邊背一燈斜不勝惆悵還惆悵別夢依依到謝家雲娘曰大姊說破夢幻便令人不勝惆悵即握管書曰休違玲瓏

唯我詩鳥無能得却憐伊真教不子偏惆悵雲雨荒臺起夢思雲娘曰據得蕭郎愛遠雙雙雙玉玉頭頭春窗一顰風流蕙蕙下三堂一鈞風娘曰青山何處歸同心願戶疎簾相映深正使宜剪春意懶嬌羞不肯入鴛鴦眾大笑曰容非快達主實輕狂然既街玉求售又以含胎自惜恐柳腰合抱縱入鴛鴦白家郎無小蠻之愛也正笑語間眾顧若已失所在遂謂雲白小妮子慣誇誇債債須速之速拉眾及生自感花棚下曲折至一小閣中見若臨窗添翰書一雙鴛鴦相推扉而入視之則贈生詩也亦集唐句曰紅樹林邊日長離離離離活鴛鴦此情可待成連憶斜欹輕身拜玉郎玉玉瑤瑤任所依寒窗燭燭月餘暉知君也解柳輕薄玉風塵欵欵欲飛此生終不自解卿雙宿雙飛遊此生花影添添不任春光與爾豈無情一日須來一百理一心如結不曾開相思一夜情多少一寸相思一寸灰風娘笑曰我道若芳年輕未解風月豈料鍾情處甚於老大蕊曰爾自嬌羞不肯入鴛鴦祇怪他人善談風月我輩宜退避讓使雙宿雙飛正欲出閣雲娘已解掛綉獨生視之如月浸梨花烟籠春柳低徊惻惻目注心搖雲娘目視風等眾已悟曰閣中熱鬧不如庭外清涼雲娘膽素怯須許郎坐伴片時語畢扇隨而出生亦接武隨之蕊顧笑曰良會無常佳期難再與來今日盡君歡免得天長地久時相憶也纖手輕推一跌而醒窗外絡繹聲猶唧唧不輟出現度隅惟一絲蝶甜睡花叢而已

卷四

椰衣氏曰莊史要人為蝶其夢幽許生夢蝶為人其夢麗

羣芳譜

瓊州林一技父名雲龍舉孝廉與同榜宋瑤稱莫逆交林未生時其母夢八月宮向垣城求子垣城命一姬引入萬花園姬折銀桂一枝以贈曰以此為汝子語未竟鏡花俱紛紛墮姬謂曰祇以汝故萬卉俱動凡心幸寒梅未落尚可藉復餘芳耳遂醒及生異香滿室七歲能屬文宋以女紅雲許之後宋官於京有貴公子姚榮者家揚州號小霸王知宋女美宣言一枝已卒將委禽焉宋以告女女潛從甫投銀兒一神女招之去女疑為大士神女曰子孫孝公主也前在唐東宮見林郎下界子亦心動憐汝有同志特來解救遂絕林後要高士貴公女曰廷齡齡工詩翰勸林游樂林風流自喜至廣陵與名妓石紅英桃絳綺善同院何有運福者年十六色藝允佳攜母弟其值何慕林風雅代輪纏頭私作終身訂未幾姚自京返聞何在以重利囑攜母攜便何不可攜謂姚曰彼方與林某善林去則當棄君姚知即來携也

事之被覺，遂忘何之被獨據，將殺林，乃伴言曰：林固與余善，余當扶頭，搗喜以告林。林疑之，及即席，諸妓皆侍。姚語宋公家事甚悉，林始知與宋有舊，便何彈筆，酒何歌。馬上難家白面郎一絕，姚益怒，歸而謀諸僕金錢，曰：伴買何以作偏房，更聘林以主西席。林以何故，必受我聘，何因舊好，必與林通，則殺之不為虐，死者無含冤矣。越日，姚具禮使金錢聘林，林方與何奕，將却之，解綰曰：此非君久戀之鄉，勿謂青毡不如紅粉也。林正踏踏，忽搗母呼何去，良久不至，方欲致問，紅英掩淚而入，曰：頃姚公子捨重寶，買遺裙去矣。林急召金錢問之，答曰：主人恐公子不忍割愛，故買何以作餌耳。林喜曰：姚公厚我也。時同院妓有風仙者，慧而黠，謂林曰：前姚某在席，似有不滿於君，今忽重寶，厚幣徵君，恐膏粱子弟無平原好客之心。林曰：紙袴兒，諒無遠謀，不足慮也。遂適姚，姚款林有加，禮酒酣，呼何侍飲，林甚踴躍，姚笑曰：吾輩風流豪曠，豈拘形迹，卒呼之，婢覆曰：何娘為紅姐所留，恐後至，蓋姚有林曰：紅裳知前謀，恐何入教，特拘留之，未幾姚又呼何應命而出，紅婢芍欄曰：何娘此去，將與林生駢首書齋，姐忍視乎。紅曰：何固可憫，林甚無關，芍曰：愛人者，兼愛其屋之鳥，救林正以救何也。紅沈吟曰：汝能受命，二人不足救耳。乃命芍預匿林履，囑曰：俟人靜，導之出後園，毋洩。復使媪圍園門以待，未幾姚果笑擁林何，並入此室，伴致殷勤而去，方欲解衣，芍自帳後出，以難告林，大驚，疾啟扉，梯牆而遁，芍遂引何從後園出，比反適遇姚，操刃至，見林不得，見芍心疑，恐之，芍懼，以寶對姚，大怒，置紅紅不能堪，遂自殺。姚自是恨林益切，齒矣。林既遁，仍返舊院，解綰等驚叩以告，林以告，紅英曰：君雖歸，何必不免矣。正在嗟嘆，聞忽聞叩扉聲，甚急，耳之姚也。風仙疾引林匿於夾室，姚問林及何紅英，辭之，姚率眾入諸臥房，搜檢而去。林出，請妓謂曰：君不可羈留於此，宜早作歸計。乃各出私藏，以贈林，至江干，聞宋奉命將換浙，行之，果與宋遇，宋厚遇之，且曰：蘭期已近，君宜速歸，林遂行，忽見後船一女子，端坐艙中，視之何也。林不敢問，各相挈而去。蓋何出園後，不識歸路，伏牆外，適天明始強步至渡口，心甚傍徨，忽有驛騎自後飛至，何疑為追己者，即躍諸河，適宋船過，拯之，何許云：良家女，宋遂收於膝下，作己女也。林歸，應試，即登解，將入都，適足齡病，林不忍別，強之乃就道，比至都城，宋亦內擢，遂寓於宋，始知何已為宋養女，心竊喜，未幾廷齡計音至，林恸甚，宋慰之曰：君如芙蓉鏡好，不患俗焉，婚冷也。遂入禮閣，以第一名報捷，臘唱日，宋預集親朋，張樂以待，俄而林果以狀元歸，宋即命扶女出，與林結姻，自是牽牛，既禮，舊雨重喜。

影 卷四 四

引厥前春，風獨被矣。他日何謂林曰：妾沐君恩，寵崇已極，惟故園姊妹，淪落天涯，使得共侍巾櫛，朝夕相依，妾之願也。林以宋故，難之，何曰：是更易易，妾當為君言之。乃言於宋曰：林郎既貴，宜廣置媵，妾以行，益斯，宋喜其不妬，姑也，許之。林即擬至揚州，過山東，見有跑野地，號虞美人者，馬上舞雙刀如飛，林愛其真，厚價娶之，比至離揚，訪舊游地，則門前冷落，車馬無塵，獨曰：公子遠去，諸姊妹俱散，閉閣不復登樓，賣笑矣。乃呼絳等出，各述離衷，宋始知何已歸林，風仙嘆曰：淮南得道，鶴犬皆仙，何入九天，眾沉孽，海波使然也。林謝曰：此來正泛慈航，以渡卿等耳。風曰：何意若何，曰：此何之本意也。眾喜曰：郎非薄倖，何更多情，妾等甘自抱衾，以奉何矣。時姚有門客居後院，聞之以告姚，姚復謀於金錢，曰：林吾仇也，殺之則官有常刑，舍之則私讐未復，奈何。金錢曰：世固有殺人而可逃國法者，公子不屑為耳。若兮偽作綠林，狀要而殺之人，固不敢以盜賊疑，吾當貴家也。姚乃集紀綱數十人，伏莽以待，未幾林與絳等，同來而遇，忽鳴鑼，鑼聲震，眾皆抹額橫刀，擗車大噪，林股慄色變，不敢作聲，虞美人曰：君何怯也。約眾後退，獨跨鞍直前，撫劍唱曰：鼠輩識虞美人否。姚舞樂大呼曰：重腫在此，虞大怒，躍馬斬之餘，眾奔潰，林亦不知為姚也。遂入都，宋見諸女端雅，謂何曰：是輩亦似良家女，須善視之，何益喜。時值中秋，林設宴為宋壽，酒酣，命諸姬奏樂，虞亦技劍起舞，歌曰：月明兮，露濃夜靜，分漏終華，筵散兮，畫堂空，不如來風，歸去飛入廣寒宮。歌畢，忽天女散花，紛紛亂墜，眾各離座，恐懼，仰視，見雲流銀漢，隱隱作水聲，正注目間，銀濤一瀉，如千尋，直掛簷端，一女子乘船而下，則紅雲也。謂宋曰：兒在廣寒宮，奉坦誠命，特接林郎與綠萼公主，結姻且命吾父代奏修之職，幸勿遲留。宋如在雲霧中，不知所為，紅雲舉袂一揚，眾不覺已在舟中，但見水天一色，皎潔非常，兩岸洪濤，灑灑，紅雲盤旋如飛，持謂宋曰：此瑤島也。頃刻間，見宮闈魏燦，浮於水上，上顧羣芳，譜三字，遂泊舟，岸上人齊聲呼曰：新郎至矣。各執綵紗燈，導入廷，齡與一女子迎諸門，曰：待君久矣。林問女為誰，曰：是即姚榮之妹，紅裳也。遂入宋與林立於左，廷齡紅雲紅裳，連裙綉綺，紅英風仙虞美人等，立於右，未幾仙樂悠揚，響徹雲霄，眾仙女扶公主出，接擁鹿輪，與林交拜，將行，合卷忽聞門外大嚷，見一人仗劍大呼曰：一枝殺我，我當訟汝於天，視之姚也。林欲逃避，已為所及，虞疾抽劍禦之，正酣鬪間，忽鳴鑼，鏘鏘一仙姬跨鶴而下，手展赦命曰：垣城有命，各散。宣讀，眾遂依次俯伏，詔曰：牡丹殿三春之艷，瑤柱飄八月之香，各稱第一之名，花宜

影 卷四 五

引厥前春，風獨被矣。他日何謂林曰：妾沐君恩，寵崇已極，惟故園姊妹，淪落天涯，使得共侍巾櫛，朝夕相依，妾之願也。林以宋故，難之，何曰：是更易易，妾當為君言之。乃言於宋曰：林郎既貴，宜廣置媵，妾以行，益斯，宋喜其不妬，姑也，許之。林即擬至揚州，過山東，見有跑野地，號虞美人者，馬上舞雙刀如飛，林愛其真，厚價娶之，比至離揚，訪舊游地，則門前冷落，車馬無塵，獨曰：公子遠去，諸姊妹俱散，閉閣不復登樓，賣笑矣。乃呼絳等出，各述離衷，宋始知何已歸林，風仙嘆曰：淮南得道，鶴犬皆仙，何入九天，眾沉孽，海波使然也。林謝曰：此來正泛慈航，以渡卿等耳。風曰：何意若何，曰：此何之本意也。眾喜曰：郎非薄倖，何更多情，妾等甘自抱衾，以奉何矣。時姚有門客居後院，聞之以告姚，姚復謀於金錢，曰：林吾仇也，殺之則官有常刑，舍之則私讐未復，奈何。金錢曰：世固有殺人而可逃國法者，公子不屑為耳。若兮偽作綠林，狀要而殺之人，固不敢以盜賊疑，吾當貴家也。姚乃集紀綱數十人，伏莽以待，未幾林與絳等，同來而遇，忽鳴鑼，鑼聲震，眾皆抹額橫刀，擗車大噪，林股慄色變，不敢作聲，虞美人曰：君何怯也。約眾後退，獨跨鞍直前，撫劍唱曰：鼠輩識虞美人否。姚舞樂大呼曰：重腫在此，虞大怒，躍馬斬之餘，眾奔潰，林亦不知為姚也。遂入都，宋見諸女端雅，謂何曰：是輩亦似良家女，須善視之，何益喜。時值中秋，林設宴為宋壽，酒酣，命諸姬奏樂，虞亦技劍起舞，歌曰：月明兮，露濃夜靜，分漏終華，筵散兮，畫堂空，不如來風，歸去飛入廣寒宮。歌畢，忽天女散花，紛紛亂墜，眾各離座，恐懼，仰視，見雲流銀漢，隱隱作水聲，正注目間，銀濤一瀉，如千尋，直掛簷端，一女子乘船而下，則紅雲也。謂宋曰：兒在廣寒宮，奉坦誠命，特接林郎與綠萼公主，結姻且命吾父代奏修之職，幸勿遲留。宋如在雲霧中，不知所為，紅雲舉袂一揚，眾不覺已在舟中，但見水天一色，皎潔非常，兩岸洪濤，灑灑，紅雲盤旋如飛，持謂宋曰：此瑤島也。頃刻間，見宮闈魏燦，浮於水上，上顧羣芳，譜三字，遂泊舟，岸上人齊聲呼曰：新郎至矣。各執綵紗燈，導入廷，齡與一女子迎諸門，曰：待君久矣。林問女為誰，曰：是即姚榮之妹，紅裳也。遂入宋與林立於左，廷齡紅雲紅裳，連裙綉綺，紅英風仙虞美人等，立於右，未幾仙樂悠揚，響徹雲霄，眾仙女扶公主出，接擁鹿輪，與林交拜，將行，合卷忽聞門外大嚷，見一人仗劍大呼曰：一枝殺我，我當訟汝於天，視之姚也。林欲逃避，已為所及，虞疾抽劍禦之，正酣鬪間，忽鳴鑼，鏘鏘一仙姬跨鶴而下，手展赦命曰：垣城有命，各散。宣讀，眾遂依次俯伏，詔曰：牡丹殿三春之艷，瑤柱飄八月之香，各稱第一之名，花宜

無雙於國士臨芳候姚榮不蒙符命私下瓊宮陰圖源色佳人懸琥珀之梁暗說  
虎圍閨女伏芙蓉之劍歌雖紀乎龜年行乃同於麗華不安富貴自致喪亡宜速驚  
於滄陽毋羈留於月窟小山公林一枝生符熊夢學着風毛質任標標好色無傷乎  
宋玉行有枝葉施斤無碍夫共剛宜冠履奪若以鈔獨秀綵華公主孤芳自賞無意塵  
緣笑彼離淨夜月無端妖夢空傳擬他和靖家風應有梅妻作配初封花蕊夫人配  
麻小山公子延齡紅雲紅裳柔順宜家不肩樓窺楊柳從容就義未經帳暖鴛鴦並  
有淑人之德宜為吉士之求各配一枝以襄懿德蓮裙綉綺紅英風仙虞美人等落  
花逐浪身雖寄於青樓飛絮沾泥玷可磨乎白璧毋懷貳德勉事一枝宋尚書人間  
柱石天上星垣既為月下之老人宜返曲江之故里從此花開十丈長數萬丹之春  
香滿一輪照過四時之色各宜樹立以報栽培宣舉姚跟踏下殿眾各跨鸞鳳飛入  
月宮宋亦迎風而下是夜京都盡見月華五色云

歲寒三友

卷四

六

從叔立峯先生諱升號天如精學士也天性孝友屢困場屋先生安之淡如也嘗有  
冬日咏懷詩曰薄植未荒經史子舊盟猶憶竹松梅一生梗概畧見於此其外甥孫  
許真山嘗從學焉先生沒後其山念之不忘後以他事入郡偶至西湖高嶺神像憩  
大樹下忽聞有人吟詩曰薄命已殘三月雪離愁試喚一聲蟬又曰幾處征衣傷遠  
道頻年作嫁怨秋風真山耳熟為先生詩上二句咏夏柳下二句乃咏絡繹也心異  
之開眸微視見三老人婆娑踞石坐見真山叱曰是何俗骨混迹於此真山曰適聆  
所咏係業師管立峰先生作不知老人何處得之一虬髯者曰此吾友大羅散仙句  
也渠因塵緣未斷降誦人間現在已歸仙錄真山問近狀答曰所居之宅去此不  
遠導汝一往可耳三人起真山隨其後行未里許見古木參天藤蘿蒼翠掩映竹屋  
數間遂隨三老人入見先生欵洽如平時先生出松英少許餐之頓覺通體清涼先  
生復謂虬髯者曰孺子尚可教惟世俗之念未除願借洪濤滌其凡慮虬髯者酌盃  
中水以飲之曰此清涼散世人無仙骨者一勺不妄予也汝今飲此撲去俗塵三斗矣  
真山問先生曰三老何人曰是即歲寒三友也真山請留侍先生曰此非汝久居地  
前途高遠行當自勉五十年後當訪我於飛來峯下遂出小牋書四字詩以遺之曰

戒汝勿忘業自息敗易勵爾神勿貽後悔其一曰戒汝多言多失煩三誠其口古  
訓攸敦真山方欲辭謝一蹶而醒惟一老松偃蹇於寒梅疎竹之傍悵悵而返歸自  
顧為予述其事

南山校尉

卷四

七

陝人朱鸞資士也貌如冠玉善文章工繪事而性近輕薄一日秋晚坐小窗點墨忽  
一翁銀鬚未履紀若神仙披簾而入曰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固文人樂事也卿  
非朱先生乎生駭曰素未謀面不知貴閣翁言康姓家南山陰對門藤蓋飛映水竹  
穿沙是吾廬也生曰翁重顏鶴髮似非風塵中人翁笑之曰魏闕辭花殿春山有告  
毋昔為南山校尉今亦辭符拋笏矣生曰翁笑傲林泉諒有羲皇之樂翁曰白雲依  
靜渚青草閉閑門山徑清幽固與市閭大異生曰頃至敝廬將何所命翁曰夙憐朱  
王之亦特備陳蕃之榻幼子松兒尚未就傅願請受業倘朽木土牆不棄培植肺膈  
銘恩矣生許諾即隨翁望南山而行未數里見烘霞紅樹掩映粉牆翁曰此即鳩舍  
也喚玉面奴啟扉而入覺松翠沈沈苔痕匝徑一俱可人意遂命松兒出兒頗慧  
閱數日翁邀游問珠園畫軒中懸簞簞竹園翁曰此文與可親筆也生笑曰是非  
湖州親筆乃倪雲林所寫殊未極免起鶴落之妙翁曰先生亦得此中三昧乎生曰  
略識塗鴉深有愧於三祖翁遂出生稍一幅請生寫意生繪杖却縱橫圖以贈翁不  
悅曰美繪此也不聞古人禽荒之誠乎生知翁性僻乃更寫陋巷讀書圖翁喜曰是  
真文人所宜留意者生由池畔步至留雲閣下忽聞玉珮瑤環纖羅翠簪不禁心蕩  
以翁在不敢仰視既而晚雲掩樹鴉噪寒林翁命童輩生歸館蓋園在翠微樓之  
背翠微樓者即生之臥室也一日生登樓縱目見園中一美人立於亭下舉首見生  
欲趨避適一婢至美謂美人曰願去紅樓結素心那知今日初相見美人怒以目婢  
又笑曰天上浮雲如白衣須臾改變成蒼狗女遂移去生亦歸齋未幾一綠衣婢以  
梳函求畫生問曰卿為誰曰蘭姐之婢為蘭姐也曰誰為蘭姐曰主人次女也曰頃  
在問珠園春即是耶曰蘭姐臨窗理綉不暇閒步想是蘭姐之婢姐耳生問蘭姐  
優劣曰曰桂姐玉貌旖旎似芙蓉之映日蘭姐花容嫵媚如芍藥之含烟至於儀才





柳衣氏曰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惜不化作蝴蝶隨君飛游其處  
芝相子曰曲折叙來無不入妙清占月中三峽水龍偷雲外十洲春一結有神龍  
掉尾之勢

龍門

諸生馮崇瀛浦人家臨海岸年三十未娶嘗於雷雨後林中拾一錢鏰光芒閃爍不  
可逼視有識者曰此辟塵鏰也佩之可已心疾生試以鎮瘥果愈一日扁門他出及  
歸門鈕已脫急入視之庭中一鼈殼大如車輪隆隆伏地聞房中軒聲如雷生素有  
膽力拔刀以入見一偉丈夫酣卧榻上口沫淋漓腥不可近心知為怪按劍以觀其  
變俄而微醒連呼口燥一美女子手擎杯茗拳惟而入見生返走生疾驅之忽不見  
惟一海螺大如斗仰踏塔下層猶未合也生復入室其人已起黑面鵝肩狀甚可怖  
向生拜曰蒙君不以異類見哉自當厚報生問其所以曰僕屠姓名靈侯龍宮司鼓  
吏也幼善讀書因數奇不偶暫隱下僚後以誤報更鼓見故今偶擊養女素兒游於  
海岸緣卻性好睡偶下陳蕃之獨耳生笑曰水沃亦知勤學乎答曰窗下談元英中  
講學毛羽尚知音解介獨榜腹耶生不信適索有爾推一部舉數條叩之大笑曰

卷四

十一

此僕前生所註何多問為復叩以經史俱能剖析元奧語甚歡及暮生躬具晚膳屠  
曰君年近三十何尚無家素女頗勤操作留侍巾櫛何如生嫌其異類屠曰君是罕  
聞異澤謝端何如人耶遂呼女女不至笑曰小仙子尚碍膝羞取香炷向螺騰處  
笑之聞內作小語曰阿爹太作惡一女子探身而出還入厨下代生烹飪屠遂辭去  
生送諸門願謂生曰真形可醜幸勿告人舉教先投入水然後躍下未幾浪湧波翻  
一巨鼈昂首而去生與女仇儂甚焉月餘屠復至曰素女父母願一親快婿須速往  
女甚喜即拽生至岸先投螺殼而下屠從生下岸生有難色乃出龜板一枚授生曰  
得此則入水不濡矣生甚屬笑謝曰前言戲之耳此固不可為子衣巾也復出螺  
魚皮一具披生體曰此不愧為備服矣甫著體即轟然卷合化作鯉魚一尾躍入水  
中屠亦隨之而下揚鱗鼓鬣如御風行空不知身在水中也俄見一巨第屠曰至矣  
俱解服相揖而入堂上敬樂以待見有白髮蕭蕭杖鳩扶步者岳父母也修眉豐頰  
衣夫人服者大姨翠娥次姨碧娥也金冠束髮鏡如冠玉者妻之幼弟錦兒者正叙  
禮間有二人綉袍朱履昂然而入則姬婿郭崇沙虹也貌甚寢郭短額鬚沙長鬚  
狀頗見生哈不為禮生起拜以手揮之直入上座生有愠色自謂二人曰馮生學富

才優允極佳婿他日龍門躍過與卿輩是屬同儕何各以意氣相尚也郭曰阿翁不  
太糊塗適來讀書人非輕浮子弟即迂腐冬烘可惜小姨為媒約哄實誤却終身屬  
瞽目大慈曰而翁族汝等目不識丁囑余相做汝敢妄肆離黃耶揮拳亂毆沙懼急  
躍下喧呼曰阿翁迎舍弟酸酸致匪類凌虐我輩曲踊而出郭被屠困抵死不脫生力  
救乃過媼使魚婢進留之已不可及媼誓翁曰祇以汝故致有今日彼二人不更來  
矣遂哭而入蓋翁女三人二媼自擇婿以武功顯翁心鄙之從媼入欲以素娥許丁  
氏子丁亦顯族許青抱紫而不通文墨翁固不可特囑屠以字生寔非媼意也生甚  
踴躍欲辭歸翁不可曰卿若不得一第歸鄉僕益厚顏矣生問屠曰水國亦有科舉  
制乎屠曰即翁所云龍門是也龍王錄用諸臣武用介屠文用麟部每歲驚蟄後河  
鯉集龍門下躍登者註名選用猶人開得中卿會試也生乃止媼以生故並惡女使  
與生居外宅食以草具二姨私具烹飪以進生不知也閱數月屠至謂翁曰場期已  
近宜為馮生預措場費翁問幾何曰非千金不可翁疑其妄屠曰翁誠門外漢是日  
龍門高聳士子魚貫而登將及半風自門內出著體者皮肉作痒輒浮水面即世所  
稱鯉魚風也是尚無慮僕當以定風珠贈之惟雷部萬難伴兒得婿者鼓鳴雷門虛

卷四

十三

作聲勢侯已發後畧縱大焦尾以掩人耳目否則霹靂交加碎額裂腮非傷即死耳  
翁感額曰家無長物何有千金馮生留此無益矣適生自外至見翁狀問之告以故  
生大笑出銀以示曰雷具在此露寢何由作耶屠大驚曰此雷部某物君何得此生  
具以告喜曰天賜也君如割愛不作第二人矣曰頑強也何惜之有遂投屠而去後  
生果以第一名報捷龍王試以水晶殿賦有光乎日月風傳玉潤冰清朗照眉共  
嶺山輝川媚之句王大悅許以嬌雲公主妻之生欲辭傍一人私謂曰公主美甚何  
反辭之生乃謝恩王命館生於紺珠宮與公主共諧花燭生急欲見公主容即命撤  
扇挑巾起視則彫然一媼母也類凸鼻凹頰肥而黑生始悔驚婚之失惟畏其勢  
強為侍殿一日與公主並坐窗下適宮妹將黑牡丹進公主命題生改舊句曰一枝  
驢蹏露凝香雲兩巫山枉斷腸借問古人誰得似孟光初嫁作新裝公主佯怒曰汝  
敢調弄筆墨嘲諷我耶生伏地謝罪良久公主轉嗔作喜找之起曰曩以君為好德  
之士故不敢以色事君今既嫌賤陋則所好可知即開奩取一古鏡出大如盤背鑄  
篆文螭蟠虬屈合之章續五十六體書無一似公主曰此鏡人鏡也皆列前代美人  
姓名自西子訖於花黛夫人精靈俱吸聚此鏡中得此一照肥則為環瘦則為燕無



鹽女子立變嬌容生請試其效公主撫鏡略窺即變一美人柳媚花嬌不能言喻自  
其水乳交融伉儷甚篤後生得屠書正展視問公主自後至見有宏宏江蟹等字樣  
心甚疑固詰之生不敢隱公主嘆曰吳起虧恩實元背義世不乏人即命取素入宮  
生欲媚公主不敢使素當久強之不可詰其故曰公主美甚耳曰何如古人妾應曰  
可擬王嬌一日生偶他出公主出鏡令素娥對鏡凝視誠勿他顧素開奩撫照見一  
麗人與已對視正驚疑間忽見又易一形較前更美凡數十更公主曰可矣衣以翠  
鳳之衣束以丹霞之裳使居碧雲宮以待囑曰即至須勿為禮以博一笑且使謝薄  
俸之恆俄而生至公主謂曰君謂吾貌似王嬌何處見之曰從古美人推昭君第一  
以是知之曰神氏綺霞公主美倍於吾現居碧雲宮君若見之又不知為何如人也  
曰可乎曰以臣禮見之無不可也遂引生入宮生見素俯伏不敢仰視公主過作高  
聲曰君謂長公主美願侍枕席須自面奏生戰慄色變聲曰君若見之已有點者生  
起曰長公主思准汝請不汝罪也與眾笑擁二人並入寢宮生始知公主所為明  
日謁謝公主問素貌曰絕世仙姿非姪娥織女未足比擬曰此正神歸遺像也如吾  
則為仙夫人君自未識耳曰然則按各索像盡得其形乎曰請香魂在鏡中如鏡

卷四

十四

輾轉運送現容開俗時適現何形即得何像也生固不信公主即引鏡略照條又  
眉纖腰細手姿迥異生問為誰曰此吳絳仙也生大喜曰古人得一美人不惜傾城  
傾國其何福澤復觀歷代仙姿即自後公主與素日易一形以悅生生嘗謂面子工  
嘲東鄰善笑夫君之眉與素之口實獨絕千古餘則如五侯之廚祇覺一味甘美無  
分彼此年餘有涇河龍謀逆其得妖王命生督師剿撫生舉屠為前鋒大破之生  
擒涇河龍以獻封生為懿忠伯公主賀設宴於萬綠園酒酣命眾宮娥各照一形為  
生壽眾依次撫鏡窺視一宮娥名月珠者素嬌態奪鏡鏡墜而破公主不悅謂素曰  
昔人鏡破分離此其識矣各酌巨觥奉生大醉伏几而卧膝中忽聞龍王遣使  
至曰馮榮風緣已盡不得再滯水府即送歸眾使生一車中騰空而起生在睡  
夢中不能動攪雜聞波翻浪擊之聲震盪心魄良久聲息聞睜視身已附於海岸  
望見水月相吞寒光萬頃寸心凄絕惆悵而歸

浴神

秦安諸生甄瑜美鬚眉個儻好俠更饒膽力會者試歸見郊原有發微者虎奔走

觀者如林甄亦踴於眾後注目聞覺身後有獲其衣煮視之狐也身自巨創已不能  
履乃解衣覆置車中而去至旅店舉衣起視則一美少年也白袍銀鑲獸帶華鞞靴  
覆抽刃將斫之少年疾起撫劍曰君不殺於原形木飲之前而殺於已變人形之後  
不畏人命累耶甄悟而止問其姓名曰其形已露勿為君謀僕乃灑水狐也託姓袁各  
復奉泰山娘娘命調征黃河水母而還適過圍場誤傷飛鏡知君長者故求援手耳  
甄喜其風度儒雅與之坐復問有家室否慨然曰君此問殊動吾離別之悲僕少孤  
無強近之親及長善騎射游於洛遇甄氏婦亦孤也有女二俱工詞翰長曰鶯鶯  
適岷山孤而寡次輕燕更喜綠竹掃憐余美贊為婿當花燭初迎符命適至匆促就  
道兩新人尚未識而今屈指三載音信未通不知作何景況矣語畢復出囊戲一幅  
投甄曰此僕臨行時一乳娘所轉授據云輕燕贈別之筆僕不忍撒棄常帶衣袖間  
甄展視之乃新填詞一篇其詞曰華堂春暖日之吉雀屏妙選乘龍匹罕看詩史結  
天親賔朋雜選孤羣集忽聞天使有傳呼檢點行裝倉黃出君言從古不宿家彼想  
離情不遠迷念我塗山曾祖姑故得神禹洪水溢蕤魏帝德重新婚勅使加恩留四  
日辛壬於甲伴晨昏他日喜聞呱呱泣泣今者召役如迫因不得在家停呼吸從今欲

卷四

十五

見君形容除非夢魂來入室恐君夢妾妾夢君闕山迢遞兩相失縱或有時支臂過  
妾與君而曾未識勸君勿作兒女態奮勇救賊仰報國君幸功成妾未衰歸來終當  
侍巾櫛甄覽畢嘆曰纏綿真摯洵非凡手所能不識君何日榮歸與令夫人聚首表  
曰凡供奉山職者十年之內無勅命不得擅離官守歸期尚遠耳甄曰然則仍返泰  
山乎曰然雖苦身負重傷不能遠達耳甄曰僕亦返泰安與君同來何如表拜曰既  
妻不殺之恩又獲後車之載感不淺矣哀博雅風流性更豪曠叩以經史典籍俱能  
剖析元奧雅問以幽異事則不答曰天道遠人道邇君縱參透元機亦屬無用况不  
能手歸後告別甄殊不忍表曰既蒙雅愛日間不敢曠職夜靜後向空一呼即當自  
至許之遂不見自後月明人靜甄應呼而至花前小飲燈下圍棋水乳交融各抱相  
見恨晚之慨然不呼則不至也一夜甄已酣寢聞叩扉聲甚急啟視之袁也貌甚倉  
皇謂甄曰僕向不敢以幽異事告者恐已獲罪於天今君有奇禍不得不為君告甄  
驚問何為曰今日獄神發下雷部會稿內有君諱奈何甄大駭曰僕無不法事何  
遽罹雷厄袁曰僕亦疑之然所注籍貫年貌無不吻合諒非誤筆也甄曰君能為地  
否曰雖不能救君然已擬君稿批三月某日正法僕暗改作五月今為期尚遠君宜

連窮以避修禍曰天可此乎曰震驚百里遠不能及若藏形千里外更高枕無憂矣  
曰廣後可也蓋既有結規在揚州故舍及之曰可然此事宜速明晚即道進行佳備  
運到河渠也語畢匆匆去明晚既逝哀不至呼之寂然恍惚甚如失左右于久之  
衣入謝曰家寵呼適有使鴻至洛作家書數行是以避避遂行表送諸語而返至  
維揚主人居第甚窄數苦之主人曰後樓甚寬備備為孤所據人不致近致請居之  
凡五間窗明几淨層層寬下榻數日了無所異一日晚坐見一人自庭外入見既  
跟蹤反走驚墜一物視之即表之家書也外另票云即帶揚州問某府便是字跡迥  
出兩手大異之置諸案頭東榻以待持二鼓忽燭影亂搖陰風撲面一物自案下奔  
身而起黑質毛身睛光閃爍似欲攫取表書表大叱之隨聲而沒未幾風又作瓦屋皆  
震一夜又赫然躍入藍面淨髮齒如利刃疾舉劍斫之吹然而過笑曰吾固知其  
無能為也遂復伏聞隔房呢有語聲復披衣起耳之盡婦人也語不甚可辨忽一  
婦人東榻而入年約五十許兩少婦徘徊戶間不敢近表叱問之曰妾與氏婦也  
子婿表即有家書一山據彼處者梅落在君處行信三月萬金之重俯賜歸還表  
曰向寓洛水者即媼耶曰若何以知之曰僕與某家近泰山與表即相識故知之甚

影

卷四

十六

悉耳即檢書投婦而去良久婦復至拜曰表郎書中備稱大德苟非君惠久作異鄉  
鬼矣復呼二女出曰既君恩我且同姓可相見也二女拜以兄呼既問婦曰尊寓  
向在洛水何更遠居婦曰母女伶仃頻苦外侮去年族弟有抵吳之使挈帶妾等還  
避於此曰弟弗克往泰安可與表郎相迎曰妾亦弄之弟苦窮無從長途未便耳  
既曰僕歸時共媼北行何如曰何時曰據表郎云非五月終不可婦問何為苦以故  
婦大驚曰表郎少不更事幾負洪恩彼阿香御列缺能飛轍有章安考父之能不  
能走避奈何以拘迂之見輕率僕人君宜速歸妾自能免君於難既遂偕婦及二女  
歸即呼表表見婦及女大喜問既何即歸既語之故且咎其疎忽既乃冀除隙字以  
留婦表自後朝出幕歸與常人無異初既既有從弟名瑛與既同居性仇遠見女美  
生輕薄意蓋驚鴻賦性幽閒如羅落寒梅偏饒逸韻輕燕舉止窈窕似長堤春柳姿  
態宜人瑛以驚鴻姿也易以動屢挑以目鴻以既故忍之一日晝時瑛悄然入押把  
求歡鴻拒之力且盡度不能脫乃給之曰五月某日既將遠行當從命信之屆期婦  
伏劍作法鴻止之曰瑛屢無禮於女不妨移禍令共既欲致問瑛角間已殷殷作響  
既急退避婦亦欲街瑛不知也即入鴻腹鴻方封鏡理枚瑛任喜從鴻登榻鴻拈鏡

謂曰君試自視消疫至此尚欲輕狂耶瑛戲撫鴻肩近套自照則髮眉如戟既歎無  
異大驚舍鴻疾走轟然一穴斃於柱下既雖懷傷原之痛而怒其有難報之趾亦不  
之惜後既婦病亡遺二子曰江曰漳俱幼鴻代為撫育教之句讀稍長授之經史與  
燕更番督課不遺餘力既感其義以子繼鴻使自擇適有饒同功者為各使賦  
詩見志江曰一絲終不亂二美互收功漳曰經綸原獨運參兩亦成功鴻曰漳兒必  
成偉器江兒徒事共巧非館閣中人物長哥世代業儒不可無令子以光門閥既  
無望寵榮得一人以侍晨昏足矣乃取江依於膝下一夜表歸喜謂婦曰前上帝降  
旨敕既濟諸神登天下女孤以節孝著及才德俱全者予以註賞神將鴻婦及燕中  
泰帝嘉婦節教授洛神使燕佐理其職俟其十年差滿即可同日榮歸矣後江漳俱  
以幼童入泮既敬酌鴻與燕曰閨中荀息圖內程嬰惟二妹足以當之自後焚骨繼  
尊責課益嚴一日二人共讀聊齋誌異鴻謂燕曰使柳泉而在吾兩人足壽世矣燕  
曰江南沈孝廉所著諧錄空靈藻麗亦才子也惜年齒已暮不復肯作綺語耳遂書  
一絕於後曰玉骨永安絕燕塵喬家姊妹前身質漁已老留仙死誰繼陳思賦洛

神

卷四

十七

柳衣氏曰自宋郭風行婦女亦具俠骨珠環作報異類亦有恩讐一結地想蒲沈  
悠然不盡山河渺渺知己寥寥願安得愛才如雨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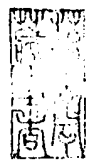
影談卷四終



昨非庵日纂



明鄭瑄著



# 昨非庵日纂

昨非庵日纂提要

是書為明鄭瑄氏所纂計二十卷昨非庵者衡中之齋室也公餘之暇採取正野諸史名人正士之嘉言懿行可為後學模範者逐條分錄積久成帙讀之不僅多識於問抑且增進道德正人心回世運想見前賢編緝之盛心矣

序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不勝嗚呼矣一簣日擊渾沌且不能保七日之有而況標季子故今世之仁人君子蒿目而憂世之患剝瀝拯救誠非餘食贅行以中物忌也蓋鈞繩規矩削性者不可語於正繩約膠漆侵德者不可語於固所以古之人深過嚮卷借費而亂天下者職此試維其道莫若揭德性之情使天下無失常然之橫政風而動總德而立而後庶幾哉鄭那伯一麾出守政悶悶而民淳淳知無欲也然簡髮數未編籍無足濟世者弗之取有所以振之俾目擊而道存存乎排辯美簿善填委猶證靡今故寧惟是大知觀於遠近擬而不跋扶進之功殆莽乎大荒兮其未央也昔老莊之言曰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與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倫為平世之士教誨學者之所好此物此志也方今 聖人在上弘敷經術靡非曲折喻以慰天下之心得是集助其引翼步亦步趨亦趨斷未有眩若乎其復者行填填視顛顛企於吾身親見之矣語不云乎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何也同於德者德亦樂符之同於性者性亦樂得之無他常然已耳故知善救人者無棄人善救物者無棄物若夫求馬唐肆扣盆拊瓶之徒如輪扁之釋推擊而上師金之味

昨非庵日纂

序

魯狗於前非善讀書者尤非善讀書以善救世者余將張口而不能喻矣

蜀昌元喻思恂題於撫署之忠敬堂

序二

鄭子漢奉昨非日纂成亟示余余受讀之既曰此鄭子之書而天下後世德行之門也夫夫古先王教明道行詩書禮樂為人經中正仁義為人行上育其民士屬其俗同弗若也世下而經行不地民地用度大人先生其能以善及人者譬如柳雲瑞露之以時見而器車海觀之不世出也況夫一行作史簿書短其目力錢穀亂其心志則又以字內之人心為濫不及計者邪嗚呼天下其真難治也余近觀世變竊以為內外之訛要不足定而無教化為大憂食貨刑獄瑣細不足詰而人心之福靡險就為至慮無教化則不順倫而親史冊未有之悖事人心福靡險則不審自立不知止足而為一日無關名教之小人故鄭子之書不可不讀也鄭子視事南庠雅於概量日不暇給能於此中便以千秋百世之人心為己任其識量可謂遠矣二十類其在扶頹俗醒凡心以此起教化而正人心庾庚乎易知而易行也詩書禮樂求其所驗中正仁義取其可表蓋無若斯所載之為明矣故鄭子修其謙以為是今古之

成文者則纂之而余銜以為是子之書而天下復世德行之門也余以甲子之役得解子已如其有安治天下之材今其夙夜東塞又若此然則解子之壯猷伊始稱是以行之余之為世變而慶之慮之者得解子而可以大匡矣解子之友有光長顏子者其地志錄諸書與解子同旨而其目訓誠末俗深厚准均余也亦得以一日長序而行之今願子以兼經登用於明時矣然則余何文在二子焉爾

鹿城友生顧錫嘯題

序  
范文素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文素曰昔有其人嘗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前如此言無學術何以來之甚哉其言之闕達也士人一頂進賢不知者謂其業謂叩門請子讀書之債已矣試問伏賦受事以采人性命出功事功千選萬波披離寒灼單竟得力知在何處其間有得有失再披往快進德早懸乃始悔未極羣書恨古人見我晚也人人稱然而事過輒已其所豈稱該博惟抱拾幽異災諸黎來如使神雜組顛耕諸錄誕繁辨說云資設柄猶可以適於用若擊悅然同年鄭漢奉氏腹翁行秘文譽風腹四方年未及初余兩人屬于燕之蕭寺振惟人在手自刑營及與高峇晚昨非庵日暮

序  
運無不以砥礪名行為務余已知其致力在此視曹陪庚飭導潔然鴻雁無替鼠雀無耗行突之不黔時告而圖書冲嗽之外固不暇窺奇余昨非庵日暮二十卷遠函微序焉益儀漢奉之情深而見越也夫使漢奉索句于鍾阜虎邱定能振逸流徽壁元白而倒之即與魚爭食秘家洗別奇畫若信屈放才者綆脩以及當復亦職別壇漢奉固以無益而不出乎此也漢奉非言其言其行其所行其所言其所言雖漢奉之言而皆古人之言其所行雖古人之行而實漢奉之行昔人不云乎讀十卷不如行得一字然則密編也謂漢奉現身說法可矣

年社第許翁題於虎嘯之清藤堂

序  
儒丁丑正八十矣少而失教長而失學依依然如無燭而夜行也每照鏡嘆曰吾其訖于此乎已讀昨非庵日暮而嘆鄰大夫乃我導師耳鄰大夫漢奉自辛未起家視庚陪京出守嘉郡卓然端冕而有德成不肯為錢穀簿書所埋沒俯而讀仰而思有得輒拾片腕手著之以資學古入官之助自古豪傑必有老者為之師如張留侯之黃石公曹平陽之蓋公諸葛武侯之龐德公皆虎眉黃髮明灼與先所謂遂鹿鹿禱

虎豹則不足而定猶豫決疑則有餘也若欲尋昨人於今人中舍此焉往惜其一

序  
行作史唯與臺幕客之與俱下牀履地註誤初不及微塵而久之積習崇於丘山深於坑壑雖吞刀刮腸洗以純灰三百斛嗟何及矣坐無導師勢必至齒牙杜撰有志者莫若退而索之于書凡平生尤悔不必待夜氣清明亦不必待旁人指摘而讀書既多即纖悉瑕瑕胆可以自見但俊辨高才生強半入於花草能言之言而非關繫世教立言之言也立言如鄭大夫讀書不大富不休不貫串不休不提醒人心不休不慮慮見之行事不休若蟬蟻花若醫米樂若婦績麻水為冰即可泮冰而為水效拳為手即可握手而為拳張弛合闢運之於四通八達之衢沛如矣夫地上膠西鹿門諸老人與鄭大夫日對於昨非庵中步步趨趨而心形不與之俱肅神情不與之俱化有是理手空嗟日往月來天道也送往迎來人情也田實之容朝聚而暮散不必怪也孔門之弟子三盈而三虛亦不足訝也乃魏武道令于銅雀李太尉痛成於平泉僞儒龍前單之陳言年少翻先朝之故局孫興公云今日之跡明復陳矣奈何哉試拈鄭大夫昨非庵日暮讀之豈惟救時克亂之豪傑且將弘悟而得道焉故樂為之序

華亭野史陳繼儒頓首撰

序  
今天下苦兵革之役勢亦漸以困矣士抱救時之慮者每慷慨而論以為必得弘毅博洽之士起而任焉庶幾內安而外攘爾予嘗心儀其人於朝野交游之間久之得鄭君漢奉漢奉之視事南儲也以清慎聞而其才宏氣靜雖處簿書器雜之中日手一編改苦如諸生此昨非庵日暮二集所錄成也刻成于流覽再四而歎漢奉之志蓋欲使今天下之人皆優游於道德上企黃虞三代之風斯所謂君子長者之心也夫士在諸生時博稽閱覽多所不暇及既成進士精力務於所職能復汲汲於學問者蓋亦鮮矣又或讀其書矣而未能達其用使仕與學竟殊塗者比比哉今漢奉仕則著其清節學則編其書書凡古今之嘉言懿行可為則效者既舉博馬而釋官野史及二氏之笈有足備勸戒資性命者亦固有遺逸雖卷帙不繁而出世用世之需已皆具矣漢奉之學誠不可及哉以今天下苦多事而東南民力困竭滋甚比者執政大臣有知漢奉者請以為嘉禾守子聞嘉禾壤欣而俗侈適年虞尚之訟質成無期今漢奉任兵備東向隱憂不動聲色而消弭之天下益以微漢奉之學之可大用

徐起而圖安據之烈于日夜望之矣則斯舉也益其左券云 津馬鳴起撰

序

鄭漢奉昨非庵前集余既序之行世蓋踵前加廣焉余欲言之其無以異於前之說昭矣雖然余周覽之其地吉之志何其堅且密也方漢奉在南庠料量出入無留時繼拜 命出守積案稠疊不可為刑能於敬勤職事之中標舉劾記使天下後世知人心之準風高之歸德行宜經給所式是漢奉敬勤一人之職事固將君父臨之神明遜之而敬勤天下後世之職事亦將君父臨之神明遜之也是故美其迪世之心堅且密也方今海內少甯綠林亦積之徒充斥耶厥厥厥所因循政鮮舉故得一良謀有加勝師十萬余觀漢奉於富官福德尊疊不休以斯知其所盡心也以斯知其力求安治無窮也夫將以其堅且密者盡徵諸實事世難其何以不除與漢奉勉乎哉

虎城友生顧錫鳴題

序

昨歲仲冬赴官下閣諸客曰民部鄭鴻遠以其稔履其政術今人中之古人也余亟昨非庵日暮

序

四

往謁焉退而考其行事歎曰誠哉其天資近道耶抑學問使然歟既復讀其日暮一編鑑往昭來揚芳表德又作而嘆曰此乃鴻遠氏之所以為古人者也問東輝何年則皆自其司庠繁弊日霜雪矢心批糠糠目而逸食之暇丹黃架然頃者奉新編典名那行李匆遽矣續編又成然後知鴻遠氏之用志勤而會心遠也士黜亂受書日與聖賢對面直第欲供腹笥資疎柄龜有五總之稱賦懸三耳之名哉潔性書德善氣淑人先後一揆顯晦一致故易識前言往行書戒殷鑒不遠韓太傅之說詩也曰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而唐文皇亦謂以人為鏡可鑒得失春秋之義事可以昭鑒戒者當世引為典章則是上下千年與夫昭代目前之入之事皆証倚一大鏡也而侈博自命者縱心荒體談事則惟詮理已疎學人分馳又恣以理為理以事為事事不準諸理猶撒錢無貫而理不備諸於事譬如說食終未得飽余又嘗稽纂錄之舉盼於新序說苑顧未有分類也區分部目至世說廣記咸矣安不免清言誦頌獨私喜宋趙善瑤氏之自警編恒置茶頭以為庶幾事理雜陳切實有味而惜也一代止耳孰如此編世不論久近期於有神事不論奇平期於可訓如問已經之路曰若者險道若者康莊如指已試之方曰若者祛寒若者滌熱既非若

逐異搜神無關理道而又豈必異比續堂橫經說理迂而不切於用哉然味君大指所摩切者尤在富貴一塗夫龍極多敗衰至使馴日致之人與席陰子弟均當提醒故新息勳榮有畫虎之喻僧虔鼎成有茂松之嘆有味乎其言之矣抑我 高皇帝集有躬錄戒諸臣昭鑒錄戒宗藩 成祖以孝順事實為善陰厲勸吏民 章帝以昭鑒風有位琬琰輝煌光於日月然非言之難行之難君能見諸事又能廣其言亦可謂弘闡 孔聖之德意而贊 今天子好問好察之盛心矣記云吾鄉有先正君之鄉於宋得二鄭焉漁仲以闕博負經給我公以清貞陳得失君具其苗裔耶將錄守郡而樹藩建牙則是編之見於行也為益遠請以余言卷之

乙亥六月朔吳嘯友弟侯峒曾題於白下之撫松堂

昨非庵日暮

序

五

自昔雄奇詭異之士學靡所不探識靡所不窮筆可為塚墨可為池門可為龍舟可為仙風流標韻澗步機晚而於寸掬靈明反茫不為較勘二六時中凡服官齊家視躬接物調神塞兌理明履幽種種對勘蕩然不知凡幾始則不知其非自以為是既則知其非而姑任焉久則途徑日熟且以為非為是而望深適越越歧路其何之認主作奴粟衣珠而行乞嗟乎日展轉於非中而誰一悟也予賦性莽趨事每過鏡以故履錯恒多然旋旋旋知非一念猶幸未甚沒視事而庚凡酷談嚴凍無刻不奔走篩曬之場晴幾枯而腕幾脫而吾鼎自愛一書一琴而外厨煙屢絕每當蕭然岑寂之時報欣自辛曰此政吾輩做工夫時節也橫按典籍旁通釋野以至名公之訓誠時賢之著述其中懿行嘉言芳規履轍嗜記不一反而自鏡皆已事之韋弦因採其得失攸關者編為二有十類曰昨非菴日纂夫烏之黑不以染鷄之白不以洗鋼石之堅不以鍊薑桂之辛不以和此至是無非得於性者也全非鍛不精劍非磨不銹馬非調不良虎非養不馴此莫非得是深於習者也習與時更性隨習轉暮移刻換與駒殊今視昔後視今每一迴光恍然如昨倘不痛自猛省而飾昨非庵日纂

自序

非自文何異冒雨而疾行聞雷而掩耳若猶是知其非而放去焉旋留焉此如以石壓草石去草生非根仍盤踞而未已固予所對卷而猛汗下者也而或者曰此皆習聞習見者耳苟不察其新奇可喜者以疎聽聞予曰拾遺記石鼓文山海經峭崿攢碑非不玄也謀事或遠劉向傳仙張華博物志任昉述異非不富也反已或支夫高聲慨不尚躬行非予志也或又曰若然則錄其可法而傳者足耳乃善否雜陳將無薰蕕並器余曰而未瞻岳氏之祠予範武穆以泥而鑄槍高且以金後世之欲存檜高更甚於欲存武穆耳夫溪流之澄映也上可鏡鬚髮下可數游鱗寸苔孝石纖毫莫遁投吾清夜之靈而法戒陳於前罪福徵於後有不肅然懼翻然悟者必請陳情出師二表而不下淚者耳遠大夫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趙清獻每夕焚香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為昔賢省心砥行尊卑不及若此使余而知昨之為非也余則益矣使余而令非之猶昨也余滋懼矣雖然即使不能遠異於昨而何可使昨不知為非也若謂昨非而今是焉則余豈敢

昨非庵居士鄭瑄漢奉甫題於白下公署

噫此邦使君說起也顧初不識使君識之於度史自盟五六則蓋開然自謀之言與翹然當矣者有聞矣因語同列劉驗部驗部曰論篤乎何許余曰盡侯之以卷吾言維時余部中稱衡鑒最驗部南太宰陰以乙亥計相屬故益竭耳目觀聽諸賢不少休不若棋稍暇即便兩難鞫寐也驗部乃與而訪之十五里外已復廉得其理度狀與所盟合若券歸而謂余曰子之言也信時顧即竊竊然願得奉以君我木櫛格於資弗敢輕也無幾何還部竟以公上請君我未矣臨發之際使君出其篋中所存日纂付之梓示不佞顧序夫使君公餘暇固不廢編摩若斯哉其所紀如千卷或拾訓言或標行事或類名物或舉經濟或理情性或以腸臆大率要歸於仁讓義務本節用夫居深而托注者予性善動而聞存者予事從性遺事索月認指故廣屬學官紀載所述不廢說部以志數也今使君既已所纂者乃行無數爰撰以訓治我未矣我未雖小固忠孝之區而文獻之數習於使君之書而觀劇其行事則則仁讓義敦本節用之良必有油然而動於中者矣例仁讓義敦本節用之良既油然而動於中則六逆不在都鄙而三空不在郊遂菁城之士塞途哀甫之聲噴耳寧屑屑數五鳳神昨非庵日纂

引言 凡例

- 一 竅編事不炫奇僻語不求綺典取其有關世教倫常修德釋曰足當速津一後者即習聞習見不妨錄存
- 一 孔孟道德經綬給揭日月而行者已史不勝書以就往往前修中擇其古儔可學而至可勉而及者奉為型典
- 一 歷代典冊時賢著述或行可為師或言堪作佩者隨展隨閱隨隨抄以故有先泰於周後漢於晉其而先今於古者位置不拘世序
- 一 每類中雖應以法戒兼存佩蘭借石兩路史攻無非欲人思者靈光無可閃適處
- 一 管窺蠹測耳目疎庸其於身世出處天人懸絕之故何啻九牛一毛海內名公按覽所窮屆耳目所親嘗嘉言美行凡可以扶頹俗醒凡心者不拘古昔近代箇中定多秘錄無各郵示以嗣續刻

古開鄭瑄漢奉甫謹識



題詞

士稽古服官而更出其餘以涵濡其有獲而未之倦非具大過人之蘊者不能也而君子於是觀所暨焉暇則裕裕則不匱蓋洞觀古今上下之故而錯綜其間一旦履之若素出之若取輒然固先天下而立其大矣鄭子漢奉之有昨非巷日纂也在司度支時度支天下之衝漢奉如藥飲水更留心大計幾幾乎泉行地上矣此在他人將日不暇給而漢奉乃能研朱濡墨以著述俾微言析天人顯言亦參伍於政事之大如儉歲之穀穠灼然可以衣食而更寓言於昨非之名也愚深哉天下之真是非未有不準於學者也蒙莊之言是非似幻而堅白異向之祖不外幾希下此而伯玉之覺元亮之悔皆潛心於理道之深而淵乎其有以自持也漢奉今館二千石綬治大郡出其餘以涵濡其有獲將是編為權輿矣而所謂觀所暨以展其暇裕之蘊者正日新月異而無有窮殫則轉昨非之名為今是也又誰曰不宜哉

乙亥季夏友人芝岳何如寵題

昨非庵日纂

題詞

昨非庵日纂目次

- 宦澤一
- 水鑑二
- 積德三
- 敦本四
- 詒謀五
- 坦澗六
- 頤真七
- 靜觀八
- 惜福九
- 汪度十
- 廣慈十一
- 口德十二
- 內省十三
- 守雌十四
- 解紛十五
- 悔過十六
- 方便十七
- 徑地十八
- 輪斬十九
- 冥果二十

昨非庵日纂

目次

官譯

明 鄭瑄輯

母見史册内類述窗下幾煩學刺事權在握可任人并頓呼。思到漢唐間晚季秋上如切弱楚痛毒親嘗。得謂凌枯非我古之仁人。一事定太平。一念生白骨。一語奏庸功。不得謂異人任也。纂官譯第一。

史弼為平原相。詔舉鉤黨。諸郡承命。株至數百。唯弼無所上。詔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風俗異。尚他。即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平原之民。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唐張全義治東都。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僮僕共觀之。召田王勞以酒食。有蠶麥。蓋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老幼。賜以茶。絲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遂成富庶。

昨非庵日纂

卷一

馬

齊人攻魯。由單父。單父父老請曰。魯已熟矣。請任民出。穰可以益。穰且不資。也。三請而必。子不許。俄而齊寇。攘麥。季孫使人讓之。必子。慶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穰若使不耕者。穰。是使民樂有寇也。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必子哉。於救世似。近於持世甚大。

虞允文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貧不能納者。生子皆溺死。允文。然為措。廢。裁。以補。添丁錢。百姓。歡。生。子。皆。舉。戶。口。日。增。

武后革唐為周。廢中宗為廢帝。王且為皇嗣。伏仁傑力爭之。后怒。罷。讓。他。日。又問曰。朕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微。陛下。乎。且。姑。姓。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萬。歲。後。廟。食。無。窮。未。聞。姪。為。天子。而。附。姑。於。廟。者。也。后。意。稍。釋。張。易。之。嘗。問。自。安。之。詐。仁。傑。曰。惟。勸。迎。廢。帝。王。可以。免。禍。二。張。果。來。問。為。太后。言。由。是。召。還。廢。帝。王。

漢武帝時。汲黯為菑。春。值。河。內。失。火。使。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早。萬。餘。家。或。父。子。相。食。已。矯。制。待。節。發。倉。粟。以。賑。之。請。

伏罪上賢而釋之。匈奴王降漢。發車迎之。貸民馬。不與上怒。欲斬長安令。黜曰。令無罪。獨斬臣。豈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王降漢。何至罷中國以事之乎。上默然。

宋世民守清河。郡。過。無。一。凶。率。率。吏。拜。詔。而已。獄。尸。生。桃。蓬。萬。亦。滿。街。中。虛。擬。謂。之。神。降。

張子韶。會。鎮。軍。判。官。在。會。廳。究。心。吏。事。奇。曹。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於。壁。曰。此。身。旬。一。日。之。關。百。姓。誰。無。淚。之。苦。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淮。民。沙。田。以。助。軍。餉。上。喜。行。之。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乃。江。水。出。沒。之。地。水。激。東。則。沙。漲。於。西。水。激。西。則。沙。漲。於。東。百姓。於。沙。漲。之。東西。而。田。為。未。可。為。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田。植。疏。復。至今。未。征。況。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責。曰。汝。言。利。未。進。萬。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惶。汗。免。冠。謝。久。乃。釋。之。

朱勝知。英。都。軍。廉。靜。憲。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命。吾。詞。不。付。房。練。卒。命。吾。不。妄。行。杖。獄。卒。命。吾。不。輕。繫。囚。

王安石有青田。田。木。熟。而。貸。錢。田。已。熟。而。收。利。彼。嘗。行。於。一。邑。甚。善。然。猶。躬。躬。通。下。情。隨。其。願。與。不。願。也。至。當。國。遂。欲。禁。行。天下。而。守。今。者。又。阿。重。臣。意。命。以。多。散。錢。多。得。利。為。稱。職。不。問。貧。富。緩。急。強。與。之。且。寄。權。人。從。出。納。之。際。輕。重。為。奸。而。民。遂。怨。咨。載。道。國。脈。日。削。宋。因。以。辭。夫。安。石。自。家。廉。儉。實。欲。為。國。興。利。但。太。立。法。而。必。行。之。又。身。居。尊。位。不。知。下。情。堅。持。至。死。居。官。者。可。不。虛。謙。審。物。乃。以。善。心。行。惡。事。哉。

宋道州推官。吳。輔。會。蠻。獠。騷。動。郡。傳。放。毀。橋。梁。以。便。城。守。輔。曰。自。橋。而。南。皆。吾。民。也。安。可。先。棄。民。以。求。自。全。耶。聞。者。壯。其。言。而。寇。卒。不。至。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媼。父。母。訴。於。州。委。之。錢。參。舊。與。富。民。有。求。不。獲。遂。勸。富。民。父。子。共。訟。誣。服。具。中。覆。蓋。無。異。獨。若。水。遲。疑。錄。參。罵。曰。汝。得。賄。故。出。之。乎。若。水。笑。曰。父。子。皆。坐。重。罪。豈。不。容。某。熟。察。一。日。若。水。詣。州。所。屏。人。告。曰。某。嘗。訪。女。媼。今。得。之。矣。知。州。遂。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泣。謝。曰。非。使。君。某。流。門。矣。知。州。曰。此。推。官。之。賜。非。我。也。富。人。詰。若。水。謝。閉。門。不。納。富。人。遠。垣。而。哭。歸。飯。萬。僧。為。若。水。壽。知。州。以。若。水。雪。冤。功。多。欲。上。奏。若。水。解。曰。止。欲。報。冤。非。圖。爵。祿。萬。一。數。無。在。

某固好於錄多何如知州嘆賦錄參知之詰若水叩頭謝罪  
宋鄭剛中為湖州通判歲饑民流乃出休勸勸守曰恐實惠不及機者答曰已有措  
置乃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饑者給一錢戒曰勿拭去押字翌日憑錢  
給米饑者無遺

盛吉為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罪囚當斷妻執婦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  
吉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滋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世稱平恕

西門豹為鄆令鄆三老廷擡歲做民錢為河伯娶婦巫視良家女好春即聘取洗沐  
張絳惟浮河而淡俗言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約欲變其俗乃曰至期吾亦往  
送約至河上官屬家長父老皆會約曰呼婦來視其好醜婦至約曰是女不好煩  
巫姬入報河伯更為求之即令吏抱巫姬投河中頃曰何久也復以巫弟子投  
河中凡三約曰是皆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人白之復投河中約誓筆立待良  
久曰彼皆不來奈何復欲使廷擡豪長趨之皆叩頭流血約曰河伯留客之久可  
皆罷去自此吏民驚恐不敢言為河伯娶婦矣約因開其河為十二渠以溉田

張詠知杭州屬歲數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悉寬罰而遣之官屬以諱  
昨非庵日集 卷一

詠曰錢塘十萬家機者十八九約不以與自治一旦為盜則患深矣  
宋漢賈彪為新息長民貧多不聚子時城南有盜劫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  
驗掠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北行按致其  
罪數年聞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

唐何易子為益昌令刺史崔惟胤舟春悉出益昌索百姓挽婦易于自為引舟樣驚  
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桑惟易于無事可以代勞刺史不安乃以騎去  
王烈器蓋過人善教誨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  
知也烈聞而使人遺布一端或問故烈曰盜懼吾聞是有耻心故與布以勸為善  
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  
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行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虛而還皆相推  
以直不敢使烈聞

計芒利平交練傷足舉體痛楚刑慘百倍於此可以喜怒施之手虎豹在前坑阱在  
後號呼求救獄杆何異於此可使無辜生之乎已欲安局則不當擾民之居已欲  
豐財則不當敗民之財

人命關天誣賴一節極為慘酷下輩恃此故刁至奴僕府主人頑佃使業主妻妾制  
夫長一有不虞則婦乘乘而攘臂歸紳因而磨牙槍家私辱婦女縛屍灌汁以求  
賄賂則有子澈死母妻氣殺夫恃多男為賴死之根指富家為甘脆之貨則有產  
屍燒常踏門破屋貧兒對袖手旁觀富親戚遺孽種種未易殫述世之官長  
獨謂屍場一檢足以辨冤稱快而孰知魚腹肉爛鯨吞虎噬已至此也此弊不革  
不惟啟人自戕且令父子兄弟以死為利暴屍滅法揣其情由與手刃無異今既  
難概置不理但嚴誣告加等之法凡藥死臨死投水死而不即首明者擬問如律  
其係親人逼死以為圖賴之本者勒明重處有乘亂索賄冒認挾打者嚴究號令  
庶親戚無利死之心風俗無搬搶之害其保全不既多乎

梁徐勉為三公武帝委以國事每月三兩次歸家畜犬見吹之勉嘆曰吾憂國忘  
家以致如是

宋汪待舉知處州為政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而定曲直不以屬吏百姓以  
詩頌之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潭似野人閒

趙清獻公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饑死相望諸州皆榜衙路禁人增米價公獨  
榜通衢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輳米價更賤凡物多則賤少則貴不求  
賤而求多真曉人也

咸寧大司徒雍公秦巡鹽兩淮見蠶丁貧而餓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既  
去准人詠曰客邊檢索潭無魄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兒女願春風解  
纜去朝天

官府簿書如麻下情阻礙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耗人及  
文案既定則有明知枉而無如何者矣昔彭惠安語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誤殺  
一孝子遂至不極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慎政不在依違二三而在虛心觀察  
楊德幹為萬年令高宗朝有宦官恃寵放驕不避人禾稼德幹杖之二十憲拔去鷄  
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帝帝曰情知此漢擇何須犯他百姓

王安石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投書還不覺日昃王曰  
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安豐為陳孫叔故所創為南北漕漚田為頃民因旱多侵耕其間雨水漲則盜決之  
遂失淮漚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漚之民使之完

自是無盜決者

宋妣為益王府明善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眾皆慶美坦獨俯首不觀諫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對曰臣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父子兄弟鞭笞苦楚流血滿身此假山皆民租稅所出非血山而何有以坦言告太宗者上曰傷民如此何以山為亟命毀之

吳中大饑范文正公縱民競渡太守曰宴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大興土木又新嚴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公乃條叙所以宴遊興造之故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民也由是兩浙間惟抗民不流使

楊志堅學而窮妻索書求難志堅以詩送之妻因持詩詣官請贖時顯魯公為內史以其敗壞風俗決二十任改嫁因憐志堅清貧賄納及布米署為軍官令遠近知悉於是江左十數年莫有敢索其夫者

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黔何所生驚故往往以為國興利之說慙謀官長而增丁數餉及稅賦丈量種種而起上開一孔下鑽百竅納賄一身叢謗上昨非後日集

人城郭富家猶能支吾若山谷僻陋日不識文告耳不辨官音古不解數陳見里長則面色青黃望公門則心膽戰驚稍有從驚皆得望風索賄於是獄訟日滋愁怨日積而太平索然盡矣吁豈無有心人而坐此者哉

王質嘗攝江陵府事或訪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貨以辦故違約質問費幾何出私錢予之吏捕盜人衣者監叩頭曰平生不為盜迫饑寒至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既寧中斬法方行州縣騷然郡康節聞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

投劾而去何益鮮于侁為利州路轉運到使部民不請青苗錢王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東坡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仕途當以為法

張士遜轉運江西見王且求報且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遵其言不求羨利人稱士遜識大體薛奎發運江淮辭行且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嘆曰真宰相之言也

葉夢得在武昌歲值水災京西尤甚浮瑋自唐都入境不可勝計今盡發常平所儲以賑惟遺棄孩兒無繇得之詢左右曰民間無子者何不畜畜曰患既長或來識認葉聞法例凡傷災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券給之官為籍記凡全活三千八百人

魏主以有罪徙遣者多道亡乃制一人通亡闔門充役先州刺史崔挺諫曰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誅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從之紹興中虜趨京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大寒城池大凍虜藉冰梯城不攻而入張魏公在大名聞之先弛濠魚之禁人爭出魚冰不得合虜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

傅僧祐及于琰琰子辯為令竝著奇績時云諸傅有治縣語相傳不以示人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為天下第一傅嗣代為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我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請所不裁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乘唐韋溫為陝虢觀察使當輪而麥未熟史白督之溫曰使民貸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辦

五代蕭結令祁陽不畏強禦方暮春時有州符下取競渡船刺史時臨觀結怒批其符曰秋開五葉蟹長三眼人皆忙追劉甚開船守慚而止

當官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不能害人前輩常言凡事只怕待者詳處之謂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葉公南嶺刺浦時有屠者訴於州一流血被面腦裂公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入內自搗藥令昇至幕解委謹厚解子及暮官曰善視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香也其家人不令前乃卷加審數收仇家於獄而釋其餘友人問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知殺死矣此人死即償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干證連繫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一聞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雖骨肉亦甘心焉吾

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幾人愈而訟遂息保全數十人焉

天順中朝廷好寶玩命申書至兵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為取項尚書公忠令都吏檢故牌劉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項詰曰署中牌焉得失劉笑曰昔下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積即存尚立毀之以拔

其根猶追究其有無取項然再折而辭指其位曰公違國體此不久屬公矣  
已已之難達虜將犯京城聲言欲據通州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燒倉  
恐敵之因糧於我也時周文襄公適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預支半年糧令其  
往取於是肩負者踵接不數日京師頓窮而通州倉為之一空

劉昆令江陵值火災向火叩頭天輒降雨止風遂弘農太守嗜龜道鄉多虎行旅不  
過昆為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為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  
守弘農虎北渡河何德政而致是昆對曰偶然耳帝嘆曰此長者之言願命書諸  
策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令五鼓戰將領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吏即發大破之  
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賊奈何人  
謂公得將將之體

張南軒曰為政須先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亦錯如抑強扶弱豈非好事往往只這  
裏錯須如明鏡妍自妍醜自醜何預吾事若先以其人為醜則相次見此人無  
往而非醜矣

昨非庵日集

卷一

七

君子處世貴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吾見文學之  
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試用多無所濟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  
安不知有戰陣之急係俸祿之資不知有稼穡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  
勤故難以應世經務

明道先生攝邑颯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  
興作先生曰如是苗稿矣民將何食殺民獲罪所不解也遂發民塞之歲得大熟  
富獨鎮青州通河決八州之民奔入京東公勸民出粟十餘萬解隨處貯之以濟殍  
者且括公私閑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使便薪水明年麥熟計遠近受糴使歸活  
者五十餘萬

朝歌賊數千屯聚連年及廣謂為朝歌長設三科募壯士攻劫者為上偷盜者次之  
不事家業者為下收百餘人悉賞其罪使誘賊劫掠乃伏兵待之遂殺賊數百又  
潛遣能縫者備作賊衣以果縫其語有出市里者吏執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  
明

自河隴沒於吐蕃西域使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鴻臚委府縣供之市肆

為飛李泌知胡客久長安者皆有妻子買田宅乃命檢括有田宅者四千人皆停  
其給胡客指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邊豈有外國使若留數十年不聽歸乎今  
當假道回此邊歸不願者令自陳投贖給俸為唐臣人生不乘時展用乃終身客  
死耶於是胡客無一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為散兵馬或押衙餘皆為卒旅  
鴻臚所給錢十餘人歲省度支五十萬

中唐嘉為相御通方受幸嘉見通在上旁有倨意罷解乃坐府中微召通通忍入言  
上曰汝第往吾當使人召若通詣府免冠徒跣以謝嘉責曰朝廷若高皇帝之  
朝廷也通小臣不敬殿上令推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嘉已困通使持節  
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若釋之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表安為楚郡守楚王英謀逆下郡覆考英連及數千人吏業急自誣死者甚眾安到  
郡不入府先往案牘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採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  
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  
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西魏韋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猴經雨輒蹶孝寬當瘞處勸植槐  
樹既免修復又使行板字文奉教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諸州夾途皆計里種  
樹

昨非庵日集

卷一

八

裴行儉為行軍總管先是胡業饒種數為虜掠行儉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  
五輩齎陌刀助勢以羸兵挽之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解鞍牧  
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  
北塞立營已畢行儉更命徒營高岡吏白士皆安堵不可動不聽促徙之此夜風  
雨暴至前營所水深大餘眾嘆服因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  
我所以知也

延安東北有故寬州神世術請因其廢臺築城為備世術董役膽勇過人與兵民聚  
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眾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于曰是  
不可并矣世術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盾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  
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神術因署為青澗城焉

王濬為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肯養濬乃嚴其例條寬其徭課其  
產育者皆與休復及發兵伐吳先期在巴郡所全育者皆堪供軍吳其父母戒之

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李愬雪夜入蔡州取吳元濟夜半至懸城雪甚城守皆驚池想今擊之以亂軍  
奔登城門卷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入駐元濟外宅吏曰城陷元濟尚不  
信曰是回曲子弟來索指衣解及聞說今日常侍傳語始覺登牙城田進誠兵清  
之元濟請罪檻送京師二萬敵皆降愬一人其為賊執事帳內廚廩所後悉  
用其舊乃屯兵鞠場以俟裝度愬至愬以秦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  
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語茶人聲

狄仁傑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文憲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審疏曰臣欲有  
所陳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  
註誤至此方詔志譎達成囚出軍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相與哭碑下齊  
三日乃去

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街太子事繁丙吉擇護厚女仗保養後望氣者言獄中有  
天子氣武帝詔繫獄者概殺之內謁者到獄吉閉門不納曰皇曾孫在曾孫病危  
者屢吉加致醫藥以私財給其衣食宣帝即仰吉絕口不道前思故朝廷莫能明  
非非唐日纂

其功及霍氏誅被廷官婢自陳有阿保之功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不言  
大賢之封為博陵侯  
宣徽五坊小使按鷹犬獵命所在暴橫至張網羅於民家門首及井不令出入汲水  
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酒家肆情飲嗚將去留地一德誠之曰吾以此致供奉  
鳥雀可善飼無使機渴主人賂而謝之乃肯携去元和初故態未絕藉裝度極言  
於憲宗憲始始轉道路以安

宋太宗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謀立楚王元佑及册李皇后命繼恩召呂  
端端知有變即始繼恩使人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鑰之而入后曰官車宴駕  
立長為順端曰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可違違命耶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  
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向敏中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求宿主人不許權宿主人門外夜有盜逾牆扶一婦人  
囊衣而出僧念不為主人所納今主家亡婦及昧必執我因亡去忽墮臂并則婦  
人已為盜殺在井中矣主人得之執詣縣僧不能辨自誣服成言府府皆平  
允獨敏中以賊不獲致疑審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姬聞屬府府問僧何如吏

給曰已嘗死矣姬曰今獲賊何如曰已誤決賊難獲賊亦不問也姬曰言之無傷  
矣此婦嘗村中少年某所殺也吏就掩捕獲之案問其服并得賊僧始得出  
王尊為東郡太守河水泛沒孤子金隱老弱奔走尊親執圭璧祀水神請以身填金  
隄因止宿隄上吏民數萬爭叩頭止尊尊終不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  
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漸却

張詠知崇陽縣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命民拔茶植桑民始以為為其  
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歲至為絹百萬足云

秦中饑范純仁擅發常平粟賑之僚屬咸請待奏報而後發純仁曰報至無及矣果  
有詔遣使按視民誰曰公活我我安忍累公晝夜輸納常平追使者至已無所負  
矣

劉錡之破金人也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糞豆人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  
虜馬聞而爭低頭食又多為竹筒所滾脚下不得以故士馬俱驚  
陸九淵知荆門軍荆門兩縣置學藏虛空踴躍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伺商人  
於門檢貨給引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稅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已多禁物亦  
非非唐日纂

或通行商者多由僻途務入日緝九淵罷去之即日揭示俾徑至務是日稅立增  
歐陽修曰治民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明退中虛察醫書述病証口辨如神  
而病者服藥不效一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病兒服藥即效治民之  
吏猶是也但民稱僕即為良吏矣

徐武功入翰林不屑詩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類無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字事此  
何為公曰此執非儒者事使朝廷有事用我難欲學無及矣  
魏冀州刺史源質上言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場實須防戍除大逆殺人外餘賊  
盜及過誤應死者皆宥之請使守邊則已斷之難得受更生搖役之家醫藥休息  
魏主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質言成活不少增兵亦多人如質朕何憂詭會  
人告質謀反魏主曰質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詎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  
曰以質忠誠長春猶不免誣謗人言其足信哉

唐樂部焦德從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對曰花竹  
皆取四方道里跋涉巴至上林已焦矣上笑而止之  
司馬溫公來京師都人競觀即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

司馬溫公來京師都人競觀即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

司馬溫公來京師都人競觀即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

第市人登樹騎鹿覩之曰願一識司馬相公至屋瓦為碎樹枝為折竟之曰京民罷市往來驚駭致莫莫者以為難民直其像飲食視馬四方皆遣人購京師畫工有致富者奉京南道中市飲食之類知為帝皆不肯售至於詬罵無度吏卒聖之不息居官賢不存人心德怨一至於此誰謂夫婦恩可逆施乎

嘉熙間嗣丁反黃安率黃炳鶴兵守備一日五更報寇至即遣兵迎敵皆曰空腹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乃率吏役携竹籬木桶沿市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熱水厚需以俟士皆飽餐一戰破寇

宋仁宗李宸妃所生劉太后取為己子無敢言者帝雖長不知也妃薨后欲葬以官人禮呂夷簡奏宜從厚后怒曰彼離吾母子耶夷簡曰太后尚念劉氏則喪禮斷宜從厚后悟痛以一品禮夷簡又曰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莫謂夷簡今日

不言也太后許之至太后崩人言帝乃宸妃所生死以非命帝號恂易梓宮親啟視之妃以水銀故顏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宋王博文為政平恕常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曾志之

昨非今日集 卷一 十一

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與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絺衽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若能相忍吾死久矣皆皆謝而去後連并州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民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

曰吾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復有訟者父老曉之曰小事何忍勤勞使君多兩讓而止

為吏忌作備古有以土物獻罪貶地方無窮之害者父趾貢生荔枝十里一畝五里一條晝夜奔騰有毒蛇猛獸之害唐堯上書言狀和帝止之我朝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熟民有獻者南亟命去其種云異日恐為常熟害其為民遠慮如此

隋高祖僕射每以蟹蟹粉置卧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錄以入朝行之唐裴耀卿勤政夜看膳重快詔養一雀每初更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為知更雀廳前一大桐樹曉則羣鳥翔集以此為出廳之候呼為報曉鳥時人美焉

王安石立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趾斷腕以避丁者司馬光上言曰兵出民間雖云

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繞出甲士三人少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今丁二取一授以弓弩農半為兵又令三路置教場每五日一發一丁在閑一丁供送難云五日而保正以泥糊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則縱否則留之是耕耘盡廢也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得詔罷之

劉開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轉高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獻婦人求媚豈天子之意耶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危巖為吉安府推官屬邑安福苦虛糧如水火嶽閱籍嘆曰結羅坐享其粟發糞日削其肉三尺之謂何於是行文量法禮庶士而告之曰孺子入井矣爾各宜其力馬願無吐詞無茹菜萬物一體之學與諸君共之復列疏於大吏及僚友曰請無

二於浮言無搖於構議以壞於垂成於是分野授任三其籍以防奸四其壞以定則十其眾以同好惡五其會以廣耳目獄以匹馬從二吏往覈之涉巖變化風雨冒炎熱弗避也既而內子殒殮之復來孤推呱呱乳之復來躬咳且疢也瘵之復

出體國恤民可謂楚而後已矣 昨非今日集 卷一 十二

獨曰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為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奸謀也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却阿魯台之請

蘇良嗣高宗時為荊州長史帝遣宦者採竹江南詩上苑所過嚴暴至荆良嗣因之書言狀帝詔慰獎取竹葉之武后時連文昌左相過薛懷義於軒懷義恃勢偃蹇不為禮良嗣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向北門出入彼南衙宰相往來毋犯他

水縣典史曾泉以御史謫任蒞事勤能勸學與德督農事藉女工尤恤貧窮無牛具者貸與耕種無木綿者借與紡績時歷州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樹材木以備營造通商賈以納通稅官有儲積民無科擾又以其美餘造船以備儲運置棺柩以助死喪歷任三年家給人足然考其所以治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早財厚生而已

司馬光勤親庶政不食晝夜看客見其體羸引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生死命也為之益加病革不復自覺詳詳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

司馬光勤親庶政不食晝夜看客見其體羸引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生死命也為之益加病革不復自覺詳詳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

第五倫守會稽妻自炊爨臨終老幼攀車號曰捨我何之廉范守對除火禁百姓便  
之曰來時我軍衣去時重五袴張霸守會稽舉賢與舉四野皆書廉氏語曰城上  
馬鳴哺父城府中諸吏皆孝友師暉知廣州擊河通舟船不為害陳世卿代之奏  
免廣南口鹽廣人歌曰師父陳母除我二苦羅衡為萬年令路不拾遺人家牛馬  
皆繫道邊曰此屬羅公者閻憲為綿竹令夜行有得道布錦者求其主還之曰縣  
有明君何敢負化田元均治成都無懦弱不能伸冤者必委曲盡其情蜀人謂之  
照天燭吳越保鎮永嘉政化翔洽後移姑蘇溫人有携家從者請之隨使戶噫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陽城為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諸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  
盡叛若以節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  
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有間進曰太子  
視膳尚安外不合預他事如小人離間請殿下收取人心安能自解太子悚然曰  
無先生安聞此言

居官無過廉勤廉分內事也物交勢遠浸不自由素貧賤有妻子啼號之撓素富貴  
昨非庵日暮 卷一 十三

有口體養養之需善聲譽則飾厨傳以娛齊務結則厚苞苴以通好甚則男婚  
女嫁膏常權金皆此是資雖破廉得乎故要莫如崇儉狃民之時無異處家之時  
用官之財不啻用己之財斯可矣勤職當然也聰明有限事機無窮竭一精神以  
防眾奸惡已非易事而就延衙杆恣情漁色賦詩品奕遂致獄訟經年是非易位  
詞訴愈多事機愈駭方虞息肩之無期幸吏膺已備俛首涉筆於歸荀道而已故  
要莫若清心鷄鳴聽政家務盡屏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自戕某事當決某牒  
當報某賦當辦某繁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毋謂姑俟來日則事無不理而此  
心亦寧矣  
章景賢為肥縣令縣界漳水連年泛溢景賢審其地勢增築隄遂無水患後遭趙  
州長史路經肥鄉人吏驚喜競來饋餞留連彌日有童幼數人年甫十餘亦在其  
中景賢謂之曰討吾北去此時汝輩未生既無舊恩何懇懇之甚也咸對曰比聞  
長宿傳說縣中解字學堂館舍堤橋並是明公道蹟將請古人不意得瞻親不覺  
欣慰倍於常也  
馬胤孫為相無所建登時號三不開口朝不開口見客不開口談論歸宅不開口

門接賜王珪為相設順取容時號為三吉相公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云  
領聖旨退諭聖事云云已得聖旨噫蘇味道以模稜語論於朝端李愚以粥飯位  
取輕於慈帝居相位者寒蟬之譏雖鵲之詩其可一刻去懷乎

兖州舊多劫盜及李崇為刺史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  
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  
由是盜絕  
宋真宗遣使持手詔以劉氏為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  
為不可其議遂廢

漢時有男子詣辭自謂衛太子詔百官識視供莫敢言聚觀者數萬傳不疑後到叱  
吏縛收或曰是非未定不疑曰昔劇噴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  
得罪先帝亡不即死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當用讀書  
人後廷尉驗治乃貌似太子冀能得富貴者要斬之  
馬人望為度支判官會簡括戶口人望未兩旬而畢同知蕭保先怪問之望曰民產  
若括取無遺他日必長厚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  
也

蓋苗為濟寧判官會歲饑白郡府郡府遣苗身至戶部躬請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  
下出餅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況不得此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因泣下時宰  
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

國朝平樂太守周祈因給餉稍遲官軍遂殺人行劫上欲重處祈申文定疏曰餉  
遲誠有罪但官軍應訴府司設處豈可行叛蓋此輩皆烏合適聞廣東餉厚遂欲  
叛歸而以稽餉為名耳若重處太守則軍士謂上官在其掌握稍不如意動輒噪  
呼天下自此多事矣且九邊軍數十萬餉文遲速不等此聲一傳各邊效尤督撫  
務姑息以幸無事如唐末之將帥畏偏裨裨畏士卒豈不深可慮歟  
王克敏為江浙行倉有松江一大姓歲漕米萬石獻京師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  
有司仍歲徵米則難置松江田賦中令民色納克敏曰匹夫妄獻米徵名爵以  
榮一身今身死家破不可使一郡均受其害國家寬之此耶具奏免之  
宋太宗謂宰相曰朕何如唐太宗眾皆曰陛下亮舜何太宗可比李天文正獨無言徐  
誦白樂天詩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如也



裴請為河東鹽使時開輔早偷入計召至便殿問權酷之利歲出納幾何請久不對帝復問請曰臣有所思帝問何思請曰臣自河東和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真宗將立明廟后令丁謂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丁云此段不憂不富貴大年答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

陳東推州事因斷流罪命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野幕幕中相與白曰凡言待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命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為準條字再野之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參政聞而笑曰得非人面上起草者乎

詞訟到官類是增撰被毆曰殺爭財曰劫入家謂行竊係界謂發屍一人訴訴必牽引其父子兄弟甚至無涉之家倘有宿憾亦輒扯入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耗其錢物辱其婦女於憤洩耳則反坐之法宜嚴果涉虛妄斷以其罪罪之度眾知微而無飾辭乎卿民視縣官如神明一至公門吏卒禁呼答扑交錯已不勝魂消氣沮固有畏懼刑繫親欲早出而妄自誣伏者有吏務速了強加拷訊逼令

昨非庵日集 卷一 十五

招認者有長官自恃已見妄行聽度吏輩承順旨意不以為然者嗚呼一人坐獄闔戶竝啼一罪爰成要擊典辭幾書數語其得津草從事乎欲通下情莫若大啟門庭屏去吏卒躬乎几席之前康色詰問以盡所欲言有壅不得達者則懸鐘門外俾自扣控使無不盡之隱其有微德難明者必訪於鄉謀於邑輒轉於籍

竊即鬼神亦將來告身然更有法焉訟期宜少宜緩蓋彼有一時忿激便欲投訴需日稍久想解事定必有和勸而不復來者此亦聽訟之第一義也

前輩盡心職事仁廟辦有為京西轉運使者一日見監官問曰所燒柴凡幾龜曰十八九龜曰吾所見者十一龜何也龜官愕然蓋轉運使者展望龜中所出烟

幾道知之其盡心如此

明道中江准薦饑王隨為安撫使素無才術不能設策以活流殍但令人肩輿以散

弓者每出則前後擁趨導者不能呼隨沾沾矜問示恩者噉之

唐李曾為趙郡太守今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為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

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懼請趙郡地也責令送鹿賊處郡為諸曰詐作趙即鹿捕勝常山鹿

西蜀有兄弟訟財者果據侍則為廉察呼其兄弟三人以人乳食之訟者感泣而止又馬恭敏公作守有兄弟老而爭產不休公取庫中一大鏡令兄弟同照之見而廂相似鬚髮各皓然悟泣交相讓而出

火禮道濟代魏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道濟夜唱籌量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己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

韋仁壽性寬厚為蜀郡司法所論囚至市捕西向為仁壽禮佛然後死

廣濟蘇河有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程顯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鄰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

永樂時糧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著息驕悍難馴方也先入廬皆乘機騷動至不可收拾至崇奉時發兵征湖廣及廣東西諸寇于謀秦遠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奏留於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昨非庵日集 卷一 十六

甯陽一寺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陳正仲曰當此荒廢與無益土和公孟白即禁之正仲笑曰寺僧能自為塔乎莫非備此邦人也故於富家散於貧家是小民藉此得飽而贏得一塔也當此荒廢惟忍僧之不為塔耳

後漢侯霸為淮揚太守帝使徵詣都百姓號哭連使車卧於轍中乞留霸一平乃成其乳婦棄其子以侯君當去不能全也

員半千調武陽時值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子良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河南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慮出一時尚何罪耶半千始得釋

孫夢得為中丞薦唐介中復為御史或問君未與二人相識何為薦之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求求讓面臺官耶後二人以風力稱孫晚年執政嘗數曰吾無功補唯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甚慟色無懼悻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極思舍新家中無存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與曰無有來求勿復盜也

韓魏公初年使以天下為己任勤業崇禮晚作閩古堂嘗為八詠其臺石築園溝界

三篇卒章云主人未有銘功處日視屋瓦教杜德吾心盡欲醫民社長得憂民病不銷誰知到此幽閒地多少餘波瀾物來其意氣所使固已見於造次賦咏之間矣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索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其所以便民者力不使重為民害其益多矣不與人爭春常得利多退一步春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稅約於今春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

吾鄉有第奉常而歸饋春遊者往來觀春閣路駢陌既而族類又聲即響者亦甚趾愧謝獨鄰居一室扁額遠引若避寇然余休問之依然曰所貴錦夜春謂其得時行德庇吾鄉里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輩貴之德名愈高官愈尊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矣庇姦惡持州縣者有矣是榮一人增一害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感吾入山避之不暇何以賀為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遊間必道此語相訓切

張士誠據有吳中獨楊廉夫不為依附一日士誠使人要廉夫於路相見問適元主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即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曰山中歲歲烽烟起昨非今日暮

海上年年柳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也

曲端為涇原都統張魏公按視其軍營中閱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魏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一部端於廷間罷魏公一鶴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為愕然既欲盡閱乃悉繳五鶴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公大加獎異

元兵大入賈似道以去要君時度宗呼為師相至涕泣拜留之江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

漢司部突端臺君三府聖之司安據梁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審使臣驅蝗何之矣以德濟不聞驅逐時疏福為直據

劉忠宣公大夏明識治體如費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和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吳公廷舉謂古人有言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唯公足以當之

淳李果遷洛陽令嚴毅公正有進士劉兼者過其境宿於村莊夜聞戶外語曰李令

行軍令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血食啟戶寂無影響遂書壁云投吏畏威釋妖破膽好錄政聲聞於御覽

呂蒙正夷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賜必問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薦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為相文武各稱職實儀籍滄州都尉太祖遣親吏取藏中編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太祖由是重儀

無名氏石刻云錫山高極入穹蒼人道虎為跡行人過此不曾傷咸陽宮闕在平地高鹿舍人無數許吁嗟苛政猛於虎斯言垂萬古

武宗在南京時寇天叙以府丞署府尹每日帶一小帽穿一撒坐堂自供應朝廷之外一毫不妄用江彬有需索每差人來天叙伴為不見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語呼為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錢糧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動後不復來索

阿魯圖為相議除一人為刑尚書或曰此人亦軟不可用圖曰選僧子耶尚書詳獄刑獄不枉人壞法即是好官何用強壯為其治知體如此

少府監裴匪躬善營利嘗奉勅苑中為囊歲可得錢二十萬賜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費為多非佳名也又匪躬在司農寺按諸苑當果蔬儲利佐公蘇良嗣判曰公儀休一諸侯相尚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事得不行

郭恩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甚張其妻從行裝五絲與以十二女昇之令長膝行滿仗至以文錦飾白金飾溺器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輿恩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做威去

羊祜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笑其華世莫得聞所避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不取也及卒民間之龍市巷哭枯好遊岷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張詠知益州城中屯兵三萬無半月糧詠知民間舊苦鹽費而原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解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吾無憂矣

趙鼎在湖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及移吉陽軍有謝上表曰白首何歸依館生

之無幾丹心未滿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儒強猶昔

荆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劉貢父書一絕以寄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

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德又隨台旆過江東

田錫為諫議大夫疾亟進遺表真宗實御醫費上藥馳使已無及矣俄召宰相袖其

表示之曰朕聞是表多矣非祈澤宗族則希恩子孫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為慮

者與數久之命優其贈典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災錄帛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於河外單三上旦恣抑

之頃而特率屬傳訴於單且徐曰積微之帛固應自至奈何彰國弱於四方居

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審符督之也

王欽若母庸古同侪三司一日廣古曰天下宿逃之跡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亡族

破家流民大矣俟啟而歸之欽若即命吏理其數翌日上奏真宗大驚曰先帝豈

不知耶欽若曰先帝非不審其弊蓋留與陛下收天下心真宗露泣久之遽詔有

司俾畫釋焉欽若自此宸眷之厚

宋仁宗初蒞政問輔臣四方表欲不知所以裁之如何則可呂夷簡進曰凡奏獄必

昨非庵日纂

卷一

十九

出於疑疑則從輕可也帝深以為然故終仁宗之世獄獄一從於輕

李九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欲民間錢

起浮圖即時飛錢至京師真宗遣中人審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

為違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為其備然後誘毀

不入畢其所為

劉矩遷庫丘令以禮讓化民民有爭訟矩引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志可忍縣官不

可入使歸吏尋思訟者感之

王沂公嘗知審刑院初建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公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

止以失論上不悅曰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

違制遂分故失

李文靖為相同年馬亮貢之曰外議以公為無口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亦但中

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雖悉若疑暗苟備所陳一一

行之所傷實多檢人苟一時之過豈念於民耶

韓魏公嘗遣使詣邊寬恤民加既而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曰寬恤使每不獲即

韓石無幾皆罷去王荆公行新法使者背項相望於邊荆公常言小雅第二篇使  
言皇皇者華故遣使臣為先務二公意見得失如此

昨非庵日纂

卷一

二十

昨非庵日纂卷一終

水探

錢布薰心之壞節傲峨眉絕頂冰濤著不銷一片巖壁透骨品高崑岡千仞玉  
瑤瑤希染連城溫潤無瑕昔岳武穆有言文臣不愛錢天下太平噫微斯人吾  
誰與歸纂水探第二

楊震孤貧好學稱關西孔子大將軍節雋舉之累刺史郡守門生王密懷金夜饋震  
以四知解容愧而出震子孫疏食步行或勸令開產震曰使後世稱清白史子孫  
所道不既厚乎

吳隱之刺廣州山海郡二十里許有泉曰貪泉言飲者必貪也隱之徑酌飲之賦詩  
曰古人云此水一飲復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彌厲歸無餘寶為尚  
書還太僕以竹蓬為屏風家人并日而食晏如也嘗嫁如只牽一犬出賣蕭然無  
營

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業雖隆貴得祿賜散親故輒盡妻子猶然寒餓也既屬疾宋瑛  
昨非庵日纂 卷二

等候之見弊者草席門不具惟浴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食蒸豆二器酒數杯而  
別及治家無留儲老蒼頭請自鬻以舉喪明年帝校獵鄆杜聞望見慎宅環堵  
庫陋若有行營者馳使問焉報曰懷慎大祥也帝泣然為罷獵賜練帛過其墓碑  
表未能立停驂流涕令蘇頌為文帝自書之

石璞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鄉人有為典史歸者璞往省之几上陳銀器列金  
杯十餘璞問曰汝官幾年曰未滿考曰胡歸乎曰刁民訟吾奪職璞曰嗟夫使  
我治汝汝安得歸哉拂衣出

楊繼宗守嘉興去日張甯送之曰楊伯起清白著聞猶有金可卻公治郡始終無一  
足欺暮夜及門者

彭淵材遊京十餘年家餽粥不給以書召歸布囊密封親親知慶曰可脫凍餓矣淵  
材喜見顏眉曰吾富可埒國既開囊乃李廷珪墨一塊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  
五代史草葉一巨束

楊誠齋退休南溪數椽僅蔽風雨長鬚赤腳繞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  
分似惟帶有金

唐陸龜蒙家姑蘇門有一巨石乃遠祖積為鬱林宇龍歸無裝舟空難以越海乃取  
一石以壓舟人號鬱林石

宋凌冲知含山縣一毫不妄恥秩滿歸裝有一塊冲視之曰非吾來時物命運之  
宋張之才知陽城縣清議愛民及去任解湯廟詩云一官來此四經春不愧蒼天不  
愧民神道有靈應信我去時猶似到時貧

齊劉德惠為齊郡太守有餉新米一斛者劉出券報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  
梁甄彬嘗以一束紵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紵還於貯中得五兩金彬遂還僧驚以  
金半酬之彬堅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

曾子衣敝衣以耕於野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使者曰不求  
自獻奚為不受曾子曰參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不我驕也我能勿畏  
乎

張奐字季直南匈奴左賢王破降之羗豪遺奐馬二十疋金銀八枚奐以酒醉地曰使  
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  
張思先給假東出世祖問卿住任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  
昨非庵日纂 卷二

從凡思思曼曰緬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無地起樓臺公  
南還時北使至內宴歷視諸宰執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

東漢劉寵為會稽太守桓帝延喜中徵為將作大匠有父老數人履眉皓髮從山谷  
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曰他守時吏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車以眾犬不夜  
吠民不讎吏今聞棄去故自扶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為人選一  
大錢受之梁襄陽太守謝謨秩滿去官人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  
以為愧

宋何隨為安漢令去官時巴上饑送吏取民芋以自給隨即以綿繫其處債直後民  
視芋見歸相與語曰聞何安漢清廉必此人何也

公儀休相魯客有遺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  
今為相能自給魚若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

宋太祖聞中丞劉溫叟清介遣史賜以錢五百千叟受封於西舍次年重千送角黍  
執扇所遣史即前送錢者見西舍封識宛然

高令表純明朝廷以警譽遺山濤錄百斤濤不欲為異受之納於梁上後數事孫  
濤於梁上取錄付吏錄已數年塵埃黃封印如初

顧常侍清介特攝為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謂人曰我欲解身上縵與顧  
即恐顧難衣會者竟不敢遺之

北魏高允拜中書令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年魏主幸其家惟草屨數間布被縹  
袍厨中鹽菜而已賜以累帛拜其子悅為郎守允固辭帝重允常稱為令公而不  
名

商則任廉丘尉性廉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舞皆動手則但回身令問故則曰長  
官動手贊府亦動手尉一箇更動手百姓何容活耶

劉公大夏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構草堂傍先賢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  
通請詔薄田僅供衣食里鄰或肆侵奪任與爭公言財貨須務農服勞凡力得  
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存子孫視之亦不甚惜况官貨恃入者乎後起大  
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載笠來驅往來山水間

吳公琳入吏部以致仕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見一農人坐小几拔  
昨非庵日暮 卷二 三

秋布田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吳高書家何在公做手對曰琳是也使白狀上重  
之復召為原官

黃公卷解絃歸聖家東田作與妻孫杵臼作飲食躬行而饑之嘗假農具鄰舍鄰舍  
欲貸送之公曰假我具甚幸奈何又妨汝務遂自肩如田公性故孤介而甚好客  
客至座已徐起臨處服積真衣治與治暴乃置手更衣出率以為常耿先生一日  
偕周元字候公公與談談名理因及疆場時事奮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暇已有  
婢從屏間窺曰烹難熟矣請對時劇談方適公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劇乃  
命婢曰汝姑自對既供俱出敵助狼藉不為意也先生退謂元字曰吾與子游長  
皇世矣相與嗟嘆不置

軒輓為浙江憲傳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天順間擢大司寇請告陸縣上問公曰昔  
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

晏嬰厥后不掩豆孤莖三十年身處坎隘而待以舉火者三百餘家范仲淹思隆九  
族遍及親疎而罷官之印不能具遺裝至嘗一罷馬以行

房瑄楊紹裴休李沆范仲淹趙抃司馬先輩為相猶清約如寒士今縉紳一登籍轉

盼富與良田華屋價數百千習以為常利厚官高則是能品察儉有官猶免嗚笑  
公廉寵耀官與利兩悉則稱大拙妻孥尤之親朋笑之殆無以自託於卿里自非  
天挺孤標鮮不從風而靡矣

諸葛孔明為相惟城都八百桑唐元載為相及其散也籍其家胡椒八百斛嗚呼人  
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十九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年而已豈有三四  
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亦愚矣哉自古居相位者何嘗死於饑寒而常  
死於財貨可笑也

劉公球事兄甚謹同居舍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玘為蒲田令奉夏布一疋即日封還  
貽書戒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其家法如此

定庵曹先生居廣富林年九十四時終時郡守孔公送米一石使者失解云太守敬  
老大人米不佳責鋪換送先生云平生不害百姓今垂歿乃以我故害百姓耶因  
手書辭云老夫不食三日矣恐虛大人之賜謹辭

李之彥云嘗玩錢字旁上一戈下着一戈真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  
耶豈非賤乎

昨非庵日暮 卷二 四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之人謂之產業舉而措之害天下之  
民以利一家之人謂之元氣以產業作事業人怨之以產業作冤業天殛之

錢麻者尺為子孫計久遠不知多少廢棄而滅門多少清白而發跡則福祿有數多  
得不義之財留冤債與子孫債非福也至於立廟祀贖宗族教窮親固是美事然  
有欲速盡美之心則恃人必甚何如積德凝祥官久自富之為綿遠哉

左丞相李膺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東權嘗造廩延至履室見其門簾甚敝適  
令人潛度廣狹以鹿竹織成如綠綺將以贈屢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楊誠齋司漕江東有休給萬縑留庫中棄之而歸子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  
下戶輸租其家短椽土階如田舍第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廣陵官滿來訪入門  
升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法者因命畫工圖之而去

楊文貞公紹拜相制下士相賀於朝御史中丞崔寔本豪修城南別墅池館堂皇為  
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騎馭百數者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  
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

紀

雖景倫曰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僕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東山先生嘗為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也。

會事王命居官清白家無擔石之儲。及歿以紙補膝大棧朝夕不給。冬暮大雪連旬。僵臥不能出門。人有饋者非故舊不受。故舊饋亦却之。

唐朱敬則為再相。雖誣奏貶治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廣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嘗步從以歸。

張嘉貞雖不立田園。有勸之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饑憂。若以錢去。雖富田。庶猶不能也。

趙司成永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鐸喜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為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嘗借往。公以何為贊。司成曰。帕二方。公曰。吾贊亦應如之。入啟。魯公帕無有。踴躍良久。憶里中曾饒有枯魚。令人取之。家人報以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即以其半。數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魚沾酒以飲。

二公歡甚。即事唱和而罷。

非非庵日纂 卷二 五

毛玠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饑。自當就爾。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袁聿修為尚書。即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邢邵每呼為清郎。及邵為兗州。聿修以太常少卿巡省。邵送白紬為信。聿修不受。邵答曰。弟昔作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魏孟康為弘農太守。有所按行。皆預勸督。郵不遺送。迎探候。又不欲煩吏人。所在自刈馬草。不宿傳舍。露宿樹下。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于罕。于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賜而受之。于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

王含作廬江郡。甚貧。王敦欲殺其兄。故於眾坐。稱其佳。謂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數默然。

沈文雲遺書。錫鹿車。載妻子。以括拾自資。兒嘗拾得五斛。奉人尹臺遺之一斛。

囑兒不得過史雲後。知即令併送六斛。還。言夢已難。誓不肯受。

潘師正居嵩山。道遠。高宗召問所攝。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足。王悅之少屬。潘師正為吏部。即時師正有會同志。遺之餅一。師正不食。曰。所勞誠復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也。

孔顛在都。弟連存為江夏內史。時東土旱。餓。都下米。連存慮中丞貧。遺史載五百米。餉之中丞。呼史語曰。我在彼三載。去之日。不辦有路糧。即至。未幾。何緣得有。此米可載。還史白。自古無有載米上水。谷中丞不聽。竟載還江。是。

漢淳子為。本嘗受民一尺帛。食民一雞。子以錢易。百錢。當得。十斤。守門者取。十一斤。漢淳子召。還。當。而杖守門者。自後。無。賈者。吳守。藏。史。告。公。費。且。賂。備。已。實。二十。八。金。漢。淳。子。處。償。之。或。曰。守。藏。史。先。後。盜。十。金。伏。法。而。使。若。又。償。之。彼。不。曾。得。志。乎。漢。淳。子。曰。史。盜。官。錢。自。當。伏。法。我。奈。何。以。二十。八。金。累。史。是。使。之。虧。損。而。取。償。於。盜。也。

水樂間有人。納。銀。於。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備。者。備。要。安。氏。發。而。奉。之。詔。復。甯。平。日。康。信。於。妻。妻。能。佐。夫。以。義。特。賜。白。金。二。百。兩。絲。幣。八。衣。裏。

非非庵日纂 卷二 六

福廷康使陶。使。勅。方。伯。薛。大。方。會。幕。大。方。誣。許。屢。仲。至。京。事。曰。大。方。得。罪。詔。屢。仲。還。陶。陶。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曜。薛。公。不。去。地。無。虎。

吏科陳。一日。率。同。列。奏。事。作。旨。落。職。罰。使。修。葺。家。房。同。事。者。先。畢。工。降。職。去。諺。貧。不能。倩。人。乃。躬。自。為。之。值。文。皇。駕。至。問。治。屋。者。誰。也。諺。前。俯。伏。陳。其。狀。上。念。諺。憐。且。憐。其。貧。命。復。官。

漢時。為。壽。春。令。初。乘。黃。犢。車。之。任。歲。餘。生。一。積。及。去。謂。父。老。曰。是。爾。土。所。生。非。我。有。也。留。之。而。去。

隋趙軌為齊州別駕。放。召。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杯。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錢。就。受。飲。之。

刺史韋。休。沐。日。登。樓。見。人。於。後。園。有。所。瘞。藏。訪。之。韋。曰。此。參。軍。裴。寬。也。寬。義。不。以。苞。苴。污。家。適。有。人。以。鹿。為。餽。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

李仲。謙。廉。介。自。持。每。休。沐。則。閉。戶。請。書。休。沐。不。給。妻。訪。請。以。益。薪。水。之。費。仲。謙。止。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縫。必。俟。休。暇。中。若。賓。客。見。諷。則。使。其。子。致。詞。曰。家。君。治。衣。不。可。出。

白樂天仕宦從仕至老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廉無餘家亦可樂也為左拾遺曰  
月漸減二千瀝歲愧俸錢三十萬為蘇州刺史曰十萬戶州九萬資二千石祿  
敢言貧為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開居不可忘為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  
朝廷催我作閩人其致仕曰全家適此曾無歸半俸資身亦有餘其將下世有遺  
城行曰先貴南坊十畝園次貴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鬻鬻獲錢二千  
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試味其言雖曰飲會鬼亦知所計  
酌矣

供奉官羅承嗣住州西隣人每夜開擊物聲穴隙視之乃知寒凍面相擊暗之極不  
受妻母來見其女方食其枕中玉贈之米麵亦不敢納遂挈其家居州南聚賭窮  
親四十口嘗辭水路差遣云法官舟載私物過千斤有罪某恐罹此乞換陸路差  
遣

温公一日過獨樂園見一廁屋問守園者何從得錢對曰積遊賈者所得公曰何  
不留以自潤對曰只相公不要錢

盧坦為河南尉杜黃震為尹君坦語曰某官子狎惡人破席公蓋捕之坦曰凡居官  
昨非今日集 卷二 七

多種皆到下列如子孫善字是天祐不道之家也不若仍聽不道以歸於人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見其坐六尺篔因語恭以一額及我恭即舉所坐者送之己坐  
薦上大開而驚曰吾謂卿多故求耳對曰恭作人從無長物

魏裴潛為宛州刺史作一胡床及去任留挂柱間梁簡文曰不索胡威歸甯挂裴潛  
掛李白云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畫人間不平事古人蘇錢  
如此余觀錢之為物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緣之啟釁縉紳因以敗名商賈因  
以捐軀市井乘而鬪傷下來下去慘富慘貧其龍給一世者大抵福於人少而禍  
於人多當熟視其形模金旁者或真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呼錢乎錢乎以我之  
窮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因無奈汝何以我之不貪汝欲殺我而不可得汝亦無  
奈何

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為經書祐諫曰大人遠在海濱猶多珍怪此書  
若成則載之東歸昔馬援以意改典陽王陽以衣囊徵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  
撫其背曰吳氏世不之李于矣

歐陽文忠公與廷通理書昨日書中言欲買硃砂來吾不聞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  
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水外不曾買一物可視此為戒也

御史杜過因按事至吳騎施突騎施饋之金還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  
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

蔣希魯定廣仲甫於獲國希魯曰亭沼粗邊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  
則有之林木譬名節非素修成

汪一麟以知州陞刑部給俸銀十兩今州民趨鑄修船北行修免公携家登舟見鑄  
治堅好問所費幾何鑄以十兩對甚嘆各匠細查實用二十兩乃取銀六兩扇三  
十把墨三觔二物值四兩有餘喚鑄曰吾知爾陪十兩今以三物償爾鑄勉受之  
過其夫人語公曰既知十兩即當償足其數而以扇墨酬其勞可耳公亟補銀四  
兩鑄愈不敢受公面頭發赤曰是則使我不如一婦人矣必不許辭

張以寧不營財產所居蕭然其奉使也襤褸而往垂索而歸臨終有詩云覆身惟有  
黔婁族垂索都無陸賈金

宋之賦時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為辱使任於外者以苞苴入京為羞及其季代  
昨非今日集 卷二 八

瑞撰以賄賂為論思臺諫以珍玩為獻納或以金珠而充脯醢或以契券而作詩  
如甚者如倪俱借妹於倪胄而得府蘇師旦獻妻於倪胄而入閣噫黑頭宰相紅  
鉛夫人後視今亦猶今視昔也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先君初仕平恩啟行右丞曰爾行裝幾擔先君時新娶實應之  
曰有十擔右丞曰初仕如此久宦奈何我昔赴遂州只三擔罷官仍舊不惟緩急  
易於去路亦免張外曉也夫楊誠齋立辦不市一物恐累歸梅范右丞赴任只携  
三擔思便行裝去就若此取于安有不廉者乎

唐介伴漳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閩吏所撻太守而下輕其恣自售分珠獄獲  
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繁復之果然

先武召諸郡計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即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仁以  
惠下風能討奸公孫述破時珍寶山樁提提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棄折  
棘車布被囊而已

鄭情寧遠贖行狼籍有選人繫百錢靴帶上情問故答曰銜還非錢不行惜愧而不  
語

鍾離意為尚書太守張恢坐職藉說以賜羣臣意得珠璣不拜賜帝問故對曰孔子忠渴於盜也魯曾參回車於勝母惡其名也此穢物臣不敢拜帝嘆曰清平尚書之言也

國朝劉公仁乃大夏公之父今瑞昌與高安令嚴某同入時楊溥當國與劉嚴皆隣邑有地遺一价往購價還白曰嚴富貴雅稱官也劉某席布被瓦盆煤燭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嚴實對特先見贊以金幣公麾之劉嗣見其若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尋推為御史方劉為御史時六人共一馬更迭出入除歲享同傳一枯魚而已後楊公展墓還朝便道過劉問其子大夏曰父在否曰在道中母安在曰適隣家磨麵過視家中諸寢室見床上唯蒲席布被喜曰可稱御史矣嗚呼劉公奉卿先遠則若審二色款同寢則枯魚一蹄价視之則瓦盆煤燭親視之則蒲席布被夫人攻苦不辭并白於鄰家忠宣高勳不諱朴陋於私室一門清風真可敬仰近世為官者行詣日薄受用日豐聲價日擢勢競日張氏生日以憔悴矣豈不悲哉

杜衍嘗言作官第一清然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必謂己為上者又不非非庵日暮

加察適足取禍耳但然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王恕無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篋一竹食雞一日給乳豆二塊菜一匙醬醋水則取主家其告示有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夜老單身自來意在謀己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錄辭而焚香禮之

范栢年論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帝問年云栢里中有此水否對曰臣漢中唯有此文里武鄉廉泉讓水

國朝山襄毅公雲深沉有將畧而廉正無比廣西帥府一鄭半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詢之曰世謂為將不計餉項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公半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汚點墨則終不可滿也公又曰人云土失饋送之物苟不納彼必疑且怨奈何半言居官躋爵則朝廷自有重法不畏朝廷反畏饜子耶公笑納之公鎮廣西十年廉操始終不渝固不由半而半亦可尚云

唐詩沈既四孫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驛敕麾下曰蔣沈令孫供億當清去得疏敏足矣毋統其清也

魏源懷為行臺使持節行邊賑貧考嚴嚴之得失先決後附鎮將元尼孫與懷舊

交貪穢狼籍置酒餽使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使曰今日源使與故人飲酒之對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簡鎮將罪狀之處耳竟當抵罪

楊爵為御史為靖中以直諫繫獄數年雖處憂抑而忠端正而獄卒咸敬信之方得釋而尚書黨決有陳論上大憲曰我國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復逮爵時抵家方一印忽驥騎至曰若復來乎騎素敬爵慰之曰吾欲他往特一省公爵笑曰吾固知之與校同飯飯校不能堪爵始若自若也會曰曰行乎校曰可一入為爵爵五屏前曰朝廷有旨見速我行矣即攬袂行復踰年乃出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惟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撒飯捲席食畢則沈鉢收卷以往棒撐其後於廢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擗豪強拒絕宦幸悉無所畏楊誠齋立朝時計科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若促裝者

宋王節王文正公之姪以貧為竈文正為舍人時家虛貸全瞻昆弟過期不入帳乘馬備之質得其券曰此前人清風又得願魯公為尚書時乞米帖刻石遺親友推尚如此故所至有水漿漿

宋孔觀為司徒二弟東還端重十餘船皆錦綺席命置岸側焚之曰吾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和後魏封回為度支尚書鄭雲以詔得安州刺史問安州與生何事為便回曰卿位為方伯宜思方畧以濟百姓乃問與生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和嗟夫今之世不為賈客與生者幾人哉修葺載於卿階風跡稽古之加詢地產於知曲莫充宦索之資間有飲泉不貪飲車贏馬者則噴之曰惡用是拙官為

我好官不過多得錢爾噫吾亦見多得錢者矣沒不數年而子孫以爭奪敗又不世而子孫以淫蕩廢其尤甚者志在溫飽術工搜剝聞人稱其有十乘之富則飽然怒聞人譽其無擔石之儲則欣然喜其子孫求入狀其祖父之行也試之於李孫陶朱之傳亦然然怒等之公儀伯起之外亦欣然喜是明知多錢之可醜而拙清之足貴也乃所志非所貴所遺多所儲獨何哉是以君子甯為拙清無為姦富甯使吾子孫無所遺不可使子孫飽有所訕

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遊有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者止麻布滿練此物於吾何用

居官謹廉即大臣無厚祿亦不易得余為三品堂卿幾六年矣字褲布衾製自



微時聞政更難亦不易措吾未敢以平津為許也

晉胡威父質為荊州威自京師省之停舍中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威跪曰大人

清高於何得歸質曰吾是俸餘姑以與汝耳

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按行見民家皆除雪出至夜安門獨無有路請安

已死令人除雪入戶看之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斃不宜干入

裴始安在郡還甚貧世祖曰裴昭明能都歸遂無宅我不請書不知古人中誰曰

雲南大理府出石屏官其地者每勞民傷財載以饋人有李邦伯獨為意於送行請

有云相思美遠石屏贈留刺南中德政碑河南土產藤蓆線香官遊者每取以饋

當路于肅慈公巡撫其地絕無所取有詩云手帕藤蓆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珍

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問閻話短長嗟夫土有產土之災也徹瘠郡縣廷珪墨龍

尾硯至今為累多矣留刻德政清風滿袖是所望於司牧

李沂公為嶺南罷鎮歸行到石門停舟悲搜家人扉投江中而去

曹克明在湖廣行省日有主簿致書問訊寄辰砂一函未及啟封漫置篋中後有一

憲官言製藥苦無好辰砂公曰有故人見惠尋當奉送及取篋乃有砂金三兩雜

昨非庵日集 卷二 十一

其內公驚歎曰彼以我為何如人耶時主簿已歿呼其子歸之

李敬文為高陽內史河間守崔謀恃其弟道權勢從敬文乞廉角翎羽敬文答曰翎

有六翮飛則冲天康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手足進退不能遂飛走起速事倖人

宋道士鄭俠解臘仕就監門上書力言新法敵民安石不報會元早民物嗷嗷乃以

本門所見三路流離之民實甚驚地啼號號至身被鎖械而眉尾揭和費以償

官卷悉畫一圖發馬遠以進當事者以是罪之浩然而歸歸囊只一棒因自號一

棒居士嘗語人曰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及美食與盜何異公少讀書清涼山

閣人因就其地祠之葉文忠公向高榜其聯曰諫草數千言自信丹青能悟世歸

裝惟一棒可知琴鶴亦妨人

沈璠之在丹徒廉潔不事左右浸酒日至遂鎖繫尚亦璠之言願一見天子齊高召

問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無以水奉妻人上問妻人為誰璠之以手板四面指曰

此亦衣諸賢皆是上知無罪復除丹徒令吏人候璠之戲語曰我今重來當以

人肝代水不然清名不立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贈遺累數百金子魚皆無所拒客各題識臨去悉毀諸物

語眾人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時無以懷璧為罪願諸君

為之計或乃各留所贈

柳元景為尚書令有數十畝菜園園人得賣菜錢三萬送宅元景曰此園種菜以供

家中啖可耳乃復賣錢奉百姓利耶以錢與乎園者

官訊一盜曰爾試自言盜狀盜伴不省曰何名為盜官曰汝盜那得不自知肚腹

飽是為盜爾盜乃笑曰如公言余何能盜若官人真盜也儒生吾伊帖括曾不考

古今究天人思經濟皇興意澤豈能日夜望事權入手借以攫取大科父師所以

教友朋所以學習盜也鷹鷂登公車隣里羨親戚質所慶何事當貴到矣公服

手板而高坐堂皇吏旁列與臺下拂尊嚴如天帝官歸利出政以賄成原郭巨

豪白晝殺人苞苴一入三尺安在黃金有權白日無光又出而揚揚裏中矣問

左職頃罰贖金若被髮到廬室廬不保常及妻孥赴海填壑莫之省憂神怒人怨

錢神通天官舉大起甲弟連雲歌鐘撲地僕奴如蜂粉黛塞房真天下之大盜也

夫穿窬穴地破齧竊人一錢即以盜論刑官人高坐拱手搜括鉅萬而猶不失官

舉冠大盜不問而問民間乞兒小偷乎於是官人立釋此盜盜亦黜猶矣哉夫

昨非庵日集 卷二 十二

飲水悲魚羔羊承蔭何代無之羣毛象齒貪婪無行者時亦不乏即盜言可畏哉

古云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非一日矣

李京兆有秘書為博學忘其名其人極廉介一日迎監司於城門吏報曰守丞命

閉關已而使者至不得入語於門曰法當閉關請以詰朝奉迎又京遞至於城

視之中有家問即令滅官燭取私燭閱書閱畢然後再更官燭當時故有閉關迎

使吞滅燭看家書之句乘其轉柱過甚然介行清標大不移而小不忽節取以勵

俗可也

羊續為南陽太守妻與子秘俱往即舍續閉門不納妻自將秘行其資藏唯布食非

稠鹽麥數斛

唐嚴昇期巡察江南性嗜牛肉所至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彈凡到處金銀為

之踊聚江南人呼為金牛刺史

于謙籍其家惟 上賜盛甲袍帶 裕俊追悔泰絃籍其家止黃絹一疋 英宗動

色此清之鑒主上也魏驥見王樞惟怕一方振不之較張泰道劉璉止土葛蹤街

之而不鑒此清之惑宵人也

王旦居第甚陋真宗令官為營公頓首曰此先臣舊廬當日止蔽風雨臣今完葺已過每思先臣常有愧色豈敢更煩朝廷

楊萬里為李俊丞以弟子禮稱侯魏公時公以遺構杜門謝客敬夫為之介語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勝金紵者何限惟那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楊得此語終身屬清直之標

後漢孟嘗連合浦太守即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先是守宰貪穢託人探取珠遂漸從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嘗到官單退前弊曾未遭歲去珠復還商貨流通稱為神明

裴俠為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所食惟菽麥鹽菜而已俠常與諸牧陽周文帝命俠別如謂諸守曰裴俠清貞為天下最眾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眾皆默然號為獨立使君

衛人釣於河得鱖其大盈車曰吾下一鮓之餌謀過而不揚益以豚之半則吞矣子思曰噫鯨貪以餌死士貪以祿死

宋江湛為吏部尚書無兼衣餘食常為上所召值游必稱疾經日衣成後進

非非庵日集 卷二 十三

國朝李遠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鄭澹泉過公得意門生也宦南京數年歲時只寒溫而已一旦侍坐最久有一布鞋在袖遂逃不敢出遠問袖中何物鄭曰晚之妻手製一布鞋送老師遂蒼遂取而着之生平受人物僅此而已

陳無己性清介傳免餉備其餼使銀往見欲以周之坐間聽其議論遂不敢出銀而去唯夜光之珠無因至前必其有珠色耶如無己者孰得而玷之

五代趙在禮令宋州倉暴道轉百姓苦之後移鎮永興百姓折質曰眼中拔釘矣在禮聞之仍求復任宋州每歲戶口不論主客俱徵錢一千號曰拔釘錢南唐張崇帥廣州所為不法嘗入鮑廬人曰梁伊想不復來矣崇歸乃計口索梁伊錢明年

又入鮑廬有罷府之議人不敢實指道路相見皆持齋相慶崇歸又復持齋錢噫

安吏所為前後一律如此千載聞之猶堪捧腹不知彼時何面目對人

陸長源為汝州太守清白自將後去州送車二乘乃嘆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不及先人遠矣

閻賈郁仙遊今有邑谷遺果辭之客曰某家新果人眾未知郁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豚犬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知携來者知是倍於古人

也客然而退

出膺民社豐生豐休戚不問而汲汲澗囊廣田廬以收積積斂要以掩飾貞虛厚利既收嘉譽不失其下憤為盜賊而其上受為其論受其欺掩即會幾不覺也

喜其承承印覺亦不甚惡也其家已致大富其官更得美遷聞有清白自勝善附黔首耻奉上官者咸笑為迂怪而孤立無援大家媒孽必使敗而後已自非薑桂

之性百煉之鋼有不戒而改轍者哉

眉州刺史申賡殘虐欲論獄免令賊徒引富民為黨以納其賄常指獄門曰此吾家錢窟被訴下獄請維州司戶至屏浦賜死民家相賀

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內事清非難不見其清為難不恃其清而操切陵轍人為尤難

國朝汪汝達令黃巖捐俸築城寇至而民不驚歷官二十餘年清操嶙峋去浙之日屬吏致罰錢曰此例所應得汝達驚曰居官自當俸之外尚有應得者耶竟不受

家甚貧至無以供朝夕舉樓身數椽獨之黃巖士民知其貧賦八十金聞於官郵致之適遇病卒遂以為殮

公儀休相魯之其家見饋鼎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羞儀休曰吾已食殮

又魯國夫紅女利乎

國朝金九歲廉介不受私謁初令定海增葺捍海堤至今賴之號曰金公塘居官十年妻子不免餐養病且革會有富家求釋罪以千金為贖九成不可即侯自抵其

楫楫之曰楫不為妻子譽殮計乎九成曰我躬不問道惟我後面壁臥不復語郡侯嘆息而去

國朝劉麟權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旬即聲大治送禮街公出字不修編猶報部時項細廢為編氓郡人爭致贖公曰吾治不遠前劉致家一錢惠耶既去婦人尚其像為小劉祠

此世但除君父外平生不受一人恩每清夜誦此未嘗不慨然披衣起也人生於世君恩父恩無日不受受之而報其報固極若他人恩報之易失身不報則負德故斷不宜受也予嘗記先輩之訓曰諸君無輕受恩於人異日恐妨自立至今三復終身

後漢王良為大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杖入鮑恢過其家夫人布裙曳柴從田中歸史嘆息而還

非非庵日集 卷二 十四

國朝邵士廉秀才時見門前地有鈔一張特往拾之乃是荷葉一片行路者拾却  
是鈔也邵思一鈔何足重輕尚不可妄得况民之脂膏乎自入仕以至命事刻意  
清苦常俸外一毫不取都人至今稱之

國朝顧橫溼先生龍河內副使歸家環堵若懸崖客過從節家乞火供茗取酒無所  
具樽罍而止

顯皇帝即位劉璉以侍講讀召交南詔既讀畢即行王致金珠犀象珍玩甚多劉  
悉不顧復令陪臣要於路劉示以初入關時云咫尺天威誓肅將寸心端不愧蒼  
蒼歸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

國朝都憲剛峯海公卒於官舍同鄉疎民憐簡其宦囊竹籠中俸金八兩葛布一端  
舊衣數件而已王鳳洲評之云不怕死不受錢不立黨此九字斷盡海公生平

伏臘為新安太守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至無以為  
繩

近世士大夫有外釣功名內營產業廣厦千間膏田萬頃僅奴如蟻婢妾如雲而聞  
口高談性命自翫清虛雖復舌吐五色寶逸吾不信也夫積富累財匪由一朝一

夕即未必自獲奪股削得之第用計然之策以動儉起家乃其經營蓄聚勞精費  
神為有生之累亦多矣

昨非庵日纂

卷二

十五

昨非庵日纂卷二終

昨非庵日纂卷之三

禮德

明鄭瑄輯

胸次是良田廣植善根百尺蓮臺隨地建心頭鏡檢多飛法雨大千金界自  
中生雖有偏全未必觸水盡流乃心無慈忍所能印川皆月耳暮禮德第三  
伏仁傑為井州法曹同府參軍鄭崇節嘗使絕域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  
復使有萬里之憂請長史蘭仁恭請代行仁恭素與司馬李孝廉不相協因相謂  
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轉睛

蘇東坡卜居陽羨士人邵氏贖為公買一宅婚五百公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將入居  
夜與邵步月至村落聞一婦哭甚哀公與邵推扉入問故婦言吾有居傳百年子  
不肖舉以售人數世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愴然問所在即公以五百緡易  
者因再三慰撫曰此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還婦即命取屋券對婦焚之呼  
其子迎母還不索其直公遂還昆陵不復買宅

昨非庵日纂

卷三

一

孫叔敖為嬰兒時出遊邊憂而不食母問故泣對曰偶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  
曰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矣母曰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以  
福及長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范文正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幾歸見蟻經數人管理幾具者公亟令詢  
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贈棺槨皆所未具憮然即徹堂虛厚賙給之使  
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

唐張道原拜大理卿何綱得罪籍其家屬賜摩陸道原曰禍福無常安可因己之悲  
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為僕妾豈仁者之心皆捨之更資以衣食遺焉

唐從書崔郊有婢端麗郊嘗私之既貧嘗於連帥于頃家郊思慕不已因贈以詩曰  
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有姝郊  
者寓詩於于公處公親詩召崔曰詩佳公作耶命婢與生同歸

唐郭震少有大志十六歲入太學家送資錢四十萬道有貴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  
葬願假以治喪震舉以與之亦不質其姓名

趙清獻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姬以厚直易鄰居公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  
忍棄之乎命直還舊居而不迫其直

吳次魯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序已入室序自念孱弱欲父更舉子以為宗祧計請於  
母母泣次魯曰貧家有子足矣女用多為母子乃私置衣飾餘藏置一妻比入  
門病然病婦醫云不治但望青猶可得借母子乃令原媒改議已成次魯知之  
曰我既為人誤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  
不過十金安忍棄之竟留其妾且實以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愈平復如舊  
陰鏗與賈宜欲行觴者舉酒笑授之奴生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  
知其味非人情也侯景之亂鏗為賊禽或救之得免即前所行觴者  
曹武惠王討蜀初克成都後有獲婦女者悉閉一第教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  
當哀衛之洎事罷訪其親遠之無者備禮嫁之

劉師文明州人成都楊氏納為壻楊死數年方婚既而謀歸江南妻晨起與母兄議  
事師入窺窺見其母兄立文書反覆再三有不豫色妻至問故曰父遺議以田四  
十畝為嫁資約銅錢二千婚適來多故需之殆盡今貨居室之半僅得千婚而已  
適立券也劉曰豈有為壻而令人賣屋以昇者取券焚之携妻竟歸嗚呼今人有  
無嫁資而不納其婦者何相去遠也嫁娶責財若債宿負其夷狄之道使貧家  
非非庵日集 卷三

殺女皆是故也又則有翁婿相許於訟者矣姻婭相對如仇者矣安得如師文者  
以轉移一世也  
魏子都其行一書生心痛路道左子都下馬撫摩俄頃卒囊有一卷素書十餘頁  
金子都賞其二辨其辭餘枕其腦下素書置其傍後數年有從子都問春子都引  
至墓下發棺金書具在焉

元沈仲說年四十無子妻為置一妾姿色美屬說詢所自知為范復初之女父喪家  
節而母驚之者仲說惻然淚下語妻曰此女之父吳中名士亦吾故人豈忍以為  
妾即召其母今擇壻且為其奩遺之  
曾公亮布衣遊京師聞旁舍泣聲甚悲詰之旁舍生欲言而塊久之曰僕向用官錢  
若干吏皆急其償乃以女鬻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所以泣也公亮曰商  
人轉運不常且無義愛他色表即棄為溝中瘠矣吾士人也曷與我旁舍生曰君  
愈商人數倍然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亮曰借直索券不可則訟於官即與四  
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俵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教至期攜女往公亮舟行已  
三日矣

南陽李天達大父家種綿為湖湘間頗富有三商議值三百兩交託鄰忽失火燒  
盤三商抱怨欲自盡李慰之曰汝貨未及舟尚為我物物失值存我應還汝汝失  
此貨本無以為生我尚能力業即還其債  
東漢梁商常曰多藏為子孫累所得俸錢及兩宮賞賜悉分與昆弟中外年山積  
多有饑者輒令蒼頭以牛致米及鹽菜錢於四城門外乞貧民不告以姓名  
朱冲多買敝衣擇市廛之善縫者成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  
司馬君實初第一日步行見橋外暗理竹筴問之曰此非人行之地將防盜也公曰  
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命去之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祝禮有一劍公問何用儀公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  
汝果能擊賊賊死於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為完人矣  
范文正公少節依睢陽朱氏家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呼公告曰吾善鍊水銀  
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其所成白金一斤納公懷中公  
方辭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公為諫官術者子長呼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以汝  
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還汝出其方並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相商胡病相邀相見託以二女皆絕色又遺一珠約  
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驗商胡時約自  
以夜光念之人莫知也後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其家  
行如此  
周武帝微時事漢隱帝為孔目官見一小軍跪足於雪中行間之脫已靴賜馬後帝  
奉命征契丹在軍中幾危得一小軍救之乃賜靴之人也  
宋查道淳化中赴試貧不能上親感夏錢三萬道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貧無  
以葬母將鬻女以贖事道偵覺與之又嫁其女  
孔寺丞牧所居園圃近水有夜涉水盜蔬菓者孔曰晝夜涉水或有陷溺即為製橋  
盜慚不復渡

顧觀之子給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債觀之禁不能止及為本郡誘出諸券  
書一槓觀之恚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債皆不須還  
江南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婚鍾離君女將出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其  
第至堂前執視泣曰幼時我父於此地穴為墓竄道我戲劇也鍾離君曰汝父何

非非庵日集 卷三

人曰父即前令身死家破流落民間詢實以書狀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贖吾女嫁翁先為求婚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食以歸君子可乎許答曰遵伯王耻獨為君子願以前令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子於是前令之女幸歸許氏

陸孟昭送客出門見丐者於道親視令人引進語夫人曰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公即待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浴更衣與共飲食者旬餘友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為子置此兵器用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語之曰以此為生毋浪費也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長學家頗豐一夕盜入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奉過何苦為盜因詰所欲遂予十千以資衣食又恐為邏者所獲留至明使去盜感愧卒為良民

浙有樞使延師訓子師病寒令其子取被母以卧被與之誤捲母鞋一隻病已還被而鞋墜床下師徒皆不及知使來視疾見鞋疑妻與通令婢詭以妻命邀之已持刀伺其後師問何事叩門婢告以主母恚師怒曰是何言明辰告主人罪爾使非非廢日暮

卷三

四

復強妻親往師固拒曰某家東君延居西塾敢以冥冥墮行哉門終不啓使怒稍輒然疑終未釋明日師辭去使始釋然謝曰先生真君子人也始述昨夕始末謝其誤師後登第

吳全琮父為桂陽守使琮齋米數千斛至吳交易琮皆贖士大夫之貧者空船而返柔怒對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有倒懸故因便賑給不及啓也柔奇之高琮東向李昆撫甘肅時偶視都司獄牆隱白骨堆極詢之乃遠年罪人死者公感然曰死已償其罪矣遺骸暴露何也遂於城外作塚埋之肅地遠夷婦多論財軍貧未娶者公查各衛得千餘人量給銀布助之使公還送者攜妻挈伏道而泣

昔之獲配者尚書張悅操履純潔雖自律嚴而待物不苛有為四川監司者請公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傷妻孥住者實以軀命博升斗之祿脫有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而去其前程也聞者感服

陳眉公云余二十年前聞達頭許余學道令諸許真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即大暑能坐卧赤日中來年懶習此法頗以炎蒸為苦即歇堂匡也高梧修竹陰曠翳然往

往移榻各處連徙不常如絕無養春內甚愧之因思此時田野耕種塗推挽其

匱匱狀殆不可言又思獄中人無寬閒澡浴之樂而但增穢雜復刑之苦轉視此等又如天上人耳京師每年奉明旨熟審他未有行者若得仁人君子請定為例末減者清理一番重囚在繫者務遣的當幕官掃因圖添枷以廣聖王好生之仁暑月無得濫受詞無得輕為候不時吊監簿查囚數以為治狀高下務使眼前

火坑化作清涼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頭動古頭動筆頭動一霎時耳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今責去庾云費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生寧可不安乙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遠乎

章仔鈞太傅妻練氏素有賢德章得象之高祖母也太傅出兵有一人得罪欲斬之練氏哀使亡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為將攻建州州破之時太傅已死矣練氏居建州二將遣使以金帛遺練氏且以一句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吾

戒士卒勿犯也練氏返金帛並旗不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眾俱死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罷張知嘗在上庫中有白金十兩藏在篋中同舍生伺公出發篋取之學官集同舍檢

昨非庵日纂

卷三

五

索因得其金曰非吾金也同舍生感激夜袖以還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夫遺人以金人所不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以為隱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此為隱君之賜彭君之賜乎

杜正獻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鏡財請父拆却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釋舍者久之

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極樞既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教之如子朴少年有朴所為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象哭之

徐孝祥居吳江隱居好學布衣草履泊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樹根一坎墾師視有石鑿之皆白金也鑿之一毫弗取人無知者幾三十年值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乃啓穴日取數錠收羅以散貧人全活不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遺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也

戴紳字平仙年十加謁大學師事東海中君年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塚為聖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仍還京師卒葬封後遇賊財物悉被掠唯餘練七匹賊不知處封追與之曰知諸君之故并相送賊大驚曰此賢人也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叛高仁厚圍之為書射城中遣其將士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為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者盡夜兼攻城陷必矣諸君圖之數日賊將楊君鶴大呼於眾曰天子殊元惡他人無嫌也眾呼萬歲大譁突入府中師立自縊君鶴聚其首出降賊平

隋李士謙有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悉召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券曰債了矣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拒之一不受或曰子多陰德矣士謙曰人所不知謂之陰德今吾所為皆子所知何為陰德馮道為人能刻苦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庵不設牀席卧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廝同器飲食諸將有掠美女道道者道皆冥別至訪其主而還之居久喪過歲饑悉出所有以周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道復潛往為之耕

昨非庵日集

卷三

六

武后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王弘義戲呼為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或因入朝密遣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過來侯必死過徐杜必生

曹彬下江南金陵受圍凡三時吳人樵採路絕彬每緩師莫李煜來歸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危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問彬曰余疾非藥石能愈惟願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公許諾其焚香為誓明日城陷李煜既歸凱旋入見刺稱奉教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崔蒙當王莽時為建新大尹所至獄行填滿蒙垂涕曰陷人於罪彼皆何罪而至此遂理出二千餘人據吏叩頭固蒙曰郡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趙鼎為秦檜所害得旨歸葬鼎之子汝護喪歸葬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攜酒來會葬陰遣縣尉翁蒙之以捨私釀為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為奇貨而不知蒙之固正人也蒙之急書片約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公公蓋焚篋中書以

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探索悉無所得與之一家賴以好樞家之力也元世祖發宋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於杭之故宮蔡浮屠於其上以厭之又截理宗頂骨為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太祖歎息久之謂尼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夫德與元入非世仇元既乘其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窟中命有司屠於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米就遂初葬於故陵

鄭建中貫鉅巨萬徙安陸城中居人多舍客每大雨則戴瓦以行間有屋漏則補之若客舍自為之屋亦為繕治楊廷和每宦遊歸則為鄉人建一惠局初歸通水利灌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為學士堰再歸捐建牌坊費以修縣城城成而賦至全活數萬後歸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贖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業三焉李沆有一僕通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十歲有姿自繫一券於牕願賣宅中以償丞相視夫人曰當如己子育之俟長求夫嫁之請夫人親為結褵務在明潔夫人如教及昇梓一塔具金歸之僕僕歸女白之感公刻節公病夫婦到股作及薨服

昨非庵日集

卷三

七

哀三年明山賓臨青州歲餘營倉儲貨後刺史簡州曹夫去簿書以山賓為耗冒追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駱公緒少時鄉里饑困游客或多窘乏公緒為之飲食夜必其婦哀而鞠之公緒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

張文節公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后見其二侍婢老醜初妙年二婢服飾華麗賜之公歸知后意從容指二婢曰此乃夫人媵也出無所歸但二妹齒未踰笄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太后慈憫志宜可漸入見當體奉還宅宅老呼其父凡對之折券并予服飾為嫁

徐鉉市宅以居歲餘見故宅主貧甚鉉召謂曰得非售宅虧償以致是乎予近獲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故主堅辭不獲至命左右輩以付之國朝楊承芳為憲長時有倉官數輩以虧糧盜糶歲久需子女未即完公憫之莫喻其故適送月俸外餘五斗他衙亦然始悟倉官虧糧之故慨然曰常俸食之不能盡職尚有天殃數外食之是食其子女也於心安乎欲奏牘舉因捐俸設法補

之以釋其罪俱得赴部轉運

王廷禮與陸某交陸資其向人貸金五十券中說書廷禮姓名未幾索金者知廷禮知之曰陸吾故人也即以妻簪珥為償不令家人知之

宋舊制配崖州人例止三百溢數則投先到者於海有南海太守奏云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之也推之海復殺之矣不若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帝感悔可其奏

周世宗性躁急果於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於己以善救之賴全活者十七人

李文靖拜參政胡秘監啓歷試前呂邦平陳四參政以舉公公愀然不樂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亦適遭逢耳乘人後而議其非吾所不為况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

金將郭斌守會州元命按三通往取之斌食盡城破驅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汝忍使絕嗣幸哀其兒而收之言畢遂投火死三通聞之惻然命保其孤

昨非庵日纂

卷三

八

宋尚書沈訥寬厚慈祥有卒患背疽公親為合藥藥內用酒公時適從祀負疽惡其貪酒不治斃必親治與服然後往傳舍被盜子鑿盜廳更執付有司公往語有司曰此亦官子弟迫貧至此惟寬恕之歸子歸公又勞以錢米致政歸家每歲飲即發租平糶公自執斛斗每倍量與人見貧甚者必以錢器置米中鄉人不識公但云彼者青布衫道人量得米好

肅宗嘗與李必語及李林甫欲殺其壞焚膏楊灰必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擊死吾彼枯骨何知彼示吾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孽也聞此恐阻自新之心事乃寤

宋京樊樓畔有茶肆生意極盛有士人李氏就肆遺金一袋歸始歸李以肆中往來如織定無覓處置弗詢後數年李復過此因憶謂同侶曰往年失金於此狼狽幾不能回王人聞而揖曰官人彼時着毛衫長邊坐乎此係某拾得當即追還奈官人行迹特權收之今說塊數稱兩相同即取去隨招登小樓中皆貯人遺失之物如金銀衣服器皿各有標題曰某年月日某邑人所遺者或僧道婦人或似商賈官與各識之就樓角尋小桃封記如故中間塊數稱兩與李言同遂舉以還李分

其和主人辭曰某若重利輕義不以告即所以然者恐有愧於心也時肆中五十餘人皆以手加額咨嗟歎息嗚呼一介畏四知何以加此惜名不附於國史也

宋靖康之變金人欲盡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謂取宗正寺玉牒取之則無遺矣虞首立命取牒牒至會房以事暫遺戶部那澤民遽索視之每揭二三板則擊一板投火爐中嘆曰苦力不能過存耳俄頃頃接精取宗室因焚而獲免者十有四五而澤民不自言人多不知

張寧晚年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人傍一妻云蘇我輩即陰陽耳公即日嫁者數人

李日知為大理丞武后肆誅戮太卿胡元禮承旨陷人今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禮使謂李曰胡元禮在此人莫覓活李起謂使曰李日知在此人莫覓死

元和中有湖州錄事未赴任過盜盤劫詰勅文簿俱無遂於旅舍行乞舍近裴晉公第晉公在暇偶微服出店細詰其事對曰數載候得此官遇寇盡盡且某將娶而未親迎妻名黃嬌道那收獻於上相裴公矣公時衣紫袴稱之曰某即晉公親

昨非庵日纂

卷三

九

按當為子復作別而去翌日忽傳令公召糾往竊視即作紫衣者因謝過再三公曰昨見君語一夜惻然今聊以慰惟悴授以官詔已再除湖州矣又曰黃嬌可于飛之任也行裝具備送與偕赴任所焉

釋墨遠與范蔚宗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父知無敢近者墨遠乃貸衣物悉營送葬宋李武聞而嘆賞語徐羨曰卿者宋壽勿道此士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江州世儒王含欲投荆州王舒含問應曰大將軍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地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及親衰必必與應州荆州守文宜能作意表行事後舒果沈含父子於江州形開應當來表具船以待之前輩有上書時相者云依附相公者他時必不得力忤諷相公者日後定不忘和名焉

唐開成為郡按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歎後嘗集來病死惟餘孤孫九歲嘗未死聞曹開說有錢三十萬寄歎及長大試向殿問之故一見悲喜不勝志取還孫孫曰祖惟言三十萬無百三十萬歎曰府君病困謬言耳即若勿疑孫蚤川梅淳厚正直偶貨物得銀二兩念此銀既不可用亦不可別誤人至東湖

之流似於水中走數十步投之深處

張昉家居向有里寄銀五萬兩而他適俄昉家被火費用悉耗昉力護所寄銀付  
同此

楊師友任大平路總管收米盈屋曰我家幾人能盡食此呼貧士及細民悉其取去  
胡宿在郡丁晉公為遊客見之胡待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所用樽  
皿悉屏但陶瓦而已丁失望以為厭已遂辭去胡即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  
此飲器願以燻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其後晉公極力推挽胡至顯位

明山賓家嘗貨所乘車中牛既受錢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  
發無容不相諱買主遽追取錢阮李緒聞而嘆曰此言足使遺淳及樸激薄停流  
矣

王義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言父官遠方病且革欲往省親困不  
能前義方解所乘馬遺之不告姓名而去

房景遠重然諾好施與歲餘分贈宗親又於道衢作粥食餓者存濟甚眾平原劉郁  
行經宛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  
昨非處日暮

點親制是誰郁曰齊州王薄房陽是我姨兄陽是遠小字賊曰食其粥得活何待  
殺其粥遂還衣服茶活者二十餘人

李善為李元倉賊元家疫死垂盡惟孤兒孀始生數旬而貨財十萬諸奴謀殺續分  
其財產善得員續逃取立山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  
孩抱本之不異長若有事輒長跪請曰然後行之間里感而修養續年十歲善與  
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史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取立令善行狀光武  
屢指日向太子住任道過李元家家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鋸去草拜墓哭泣甚  
成身自以髮亂其髮以修祭化垂泣曰若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王義方為御史買宅數日忽對賓朋持庭中青桐樹一雙曰此無酬自裁朋言樹當  
隨宅別無酬何義方曰吾以買宅耳何所酬宅宅付之錢四十

鍾離意為堂邑令初到無屋意乃出俸錢作屋民皆往趨作汝日而成畢焚香為民  
士祝曰此功役者令也如有倘業令當之無以及民

庚亮嘗乘舟還家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四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四十石  
我一百五十石孰默然不言恐其取足隣人有被入誣執為盜者訊見於乃以

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謂其親代之酬隣人復免謝說曰於天下無事豈期謝也

司馬昭既誅鍾會功曹向確收葬會尸昭召而責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  
而我不得今會為叛逐又輒收葬如王法何確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  
時豈計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確感其收葬教亦無脚法立  
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而遺之

王叔文之黨皆為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  
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欲以柳易播禹錫得改連州

唐王山陰人元世祖甲申年浮屠楊建真如怙寵奉詔發宋帝諸陵寢至斷殘肢體  
焚其骸骨置於春竹竹籠手持竹夾投糞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  
替陵時故為抗巧春竹竹籠手持竹夾投糞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  
賄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冢冢家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冢兩朝骨為  
兩函貯之歸其東墓

顏采卿子泉明為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哀履諫尸棺欲以  
歸遇父時將更流洛者皆攜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哀履諫妻疑履  
謀衣食儉薄發棺視之與泉明無異乃始慙服

貧而好施功倍於富而好惡倍於貧

禮讓有故人呂公無子禮讓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媪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  
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舉遂養呂公終身  
天不知有秋之獲者見人投種則怪曰奈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於泥不知福田之道  
者亦然語曰臨湖羨魚不如結網渚中人士業已知之慎無惜種

徐陵性清簡俸祿與親族共之太建中會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水次陵親感有貧賈  
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專至之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  
費餘家有可費不

戴就為郡倉曹掾刺史歐陽參謀太守職罪遣部使薛安檢倉庫收就於錢塘縣  
獄幽囚拷掠五毒備至就直解不變安入燒給斧使就挾於肘就語獄卒可熱  
燒斧勿令肉焦安墮地者檢而食之王者窮竭酷慘無復餘加乃卧就履船下  
以馬通董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

昨非處日暮

卷三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絕又復燒地以大針刺指爪中使以爬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就謂曰  
太守罪穢狼藉君何故以骨肉拒械就據地答言太守割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  
雖叩命固宜申斷克毒奈何誣枉忠良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就拷死之日當白  
於天與蒼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製安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  
表其言辭解釋郡守

宋黃州董助教富而好施歲歲為飯以食饑者又為糶餅飼小兒羸穢人如牆而進  
不可復制董仆於地被踐家人咸咎之董不介意連日不獲黃岡村氓丘十五多  
積糶每幸山嶽即騰僂細民苦之老病不復飲食但食羊屎家人憐之以米餅作  
羊屎狀給之入手便投去必食真者數月方死  
范齊嘗臘夕盜斫其樹有告者齊伴不聞邑人愧而歸之齊曰取柴欲與父母相惟  
耶何以愧為

蕭復為太子僕射唐德中連歲不給穀價朝貴家將鬻昭應則業行賑時宰相王  
綯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絃誘馬曰以別業奉家兄當處足下於要地復  
對曰僕以家貧常業將拯濟孀幼耳僕以易美職於身今門內凍餒非鄙夫之心  
昨非月日集 卷三 十一

也縉憾之乃罷復官沉廢數年復處之自若  
韓琦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婦張氏姿色美麗奉成張忽潛然曰妾本修職郎  
郭守義妻也郭使者挾私劫以敗官今秋高歲晚實恐盡室殲死京師願沒身於  
人以活守義兒女琦惻然憫之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  
事曰汝却歸我家郭後得辨雪張米如約琦不使至節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  
妻向者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奉包金二十星助汝之官善視兒女張涕泗感激百  
拜而去

歸崇欽充新羅册立使至海中流濤波迅急舟船壞溺眾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舟載  
崇欽曰舟人凡數十百我何忍獨濟哉少頃風息  
張浚屯兵秀州夜忽有客至卸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篡賊公賞格也浚問  
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應請善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虞恐有後來  
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拘於眾曰此苗劉刺客也私  
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

范元瑛獲園自給書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瑛遽追還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退走者

正畏其愧恥耳今啓其名願勿洩也於是母子秘之  
段秀實為營田官涇原大將焦令勳強占民田歲旱復索民債民往訴秀實秀實  
牌免之怒曰我畏段秀實耶以牌置屢背大杖二十與致庭中秀實泣曰乃我  
困汝即自製囊裏瘡注藥膏己馬以代償准西將尹少榮馬今誰曰段公廉仁惟  
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取何能為人今堪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見段公  
王義方為魏徵所知徵欲妻以夫人之姪王解不取俄而徵薨王乃取夫人問其故  
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

司馬德操登德倫有人馳驚來後德操自棄其燕而與之或言凡損己贖人謂  
彼急我緩今彼此正等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求而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  
者  
張佖太宗朝為史館家多食客一日太宗問曰卿何食客之多佖曰臣親舊多客都  
下貧之絕糧臣系輕而俸有餘常過臣餽亦不過美羹已爾一日上遣人伺其食  
時突入取客食以去果糲飯菜羹上嘉其不欺時號為菜羹張

晉桑虞家瓜園熟有人踰園盜之虞見園離多刺荆使人為開道及盜負出見道逆  
昨非月日集 卷三 十三

知虞使除之乃送瓜叩頭請罪  
趙瑾好善善施孤貧無歸婚嫁失期殮葬不具者皆資給之景泰乙亥饑疫死者多  
垂原野瑾買棺置通衢取不閉聞表教訓鄉閭子弟有常田畝甚恭將構  
訟券遺道傍大卸置瑾前遺券者詣瑾謝瑾曰實未有券也

成化間王三原公去官祇窺見子任易隣居為業公呼而讓之曰此皆我故舊宜宜  
奪其居俾之遠去乃召各還居給以原券不問償  
宋邵靈甫儲穀數千斛歲大饑或請乘時糶之曰是急利也或請損直糶之曰是近  
名也或曰將自糶乎曰有成畫矣乃盡發所儲備備除道自縣至湖鎮四十里浚  
桑河橫塘等水道八十餘里通麥畫溪入震澤邑人幸受役皆賴全活而水陸入  
得俱利

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竹隨行遇兇恐盜者覺怖走竹傷其足單履輕步而歸  
董承居廬山為人治病不取錢物使重病愈者裁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  
十萬餘株後杏子熟奉於杏林下作倉欲買杏者悉照取杏之器易穀以賑貧窮  
人號曰董仙杏林

薛氏志休腐爛濟內外馳既病以所有分遺之曰吾死可持為歸資東官哭而去  
沈介庵令順德有人毆母幾碎首父訴官定死矣後父更時時求解泣曰恨我此子  
無孫乞之介巷曰汝媳已嫁否對曰以兒在未也曰第去吾知之是後令其妻  
朝夕饋食稱有小病亦令左右事之踰年而斯人遂有子

張詠在成都嘗感真覺召黃丞事兼濟問其有何陰德黃曰無他但每歲未麥熟時  
以三萬緡收糴至明年民或歉食即照原價糴之在已無操於人願獲濟非產嘉  
歎遂坐黃而拜焉嘗謂黃此舉今士夫居鄉自可量力做為若有司以此施除格  
為惠不細

楊文貞公士奇教敏嗜學以家貧為里塾師有蠶生攜殘蠶數冊抵館下邑博甚  
詢之曰母老無為養也惻然曰嗟乎貧人孰無母分其徒之半資之姑氏疫度無  
人逃走其家調治者決愈乃去

宋有梵公為邑皂隸邑令刑峻公用慈貯血匪杖中行杖見血刑者多因得活一日  
令見公行不履地詢知其陰德大異之公亦遂去修煉山中功成以石曰千斤為  
冠登仙岡山羽化

昨非庵日纂

卷三

十四

孫一謙為南都司獄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率為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入散時強弱不  
均至有不得食者囚初入獄獄卒驅地索錢不得錢不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  
因以為市一謙一切嚴禁手創一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  
食其均見囚衣蔽時為幹補視輕繫之尤餓者予囚飯之半囚得不死獄卒無敢  
橫率一錢者每曹即視獄問囚有苦欲言者予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謙滿三  
載轉靈山吏印王司寇世貞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依猶有  
若虛方畝地緒衣能作數行略蓋紀實也

韓公琦為甘肅見文字有攻人隱者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  
韓公琦每見有權檢官吏小過者輒不擇曰天下太平雖見草草不皆欲使所得  
今仕者大望為公卿次望為侍從職司二十石其下亦望京師幕官奈何網之於  
盛世

韓公琦每見有權檢官吏小過者輒不擇曰天下太平雖見草草不皆欲使所得  
今仕者大望為公卿次望為侍從職司二十石其下亦望京師幕官奈何網之於  
盛世

沈特貶筠州售一幼妾攜與俱行七年後歸呼妾入母使嫁其女仍是處子有獻詩  
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  
禪人  
向有香囊憶道士猶懷皮婦屬鐵石心腸延壽樂不風流處却風流

顧潤之嘗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當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為感動弗忍受  
金觀光卒潤之奉飲於家衰經就位士人競為潤之來中明年葬顧氏先塋之旁  
享祭惟謹或問飲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  
曠也生服其訓死而幸諸草莽仁者其為之乎

玄宗過嶠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戶及知頓使官宋璟曰陛下以此罪二臣恐將來  
民受其弊帝遂命釋之環曰陛下以臣言見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  
堂而後赦之帝從之

道民家有江上斤園田五十畝秋收得稿穰雜糶子不滿十鍾屑以為廉人嘔一  
而骨肉散相向者不下數十口又門下鬻黍之夫四方襍被之客時時在座脫  
粟將入口分以啗人人各一匙亡不飽滿惟折而去不飽其飽其意道民活一  
日則為世上人作一日緣覽而後已雖然令道民得據安津呼順風便可使此世

昨非庵日纂

卷三

十五

界苦惱眾生皆有控告上帝不許也  
念春羅公清介歸囊無一文道經蕪湖病亟抽分項東顧為調醫藥有楊賈化重辟  
願獻千金求解項欲以此為公壽公力謂事乃寢既而思曰是大費不活矣項君  
必以我故而脫之獄乃貽書謝項因潛為解之賈得生不知為公力也  
宋朱軾家窮教學里中歲暮得束修歸途遇田夫械擊悲慘問故曰欠青苗錢無從  
行且死軾憫之盡以束脩完官其人得釋

盧度世以崔浩事逃在高陽耶蘇家羅匿之使者連累長子羅城之曰君子殺身成  
仁汝雖死勿言其子奉命大被拷掠乃至火焚其體以死卒無所言

那高曾操時為郡功曹以仁為一郡所歸轉約夫眾從先中選依憲眾欲取約以  
徵功憲怒責曰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擁護備至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達等就  
斬約頭欲除頭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肖生國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  
時曹操在武都達等送約頭到操宿問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問達等達具  
以情對操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達等並賜爵關內侯  
去歲不登入春連雨三月米麥俱委斗米一錢有奇村巷山澤之間草無留根樹無

完度城市衣冠子女連行乞甚或度不能活雖經於海軍命何伯而富貴者石  
自多困處深藏高儂言之使人酸鼻道民家僅有數數十錢請凡妙及子姓中  
朽腹而待哺者相限一室共嘆此脫粟腹裏有限人儂無窮生平故舊窮交復時  
時相向道民義不忍獨飽嘗與眾生分苦惱富家坐視生靈之窮而惟思乘時射  
利道民自擊時艱若處鐵籠之上而智計莫可如何獨不念五濁眾生諸苦皆從  
自身惡業而生現在之貧窮而餓死悉過去之富貴而慳貪者也目今得意曾不  
利那轉盼之間溘焉消滅隨為焰口生為餓夫饑黎如此若曹且不信有今生來  
世之理快意目前則亦無如之何矣

葉仁魯周太祖之故吏也坐職緡萬五千足錢千緡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  
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  
王鷲有墅在鍾山良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鄰公業  
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媿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窮窮感於隣價成作詩曰自嘆年來刺骨窮吾廬今已屬西隣  
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即以奉還之亦不索其詎

卷三

十六

知制誥韓絳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陵民依丘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絳出令能  
活一人者予十錢民爭操舟筏盡救之已而丘冢漸  
蔡下章惇同韓羅織遠謫元祐諸公下率惇以奉乞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  
無言下等退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貧人之處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  
卿同乃不從

耕兒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憂無慮日日豐年

昨非卷日暮卷三終

昨非卷日暮卷之四

教本

明 鄭瑄輯

身不託空桑自家佛不供養及時迨至廢棄我而已晚性豈甘燃豆同根生不  
滋培置力能無歌蟬蠅以生懸古人急家醫施針灸味栗棗餓鵲每一開函  
法然淚下奉教本第四

王祥事後母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母使守之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祥在別林眠  
母往聞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定感悔  
愛如己子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主人道以肉汁男飲之  
女曰今日之禍何能知肉味乎或言於曹操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  
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燕秦肅王輕施厚賞常預借料錢多至數歲仁宗詔給者屢矣御史沈邁謂不可以  
常典奉無厭之求上曰御史誤矣太宗子八人今惟王漸先帝之弟朕之叔父也

卷四

一

每恨不能盡天下以為養數歲之穉何足計焉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無棉絮百年自此不衣棉帛嘗寒時就孔顛宿衣不暖  
布頭覆以臥具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棉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  
為感泣

吳郡陳道母好食鑊底焦飯道作郡主薄製一囊每煮飯輒貯焦飯遺母後值孫思  
賊出吳郡表於即日便征道已飲焦飯數斗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處常敗  
軍人窟山澤多饑死道獨以佳飯得活人謂純孝之報

汜毓家世敦睦居青州遠城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李瑣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來精力頗倦盍求婢  
以侍我瑣曰凡母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

巴郡杜孝少失父以至老稱後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乃截大筒盛魚二頭塞以草  
投中流呪曰我母必得此魚後婦出汲見筒觸岸取視有二魚笑曰此吾夫所記  
也熟而進之問者嘆異

法昭禪師偏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言語莫復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

弟兄

蔡京中政子做勢與父軀父子各立門戶。別居賜第一日詣京。遽握父手為切服。狀曰大人脈勢舒緩得無恙乎。京曰無之。彼即辭去。京見以問京。曰此兒故以為為疾而罷我耳。越數日。果以魯國公致仕。長州一丐。每詣沈五淵。處請。所得多不食。沈異之。問所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潔。中有老母。丐出物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杯方起。跳舞。唱山歌。嬉戲。以娛母。常日如之。母死。丐不復見。夫攸亦人子。可亦人子。與其為攸也。父孰若為丐也。母哉。

王祥孝事繼母人所知也。祥弟覽。即繼母所生。勞苦與祥俱。母以酒毒祥。覽先取飲之。母驚。覆酒。覽娶婦。亦與祥均服役。卒能調和母子。如一人。知祥之孝。而不知覽之悌。乃所以為孝也。呂虔有劔。相其文佩者。至三公。以奉祥。曰非君莫可當者。祥覺。解以與覽。後九代公卿。嚙使覽而阿親。意則家耳。可為孝子乎。

五刑莫大不孝。王法誅之。冥律禁之。其特甚者。則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曰老曰病。曰鰥。曰貧。父母當壯盛。起居猶能自理。至龍鍾。鵠立。扶杖。易作。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適。遺糞。穢席。薦薦可憐。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昨非庵日集

卷四

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失耦。寒煖誰問。丈夫猶可。發婦奈何。就使兒孫滿前。編者。柳巷者。惟人人。鼾睡去。箇箇樂事。歸。漏聲長。處不可。問枕邊。淚濕與誰。同有孝兒。孫頗娛。晚景不幸。而母我者。乘情。散發。姑我者。橫面阻撓。祇護半點骨血。空博一世。淒涼。又有撫字財。圖婚娶。力竭。健少年。經營。肥煖。老窮人。搔首。踴躍。望一味。以垂。延。丐三食。而忍氣。吁嗟。身從何來。而長養。若此。數老。竟猶足。動天子。孫倍。當行。孝。勸化者。於斯。更喫緊云。

歐公也。嫡母所生。兩兄皆庶出。父以公屬嫡。欲厚之。公妻馮氏。請於舅曰。嫡庶為父。母服有差。等不。舅曰。無。馮曰。均子也。服無差。產其可異乎。舅大悅。從之。後。世。督。繼。張翁。用川。拜公父也。公為學憲。時。廉。僅二。檢。上官。過。訪。不便。旁一。楹。乃其。叔。居。叔。有宿。通。願。傳。公。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知其倍也。甚。愧。已。忍。替。然。淚。下。曰。吾。想。至。日。拆。彼。屋。以。登。我。柱。其。夫。婦。何。以。為。情。公。惻。然。曰。兒。當。還。之。遂。抽。身。取。券。翁曰。其。價。計。已。償。人。矣。公曰。併。價。不。取。可也。翁。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崔。河。有。至。性。母。失。咄。傾。家。求。醫。不。脫。冠。帶。奉。者。三。十。年。每。美。景。良。辰。必。扶。持。京。矣。母。

忘其所苦也。母卒。瘠形吐血。茹素終身。愛兒如幾。於母。慈。甥。姪。其於子。所得。係。於。奉。燕。嘗。調。親。族。盡。之。一。不。以。自。奉。也。

房。甫。與。兄。彥。雲。同。學。十。二。年。彥。雲。游。浪。廢。業。青。諫。不。聽。遂。求。折。箸。未。幾。兄。蕭。然。通。負。盈。門。除。夕。置。酒。迎。兄。樓。曰。弟。無。分。際。意。以。兄。不。節。故。為。守。先。業。之。半。亦。足。給。伏。臘。請。歸。仍。主。家。政。即。取。分。券。火。之。付。以。筭。鑰。更。出。所。蓄。債。諸。負。者。兄。慚。受。而。易。騎。馬。薛。包。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分。出。包。日。夜。號。泣。不。得。已。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積。歲。餘。父。母。悟。而。命。遣。及。父。母。亡。哀。痛。成。疾。弟。求。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欲。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田。產。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諸。弟。不。能。自。立。致。破。家。產。包。復。賑。給。安。帝。聞。其。名。徵。拜。侍。中。不。受。賜。穀。千。石。

胡。運。桂。為。鈴。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有。婦。訴。姑。私。釀。者。運。桂。詰。曰。汝。事。姑。孝。乎。曰。不。孝。習。成。有。四。一。曰。私。財。財。入。吾。手。便。為。吾。有。而。在。父。母。手。者。又。謂。吾。得。有。之。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親。親。求。財。不。得。則。怨。親。甚。且。以。單。父。隻。子。而。爭。財。噉。肉。者。有。矣。昨非庵日集

卷四

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誰。之。身。我。不。帶。一。財。來。而。襁。哺。無。缺。以。至。今日。誰。為。者。乎。二。曰。戀。妻。子。妻。子。習。狎。而。父。母。嚴。重。也。美。味。錢。財。欲。娛。妻。寵。子。佳。會。良。辰。欲。擁。妻。抱。子。而。寡。親。之。念。遂。微。也。不。思。子。為。我。子。而。我。為。誰。子。親。念。我。不。顧。則。我。亦。何。賴。有。子。哉。夫。妻。故。聚。樂。就。當。呱。呱。待。哺。時。豈。解。戀。妻。即。妻。能。擁。我。生。活。耶。辛。勤。字。我。指。望。有。婦。得。稱。成。人。代。勞。貽。焉。乃。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耶。三。曰。標。榜。欲。火。正。熾。容。誘。如。狂。有。倚。廬。傷。心。者。不。解。也。家。業。浪。蕩。婦。姑。勃。踴。有。數。語。諄。諄。讓。者。不。辨。也。懷。子。不。寐。風。雨。淒。淒。長。夜。之。魂。垂。白。無。歡。救。水。冷。半。生。之。奉。吁。嗟。狂。興。幾。何。忍。今。有。此。四。曰。爭。妒。天。地。之。大。人。猶。有。憾。父。母。之。子。成。子。也。情。豈。無。偏。乃。攘。臂。爭。分。側。目。奪。寵。或。兄。弟。而。觴。觴。或。姊。妹。而。計。較。護。短。爭。長。分。費。伐。異。相。讓。盡。而。家。道。賸。積。嗔。喜。而。孝。情。薄。矣。此。四。者。人。之。常。情。人。子。不。免。其。流。遂。至。大。不。孝。吁。可。惕。哉。

與。盛。之。家。長。幼。多。和。蓋。所。求。皆。遂。無。相。爭。也。破。蕩。之。家。妻。孥。無。過。家。長。母。苛。求。積。鬱。無。所。泄。惟。可。施。於。妻。子。也。知。此。則。父。兄。當。保。家。而。子。弟。處。此。倍。須。孝。敬。矣。高。年。人。動。靜。恍。惚。嬰。兒。喜。得。微。利。喜。受。服。食。小。惠。喜。與。孩。童。玩。狎。子。孫。體。此。不。難。盡。致。其。

觀

宋元嘉中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以箭授弟義利廷使折之利廷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廷不能折乃諭之曰汝曾知之乎孤則易折眾則難摧戮力同心然後保國

原毅有祖年老父母厭憎欲棄之毅年十五諫不從作與舅祖棄於野毅隨收與歸父曰爾何收此凶具毅曰他日父母老不能更作此具是以收之父感動乃裁祖歸養

設義塚以葬宗族之無地者立義祠以祭宗族之無後者置義田以贍宗族之無養者皆美事也饋裕之家當力為之

浙有孝子事母有至性薄業俱廢以養母其從父一日飲諸姻貴饌甚豐呼孝子侍

孝子時時左右盼伺賓所不願急摘諸甘脆裹納袖中酒酣主人出金危勸客客不勝酒危置樓簷間逃歸俄侍者報失危眾客請局戶令人袒襟孝子捫袖中至羞澀也即謂曰由我無何逃客憶前危乃折簡以語主人主人檢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謂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已得危矣何苦自誑孝子始以實告淚淋漓下

昨非庵日纂 卷四

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懼而兒女態若此設令貴客把我袖我且重為叔父羞故竄爾爾從父大感悟乃遍語前客曰是子如是吾不忍使孝子無以悅親分產令終養焉

杜五郎所居屋兩間前空地丈餘即為羅門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乾訪問其生計對曰昔有阪田與兄同耕造兄子娶婦度不足贖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做屋居之與人擇吉繫脚共行粥有時不繼云

何宇新母死慮家無三尺童畜一黃犬三五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即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使負還

家不和多因婦以言激夫非丈夫有遠識則為其後而不覺於是有骨肉至死不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為後者有子而不肯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必欲供膳如一窮棄親而不顧葬親必欲均貧置諸棄而不恤者有為小姑則

謂嫂於母為嫂始則謂姑於夫者事難殫述不知我既入人家同親同食同長與此家傳世待舅姑處即是兒婦待我樣子待叔伯妯娌處即是兒婦相處家法日

與人親厚好恩情豈不快活亦面相向有甚佳趣要不過忍些氣些些錢而已

我饒人必知一時不知後亦自知縱彼人不知旁觀諸親感我感德無不周知而彼亦終於知也吁和氣致祥刑子之風可少哉

家不和多由婦搆其原又多出婢妾蓋彼輩愚賤無識以言他人之短先為忠於主母稍一聽信必日造虛妄使主母與人深仇而彼始揚揚得意自睡處於心腹也

惟僕隸亦然主翁聽信則族戚故舊皆失歡而善良佃僕反致譴責矣

祠卸尚書蔡廉奉凡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爾悉就典者請為從武帝在彭城妻和氏書求夏服時軌為給事中前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卿使卿從妻言乃乖離之漸也

秦母柴氏春閨夫繼室也生一子與前妻一子俱幼閨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氏鞠育無異心辛勤紡績遺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張福家屬者福訴於官

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人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凡乎鞠之至死不易辭官反疑次子非柴所出訊之他母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歎曰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從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併二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昨非庵日纂 卷四

張氏二難者孟仁妻鄭妙妙仲義妻徐妙員也徐富而鄭貧皆教義睦貧者不誑富者不驕恒於一室紡績尺帛寸絲不入私房徐父家時有所饋必納於姑所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為己物也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寧鄭乳其子不問孰為己子雖諸兒亦不知其孰為己母也家畜一貓一犬貓為人所竊犬取貓子乳之人以為和氣所感太平間表其門為二難

顏氏家訓曰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細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狎猶居室一穴即塞一隙即塗則無賴毀之慮如雀鼠不防風雨不備壁陋極無可救知

僕婢之為雀鼠妻妾之為風雨甚哉

王密上郡人也嘗與弟儁子元即於涼州路中撞鹿密留儁元直於途乞丐民問比

還儁為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孤遺相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傷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

也以偽元直授密而去密後亡偽勾勺水不入口者七日雖服喪期而心喪六載

陳蕃為樂安太守時有趙宣者親既葬而不閉塚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

稱孝州郡皆以禮敦請養就而訪之見其五子皆自服中產因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故祭不欲數以其易贖故也况乃廢宿養養至育其中乎

班時感歎莫此為甚遂致之罪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還

廣漢妻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詩見母渴責妻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訪續市珍羞使鄰母時時以意自遺其姑久之姑怪之鄰母具以對姑感而怒乃即呼還詩有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托以行學一時不在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遭父憂有長蛇帶其胸舉家奔走陶以喪極在獨居廬不動平王為太子製為長枕大衾日與諸王卧起於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

賦詩燕飲賜與金帛極歡而罷諸王日朝側門既歸即其樂歡謝或擊鼓或時關雞馳逐鷹犬所至上輒遣使賜賜相踵也世謂天子友樂古無有者

昨非庵日集 卷四 六

張敷生母亡數歲聞之雖童蒙便有慕感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扇流涕

司馬嵩幼有至性丁內艱水漿不入口梁帝見嵩羸瘦謂其父子產曰昨見羅免傷其憔悴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有子矣

太子弘為武后長子受春秋左氏於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喟而廢卷曰聖人垂訓曷謂書此瑜曰聖人作春秋要使惡名不得滅於後世耳弘曰然所不忍聞也願讀他書瑜拜曰里名勝母曾參不入殿下唐孝天性如此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太子曰善

漢趙至蚤起誦書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告許者率指為胡黨坐重獄及是有訐謂是兄弟交通惟庸者是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欲行浸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律獨請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濂曰兄老吾往

辯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太祖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

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為非耶即宥之賜酒食詔權為參議賜冠帶襲

元紫芝事母至孝母亡廬於墓所食無鹽酪藉無茵席刺血畫像寫佛經貧時兄早亡有遺孤期月其嫂又飛紫芝晝夜哀號抱其子以己乳含之涉旬澆流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懷愴不樂漢高祖密向左右問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酷酒身飾關雞蹴踘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曲移諸故人實之衛恭棟字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讀其家以此娛上皇之心

李勣為僕婦病必親為藥金銀煎焚其藥婦曰僕事多矣何為自苦勣曰幼年老勣亦年老難欲久為婦務復可得乎

李崇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動於國幼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可悲耳

宋劉潛知鄆州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

慟而絕其妻見潛卒復撫潛尸大號而卒時人傷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孝義之美併集一家

御史章濬當元李兵起與從子存仁俱避山中已存仁為寇所執濬心計曰吾兄止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曰兒幼無知我願代之賊素重濬遂上座問計濬正色曰君等皆有父母妻子奈何為此赤族事耶

余齊民為邑書吏父在家亡家人只以父病報之便歸四百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問父何道囑母曰臨終只恨不見汝齊民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哭殯所須吏便給詔表其里為孝義舖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韓伯俞有過其母答之泣母曰他日答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嘗常痛今母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魏揚津楊椿兄弟義讓相事有如父子且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

味不集不食椿年老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羅閣前候安否椿每近此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初津為肆州椿在京每四時佳味輒因使次

附之若或末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百口無間言

國朝李步行賣菜備也父嗜酒步行常帶必市酒歸飲必又問送時物體無完和而父便身之物常給里中有不順之子父母諭之必曰何不學李步行

柳僕射族子為水部員外郎求公為宅宅止之曰爾以寒素進身便造新宅不若做居為善也鄭遺古弟春古好博戲遺古恣其所用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

留待二十九即僕僕勿使別取債息為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言而易轍噫今人市宅益過者有矣肯勤之做居以養廉乎布果春健者有矣肯恣之取博以免息乎

中養不中才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李令伯嘗聘吳王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願為人弟令伯曰願為人兄以供養之日長也吳主及羣臣稱善

吳猛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

王僧虔為太守攜子姪到郡兄子倫中塗得病僧虔為廢寢食曰昔馬援子姪之問

一情不異即攸於弟子更逾所生亡兄之胤豈宜忽議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

偽蜀拔山軍卒李奉旗經臨擒歸岐陽李母悲泣固誓雙目奉旗在岐陽度折切至

非非唐日暮 表四

願見慈母三載方還華旗刺股血點母腹即時如故

廣漢汝婦春汝教之妻也居世般富兄弟早孤而嫂會教以所受田宅奴婢三百

餘萬悉讓於兄裁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教以示妻妻曰本言

讓先祖所有也此獨非其有耶教曰固吾意也乃便獲金與兄嫂嫂初謂叔窮之

來借貸有不悅色見金而喜兄乃惻然感悔棄妻還金

盧操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氏生三子每命操為三子執勤主炊操服勤不倦張氏

其子讀書三子每出張命操隨驢以催之即執鞭引繩如僕僕三子曰隨驢何如

我讀書操曰不讀書所以逐驢後明經擢第

不行罪當在乞以身代薩薩又辭自引太守張倫疑其不審以棘薩各置一處

報云薩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馬棟妻許氏又寄語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

妻罪小即大家臨亡以小即囑君今竟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恨

依依事表上考武詔特原罪

程堅居節以磨鏡給養母喪哀號撼下有馬每聞哭輒淚出暫輟草

趙宣子將之絳有鬻桑之下有餓人宣孟與脯二胛拜受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

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二乘遂去

骨肉失親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錄各自負氣不肯先後爾朝夕羣居不

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宜深思

之

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嘗躬勤養母又遺饋羊子嘗有他舍難入園姑盜殺食之妻對

難泣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惜棄去

昭明太子至性仁孝所生丁貴墮亡水漿不入口每哭輒絕高祖喻之曰毀不滅性

有我在那得如此太子乃強進數合自是至和日進麥粥一升昭明體素壯腰帶

非非唐日暮 表四

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之莫不下泣

閻闔匹夫以錫錄之產傷孔懷之情吾以愚氓無育也唐文皇戡建成宋太宗害廷

美此兩主者號稱賢明而喪失良心至甚於庸氓賤隸天下大利皆之也

致弟患乃數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亡去

丁公著三歲喪母七歲見隣媪抱子哀感不肯食父喪貌力瘠憐見者憂其死

倪靜字子明兄為赤眉賊所得賊欲殺之明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疾某肥體願

代兄賊義之不啻命歸求豆來贖兄明歸不能得復自縛詣賊賊遂放之

宋華實父茂長安實時年八歲父臨別謂實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及長安陷父歿

實年至七十不婚或問之輒號慟曰

狄武襄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救之保伍

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能逃死然

待我求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眾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

蘇乃舉其尸出水救斗而活

孫清幼孤母沒未葬流賊入境清守柩不去親友勸之不從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隣

里有依而得生者

明皇禁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已與岐王範宴遊私挾讎縈坐流

新州離其婚帝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強相託附耳吾

昨非庵日纂

終不以此責兄弟也

廬江毛義府檄為安陽令義樵樵入喜動顏色張奉心賤之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

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

馬浩父為南郡太守坐事繫獄皓袖小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流血覆面父罪得

免

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牙筍交加密密如繞明皇與諸王閑步竹間因謂曰人世父

子兄弟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疎人有懷歡者此可為鑑因呼為竹義

人子於親祭之厚不如養之薄俗每於歲節清明一詣墳所餘半載俱置親於荒墟

不問祭時候大率與兄弟親友放情遊覽盡歡而歸節歲非掃松也祇賞梅耳清

明非省墓也祇踏青耳嗟夫律不及親飽妻孥而何益生虧救水沒列鼎以何為

瘦子與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

不多

裴叔則營新宅與凡共處林帳儼然軒楹疎朗凡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知其意

便推與兄住

宋任元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凡母致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

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五臟六腑中盡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知故用

藥必效雖名醫不逾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命辭曰使吾有神丹可以

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況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

邴原少孤數歲時遇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

孤一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

博物洽聞金玉其行

李元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妻謂元曰今貧如此妻有私財可以分異獨居克關

之跪白其母此妻遣之

唐潞丞相隱父死於虜隨方嬰襁迨十歲母謂隨曰汝遺讓父不隨嗚咽無言母曰

視汝眉目宛若汝父隨遂暫鏡照之殞絕於地後終身不復臨鏡

陳玄為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讓玄侯將殺玄昭欲先死

玄不聽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言周后又讓之侯怒令玄

自殺玄投遼水有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來以問漁者云投水

昨非庵日纂

死矣昭氣絕良久曰吾兄也又投水而死

崔巨倫之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

叔胤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蚤死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子翼納之

時人歎其義識

萬石君石奮長子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執入子

舍竊問侍者取親中扇扇身自幹灑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

劉師貞凡有疾經旬不愈師貞衣不解縵日一餐為請道德經懺悔夢神人曰若凡

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即愈師貞求之藥肆皆不能曉忽夢見母曰胡王使羌

活也覺而求之兄遂即愈

唐曹直言父道冲得罪賜賜既於路直言偽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

稍怠即取其醜以飲遂迷伏而死明日醜洩於足而復蘇代宗聞之減父死直言

亦自此病廢後每話所結之事云始飲醜志在必死忽覺毒於五內至支節其

痛愈於鑽灼摩頂破踵不可名狀天陰則又甚焉其腔及足腫色皆如墨傷攻出

綠膿紫液迄於臭敗逆捨人鼻達數十步外唯食噴無識



汪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字。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建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馬。鄉里率化。獄訟希少。

姜肱與二弟伯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及各舉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繼嗣當立。乃適往就室。肱常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相更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擱奪衣資而已。既至郡。郡守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詰以他辭。終不言盜。盜遂感悔。後乃求見謝罪。還所略物。肱不受。勞而遣之。

陽城年長不肯娶。召羣弟曰。吾與若孤。惟相育。既娶則問外姓。雖共處而益疎。我所不忍。羣弟義之。亦不娶。遂兄弟同處終身。

吳願悌每讀父書。常灑掃几席。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聞畢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則臨書垂泣。語聲哽咽。

許武舉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分計財產。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卿里皆稱弟克讓。而武會禁晏等。以此並得選舉。後武會宗親謂曰。吾為兄不肖。盜竊竊位。二弟年長。未獲榮祿。所以求得分財。非非。昨日集卷四十二

助自取大機。合理產所增三倍於前。以推二弟。一無所留。

郭原平。父母墓前有田。不欲人。裸體耕。寒慄乃買家資。買其田。每當耕。必整冠束帶從事。

元呂思誠。嘗寓景州。李氏。愬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勸。惟其骨肉。李之兄弟各悔。過折居二十年。復還同鄉。

吳隱之。少有孝行。遺母。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親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書。當用此輩人。後為吏部尚書。乃進用之。

陳彥廉。有才名。與名士黃子久親。睡。康父。為。於。溺。死。海中。彥廉。自。傷。悼。所。居。硤。石。東山。終身。不至。海上。以。父。溺。海。故。也。子。久。歲。一。詣。之。至。則。必。到。海。上。觀。濤。每。拉。康。同。往。康。弟。謝。曰。陽。侯。吾。父。仇。也。恨。不。能。如。精。衛。以。木。石。塞。此。何。忍。以。怒。眼。相。對。子。久。亦。為。悲。泣。不。看。而。返。因。作。仇。海。賦。以。紀。其。事。

昨非卷日暮卷四終

昨非卷日暮卷之五

明鄭瑄輯

粉壁。壁。題。居。停。主。曾。有。幾。時。五。更。燈。火。為。孫。謀。誰。來。襪。牽。銅。山。金。穴。田。舍。翁。終。無。百。世。半。誠。心。印。承。祖。澤。那。箇。墜。極。苦。賢。謂。積。書。以。遺。猶。非。遠。計。願。令。納。邪。長。傲。甘。紙。積。以。奉。厥。先。獻。手。蔡。貽。謀。第五

唐太宗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過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矣。見其乘舟。則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直。君從諫則聖。

宋杜孟遊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幡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時。時。號。為。賣。田。杜。氏。

唐受歸。賣金置酒。與族戚娛樂。或勸為子孫立業。廣曰。吾豈不念子孫哉。願有舊田。慮令勤力其中。足供衣食。復增以贏餘。祇教其惰。取賢而多才。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怨之府也。吾既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招怨。且此金者。財則益其過。且富者怨之府也。吾既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招怨。且此金者。

以惠老臣。耳。吾與族黨共饗。以盡餘年。不亦可乎。

李景讓為浙西觀察。因杖殺一左都押衙。軍中憤欲為變。其母出坐廳。執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付汝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負天子。且愧先人矣。命左右褫衣。欲槓其背。將佐皆泣。拜為請。至久。乃釋。軍中遂定。

程大中。公。胸。性。寬。而。嚴。夫。人。謀。順。自。牧。治。家。有。法。不。喜。鞭。扑。奴。婢。諸。子。或。加。呵。責。必。戒。曰。責。雖。雖。人。則。一。也。公。或。有。怒。必。為。寬。釋。唯。諸。子。有。過。則。不。掩。也。曰。子。所。以。不。肖。由。母。教。過。而。父。不。知。耳。

朱文公居家。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顏氏家訓曰。士大夫子弟。壯歲。農。商。工。伎。射。既。不。能。穿。抄。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肉。以。此。終。年。或。因。世。家。餘。緒。得。一。官。半。級。便。自。為。足。全。忘。修。學。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豪。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者。勸。置。身。無。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溫公與姪帖。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忘者無數。而獨以愚直處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墜。是以受命以來。有懼無喜。汝輩當識此意。倍須謙恭。此語不得。

恃勢作不公法擾官詞凌小民使鄉人厭苦則我禍首起於汝輩而汝輩亦不免也  
魏王昶為書戒子姪曰郭伯益好尚通遠敏而有智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  
之如草吾愛之親之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沽名不苟得濂然自守惟道  
是務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吾欲之重之願兒子師之

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窶子幼自教之宅後牆隙得錢盈瓶母視之曰無  
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如以先君餘慶矜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  
命掩焉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獲愆

温公曰先幼時弄胡桃女兄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來問光曰  
自脫也先公適見之呵曰小子何得護語光自是不敢護語

陳顯達為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達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凌人  
諸子猶事豪俊顯達曰慶尾尾尾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顏氏家訓云梁朝金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煉衣刺面傅粉施朱駕長簾車蹕  
高齒屐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求弟則僱人谷榮公識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  
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連革銓衡無業日之親當路非昔時之貴求之身而無所

得施之世而無所毋被禍而喪珠失皮而露骨當爾之時誠萬才也  
唐李勣獲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遺不肖子蕩蕩無餘吾以諸  
子付汝謹察視之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當先擯之然後以聞

王文正公曰以儉約勵子弟使富貴不為驕侈兄子睦欲求舉進也公曰吾嘗以太  
甚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能也子素猶未官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精學以培之又積善以潤之父子間不可滿小慈自少律以嚴  
絕以法則長無不肖之悔

韓億知亳州次子為西京判謂告省親公喜置酒召僚屬傳諸子隔坐忽問西京有  
疑獄奏謝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遂索杖大詬曰汝母教一府事無巨細皆

當究心大辟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必欲桂之眾資力解方已

胡安國子弟或出宴集雖夜深不寢以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家所論何事  
有益無益以是為常

柳址戒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有失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  
地下此所可畏也門高易驕驕盛招忌懿行人未之信少有疵隙眾指乘焉此所

不可恃也故青梁子弟學加執行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陸象家每晨攜三繩鼓子弟一人唱云曉曉曉曉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  
寒寒到饑寒方斃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曉曉曉曉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會  
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

曾子之妻戲子以投蠟而烹蠟以實其戲孟子之母欺子以啖肉而買肉以明不欺  
古人養蒙之法如此也

裴晉公常訓其子云凡吾輩但令文種無絕間有成功致身萬乘則天也  
富貴缺袴之不少而聰穎獲筆立賦睥睨千秋心滿意盈已不勝航艦之習而食客  
遊士又從而諛之一文出奴僕班揚一詩成伯仲李杜夜即王何知漢大富貴凌

人而以才俊濟之角蛇翼虎釀成淫毒至覆國傾家而問悔反不如推魯無文者  
之猶能自存也余嘗與貴豪言見其縱橫飄忽目無所不空口無所不擊自三教  
聖人而下不能免推言又岸然自謂手金剛杵所當亡不碎者而方感有時名雙

睫如炬電光其古傷人雖欲與一語杆不得入嗟乎富貴之為害至此余願士大  
夫教子先坊以禮義教以謙抑而後謀以藝文責以古今一事之能無輕弊一語

之復無妄誇誇是眞能愛子弟者也

奔車之上無仲尼履舟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孔子家兒不識馮曾子家兒不識關  
習之者也丹朱不應之教宵越不聞被義語其變也

北齊安德王延宗幼為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  
可憐止有此一箇封定州刺史於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後為周武帝見擒

誣反以椒塞口而死芒山有盜臨刑母與訣盜對母云願一吮母乳且無懼母  
與乳盜嚼斷乳頭血流母死盜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薪吾母見而喜之以  
致有今日也嗚呼教子嬰孩豈虛語哉

鄭乘嘗以文選教子其兄曰何不教以孝經論語免他學沈沈嘲風味月汗人行止  
唐太宗時遊春苑苑奇鳥關內傳呼畫師閣立本應旨果退戒其子曰吾少讀書屬

詞令以丹青射斷後之務辱美大馬爾宜深戒草萊奉帝命書區以籠盛之繞蟻  
而土去地二十五丈寫竟輪眉盡白戒子孫勿學此法

犁井孝子山川不念犁牛以為不肖山川以為肖也為父者令人以己為不肖則  
父為何如人哉厲人夜半照子惟恐其似己也此一念能運自照矣

顏廷之兒張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廷之一無所受嘗乘嘉牛散車逢改國運  
即屏往道側書語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沈沈跋起大宅廷之謂曰善  
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朱文公與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為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謂不可子弟生長富  
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為此官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悻然愚意營一稱在人  
下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

劉宋徐湛之武帝長女會稽公主之子也帝微時貧甚有衲布衣襖皆敬皇后手作  
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者以此示之及文帝欲殺湛之主以錦囊  
盛衲衣示上曰我母為汝父作此衲衣今日有一頓飽飯便欲殺我兒耶遂得免  
柳世隆盛事墳與安貧守分張緒曰君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外何所須子  
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祝氏訓子有云憶昔吾兄弟丁爾兄弟之年方且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園形容  
黧醜吾十有九歲始授書爾叔受書更後吾兩人夏無暑冬無爐朝夕不輟以有  
今日而爾兄弟乃得垂髫就傅把舊書向北窗下披風而哦免於樵園之苦是爾  
昨非今日集 卷五

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成功勤少避不可不手警吾言勿等於過耳也  
余嘗見取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動笑夫家之貧務運華靡以圖勝人一切孝公姑  
睦妯娌惠戚獲置弗預聞曾幾何時而奩索俱罄怨天尤人深獲為其夫難沾  
餘沫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至於愚昏沮喪甘為人下而不辭者未必不由此也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為一席會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各一日問曰並坐  
不橫胸何也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若  
壽昌胡彥持家子弟不得自打重僕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為之行  
遺婦女擅打婢僕則植子此賢者之家法也

祖宗宗實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  
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頹也戒之  
顏氏家訓曰讀書總不能大成就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  
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

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侄先後相繼咸登高第公歸家宰歸義庭訓甚屬仲子謁選  
乞書貽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誤義命一字欠確耶平生

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  
沈氏表言有云吾嘗苦寒而今大履吾昔僅一夫之母而今連數井之壤吾昔糲  
走衣食而今則安享富厚吾分已踰吾又何求惟知止知足守理守法以上培先  
德下放後人即神祐可定家聲不墮若猶復會得未已競進不休居已侈而猶恢  
田已多而務廣強之勤不出其本心與之直不合乎公道或逼備以傾人之產或  
牽牛以蹊人之田或鑽牙爪於通衢或逞報復於私忿諸如此類猶自多端總之我  
漁利下人亦乘機以規利我行惡下人更借勢以助惡乃遂使孤獨寡寡忍氣吞  
聲道路里隣旁觀側目願猶是揚揚得意自矜謀略豈知神目如電法網不疎眾  
指交加不推自仆當斯之際悻悻入不免悻悻出多藏亦復厚亡室雖廣而不得守  
田雖多而不能安享累及妻孥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劫得乎乎利乎害乎  
柳公綽治家嚴肅省昏定子弟皆束帶以見過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  
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孽者雖  
疎遠者必為擇婿嫁之皆用刻木為粧奩文絹於資裝常優待貧裝豐備何  
如嫁不失時

昨非今日集 卷五

閨門之中少了箇禮字便自天翻地覆百禍千殃身亡家破皆從此起  
顏氏家訓曰愛子不均古今通弊也不知賢固可愛愚亦可憐有偏寵者難欲以厚  
之實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為之趙王之戮父實為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衰絕  
之地製兵亡可為明鑒也

柳氏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墳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其一自求安逸靡甘  
澆薄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說古遵儒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身既寡  
知惡人有變其三勝已服之便已怨之聞人善嫉之聞人惡揚之淫瀆頹傾刻  
德義善福徒在斯養何殊其四好優游嗜樂以街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覽  
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不求願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取怨羣情鮮有不取于見  
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莫不由子孫積善積德以覆蔭成立難  
如升天履陸易於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簿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為之主  
蘇子瞻生十歲而父洵官學四不母程氏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時侍側曰載若  
為滂夫人亦許之手母曰汝能為滂吾願不能為滂母耶

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  
沈氏表言有云吾嘗苦寒而今大履吾昔僅一夫之母而今連數井之壤吾昔糲  
走衣食而今則安享富厚吾分已踰吾又何求惟知止知足守理守法以上培先  
德下放後人即神祐可定家聲不墮若猶復會得未已競進不休居已侈而猶恢  
田已多而務廣強之勤不出其本心與之直不合乎公道或逼備以傾人之產或  
牽牛以蹊人之田或鑽牙爪於通衢或逞報復於私忿諸如此類猶自多端總之我  
漁利下人亦乘機以規利我行惡下人更借勢以助惡乃遂使孤獨寡寡忍氣吞  
聲道路里隣旁觀側目願猶是揚揚得意自矜謀略豈知神目如電法網不疎眾  
指交加不推自仆當斯之際悻悻入不免悻悻出多藏亦復厚亡室雖廣而不得守  
田雖多而不能安享累及妻孥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劫得乎乎利乎害乎  
柳公綽治家嚴肅省昏定子弟皆束帶以見過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  
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孽者雖  
疎遠者必為擇婿嫁之皆用刻木為粧奩文絹於資裝常優待貧裝豐備何  
如嫁不失時

杜道誠書皆自題跋曰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當及借人為不孝  
孫權召顧雍父子及其孫譚飲譚時為選會向書見任貴重是日孫權飲極醺醺  
三起舞舞又不止雅內怒之明日召譚呵責之曰君王以合垢為德臣下以恭儉  
為節何有舞不復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損吾家者必汝也

劉安世初除諫官入白母母曰諫官天子諍臣汝父欲為而不得汝今幸得居此當  
捐身以報國若得罪流放無分遠近吾當從汝故安世在職累廷議或帝盛怒則  
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辯旁觀者皆愜懌流淚咸目為殿上虎  
王長史壽太尉儉之子審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  
可隨流平進不須苛求

楚王英逆謀事被株連以千計吳郡太守尹興亦被株及乃傲與及掾吏五百餘人  
詣廷尉考掠死者大半惟門下陸續主簿梁鴻功曹史駟數備受五毒肌肉消爛  
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若解色不變而偶對食悲泣不  
自勝獄使問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亦斷  
蔥以寸為度故也使者以聞上乃赦續等

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宅西邊既施與宣武寺不復方幅常怪時人謂是我室古  
往今來豪富纏繞脫其死矣知是誰室  
水匠忠賢文武固無種也  
北齊刑時以經授皇太子尉寧進食有菜曰邪蒿時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  
殿下所宜食顯宗聞而嘉之太公望傳太子秘林嗜鮑魚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  
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卒弗與

房太尉家無半壁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極劉丞相家法儉素聞明雅睡凡冠  
巾衣服制度自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  
間望而知其為劉氏也前輩治家如此

崔玄暉為其母盧氏誠之曰吾見姨兄辛玄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  
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皆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重此言以為確論比  
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  
是緣餘餘資誠亦善事如非理所得與盜賊何別五母不受魚鮓之饋皆為此也汝

汝今生食祿俸榮華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  
養猶不為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己勿累吾此意也主暉奉母誠  
以清謹見稱

晉愍懷太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從帝觀豕宰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  
以享士而使久費五分帝嘉其意即便烹之因拊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與  
我家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忘其所求忘其所為無故呼號不知禁止而以  
罪保母凌辱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  
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  
姚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姪各守仍為道令曰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蔭  
履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藉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有預為定分將以  
杜後爭吾靜思之深為歎服  
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袴大被曰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得與  
氣類接也後除鹽池司馬作詐以寄母母責之曰汝為魚官而以詐寄以我何以

李審諸為御史臺中丞祿米到宅其母量之膳三石問故曰御史例不馳又問車脚  
幾錢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膳米及脚錢并責審諸御史皆有慙色  
宋藝祖受命三年密鑄一善碑於太廟夾室門鑰嚴封用黃纒蔽之勅有司自後歲  
享及新君即位謁廟禮畢請讀誓辭只許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  
中即小黃門亦只須驗封啟鑰設香燭揭幔畢亟出階下不許仰視上至碑前跪  
誦記仍封固如初列聖相承即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等亦不知所誓何事  
靖康之變大戎入廟取法物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誓辭辭只三行一云崇氏子  
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生支屬一  
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於此誓者天必殛之其善後詒  
謀如此

起家之子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饑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清乃躬自志  
謂不復可慮所謂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驗常見於已壯未老已老未  
死之兩識者當自默喻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名每季納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奉先為之備細  
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疋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  
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

盧多遜之為相也其子飛起家即授水部員外後遂為宰相呂蒙正奏曰臣忝及第釋  
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死於巖穴不害天祿者何限今臣男始離襁褓即  
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為定  
制

楚子反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玉因問其母母問使曰士卒無恙乎曰分菽粒而食  
之又問將軍無恙乎曰將軍朝夕芻黍秦軍而破秦軍而歸母問門不納數之  
曰而不聞句踐之伐吳耶客有獻淳酒一器者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  
不加味而卒戰自五也有獻一囊糲者使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噬而戰自十  
也今士卒分粒而食子獨朝夕芻黍悖至此耶

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書數百軸或以為言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何為也  
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嚴賢否是非之不可  
不辨勿示以均則長無爭財之患勿責以嚴則長無恃慢之患幼教以分別則長  
無匪類之患

李襲譽性好讀書居家以儉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皆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  
不好貨財以致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株蠶之可以  
充衣所寫得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歿後汝當勤此三事可無求於人矣

宋劉幾死其妻聚書千餘卷指示諸子曰汝父嘗謂此為墨莊今貽汝輩學殖之具  
石倉歸老於家子孫為小夫來歸請必朝服見之子孫有過失不請諫為便坐對案  
不食諸子相責肉袒謝罪幾已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

溫公讀書室文史為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誦其子曰實豎  
藏貨目儒家惟此耳當知寶惜吾每歲初復視明日即設案向日側身書其上  
以暴其腦至放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  
版未嘗手汗沾漬以觸其腦每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視其治而覆以次指  
面然而後過故得不致燥熱其紙每見汝輩以指爪搥起甚非吾意浮圖老氏猶  
知尊敬其書吾儒反不如耶汝當念之

孟子少時聞東家殺豬何為母曰欲以油既而悔曰吾聞胎教刺不正不食席不正  
不坐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修乃買豬肉以食之

世廟時括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間士大夫往往耕是占業南巖家居富庶蕭然直  
指按江右與業有舊欲以百畝餉業業曰吾平生不妄取一錢乃因里僧破戒耶  
因詔子曰使朕居官多積兒輩競為安這討矣南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  
得不知勉耳田何為又曰吾老不及見汝弟觀之異日有以此獲業者不數年  
果下令清查增價復紛紛而出葉之子孫趁然獨免

何無忘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登樓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問所與謀  
者曰劉裕母九墓因為言玄必敗事必成以示之

楊慎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幼時學庭有李樹皆落葉兒輩爭取惟慎然  
獨坐季父偉異之曰此兒恬裕不愧家風遂別葺一室處情其中以銅盤具盛饌  
而飯兩因示諸子曰汝輩能如進產便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

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為子弟干祿世胄多處京官唯崔彥玄二子獨在外  
任玄弟請曰拱與橫幸不凡何為不在省府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  
若進免與身何異

每見富貴者寶財多聚納好寵極何嘗肯隆禮厚幣延好師序寵姬嬖首飾則甚  
易子弟實書冊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繼書院缺典真之不問行事如此宜乎  
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  
佞說而媚主庸師固樣身之講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之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  
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

楊宣觀察之母教子義方少不中禮鞭扑之察省試榜第一二人報者至其母膝未  
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為人所壓耶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  
年廷對宣觀察果魁天下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富貴子不肖不遵酒色賭博破家之事而已貴宦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也親近羣  
小使假勢以受人侵害甚多飾詞以妄訟鄉人犯法認為己事名曰擔當鄉人  
爭訟偽作父祖之簡于清州縣求以曲為直差大借船放稅免罪以其所得為酒  
色之娛殆非一端不歸誤其父祖陷於刑辟也士大夫試歷數鄉三十年前室

族能自存者僅有幾家皆前事所紀也為父兄者常關防更需詞訟或庶幾焉  
秦煥楊相妻也相亡教子勤有法相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曰我在尚如此我  
亡何以帥屨弟次子仲珍請客既至無釵者母怒責之兄弟遂為名士秦煥之教  
流於三世

宋呂微仲作相其兄進伯自外郡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趨趨參以二  
婢掖侍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而夫人獨拜  
於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畧不顧發聞者服其家法之嚴

王文正公為相退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刺與菜饌此輩生長公  
相家已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公嘗陪祀東拜有子侍行家信至公發之見  
所寄衣帶以紅為之公怒曰我在爾已好華如此欲壞清風我死望汝輩絕素難  
也亟令送還而易之

房彥謙為涇陽令家有舊業所得傳錄皆以周恤親友遂致屢空怡然自得嘗謂其  
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爾

唐交河王兄昭少好學嘗有營墨書於市若其母將為買之控索家財不足其儻惟  
昨非庵日集 卷五 十一

植中有金釵數枚既而歎曰何愛此物令吾子不有異聞促令售易此書昭後以  
詩詠流譽

人有子無不變而於兄弟如仇讐者其子因父之意往往不禮於伯父叔父殊不知  
己兄弟即父之諸子已諸子即他日之兄弟我有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能禁其  
不做效耶子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  
兄弟者示之欲子孝己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

趙軌隋文時為齊州別駕時年德備有桑棹落其弟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識其子曰  
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利物不願侵人爾等宜以為戒

閩文紹祖有子與崇公行議既既聘崇女怒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曰我有兒當使  
其順天理自然久長悖理傷義是為違仍仍娶崇氏歸

范鎮有子弟赴官乞書語見朝貴不許曰任官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為立朝  
呂僧珍身都大官遣其子弟並還意歸可謂千古賢達王安石以其子考舉進士官  
經筵近世張江陵以諸子並登高科列清要無何覆貽貽笑後來亦慮矣余見士  
大夫不務教其子弟砥節修文豈英騰茂汲汲焉請托有司早發潛進心不通乎

文義名已列於賢書他日將何以辦國事而紹家聲乎抵速傾覆而已斯皆起於  
父兄之多欲不遠誤之也

五代唐劉贊父玘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自肉食別以蔬食食好  
牀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得祿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贊力學舉  
進士

王僧孺為南海太守外國舶物並無所取云昔人為蜀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  
孫不敢攜與也

國初鄭瑩性至若為陝西臬司副使有贖其父家教至嚴嘗以儉易一紅福寄之父  
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乃以此不義之物污我耶即封還以書責  
之瑩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閒因秋闈需與試者謀於僚友往聘其父  
父怒復以書詰瑩瑩奉書跪讀惶恐無地後為府尹益勵其操歷進為兵部尚書  
卒死於土木之難

宋節度使朱信儉嘗聚積積聚百萬錢其子豪侈浪蕩以信故不敢自專但於富室  
厚利資錢自用謂之老倒還其詞以若父死鍾聲絕絕本利齊還也於是私募僕  
昨非庵日集 卷五 十一

夫飾裝服置於宅門左右俟出門即擁掖去其囊則京師播磨古獵炮炎之徒信  
甫卒饒湯殆盡至假獄卒播鈴子夜軍之力以餬口吁錄積寸累竟為誰乎向使  
好施以留餘植德以遺後即家乏擔石子孫何遽至此

魏曹丕定為太子抱辛毗頸言曰辛君知我喜否其女惠英歎曰太子代君王社稷  
者也代君不可不戚主國不可不懼宜威宜懼而反為喜魏其不昌乎夫丕之不  
足與君也一女子能知之操詭智深謀暗奸天位顧道之不可久之子智在婦人  
下矣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幼無怙將置後不知所出乃書訓誡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  
讀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辭已失之矣問無怙讀其辭甚悉求  
其辭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無怙為賢立以為後

勤儉所以治家教慎所以保家詩書所以起家忠孝所以傳家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第奢華軒軒傲里閭僕僕過形不知  
禍所依方謂勢所誇勢亦有時歇福來或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議  
鄭善果為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後後察之聞其決

合理則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室蒙袂而泣終日不食  
曹瑤彬之子也為節度使其母一日闕定席見積錢數十緡召瑤指而示曰先侍中  
履屨中外未嘗有此積貽可知汝不及父道矣  
大抵風俗壞時自其子弟先做壞了好專與樂詔怒絕放縱敗檢甚者父兄只以  
聲色貨利權謀威福激其讀書志意而猶自以為善教也一朝得志凌厲傲態能  
有極善善哉抑班之戒子曰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也知可畏而立身行己增德  
惜福得志則溘天下不得志亦無愧家庭鬼瞰之而無降帝臨之而有當矣於以  
慕昌慕熾何有哉

昨非庵日集

卷五

十二

昨非庵日集卷五終

昨非庵日集卷之六

遊

明鄭瑄輯

驚濤駭浪實驚色變漁父視若安瀾峭壁巖巖行客車回無夫步同平地噫忘  
機以遊鷗為且自親人從未有橋索而怒鵝瓦春氣遊第六  
唐時山東蒙佛多殺長吏以應黑關上下相猜田留安猶坦然無疑白事者皆令直  
入卧内謂吏民曰吾與爾曹為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加必欲垂順從進但斬吾首  
去吏民相戒曰田公推至誠待人當竭死力報之卒收其尸  
子儀入朝魚朝恩逆之遊幸敬帝元載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  
將士請東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  
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詢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  
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斃乎  
劉去胸中荆棘以使人我往來是天下第一件寬闊快活世界  
不作好不作惡隨地是選佛之場應以馬應以牛到處有遊佛之樂

昨非庵日集

卷六

默然無限神仙從此得脫離苦海萬福一齊消思忍情主寬家從此隱休休  
休益世功名不自由  
太一真人曰子有經三部共只六字儒講之成聖道講之成仙釋講之成佛但要體  
認奉行一字經曰忍二字經曰方便三字經曰依本分  
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濟一毫之嗔即勃然怒一事之違即憤然發是無涵養  
之力薄福之人也故曰覺人之詐不形於言有無限餘味  
面前的田地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嘆身後的恩澤要流得遠使人有不虞之思  
苦惱世上悲眾生意氣須溫噴噴欲場中對語餘肝腸欲冷  
好醜大明則物不其賢惡大明則人不藉士君子須是內精明而外渾厚使好醜兩  
得平賢愚共安益德是生成的德量

黃山谷贈張叔和曰我提養生之四印若家所有更勝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  
萬言不如一忍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郝大通坐橋下不語小兒輩戲累瓦磚為塔於頂喙以勿壞頭竟不倒  
唐子鶴居詩卷僻鄰家少茅簷喜並居燕樂當共處流離亦同渠傳辰朝尋樂公

燈夜讀書雖然在城市。還得似想漁。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妒念彼自處順於我何關我自處逆於彼何與究竟

思之都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

晏歲師過蟻長數丈毒氣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愛毒

無實性激發則起慈苟無慈寬親一按言論蟻按首徐行候然不見又有毒蓋至

師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盜稽首而散

聞諺而不怒雖說熾燬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諺而怒雖巧心力辨如春蠶作

繭自取纏綿

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為安思順牙門將不相能雖同席不交言後儀代為將獨恐見

諒乃跪請曰死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

能完僕宜收恨私念哉因涕泣勉以忠義為節度使以攝賊於是獨權日盛同

居將相無纖毫猜忌

多栽桃李少栽荆便是開條福路不積詩書偏積玉還如築箇禍基

好察非明能察能不察之謂明必勝非勇能勝能不勝之謂勇

昨非庵日集

卷六

二

士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為泰華方其據几正坐羣僕拱而聽命戲罷則已

矣見紛華感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當上元清明少年晝夜出遊若恐不暇燈收

花幕輒慨然移印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

弄戲劇方難於前陳疑若可悅即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遺構逆機案當如醉人之

交罵辱且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為我者自若也

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忻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皆自己真實受用處

忌成樂敗何預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有角求齒則終身憂不如斯而不知已有觸虎之資有翼求足則終身憂不如獸而

不知已有凌霄之樂故鳳不慕鸞竹外無餐鶴不慕雁得魚而止

胡仔齊折節下士賓至如歸南北士大夫經其地無不願見者每患閩人不為通是

日苟不出即懸一牌於門曰胡存齋在家

人有才能未必損我之才能人有聲名未必壓我之聲名人有富貴未必妨我之富

貴人不勝我固可相安人或勝我亦非奪我所有即奪我所有亦或其命應得之

操心毀壞必得所欲而後已於汝安乎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搗處多從受讓處見艱難處多從貪戀處見故涉世

之亦惟有直道以事人而虛衷以御物

唐時遺孽子儀父瑒捕之不獲人疑魚朝恩休係子儀入朝朝廷憂其變及上語及

之子儀流涕曰臣不能禁朝恩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有德即是有福無機即是無禍因事即是處事讓入即是勝人

呂文靖教馬子山云事不要做到十分子山初弗喻其後語人云一生只用此一句

不盡李若谷教門生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廉勤和則則聞命矣緩安可為也

李公云天下甚事不是忙後壞了

逆我者只消單省片時使到順境方寸家廟矣故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

陸遜善無不中嘗謂諸葛恪曰在吾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吾下者吾必扶持之君

今氣陵其上意蔑其下恐非安德之基也恪不聽卒見殺

不善飲而喜人善飲蘇長公深得酒仙三昧雖能詩而忘人能詩隋煬帝徒為詞客

修羅

昨非庵日集

三

邵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且則焚香燕坐晡時

酌酒三四杯微醉即已興至成詩自詠出遊城中則乘小車惟意所適士大夫家

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稚皆瞻相謂曰安樂先生至也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

作屋如雍所居以俟其至名曰行窩

青天白日如風塵雲不特人多喜也即鳥鵲且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

投楸人亦閉戶乖戾之感至於此乎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為至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踣何哉為其傍無餘地也君子

之立己亦如之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曰面前徑路無令窄

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亦荒眼前滿地生荆棘彼立己於峻可以學矣

傅大士云寬著肚皮須忍辱秋開眉眼任從他

處世而欲人感惠便為飲怨之過遇事而為人除害即是專利之機

孔子遊泰山見萊鼓朝慶表帶索抱琴而歌問所為樂者何也對曰萬物唯人為貴

吾為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強裸吾年九十

五矣三樂也貧士之常死人之終處當得終吾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沾泥帶水之累病根在一慾字隨方逐員之妙便宜在一耐字

版版子每教人善喜神止者子每教人去殺機是二吾之師也

天下事無不可做惟飛夫利己損人世間言無不可說但忌其論長數短

不盡人之情實待早居時即應難時求人救護亦當常味此言

涉世應物有以橫道加戒者警精行軍中荆棘在衣徐行緩解而已彼荆棘亦何

心裁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思可釋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惠而難有禮

醜肥辛甘非其味真味只是淡神奇臭異非至人至人只是常

管軍避地遠東廬山為堂避亂者多從之居鄰有牛暴回寧為牽牛者涼處牧之牛

主大懶里中男女共汲一井爭先有閱者軍多言汲器置井傍待之既開乃各自

梅香

水流雲在想子美千載高標月到風來憶克夫一時雅致

徑路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淡的減三分讓人情

韓魏公曰小人不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

非非處日集 卷六

虞之不可較如較之則自小矣

古今樂石云人好則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

難處之人矣

郭元振為安西大都護西突厥商高質助款奉願和元振即其牙帳計事會天雨雪

高質助已老數拜伏不勝榮滿會罷即死其子遂為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劫兵來

襲或動元振夜逃元振不睡整臥營中明日乘服往和道逢妻為兵逐為不意元

振自來乃託言奉迎振遂至其帳停宿糧與之甚厚留數十日為助喪事妻

感愧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十餘萬

心誠色溫氣和詞婉必能動人若人未之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之知不可急求其

命覺人之詐不形於言有無限餘味

賊將徐廷光據長春城馬延昇至城下見廷光曰公等朔方劫自隸山以來功高

天下奈何棄之為橫浦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當可進也廷光未對廷光曰爾等

吾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故而示之誠廷光感泣一軍皆不遠半數降

封還賊將身軀畢介休降秦王行欲使善善以為說軍以將其善數八千兵皆皆相

知而并州果後復相相復叛知諸將欲討遂敬德因之秦王遂命釋囚引入卧

內與之金曰丈夫意氣相相吾終不信謠言以害忠良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表

一時共事之情也己而秦王被王世充圍敬德翼之而出

困天下之智在警窮天下之辯在誦服天下之勇在怯少言不為人忌少行不為人

短少智不為人笑少能不為人從人知三在四少道世有餘矣

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積川雖一郡舉至而名士無往者陳寔乃獨往弔而後復謀

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所活人者多也

鄭榮為歷州刺史黃巢自備表還經淮南割據榮移書巢文騰請無犯郡界巢笑而

從之一郡獨不被寇寇則處錢十緡寄州幣後郡治數心盜終不肯犯鄭使君奇

康鐘

孔曼曰怒氣刺火必焚燒使自傷禍來勿與物事過心清涼

光武誅王即收文書得史人與即交關誇誇者數千章光武不存會諸將燒之曰今

反側子自安擊銅馬賊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勅

令各歸營勤兵乃自來輕騎策行郭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

得不敢死乎由是悉降降人分配諸將東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為銅馬帝云

神世術統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說素壘強顏迎世術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

郭藩是夕雪深三尺左右勸不可往世術曰吾方以信結諸將可失期郭遂冒雪

赴之奴說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郭帥郭遂羅拜皆感

戴心服由是緣道諸城獨環不增兵不益糧而武力自振

羊祐與陸抗相對使令交通抗常稱祐之德蓋雖樂教諸君孔明不能避抗病祐情

之樂抗即服之人有止抗者抗曰豈有仇人羊叔子耶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幾起厥心便不得

薛宣為太守得郡中吏民罪各稱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罪脫曰府所以不自發舉

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受戒者

張齊賢為布衣時個僕有重盜攻劫聚飲連居人惶恐齊賢獨獨前揖

之曰賊子貪財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服齊賢曰盜者非難殺兒所為皆世

之英雄耶乃取大杯滿酌而飲取袍角分為數段啗之勢告狼虎聲相視告

笑曰真宰相也他日宰相天下當念吾忠說以金帛相遺齊賢皆受不棄重負而

返

虞允則在軍中得謀釋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鼓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謀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絨印固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遽還所與數絨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諸圖籍盡以獻於允則

邵康節接物與人一團和氣每遇春秋天色溫涼之時乘安車駕黃牛出游諸王公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出迎問勞爭聽先生之言凡其家姑婦婢媵婢妾有爭競經時不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分析人人得惟心冰釋樂留數日復游一載每一出月餘始得歸

張子臺在魏以簡質聞杜若家戒嘗稱之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救然樣然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患禍當何從而來

白樂天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為天地澗天地何澗澗者自澗澗孟東野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澗天地何礙礙者自礙礙地澗澗故常澗長成成故常礙

昨非庵日纂

卷六

莊子行山中見大木茂茂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終其天年如山舍訪故人故人喜今聖子殺鴈為具聖子請曰一能鳴一不能鳴請其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噫應世之道盡此矣

人如成心畏懼則觸處畏途如滿堂坐琉璃屏內四布周密猶有風意陰皆積雨之奇險可以想為文章不可設為心術筆林映日之綺麗可以想為才具不可依為世情

魏主使崔浩高允共謀圖訖浩乃刊石立碑誣書魏先老故實人皆浩為暴揚國惡魏主大怒按浩罪狀時高允授太子總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專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人言高允小心傾瀉且刻出崔浩請殺其死魏主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浩總裁而已至著述則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彼曷可生太子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第魏主復舉以問允復對曰臣罪當族滅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自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臨死不為詐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

故其罪而推之先是程黑子受竊事覺謀於允教以勿欺黑子竟欺安被誅至是謂人曰我所以不奉命官指導者恐負程黑子也

東坡云元祐間余為中書舍人時執政惠本省事多瀆欲於舍人廳後作露臺禁同省往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裁籬插棘

唐韓弘惡李光顏忠力思有以燬之乃飾名姝遣光顏大合將校置酒使者引姝至秀曼都推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為公憂誠無以報德然將士皆妻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為樂厚賂使者遣之將卒感泣

才奇致疑品高招諫人素常則故與物過激則亂起欲相安於無事之天當共游於庸行之地既籍醉卧墟婦之側笑殺魯男子閉戶巨術夜鑿墻壁之光馬用六丁神分火

當為天下必不可少之人莫作天下必不可常之事蕭選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召見鐸年高升階足踞選從者振起帝喜曰輔臣和衷朕之幸卿善事長矣選對曰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為主事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選謝而退

昨非庵日纂

卷六

李泌初平章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與卿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為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人為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有善者率以顯達或多寒澆無可報也臣亦與陛下為約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陛下第一行讒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及及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燧燧皆起泣謝

孔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口言有可操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弊進知而未言以為己過海內咸信服之

蘇子瞻泛海嘗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慈母院乞兒子由少許可當飛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郭子儀大敗其虜上至晉繼下至里販出入不問夫人方校梳對鏡墮下將及即更皆被召令汲水持瓶不異僕隸子弟屢讓繼以泣曰夫人不自崇重貴賤皆游臥內雖伊霍不當如此公笑謂曰非爾所知也吾官馬粟者五百官饋者一千人使崇道局戶內外不通一怒將起搆以不臣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

養粉今滿無四門洞開雖毀無所加也諸子皆服

宇宙之大何物不存使擇物而取之安得別立宇宙置此所舍之物人心之虛何人

不容使擇人而好之安有別箇人心復客所惡之人故曰山數載疾川澤納污

局量寬大即住三家村裏光景不拘智識卑陋縱居五都市中神情亦似心事無不

可對人語則夢魂俱清行事無不可使人見則飲食俱穢

中行穆子固鼓人有以城叛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矣故不覺曰有以

互城叛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美好焉當以所甚惡是失實也

辛潤好酒常攜樽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為獲濟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鼎

聚而服之名曰飲衣酒可獲衣可獲學問事功豈必自己出哉多聞從多見識是

學問之發飲也集東思廣思益是事功之發飲也地詭拒人欲廣學建功難矣

物莫智於龍龍智蟲也宋孝宗問王季海龍字何以從龍從取對曰龍聽以舟不以

耳然則謂龍為蟹亦可也淮南子曰任馬不觸木雖蠶蟲而不自陷焉蟹蟲也

齊桓公伐孤竹逢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然則謂馬為智蟲可也噫蟹智

何常龍馬自括軍武子有道智而無道愚此以時為蟹智者也百里奚愚於秦而

智於秦此以地為蟹智者也若乃愛憎任情毀譽無定元祐為正紹聖為邪彼曰

忠民此曰毒害乍覺乍智任衆離其何傷於龍馬之真性哉

李美避難而闖者雲之子奔出奔而漁父渡之商若亡命而秦人拒之項藉敗亡而

田父給之得人之與失人何啻千里

眼淨有如空但見青山推霧去心平潭似水不惹白浪捲天來

卷六

八

李想取英元清運軍裝度以舉卒為牙知或謂蔡人巨澗不可不備度笑曰元惡既

擒蔡人即吾人也何疑焉蔡人間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蔡人偶語有以酒食相

邀從者罪死度除其蔡蔡人始知有生之樂

燕程試恃功驕縱整實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二心太子保請除之燕主垂曰

河南之豎不可負也若其為難罪由於城事未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其功能吾

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機失天下之望後試察謀事覺而後殺之

風波肆險以虛毋震撼浪靜風恬矛盾相殘以柔指解給兵銷戈倒

漢津子與人處記人之德忘人之怨衣食與人共之不問何從又好忘有時自忘其

年中空洞無人笑漢津子疎或狎侮之漢津子怡然昔齊桓公逐鹿入愚公谷問

一老父此谷何以名愚公對曰臣畜特牛生犛奇犢而買駒少年謂牛不能生駒

遂持駒去旁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漢津子豈其人狎世不乏河曲智叟

照管皮毛與照管性靈大異惜名簡養聲聲修屠度避瓜李於事可成而於名有碍

事不必成於物有碍而於己稍妨物不必濟此照管皮毛者也廣善念積陰功畏

上帝念鬼神苟自信不必顧其迹已欲所為不必問其人此照管性靈者也

曹樹性仁厚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賦位秉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

於盜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身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大

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外非臣所聞問之唯薦轉運使沈倫廉謹可為

帥而已

卷六

九

李寶自焚朱歸誠世忠留為習痛哭願歸去飛世忠以書朱詔飛復曰均為國家何

分彼此世忠歎服

漢津子親繩繩紙窗愈觸愈迷途之人何以異此今蜂蝶逐臭與蠅蚋聚腐有窟去

司馬溫公回人簡有云草坊坊則難之木殿殿則艾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

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

王令然上時章書曰公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之乎公未嘗言時豈不欲富貴

者見之乎今昔稱富貴文稱命代見天下有文章未嘗言富貴宜何如哉

宰相自辱以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少少手扶之送客未嘗

下階客坐稍久則更僕傍唱相公事重客踞起辭及富鄭公為相雖微官亦不

諸君皆與之優渥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

梁其思中張綱時值張翼據亂廣陵十年未歸乃出綱為廣陵守綱單車詣翼門

渴翼論之曰前後二十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戮然公所為非暴也主

上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朱誠轉禍為福之時若君固不服刑揚克孫大兵雲

合血嗣俱絕矣利害公深計之嬰關泣下曰荒裔愚民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

不可久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即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

單車入過置酒為饗散遣部衆人情帖然

余偶讀食蟻贈高山僧詩云商嶺東西路故分兩間那崖一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

人其人非不欲聞余為灑然會心

七國懼橫議暴秦所以令遂客然而議固從懼起者也乘其機蓋縱其機一聽之於

自然則不攻而自消客固從逐而生事者也嚴其逐何處不可獲一與之為各逆

則不逐而自安

鄭客一銷白雲亦可贈客淫淫蓋化明月自來照人

沈璋以禮部侍郎知太原尹時從覺聚黨亡命山谷抄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日前有

昨非庵日集 卷六 十

降者皆見殺之今猶昔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幾於是命璋往招覺即日

張融陸慧脫二人宅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見而嘆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

便是安讓

抱實見猶平叔終疑傳檢從中打溲不疑難白盜金人苟心迹自明何妨形骸相索

脚步雖寬但可登山涉水齒牙雖利只堪批月評袍

歐陽公為翰林日常有空頭門牒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物必問其所

居書填門牒先往見之果如所言便為延譽未嘗以位貌驕人

蔣侍郎家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卷云昨夜有進士蔣棠携

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蘇子瞻曰夜得一士且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

麻者

人倫中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漢或妻悍暴少有一

家之中無此患奇難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癩疥癩雖甚可惡不可決去

惟當寬懷處之能如此理則胸中泰然矣

投好太過醜態畢呈效變自悔真情反掩試觀廣眉爭為半語禁宮至今可憐請從

所安毋為誠者所罰

神醫神見蜂子投筒欲求出路曰世界如許廣闊不出鑽他技絀

梁邨后性妒武帝患之左右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鵠鵠為胎可以療其病使

不妒帝從之邨如之妒滅殆帝帝愈神其業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羞儲以偏賜

羣臣使不才者毋妒於有才扶私者不妒其奉公濁者不忌其清貪者不忌其廉

亦助化之一端也

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春和氣融勿論風升沒木即枯木即榮亦發新枝故性氣

清冷者面帶憂容受享亦涼薄即在富貴之家亦必不福以天下未有氣寒而不

殺者

錢焜恬退高曠嘗以三不識自詡謂誠心直道不識人世有機機事淡食敝衣不識

人世有嗜好事委心任運不識人世有徑實事

燃犀照流水族尚且見噴吹毛求疵世類誰不作惡

陸慧脫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說慧脫曰貴人不可懶而賤者可懶人生何容一輕

昨非庵日集 卷六 十一

重於懷抱此言頗合蘇氏平筆之意

堂中疏有云品侍人言莫自言余心折之蓋品從三口明以評賦付論必非一口所

能自鳴故韓非云虜自曹襄而不售士自辨譽而不信諒矣

宋學士濂忠誠慎慈在上前陳說不為文飾即家事有問無隱上嘗問昨頗飲否

公以召客鞋問客為何人誤何公具以實對上喜曰卿信不欺我我昨遣人賜

良信

宋神宗令程顥詣中書議事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

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愧極

魏為高士露出無限卑強強作散人博得無限拘束

太丘長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具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道無怨者至乃嘆曰

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誨賜陳氏每拜公潮羣僚慕其氣味安未登天位

愧於先之及卒海內赴弔者約三萬餘人

晏殊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朝召至值御試進士便命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日前

已作此賦真尚乞命別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俸擇勝

漢執市樓酒肆住為侍從文學俱備遊息之地公會甚不能出惟家居與兄弟  
講習一日東宮官缺中批除公衆莫喻故次日進謁上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日  
夕嬉遊惟殊杜門讀書如此謹厚為東宮官正宜耶公對曰臣非不樂官進直以  
貧無可為之其臣若有錢亦須往耶上益喜其誠實仁宗時卒至大用  
高歡見何朱榮初以其憔悴未之奇也厥有悍馬命歡剪之歡不加羈絆而剪之  
亦不蹄驚起謂榮曰御急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

今士大夫好捐貲起塔施像而助貧賑乏則甚繼此非真能饒財者不過求福利  
備以求福利而施舍陋矣又於仕進頗濫而子女財弟不勝其戀愛此亦非真澄  
者以為發望耳恬愉之人何所不濬也貌和而心狠行穢而言清藏裂背於暗笑  
伏戈甲於尊嚴利害太明人我太重思仇大分城府太深機械太巧下者竊取大  
利最高者并盜賢聲此輩得志斷非國家之福也

毛伯溫巡河南時鎮守中人動以訐按史得直愈自恣而市權倚此為奸伯溫悉捕  
市猾治之聞怒其辱己也誓與為難伯溫聞故徑詣閣索飯曰我未朝會閣強具  
食曰必當宴樂解飽閣強為撤酒半以外傳公有遺言乃能待我若此邪閣大慚

昨非卷日纂

卷六

十一

謝伯溫笑曰吾固知公無是也聞公向許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而御史令益有  
名公既失利渠乃得名又人人切齒公固知公之有德也聞謝不恥與大笑痛飲  
而別

孟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眾志皆愜  
諸士遊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臨將吏面色凜然退則  
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

唐德宗多猜忌朝士有過從者金吾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憲元和時裴度奏  
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豈宜禁私第見憲帝許之  
謝方明承代前不易其疏必宜變者則以次漸更使無跡可尋其不欲影人過如  
此

聞人談道德古今無喧嘩擾攘見人有才華聲望隨嫉妒排非其不肖可知矣眼觀  
富貴場妄想自生嗟嘆夢破驚驚枕醒來誤認朝朝其愚可知矣

余生平疎而忘機人以為不利於官余曰不任海隅也國家安得取海隅而官之雖  
然世不乏東車破鏡願何如海隅

宋太祖事周世宗於澶州曹彬為世宗掌茶湯太祖嘗從求食彬曰此官酒不敢相  
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厚臣曰世宗舊更不欺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  
腹心

中常侍黃浩用事士大夫多附之秘書令邵正久在內職與浩比屋周旋三十餘年  
浩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所懼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  
禍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掛草鞋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  
任安挑老僧脚底從來潤未必骷髏就此埋士大夫去就當如此

自處超然處人藉然無事澄然有事新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非感養養不能與於  
此然居獨處泊泊然羣居類聚施施然沒理沒會銀銀然臨境上殺帳帳然志得  
意滿揚揚然困窮搖搖然威威然皆不學之故

山舍肆傳遊想當初者吾因龍陽隊裏分妍醜前魚漸去後魚漸此如今鶴髮鶴皮  
皺不須羞葫蘆一笑都付水東流

昨非卷日纂

卷六

十三

臭撲心頭未嘗為惡不怕帖來句  
凡世間一切好惡甘苦事把來做喫飯着衣安排本分合做看便無義稍有厭惡心  
更無是處

說人之短乃獲己之短誇己之長乃忌人之長皆由存心不厚識量太狹耳能去此  
弊可以進德可以遠怨

佛語隨緣最有意味有多少自在安舒世人欲享和平之福終身受用此二字不盡  
願長孺有隱操與願景怡俱不就微景怡脫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  
掌取食

昨非卷日纂卷六終





懸系脚竟無尺素連權門王中丞瑛堂聯云偶爾謝上天富貴歸來作平地神仙  
又有天上有人扶日月中容我老漁樵之句

暑中書默坐澄心閉目作水鏡肌髮灑灑似有爽無須更觸事前境頓失故知境惟  
心造也

慈感無從老人懷春日烘門幕始開遊行太平初試杖安非樂事且拈杯世情花紫  
富家翁公道幾均貧戶來識字不多強不識小軒聊與物追隨余行年六十萬念  
俱矣故賦此詩

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秋在清涼臺上窮不可遣而窮愁可遣養生安樂窩中  
香粉骷髏血皮袋步少促人見聞羅及至四大分難不過憑棺長號數聲而已明  
朝淚乾粉泥又抱琵琶過別舟矣

俗情濃醜處澹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  
斯為學問得力處

景物何常惟人所處取詩曰風雨如晦鷓鴣不凹原是極淒涼物事一經點破便作  
佳境彼鬱鬱罕愁出門有碑春即春花秋月未嘗一伸眉頭也

昨非庵日集 卷七 五

李巖老好勝眾人食飽下棋巖老執就枰問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  
未嘗不重裹也而有懼心則敗為之懷矣未嘗不列鼎也而有戒心則食不下咽矣  
未嘗不相稱也而有憂心則達旦不寐矣

人能從慈慈過後時作慈神自滄氣自平

邵康節吟曰年老逢春雨晴雨晴況復近清明天低宮殿初長日風暖林園未轉  
鶯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東君見賜何多也況復人聞久太平

鶯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東君見賜何多也況復人聞久太平

鹿養精適養氣鶴養神那箇先生傳授精為術氣為神為真由元始周流

范寔患目痛就張湛求方湛嘲曰古方宋陽里子得術以授魯東門伯東門伯以授  
左丘明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諸賢並有目疾得此古方用

省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度早眠六凡六物然以神火  
下以氣旋植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近能數其目睫遠見牆壁之外非但明  
目乃亦延年

昏之上何以曰人中若以為人身之中則當在膈腹間蓋自此而上目耳鼻皆雙竅  
自此而下口及二便皆單竅上三畫陰下三畫陽合成八卦也

四十從政五十懸車耳目未衰筋力尚健玩山水酣文酒以保天年足矣乃接榆已  
過宦術須深未嘗享一日之樂徒為僕妾園肥子孫作牛馬耳白樂天所謂官  
爵為他人者言也

社牧之詩把酒直須醉醉即逢花莫惜暫淹留假如三萬六千日半是悲涼半是愁  
祝石林曰生人道意髮短心長石火易除河清難俟如欲住世出處須是知機息機  
不與造化爭權造化權運之造化即與兒孫種種福兒孫福付之兒孫抽封物外之  
閒身養貓眼前之清事尋花問月兩兩三三澹若焚香魚魚惟惟會不必約禮不  
必知詩不必工奕不必勝凡事只求日減此心真與天遊不守庚申都忘甲子此  
亦塵世丹丘震旦淨土

康節詩云老年無體索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萬事去心閒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  
庭花欲感涼簾簾簾簾簾時軟布褥推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  
為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悅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張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盞空腹可虛穀氣便利所補不細又極柔腸與腸腑相得  
昨非庵日集 卷七 六

最為飲食之良又吳子野勸東坡食白粥云能推陳致新利腸養胃飯無令少於  
飽

洪州康使問馬祖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祖曰若喫是中丞福不喫是中丞福  
衛生歌云欲求長生先戒性火不出令神自定未若去火不成火人能戒性還延命  
于鄉有老人九十餘矣而嘆氣不減少年予問以服餌之法答曰喫食須細嚼細嚥  
以津液送之然後精味散於脾華色充肌粗快則祇為糟粕填塞腸胃耳

劉幾善養氣年七十餘精神不衰其術惟暖外腎其法以兩手掬而煖之默坐調息  
兩腎融液如泥滄入腰間其法至妙

眼觀心動耳聽神移口談氣動予自約日用有四句云善惡事都莫思量出入息渾  
無拘礙常常傾耳放空照照無塵仔細觀勤而行之不知老之將至

人若於日間閑言語者得一兩句閑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清事若渾身都在關場  
中如何得進

每月按坐睡海海水隨為消長亦如人身每一日一夜血氣一朝一關門過其朝時  
即默默靜坐凝定神思但聞血氣自踵至踵奔走湊理數數之聲如羣蟻相緣五



職六腑轉動聲響內外相見乎四體達於聽官久之又徐徐散去聞寂無聲此亦修行之大端也

康仲俊年八十六極康寧自言少時讀千字文有悟謂心動神寂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秋聲賦云奈何思其力之所不及愛其智之所不能宜其遽然而為朽木黔然黑者為星星此士大夫通患也予嘗有多思多憂之患方壯遠志方老遠志坐此故取心無機事素有好善飽食晏眠時清體健此是上界真人

思愛牽纏不自由利名繁雜時休放寬些子留餘福免致中年早白頭

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年力康強問卿攝生有道乎對曰無他臣但能隨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上以為名言

千金在索輕視浪費一擲而盡惜而節之則差矣彼而藏之則有餘人之精神光芒閃爍如鉛易流如火易焚播弄揚露必竭而後已埋光塞光沉然欲藏則神完而精固然收欲亦大難矣內魔為祟外境炫誘一事不簡則放俟一刻不照則沉昏

平居稍怡遇境輒速乍起乍伏漸耗漸減身其餘幾必如龍抱珠如鷄伏卵如須

非非庵日集 卷七

嬰兒入市一步一顧久之而熟返於自然渾成一片矣人生寄難流光駭疾念之

耳不聽則坎水內澄目不視則離火內熾口不言則兌金不鳴三者既附則真人游戲於其中

李歐苦病既瘳請瑒韓魏公曰子病中曾傳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真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久自愈郭伯康遇神人授一衛生之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那用其言康

強幾百歲

人生死自坎離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為心坎為精花者求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肝藏之坎之物也虎者銜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肺藏之離之物也不學道者龍常出於水龍飛而求輕虎常出於火虎走而銜枯故真人曰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

人能正坐瞑目調息以久則丹田濕而水上行蒼然如雲蒸於泥九火為水地熱必從之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求不乾旬日後腦滿而腰足

極常捲舌上抵懸痲久則乘下入口嚥送直至丹田久則化為龍所謂虎向水中

生也

太飽傷脾太飽傷氣養脾藉於穀則水穀莫過而脾虛氣轉於脾飽則脾以食充而氣塞故患道之士先饑而食所以給脾胃食不充脾胃所以養氣

養性之士唾不至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久處立不至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饑而食先渴而飲不欲甚饑不欲甚飲不欲多味生念不欲飲酒當

厭不欲數沐浴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極涼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不偏多酸多傷脾苦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脾此

五行生剋自然之理也

養和走取趁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遠使四時都似電爭教兩鬢不成霜紫銷枯去無非命壯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

思慮太過則神耗氣虛血散而鬢斑以子午二時握固端坐凝神絕念兩眼合光中黃內騎追攝二氣自尾間夾脊并上泥丸降下重樓返還元海想息少時自然神

形俱妙與道合真

天日自長吾日自短三萬六千朝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天年自多吾年自少百歲而

外吾不得而有也又況其所謂百者所謂三萬六千者人常不滿而其間風雨憂愁慶勞奔走之日常多良時嘉會風月美好胸懷寬暢舉酒謀養壽知能幾何日

月之行淡於彈丸富其較較而欲隨西風雖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挽之而乘雖有蘇張之口不能說之而乘雖有樽里墨嬰之怒不能偷取之而乘雖有觸虹陷

海之精誠不能感之而乘古今談此事者以為長恨

不與老為期因何兩鬢絲幾應免妖便已及衰羸昨夜夢何在明朝身不知百憂非我所三樂是我師閉目常聞坐低頭每靜思存神機慮少養氣語言遲行亦携

詩卷眼多枕酒危自愁無一事少有不當時

以養花之情自養則風情日開以調鶴之性自調則真性自美

萬壑疎風清兩耳聞世語急欲飲玉磬三聲九天涼月淨初心頃真體勝似撞金鐘

百下

讀書寶海閣上目之清享有六溪雲初起山雨欲來鶯影帶柳煙燈照岫江雁匹練村結千茅遠境不可來堪適意常如披霧

間可解不惜傾囊費子去赴之也何則信己之必死故也茫茫衆生誰不有死墮地之時死業已立趨名驚利唯日不足頭白面黃如處銅鐵之不堅信有死者當如是耶

人情處生厭必思逃於清虛久寂生處必眷念舊日榮艷何者了悟不徹心為物轉故也心苟能靜觸境俱空心苟不靜觸境俱礙遺榮雖作榮豈堪遇遠涼作遠涼想雖深山窮谷一草一木一塵一塵皆足以動其心也故余以為難境修行不如即境修行于清風曰靜處做好丘長春曰閑處做更好此之謂也

老去自覺萬緣都盡那管人是人非春來尚有一事關心只在花開花謝盈宇宙間物皆有妙趣一蛙鳴也一蛙跳以為鼓吹一鶯啼也一鶯啼以為鼓吹一蟋蟀也道貴以為籥管此物固不乏只要有三君之胸次耳

養氣者行欲徐而穩立欲定而恭坐欲端而和種種德為須端詳開泰當於動中習存應中習定使此身常在太和元氣中

收得放心戒得忿怒薄得世味遠得嗜慾這箇中間養了多少精神既不作偽亦不好事既不損人亦不利己這箇中間消了多少欠厄

仲長統曰王侯之宮美女兼千卿士之家侍妾數百置則醇酒淋漓其骨髓夜則房室輸其血氣耳聾目眩淫聲日樂邪色生淫不時字有太早或重穢而擅為或疾病而構精精氣薄惡血脈不充既出胞穢養復無法又蒸之以五味重重相生病病相孕固無良醫醫無審術會有一疾莫能自免當今少百歲之人者豈非所習不純正也

彭祖曰道不在煩惟能不思衣食不思聲色不思勝負不思曲直不思善惡不思榮辱心無煩形勿恤而兼之以導引行氣不已可得長年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除此三全是謂聖賢山林深遠固是佳境獨處則勢孤人稠則喧雜必在人野相近心遠地偏背山臨流氣候高爽得十欲平坦處便可構屋若有人加可二十欲更不得廣廈則替為關心或似產業尤以擾吾真也

家雖日漸貧猶未苦饑寒身雖日漸老幸無急病痲瘋全閑虛合心向閑時用既得安穩眠亦無補倒夢

舉目陰雲萬里晴明澤是雨樓身髮落一年風景總如秋

人惟知求清福而不知享清福故選勝怡神未必道遠明曠即屏塵絕俗亦是劫劫波池須知能享則眼前即為淨土不能享則世外亦是塵囂

眼者神之腑鼻者氣之戶尾閩者精之路人多視則神耗多思則氣虛多嗜則精竭務須閉目養神調息養氣緊閉下元養精精充則氣裕氣裕則神完是謂道三

今歲中秋初夜微陰不見月吾與周子集自山中還時暑猶未退相與散髮披衣坐溪上三更復雲始解月色正午漢面如鏡平月在波附不覺水流天真瀟然並溪居人樓閣相上下時聞飲酒歌吟以簫鼓計人人皆以極欲為樂然不遇有狂樂淫聲不失此時節耳安知吾二人真有此月乎詠李太白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之句况况與然

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曾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

蟻穴知雨鳥鳴知風燕避戊己鴉背大鰲魚聚北遊鐵浮南梅春知向日菊知墮露此物之靈也人有不節解飽不謹寒暑執謂人為萬物之靈因書為座右銘

蓬戶掩兮三徑荒苔苔滿分扉暮絕園種即平之小門哉先生之柳晚起急呼童子問山桃落乎平夜開未手抱雙履趨去蟲絲蛛網時不巾不應生北窗披涼風焚好香煮苦茗忽見五色鳥馬來鳴樹樹小港竹林藤枕一覺其睡蕭然無夢即夢亦不離竹坪花橋之旁醒而起徐步數十步則霞光零亂月在高梧喜來告詰朝厨中無米笑而答之明日之事有明日在且無負格桐月色也婦亦願順其

意相共怡然

瓦枕石榻得趣處下界有仙木食草衣隨緣時西方無佛

余嘗泊舟廣陵暮起靜坐東方未明人聲宛宛踉蹌奔逸至暮乃能明旦復然靜而聽之竟不知其所吐何語所忙何事日復日歲復歲一朝長寤為飛騰化為冷風豈惟厚恩即世所稱英雄豪傑亦未免推遷於其中蠅名蠅利所得幾何萬劫千生曾無解脫乘業力而遠流隨情識而轉化亦可哀矣上焉者悟無生之理涉不死之履永脫遠流直起三界乃若寒慈清心任真隨分道遠以娛生聽命以待盡則其次也舍此皆火宅矣

人平居眼中常存見青山白石丹竇紫煙亦能令胸懷瀟灑或時噴蹠起急眉攝心

大經少頃即平

水下火。名曰間隔。間隔則耗散而易。盡水升火降。名曰交媾。交媾則留戀而不離。如其間隔守以大忘。靜極而動。真氣自生。升降交媾。皆自然造化。

上士別床中。士異機。服藥百裏。不如獨臥。色使目昏。聲使耳聾。味使口爽。苟能節室。可以增壽。一日之息。暮無飽食。一月之息。暮無大醉。一歲之息。暮須速內。終身之息。暮常抱氣。

人性非合道者。馬無能。但須蓄數百卷書。易老莊等。閱來閱之。殊勝。開坐衣服。蟲蟻可禦。寒暑而巳。第一動。浣洗以香露之。身敷沐浴。務令潔淨。則神安。道勝。左右供使之人。得小心。謹謹者。自然事辦。無物相惱。令人氣和心平。

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自使極。極則氣動。極則氣得。清血脈。流通。疾則不生。流水不腐。戶樞不朽。赤松彭祖之為。導引。益取。此也。

鄒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不得。賜。理。倦。無。聊。遂。成。心。疾。聞。其。空。寺。有。老。僧。能。治。往。叩。之。老。僧。曰。相。公。昔。患。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華。辱。思。仇。悲。歡。離。合。及。種。種。間。情。此。是。去。過。妄。想。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乃。畏。昨。非。庵。日。集。卷。七。十一

首長居三番。四。陽。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三。者。妄。想。忽。生。忽。滅。禪。家。謂。之。幻。心。能。思。其。妄。而。新。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勸。子。元。絕。內。外。二。慾。道。事。理。二。障。則。水。升。火。降。病。自。去。體。子。元。如。其。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山谷老人謂寒山子詩為沃業火之具。東坡云。餌黃連。飲子多。多煩熱。二公言若此。以清涼煩熱。二種分別。生於微熱。尚清涼中。起念。是生煩熱。不若其識。想於兩忘。耳目。寬。則。天。地。窄。事。務。短。則。日。月。長。

當樂境而不能享。當苦境而不能覺。甘香。饒。是。真。修。之士。太。素。丹。書。經。曰。一。面。之。上。常。欲。得。兩。手。摩。之。使。熱。高。下。隨。形。皆。使。融。融。今。人。面。有。光。澤。雖。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先。當。摩。切。兩。掌。令。熱。後。以。拭。兩。目。又。順。手。摩。髮。如。梳。之。狀。兩。臂。亦。更。互。以。手。摩。之。使。髮。不。白。脈。不。流。人。之。氣。吹。之。則。涼。河。之。則。溫。溫。涼。變。於。吹。河。之。則。是。故。夏。可。使。冷。冬。可。使。熱。行。氣。者。

可以入瘧。瘧可以禁。蛇虎可以居水中。可以行水上。可以噴水。使之逆流千里。氣之變化無窮。

造物不新人。功名富貴。而獨新於高爵厚祿。班朝。廷。列。州。縣。不。知。其。幾。而。樂。恬。退。者。倒。指。不。一。二。日。竊。笑。於。仕。途。姑。托。親。戚。與。講。買。田。園。營。第。宅。不。復。一。見。而。身。亡。其。有。被。劫。之。餘。安。意。家。食。特。迫。於。勢。窮。力。屈。非。本。心。也。對。賓。客。方。有。樂。室。返。耕。高。潔。自。許。之。清。談。入。私。室。又。作。搖。尾。乞。憐。干。時。求。進。之。尺。牘。盡。鑽。鑽。鑽。於。手。收。支。簿。審。介。於。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而。好。山。好。水。風。清。月。明。何。嘗。識。此。意。味。勞。勞。攘。攘。死。而。後。已。執。若。安。分。清。閒。頭。游。天。真。之。野。望。哉。故。曰。身。閒。為。富。心。閒。為。貴。又。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

余每觀歌。舞。聲。色。覺。此。中。前。後。漸。異。初。時。過。輒。喜。過。輒。思。久。之。過。輒。喜。過。輒。不。思。又。久。之。過。亦。不。喜。亦。不。過。如。白。雲。丹。霞。然。來。因。欣。然。去。亦。何。戀。渴。京。閉。目。不。觀。只。為。此。中。打。疊。不。淨。故。云。聖。人。除。心。不。除。境。凡。人。除。境。不。除。心。

歐陽公論琴。絃。為。養。德。今。曉。得。琴。一。張。於。河。南。劉。此。養。常。琴。後。作。舍。人。又。得。一。琴。乃。張。琴。琴。也。後。作。學。士。又。得。一。琴。則。雷。琴。也。官。愈。尊。琴。愈。貴。而。意。愈。不。樂。在。夷。青。山。昨。非。庵。日。集。卷。七。十一

綠水日在目前。無復俗累。琴雖不佳。意則自釋。及作舍人學士。日奔走於塵土中。無復清思。琴雖佳。意則自難。通。知。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釋。無。絃。可。也。

田宅也。珍寶也。溫飽也。皆養生之具。而生資不賴。以養若。藉。以。養。何。人。死。而。數。者。不。能。看。毛。髮。之。力。也。乃。耗。精。損。氣。積。業。開。根。營。營。求。之。以。為。子。孫。子。孫。亦。一。時。偶。聚。而。況。此。其。穢。之。物。乎。

把自己光明。只可深藏。不顯。若於萬緣萬境。上。散。了。一。分。無。一。分。也。

寒猶可禦。而暑不可避。涼亭水榭。風車。草。枕。世。不。多。存。縱。有。之。過。流。金。燼。石。之。時。其。為。熱。自。若。也。食。冷。物。恐。生。病。食。熱。物。汗。流。如。雨。思。之。為。人。何。益。於。事。則。得。後。利。害。不。能。理。達。而。心。火。熾。熾。妻。妾。累。重。支。吾。不。暇。而。家。火。通。通。當。此。流。火。而。心。火。家。火。為。之。俱。焚。錢。湯。爐。火。一。時。積。現。一。年。復。一。年。髮。白。面。黃。債。入。死。途。不。自。知。也。觀。此。境。界。可。不。善。哉。所。生。

古人云。靜處做好。不如鬧處做。更。好。心。要。養。得。虛。靜。直。是。死。灰。任。他。翻。天。覆。地。打。動。不。在。塵。囂。喧。擾。事。物。忙。忙。中。尤。須。回。光。內。照。還。認。得。箇。真。我。莫。逐。了。這。事。物。去。事。物。衝。過。一。卷。則。心。地。平。穩。一。卷。一。夫。橫。過。便。分。出。是。非。生。出。煩。惱。假。令。萬。境。

紛沓橫街直撞如何試得過去試思楚漢劉曹不過一場閑氣此悠悠之徒有何大事而以區區動我心地怒之氣性勝之不武者甚緊要一過清涼矣

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非賤亦非貴朝登一命才小分易足心寬體長舒充腸皆美食茶膝即安居況此松齋下一琴數帙書不末甚解琴聊以自娛夜直入

吾門晚歸則吾廢形骸委順動方寸同空處持此將過日自然多安如昏昏夜默

默非智亦非愚

王龍園造食物必至精細食不盡一器包子不過一二枚年八旬願頰白膩如少年

每語人云食取補氣不饑即已飽坐乘疾疾用藥物消化尤傷和也蘇東坡亦嘗

言食少則臟氣流通而少疾故生平飲酒不服藥每對客未飽先捨匕筯

昨非庵日纂

卷七

十三

昨非庵日纂卷七終

昨非庵日纂卷之八

靜觀

明鄭瑄輯

金張謝而許文舉轉盼無不銷水雪衝雲而實田冷回頭皆倏換滄桑予齒奪角坐足殺翼吾子枉費機心此公只憑記性慕靜觀第八

魏微為僕射有二典事之微適驢二典窗下平章一曰我官由此翁一曰魏由天上微聞之作書達由此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入宮其人不知出門心痛轉付由

天上者送徑明日引誼由天上者得歸微問知故嘆曰由天信不誣也

崔杼弑君劫羣臣盟於郭外皆脫劍入晏子曰可以回求福乎直刃推之由兵鈞之

嬰不羊矣杼將殺之或勸免趙出僕夫將斃嬰換其手曰徐之疾不必徐徐不必死虎生於山命懸於劍吾命有所制矣

登高山下觀城市如蟻垤不知幾許人往來奔走如蜂蟻窠如蠅爭血從高望之真可一笑山高於城市幾何已自如此真仙在太虛下視塵土又何翅蟻垤乎

楊國忠為相公卿皆頤指氣使或勸張彥往謁彥曰人倚泰山吾謂冰山耳日出失

所持也又曰此曹皆向火乞炮火盡裂膚漢中矣

武后欲圖革命御史傅遊藝揣知之帥百姓請改國號為周立武氏七廟遊藝期年而累遷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恰一週有告其謀反者下獄自殺冷

眼觀之四時殆誡語也

劉伯錡所居巷有蟹餅者過戶必問蟹餅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過戶不問蟹餅何故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

人生舉眼動步無非愛著一宿在外已念其家一僕未歸已憂其夫種種無不掛懷大限到來即有大大未了之舉只得拋去雖此身亦棄物也靜言思之恍如一夢

實似道廢棄年及似道有罪而業季召用相過於道季贈詩曰君來踏我歸路天埋

章章胡不悟雷司戶屋司戶客中邈近欠羔羊聊贈一篇長短也

有盜三人發古塚獲金二人謀計令一人買飯俟其至推於崖下一人置毒飯中謀死二人而享其贖飯至一人墮崖二人中嘉俱死吁仗均分之皆得享富險賊互圖並致凶死世臨此豈少哉

梅梅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苦多採蘇循堵而行忽見一老卒卧日中欠伸甚適梅

昨非庵日纂

卷八

一

嘆曰暢哉徐問曰汝識字乎曰不識梅曰火快活也  
魏官者符承祖用事親姻事附以求利從母楊氏獨當謂祖之母曰姊享一時之  
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以衣服不受曰貧人美衣服反招禍與以婢則曰家無  
食不能餬也符氏內外疏為癡媿及祖賤有司執二媿至殿庭其一媿伏法魏王  
聞癡媿符特赦之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曰大雀不得何也羅雀者曰大雀善驚黃口貪食  
黃口從大雀則不傷大雀從黃口亦不得子願弟子曰善驚遠害利貪忘憂自其  
心矣而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所從  
夏殿杯底弓蛇雙眉且展得失夢中蕉鹿兩脚空忙  
仕途難辦常思林下的風味則權勢之念自輕世途艱難常思泉下的光景則利欲  
之心自淡

始皇并六國東游會稽波江謂子孫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窺其案劉季起嗚然之  
嘆於咸陽會曹操定海內日夜伺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  
東昏侯廢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漢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登極而武后已生  
昨非庵日集 卷八 二

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既衰瀋鎮順命而朱溫生矣冷念靜觀智  
謀其得與乎  
休怨我不如人不如我者高舉休誇我能勝人勝如我者更多  
謝永祐游京師見勢利短快不快歸過寶雲山中見野鳥飲啄沙岸悠然自得  
語人曰人生如輕塵依弱草乃以儒冠拘繫良可恥也

宋太祖受周禪朝班已定未有禪誥學士陶穀出袖中遂用之然心薄其為人終身  
不遺官一子登第帝曰開我不善訓子何能登第今覆試之遂旨而適取漢陳  
平所謂除禍也薛文清云天下事巧拙相半未許有智力者半此  
權在手時弄風雨推山巖自謂誰何豈知炭愈熾易易滅鏡君願指呼喝盡是天地  
間輪流物事待來使用大限到時依然復身向時性為故增來業耳故曰得意淡  
時正好休

李斯臨刑顧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遂免其可得乎  
小兒餘願云願明月長圓如畫余曰使人終無息期矣待不云乎白曰若不落紅塵  
應更深

福忙今日轉盼已是明辨一到今轉昨日已成陳迹算問浮之壽誰發百年生喜劇  
之中勿營千歲

物莫大天地日月而子美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事莫大構選征諫而康節云  
唐虞揖讓三杯湯湯武征誅一局棋人能以此眼界吞吐六合事來酒生大海事  
去影滅長空自萬變不動一塵矣  
有村人乘舟採薪忽有數錢流下垂至山半樹邊有大甕錢滿其中而甕少飲流  
出於是推正以石堵之先取五百以歸後車人再任竟忘故處夜夢人曰錢有玉  
拒可妄取向甕以五百俵爾正之耳

唐嗣聖中禁屠殺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杜肅懷一飯上告明日太后謂德  
曰卿生男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舉朝  
欲唾其面  
白居易卜居詩云美嫌地窄林亭小美厭家貧活計微大有高門空鎖宅主人到老  
不曾歸

有書生寓居鄰官庫因穴入而取錢有金甲神叱曰汝要錢可取尉進恭帖來書生  
訪至鐵冶所有尉進恭帖首而燬書生之錢五百貴公怒曰安得錢俸我耳生  
曰第賜一帖公笑而浪書與之生持至庫中神覽曰是也繫梁上命如數取錢後  
放德立殊功歸要物賜錢一庫聞簿缺五百貴將罪王若忽於梁上得帖視之乃  
打鐵時書也阿堵有分限若此

郭璞自為卦知其山終當脫一絲布袍與一少年後遣王敦之難乃此人行刑當入  
刑欲作法禳禍為人見而破壞數不可逃如此  
美味八珍一飽外無如馬美錦千疋六尺軀不能勝也廣履萬間容膝外皆空室也  
秦越越姪列屋分房終歲不能過且病瘥死矣田連阡陌而埋骨一血金珠玳  
瑁不盡可為舍也吾嘗飲濁酒三杯飯一盂菜一簞飽暖而地從貴介食鮮轉若  
錄則腹膨脹終夜不寧夫有金沽酒召客夜燃蘭膏數白苧此豪奢之極也客退  
而焚香讀書語燕窺人流螢度席此清貴之至也彼阿堵網具竟何為哉嘗見將  
相大臣家累萬而惜一錢經營以遺子孫令子孫不檢不再傳而湯沃雲矣如世  
世賢而師吾儉十傳孫孫傳曾此田廬金帛將竟屬誰氏哉

昔與高僧登城望一大窳數曰可惜蒲團上數十年坐來底如此斷喪盡了

昔與高僧登城望一大窳數曰可惜蒲團上數十年坐來底如此斷喪盡了

郭汾陽謂工人曰行善積德勿令不實者得錢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連官糧皆  
是其所發今某死其某收其錢人自此換國無恙公聞而惕然動心即日請  
老僕實我工人之言遂說令公之見也

精巧愈甚則人眼之也愈急是遠其眼也價值愈高則人市之也愈難是益其累也  
况致意多不以遠速自是常理冷眼旁觀可為嘆息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否極泰來福過災生此八字閱歷一生  
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遠志請治園第為遠老地公曰年踰六十來日無幾  
乃謀第園顧何時而居乎吾患位高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西都士大夫園林相  
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得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為樂耶

王旦從東封回過陝魏野寄詩云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  
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且袖此詩求退冠準自承與被召野亦以詩送云好去上  
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冠得詩不愧後一年改通州每題前詩於窗朝夕吟  
客有稱富貴家者答曰富貴如何便稱家也富貴如以我為家不應走向他家富  
貴有時走向他家是以我為逆旅耳我亦逆旅一客也不如暫借一宿經宿分手

非非庵日集 卷八

空此旅舍還主人  
司空表聖預為憐故人來者引置內對酌人或難之表聖曰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  
廣耶

大輪如山大航如雲乘長風而江行安坐無事千里一身至快也俄馬風雲四合雷  
雷怒布舟師無人色相與顛頭號呼以祈免於蛟龍之吻回顧岸旁漁艇方且依  
倒葦柳之間濁酒自發醉臥船底看婦結網稚子吹短笛亦自適也世途何莫不  
然可以一悟

東坡謫昌化軍郊行過雨借農家笠戴之看庭歸婦人小兒相隨而笑色片摩吶  
又嘗負歌歌野間有老婦謂曰內翰昔當童今如一場春夢里人呼老婦為春夢  
婆

沈謝世味渾如酒續尋酸苦戀火燒一似煙飛赴鐵網臭底一副皮袋說復說美名  
為真真鑽香好險的兩字功名就富就貴真是刀頭銘案

王果謫雅州刺史泊船巖下仰視有一椽臨空半山乃綠崖觀之得銘云欲墮不墮  
遂王果五百年後重收我果嘆曰吾謫雅州固命也遂收室而去

天雨透夫見飯車自於高蹠者指謂徒曰是車不久覆矣行數步聞譟聲顧其車已  
覆徒曰何以知之透夫曰以人事知之夫天雨道濕而蹠者不濡又狹而高是眾  
人所履也而車不量加高狹狹高久留不去以妨眾故能無覆乎噫禍固有鉅於  
此

屠趙喙為入蕃則既行謂二張曰前幾里合有渾河過水下合有一官有勝可  
而果然二張問何以知之趙曰某年三十已夢此行亦不當恐時相也

非笑橫視世人常嘆無因分付安知皇天必有說  
蘇軾相持充犬共聽冷觀來令人猛氣全消鷓鴣共浴鹿豕同眠問觀去使我機心  
預息

瀛水有二馬一類鱗色蒼喙長終日凝立水際不動聽魚過取之名曰信天翁一類  
鰲不問水腐泥沙必奔走盡索無一息休名曰撲盡信天緣若無鰲者乃與鰲  
均度一旦視撲盡加壯吁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宋郭道遠氣落成日列諸匠坐於子弟右或謂不可公指匠曰此這屋香指子弟曰  
此實屋香何得越屋職者謂名言

非非庵日集 卷八

王侯將相甲第如雲早且開門賓客擁入日度張宴粉黛成行道人過之呵聲雷鳴  
不敢仰聽後數十年又過之則草草瓦礫日冷風凜故牛牧之場皆唱昔歌舞  
地也方其盛時罕知今日出郭登丘階巖鬱鬱王侯廟養邪英雄駭于邪  
是為可辨吾想生時爭名射利孰不規其所難圖而微其所無一朝夕寢萬慮  
俱備余嘗宿官舍送往迎來不知更幾主也余嘗聞朝簪去故登新不知更幾名  
如水陸華陳始亦甚甘及膨脹滿溢不如青蔬白飯珠有餘味妖姬樂極好盡  
態始亦甚樂及與盡生悲不如焚香靜壽久而益遠

鳴鶴可聽歌兒兒兒僂僂於場中揭地撒天童子弄形影於燈下  
解智年十六被解迎宴中嘆羨如堵智馬上占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  
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善相驚

富貴天不吝惜惟清福新為難得之夫終身福澤肥羊美鹿所厭飯體質日腴唐  
詩曰近清虛好修香時加推祝名高則物賤道精則真誠惡與福會善與禍期平  
之福盡道致況滄海寧終爾超越是造物機權也

劉生居衡嶽間之而從人丐錢則市鹽酪歸則更出富人偽貼一楮剝受而去趨

數日故禍如初問之云吾幾為子所累吾嘗日出登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自得抱後不衣而出則繫念因而縊之或夜出則穿窗數日營營不自覺因悟以一袍使方寸如此脫以與人此心坦然如吾幾為子累矣  
文帝嘗歿其有黃頭郎推之乃得弄復見鄧通夢中所見遂幸之或相通應誠死帝曰能富通者我也於是許通自鑄錢至帝時被收年餓死或相周亞夫餓死後下獄憤惋不食而卒通以天子富之亞夫身為大將而皆不免餓命其可述哉

張延賓即度西川章車以門婿被逐後延賓乞休而章車代其官轉徙曹治第一貴戚方為木工為之作室後僦曹籍汲而木工居其第  
為卑官則恨不享大位及高位而顛覆傾危回想卑官而受清寧之福天上矣布衣糲食妻子相保則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骨肉離散回想布衣糲食妻子相保時天上矣人聰明強健則恨欲不稱心一朝疾病海綿呻吟痛苦回想聰明強健天上矣古人云上方不足下方有餘是自在法門也

王章為諸生病甚無柰卧牛衣中向妻垂涕妻呵曰朝廷貴人誰踰仲卿春今疾病非非日集 卷八 六  
困陋不自勵而深何鄙也後章至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不聽書上而下廷尉妻子皆收章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日獄上呼曰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若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枯善惡休憐開先謝委此理人知少萬事算來由命聽自然真個好榮枯得失天已安排畢何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秦朱否極機巧何為萬事付之一笑前程事暗如漆

林守終身必不損吾命所有地營構遂豈能增吾命所無  
思我為仇仇我為對損益之故孰知其門嚴霜露草木怒生人自不助歸德春明中峰老衲咏雪云冰雲四合雪漫漫誰解當機作水看只為眼中花未替啟窗猶看玉琅玕

漢張允家富而吝不娶妻子自擊鼓鑼聲如環珮郭厥入京師允匿佛殿梁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卒  
秦二世之幸

秦二世之幸

乘作威恣如大人裝鬼臉以駭小兒背地則收下因事矯虐恣如妓女富是不肯舉家回家則亂也  
越尚書家與常省元園相近有計謀之常立契作詩於後曰乾坤到處是吾家機械從來未必真履兩朝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契事今非晉枕洞神仙也  
笑秦園是主人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  
女色多瞞人人意總不見龍騰暗著衣脂粉且塗面人呼為牡丹佛說是花箭射人入骨髓死而不知怨

有將孝廉屢試不第遂致龍斷之徒執善數編算入骨髓雖至親不拔一毛不數年稱高資矣錢神作祟盜劫之申八寅出盤卷一空蓋其機術精壯載酒賽願於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數十里惟荒祠一區產盜泊其下悉登祭為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通兵莫能蹤跡也不虞舟師截纜以去揚帆長往盜醒覓舟不見時值嚴冬凍竟無一存者夫將之財為盜極盜之禍以析來舟人僅有之亦不知所終如燈捕蠅雀併吸之雀未下咽而彈射及矣明眼一觀毛髮為豎  
得歲丹延歲丹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天何必愁腸千萬結金谷繁華眼裏非非日集 卷八 七

塵陰毒業鋒頭血陶潛避世菊花黃范蠡湖邊蘆花白時來頑鐵有光輝運去良金無艷色履不淡飯足家常養得一生一世拙  
稱持春諱征戍羈掖則佳諱王侯卿相則俗繪畫春寫柴門野店則清駕丹楹紺殿則穢人去其清且佳春求其俗且穢者則物蓋之也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遊者人因黑而漁之噫烏鑰固盜賊喜用明者斂善敵者死

地下無衣食之身而臨絕者猶勸鴉林下無冠裳之用而既休者尚事誇張  
漢老人富而壽惡衣蔬食即起成敗皆無厭而不肯輕用有向之乞春不得已入內殿錢十自堂而出隨步飄飄至外境餘年毒復囑云傾囊贖君慎勿他訖相致而求復老人竟餓死

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釣餌即人世機院切須猛省  
楚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是聽師試洲者問所向皆如意遂謂盡操舟之術遂謝師植鼓犯大險乃四顧騰墜墜樂夫榜召今日之危春豈非前日之伴乎





而之文選出誤謂相君知厚也論格轉郡邦一日張忽記憶召文選問而去之其人已抵任三年矣高相署餘部大比羣吏有典史為高相故舊高與諸長吏對簿見其注老病曰甚媿呼典史上典史喜而疾趨夫足什地諸長吏聞聲曰即此見是老病高相語遂去典史

漢恩平侯許伯入第蓋寬饒質之酒酣仰屋嘆曰富貴無常忽則易人如此傳舍所聞多矣

嚴分宜誕異宜春令劉巨塘住甌有僕嚴字春來問謂劉曰他日望臺下妻目劉曰汝主正隆赫我何能為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無忘今日之語不數年嚴相賂劉守袁州辛方以賊滯獄劉公憶昔語為減其贓始得成嚴氏父子智不如僕滿朝縉紳智皆不如此僕也

紀訓存賞云正德三年吾鄉旱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檢州官概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田禾涸盡各村頗高又獨給租又得免且得買各鄉所蓄產及器皿償廉利三倍於是諸家無日不戲劇宴飲揚揚然樂也余謂家人曰吾村當有奇禍問何也余曰無福消災耳家人不謂然未幾村大疫男婦死無遺意余言豈非非處日集

無稽哉大凡越利鬼神所忌而禍福倚伏亦乘除之數况又暴殄天物邪家人問曰然則大富貴家獨永安樂何歟余曰渠根深福厚耳雖然亦須善加培植地可不然自擬其規將漸銷鑠百年後能保常如今日哉

貧富無定勢田產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實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抑實產之人詩曰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瑞安高世則墓有碑一通吳中太湖石也宣德間永嘉黃少保准真父銘其半為神道碑銘且盡高有翁孫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銘耳黃默然松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而碑贊亦取給焉一日有老備後至錢責其僕對曰某擔自黃瀟墮遠故連耳錢益怒老備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耳碑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夫方其富貴也塚人之碑以為碑毀人之墓以為宅既其衰也轉而投之人豈直二氏為然哉戲鑿不遠試靜而思之

天機至巧值你如何算計那算計處恰爾曲拔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矣值你如何猜謎那猜謎處已早落其眼哄騙他不得

景帝時選錯諸侯之罪選削其支疏錯父聞之從頰川來謂錯曰上初即命子為政用事使削諸侯疏人骨肉何為也錯曰不知此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竟氏危吾子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連身

李師為漢中太守吏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節連使曰實將軍椒房之親身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府勿與交通太守固違之師不能止請求自行遂所在留逸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果就國自殺凡交通憲者皆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與

富人羅冲者問嚴君平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強冲為具車馬衣糧君平曰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儲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後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息今吾以下為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亦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君平因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

玄石園有牛繼馬後之識故司馬彪深忌牛氏為二極其一以貯海鮫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

宋太祖欲察產情向背頗為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萬一有不廉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

翟莊少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弋或問漁獵同是害生而止去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殫盡故先而甚者且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

張翥為京察察師道甚專一日呼諸生曰汝曹學走乎諸生曰先生教但踐行未聞學走也翥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旦夕賊發火起先到汝家若學得走可以逃死

馬以山為卑而增築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責戚領宅宅而制為今名欲門堅而造作鐵板卒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當苦業財貨而行驕惰耳

諸葛亮以張裔為參軍裔嘗北詣亮送者數百車亮遂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遠晝夜接屬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李林甫有堂如偃月欲排大臣即居之子岫嘗從遊後園見筆重卷跪而涕曰大人

居位久積棘滿前一旦禍到欲比若人得乎

塞上翁家有走馬突入胡地鄰人歎其失馬翁曰安知非福居數日其馬多引胡虜  
敵馬歸鄰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既得馬其子墮馬折臂鄰人又來拊慰翁曰  
安知非福居一年虜燬丁壯皆控弦死戰翁子以臂折得免

唐張宣赴調夜夢一女子來謁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今特迎謁宣問姓名不對  
去宣與所親言誌之及補湖州安吉縣宣以不便告退親曰前夕夢一女子非安  
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陰陽已定亦何益宣從之及秩滿又將進又夢前女子  
曰明府又當娶妾之邑也宣曰今從彼來豈再住乎女子曰妾已遷居任有家屬  
則喪略盡今止三口為累耳明府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接續及唱官乃得杭  
州臨安縣宣數日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載果平吁數不可移  
如此

曹景宗既謂人曰我昔居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強作臂硬聲逐  
擊射之飲其血食其肉甜如甘露覺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今作  
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樓小人輒言不可閉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抱愧使  
昨非今日集

卷八

人氣盡

伶玄其樊通德有才色頗能言趙飛燕姊弟去曰彼俱反滅矣當時精力奮著  
怒慕感之至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頗視燭影以手掩鼻悽然泣下

楊國忠擅權有婦人叫聞見曰公何味否泰之運位極人臣不能效前朝杜房蹤跡  
乃納賄奢侯以恩付兵權以愛使民教欲社稷安而家族保其可得乎國忠怒曰  
造次犯宰相不覆死邪婦人曰公不知死邪我以我為死我來白公胡多事也我今  
却逃胡有公也公胡死也民胡笑也言訖不見復祿山變起方悟胡字焉

貧賤不如富貴抑富貴不如貧賤也人莫急溫飽華飾美矣然補破運寒溫則一  
也或饑寒矣然糲食充饑飽則一也委積愈厚費其愈切積費愈巨計慮愈深第  
宅田園為子計又為孫謀飲膳失期夜分莫憂貧賤者無是勞苦也肥甘乃致疾  
之媒粉黛乃喪身之具動由順境少推極或飲氣而亡素處泰養見風飄航沉疴  
莫起貧賤者無是脆弱也損人致富君恩實多官爵雖高冰山更險貧賤者無是  
驚危也孰謂貧賤不如富貴然則富貴做富賤也貧賤做富貴之甚也

呂夷簡揮掃悉取賤質時親友無敢送者徐晦謂從布衣時受掃如禁不忍生掃獨

至藍田與別數日夷簡奏為御史晦謝曰向未望顏色何敢叨為夷簡曰君不負  
楊臨機肯負國乎

陳述為大將軍極喜見愛童及亡郭璞哭甚為乃呼曰胡祖馬知非福俄而大將軍  
作如其所言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縱使能用能有幾多時圓覺徑云請告所困貪欲為本  
蓋貪欲二字壞盡世間人得便宜處再得便宜事再得便宜時今日道  
得一明日又求進一步恐是顛倒之兆堆金積玉來處要明越分過求餘殃在  
後明珠一百斛更添百斛也只心不足俟印十九枚更添一倍也只眉不開孔丘  
盜跖俱塵埃少陵老子今亦安在哉

中官金英奉使南京公卿俱餞江上獨薛文清不往英至京言於景曰南京好官惟  
薛文清

杜牧之阿房宮賦今古絕唱當時場中不取以名人先容覆閣才置上第若而文也  
猶爾僅處况其下乎唐制科以詩而李白杜甫皆不及格若而詩也猶然黜落况  
其下乎陸宣公王試以不遺恕不戴過策七韓愈卷無不取次年復出是趣愈書  
昨非今日集

卷八

范文正守節有書生上謁言生平未嘗飽天下寒餓無如我春時感稱歐陽率吏為  
福守碑公具紙墨為打十和使售京師一夕雷擊碑其碑轉魏公客郭注者才而  
美然求室則病五十未娶魏公百為求婚將遂其人輒死公賜以侍兒未及門注  
死意釋范功名富貴如泰山不能庇此兩客邪

齊景公登牛山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也晏子曰使賢者不死則太公桓  
公常守之矣勇者不死則莊公常守之矣吾君安得此位乎

明僧智曉博洽有戒行嘗指官人語客曰此等秀才足討債的客問故曰國初秀才  
做官與查字受查查字為一朝廷出入到頭善終者才十有二三這便是還債  
的近來馬寬網游秀才做官與馬寬網游字如債日受用然為朝廷幹得幾件  
事到頭來全無一些罪過這便是討債的天運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語餘然

後進賢者為碑論嘆吾懼相循環而未而已也  
王叔文東權時御史曹魯諷之曰軍國有不可知者叔文問故魯曰去歲李實情

思林龍氣一轉公當此時遠避路傍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  
路傍無如公者乎

梁祖思求直言之士一日忽出想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猶視  
賓客久之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祖又曰大可作車頭末坐數人起對好作車  
頭祖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秦時指鹿為馬有甚難事志操敢言作車頭者呼  
佞以殺身遠避何益

洞賓隨雲房同遊一肆雲房起執杖洞賓忽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歷官清  
受兩縣貴家如醫勞滿門幾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薰灼忽被重罪籍沒家  
資分散妻流宿和路值風雲僕馬俱病恍然夢覺雲房炊尚未熟笑曰貴家猶  
未熟一夢到華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邪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  
端五十年一頃耳傳不足喜衰不足憂有大覺而後知此世皆大夢也洞賓感悔  
遂拜雲房求度

張江陵喪父巡撫喪服任自途中號哭抵夜次曰死了老太師何不死了某涕淚  
沾衣履分呈富國附者認為乾兒喜日令其內子往服氏助祭至被世蕃拊肩呼  
非非日集 卷八 十四

換亦不為羞嗚呼此皆宿名之士即無攀附亦能自致通顯乃得失為患甘心無恥  
卒之服敗亦賤張氏亦幾位與名而俱失也悲夫

阮居士外凡王晏貴顯居士度其必至顛覆王茹管造門居士穿鞋逃匿不與相見  
曾食醬菜問知是王家所得使吐餐覆醬

甘肅書賈王瑞舉家無少長皆死初瑞在浙西歸城後役人掘得方石上有十二字  
云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即休瑞視莫知其旨京口老人講之曰此石非尚書  
之吉徵也尚書祖名崧崧生瑞是山有石也瑞生尚書是石有玉也尚書之子名  
瑕休休也庸作吉徵果亦瑞

桓温以雄武專朝觀非臨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温窺之尼保  
身先以刀自破腕次斷兩足浴竟出温問吉山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  
世如朝官如露古人所甚誇者揚州吾壯而遊遊而述樓雷塘之賦已襟屢於墟血  
今人所就者長安吾老而盤桓而山水風月之樂不足以敵南之一端然後知  
盛衰之相倚而清俗之不能以相兼

宋曹琦侍郎妻屬碩人始嫁曹秀不與夫反目而歸乃通誦不數年誦以奉會之姻

需讓推顯官元夕張地曹秀才携家來魏見碩人服用精麗供侍甚殷數謂其母  
曰渠合在此中居耳吾家豈能留後會之強強取新州而亡碩人領二子歸與二  
子不勝家室至不能給朝膳就居親舊逼故夫曹秀才家門庭蓬蒿花竹皆荒  
老婢曰我當時能安此豈有今日因泣數行下二十年時夫妻更相悔美世態不  
可料若此方諫感感感承融碩人之兄厲德斯不然球百鍊身冷竟不廢及  
會之強強介致書於諫敢封乃樹倒猢猻散敢一篇消詠取新州又以詩贈行云  
斷尾雄雞不畏雞憑依擬福復何疑八千里路新州瘴瘴骨中原有幾時莫謂風  
塵中無曠職也

晉王衍口不言錢強名阿堵俗言冗底德貧之謂也古語云少則樂無則憂多則  
又曰牢收長物金三品密寫虛名墨一行又曰須知世上金銀窮借汝閒看六十  
年又曰鏡若直德埋藏却然有人曾作主來由此而糊積而能飽君子趨之為富  
不仁古人深戒

韓侂胄携家宴西湖席間有獻索錦傀儡為土偶負小兒者名為迎春韓領一棒子  
曰汝能持可持此即承命一飽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驚斷  
非非日集 卷八 十五

兒童子骨肉都為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享而歸未幾禍作  
有士人貧甚夜則焚香祈天益久不燃一夕聞空中語曰帝憫汝誠問汝何所欲士  
答曰某非敢通靈但願衣食粗足迨還山湖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  
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從若只當貴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金錄而終不能遂  
志者比比皆是始知天之所靳固在彼不在此

薛逢晚年危於宦途常策策赴朝值新進士餞行而出見逢斥令回避逢遣一介曰  
相道莫乙相阿婆三五年少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王橋少嘗向木欄院僧借飯僧厭之橋至已飯矣題字而逸後來鎮是邦向題字  
已碧紗幕其上橋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欄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行處  
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歸漸愧開餐飯後錄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  
得碧紗幕

唐宗餽丹砂以求長年反以煩渴損壽高駢廷方士以祈仙進乃以妖妄促齡生其  
可法廷乎單約尊養養生而命盡於俄虎伊璠屢脫賦錄而卒成於猛獸死其可  
仇免乎書尤神毒絕力而竟藏於軒轅項羽舉鼎拔山而終隕於漢槓利其可力

得碧紗幕

得碧紗幕

得碧紗幕

得碧紗幕

得碧紗幕

得碧紗幕

得碧紗幕

得碧紗幕

半平始皇長城防胡而祚盡於二世世宗慈剪所忌而漏網於蓋世其可知也  
乎世人不知命故勞心焦思慾火煎熱命盡須臾而心營千機伏首賤而慮周  
八慮欲多取而厚祿則漁獵生人版膏血而不顧斷一也營窟穴以自封將危  
人而安已則所忌者悉藏九族盡於刀斧狝徒者並絕子孫安於泰山積萬世之  
業結厚劫之究乃或顯取於外而時消於內智防於此而禍發於彼造物之巧往  
往出於吾計算之外天命豈可以不知哉

有人談美婦人如西施王嫱句贊其眉目口輔以及腰肢弓彎無一不好春余曰只  
一事不好死後與城南乞兒同臭穢

韓佐曾作南園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佐曾遊而喜曰摸得絕似但  
少犬吠鷄鳴耳既出莊遊他所忽聞莊中鷄犬聲令人視之則府尹趙師學也佐  
曾大笑雖愛其媚已而心實鄙其為人靜言思之所謂村莊小人者非耶

宋孟景末年忽命收官質庫家大署庫前云奉勅限一月召主收贖未幾王師西  
征蜀平召者趙也贖者蜀也時人始悟召主收贖之義景固有先識者

宋學漸為狀元趙諒第一初唱第都人急於傳報以蠟刻印漸字點水不著墨者  
昨非庵日暮 卷八 十六

呼云狀元學新第一人趙諒識者皆云不祥而後諒以謀逆被誅則是學新趙諒  
也

張易之造一堂甚麗紅粉泥壁文相帖極琉璃沉香為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  
時削去復書前後凡六七易乃題其下曰一月即忘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  
籍沒入官

王晞若辭侍中或勸勿自謙晞曰我聞要人多矣充拙少時鮮不顧履且性實疏緩  
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被得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灼  
耳

郭弘霸為御史時魏元忠病瘵屬省候病獨後入憂形於色請復使滬即染指實之  
因質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即愈也元忠惡其婚暴語於朝

廣桑子舟行抵射陽湖登陸而嘆左右問曰何嘆也廣桑子曰是湖之今日也波恬  
如鏡促平如掌紅蕖青菱葦葦而澄鮮鷓鴣鷗上下而飛鳴士女滿灘鼓棹  
遊歌唱一何麗也昨日黑雲風帆橫濤濤蛟龍搜肉鬼伯呼人宋生傷楚楚之  
大麓玉抱空侯之恨詎不痛哉此一湖也當其悲來不悟其儘富其儘來不悟其

悲今昨之隔如隔一世矣豈維是哉漢帝龍興於秦地宋祖虎踞於梁都桓溫張  
譙於李魏之殿擒虎置酒於叔寶之宮代興代亡人歌人哭胡其變遷倏忽也乃  
今皆飛煙冷風矣是余之所以歎也

田邊野卉葦蒿偏自幽香襲袂若在名園中著意種種恐未必如是鮮艷而倚雲和  
露真時也命也地也

周道行為武安節度婦人所著襪皆不縫謂之散幅襪或曰裙圍匝於身今乃散開  
是不周也不周不縫是姓與名俱去矣且幅者福也福破散其能久乎未幾行逢  
卒

唐實申宰相參之孫子參特愛申每議除按多請於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母所至  
人謂之喜鵲參敗申擬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謂之喜鵲今為鳩鳥可乎  
遂賜死

武廟時胡世寧孫燧王守仁同舉於鄉夜聞空中有神語曰三人好為之辰濠之變  
胡公發其奸孫公死其賊王公平其難三人並好為之大數已定神人預告之矣  
趙清精英魏為國手 慈廟初有二善業者充供奉 上命二人與清英以金合貯

賞勝春消連勝叩首領勝兩人夜叩清曰吾兩人無他長徒以英事上公公連勝  
吾兩人名成矣脫再屈我於公名不加增而置吾兩人何處今願以白金一笏為  
公壽明日對伴北一局小假吾兩人顏色感公長若消許諒明日果伴北一局兩  
人叩首拜開金合則中貯錦衣百戶空名御札及一牙牌也 帝意本官消清竟  
不得 帝歎曰孰謂天子能造命哉

同店父子兄弟賢否相半若頑狼刻薄不惜家業之人先死則其家興盛未易量也  
若慈善長厚勤謹之人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莫言家未成家成了未成莫  
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亦此意也

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人不知也鄙者之極必生奢易濟窮之一  
毛不撥供浪耗一擲千金唯儉以視窮澤以及眾方為達觀之趣

陶谷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其不祥婦曰夫子能薄  
而官大是謂譽言無功而家富是謂積弊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欲澤  
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大燕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殞死今夫子不修德  
而家益厚敗亡之徵見矣期年而谷子果以道諫

昨非庵日暮 卷八 十七

王構字元壽，子也。於宅構起，屢事極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大原宅構住為本郡世皆呼為王太原。未幾爾朱榮居洛陽，之宅榮封太原王。楊史自道州遷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曰：吾備外一逐吏，超登上云。此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及再貽果遂所願。

王涯舒元與高相時，差有從弟汝老而貧，踰垣依涯。因嬰奴以逃，涯許以微官。日造門俟命，及涯被收，沐浴在氣，與涯俱。腰斬元與族子守謙，屬而斃。元與携以從，十一年，一旦因僕語以非罪誅而逐之。夕至昭應，聞元與收挾守謙得免，夫沐之得通幸矣。而反以亡軀守謙之被誅不幸矣。而因以免禍，禍福之局大率如此。人慎無以得失為欣戚也。

洛陽振德坊貧民倒享糟糠之薄質，知章目為糠市。光武皇后弟郭况家，工治之，聲不絕人。謂郭氏不雨而雷，東京號為金穴。嗟夫，眾人以糠為市，彼獨以金為穴。造物何不齊如是。雖然糠市可常，而金穴未聞百世守也。

西湖傍近編竹箔，可專焚炭之利，而惟有勢力者可得之。故杭人謠云：十里湖光十里箔，箔箔都是富家兒。待他十載功名盡，只見湖光不見箔。

蘇林笑他日冷笑之具，熙熙攘攘昔時痛哭之窟。

卷八

十八

雷宣微有疾，因讀史殿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橫戈開邊仗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其死也。一棺載身萬事都已悲夫。

宋人有累世行德家，無故黑牛生白犢。孔子曰：吉祥也。以為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子又復生犢，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復楚攻宋，圍其城。丁壯者皆棄城戰死，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俱復明。禍福之轉而相生若此。

醒迷入甘淡，薄茅屋布衣，心自足。布衣不破，勝羅衣。茅屋不漏，如華屋也。若癡也。若朴。一生正直無私，終朝睡到日三竿。起來幾碗香齋粥，或彈絲或品竹，常笑他人。徒碌碌南北奔馳，為利名為誰苦。為誰苦。夫妻團兒女，雨裏鮮花風裏燭。多少烏頭送白頭，多少老人為少哭。滿堂金滿堂玉，何能得免無常促。臨危漸覺一場空，只有孤身伴。伴嘆秦公笑金谷古今興廢如棋局，我今打破醒迷關。迷者欲醒須常讀。

李德裕南行召一僧問休咎，僧曰：當選相公平生富貴，壽今幾九十六百矣。精旬。

日據武軍節度使饋羊四百，公大驚。召僧言其事，僧曰：萬羊將滿，公不還乎。公曰：吾不食可免否。曰：羊至此已為相公所有，後連敗崖州，竟沒不還。

鄭注鎮鳳翔，請章濤為副使。濤曰：拒必為惡。濤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既從之有不測之禍矣。

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帝疑是汝，今果不壞。士及叩頭謝罪，曰：魏。

唐明皇教舞象，天寶之亂，祿山大宴胡，齋出象給之。曰：此自南海弄至，以吾有天命。雖具類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怒目不肯拜。祿山怒，盡殺之。明皇又教舞馬四百，蹄分為左右，部皆衣以錦繡，絡以金鐙。每樂作，奮首鼓尾，縱橫應節。祿山取數十匹，蹄范陽，後為田承嗣所得。不知其伎也。一日大饗，樂作，馬聞樂而舞，觀人以為妖擊之，而驚噫，象以不舞而死，馬以自舞而亦死。等死，壽端人殉節，其異肯人之死利乎。

郭霸嘗來臣，其機後臣都之。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易之輕之。問朝隱為武后構。

卷八

十九

疾以身代，後張元一畫代，樣圖以進。后大笑，鄙其為人。趙履溫察衫為安樂公主，背挽犢車，後遭傷人，割一囊骨肉，俱盡成。故奇者姚崇，疾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面崇故而祝之。願令公速愈，崇患其婦曰：此雀何自而來，遂不復接。崇實摸負，福事中英，每見士人無難，誤謂中官必曲加承，捷卒不免收。既玄宗時，投水而死。噫，彼輩謂詔任可悅人耳，乃輕則取，重則喪身，冷眼觀來，可不枉了做小人。

長安富民羅會，以割鼻自繁里中，謂之鷄。言若鷄之，因割鼻而有所得也。會世刻其家，家財巨萬，有士人陸景，啣會過所，止館舍，甚為供具。極暑，問曰：如此快活，何為不罷。羅會曰：吾中閒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馬散失，復業已來，家園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

中宗為天后所廢於房陵，仰天而嘆，心祝之。因拋一石於空中，曰：我復帝，此石不落。其石遂為樹枝，勾掛至今尚存。

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為，為宣檢遺錄地衣一片，檜命鋪上，廣表合一。默然不樂，以為探我陰事，鄭遂得罪。

漢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怒曰君何不遠取武庫梁呂僧珍世居廣陽宅前有督郵廳或勸其徙以益宅蚡怒曰豈可徙官舍拓私室余見今時士夫往往請官地及寺院以為私宅不再傳而屬他人矣噫慶源堂今作別人家請地者竟何益哉

董卓擅權築塢於郿積穀三十年云事不成守此塢足以舉老豈知一敗掃地塢其為汝守耶曹爽為司馬懿所奏桓範勸使舉兵爽不從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珠滅在即富翁可復得耶噫二奸之癡甚矣欲守此塢不如勿築築塢即不能守塢之萌也欲作富家翁不如勿積積富即不得富家翁之胎也

錢學士海營策役頗里旅旅有惰者錢譴之對以病問何病對曰任時黃提刑督募老夫從役傷瘠黃第今收壞頗坦矣老夫猶疾痛不即死茲役之不力何敢辭罪錢謝遣之

崔曙作明堂大珠詩有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當時以為警詞及來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識也

太監李廣以左道招賄建瓚亭於萬歲山既成而小公主患瘡廣飲以符水遂瘳非非庵日集

未幾清軍宮又災太后謂其犯煞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與工動土致此災禍廣懼飲鴆死上猶意其有秘書遂搜只得一納賄簿中載某送黃米幾百某送白米幾千上詢左右曰廣食幾何受許多對曰黃米乃金白米乃銀始悟廣濫賄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懼甚星夜赴咸曉奏寬侯處求赦月下輪影重重不期而會者十有二人事雖得隱而納賄姓名一一傳布中外矣

蔡京貶長流珠復蓋說有門人呂辨春獨送至貶所來問問蔡云公高明遠識洞鑿古今知國家事必至斯乎答曰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

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獨鬼奴用謂人曰未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果然死燭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然

所附而俱盡奸臣盜國破而家亦破白蟻打盜人人死而燕將安守凡物有所盡者必與所盡而俱盡

盧慎死而復生言冥司有三十爐為說錢橫財我無一馬杜邱公一後萬錢有客見人牧羊山棚凡幾萬口云供相公食者指顧間人牛鳥由此觀之貪得者亦天所檢定者實命使然妄觀何為雖然感表循理彼張氏之爐杜氏之牛子孫能世守否也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勸以巨觥攸不勝苦辭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由此觀之徽宗之薄攸至矣秦檜死高宗謂侍臣曰朕今日始得免於獲膝秦檜失刀耳由此觀之高宗之畏檜至矣小人即秦復恩福人主是非之明其能掩乎

高駢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窗繡戶殆非人主每旦焚名香列異麗以祈王母之降及華師鋒亂人有登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一闈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詩謠也

處離落之下布衣豆腐夫婦相保作此寂寂無奈窮愁何而恒思一旦富貴伸其眉頭及時運偶來富貴入手錦衣玉食曲房華堂聲及滿前賓客頭指快心暢意不復憶窮愁為何物轉盼呼吸之間遺家觸觸主怒輕則投荒竄逃八口淒涼重則伏鎖涸鼎九族並坐回想離落之下布衣豆腐夫婦相保豈不是天際真人哉

偽周用王敬夫蔡秀文葉德新三人謀國事而抵於亡丁未春於南京伏誅風乾蔡葉之尸於羊頭一月先是民謠云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朝西風來乾爛後竟驗焉

語有之再聞殺却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閻人無賴者枉戮若不原本宿生則枉蓋無故明明上帝豈應憐然若斯就今生而觀則似枉濫而不辜究宿業而言則有因由而非枉凡情測測達者知之也

有富翁積金鉅萬愛惜秋毫病革命取巨錠金手摸法穗太息曰美哉阿堵奈何棄此而去乎余聞而笑曰胡不令與白骨同葬

每聞想古之人無一在春何念不死

夫人遺病而始知強之為賢也遇亂而始知平之為福也世有樂敬林類則先知之

矣夫人遇禍而始知福之為因也遇死而始知生之為果也世有老聃莊周則先知之矣

種特師周文時怒著一白布帽左右驚問之種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曰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復又著白帽左右又問曰汝亦著王亦著也尋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定如此人算節天算一統狀狀通夕夢皇上窮天絕地紀何智不厨何計不到比其清且跬步有礙依然故吾意念所須不增毫末彼方營營汲汲而司命且從旁笑之矣

李綱極善作事苦不得君王安石極為得君不善作事孔明忠而食死人恨其天祐淵老而失節人恨其壽是以謂之缺陷

自古好清者多濁報好靜者多勞擾報好潔者多污穢報好富貴者多貧賤報好名譽者多播毀報此何以故從來清福洪福皆由於前世前緣而一不出於自然似與造物者爭衡終為天地所忌所以反是

友入與余登覽官城望海及人曰噫嘻是浩浩莽莽者當何窮際余曰安知千萬年

昨非庵日集 卷八 王二

前其上無九衢三市朱門大第玉階金階王孫公子遊女俠客車輪馬蹄連聲

范雲為梁武帝廣宮帝九錫之命且下雲恩感感恐莫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其即愈文伯曰即愈甚易恐二年後不起耳雲曰數月猶可何況二年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挑葦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裏以溫松翌日而瘳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身既死矣安用藥之若雲者可謂大迷不悟者也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也願得公為墓誌庶傳不朽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及王雲死有學正張安國被髮哭極節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那君姓張安國願死托生為公嗣京師為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又安石嘗生朝光祿卿單申以大龍貯在諸宮泥擔笏開龍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違棄之主妻病而虞侯割股以獻時人又為語曰虞侯為縣君割股太師與丞相放生噫噫物議可畏

如此彼說者所謂枉做小人非耶

有人於此斷頭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咸知是何也冠所以飾頭衣所以飾身令

殺所飾而重所以飾則不知所以為矣世之趨利似此

王旦與內臣周懷政公事偕行或來問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於堂皇白事而退懷政以事欺方知且慮遠

問人情何似曰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問世事何似曰馬上懸金帶刀頭分頗肉廣積聚為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斤斧務名者害其身多財者禍其後善惡報報者非天網疎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

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暉好策舉驢出都門買酒一壺藉草而坐釀醉而歸久之既覺有老父坐其旁因揖曰以餘杯飲老父地謝曰即君要知前事郭苗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存事但更附苗曰某因於窮變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為怪誣揮之而去後果為將相及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出處固據定哉

太子中含榮餘慶說其從叔內殿承制居蔡州日掠房總五千其憂愁焦煎之變常如負人百千萬債者常在病幾絕纔開問其子曰今日費錢錢嚙彼所謂天刑

昨非庵日集 卷八 王二

者非邪 唐王獻作昭君怨詩甚怨宮人醜畫身莫嫌明主遠和親當時若不嫁胡虜祇是宮中一舞人會此可以為窮矣凡人遭困窮富反顧回思使自擺脫滿漢詩云冬去冰自泮春來草自生詩云譬如農夫是樞是家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又云富貴如將人力和孔孟年少合封侯世人不解肯天意空使身心半夜愁處窮者玩此語可舒鬱憤

王琚為中書侍郎母來京師謀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爾無攻城野戰勝以論任取容海內切齒吾恐爾家墳墓無人後掃除也琚卒不克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為三軍推戴時太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設齋有司來搜捕王僧今登閣而固其局鑰做大搜索僧始云皆走散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蛛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去有嘖太祖已踐祚矣

趙東山委整有詩名里有二執及其一投荒過家其一磨勘需調皆柘柘來榆猶

應臨一曰同訪東山見庭下解和因以命題東山口占絕句曰一條東路兩人

忙傍晚相看鬢有霜你去我來何日了。虧他扯拽過時光二執友知諷已相與感嘆而去

昨非庵日纂

卷八

十五

昨非庵日纂卷八終

昨非庵日纂卷之九



明 鄭瑄輯

惜福

殿上刻耕夫一著半餐念夏畦幾番揮汗屏中繪織女寸絲尺帛思家窗無數點  
梅昔人示儉有筆戒侈有銘無非為此身留餘地勿謂不被皆非也某惜福第九  
宋仁宗嘗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饑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索取曰恐遂為例單思  
一夕之饑不可啟無窮之禍或獻蛤蚧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筋費二十八千  
吾不堪也遂不受

元世祖每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地青草一株置大內丹墀前謂之示儉草蓋  
欲使子孫知勤儉之節也

宋康慶為散騎常侍明帝起相宮寺費極侈又起莊嚴刹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刹各  
五層帝曰卿至相宮寺和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應曰陛下起此寺皆百姓賣兒鬻  
婦之資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屠何有功德

王旦晚年官尊母家人賀壽立止之因語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嘗每賜祿見  
家人置於庭暝目嘆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每見家人服飾即暝目曰吾門素風  
一至如此故家人有一衣稍華必就厚易之不敢令公見

非崖為令嘗坐城門外見有負菜歸者問安得此曰買之而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  
種而食何情邪答而違之

家生無聊不念食力擔夫紅塵赤印汝官不遠尚有高才秀士白首青襟  
齊康玩之為少府躡屐造屨高帝取履視斷處以芒接之玩之曰初釋褐時買此已  
三十年矣帝賜新履不受曰遺簪散席不忍棄也

宋廢帝賜沈慶之几杖給三望車慶之每朝駕乘積鼻無憶車履行田園無人從行  
遇者不知為三公嘗曰我每行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時與馬成二乘此車  
安之乎并所賜几杖固讓不受

孝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誦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用不盡  
者以竹筒貯待客嘗云口腹之欲何窮每加節儉亦惜福延壽之道

石崇儉擬王者居膳窮水陸後房百數皆絢綉金翠而絲竹盡一世之運竟以據寶取  
禍及見收謂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早知財能取禍何不散之崇無以對斬於市

昨非庵日纂

卷九



郵亭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香皆約一二錢曰吾平生貧為晚年登第稍覺  
快意便成奇禍今學故子韶法要見舊時養蠶風味甚長久也

李德裕每一杯約費錢三萬集珠玉寶貝雜黃銀破前汁過三沸即棄其滓修休  
如此崖州之行豈可專咎牛奇書來

漢明帝馬后既正位愈自謙常衣練裙不加繡望諸姬謁望見以為綺縠就視  
乃笑后曰此繡特宜漆色故用之耳

口腹何常之有石虎食蒸餅必以乾棗胡桃獻為心使折裂方食及為冉閔所篡幽  
廢思不裂者而無從致之唐貴家子炊食必用煉炭不爾便嫌烟氣及亂離市脫  
東飯之不啻八珍豈口腹前貴而後賤哉彼揀擇精好皆驗奢使然非天生而然  
也吾見南方膏粱子弟必擇甘香溫柔調以酥酪恐傷其胃而疾病正自不少北  
方嬰兒卧土炕數麥飯十餘歲不知酒肉而體壯自如若乞丐之子生即受凍忍  
餓日一文錢便果其腹人生何常幸處富貴餘時時思及凍餓無令過分物無  
精粗隨遇而安此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

巴東僧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滿其中置少米經宿米亦滿錢及銀  
昨非庵日集 卷九 二

皆然自是院中富饒院主年老一日取碗擲於江弟子驚愕師曰吾死汝輩寧能  
謹飭乎棄之不便汝增罪也

東坡硯銘或謂居士吾往端溪可為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  
何以多為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

荆南孫儒之齋米斗四十千持金寶換身錢得一撮謂之通腸和言饑人忌他食惟  
煎米飲之可稍通腸胃

宋王允良旦履春與燈治事飲食宴樂達旦始罷人以為疾余以為此驕病非疾  
如每見紙袴子弟常有日午始興鴨鴨始履春然貧賤之家無之也賢子弟無之  
也勤以治生者無之也崎嶇滌洗反天地之性不祥莫大焉

溟洋子居鄉見朽腹終日者皇皇求一飽而不得也冬月單衣敗而不蔽體也夏天  
終歲力田莫給租稅富商大賈解衣怒馬回連阡陌備保豚豚作日僅錫銀官  
人生堂堂事敲打而費鉅萬貧民日磨糠糲糠子厥常味而廣求珍羞以競豪  
奢賤婦則布不及貴家姬和常服而盛購新奇以誇美麗廣履細靴侍者不稱若  
而坐者稱苦安車遠道貧者不言勞而乘者言勞極重義坐煖室猶然畏寒而山

中之樞手足散於冰雪揮羽扇臨水高猶然性暴而適上之流汗決於背肩嗟  
嗟孰非屬毛離裏者乃苦樂實壤若此也溟洋子惘然欲請於帝而均之夫均之  
上帝之力能矣能而不均必有說乎然溟洋子不忍見也

呂蒙正為相有士藏古鏡能照二百里欲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  
二百里聞者笑服以為賢於李衡公

東坡云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解酒種菜煮  
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乃更貪邪乃作詩秋來  
霜露滿東園蘆葦生兒芥有猶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余題其廬曰  
安蔬

陶侃為荊州刺史見人持一把未熟棊侃問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怒曰  
汝既不力田復戲賊人棊執而鞭之

唐乾符初有豪士錦衣玉食嘗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令燒熟謂之煉炭不  
然猶有煙氣難養及被寇劫財產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寓欲伏山草中賊退買  
脫粟飯以土杯同食美於梁肉僧笑曰此非煉炭所劫豪士漸無以對

宋張九齡初年貧寒衣食不備有送蓑衣者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服  
若不痛自砥礪則貪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在

雲峰巖頭欽山至吳山下濯足澗側見菜葉而長指謂二人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  
流尋之雲峰志曰汝智眼太濶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為哉入山  
果無名樹

東坡投荒時答程大侔云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大  
率皆無耳余擁山居公所無者盡有之不省何德享此惟日拈瓣香向古佛懺罪  
耳

溟洋子布衣時無負郭田一畝僦屋而居今猶故也一日謂婦曰某官如此若輩  
應餓死矣婦笑曰君為布衣不餓死今有俸安得餓或得數金置春衫買葡萄酒進  
大夫人揚揚稱富則又笑謂婦曰子無輕視數金吾昔以救授自給即數金坐冷  
裋終歲今揚揚坐公府而旦暮得之於某足矣

永寧公主嘗衣錦褙衣主謂曰自今勿為此飾公主笑曰所者幾何宋王曰不然  
主家服此宮闈感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遂利傷生深慮貴汝之由汝生

長富貴富金惜福豈可道此為業之端

趙孝以父田木將軍任為取每告歸常白衣步履當從長安遠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灑掃待之孝既到不白名長不肯納因問曰田木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甘棧梅先生通五經從學甚眾有其徒御史謁先生於家留之饑唯煮湯麥飯而已因口界一詩云慈湯麥飯丹田燠麥飯慈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意深矣

儉與慳原是二種漢文帝不曳地露臺借百金之產至百姓租稅動輒免此真儉也若夫急於聚斂廣田宅遺下孫至應酬父際草蕘酸當此直貧而鄙耳夫儉不奪人以奪為儉得乎

王且居家有貨玉帶者弟謂佳甚呈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視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

宋王沂公嘗與孫冲同榜冲子京往謁沂公留云與飯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客安排饅頭饅頭時為盛饌也食後盒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隨後截紙

非非庵日纂

卷九

四

宋太祖見蜀王孟昶寶裝酌器即碎之曰汝以寶飾此當以何物貯食所為如此不六何待

唐肅宗為太子嘗侍膳有羊膾膾上顯太子使割肅宗既割餘汚漫以餅潔之上熱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嚼之上大悅曰福當如是惜

范文正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養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逝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為

盧懷慎儉約嘗留客謝內人曰爛蒸去毛勿折項客疑是鷄鴨少頃出粟米飯蒸鈔而已

盧遜父德性儉素苦老歸洛棋酒自放及多遜參大政服玩漸侈德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

前筆話曰忽聞貧者乞聲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會灌未許暫停杯此聞巧作也嗚呼富人一盤足供貧人七日飽者有矣一宴足供窮人兩歲食者有矣同託生為人何忍擁肥自憐半錢不子乎冠來公好聲譽以絀常賞極有詩

云一曲笙歌一束縷美人猶自意嫌慳不知織女機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又云風動衣單半塵呼幽窗札札度寒梅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狀姬一曲歌字字懽切引而伸之凡可約己施節當無不至矣

石介為舉子時詣易南都王濟聞其窮因餽客授以盤餐不覺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

虞氏起高樓臨大道日夕宴博於上博勝掩口而笑適三客過樓下飛萬脚腐鼠墜中客舉面值其笑二客志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犯何為奪我乃聚眾滅其家荆川公少時即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和報不出門衣亦粗汚後雖貴未嘗製一紵衣也居家推着一青布直裰中履十餘年往來鄉郭乘小舟盤膝以坐見者不知為公往往凌侮家中臥處一板門冬則置草為溫有懷翁見之淚下買一牀與之

公始睡牀仍無厚褥嘗病屬借軟褥於親識愈即還之

飲食於人日月長精粗隨分塞饑腸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

王璉為寧波守自奉儉約嘗見魚肉兼饌撤而瘞之世號理實太守

范仲宣公將娶婦或傳婦以羅為帷幔公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安

非非庵日纂

卷九

五

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於庭

元英宗嘗御大安殿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練木棉為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如此朕敢頃刻忘之

寇準為樞密學士賜帛甚多公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求一練作衾縫不可得豈知有今日哉公聞慟哭盡散金帛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媿疑處止一青障二十餘年有破壞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答曰彼詐我誠難辨何傷斬者愧焉

杜衍食惟一麪或言太儉公曰行本措大名位福祿皆國家所存一旦去身復為措大何以自奉

衛公岳如虜隲僚友諸榻善會飽在席者金綺爛然公內子荆布而已既罷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座公曰既坐首座又安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至今人為美談

富者田連阡陌金滿箱囊飲甘饜濃踏繡鋪錦狼藉之餘猶足啜僕僕而飽狗彘乃耕天織婦早作夜勤朽腹撥兒戲女幣終歲如馬牛而衣食如乞丐又替目殘肢鴉衣菜色為道邊蓬者在在有之彼驕奢安逸之性豈與我殊哉財止此數富

貴既於我獨偏貧憂自於彼獨去我既不樂施以益彼不足又不能崇儉以惜已  
有餘天何親何私爾何功何德而今久享此乎

范忠宣公純仁平生自奉養無重肉每退食自公易衣短褐自少至老自小官至大  
官如一親族子弟有請教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人家這座大大者必凶昔智襄子為美室士出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厥  
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富貴於人造物所靳人至晚景得富貴者未免置第宅售妓女以償平生所不足者  
如白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未曾歸司空曠詩云黃金用盡教  
幾留與他人樂少年積此二語使人悚然

楊東山守吳其母羅太夫人嘗於園種芋躬躬績以為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  
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  
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鈿衣止於布緞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  
哺吾子是誠何心哉

嘗聞尚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綠拜襪  
昨非庵日集 卷九 六

立脚處乃紅紵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挑達子弟乃有以紵線綴為履者其  
暴殄過分亦已甚矣

王起敬歷省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為僕妾所吞老年寒餓至與伶人分  
月俸以自給識者曰律仕之不能博節稍豐則飲及狗彘及歎則因彼妻妾晚即  
苟得重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不可不思儉以足用乎

顏氏家訓曰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菓之畜園場之所產雞豚之畜  
時園之所生是以棟宇器械蘇脂蠟莫非種植之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為  
生之具已足但家無鹽井耳

張子韶手執一扇道數夏破即補之一皮履汗弊則裂亦不易頭上烏巾以疏布為  
之漬以墨汁夏間汗出或致墨汁流面亦不閉筆用充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  
食皆不揀擇或問子韶此其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  
日在甚處若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許多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  
他世人往往以我為鄙吝以我為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為此身所擾自早至晚  
應付他不得持可發矣

白圭治生樂觀時變人素我取人取我與年以致富貴其好學不應辟命素取人所  
收收人所棄年以成德越屠骨卿而食魚鹽妻子相齊一休養三十年趙淳令  
東海雙枯魚數之二年不盡人衣食每如是軍至有饑寒之患貧賤之恥乎

李師古政唐憚杜黃裳未敢失禮有一幹吏穿鞋數千緡并靴車一乘直千緡使者  
於宅門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與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纏繞使者聞知是相公  
夫人還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終身不敢改節

隋煬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威陳百戲胡客每進酒食店悉令邀延醉  
飽不取其直始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人皆驚其異者見以繒帛纏樹  
曰中國亦有貧無衣者不以與之纏樹為何市人不能答

唐莊宗使人問郭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  
今居深宮陰廣慶反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  
重艱難逸豫為慮不同願陛下無忘創業之艱常如河上則可使煩暑坐覺清涼  
矣

李沈性直諫嘗言笑時以為無口飽其自奉其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  
昨非庵日集 卷九 七

或言其大隆沈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廟事誠臨為大祝慶事已寬矣  
齊明帝志恭節儉大官嘗進燕燕明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元晚飽又嘗用  
兒笑以餘漆授左右曰此可更用

黃庭堅集云余謫宜州宿於城南所就舍雖上兩旁屬市聲喧聒人不堪其憂家  
本展為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履舍如是可無虞耶夫方貴而逆思將祿之去時既  
貴而追思天農春之往時雖欲不儉不可得也

人生天地間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衣不可穿盡飯不可喫盡福不  
可享盡留此不盡者以貽子孫蓋留餘於後人使有不足於今日善乎楊襄毅  
公父瞻之言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憚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  
培又曰現在之福如點熾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裕非是父不  
生是子矣

高宗紹興十三年行郊禮進呈宿衛望祭青城幕上曰止是一宿不必枉費人加所  
有宿衛望祭祇只隨宜飯餼用蘆席青布之類不得侈大有司簡舊典合用珠  
子坐褥上曰不事此也為主若事樂惡非事天之意

唐初公主封止三百戶。太平公主至五千戶。率以七丁為限。開元以來。皇妹千戶。皇女半之。以三丁為限。或言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吾所有。戰士出力。賞不過東。况女子何功。而享多戶。且欲使知儉嗇耶。

寇萊公少富貴。喜劇飲。每宴客。多闔扉脫膝。在鄧州。不點油燈。雖寢室亦燃燭。達旦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澗間。燭淚成堆。杜行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炬。焚然欲滅。對客清談而已。二人皆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行壽考終吉。準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恐亦愛侈之報也。

呂公著嘗言。文靖公東政時。自書舖中。投應舉家狀。散衣囊。謀退如寒素。見者不知也。既去。問書舖家。知是呂延平。乃共驚嘆。

馬亮與金陵於才。成良。擢地。承數百斤。鬻之以備供帳。其地乃偽國。德昌宮道。此鈔華之灰積也。李氏區區。據江表。而淫色奢縱如此。欲國祚永長。其可得耶。

高力士於太宗陵。裝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嘆曰。先帝建義旗。十餘載。方致此耳。隨身服用。若此。將欲傳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上至寢宮。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何以踰此。即命史書於冊。

韋慶至延州。見弟李寬。寬以所乘馬與之。寬恚其華飾。笑謂弟曰。昔人不棄遺棄。履者。惡與同出。不與同歸。也。卒乘舊馬而歸。

宗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餽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曩昔。食不兼。和衣散。不見常。曰。君父方卧薪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

儉可養廉。凡士大夫。居官居鄉。一味貪求者。只緣不儉。官室欲美。妻妾欲奉。僕隸欲多。交遊欲廣。不貪何從給之。噫。與其寡廉。孰若寡欲。數椽以蔽風雨。五尺以應門戶。一裘一葛。以禦寒暑。蔬食菜羹。以供親朋。道頭垢面。以操井臼。俾天下稱為清白士也。不亦可哉。

王廣津作相。日庭穿一井。將天下寶玉珍珠。投置其中。汲水供飲。李昌巽在荊州。打獵。其妻獨孤氏。亦出紅妝錦勒女隊三十人。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段文昌富貴。儂打金蓮花盆。盆水灌足。謂酬生平所不足。元載罷。極極薛瑒。莫勿。啗香肌肉。皆香處。以金線。却塵。祿。李德裕好飲。思山泉。自京至常州。置水。過虞。李仁伐。遠以駝駝。負。盛。加。養。魚。自。給。羊。桂。舒。冬。臘。令人抱。須臾。復。使。使。酒。速。成。味。美。符。朗。使。小。兒。跪。而。張。口。承。唾。于。朝。為。冀。州。日。

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倫。有紗帳。茵褥。供香。靈。實。請。誤。入。其。內。劉。瑛。侍。妻。數。千。悉。教。誦。尊。靈。光。殿。賦。畫。陟。差。備。珍。奇。厨。中。所。養。猶。值。萬。錢。宴。公。侯。和。難。極。水。陸。不。下。著。噫。天地。生。財。只。有。此。數。彼。嗟。半。故。而。不。飽。獨。非。吾。屬。毛。雞。裏。而。來。者。乎。侈。汰。自。取。究。皆。禍。不。旋。踵。豈。特。天。道。之。惡。蓋。抑。亦。人。事。之。必。至。

胡玄。曰。物。力。已。殫。俗。性。日。奢。延。賓。一。席。動。至。數。十。品。昔。人。云。高。堂。一。席。海。貧。寒。一。飯。糧。又。曰。珍。羞。百。味。無。過。一。飽。若。何。以。有。限。之。財。作。無。用。之。費。

江。湛。無。兼。衣。餘。食。嘗。為。上。所。召。值。漸。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餼。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飯。

鄭穆公。令。食。危。鴈。者。必。以。枳。毋。得。以。粟。倉。耗。盡。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只。得。一。石。枳。史。請。以。粟。食。之。公。曰。非。爾。所。知。也。夫。百。姓。與。牛。而。耕。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奈。何。以。其。食。為。也。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粟。移。於。民。猶。吾。粟。耳。但。今。鳥。食。鄒。之。不。害。鄒。之。乘。吾。心。已。他。若。粟。之。在。倉。與。在。民。吾。何。擇。焉。

范。太。史。作。司。馬。溫。公。銘。曰。黎。藿。之。飽。綿。布。之。濕。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利。欲。之。煩。苦。難。斯。得。禱。祈。漸。錄。取。易。捨。難。去。

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終。

段。文。昌。精。饌。聖。厄。所。榜。曰。鍊。珍。堂。在。途。號。行。珍。館。有。老。僕。掌。其。法。指。授。女。僕。四。十。年。凡。閱。百。牌。獨。九。牌。可。嗣。法。文。昌。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那。平。公。食。憲。章。吁。一。飽。外。更。復。何。得。乃。營。營。若。此。彼。突。無。烟。者。何。以。處。之。

唐。李。義。琰。宅。無。正。寢。弟。義。建。為。市。堂。林。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其。後。木。腐。棄。之。

宋。王。輔。宅。與。一。寺。為。鄰。有。一。僧。每。日。於。輔。宅。溝。中。流。出。雲。色。飯。糲。瀉。取。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困。靖。康。城。破。輔。宅。絕。食。此。僧。所。困。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輔。宅。無。幾。嗟。嗟。方。纔。權。勢。重。灼。豈。虞。有。絕。粒。之。時。乃。賴。溝。中。顛。以。為。命。暴。殄。者。思。之。

唐。鄭。滄。尹。河。南。召。甥。姪。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後。食。滄。大。怒。謂。曰。皮。之。與。中。何。以。具。也。僕。嘗。病。洗。俗。驕。自。奉。奈。何。洋。薑。甚。於。五。侯。鮑。綺。乳。臭。也。因。手。取。所。奉。者。盡。食。之。

是。儀。家。權。曰。是。子。羽。儉。必。非。也。令人。親。至。果。是。鄰。舍。

是。儀。字。子。羽。為。人。不。治。產。業。這。產。舍。纔。容。足。鄰。家。起。大。宅。孫。權。出。望。見。起。處。左。右。曰。

唐太宗威節宮大燃燈燭與蕭后同觀之因問朕施德與隋主蕭后曰彼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侈自是不同帝問隋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盞沉水香檠每一山焚沉香數車以甲煎糝之燭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甲煎二百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內所蒸是膏油但覺烟氣薰人夏復置淫節儉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常隔簾奏樂時呼康為夏侯妓衣

余妻嘗與親族婦女燕會親族富家多盛飾余妻獨舊衣舊首無釵簪或謂余曰子中賢科為京朝官夫人何至若爾余曰猶勝呂巖之妻天寒坐木桶中王涯居相位有女適富氏欲求錢十萬市一玉釵涯曰於女何惜此物也必與禍相隨後數年女自婚會歸告王曰前時玉釵在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為郎克妻之首飾有十七萬錢其可久乎武帝嘗降王武子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綴羅袴襪以手攀食燕狔肥美異常帝性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狔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

唐太宗幸洛陽宮官吏以缺儲被譴帝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飽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可猶嫌不足乎轉况性節儉堂先無接無弟酒增補之况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故不請梁魚私語人云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廢盡大丈夫生也如白駒過隙富貴在何時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富貴遂噫安得此亡國之言

張文節公為相自奉如河陽堂書記時或以布被規之公數曰今日之儀雖錄衣玉何患不能顧常情由儉入奢由奢入儉難律宜能常有身身能常存一旦稍異家人久奢不能頓儉必至失所宜若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含有三十六戶每室別有一婦人手各執鏡才下一闕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闕諸門皆啟婦人各出戶前後周王罷鎮江東嘗有使使至為設食使去薄餅罷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溘春露連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幾命左右撤之使者大慙

唐明皇為親國夫人創合歡堂費萬金堂城工人徵價外更選當投以絳羅五千段工人啖而不顧曰平生能殫於此矣苟不知信願將蟻蟻蜉蝣之類數其目而投於堂中使有間隙得亡一物即不取工直也後曾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略無所傷既撤瓦觀之皆乘以木瓦其製作精緻皆此類噫鵲鼓來而堂為離黍知容膝外皆餘地淫送將以何為首賢有云瓊窗秘閣先埋地獄之根曲沼方池自沸苦海之浪誦此悚然

裴公美志操堅正童亂時兄弟同學於濟源別墅公美經年不出野門晝講經夜課詩賦虞人有以鹿為贖者兄弟之召公美共食公美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豈日何繼無宜改餼獨不肯食有人問某公何故富貴漢津子曰是五皇上帝償他宿通底然不宜索子母息都盡宋有士人於京師買一妾自云是蔡太師府中子厨中一日今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對曰妾乃包子厨中婢意釋者也噫修辭如此不傾何休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題詩其上曰富家一盞燈大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掘却心頭肉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憶笙歌無妙曲

范文正公種書南都學舍煮粟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畫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養數十莖啖之留守有子居學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置之既而志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遠以食物而不下竊得非以相况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啖此粥也

蒙川蘇氏山林多植賓客滿座悉饜飲一網數千百咄嗟可見或戲之曰此君家肉寄生也屠未割則為京師富人京師奪逐以觀壯丹為勝實則連客實信乃繁水牛數百頭曰此劉氏黑牡丹也噫以鳩為寄生不仁甚矣以水牛為牡丹將無有力本之恩乎汪信民嘗和入常嘆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齊東野語製四種冠五彩袍一月中二十餘出晨出三更歸夜出清晨晨出梁府東門焚膏淫服六十二種於御街後人號其所曰焚衣街國朝尚書劉南垣公請老家屋有直指使者以飲食奇求屬吏郡縣惡之公曰此吾門生當謝之俟其未啟之曰老夫故設席恐妨公務特留此一飯但老妻他往無人治其家常飯能對食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自朝過午飯尚未出直指饒甚

比食至惟脫粟飯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覺過飽少頃佳餚美醞羅列盈前不能下羞公強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饑時易為飽飽時難為味時使然耳直指諭其訓後不敢以盤殮責人

熙寧間故大師拱宸在洛營築其像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若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壞室二公各登處其中郭堯夫見富鄭公公問洛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菓居一穴處為富為發

裝坦子娶楊收女裝資豐厚坦聞之不樂一日與夫人至新婦院臺上視果碟過臥魚席邊拂袖出曰破我家也令撤回

人生衣食財帛皆是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若侈過求受盡則終譬人有錢千文日用百則可旬日日用五十可二旬日恣縱貪侈立見敗亡則一千一日用盡矣或謂人有廉儉而從貪侈而長春何也曰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愈促矣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今謂人能甘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昨非庵日纂 卷九 十一

司馬溫公曰吾代本清白性不善浮靡自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靡之服輒羞棄去二十科科名聞善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補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成化間翰林陳希召所乘馬價值六百文李西涯以詩諷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刑部李若谷舊屋為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價四兩西涯亦諷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即用前希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

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鉷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過宅內有自兩亭從屋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漂若高秋又有寶劍并櫛不知其像他物稱是宋哲宗御講筵畢賜坐例賜扇路公見帝持一紙扇率羣臣降階稱賀宣仁聞之喜曰老臣用心終與人不同晚間哲宗曰爾知大臣稱賀意乎紙扇是人君儉德君儉則國豐而民富彼不獨管官家又為百姓賀也

唐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釀酒者後京師稍寧有一醉人聚觀以為祥瑞高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携茶以行溫公以紙為爵公用小木合子盛之溫公見

而驚曰景仁乃有茶具也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儉為美德然慳而成忍辱卒致敗亡唐柳慶器用食物並致卧內奴有取鹽一撮者鞭之見血夏侯慶善中食飲生蟲不容廚役澀口奴盜食腐肉捉蠅與食令嘔吐

鄭仁凱有小奴告復窮凱喚門夫著鞋者上樹取李門夫脫鞋而上凱密令小奴著鞋以去節祐巨富只口腹自供孫子私用一鴨祐以擅破家資鞭之嗜鳴若輩可為儉乎富人死入冥途鬼卒向之索幣富人摸袖中曰家中廣有惜未携些來也嗚呼若輩可發深省

范正平勤苦學問操履甚於貧儒與外氏子弟結謀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時正平徒步往來人不知為范丞相子

其夫好飲酒其妻必節其子好臂鷹其家必困刺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率是則必告乏而聚怨病在於增不在於操

陶侃練庶事勤稼穡戎陳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奪遣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

查道以謹儉率己為龍圖閣待制每食必盡一器度不勝則不復下跡雖蔬茹亦然

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

宋太祖一日幸翰林院時學士盧多遜獨趨上行與語引入寢殿因指所御青練帳紫絨褥謂多遜曰爾在外意朕豐侈耶朕用此猶常愧之

昨非庵日纂卷九終

汪度

明鄭瑄

消弗濁滄帝納斯世入山... 他適客頭來倘嚙面愧... 李沈秉鈞印有狂生叩馬... 大位不能康濟天下... 求退余上未允耳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 官家何不外面取水... 而歸左右皆稽顙... 韓琦帥定武夜作書... 恐主吏報卒急呼曰... 蓋珍之吏誤碎於地... 昨非卷之十

劉寬仁怒人失牛... 吞寬曰物有相類... 孔守正待宴北園... 日詣廷請... 王文正弟傲不可... 流滿路不可行... 秋仁傑入相... 臣與同僚未嘗聞... 所包容久矣

裴度在中書左右... 印此必更盜以印... 宋富韓公致政歸... 又唱言不肯下... 伏謁道左公舉...

梁張準遺家債... 復爾... 呂叔簡云初開口... 楚莊王宴羣臣... 婦人之節而辱... 晉與楚戰有一... 賈原吉冬出使... 笑曰何不早日... 明日入便殿請... 楊守陳以洗馬... 職洗馬日洗馬... 上舍處之公曰... 憐公澤不之... 沈麟士嘗行路... 麟士曰非脚履... 宋元豐六年冬... 寡少遷轉至... 管幼安在遼東... 勉若犯嚴刑... 王和甫守金陵... 公即給以藥... 楊玠致仕歸... 須思未有時... 柳公權嘗貯... 矣不復結... 韓魏公駐兵... 張相公魏公... 竟不治此事

向敏中冠準並加僕膝麻下帝以即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賓客必多使人密視之云敏中謝客門閉情然謂其庭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彭思永就舉時貧無餘貨獨持數金釧旅舍中同舉者過之出釧相示客有私其一於神者公知不言求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將去袖釧者揖而釧墜眾始稱服劉綜欲候司馬徽先使人問在否徽方鋤園見人問曰我是微頭面醜陋使者罵曰汝何等田奴而稱微徽更刺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

寇準數短王旦於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臣在相位久缺失必多準忠直無隱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送露院達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達詔格更欣然呈旦且送還之準大慙謝及能準托人語且求為相旦驚曰將相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慙之已而除準平章準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且所以薦準愧嘆謂不可及

襄陽土俗凡鄰居必種桑為界鮮係伯以桑陰妨他地遂開數尺鄰人隨侵之係伯非非後日纂

輒又改種鄰人怒遷所侵地

呂文穆初參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文穆佯為不聞而過同列令詰姓名文穆止之曰若知其人則終身難忘固不如無知也

宋沈道虔有盜屋後差者令人止之曰惜此笋欲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笋送之盜怒置門而去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勅書至景文方與客圍棋看誌復置局下神色不絕爭劫竟敏子納僉徐曰奉勅賜死方以勅示客因舉鵠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仰飲而絕

東漢羅威鄰家牛數食其禾乃為斷易置牛家門牛家知之相約檢檢不復侵風未漢丙吉為丞相有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墮丞相車中西曹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弟忍之此不過污車榻耳後因違憲事更得此吏之力東漢陳重在郎署有同舍郎負錢數千萬債主迫求重密以錢還其主同舍郎知之

將厚謝重曰非我之為恐是同姓名者

凡人語及不平則氣必動辭必厲唯魏公不然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己處辭氣和平如道常事

隋牛弘弟劾劾酒醉射殺兄駕車牛弘自外還妻迎謂曰叔射殺牛矣弘無所怪直云可作勝

唐陽城嘗地種道奴求和奴以未易酒醉卧於路城怪其不還與弟迎之未醒乃自負以歸及醒謝罪城曰天寒而飲何責焉

富弼語子孫曰忍字來妙之門若清儉外更加一忍何事不辦少時人有罵者伴為不附旁曰罵弼弼曰恐罵他人又曰呼若若姓罵罵他人弼曰恐同名姓者其人聞之大怒

劉賓客坐客遣茶頭市酒去久大醉而還客不堪罵曰畜產寬道人視奴無恙否頗左右曰罵畜產辱甚甚焉吾懼其自殺耳

兩程夫子赴宴有妓侑觴伊川拂衣起明道蓋歡而罷次日伊川愠猶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吞心中却無端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謂不及陳寔平心率物見盜夜入止梁上呼子孫訓曰人當自勉性本無惡饑寒遂至為非如梁上君子是矣盜驚投地請罪寔曰君狀貌不似惡人宜克己反善遺絹二疋以歸

屠漏位家宰有鄉人假稱屠公公子沿途騷動人以白公意公加誅公但呼告曰汝為我死亦不辱但難為若翁耳自今慎無為此

羅可性度寬宏嘗有竊其園蔬者道過見避草間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攝壺就之曰與子同里閭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

則天朝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滑牛不靜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今我匪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縛不得喚他宰相

魏文靖公驥奉命往南都時管舍止一蒼頭乃舉所積俸資召同鄉子付之其人請封輪公佛然曰後生何待先輩薄乎時同鄉子有婦如其輕重款識以偽銀易之

比公歸出前銀令工碎之則偽也工私言於蒼頭曰某人嘗為此物出予手將無是乎蒼頭曰去公戒之曰慎勿洩彼將不要矣已事稍露同鄉攝資以偽公駭曰誤矣予銀故在未有以偽易者

王旦謚文正平生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塵埃投其中公惟嘆飯間何不食美曰偶不喜再一日又置其飯公視曰偶不喜飯可



其鄉子弟許於公曰食肉為厄人所不可治之公曰汝輩料食肉幾何曰一斤今只得半耶公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類此

揚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破產流落數里門一日窺其倪雲林畫去左右欲發之先生曰吾家其隣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為介即非盜也其誘人過如此

晉謝玄等既被符堅有驛書至謝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默然無言圍棋如故徐客問淮上利害答云小兒輩遂以破賊

宋克純仁稱永州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罵章惇曰箇正人至此公付一笑舟行過梧州大風雨中船破僅得及岸公負夫人以登嶺衣民舍公願曰船破亦章惇所為耶

陳憲與民紀伯為解伯夜披瀟瀟地自蓋見之密拔其簪一文以地益伯伯覺慙懼既還所傷又却一文太守高翼德美刺石旌其開號曰義聖

馮道在中書有人於市中牽一驢以片幅大署其名於面親知白之道曰天下同名姓何限慮是失驢劫主

沈心松為黃姑夫黃敏之云公性慈祥十六而孤里中隔以覆長之傷恐破家區

馬後關人報叔代之心松曰我遇而叔受因乎即自出認復生平不道人過怒言不加婢僕一日赴與夜深僕職公自操舟歸命諸僕婦扶夫安寢及旦公未起吾

姑袁夫人促之曰何晏也公曰恐諸僕見而懈僕其下曰吾徐起未晚也不斥人過如此吾姑亦厚德予偶坐片晌見三事不愧古人表兄有疾姑搗盃好酒置早

上僕獲而覆之姑曰汝生不知後事當仔細子粒米成一滴酒也有小童持盃置覆厨下其母責之姑急止曰非故意何責焉但勿留碎以傷人足可也一田保問

病姑送舟金履度所送物加答之語子曰問病是好心豈可令折本呀片時所見皆中偷慮如此子見婢僕有拂意事思及吾姑輒怡然解纜今二十餘年無大怨

矣

呂許公有子數人皆知當貴而未定其孰可得一見令婢以篋盛玉瓶茶齊備之使許跌碎於地諸子聞皆有自責之春有馳語父者獨公著澹然不動許公乃曰真

宰相也後果然

王瑛開府淮揚有軍指揮不檢公嘗抑之專公免官歸軍應恩其德公嘉其誠受數

玉以為離誓也此發之則皆真誠已復有表公忠節者命下還官軍乃詐死家人

發畏以愚里人有仇家跡其所執訟於公竟平而還之

人之禍急有絕可夫春王迷名士觀其食雞子事非復人情近代士人初左右逐蠅一節大堪捧腹其母與一戒板令戒暴怒怒發輒以板擊人禍急難除如此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搗舟送之中有士人滑穢肆談無忌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則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

史良佐南京人為西城御史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里人不為起執數輩送東城御史詰之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問何故曰尚書亦南京人在兵部時每角

與過里門東或走匿輒使人輸止曰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邪民等恐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善其言悉解道之倪尚書謂文親也

王子敬夜齋中即有輩偷入室盜物都盡王徐曰偷兒青樓我家舊物可特置之薛文清公曰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多由此敗者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何

如彼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彼君子也則直在彼何怒之存世人不審辱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所以相譽而相害也與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齎敕往授之以錦囊貯劄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

郡官宴飲驛吏言敕道都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博舍中久之不出問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為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單死願

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以敕授之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拜受於廳外階後宴飲至暮而罷

扶青霄殿宴宴韓魏公客有劉易者與馬通塔下伶人以儒為戲易勃然大怒曰驕卒敢如此詬罵不絕口至禱禱而起公意氣自若語意益瀟灑日詣易謝罪又

公而有賤字仁宗命去之自謂面殿足以勵士卒

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陸遜柱取人氏所在慈攝遜詣和言次獨稱式佳孫權曰式白

惡而君厲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遊耳樣曰此長者之事也

御史舒蕙疏奏蘇軾作為歌謠機切時事陛下發錢以養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首

好一年張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產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克齊終無

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知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菜則曰豈是

開船解志味爾來三月食無鹽上克重不問宰相王珪亦言蘇軾不臣因舉蘇軾

槍時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卷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而賦求之地下之雲

能其不臣如此上曰彼自詠梅何預朕事

唐長孫皇后之異母兄安業素無行父後逐居外及后薨擢為衛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請曰安業罪惡死然向遇妾不以慈人共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賊於凡無乃為帝累乎安業遂得為長流越焉

王濬自以功大而為王渾所抑每追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出辭不遜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絕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王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如此王渾能無愧乎濬謝曰吾始懼卿之事畏禍及身不得無言終不能遺諸胸中是吾福也

梁鴻牧豕於上林苑中誤失火延及他舍鴻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承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因為執勤不懈鄰家者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長孫德順受人餽餽事覺太宗乃復於殿庭賜絹數十足以媿之曰彼有人性得絹之厚甚於受刑如不知燒一禽獸取殺之何益

昨非庵日集

卷十

七

武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諸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邊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諧者乃不顧知后歎其長者

韓康道霸陵山中桓帝備玄纁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先使者發至高亭長以韓微君當過方發人修道輪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與牛翁乃微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

呂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談如何諸子曰大人為相方無事曾見賓朋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卑耳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入耳

張安世為光祿勳即有醉小使殿上主事自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執即淫官婢婢凡自言安世曰奴以忘怒誣汗冠索告者通如其隱人過失皆此類

鄧綰帥淮東言者斥其不己范純仁言臣嘗為綰送寒食今日所陳為館已左障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純因下詔一無所問

卓茂嘗出門有人認其為茂問之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茂有馬數年心知非是解以與之而自執車去將去顧而謂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

凡馬主別得亡馬乃詣丞相府歸馬

太祖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勤奮且能和輯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

宋時蜀中一舉子獻詩太守把斷劍門燒後關成都別是一乾坤守城其人奏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於任官而為之不足治也司戶參軍其人到任不一

年愆忽而死

李昭德妻師德同行入朝羣體肥行緩李願待不至怒曰耐殺人田舍漢妻聞之反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何誰是

桓温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生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沾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自適履左右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違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

間者阿堵輩温笑曰正自不能不備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與行勝笑語移印

揚善德冠一時鄰家積金其兩滿堂其庭公不閉日晴日多雨日少也或又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之印

謝太傅在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遽便唱使還太傅神

昨非庵日集

卷十

情方玉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閒意悅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諠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眾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鄭太穆為州牧致書於司空于嶼伏觀無却使禮書曰閣下為南溟大鵬作中天一極焉騰則日月時搖動則山嶽顛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鏡也小郡俸薄衣食

不給乞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米一千石叔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滋四海數滴之泉便為膏澤于公覽書亦不語謂使曰鄭公所稱各依來數一半以戎費之際不全副其所望也

曹彬下江南李煜面縛請命彬謂之曰國主可歸宮厚收裝蓄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益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畏彼若死豈復忍耻以見吾輩耶

畢如其言眾皆服其雅量

晉有韋處者其母使守犂牛食之虛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飲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亂者為虛曰此犂又欲得生

趙葵與歐陽修同在館趙厚寡言修屢難之趙不以屑意會修甥女淫亂事

連修云與甥船上悲感意甚臣無敢言趙獨上言修以文章近臣不可輕議以開  
房曉昧之舉臣取修踪跡素跡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  
賈脫為山南節度使使行軍司馬吳澤奏事行在澤既復節度方大宴有急聲以澤  
代脫脫內膳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竭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  
軍自關節餉事人不忠請殺之脫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  
自隨軍府送也  
張齊賢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齊賢自簾下熟視不問後齊賢為相門下皆傳  
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因乘間泣請曰某事相公最久乃獨相道何也齊賢惘然  
曰爾憶吾銀器時乎我懷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為相宜潔濁揚  
清故以盜為念事吾久與錢三百千汝去別擇所安蓋既發汝早曰汝宜自愧而  
不可留也奴震駭拜泣而去  
韓琦與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但拂衣去琦自後把其手云希有文事使不容商重耶  
和氣滿面仲淹意亦解只此一把握消融與異同任大事者若此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為立界牆全體面空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牆  
非非處日集  
不言履心而言體面皆向外事也  
輔公祐據江東反命河間王孝恭擊之孝恭自荆州趨九江將統與諸將宴集命取  
水忽變為血在座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翰之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自顧無  
負於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祐惡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神筮中之血乃公祐授  
首之後機遂盡散而能時人服其謙度而能安眾  
崔遠好罵人言邢部宜親重言論之際部遠雙連文裏不悅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  
言卿短此癡人也遠曰子才言遠短遠言子才長皆是實事非癡也  
仁宗久病方起恩見執政坐便殿急召兩府呂夷簡移方赴同列贊公連行公緩  
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家公從容奏曰陛下不接  
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奉就以為恐人驚動耳  
慶曆間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過家一日京為友人求薦鼎臣  
即其書卷之京生既官將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在吳後語  
之曰我來既為往送之久彼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構私事恐汝家  
終以為誣索火焚之而去

國朝夏原吉天性寬平呂蒙吉手前短吉采托蒙為子采吉上問吉言稱實有  
守城功陳瑄瑄雖初欲殺吉力薦瑄才總清遠嘗有從練汗所服金縷賜和懼  
欲誅吉曰汗可流何懼為吏境所實石瑄匿不敢見吉石吏輸曰物皆有塊吾未  
嘗備此懸道之  
宋郭進為山西巡撫有告其陰通劉繼元者太祖怒其誣縛于進使自處置進謂曰  
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死還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  
聞於朝賞以官  
陳重在即暑時有同舍郎歸家持郵舍郎持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默市  
榜債之後其人歸以榜還至其事乃顯  
楊復能詩宣德間為大理少卿其家僅嘗於玄武湖墻取萍藻食德時吳思春掌都  
察院以其密遺屬勇拒之復投之以詩云太平堤在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  
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  
王沂公狀元選郡守命父老張樂郊迎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遂謁守守驚曰  
道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為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送  
非非處日集  
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迎者與門司而上編守嘆曰君真所謂狀元矣  
范文正一日見王沂公言宰相當顧拔人物自君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棟  
不思耶若思盡歸己怨將誰歸范公悅若自失  
李賓孫洛口署李玄道為記室密欺為王世充所執東懼不能歸玄道曰死生有命  
非是能了心機甚要及見世充辭色不換世充用為著作佐郎  
王文正家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  
復呼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昔未嘗視其面因去見  
其歸方者是人  
靖安李少師雖貴不以威隔物與賓僚宴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有人  
言昨飲大歡公曰今日言戲則明前之不歡無好惡一不得言  
丁重有人偷鑿一日見于瑛瑛路展曰子侍御風儀秀整禮貌謙如百斛重器所  
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益於椽位尚輸月不居廊廟果無復更至門下矣沃白果登  
白楊  
鄭善夫曰吾輩學問貴包荒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能成得相業吳道二才士使

武侯甚慎之後二人伏誅武侯云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

陸宰言嘗見沂公初登科報其父書曰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念第一皆先世積德大人不須過憂因言英公登科時第四人張中在殿廷喜甚舉英公手曰如何得卿里知去楚公不答及歸密謂親曰此殆非遠器也中為縣官坐私與高麗人朴寅虎倡和詩傳官終身沉滯雖一時不幸生法亦器字非遠大也

房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為吏部郎中時霖雨絕糧運糧米因逃竄三四日方獲劉許家併日而食陸及或無糧許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饑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凌之者莫不退而愧服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猶子忠定初冠多士德莊語之曰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為名言

李文靖所居陋巷頽垣敗壁不以屑慮堂前無欄壞夫人戒守舍者勿葺以試公公經月終不言夫人以語公公笑謂其弟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

婁師德在夏官注選者就案關簿師德曰容我擇之選者不去乃漢筆曰墨汁解昨非庵日集 卷十 上

呂嘉問編從祖公弼訟新法奏稱以示王安石公弼遂斥呂氏號為家賊及呂公著平章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家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馬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

國朝橙墩好客有愛妻蘇氏善持家一日饒客失金杯諸僕噴噴四顧蘇氏泣之曰金杯已收在內不須尋矣及客散對橙墩云杯實失去身亦不得公平日好客任伏豈可以一杯故令名流不歡乎橙墩善其言

胡憲言投合浦縣丞居官廉介即守重之令數如懸不為動俄令以墨敗守將廉其胡合陰索寄憲言憲言為獲還之封識宛然令始悔也

秦穆公有駁駁為盜殺食之公曰吾聞食駁馬肉不飲酒必死遂賜羶酒既穆公與晉戰被圍諸盜馬者出之圍中

蘭相如為趙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欲辱之相如每出望見輒引車避人以為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我廷叱之獨長廉將軍請願念秦不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存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當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負荆謝罪遂為刎

頭之矣

劉寬性寬洪夫人欲試寬令悉同當朝會裝嚴已詔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乎

國朝楊廷和入閣人無不建白人易之 武皇南巡倖臣竊柄天下洵海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廷禮生曰久當不負良意已而 武皇崩於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安危禍公密封書之人始服公之才量

王韶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續醉挽妓不前將擁之妓泣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曰出爾曹以娛爾乃令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妓人服其甚

或薦宋善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宋則廷臣更無一人是者已而善公果作相而景文卒於翰長

劉仁軌為左僕射戴至德為右僕射人皆重劉而忽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左右知是戴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而授之

王磐平生不見喜懽家偶走失雞家人嘗甚公戲作滿庭芳云平生澹泊難兒不見童子休馬家家都有閒鍋竈任意烹炮煮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把

昨非庵日集 卷十 十二

胡椒到省了開東道免教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家人笑而止

何隨者諱言十篇專言道德仁義常有屠者牽猪過隨門猪索偶斷失猪所在屠者強認隨洞中猪隨即牽與之

王夷甫嘗屬族人車經時未行過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若何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棊擲其面夷甫都無言與洗畢漆王丞相臂與共去在車中照鏡曰汝看我眼光更出牛背上也

梁昭明太子食中頗獲蠅蟲之類密置祥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見

魏文侯侯藏詩書孟嘗公削去怨牒光武不省王即交關之章曹公盡焚軍中通紹之書道規不發江陵內應之謀皆庶幾擬解見亦心者

蔣琬為尚書令時新表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大安嘗與曹孫楊戲言戲通不應或曰言而不答慢上不亦甚乎琬曰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督吾是則非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非是是以默然戲之快也

國朝董公履以直諫著聲風裁振都也一日行輒有知縣簋蓋不飲懼無以解適以

白金為燭公初未之省也既而屬子以告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獨不憚盡出之以易可憐者知縣大恐輒棄印綬去終亦不明其為銀燭事也

史越王罷相歸里經從慈溪邑宰蔣驥遠迎相見後邑吏皆羅拜庭下越王答拜蔣宰驕踏請免王曰閣下與之有名勿莫與之為卿也

宋錢惟演家上故事曰先臣鎮東南日嘗大會賓客食常膳而危人因刀傷手以紙濡血紙墮食器中先臣得之遂藏於袖且顧左右曰無令掌膳者知

謝太傅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故船縱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謾人謂公常無嗔喜

庚業家宴客必方丈而為宗愨設菜飯菜極曰宗愨軍人慣噉麤食愨不辭致飽而退愨後為豫州軍為長史愨待之加厚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遠嫌避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遠遇賣人前駟不知為公子遠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引離恐其知而自愧也

晉泰康宿逆旅同舍客失肺疑處為盜度默然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多是狐狸君何以疑人乃至山家問尋果得之客愧還之虞投之不顧

昨非庵日集

卷十

十三

范景仁與趙閱道不協王介甫許景仁於上旦曰問趙拆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實為忠臣既退介甫語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私害公

劉禕之賜死既沐浴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死表其子哀號將絕不能書監刑者催逼之禕乃自操紙援筆即成辭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

魏元忠微時家止一婢厨中方費出外汲水遇見老猿為其守火婢驚白元忠元忠曰猿恐我乏使能為我鑿不亦善乎後亦無他

王文正公嘗宅門境主者嚴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啟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按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

宋元憲與弟景文弟時貧甚因依外家就學安陸冬至召同人飲元憲語客曰至節無以為具獨有先人劍鞘上裹銀一兩願以辦飯乃笑曰冬至與劍鞘年節當啖劍耳宴笑自若

漢劉寵累登卿相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宋太祖嘗得天下後時韓王屢以在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當加寵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總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壽也自後韓王不復敢言

凡人之一見而跳勃薄薄見事風生者必涼德之夫也一見而溫滑簡重者必不露春必有道之士也禮異其化書曰有保一器畢生無憂春有挂一表十年不敵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臬臬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靜之適

唐臨寬於待物嘗欲吊喪令家僮自歸家取白枲家僮誤將餘和懼未敢退臨察知之使召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枲且止之也又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閣不宜服藥宜即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寬恕如此

楊鐵崖在普門寺宿盜賊竊所畜物家人往白之先生賦詩不較語客曰老饑無恙區區長物又奚恤

裴行儉嘗令醫人會藥請犀角犀角春送香誤道矣已而惶懼潛斂又有勅賜馬及新靴令文輒馳驟馬倒鞍破令史亦逃行儉委所親招到謂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取待之如故

元絳知福州即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遠吏對合依元絳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

史懷而退終不加罪

謝速好行善能讓人隣有侵其界者親自寬曰占得地占不得天

李日知在官不行撻撻而事集有令史受勅三日不行日知怒欲撻之既而曰我故撻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撻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棄汝矣遂釋之史感愧以後無敢犯者

李昉好接賓客嘗厚張洎而薄張昉及昉罷相洎草制深詆之而昉期望必請昉或謂昉曰李公待君素薄何數詣之昉曰我為廷尉日李公方東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

大抵黑白善惡只宜在心不宜在口內存精明外示渾厚此大家傑之局量若輩無主一味鶻突豈包荒之謂哉回光自照于胸中善惡太分明遇有不平觸機輒發以此涉世難矣請取此語為終身之章強

李勉字玄卿為江西觀察使人有父病以盛道為木偶人暑勉名位瘞於其臍或以告勉勉曰為父種矣亦可捨也捨之

王旦在中書祥符和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在其上指旦大

昨非庵日集

卷十

十四

宋太祖嘗得天下後時韓王屢以在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當加寵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總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壽也自後韓王不復敢言

呼曰百姓困是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眠遂以所持經綬呈正中於首  
左右搖之將送京尹且速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

山水可以觀人耳

宋田元均為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千請者甚多均雖不從然不欲峻拒日每溫顏  
強笑以進之常語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

周禮言禹簾時一日早朝執政因理會事太皇太后命一黃門於內中取案上文字  
衆黃門倉卒取至誤觸上帳頭墜地時上未著巾也但見新黃頭撞數小角兒黃  
門者震懼幾不能立旁有黃門取幞頭以進上疑然端坐亦不怒亦不問既退押  
班具其事取旨上曰只是錯太后命押班只是就本班量行遣

宋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思欲潑砚中宿意顧左右咸不在因自俯銅池潑之既畢左  
右方至上徐顧曰爾輩何處來

觀人無他術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其次莫若觀其所受器器易動意形  
於色得少為足與好妄語者皆天折貧賤之兆并不受子不覆即觀此物理之不

昨非庵日纂  
卷十  
五

可移者

昨非庵日纂卷十終

昨非庵日纂卷之十一

明 鄭瑄輯

廣惠

廣厦下數族曾念舊宿風俗之苦華堂供饌笑誰憐釜中砧上之呼彼斯丐性豈  
殊人乃蟲蟻原是佛子恤孤問疾渡蟻著蛇其在吾胞吾與者乎蘇廣第第十一

宋仁宗時京師大疫帝出屏角二株付太醫局和藥賜貧民其一通天岸也內侍請  
留為御帶帝曰為帶孰若療民立命碎之

真宗祀汾陰見一羊自聯道左怪問之左右對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不樂白  
是不殺羊

齊景公時雪三日公衣狐裘妻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妻子曰古賢君飽而  
知人饑溫而知人寒公曰善乃脫裘督粟以與饑寒者

彌勒佛曰刀割畜生身上肉自家面上要添肥與你黃金千萬兩誰肯將刀割自皮  
蘇子瞻曰為鼠長留飯憐蛾不點燭至人好生如此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棄不育者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媪鞠視

昨非庵日纂  
卷十一

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局取養之歲禮道無拋棄者信仁澤之周也  
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一收街市道孩傭人看養俟長願識認者歸父母團圓二每  
冬收老稚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日給錢米滿一年令自便求越三番施應驗  
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無力之家五女使長大不計身錢給衣資聽其適人  
六尊一戒殺過飛走物命賈賸放生七每過荒年貴糶賒糶八修寺觀損壞者裝  
聖像剝落者治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九客旅流落者量遠近助糧還鄉十居推  
司凡遇冤枉必與辨明

骨肉貧賤雖有過而不疏他人富顯縱無嫌而莫厚婚喪東饋盡力陰曆病老艱危  
推誠急助埋棺祭孤憐憫寒乞子憫殘廢蒼生或禽獸罹厄解足倒懸或  
魚鳥掛網羅穿腸反翼彼顧盼而哀鳴求救我施財而贈命放生既隨物而廣施  
利益更逢人而善勸淨財

割禽獸血肉以肥己身血肉靈蠢何分以生者肺腸而納死者肺腸顯倒彌其繁獲  
不覺養得一飽已覺有餘雁列滿前時過三寸竟復何肝

田子方道見老馬詢知為家畜而繫於人者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

購而富之

眉州薛于氏因合樂一蝙蝠為未及和劑有數枚小蝙蝠圍聚其上目皆未明蓋

識母氣而來也一家為之灑淚

奴婢亦人子少於我惟錢耳以之財故離父母委身主人業已指使惟命矣又從而

忍之虐之責所不堪已又饑寒之錮閉之使窮愁無訴不思一般出世我得如是

彼竟如是使我投入窮地得免此累耶試設身思之

瞿嗣與路遇遺物即訪其人還之寒士竄突無煙糧持錢二十緡投窗際不告姓名

歲缺有貧人糴粟不及腰與受錢五百伴忘曰汝錢十百耶倍與之里人有疾

親調粥藥賴以全活自少至老慈愛未嘗少怠

世界之快莫甚有寬而無言世界之寬其甚就死而無罪余少時見童子執蠅蟻

以繩縛兩足懸離間急鞭復緩緩鞭復急以為樂余心惻惻動若繫余足而鞭之

也長入市見屠縛豕刀尖從項刺其心盤旋數四鮮血噴出聲乃徐絕余更惻惻

動如刀在余腹中盤旋而刺也既偶經厨下庖人置兩足於紫腹旁出其顛斷之

驚頭不能入而四足俱仰仰天而顛嗟嗟此何景象何獨子之顛與手足乃得

昨非庵日集 卷十一 二

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嗚呼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呼嗟父

母心殘忍一至此我因勸吾民母為殺其女刺釵與裙布未必能會汝女性最柔

慈愛親甚於子男子多出外女常守父母男子多違抗女常順父母男子少仗義

女常近父母男子少悲哀女常哭父母女有孝順心每每救父母女有好夫子每

每顧父母

有養者將羊一特牛偶以事他往其精職無人斷刀藏舍後灰堆中鄰人見之不

諭其處過索得諸灰中唐怒將併殺燒石泉翁見之貸錢數石乃免

趙善應夏不去草冬不破垣懼百蟲之游且誓若失其所也

今人己子珍惜如珠義男女等士於鞭撻己子膏梁肥甘義男女等粗惡饑餓己子

綺紈錦繡義男女等破衲寒凍彼亦父母所生也何不公至是乎

不淨之態多起於華貴以駭削之窮要福安門又罔念勤勞寡情手足一切痛癢悉

成春越乃偏放生如素為無漏功德緩急倒持福罪已轉業矣

范仲淹少貧勤日食菘蕪一角秀才時使以天下為己任嘗謂相士問云能作宰相

不相士曰否問能作名醫不相士曰何前高而今卑也仲淹曰惟兩者可救人相

昨非庵日集 卷十一 三

士潛曰仁心如此真宰相也

憐兒之應故瘡痕而寸斷柔腸畏死之張望嚮弓而雙垂悲淚持我強而凌彼弱理

恐非宜食他肉以補己身心將安忍

祈禱不宜殺生人有疾殺牲祀神以祈祐不知己欲求生反殺他命以活我命神有

靈其來贊乎

生子不宜殺生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胡為慶我子生令他子死嬰孩始生不為造

福而反造業乎

富人過宿一費足救十命師巫一費足救二百命千金子粒十損一馬歲月服食十

番一馬足救千命甚易舉也若得數人共結此會置一空屋積草滿使貧病者居

其中則調養易愈第須得一善人掌之蓋人當病時無藥無藥則益一病吹風集

露則益二病空乏憂危則益三病重以腹亂衣穢地逐展轉豈有再生之望哉設

身處此痛苦何如何惜損太倉一粒不以惠此且均人耳我若托生非地便這等

樣子幸得自足又為子孫計長久而眼前一文不捨不知水火盜賊疾病橫災

皆能傾家蕩產豈能留說一日無常祇供後人浪費一擲足救千命若有

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為萬物靈奈何不如憐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我聞





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上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欲服如此體。尚覺氣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偏及也。

宋神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曹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鎮仗士卒精半。帝曰。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之。不過南面受質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言也。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

馬后病劇。不肯服藥。上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妾不悉其無罪而就死地也。上曰。第服之。縱萬一無效。吾當為汝貸之耳。后終不服藥而崩。

文皇御奉天門。錄囚既多於宥。高慮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論曰。囚皆久於獄。而初至朕前。久於黜。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察之。果尚有冤。即來白。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印。須念衰老的辛酸。居安樂之場。當體慮難人。景况處旁觀之地。要知局內人苦心。

唐太宗見明堂圖。五臟成附於背。愴然曰。今律杖笞。奈何令解背分受。乃詔不得背背。貞觀中。有人妄為妖言。張羅古以狂病不當坐。太宗以有情。令斬之。尋悔無所及。自後每決死刑。皆令五覆奏。

桓公入蜀。至三峽。部伍中有得獲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怒命熱其人。

宋呂覺勸公事。曰。妻臣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章服。不欲因鞠獄與人。恩深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帝寬厚。欽恤之德如此。

宋舊制。後苑有庫。萬貯毒藥。川廣蜀每三歲一貢。外官一員監之。藥有七等。野葛胡。葉皆極。鴆鴆居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皆前代備以殺不廷之臣。若政和初。上謂臣下果有不赦之罪。則明正典刑。豈宜用此。皆屬其首。廢其庫。將見在毒藥焚。葉毒於遠。仍表識之。母令牛畜犯馬。嗚呼。聖性仁慈如此。

都區實居父喪。隣人格虎。虎走避其履。即以荻衣覆之。隣人尋跡到。實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處復送食。以助實祭。

蜀青陽華。在道。置生老病死苦。青伴匡出。入專濟生而無依者。老而無子。

若病而無藥。若死而無棺。若苦而無告。若五者有一。即與之饒。後移節常武。再創無恩。民皆德之。

五代以殺為嬉。獨唐明宗稍有仁心。潭公兒妻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者。帝令石。收獲殺之。次日。安重誨數。方知是幼童。為戲。下詔自焚。天刑減膳十日。以謝。幽。罰款。逾一月。俸。潭公兒。削官杖。流。仍錫小兒家。屬。絹五十疋。粟。各百石。令。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

曹彬曰。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喜怒殺一人。其所居室。闕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大。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

國朝王。巡撫。兩淮。諸郡。嚴饑。死者。相枕藉。疏。盡救荒之術。既而。諸道流民。猝至。玆。擅發官儲。賑之。近者。餓以粥。遠者。散以米。流徙者。給米。為糧。被鬻者。贖還。其家。擇。醫。四十人。空廩。六十。糧。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為。藁。塚。葬之。有所。委任。必至。誠。誠。輸人為。盡力。或。述其。行事。為。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饑。帝。於。樓。艦。上。閱。流。民。曰。百姓。饑。死。奈何。後。得。該。擅。賑。疏。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

霍洞。霍。田舍。見。史。復。科。詩。云。北風吹。暗。屋。滿。霜。翁。兒。赤。體。悲。無。家。閨。中。幼。婦。織。欲。海。忍。機。麻。燈。下。緝。一身。勿。暇。私。自。情。鳴。機。軋。軋。軋。軋。成。五。丈。如。霜。布。翁。作。欄。裙。兒。作。褲。明。朝。官。中。催。租。急。依然。赤。體。當。風。立。又。歲。饑。見。字。者。出。游。詩。云。朝。來。五。馬。去。尋。春。誰。信。家。家。甌。有。塵。枕。席。道。傍。宜。細。問。恐。非。芳。草。醉。眠。人。守。關。為。之。罷。游。

凡人。見。乞。兒。跪。求。錢。多。則。揮。眩。逐。之。貧。士。窮。無。歸。則。閉。戶。避。之。肥。故。實。不。滿。數。金。則。心。疑。而。遠。之。於。此。甚。慘。而。必。欲。狼。藉。物。命。以。破。除。性。名。是。亦。不。可。以。已。乎。若。一。席。費。可。果。數。人。之。腹。分。一。日。供。可。合。數。口。之。飽。其。究。能。使。朋。朋。益。親。非。止。養。福。善。財。而已。

蘇。昌。容。拜。僕。射。當。時。拜。官。例。許。進。食。名。為。燒。尾。昌。容。獨。無。所。進。宗。魯。卿。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耶。昌。容。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令。粒。食。清。膏。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食。者。臣。愚。不。稱。職。不。敢。燒。尾。

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頭。首。曰。凡。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料。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十。里。

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頭。首。曰。凡。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料。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十。里。

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頭。首。曰。凡。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料。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十。里。

馬燧家猫有生子同日吞其一母死焉有二子敏於死母且死其嗚嗚其一方乳六若開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其榻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若解愈以為感於所畜而為猫相乳說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軍勞之醪唯一杯塞叔曰一杯可以投河而釀也穆公乃以醪投河三軍皆飲之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寒軍糧未炊將不言饑與之安與之危故其眾可合而不可離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

齊王敬則為郡守郡多剽掠有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救之以狗自此路不拾遺孔琇之為令有小兒偷割購稿一束琇之付獄曰十歲便為盜長大何所不為噫亦甚矣立威警眾乃借童子為先乎

元既滅宋論河南行省於戌軍還塗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療之饑者糜之死者葬之官給其需

天寶末沈氏畜一母雞將死其雛悲鳴不食母死啜敗薦覆之又唧唧單列前若祭狀向天長號而死沈氏異之作孝鸞境

非非府日集 卷十一 八

國朝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貨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水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墾有六禁曰禁侵漁禁積盜禁過難禁抑糶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遺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

北齊王融嘗暑監築長城有送水者融曰三軍皆飲溫泉吾何義獨進寒水遂至消液軍小感勵

楊崇義妻有姿色與隣兒李奔私通情竊謀殺義埋枯井中無覺者唯有鸚鵡一隻在堂前架上殺義後其妻詐令查僕四覓其夫遂經府陳詞言其夫不歸鸚鵡慮為人所害官吏日夜捕賊疑而受拷者百數年餘縣官詰其家勸驗架上鸚鵡必言屈曰殺家主若劉氏李奔也官縛兩人一訊即服奉明皇款詞久之封鸚鵡為綠衣使者付後宮餵養張說作綠衣使者傳物類之具人性若此

范文正公歸日有絹三千疋盡散與族戚曰親族鄉里見我生長幼學莊行為我助

善何以報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我今族眾皆一豚豈可獨享富貴買物放生前放後動人殺機益增罪業當於此心時場不忍常存舒放釋免解於於人不以手利人下以口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凡天地間有萌可生有氣可吹必求長養無使墜落大生廣生在吾互內是吾儒不殺生澤

孫王澤啓進內稍以為厭粥洪嘆曰吾獨食此何為命作薄粥與共啜之

魏文侯出遊見反裘負薪者問之對曰愛毛也文侯曰爾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也明年東陽上計其布十倍大夫賀之文侯曰民不增而稅倍亦何異反裘負薪者厚取於下則上下不安此自危之道也子何用賀之乎

存在人世便好代天行化不妨替佛接人

太祖諭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昨民有子犯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欲并罪之朕以子死父救係出至情但當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議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蕭道欣七歲出齋見有彈落飛鳥為戲者道欣曰凡戲多端奈何事此且鳥自飛翔

於人何預殺此可憫聞者輒罷此戲

張元性仁孝幼時村陌有狗子為人所棄者元見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為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之生我自然之理今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是以收養之叔父感其言未幾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齊桓公微行見有年老而自養者問之對曰有子五人家貧莫養使傭未度管仲曰富有屬財而民饑宮有怨女而民縲公曰善乃出官婦嫁之因下令曰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嫁

唐太宗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欲使委曲詳思耳乃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者唯據律情難可矜而不救遠法問豈盡無冤乎又嘗與侍臣訊鞫魏徵曰鳩帝時有盜捕而訊服者二千餘人大理丞張元濟弄其狀唯五人實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盡殺之帝曰君臣如此不亡何待公等宜戒

南唐李后主獲青龍山一北狙觸網見主兩淚橫額指其腹成成人保守之是夕能

二子遺幸大理寺錄囚繫有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誕一子煜感狙事罪止於流

余過吳門渡楓橋見男女之與者舟者走舫持炷香雪片飛來余怪之揖居人而訊

馬云祝枝山公曾夢乞袁小修江進之連卷卷上瑤金碧游人稱勝近有醉者以火爆納彌勒口中三舉而三不應及還舟三爆齊發斷醉人之臂而實真遂著其輿者舟者走者皆禮彌勒者也余曰是不然爾彌勒之訓曰扶人只是一隻手陷人只是一張口寧使扶人手莫爾陷人口夫佛慈悲寬觀平等即遇屠捐無數依屬如是魔王終為惡界况願世人以手扶人而乃斷其臂若此乎且舉世之奔走如狂者莫不希冀善緣而神威所繫捷若雷霆人亦何樂而奉顏色於雷霆之下也

夏原吉天性寬平嘗夜閱文書撫按歎息量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筆一下生死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

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上覽而惡之曰竭澤而漁言及親鮑焚林而斃禍及身也張審法以罔民民其能免乎

樂生惡死軍獨人情蟻虱逢擒知避蛇蝎的被胃求脫牛羊將死則殺雞豚臨命而悲號鳥雀能假夢而謝恩魚蟹能化形而乞命言有人生日用盡資萬物之命以為養者不過智力足制其命燔擊剝割掩殺以恣貪饕餮假如虎狼遇人則食天

豈生人以養虎狼哉今天蛇虺蝮之毒也黃犢之臭也蛆蚋之穢也人則不殺以為食豈天以萬物供人而獨不以蛇虺蝮黃犢蛆蚋供人耶海濱之人食鹽蛤蠃蚶而西北人往往不食豈天獨以海錯養海濱之人耶人不食蛇而交廣之人多食之豈天獨以蛇養交廣之人耶三寸之舌所需幾何六尺之軀無過一飽

烹羊宰牛狼藉餐飲恣一日之貪饕而積千百劫之冤業可為痛哭流涕矣釋氏有言今日為我所殺之眾生前世多有為我之眷屬者念此能無悚然

宋神廟欲平西北虜一日被金甲見皇太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后笑曰汝甲甚好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人民何堪矣神廟心服遂卸金甲

釋迦昔為螺髻仙人常行禪在一樹下兀坐不動鳥以為木即於髮中生翹善薩禪覺知頂有鳥翹即自思維我若起動鳥不復來仰必盡壞即還入定至鳥生子飛去乃起嗟乎佛弟子捐身以為物如此今人乃廣殺物命以養此身以四大而招無限罪業良可惡已

宋太祖性仁慈其取江南也成曹泰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谷他不得卿等切勿妄殺人後城久不下潘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批還

昨非庵日集 卷十一

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妄殺也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天人相感如此宋真宗時嘗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於命決脊杖二十改配其軍士聲高叫喚乞赦不復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二十後別取進止處斬尋決詔取旨意真宗云此只是怕喫杖既已決了便送配所更莫與問其寬恤如此

微之內典驚頭作鏡鷄足名山孔雀為經鸚鵡語傷字中疑聽珠裏認驚一切禽鳥皆具佛性故放生說云洞徹佛性真如惜福清修廣第二義

隋末荒亂狂賊朱榮起於襄陽間歲饑米斛萬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榮乃取嬰兒蒸而噉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於人肉乎但令他國有人我何所慮即勒所部有掠得婦人小兒皆蒸之分給軍士乃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後遣使請降高祖令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榮曰聞卿噉人作何滋味榮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確怒謾罵曰狂賊入朝後一頭奴耳更得噉人乎

咸通初有劫海僧能通鳥獸之言一日秋暑方炎與朝客數人將納涼於城西別墅路逢北豕引猪豚而行略略有聲一朝士戲云此猪有語僧曰巨豕願諸雜云

昨非庵日集 卷十一

行行向前樹陰下吃奶料其不遠當遇官槐而止且飼屋宇兵債之果然

德宗在梁州地熱未給將士春衣夾服視翰左右請御衣上曰從戎者冬服未易我豈可獨衣衫乎將士聞之莫不流涕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君前田子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鴈於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欲放之故鴈而捕之死者眾矣君而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思過不相補矣簡子曰善

廣桑子行至一處乞食或見官府伍伯縛一貧者而鞭之甚楚索錢不得伍伯愈怒貧者聲淚俱下一豪家子解衣怒馬從者如雲暖轡市人市人屏息屏息持利刃宰牛割羊豕呼聲極長諸魚蟹鱗鱗填積如丘山腥穢聞數十里或婦與姑反唇者或子與父爭語者校童婦飾而誦婦姑帽當門而挑客作過種種廣桑子

陰之乃呼集市人廣為說法開善提之果論人天之福枯三生之緣指善惡之報其言愷切聽者悚然多有因而悔改者

衛君重委累茵而生見路有負薪而哭者問之曰雪下衣薄也衛君曰為君而不知民孰以我為君於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

彼之被也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已之養也珍膏難外食過即空蔬食米羹儘可充腹何必牝彼之生損己之福

秦符堅欲放赦與王猛得融齋謀甘露堂老屏左右下帷單詔有大蒼繩入集華端聽而復出俄而長安街巷相傳大極堅謂禁中事何從得洩勒窮之成曰有小人衣青衣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繩也唐末南康民黎景逸

被誣繫獄有鶴止獄樓向逸歡噪似傳語之狀其日市人傳有赦且到官司詰其來云路途玄衣素衫人所說三日而赦果至乃知玄衣素衫者鶴之所傳嗟夫好生之事即蟲禽皆欣為傳布人可藏一殺機哉

宋靖康之變斗米數千猶不可得民互相食人肉價賤犬豕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腥暴以為腊老嫂男子婦女更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下羹羊小兒

呼為和骨爛又通目為兩脚羊嗚呼痛哉杜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造物好生忍令斯人至此

昨非庵日纂 卷十一 十三

王丞相欲擬辛幼安為帥周益公堅不肯王云彼帥林何不用之公答云幼安嗜殺凡所殺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王悟不復言

宋孝宗詔婺州市牛筋五千斤時侍郎李椿奏曰一牛筋才四兩今必求此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為收前語

趙簡子有兩白驃愛之胥渠為廣門官請曰某有疾醫謂得白驃肝可愈不得則死董安于愠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驃請即刑焉簡子曰殺人活畜不亦忍乎殺畜活

人不亦仁乎乃殺白驃取肝與胥渠無幾越兵攻覆廣門官率左右先登而獲甲首

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筋猶未足口腹煩更聞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生死如轉輪

晉開運二年契丹南掠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梟輒罵曰吾知紫微換出汝身吾豈容汝活耶東新於木而焚之噫嗟及林木非大羊不至此

蘇子瞻云子小時書室前有竹柏雜植果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婢妾不得捕斃數年間鳥有巢於低枝其聲可憐而聽之不悅之誠信於異類

余忝生昇平之日為士大夫耳不聞金鼓之聲目不見殺戮之事桐帽葛巾粗糲為裘環堵晏然妻孥相保暇時閒覽史傳春秋七雄秦漢魏晉六朝李唐五代宋之末末其間君明臣良四方寧謐無幾何時主昏政亂在雄煽禍盜賊蜂起妻僕乘之王侯屠宰后妃播辱縉紳艾夷黔首斬絕白骨成丘流血千里余每披閱至此未嘗不掩卷傷嗟生民亦何不幸而橫罹其時艱哉

宋太宗嘗冬月命徹獸炭左右或啟曰今日苦寒上曰天下民困是寒者眾矣朕何獨溫爾哉

昨非庵日纂 卷十一 十三

昨非庵日纂卷十一終

口德

攻隱惡造孽譏古底逞龍氣須防鬼瞰詆潛機揚中籌腹間藏蜂蟻自取數窮彼一語與珠如片言快燥吾輩當謹默精添勿徒效仰天之唾也纂口德第十二

孔子觀周見太廟古幣前有金人三緘其口因銘其背曰古慎言人也戒之哉母多言多言多敗母多事多事多憂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消消不絕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勿謂何傷禍之門也

嚴君平賈卜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言依於弟雖終日譚學而無講學之名士大夫不可不味此意也

李文正公為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溫語却之或問其故曰既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

論人之過當原其心不可甚其迹取人之善當據其迹不必誅其心

昨非巷日纂 卷十二

凡人於小人欺己處必明以破之韓魏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言也

耳雖聾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眾若又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

韓非作說難而卒斃於說所謂多言數窮者非耶

語人之短不曰直言人之惡不曰義

元城先生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是以君子貴謹言

浮論難憑聖賢多諱試問擇迦於移山之口佛云半語即官危於伐木之夫何聖之有善謔浪好詆諧吐語傷於過綸取快佐驕亦無大害揚隱微談中為為德母乃太深積愆消禍吾當戒之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戒之

願卦慎言語節飲食然口所入者其禍小口所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使索臣下短長以法直臣不能也

賀若弼父執為宇文護所害臨刑呼弼謂之曰吾以古死汝不可不思因引維判弼舌出血誠以慎口

司馬微有人倫譽職居荆州知劉表性暗害乃括囊不談有以人物問微者不詳高下每稱其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辭論而一言言佳豈人吝君意乎微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達如此

凡議論要遠皆是好盡言也不獨言人之過

俗語近於市纖語近於墟譚語近於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逢福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顧孝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伊川先生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於所能也

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為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有奇窮

葉道卿自浙灣船以母老求養長子經臨江軍修謁方入客次聞眾賓聚言道卿被罪去位問得報耶賓曰傳聞耳曰道卿乃某家君以祖母老求便嘗無遺眾賓

昨非巷日纂 卷十二

負極幾失所措信知稠人中不可妄談是非也

開暖語如快燥關冷語如飲冰開重語如負山開危語如壓卵開溫語如佩玉開益語如贈金口耳之際倍為親切

何遠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語人曰卿若得一妄語則謝卿一縑眾共伺之終其能保

祝期生為人儀薄見智愚富皆輕侮之評品之官則發其陰邪士則發其陰曲無可擬議者則巧求其短以毀之晚年病苦黃每作須刺血數升乃已復作又刺一歲五七次痛若雜言舌枯乃死此等人執不畏其口益亦豈不憂懼自命而無識小人執不從而和者然影射誣人不少矣視古猶存當任之快而已道士章齊

一好嘲諷人後亦嚼舌而死

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憎

傅獻簡公曰以唯簡之罪加人最為暗昧第一非奉則令終身被惡名至使君臣父子間難施而曰言之得無詞乎

捏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耳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

下一不淨種子矣。

朱子口銘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此語最妙

余得古書校過付抄抄復校校過付刻刻復校校過印印復校校過然魯魚帝虎百仍二三夫眼眼相對尚然况以耳傳耳其是非毀譽寧有真乎

玉真先生云凡人本來精福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要見薄福發驗若平生數奇多作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是也改諧人翩翩番夫喋喋非有冥福則有奇窮有好談閨門者吾當引避之况無無影之事形於奏牘之間發至尊辱士類此小輩結以祇自傷耳一刺三洗耳一日三易職惟恐不及况可嘗嘗踏之哉

楊天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慈梅二老時已曠然楊每論事侮之曰二老翁以為如何翰不能堪正色謂曰君其欺侮我老夫亦終留與君昂曰其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楊不及五旬卒求為老翁不可得也

或問人於議論多直無含蓄是氣不平否程子曰亦是量狹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徐司空名陞文貞公弟也初官都下南臨張江陵為文貞門生與諸君具酒送之臨

別各上馬去而陞醉甚直至江陵聯騎而極以扇叩之云去時還有張老送來時不知張老死和存張大術之王元美公為即時適有客席而嚴世蕃亦與世蕃久不至東待良甚已入問何故來世蕃云忽病傷風耳元美笑云若居相位怎說得傷風眾大笑而亦有為公咋指者顧小川為徐文貞婿謁見太守方公道適有生客問此君何人方曰當朝宰相為岳丈三事皆用蔡伯喈調諷一時機鋒到自難禁未免貽輕詆之議

一時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書  
劉貢父滑稽善詼甚于刀而晚得惡病果王亮結社相嘲號猪嘴嘴而舉社叢粉

故知口業之報人非固多鬼責尤重  
多言取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振少言不惟養德深又養得氣完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亦弗之信矣

古人謂然於室者色於市方其怒時與他人言必不卑遠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怒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

昨非庵日集

卷十二

三

傅康簡公以言事論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為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為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言前日之闕政與排謗何異

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眾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己有真見乃可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為古人之事則難

教家要畧曰今人一相抵觸忿誇與豈忠厚存心者哉至於閨門事所繫尤重孔子謂人所信者目亦不足信者凡傳聞之言狀聲畫影豈可學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聖乎萬一有之耳可得解口不可得言也假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潔之恥由是夫棄其婦父逐其子口舌紛擾骨肉殘喪者多矣不可成哉

劉穆之貧時好往妻家乞食其妻江嗣女江氏每有慶會妻囑令勿往穆之故往食畢又求檣柳江氏兄弟戲之曰檣柳消食君何須此及穆之為丹陽其妻兄弟宴飲至醉乃以金梓貯檣柳一斛遺之

苗晉卿數薦元載李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丹慶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聞衡之及乘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揆家百口貧無祿乃食取給牧

守稍厭惡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  
孔元弟成弟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評忠直人臣大罪也

政事或問元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元嘿不應更答以完語其不泄如是  
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至滅我中國之人者道一言之力也

後唐莊宗皇后劉氏父劉宴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與諸親爭寵常自耻其家世寒微莊宗乃為劉宴衣服自負著囊藥篋使其子繼提破帽隨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如劉氏大怒答繼及而逐之  
馬援兄子嚴教並善謀議而通輕俠容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解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安是非政法死不顧關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謹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與人交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數郡舉

昨非庵日集

卷十二

四



局外而皆人長短吹毛索垢不留些些餘地試易己當其局未必效彼人萬一行計而快己否錄鏗影離形務令事事逼真試易人肆其誣未必能安恣順承設身代處人我親視即欲易其言不可得矣

古劍鋒也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要皆酒使也寧鴿子有言醉後勿多言取以為輕言者戒酒狂樂也因杯酒以罵座人漢灌夫所以陷胸于武安要皆言失也管夷吾有言酒入舌出取以為強酒者戒

劉效劉如向在館中彼一日問恕曰前聞君猛雨中往州西何耶恕曰我訪了君開冷無人過從冒雨往見也彼戲曰子得非有所請來耶恕勃然大怒至於詬罵彼曰偶戲耳何忿之深也然終不解同列亦莫測異日方知是日恕實有求於了彼初不知誤中其諱耳

喜傳語者不可與語好議事者不可圖事

主之不祥莫大於行僮僕之諧言奴之不祥莫大於傳主人之謬語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獻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或問謝公三子孰愈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公曰吉人之辭寡

昨非庵日纂 卷十一 七

北齊盧元明朔王所曰有言則誑近天便狂加顛足為馬施角尾成羊王隨答曰卿姓在亡為處在丘為處生男則為虜配馬則成驢舌歸之可畏如此

魏陳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封事皆嘆息焉今人直諫其君之非而以揚於外曰不避忌諱且局欲壞而借好題自以退馬視陳羣愧死矣

稠人廣眾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非惟惹嫉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矣如對官言清則不清者怒對友言直則不直者憎彼謂我有意而為之耳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即答者庶幾可矣

李林甫始賢嫉能每奏對多陷人眾目為肉腰刀嘗以甘言誘人過諸於上前眾謂林甫甘言如蜜朝中相語曰李公面多笑容而肚中鑄劍怨者百口同音噫無此等人拔舌地獄不幾虛設乎

嘉靖間講官顧鼎臣講成丘墓章至致勳殂落諸侍臣皆驚顧徐云亮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眾心始安

辛稼軒帥淮時陳同甫與時落卷甚繁訪稼軒於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

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據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蟹俄罷宿衛於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謹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置驛馬而逃月餘同甫所書於稼軒飯十萬路以濟食稼軒沉思不得不和數與之言固易發難進史制於人者也

楊士奇入奏事仁宗望見笑謂養夏原吉曰學士來奏事必有得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思詔甫下而傳旨賦北京山東東八十萬助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上喜曰吾固知言之成理即令減四十萬

石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諫如不能言者人主以是親之到溉之祖房之曾以擔簦自給及溉掌吏部尚書何敬容參選事有請溉輒不允敬容語人曰到溉尚有餘臭令選學作貴人溉聞而深銜之又溉弟洽一日問劉孝練吾甚欲買東隣地以蓋宅而其主難之奈何練曰但多釐費於其傍以苦之彼遂遷矣洽怒竟因事害之呼評人所諱稿且及身一時之口其可以取快乎

諸葛誕殺樂綽有典農都尉數譏誕於是收而斬之罵曰卿生舌死先令人以竹塊

昨非庵日纂 卷十一 八

其古然後殺之

國初祁祀文有子枚字上怒將罪作者桂彦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戎饗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誣者眾得釋

即能巧中猶嫌鴉之能言苟覺為煩何如桃李之自下管子曰吾畏事不敢事吾畏言不敢言故行年六十如老乞耳拈出託以自解

詩用方言豈是宋風之字談隣俳語恐貽拂塵之羞

吳僧贊寧頗諳儒書博覽強記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屬時有安鴻漸者文辭雋雅尤好嘲詠嘗行過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都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具技對鴻漸所逐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劉般不忤旨取直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聽每與羣臣議政事般然無所是非羣臣出般獨留為聽數暢條理而確事宜聽未嘗不從之般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况萬乘乎

修永樂大典時諸儒羣集一日有及凡例未當者王偁孟瑒等之故構層樓華屋



乃計工於植桶都料得不有誤耶景泰中徐有貞以左食治河無成功于少保笑謂同列曰徐先生五墨匠耳奈何今脫土壘也二公之戲言一也王幸而無報于迄以此受禍然則戲言可易發哉是以君子有起羞之備有與戎之戒有寡尤之備有寡見之思

陳壽性介特不矯誣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善彈劾人嘗言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刑官枉人言官尤易枉人吾不敢妄言者遵父訓也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而廉名最著

竟寬相結不盡孽根報報相尋孰為禍始自非譽在不共奈何恨致難忘蓋甲兵多伏於半言而雌雄必爭於累世口舌纏身竟孽遂銷

錢塘娼有女美而啞教以琵琶後廢不精審既并貌益揚藝益工有賈見大喜倍價聘之或噴其愚賈笑曰婦類以長古歌人家內護寢而後家可長耳遂挾以歸賈有姬十餘人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娼婦頗門費一飯非啞娼不啞娼亦心自語不覺啞不家娼仍然自隆重非尊右不居非珠珍不御諸娼雖忌之然感德其不能言免白於主又心幸之嗚呼啞娼以不言全寵所謂其默足容者乎

昨非庵日集 卷十二 九

章子厚在政府一日李邦直欲復唐巾裹子厚曰未消事幾只煩令詞帶來暮看蘇子由語張文潛曰廟堂之上誰語肆行在下者安得不風靡

今孤獨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答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翼相公受理之職時宜覽古納善惡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改河終身外人之短達人之忌可不慎乎

明帝問張重曰曰南郡人應向北者曰重曰臣聞鴈門郡不見墨履為門金城郡不見積金為城雲中郡不見中天而居東海郡不見宮室在於水中臣雖居曰南未嘗向北者曰

居君側其可尚哉 綽仲仁辨才無碍大似維摩詰猶惜其舌端太礙構多知為多言數窮此兩言者大夫頂門鍼也

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人隱諱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惡吾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家

謝朓出為吳興郡守與弟滄送別朓指海曰曰此中唯宜飲酒

隋今盧思道購陳主用觀世音語嘲思道曰是何商人齊持重寶思道即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漂漂羅刹鬼國陳主大慙

報恩經有云人生世間禍福從口生當謹口甚於猛火能燒一世惡口能燒無數世猛火燒世間惡口燒七聖昧口舌皆髮身之斧也

議論先輩畢竟沒學問之人獎借後生定然關世道之害

言非關世實誦數千言胡以濟焉語苟切時師模三十字亦足重矣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師正同在樞密三人屢於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上顧問之晦叔方為開折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

當時議論叔惟默不副眾望晦叔亦不辯同僚或為辯之

高宗曰魯諫論事雖許風剛要須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務大體不摘纖瑕細務強置人於過豈惟陰德不沒亦可以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

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

柳原居遠東好以清議格物公孫度以下心不安之管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取禍之道也審勸令西還

盧世榮理鈔法自謂生財有道賦增而民不擾董文用謂曰此錢取自丞家柳柳取之民也牧羊者歲兩剪其毛以獻主者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右丞恐有日剪其毛之患矣呼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客次與坐席固不能過謙常宜自處卑下最不可妄談事及呼人姓名恐對人子乳道其父兄名及所短者或其親知必貽怨招禍俗謂之口快乃是大病

今之操不律若搯擊古人吹毛索垢無所不至而弘獎令人動多溢美大臣則人人集集畫省則人人龍比守令則人人驚驚將帥則人人劉岳布衣則人人巢許文

士則人人班揚詩客則人人李杜縹流則人人能秀黃冠則人人葛洪投贈之篇黃金為政譽墓之作白骨含羞昔人謂魏收穢史余謂今人穢文也妄語之戒此為口德之玷者不少士大夫痛加憾悔而焚其筆研可乎

保州兵亂招而降者二千人分隸諸州富弼恐後生變屏人謀之歐陽修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從容論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弼悟乃止是時弼大閱河北之兵多所升黜者謂弼擅作威福弼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鄂州向若擢殺二千人禍何可測耶然則修一言不特活二千人亦免弼於大禍也吉人之辭培植固不遠哉

范仲淹在鄧節人費黥以狀元及第歸鄉謂仲淹願受教仲淹曰惟勿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黥不忘其言每語人以吾得范文正一言平生用之不盡  
劉子翼峭直有行常面折僚友之短退無餘嗔李百藥嘗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亦多不憾

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墜惡道師曰君以邪言誘攝人心使逾禮越禁其罪豈止墜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

作詞曲  
士君子聚談間若直依傍道理而藉以和氣平心自有深趣自有決洽戲謔語恐其始半陽半陰矣酒中言謔尤易支離所宜相戒

昨非卷日纂卷十二終

昨非卷日纂卷之十三

明 鄭瑄輯

內省

十聖示心燭三省九思教我津中寬序寸腔懸膽鏡畏衾羞影盡人衣裏藏珠刻剎提陰念念返照過於閃雷天中何止聞鐘清夜幕內省第十三  
范文正公云吾每就寢即計一日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故相稱則熱麻不然終夕不安眠明日必求以稱之者

趙清獻公仲蜀時有妓戴杏花公偶戲曰誓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技頭梅子豈無嫌通曉公使老兵呼妓幾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聲呼曰趙行不得無禮旋令止之老兵自幕後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時辰此念便息實未嘗住也  
纔舒放便思收斂言語便思閉口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多事須有包含則有餘味發露太盡恐亦難繼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震而不驚復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懼  
昨非卷日纂 卷十三

遇惡深重亦有致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即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消阻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人而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業相也苟一類此即須奮發  
言行擬古人則德進功名付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子孫則事平受享慮疾病則用儉  
趙抃任成都一琴一鶴自隨及再任屏琴鶴止有蒼頭執事日所為事夜必衣冠拈香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為也

居高位而施乞正作奸究而活數魚已自照照而假手殺人者不悟善亦累累而未流種毒者不知此謂觸指失頭殺牛放蟻  
執扣者福輕而負融之人其祿必厚操切者壽夭而寬厚之士其年必長故君子不言命養性即以立命亦不言天蓋人自可回天

無事便思有雜念否有事便思有粗氣否得意便思有驕矜否失意便思有怨望否  
時時檢點到得從多入少從有人無纔是學問得力處

管寧浮海大風幾覆舟中人呼天懺罪至管寧云當一朝科頭三晨晏起及次不冠如廁過必在此耳後同行諸舟盡沒獨寧身有燈導而前復濟

士君子濟人利物宜居賢不宜居名居其名則德損士大夫憂國為民當有心不當有語有其語則毀矣

梁武帝身為帝五十年五十歲斷房室第五倫子病不往視通夕不寐猶子病一夕十往退而安寤而自以為有初管寧渡海遇風自訟生平罪過而止於一日料頭三晨晏起幸靈運道路故及者正之未稼僱仆者扶之終身不復使臧獲謹守堅渡海航無人留渡直而去古有道者皆聚精嚴如此今人二六時中存心制行無適非罪何奈何諱道

人為五陰濁障不能見虛空中聖賢聖賢無一處一刻不了然見我切宜慎獨

事當快意處能持不持此生可免寂寞且能駕馭造化言當快意處能住不持終身自少尤悔且覺趣味無窮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窮盡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窮竭貨財以媚權貴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總未反而思耳

暗室貞邪誰見忽而萬口喧傳自心善惡炯然溥於十王故檢

為善如負重登山志雖確而力猶恐不及為惡如乘驢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

能制

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明事上行不去之心

陳文帝起自布衣知民疾苦每難人伺漏傳殿中者令投於階石上發然有聲云

吾雖眠亦令驚覺

天若棄絕人則差容悅者以驕其氣天若教道人則差橫逆者以練其心彼奉天差而我不能則我悍矣彼代天教而我不能則我愚矣校天所差之橫逆又一橫逆也人可橫逆於我我可橫逆於天哉

阮光祿裕在朝曾有好車借者皆給有人葬母欲借不敢言阮聞而數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逆我之

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閒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逍遙平時只自悠然過境未免優游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童僕雞犬到處可憎故云每事自度真一帖清涼散也

處世須耐煩居官尤甚能耐煩便有識量着一急性不得蓋事多在忙中錯也至讀書交友當尸涉世無不皆然不惟法養德性亦足占後來造軌使懂懂往來由恭

滅製即讀書亦不能咀嚙作事交友必有始無終此無恆之人也況於居官不如

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情降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雖人世之千古亦

字宙缺陷世界宜爾也故士必知命而後能樂天

與其燒香求福不如為善與其念佛免禍不如去惡與其妄取施惠不如勿取與其

濫費千人不如省費

晉王珣王珣捨宅為寺唐質之章捨宅為千秋觀龐蘊沈家產於洞庭湖而與女靈

照同修梵行裴休為宰相而送子出家胸中無憾如此乃於道可冀耳今人使聞

聞以益宅權市利以增資為錫鉢而破瓶爭尺寸而連訟擲膏腴以奉軀趨竭心

力以營妻孥如是雖目前四口吐道花何益哉

有人教富翁打坐坐中忽憶數十年前人負宿債乃深嘆坐功之有益固知道不在蒲團上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此身一敗可惜

眉睫曉夜夢裏便不能張主眼光落地死去又安能分明故道學之法無多只在一心不亂

非非海日集 卷十三

啜美而生揀擇則啜美不異啜羹作善而求勝人則作善還同作惡

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吾遺者是當思傾覆之易持論無鬼神見怪魂驚平居談仙佛遇病齋懺儒者可笑如此稱崇數米時翻名理廣延竭匱乞填日掛山林齒蟻高人其可信乎

小人營幹多從黑地欺心豪傑作為何怕青天有眼

昏傳玄銘席之左端曰閑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勿忘其憂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處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

觀察使李曉立身甚嚴所居在報恩寺西一日火作延及家人慌慌縵叱曰此室皆

清佛所建即焚香拜祝曰若李曉有枉法之賄苞苴之汚廉潔焚以彰不德既而

四面皆焚惟李宅獨存常大書屏間曰布施不如還債作福不如省非真格言也

祈雨疏有云早既太甚神謝人來默禱示曰我觀下土富不澤貧貴不澤賤甚者親不澤親也在在誰非早場我親眾生曾難求富賤難求貴甚者親難求親也人人誰肯應求乎等相求尚多不應汝去天不啻萬里乃望有求立應耶汝但反和常作澤物德汝雨及人吾雨及汝矣

陸天也有寓言曰其帝時宮人多懷春疾者曰須救數十少年藥之帝如言後數日宮人皆顏舒體胖拜帝曰賜藥疾愈謹謝恩請少年俯伏於後佑齋跡無復人狀帝問是何物對曰藥海

縱才情不減相如何必效臨印之稿若事功未盡少伯莫堪做五湖之游青衫溼淚羊雖美而未必樂司馬生平紅拂扣門遇試奇而益足盡衛公後像我願世人甯甘甘批莫羨多情縱有機緣且思陰報

人思火體熱思水體寒怒則髮鬢驚則汗滴懼則肉顫愧則面赤悲則淚出恍則心馳言酸則涎言爽則唾又日有見夜必夢憶日有思夜必語語學文則洩精氣怒則發狂皆因心而生者也人自省靈君可一刻不在絳宮以統百屬

段希亮使英越過海遭大風左右恐怖希亮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止

倚高才而玩世背後須防射影之蟲飾厚貌以欺人面前恐有照膽之鏡惠惠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成功故拂心處莫便放手陶文懿公以差出選朝慨然歎曰吾儕居官即令事事濟人不能掩罪為一況此間

局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憐余簡差出京往還幾千里夫役不知若干人彼彭彭林林皆人子也矣蒸汗喘若雷履寒踐薄衝雲由此而踏道路委溝壑何可勝數此等罪業皆由我作無勞以享之果報不誣能無惕然乎

仇邊勢易逃恩裏戈難防苦時坎易逃樂處附難脫無事如有事提防難可弭意外之變有事如無事鎮定方可消局中之危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交動靜語默志從而似之人性如水為不善如就下可不擇交

程伊川自省云農夫和寒暑雨深耕易耨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胃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莫然為天地間一蠹

婚而論財究也夫婦之道幾葬而求福究也父子之恩幾掃滅其夫者恃於富也子露其父者恣於地也

有橫運於此逆來必不順受非君子不能自反有橫運於此逆來恐不再知雖君子

不必自反惟聖人誅天下之橫人又能散鹿盧之橫財無所不自反也誰能視橫財若橫人然不肯受乎

莫涼之態處富貴者更甚於貧賤嫉妒之念為兄弟者或狠於外人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心曰本心性曰本性分曰本分原不計利息也曹美備持本換利幾米幾錢左手交右斤斤不爽故談及報應夫子不答蓋不教舉世作曹美備也世提一雙空手要圖僥倖去拿錢當備不若

單太玄者乃作逐貧賦不討貧而欲逐便非守玄矣諫佛骨者乃作送窮文不堪窮而欲逐便是脫骨矣

王丞相名位隆盛百僚欲為降禮馮太常以問顏光祿顏曰公雖重禮無偏收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佐於我其有邪德乎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貧賤六道輪迴天非私富一人蓋托以眾貧者天非私貴一人蓋托以眾賤者貧賤人食力營業自家血汗自家消受天之鑒察及寬富貴人擔爵食祿萬民血汗一人消受天之督

遇更重伊川先生有云士大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目之進取已仕者不過及官職之差餘下此者計資財多寡角生理巧拙比嗜欲勝虧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言語文字之和剪綵為袍象龍紋者抑竟何得哉嗚呼君子求益於師友不苟然矣

然則世無其人歸而求諸吾言可也有人嗜好色間王龍谿先生云有人設帷帳指謂中有名娼汝可棄帷就之汝從而入視乃汝妹汝女也此時淫心亦頓息否曰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作真耳

謝顯道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

晦春先生曰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遺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少安矣始者甚早其說以為何至於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象山先生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

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魏文侯問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

足恃乎曰不足又使物其作色曰寡人問五者於子二以而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

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

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明道先生曰免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乃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未相磨必磨

不成須是得他箇處磨物方磨得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凌則修省畏

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險如此使道理出來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煅來思立揭地掀天的事功須向海水上履過

融得性情偏私便是一大學問消得家庭內嫌隙便是一大經驗

一念錯便覺百行皆非防之當如渡海浮囊勿容一針之蟬漏萬善全始得一生無

愆修之當如凌雲寶樹須常眾木以撐持

象山先生曰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懼及他己上事又卻只是放過怎知名

利如錦履陷弄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箇大不惺惺去

或問張無垢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忍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

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驟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

便以乘其非特害人於己甚害

晦菴先生曰延平先生常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坐思量方始有得某

依此法做去真是不同

韓廷壽行縣至高陵民有兄弟相與訟田自言廷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

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番夫三老孝弟受其

恥皆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

丞番夫三老亦皆自警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兄弟深自悔皆自斃

知帝時引默然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愜何不遂去之帝曰吾雖

廢天下肥矣蕭蕭萬事必慎而思不妄竊韓林數陳治道多許直我退

而思疑必委吾用韓休為社稷非為朕也

太宗謂蕭端曰朕少得良方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方乃曰皆非良方木心不

正則脈理皆非方雖動而發天不直朕以方矢定四方議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

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

文天祥美智如玉秀儒而長且願瞻燁然自為童子時見學宮所嗣鄉先生歐陽修

楊邦又胡銓像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

成祖時潘縣理端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耆民禱於八蜡得越三

日有雀數萬食蝗殆盡皇太子聞而嘉之願侍臣曰此誠意所格耳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英雄卻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

豪卻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棒矣

高書揚鼎端居攻苦嘗語人曰吾生平無可取者但識廉恥二字耳為民部右卿恐

不勝任書十思於座隅以自警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

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弟遂求分異又數有鬥爭之言彤掩戶

自掩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

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為敦睦之行

范文正公為校理忤章獻太后貶居河中僚友饋於都門曰此行極光後為司諫諫

廢邪后貶睦州僚友又饋之曰此行愈光後為天章閣知開府撰百官圖以進忤

呂夷簡落職貶睦州僚友又饋於郊曰此行尤光任布拜樞密副使歸休洛中作

五知堂曰知思知進知命知足知幸噫三光之心不可有五知之念不可無有三

光之心則近名無五知之念則貪祿

往往至暮不復有錄文意。大凡人心有所癖，則下人得以其癖中之小至廢事。大

足亡國。夫差之館娃，漢武之神仙，皆中以其癖者。故有南東巫蠱之禍，不可不察。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要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要三箇必自反。

孫鼎督學南畿，每閱卷，雖感暑或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曰：士子一生功

名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靈在上，與各家祖宗森列左右，敢不敬乎？故事：士子赴

舉，必插花掛紅，鼓樂導送。時北狩之報方至，鼎誥諸生曰：天子蒙塵，正臣下泣血

嘗膽之時，予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志去，不用只親送至院門而退。

國朝金寶亨，應大猷以道義相友善，金謝事家居，應復起官，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

他日回來，要將一點樣應容處還我。

宋臨安御街士大夫必游之地，術士聚焉，皆有厚德。數十年後，向之行術者多不驗。

而後進海奇中有老於談命者，訝而詢焉。後進曰：向貴人命得祿貴生旺足矣。今

必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在位者誰不日以殺人為事，汝術所以

不驗也。老者嘆服而去。意有位者可不深長思矣。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當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牛不食一搏牛耳。

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依己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各惜財物而持身不穢，謂之三

反。李嶠性好榮，遭憎人升進，性好文章，憎人文筆，性好貪，憎人取受，謂之三戾。

嗟夫！世之為守易，尉為尉陵守，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者多矣。富獨二子為反戾哉。

仲尼曰：史鯀有君子之道者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若鯀者可

謂善用其反者矣。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

失。朕嘗實此三鏡，用防己過。今魏徵殞，遂亡一鏡矣。

見美女時，做虎狼看；見黃金時，做糞土看。這箇中間享了多少清福，讓他說話，我只

閉口，讓他指點我，只袖手。這箇中間省了多少閒氣。

明都御史高明，領劾劾力疾行事。乙卯疏乞休，曰：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

老無兄弟，三宜退。以治盜微，宜再起。賊平，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華童開寺

道，還其中。有四壁蕭然，寸心虛湛之句。及病革，書一偈曰：平生無一事，欺天今

日送百錢歸地鄰，而逃。

家宰取公裕嘗曰：吾為禮書時，暮自部歸，必經過王三原之門，過必見其老蒼頭持

秤買油於門前，因自念入官至今，初不知買油點也。故每過輒面城牆而行，蓋不

勝自愧云。

聞賊出於精，初覺悅出於祇懼，無思出於能慮，大膽出於小心。

口裏聖心，心中盜賊，勤人而不自勤，名為掛榜修行，獨慙氣影幽畏鬼，知人而復

知天，總是無根學問。

崔浩能料敵，人咸敗於數千里之外，而不知國書之禍近在眉睫。京房測未來吉凶

甚，髮不美而不知恭顯之難，刀在其頸見遠而反迷於近也。蔡中郎柯亭辨籥，聞

琴知越，可謂妙識通玄，而不知董卓之為漢賊，張茂先博綜海內，精於龍蛇，可謂

沈機明極，而不知周旋，差逆之為禍，見微而反昏於顯也。梁武英除英雄，不啻雞

革摧枯，而晚年困於一侯景。唐文掃蕩六合，在反掌指顧，而末路以天下全力

喪師，連左能難而不能其易也。申公巫臣為其君策，夏姬事，明智絕倫，而卒乃菟

夏姬以他家亡宗，覆為天下笑。袁紹廢長立少，諱尚日亭千戈，劉表上書陳說禍

福，可謂表公忠臣，表自廢嫡立庶，亡其家，國隋楊廣討陳叔寶之罪，明知皎日及

自為君昏虐，又過之，至為叔寶之鬼所笑，明人而不明於己也。泥沙金屑障目

則，則提醒回光，聰明人可草草哉。

老成之人，言有迂歸而更事為多，後生雖天資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

成為迂歸，及歷事多而情理現，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

仁厚刻薄，是修短歸，謙抑盈滿，是禍福歸，勤儉奢惰，是貧富歸，保養縱欲，是人鬼歸。

衣垢不滌，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慙色，行垢不滌，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倪郎中有書室帖子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客問之，應曰：觀前面人，當見

我不如人，思齊之念自勵，觀後面人，當見人不如我，踏履之憂自洽。

邊環不以昏行，雙頭願回不以夜浴，改容向錢，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莫缺耕於

桐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德微，枕善而居。

魯君以伐齊問柳下惠，惠歸而有憂色，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齊有

女造晏子之門，晏子曰：嬰具有淫色乎？何為見奔？是故苞苴及門，必有好貨之念。

使佞在側，必有好說之端，是以君子省躬，欲嚴克己欲密。

夷人買奉吉了還國吉了曰我淡禽也不願入國因不食而斃大曆中有猴數百集朽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一老猴忽躍去鄰近家塚火燒屋里人爭救火幸猴得脫去吁學吉了之忠可以報國效老猴之智可以全身

宋壽皇在宮中常攜一漆柱杖宦官某某敢視視嘗遊後地偶忘攜馬侍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奔以乘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摩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司馬溫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為置一妾一日使感飾入書室中公略不顧妾思所以動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是何書公拱手正色答曰是尚書妾遂退而退

辨勇見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煦之故君子以辨勇為冠小人以窮奇為名乃若冠辨勇而煦不直則窮奇更甚與之為伍矣有位思此痛宜猛者

貞觀中京畿旱蝗太宗振蝗引咎曰過在于耳人以穀為命當可食予肺腸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畏人非不畏鬼貴修好之術易窮畏清議不畏偏路隄防之見在定

人爭求榮乎就其求之時已極人聞之辱人爭恃寵乎就其恃之時已極人聞之賤唐祭禮體貌尊嚴莫敢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較

非非昨日集 卷十三 十

人常服耳過琴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

張子韶曰如看歷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在朝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當孰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稱指畫則幾會圓熟臨事必過人矣凡前

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審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

宋王嘉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數服之元劉敏中嘗與同僚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

胡澹菴十年貶海外北歸曰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澗謂侍妓梨頰也後從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頰

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恨平生因題以自警

管子方諫官渡淮舟中遇風舟欲覆乃釀酒作詩曰宋聖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舟楫顛危甚龜鼉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原甫亦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道文之意邪

英礪石盡難消人以疑貳之心君子所以先檢守也

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也小則亡身大則殘家楊雄之文為新莽項功德班固之文為梁冀勒燕然潘岳之文為賈后廢太子袁宏之文為桓溫撰九錫何貴於能文

康希憲有疾帝遣醫診視醫言須用砂糖作飲北土糖最難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卻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

試思吾二六時中存心制行與佛理相應乎與天道相應乎與人道相應乎與秀生相應乎與鬼趣相應乎則我將來之果地可知矣故省身者學之實知非者道之進

宋衡陽王鈞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質玠曰殿下家富墳奈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簡閱既易且一經手寫則永不忘巾箱五經自此起

鄧瑄曰笑罵從汝好官我為安得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如此輩者豈復知人間羞恥事

天下可愛的人都是可憐人天下可惡的人都是可惜人

非非昨日集 卷十三 十一

唐杜景儉為鳳閣侍郎既文章器識並高時號鶴鳴難樹王及善為內史才庸猥時號鴉集鳳池天景儉一文士耳處非其地人猶以鴉鳴惜之乃高賢既於下位不謂之鸞棲枳棘子及善僅庸猥人己以鴉集羞之乃媚嫉處廟堂不謂之集集梧桐乎用人與見用於人者可發深省矣

張翥為會稽太守入海捕賊遭疾風暝浪水湧起士卒驚曰翥曰無得恐太守奉法造賊自顧無些微徇狂風必不為害須臾風靜浪止

廣庭或染勿作隱憂於暗室浮議可忽因招陰譴於神明去惡如新衣之避油膩雖點滴而亦汚為善如貧子之積資糧即顆粒而不棄

余貽李維貞書自叙治志心力良苦數年之後始就調和乃今庶能忍辱矣然猶覺稍費經營御下之時照管一或不到便做發烟火急撲之即滅是知根猶未芟也

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凡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姓劣病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饋餼平甫曰凡在相位須要令天下後世人取法劣雖疾丘之積久矣為此莫益且尼嘗以君法繩吏奸今以楮錢選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邪

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而嘆童子曰取問何嘆簡子曰吾有食投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

善果了生端不為冥司有未結之業清修過素性不為仙都有可換之班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唐次無故賦斤燈亮孤心抑鬱乃采自古忠賢遺放雖至殺身而君猶不悔者書三篇謂之辨謬略上之德宗怒謂左右曰唐次乃方吾古之昏主至憲宗閱書禁中

得次所上三篇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上辨謬書人君宜時時觀覽以首厥躬朕疑編錄未盡命傳師廣為十卷號元和辨謬略其序曰聖德先辨謬何由

宋建延三年鼎州巨石隨大水流下有字曰無為深淺天知人情無為冥冥神見人

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地收人魂

月支有及牛今日割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創即愈莊浪有饗羊土人歲取其脂不久輒復滿腹蓋地接西偏氣使然爾彼小人之類去而復滿復氣之良特而復

息亦若此也蘭點可不嚴密

昨非庵日集 卷十三 十一

承暉生而富貴家居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

今之士風薄矣淺帶縫衣日濁胥隸中如掃落葉旋去旋存至使大夫之公庭鴉不

得鳴而雀不得羅馬則吾輩之羞也男兒生不成名亦宜矣然自完何至腥穢烟

霞點垢泉石

袁叔德候李僧伽先誠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向蟲蟻而敬焉蟲蟻不聞對犬豕而揖讓犬豕不答譚忠義於操莽溫懿譚孝弟於

商臣宋弘輝恬退於曹爽何鄭輝好生於劉石符姚輝清淨於叔寶楊慶輝柔和

於黃元項輝諱施捨於石崇王戎亦何以異此

家眾佛意莫生煩惱障否安食身健莫生淫欲障否丘園清談莫生營項念否道侶

紫玉道通禪師于頓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船漂墜羅剎鬼國師曰于頓村漢問德

塵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墜羅剎鬼國

才性學術偏枯雖復好人其禍天下與不善人同

若人子事父母如今之屬吏奉監司便可稱中生伯奇故自轉想往芴西山人

夫廬屋萬間容膝不過斗室山田千頃埋骨只須一丘錦綺盈箱身弗勝肥甘滿

廚腹弗勝飽人所藉於世界幾何而孽孽汲汲過累於丘山深於溟渤而曾不

省覺也清虛恬淡亦和善良卿黨贊之鬼神敬之竹素書之何故不為此而為彼

而以其身不建之名種無窮之禍也

則天法峻唐獻可希旨為忠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裴即獻可堂舅也既損

額以絛帛裹於巾下嘗令露出冀則天以為忠時人比之李于慎子慎則天朝誣

告母舅加遊擊將軍母見其者緋衫以面覆床涕泣不勝曰此是汝舅血染者邪

耽溺昏迷使精耗氣思人以苦為樂戕殺暴殄損人利己凡人以罪為福魚之在水

也人以為水而魚以為樂富蛆之在糞也人以為糞而蛆以為甘旨至人視凡人

也亦然登彼岸返樂土一悟迷開耳

昨非庵日集 卷十三 十二

今人甫操筆伊吾氣盈趾高東鏡登壇目無先哲偶嬰鱗逆忽得誌沾沾自滿龍化

人物以為丈夫事止此耳頭頂輪巾手揮玉麈慷慨自許不曰隆中臥龍則曰東

山安人或出而萃百人旗于之下亂矣談孔說老倒峽其辭懷仁負義成仙證佛

橫柄在手而或失聲破釜見色豆羹反念自觀能無深惡

釋道欽與劉晏譚禪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

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

人心如馬馬狂象易逸難調無論不知降心者即降伏之久一毫未馴撥之仍動人

阮孫登於水屋溺屢起起輒笑了不志怒心如山岳不可動矣必如此乃可言道

明識紅樓為無塚之丘墟迷米認作捨身岩直知舞衣為暗動之兵戈快去問試

劍石

張乖崖問李姓果信我否對以公威惠及民無不信公曰前一任未也此一

任應稍稍耳秀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程明道令晉城縣三年座右書視民

如傷四字云某常有愧於此

黃洽為人質直端重嘗言居家不欺親任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坐不欺鬼神



何用求福報哉

夏原吉嘗與同列飲於他所夜歸值雲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天寒甚吉曰君子不以冥冥情行且天威咫尺敢弗敬乎

劉安世年既老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令人嘆以大用因勸為子孫計安世笑曰吾為子孫不至是矣廢斥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為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地下不可破戒也還其書不答

宋亡時潭州夜破進士尹毅為二子行冠禮人詰其廷毅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耶禮畢令人盡殺其家先是理宗時元太子破成都入文州守臣劉銳集其家人盡飲樂以死有幼子纔六歲飲樂時猶下拜受之如平日梨栗止啼之態左右感動泣下

邵良然奏偽學顯行有詔監司帥守為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就期取家狀必令書不是偽學四字推官柴行中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為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爭交好辛旻不與往來旻子徽諫曰劉孫用事非非旻曰旻

卷十三

十四

眾皆影附大人小降意不無必有謗言旻正色曰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不為三公大丈夫欲為公而昧其本心報

旻符仰視父人而罵曰汝何等輩亦轉居我上父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旻符怒往復紛然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閒氣

旻雖戲言可發深者  
崔羣知貢舉錄其妻勸令求田奉曰子有美莊三十所故榜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人乎君王文柄約其子不得就試贄如以君為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

魯宗道為執政嘗一小室畫山水朝退獨坐靜思行事當否曰思愚妻亦不許入剝犀不肯居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為言犀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違心以結私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之弊

宋李公明論事切直仁宗嘉納歐公以簡稱而質之公明喜曰歐公平日書疏往來未嘗呼我字也此簡遂以字呼我人之作好事可不勉哉

宋主順聖禪位於齊王蕭道成司空褚淵等奉寶殿勸進隨以淵為司徒督者滿座從弟昭數曰序回少立名行何意復得至此使序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

士報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

蕭大器簡文長子遭倭景之亂在賊中未嘗屈意嘗曰賊若見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何能以無益之態橫憂必死之命故雖在憂迫而神理怡然

商紂為傾宮宮而曰傾心已傾矣欲國無傾得乎卒有牧野之戈隋煬為迷樓樓而曰迷心先迷矣欲國無迷得乎卒有江都之禍故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不可不發深者也

楚莊王見天不見放而地不出尊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子歟安不忘危故克有終而勤功成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山悔吝何關於天富人子不自私而使人棄其子私之貧人棄子不私而又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有與貧人不得不行而又肩與人是皆習以為常而不察者也天下事習以為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為異可發深者也

宋太宗嘗幸龍圖閣閱書指西北架一漆函上親自書論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已而愴然久之

卷十三

十五

威險待制龍圖閣天書初降羣臣表賀詞皆溢美論獨言曰曠古未有此事不可恃之為祥當戒慎修德以答天意真宗覽而嘉之

宋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任丞相曰我輩亦須自點爾孔吏部不肯居朝矣至理之世丞相畏人也如此

張方平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書者月與其婿王鞏同飯命鞏脫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踏生道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衣無害也

明無筋骨牙之利而意之所到盤旋曲折每有安居蟹六跪二螯無托身之所而寄頓於蛇蟻之穴引有一心蟹有躁心也故曰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

右補闕陳正己四十四致仕預製檄題曰永息庵置諸寢室人物移之僻地曰吾欲見之常運死想滅除貪愛耳

是文元曰非理外至當如達虎即時而避勿恃格虎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即時而止勿縱染指之欲

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當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承福者濃而短士大夫

當為此生惜名不當為此生市名致持書尚氣節懷取與謹感儀此惜名也競標

榜選津藪驚矯激習模倣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為

一家用財不當為一家傷財濟宗黨廣乘備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廉宮苑

枚歌舞會懽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誦士大夫當為天

下養身不當為天下惜身省嗜欲減恩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

怨營室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畜而大惜身者粗而細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假公入其黨因問語公曰君子知微知乾知柔知

剛公正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形而為我

鄰志完過尤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維而不厭若維而厭非所以為常

蕭德言為志於學晝夜無倦每開五經必束帶盟灌危坐對之妻子候問請曰終日

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道豈憚如此

讀書貴於能用讀書不能用是讀書不識字郭登咏靈魚詩云瑣瑣如何也賦飛雖

無鱗甲有魚名元來全不知大意枉向書中過此生

昨非卷日纂卷十三終

昨非卷日纂卷之十四

守雌

時事如半局殘棋安關雌雄局更何分勝負世途直一場幻戲強爭頭角醒後

那兒輸贏誇下興劉郎新返越易所以成觸藩也為腹不為目猶龍氏其我師

手蔡守雌第十四

商容張口問老子曰吾古存乎曰存曰吾當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剛亡而弱

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雷隱有業進士再試即棄去嘿坐終日或謂其癡翁曰終不以吾癡易汝結

梁大夫宋就為縣令與楚鄰界兩亭皆種瓜梁人劬加數灌其瓜美楚人窳而稀灌

其瓜惡楚令忌梁瓜美夜竊播之梁瓜有焦者矣梁亭欲報楚瓜宋就曰足分

禍也令人竊為楚亭夜灌瓜楚亭每旦往瓜俱已灌日以美矣蔡之則梁亭為也

楚令大悅以聞楚王楚王悅梁之陰讓也謝以重幣而交好於梁王

漢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不治垣舍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拙之一字免了無千罪過間之一字討了無萬便宜

養食卓便淒涼窮卷安吾拙亦安吾愚銀黃金紫馳騁康衢是其才亦是其命

淮陰忍辱於袴下卒以興漢勾踐含羞於石室終能沼吳石勒強盛乃奉表王浚以

盈其船唐公雄長乃推雙李密以驕其心

楊再思鳳閣侍郎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

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漢北海王賁少好學尤武以上皆愛之嘗遣大夫詣京朝賀召謂之曰朝廷設問容

人大夫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賁曰吁子危

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製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大

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

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即進步的張本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

有分有階耗理臨官顧我論萬事總不如人無憂無慮天喜生命贏人只一籌至要

在我

留七分正經以度生留三分癡呆以防死

王祖耀厚名兄子曰駟曰沁名子曰澤曰添成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汝曹願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遠成則疾亡晚就則善於朝華之草夕而枯落松栢之度隆寒不寒是以君子戒闕實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遠矣  
聖人亦是退一步法易經一書每到感滿便思悔各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聖人灼見事理定當如此

東陽少年起兵欲立今史陳嬰為玉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封侯不成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允  
魏晉多故名士鮮有全者阮籍托志酣飲不與世事司馬昭欲為子交求婚於籍籍一醉六十日昭不得言而止鍾會數訪以時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竟以酣醉不答覆免

宦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甚矣有味於淡也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攜壺逐勝憩於逆旅風雨暴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於此穎士頗侮之而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始知為吏部侍郎王丘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貴之復曰子負名傲物其止於一第乎果終於揚州工曹

昨非庵日集 卷十四 二  
吳文肅公子瑛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閣門下有以瑛為賢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欺置而不言不踰年瑛敗皆如其言

王建平東川諸將爭功王宗裕立枯樹下未嘗自伐時號枯松太保予謂可對大樹將軍  
家累鉅萬恨不掛一命之祭策名通籍恨不登三事之帶拜將封侯恨不蒙九錫之命黃屋左纛恨不享萬歲之期臨食洽歡登臺獻戲牛山爽鳩一何不遠夫人情何繫之存苟知足隨地皆可安閒不知足一生無非火宅

人騎我笠人錦我襦人肉我膾人字我穴人若笑我是不知我我若美人是不知天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常防死日則道念自生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清真寂寞之鄉愈久轉增意味

數字度武中以青州從事假拜博士每臘詔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守曰不可又欲投鉤守復耻之因先取最瘦者後上召問度羊博士何在京師固以為號

忍之一字最難能忍德量必大到不能忍已是驕貴氣溢矣韓淮陰以辱辱下而玉以羞辱會而亡飲到滿量自然增益不得耳  
康頤既老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因郭開之口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光武時五溪蠻夷時馬援已老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於是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覽卿足節遂用為將軍有壺頭之危李靖為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既老尚可請一行追平其國而有高駝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噫諸公皆人傑也猶昧於退步若此況其下者乎

張子房欲辭封爵第曰昔與陛下遇於留封臣留侯足矣辭專居卑猶且委曲其詞名迹俱掩古人至德如此  
人能知足則隨地可以自安若復無厭則求望易其有極富堪傲國嘆一命之不沾貴極人臣恨九錫之未至為子之造物不亦難乎

李沆夫人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為缺陷世界我安得皆圓滿如意  
即命當榮顯當作落窠想即命當順利當作拂逆想即現頗足食當作貧窶想即人相愛極當作怨懼想即家世重當作卑下想即學問頗優當作淺陋想

昨非庵日集 卷十四 三  
李文靖公乞去題六和塔云經從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去卧林丘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官科乘馬不張蓋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

王僕射子辰之被召為秘書郎僕射為求奉朝請語辰之曰秘書有限故有就朝請無限故無就吾欲使汝處不就之地太祖嘉而許之  
張乖崖凡案有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開殺老尚書蕭楚見之改恨作幸字張視案曰難改吾詩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最人側目之秋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耶張曰蕭楚一字師也

康節云牡丹含蕊為嬌爛熳為衰蓋月盈日午有道之士所不處焉  
大麗於木石者也方其藏木石之時取木石而投之如水不能克火也一付於物即童子得而撲滅之矣故君子貴翁聚而不貴發散

侍即潘慈德宗時思溪極異妻劉曼女有京兆見不得昭閣者三百餘夫人知之

謂滿口為人臣而京兆尹願一謁見道奴三百錄其危可知也勸滿公避位  
祝鵬六月息故其飛也能九萬里任官無忌憚不撲則颺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齊桓復賤賤極微費凡事皆然至極重而不可復加勢必反趨於輕居局內者常留  
不盡可加之地則伸縮在我此持世善術也  
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賈瓊問息諺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書稱無敵之  
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誇而怒者讒之國也見譽而喜者佞之  
媒也絕國去媒絕佞遠矣

容氣增長橫奔亂斃一言不合抽戈而鬪一事相激衝冠而起爭勝爭強名不列矣  
雄之數戰手頃目無非是市井之心范雎善而須賈懼蘇秦樂而張儀辱張耳與  
而陳餘亡田蚡勝而竇嬰敗劉季帝而項羽廢吾以為總是一場閑氣也  
或問希夷求持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住  
高而估權足以殺身胡惟庸石亨是也才士不遜足以殺身盧柟徐渭是也積而不  
散足以殺身沈秀徐百萬是也恃才妄作足以殺身林章陸成叔是也異端橫議  
足以殺身李贄遠觀是也不然者幸而免耳

東海錢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某房者架已償價七百金將售矣巫圖之  
翁閱房竟酬以千金子弟曰葉有成議令驟增三百得無溢乎翁笑曰非爾所知  
也吾儕小人彼連眾而售我不稍溢何以塞眾口且欲未譽者爭端未息吾以十  
金獲七百之舍彼之望既盈而他人亦無利於吾屋歌斯哭斯從此為錢氏世業  
無患矣已而他居多以價虧求財或轉購往往成訟惟錢氏帖然  
民有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出接之有道人笑焉令怒道入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可  
至六七十若其壽短促則漏進於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腐故耳倘不信請留  
我以待明春縣令如其說果驗焉然則後生宜洩太盡者蓋甘露類也客曰功名  
亦然

曹時中家居有林向陽者謂公公留飯因問曰賢輩何字對云字茂春公悚然曰子  
不見朱文公名嘉號晦庵乎子名向陽又號茂春覺專在旺處一邊不可不思也  
道不負人人自負道日月不速人算自速勇猛剛強不如低心下氣遊歷高遠不如  
安靜養氣圖名逐利不如窮居自適說古談今不如緘口忘言逞技誇能不如抱  
元守一趨炎附勢不如貧窮自樂悔怨記讐不如洗心悔過較長量短不如安心

自怡道系綿綿行之得仙得意忘言自起太玄  
孔子觀秋器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  
曰持滿之遠抱而損之子路曰損之何如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欲天下  
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  
便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如服鳥頭竹無以制之  
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為淺露者之戒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娶婦須遠求小姓使足生子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  
無根醴泉無源  
王季政伯大號留耕書者四留銘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  
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  
為里監門里史嘗告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答史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

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手耳之見過餘遠矣除卒敗死泚水上而耳  
事漢富貴壽劫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  
欲有所會其與瑣瑣者較乎  
趙長玄曰揚吉諫議愛韓非一語土木偶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先大則可  
小口目先大人或非之則不可為矣諫議以為百凡欲留後者不為一切之政耳  
教清江曰金溪胡九詔從吳康齋學易造詣深修家甚貧諫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  
晡焚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其老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餐粥何名為清福  
九詔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  
無囚人非清福而何予為童子時聞長者談此事輒笑之逮正德辛未被舉林之  
冠已卯遭家變之變避難山中餓渴顛踣至無所容身始信九詔清福之言良然  
王生善善為黃老言處士也當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觀解頤謂張  
釋之為我結轡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尊張廷尉王生曰吾  
老且癡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令天下名臣吾故抑使結轡欲以重之請  
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昨非庵日集 卷十四 五

太宗初伐遼命房玄齡留守許以便宜從事有男子上急驚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遂驛送行在上聞留守送告密人使人持長刀於前問告者誰曰房玄齡上大怒斥令廢斬下詔謂玄齡曰公何以不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

陳錦反上自將至即斬呂后用蕭何計誅韓信上已聞韓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今卒五百人一部尉為相國韓諸君皆賀召平獨曰禍自此始矣上

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恐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與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府猶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韓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

加然若初八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擊孽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貨貨以自污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

後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年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我在位八年年教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祖為小康昨非唐日暮

河間王德景帝子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加金帛賜以招之絲是得書多與漢朝等真曰入朝問五策報對無窮孝武帝絕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玉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

陰與高先烈皇后母弟時高為貴人帝召與欲封之置印於前與固讓曰臣未

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故與曰大凡外戚之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賜脫公主富貴已極人當知足故不願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禮

漢任和道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皆託責首以避世任永泰深於前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教信侍婢亦對信盡述及聞述語皆盟洗更視曰世通乎目即清淫者自殺

琴澤說應侯有曰翠鸞犀象處世非不遠死也所以死者感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逐死也所以死者感於貪利不止也商君為秦明法禁刑威諸侯無敵天下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白起戰鄢郢并蜀漢攻疆越所復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死於杜郵吳起收楊越并陳蔡兵震天下功已成矣而卒肢解大

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報夫差之仇功已成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遇禍至於身所謂伸而不能歸往而不能退者也唯范蠡知之越然辟老長為陶朱公

王翦攻荆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地甚眾始皇曰將軍何憂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節臣請園地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貨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但中蠱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

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願令秦王坐而疑我耶

宋和臨卒自為誌銘及治成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骸朽衣巾而巳母以金銅雜物置吾家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為吏在良二十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

馬援既平交趾牛酒饗士從容言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即飲段馬鄉里稱善人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蒸薰仰視飛鸞點點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

何可得也令賴士大夫之加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喜且慚矣

稽康採藥於汲郡北山中見隱者孫登欲與之言登默不應踰時將去復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難容難免於今之世矣

東漢肅宗即位尊馬后為皇太后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者皆謂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吾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奈何以馬氏比陰氏乎

固不許帝省詔悲憤復重請之太后報曰吾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寶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飲食則掌御府之賜斯豈不足而欲得一點與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數倍重復不安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

范鎮銘司馬光墓言熙寧間澤州險峻險峻神宗洞察其奸云云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紙不辭書懼非三家之福乃易他銘

曹丕禁銅宗玉法既峻急伺察者益眾故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祐護身好學未嘗有過藍國防輔相與言曰受詔祭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祐護身好學

哀聞大驚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足以增其負累也  
張良常聞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望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  
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為其老強忍不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  
以足穿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

渤海大治上遣使者徵龔遂龔王生從至京師太子會遂引入宮王生從後呼曰  
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  
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  
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

謝萬為豫州都督義之遺書誡之曰以君過往不履之謙而俯同羣辟誠難為意然  
所謂通議正在隨事行藏乃為弘遠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善矣食不二味居  
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馮異朝京師先武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憂事且粥澆沈河麥飯厚衣又  
不能異昔昔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鈞臣無忘權車齊國賴之臣  
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郭子儀有病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盧杞至即屏去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  
曰彼外內險左右見之必笑使得權吾族無類矣

孤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  
厚者怨歸之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  
施益博可以免患丈人曰善哉言乎

仕宦以孤寒為安身讀書以饑餓為進道居家以無事為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為久  
要理到之言也

宣和中蔡居安夏曰會館職於道山會館居安今坐客微不事各疏所傳每一條會  
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為優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敘其事皆所未聞悉  
有據依坐客咸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嗟夫矜才招忌負  
望身危黃腸幼婦楊情所以見彼使君與孤玄德所以見疑唯才而不露豈而不  
居斯居身之珍乎

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事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從我獨守此人皆感之我獨不從  
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專人莫我意江海難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

長沙有朝士意氣滿盈賓至則鼓吹喧闐有人誦孫鳳洲贈歐陽圭序一詩曰圭序  
還是舊圭舞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蕭鼓闐如雷朝士聞詩但  
哂

范淳夫嘗語李方叔云李丈正有言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而少此最名言蓋  
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  
即律德光嘗問馮道曰爾是何等老子道答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大喜即以  
道為太傅

才者財也人有財盜必劫之故以才得禍者十常七節者忌也高也氣高則折身高  
則危行高則蹶故以節得禍者十常九子房當烹狗藏弓之世時隱時見訖亦松  
以自保方朔事殺人如鹿之主玩弄兒戲若在掌股叔度居亂世君公廟厨皆其  
師友而當禁不及嗣宗縱酒汗解口無藏否梁公身事女主與姪奴為伍縱博視  
裴恬不自毀使諸君子有一毫客氣未除惡能與世委蛇潛用轉旋若此

越王念復與怨目卧則攻之以擊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則抱冰夏則握火  
有作用者器宇定見不凡有受用者才情決然不露

國朝姚相改舉子業不售納粟為衛經歷學院李點名呼王贊秀才不應姚  
索云贊音楚適劉賈下第之首依音呼之隨應李曰好箇經歷能識贊字竟以此  
去其官識字乃誤人矣

漢留侯從遊赤松唐鄭侯學道衡山或曰比上仙風鑲子道骨無怪其然若尉遊彼  
德一相猛武夫拳殿道宗幾血太宗之刃乃晚年閑居杜門謝客術學長生當  
外二聖之時得優游以終其天年非英雄收斂即神仙可稱子房長源之亞千  
載而下令人擊節

遇矜才者無以才相矜但以愚蔽其才便可壓倒遇炫奇者無以奇相炫但以常蔽  
其奇便可破際

范忠宣公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僕妾錫削簡儉有不能飽者補外則加料幾  
倍無不厭飽或問故曰人進退雖在己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子者吾欲使居中則  
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則處吾左右者必以外為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  
吾亦一佐也

紹興篤幸備王第過午循王趨巨璫輩乞垂垂歸中皆莫測所以他日有詢之春答

曰且不願萬歲教留私第為第但幸秦太師府時未補也即晉華閣者嘆服謙虛  
高遠  
魏性俊勇翅羽未成輒躍出巢穴往往墜崖而死山雞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  
溺死學來成而難進羽鶴之躍也於一長而自驕山雞之愛也其不至於墜且溺  
者幾希

章政素不讀書好大言偶記書言故事數行往往對客談之談畢寂然無聲蓋已發  
矣一日其從父戲謂曰若所談乃芝麻通鑑耳蓋吳人以芝麻製茶者必以紙  
裹之有一紫窠或舊書數卷旋摘為用市人有得所授積至數葉視之乃通鑑也  
遂取以取諸每為人談或扣其編則曰芝麻紙上僅此而已餘非所知也嗚呼世  
之少有一得而輒矜不置其不為芝麻通鑑者幾希

錢惟演出守河橋諸王沂公為別公酌酒餞之謂曰相公才能開閣豈曾所敢望然  
曾忝冠政府相公尚寄藩屏者蓋以結紳之士畏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  
畏登庸調必必有日矣  
容齋一筆云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為患不知大患正在  
不饑不寒秦不并六國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煬帝不喪晉武帝不平孫皓則無  
羊車之恣唐憲宗不平淮蔡則無金丹之禍此畏無難之說也亡食於野人重耳  
所以竊煬衣破憲而噬豆粥尤武所以興此不患饑寒之說也故曰生於憂患死  
於安樂

劉穆之既為宋武帝委任心懷警惕嘗語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  
日思為丹陽布衣不可得也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感哉陸  
曰君賢臣忠國之威也父慈子孝家之威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威  
名之共附也郭泰載盈車之刺世之無交也稱衡懷漫滅之名

名病太高才忌太露自古為然於今更甚  
唐楊慎於慎餘慎名皆偉儀形風韻高朗藉甚於時慎名當覽鏡見其類面神彩有  
過於人覆鏡歎曰吾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有如此鏡如此才而見容當代以  
期全難矣何不惜我少體弱耶竟如其言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子也以父素與高祖不睦常懷危懼每自莊掛或勸治產業智

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誨論事  
終不令交通賓客或問故答曰御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不能以致禍也帝時  
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恙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得保首領沒  
於地下矣

魏有婿者一身兩口爭相齟也遂相食因自縊同官爭權而亡其國同氣爭財而幾  
其家皆類也汝惟不俟誰與爭功至哉言乎  
魏文辭賦選世祖時為中書舍人世祖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然悟其旨故為  
文多累句當時咸謂魏才盡豈知有深意煬帝為燕歌行文士皆和者作王郎胃  
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胃竟坐此見害每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  
語耶意胃以炫才自縊以飲來自金文士其知所自處哉

唐大司徒杜公位望已極常慮禍至致政後跨一小驢着一粗布欄衫入市看盤鈴  
僂僂謀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計中矣向者實自污也  
趙襄子伐狄勝之食而有憂色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  
須臾趙氏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憂者所以  
非非唐日暮 卷十四

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持之者難也  
陳搏曰優游之所勿久恐得志之地勿再任聞者以為至言康節嘗三復誦之故詩  
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  
打諢隨時之妙法休嫌終日昏昏精明當事之禍機却恨一生了了  
李揆為和戎至番番長問唐象有一第一人李揆公是公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  
肯到此忍其拘留以此誣之也揆門戶第一文章第一官職第一致仕東都大司  
徒杜公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遺  
遇爾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為空何第一之有

張邵為江夏長史坐贖當罪謝述上表言邵先朝舊勳家傳帝手詔納免邵  
官前謝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風誠特加曲宥吾所喜讓會故特見酬納耳  
若此速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使綜對詔焚之

晉阮瞻嘗行冒熱渴甚進旅有井取鏡趨惟恐不及瞻遽避在後俟飲者皆畢各  
束手以觀然後進而飲之  
鞠詠受知於王化基王知杭州詠推第知仁和縣公屬吏也將之官先以書及詩文

寄玉欣其得訖字下王不答及至任器不加禮謀其職事甚急詠夫失望於是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史幹矣其後王首以詠薦乃語人曰以詠之不患不備所憂者氣復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

趙清獻座右銘云依本分莫妄求知足勝持齋無求勝妄想爭先徑路機關近後

語言滋味爽口味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得便宜處莫再去怕人知事莫萌心感喜中勿許人物感怒中勿答人簡說得一尺行得一寸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任他極有見識着得假認不得真隨你極有聰明着得巧藏不得拙

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狄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

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遺之

行高入自重不必其貌之高才高入自服不必其言之高

才子肯安心草舍春斯足登玉堂佳人肯帖意蓬門才堪貯金屋

司馬溫公請告歸洛嘗以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

唯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達危每早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

昨非庵日集 卷十四 十二

贏得閒鷓鴣翁公富熙寧間神宗嘗禮日陰然猶以避煩畏辱為言吾輩可以

知所自處矣

富兒因米官傾軀汗吏以賄貨交職初皆起於懷其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也各

沃其貪心而安分守節則何奪祿敗家之有

宋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沈慶之會其遊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

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抱

損之事老子八十之年自見成敗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為乎

惟天生人隨賦以稔蠶方蟻而奈先萌兒脫胞而乳已生如形聲影響之符孰主張

是彼望求利如恐不及者豈不謬用其心耶

名根之所以害人者求名則勞於名則傷身名則忌萬惡之源從此而起造物之所

以惡名至人之所以埋照

納穢物浮腐屍水至濁也而其清如鏡數貴海受踐踏地至卑也而其尊配天故自

清者濁自高者卑

東坡傳杭州不勝杯酌使使者知公頗有才望朝夕聚會疲於應接乃號杭州為酒

食地獄其後袁載傳極通郡將不備請司緣此亦相疎袁語所親曰酒食地獄我

正值獄空傳以為笑

天竺僧復見心從笑隱師洪武初以高僧徵入京師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須發果

且留殘命與酸醜不聽後竟坐法論死臨刑而悔不用師言

狄青平懷智高賊屍有衣金龍衣者又得金龍捕於其傍眾言智高已死欲以上

聞青曰安知非詐軍失智高敢欺朝廷耶

指揮郭德成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鞞

中伴醉脫鞞露金闕人以附上曰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

聞安知上不以相試耶眾乃服

子路為蒲令修溝濬以備水念民煩苦予以單食壺漿孔子使子貢止之子路不悅

曰夫子以仁教而禁由行仁由也不受子曰爾何不告於君發倉廩給之而以汝

私饋之是汝不明君患而自見其德也速已則可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語未畢

李氏讓子路者果至

李邦寧在宋為小黃門初從徽宗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為江浙平章

昨非庵日集 卷十四 十三

辭曰臣以闕廢餘生前朝故而用之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夫宰輔

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帝大悅

文彥博入觀英宗曰朕之功也彥博悚然曰陛下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

協贊之功臣何功之存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

避謝不敢當帝後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

史天澤謙恭不伐折節讀書談多出入意表拜相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

舉唐韋澳告周燁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慚服

馮道根為豫州刺史謹厚木訥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為政清靜史民懷之上嘗嘆

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德有一州

朱新仲嘗云人生始以七十為率十歲為童兒父母膝下視寒暖調乳哺以須成立

名曰生計二十為大知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場林馬厲兵以取我名曰身計

三十五四十日夜注思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名曰家計五十七之心

急力疲俯仰世間西山之日漸過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進息念而欲如歸作

滿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街山倚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憾



名曰死計。朱公每語人以身計則善。以家計則大善。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大  
笑。且曰。子之計拙也。嗚呼。能拙者幾人哉。

光祿王守和與人無爭。嘗於紫几。大書忍字。至憐悅之。唐孟嘉為之。明皇知其姓  
字。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至德。對曰。臣聞剛則必折。為事中忍  
為最。上帝喜賜以帛。

孔通輔自謂聖人之後。高自標置。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姓張姓李  
者耶。聞者大笑。後以事黜鄆州。然非其罪。除憤且甚。一夕暴卒。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託恂恂。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夜至使驛。何常之有。  
隕斯彌與田成子登臺四望。三面皆楊。南望隰子家樹。故成子不言。隰子歸使人  
伐之。谷離數創。遽止之。人問故。隰子曰。諺云。知湖中魚不祥。夫田子事未形。而我  
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

馬援請梁松實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  
言。

皇甫提與人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  
鮮非唐日集 卷十四

筆語未有賂竇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如  
句。度下視服鄭。

宋唐肅與濟陽丁相同舉進士。為三益友。後官各歸。居宅相對。一日朝廷召濟陽入  
議。有粥諸之命。唐遂遠州北避之。暇語其由。唐曰。丁入即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  
附。或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期歲。濟陽因杖誣事。黜降嶺表。收復。唐公  
曰。果有是日。丁之才術。乃唐李費皇之流。蓋動多而靜少。任智而解仁。若得太祖  
朝。題中令呂丞相居其上。則丁之用不私。位不危也。至哉言乎。

虎豹無事。行步若不勝其軀。鷹在眾鳥之間。若懸寒鷲。蓋積怒而後全。剛生馬越人  
所以減兵之道也。

羊祜嘗與從弟瑋書。既定還。當月中歸。故野為容棺之墟。以白衣而居。重位何能  
不以威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深忌。名威則青望備。稍不則警。各深甚且無疾而早衰。非  
罪而得諺。角與齒。缺骨竭。翠錦。孰非名為的。而招之射哉。

李光顏以大勳位。帝愛女。未聘。華儂請其必選。門閭風流之。頗謝曰。某一健兒。遭

遇多事。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匹也。超三五  
階。軍職厚。與金帛可耳。從事許當曰。太師建定難之勳。懷弓藏之慮。武寧保境止  
務圖存。而欲結獲名。非其志也。與夫侯景求塔。王謝何其速哉。

宋謝瞻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過已重。齊各盈門。瞻驚謂曰。吾家  
素以恬退為業。不願干預時事。汝勢傾朝野。若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繡隔門庭。  
曰。吾不忍見此。未幾。晦果以廢立見諱。

王秀之為晉平。期年求還。或問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財生而禍從矣。吾山資已  
足。豈可久留。時人以王晉平恐富求歸。

齊景公分慶氏邑。與晏子弟受。子尾曰。富人所欲。若何。獨異。晏子曰。慶氏之邑足欲  
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却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

葛思遠統朝事。度元儉。過宗德。欲與共。指思遠。德難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  
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進門。耶。辭不往。

史彌遠當國。選人皆出其門。伶人作孔門弟子。一曰吾宰子也。子曰。於子與改。一曰  
吾顏回也。子曰。回也不改。回謂子曰。吾居四科。首不改。汝何獨改。子曰。吾鑽遂改。

昨非唐日集 卷十四

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謂子曰。汝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近有朝仕途。速化  
者。言達摩問大士曰。吾面壁九年。澹然無欲。乃不得界。彼洞窟者。三醉岳陽。則犯  
酒戒。私度仙姑。則犯色戒。創斬黃龍。則犯氣戒。點石為金。則犯財戒。乃反得界。何  
也。大士笑曰。彼朝澹海。暮崑崙。一日走了許多路。方才得界。子終日面壁。曾不一  
動。何故得界。噫。今世不有宰子之鑽。而有洞窟之走。難以在上位矣。雖然。所鑽者  
敗。則鑽者與俱敗。所走者去。則走者與俱去。不如不鑽不走者之故。吾自在也。故  
曰。百巧不如一拙。

田單與師十萬。將攻覆。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必不下。覆田曰。單以十里城。五里  
郭。復幾何。為攻狄不下。仲連曰。將軍昔在即墨。坐則織。立則杖鉞。為士卒倡。曰  
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當矣。故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東有夜邑。西  
有滄上。黃金橫帶。馳騁于淄澠之間。將樂生而惡死也。單明日結髮。便立矢石。引  
柁而鼓之。覆人遂下。

能於熱地思冷。則一世不受凍。能於淡處求濃。則終身不惹枯。枯  
宋洋墨。屠龍于支離。益彈千金之產。三年伎成。而無所用。其伯樂相馬。教所惜

者相千里馬教所愛者相萬馬以千里馬不常和其利小萬馬多其利多也是以學期適所不期絕德教貴有常不貴立異

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殷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尊奉使中山層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營甚幸而無失速至平路教善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亦猶是也上深以為然

象以牙成擒蚌以珠見剖翠以羽招網龜以殼致亡雉以尾受羈鸚以舌取困麝以膺被獲犀以角就烹金鑄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故勇士死於鋒鏑智士敗於鑿砮好水者溺於水馳馬者墮於馬君子慎勿以炫露而招擗為善易避為善之名難不犯人易人犯而不投難

憂患疾痛皆養生善知識救逐閒處皆任宦善知識不有憂安知樂可為知言孔若思嘗謂人仕至中即足矣及還庫部即乃置一石止水於左右示止足之意屈己者能處眾好勝者必遇敵欲常勝者不事欲常樂者自足有限之器投之滿盈則溢太虛之室物物自容靜躁寬猛視量之如何耳

言寡者可以杜忌行寡者可以藏拙智寡者可以習靜能寡者可以節勞  
昨非庵日集 卷十四 十六  
以法洋難量故至人貴深  
齒以堅銳故至人貴柔力以銳推故至人貴渾神能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滯滄海

昨非庵日集卷十四終

昨非庵日集卷之十五

解紛

明鄭瑄輯

爭未起二國之兵嘗以挑而成鉅受爵致斯亡之禍事無滋而不平彼儼人樂敗利萬唯端正息爭排難或纓冠抹鬚或傲言解纜要使毒鹹肝腸化作清涼世界其造福非鮮淺也暴解紛第十五

人於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救者上資祖考下陰兒孫  
高鳳居鄉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避讓奈何棄之爭者投兵謝罪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肢解人不知從何處始公離席曰縱之非在寡人

丁崖州難險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去再三言之謂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巨耐耐問不應謂進曰雷震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齏粉矣真宗欣然嘉納裴度為相時憲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言國家建別廟本備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官闕署也荒祀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分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不行

屠漸山一日欲治僕罪怒甚僕求解於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真測其指漸山嗜魚見而說其肥夫人從傍微哂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夫微言諷可以解紛不謂閨閣中請此機緘也

高宗出獵遇雨因問谷邪律曰雨衣若為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因此不復獵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北定州者幾六萬人一旦給糧軍士以米黑譴監官懼逃公入倉視之乃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汝何不先白後黑彼輩見米腐黑以為所給盡如是故諠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物不給與汝曹則棄之乎汝何能乃爾四卒相顧曰向不知有八分白米耳某等死罪公亦人杖二十召指揮馬曰衙官不戰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

蘇魯公有乳母與外相通卜射求事公持法欲殺圖宅莫敢言密令人言於願況令殺之况乃藉公所問故公曰乳母犯法况對曰三尺兒亦知公法何宅內人而違

紀然公幼時讀書早起夜臥看侍即與乳媪今年長為公相俟乳母馬用哉  
誠宜殺之也公悲悟捨之

唐莊宗嘗敗中軍踐民箝中軍令當馬讓曰陛下為民父母奈何親其所使轉死  
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之優人敬新磨率諸伶追擒其令至馬前責之曰汝為  
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天子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  
唐主笑釋之

魏太祖欲易太子問於賈誼誼默然不對太祖曰言而不答何也誼曰適有所思耳  
太祖曰何思誼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張詠在野一日軍士忽擄馬首大呼萬歲公徐下馬北面叩頭亦呼萬歲者三軍士  
氣沮遂帖然以寧公之倉卒應變亦神矣大抵天下事出於熟計深思常才可辦  
惟變起急得飄風迅雷手足易動自非英雄蓋代者應之未有不顛謀者此在平  
居澄神養氣乎

薛簡肅公帥蜀一日置酒門外城中有戎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走白公公命只於  
擒獲處斬決民間以為神斷不妄相攀引自月未能非所以安其徒反側之  
心也

晉文公欲伐仇公子鋤笑之問此對曰臣笑臣鄰人也鄰人有送妻歸家道見秦媼  
悅而與語顧視其妻已有人招矣公乃引師還未至已有伐其北鄰者  
有尤翁春開錢與歲終聞外聞聲出視則鄰人也司典者前訴曰某空手來索質反  
出學言有是理乎其人悍然不遜翁徐諭之曰汝不過為新年計耳小事何氣命  
檢原質得衣帷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禦寒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為拜年用  
他物非急務姑可留也其人得二物嘿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訟經年蓋此  
人因負債多已服毒知尤翁可詐既不獲則移他家耶或問翁何以預知而忍之  
翁曰凡非理相加之中必有所恃小不忍禍立至矣人服其識

春王與中期弟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為中期說秦王曰彼適通明君  
故也向遇秦紂必殺矣秦王因不罪

景公有馬圍人殺之公怒援戈將擊之晏子曰彼不知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於是舉  
戈臨之曰汝為君養馬而殺之罪當死汝使君以馬之故殺人罪又當死汝使君  
以為故殺人關於四鄰諸侯罪又當死公曰釋之勿傷台仁也

孫王亮出西地方食生機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亮問主藏吏曰黃  
門從汝求蜜耶曰向求之實不敢與黃門不厭左右請付椒推亮曰此易知耳今  
破鼠矢與梅亮曰若在蜜中當滿透今鼠屎必黃門所為於是黃門首服  
趙豫守松江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之  
語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指氣平或虎為警解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鈞鉅為名  
者所存何嘗實壞

徐文貞為浙督學有二生爭齋講堂下公閱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避齋講堂下公亦  
閱卷自若頃之召謂曰我不欲人爭亦不使人讓諸生未讀教條乎連我也在教  
條裏作不得主諸生但照教條行事而已由是讓者爭者皆自息

南昌祝守以廉能名嘗府有驢為民犬吠死府卒訟之云驢有金牌乃出御賜祝公  
判云驢帶金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又兩家牛鬪一牛死判  
云兩牛相鬪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

宋澤知振縣時戶部書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合藥用急如星火百姓號屠牛  
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相與餓錢以賂吏吏免澤獨以狀申提舉許言牛遇歲疫  
則多病有黃今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騰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  
獲免

富民張老無子養塔於家後妻生子名一鼎甫四歲而張卒張病時謂塔曰妾子不  
足任吾財當與汝夫婦備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即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後一  
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塔乃據之不疑後妻生子壯告官求分塔  
以券呈官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妻復訴塔仍前赴塔使使者因更其詞謂  
曰張一非由吾子也向家財盡與自吾婿外人向不得爭奪曰爾父翁明謂吾婿  
外人爾尚敢有其妻耶說書飛作非若慮彼幼為爾妻耶於是斷給妻予人稱快  
焉

蜀先主嘗因早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罪時簡雍從先主  
遊見一男子行遠雍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  
彼有淫具與彼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

唐德宗時著錄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德宗難之崔文貞公祐甫曰正已誠詐不  
如因遣使其輩詣以所獻就賞之若奉行是陛下恩若不奉行彼自斂怨又使諸

昨非庵日集 卷十五 三

藩謂不重賄語至正已漸

正德中秦者請陝之邊境其封朱寧江州華皆受其賂助之上亦許促大學士草制楊廷和將覓私念草制恐為後慮否則忤上意俱引疾獨梁文康公儲承命草之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俾藩封非若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必富而驗森人誘為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朕念親親界地與王王得地母收聚森人母多蓄士馬毋聽狂人道為不軌宸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親不可得也王慎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召冠準與之謀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宰相呂端請曰首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願道我一杯羹大舉大事者不顧親况繼遷胡虜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使君怒而益堅其反心耳上曰然則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休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撫髯稱善曰微卿幾誤大事即用端策

賈誼以疾去官西還至沅道遇叛民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誼曰我段公外孫也汝

別理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久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誼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

程類為鄂縣主簿民有借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子訴於縣令莫能決類曰此易辨爾先問其兄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曰四十年彼借宅幾何時曰二十年即取錢視之謂借宅者曰此錢皆爾未借宅前所儲何也其人遂服鄂縣有稅官嘗盜官錢然怙力自恃監司州將皆憚之而未發類至其人曰新主簿若發某某勢窮必殺人類笑曰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敢死不耶安能殺人其人不取言卒私償其所盜以去

宋暉蚤孤有氣六年十三王莽敗而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宛城道遇賊刃劫諸婦振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地獨暉拔劍而前曰財物可取諸母本不可得今日宋暉死日也賊見其小笑曰童子內乃因捨去  
呂惠卿雖然排難解紛之才實優紹聖中復知延州道出西都時程頤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且經吾門且一規之迫且了無所聞詢之則過去久矣頤嘆曰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能使情無聲寂然如此可謂整肅立朝雖多

昨非庵日纂 卷十五

四

可謀其才亦何可掩也夏人復入寇將以全師圍延州惠卿修米脂諸砦以備寇寇至欲攻城則城不可近欲擄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商則懼腹背受敵留二帥即拔去

陸九淵嘗夜與僚屬偕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貌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為羣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之不至是凌虐追究其子蓋無恙也

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帥不得專制故失利請罷監軍仁宗以問呂夷簡夷簡曰不必罷願詔都知押班以後舉有不稱者與同罪可也

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  
毛冠武都虞翔見羌衆我少即宣言上書請兵日夜兼行二百餘里且令吏士各作兩壘日增倍之羌不敢進或問曰孫臏滅龐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且二百里何也翔曰虜衆我衆速進則彼不測且見吾壘日增必懼却兵來迎願示弱吾示強勢不同故也翔兵不滿三十因出城奮擊多所傷越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郡走不知其數更相恐動

昨非庵日纂 卷十五

五

曹彬之子瓊沈勇有謀為定州總管在軍得人死力平居甚明及用師出入若神一日張樂敏使中坐失掉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擒庭下矣

蘇軾自杭徙密宥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某物誣民弟闢至殺民斯於軾軾投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我之矣自密徙徐時河決曹村灌於城下富民弟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致壞城驅使復入而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其卒長告之曰事急矣雖甚卒且為我盡力卒長應曰太守不避塗潦吾儕敢不效命乃率其徒短衣徒跣持斧鉞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民乃安

宗澤識量過人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執壘路以阻行人劄者八人過其壘海於而營之現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眾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眾選營明日誅海於市見者皆懷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為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勝負自見何自苦為二人相視慙沮而退

荆州未定。張道正長袖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燒。遺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逆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違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即得首謀者斬之。

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幼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謠言。

余玠為四川宣諭使。有都統王夔者。素桀驁不受節度。所至掠劫蜀人。苦之又悉飲。帥將伴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玠才贏約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為沸。聲止。圍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猶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慄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吏以差次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後卒。誅夔。

昨非庵日纂 卷十五

唐太宗長孫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喜觀書。後庭有被罪者。帝怒。后亦怒。請繩治。如法。侯意稍解。乃徐為開譬。以故多所全宥。

漢田叔為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資二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王耶。何敢自言王。曾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王好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出。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相終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

王世充與李密戰。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居之。戰方酣。使索以過陣。前謀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濟。

宋曹后。武惠王彬孫女也。衛卒作亂。夜起屋。叩殿殿門。帝聞。遂起。欲出。后閉閣。起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后度賊必燬。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火焚。廉水隨滅之。是夕所遺宦侍。后皆親剪其髮。以賜之。曰。明日行賞。以此為驗。故人爭盡力。賊遂擒滅。

契丹來請。別假錢幣。王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止當以歲給三

十萬銀緡。內各借三萬。仍輪次年額內除之。西夏趙德明求糧。萬斛。且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乃止。

田單相。裏玉有老人。涉苗而寒。田單解裘衣之。裏玉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若早圖之。廣下有寶珠者。退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也。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愛民。饑單取而食之。寡人愛民。寒單解裘而衣之。單有是善。而王善之。單之善。即王之善矣。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嘆而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指之。於廷。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救之。因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相與語曰。田單愛人。乃王之教也。

張齊賢為相。時咸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分少乎。曰。然。命具數。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

郭崇為刺史。壽春縣人尚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乙子。並有鄰證。都懸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某別處。經數日。乃告之。曰。君兒昨

不幸遇疾暴死了也。尚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已。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歎。

張詠在成。親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隄城夜逃。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摸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厚賞。詠聞自投井。故不復言。

宋太祖一日大宴。雨驟。至上已不悅。雨又不止。左右皆恐。趙普因奏。外間百姓正望雨。時雨難得。可令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乃終宴焉。

宋虞允則嘗宣靈。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故酒不輟。少頃。火熄。悉瘞所焚。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若龍運器甲。不決。即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勅。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講姑語之。對曰。兵械所燬。火甚。嚴方宴。而忽必。吾人所為。若舍宣救火。事當不測。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為眉州參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廢履是陛下。下。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此為廢之對。

太宗能朝。怒曰。會殺此田舍翁。文德后問。帝曰。微每事廷辱我。后退而朝服立。

昨非庵日纂 卷十五

昨非庵日纂 卷十五

昨非庵日纂 卷十五

昨非庵日纂 卷十五

於庭帝驚曰何為若是對曰喜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政魏做得直言妾幸備

數後宮安敢不贊帝喜而釋張與為中郎將為桓桓燒軍門與坐唯與弟子講論安若無事孔融為北海相袁

譚攻之流矢雨集但隄几讀書言笑自如此法用以觀兵可以英風坐鎮即用以

處世可以弭毀息事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貞令權油以助軍需有司言官油不行多為公明撥奪乞

行禁止張廷範曰更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貞大笑公明之禁遂止

事有機語有會即息爭有罪亦自有時隱語似規冷語似諷有心而伴為無心可解

而若為不解使聆者不疑悟者自得蓋人雖暴顯其暴而居之則慈坐情難愈因

其急以促之則愈轉余故吹洛陽年少之不解事也流涕痛哭致敗長沙成何尺

寸事善乎太史公之言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宋文帝遣劉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棄兵甲武庫為空有荒外降人在列帝開庫

部即願琛庫仗有幾許琛對曰有十萬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失問得琛此

對甚喜

君山上傳有美酒得飲者不死漢武帝嘗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求得之將飲

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觀之因一飲至聖帝怒欲殺朔朔曰殺臣臣亦不死臣死

酒亦不願帝又赦之劉伶嘗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

而止成化初邢宥為蘇郡守以民多隱田立丈量之法有投邢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

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開洲濤寄語沙鷗莫浪眼刑為廢法南俗尚鬼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廟眾素飲其靈武莫駐節

禱之因取百錢祝曰此行果大捷投此期盡錢面左右諫止僕不如意恐沮歸青

不聽萬眾方聲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眾歡呼聲震林野青亦大喜願左

右取百釘來隨錢疎密布地釘之加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

其後破兇倫賊智高平邑管師還取錢與幕府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張笑取兵法太峻軍中思變帝召二府議之王且曰若罪是則自今帥臣何以御眾

急捕謀者則策驚都也若不獲是極密也解兵禍反側者自安矣後果然

成都王璠殺東安王諷兄子璠璠王璠恐及禍將逃歸顯先救蘭澤無得出貴人睿

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盾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

拘訊吏乃聽過沈道虔居五原山中以摺拾自食同摺者或爭極道虔諫之不止悉以所得與之爭

者愧謝後每事稱云勿令居士知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鬼不可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

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具其工無惑曹瑋知渭州統合明肅西人懾懾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

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駭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瑋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

西人聞以為集已管殺之則天降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關輔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

來進諸相莫能折之獨李昭德叱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左右皆

笑米元章少時作邑會歲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鄰邑宰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

元章取公牒作一絕大書其背而遺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險

邑遣去却煩責縣發來見者大笑陳惠公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史孔子聞之與俱登臺

而觀馬曰其哉臺也賢哉王也自古聖王之為城臺焉有不幾一人而能致功若

此者僕侯陰道人教所執矣洪武時上嘗怒宋濂使人即其家誅之馬太后是日知嘉上問故后曰聞今日誅宋

先王委不能執即為持齋以資冥福耳上臨即馳驛使人赦之河間王政微不奉法帝以沈景相之景至王方野服其殿上景時不為禮伴問曰

王何處實指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御脚與常人同相誤謂早等輩耶王應為

更服黃蘭進撫撫務沈况舉未免已其一滑稽生進言曰尚有某某未盡者實忻然請

執曰將以飯形今兩服是虛費也去一存一所有多矣實良久曰將不便於行生

曰公但禁之誰敢言不便者殺知刺之乃地屬某則天解羅縵事起伍史江琛取刺史表光判書劉字台成文理詐為反書以書是使

惟此啟書是光奮故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不能決故令張楚金覆勸楚金向西  
日看之字似補作平看仍隱乃喚州官齊集索一覽水令探投書於水中字一  
解龍探叩頭伏罪

洪武間有人畫僧頂一冠道士頂十冠擊其髮一斷橋甲士與民各左右立以待  
馮揭於城隍廟上朝廷見之救救坊司奈究其事以表明日奏云僧頂冠有冠無  
道士十冠官多法亂軍民立橋過不得自是法網稍寬

尹見心為縣令縣近河心有一大樹屢壞人舟見心曰何不去之民曰根在水中  
不得去見心曰易易耳乃運能分水者一人往量其長短若干得至水面作一杉  
木桶視木桶長空其兩頭從樹梢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器盛酒其水入而鋸之  
木遂斷

字文泰與侯景戰馬逸墜地李豫以策鞭泰之背曰龍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  
此道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馬與俱歸

穎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宮殿高厚四面均為圓窗欲刻三分之一以刻  
墓表告之州守守曰何不刻三分之一使後人刻者猶得中分耶顯官漸而止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關訟漸即  
詣門高聲誦義一卷訟者俱為漸辨

文游公知成都嘗夜會客達旦待卒念起拆其井亭共燒以禦寒公聞之曰今夜誠  
寒更有一亭可拆以付餘卒眾心稍愜翌日徐聞先拆亭者何人杖脊配之

張長年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拆家資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長年  
諭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醜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己牛一以賜之於是境中  
各相誠約咸敦敦讓

賈復部將殺人於頤川冠帽捕緝人復忿欲手劍恚恚知其謀乃數屬縣威俱具酒  
執金吾軍人界一人皆乘兩人之饑恚恚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  
士皆解遂過去帝聞之乃微恚恚至復先在空欲起相趨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  
得私闘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結交而去

張舉為句章令有妻甄氏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夫之親疑之詣官告妻  
拒而不承聚訟莫決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肉因驗夫  
口中無肉妻果伏罪

景帝時年因繼母陳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誅帝踏踴莫決武帝年十二侍  
側對曰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跡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  
以大逆誅帝悟而從之

高謙之為河陰令有人囊風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偽  
一因立馬亦官言是前詐市馬賄客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  
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死顏囑連曰君樂治海  
不樂治國設若有治國者君得獨樂此海乎公始悟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之  
宋給兩川軍士餉錢詔至西川而東川不及軍士紛紛欲動杜黃裳白主者曰朝廷  
豈忘東川耶詔書稽留即開州幣給錢如西川眾乃定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闖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偽訊之  
果然蓋南方有擇柳以養塗則青赤如毆傷者判其皮積置膚上以火熨之則  
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偽者不硬耳

畢再遇與敵對壘敵兵日加難與爭鋒一夕披營去處敵來遂乃留旗幟於營多縛  
生羊置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空營相持竟日及覺欲退則已遠矣  
歐陽暉治鄂州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一日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  
食之食訖獨留一人曰殺人者汝也彼食者皆右持心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其  
右肋汝殺何疑因即服承曰我輩也不敢累他人

令狐文公守兗州境內方旱召屬吏至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詔屈指自語曰  
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贖則可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連郡中  
富人競發所畜物價頓平

五代安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劍授其父使殺之其父  
泣不忍其婦從傍語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曰從後射殺  
之

段秀實為兵馬使王重之謀作亂期以五更發為實聞之陽召實為者怒其失節令  
每更來白執廷數刻遂四更而曙重之不果發馮瑣知梓州備軍校上官進喻眾  
士卒夜攻州城瑣曰烏合之眾乘夜而至宜持重鎮之待且自潰矣眾地城塞令  
促其更番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

段秀實為兵馬使王重之謀作亂期以五更發為實聞之陽召實為者怒其失節令  
每更來白執廷數刻遂四更而曙重之不果發馮瑣知梓州備軍校上官進喻眾  
士卒夜攻州城瑣曰烏合之眾乘夜而至宜持重鎮之待且自潰矣眾地城塞令  
促其更番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

顧憲之令建康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令解牛任所住牛竟還本宅盜者服罪

人稱神筆都下得旨海氣呼為顧建康言其清且美也

胡波仲在寧海有妻姬聚善誦經一姬久不承波仲命以年參各宜掌中今

合掌統佛誦經如故波仲閉目始坐久曰吾令神贊之盜不者參當掌中一姬屢

視其掌遂命縛之還所竊也

宋劉嗣明嘗撰皇子刺胎髮不用克長克君之語更持以誦嗣明曰此言堪為長堪

為君真善頌也吏拱手曰內中讀文書不如是哉以忘語為嫌既冠長文冠君殆

不可用也嗣明懷然自悔至賢其線達而易之

列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厚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騷擾民庶

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必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求曰無增繩之易絕耳

請教秦與海鹽諸縣能探鷹鷂可不令而止烈祖從其計春月之間禁校無復游

墟落矣

曹操攻呂和策馳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曰乘黃馬走者是也有騎乃釋

操而追黃馬者操突出引還

昨非庵日集 卷十五 十二

楊琰遣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稍賊攻郡縣賊眾多而破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

以排震威石反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載弓鈎剋期會戰乃令馬車

居前順風鼓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

鳴震者盜波駭破散遂逐其渠帥郡境以清

昨非庵日暮卷十五終

昨非庵日暮卷之十六

得過

勿謂鏡無鸞垢去依然鸞在共知月有兔雲開仍見兔昔阿羅漢半出綠林

而大家傑曾班駝虎乃知放刀成佛只在念頭一轉間慎無以一首兼終身也

集悔過第十六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下將擊射之道有行者梁君叱止之行者不止白雁羣駭而

飛梁君怒欲射行春其柳公孫龍曰此人宜殺之蓋雁難得今易得孰謂人為貴

哉梁君悟乃與龍上車歸因歎曰樂哉人獵惟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晉周勳之子處齊力過人不脩細行鄉里惠之處嘗謂父老曰今時和年豐而人不

樂何邪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義興長橋蛟

并子為三矣處曰若害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陸機陸雲受學篤志讀

書砥節礪行比及暮年州縣交辟終為忠臣孝子

王韶以取熙河功致位樞密晚年悔之嘗遊金山寺以因果問長老皆言以王法

殺人如舟行歷死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前輩學佛忽一日達

於寺座中韶復舉前語眾答如前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為何如刁曰但打得

賢心下過便自無妨韶曰今是打得過否刁曰打得過時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

後數歲疽發背終日闔眼醫者效看眼色令其開眸韶曰安敢斷斬頭哉脚人有

許多在前月餘病劇遂死語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得已而佳兵

鮮不坐此

陳正為大官退矣有髮實矣光武令斬正正曰臣有三罪請言畢而後死曰山出處

矣燭不能食髮臣罪一也匣出佩劍日砥礪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庖人六日

同視之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光武懷然悔悟乃罪黃門而釋正

沛國周氏有三子瘡痘不能言有一人就門乞飲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對其人曰

君有罪可還內思之否曰記為小兒時當齋有燕巢中有三子母出取食因取三

燕巢吞與之吞即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常自悔其其人曰此即是也君既自

知悔罪今除矣兒即皆能言

蓋世功勞當不得一箇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箇悔字

明 鄭瑄輯

昨非庵日集 卷十六 一



常想其自悔之時行事必多斟酌常畏及人尤之日應酬定少非張

古語云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執他人看者又到我似此等說話即箇不得知只是不肯修緣有三種累第一無間僧俗男女各各為身口所累其次為眷屬所累為家火所累天下人遭這三種累忙了一世鬧了一世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世何況又因這三種累起了無量貪嗔痴造了無量大小惡業只是不悟耳

王安石立新法引用小人卒至宋室兩派其禍烈矣而初不過起於執拗不悔之一念所謂執拗距人千里者當時亦但快一時之意而不慮害至此極也

宋太祖一日罷朝使首不言久之內侍王繼恩問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所以不樂也又一日後苑校弓彈者有臣僚扣殿稱有急事上急出見之及奏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強養上怒以銀斧柄撞口兩齒墜馬徐伏地取齒置懷中上怒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慰勞而去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淳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謹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閑戶

昨非庵日集 卷十六 二

然後知平日之文澁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賈淑性愛陰害邑里惠之林宗遺母喪淑來修既而孫威直後見林宗愛惡人斥不進而去林宗遽進謝曰賈子厚誠實山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德終成善士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常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輒重其威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矯捷處靜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解屬非常機輒重之定交作筆馬過江任至征西將軍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鄰家雜婚

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見人為般料不去惟有業隨身

文清先生曰輕當婚之以重急當婚之以緩福當婚之以寬暴當婚之以靜暴當婚之以和嚴當婚之以嚴察其偏而志婚之則氣質使矣

王藻為刺史每日持金歸妻疑其無微所得因遣婢偵探歸十幣及歸結云送十三

德澤慈憐所竊離掠之不勝痛極遂杖逐之妻曰若日持錢歸我疑銀成似姑以婢事試汝大刑罰之下何事不和願自今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咎藻覺大悔汗流浹背因題壁曰柳拷進求只為金轉轉債無何深從今不願顧刀筆放下歸來遊竹林即廢所有散施善家學道後飛昇賜號保和真人

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傲偶忿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大勇者不能

張定符少不拘檢肆意遊說父思曼請假還家始入西郭定符正儼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道望見思曼乃放鷹絕火向舟而拜思曼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定符跪對曰充闈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思曼曰過而能改乃顏子矣明年翻然易操專師就學博覽古籍譽為名士

李京果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果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果當死久矣上問故忠臣曰京果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果今日尚存故臣以為久當死上憫然垂涕曰非卿幾成殘忍刻薄之舉矣立左還京果

徐存齋由翰林督學浙中年末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徐批云杜撰置四

昨非庵日集 卷十六 三

等此生將領竟執卷請曰苦孔之卓出楊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木道倭倭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翕然稱其雅量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忘其所為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後轉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可不悔思

田畫與郭浩善元符間畫監廣利門浩除言官浩諫廢皇后立劉后事得罪二人留連三日臨別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君隱職官京師遇寒疾不汙五日死矣豈獨領海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自滿士所當為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曰君之贈我厚矣

薛居正平太宗親臨其喪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仇覽為陽遂亭長好行義化有陳元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責以子道與一卷

孝經使讀之元深自感悔到母床前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鞠諺云孤犢觸乳

牛

子嘗母乞自改母子相向而泣於是元遂修行孝道使成佳士

顧漢陽以李廷平初間是處適人後來疎庸得與田野六一般這便是一箇善通  
養氣質的樣子呂東萊少編急一日論語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時忿悻悻然  
水釋這便是一箇善變化氣質的樣子

從善如從從慈如解古人嘆善難而惡易也舉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學  
者不可不畏朱子云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  
住放行之間耳

楚莊王有愛馬病肥而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而仰天大  
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王曰何  
如對曰臣請以馬玉為棺文梓為槨椁槨豫章為題漆罽甲卒為穿蟻老弱負土  
齊趙陪位於前韓魏奠奠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  
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籠籠為槨  
銅歷為棺簞以善處屬以木蘭於以投穢衣以火為葬之於人服屬於是王乃使  
以馬屬太官曰無令天下久聞也

昨非庵日纂

卷十六

四

太宗欲修洛陽宮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室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如  
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上曰吾思之不熟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  
居亦無傷也賜玄素絳二百疋

韓廷高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前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

廷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  
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  
母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罪得無虧大化乎廷壽舉手與中曰敬子太守不  
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廷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廷壽遂待用之

章得妻張氏賢悍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囑之曰若作相幸勿報怨既得相張曰  
悼亡不堪奈何張曰與其悲傷無益為若念其歸德之言

李廣擊不封侯嘗與望氣王朔談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  
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功取侯者何嘗數十而廣竟無尺寸功得封邑者蓋吾  
相不當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宜當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  
反吾訪降者八百餘人許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憾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

此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虞翻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  
中何能無有寬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復罪於天已可知也  
唐玄宗入斜谷天尚早烟霧甚晦給事中韋嗣立於中得執酒壺跪獻馬前數四  
不為之舉備懸乃注於地踏自滿引於前玄宗曰卿以我疑取始吾御宇之初嘗  
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為戒迄今四十餘年矣未嘗嘗酒味指力士近侍曰此  
皆知之非始卿也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七遠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疏瀆之  
文侯令左右烹師經經曰免為君惟恐言而人不遠祭射為若惟恐言而人遠  
之臣擅祭射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過也縣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  
補疏以為寡人戒  
徐源慷慨直言呂岱為御史公有得失輒諫諍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  
所以責德淵者也及源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公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過  
乎

昨非庵日纂

卷十六

五

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須奮然振作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  
生如毒蛇噬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以為益也  
皇甫謐少不好學游蕩無度母任氏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豚以存教豈  
我居不擇鄰教有所缺何汝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  
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耽玩典墳忘寢與食居貧帶經而親以著述為  
務自號玄晏先生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使立門下抱筆執牘從之書過無幾舍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  
波之臺酒酣泣曰千羊之皮不如狐之一腋眾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諍諍今舍  
死吾亡無日矣

尹少樞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及於仕進後乃附龐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  
諫議公論始薄之後敗頌南累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詔謂益公  
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思之不甯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補地雖悔  
何及故然者久之益公母舉以為士大夫之戒

王藍田性至簡忽既躡重位母以柔克為用謝亦嘗忿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者

盛初不應之半日矣始復生

南唐元宗嗣位之初留心內寵宴私尋略無虛日嘗乘醉命樂工揚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悟覆杯大悔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壁之屬翌日罷諸數輩留心庶事關閣弔絕幾致治平

曾子固與王荆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揚雄以吾故不及神宗遂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為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頷之迷者易悔悟而迷者難悟此是賢智人頂門一針諸為亮為相真思慮盡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

南唐缺軍儲關稅甚繁農商苦之時旱積無應唐主一日謂羣臣曰近京處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也申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唐主悔悟即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雨告足夫一言而妖星退一詔而霖雨隨悔過格天其速

昨非庵日纂 卷十六 六

如此

卽南泉赴京奉母以行至彭澤母船在前驛夫不至南泉懼母舟泊野次乃持尺牘呼縣尉屬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謂得屬詞之加南泉後深自悔呼尉以好語勞之還詳刑要覽一冊因自訟曰維奈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各棄梓地奈何以一尉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為主茲詞暴氣粗惡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者東帶以去遂為世傳人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俟不忍以一事度中相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帝所喜者何異

唐仰謂少為難更見於今因悔悟握刀截其髻者縣門夫之曰向學不成有如髮逆築書堂拜業博通經史舉入京師時名大振

英公嘗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人則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八為奸賊上陣乃殺人年二十便為天下大將用兵以殺人死魏甄環擊秀才入都奸吏每令登頭就或睡頓則加其奴曰即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場所不敢辭今如此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哉環恨恨遂假

畜於許亦勉見日富

呂文懿公初辭相極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嘗之呂公不動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過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於有過之地

吾輩身為凡流過惡蟻積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心粗而眼弱也晉文侯使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庭請死君曰下吏有罪非子之咎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為知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為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曰子必自以為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君以臣為能聽決疑故使臣為理今過聽殺無罪臣罪當死君何與馬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起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開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李離可謂善悔過者矣

梁蕭怡為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舉逸王臺順原作客宜有苗

昨非庵日纂 卷十六 七

播人間故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度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為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過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為強辯至絕往知或起爭訟者有矣

度塞字升發或有新其父墓者莫知其誰乃召鄰人於墓自責叩頭涕泣謝祖禮自後人莫之犯

沈休文自負高才味於榮利來時藉勢頗累清淡及居端揆稍知止足每退一官輒殷勤請退

士大夫不開成哀倚伏之理寬親平等之法顧如烈心怨結崇丘道氏從旁冷眼觀之因慨嘆迷人為無明纏縛無從脫離大可愍念世人作善轉深而我道心轉切今則糊塗布袋老鼠牛角計無復之惟有一條大路二六時中深身法志日有趨勤者過思信言更增恐怖五鼓睡醒想昨日所行善簡無稍有不愜便生大惶懼汗流浹席即聞無都無不愜而惶懼流汗亦時有之蓋自居官時而已然一日視

事皇皇汲汲務施俸錢若干清窘急若干活人命若干雪冤枉若干有之亦懼無之則大懼小作過則懼有時作善亦懼又何暇想望美官富貴乎

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然明勸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夫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吾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之也

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粟有餘者國有餘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大皆失君人之道故庖厨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饑色寡人間之矣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且今行之矣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穉簡文愧悔三日不出云嘗有嗽其末而不識其本者

李暉鎮襄陽有張東之林園在州西公府多假之遊宴暉欲買之馬陸欽柱言曰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共傳奈何令其子孫自鬻皇謝曰王更失詞以為君羞非君安得聞此言

肅宗時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昨非也口纂

念之卿弗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法然泣下乃往朝上皇

唐彭仇登第其妻與御史湛貴之妻兄弟也妻族質仇坐上皆名士獨飯貴於後歸責自是悔悟發憤攻苦擢上第仇方過其所居之橋聞之失聲墜驢因名其橋為湛即橋

鄭公之亮唐太宗自製其碑文并自書後為人所闢詔令仆之及任南陽不如意深悔為是行乃嘆曰若魏徵在使我不有此舉也既渡還和令馳驛祀以少牢復立碑焉

唐高宗時裴匪針為上進鏡殿上與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見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悔而服其言即日令削去

太宗謂郭公曰人言卿反何如答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雖感靈幸而不死然所存皆鋒刃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於地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此相告何返以為恨

魏明帝以其母甄氏廢未立為嗣文帝與俱豫見子母處文帝射其母應強而倒復

今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何忍復殺其子文帝悟而悔曰此語一何痛哉遂定為嗣

張橫渠在閣中生虎皮說周易聽從甚眾一又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徹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春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王處仲嘗荒忘於色體之為微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耳遂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

柳宗元貶柳州劉禹錫貶播州柳以為錫侍聽播州最惡請以柳州換上不許曰但要與惡鄰豈樂母在裴晉公徐退曰陛下方付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改浚連州

齊高帝有故吏三景秀嘗與過擊作部高帝語南伯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謝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蕭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趨侵暴鄰曲莫不患之自後知非痛自刻勵折節下人數年中遂有令譽

曇師曰一念精進業化為因一念退散緣化為業火坑蓮臺倏忽一轉念時故彌陀

卷十六

八

卷十六

九

恒與六道眾生有地位而無增級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鞭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黃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

唐戴至德直言巨諫及高宗嘆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諫言在時有不是者未嘗放我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

毛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於仲權辭涉誇訕僚屬皆不能堪仲權延之上生謝曰使頃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唐太宗嘗謂執政朕常恐因喜怒恣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惡人違己苟自不受諫焉能諫君

薛收上書諫秦王曰微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來未若一言

王旦疾上親調藥臨終謂子曰我別無過獨不諫天書一事命諸子削髮披緇以殮

昨非卷日纂卷十六終



方便

路逢險處為人關一步周行便覺天空海闊遇到窮時使我留三分慷慨自然  
理順情安益甘苦唯易地周知而痛癢以投身立見有能廣開便門隨見蓮生  
火宅算方便第十七

宋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  
蓄婢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  
還闕呼婢父母出賣嫁之仍處女也

任地簡為天德軍判官飲酒吏誤以醋供地簡以李景峇令酷發之必死乃強飲之  
吐血而歸軍中人聞皆泣感

李琮為湖南觀察使演者獻巨經琮命家人烹之腹中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琮  
因索衡山縣近日文書視其印篆分明似新鑄者乃召衡山令携印閱之果新鑄  
也琮屏人詰之令伏罪曰舊印為人竊去某與吏並憂刑戮乃潛命工人為之今

昨非巷日纂

卷十七

十一

唯後死命也琮為秘其事碎新印今齋舊印歸縣罕知者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商宗宴於宮中時有善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為假宮之長上  
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玉獨俯首不視上問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此人  
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刑人不合迫至尊之座果免罪置忍使其妻與羣優雜  
處妾深以為不可上亦惻惻為之罷戲

齊介女徐氏與鄰婦李氏合燭夜終徐貧而燭不屬或謂李曰徐燭數不屬請無與  
夜終徐曰妾以貧故起常先卧當後掃室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為貧故也今  
一室之中豈一人燭不為益明去一人燭不為益暗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  
復與夜終

鄒曉為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饒金首飾承值以將而上覆以若公直謂若也受之入  
夫人手撥若知之擊析語公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若度僅如初出召其人謂曰  
吾初以家適之若故拜君惠項入內詢家尚餘若心謝真善已授之令持歸  
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合僕夫自本家巷口掃雪為道路窮立巷前迎僕者就木

家具酒史之為煖寒之會

梅少司馬衡湘初任固安令固安多中書視令長稍強項則與之爭公平氣以待  
有中書操豚蹄餽公乞為微官公為烹蹄設飲使召員者前訶之員者訴以公  
此曰貴人傳狀以貧解乎今日必備徐之死杖下矣員者泣而去中書意似惻然  
公覺之乃復呼前屬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血鬻而子與而妻持糶來  
雖然吾為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離離姑寬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  
矣員者聞言愈泣中書亦泣辭不願微為之破券

有穿麻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善相與牽而避之勿使相值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楊肅少孤貧與兄茂武品為鄉校師楊文貞公士奇濡富武品偶憩肅館以無資告  
肅遂讓其塾自教授他日往返十餘里不厭隣人作室屠沽肅翁家人不能平  
肅曰晴多雨少何必校也隣人產子肅恐所乘驢鳴驚之即帶驢步入廟文貞公  
落新第至肅登堂曰舍初成須得吉人首臨之

孔鑄為諸生時家亦貧餐不給每請學則買二餅充饑五聖閣有道士見其且晚  
經門一日迎入問故公以實告道士憐之謂曰吾家畫則有齊夜則有燈秀才肯  
住居此乎公從之遂得肆志於學後舉進士歸溫已卒公新喪越送葬馬  
謝公時兵馬過亡多近夏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  
此輩何以為京師

夏翁江陰巨族嘗舟行過古橋一人攜囊傾入其舟及翁其人舊識也僮輩怒  
欲毆之翁曰此出不知耳因好語達之及歸聞備備此人乃負三十金無像欲因  
以求死翁為之折券

魏太祖馬鞍懸於庫極為寶貴更懼死都哀王冲以刀故穿單衣如鼠啣者誤為愁  
色太祖問之冲曰俗以鼠啣衣為不吉太祖曰妄言耳俄摩更以鼠啣脚太祖笑  
曰兒衣在側而鼠啣懸柱乎遂不罪之

吳中饑范仲淹縱民親澆日出宴湖上又召諸寺僧論之曰饑成工時可與土木於  
是請寺與工至倉廩更舍日役千夫抗得不饑凡出遊者必力足以莊者也莊者  
一人而賴遊以活者不知幾十人矣向時吾郡大荒當寺者以歲餘禁遊船富家  
兒率治饌僧舍為樂而遊船數百人皆失業流徙不能隨時方便者類如此

江南計吏止傳舍及就路以馬踐草溝井中謂不復再過不久復由此飽遂為昔時

昨非巷日纂

卷十七

十一

望刺喉而死後人為戒曰千里井不為望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立案逾年杖之人皆不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  
必以婦為不利朝夕呵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王去非家居教編東修有餘分惠於人比隣有喪思東出西北又皆人居南則去  
非家也乃壞壁室使之南出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廐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為客未歸  
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榜一名給之且曰吾慮君有故睡者耶此必心極幽深使  
之然耳體悉人情至此誰不願為之死者

陸平泉先生勸方便十則云尋方便在濟貧饑寒哀可憫推解莫厭煩尋方便在敬  
老光景迫桑榆居食須安飽尋方便在息爭厚小善相憐和調仗成人尋方便在  
申枉鑿彼覆盆竟周旋脫羅網尋方便在慎和善後來備勿備盡身推尋方便  
在於惡皆去其惡德致翼須勤渠尋方便在撫恤伶仃惟無依賴危亟相扶尋方  
便在撫下僕役皆人子百事從寬大尋方便在檢點白骨雖已朽游魂實堪哀尋  
方便在除惡寧獨忍斯人惡除良民樂

昨非庵日纂

卷之七

三

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任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

莫容農曰尊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極之時其操縱之勢在我此寬一分則彼受一分  
之惠若執之不恕控之不已為窮則獲歡窮則極反噬之禍將不可救

能恭簡公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蠻公望之印乃受金花彩段或者疑  
焉次年公還京召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清病人也不然當日公  
不受誰敢受此與張華崖納侍女之事頗相類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曾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收彪下獄使滿寵按之孔融與荀  
彧嘆寵曰但當受寵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  
融此人有名海內若不明加罪必大失民望操於是即日赦彪初或與融聞寵考  
掠彪皆大怒及刑長得如乃反善寵之曲全

侯君集等平高昌遠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奉命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辨對親  
微諫曰臣聞使臣以禮令遠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辨惟恐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  
則所失甚重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陛下曾不逮焉乃止  
羌合兵伐胡校尉鄧訓擁衛稽謝令不得戰議者謂以夷攻夷縣官收捕不宜禁殺

鄧訓曰然自張紆失信東羌大動屯兵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  
難維矣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為我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廳臺胡妻子  
內之嚴兵守衛羌無所備因解去由是諸胡皆言鄧使君待我恩信內我妻子咸  
歡喜叩頭唯使君所命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死以刀自刺訓聞有因疾者  
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訓病卒羌胡且夕臨者數千人戎  
俗父母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刺又刺殺其犬馬  
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

龐統性好人儉勤於長養每稱述多過其本人性問之統答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  
少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謀將為善者少矣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  
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昆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  
朝廷大怒當獨謀欲誅約仲洽曰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賂之法所誅也今  
高郵無兵與賊事有可恕我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憐得贖出財物而免於殺擄  
必喜仁宗乃釋之獨有愷色仲洽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奈何欲輕

昨非庵日纂

卷之七

四

敗之他日手滯恐吾輩亦未可保也

杜行爲政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自言歷知州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  
間不職者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惰者諭以禍福俾令自新其有文學政事恭謹  
不讒而末嘗不力薦於朝

梁王使人陰刺袁盎天子使田叔等治梁事叔至悉燒梁獄解空手來見帝曰其事  
安在叔曰上母以梁事為問也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  
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白太后曰梁王不知為之者獨幸臣耳  
勝之屬耳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

高仁厚既破韓瑋十三寨卒皆迎降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  
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饒歡饗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夜不絕  
曹操舊法軍征士亡者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恤操欲更重其刑并及其父母兄弟  
高柔啟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為關中時有悔者恐謂乃宜貸其妻子以誘  
其還心復重之柔恐自今軍士見一人逃亡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起不可復  
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稱善久之

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己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宋太祖召謂曰汝女可  
通何人曰農家漢超未至關南時與丹何如曰成若僕暴今復爾耶曰無也上曰  
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  
所有貨財乎青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實汝勿復為  
也

朱雋少孤母常販繒為業雋以孝養名好義輕財時同郡周錫辟公府當行假即庫  
錢百萬以為冠婚費而後倉卒督親家貧無以備雋乃稱母繒常為規解對母  
失產業深悲責之雋曰小損當大益初會後富必必然理也

曹參為齊相國治尚清淨及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帝為審慎勿擾也後相曰治  
無大於此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吾人安所容乎吾是以  
先之相舍後國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更醉  
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而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  
臣覆蓋之府中無事

蘇轍試策問引漢昭武帝法度事哲宗憲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侍  
昨非庵日集 卷十七 五

罪眾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此先帝非誇也陸  
下視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  
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

卓茂為密令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抑汝有  
事囑之受乎或汝自以恩意遺之也人曰吾遺之茂曰遺之更何言人曰為聞賢  
聖之君使人不畏吏更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往遺遺而受故來言也茂曰汝為  
敝民矣郡里長老謂時高致饒遺吏與民幾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禮義以  
相檢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也歲時遺之禮也人  
曰既如此律何故禁汝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  
治汝汝將何所措乎手足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

范仲淹每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不才監司皆一筆勾之富弼謂仲淹曰六文  
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

鮮宣為太守及日至休戚賦曹孫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  
道尚適日吏以令休所錄來也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操宜從能歸對

妻子投酒春請鄰里一笑相樂扶老憐官屬善之郡中清靜  
唐桂州督李弘節沒後其家貧殊太宗聞之曰此人宰相言其清今既賣珠乘者豈  
得無罪魏徵曰在朝諸臣清貞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適子三人來遇共坐  
一匹羸馬道源兒子至不能存立陛下曾未嘗問及今弘節為國立功前後大榮  
賞養自不為貧妻子賣珠有何罪而責其舉者乎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  
語

宋真宗時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住占吉凶之說帝怒欲付  
御史王旦曰此人常悔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占問書進曰臣少時時不  
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事已發何可免且曰臣執國法豈可自為  
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也帝意稍解且乃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  
矣

黃霸治潁川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罷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忠雖老  
尚能拜起送迎即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或問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甚  
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凡治道去太甚者耳

宋時筆運卒有私智市者上聞之曰律門如鼠穴何可盡塞但去其尤者可也第工  
梓師有少販需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蒙正對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  
參不擾獄市者以其能兼愛善惡也若窮之則姦惡無所容故告以慎勿擾耳

寇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冠為人所奏帝怒謂  
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放朕且微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駿軀真宗意解曰然此  
正是駭衛遂不問

太祖行後苑見鸞鷲翼噴之勢曰禽鳥且爾况人母子之恩乎今羣臣有親老若許  
歸養

成祖時廣東布政徐奇入謁戴嶺南藤筆將以饒廷臣通者獲其單目以進上視  
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歸鄉時曾作詩  
文送之故有此饒臣時有病無所作不傳亦不免今來名雖是饒臣實不可知其物  
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即以單目付中官令殿之

唐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有遠郡謝表以窮覽之左右曰  
此不足煩聖慮上曰遠郡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表安知其不存也

唐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有遠郡謝表以窮覽之左右曰  
此不足煩聖慮上曰遠郡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表安知其不存也

忽也

牛奇章公帥維揚杜牧之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微服為飛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來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朱博守左馮翊大姓尚方禁盜人妻見府功曹受賄寢其事調禁守歸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瘡辟左右問禁禁自如情罪罪博笑曰丈夫固時有是卿欲酒能自效否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博救禁母得世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為耳目禁晨夜捕發盜賊及他伏奸博博禁連守縣今久之召功曹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奸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怒其罪使自隨投刀使削所記道出就職功曹俱感而畏之後不敢蹉跎博各成就其職宋明帝宮中大集羸婦人為歡明恭后獨以扇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亡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為樂哉后兄王景文曰后在家甚得耳今遂能剛正如此

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儂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昨非命日暮

去就耶

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今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披之清涼為惠最善

蕭何為民請上林苑中空地高帝怒謂受賈人財物下廷尉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穰布反時相國守關中不以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上即日赦出周勃免相人上書告勃欲反捕勃治之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宿將帝尊將兵於北第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願欲反邪帝即赦勃噫二臣之所值亦危矣而衛尉與太后以一言立釋其禍所謂扶危拯危者非邪

唐每歲上巳許宮女於興慶宮大同殿前與骨肉相見縱其問訊家春更相贈遺一日之內人有千萬有初到親戚便相見者有及暮而呼喚姓第不至者涕泣而去歲歲如此

河間王太子暉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暉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

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使暉即日毀其樓

光逸為博昌小吏縣令送客歸途冒雨雪舉體凍澁還值令不在逸解衣而烘溼

入今被中卧令遠大慈遠曰家貧衣無可代者若不暫濕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今奇而釋之

景公問晏子曰子近市讀賣豕是時公繫於刑有鬻豕者晏子乘機對曰臣嘗讀之適者鬻豕而解公傲然改容於是省刑

蘇峻討諸庚逃散庚水時為吳郡軍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水出錢塘口遂獲庚之時峻嘗暴虎水屬所在搜捕甚急卒拾船而逃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寬度吳郡此中便是水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快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奇山陰魏家得免

國朝尚書李慶言於上曰今武書馬願除操用外尚餘數千散民間恐重敵民今朝親官皆集當各給一馬令其學生准民間例聽太僕考較上從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禮賢奈何使之畜馬以蘇民上曰慶幾誤朕當即罷此令既內批兩日不出越日召士奇曰內批未嘗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覘李慶言交口恣侮朕舍爾孤立故不放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屢使陳智言按察所以肅察自度今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案網結地矣上曰爾

昨非命日暮

卷七

八

206

就據此羊士奇叩頭曰陛下知臣不孤矣噫聖主之曲體人情至此

開元中領賜邊軍織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誰阿邊書意多添練含情更者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

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遞示六官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為死玄宗深憫之遂以保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

鐵哥從英宗獵獲者射兔誤中名醫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竊罪應死鐵哥曰臣鞠之其人母病盜以養母耶請貸其死上從之

張華為太守善易明於政刑罪人畏不敢犯或當死者悉放歸解父母時有一人犯盜欲誅殺歸解解限滿赴州就刑在路號哭經趙朔家朔問故谷曰某犯法當

死蒙太守給假解父母限滿就刑所以悲泣朔曰何不逃去谷曰使君明於易筮前後逃者皆獲是以不敢逃朔曰吾能免汝汝到行渡河可取竹筒盛水三尺安於腹上乃卧黃沙中經三日然後可還始終於汝不得也其人一依朔言法司怪



久遠險乃以名聞華乃觀易六卦成斷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臥黃沙此人必  
投水死更不必尋此人得免

元祐初年熙寧小人斥逐殆盡言者猶攻之不已范純仁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呂  
公著曰治道去其太甚人材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二公長者之言

難當寄遠呼天不應呼地不應呼父母亦不應忽有人焉於其中死力復持遠負之  
而趨近匿之而避濟天地父母之不逮而後知烈使之道重語到喧驚說仙無靈

說佛無靈說聖道亦無靈忽有人焉於其中鎮靜主持小言之不覺大言之不怪  
導仙佛聖道之難通而後知沈嘿之體重

王元澤有心疾與妻未嘗接荆公憐而嫁之同時有兵部員外郎侯叔獻再娶而悍  
後叔獻卒朝廷慮其虐前妻之子有旨出之不得為侯氏妻京師為之語曰王太

祝生前嫁婦侯兵部死後休妻  
宋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為皇門小底時氣性不同已有心力官中呼為劉七每  
令與諸小底數其珠內夫人浴於看窗視之未嘗偷竊一粒餘皆竊置於衣帶中

泊太宗即位後有一宮人潛逾垣而出捕獲太宗遲疑間似不欲殺承規承意  
昨非庵日纂 卷十七 九

而奏曰此人不可容官家若放却宮人總走臣乞監去處置須是活取心肝送  
太宗會其意許之六宮皆拜而泣告承規再三奏不可留於是就太宗前領去送

一尼寺中潛遠嫁之却殺豬取心肝一具猶熱以合子貯來進呈六宮皆圍合子  
而哭良久各揭視之便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承規壓銀五錠由是宮掖之間

肅然畏法  
乾道間單尚書妻生母本勝也人住狀內生侍郎延年及尚書侍郎爭非其母事

達朝廷孝宗曰二子爭母朕為葬之衣冠之家以為美談  
踪多歷亂定有不得已之私言到支離總是無可奈何之處吾輩須於此放寬一

路  
當厄之施甘於時雨傷心之語毒於陰兵

元康訪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官僚十年不省親者有之非無思  
親之心也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擯職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

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親亡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  
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

范仲淹奏謂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窮則攬人窮則詐古人所慎也  
况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選

夏竦恨石介甚誣稱介往登萊結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詔監司發糧驗賜呂夷簡  
曰今破家發糧而介實死將奈何且夷簡非一家所能辦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

異說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遷上意果釋  
國朝顧佐為御史下嚴明更有遺提者摘佐小過謂受皂隸賂致歸悉其姓名以

奏上審問楊士奇對曰此事誠有益朝臣月俸只一石薪炭馬料咸資於皂隸  
半使歸職官皂兩使京師臣僚皆然臣亦然耳上嘆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詆

者使下法司士奇曰末事不足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思法並行矣上從之佐召  
吏示以狀曰上命我治汝汝念汝小人無知姑容汝自後宜改行為善上聞而喜

曰佐偉大體矣  
錢武肅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觔謂之使宅魚有不及數者必市以供頗為民害羅

隱侍坐壁間有磚漢妻釣圍武肅令應味隱應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釣釣國  
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王大笑遂誦其例

昨非庵日纂 卷十七 十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稱怒而殺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始不婦吾將誰  
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免齊之妃復可疑也尹文子曰先生願無言文留妻矣

吳祐連膠東相魯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而忍欺之趣  
歸伏罪性慚懼請開持衣自吞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樣以親故受

械汚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唐太宗平王世充於國籍有交關連結文書數百事命杜如晦掌之曰付諸曹史俄

聞於外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復取文書背裏一物疑石重上親覽百重命使  
沉溲池中更不復取

子頤鎮襄陽有客或稱成是使君席上有善歌者子頤遂命召焉及至令歌乃成使  
君送妓之什也詩云寶劍香娥翡翠裙成袿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

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聖功業為其代所掩豈可令人愛姬為己婦淫多  
以增帛賊行使其圖報

謝眺好獎人才會稽孔闒未為時知孔珪嘗合草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  
簡為之謂珪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蓋才餘論

有士大夫平時多以官勢殘虐臨黑一日為學人刃其家火其屋宅隣里更相戒曰  
若救火火熄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為盜取他家財物則獄訟未了期若  
不救火不遺杖一百而已隣里甘受杖而坐視其大厲為煨燼生之具無遺此  
其平時暴虐之效也

唐太宗宣武門更名破陳樂曰七德魏蕭瑀以為形容未盡請并寫劉武周薛仁  
果雷建德王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當北面事之觀其故主  
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  
陳邦佐以妻不協於母欲謀出謀於唐一荅荅曰人情善惡無常豈以一失母心便  
當為棄嫌他日母追悔時汝悔何及此時只宜委曲調停耳未幾婦姑果相協邦  
佐早世其妻寡而節堅守其節

國朝大學士高拱上言國家用人不得官於本土惟有民社之責然耳若夫學倉驛  
遞等官官東家翁一投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情實  
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乞視此為例從之  
建元中都下外難且多盜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簡括王仲寶曰京師翼翼四方  
非非庵日纂

是奏必也持符於事既煥反成不曉謝安所謂不備何以為京師

國朝顧思逸東橋先生父也除夜見偷兒伏窺下呼出分以魚肉贈錢五百文勸以  
改行遣之一年後偷兒夜過其門見有盜死者潛移他處  
文路公出四玉杯勸客官奴不謹碎其一路公將治之司馬益公請書牘尾云玉  
爵弗擇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路公笑釋之

王稷家有二女皆稷換父遺表應沒進奉物留其奴於仗內遣中使往東都簡搜之家  
財裝度奏曰王孺身沒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其奴告簡責其家恐臣恐天下  
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為計者憲宗即日遣中使還二奴付京北府決杖  
余當薦其於宮路曰惜其人形貌短小余曰公非市羊豕何論斤兩今屢嬰裝度過  
公曾不得縣尉

有數貴人遇休沐携歌舞伶僮舍酒醺醺前人詰因過行寺遂僧話又得浮生半  
日閒偈聞而笑曰尊官得半日閒老僧却忙了三日謂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日  
掃除也  
劉玄佐鎮中嘗以饒怒欲殺程行恭無敢辨者處士郭步見玄佐曰聞行恭狀刑付

屍一觀玄佐怪之對曰臣聞枉死人面有異一生未識故借觀耳玄佐悟乃免  
宋英宗立為皇子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京一人及即位意使然京以此疑  
懼請出既有除命歐陽修進曰聞蔡京文字尚在禁中上曾視之否帝曰文字即  
不曾見然不可知其必無修曰若無文字事安可知就使陛下曾見猶須更辨真  
偽任時更疎必欲陷富弼先令婢子學石介書法學成偽作介與弼謀發立和書  
未及上為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於臣丁母憂還朝有議臣  
者亦偽撰臣一劄言乞內豎欲以此激怒羣閣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  
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猶須辨真偽況止傳聞之語乎帝愈疑  
釋

唐玄宗時都督裴仙先下獄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以養  
廉耻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向巡邊聞姜皎杖於朝政官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  
皂隸待之今宜宜復貶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  
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大臣皆可答辱行及於吾輩矣此言非為仙先為天下士君  
子也

武惠妃生即唐主與諸公主按舞於萬歲樓下主乘步輦從復道窺見衛士食畢以  
餅餌棄水甕中大怒命高力士杖殺之上方震怒左右莫敢言者寧王從容謂  
上曰從復道窺見復衛士之過而殺之恐人臣不能自安又失大體陛下志在勤  
儉愛物惡棄於地奈何性命至重輕於踐踏者乎上蹶然大悟遽然赦之  
宋大觀中有萬繁者嘗為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子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  
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為利人事繁指坐間踏  
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事  
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兒皆可行唯在常久而已

顧和謂王導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米聽風聞以察察為政耶  
王克敬嘗為兩浙鹽運使溫州鹽運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連婦人行千  
百里外典與年雜處者汗敢甚矣自今毋違建議者為令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素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  
語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見且媿且嘆曰真天下威德也  
徐策功曹魏膺以特意見魏將殺之太夫人吳氏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

其事未幾魏功會在公盡楚汝今日殺之則明日死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策大驚遂出賊

漢明帝時公車以及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

張文懿公士遊在相位陳免佐莊參知政事有挾怨上言免佐欲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通置二奏上前且言儉言動搖朝廷若一聞去諫則臣亦不能自保矣上悟置言者於法誣諫官事亦寤

徑地

明鄭瓊輯

此心開百代之福金鑽玉鈎豈必開平陵於馬鬣寸地造無疆之福牛眠龍角何當特推步於難知從來智營力競誰甘以尺土讓入而陵谷忽遷豐碑頽圯造物若留以有待也人其清夜一捫心乎墓徑地第十八

古人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重親遺體使他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世人惑郭璞之說有貪求吉地至數年不葬親者有既葬不吉一掘未已至三四次者有因葬地致訟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感於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為仇讐者語不聞乎龍穴非逸只是貯藏方寸地牛眠在適空勞踏破龍頭雲宋丞相鄭昭先之祖弟當殺人抵死相奪曰吾弟未有子吾當代死自首於官囚死獄中而釋其弟弟出不德其兄反凌其孤寡其子乃携母賣酒嶺上母死子遇一仙人指山下地曰白羊眠處鵲鳴此貴穴也葬之五世出宰相於是奉柩過窆至一處有鹿起鵲鳴因停其柩天忽大雨湧沙擁其棺五世果生昭先至平

章和

蘇斌祖端正道人樂善好施有一異人頻受施捨因謂曰吾有二穴一富一貴惟君所擇道人曰吾欲子孫詩書不願富於是倍往眉山指示其處命取一燈燃之於地有風不滅道人遂以葬畢道人生老泉泉生繼斌文章震天下惟積善如異人至吉地得矣世之爭地致訟因而殺人及圖謀侵佔揭墳利己者知此義否

晉陶侃母將葬未得葬地忽失一牛未知所往遇一老父謂曰前因見一牛眠處其地若葬位極人臣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母後侃果為三公

河南吳雄至孝少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擇葬其中喪事越禮不問時印巫者皆言當族滅雄後致位司徒子孫三世廷祚

浙有士人館富家歲暮得米金八兩至渡口見貧民夫婦赴水士止之民言歲暮債迫欲賣婦不肯行故相率併命士惻然盡捐金與之民泣謝負婦携送士歸家妻問所得士言遇貧民赴水事妻曰胡不周之士曰已與之矣妻欣然除夜與妻治蝦酒和以糖戲口占云紅蝦糟汁煮清酒水來昨夜夢至瓊樓玉宇有聯云門

關金鎖錦簾捲玉鈎士覺而記於極宗人吟曰薄命得銀燈以予人夜為夢語

欺人乎明春赴館主人延地師葬母士以二親未葬當嗟嘆焉主人囑師為卜穴至一處見虎卧其地人至奔去師曰此金鎖玉鈎形吉地也士憶與夢合但未知為誰地適前與金民至見士曰先生得非某乎自得金完像夫婦稍溫飽未能報德今為何來此士言求葬地曰此山一帶皆我有如可用當奉獻士持虎眠處民曰正吾業也即邀至家厚款書契以獻士葬之後登第官至憲副

唐智與微時為徐州門子有道士居門側智與每且掃道必掃道士門智與母死道士善審葬地引智與立一竹窠以表其處曰若定此地兩世方伯智與他日再往視竹窠叢生遂葬焉果為方伯

富春孫德奉母至孝種瓜為業忽有三年來瓜必鍾為設食出必禮敬甚感三人臨去曰我等司命即感君厚意示君葬地地連世封侯數世天子出門化成白鶴而去後鍾生繼權生亮焉生休

羊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瑤葬無終山遠居馬山上八十里無水公及水作義漿於阪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石子一斗與之使至高平善地有石處種之當生美玉聘得好婦公如言種之數歲玉子果生有北平著姓徐氏者女

甚有名公試求之徐氏戲云以白壁一雙來當聽為婚公至種石中得白壁五雙為誓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後名種石地為玉田

六合尹林克正地師仰思忠營地其姻方氏父為知縣未葬因薦思忠卜其定葬連日尋求得吉地矣方點穴間雨驟下而止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為考官曹三舉子當有陰禍若葬此地法當榮其子孫非天

意矣覺而問克正曰昨大尹居官何如曰先為教諭轉此官不久處罕聞為考官時聞節得賄評頗少之思忠惕然因托歸家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方大尹葬和入曰因與勢家爭地致死人命官司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漸凋落云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料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傍者當外徙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隱豈不必外徙至今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可見帝王氣象包含偏廢自異尋常為也

曹操疑塚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題詩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餘機到丘壘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頂發蓋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京證詩疑塚多留七十餘謀身自謂永無慮不知

五馬同槽為兒孫遠慮無

宣城沈少參卜葬地啟王乃古塚也有誌乃先朝名公之墓沈命檢之懼復有發掘者立碑識之少參夜夢一官戴冠帶米謝曰君掩吾塚崇德已廢沈又立碑無以報德當送一大魁為公嗣已而少參生切德慧一目不再識弱冠及第

楊少師崇建漢人世以濟波為生久雨漢漢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嗟其德遂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為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

指而定之即今白兔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

大興劉公機父卒於任公時為學宮弟子使步往護喪歸遂下葬該人泥陰陽家言各以生年與葬期相值久不免葬公獨曰願以某生年所值月葬父於是力葬之後公官至大司馬贈官保則葬日吉凶真無指矣

馮商延一堪輿先生往祖塋相視將至忽拉其人同返其人問故商曰適望見祖塋有賊踞樹籬盜所大樹倘吾輩徑前恐被驚跌致損其命不若且回堪輿曰君心如此牛眠底則不足道也後子舉大魁世世稱繼絕

若富貴是一家私物則前富貴久據之不及我矣若富貴非一家私物則後富貴人雖欲堅留之旋且及彼矣未富貴家原從已富貴家分過來已富貴家仍聽未富貴家分將去今地師祝主人曰吾能使主人萬代富貴夫富貴止此數若此家萬代富貴則彼家必萬代貧賤矣天於彼家有何冤仇而今之世世貧賤地即有此理天未必有此心只福地本心地則天地人不能外者也

余嘗見孤寒之夫素祖宗骸骨於曠野而或生賢子孫崛起窮巷大其門戶此家得地理之助邪公卿大夫殫心力以求善地而或生不肖子孫馳奔淫泆墜其家聲地靈又安在邪

范文正公得一宅基堪輿家相之曰此當世出卿公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和即捐其基建學今蘇州府學是也風水家言尚有黎公念者乎

或問風水空同子曰有哉無哉風氣聚則靈異自何謂無富貴可遇而不可求天之賦非人之能為也何謂有故吉以善積非善之家雖遇希遇矣曰若是則廢之乎雖然富可廢識卜其安焉平焉者可矣

袁安砥德修行其父逸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

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地安其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

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細三泉上崇山培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柳為  
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危廟又多殺宮人生理工匠計以萬數驪  
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燬其宮室宇宇住者咸見發掘其  
後牧兒亡羊羊入其墓牧者持火求羊失火燒其墓塚自古至今葬未有成如始  
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  
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

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問焚屍之說安曰古有捨格埋骨之令推恩及於  
枯骨近世祖於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中於心何忍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  
王師所臨見枯骨必掩之而後去至是乃今天下郡縣設義塚凡民貧無地以葬  
亦命所在官師擇近城寬闊地為之故有殉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律吁聖  
恩之博厚若此

閩孫文祥自滿城道經霍童鄉日暮忽見山旁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哭聲問故有  
昨非庵日暮 卷十八 五

夫婦曰吾子不肖當此虛明且當徒去不禁悲傷耶文祥曰子雖不肖吾當為汝  
謀之至且現其處乃荒塚也候至日午果見衣冠袍者同豪石僕從持香結至文  
祥詰之對曰家貧將祖墳遷葬常地以度活取文祥惻然因傾囊與之不告姓名  
而去後數夜夢寄宿夫婦拜曰向日厚恩甚報今幸得二風能相謝遂孕二子  
先後並登科第噫觀此則踐人之墓以葬其先斷人之龍以利乎也人謀即工泉  
壤其肯顧日乎

劉洵之祖世業醫忽有僕犯病臥門春備齊饋進劉母詢之知其甚危食飾代為請  
罪時母方懷妊野處夜夢神云愛地之人明早生看地先生明晚至次日果生海  
晚地師到引觀此地即前僕墓因買葬之洵復舉會魁仍出甲科六人

吳都憲誠其父濟人利物舉舉不倍同里一百戶大官銀無措議出以備翁閱而  
嘆曰仇懷中道相背彼夫妻子母問何以為悔吾事不至爾矣且力尚能轉轉  
轉轉袖手以觀人難拆乎遂兩處代為完家百戶歎泣而去後數年存地葬地  
師擇一穴詢之正百戶產也皆復備備買葬當時尚高一穴復雷雨道下一穴  
即生都憲公兄弟四五人皆獲科人咸謂陰功所致

古人云求地為致福之基積德為求地之本未得地當積德以求之既得地當積德  
以培之是以後代東風驟遠年近吾味心地有云俯仰乾坤何處佳人人有地盡  
葬華性由天定真龍祖道術善身軀岐岐厥到靈臺方是玉穴尋華益不曾差頂  
認四端為四應真將產產作虛花若還損壞全無用保得完時福愈知自古只為  
君子宅至今不作小人家雖然說說無難說一爭毫髮隔天淵  
凡人欲為父母子孫計永遠者當以公心處世方便行事一念合理百神歸向擇地  
論穴特其次也德不修而責勤於先人之遺骨朝移夕徙愈更愈現適足以取譴  
於造物顧何益哉

漢陽羨長袁忠厚正嘉常言死當為神一夕痛飲卒風雨失其柩夜聞荆山有數  
千人歌聲鄉民往視之則棺已成塚俗呼為銅棺山  
仁人孝子既得真穴其在舊塚切勿毀之憑福恃勢僕人之親而葬其親僕人之塚  
而為己塚心害理已不為天所祐地何能福之哉明典記魏孝陵之前有孫權  
墓帝王忠厚關國即萬世後將食其報也

郭璞生平不取信於其子凡郭公要向西其子必向東故郭公看金山風水謂其子  
昨非庵日暮 卷十八 五

曰我卒可葬於金山脚下意葬於脚彼必葬於巔也郭公卒後其子悔向所作之  
非必違父言為竟竟葬於金山脚下遂為凶地故當時有父作子笑子作父笑若  
妻不笑須是龍叫之嘲噫以璞之術尚不能自為身謀乎

國朝書中有甲科嚴姓者與嚴元柯潛同榜生平歷仕吸民膏脂殆備天曹任江  
右廉憲聞顧陵商名師厚幣聘之為母見地顧入閩關即夢二鬼以物罩其眼及  
抵莆與杆葬畢將復度關仍夢二鬼持去原單顧公方悟向所杆者為凶壤返而  
勸嚴改之嚴疑謂禮薄故誰也重謝辭之顧亦付之無可奈何之天後果來落  
顧又與嚴杆一陽墓嚴祈九里湖但夢是地種瓜嚴以為瓜地之兆及構成滿  
室畫瓜以符之詎知前之鄉語瓜云柯也夢是地多瓜係柯地後此室竟歸柯  
狀元

溫大雅將改葬其祖父墓者曰若葬此地當害兒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水處我  
當含笑入地矣  
地理玄關風水關人最大中實有然軍之者厚德格天天料故以昌運故陰假權  
於明師而默使眉主和同苟刺薄祖詐上子天和料報其遺運故使明師與之風

馬牛盲師與之同心腹吉地過而弗問凶壤且重價以圖之多謀以竄之甚而執人與訟破家輕質以求之者噫使中無主宰是者而一憑財勢為有無古之季林甫蔡京秦檜輩後維昌不墜耶

洪任良使居金山鄉之岩杆一穴為風吹雅帶常畫園於家以硃筆在左臂其上畫一條記曰他日吾子孫遠征不回當於此掘斷取田水到穴前則歸後子孫皓官吏部尚書使大金金主設大樂宴時聞不樂解表有云義不共天難下窮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音竊留十八年家人依畫掘斷取水灌穴次年奉國母還朝三子俱顯世稱三洪兄弟聯名父子繼居台鼎雖地理之應要亦公忠貞之行所致也

世人有泥公位之說兄弟議多至有終身不殯其親者噫為父母者皆以子多為幸今若此則是增一子祇增一暴露之日反不若子少者得早歸泉壤矣天子孫各有福緣且各有行謹冥冥中所以償之者毫釐不爽豈可挾私見而久暴其親况葬後砂水變易陵谷易位造物於人豈可一端盡哉

蔡元定通術數游朱晦翁門胡澹庵晦翁翁并及蔡謂之妖人坐調道州以祀蔡善非非庵日暮

地理學每與鄉人卜葬改定其間吉凶不能皆驗及晚有時詩者曰掘盡人家好丘壠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免天術何不先言去道州

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行密遣李神福將兵討儔又自將詣廬州克之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塚行密曰儔以毀墓獲誅吾何為效此不道

吳文正公云凡人得吉地而後反凶者其病有二一因固執已見移穴易向地師惟務承順不復據經一為既獲吉地而子孫輕信人言無故遷改他姓得之因而獲福要其原皆冥冥中有使之然者耳德不積而求地學猶不耕而求獲也存耕錄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牛眼雞籠覆奇邊只在方寸地中求宋謙父云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知苟非其人尋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坟往往葬時皆貧賤迨其富貴力可移人事極時天理變吁仁人孝子可以知所自處矣

漢夏侯嬰以功封滕王及死將葬米及糞引車馬踏地不勝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印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馬生何養死何歸前定久矣

袁了凡好談地理曾訪至光福問一村農曰頗聞此地有佳穴否對曰小人生長於斯三十年矣但見帶紗帽者來尋地不見帶紗帽者來上墳袁恍然而去

荆襄陳務少與二子寡居宅中有古塚每飲茶輒先祀之二子曰古塚何知徒以勞勳將欲去母苦禁而止夜夢一人云吾止此三百餘年沒者以依土為安若見與冥恨不淺今賴卿相保護種德厚矣又享吾佳茗雖潛壞朽骨豈忘賢祭之報及曉於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者但貴新耳噫孰謂荒壤可侵暴乎

神廟時玉山夏子陽為太常卿其祖以布德為念家務本自不祿耐守青蠶然布施之念常勤每探貧而孕者與夫貧而病者必周以薪米給以藥餌生平以忠孝作主心地坦夷奸狙不認及祖妣病見一老叟臨卧所囑之曰汝來日必死宜葬於牌樓山上某人居母柩之所其母某日移葬別山汝須謹記予郭璞也嗣後其祖遂依所囑以葬之果吉穴產太常公子亦相繼登第

蕭吉經華陰見楊素塚上白氣屬天密言於楊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帝後從容謂玄感宜改葬玄感以為吉祥託言遠東未滅不遵私事未幾以謀反誅噫使亂賊如素而子孫得昌則天道與地理俱謀矣其使之不改而滅

族者冥冥中實有為政者耶

宋神宗命吳景燮寬地葬太上皇會有太監薦邢中和邵廷詠者同事吳公以中幹鬼鄉坤風直射厄當主母離宮未水傾流禍當至尊下殿已方殺見午地劫財輸北闕位失南朝之語朝廷將三人拘禁如禍來殺彼二人償吳公也且吳公問邢葬深幾尺邢曰六尺吳公即以六年禍應對及六年不應寧知九尺深吳公故遣去吉之慘每月朔使畫卯衢州使畫卯饒州使其奔走不停禁使不與人并地及九年數到其禍果應至欲改并牛頭山已為金人據之矣此無他天厭宋祚中幹福地天留以待我熙仁二樞故惡景燮之輕洩而俾之道斥耶人力能勝天耶

國朝唐恒如喪必哀毀骨而奉母周氏甚孝適大雨裂龍山麓水衝父塚恒負土填壘不克又貧不能遷無何長母母屬婦謂曰塚陸沉奈何恒痛母言即以鐵鎖繫項仰天誓曰恒不徙墓不去此鐵鎖憤六年病革親友爭為脫之恒捫鎖淚下曰吾解此無以見吾母於地下竟抱鎖死是後山水頓殺趨流別道墓得不悔地接

御史東郭祭其墓

李八公葬其子於鶴龍山初葬時謂其孫曰葬後過年將不利孫對曰親安九處所願足知子有損何情也葬後孫不甚傷而後宋綿延感發出進士四十餘人至今

善哉

國朝顧孝直云成化間先高祖贈尚書公誠為始祖處士公海卜地與家山穴既定葬且有期矣夜夢朱衣象簡者曰我故宅也相讓五尺乎已贈公穿穴下文許堪輿家執之不聽葬後復夢前人謝曰母壞我宅甚善無以報德當託生爾家以元爾宗我有宋曾子固筆也越一年而尚書公伯祖塋生

余友沈君典嘗為余言先君捐千金求善地葬吾祖而久不得至晚年情戚不樂余念此技亦可精奈何邑邑為大人憂發憤繪閣青鳥諸書日十萬卷挾一好與術士日走山谷二百里遠精其說以八百金得一地而余今者幸取狀頭青鳥之力也嗟乎君典未幾下世矣君典以地利取狀頭若持左券則胡不取富貴壽考而取天狀頭邪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團施人來取者即與之無倦色一仙來試其誠

昨非庵日集

卷十八

八

否化一道人每且索食六七圓母日日與之終三年如一日因謂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團何以報汝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至一升麻子之數其子依所葬葬之初世即生子九人登第今傳福建無林不開榜是也

近世士大夫酷信風水余嘗候一故人堪輿家滿座余曰近來玉皇上帝忙甚故人遽問何謂也余曰人間貧富壽夭僕僕然逐地師脚跟轉上帝那得不忙

蕭鎮鎮姑熟有發塚多得金寶香鬱林以賜鏗鏗曰今取往物復取今物如此循環可不熱念命修復之

襄陽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塚為亭亭柱間書一絕云塚上為亭鬼莫嘖塚頭人即塚中人恐人告我謀風水願到冥司作證鄰

昨非庵日集卷十八終

昨非庵日集卷之十九

雜編

明鄭道輯

踏層冰而伺禁城曉漏何如紅日三竿頻夢烟霞來往冒炎日而候香客寒蟾曾似村醪一斗任他宦海風濤山色水光鑪烟若掩野老漁翁偏得以閒身作此中主人其視刀尖話蜜者何若纂輯類第十九

楚王持金百鎰聘於陵仲子其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駟所安不遇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謝使者逃去為人灌園

羨萬頃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為司直在朝賦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簷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遠促歸

梁陶弘景脫朝服挂神武門自號陶隱居梁武帝與之游及即位屢聘不至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驅之獻於帝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昨非庵日集

卷十九

一

唐張志和自稱烟波釣徒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蕭宗嘗賜奴婢各一人志和配為夫婦名漁童樵童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櫓樵青使蘇蘭新桂竹裏烹茶

唐孔極侍郎朝回避於一雙廡下延入聽事史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孔公借油和水曰某寒不出暑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官情

新宅落成市聲不入即俗軌不至門客至共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談及世事便以大白浮之

青山秀水眼到即可舒嘯何必居離落下後為己物歐陽公示謝道人種花詩云深紅淺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携酒飲

莫教一日不花開東漢韓康採藥名山賣長安亦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

休耶乃不貳價康曰本欲逃名乃女子皆知何用藥為遂遁入瀟陵山中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蒼盈塔落花滿徑門無刺刺松影參差禽聲上下下睡初起汲泉煮茗吸之隨意請周易圖風左氏傳藥賦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

文數篇從容步山樓撫松竹與麝共偃息於長林翠草間歸竹窗下則山妻推  
子作筍飯供麥飯欣然一飽出步溪邊適逢園翁問桑麻說杭糧量晴枝兩  
相與劇談一飽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牛背背簪兩雨來歸  
而月印前溪矣

趙抃退居於僦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遊不復有軒冕志故詩曰軒外長溪  
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閑  
陶弘景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自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  
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又愛  
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響欣然為樂

客過草堂叩余若棲之事余倦酬答但拈詩句以應之問何感慨而甘棲遜曰得閒  
多事外知足少年知何功課而能遣日曰種花春掃雪看錄夜焚香何利養而獲  
終老曰研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何往還而破寂寥曰有客來相訪適名是伏義  
冬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寤相  
與步中庭月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蘋藻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  
影惟此夜耳

但少閒人如吾兩人隔  
寒家子為史因世法與人吐匿情之譚行不典之禮何謂匿情之譚主賓長揖寒暄  
外不敢多一語平生無斯項之儀一見握手動稱肺腑掉臂去之轉盼胡越而頌  
威德則夷也不旋踵而背語也然坐間寔辨有口過託簡重身有穢行謬為清  
言懼裏言漏寔莊語觸忌則一切置之而別為浮游不根之譚甚而假優伶之謳  
歌以亂之即耳目鼻舌非我有嗔喜笑罵總屬不真何謂不典之禮賓客酬應  
無論尊卑難平交終日聲折俯仰何嘗於天而日與之遠何親於地而日與之近  
貴人繞啟口諾聲如雷一舉手而我頭已搶地矣彼此相指絕不欲見而下馬到  
門終日僕僕夫往來通情非行故事也先王制禮固如是乎衣衣束帶縛如權操  
風噴膚瘁甚而不可捫趾步閑行輒恐逾官守馬上以目注鼻視越尺亦人即從  
旁偵之溺下至不可忍而無故莫敢駐足其大者三尺在前清議在後寒暑攝其  
外得失煎其中豈惟繩墨之夫哉雖有豪傑快士通脫自喜一涉此途不得不使  
就其籠絡冥冥子將縱心游於濔濔之鄉矣

山鳥每夜啼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真率漏聲也余憶曩居小崑山下梅雨初霽

座客飛騰通聞庭蛙請以節鉤因題聯云花枝送客蛙催語竹籬喧林鳥報更可  
謂山史實錄  
疏簾清夢消白晝惟有棋聲幽徑柴門印蒼苔只容履蓋  
宿雨初晴小溪新漲泛米家船載楊子酒浩歌一聲好風送響素琴三弄淡月偏宜  
敢云烟水幽人不作風波險客

杜五郎居去縣三十餘里有屋兩間空地丈餘不出離門三十年矣黎陽孫尉訪  
問何以不出杜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曾此下納涼但無用於時偶不出耳問  
日何所為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觀淨名經極愛其議論今已忘之  
并書亦不知所在孫尉是時方有軍事夜半未即疲甚聞此不覺酒然  
燕市帶雨不騎黃馬風起飛塵滿欄歸來下馬兩鼻孔黑如烟突人馬屎和沙如雨  
過淖淖沒鞍轡百姓競乘寒驢與官人肩相摩大官博呼來則疾奔避委巷不及  
狂奔流涕此中况味如此遙想江村夕陽漁舟投浦返照入柳沙明如雪花下曬網  
器酒家白飯青菘掩映垂柳老翁擊漁提甕出柴門此時倍三五良朋散步沙上  
絕勝長安騎馬衝泥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棹其秀卓問有魚否答曰無魚有詩乃鼓柁歌曰八  
十倉浪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氏  
不答  
陳恭公判亳州遺生曰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游五湖圖且贊曰賢  
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隱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  
倪文節云閑居勝居官其事不一最便者尤於暑月見之暑月居官非我見人則人  
見我衣冠機屨未嘗敢去體正熱坐輒殆如蒸焙客坐偏窄臭氣薰襲正使達官  
免於請謁不能不受人謁也正使恬退簡於造詣不能不報詣也至造朝蒞政其  
禮尤重公裳靴帶與嚴冬無異扇不可揮傘不可張渴不可遽得水飲食不能以  
時往往傷暑者多矣閑居則不然自早燒香食罷便可脫巾杖履裙屐從事藤牀  
竹几展轉北窗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挾策就枕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履道遠臨  
池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剝瓜剖藕白醪三五取醉而適其樂殆未可一二數  
也

古德者多躬耕余筋骨薄一不能多釣弋余禁糴二不能多有二頃田八百黍余貧



瘡三不能多的水帶余余不耐苦饑四不能乃可能者唯嘿處淡飯著述而已然  
若述痴切弗批駁先賢但當拈己之是不必証人之非

垂楊小橋紙窗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一卷客來則尋常茶飯本色清言日暮乃  
歸不知馬蹄為何物

宣和酒店壁間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

河陽釋法常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即熟寢覺即明吟嘗謂同志曰酒天虛無  
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蕩蕩樂不  
可得而量也

長亭烟柳白髮猶勞奔走可憐名利客野店溪雲紅塵不到道途時有牧樵人

今所稱名公卿者往往疏泉執石鏤山雕林窮壯麗極露露而猶未愜然金鋪繡溢  
苔痕染其扉門柳合抱可藏鴉矣而主人不得歸歸則向風欲借風欲借鶴髮

龍鍾真可憫也

宋管師復自號卧雲先生仁宗召問曰卿所得何如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  
月釣無痕臣所得也竟不受爵命

昨非庵日集

卷九

四

予夙夜在公不曾漫遊華香園意欲於洛陽買水竹處作蝶庵謝事居之庵中以莊  
周為開山祖陳搏配食若忙者難為主籍供職

莊周語楚大夫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綵食以芻蕘及其牽入太廟欲為  
孤豚其可得乎

長松怪石去虛遠不下一二十里為徑綠崖涉水於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  
雞犬之聲相聞竹籬茅舍無處其間臨水時種梅柳霜月春風自有餘思兒童牌  
樓皆布衣短褐以給薪水釀村酒飲之索有雜書莊周太初楚詞黃庭陰符楞嚴

圓覺數十卷而已杖藜躡屐聽流水擊澄潭步危橋探幽壑願無樂而死者  
白居易對策直言無隱宰相嫌其出位貶江州司馬喜曰匡廬在念久矣今得青山

綠水中為風月主人乃築草堂於香爐峰以自適

楚國龔全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羅網有蟲觸之不得出而死乃  
歎曰仕宦者人之羅網豈可久淹邪即挂冠去人謂蜘蛛隱

三徒成名笑盡碌碌浮生縱扁舟負却五湖風月一朝解纜羨湘明祖祖道也命  
巾車歸來滿架琴書

宋桃稚澗泊絕俗披裘叟人莫能測長史實軌見之遺以衣服適著御正委置不  
能更結廬山中夏則翦冬則緝木皮葉以自蔽贈道一無所受嘗織十疋履置道  
上見者曰朱居士屬也為繫米茗易之置其所輒取去終不與人接

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幔明檣短帆舟中雜置圖書鼎彝酒壺詩牌近則峯仰而止  
遠則北至京口南至錢塘而止風利道便移訪故人有見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  
飲適佳山水處或高僧野人之庵竹樹蒙茸草花映帶幅巾杖屨相對夷然至於

風光淡爽水月空濤鐵笛一聲素鷗欲舞斯亦避喧謝客之一策也

宋孫集賢免守錄春年大書詩於壁拂衣去及詔下已歸矣詩曰人生七十鬼為隣  
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閒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  
西又見陳寄語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神

三徑竹間日華澹澹固野客之良辰一編窗下風雨滿滿亦幽人之好景

有客謂山居春屬難山隣難山友難山僕難余謂如此則山堂前草深一丈矣不如  
勸斷家事擇二三童子自隨其強幹者以備烹爨樹藝文弱者以備洒掃抄寫子  
孫相繼者則送供養賓朋相念者則通餽問此外靡知其他

昨非庵日集

卷九

五

晉張衡隱居順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為屋常居其中右軍造之張逃避竹  
中不與相見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即答者記白樂天一絕云豈是交親向我疏老慵  
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閑斷免惱惱稽康索報書

淮陰起徒步拜將封王富貴已極壁軍一奪雲漢再禽禍幾已在眉睫矣不以此時  
急返淮陰垂釣處而空送九族於呂推之手亦松子之徒不笑人乎

四月有新築新茶新兒新舍桃綠陰一片黃鳥數聲乍晴乍雨不煖不寒老夫非  
雅非俗半醉半醒爾時如從鶴背飛下

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矯語也貧賤奔走衣食妻妾交誦親不及養  
子不能教何樂之有惟是田園粗足丘壑可怡水侶魚蝦山友鹿鹿咩咩釣雪誦

月吟花同調之知兩兩相命食牛之免戲着鄰間或兀坐一室習靜無營或命駕  
扶藜留連忘反為樂不減真仙何尋富貴足云

傳堯俞過清遠峽詩巖頭風急樹欹斜江畔漁樵十數家老盡往來名利客年年秋  
水映蒹葭

三商而暇高春而起靜院明窗羅列圖史琴樽以自娛有與則汎小舟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清茶野饌足以消憂尊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

家有林園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韓持國遇顧士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乎曰涼野人無修葺大屋且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它念露形披扇投足木床視木墜束接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語未竟持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聞道士遺言餽木黃精令人壽永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應安能捨所樂而從所懼哉

呂微之居芳山中綜博述詠漁以自給一日羣貴游子弟因雪霽寬而訪之唯草屋壁立忽米桶內有人乃微之妻也以天寒無衣坐為障耳因問先生何在答曰漢上捕魚乃至彼見之微之隔溪謂曰少需之得魚易酒飲諸公也俄頃携魚酒至盡歡散別翼日復躡其蹤則微之已行矣

何必深山蕭然大寂門外即市塵喧囂百丈短垣葺葺限之如隔萬里人世是非絕不入幽人耳即偶入耳亦不得入我丹元府輒有梧風吹之而去

昨非庵日集

卷十九

六

山居勝於城市蓋有八德不責苛禮不見生客不混酒肉不競田宅不問炎涼不聞曲盡不徵文進不談仕籍如反此者是飯僧牛店販馬驛也

眉公云閉戶即是深山嗟乎應接稍畧遂來帝鬼之譏刺咏無時難下葦蕪之錄言念及此入山惟恐不深

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何庸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

王冕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楚淮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指舊都曰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隱九里山種豈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一區蔬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屋三間自題為梅花屋

高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得不仕

蘇雲卿廣漢人來豫章東澗結廬以居人稱為蘇雲卿蓋固織屨為活有暇則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由金幣屬張章帥及

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幸親造其廬必為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為游士入其園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銜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為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今某等致公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實几上力請與之共載雲卿辭以詰朝上榻及期遣使迎伺則扁戶闌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啟家具如故而翁已逝矣

魏樞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鹿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暴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老萊子曰詎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撻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鐵錐今先生食人酒肉受

昨非庵日集

卷十九

七

人為子所制能免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斧來而去老萊子曰子選吾為子更慮遂行不顧

唐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剪白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清明

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笑乃賜束帛放歸山中下延之為上虞令會稽太守孟勣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祇為此幘耳卿乃以世勳傲天下國士乎拂衣而去

郝說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膝臨水久之乃去

秦時松封大夫李誠之詠云半依岫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即累秦時曾作大夫宮陳朝石封三品王介甫詠云草沒苔侵黛道周誤思三品竟何

國亡今日頑無恥以為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為二朝名寵所欺猶不免萬世之彈劾士大夫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

萬綠陰中小亭避暑八閩洞開几簟皆綠雨過蟬聲風來花氣令人自醉

明月可人清風披座班荆問水天涯顧士高人丁節佐饌品外澗毛溪主之榮也  
高軒塞戶肥馬嘶門命酒呼茶聲勢聲神震寢堂珍奇盤地窮天客之辱也

四時調歌摘句春云小門深鎖巧安排沒有塵埃却有華苔東風昨夜送春來綠瓦  
梅開又見桃開夏云日高三丈我猶眠不是神仙誰是神仙綠陰深裏鳴蟬捲  
起珠簾放出爐烟秋云一庭松竹間芭蕉風不滿瀟瀟雨便瀟瀟木樨香裡臥吹簫  
且度今朝莫問來朝冬云歸來幽興逼人清雪可中庭月可中庭眼前何物遺吾  
情不看棋經便看茶經

陳搏居華山宋太祖召之謝表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  
任

楚王遣使聘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邁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  
夫負金囊妻戴粧器遊諸名山食桂糧實黃子陽蜀嶼嶺山

只愁名字有人知澗邊幽草若問清盟誰可託沙上閒鷗  
山深幽境真趣頗多當殘春初夏之時步入林松竹交映遊觀遠眺曲徑通幽野  
昨非庵日集 卷十九 八

花隱隱生香而臭味恬淡非檀麝之香濃山禽關弄弄舌而清韻閑雅非笙簧之  
巧飾此皆造化機緣娛目悅心靜賞無厭時抱焦桐向松陰石上撫一二雅調蕭  
然景會幻身即是畫中人物遠聽山村茅屋傳午鷓鴣伐木丁丁樵歌相答經丘  
尋壑更出世外幾層此景無競無爭足力所到何地非我傳舍哉

歐陽公言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  
於其間是為六一遂號六一居士自為傳刻石

顧仲瑛晚年開佛書有悽逆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  
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傑處五陵衣馬洛陽街

顧況志尚疏逸有時宰招致將以好官命之况以詩答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  
用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州叫一聲  
錢文僊留守西京時暮下有謝綵尹淡歐陽修皆一時名士每同游宴凡團圓之勝  
無處不到有郭延卿隱居水南葺幽亭執紼足跡不及城市時年八十餘一日文  
僊率僮僕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徒步訪之延卿欣然延接道服對談笑  
曰陋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慙願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

尊果藝文僊愛其野逸為引滿不能既而吏報中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  
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  
野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僊欣然從之又數杯禮數杯盤無少加於前而  
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僊登車茫然  
自失翌日語僮僕曰此真隱者被視富貴為何物耶

獲冠革服道遠田間光彩難不到吾頭上僕辱亦無由加諸吾躬今世視此律冠一  
似貨平天冠於大市皆笑而却走人棄我取以入清供  
賦飲繁矣不稅吟詩論道征求急也幸獨海月山雲是以藉草班荆安穩林泉之興  
披裘捨棹道遠草澤之瘳

秦少游自彬州再編管橫州道過桂州秦城舖有一舉子下第歸里見少游南行事  
題一詩於壁曰我為無名抵死求有名為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  
得自由少游讀之淚涕雨集

淵明嘗聞水聲倚杖久聽嘆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  
吾師丈人矣  
昨非庵日集 卷十九 九

夫貴勢高張榮華塗滌人之所易溺也白首班行能鍾蹙猶戀此物不啻舍一旦  
去之擯眉向人業問車馬而遲行出國門而回首既近田舍不屑屑焉執種理  
麻豆而日夜問長安之耗或遺書當路故人馬胸中數往數來直至屬纊乃已  
大拜命下之日即其屬纊之辰有目暎或時而朝使後至者大可笑也

任職有經學居懷谷望機命而蒲輪不至自入京中訪問有朝士戲贈詩云雲林應  
訝鶴書過自入京中探事直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噫列壑爭機借  
峰巒語北山移文所為作也掩雲關截來轅山靈其肯為仕宦開徑乎

漢洋子罷官出都門友人送之曰子此行不樂乎曰黑風黃沙漲瀟湘馬行漸  
遠清溪碧石絳桃垂柳行行漸近何不樂之存

范蜀公居許下堂名長嘯前有茶廡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花繁盛時燕客其下  
約曰有飛花墮酒中者為余嗜一大白或語笑喧譁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座無遺  
者當時號為飛花會  
推窗即見花柳出樓畫是山溪童子忘澆灌之煇閣人無啟閉之機真游衍以自適  
洵塵風之不振

與桐子坐松林石上談因果說公案久之松際月來振衣而起踏樹影而歸此日便非虛度

宗徵微嘗嘆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體但當明天適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愛人重事乎

新祥迎龔勝為太子祭酒勝以老病辭使者以印綬加勝勝曰吾受漢恩忍以一身事二姓遂不復飲食積四日死時有父老入弔哭其哀已而撫其棺曰嘗以明

自煎薰以香自燒龔生竟天年非吾徒也不告姓名而去

章世康為吏部尚書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

杜舍人弱冠成名名振京邑嘗與同輩城南遊覽至一寺有禪僧推榻獨坐與之語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問修何業傍人以累提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詠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魏野當真宗朝帝初遣使召野野題友人屋壁詩云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昨非庵日暮

魚吞墨草茶鴿遊烟開惟歌聖代老不恨流年靜思閑來春還應我輩偏遠遁去使還以詩奏帝曰野不來矣先是帝嘗圖神放所居野居有幽致又令圖之

趙子固嘗放棹山隈以酒晞髮箕居歌離騷指林麓最幽處燈日絕叫曰此是共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

山舍肆優游做新詩貌侯階除馴雀來相就東隣殺牛西隣賣酒忘貧忘富忘機

山舍肆優游拉高僧訪舊遊無干世事不開口若笠在頭枯藤在手陰崖絕壑經行透步履倚石門斜日猶自到松丘

山舍肆優游到隆冬趣更幽爐煨槽柚瓶煨酒山童飯牛山妻製裘就閒正值開時

山舍肆優游接山泉日夜流乾柴煨炭尋常和賓來不覺賓行不覺世間俗態消磨

山舍肆優游餉逸陽苦口時危祇合借初九山多可憂田多可憂虛全破屋漏如舊免征求只愁浪大無處可眠

開元時高天素隱高山起六道遠館晴夏晚雲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雷未融暑暈清風夜階急雨各製一絕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使通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着師川有愠色

落紅點首可當錦褥草香花媚可當嬌婦莫逆則山鹿溪醜鼓吹則水聲鳥鳴毛褐為絨師山雲作主寰和根野菜不讓侯鯖帶紫茶門集翰甲第

湖山之佳無如清曉春時常來月至館景生殘夜水映岑樓而翠黛臨階吹流衣袂鶯聲鳥韻催起闌然披衣步林中則曙光薄戶明霞射几輕風微散海旭乍來見沿堤春草霏霏明媚如織遠岫朗潤出沐長江浩橫無濕嵐光晴舒卷不一大是奇絕

歐陽文忠公在楚屢乞致仕門生蔡禧因問言朝方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歐陽曰修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殆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盡復狼

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胡元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我勇角冠留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春

郊中野坐固可班荆徑裏閑談最宜拂石仗雲烟而獨冷移開清嘯胡床藉草木以成幽撤去莊嚴遠塵况乃枕琴夜奏逸韻更揚置局午敲清聲甚透洵幽棲之勝事野客之虛位也

東坡云質下不質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諺中無愧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運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激滌已足樂矣况於致仕而歸脫冠

珮訪林泉願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見其欲釋位歸田至欲以得罪病而去君子欲退其難如此可為躁進者之戒

正德初關中成傳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有上詩者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鷓鴣聲疑感風雲長護老龍

蟻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春王公得詩大悅

一出都門與長安隔世夜臥絕不作華清馬蹄夢家有采芝堂後有樓三間雜植小竹樹卧房廚畫都在竹間枕上常聽啼鳥聲宅西古桂二叢秋來花極香滿庭

中階地鑿小池栽紅白蓮傍池桃樹數株三月紅錦映水如阿房迷樓萬美人盡臨粧鏡又有芙蓉菱花今秋意瑟瑟更喜貧甚道民景能清冷都無吳越間士大夫家華艷氣

眉公曰子泊舟空船灘上野服登岸由曲徑度石溪見峭壁攔峰如屏中有石潭水色幽絕可鑑鬚眉潭上有石笋峭近勢欲墜有泉出石竅若噴雪花瀉瀉落潭中傍有磐石如席子忻然會心少憩石上以觀泉流俄有一翁曳杖而來矍然山澤之姿似有道者予揖而與之坐款語移時因問翁居閑處獨亦觀書乎翁曰壯年服膺九字經今老矣又曰人生分定機關計較都不濟事已而蒼然暮色自四山而至予遂與翁別

余嘗謂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耕之沮滌去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哉希夷深得其解

廬度隱居廬陵所居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已即去

淳化中詔起神明逸其母悲心常勸汝勿乘徒講學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身既隱矣焉用文為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母遂焚去筆研與放轉居窮僻

昨非庵日集 卷十九 十三

人跡罕至 山齋通古刹梵音飄落林端溪閣遊船歌浮聲來水面

春雨初霽園林如洗開扉開望見綠鴨參差浪層層與湖頭烟水相映帶一派蒼翠之色或從樹杪流來或自溪邊吐出扶筇散步覺數年塵土肺腸俱為先淨

恒常嘗微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臥幽閣以被箱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寇萊公南遷道過襄州留一絕句於驛亭曰沙堤禁處迎承相驛吏催時遂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

幽居難非絕世而一切使令供與交游晤對之事似出世外花為婢僕鳥當笑談溪款澗流代酒有烹書史作師保竹石資友朋雨聲雲影松風蘿月為一時象與之歌舞情境固澹然亦清華

凡山具設經籍機杼以善俗訓免備條餅方書以辟邪術疾儲佳筆名翰以點繪賦詩留清醪雜蔬以供賓獨酌補破袖舊笠以犯雪當風畜絢石奇墨古玉異書以排開永日製柳絮枕蘆花被以連床夜話押黃面老雙白髮漁父以遺老忘機

李日知為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妻攜曰產利空室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存既窮不治田園惟飾臺池引蓄客娛樂

王摩詰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樹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數十名僧以玄談為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鑪酒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齊王問薛張翰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雲門寺後遷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樓因巖為塔別為小閣室寢處其內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

予行復關西由陰漢子午谷山行崖壁巖峯林木蒼鬱見水渥二叟策杖行歌意似昨非庵日集 卷十九 十三

通遠者揖而問之曰叟何許人對曰山中學究也又問何能自適如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供醴餼釀林為酒可留親友臨野水看閒雲世事百不聞一叟對曰

清池養魚灌園藝蔬不識催租吏不見縣大夫予作而謝曰真太古之民詩唐人有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嘆世人布進躡索而莫知止也

羅念菴先生有詩曰獨坐空庭一事無秋風春雨自團濤而今始解閑非偶到得能閑幾大夫王守溪先生詩云橫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擬郭侯日與聖賢相對語身於天地復何求三峰有意當當見一水無聲繞檻流試問生人何所樂本來無樂亦無憂

昨非庵日集卷十九終

冥果

果報影投形傳蘭得春布林得刺定盤星更過幾分功曹聲應響。香海諸姬喜  
證菩提明鏡臺故着誰氏即前身後。或俟片時而造福浩業不磨水劫所願  
乘風破浪春定枕竿。昔告勸為臨度人。急收趨勒養果第二十

直日功曹是個有人。據喜惡簿子裏真書定盤星分文不爽。問家老子是個無情  
漢。儘罪福業鏡中照出。至公堂堂發難容。

元自實恨終君負德。雞鳴刀性殺之道。過一小巷。巷主軒轅翁者。見有奇形光狀  
之鬼。揮刀束劍。數十從之。少頃。則金冠玉珮。擎幡擁蓋。百十相隨。翁意其死也。  
明往問無恙。翁曰。本月初。何往。又何還歸。自實言終君負德。殺將殺之。及至門。思彼  
雖負吾妻。子何尤。且有老母。安可殺之。遂憐思歸。耳翁賀之曰。子將有厚祿。神明  
已知之矣。

朱文公患足疾。有道人為針灸。旋覺輕便。公喜。贈以詩曰。幾載相扶藉瘦形。一針還  
非非庵日集 卷二十

覺有奇功。出門故杖兜童矣。不是從前勸筆翁。道人得詩去。數日足病大作。追尋  
莫知所往。公歎曰。非欲罪彼。但索前詩。恐持此誤人耳。是夜夢神曰。公一念動天  
矣。足疾旋瘳。

周興東性殘酷。與宋元禮來俊臣等。撰羅織網羅無算。枉殺數千家。未幾。有告興  
不軌。太后怒。命俊臣鞠之。時俊臣與興方共推事。謂興曰。囚多不承。奈何。興曰。此  
甚易耳。取大甕。以炭火四圍炙之。令囚入其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炙如  
法。起謂興曰。奉內狀。推死請。先入甕。興戰慄叩頭伏罪。流嶺南。在道為譽家所殺。  
詔捕其罪。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士民賀曰。今日眠始帖席。

崔煒見一乞婦。足蹠覆人。酒甕。被當壚者。毀燬。煒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遇  
諸途。曰。蒙為解難。吾有越井。父少許。相贈。若遇賢。一灼立愈。後遇一僧。賢垂於  
耳。依法愈之。僧因引至一大富家。主人有瘡。一灼立愈。自是知名。致富。一日遇一  
人告曰。老嫗是純姑。乃純靜女。為洪妻也。行此災於南海。有日矣。  
張易之為鐵籠。置鴉於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鴉鳴。連火走。渴即飲汁。表裏  
皆熟。乃死。昌宗活。擲於小室中。起炭火。買汁。如前。昌儀展鐵籠。釘入地。縛狗足。

於板上。放鷹鷂。活接其肉。肉盡。狗猶活。號不已。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取從騎。破  
胸。取腸。良久。方死。後諒易之。昌宗百姓。膾其肉。肥白如豬。豚煎炙。而食。昌儀打  
雙脚。扶取心。肝。斬首通都。

吳越時。有一僧。戒行精嚴。遇道人。與相知。及分袂。命之曰。子有急難。可來某處。相  
尋。後僧為吳越王。講經。升沉香座。未幾。發一人。面癱。痛不可忍。乃導道人。指序前  
水。使洗之。既掬水。癱乃言曰。且緩之。汝讀史記。曾識袁盎。善畫錯乎。子袁盎。吾畫  
錯也。子善吾。全家棄市。償債未了。以子九世出家。道行精嚴。吾不得報。汝近坐沉  
香座。享用過豐。故吾得以告之。今真人解我以太乙甘露。不復為冤矣。於是洗之  
痛徹心肝。絕久復蘇。癱漸枯。

鎮江新翁。五旬無子。訓家金。夫人驚。釵梳。買隣女。為妾。翁歸。夫人置酒於房。以俾  
女侍。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或可延嗣。翁報。夫人謂已在。而翁報也。出反  
向其戶。翁踰窗。出曰。汝意良厚。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願其嫁。得所。吾老矣。  
又多病。不可以辱。遂歸隣。而返其女。翁年。夫人自愛。始生子。貴。翁弟。為宰相。  
吳職。祖父有大功。世守四川。至職。謀據地。而王。僚屬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一朝掃  
地矣。不聽。時有折職名者。曰。三十一日。我乃被戈。果一月。安內。謀之。初。職未叛時。  
校獵。夜歸。被殺。四槐。仰見月中一人。騎馬。垂鞭。與己。維肖。問左右。見何符。黑自念  
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揮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遂反。夫妄心一萌。異形  
踵至。祇自狂惑。尋死耳。

燕相薛瓊。持重。不能平心。見人有得。如己有失。見人有失。如己有得。未嘗一賢  
士。有可稱者。疾之如仇。使不得進。晚年。一子死於獄。餘皆自斃。皆。僂。僂。僂。僂。  
鄭叔通。定夏氏女。為婚。後女病。啞。人勸別求。叔通曰。某若不。此女無所歸矣。未  
定婚。既啞。棄之人。理也。哉。啞女。逐歸。鄭後登進士。官至。朝奉大夫。啞女生二子。  
皆顯。

杜凝。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特甚。妾得父書。倚屢。請之。疑外。遂而。妾自以新。來。羞以  
聞。疑乃。吞之。疑謂是。情人所寄。命。剖腹。出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疑看。嘆曰。吾  
不意。忽忽。如此。傷天下。和。其能。久乎。夜。見。妾。許。冤。旬。日。而死。

郭某。章。章。當。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入。腦。而。死。安。有一。子。章。章。厚。賂。隱  
之人。莫。知。也。後。章。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膿。血。不。絕。迨。瘡。透。喉。遂。死。造

化手裏却使不得買命錢

孫泰有德德娘老以二女為曰坤損一段汝可娶其幼妹年泰娶其妹曰彼有廢疾非泰何適年賣鐵鑿磨之乃銀也即持還之實其別墅用錢二百緡人將他從聞老姬長懶泰為語之姬曰老婦實違事吾姑於此今為他人有故悲耳泰憮然因結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所居且命爾子室之言記而去不復返矣他日泰夢一神人紫衣來謂之曰汝平生德行不虧名知天降奉帝命增汝壽而昌汝後壽九十子及第世顯官

荆溪有二人相善一豐一翼翼子妻美豐子設謀謂有富家之主計人令往投之翼子感謝豐子具舟并載其妻以行將抵山曰留汝妻守舟吾與汝先往詢之偕上山豐子死林致處出斫死伴哭下山謂其妻曰汝夫死於虎婦大哭偕上山至溪林致處擁而求注忽虎出叢柯間嚙豐子去婦驚定念夫果落虎口也哭遂遙望山中一人哭來駭以為鬼也至則其夫相攜大哭各道故曰彼圖淫汝汝未淫圖死我未死我何恨婦曰吾苦汝汝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報我又何恨於是轉悲為慰而歸

昨非庵日集

卷下

三

蜀地歲荒有客負米五斗過村落中投宿主人與妻謀夜殺之子不知與客同宿更闌客起如廁主人持鎗至卧所黑中見一人睡熟即碎其首呼妻曰喜五斗米屬我矣妻舉火照之則其子也遂大慟客自外聞之驚逸去次早聞官執主人寘於法

周才美娶婦令理家政付斗斛秤尺各兩等論以出輕納重大小長短之法婦不悅即刻拜辭舅姑美愕然曰家薄有田產可供伏臘何遂辭去婦曰翁所為逆天委他日生子定不肖人謂妾所生恐被果美曰如汝言當悉除婦問用此幾年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欲留妾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二十年以酬前日欺騙之數才美感悅欣然許盡聽其所為婦後生二子皆登第

歲早有龍昌翁者家米數千斛雖未既而有雨米價稍昂翁為文禱於神剛廟祈更一月不雨焚訖還想道寧俄有黑雲自廟後出雷雨大至昌翁震死事外官司簡現警中得一紙書則禱廟之文也

江右射翁館某二年偕鄰里同舟歸登岸散步聞一婦哭甚哀問故曰夫負官銀十

三兩將警言以儆幼光失哺必死故悲耳翁曰舟中皆塾師每人一兩足完汝事矣返告同行皆不應翁遂捐兩年束脩盡與之未至家三舍糧竭眾爭非之亦有憐而招之食者翁不敢飽及抵家語婦云吾忍餓二日矣遂以飯婦云安得米半翁云借之隣云借已歸專候汝歸償耳翁告以捐金之故婦云如此則尋常家飯可覓同飽也遂攜籃往山中採苦菜和根煮爛同食一飽夜婦夢人呼云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遂從翁告之翁曰此神告我也是有孕明年生子芬果狀元李德裕謫朱崖題望閣亭云榻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世千遭統郡城因遊禪院見壁上掛十餘胡蘆問僧曰是何藥物僧曰皆人骨灰也乃太尉當軸時為釋憾貶死者焚骨貯此俟其子採來取耳公慘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卒

楊自慙為縣吏存心仁厚家貧餓遺一無取遇囚之食多方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侍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無食自顧則囚之糧商之婦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來菜色可掬婦因撤己之米煮粥以食囚後生二子守陳守陞俱為名臣河南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為美食之姑怪其味藏一罇示兒兒號

昨非庵日集

卷下

四

泣俄雷雨暴作失婦所在少頃從空墮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頭變為白狗夫斥去之後乞食而死

元郭思承為司理居官慈厚有法司元珍枉法虐民郭與元合舟遊里元讓前船與郭裝家慶元人在後至中流忽風起實昏眾見水中鬼使裝船為兩截前船郭船浮江面順流徑到岸側元後船人口行囊即時沉沒同舟異報如此

茅李偉詩云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多置田庄廣修宅四隣買盡猶嫌富雕牆峻宇無收曉幾日能為宅中各造作田庄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

馬恭敏公春之年四十試子甫四歲眉目如畫保若拱璧偶婢抱出門失手跌傷左額死封君呼婢奔避自抱死兒入曰吾自誤跌死婦驚痛封君倒死者數四索婢提之無存婢歸母家言其故感泣彌天願公養生貴子次年果生恭敏左額死然亦瘕

新城鎮屠潘其者多行不義殺人錢物淫人女婦小憐意則結語神天思死狸盡復復歸呼妻子集親隣曰吾見閻君謂死者受報生者不知以改受

者方苦作者仍城即宣之大聖金口載之龍藏賢尚疑而不信良可悲愴今  
滿其惡極暫假此人以告萬眾遂操刀自割其陰曰此宜注報自割出雙目腫子  
曰此眼視仙佛父母及自成男女報自斷其舌曰此欺妄萬語報自斷其手曰此  
屠宰求生報自割腹刺心曰此陰險殘賊報遠近灑傳妻子恥之擇外人勿入其  
呼曰吾受命閻君示眾汝擇何為死轉六日體無完膚乃死

周狀元旋之父多子而貧館翁家翁無子欲令妻求種君飲酒半伴入睡令妻出  
陪曰君多男妾冒恥求種某慘然遽起而門閉不得出以指書空云欲借人間種  
恐妨天上人妻啟門放之是秋中柳榜太守夢迎狀元幡上寫欲借人間種二語  
明年大魁報至太守往賀因詰所夢諱之而不言

龍山數軍人修茶園白蛇大如拱競鋤擊之一余姓者勸勿殺眾不從攬籠之來  
且有白衣女子攜一籃下籠眾往奪余亦不隨其籃內盛一顆蠶光嫩玉色女執  
手曰清平時有盜並泣而去軍人烹食忽頭痛就寢夢女子云此蠶有毒君不害  
我我豈害君余驚覺眾已食訖皆嘔血死惟余存焉

新安士人入黃山讀書恒喜捕獼猴食之入稱為黃山天子宰割諸侯後三年歸家  
昨非庵日纂 卷二十 五

值婦產其銀竟產一獼猴而死  
台州應高書習業山中一夕聞鬼語其婦人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嫁明夜縊此吾得  
代矣公潛賈田得銀四兩即偽作其夫之書寄銀還家父母見書疑手跡不類既  
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兜無恙婦遂不嫁後子歸夫婦如初公又聞鬼語曰吾  
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喜事傍一鬼曰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切命作陰德尚  
書矣吾何得禍之應果官至尚書

周存書放生嘗作放生詩末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題為白雲向空盡  
詩成苦無結忽憶經詩因改云倘若從龍去還施潤物功遂得通籍

蕭懷武為中團院使蓋軍巡職也捕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巨萬所管中團百餘人  
每名各私養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測呼之曰狗至於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  
丐備作及販賣童兒輩並是其狗民間有偶語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  
勳貴家當用者履御車執轡者皆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於懷武故人不和  
其數蜀破之初有與之不協及積金藏銀之夫皆捕逐殺之冤聲盈道後郭崇韜  
入蜀人有告懷武謀逆者一家無少長盡戮於市

富人王冠習房中術自置婢妾十餘恣意淫毒侯有娠將產以藥攻孩提入血中和  
藥料爛為丸或購別生幼孩烹之慘酷不忍言事發屬刑部比擬採生折割後淫  
處死唯類無遺而家虛矣咄咄猴猴殺人求生能逃天刑乎豈知好生為長生訣  
也

呂琪春日即行過一已故府隸出紙示曰我充東岳使夫今承批提人汝亦有名汝  
當以家事幹集向我提究將一月即至矣琪歸語子曰吾平生三事未了某五喪  
未舉欲殞未能一也某女二十未嫁欲嫁未能二也某路徑年傾此欲葬理未能  
三也亟出囊囊比擬治後事杜門候死歷數月無異諸子謂妄也後除夕復遇前  
卒揖曰前有免提牌至云汝陽世有三善得釋加二十年壽琪後果越二十年始  
卒

王宗黯貪賄壽日部下皆獻貨為賀獨巫山令裴坦以民貧無獻宗黯大怒召裴至  
誣以他事生沈澗瀨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遣人挽尸而下經復上卓立波  
面正視衙門黯不自安竟得疾暴卒

諱峭字景升因遊三茅過金陵見齊丘子曰子化書之變化無窮願子序而傳之齊  
昨非庵日纂 卷二十 六

丘以酒虐景升醉衷以革囊投之深淵漁人獲剖之一人射睡正濃大呼乃覺曰  
我諱景升也齊丘奪我化書沉我於淵今化書將無行乎漁人曰行久矣曰化書  
已行吾不復人世矣吾睡囊中得大休歇煩再縫投之漁者如言齊丘後為唐相  
成大功然不得令終

徽商王志仁三十無子其姑夫風鑑多奇中一日見仁愀然曰汝女當大難奈何王  
素神其術往蘇敏歸旅肆中晚齋散步見一婦抱子投水王亟呼漁船曰救  
此與二十金漁舟競救之遂如數與金問其故婦曰夫傭工度日畜一豕以償租  
昨估來值夫他出遂斃之不意皆假銀也夫加羣楚且無聊生不如死耳仁倍償  
周之婦歸泣告於夫夫意其誑也與婦同詣質焉至則仁已就媿夫令婦扣門曰  
投水婦特來致謝王屬聲曰汝少婦吾孤客昏夜宜相見其夫始慄然曰吾夫  
婦同在此矣仁乃披衣出見繞殿戶忽聞倒牆聲卧榻已壓碎矣夫婦感歎仁歸  
家姑夫大駭曰子氣色異常必行大陰德非獨免難且能獲福勿愛無子也果生  
三子登第享富貴二十餘年

十三莊博學善詩館於懷氏有女常窺之下不顧一日曬履於庭女作書納其中下



得即託故或以詩讚曰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下谷書拜其無此  
事其子某及曾孫錫皆登進士

洪武中有校尉與隣婦通一晨校尉夫出即入門登床夫復睡校尉伏床下婦問夫何  
故復回夫曰天寒甚爾熱極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尉念彼愛妻如此

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去有曹某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叫無人即出隣里為  
夫告罪執曹某入抵之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婦是我殺奈何某入監決人引見

上備奏其事願就死 上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即釋之

常村一媪老而寡其婦一日炊未熟呼往田所婦囑姑畢其炊媪盲無睛飯成誤  
捫溺器之婦歸不敢言先取中潔者食姑次以餉夫其親器具甚有乃以自食

良久天忽晝暝觀面不相見婦暗中若為人攝去俄頃開明乃在近舍林中懷胎  
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供朝哺明日視囊米復如故實之至終身

泗州將成屠沽於鴨嘴湖有客以竹荷包袱宿其店成竟之匪金致富既十餘年達  
端午宴客成忽舉青絲繫絲泊羅江裏忠魂屬諸客對一人號古潤春先夕夢

人教云明日當對案竹挑包鴨嘴湖邊謀客命呼曰能言之管取復利古潤舉  
昨非庵日暮 卷三十一

以答成夫色帟散以二十金滅口古潤亦不深求歸以語妻妻曰此冤鬼假子雪  
耳不言將有禍首之州成遂服辜取客屍於湖如生

羅倫領鄉薦北上宿旅舍僕拾一金劍匿不以告行兩日倫謂僕曰路費不足奈何  
僕曰無慮出金劍告以故倫大怒欲殺僕僕指曰如此往返會試無及矣

倫曰此物必婢僕失道萬一主人拷訊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食汝不可令人死  
非命也竟返至其家果係一婢潑洗面水劍在水中誤投於地主母疑婢鞭背流

血幾次尋死大復疑妻私匿辱罵無休妻亦憤怒投縋公至出劍還之全此兩  
命一家感激街隣觀者如堵後復趨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縋是科狀元及第

陸平泉謂余云造物是房子主人我們是借房子居住的若限定幾年使不許住了  
此謂大限余曰不真然若借房人安分守法不得罪主人彼此相得容再住數年

亦有此理

紀刻存云正德已卯余北上至王家渡同泊數舟皆同輩也俄舟人與土人毆拌  
至乃余家僕馬漢官之輪運主人去同年某漢然怒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

官舟行劫及語舟人毆執縛之其人叩首哀乞後時始吐去在至感憤有稱其才

而某亦揚揚有矜色語余曰凡何迂為官須智略人心天理四字用不得矣余  
憮然不答後其人除紹興推官果惟恣胸臆椒煉羅織含冤無數後陞刑部主事

仍加某馬竟以考案滿佐沔陽無何疽發背洞胃而死無子其身後事問其鄉士  
夫咸贊慶不惡言也吁人心天理四字誰可置哉

昔有友人談陰司數事大都非病人昏亂之語則附會之說似未足信獨見閻君  
殿春聯云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此十字非常人思慮所能及

唐江陽李珣販雜為業投人升斗任自量一斗第求息兩文衣食轉其父曰他人  
率出輕入重以規利吾出入但一升斗自謂無倫汝今更任人自量而衣食豐給

神明之助也後宰相李珣出鎮淮南下車夢入一洞府石壁金字列人姓名有李  
珣字長尺餘珣視之大喜有仙童出曰此乃江陽部民非相公也珣覺異而訪得

之召至密室問平生何修珣言愚民不知所修只舉販雜以對珣咨嘆良久曰陰  
功不可及也以勞告之珣後百歲餘尸解而卒

武帝召一高僧入宮僧至而帝與大臣奕帝忽云殺却左右誤謂殺此僧遂牽出臨  
刑問僧曰師道德既高何為至是僧曰帝之前身為妙老僧領地誤研其跡今日

昨非庵日暮 卷三十一

所以報也以誤殺遂以誤報嗚呼嚴哉

河內崔守貧而刻常於寺中取佛金僧畏不敢言未幾崔卒寺牛廄一犢頂上有  
白毛成崔某字子開易以他牛屠賣復出長輿有刀民武斷鄉曲設計國人產業

成券僅半備放債始則分外剋扣既還復匿契重索人避艱莫敢爭飲恨而已亡  
何暴死隣產一牛忽作人言歷叙生平敗德處且召其子一勒還逐踏地死噫

觀崔守而牧民漁獵者何為乎觀王某而居鄉吞噬者何為乎或乃近據目前見  
某氏無恙曰天無眼睛也某氏昌熾曰為善得福也大積善餘慶積餘殃餘之

為言豈朝出夕償之謂哉

常教徐鳳竹杖其父素富過荒先捐租為倡又分穀濟貧風竹生時夜聞鬼唱於門  
曰子不誦萬不誦徐家秀才做了舉人即呼聲相續不絕鳳竹果鄉薦其父愈積

德興利濟厥久聞鬼唱於門曰子不誦萬不誦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後鳳竹官  
兩折地極

等及見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於橋下獲一驚徑二尺餘納之貫府  
不三四年貫敗蓋數定莫此物能前知如此

國朝林松漢與張大交情甚密張疾危臨終請林至床前出委拜之曰此婦我所鍾  
愛自誓守節君念交情卹之垂淚懇求者再林曰決不負心張喜曰吾目瞑矣及  
張死林與妻通謀娶之對人曰此張遺命也一日妾對鏡見前夫數其罪而罵  
之隨扼其喉七竅流血而死半月後林對鏡見張與妾同來曰已告爾於閻王同  
去對理林撲鏡於地述其語於家人亦七竅流血而死心不可負如此

漢書丙吉病宣帝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  
孫今吉未復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

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子穎曰必嫁是疾革則曰必以殉及卒穎嫁之曰疾革  
則亂我從其始也後與秦戰於輔氏穎見老人結草以元杜回杜回踵而顛穎遂  
獲杜回夜夢人曰子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子是以報也

宋虜人南侵朝廷遣校將四出探望有何兼資者領兵至六合縣境見一隊軍馬旗  
幟自北來不類虜人兼資隱匿於避之俄有呼者曰兼資中為誰旁對曰中國生  
昨非庵日暮

卷十

人與吾無涉兼資聞知為虎兵也再拜詢之中一人冠服如天仲曰有奉天符助  
汝管取必勝資請列位神號答曰吾唐張巡也彼許遠也彼雷萬春也資遂巡請  
曰某少讀唐史言大王城守食三萬餘人然否曰有之而實不然也所食乃已死  
之人耳資又曰史言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享士然否曰非殺也妾見城  
城莫保學虞姬綠珠效死吾前耳許大王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  
以堅士卒之死耳資見雷萬春面上只有一疤因曰史言將軍面有六箭而一疤  
何也萬春曰當時六箭五着號虜人相傳謂吾面有六箭不動吾亦當之以揚  
聲威虜耳問答之間報天漸曉命人引兼資出至茂林回顧已無睹矣未半月有  
造角林之捷未幾虜主有龜山之禍果如其必勝之言矣助之得力如此

隋末諸葛昂高瑛家後殘忍互相勝二人設宴百計窮相向未已瑛一日宴昂  
烹一雙子十餘歲昂其頭顱手足座客皆嘔而吐之昂後宴瑛先令愛妾行酒妾  
無故昂昂叱下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錦綺遂擊散肉以啖瑛諸  
人皆掩目昂於奶房間撮肥肉食之盡飽而止昂瑛後遺雜亂狂賊來求金寶無  
可給縛於椽上寸寸炙以行酒

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機括酷役丁夫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戶牖清濕  
竟不得入斯屋而死人謂之宅泣

倍出倍入出爾及爾陰陽不夾之術也拜之集太康以淫於原獸泥之殺拜亦以故  
於從禽寒泥蒸拜妻純狐泥之子暴亦通丘搜女岐始皇焚書坑儒以愚黔首黔  
首未愚而其子胡亥不辨鹿馬曹操舉不仁不孝有兵政術者以變風俗風俗未  
變而其子丕肆行淫虐舍人須臾而法也缺之出走竟以無驗被執納覽熾熾  
周興計也興之見訊遂請公入鸞陸抗之誅步闡百口俱盡機雲之族於孫秀也  
亦亂亂不歸曹操之盜漢鼎能欺孤兒司馬懿之奪曹氏也亦給取寡婦石勒病  
遣二王俾之國虎留之而給以遺及虎之病留二王使輔政妻逐之而給以留甄  
后之死郭后糠室其口及郭后之幾亦以糠室其口宋温今將暉斌昭宗昭宗環  
柱而走劍之擊柱者三及友珪使馮廷諤絃温温亦走繞柱劍之擊柱者亦三宋  
太祖之得天下於周也以周也亦以崖州戶古今之事報之速也若得報而其符也若滴  
灑天道昭昭如此可畏哉

昨非庵日暮

座客聚談惡因或曰見巨蜈蚣雷擊頂有王翦二字或曰見烏蛇溺水中腹有秦檜  
二字謂天之報惡人轉為毒類以遺其罪如經所云入畜生道也余曰不然凡天  
下善結未舒之氣然後結為精魂托為異物依草附木顯設變移至於禍惡不於  
其身則於其子孫或托一切不祥之物流毒相傳以討不德耳若復轉為蜈蚣轉  
為烏蛇是仍恣之惡以流害也夫以翦之殺降卒八十萬檜之謀武穆而夷二肅  
生平陰慘之氣發洩已盡有何未暢而更為惡物以毒人誠如是則天非以此報  
惡反沿惡於無窮矣豈惡因乎

卷十

宋張彥明善醫凡貧者不受錢或反以錢米與之富者以錢求治不問多寡必多與  
藥期於必愈病危篤知不可救亦多與好藥以慰其心終不肯受錢一日城中火  
災周迴焚盡烟燭中獨存其屋于孫俱貴顯  
成化初毘陵錢長春貨甲郡中行善乏嗣里有喻老為勢家假官威索通械擊連病  
妻女凍餓求假於孫翁不計券如數給與得解老妻女踵謝翁婦見女有殊色  
欲為翁娶為生子計老與妻女皆喜翁曰本意作善乃復難愛慈其間耶不可是  
夕婦多神語曰女陰陽隆重當錫貴子踰年果生子年十八鄉會聯捷

洛州都督曹太穆皇后三從兄性好殺為益州行臺僕射每日吏士多被鞭撻流血滿庭初入蜀將其甥以為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怒而斬之嘗遣奴就官厨取飯而悔之謂奴曰汝誠使汝然當斬汝頭以明法耳遣其部將收奴斬之其奴稱冤監刑者猶探未決執怨俱斬之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貞觀二年洛病甚忽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報云冬月無瓜執曰一盤好瓜何謂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瓜並是人頭執曰從我償命又曰扶我起見尚書言畢而死

通公道人者不知其姓氏居處無常所語狂論然必有應驗飲酒食肉遊行民間侯景甚信之景後因宴召僧僧取肉捏鹽以進於景問曰好否景曰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數日眾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尸於建康市百姓爭屠膾食之皆盡

周世宗毀銅佛像曰佛教以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為愛乎鎮州大悲銅像甚有靈應擊毀之以斧鉞自胸鑿破其後世宗北征疽發洞胸冥報信不爽云

士大夫才高一代智龍萬夫駟六合於毫端弄犀思於掌上圖謀王伯施展經略成昨非庵日集 卷二十 上

敗所關或不難內負本心外犯名義山河入手富貴黃天玉食錦衣貂冠魚袋金珠滿屋粉黛盈房故佛老則斥為渺茫說因果則目為虛幻轉盼之間或遇表現運去悲來疾病呻吟妻孥哭涕生直營乎為機死不能延乎須臾平日抱歡在中心靈難踴躍力乘表而至竟對現前如中生得請我吾告雅灌魏為騰田紛乞命凌運作祟司馬據床而祈哀簡文重見桓溫下車而博羅莊裏周武受罪於陰魂陳軫范疇求救於高祐斯皆振世靈傑絕代才名也無常一到壯氣何存骨肉難我罪業隨身此時難欲投誠諸佛皈依三清入靜室而勤修向蒲團而作課一悔一悔一禮一拜其可得乎

桑汲力能扛鼎戰惡少愚六月盛夏暑氣侵十餘人扇之忽不消涼便斬扇者後為并州大姓田蘭新於平原士女慶賀而歌曰奴為將軍何可羞六月重齒梳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雄兒田蘭為報復中夜斬首謝并州人作書今坐受報來也且願現在何關未來曰前頭的亦是再

宋茅山有村兒牧牛洗所著汗衫曝於草上牛食草之際併食其衫疑兒竊之其父怒曰生兒為盜將安用之即特兒投於水中隣兒窺見呼天縋出水父復投之

俄而大雷雨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出

邯鄲張翁家甚貧未有子置一空罇積錢十年而罇滿有隣人生三子犯徒擬賣其妻翁懼妻去而子不能全活也遂謀諸夫人舉所積錢代完贖銀不足夫人復拔一釵湊之是夕夢上帝抱一佳兒送之遂生弘軒先生今子孫且相繼登科第矣

場帝開汴梁以麻叔謀為開河都提役丁夫三百六十萬人延途掘人墳墓毀人家廢叔謀既至軍聲惡風坐起不得醫者謂須用嫩羊肥者蒸熟終日自是日取羊羔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謂曰含酥餅鄉村獻羊羔者數千人皆厚酬其下馬村有陶柳兒者富而地祖塋傍河恐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以餵叔謀嚼香美迥異羊羔愛慕不已乃令役夫置一河曲以獲其羊柳兒兄弟自後每盜獻以邀賞貧民競效竊人家子以獻求賜郡失孩兒數百哀聲旦夕不停時同事令孤達知之令人潛收兒骨數日盈車於是氏有孩兒者家置木櫃鎖裏其櫃夜置於中鎖之全家秉燭守至明開櫃見子即長幼皆驚後叔謀事敗帝數其四罪曰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遺賊盜竊擅易河逾救來說兒驅於河之北岸斬為三段柳兒兄弟五人并時磔死吁王法止此耶若冥冥之中即德萬劫尚消除不盡惜無見之以語人者

宋時有裴氏妻夏沉香游衣井秀裴之嫡子裴墮并死其妻訴於州謂沉香擗之州吏易三楊皆斷沉香杖一百釋放獨陳睦加以死罪其後睦還京師轉授一異人邢生問休咎邢拒弗答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睦聞之悚汗廢食累日而卒釋氏所云冤對非耶

賈耽為滑州節度使有里娘事姑不謹姑年甚老無雙自婦以食裹納大羹投姑始食之問子何物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截婦首以大鐵之脫命牽行於境內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婦

昌化章氏兄弟俱未有子其兄抱育族人一子未幾自舉一子弟曰兄既有子蓋以所抱與我嫂猶在為乃曰未得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不可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巳嫂曰寧以吾新生與之弟不敢當嫂竟與之二子且成且且生孫相繼登第

余歷觀亂臣賊子作難邦家割剝黎庶極毒宜淫兩疾風駭不通須臾轉盼之間盡就珠滿懸首於街暴尸於市截舌燃膺摧筋碎肉百口同坑九族俱亦無一得免

春田視觀忽閃燐時真魚游釜中為活幾何夫使亂賊而有一得免者猶將庶幾  
使倖於萬一竟無一得免而歷代相承迄不知鑿食半晌之得意為萬世之元兇  
取慘禍於目前受業報於水長良可哀矣

國初林錫為工科給事太祖降旨開陝岱以通運錫具罷行復以蘇民生一疏  
辭理懇至上聞乃止後在江西暴卒瞑目間見二鬼使捧至一殿紫袍者屬聲  
云着林錫善惡詳報鬼引錫至一所楣曰善惡公鏡案前一天平架侍史持善惡

二札置兩傍善則甚輕俄一鬼空中擲一黃卷於善傍而去善倏重墮地走跪云  
太上老君以林錫嘗罷行役蘇萬民此諫草也遂聞殿上傳呼云着林錫還魂鬼  
仗亟引出錫問紫袍為誰曰此宋參知政事范仲淹也一極而賂流汗如沈

徽宗時管西內梁柱宿儒蔡用反和竭洛陽猪牛羊骨不充用宋昇為都轉運使其  
屬李實韓濬最用事濬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實暴死而蘇云冥  
官問反骨事有數百人泣於庭查係韓濬所議遂釋實還但見吏抱文卷風動其

紙尾有滅門二字取後三日濬有二子連死濬妻哭之哀亦死已而濬亦死昇時  
已入為殿中監未幾下血數石經旬亦斃

昨非庵日纂 卷二十 十三

嚴武一隣女竊以逃女父訴縣捕急武乃以酒醉如夜解琵琶絃絃沉於河後武  
為劍南節度使病甚有道士謁武曰冤家在側何不自咎問狀若何曰有少女項

上一條樂器武懼叩道士求救道士曰吾有法公當自求之乃含水噴柳枝掃地  
瞑目叩齒良久有吁嗟聲女子披髮至前數武曰某從公是某失行於公實無所  
歸公懼重之可矣何忍見殺今訴於上帝期在明晚不可寬矣次日黃昏果卒

妖人諸葛殷為高駢嬖兒邪誕辯駁以神靈遇之殷足惡風瘋每一搔捫指爪間  
膿血沾染駢性好潔獨不避此曰神仙多以此試人也有一犬聞腥穢輒來駢怪

其馴狎殷曰昔在大羅宮見之別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如此殷性躁烈羅  
織陷人偽朝授中丞官吏數百人無完膚者人諷以諫駢笑曰男子得志當惟

意所為耳人生寧有兩遍死者後城陷就縛刑於下馬橋南絞而未絕會師鏘母  
經過法所眾扶起避之復蘇於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踏之駢殿已過絞之如初

而斃兩遍死之言果然

張和思斷獄囚無問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桎梏困苦備極囚徒見者破膽喪魂疏生

羅科其妻前後孕男女四人臨產即問絕承死所生男女皆著肉鐐手脚並有肉

粗束縛連縛地後為縣令生法杖死

台州民王姓祭廟神極勤一日見着黃女子云吾廟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  
君聞蟻蟻言否民謝曰自古不聞此說女子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塗民

右耳戒之曰君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滿民見柱礎下塵蟻紛紜乃  
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暖處其下有竈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誌尋之獲白金

十銖此後不更聞矣

丘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母曰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  
牀前有三丸約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中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

吳亮卿為偽朝御史託附權勢不問貴賤苟有致賂縱屬養蠶必頸莊以金玉餌之  
微失勢雖素約為死交亦相對終日不與言後為仇人所殺棄屍衢中其妻以紙

絮葦棺殮之未及就殮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  
上閻羅王時人以為笑端

趙普病困遣人詣上清宮謝往致道士為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  
奈冤累不可避隨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士以

告公曰必秦王廷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道堂吏趙白交通事露迹禱符豈  
在焉嗚呼一聞火字即知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

晉王範有美妾桃與門下二人通姦為內督孫元弼所覺二人懼弼先告乃共諉  
桃英與弼有私範不察遂殺弼時有陳超在座贊成其罪後超出行至赤亭山下

雷雨日暮有人曳超入荒澤中雷火照見一青面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候  
汝申理又曰王範既為事主當先殺之相持至天明失鬼所在超奔乾所乾與妾

已暴亡矣超懼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為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酒酣自慰曰  
今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出血升許數日而斃

釋尊師吞暴終三日而蘇云冥中游歷入一門見數殿各有榜一殿署云李克用於  
牖間覓見一黑龍眇一目中立鐵柱連鎖繫維之次一殿署云朱全忠乃青鞞白

額虎鎖繫如初而前有食噉人血狼籍之狀次署曰王建黃金牀上卧一白兔焉  
次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馬次署曰楊行密富牖卑賤不能細

睨問侍者曰此怪狀者何也曰將來王者也記之蘇後事聞於官皆以為妄其後  
一皆符命

我輩貧窮艱苦，有大好消息，所缺乏者，劫世真穢之物，所受用者，清虛不壞之真直。到結界時，始知皇天所以物物裁抑我事，事折磨我，政以淘鍊習氣，堅我道心，而成就大事，因緣也。大事已了，回看浮世所缺乏真穢，何止一毛髮微塵，至於富貴貪鄙之徒，身被文繡，口饜饜，粉黛塞房，僮奴列屋，入縱姪，出嚇街衢，而猶然張機設罟，妒人害物，計彼軒眉昂首，遠不過數十年，一朝眼光落地，驢胎馬腹，隨業識而牽去，不能自主，迷人往往如此。當其氣盈意得，安望回頭，及其零落衰殘，追悔晚矣，彼以石火榮華，而墮萬劫惡業，此以片餉窮苦，而享無窮道體，違者當定不以彼易此。

楊素勸立煬帝，以亡隋室，而其子玄感竟為煬帝所族，李勣勸立武后，以革唐命，而其孫敬業終為武后所夷。諺云：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出爾反爾之報，固可誣哉。武氏自徐敬業起兵，疑天下人圖己，盛開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賢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為匱，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壁，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匱告保家，嘗為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

昨非庵日集

卷二十

十五

宋范質生茶肆，執扇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向有人貌倭，阻揖曰：酷吏寬獄，何止如大暑。公它日當究此弊，因攜扇去。公憫然，後至一廡，見一土木短鬼，貌如所見，扇亦在焉。

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處五溪，不毛。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嘆，罷政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處遐陬，便不能堪，乃華人士族必致醜地。諺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歸，豈伎心受陰譴，雖他美莫贖耶。

陝允為司獄，有富商犯死刑，高僕以巨萬求免，允詐許，馬假成，輕罪文卷，夜囑獄卒，免官歸，娶妻一子，才八九歲，歷覽舊書，十六舉狀元，衣馬酒色，恣其欲，貨財殆盡，十七隨死於家。父母憫絕，數四陪葬，不忍必欲開棺視，尸變為四五十有聲，春乃富商貌也。允止哭曰：天示人，我敢隱具，述前事，眾為駭聽。

徐啟知道高術，逆知前世事。時王御史只養一奴，情愛之甚，名曰金英。玄一日過王門，見有冤氣，巨天，徑道見曰：通經實宅，有重冤伺報，大人知否。因請重僕男女，遍觀皆云：非是問，更有何人。曰：只有愛如玄，即此是矣。言畢，即聞其女扇門，數

曰：我伺便報冤，乃無賴道士，顯我夫，驚懼禮玄，求拯玄取水一盃，劍一口，隨大夫至閨內，令開門。女曰：是我宿冤，干爾何事。玄曰：道門以拯拔為功，曷不速變。乃步罡訣，以水噴之，叱曰：速變本形，開門進視，已化為白骨，斂致靈輿，棄之野。大夫與夫人驚哭拜謝。

兒孫心上影，天道暗中燈。曹操臨終時，囑銅雀臺，諸侯每日奏樂上食，有幼子倉舒卒，欲與邴原女求為合葬，原力以嫁，殤非禮為辭。後竟合甄氏女葬，馬自謀與為子，謀即泉下猶悽悽，仇儼若此。乃國君結髮正后，不容他到白頭，每讀史至華歆破壁取后髮，髮足呼求，搗上曰：我命不知盡在何時，慘動天地，未嘗不髮上指冠，後生曹丕再死，母弟過丞宮，嬖猶似未足償其萬一，冥冥不知幾百劫，才得銷銘也。

晉明帝殺力士金玄，玄謂持刀者曰：我頸多筋，斫之必令即斷。吾將報汝持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數瘡，然後始絕。毒見玄絳冠朱服，赤弓彤矢射之，持刀者呼曰：金玄，緩我少時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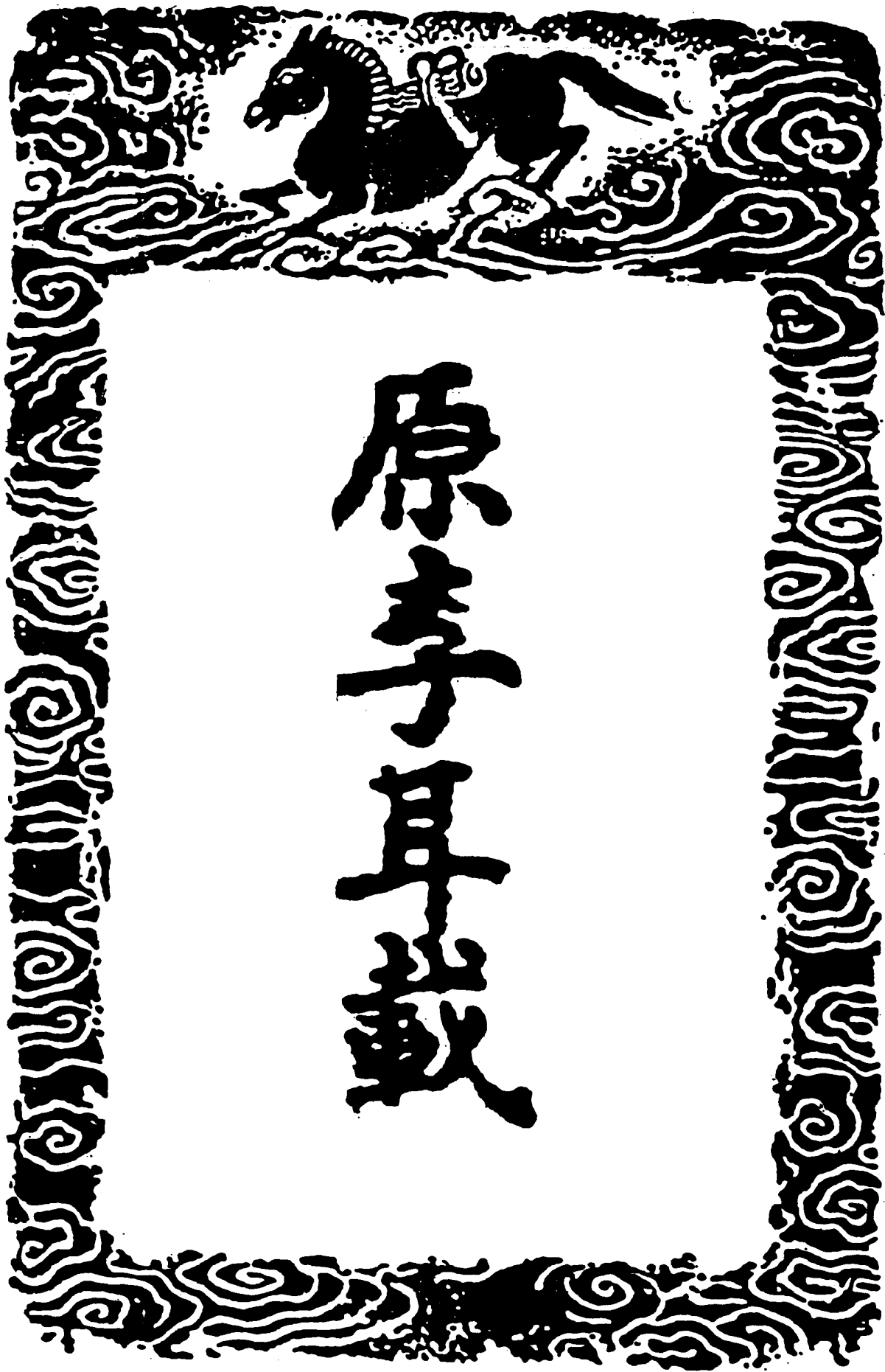
昨非庵日集

卷二十一

十六

昨非庵日集卷二十終





原李耳鼓





# 原李耳載

原李耳載序

耳養之不足貴也信耳之不足惑也耳載云乎哉然目之所及有涯而耳也無涯守  
達四聰焉應四擊周采謠俗孔子亦擇多聞皆是物也古今記載大約得於耳者居  
多亦視乎其人之耳視乎其人之識而已晉陽李鳳石先生古君子也一日以耳載  
示余且索余言余讀之如讀其書得未曾有其所載皆可喜可愕可感可歎之事可  
以啟人之善思焉可以警人之愚志焉可以堅人之信心破人之墮見焉是書也其  
有功於名教不淺非直為紀聞誌怪之書而已也先生之耳豈猶夫人之耳先生之  
載豈猶夫人之載哉讀者當以心會之而以身試之慎毋以過耳之談目之抑余聞  
晉陽為古名封而誌之所載殊覺寥寥情誌者於此一揆取焉未必不可為後邑增  
光垂不朽也余不敢長者之命不敢辭是為序古閣選錄孫閣達拜書

原李耳載

序

釋官野乘恣在短奇而作者今古相望莊子首述齊諧班史藝文列小說十五家平  
子西京賦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是在漢時已見矣爾後轉相擬述無關體要  
聊為談說資而音張茂先園瓊樓所得撰博物志四百卷武帝詔使撰錄漢後百  
十卷非以故說幻怪繁無耳目于唐人雜記雅好附會荒忽支離以不奇為病乃通  
病不奇耳夫天下之奇不在奇事在常事且在常理絕法繁擲牛虻蛇豕為味轉淺  
唯於倫常日用間無不見奇者得其奇誌之覺明霞秀月無非鴻雪崩雲得其奇而  
不異於理者誌之覺塵蕩龍門無非練川楮陸而後至奇以見晉陽李鳳石先生學  
通今古所著耳戴一書未嘗不標新領異要皆目前常事轉出奇境後鄭重乎忠孝  
廉貞之行風議乎噴貪癡妄之為使人攻鏡感發自於言外得之是事以正出奇理  
以奇見正而心則全乎正者也蓋將以挽人心之好怪而不愧為天下之至奇尚何  
算博士鬼董狐之謂哉吳興徐侍郎頌邦嘗撰越椒之檄襄相山野錄之長誣碧雲  
駢之誣謬以為傷風俗清是非他若洞真拾遺雲傳錄諸編亦識其項肩鄙雜可  
以無作惟陶氏輯耕錄則以廣見聞紀風土補史乘美之稱許恭慎矣而其年陳檢  
討復誠為腕力孱弱文不足以發之紀載固若是其不易乎惜先生之書不令二

原李耳戴

序

公見之耳獨訝古人有言未學廣堂費耳而暇目如耳親弗靈於目聽命名之未安  
也者觀其自序而爽然失矣乾隆丁亥秋七月朔旦兩海年家後進許道基拜書

隨自受書以來開度訓知 曹祖鳳石公結學高氣節不傲以文名家舉孝廉不仕  
閩職嘗遭宋獻策致書會以仕婉辭之職卒不致加福所交遊皆嚴正如方在生傳  
者主張華陽諸先生率常以節氣相高時亦或以文章互砥礪故生平所為文體大  
人口以文求者無不應即草屨任攝去遺篋中惟耳戴一編伏而讀之筆高古不  
具論大抵闢名教者言必詳從龍矢志鬼難歷有年所歷成成進士出為邑宰內擢  
部曹日事簿書遠鄉里者二十餘年嗣嬰疾家息于告歸益竭力搜訪卒不得一鳴  
呼治不可得矣予 祖父統統所守手澤止此謹繕寫成帙貽後人存什一於千百  
三爾時乾隆二十一年三月曹孫從龍謹志

原李耳戴

序

三

予自茲嘗陽及歷官前後凡八載先是即聞前明名孝廉鳳石李先生著述甚夥丁未春令嗣事君出耳戴一編受而卒書為事多通志及邑誌所未嘗有固雖遺闕缺事非得留心掌故者搜羅而撮拾之其湮沒不傳者多矣甚矣文之不可以已也若所載雖不盡善善事亦必信而有徵蓋先生博學而篤行之古君子也今已頌且宮牆邦之文獻其寄之矣高郵復學齋序拜書

原序耳戴

序

四

原序耳戴自記

吾人一身眼耳手口其用孰勝無勝一也必求其勝熟不曰眼長耳短不知更  
可曰耳長眼短視所有耳聽所無聽無長於見有也孰不曰口多耳少不知更  
可曰耳多口少口言在己耳聽在人入人多於在己也孰不手靈耳鈍不知更  
可曰耳靈手鈍已歷耳聽未經應靈於已歷也此余之所以名耳戴也戴之義唯  
地克稱象幾語蓋云戴積大在積積兩在積積石在勺積積在積積深在掘不  
可以少而怨之惟不怨少後自成多若徒費多終是限少自然之理也此余之所以  
名耳戴也余之所戴奇不失幻異不失怪述必參實事必參真理也戴鬼一車  
可云戴耳於易屬咸於詩屬風於書屬訓於數禮屬記於春秋屬書咸風受風反  
入訓取提記取審物徵人月令禮弓書取來集選飛夏五秋七不庚於經也耳屬於  
地可云耳平此余之所以名耳戴也眼耳手口言之真獨不言何哉先天之氣後天  
之氣一呼一吸惟鼻司焉鼻為真祖耳為耳孫真獨不言何哉祖從父以言乎成也  
孫從宗以言乎生也不生不成耳生戴也此余之所以名耳戴也大荒曠曠不知  
其見大瀛溟溟不知其浩大明懸懸不知其照大山行行不知其長大耳空空不知  
其藏此余之所以名耳戴也余惟以余之耳為昭昭為據土為奉石為一勾而已矣  
亦任天下之耳從世之耳之高為窮為廣厚為廣大為不測也此余之所以名原手  
耳戴也倘再有以耳問者余則曰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再有以戴問者余則曰天下  
莫能戴焉斯已矣余何知耳戴哉太原李中韻鳳石

原序耳戴

序

五

耳戴小引

扶輿遊矣庶類錯然其間有平即有奇有常即有幻事之可驚可喜可法可戒者何限獨不得搜幽鉤元之手探而出之以故伏而弗傳聞有其人又病於醜博為大雅所譏若耳戴者傳之確核之真吾知免矣昔容齋有隨筆沈氏有筆譚多述宋元間遺事讀者無不服其該洽今以是書平之又何多讓焉是為一言以引之古吳陳城義扶陳做拜題

原序耳戴

序

六

原序耳戴

糧徵本色

明 大原李中級鳳石著

太原太守黃公治中存心愛民使吏所轄二十八州縣徵糧舊例謂糧因地起地中出粟本色是徵正也軍糧曰糧義取養兵本色是給亦正也易以折色糧之名失矣在納糧者有銀高可無則必以粟易銀在領糧者有粟高可無則必以銀易粟是折色一行并糧之實失矣至美銀之侵收大戶之消粟批解之搭架種種弊害甚甚民間與此為甚復徵本色則農民免於難重免於難官清火耗解省搭架便民未有過於此者乃會集在省鄉先生議之諸公齊聲稱頌此從兵民兩便起見真可謂善意良法堪垂永久獨余外祖從淮上鹽差反命回籍與於會曰事係重大還宜詳酌愚以本色之廢折色之行久矣唯久則安銀有紋湖粟有美惡秤有輕重量有盈縮其必須人監視也同銀收用權粟收用履權司大戶履司倉給其必須人存貯也同銀搭添搭粟賒折欠稍累夫役裁累車輛其必須人運載也同其中苦累本色更甚於折色至車輛必從鄉中登報鄉至縣計蠶進五日縣至府計蠶進十日即如太原一邑

原序耳戴

本色近四萬石計用車一萬輛每輛費以五錢計則已五千兩矣此猶約略言之也如給散於軍即領尚可倘以粟色留難或不願得粟孰得而強之百姓受累更有難於言者總之銀之用法粟之用法軍國大計望再詳酌之黃公勿聽竟詳三院批允本色時各州縣已奉收矣擬行改造本色團簿舉行民間紛紛稱不便蓋收納折色設櫃在縣大門內銀苟足色何從刁難等有呈位末由勒捐本分大耗外無他需索也及收本色借老倉暫貯唯倉給主之借驗粟美惡賄通則中粟為上粟不賄則上粟亦中粟納者累日不得歸并斗之戶交費且通於粟直此交收時之不便民矣登報車牛則有告賄免不齊報者告畏勢不敢報者告雖報而言有牛無車有車無牛者互相訐訟不已此起解又不便民矣至省則上司倉給又以縣倉給為可嘆亦借驗粟美惡苛求照各都里作一常規如意方收下粟則又以抵換便村奇責車戶亦必納錢方收此解納時又不但不便民矣於是給軍果終月不領以至終季黃公不得已懇司道傳諭營弁仍執前例不可後催領稍急遂詳然致味黃公出示言本色只此一度云一領便成常例終不可是歲秋冬雨雪過多雖加鋪官粟已朽若若干黃公不得已撤所屬仍遣車載回以易折色民益大擾詎怨沸騰三院亦不得

已會勸得旨下疏職臨行嘆曰。今而知侍御馬公以忠言誨我也。黃公居官端介。此舉志在利民。特拘臺古法。即外祖馬姓諱朝陽。字鳳鳴。別號岐南。歷官陝西左布政使。加從一品俸。

兩賢異用

萬歷庚子。各省遣中貴一人抽稅。名督稅府橫甚。魏公允貞前為給諫。因糾張江陵奪情。廷杖幾斃。後撫晉。忠貴虐民。遂與巡方趙公議。欲共擊焉。趙公名文炳。有聲臺中。魏公料必同心。而趙公辭甚緩。云官家正任此輩。若擊之不惟不勝。適為彼堅其信也。後被自寬為得。魏公訝之。意其差滿在過。計在脫卸耳。後稅府議。驟用馬牌。魏公微各驛勿應付。趙公則令應之。魏公初疑脫卸。今直信為阿從。不知趙公密行兩路之通京者。固關與荊州。俱不許一人飛度。始自臨汾。即記某日稅府遣人從某路發。兩路通關。驛遞厚其支應。既畢。盡搜公私書劄。揭井內外交際儀物。與大瑞囑託密函。兩路搜獲。緝之密室。稅府見所遺不迫。雖疑之。終不知其故。維時兩路已將所獲一切飛報矣。趙公見內有若干可動聖怒者。以為擊彼正在此時。一日傳陽曲令備大刑百副。快手百人。晚堂訪究。大慈聽用。即傳來往督稅府一吏一門。

原李耳載

子。隨止以內。嚮託私書禮帖。局駭匣內。使吏攝之。其兩路驛遞密揭。吏不與開也。稅瑞迎至署。魏公云。既託深交。事當有密。非無益公者。遂送入內。令屏左右。言朝廷視督稅比。巡方更重。不應如此。周上行私。瑞尚支吾。曲掩。趙公云。諸弊諸贖。久寄庫中。見照原書。應稿在匣。使吏一一示之。未半。而瑞跪伏請命。趙公曰。此難中止。瑞跪請不已。公徐曰。或姑爾爾。庶可少全。瑞無不聽命。遂傳快手百名。將爪牙百人。從督稅府中搜出。士民觀者如堵。先是撫署謀者。已將按院拜稅府。報聞魏公。公正沉吟。聞謀復報。即詣趙公。謝曰。賢者固不可測。智勇擊奸。非愧愧不能。及抑愧不能。能相知也。趙公遂重責百人。發司。羊錄供。依律處刑。將賂內二十餘金。分給各府。貧宗。開三月稅。瑞自求內旨。撤回督稅府。遂為開署。吁。兩公俱賢者。始若相異。終自相同。而趙公之作用。更為深密矣。

志臣紀烈

歲甲申。聞逆陷晉。撫晉者蔡公懋德。與中軍應公時。至書院。三五祠。極高。市政趙公。建極守道。毛公文炳。巡道畢。公挾辰。俱被執。提立不跪。聞逆令解。趙公縛。言。素知公名。今入晉。萬民頌清。康。果手書。復備官。盡心供職。趙公變色曰。凡為臣者。不能

守土。與賊俱亡。宜也。無多言。遂捕以溫語慰之。公與毛。畢二公。屬聲大罵。遂解首。就戮。晉人無不哀感。

友公始末

晉提學袁公懋德。風裁廉。撫軍吳公姓特。屬卓異。巡按張孫振。以先夫聞會朝之。其意不遇。欲分功見德。而袁公已不平矣。張言。道不可尚。袁曰。生人氣。可無。張云。官常中。不可認。真。太。過。袁公。佛然曰。雙白在堂。只餘花銀。不怕今日解。明日解。也。各。而。別。張。見。撫。軍。言。袁。學。道。人。過。甚。如。不。言。則。貽。後。日。持。斧。者。蓋。撫。軍。言。德。應。更。異。若。動。之。不。使。不。止。衣。臨。候。少。待。大。討。重。予。俸。罷。可。也。張。以。他。辭。亂。之。而。去。密。屬。陽。曲。令。李。翔。南。利。應。表。翼。隆。某。款。送。院。據。以。入。奏。奉。旨。解。京。並。下。旨。衣。懋。德。既。既。私。狼。狽。撫。臣。因。何。薦。舉。卓。異。着。令。自行。回。奏。吳。公。訪。知。為。按。院。線。索。者。刑。廳。陽。曲。也。傳。至。即。令。訪。巡。按。步。蹟。事。稍。泄。以。簡。性。命。從。事。且。行。五。府。各。屬。將。按。院。訪。犯。私。已。解。未。解。一。切。密。中。少。匿。則。有。本。犯。否。在。所。訪。既。實。即。具。疏。劾。之。亦。奉。旨。解。京。三。法。司。會。鞫。俱。直。袁。公。張。以。坐。賍。下。獄。袁。公。後。總。督。江。楚。應。統。過。左。良。玉。索。餉。之。兵。數。以。忠。義。良。玉。為。之。引。歸。後。聞。良。玉。東。下。命。諸。將。守。九。江。自。至。良。玉。舟。中。相。約。兵。不。入。城。已。

原李耳載

而兩營勾引。竟陷九江。良玉病中。望城中火。光。大哭曰。我負袁。臨。候。而。死。公。為。良。玉。子。學。庚。所。劫。故。見。主。帥。長。揖。不。拜。宴。之。不。飲。不。語。自。蘇。被。解。至。良。解。曰。此。查。山。畫。即。處。又。繼。又。被。解。至。京。誓。以。一。死。報。國。適。年。斬。於。柴。市。臨。刑。云。昔。文。先。生。死。此。得。死。所。矣。都。門。親。戰。無。一。敢。吊。者。昔。日。老。長。班。劉。姓。哭。斃。其。屍。聞。三。載。與。楊。運。之。江。右。過。江。至。一。處。忽。棺。重。倍。加。昇。役。終。不。舉。少。駐。問。一。人。言。昨。年。有。少。年。自。言。江。西。袁。姓。被。赴。京。首。父。病。卒。於。此。或。其。公。子。乎。判。曰。有。之。訪。所。瘞。地。取。棺。附。行。則。公。拒。輕。易。舉。矣。見。者。無。不。稱。異。抵。家。雙。親。慟。哭。以。迎。父。哭。曰。余。宣。領。單。廷。試。奈。次。者。年。遠。以。情。告。余。本。無。名。心。讓。之。借。以。終。老。今。若。景。當。此。夫。復。何。堪。然。吾。子。死。忠。吾。孫。死。孝。出自。一。門。堪。垂。千古。亦。復。何。憾。下。地。葬。之。此。大。略。也。其。詳。載。六。柳。堂。集。中。

孝親誠感

原邑趙孝子名成晉。其父好黃冠術。遇全真雲水。無不以禮下之。孝子方五歲。父出訪。道不歸者三十餘年矣。孝子日夕哀慕。始猶盼躡。愈久愈香。既暮。親親。或謂行踪已遠。茫茫世界。尋何益也。孝子曰。以此為難。則父終不見。是我棄父也。道場多在東山。南三。相。五。鐘。不。能。遇。吾。不。反。遂。牙。身。遠。步。從。五。當。山。始。適。履。諸。場。將。三。月。思。他。道。夫。

忽臨一山僻小處內止一老道向道曰君語音似山西人孝子曰師何以知之曰余亦太原人雲遊數十年愛山甚僻體聊此寄跡孝子細詢年輩里居不覺大恟曰吾父也若非此道又往何方轉誤矣其人因問故鄉姓族存者無幾自言旦夕就木夜裏無庸也孝子泣頌始還爾已可之已侯屈五請建其門初訪即至武當將行乃投一宿非誠感安能巧合若此也

理奪巡方

侍御太原王公繼讀書風峪之泰山皇姑洞夜讀無油試取松栢脂灼之以銀刺孔用油筒納而承之得脂一盞可供讀三夜食後按君駐履視學講書奉掣公嘗講公前請曰太宗師命講某部按君曰講洪武大誥意在難公不知公無書不讀也遂將大誥中勅御史一段讀之按君怒其侵己面斥之且嘗以微語公申言曰大誥高皇帝欽定頒示生員讀誦未畢此穢言不知何者生員不敢專議也次及諸生講罷按君既退官師大有憂色責公曰胡輕躁若此公曰有罪生自當之不及父師也按君俄召官師言通講書生不曰某章曰某部太狂講大誥不講別款講御史一條太野書生性氣未化可令人謁以示無心此進講謂曰昨生應對侃侃可卜立朝氣節原身耳哉

論縣動行院應支公項給生五金為膏火資公成進士拜御史疏劾權璫擅進許旨廷杖幾斃罷歸不復起用而卒同年何公喬新任晉陽中丞祭以少牢詣公冢存問公夫人贈二百金恤焉

不樂多金

太原唐邑有進士魏給諫歷中丞父以明經任別駕乃大君子也見子官蹇重結縲愀然不樂云所入雖厚不知其出何如老人不欲見也後中丞年運前妻子一繼室子二繼室拓悍罵言前子非夫出誓兩妻屢年不決有日視為奇貨納其厚賂前子竟死於獄中丞肥弟痛姓為之申理其後復誣以他不法事亦屢年不決納賂如前弟亦幽死而所生子長者以拒劫益遭手刃並及其婦次者舉於鄉見母積惡憂鬱而亡官事卒喪殉之以減嗣封公向知幾哉然何不一整家哉殆以性成蛇蝎之不可化也

指客止貪

三原王公恕官至宮保兩袖清風一塵不染見公子有難色公語曰爾妻貧乎或有素積不必官中作富也引至宅後指一處云此藏金所有金一窖指一處云此藏銀所有銀一窖復公公平向所指處掘之皆空窖也

為師白免

張青毛鳳素長男岳也入陽曲屏有名潘侍御延江南趙公為陽至晉為子弟師青毛亦從受業將三載趙公南旋為仇者所陷言逆瑞魏忠賢棄職俱出鳴陽手遂至京下獄青毛奔命叩關言某年至晉謀徒某年方去安能分身某地也趙公得白出獄嘆曰吾將有以報子矣借青毛渡江南遊蘇杭諸勝地將送金以所著叢書及行文科律授之庚午歲元吏實弟二趙公子名玉成者亦中式北上獲手歡甚言家君見山西試錄拍案大喜曰吾言驗矣

表誨相知

薛公字者陝西韓城人少負異質混安袁公為韓城令嘗或取居首見其貧不能謀擇官室女妻之俾得資以讀書也康得某氏有女遺及拾至爾意且曰吾為汝門婿計耳富民不可袁公力說觸怒幾欲撲之則爾受撲袁公曰惡至此哉迺傳學中四書長持官帖具幣四送其家始納之即於是月消言指為復拾其又相慰曰薛生真汝佳婿異日大貴汝方知也未幾袁公以憂歸薛公鄉飲拾元袁公服除仍補任韓城師生誼甚密一日左右告云今日薛解元妻親袁公曰必是妻耳對曰乃正室也袁公驚問前所主要者安在曰段已年餘矣袁公深憫惜又問今妻誰氏曰前室之妹也袁公拍案曰村翁村翁前一女不許今何二女女為復薛公成進士仕山西提學時袁公已棄世薛公至臨親祭袁公且厚贈其家焉

死孝死忠

同譜解首趙念懷名之豐樂平人家世科第為少司馬故之子居父墓山賊大熾名黃金梁者從督皇災出念懷所居高樂聖因守父塚不敢避賊會之取金凡刀鎗燭天絕殺淫榨之刑無不受父官顯官囊橐蕭然賊不滿怒奪出破之念懷泣言願極前受死度魂魄相依遂復骨入一賊舉刀劈額其賊首止之云果有隱賊見其妻子女盡死而終不言乎復亦孝子生死任之無手刀也念懷竟絕絕絕求勺水不得蓋從逃散盡矣里隅素感其德憐其寡家被刀將為檢焉致惡致瘞遺骸詰

朝入視見其未絕乃昇之列室... 之疏請父得香餐葬如例... 師死之生也... 志者之問... 如念懷者可謂... 師死之生也... 志者之問... 如念懷者可謂... 師死之生也... 志者之問... 如念懷者可謂...

義俠擒賊

石鎮字名盛太谷固庄人也... 源山口出犯其地鎮字被執... 紅向兩脅夫之自度不能生矣... 心未嘗一刻置也... 賊復來不知鎮字已有備也... 擒者之項解上報功... 流賊大獲賞之... 自後賊不敢再經其地... 甲申閏下... 六

六

秦公去至聞善小水頭脫走... 越籍歸里通鎮字所居地... 其人有其止勿犯禮而問之... 之秦公復歷廣東右布政使... 人多險若何揭肺肝... 士莫作孟嘗觀處已且美... 入虎穴探之會大軍破... 人皆曰此天所以活我士也

才德不符

三晉文宗文公陝西人... 文公續經夫人事... 相若夫之須並頭... 下與以至臥室... 勝車氏也... 閩通入關... 一元以報夫子... 乃受偽諡為六官司... 復被唐甘隨馬上... 壁

題委與王構同... 既聞一和戎奉命... 子卿男子得而... 豈是女為君子... 曹盟白首... 文子愛才... 九思余深... 我所思今在... 泣頭... 不能... 亦一時有感... 非欲以詩見也

心許身拘

原色子於郭長... 家惟孀母與女... 瑞神自若... 郭生才... 壁也入室... 許名... 世上... 良... 豈不... 可... 數... 哉

七

技有名秀... 能以琵琶... 士多與... 精... 環... 弄... 香... 關... 文... 骨... 何... 須... 粉... 白... 與... 理... 青... 未... 云... 止... 教... 臨... 客... 吊... 芳... 魂... 骨... 人... 多... 傳... 誦... 之... 無... 不... 數... 音... 主... 構... 不

才要舉

技有名秀... 能以琵琶... 士多與... 精... 環... 弄... 香... 關... 文... 骨... 何... 須... 粉... 白... 與... 理... 青... 未... 云... 止... 教... 臨... 客... 吊... 芳... 魂... 骨... 人... 多... 傳... 誦... 之... 無... 不... 數... 音... 主... 構... 不

不下古人賈駱也

讓言明敏

楊定一名子國太原府人中丙午鄉試為人讓和醇為會城諸同袍以公事謁郡伯  
聞公能耳時賓館甚寒東元壇廟以俟道至子新貴魏元白亦至同袍多自負作賄  
態相揖不以倫次惟定一叙遠近為門吏先白會城諸君事聞公云不必相見以事  
傳入可也東遂開然去獨定一留伴元白至會詩文俟元白終事方散後元白於及  
聯第定一屢頭南宮投山東會縣令時元白已入臺中矣定一不善獲上將獲計窮  
張新盤任東阿令同里也代為免罪郡覆數已破矣宜早辨歸計定一方委心時命  
適聞元白巡青兗雖不至濟南而驛距費不遠定一貽書以所誣事白之其妻某梓  
之清若元壇廟事定一已了不記憶元白見書遂不之究青而之濟南力稱定一於  
諸書事時元白望重臺中竟改六法為持薦焉過費定一迎謁元白屏人語曰君讓  
讓君子乃為時流傾陷仕路險巇至此哉元壇一別至今懷想不忘定一茫然元白  
云士冬廟殿受教良深胡遽忘之定一執然省及向持京仰高風知數鄉井亦呼  
親呼天之意不謂微頃相依猶憶舊雨也定一後還戶部主事歷山海兵備副使讓  
原身耳哉

三公三異

虎谷王公雲開魯之和順人官副都御史積多而志有礙文如髮中疏捲作一兩左  
向然又疎明見之晉漢王公瓊太原人官冢宰目最大滿眼黑輪瞳子如漆白曠喬  
公子樂平人官大宗伯少隨父任登華殿見希夷十大决手帶鐵鐐一躍而過從者  
股栗公呼曰吾從此轉入密室共布衣一語齒華徐至可也時年十三二公同登殿  
化庚辰進士天下稱河東三鳳

論人四驗

余昔見閩文川為諸生秀雅不羣異之果中為歷士于鄉為官隴州守余後居棧陽  
外家見羅懷天清光外甚色潤而整與內凡言此君作用非他可得後中萬歷戊午  
鄉薦歷漢中兵備余同年汾陽劉念克昇拜與年家會古遺良良王若茅鳳翼道經  
原邑主余家夜飲古遺形體軒昂怪聲吞脫口即散是為有聲無音復行取為名  
給諫崇禎癸未秋中疫而卒年僅三十有奇曾映碧清除太原令初之官余往拜臨  
或問曰人言此公為美少年乎余曰誠哉美少年也但目可讓若睡未足而尚倦者

前兩載為申撫劫去前於未遇兩諸生盡其具而休驗後於已發兩折費盡其而  
皆驗雖偶中然動乎四體理有固然矣

家傳五異

先高祖諱謙少負重名師事河津薛夫子成化朝備祖制做天下士入太學授秩與  
甲榜同高祖應制北上而諸生微至者或負氣許權貴遂俱泮海高祖授京衛經歷  
考滿授徵仕郎贈父母和秋先曾祖謙壽昌隨任讀書同邑戶部侍郎王成夏公以  
親舊往來凡上文一册閱之大稱賞問曰此必所錄新貴行卷耶高祖云小兒窗  
課也王公曰佳郎才出我輩上區區升斗何足應乎高祖意動遂解組歸曾祖入學  
兩年舉宏治己卯科鄉薦會試殿魁以對策語觸時政遂置乙榜次科己未始曉已  
報備八十五名榜未展盡忽燭清被燼補綴復榜則錯落者十一人曾祖與焉乃  
慨然曰前以策語忤目今復以榜火落名時命可知矣次意獨舉除陝西富平令以  
高祖母疾留曾祖母奉養獨攜兩僕赴任歷俸四年南屆考滿而計至服闋補山東  
淮縣兩任俱應薦竟因不事請託重移真定通判本直指委重蓋所轄州縣至一山  
縣遇暴雨水溢與蓋蓋沒絕糧高年僅以身免復慨然曰餘生可知止矣事訖以疾  
原身耳哉

九

乞休上游力抗不能留時年僅四旬耳囊橐蕭蕭乃於家塾講學一時從遊者甚眾  
即旁郡英髦相率及門家園狹不能容則假奉聖寺東講遠近稱為晉源先生門弟  
子成名者相踵生平有五異識後  
一為諸生時與諸友遊花塔寺見一古碑字半剝落乃本寺一僧善講佛事就寺  
中卒業後登第蓋唐時人也先曾祖南諸竟平地起雷碑忽陷地沒頂一老僧言佛  
典曾觀古蹟所存一與前因人會非隱即滅想秀才乃此事前因耳  
一公車初上階諸同年謁座師值公出階者云近地有一寺住持游覽嘗至矣及至  
寺將入門先祖言諸君且止予前夢中似入此寺覺後甚念遂舉前後左右觀深歷  
數之無不知所言者咸異之以為真夢也以為夢則真矣吾人一身之神信無不到  
持所重有靈不靈之分  
一舉孝廉時從母祠過縣出堡二里許見縣城北鄙有城隍廟聞人物車馬之類沿  
西南彩色鮮艷先曾祖恐一已目迷呼僕從問之答曰非開幾也此素無城正在殿  
壁道其所見一一皆同行六七里漸散原邑志八景內有古城夕照意即此城曾傳  
圖初晉王出封讓建府於此已集材木一夕為大風從去



一為其定通判堂將過見一人從大門徑入門吏不覺然已至堂階向上對立乃已之身也不一鋪時而隱遺詢左右通爾等有所見乎曰無又問見我身云何曰見北面端立少頃爾掩門入宅先會祖殊不憚經半載身倍健方釋然

一歸里後在石洞玩周易時將午忽陰雲四合雷大作霹靂一震而龍起矣先會祖以為從近處起也出園欲問房客客正來慰問云見龍從洞中飛出隣人亦來探望言適見震迅中火龍從園左右洞起先祖云否也如在洞中吾尚得存乎同眾追洞則見石雙裂碗大一孔一石墜地孔旁有紫黑煙素炎窗破一隙拳頭大一板其窗

眼正與坐處對向始知龍從頂上過也泐龍蹟紀異文乃門人東莊先生撰有理數明故動靜不失其時聲氣通故靈異亦從其類不然何潛於夫子之洞而飛於玩易之時乎云云

青蛇不站

余女行五即以五字為道會城大來傳公孫某十七補弟子員學使袁公器為忽感歲疾余公車北上內子遺孀往門女言婿月前幾死我已自辨死法幸復甦若我死太驟增必悲頭是我速之也於是侍疾如常俄延數月余下第歸增與女持相

原身耳戴

見月餘增竟逝女不移時亦逝余偕內子至其家見顏色如生兩眉直上如戟更可異者增身雖逝而女之體一蠅不集始知英烈所感即蠅微動如有知也飲後余徐詢死節狀俱曰增逝後向祖姑始泊兩叔始姑悉拜畢入室未幾即報飲後速救之不能起矣枕旁遺舍一枚終不知所飲何物聞者各歎紳士里民公願請旌建坊以鼎革遠履事載太原府誌

兩公水鑑

晉書袁孝公隨江右人也陸公徽江左人也袁公歲考原色一等二人首崔嵩又即余外祖方伯馬公朝陽行嘗日與余外祖言曰此案宜生慶卷因部文違新旨首名元實不敢序也爾姑讓焉庚午首取領批果中式丁丑成進士崔以明經考授北直隆平令陸公歲考生員首取聞罷童生首取轉為縣按臨平陽原色諸生迎至察院各謁焉呼問生前語曰明歲定魁選又呼韓生曰爾兩榜才也明歲亦可望轉歲乙酉關中第七韓中十三至今士子屢數文衡必推袁陸二公為水鑑云

恃才自強

晉書使李公芳驕蜀人也少負異質有神童名十七鎮鄉歲又數科於甲而年未三

句也員才任氣無所不至晉學時值壬午科試所屬名宿如魏伯陽劉真芳者甚眾文水拔貢郭鳴嘗名震久矣不惟不錄乃別寫一榜書取五等拔貢郭某試文隨榜揭示閱者嘆其奮奮古典既不愧作手抄刻傳誦郭生計尚不悞北闈期遂北詣成均兩闈神捷又高平舉振選試列四等邑令求免不可澤州徵求免不可其南宗觀察札懇亦不可舉生直指觀風首也知學道有心相抑恐抑而得勇於己不先即乃徑送通司入冊預試舉竟登元遂有五魁三落卷一榜半道才之說從來檢才失真者有矣未有若此公之甚者蓋於後太過造物故為之昏其鑑也

井中心史

鄭思肖字德珣所南宋末福建人易代後僑居蘇州不仕不娶養父事孝能書蘭竹不畫上根人間之答曰此土非吾有見宋遺民錄中文徵明嘗題其畫贊之極口崇禎十三年虎邱僧潘井得如磚者鐵鑄有字一行云鐵函經供之佛前一曰孝廉陸坦鄭教教強借啟視鐵內為錫錫內為蠟蠟為書數冊乃所南手著詩文稿分心史大義集成淳集諸名詳錄宋亡諸事恐世不傳是以深藏於此思肖所南甘心語也稱宋曰本穴世界又曰大無空詩曰至今首陽山不生周草木餘多類此紀宋歲

原身耳戴

月復連寫十七甲字不可解陸氏為之列行聞人林古度字茂之鍾克陵善華岳老友也欲費別梓於金陵總名鄭所南井中心史茂之今年八十五無恙所紀元事亦志唯市演標兒佛尤詳

百錢大夫

晉人張公父應著司碩黃戶販硝北直歸值北直歲荒流徙獲通通獲鹿見饑民夫掃避荒墟內一子甫三歲言愛此子者任攜去張公父尚無子故撫之夫婦善待以百錢曰非以言直聊充一飯耳固辭乃受攜歸為己子讀書誦過人登鄉薦授知州出京過獲鹿訪本生父母以年幼失記名姓鄉里僅記別時在柳下柳身奉曲於道上方佛遇之祭以羊豕一物云伊尹生於空桑今某生於曲柳也公工書善詩以無後散佚得者珍焉養有五段大夫晉有百錢大夫唯柳下一別尤堪於邑耳

有志竟成

魯丹雅名史江南舉人負宿望艱於一第不獲已赴部候銓堂吏呼甲科撰鄉科不必據魯公憤甚自言人至不容一揖尚不知恥乎遂趨而下願再候一科計禮闈尚隔兩載餘因同年蘇姓者晉府都承奉延為西席魯公乃偕遊晉晉風雅善談知勝

及酬答傾動四筵一時目以仙品屆期同太原諸公北上至書院偶見一新貴行裝  
言仿此足冠軍矣此試果擬會元復獲場公守勳卷置第一以公亞之可謂有志竟  
成矣公選文一帙寄和氏子姪獨許和名譽瑞幕侍神卷有元度名譽果中己酉山  
西解元

樹上解元

樓陽京北王公福生有殊質家甚貧為諸生時赴省試艱於飯食乃寓僻遠小廟竟  
誤點名至公堂牆外有槐甚高公登樹大呼解元在樹上門胡以扇先一夕監臨御  
史夢樹頭一人自稱解元開呼猛直啟門入榜發果第一正統乙丑登南榜榜進  
士歷官順天府尹自題小像云身高七尺心小一畝彼何人斯清源王福

會場失火

晉溪先生王公七歲見樹影即以手畫地曰是某字人呼為天識字舉神童有仙女  
與處鄉薦後北上仙女云今科會試不得如期臨時方可語耳將入場仙女云場中  
有火災舉子傷者甚眾輕重生死者數定君幸不罹此厄明日場中火起宜向某方  
避後一人帶火趕來勿顧投之當用足踏脫火便熄方可援升此君後與君同榜至  
原李耳載

十二

場果火起愈撲愈熾如所言避之仙女立牆頭俟馬逐投之得上一後一人帶火以手  
投燈之火即滅王公與仙女共引手援之公以會魁官至家宰加少保為經濟名臣  
茲恭襄所著有三邊奏議字內推重所授同脫者亦以同年位至卿貳

名卷錯悞

萬歷壬子四川鄉試榜中書名周士麒而文卷實王應熊也因三不全印字模糊潤  
折所悞王公雅量高以人事之悞即是天意周已列榜登錄余何妨再俟三年照懸  
避謝而主試監臨皆謂以王卷中周生於理不可會疏檢舉更正王名王於丑聯捷  
拜相

余甲子榜王宗克名乃鄭州俊之卷也亦以三不全印悞之諸當事以魏瑞吹我  
恐坐不測欲隱其事獨臬司魏公成忠大聲曰士子燈窗之苦有幾三年豈可奪  
彼與此產議始息院此王生免進坊金鄭生候疏題補王曾夢登高山絕頂入一  
宮殿金碧奪目聯班行禮畢忽為一人所逐鄭亦夢至一處如寺觀者無意入內  
聞呼聲曰爾速進非人所能代也正徘徊間見眾士俱來馬從內出留一空馬殿  
曰君宜乘君宜乘躍而乘之遂醒

聞津異兆

順治丁酉江南主考同考職私事終皆伏誅餘不能知其三人有異兆馬關之少司  
空李公呈祥言己門生河南人除泰令入簾得一卷氣雖清力尚大厚置之別几方  
轉瞬夜在正取卷內如是者三心異之意其家必有隱德故呈應既而曰晚祈一夢  
何如果夢正襟危坐忽從仰塵墜一小僧於己懷貌最秀狀甚憔悴屢詢不應忽又  
墜一編圈於僧項其僧惶急兩手解不解己亦代為之解愈解愈緊竟迫而醒次日  
薦之得第本生來語語之言門生乳名和尚年僅弱冠但以編繫頸解終未脫恐非  
佳兆也後成進士除江南縣令又山陽令李祥光山西翼城人最純謹自守初蒞任  
日吏役上謁俱見坐一帶索官又懷甯令周森陽曲人赴任起程日門前兩槐忽怪  
風吹折痕如刀截是科三人共入內簾後俱縲首縲亦微矣哉

文昌現像

五縣趙懷旋延慶乙卯棘閣過午於旁舍中過一綠衣人執翅唐巾貌端秀向之拱  
手言用心作文趙歸號思閣中士子皆儒巾若教官紗帽去翅衣非靴亦必青色衣  
得綠衣即也履思其貌大類文昌作書義舉將及經燭甫至火星飛噴如炮炸聲  
原李耳載

十三

燭二尺餘降舍疑火驚視之見燭光可異齊賀云此奎元也揭曉果集北上聯捷  
附余甲子卷與一卷較量去取在故榜前一夕也余夢至一處如宮殿進二門見  
一神兩手左右按膝面北坐若守護狀余從旁上行近階又見一神向下行如巡  
徽狀與余相笑拱手余登階同諸衣青者拜如禮次日門榜中式由是觀之先正  
所云閣中文昌主簿神將圖鏡信矣

魁星現像

羅曙海日向樓陽人為諸生有聲邑侯邵公延主西席一日詣塾見羅公憑几而寢  
旁立一藍面紅鬚者邵公止是書童候睡醒以告邵公出語曰今科發印君大魁  
兆已明示矣但不可泄先同我以者酌奠之故榜中十八名已恩授南直隸漢陽  
尋陞陝西甯州知州為人清介有守

大士昭報

有河南旅家挾資適太行與潞安兩役費文赴省者同寓相得其歡遂役致所為  
贊次奉同行至盤院曠曠兩役將客以土塞口毆斃并棄其地切骨而去客忽覺  
回昨寓叩門主人啟視則見昨客受創而仆大驚訊之言賊即同寓兩役賊斃後竟

有人將所塞土去盡撤之行。見是婦人自言我居在前不遠代為叩門即去矣言訖  
氣逆絕主人鳴榔保險疑多遲捕飛騎追之恐少緩則逃去也至省道兩役入府  
領文畢手捧香楮向元壇廟祈福。執之入府。舉鼓言狀。即時設醮亦獲。兩役  
立新。寫主歸指劫殺處。繞半天地有觀音堂。方忙雷電竟者。大士現身也。

善得正元

大司空王公永壽原邑人為司理時有殺人獄久不決公獨獲之夢山下有五  
一掘雞舍之裏起沉思悟得訊字檢閱卷內有黃凱者遂執凱抵法凱雖繫名譽年  
從不經問以為置身事外矣突然展鞫如有所失詰之盡吐其實并致死兇器出焉  
案遂定諸無辜始得釋。

善獲逃僧

先大夫任高唐牧時有重犯囚僧越獄捕兩日未獲大夫慮為余姑行四卷代父祝  
之神既夢出高唐城外可三四十里見賊垣荒祠入內有淡妝女城三人出迎笑語  
曰四妹本何某也積年契濶今幸良相相與拜生寒溫畢曰賊僧遁逃貽大人憂今  
以術愚之使不敢行姑稱謝再三女言妹父即我父敢不致力覺後思情意適即送  
原身耳哉

十四

告大父俄聞外報越獄囚捕獲矣升堂訊之眾稟云城南三十里有四姑廟賊匪其  
中昨暮牧羊人見相欺垣間有人進巡探望致者風聞嚴緝疑賊即此遂不難其地  
候得鄉人傳言於眾而擒之大夫賞鄉眾花紅牧者倍之復問祠建何代皆言不知  
惟傳係遺亂被執而不為辱者一門四烈女也遂修像金新之想念姑必四人中之  
一也

靈魂雪恨

守道龔公惺伯楚人也喜交遊重然諾後傳廉使與巡方王公七裏五七裏險諸人  
也陰以非刺諷中丞申公朝紀申公信之怒甚擬拾文致以七可新疏劫之龔公自  
以事無影響諒必無虞不意疏詞中款煥煉成獄竟以執法奪官致龔公竟罹元  
妄之慘也申公年正壯健自枉殺龔公後其長子無日不見鬼以異疾死兩月申  
公每晚見龔公索命不能安寢內則家人環侍外則標兵環衛後至大同則白日見  
龔公對立索命并飲食不得自如年為龔公生擒之繼申公者祝公也茲任兩月一  
夕夢一人披髮跣一足身中杖跡請曰某妻廉使為人陷死今對簿乞將前卷宗示  
之不煩檢止謝司書吏一言許之是已祝公夢中呼吏故與遂謝而去次早祝公

問廉吏曰妻廉使中身材乎曰然曰夜夢妻卷宗但不知因何說一足耳吏曰聞吏  
刑時止一足者廉祝公曰異哉熟讀幽冥可欺哉王七裏亦坐事論疏其家安  
知非春容質對後所成分耶。

東理通神

太原金公名勵號太阿西華縣進士明敏英爽有吏才平村鄉民掃為魁所侵自  
言關廟周將軍厄歲日甚其夫訪法師驅逐不去遂列狀告之金公諭不必還家待  
喚問勘斷而追可也次日命役使持三票至近村關廟中英一票即報命曰帶到矣  
役如言而行遂示期聽訊金公在署齊戒三日至期吉服詣湖望行香之關廟拜白  
其事又令民叩頭瀝訴具牒及第二票焚之返署以第三票付民云此事明矣不特  
關聖不容此魁即周將軍豈甘污穢也爾爾家一月後銷票民抵家婦告曰爾至縣  
第三分彼言事已敗露不去恐遭羅織緣已盡從此遁矣果一月後其夫欣感叩  
謝遂銷前票金公此舉與潮州刺史之驅鱷魚同為憐及無形也

註經拾略

傳者主山性狀高不恭塵習因聞亂失家僑寓榆關河南獲奸細板山西有朱文道

十五

人傳姓谷行音撫晉道司李王乘乘兵執青主下之職青主各色自若供係太原府  
諸生食餼有年以失家避亂侍養老母頗知警約兩叔如嚴刑語言不亂履核所板  
日期即具司經歷魏一繁為父疾求方於汾州日也撫軍陳公憐其窮具疏請釋  
獄以候青主手錄金剛法華二經註之一年後如接形種種惡業現諸變相一日  
司李者因語青主曰君高行動天不日昭雪也青主遂將獄中幽魂慘狀情狀訴之  
乞拾骨歸理卸外森塚司李領之適太守連公夜夢獄中諸厲厲哀於前次日司李  
以青主所言請置青主曰怪哉夢寐之靈也即捐俸買地多備席桌檢燈如法仍勒  
石禁侵擾有吏父夢三婦人披髮藍縷哭言恩出宰官權在公子今獨遺某三人黑  
獄何時出耶一夕三夢之明以語其子果於牆之解處掘得三婦屍兩屍無姓的一  
屍於瓦上書姓氏交城人也裏而理之由是困圍不為萬里矣此青主在金剛法華  
之所感也

七日溺近

原邑田村鄉民郭姓有地十畝許近汾水衝滿不常每年秋水將至先將傍水木先  
剝削牛恐塌去無及也一日使子往到午出至晚不遇父亟趨視則田已塌數畝知





不獨朝禮一稽首而立王賜之坐虎亦踴躍者語良久王大喜以為真仙下降也  
漢武受文成五利之教耳即與共食是後日夕講內事及丹術道人云丹言言白  
此下高者最上天丹道人為王修舍當如軒轅淮南梁宮春而露昇也王問為時數  
何曰不出一季又問用何法物曰止在五祖七真仙位前用珠玉器每位前供三百  
金丹藥並不用此上數種藥藥煎取但選宮中深密處為善王引道人擇宮後閣  
院一所三進道人曰善擇言入高設壇陳供俱如所言道人不敢酒肉每五日送水  
菜飼虎於二門外水養道人自出還入間有送至而不取者言前次所積足用也  
事將周王甚喜即嘗春亦以為寶昇在指日也匝三月送水菜則道人不出猶以為  
尚有所積也越五日又至道人竟不出矣視其虎寂然不動非復從前猖狂急欲  
三入視聞無其人丹竈依然也陳供依然也五祖七真之位依然也惟珠玉器與所  
供三千六百之阿堵物悉捲而空矣獨怪以宮中至嚴之地子然一身操何術挾之  
而去亦奇矣哉意尹祖七卷內所云蓋門可開上鬼可使道法果有驗與

火化成佛

原邑柳林莊木工韓姓素向善好與方士交常助修寺觀不受工賃居恒於屋上構  
原李耳載

小屋宿焉一日二鼓鄰人忽見火從小屋起急救之屋半燬韓端坐火中俾呼成佛  
時萬曆庚午三月上旬也余親往觀之眾已拜坐禪上狀端嚴兩手不拱雖遠近  
相稱左右一仰一俯皮肉亦不焦腐首裹一帕雖成灰尚垂頸觀者無不稱異已  
案關中迎陽張公往驗長揖觀察繞公拜之復作偈贊之遠近騰播而施去積構廟  
塑像事之然不見所謂祥光瑞霞而時有風靈惠無益於磁邑焉

前身行僧

來公星海名復陝西三原人萬曆丁未進士父少參公亦進士性恬逸公未生時本  
鄉有一行僧名來復不識字止熟誦觀音經與心經皆得之口授者餘不知也雖鄉  
十數里有沙河一道常為暴雨衝溢行者苦之僧身親填道修橋終日不憚勞行人  
施助者如謝遠近稱為佛和尚見其食淡好勞又稱為拙和尚至有嫌其不出應付  
又稱為懶和尚猶少參公重之曰有行和尚僧雅不求人來公嘗供其夜食之缺問  
詣寺聽誦二經一日少參坐聽事忽見此僧入立而迎之竟不顧直入內室呼亦不  
應正異之少頃內侍夫人入生子少參遂遣人訪僧則云道已坐化乃知其子為  
此僧托生也因仍其名來復少顯異書無所不讀稍習道自工技藝乃至女紅刺繡

皆傳為之即一切戲術靡不奇其凡名畫真蹟請來列卷留旬日臨之令人不能辨  
識或且逼其臨者去公天而晚之善音律能以筋代蕭管清亮轉任任四川會樂院  
與潘景諸公飲樂圍坐呼門子脫靴用力頗重履從膝折公呼潘不令爾脫靴而折  
我履乎解帶視之履竟落地諸公大笑門子伏地請地公徐曰將所落履向膝上  
美離原任用力按之似相聯絡者試行數步履然曰更理與也後再請會諸公請戲  
術公曰無矣既又令門子脫靴眾以為仍前術也脫之隨履隨長長至丈餘不脫公  
曰潘才一腿偏長如舉步何門子叩頭乞地公曰試促之新促新短如舊而山問再  
促何如曰促之腳可至履諸公絕倒不知其何術也曹任吾奇監司遠近求醫生  
全甚飛後引疾歸里常語人曰余本編流今逃歸歸德官遊久矣忘却本來奈何將  
言歸以完其功遂長遊為秦中多異才韓城解公產遊遠度言士於來公請戲技精  
妙略同更喜跑馬踏險術或緣數丈高竿卓立其上騰弱者不敢仰視貴人多慕如  
兩公者可云僅見矣

擊磬回生

余外祖方伯公任西甯參政西甯古陞中地巖嶺也西有吐魯番東有火落赤夷漢  
原李耳載

雖處暑中望見炊煙更兼兵易生變前道被殺親從不遺一人外祖承亂初定自務  
盤錯惟禮士受民優恤士平年餘外報某寺僧坐化外祖言道來僧最狡覆勸其  
實當親往視之則真化矣謂諸僧曰此僧坐化自是高行但修果未知圓滿否如有  
聞隙尚當喚回使小僧更番擊磬撥二武弁監之至十三日醒矣此僧一生純養次  
日體健如初西夷部酋長聞之大駭信言馬太師天人也喜則死者能令生倘怒則  
生者何難令死遂使夷帳馬牛羊犬彘雜畜城八百餘里運水車便處處插馬達民  
由是安堵余父赴外祖任曾見此僧詢及化後有所見否答以如行遠路白氣漫漫  
非雲非煙在蒸籠中走止空中頻喚猛憶有要緊物未及隨者此念一動步遂停目  
亦開他無所知也外祖歸聖欲攜此僧至魯力辭曰西人還西不失本知復不知所  
終

星夜飛龍

原邑貳尹樂公斯為愛民醇厚君子也一日公出甚盛四鼓啟門見空中有龍從西  
北飛隨身火星無數中有火絛噴耀龍色青向東南一直飛去可異焉天色清湛如  
碧星子爛然毫無片雲也獨龍身舒爪騰踏而行經云雲從龍此何無雲而龍也樂

公歷官江西廣信太守

夜席龍飛

魏倫侍郎張公浩居。有庚辰進士。授行人。奉命。發給。假歸。里。浩。卷。致。之。集。優。人。演。劇。夜。飲。二。鼓。將。闌。怪。雷。異。電。風。雨。大。作。燭。滅。滅。滅。內。外。僕。從。不。得。出。入。鼓。樂。俱。停。主。賓。離。席。端。坐。初。鼓。時。後。院。樓。看。左。數。吻。有。白。氣。從。中。出。及。三。鼓。聲。一。響。有。龍。從。從。吐。煙。左。數。吻。飛。去。二。公。清。談。連。日。使。人。登。梯。視。之。數。吻。如。故。但。見。煙。痕。數。道。而。已。都。人。言。非。兩。貴。人。錢。何。而。不。畏。七。也。耶。

潭險龍升

原邑城東。有渠一道。灌溉數村。濬自段氏。故名段家渠。渠旁以汾水泛漲衝突。瀕為深坎。人恒溺焉。遂以其地為不祥。甯繞遠道。不敢經其處。即稱段家潭。口為應。開。田。間。人。常。於。雨。霖。時。見。紫。煙。騰。其。上。或。見。大。魚。遊。行。水。面。一。日。大。風。雷。有。金。龍。從。潭。躍。出。隨。雲。而。升。遺。斗。大。鱗。片。水。漸。涸。今。近。五。十。年。矣。雖。風。沙。淤。塞。而。潭。跡。尚。存。附。汾。水。每。五。十。餘。年。必。大。漲。後。壬。寅。五。月。暴。雨。陽。曲。鄉。名。西。村。者。近。汾。而。上。草。大。水。暴。發。於。湯。奔。迅。浪。高。屋。立。十。數。丈。見。水。上。一。物。如。長。橋。不。見。首。尾。其。前。泥。湧。沙。水。色。蒼。黃。其。物。色。黑。綠。浮。戲。水。面。身。所。攏。湧。水。即。騰。越。陽。原。榆。谷。六。縣。近。汾。地。地。深。沒。數。萬。頃。有。老。人。言。已。兩。見。此。矣。先。人。云。此。水。撐。子。戲。水。也。但。不。知。在。水。族。中。為。何。名。而。汾。流。細。淺。不。知。素。於。何。潛。耳。

西山移步

原邑去城十里許。為晉祠鎮。祠奉唐叔虞。並建聖母邑姜祠。祠而西。應。控。甲。特。其。開。晉。水。分。三。河。即。水。經。注。流。從。應。覽。山。出。壺。聖。母。殿。後。有。山。曰。廟。望。山。距。廟。五。七。百。步。山。下。奉。聖。寺。唐。尉。遲。鄂。園。公。奉。勅。建。者。嘉。靖。末。廟。望。山。南。部。人。見。山。行。如。水。湧。軸。轉。前。土。傾。陷。後。土。崩。廢。猶。幸。其。行。之。徐。也。見。之。在。寅。卯。時。不。知。何。時。初。起。也。經。所。過。樹。盡。入。地。中。雖。奉。聖。寺。僅。一。矢。地。耳。若。隨。不。止。則。即。夕。并。晉。祠。無。有。矣。鎮。人。危。之。飛。騎。報。縣。通。郡。司。馬。因。公。至。止。倍。餘。金。指。地。具。言。履。橋。以。羊。豕。猶。廢。屠。廟。至。未。時。而。止。次日。辰。登。山。間。之。第。見。對。面。山。頂。四。處。拆。添。二。大。餘。間。有。年。所。其。跡。尚。顯。鎮。中。市。樓。味。特。亦。火。父。老。言。昔。術。者。曾。留。山。移。火。劫。之。語。此。其。驗。也。

樓飛無跡

漢。身。府。城。樓。樓。飛。不。見。原。康。王。先。生。問。臣。漢。人。也。余。細。詢。之。答。云。庚。寅。歲。仲。夏。更。前。日。通。午。忽。然。城。樓。不。見。其。時。樓。下。有。三。人。乘。涼。卧。雨。人。驚。為。一。人。墜。城。下。後。起。言。見。紅。面。四。人。黑。面。四。人。各。衣。色。如。面。俱。或。紅。者。立。內。四。角。黑。者。立。外。四。角。聲。聲。似。雷。身。不。知。何。以。墜。此。也。樓。樓。樓。樓。一。物。無。存。死。扣。攝。去。止。留。空。基。一。片。訪。之。遠。近。無。聞。見。者。飛。奔。於。湖。上。試。卷。觀。於。朝。鮮。風。雷。攝。移。俱。有。踪。跡。此。樓。不。知。飛。落。何。處。更。令。人。難。者。辨。矣。

雲中井異

大同山陰縣。有井深廿丈餘。必聯。巖。家。之。鏡。以。及。順。治。庚。寅。歲。里。人。垂。綆。絙。之。不。得。上。倍。人。絙。之。至。井。口。乃。一。石。共。昇。至。地。視。之。廣。頗。廣。潤。其。色。鐵。重。餘。千。兩。體。頗。方。眾。以。供。之。王。皇。閣。所。可。異。者。汲。水。之。器。數。解。之。而。以。綆。繫。石。也。舊。傳。有。欲。博。權。相。歡。者。購。一。奇。石。玲。瓏。巧。妙。人。工。不。及。高。何。藉。載。及。江。昇。至。尾。忽。墜。於。江。乃。懸。重。索。見。其。沒。者。入。水。換。之。其。石。直。立。疊。有一。物。為。摩。遜。龍。船。乘。索。至。底。復。令。善。沒。者。以。索。纏。石。轉。軸。上。之。其。人。復。言。若。倍。其。索。水。中。有。座。亦。可。力。而。免。免。他。慮。不。更。羨。乎。如。言。復。投。水。索。纏。而。出。以。石。絙。之。如。有。意。或。造。者。雖。變。亦。復。精。絕。豈。其。座。本。是。原。物。若。劍。還。津。珠。合。浦。與。此。石。之。善。水。出。水。皆。由。人。致。未。若。井。中。石。一。解。一。繫。之。尤。可。異。也。

石佛之異

陽曲北鄉近山村。舊者開山語云。我要出去。如此者數日。一人各出來。能怨山崩。一角。若。削。成。然。露。石。佛。自。首。至。膝。端。立。無。缺。村。民。畏。觀。如。堵。知。向。云。我。出。去。者。即。此。佛。也。若。謂。古。寺。殘。毀。積。久。沒。土。中。何。無。瓦。礫。雜。之。純。屬。淨。土。遠。近。稱。異。乃。錄。金。蓮。大。開。搜。馬。至。今。廟。貌。煥。然。村。名。土。堂。

附順治戊子原邑城西民田沒者佃地種茄穿小土井以備晉祠水程輪次之開

井。將。成。旁。忽。開。一。竅。水。湧。新。大。茂。塞。以。土。不。能。禦。探。之。亦。不。甚。深。舉。鐵。錘。之。聲。有。物。墜。且。長。者。其。眾。廣。搜。出。土。乃。香。花。甚。盛。白。石。雕。琢。者。高。五。尺。搜。至。晚。得。五。其。次。日。又。得。二。尊。色。俱。白。似。保。定。石。而。文。理。頗。粗。四。旁。亦。無。瓦。礫。再。改。掘。之。恐。壞。人。田。而。止。不。意。縣。尉。聞。之。執。拘。鄉。耆。究。其。不。報。官。之。罪。令。將。獲。佛。人。報。名。將。送。關。意。嚴。別。有。所。得。四。關。城。士。民。公。白。始。釋。諸。石。佛。置。之。城。外。金。公。祠。

地獸石矣

忻州金山鎮。為行人。憩息所。村。眾。列。小。肆。常。酒。食。忽。見。肆。旁。地。隆。起。不。食。頃。高。至。二。尺。餘。未。已。視。如。水。沸。狀。而。上。不。滿。諸。少。年。取。鐵。錘。搗。之。至。數。尺。上。定。長。得。紫。石。數。指。

光明潤澤不異水晶面平而極銳有四楞者長不過三寸圍不過八分見者爭購乃  
議用力掘者倍與之近村讀書家購之作鎮紙遂有伏之會徵求者甚繁而藏之曰  
紫石英也不入方劑惟道家煉丹需之五色皆有丹房鏡源言服之可霞舉未知驗  
否此所異者勃然怒自土興誰財之而誰使之耶

女變男形

楊瑞字希鳳江南營生人世居官圩之東樹聖為學過法先民恥為俗下文字坐此  
因薄乃從妻董氏已而兵連其鄉泣曰祖宗邱墓在此何忍棄去因匿妻妾與子於  
林中以身守墓其妻將以之曠急赴水死子甫十歲自林中望見父溺號哭亦投於  
水時兩成三月十六日也久之父子兩屍浮出見者傾流妻陸氏痛夫之無後  
也以致張氏遺腹有身其延一婦乃矢持長齋迎佛像於家晨夕對哭以哭為晨夕  
深哭巴喃喃念佛夜夢老樞撫一子來曰以道汝醒而嘆曰佛賜也爾爾拜謝遂  
去乃生女陸氏曰嗚呼已矣無復望矣丁亥春延其族中尊行泣而告曰絕產當  
分諸從子未亡人妻妾得相給衣食撫此女足矣遂悲不自勝族人不忍謂侯小祥  
追薦亡者而後公議立繼及期會親族起道場功果滿日亦三月十六也正陳齋供  
原身耳哉

二十四

木蘭突生

會念女咏泣不已抱之就枕使張氏守之張忽如夢覺陸氏急呼轉醒及憶女哭  
益甚怪而視之則此女已非女形矣大驚呼家人羣視之面目肢體如舊惟私處生  
長男根其旁有新血痕眾咸詫嘆始悟前夢之不虛也競至佛前羅拜命名佛賜次  
日遠近觀者填門聞於邑令張公猶未深信其宗族異口一詞曰脫變男非真吾儕  
小人不顧分其田宅耶侯乃首肯貴池劉與父先生出記事一則謂慶寅所撰

怪石生蛇

原邑離城十餘里有村名東莊多水稻田環遠其上岸多植柳近村東南隅有枯柳  
一株材可合抱內因虫蛀腐爛僅皮未剝落夏日東風飄於葉忽見有物漸透樹中  
頃刻長二尺餘近視之層折鱗必潔白可愛大類天黿人手摩其長遂止乃曳取  
而食之味甚佳始古所云木芝也若如丹房鏡源所載方同雲母諸味合劑服之可  
靈藥

平定州白面將軍廟前大石連亘人從石上行石有大孔向上正德年行人從石孔  
過者往往被傷二月至十月孔中隱隱有物方知毒從孔出也土人自遠投焚積孔

上引火焚之者三獲試以病驢無志今石工鑿之至二尺見蛇頭焦腐又三尺而蛇  
盡其粗可杯許尾連於石銹銹指斷石痕猶血出是從石上生者州人張日葵先生  
云

點鐵隱身

原邑西山風谷內有泰山寺多古柏讀書者靜習其中一日來一遠方道人諸生飲  
食之偶疾事之不德既痊別去半載後至言諸公雅愛未酬茲來作謝因留信宿明  
有銅錫器乎曰無有舉頭見鐵燈藥言即此足矣舉之重動許錘碎煉以熾火成汁  
攝土投入數次口吹數次曰成矣候冷則未提一錠也曰聊充膏大耳我將遠去但  
未至熟敢煩相挈次日同詣縣城還山暮矣或問倘公暮夜獨行不有戒心乎曰遇  
暴客自不令見曰此時可令我輩不見乎曰可遂攝土上拋立時隱形而步亦開答  
不離左右及覆曰知之矣請亟現形即聞似潭身抖土者遂見如初又一宿而別諸  
生請煉燈藥法則曰此事不易不敢洩洩恐有雷火災再約後期笑而不言

原身耳哉

二十五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lower section.



高祖鳳石公生平著作散人間。先人求之且不得。青房生益晚。又何及。魏家藏惟  
耳。載一快。私居雜述所聞外。閉顧多抄。和然異同各異。幾非徵信之書。呼先志不  
欲以文傳。生平所為詩古文。竟淪缺而遺者。過百二餘年之久。僅此什一之存者。又  
復編以傳。誠斯矣。其真為子孫者。忍忍置。雖是舉。先人所繕寫成帙者。其諸家私  
非真以行世也。亦不忘乎澤而耳。  
乾隆三十二年八月望日。元孫青房謹識。

原李耳載

跋

二十六

原李耳載終





北東園筆錄



清梁恭辰著



# 北東園筆錄

北東園筆錄提要

清福州梁恭辰撰凡六卷即勸戒近錄也恭辰自幼即喜談因果凡有足資勸戒者輒據事直書書中勸多戒少非有所偏也亦善善從長之義耳雖侈陳報應不免關入二氏之說然為下等人說法不得不爾值世風澆漓人心陷溺之時不可無此善鼓晨鐘

序一

道光壬寅癸卯間春海南浦長夏無事每與兒輩觀蠶農族以消災每三兒恭辰喜言因果凡遇有勸戒者輒私記之又益以自所聞見雜製成編余閱而善之自惟牛世丹鉛屢煩契東妻皆屬儒結習未必有裨於人若茲所錄百十條直是善鼓晨鐘足以警遠覺悟且據事直書坤滿皆可通曉而旁摺博訪亦每與時事相關因督其脫稿速付梓人以公同志題之曰勸戒近錄者錄皆耳目所及近事其間述余所述者亦斷自我生之初憶先資政公曰勿壽座石錄云無益之事勿作無益之言勿說無益之書勿讀無益之物勿食今此錄言雖淺近其非無益之書則審矣乃因書之成而先記其緣起如此其有遠近同人許為寄錄者當即廣為續編云癸卯長至退居居士撰於北東園之池上草堂

北東園筆錄初編

序

若長少習學其於制義之學讀書不多惟總角時即喜閱因果諸書一接諸目反復不可殫富其時而或為之鼓舞或有所創感恍身入其中而視觀其事者不釋既久漸覺如臨其上而質其左右偶置其書於不閱則故態復作有稍縱即逝之機信乎此心之不可無所恃而因果諸書之益人匪淺也自是隨侍游學二十年足跡幾遍天下凡所遇有所為勸戒者皆私記之初讀河間紀氏閱微筆叢記報梓於中嗣讀袁氏所輯二十一史感應錄尤服其用心之善可以雅俗共賞惟是紀氏所錄已經眾著於人彭氏所錄則其事益古似不若見聞近接者尤足以愛悚而昭信遂於肄業之暇發次成編隨時以稿呈 家大人燕定其間有得自家大人口授者有由吉甫仲二兄各脫所聞者有得自各父叔及朋輩所述者積墨既積因承嚴命先付梓人期以為寡過遵善之助亦冀年來區區初心所不能自默者非敢云著書也夫迪吉道凶福善禍淫之語著於經然特言其理耳至春秋左氏傳始備言鬼神之情狀而因果之說遂行其緒餘遂以補儒教所未及昔何尚之對宋文帝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端謹十室之邑百人持十善則百人和睦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可以垂拱致太平此言致為深切稱謂李林甫秦檜婦人諸子皆知其為大姦乃當其時枯槁編位安若泰山厲鬼搏之而不驚義士刺之而不中竟獲保首領於燼下以終一若天之厚待小人百倍於君子使後世分士轉得效尤而無所懲艾迨聞其受報泥犁又罰世世為牛為豕即十載後木石身被其殃者亦無不鼓掌稱快傳曰為惡於人誅之為惡於鬼鬼誅之在大視之初無隱顯其為誅惡則同特世人有知有不知耳此編之作固不欺望人秘之枕中尤不願人求之高閣庶幾傳觀觸目驚心其可勸者足以感人可戒者更足以警世持勸多而戒少則善善從長之心而非偏於勸而諱於戒也此謂家大人弁於卷端而後疏其大意於後廣博採高擬備為續編人之欲善教不如我夫惟大雅博學而誨正之云爾道光癸卯夏至福州梁谷長叔叔氏書

北東園筆錄初編目錄

第一卷

阿文勛公

方恪敏公

曹宗丞

吳琴海

昭勇將軍

姚文僖公

彭莊二家陸德

潘家隆德

尹文瑞公

紀文達公

余學士

吳修撰

戴吳二公

李方伯完獄

第二卷

錢侍郎

徐總戎

尊海

奉陰騰文

孝子有恨

租牛待贖

關廟靈兆

福史獲報

游山完獄

游說自欺

儀徵盜案

騙賊巧道

孝友大魁

李翁義舉

萬近遠捉鬼

顧老紹醜酒

朱西生迷二事

甘肅藩著

沈東浦遺事

第三卷

談相談命

徐侍郎

錢三元

陳三元

李元二家

太平王姓

放生

丙午科二事

白卷獲雋

俞生

至孝感神

始吉終凶

朱別駕

節孝祠

目錄

山陽大獄	江都某令
劉洪南	蔣封翁
陳侍郎	戴太守報德
支某	壽義令
第四卷	
黃海青述二事	陳海霞述二事
勸人惜字	貪吏不終
武國州事	蘇大璋
陳扶昇	佃戶行善
代寫婚書	恩福
籍人雪仇	佔墳惡報
貞女明冤	賊陸顯靈
宋龍圖	孝心領解
廖思芳	凡戲無益
祝由科	賢婦保家
慈藥得報	某先達
救人不然	大吏好報
貪酷吏善逢迎	盜會官
曹循史	清查洋數
修符	與鬼說情
與鬼構理	淫報
第五卷	
孟觀庵先生	葉官屋
陳尚書	五子登科
廖家隆德	許家隆德
官志齋徵君	陸慶雲農部
林狀元	楊光祿
貧家贈米	拾遺不遺

學生	潘封翁
祝封翁	侯解元
權字述報	某秀才
林蘭通鬼	陳行報
開墳鑿棺	
第六卷	
某太史	林翰雲先生
庸醫	天道好運
赴席後至二事	周封翁二事
枕婢欺言	貧某微言
喪心現報	賢母訓子
救魚不果	命案賄賂
廣愛錄	盜報恩
邪愛之害	林韶軒孝廉
五代同堂	明心安鏡
林長娘	好估便宜
小血食	陶文毅公

北東園筆錄續編目錄

第一卷

金文簡公

仁和孫文靖公

戴蘭恪公

阮蘭老

潘氏陰德

湯氏陰德

吳中丞

行功過格

謝淑石觀察

楊氏陰德

東恭勤公

梁文定公

金履孫文靖公

史總憲

連平顏氏

茹氏陰德

梁晉邦

大魁出孝子家

黃右原述

任竺君比部

胡尚書

第二卷

館陶令

蔡太守

俠客

借銀代償

持大士儻

溺鬼自拔

幸災樂禍

黑頭人

雷聲洋商

蛇免

趙太守

仙畫

第三卷

江南舉子

陳先生

良文有後

李封翁

持金剛經

持大悲咒

麻封翁

茲雀獲報

執務子弟

實心教學

負妻果報

故祖首述

松園平

目錄

北東園筆錄續編

目錄

二

張氏子

張南珍

臥卷燬名

雷具

顧印中

慢客招尤

請孫良法

烈袖釋冤

程大令

第四卷

冥判

富籍冤獄

孔生

段情枉法

海南一勺數事

冥游確記

某方伯

第五卷

庸師折祿

白髮婦

狀師

索債子

兒穿下棺時衣

鬼畏節婦

鬼報仇

雷經三事

京城尉

毛封翁

紀漢

冥珠

微行摘印

任幼植先生

迷管

周次立

江鐵君述四事

牛成

某太守

蘇幕

三總督

鄂縣二案

強暴橫強

慈生編

金銀氣

傳奇刑祿

閨中怨鬼

附魂劄子

雷擊先捕小婿

鬼畏孝婦

柳翁報怨

土地祠

屠太守感夢錄

佛轉化道



百牛放生	李副榜
王總戎	王縣令
徐氏陰德	窩犯
不作鴛鴦	
第六卷	
貧士世業女	潮女索恩惡報
陳宗洛	章開元
萊蕪令	馬翁
地師傳夢	匿銀喪命
侮師	湖州鈕氏
蕭齊令	彭孝廉
閻作梁	黃琴農述三事
榮遇龍	楊光祿述三事
閔鶴亭父子	洪山橋
北東園筆錄三編	目錄
三	
松師惡報	竇沒
丁封翁	廖觀察述二事
林州牧	何副榜
簪書獲報	江右劉氏陰德

北東園筆錄三編目錄	第一卷
桐城張氏陰德	杭州許氏陰德
南陽馬氏陰德	方勤農公
胡中丞	陳方伯
孫觀察	黃封翁
彭源哉宗承述二事	回煞
嗣子起家	四美
江山巨族	某廉訪
某太守	冥中重告節
不孝譴重	枉殺
閻帝戲	滿招損
漳州城隍	姚伯昂先生述二事
北東園筆錄三編	目錄
貧女報恩	神廟香火資
醫官科甲	龍溪令
刑官宿孽	妄念奪身
欠債	御孝
孝鬼草	宿冤索命
賺金贖女	解砒毒方
負債為贖	戒戲言
殺尼姑術	救難巧報
鬼畏孝子	醫地
薛二	戒食鹽
鴉片	錢學士
第三卷	
會場孽報	怨鬼鬼
托生報德	見鬼

仙桃草治傷	殺素果報
汗曉人	食糜飯
孝媳	損人益己
幼穢室中	科名前定
生日做功德	雷殛
柳州牧	黑巨川
頭脫	魔餐雙種
貞女奇遇	魂守金
妻果奇伴	滕縣吏
薛不知	
第四卷	
書記為僧	經懺不如施捨
鬼畏老儒	鬼乞仲寃
輪迴	忍辱解冤
鬼打牆	鬼評陰私
陰惡隨其報	羅氏雙節
怨鬼託空	財色
孝力	後身應誓
天誅	蝙蝠撞鐘
神抵為官	鬼知節婦
李二夫姑	牛報恩
為師惡報	一念解脫
延壽	棄經削祿
金太婆	高僧奪舍
遷葬宜慎	
第五卷	
文閣犯鬼	陳天簡
楊啟元	踐墳後報

犯淫	不敬天怒
楊祭二封君	張封君
劉巡司	不孝罪不在大
淫報	汗辱佛門
雷震責豚人	不孝極惡
厚發禍	吳元長
惡念喪身	楊宗潮
不敬宇迹二事	慢神
李寡婦	劫盜還債
陳茂才	吳天爵
甌甯黃氏	梁藝園
葉大林	鹿報
黃邦泰	葉煥金
淮陽兜案	懷集命案
第六卷	
黃壁卷述六事	
宿孽	江西某
鬼妻索命	富貴傷家
廖王木夫人	林敬堂述三事
陳露庭述二事	鬼託詐
虐婢報	茶司報恩
借軀託生	打鐵匠
羅某	火葬
欺凌孤寡	公門陰德
婦女應酬	處州城隍
鬼擄掠	一念之差
劉武生	王四
王喜	悔過





金陵不孝婦

吳探花

金陵周氏

米生案略

許司馬

北東園筆錄四編

目錄

四

北東園筆錄初編卷第一



福州蔡長撰述

阿文勤公

吾鄉伊墨卿太守東曉在刑部日以寬恕稱有後遺請教者必舉阿文成公故事告之當文成公未貴時其父阿文勤公克數方燕居文成侍立文勤仰而若有思忽顧文成曰朝廷一旦用汝為刑官治獄宜何如文成謝未替公曰固也姑言其意文成曰行法必當其罪罪一分與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使輕重公大怒罵曰是子將賊我家是當死違憲杖文成惶恐叩頭謝曰惟大人教成之不敢忘公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夫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耶且一分之罪高足問耶其後文成長刑部屢為請曹郎送之太守蓋面受其說云按文成之子那文毅公序成家大人愛知師也其長刑部日家大人以軍機會審事常到部每侍謀之頃文毅曾以此語相勸故余亦得轉聞其詳庭訓官職一以貴之宜其柱石相承解纜未艾矣又聞家大人曰乾隆年間有馮廉訪廷丞者嘗為大理寺丞大理為三法司主平反自刑部權日重大理不得舉其職馮在官於罪名出入數有舛駁多所矜恕諸

卷一

一

司皆怒過大學士劉文正公總理部務獨心善馮馮亦由刑部郎游擢至江兩按察使入 觀大學士于文襄公問馮以治獄之要馮曰天獄者愈求則愈深要在適中而止則清法兩盡文襄嘆賞其言告諸曹司以為法此與阿文勤言正可相印證也

方恪敏公

乾隆五十餘年 春巡鹽旬突有郵民犯 譯手搦兵器為危從侍衛所格立被執詰之曰真隸人 純廟震怒曰朕每年春秋兩巡累及近畿百姓困憊然兩次所免錢糧積數十萬計之亦不為少竟不足以生其感乎是始有主之者矣時總督方恪敏公觀承已於卡倫門外接 駕一聞此事頓騎進上而 乘輿已前行公疾趨伏道旁大聲呼曰臣方觀承奏明此人是保定村中一瘋子也 上聞稍回顧而 乘輿已入宮門甫 降輿即傳軍機大臣入 對 上曰頃犯罪之人據方觀承奏是一瘋子不知究竟如何軍機大臣碰頭奏曰方觀承久於直隸據所奏是瘋子自然不錯

上曰既係如此即交爾等會同刑部議設作原子辦理亦可軍機大臣碰頭請出即  
日在行帳中定案當是情原情原不知此案如何轉運乃以洛敏公片語回  
天其事雖解如雲之過太虛其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後格敏公之子勤毅公  
雖亦繼武為直隸總督 國恩家慶其原有自來矣此事將確當而相為家人大  
所述並云格敏在直隸功績甚盛此其逸事行狀誌志所不載我輩具筆之於書也

曹宗亦

曹宗亦字學內與紀文達公同充翰林院辦事曾有八九英俊與同館事名相軋  
同中諱語為院長所嫉且同挂彈章時文達公亦負時譽在危疑中不能為申雪  
為坐清閣室中與同事相款惜宗亦乃奮起拍案曰諸公以此事為真耶則數人皆  
輕薄子耳去之何足惜如灼知其枉耶則所辦何事而崇口如寒蟬乎乃邀同人詣  
院長前宗亦婉詞曰據公所聞此數人者概不蔽辜矣然公此語從何來倘白簡一  
上事下刑曹無證佐不能成獄願先示告者姓名併列章中院長沉吟久之事竟中  
止後八九人者皆通顯無如此事緣宗亦得解者而宗亦終身未嘗自言又其同  
年陳裕衡侍郎年過四十無子人有所阻格不能置宗亦倡率賈買一女送其

吳祭酒

家後舉一子侍御夫婦相繼沒有婚謀路其餘賈百計媒孽孤兒婦且旦夕不能  
自存聞者扼腕莫能為力宗亦又率眾同年仗義執詞遂婦子乃得安今已讀書成  
立矣宗亦子錫麟由翰林授侍御汝淵亦由庶常改刑部人皆謂為宗亦隱德之  
報云 按宗亦舉錫麟出朱文正公手神道碑出錢竹汀先生手此二事皆未及載  
蓋先叔祖太常公所親聞於紀文達公者錫麟為太常公乙未同年汝淵為先伯更  
雲公乙未同年其祖德亦如此也

吳祭酒

吳祭酒先生錫麟初通籍時其家適以七月秋孟蘭會事畢老僕攜雜物進內有  
供與林大士一半桌高置門外偷兒乘間竊負而去僕出求桌不得詢諸家人先生  
默坐廳事側應曰適見一人負去矣僕曰何以不呼先生曰其人已負去呼之奈若  
人何於是舉家皆驚笑先生為不事先生負德林重望此其一端小節已與青蓮  
吾家故物同一風味其後領成均者善詩詞或登鼎甲或入樞廷謂非厚德之報  
哉先生與先叔祖太常公為乙未同年家人以所聞於太常公者為余述之如此

昭勇將軍

儀儀既若堂閣老余先伯舅雲公已未座主也凡之師弟例亦稱師故家人亦稱  
弟子禮焉道光壬寅余隨侍家人寓邗上者三個月間老方 予各里居時未幾  
該余得從翁竊窺道貌因私詢家人大人云似此福慧具足一代偉人其祖德宗功不  
知若何致此家人大人曰汝未讀吾師家經室文集乎集中載吾師之封翁有昭勇將  
軍者名玉堂字琢庵以武進士起家侍衛 內廷外樞游擊乾隆初以湖北苗匪九  
漢營游擊領江漢漢州洞庭常德四營兵隨征湖南苗苗先士卒轉戰皆捷會總  
督張廣泗檄公進勦南山大營屯賊公以正兵伴攻於外而自率奇兵由間道擊  
越嶺而入遂大捷餘黨八百戶退隱南嶺糧盡出降總督慮賊詐不允公力辯其誠  
以死任之保全無算後又進勦橫城投獲勇婦數十人總督欲盡誅之公再四諫阻  
不從不得已乃請曰壯丁能執兵抗拒者戮之婦女及男十六歲以下者必宜免  
所活又無算九齡有北山周數十里向為兵民所仰給有明李指揮慶桂子孫於為  
祖傳舊地妻官勸奴幾為所奪矣公慨然入省垣力陳於大府之前曰地即慶桂地  
亦前代事今久為數萬家藉安樵牧之利一旦奪之以歸一家如數萬家何大府乃  
省悟此非武弁分內事而公能冒不韙爭之卒得挽回其利民之事類如此公身僅

姚文僖公

以游擊終今以孫貴身八座之祀府一品之封門下門生徧於天下其食報也大矣  
家大人曰兵凶器戰危事然必化凶為吉轉危為安方於國事有濟若徒以逞技邀  
功於大局毫無裨益國家為用有是舉天地為賴有是人乎昔人言軍旅之聞可濟  
者惟仁恕最為有味漢飛將軍李廣以誘殺降羌八百餘人坐是不得倭廣後以失  
道自殺至其孫陵且以降虜致強與昭勇將軍事二十餘年遠近反對天道有何不  
可知哉

姚文僖公

湖州姚秋茂先生文田為曼雲公已未同年是年元旦其同郡某夢至一官廳聞  
傳曰狀元榜出矣未門洞開兩扉衣吏擊二黃旗出旗尾各綴四字曰人心易昧天  
理難欺醒後亦不知為何語及曉鳴姚為第一人有以此夢告之者先生思之良久  
瞿然曰此先世高祖某公語也公提刑杭州時獄有二因為怨家所誣陷死罪公按  
其事無左驗將出之怨家獻二千金請必殺大辟公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得金而  
枉殺人天不容也屏不受卒出二囚於獄獄尾所書得無是歟嗚呼公庭片語而天  
聽式憑百年後卒使其雲切莫大科之報司民命者亦可以興矣後先生歷官至大



上問其故對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久吟哦閱卷時或記誦其句出而欲訪其為何人子筆則不免於洩漏矣

上合美其亦願士林頌之 張南山 蘇屏曰或疑文達公博覽濬貫何以不著書

余曰公一生精力具見於 四庫全書提要又何必更著書或又言既不著書何以

又撰小說余曰此公之深心也蓋考據論辨之書至於公而大備其書非留心學問

者之不為目而律官小說後神志怪狐說鬼之書則無人不樂觀之故公即於此

寓勸戒之意託之於小說而其書易行出之以諧談而其言易入然則如是我聞槐

西瓶志諸書其學之清敏達津之寶筏乎 按近今小說家有開勸承諸書善善

於心微字堂筆記第以熟在人口家有其書不可不讀且時代稍遠與余書異採近

事之例不合故都從舍稱也

孫春臺中丞 無如孫春臺中丞承清平叙宮保爾平之父也為諸生時入廣東布政使胡公文伯

幕中值上司以事險難相辭否險之昏明時印璽總督將擬以私造符信比叛逆律

當斬孫連書尤眾公先具私稿袖以見胡曰上商意在承襲無他志宜宜安以叛逆

坐之胡曰是皆無書且限迫安能倉卒易稿公乃出所具條之胡讀竟大喜陳於督

撫從之得活者二百餘人及公應撫廣西時安南諸大族莫不歸阮各姓相吞強入

兵先是黎氏殘吳氏而據其國其臣鄭檢尋奉之阮忠復謀鄭並運黎氏乾隆間黎

維那放開求內附時 朝廷已遣福文良王總督兩廣將議討公密陳曰黎阮相吞

嗟外夷之當開安南深憐 天威可以折葉使也文良然之未幾阮惠乘海軍自陳

公曰今夕須細斷詳代我夜直公問故則曰余輩尚善書尚復舊可望鼎甲須早

回寓以待若君書法即中式秋作外想乎語竟二人徑去不顧公怡然為代直及

日補通陝甘總督黃廷桂奏摺下則言新羅也回事公夜坐無事乃熟讀之無何

三人皆中時新羅南滿

上方欲興屯田及 廷試策問即及之公屯田策獨詳核冠場擬以第四本進 呈

上改第一桐與次之梅兩名在第十一同真知其事者咸嘆嘆越區北曰楊揚晚之

夕相衡竟不代直則無由知也回事以書法斷之其卷必不能在十本內而龍頭竟

屬桐與矣皆督每教人學吃虧至是而益信亦相衡之性度使然而福命即隨之賦

余秋室學士 余秋室學士其文采風流甲於兩浙初榜下未得館選以纂修 四庫書積勞權至

學士余少時聞其名輒以為古人後乃知家大人公輩論宗時曾及見學士嘗因問

私請曰先生書法精妙乃爾何以不得鼎元學士笑曰此我生平一故事做君問亦

將若汝記得丙戌科榜下歸班時有廣東吳某者來訪因延入吳曰君其出卷看書

耶予怪之吳曰我亦犯此罪過去歲曾大病夢入陰司自念母早寡予以遺服撫而

成立今先母年母將無依痛哭求閻王放還侍母天年王取生死簿閱之顧判官曰

彼陽壽尚未終何以勾至判官曰此人出卷看書已奪其壽壽至王命取簿則一冊

厚寸許簽書出卷看書四大字王展閱至子名子方跪迎案前叩頭哀泣因得偷目

視冊果減壽二紀予之上名即君也君名下注浙江錢塘人士午舉人丙戌狀元以

此東園筆初編

卷一

七

可謂孝子且世間不知此罪最重犯者甚多無以勸諭蓋秋之遺俾流布人世有則

改之可以自贖冀罪冊中人不至太多亦可貸壽一紀然此十二年亦須示誡刑

毋令其自適也於是判官以筆蘸子頭痛甚大呼而蘇則已死矣一晝夜矣今頂間

一疽醫亦罔效大約即判官點處也時子聞吳言方愕然痛悔者既前發符符

時正 四庫修書

詔下徵召之日也

吳修撰

先叔祖太常公應乾隆乙未 廷試卷已擬元故改吳純甫錫齡是科三鼎甲皆不

利吳方二十四歲齡年即遊探花為沈魯田清蘇亦未及散館而沒榜眼汪東序

試揭曉前一日公與諸桐與重先童梧岡鳳三皆在 西苑該放桐與應夜直忽語

國制狀元鮮外任者畢秋帆先生阮及史漁村先生致先兩人由府道游歷總督而

加官係賞花翎勳名之盛則畢公遠勝於史公未第時先由中書直軍機應庚辰會

試揭曉前一日公與諸桐與重先童梧岡鳳三皆在 西苑該放桐與應夜直忽語

身則公之貽教也大矣



以夜醉到通探却睡喝未校職即刑傳是日午門中所有應進而狀元與探花當之榜眼以未到致免後官四品以壽終又傳身身為傳其修補遺真之封翁信捐甚力工致見僧入房而生蛇兩條雲一現即作空花然不歸之因果不得也

戴吳二公

乾隆末戴文瑞公勳守及吳槐江公無光尚為軍機章京兩人適同夜直夜半忽有某省急遞指至

上已披衣閱竟宣召軍機大臣其急內監奏軍機大臣尚未到只有該夜班之軍機章京兩人已在直房候候

上詢兩人姓名即行召入以指示之並

口授機宜令即擬旨進呈兩人出遵筆如飛立具單以進曉暢周沃悉知

上嘗適軍機大臣已到齊入對

上以兩人所擬示之並詢安否咸曰甚妥於是

上感誇兩人之能命每日即隨軍機大臣入對時和坤方用事恐分已權奏曰兩人本軍機處得力之員即臣等擬擬皆出其手今可仍責成在直承辦與面承

諭旨無異若即令隨同入對則官職較卑於樞廷體制似有未協

上微哂曰汝等不過計較官職之高低朕又何難處分汝等且出即有旨諭和坤遂

不敢再奏未幾而

硃諭已下戴衛才吳能先即賞加三品頂戴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和坤為之矚

然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此之謂歟

李方伯寬獄

李許方伯廣之獄主持者法條門制府志伊澈成者徐瀚莊太守以舫左右委

諾者王呢每撫軍船隨當歡時李本可自明而徐承注意指必欲周內其事當堂

拍案呵斥聲色俱厲李不能堪遂自裁奏八

上震怒於二星使動實其李清望又著聞吾閩人又感其德政有副貢生林先天

者備載全數百人訟其免使使以 上聞獄送白漆捕成注王皆罷斥為民間人

扶之玉一生宜積不敵閩省由如無王起撫管注一力扶持而王故感注至深遂於

迎合以有此結注則自命甚高大有噴兩扇特服之意而一書造作有標為假進學

自以此案嚴名譽及特去任時書中主白竟見云 北來國集集初集一於

北來國集初集卷第一

錢南園傳

錢南園先生履真直有錄似御史為軍機章京時和坤掌軍機屢辭之弗屈也錢

幼山東是撫國奉賄賂通行極名彰著

上命和坤馳往查辦和與國素相比欲化其罪為子虛奏請與錢偕行時值冬令沿

途送溫糞送珍食凡可以結錢之歡者備極殷勤錢弟為動比至濟南以眾證確鑿

不能不據實奏覆和益銜之錢旋出為湖南監司和密囑本有大吏媒孽其短久之

不得聞蓋復滿蒙為吏撫亦與錢齟齬乃以鹽務陋規附會成獄獲錢卒於京啟

蹟南旋路過蔡市正值滿蒙押赴伏法之時雷舉與因車相摩擊而適竟若預刻其

時而巧使先生親見之者錢之文好為筆其於書云

徐德成

東魯徐廷漢總戎虎頭燕領辟易萬夫而說稜教詩居然儒將以乾隆甲寅舉

於鄉故與家大人敘文武同年誼甚篤工學案書所到名山輒有厝屋大字有徐研

園畫卷名流題詩殆編每出必以自隨惟性嗜狗肉厨中無日不烹狗如常人之餐

鵝麻所過輒有羣狗嗥之官建寧鎮時以巡閱至崇安登武夷山適日曠宿於九曲

舟中學舟被劫以供運時筋大嚼次日登天游觀甫入殿門瞥見金光一道逸休地

不捨舟舟被之起則渾身盡散如無骨者視之氣已絕矣觀中道士蔡元望曰此座

上王靈官顯威也凡食狗肉者從不敢入此殿某以大負故不敢阻耳舊傳被王靈

華海

家大人維藩英中時石塚堂先生五主紫陽書院講席每進講集余得從屏後

窺之年近八十而精神矍鑠健談豪飲常如五十許人吳人感傳其為諸生時宏

一飲名曰華海凡見洋船曲壞人心術與夫傳罪名教之書悉納其中而燒之歷

歷數十年不修蓋又不徒惜字而已乾隆庚戌以會魁職唱第一茲與政吾閩為

湖南學政應官至山東按察使未可謂報施不夫者矣至俗俚傳其偶聞事始四

劫聞見錄內有劫朱文公一疏不勝枚舉拍案大笑思欲盡購此書以付諸火乃深

指夫人假盜飾金珠請物易錢質庫編搜坊肆得三百四十餘部悉燒於華海中則

未免言失其質據此事又見沈桐城語錄中沈亦辨其不必然蓋所載蘇華傑詞話沈續祖所為與作是書者何涉小人之汙穢君子何所不可既以為偽學則亦無不可加之罪明著之正所以釋人之惑何足以病此書四庫提要稱紹翁與真樸秀皆游朱子之門其學一以朱子為宗故所論多持平又謂南渡以後諸野史足以補史傳之缺者惟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及紹翁是錄則亦甚重其書且書中所載益議二則於朱子表章甚力並無異詞則是書亦何可輕擬燬燬室先生當少壯時誠氣概樂谷或有之所謂扶翼名教者當不在此且蘇州城中一時坊肆又安得有三百四十餘部之四朝聞見錄供其搜取而偽為美談乎闕家大人曾以此事面質先生先生亦笑而不承也

奉陰牒文

家大人觀政儀曹日與歐蘇程激江先生世誦為同官先生料分最早嘗於乾隆己亥偕大興朱文正公典試告闈先外祖鄭蘇年先生出其門以故與家大人尤相為厚喜談舊事自述乾隆己酉與陳修撰初哲同典試奉中已取定二十五卷送陳復閣內某說一卷此說頗多陳欲去之以備取卷頂補忽聞鬼聲四起徐至窗外噪

卷二

尋入室擲檮極至黎明乃去陳意考院久無人居疑孤為祟亦不以為怪迨余商酌去取余不覺心動謂陳曰憶先君子時首文場三次獲高皆以正副主司意見不合抑落孫山之外由今追昔不覺感傷至此卷之此類惡亦見之甚去取原無成見第以愚念及之情不能禁或可格外錄之陳勉從所請後來錫則一村學究祝振聲也余與陳應言其故詢以有何陰陽視自陳春夏務農秋冬訓課不惟無暇為陰陽亦不知何者為陰陽固問之乃曰幼受文昌陰曆文二十八歲時每晨漱口焚香拜讀一遍今五十八歲行之已三十年不倦生平惟有此事他無所知余曰汝能讀之即能行之即此已足陰陽矣逾年八車到京見其人樸誠無文兩响如不出諸口其言或不誣也

女子有復

吳中徐少鶴侍郎頌其封翁蘭石先生本江南名下士而性尤篤孝中年獲疾不表值母病侍奉湯藥不解帶及病亟涕泣無措計惟願減己年以益母身乃刺指血寫疏焚於靈神之前求其上達母病頓痊而先生壽沒年纔五十人方稱孝子之不久年也無何少鶴以表慶甲子舉於鄉乙丑聯捷成進士榜眼及第官至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乃知孝子之不承年者天所以成其志而至性所感不旋踵而報即隨之矣相傳江南甲子闈內監試張古餘義仁孝古衣冠人告之曰今科有山東卷頭汝中之張自稱監試非闈卷者且山東之卷安得至江南意良不然次日同考某令薦一卷主司實其湖標已收之某令以卷中所引用故實多非經傳數見語為疑道張登堂預觀亦悅其博與一一為之數典卷遂定及填榜乃少鶴也某令蓋山東人云

租牛待贖

吳門董不事封翁其南觀察國華之父也觀察與家大人為素交亦昔年宦南時社舊侶復家大人官吳中復時從觀察探風問俗任來無間檢知其家世積善為鄉人所稱嘗以歲獻見農夫無力卒歲以耕牛借諸屠肆乃借義選紳士集資於城外闈一圍如所借之債買牛而牧之春作時聽本人取贖每歲活牛無算觀察旋成進士入翰林轉御史為郡守監司次子國琛亦登賢書人皆謂封翁應得此善報也按道光公未與中大水海鏡吾鄉林少樹先生適為廉訪亦以久買牛春歸贖次年農事藉以補苴遂通頌之其法蓋仿自董氏云

卷二

關廟盛祀

陶文毅公嘗言湖南有巡撫某平時收奉關帝每元且先赴關廟行香求籤問本年休咎無不應驗一年元旦或籤得十八海頭說與君之句因有戒心是年雖遭淺水平流亦必舍舟而輪杖問為候七一葉星使按臨欲舟行某不可乃以關廟籤語告之星使勉從而心不喜未幾貴州鉛廠事發有某文驅事某不承認而司關之李奴必欲扳其主人時李已受刑兩足委頓主僕方爭辨不休星使厲聲曰十八海頭之神籤驗矣李字十八也委頓於地海也據供此銀送與主人是送與君也關帝早知有此劫數公何辨焉某始悚然款服案遂定某為吾鄉大吏且有能感所措者近利耳余尚及見其人也

備史覆報

桂林龍雨川先司以孝廉為湖南知縣愛民如子感有備聲大府聞其廉能力薦之今已擢他省矣其子翰臣出瑞甲午孝廉端方獲勸生平尤好義輕財周給親友無吝色其同里閩縣陳孝廉嘗稱之謂余曰近年所交得此一人為庚子禮闈榜曉余與翰臣同報龍次日翰臣因感難訪余一見即決其非凡品蓋溫柔敦厚君子

人也數日後余出都而輪臣留京及李丑入都訪輪臣於內城自後乘車漸密心欲  
做其為人而自覺不違是年輪臣考取中書隨成進士其詩又精法本優人咸以輪  
苑相期無何竟得大魁是夏余適桂林適家大人調燕江蘇舟過長沙龍兩川來謁  
龍與余家本有世誼蓋其父與家大人同登甲寅榜者也述及客冬新淮一縣署  
中有舊學已就為廢乃捐俸重修之適縣南有一溪亦久湮塞合邑紳民鳩工濬治  
既告成而署中李工亦恰竣軍都人士未告曰故老相傳此渠若過邑中必出股元  
今此亭適同日告成請以故瑞為名而記其緣起可乎旋已公製故瑞亭扁擇日懸  
掛矣而余兒故瑞狀元之報適至不應於民間而應於縣署為民父母者有餘愧矣  
家大人謂此科名佳話不可不記也因附述於此

羅山完獄

江南河神黎東勤公世升言其鄉有村翁其子出外貿易留媳於家媳素賢日以織  
維佐炊翁坐享之無所事事每出與村人賭博負則取償於媳習以為常媳亦不較  
也一日媳小病停織語其翁曰我手力所入有限以資薪水則僅可以供博負則無  
餘翁以復可稍節賭否翁然於是日微雨飯後攜傘徑出至夜不歸媳疑之既三日  
不返媳愈疑乃向鄰里告以故甥代覓之位連日陰雨河流暴漲有隣婦來告媳  
曰頃聞河裏有一浮屍旁有破傘查在媳之媳急往視則六十許老人居然翁也乃  
呼號欲絕觀者憐之代為撈起踰險適里中有監生某虎而冠者也知媳家困貧而  
憐之外家願贖翁歸此雖許甚言於舉曰此事能不報官而遂了乎里中無應之  
者某素習刀筆乃以媳怨言過公投水鳴於官拘媳嚴詢媳不憤受刑遂延服藥遂  
定率市日其翁適自外歸仍攜舊傘沿途聞其媳將以完死亟奔法場已無及矣遂  
痛哭赴官自陳縣乃據實檢舉而以監生抵罪縣亦親職購棺有夢某媳冠冠未別  
春云已為神矣此家大人官淮海道時聞公所述如此公羅山人述此時但云其鄉  
前數年事疑即羅山縣案也

濟渡自敘

渡橋為其鴉鴉文望而有史才以嘉慶庚辰庶常中舉儀儀官聲甚著儀渡江  
赴龍潭向只小舟伴過風往住處為居派任捐貲貳二舟併儀江紅船式以濟渡人  
咸賴之丁丑六月屬以引疾赴金陵請咨即乘此舟午後抵黃天蕩暴風既作時尚  
在北岸即泊舟繫纜下旋以為萬全矣俄頃而猛風驟浪擊舟中斷舟津出江心

大溜中如苦若履履亦浮舟人僅從皆說注屠危坐艙中祝曰余造此舟濟人即  
以此舟溺恐不足以動善若有神幸返吾舟祝甫畢忽見水手及與夫五人躍入  
巨浪中竟與斷斷瞬息抵岸後下破舟始定時浪高於山一起伏可數丈舟人曰少  
緩須臾此舟與夫詢之五人咸稱躍入巨浪時各不相謀昏昏然若有人挽之者夫  
造舟濟渡非為己謀而適以自救信報施之不爽哉後屠以丁憂回籍道光初由本  
籍奉 特旨授守九江

儀儀盜案

屠琴鳴嘗語人曰善惡報如影隨形然有時出人概議之外而亦未始不在人意  
計之中記得庚午冬月儀儀任內有湖廣回空糧船夜出瓜州大江三更入儀儀境  
被盜全連夜赴舟踏勘即就本船水手究出端倪旋將水手可疑者三人帶回署中  
鞠訊遂得首從主名八人蓋即本船水手通同勾引也儀色捕獲解邑已久余到任  
後捐貲日募健兒數十輩適有要案重賞緝捕無不立破至是乃選自募者八人而  
以一家丁一捕役領之不分畛域凡糧船所過西至蕪湖太平南至蘇松杭州迄無  
所獲復折而北始於邳州宿遷沛縣濟寧先後獲四人又於直隸武清獲二人其一  
赴水逃去其一甫被縛而各糧船水手圍擁數百人力將奪犯適漕帥許秋崖先生  
至停輿查詢命軍協擊眾始散於是招解到省蘇某發督府督同首縣履審長洲  
某公忽欲改盜為竊實易供詞具稟臬司詳巡撫馳札調余督會審蓋蓋情甚重  
若誤入數人死罪未決則黑龍江之行已不可免家人咸呼余辦事太拙本來有級  
可抵雖不獲盜亦無礙今以兩年之久往返數千里重賞緝捕累至二十餘金案  
雖破及致獲盜李何余夫曰人人能似余拙天下可無患盜矣若顧慮後患吝惜捕  
費誰為 國家任事者遂赴省會審相持至一月未決同官有為余二人調停者謂  
將案情改作起意行竊臨時行強則余與長洲皆無辜分蓋起意行竊則長洲翻供  
為有因已可出數人於死罪矣余次日即以此情面陳於太府且自認原辦情節太  
過大府遂命余且回任家人復督余案情既無可疑奈何不力爭而遽就乎余夫曰  
貴盜犯到署即伏以定定罪是謂死於法今有人必欲活之而以避處分故必致之  
死是不死於法而死於心矣死於法公也死於心私也余曰罪疑惟輕今余不疑於  
案而疑於余心之介於公私也故從輕後月餘省中信來知臬司通堂欲仍以實某  
司大驚復照原招定案蓋巨盜畏官已益不能任逃國法通堂時供出實情有否或

快之否此可見檢學難已出入生而仍不能倖免也然死於法死於心二語編  
頌刑名家詳味之

騙賊巧運

家大人也 環港陽與無錫顧暗待郎奉帳接相接公餘時得暗語待郎迷其鄉  
數年前一故事云有華姓者挾三百金將買貨准海開舟過丹陽見岸上負重費一  
客呼搭船甚急華憐之令停船相待航工搖手曰此地匪人最多免為幸華固欲  
相待航工不得已迎客宿於後艙將抵丹徒客負囊出曰余為訪戚來今已近戚家  
可以行矣謝華去頃之華開箱取衣則箱中三百金盡變瓦石知為客偷換恨無  
已俄而天雨且寒風又逆舟不得進華私念金已被竊無可如何歸家將再  
作計乃呼僮工返覆許其直仍如到淮之數舟人從之順風張帆而歸過界鎮又  
見有人冒雨負行李淋漓立招呼搭船航工視之即竊銀客也急伏船內而令水手  
迎之其人本不料此船仍回天晚雨甚急不及待持行李先付水手身躍入船見華  
在焉大駭狂奔登岸失足落水眾以爲棄之遂沉華於其行囊原銀三百元與尚存  
外有珍珠百十粒價可數十金而華從此富矣

卷二

六

孝友大魁

蘇州吳松甫先生姓張名庚字卯間余隨任蘇藩與仲凡同業業師也讀書書度故  
窄小仲凡與師隔屋余則晨夕單視相親者二年有餘見其器度淳樸絕無疾言遽  
色聚談時亦間有戲語而未嘗不執於正生平無他好惟喜聚書至博資以購告常  
則手抄弗輟師本壬午舉人已且會試得勝錄自云如不中進士將來由此遠去矣  
有相士者余兄弟私叩之云貴師學問甚好而外貌不揚或可得致官耳辛卯冬師  
將計偕北上遂辭館出家人皆其行無何師之兄於歲杪物故家無餘賸又逼歲  
餘幾至不能成禮遂盡出行資以飲之而索屋租者至若困若之境無以自存  
余兄弟在善不知也師正師入署顏色慘沮余兄弟驚疑詢其故師泣然曰計偕  
已無望而館地又已解斷生計將絕可若何余亦快然時先母鄭夫人歲暮略有所  
賜俗所謂壓歲錢也余兄弟以此再助之而同室業者尚有金姑夫印輝輝林慶  
祐兩君聞之亦欣然樂從因集咸洋銀一百圓因此得行四月廿九日遂得吾師大  
魁之報其事遠聞於外吳中以爲美談余謂由困而亨理固宜然未有如師之捷如  
影響者脫使斯其所有不以飲兄難行來且捷難得未必元也甲午師以傳撰

來聞典試乙未又典試湖南丁酉遂督學學近已由大司成督學學近聞又視  
學浙江天之報施善人正未有艾矣

李翁戒舉

余隨任桂林與水部郎李孟國先生 孟過從最密孟翁之先德孟翁封公本江西  
臨川人少時極貧因嘗除夕避債族人家值其家為獻歲之供就其歲盆温火為奴  
華所斤負氣出以一被一傘謀食於粵西稍得贏餘而素性任俠隨手揮毫其所有  
後隨客輾轉至交趾市肉桂歸售於兩粵間往返數四得八千金而歸遂還太平郎  
某必素所善也見其顏色慘沮詰之泣然曰我權某縣時因公挪移庫項八千金今  
為新任所揭被撤至省行將奉革監進身家性命恐不能保耳翁曰吾所携囊中金  
適符此數君可將去無戚戚也必曰君半生辛苦始得此則素手而歸我何以  
安翁曰我無此金可圖再舉若無此金則身陷不測將有不甘言者矣竟委金於途  
疾馳而去丞得全書遂解翁歸乃改為榜頭之術不數年富甲一郡連舉大夫子十  
餘人云翁其最少者其茂林春湖先生宗知早歲成進士以翰林出身官至侍郎書  
典試吾閩督學浙江儒林丈人天下仰之

卷二

七

萬近遊視鬼

旅蘭者侍郎云吾鄉有萬近遊福者杭董滿太史之弟子性好遊術又目能視鬼神  
嘗談孟蘭會判為其師位薦之至呂詩某見太史未相與詰別後事甚悉問近作何  
狀曰吾本觀音大士座下旁童童子轉世託生遂迷本性頗增華舌之通以致不能  
還我本來幸無他故幸未墮三塗冥中亦無拘束尚能逍遙來往於風清月白時也  
萬因問陳勾山太僕近復何如曰此君勝我多矣彼故文昌宮中人生乎有善無惡  
和易近人人有寸美愛不去口有樂道人善之風身後已歸桂宮即其子孫他日亦  
貴顯吾何敢望彼哉按孟蘭辭新辭語中亦載此事未與杭陳皆同徵友富不以意  
為軒輊數十年後杭之後嗣極衰替而太僕之孫香谷桂生位至巡撫從孫翁香  
崇慶位至侍郎其曾孫善善近亦入翰林則萬之言不誣矣

顧老紹酒

吳江有顧老紹者以釀酒為業一日見酒缸中有一赤蛇心知酒已被毒飲之當  
害人而吝惜貨本不肯棄去仍與其夥嚴姓者分貯十餘甕置牆下將出售矣忽東  
雷擊酒甕盡碎無一存者而人俱無恙顧始大悔每向人言之以為伴送天誅也夫

酒糜不以他故碎而然碎之以實雷使人不疑為適然偶然而後發其微懼之隱  
酒未售入未傷此人原可以不死且必留此活口以證其事之根由又以見事雖未  
行而一念之仁已上達天聽天心之仁愛陰降之森嚴皆於一事當之亦奇矣哉  
此係計餘年前事甚近且確家大人聞之黃齋書太守而太守又聞之潘壽生屬壽  
生博學多聞即作三國志補注者家大人多採其說入三國志考證中

朱西生述二事

朱西生者廉隄在家大人幕中為余言其友華亭實任學使署中閱卷有一卷文  
甚佳而華亭手汚墨幾半學使見之不知為華所污也竟置四等某學使怒其粗  
率亦不為之割辨聽之而已後傳聞考四等者自編死密訪之則知其家甚貧藉校  
徒糊口自考四等後生徒皆散去幾不能自存遂憤憤而成短計也某自是甚悔  
後凡鄉試兩次皆有所見而皆以污卷無遂不敢復舉每語人曰此余無心造業  
無心結冤而衙根已如此當日何難一言自認為此生解免哉 又言其感管靜山  
名英者工於時文有聲厚序惟性頗放誕每為狹斜游嘉慶丙子科與余同往金陵  
鄉試三場兩舉即願倒於秦淮妓館旋得病過余十日始歸病革時余往視之慨然  
曰管英不中然以為能文者勸管英死無以為流澤者戒越日報中人果至又一  
日乃絕西生謂此非靜山所自言乃鬼神憑之而言也學業文人可以知所擇矣

甘肅藩署

甘肅藩署有大堂而無二堂大堂之後為大庭院之前即大庫每年西北各省協濟  
新疆餉銀數百萬皆由甘肅轉輸故藩庫規制之宏宏中於各直省庫前有錫子數  
十每月支庫中銀若干為錫錫糧間有深夜無故進庫門者錫必驚集其身碎其頭  
面而後已其遺明或墜地皆相戒不敢拾取相傳為守庫神能不知始自何年也家  
大人蒞任後聞老庫吏言乾隆末有方伯某值元旦朝賀早起具朝衣朝冠在大院  
登輿適有陣錫屎汚其朝冠及補服放逐至內室潛易易衣而出則階部已先至方  
伯大怒甫歸署即呼統營錫傷者百十頭復滅其種制其巢其卵越數日而案頭  
碎筆為錫銜至空中擲下既又銜其帽頂擲於客前既又銜其朝珠散委於地最後  
乃失其印大索兩日於錫巢中得之如是喧擾者月餘日而方伯遂病又踰月竟以  
賊敗家大人曰此錫屎之汚人或知其將敗而警之或乘其衰氣而弄之自非偶然  
乃不知惡懼修者與物為仇庸有勝乎又曰此錫去來無定聞我未到任之前藩

兼係伍實生廉訪兼署伍在臬署接印錫即隨印而往其留守藩庫者不過百十頭  
迨我接印之日乃全隊歸來然則不但守庫而兼守印矣

沈東甫述事

道光戊子己丑間余隨侍江蘇藩任時署中書記友為湖州沈某茂才一歲嘗述  
其族祖沈東甫先生始末一事云公嘗置履書齋中書青衣者引至一院立鏡高又  
許請公自照前生則方巾朱履非本朝衣冠方錯愕問又請照三生則烏紗紅袍玉  
帶皂靴又非儒者衣冠有蓋頭闖然入跪叩頭曰猶識老奴乎曾從公赴大同兵備  
道任者也以文卷一冊呈公問其故曰公前身有明嘉靖間姓王名秀今日青衣召  
公乃地府文信王處有大同任內五百鬼訴公請質問耳老奴記得教此五百人非  
公本意此五百人本劉七案內賊年降後又反故某總兵立意殺之以杜後患公曾  
有手書勸阻總兵不從老奴恐公忘却此書難以辨雪故袖此稿奉公耳公亦恍然  
記前世事與慰勞者再青衣請曰步行子乘輪子答頭叩之曰安有監司大員而步  
行者乎吁一與二夫甚詳板公行數里許前有宮闈中生王者先跪白鬚髮更降衣  
烏紗持文簿呼兵備道王秀進王曰且止此應先喚總兵旋有戎裝金甲者從東廂

北東國筆錄初編卷二

卷二

八公視之果某總兵舊同官也主與問答良久語不可辨隨喚公公揖王而立王殺  
劉七案五百人總兵某已承認若有書勸止吾亦知之然明朝法總兵亦受兵備  
道節制若今之不從平日懷惡可知公唯唯謝過時總兵在旁爭曰此五百人非殺  
不可者也况詐降復反不殺則又將反我為國殺之非為私殺也言未已階下黑氣  
如黑膠噴噴遠來血真不可耐五百頭拉雜如滾地奔散口露牙來噴總兵某晚公  
王拍案厲聲曰斷頭奴詐降復反事有之乎羣鬼曰有王曰然則總兵殺汝汝富又  
何晚晚羣鬼曰當日詐降者非魁數人復反者亦集魁數人餘皆脅從者何可盡殺  
且總兵意欲迎合嘉靖皇帝嚴刻之心非真為國為民也王笑曰說總兵不為民可  
也說總兵不為國不可也此事沈閣二百年總兵為事慶因公陰官不能斷公總兵心  
迹未明不能成神去法等怨氣未散又不能托生為人我想以此事狀上奏聽候玉  
帝處置惟兵備道所犯甚小且有手書勸阻為據可放還陽他生作富家女子以  
懲其弱懦之過五百鬼手持頭叩階曰惟大王命因命青衣復引公出又至鏡所呼  
曰請照今生不覺驚醒汗出如雨見家人環哭云已暈絕一晝夜矣

北東國筆錄初編卷二終

談命相法

福州梁恭辰撰述

家大人官法曾曰通金漢楊道公中丞由浙撫降為三品卿堂再降為郎郎八儀制司同官如其素精風鑑羣敬叩之公但微笑曰此自少年後擢尚且難合奉半今老眼昏花已甚敢復自欺以欺人乎家大人詰之曰君在浙撫將離任之前亦曾攬鏡自相乎公曰我明知此案既發必至失官而屢對鏡撫摩並無等微晦氣不明何故家大人曰以封疆難巨之任而忽絕重擔仍還清班豈得謂之咎徵抑亦有何晦氣然則先生之眼力仍不差矣公拱手曰足下此論甚精論我多矣足下既明此理則何必復論相且相隨心改命由心造本非一成不變之局亦何可刻舟以求吾儕但當強善以迎之居易以俟之而已持孔登溪方伯此度亦在坐觀然曰相隨心改復聞其事命由人造竊所未明願先生舉其說公曰命與相相連而及未有相佳而命晚亦未有命好而相乘者也君不聞李徵粟公衡之事乎李未達時嘗問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尚計較數文錢耶僕其人為帆船

所掃隨江死乎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為少誦咒風止得濟李再拜謝救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君貴人也遇危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又拜曰領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當安命不妄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檜即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業耳至國計民生之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操事權束手而歸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君其識之復李常述此語以戒人又山東國中丞奉憲扶乩問年壽若干此判曰不知問仙人豈有所不知判曰他人可知公則不可知修短有數常人盡其所業而已若封疆重鎮權生殺予奪之權一善政則千百萬人受其福壽可以增一政不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禍壽亦可以減此即司命之神不能預為註定何況於吾豈不聞蘇頌誤殺二人減二年壽晏師德誤殺二人減十年壽子然則年命之事公當自問不必問人矣此言皆鑿然中理與前說正相發明也

徐侍郎

平湖徐季海侍郎士芬以嘉慶己卯進士入翰林轉九列未達時借族兄士芬同應

戊寅鄉試選中檢得一包裏如為過客所遺驗其物為婦人首飾季海曰此宜守而還之意外之財勿得也其兄漫應之說謂季海曰弟但行吾當守此字信之不疑遂先行其兄即扶包裏竟去先後至省幸卷閱之說辭以對無從噴證其虛也既兄弟同入場季海文不愜意已絕望矣及填榜日其兄士芬卷已擬中乃為至季海草頭忽燭花通燭落其卷面亟拂去已焚去一角季海謂此人必有福業蓋易之或謂榜中姓名已具如何監臨曰此卻無妨可以洗補乃急取備卷易之及拆彌封則季海卷也於是取皆喜曰是直無量洗補於季海頭下添寫一分字可耳善人復報之巧如此

錢三元

本朝以三元及第者自長洲錢湘幹公肇始為諸生時初名起因 功令避明代名賢之同姓名者易名幼以孝聞其母高太夫人病篤封臂肉和藥以進應手而愈大魁後以修撰直 上書房故恭倣儻和坤當事欲羅致之堅不為奪和銜之故詩文楷法並精屢司文柄而終無由進一階和敗後始連擢至內閣學士時諸近侍黨於和者皆有所望礙公獨倚然事外特論高之 按錢之墓誌銘為石瑛堂先生

陳三元

所撰而於不入和黨大節獨遺之不知何故又叙官階以及修撰而以後開坊應至湖學曾不見亦疑筆之誤也此文今藏湖學文集中

錢湘幹而陳三元者為桂林陳達史方伯繼昌初名守欽嘗夢泥金到門乃繼昌二字語以錯記其人答云今年會狀必是此名籍而更今名桂林城外蓮珠洞有石簡下垂舊有石簡到地狀元及第之語至是石果與地接又洞中有磨屋詩刻分敬繼昌二字亦一奇也方伯為榕門相國文恭公元孫其積累之深故塔之大所不必言及第時封翁雲中翰元無猶健在寄以詩云祖宗貽福遠雲仍福至還期豈可冀好以文章勤職業求學問副科名出身早為督溫能得志從來戒滿盈有子克家寬父老康不用日慈生似此庭誰豈羅金卷之婦翁所能夢見乎 按方伯為嘉慶二十五年庚辰科會狀其 廷試策首項揚處有道光字宙字連年拾為道光元年亦可謂幾之先見者已矣庚子間余與仲凡隨侍桂林值方伯在里春城最承青眼嘗集句手書楹帖見贈云虛其心實其腹獻之子風之雅養養獲助金兄弟甚感佩之

李元二家

王封亭通政友亮語余先叔祖太常公曰國家巨富有南李北元之稱今殆無復知者余居金陵外兄羅履堂自江北歸為言泰興有李家市居人三百餘家半為李氏相傳市乃其先一家所居環居為複道每夕行報六十人蓄伶甚眾又有女樂二部雅齒韶韻服飾皆值巨萬及算或自納或贈人有修撰某得其一百方婿之姬涕泣廢除謂弗若其主家所養乃遣之此與鈕氏脈脈所載略相同余幼隨先大夫之山西平陽任廬游城外元家園中設寶座蓋康熙中嘗臨幸焉園大十里樹石池臺幽深如畫間有婢媵出窺皆吳中妝束也相傳元先世得李開所遺輻重起家康熙中長生殿傳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費銀四十餘萬他舉稱是雍正末所居火凡十七晝夜珍寶一空計余往游時元已中落規模僅存今則蕩然無入園亦鞠為茂草矣余聆之太息曰盛衰相倚天也而人事居半焉當兩家盛時不思殖德以培其後驕奢淫佚如出一途轉瞬之間漸滅殆盡今李氏尚知課子有登第官侍御者其家雖替子孫猶得藉儒業自存元氏以讀書為苦日惟聲色博飲是耽迨乎困窮束手無策盡傷短折遂致臨而此非元兄失教使然歟世人崇貨殖而薄詩書

北東園筆初編

卷三

既於此可憐然惜矣 按封亭先生為太常公所述如此太常公自述弱冠時就婚山西亦曾游平陽之元園尚可想其梗概及道光間家大人過平陽亦欲往一游倩導游者則土人以斷垣叢屋竟無足觀辭矣

太平王姓

家大人與溫朋梅學士咸鵬同官儀部中之以婚姻溫本山西太谷巨富近稍減家大人偶詢之曰山石多富族如若家者尚有幾姓學士曰余家不足言吾鄉所稱本以太平縣王姓為最相傳其先有一諸生言信行果而家極貧故讀鄰村歲暮撤館歸輒將所衣之藍衫質之典舖以資度歲新春必贖回披以上鏡歲以為常一年持藍衫往質店夥嫌其不納生具道春間必贖年例如此致查故簿自知店夥仍斥之生歎曰我若開典舖有可以濟人急者雖死亦必受當乃負氣披衫而返途中為棘刺所鈎衣破益把挈行數步忽意欲除在即此地來往頗多恐棘復鈎他人衣乃返脫衫徒手披棘林堅不可拔因於道旁樹根刺上抱根根畫而其中有空坎白全見馬檢以歸正月焚紙鏹其處以誌則坎中藏金頗多盡取之乃開小典舖於前所質舖之對門開張日仍披藍衫祀神開店前喧嘩聲出視之有人裏一死孩來當

店夥呼其入爭曰汝家主人曾親口許富心知為某舖所為乃云揚實有之欲當幾何答云一兩如要給之店夥無不怒且笑者生持入於園中掘坎埋之坎底果有皆白金也因以致富甲於通省遠近悉稱為太平王仙翁周之終身不傳子孫皆守其訓聞至今破藍衫尚存

放生

會稽陶石渠張宅高向通大善寺見鱈魚數萬陶謂張曰我欲買此放生願力不足願兄為促募眾成之何如張慨諾之自出銀一兩募眾湊成八兩盡買而放之至秋夢神告之曰汝本未得中緣放生功大得早一科放榜陶與張皆中式

丙午科二事

乾隆丙午順天鄉試有大書於卷面者曰黃四姑娘開折蓬登藍榜是科江南開中一士子於題紙下後高駁不輒題一詩於號板云芳魂飄泊已多年今日相逢疑塵前誤爾功名虧我而富初錯認是良緣跟蹤而去

白卷獲雋

向容某生博學能文好行陰德值鄉試無資得親友賸儀十餘金抵省寓東花園地藏於閣鄰舍有老嫗夫查不得已而實總者分難前夕哭甚及訊其子則多年遠出矣生惘然為帳轉作計說作其子家書言久商獲利將歸因結數暫留先寄銀十兩以資家用明發投之老嫗得銀事遂解生復借貸入闈夢有神告之曰子獲雋矣然必三場俱白乃乃妙也而竊笑荒唐題紙下方欲據管恍惚夢神呵止之曰子欲落孫山外那卷有字榜無名矣生仍不信靜坐攝思而心如廢并結以焚錄日已將夕不能成一字繼且神思困倦竟入睡鄉及覺見提筐出場者踵相接無奈何亦交卷而出閱藍榜已揭題視與己名乃勉入二三場遂坦然白道揭曉則已高標第二名正錯愕聞有飛騎馳某令札至啟視則闈稿悉具令闈名進士由無常殿外派作收卷官深以不與銜板為恨得闈題復察難禁默成三藝適接生白卷神歸解所非為將腰欲以試內廉之眼力而推想生之不再來也繼得二三場卷俱一律白藍大喜始終完其善填榜知已辱難意得甚密札以達之生指謝令笑問君何惜乃爾生以夢告聞有何陰德致此生謙言無之因問因微言場前寄銀事令探手曰是矣予代人作家書天遣予代子作場契又何謝高標施之巧如此適合之奇如此此夢中神語之不悖煩又如此一善行之所係不其重哉

俞生

江陰俞生乾隆末鄉試入頭場於初十黎明即覺其欲出鄰號生知其未離真也怪而問之色甚慘沮力詰之始告曰言之罪矣先君官游半世解組而歸彌留時呼子兄弟四人泣嚔曰吾平生無昧心事惟任某縣令時曾受賄二十金竟獲一因昨指冥司對案法當斬嗣以祖上有極福功得留一子單傳五世食祿終身吾地獄之苦已不能免倘或子孫無功名適增吾罪非孝也汝兄弟各勉為善而已言訖而瞑後兄弟相繼死惟我僅存鄉試二次志汗卷昨三更脫襪倏見先君揭號常指責曰汝既不能積德累功挽回天意違吾道嗚呼吾奔走且重獲罪隨以手械一擊燭滅碗翻遂失所在予三登藍榜不足為恨所痛先人負疚拘繫九幽行當削髮入山學自通救拔亡靈耳眾聞昨古同號陳扶青作歸山詩以送之

至孝感神

輿於詩者江都人本姓孔定南王後也初業儒不售挈其子貿易於定陶縣嘉慶癸酉教匪犯定陶與父子同奔賊及之將斫子跪而請曰幸所我勿斫我父賊復斫其父子抱父頭連呼所我斫我賊兩斫之皆頌興於營園中不知有昏曉俄見其子手足動而不能言俄見其子手捧地起而仆仆而復起然亦不能言又久之自覺喉間有一練氣蒸蒸然甚熱咳而言其子亦言初研時如有神人傳以藥許不死也父子匍匐出積屍間凡十有五日不食不飲不知痛乃並不死與面受刀割眼耳鼻各半其子殊而未絕今已歸江都飲食笑語並如恒人朱南生知止堂文集中心其事云

始吉終凶

陳楓階家書曰有某今者湖北人與余同官湖南知縣聲名甚早嘗其子秋新登己卯大魁典試廣東次子大雷亦以翰林典試廣西兄弟先後皆請假省親到湖南任所人咸豔之大夫因是亦重視其令隨權用為州牧或有疑其報應之或疑者余曰無疑也嘗聞其幕中老友云余嘗於某任內得教匪聯名册私焚之終不上聞蓋活人多矣此所以報敗復某令亦恐辟火吏廉其責於典典之旋復有堪輿家告以祖墳有水果令以穢蕪之水果空淘擇期改其南啟石門熱氣盡蒸有一紅魚躍出始悟吉穴一魚倏不知所往一魚為石壓死悔之無及某今日旋歸其無何得都中信知秋新以復軍營博而卒計其日正故時也時大雷以御史奏直隸水利事奉命馳驛往勸沿道作威福有可斥道屢之事將動堂制府以狀上聞

生此罷處其家驟逢天同此一入一家之事乃始以種德而其德如繁茂以信德而不獲令終太上之言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信哉

朱別駕

家大人陳泉山東時司刑名者紹興岑可樓老幕也為述乾隆末在平縣有一奇案云山西平陽令朱鑾者性慘刻所派之區必別造厚柙巨椽涉婦女必引入春情杖故必去其小衣以杖抵其陰使腫潰曰看渠如何接客妓之美者加酷斃其斃以刀開其兩鼻孔曰使美者不美則妓風絕矣語同冥官曰見色不動非吾冰心鐵面何能如此後以傳滿推陞此間別駕又春至在平旅店店樓封鎖其園未問故店主入曰樓中有怪歷年不敢開朱素憤曰即開何害怪聞吾處名當早自退妻子苦勸之不聽乃置妻子於別室已獨携劍乘燭登樓坐至三鼓有叩門進者白髮婦冠老人見朱長揖朱叱何怪老人曰某非怪乃此方土地神也聞貴人至此正摩怪降滅之時故喜而相迎且嚔曰少頃怪當登見但須以寶劍揮之某更相助無不投首矣朱大喜謝而道之須臾青面者白面者以次皆來朱以劍斫之皆應手而倒最後有長牙黑臉者來朱以劍擊亦呼痛而奔朱喜且自負急呼店主至告之狀時鷄已鳴

節孝祠

家人乘燭來視則橫屍滿地所殺者皆其妻妾子女也朱大呼曰鬼弄我矣一恸而絕店主報官立案後兩年余佐任平幕時曾親檢其卷閱之

山陽大獄

山左李奉直即墨人者慶成辰進士以知縣分發江蘇奉委赴山陽縣查賑至別備恩村舍廢實積考珠多浮官侵漁將據實道稟已具稿山陽令王仲漢大懼使關人包祥以多金囑李之僕李祥願拜馬腹等說其主且許重賄李堅弗從事甚急仲漢謂包祥曰此事期必濟聽汝策為之包祥還與李祥等密商於李內入既復



深遠之孝君毒發顛仆狂吼尚不即死李祥等復以腰帶扣頸懸於上作自縊狀遂  
絕淮安守王毅者本會館更有王老虎之號先以販事得伸漢金竟以中惡自縊  
報具詳述其極於家人亦無復疑者數月後有孝君同學刑翁者老諸生也一日於  
郊外見孝君儀從導引前來遂隨附至家呼家人具言受審狀且云已得請於上帝  
爾其清正強直死於民事投棧實城隍神家人痛哭環繞棺視七孔血痕猶可驗  
於是孝君之叔士璜赴控京師書達上 聞將王毅王仲漢等俱發解交軍機處會  
同刑部嚴審先是仲漢墜不承一日熱跪傷極忽乞茶飲命左右與之仲漢執茶杯  
瞪目良久遂吐實王毅亦欺服擬具奏上孝祥發年毓昌差兩凌遲處死餘皆奉市  
屠廟有御製詩三十幅制毓昌加知府銜 賜其子舉人一體會試天下聞者皆頌  
手稱快 按王毅先任德州知州時有二童子一年十二一年十三在塾中戲相難  
森為人所見兩家父兄羞憤互訟數竟問實律凡森十二歲以下無問男女皆論死  
十二歲以上僅科森罪於是十二歲童子以薄資發回十三者論如律處死獄中後  
數年十二歲者已及冠出赴試為十三歲之父兄所控阻以為彼書受汚於我子我  
子已問罪如律彼何得復玷辱序十二歲者羞不自竟自戕死其賢兩家童子當

江都某令

揚州下竹長方伯士雲云乾隆間江都某令以公事將往蘇州赴甘泉李令處作別  
面托云如本縣有屍傷相驗望代為辦理李唯唯已而聞其登舟後夜三鼓仍擬  
行李回署李令解何事探之乃有報驗屍者商家汪姓兩叔口角一叔自縊死汪有  
富名某令以為奇貨命伴屍於大廳故不即驗待其具稟議貨三十金始行行驗又  
語使主人以為囑令重勒許四十金方肯結案李令見而尤之以為太過某令曰我  
非得已適欲為兒子捐知縣故耳現在汪銀七十已即日往京師上庫署中並未  
藏一金也未幾其子果遂甘肅知縣惟河州知州因賊私擊發處斬兩縣並行充  
家產為入位某令嘗淫淫特死按此事與吾國復降某事相仿而其報更烈  
矣

劉映南

江右劉映南費於吾閩之汀州頗得利乃買舟運金歸中連被竊於泉曰懷中有  
毛某所寄二百金奈何眾為進竊者已望見矣竊者始棄匿而劉驗之狂喜曰寄  
銀好在蓋竊者棄其餘以解進者劉銀去而毛銀存也眾問失銀若干曰四百問何  
以狂喜曰寄銀在可以見吾友失銀命也眾咸嘆服是歲實利倍常時適債所失也  
此事在嘉慶六年年歲越十四年乙亥有同鄉某實於歸化者惡患病劉往收賬則  
責負人叢集店中查檢錢貨吸吸議分未決而劉責負五十金數最巨乃語眾曰病  
者尚可不死若錢貨分則病者必死是由吾輩死之也且祭香口何我所責獨多  
今若此蓋共俟明春乎眾唯唯而散某病旋愈劉回舟中逢有巨盜伺之探知空手  
歸遂去

蔣封翁

鉛山蔣通園封翁心餘太史士銓之父也精法家言以智俠自喜七歲隨其叔游  
法雲堂聽僧誦經廬下坐縣捕數人私語曰某寺僧被殺不得王名奈何蔣附耳  
語曰殺人者堂上老僧也叔呵之曰渠誦經而虛顧不在經款疑之語為捕者所聞  
竟棄僧去一訊而服十七歲出游阻風瑞洪鎮有少年同舟舟人令少年登岸再食  
再登岸蔣疑而跡之見其躡古廟大鐘下詰之則曰我南昌白龍家貧告急於河  
口某戚不遵及寄食於舟人未償其值而又阻風舟人將不余食故避此言畢泣將  
亦泣強之同舟與共食並資以金感謝歸還其家見母母為兄弟居無何能來  
曰我得弟金獲利三倍今將販贈臨安無所托母妻故來弟亦知吾父有養子曰蛟  
平素無行脫有故弟善持之言畢去踰年臨安人來曰熊某死矣餘金若干願死時  
囑曰為我報蔣君蔣陰計歸熊喪非蛟不可而蛟見余必已測乃為致臨安主人授  
部署法邊至十日始告能母母果遠嫁往已而乃蔣哭曰蛟至臨安兒散已其塊然  
在榻今舟人已負之納我園中此外不餘一錢奈何蔣慰母再三而身自往園哭視  
果走出母牽蔣痛哭曰聞臨安主人以兒金寄君君金之來固由君然貿易者與有勞  
盡折其半以活老身如何蔣夫答蛟突前說曰此事須南昌縣主明之耳蔣叱之曰  
何必南昌縣召二三鄰吏來即明也蛟即局蔣而去俄頃有雁雁者六七輩至蔣曰  
所以囑囑者受亡人托防蛟故也今母見逼不得不通明請詣國統捕而說曰白  
龍知我舟之覆處脫管鑰金鑰然裏以薄券取視管鑰注款老婦不知人而已

藩山石時臨汾令縱吏暴征民金家登山撫軍檄澤州牧佟往撫治將同往至其  
地山上人如蟻蜂張旗樹樹淘淘將于令箭先行環山呼曰撫軍如汝等皆良民  
為火迫而走持遣使君來汝汝宜各爾爾有目者視此箭山上人噤不敢語  
精下將導之入縣庭率犯法吏六人跪俸前民環庭而驚欲毆之將從旁大呼曰  
勿妄動有王法在乃榜吏至血流民權嗚拜謝去安堵如故後將以倦游家居忽聞  
終為負謀士擊獄憮然曰我不往則難不解至澤州終方缺金五千自全無理且  
老不實公聞將至為強一飯曾太守有疑獄聘將將曰若能助我即助若太守善  
張示勸募州人負刀布疋至三日而事集終行將乃行將四十六歲始娶鍾夫人  
心館捐館時猶及見心餘舉於鄉後以心餘官編修 贈如其官

陳鑑亭侍郎

嘉慶戊午吾閩鄉試過新城陳鑑亭先生觀以鹽法道在貢院頭門點名並監視搜  
檢有應試廣文某僕扶一包裏被兵弁所搜獲獻之先生時舉目駭觀咸為廣文塔  
受廣文已服膝至無人狀先生乃取包裏置於坐椅之右大聲飭兵弁曰既有懷挾  
應仔細再搜兵弁不敢違復將者及衣架重檢視乃跪稟曰無之觀察愕然曰  
此水閣筆林切編 卷三

汝既說有懷挾如何又言無之仍飭再搜如初復跪稟曰實在無之觀察目廣文曰  
既實在無之法不進去何待於是廣文領卷徑進而兵弁乃視視無一辭旁觀者皆  
暗地稱頌不置夫科舉之技檢身即代即有之然功令不得不嚴而奉行若則不可  
不存寬大之心以全 朝廷待士之體以養士子廉恥之原如觀察者可謂知政體  
矣後觀察歷躡顯秩官至倉場侍郎 按江西新城陳氏先世極寒微有在富家傭  
工者樸誠直諫為主人翁所倚任人咸稱之為陳長者厥後子孫繁昌家道大起如  
前少宗伯碩士先生用光前少司寇鍾漢先生希曾前侍御史王方先生希祖今大  
廷尉子鶴先生希恩皆鑑亭會得之廉從行也當乾隆末年吾閩窮空要發自督撫  
以全州縣無不獲咎者由吏揀發道府十六員到閩補用時撫署有老幕容精風鑑  
每於屏後伺十六員之來徧相之私語人曰新到之道府率多刻覈之才而鮮渾涵  
之度其精明而兼渾厚將來能終保令名者僅三人而已謂慶蕉園制府保李陰原  
藩伯長森及鑑亭也而鑑亭最稱仁恕云

蘇太守報德

吾鄉漢官游心水太守細書在南安在時大庾戴國先生方以幼童應縣試載本

蘇州產取攻之不釋太守與大庾令孫卓率道方親之孫亦聞人也復國先生少穎  
異蘇府試皆為標故邑人益妬之太守已於學使者前為之禱願院試日太守詣賦  
復國於輿中四鼓即同入試院學使者後亦高標舉無奈之何遂入榜未幾復國  
可守石士進士數先生踵起蘇成卒子之業復國先生臨終時囑其後人云吾家之  
興實游孫二公之賜他日當無忘報德也越數十年後游之後嗣不存無以自存  
而戴是未太守事數遺蘇州州雨下車即訪游孫二家子姪而游近居榕城值陳叙  
齋侍御功里居為之介紹履履其田廬並延師謀其孫曾賢之薪水籌畫備至一  
時傳為佳話家大人曾作報德歌以美之

文集

鎮江鹽商支姓者其家雖貧而富而好禮余隨侍家大人寓居邗上時鎮梅溪泳  
主其家蓋鎮江揚州各有一宅余與梅溪為忘年交數相往來於揚州宅因識文見  
其詩讀其萬絕無家高習氣時英英警報屢至鎮江紳富多先期避避秀民乘機擄  
搶者不絕於途支家方擇日令婦女帶輿重將為江西之行有秀民百十人約佈日  
擄門劫之支於首途日始聞其事欲討官彈壓已弗及矣有之徒三百餘人懷臂登  
北東園筆錄初編 卷三

嘉義令

道光十二年臺灣保鮮之亂大抵為貪酷吏所激而成有嘉義令某者聞變逃入民  
舍適堂後有空棺遂卧其中賊至見虛無人已相乘去有一賊以大便急獨留後某  
合以為賊去盡又驚問已久微慮呵欠聲為賊所覺奔至前賊遂返開棺將某曳  
出橫加榜掠令其將某索得賊若干遂索供明渡虛移時然後刺刃於腹馬不知者  
方以為不屈被難也時三山詩社以此命題家大人有句云國難堪疑頑民罪豈有  
甘心舉母家可謂婉而諷矣

北東園筆錄初編卷三終



武岡州事

武岡州周某家衣食稍足而族丁寡居舒暢而大族之中是年歲荒冬寒舒姓有乞兒凍死於外距周宅半里餘周夜臥不知天明舒來見之乃歸約匪徒以人命圖賴周懼始金五十兩求息十六人共分之前一班去後一班又來人數愈眾須銀愈多非數百金不辦周無奈往請關聖像並州城二即神像供於郊外上疏禱之眾始懼而散過數日分金諸人內有一人忽顯狂自來周門跪拜曰我只分得銀若干但願汝明中去暗中曰云每日拜三次數日而死一人繼之拜祝如前連死七人餘九人懼願退還原金求周代懺悔周不敢允而十六人盡死矣此乾隆丁未年事

蘇大璋

乾隆間有諸生蘇大璋者治易有聲夢天榜中式第十一名偶與同鄉友言之友起妬心訴於州謂蘇有闖節預知名次乞究治及填榜時郡守在座第十一名果習易者乃以狀白監臨試官俱曰設如所言何以自解擬以他備卷易之議既定折彌封則自備卷而中式者蘇大璋由中式而抑置者即所訴之友也一堂咋舌士論快之

陳扶昇

湖北陳扶昇者黃州府巨族也通族有一祖山俗呼蛇穴其實乃水木蘆鞭之龍直來橫受穴閃一旁而祖墳皆在盡頭所以不發時扶昇方為父營墓本房卑弱族人逞強不容其占穴不得已乃在橫窩定穴乃怡得真龍墓後生六子皆聰明岸與少年科第各得顯官宅中收婢如雲奈家法不整凡僕婦之有姿者恒用以伴宿事相獻媚習以為常及其生子仍為奴僕所有後有數家逃至江南易姓改名竟得大貴而扶昇之嫡派僅一傳即衰雖訪知其事轉畏勢不敢往認只說奴婢發達而不知為陳氏之正支也長沙賈中孚曰此事余所親見吾鄉中如陳氏者亦不知凡幾當其內亂之日未嘗不自鳴得意知其受害如此之深哉夫人情莫不欲後嗣之顯榮豈肯將大富大貴之子孫平白斷送與他姓所以然者私慾蔽之而利害未明早若早有覺悟而不通身汗下者非人也昔年衡山有譚姓者由縣官罷職而歸日享田園之樂一日收租見莊戶之婦甚美以言調之不願再適之即走避私告其姑姑曰似此富貴之家謀其風水猶恐不得今來就你有何吃虧而反不從從耶婦曰恐夫知見責耳姑曰我先為你言之可無慮也越日譚復調之使欣然相就譚大喜是夜

入房而婦適至將解衣就寢乃問之曰我前再三相調你決意不許今一言甫出而遽相從何前難而後易乎婦乃告以受姑之教云譚大體悟因假託出使遂夜遁去後譚連生數子皆顯達今尚孫曾蔚然不負此所謂臨坡勒馬撒手懸崖也觀此知富貴之家尤宜保重真種一失永不歸還縱有顯親揚名之子孫徒誤認他人為父祖吉地之靈秀潛移正支之嗣續寔替身後之追封不及祠廟之祭享讓入父不能認其子子不能識其父而當局者反以為樂不亦大可笑哉

佃戶行善

有佃戶錢益者其主人因謀佔鄰田不遂心生毒計益以稗子撒鄰田中益謂其妻曰竟撒則害人不撤則遂王命將奈何妻曰何不以蒸熟稗子代之益遂如法行其王卷之見已撒而止而鄰田毫無所損後益生子登進士第夫妻皆受封借老焉

代為雄書

甯波葛觀察為諸生時每赴學過路旁一廟必揖而去神託夢於廟祝曰葛狀元過此必揖我起立不安其為我築一屏於門願祝將鳩工復夢曰無庸葛代人寫雄書已削其科名矣葛里有妻者葛得其一全而代為之也葛聞廟祝言為力完其夫婦後登鄉榜官至監司而止

恩某

恩某者以滿洲文舉人選山東某縣頗有幹才而行同無賴署中治事之暇即鳩合僮僕差役等大開賭局呼盧喝采晝夜不絕聲其長女已及笄常一騎一僕出遊不知所往夜亦不歸恩不能禁亦不過問也故匪馬進忠之輩本多附會所積累至數十人恩為承審官將定案株累者率不肯畫供詰其故曰畫即研頭豈有不知恩諭之曰但畫我保汝不研頭眾皆曰太爺哄我恩曰我若哄汝汝索我命眾諾之翼日皆駢戮矣家人在東寨任檢馬索恩其冤於是日恩勸恩旋權任去不果至鍾書亭詳為此撫始因案去之犬受挾制且與其妻日持刀伺於途鍾至簡出以避之後因京控上命天秋潭閣老往鞫之始定發遣途中為羣鬼所扼死其妻子流落不知所終

籍人雪仇

泗州某生游粵之瓊州府寓僧舍中先有一客在焉詢知為江西劉某與新太守

有舊因新太守未至暫寓以候偶題詩壁上字跡恍惚泗州生頗有悔才之意遂之  
小酌相見恨晚因與展夕晤對唱和甚歡未幾新太守已下車僕劉往謁謝去  
疑其衣敝履穿羞願千謁即假冠履僕從德惠其行至午後去而復述其故慘然  
曰旬日來深感知遇之厚屢欲告恐驟驟聞而事難免濟尚須盡力成全不敢不  
陳心腹余之訪太守實欲雪仇耳太守前因往候府希余為之備貨備禮復登為  
之捐復既得官案使余往理索則頓遭白眼不但不承前欠且以惡言相逐使我  
進退無路瘠死他鄉數年來屢欲得而甘心奈渠出則吏胥為之排讓入則門丞戶  
尉為之呵禁君若肯俯作抽豐客試往一拜余當藏身廟中但得進宅門即無阻  
矣泗州生大為不平既而驚曰然則若其鬼矣劉曰然試於燈前月下驗之時已薄  
暮即東燭相照照無影泗州生大懼枯坐神喪無一言劉慰之曰勿怖日來蒙惠  
垂青孤魂藉以不餒願復求仗鼎力豈敢崇君良久稍神定許以所求明日如其語  
遂謁片刻即出次日忽喧傳太守暴疾終矣泗州生恐洩前事構備他而去而劉亦  
不知所之

估墳惡報

北東國華初編

五

有卜葬者信地師之言以古墳為吉穴合數塚之地鋤而平之葬其朽骨瘞其父母  
謂陶朱之富可操券致也居貨海船貿於東洋忽遇風落港數年始得出澤而返初  
去年餘其家人忽見其倉皇夜歸曰我在海被盜劫貨不能返因亦在海為盜劫殺  
多人今事敗伴逃聞被執者已供我姓名里址飛檄拘卷屬可逃自為計俱死無益  
也揮淚而窺合家震駭一夜星散次日鄰人怪其日午不開門推之乃虛掩呼之無  
一人不明其故地方具稟有司檢其什物為造冊封之親族疑慮無敢出為理者復  
此人旋里見屋閉官封詢之鄰人告以久違乃至官請給還產物官轉語以全家夜  
逃之故遂鄰族環保所挾贊已耗盡所領回之產已破壞不堪什物失其十之七八  
矣兩年後過鎮江遇其妻為人備極乃述其故流離亡去之子女尚不知所之有知  
其估墳者為人言之鬼報之惡毒如此

貞女明冤

乾隆辛亥春京師德勝門外一老人僱車往南城未至而死御者赴官報驗日暮未  
及檢命里甲二人守之更深冷甚守者各覓火向燒既歸屍烏有矣惟罪計無所出  
有數者曰吾見僻處厝一棺已被挖可偷其屍代之遂往發烏黑夜間不復審視每

連將屍置驗所明日官來檢驗則女尸也項有死痕共相驗得嚴勒守者迫於刑  
遂吐實查拘屍主至嚴訊之蓋西人某姓女其父娶一後婦婦本有夫以貧故偽為  
尼媒而賣之以度生某貪其色娶焉前夫以親故時相往來某妻每出必覓日或  
越夕不返其前夫得以友好如初久之為女所窺懼發其私謀並汚之與女婉商不  
允至夜強劫之女號咷百端婦計無所施適其父以索適赴通州須十日方歸遂共  
扼殺以滅口比某歸結以暴病死亦弗究也至是鞠得其情以二人抵罪顧老人之  
屍烏有也適索弗獲姑擊車夫與里甲以待忽一日有老人言於官曰前日所失之  
屍即吾也吾夙有疾疾冷則發發則如死至中夜醒見黑暗無人意御者棄我而去  
耳暗中尋路自返孰意與此大獄哉官出車夫及里甲驗之確並釋之索乃結噫此  
天之不欲淫兇漏網柳貞魂飛魄魄假手於人以自明其冤歟

城隍顯靈

吾郡城隍廟本屏山地層索而上形勢巍峩香火最盛余周歷各者所見廟貌無此  
壯觀也少聞前田縣有王監生一案王素豪橫見田鄰張地田五畝欲取成方造偽  
契賄縣令某斷為已有張姬無奈何以田與之而中心甚憤日罵其門王不能堪買  
囑僕人毆殺張姬召其子視之即執以鳴官誣為子殺其母果證確鑿子不勝毒刑  
遂訴伏祈請 王命登時凌遲矣總督蘇昌聞而疑之以為子殺不孝毆母當及其  
家不當在山野間且通體鱗傷子毆母必不至此乃檄福州泉州二知府會鞠於省  
中城隍廟兩知府各有成見仍照前擬定罪其子受柳將出廟門大呼曰城隍爺  
我家奇冤極枉而神全不靈鑿何以享人間血食哉語畢西廟突然傾倒當事者猶  
以廟柱素朽不甚介意及牽出最下一層廟門則兩泥塑皂隸忽移而前以兩棍夾  
又之人不能過於是觀者大嘩兩知府亦悚然重加研訊始白其子冤而王監生伏  
法城隍之香火從此益盛而頭門兩皂隸前進香者亦不絕此先祖資政公自擊其  
事為家大人述之云

北東國華初編

卷四

六

同時仙游縣亦有王監生一案時縣令為嘉興宋某素性方嚴以包老自命某村有  
王監生者姦佃戶之妻而嫌其本夫在家乃賄縣令者告其夫以在家流年不利必  
遠遊他方庶免於厄本夫信之告王監生王遂借之資本令貿易四川三年不歸村  
人遂喧傳某佃戶被王監生謀死矣宋素聞此語欲雪其冤一日過某村有飽風起

宋龍圖

同前

於前而送之欲從井中出道人淘井得男子尸信為某佃立拘王監生與某佃妻  
藏刑詰訊俱自認謀害本夫遂置之於法邑人稱為宋龍園演成戲本沿村揮唱又  
一年某佃自四川歸甫入城見戲臺上演王監生事就觀之方知其妻業已寃死  
時天物旋控於省城臬司某為之申理宋知縣以故勘平人致死抵罪佃人為之  
辨曰賤姦夫殺本夫真龍園變做龍園奇言民牧須詳慎莫恃官清膽氣粗此家  
大人讀書仙遊書院時聞邑諸生所述蓋乾隆四十年間事

孝心領解

袁簡齋先生新齋語中載袁文達公典試福建心奇解元之文榜發後急欲一見重  
坐公解開門外喧嚷聲問之則新解元與公家人為門包角口公心薄之而疑其貪  
葉道家人索詐立刻傳見其人面目語言皆粗鄙無可取心悶問因告方伯某悔取  
士之失方伯云公不言某不敢說放榜前一日某夢文昌關帝與孔子同坐朱衣者  
持稿建題名錄來關帝覽云此第一人平生作惡武斷何以作解頭文昌云渠官  
階甚大因無行已刑盡然某好勇喜鬪一聞母喝即止念此尚屬孝心姑與一解不  
久當令歸矣關帝尚怒而孔子無言此亦奇事某幾某亡按袁文達公係乾隆已  
未進士於丁卯典試湖北壬申典試江南庚午典試浙江癸酉復典試浙江己卯復  
典試江南丙戌遂為會試總裁並無典試吾閩之事此所載有歧誤然其事則均可  
動可成矣

廖思芳

廖都轉以獲救匪首犯劉之協功由葉縣知縣權鎮江知府又擢兩淮鹽運使嘗  
時手擒劉之協者實都轉之子思芳勇聲聞天下既獲思以奇功自見而所行多莽  
鹵嘉慶癸酉教匪林清之變其黨李文成起河南臨潯縣事定以次駢戮而諸大頭  
司中有所謂祝現劉第五者六人皆逸去 上通飭各直省捕拿許以重賞廖思芳  
乃據其間每出必從數騎一日路經某縣日暮而作憊道旁店中故有偉男子口  
條齊音祖坐露其膝有刀箭藏思方震駭迫視之腰懸鐵刀急出呼騎上奴兜槍之  
問其名曰劉第五遂送縣定讞已解刑部而曲阜孔氏言諸 朝慶所獲者乃孔氏  
莊農劉第五非教匪大頭劉第五也 上怒集廷臣鞠之知孔氏言於是釋劉第  
五而下思芳於獄却轉亦罷職去未幾思芳復死獄中家人曰當日都中與論劉  
劉運協之獲實出廖思芳而思芳又實係得自他人之手其人將部斷故不敢歸功

思芳而都轉自尸之思若憤不能平日夜思之乃釀為劉第五之舉乖氣致成此之  
謂歟

凡戲無益

廖思芳誤擒劉第五之案初至部時士大夫日以此為談柄一日恭值 上躬耕籍  
田 祭先農壇甫畢 駕詣其殿殿小憩更衣公卿百官皆候於望耕臺下時刑  
部已訊出劉第五是曲阜孔氏莊農尚未具奏眾官齊向大司寇韓桂輪先生詳問  
原委通諸城劉信芳先生與德州盧南石先生並立桂輪先生戲謂二人曰都是汝  
山東人不好劉未及答盧曰劉都是他姓劉的不好劉應聲曰都是汝第五的不  
好 盧曰五東中常 眾皆大笑其聲譁然時 上已出具服殿似有所聞前引侍衛飛  
趨前來以手麾之眾始味息聞糾儀御史致列彈章以事涉德州有力阻之者乃止  
否則聖史議者恐不乏人矣是日家大人亦在壇監禮目擊其事退為余兄弟輩述  
之且曰凡戲無益矧咫尺 天威乎錄之亦足為好誡者戒也

祝由科

趙甌北與陳玉亭 同負軍機兩人皆少年暇輒手搏相戲玉亭有力每握甌北  
手輒痛不可忍甌北受侮屢矣時思所以報之一日在 園明園直廬取梳一梳梳  
玉亭曰吾閉目相擊若觸吾梳而傷非吾罪也蓋甌北自謂閉目則玉亭必不敢冒  
險來犯而玉亭又意冒險來甌北必不敢以梳擊也忽聞梳端掃突一聲玉亭已血  
滿面將斃矣急以湯灌之始甌北大驚悔立呼車送之入城是日散直急騎馬往  
視甌北面直門而馬忽跳躍甌北遂跌仆地死去半刻方醒乃先回宅將息明日始  
往見玉亭玉亭故無恙後兩家奴子互相議論始知甌北之跌即玉亭所為玉亭楚  
入蓋習祝由科能以傷移於人也凡戲無益此則不但無益而且有損矣

賢婦保家

周才美以刻薄起家為子娶婦初入門即付以斗斛秤尺等物各兩件諭行入多出  
少之法婦怪之即涕泣求去曰前所為有違天道後代必有不肖子破家人謂妻所  
生妾不受也才美悟曰然則改之何如婦問用此幾年矣曰二十餘歲婦曰必欲留  
妾請反用二十餘年以償昔日欺詐之數才美諾之復生二子皆登第此婦既賢且  
智以巾幗而能為幹蠱之事洵女丈夫哉

施藥得報

廣西陳桂榜 余丁酉同年也。余於榜後即對桂林省觀。故三次計偕皆由瀟湘泛  
洞庭至汴梁渡河北上。每跌及洞庭。桂榜輒怦怦然色變。或笑其膽怯。曰非但膽怯  
幾乎膽碎。幸有天道也。因述前數年隨其叔由河南歸路過洞庭。因風不利。而泊同  
泊船不下數百。適有流民小舟十數隻。舟中人多死於病。桂榜舟中帶有藥丸。如  
指之投之。輒效。於是求藥者不一而足。後藥所剩無幾。有不能通給之勢。其叔曰藥  
原所以救人。新而不與。非義也。乃傾所有給之。計救活者已數十人。次早風轉。各舟不  
約同開。波浪掀天。四望無際。及傍晚。離湘陰尚有十餘里。風忽息。眾心稍定。而船戶  
則惴惴然謂恐其轉風也。勉強趨行。約離口岸不及半里。而逆風已起。俄風力漸猛。  
兼以船大。招風不能擺進。不得已約眾水手及全船人。由小舟登岸。用雙條大繩牽  
之。船戶囑桂榜將舵推定。勿令偏向。眾甫登岸。而颶風怒發。船一起伏。約高丈餘。人  
力難施。竟有飄至中流之勢。正在倉皇。忽聞山後一蕪人喊曰。快來相救。七八十人  
隨繩而泗。一吶喊。閩船已收口。眾方慶再生。詢之。即昨日之流民也。蓋流民船小。  
未起風時早已到岸。此若有神使之者。救人即所以自救。良不誣也。

某先達

北東國華初編

卷四

九

某先達者。家素封。角州時。即聯姻富室。其專人慷慨好施。聲其所積。臨終時。惟以  
陰德遺公。公因其入洋後。借貸為娶婦計。而富翁嫌婿貧。陰背盟。而以青衣易之。青  
衣固端莊婉婉。公無由知其偽也。後往岳家。里中無賴子。率以婢婿相相。揄公密叩  
諸婦。婦直告焉。先是公嘗夢至一所。朱閣碧瓦。迴異人間。有數女。即共編一錦袍。問  
之曰。新科狀元。服錦袍。袖間朱書二字。乃己姓名。禮後願自負。及知娶婢。甚念  
他年富貴。必欲改絃。一夕仍夢至前所。刺繡女。即漢不相顧。視錦袍。問字。模糊將成。  
急問其故。女即漫應曰。此子近萌一棄妻念。上帝命易他人耳。置然驚覺。深自悔。屬  
自此琴瑟。蓋謂誓言。信老不數年。而大魁天下。游學封圻。

救人不然

閩縣陳成仙。元戊辰進士。進山東。既已。縣陳本。素士。縱情詩酒。又不善理財。遂以  
計與去官。短交倉庫。正歌至萬八千餘金。應擬大辟。已收入府獄。中道。光五年。家大  
人陳阜山。左與陳為素交。日思所以解脫之。濟南府鍾雲亭。拜為陳。及同年。家大  
人與之極力。搦搦。其數至壹萬。以贖實。虧九千餘金。若能限內完繳。便可免罪。且  
准捐復原官。而妙手空空。別無計策。時方伯為訪。適堂。而新。無軍。為陳。心中

丞。中。手。繼。鐘。為。濟。南。府。者。為。家。大。人。同。年。楊。某。舉。元。中。丞。方。伯。皆。與。陳。厚。而。楊。制  
陳。之。姻。也。數。人。同。心。極。力。為。之。卸。是。通。津。縣。缺。出。金。商。接。手。之。人。家。大。人。乃。詳。請。撫  
藩。稱。署。一。令。其。於。半。年。內。補。苴。臨。邑。虧。數。紳。縣。為。通。者。第一。優。缺。於。本。人。亮。無。所  
難。而。陳。得。大。受。其。益。且。帶。項。不。至。欠。虛。一。舉。而。三。善。兼。眾。皆。以。為。至。妥。適。中。永。選。一  
某。令。並。面。告。之。故。某。令。極。口。擔。承。揚。家。大。人。及。諸。上。官。亦。無。不。再。三。稱。揚。之。並。無。難  
色。無。何。而。家。大。人。權。益。漸。滿。近。堂。權。漕。師。楊。某。奉。回。奉。安。任。陳。中。丞。卒。於。山。東。某。令  
已。蒞。任。半。年。餘。見。應。讓。之。上。官。無。一。在。眼。前。者。頗。翻。前。說。一。毫。不。拔。陳。遂。以。限。滿。無  
完。照。例。擬。罪。卒。於。府。獄。同。官。知。此。事。者。皆。為。不。平。而。無。如。之。何。也。未。幾。而。難。縣。以。逃  
犯。故。將。某。令。奏。參。革。職。逃。犯。本。不。必。卸。去。官。蓋。上。官。聞。陳。事。惡。其。虛。詐。故。因。案。去。之  
耳。端。年。某。令。始。捐。復。改。發。南。省。過。蘇。州。藩。署。修。謁。家。大。人。徵。及。前。事。某。令。羞。數。滿。面  
至。不。能。置。一。辭。云。

大吏好殺

吾。閩。乾。隆。末。虧。空。之。案。發。於。福。州。將。軍。魁。倫。司。章。奏。者。為。吾。郡。林。樾。亭。先。生。裔。產。士  
林。者。宿。也。時。聞。有。吏。治。極。嚴。倉。庫。皆。空。魁。倫。鎮。閩。日。久。盡。知。其。詳。而。先。生。文。筆。既。雄  
數。陳。詳。盡。奏。八。大。動。上。聽。立。校。魁。倫。為。閩。督。使。窮。治。其。事。遂。成。大。獄。喻。年。魁。倫。以  
丁。憂。回。京。先。生。亦。赴。部。謁。選。見。故。太。傅。朱。文。正。公。先。生。本。文。正。公。高。足。公。於。其。末。謁  
私。叩。之。曰。魁。某。與。大。獄。汝。何。不。阻。之。先。生。曰。勸。之。不。從。奈。何。彼。謂。窮。空。於。理。應。辦。不  
料。清。查。之。決。裂。至。此。耳。公。曰。汝。代。人。捉。刀。固。不。得。已。若。魁。某。之。好。殺。斷。無。好。結。局。且  
靜。觀。之。時。樾。亭。先。生。在。內。城。主。魁。倫。家。在。外。城。主。先。叔。祖。太。常。公。家。此。語。親。為。家。大  
人。述。之。無。何。魁。倫。授。四。川。總。督。以。致。匪。偷。渡。嘉。陵。江。夫。機。伏。法。樾。亭。先。生。時。直。選。四  
川。彭。縣。江。津。被。殺。被。殺。葬。於。西。陲。邊。外。

貪酷吏善遊說

嘉。慶。初。有。進。士。作。令。吾。閩。者。貪。與。酷。兼。而。才。復。足。以。濟。之。初。任。晉。江。縣。適。大。吏。以。巡  
閱。境。距。縣。高。數。十。里。即。有。村。閭。民。婦。提。筐。跪。道。左。者。問。其。何。以。知。我。來。則。曰。小  
民。那。知。有。大。人。過。此。昨。聞。本。縣。官。將。到。官。愛。我。等。若。子。又。素。不。受。賄。賂。計。惟。田。園。中  
所有。蔬。菜。可。藉。以。秋。芹。忱。今。適。過。大。人。因。思。縣。有。好。官。皆。出。自。大。人。之。賜。理。應。先。獻  
大。人。後。再。補。送。縣。官。也。大。吏。笑。領。之。如。是。者。絡。繹。數。十。起。乃。志。令。隨。輿。至。城。中。須。臾  
及。至。行。館。見。某。令。大。獎。異。之。因。尊。所。以。賞。提。督。則。某。令。已。代。備。銀。牌。百。面。隨。傳。命

分給之各世聲雷動而去夫史又大稱快而不知皆此令所預為之也不數月即復  
及防同知為吾閩第一優缺茲任之日通報一命案有本轄富紳指即者因起這  
園亭親督工匠自坐一園椅旁置燈火以供吸食鴉片煙之用俄一匠亦携烟筒  
向燈吹火富紳叱之甚厲匠負氣去乘僕從不在側携斧劈其背立斃匠亦旋被執  
送官自認不諱即收禁牌示明日早堂聽審而夜遣人語匠令供指使者翼日匠供  
主人之妾某氏截拘某妾晚堂聽審某家急使客以為金路得免復使人語匠曰某  
妾不肯到官恐指使別有人明日覆訊富紳供又越日覆供事出某妾而其意實起  
於其妻截拘某妾則復使客加賂萬金遂定蓋受某南三日已乾沒二萬金而於  
案情並無出入於是人皆畏其貪酷而亦厚服其才大吏孟賢之故權守泉州後屢  
緣事復遞降為令蓋歷任所為率類此終至輾轉職有所任幹僕陰記其前後所  
入不下五十萬金皆隨手散去罷廢之後兩目旋轉兩子皆納貨為郡丞者亦相繼  
而亡遂至貧無以自存竟僦俗所謂人財兩空者此令之謂矣 同時有苗  
田令者漢軍人亦工逢迎值某大吏過境午憩於江驛館前山水本佳而臨江  
風景尤好驛館中一樓最擅溪山之勝某大吏頗喜吟詠因即某成七言截句一首  
北東園筆錄初編 卷四 十一

書紙粘壁而去越旬餘旋即復想此樓見壁上有墨搨山水一橫幅結構頗佳幅左  
有詩款就視之即前所作截句也適某令進謁大加稱讚並詢墨搨如有餘紙擬帶  
數幅回省垣以分始知好則早已搨成二百幅精裝成隨船重發行矣於是大吏  
復稱謝不已握手鄭重而去後有與權慶缺出已擬題權某令聞其暮辛而止某令  
揮金如土自奉極奢而身後欠負累累同寅極力襄助僅得歸去近有吾鄉公卓為  
某官帶信物至京親交某令宅中者則所居極瀝僅一妾妾應門而已

盜骨官  
有盜夜入某家露刃脅之曰吾與若均盜也以盜得盜物不得謂之盜吾之盜得  
財而已不必殺人若之盜常殺人以得財與吾執贖耶夫盜之罪必死吾知之而乃  
冒死為之徒以貧故不得已出此計所歷若干家所犯若干案殺若所為曾未及半  
而徒獲盜名甚無謂也今獨取若貨吾可以歸置買田向倘為善人不猶勝若之終  
身為盜乎其匪千金徑去某令大懼不敢泄其事其鄰有微聞之者傳播於眾如  
此此江南某縣嘉慶初年事

曹備吏

曹備吏  
曹備吏河南解元寶應朱文定公及陳恭甫編修所取士也作令吾閩有備聲為  
吾鄉近來第一廉能之吏軍閩縣時值新廉訪蒞任故事閩縣與侯官分辦署中  
器侯官費至洋銀千圓而曹以百圓了之司閩者不納且毀其器之半曹乃懷器單  
及各碗式親呈於廉訪曰以大人上下人等計之無論侯官所辦若干即卑職此一  
單已足敷廚房茶竈之用今為閩人毀其半亦願補行送入若必米多且積只有取  
之於民非卑職所敢出也廉訪無如之何轉獎慰之一日於途中遇兩人爭辨執而  
問之其一人曰某拾得銀一封約重五十兩持歸家呈母母曰銀數太多倘此人急  
需此項失之恐有他變亟應守其地而歸之某因到此守候果遇此人尋至即以原  
銀還之其人熟視許久曰尚有五十兩汝應一併還我蓋其人即欲藉此詐也曹  
詰失銀者曰汝所失銀實是百兩半曰然又語得銀者曰某所失係百兩與此不符  
此乃他人所失今其人不來汝姑取之復詰失銀者曰汝所失之百金少頃當有人  
送還可仍在此候之其拾銀者待銀竟去失銀者嗒然不能復置一辭遂中圓觀者  
咸稱快曹之斷獄明決類如此曹面貌枯槁而少鬚眉相者謂其終身無子今五旬  
外已舉一子且擢淡末同知論者謂廉明之報云

清查浮數  
乾隆末年吾閩窮空業發州縣伏法者二十餘人藩司以驚怖死某司以完殺七命  
為人舉發時南擢陝藩已起行復奉部文送回正法道府俱被職總督任拉納巡撫  
浦霖並連問入京

修符  
家大人陳集山左時考陳源書院有海陽修生者文頗佳其姓因詢家世則讀  
純廟震怒廷訊日施大刑越日即押赴市曹時伍兩目耿耿猶能左右視浦右腿已  
夾斷橫卧車中奄奄一息矣此家大人公事在京時所目擊也當日總理清查局者  
為田方伯鳳儀天性峻刻勾稽出入皆就現虧為斷又以迫促了事就中慮慮抵  
者皆未及詳慎分清撤局後總計庫款乃浮出數十萬金而死者不可復生矣有古  
田令塔倫位者由滿州文舉人出身官聲本好虧項皆有款可抵當時未及查出遂  
擬杖決人尤冤之方伯旋以丁艱歸已過山嶺將上江山船忽見船頭約有官衙  
燈七八對最前一對上書古田縣正堂字可辨心訝此間員何以送出浙界又何由  
復入我船及登舟乃並無一人問之僕從亦無所見由是得心疾營營以死

修符



書舊家其父修符者曾中解元並迷其父來者赴試時逢夫婦二人携幼子哭甚哀結之則將鬻子以償富家債者修乃計其數頗豐與之及入闈題為孔子於鄉黨句屬思未就忽夢一老人告之曰此題若作兩鄉黨必元驚覺即以宋魯分股出闈後過一人泥首於地視之即將鬻子人也堅請過其家甫入門見壁懸繪像與夢中老人宛然無二詢之為其父遺像也榜發果首選按此事已載先夫父天池公書香堂筆記中家人近復錄入制藝彙話憶張揚菴先生曾云鄉黨自是昌平闕里然禮儒行為云某少居魯衣履被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則宋魯並稱鄉黨非無據也

與鬼說情

浙江某科有溫州某生在號舍中遇女鬼索命甚急鄰舍生頗勇膽畧往詰其故某生弗能語鬼附某生代應曰我本無邪念彼百般挑我正與目成夫所見大遭詬辱實未受污也彼不但不為辯反以風流自命故作得意之狀使我無以自明遂成短計鄰生曰此人誠可惡但能容我一言否鬼曰我自索命彼自抵命與君何干鄰生曰我平生專喜解冤釋恨凡事總求有益於人鬼之情狀與人當不懸殊徒

卷四

十三

以抵命為快又何益乎鬼曰然則君將何以處我鄰生曰汝有子否鬼曰我有一子今年十八又問彼有子否則曰彼有一女已及笄矣鄰生曰今我令彼將女許汝為媳汝願從否則曰此固所願但此人無良難保其不翻悔此次若放他去則再遇又不知何時耳鄰生慨然曰我願以一家保此事如有翻悔汝即向我索命可也鬼沉吟良久曰姑從君命切勿食言鄰重而去某生頓起鄰生告之故遂滿口應承惟恐鬼之復至也是夜鄰生甫就眠即夢前鬼來謝曰蒙君為妾調停此事已連神聽彼生本應此科中式今已移與君我特來賀但一出闈即當急了此事勿因循也三場甫畢鄰生即昇至兩家各送題未數日之間遂成吉禮未幾榜榜而鄰生已高標矣蓋鄰生素在溫州各屬辦理刑幕亦微聞有此事而未得其端倪今既力為擔承如果翻悔不難以訪索竟其欺耳此事為郭道清比部所述時比部方隨任浙中也

與鬼講理

鬼之情狀與人無殊可以情動亦可以理遣也浙江某科有趙生應鄉試既入闈飯後假寐一婦人揭簾入曰誤矣非某人也言畢倏隱趙生默記其姓名時點名尚未竟趙乃倚疏口柵欄適人詢問趙過一人與所記姓名相符語以故且訊其出入初

不省憶久之復聞婦人年貌衣飾趙以所見對其人乃曰果此人吾弗懼矣曩吾家有一與夫甚信為妻所制曰彼既非弟孰敢一日見與夫被毆面再怒斥之曰汝夫網不振一至於此彼毆汝汝獨不能毆彼乎與夫以一言激動遂毆其妻其妻大恚以為天下之大無有妻毆其夫而已今乃反是此天下之大毒也哭誓終日至夜而自縊此婦可謂至愚極悍倒行逆施者矣吾持公論以斥其夫並非迫此婦以自縊乃欲執是以警我天豈容之手於是同疏士子聞之共起為文向空焚之剖說其理使悟而自去且曰若再夜出為祟當同詣明遠樓祈請關帝押汝入無間地獄也是夜竟寂然

淫報

楊雪樵光祿慶祥在山左潘任聞其幕賓云每歲春山進香時士女往來如織有男女二人於半山僻處苟合旋為人撞見方思逸去而下體已離為一欲強分之即痛不可忍既而觀者愈眾有識其為某處人者告其家往視之則嫂叔也其家人急以被果二人并回活埋之夫人生一舉一動皆有鬼神覺觀況名山顯赫之區而敢不顧倫常肆行淫穢得不受此惡報乎

卷四

十四

北東園筆錄初編卷四終

五編本先生

公卿數十年來紳者以重望實足為國人士矜式者莫如益菴公也。公掌教龍峰八年，家人又諸伯叔父皆從受業，公家世寒微，封翁某充藩署茶役而醜謹有士風，祖傳成說之訓奉行惟謹，兼勤其儉，偶多信從之者，若中燕客，厨下宰殺無數，封翁心遠避不但不思見，並不思聞，其方伯聞而喜之，亦以此化導其家人為之減，絕無數封翁知公善讀書，如意后讓之公，每往友人家會文，輒不待哺而畢，鄉試揭其門，並囑以入，毋使某知，恐後文忠後公自知之，每會文輒不待哺而畢，鄉試揭榜日封翁隨官入內，願結生辭，元名不覺大笑，泉官詢知即其子乃各起立拱賀，先送之出，公聯捷成進士入翰林，改吏部典試，粵西督學，川中封翁尚健在，甫報政選朝印已養歸不出，子若孫皆聯翩舉於鄉，公守先志至今，合族猶以殺生為戒云。

道尤年開有修輯福建通志之舉，所有書中體例局中經費悉歸陳恭甫編修主持，前志有儒林道學三門，益沿宋史之例，同人擬仍其舊，編修謂儒林可以包道學，不必設立道學之名，較然則之時，家人請假里居，語同人曰：道學莫盛於宋，亦莫盛於明，此在他史可無而在宋史則應有，在他志可無而在閩志則應有，不可刪也。眾皆然之，編修曰：然則本朝何人可稱道學家？大人曰：如瓶菴先生者，優人之矣。眾爭執無異詞，編修不能奪也。

葉宮詹

乾隆間吾鄉葉數卷宮詹，觀國以儒林丈人屢司文柄，廉勤盡職，至老不衰，督漢學時請城劉文止公適奉使至見公喜曰：吾見館閣諸君一出學，左無不面豐體胖，今若如此清瘦，半為枝士清勤，半為官廚冷淡，不愧為吾門下士矣。在粵西時值乙酉，葉校之期有某生為巨公稱校權要人，手書詳詳相托，得書立楚之，不置一辭，榜出其人竟不與，因屬翁然按試各郡約來丁役，無額外賡費，比任滿代者以地方供應，事雖成，大業竟獲重輝，撫臣勅奏學臣某按臨之處，就前任學臣葉某多派人夫至七百餘名，在安慶時年近七十，大有老性繁多，而無一篇不過目，晝夜技閱盡屏，僕從准留一幼僮在身，後揮扇風扇，怒滅燈，竊取火，宮詹每閱必捧大几，將卷居中央，取者置左，不取者置右，當滅燈項宮詹以兩手各壓兩邊卷上，乃暗中有一

陳尚書

卷飛塵左手之背及燈至覆閱之，則未過日之卷，其文實不佳，乃將此卷另行比林，偏示幕客，而不言其故，於是幕中驚以為神，平生凡四任學政，皆絕風清心安，理得四十歲始始連舉大夫子七人，長與三皆以德行有成，均四與五皆以舉人入批，知縣二與六與七並成進士，二以榜下知縣分發廣東六與七皆入翰林，海出為監司，郡守孫數十人，皆由翰林歷吏部出為監司者，其成進士舉人拔貢者尚指不勝屈，吾郡管轄之成一時莫之與京也，同時合郡出為學政者不一人，而清操篤望則惟宮詹與龍庵吏部為伯仲之間，吏部督學四川時，總督某廣納苞苴，值月再啟公手書撥職為說，不受公以已著雙說為言，仍不受，且云並非整善，他處送者悉不收，不能不一律相待，公即日携一椅坐總督頭門外，凡各屬有送身儀者悉為簿錄，而卻之曰：大人並不收禮，我送微物，且不收，何況所屬有混行饋賂者，我必立揭部，科凡堅坐三日而去，於是總督亦為所息，至今蜀人能道其詳，蓋非公之壁立萬仞，不能如此，同時有督學某者，雖滿載而歸，不數年即罄盡則等之自節無幾矣。

陳望城

陳望城高書若，本吾閩盛族，世居閩縣之螺洲，江流環抱，沙土華滋，生其間者每多巨人長德，而公尤為傑出，數歷中外數十年，皆以樸誠結主知，以仁恕身人，望書語人曰：吾儕生當盛世，偏分供職，有何奇才異能，惟能以人事君則收效自遠，又曰：吾儕治獄不能惟明，違云充允，惟念唐虞之世，以兇舟為君以舉陶為刑官，而一則曰罪疑惟輕，再則曰甯失不經，則其不敢自信可知，而寬嚴之間必有道矣。當陳果楚莊時，勸辦秋錄，以失出十五案為部臣所指駁，奏入上謂陳若霖刑部老手，何至失出十五案之多，坐降四品頂戴，拔去花翎，或有以此請公者，公曰：此我平生第一心安理得事，君何尤焉？掌刑部日尤以汲引人才為務，鼓舞作興，無一人不樂為之用者，近年刑曹中推能手其外任司道，掌封折紳，紳有聲者皆出公央袋中也。吾鄉俗傳老於刑部者，解能保全終始，而後人亦多不振，今公進退以禮，克永終譽，享高年，其次子景亮，在兵部為長威所倚，任又中庚子南元三子景曾以拔貢作合山西孫承寬亦登己亥鄉薦，皆有蓋燕日上之勢，則公之食報可知矣。又聞公早年困於童試，至二十八歲之春，尚應歲試，仍不售，乃決意輟業，為商結伴同往蘇州，販布已登舟矣，螺洲距省城三十里，而運舟至洪山橋必小泊，通此則長行矣。值連日大風不能解纜，忽見岸上急足到為公適家信云：昨學報

牌示即於日內趕辦科考... 皆促之曰亦不難乃數人挽之上岸... 已快快入城旬日間遂入洋... 林散館改刑部補缺即丁憂歸家... 訥不喜趨承在刑部時惟日坐... 初伏法其僕劉亮者已擬遣戍... 林散館改刑部補缺即丁憂歸家... 訥不喜趨承在刑部時惟日坐... 初伏法其僕劉亮者已擬遣戍... 林散館改刑部補缺即丁憂歸家... 訥不喜趨承在刑部時惟日坐... 初伏法其僕劉亮者已擬遣戍...

卷五

奏兵事通解於是合看上下無不知有福建陳老翁者附錄之以見公之通事謀... 有蓋於公家又如此也 望坡尚書亦常勸人惜字每言其無錫同平願式度... 覆閣時夢見一人來索卷大書一惜字而去竟而忘之題紙下三番據筆立就及... 真又自嫌首卷太短場後意殊不憚及神贊竟中會元始悟卷中惜字乃其封翁... 於惜字之報其族人皆異口同聲也 望坡尚書撰撰時其夫人卒於官署令長子... 景福扶視歸闕瀕行帶一副沙木身板為公所見觸之曰汝帶此回去何用景福... 龍對公笑曰以汝身分不配用此自然是為我預備且問汝真以為我為龍於里第... 子果爾則如天之福吾蘭木材亦不惡何必多求如當於替撫任所則又何難得... 一美字乎因舉一故事諭之曰昔有張翁最精心計年六十時自備一棺旋嫌其材... 太薄訪有貧家治長倉卒不及辦棺者借與用之約還歸但索加厚一寸以為利息... 如是展轉數次居然棺厚九尺蓋廂房內一夕鄰家火起沿及廂房急入扛取其棺... 業已被焚忙投之水塘中大破燒起創之依然可用但尺寸之薄亦依然如前張... 翁乃歎曰此我命中祇應得薄棺也夫棺之厚薄尚有定數又何必費無數之貲求... 美材於萬里之外乎聞者皆服其達觀

五子登科

福州曹震奉刺史 順泰 以進士官州牧其祖木寒儒嘗與戚屬某姓爭墳地故曹... 物事辨其決將斷諸官而某成頗有方預製墓碑先一夜遷諸地次日官至掘得墓... 碑遂知曾起棺改葬曹曾隨亦聞其計無如何也後歷數十年兩家之科名任官皆... 相埒風水之說固不謬矣今則某氏之顯者漸替其子孫亦家冢冢則繼起之書... 香齋或長子元基乙未舉人次子元炳己丑進士三子元海壬午進士廣西學政四... 子元堂戊戌進士現官主事五子元澄辛卯舉人魏麗泉中丞製五子登科扁柱其... 闕而孫光榮旋登庚子進士科名之盛一時莫之與京可知人不忠為人所欺而但... 求為天所佑耳又聞曹氏自刺史之父又暨公 戚叔已歷三代百有餘年抑亦好... 生之報歟

廖氏陰德

閩縣廖氏積有陰德先母鄭夫人常稱之先母為廖家之表姪女故知之最悉每談... 舊事述廖氏兄弟之父廖稱廖太翁者曾於臺灣充都署吏書於某年私焚海盜案... 一册蓋活人以干計生平又最敬惜字紙每自背一籃於窮街僻巷檢之其受污穢... 不違者手亦必捨回洗淨焚化行之數十年不傳蓋文人學士之所難者其累代... 侍婢去甚寬恕恒及時遣嫁凡俗所為試柱回門之禮昏不廢人間之曰婢女亦女... 也忍與視乎其厚德又如此皆乾嘉間事先母所目親者彼時廖家尚未發祥今... 則兄弟相繼而登科第長鴻翔嘉慶戊寅舉人廣東知縣次鴻禧道光乙酉舉人次... 鴻也嘉慶丁丑進士江南同知次鴻藻嘉慶己巳進士江西糧道次鴻基己巳榜眼... 現官尚書鴻苞字竹臣鴻藻字慎軒鴻基字鉅夫三人皆由翰林出身亦近代所希... 有矣

卷五

許氏陰德

侯官許隆坪進士 德樹 自述其先代末籍晉江其曾祖母鄭孀入湖北巡撫魚門先... 生任婦女也巡撫罷官留修湖北有垣孀人捐田產衣飾得白金二百餘斤助工... 費巡撫因得歸還孀子女復父居侯官而棄其田廬之在晉江者盡與夫之兄弟泉... 州守義之書門曰巾幗君子而家日貧偶念族中有男女二人流落吳興者力措金... 寄贖之值其純積已數日與子端木 崇 乾隆己卯舉人山西翼城知縣孫維之... 乾隆辛卯舉人廣東陸豐知縣皆以治諸相壇有備陸豐君尤潤道好地也

姑其氏質生二女，將嗣之惠收為己女。時君家已有五女矣，又某氏姓有二女，因貧將質為婢，公復攜歸代為撫養，梅椿皆家，皆能成立。時城中稱文貴者，心惟許氏，曾孫錫齡，先成進士，入翰林，蔭坪亦成進士。又慶湖，金卿，蔭家大人，與蔭坪少同安業於蘇州，先生之門，癸卯回福州，訪蔭坪，則蔭坪之兩子兩孫，皆方以秀才應鄉試，書香之盛，同輩所僅見也。

百志齋徵君

侯官百志齋徵君，世以忠厚稱，復負官節。志齋公，其父警官者，數月復竭，貴庶以授代者，家遂破。志齋既質甚，而善事其親，從朱梅崖先生受作文法，乾隆己亥科，大興太傅，朱文正公典試，從卷中拔置第六名，文尤有先正典對，自是皆議者不敢鼓其喙。既試，禮部不第，歸公為貽書，閩中富貴代謀館，當事知某邑書院，師未及，以告志齋，志齋曰：去歲主是席者，吾同學友某，倘聲彼與我實不願為密事，復改善某邑，志齋曰：適聞求為某席者，吾中表兄弟也，昔弗果就，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兵汪中丞，檢志齋質諸黃，少年皆被取，而獨舉志齋以應士論，愈然志齋。

卷五

百志齋農部

福州鹽商惟蔭姓能世其家，自露蔭農部龍光為總商，其名益盛。農部之父啟源翁，知通本以忠厚起家，崇善好施，農部承家訓，又雄於財，故數十年來，陽施良行之感，為百國獨有。乾隆庚子冬，農部方計偕北行，翁既厚給之貲，俾得沿途周濟，窮乏辛丑春，適有引見官，遼京者，翁復兌寄三千金，函諭翁，翁存貯，俟發榜後，以分各鄉之親，罷者農部遵行，惟謹。於是吾鄉下第舉子，無一留滯他鄉者。農部即於是科登進士，選庶常，散館，改戶部京曹，多清苦，惟戶部所入較優，農部亦留以資京察之資者，不足則捐貲以濟同鄉之竭，退及與計借者，多館於農部宅中，值鄉官某，有違於通負，將以身殉者，傾囊助之立解，其元以丁憂歸，遂不復出，時鹽政日敗，農部

左提右挈，所代承謀，願不下數十萬金。農部以一身肩之，推惠內外，凡鯨寒獨貧，若無以嫁娶，飲理者，族咸之待，以舉火者，士子之赴省試，程部者，往往無半面之識，而莫不遂所求，以去。有侯官令某，以虧空千更議，並非素交，卒登門求助，慨諾之，某獲復官，又嘗增置書院，書舍，整修洪山橋，建東街文昌祠，新鼓山湧泉寺，乙卯之賑，徹丁丑之濬，河皆賴備輸，以某其賢，即偶亦稱贊於人，非盡有餘而施，不倦人皆知之，嘗語人曰：吾豈以財為德哉？視吾義所在而從之而已，必俟有餘而後散焉，則為善無日矣。有子十五人，皆相繼登秀孝之科，其孫輩至今登賢書者，亦不絕。農部晚年無他嗜好，惟曰喜為葉子戲，或談其荒於家政，然教子必以義方，嘗持射州魏敬果公之訓曰：敗家子有二等，故蕩賭博，論奢淫，佚祖父之貨，產敗其家門者，此愚頑不讀書之人為之，妨賢病國，貪賄肥家，辱祖父之名，節敗其家世者，此聰明讀書之人為之，二者交譏，故知保貨產者，尤宜受台器，又嘗誦關西張子西銘之語曰：當肯福澤，射厚吾之生，使之為善也，然則農部之所學可想矣。

林狀元

吾閩前明鼎甲最盛，三百年中，登狀元者十一人，榜眼十二人，探花十八人，本朝百餘年來，得榜眼，乾隆間有，四眼開狀元，宋之謙，時節允庭，故元趙秀山，曾吳劍虹，文榮林，育國枝，春相繼登榜，眼，金銷大魁，可拭目俟，而謙球王，文端公適以修撰來視，閩學，遂應其語，直至嘉慶己巳，廖鈺夫，公復登榜，眼，而狀元仍虛無人焉。道光丙申，林勿邨，始得大魁，河東夫，冠英，亦同登榜，眼，勿邨，故充冊封琉球正使，加一品服，科名盛事，萃集一時，余謂狀元在他省不足為奇，而在吾閩則為二百年來破天荒之舉，勿邨家世，余所未詳，而里鄰噴噴，其令祖封翁某，一轍事則發祥流慶，有自來矣。因亟記之，封翁某，嘗游踪路過南臺之中亭街，見路旁魚貨店中，置一客，勢欲學，觀客至，哀求不得，脫窘不可言，封翁詰知因索償，又負，詢其數，則銀洋四十元，封翁慨然曰：我身適有洋銀四十餘元，可以代充，此欠，即出銀付之，奉驛解客，德之甚，詳問封翁姓，里居，及其子孫名字，歸家，製一長生牌，記之，稱曰：恩公如是者，二三十年，至勿邨，登第，此客尚在，乃造廬，敬賀，時封翁已逝，諸其祖堂泣拜，並揚其事於眾，蓋至是，勿邨始自知其始末，隱德之報，信不誣歟。

楊光祿

楊雪樵光祿，嘉慶甲子登鄉薦，至庚辰始成進士，是年以公車過蘇州，因過川資社。



翁傳封 尤疎財仗義濟人之急感黨中無不誠其思者善為人排難解紛無誇試與不識有來質者輒相悅以解近有人自四川來者相傳為蜀中某縣城隍今浦中祝氏子姓繁盛管轄不絕其源有自來兵同時有李子駿明經新元者樂善好施為里黨所推服道光四年邑中荒歉常自囊數千金任鄰省買米回浦減價出糶所全活甚多近亦聞其為廣東大埔縣城隍李典祝為世觀子駿又與家大人善因並錄之

張解元 浦城張涉考廉魁祖墓為江山黃姓所佔已倒指棄骸矣後合族中子姓控於郡郡伯趙某受黃賄勒張誣服張堅不從至刑失腿量絕不少悔時值辛酉鄉試張未赴省應試郡伯不肯巧人再三請勉從之曰看他到省中解元去是科吾聞主考為姚文德公至八月杪尚未得元一日睡中聞堂前履聲索索又聞啞聲聲起跡之實無人時同考官皆披衣起因筋谷履檢落卷有同考官丁曰恭者是夜夢有人偷其印心甚惡之丁每閱卷錄取者必盜用道心惟微小印為識適得張卷講中有道心惟微語大笑曰此殆即偷印之微乎急為之姚一展視即大激賞先將張卷別錄一紙編示同人曰此我擬作乞諸君子正之諸同人曰若得似此精理名言真堪慶

榜矣姚乃出袖中張卷示之即曰定元揭曉後郡伯以事罷去亦得真於是浦中人皆稱張為孝子未幾而張之從弟某依之子某相繼登鄉薦皆當日同在松庭受感赫者也此事姚文德公為張之封翁作身序曾述及之而夢魁廷書皆曾在南浦書院定業於家大人者故得聞其詳如此

惜字述報 余侍居浦城倡為惜字之舉凡檢拾焚化諸冗務悉讓建航茂才海力任之日與檢拾備工相交不憚煩也遂航本居福州携其子校讀於浦城一日其子得狂疾跳而出夜行依依幾為路鬼所擄檢有拾字備素藏之時夜已深乃掖之入粵山道院而使人通知道院道院引歸疾亦尋愈當日尋覓者皆注力於城外漢邊而不知其近在市廛之內向使不遇此備恐當夜即有變故向使此備與建航父子不相習則亦未必即引之使歸會曰此惜字之功也事方始始而已有食其報者可以勸矣按惜字局中有司事孟姓者其人向不讀書而偏知惜字自言十許歲時即沿途拾取樂此不疲每年於所檢字紙中輒有所得或銀錢或首飾數雖不多而貧家則不無少補一年於小除日合計本年所無所得亦不以為意次日除夕值各家掃除之

某秀才 破紙沿街堆積孟耐心尋檢果有字紙持歸審視則中有錢票一紙載錢五千文云

浦城某生頗有文名書法亦秀整又精星命之學風度恬雅言辭婉暢前已侯周爵廷凡拜使侍之周政尚猛待士尤嚴而獨與某生厚出入無禁言聽計從合邑為之側目又與某富翁善某生之父本名宿某翁曾受業其門近又延某生課其二子故情誼尤篤外事惟某生之言是聽凡田產交接悉付某生主持某生家本亦貧至是而漸裕妻語亦漸起某翁雖聞之弗較也既而乾沒之實跡日漸露某生不自安辭館出復移家於遠鄉以避讖詛所積既多乃就宅邊開一典舖仍函乞某翁仗助某翁慨贈以千金未幾病卒獨留之際函以手囑付某妻持往某翁家未即喪費語有所扶某翁仍以三百金遺之自是兩家不相往來而某生負某翁之名遂播於人口矣論年所開典舖忽遭回祿延及所居志歸一爐數子皆不才流落至無以自存其妻旋自縊先一日告人曰我昨夜夢至一官府見吾夫裸身囚首跪於庭隅我問其何以至是則曰生前所為種種惡孽至此皆破露夫復何言合邑之人咸謂報應之顯無逾此者或又云某生鄉居日九無利不繼有所善某監生家有餘資自負其

相必貴而囑某生以星命合之某生叩以必貴之故則曰我有陰相於囊中有一黑痣此外人所不知也某生因與所私鄉婦言之婦歸聲稱與監生有舊好今貧無食願依監生為妻監生愕然謂從未識面何得相識則以私痣為證監生語塞某生乃出為調停以六百金與鄉婦而某生陰分其半監生旋悟漏言之故遂與絕交某生嘗自推星命謂當得六十二歲以血疾終乃於五十二歲暴患血淋遽卒蓋亦多行不義陰奪其算歟

林蘭遇鬼 孟瓶菴先生云吾鄉乾隆己亥鄉試首場有三怪事其一一人首場交卷舉忽發狂出棘園入市中遇人輒搏擊其一一人甫領卷入號舍忽狂呼曰我只能是星辭使人相攻治胡強我作八股藝為尤異者推字號泉州某生日將夕人呼疾趨出號舍號單四五人挽之不可得但呼曰免法五年今始獲免汝汝不得他去既乃奔出庭中監臨命以水沃之如故奔跳躍不可制因縛之守於二門內門關乃移於貢院宿廳目直視其兩手與鬼搏蓋腫余兒子與鄰說親見之歸以告余且曰大人舊稿中不有癸酉筆記乎余曰閱二十餘年已失之矣因憶癸酉第二場余亦坐推字號甫入號

統軍相與偏談微怪之次日將出就軍曰昨欲告官人恐驚懼也首場有外郡人已完卷忽據案舉卷危坐若枝聞狀者某視其神色有異曰卷已完可以出矣不應則漢墨自圍其文訖尋又塗勾之愈益怒則指案批破之奮然出若有驅之者此非鬼為祟而何夫作不善者方自謂無人知覺幸免刑誅而孰知其冥之中乃於大廷廣取顯示其報可畏也或曰故事凡貢院啟門時主者先召鬼入故恩怨之報尤顯異云按召鬼之說歷來相傳如此京城貢院明遠樓四角高插藍旗聞亦係為召鬼而設而余隨任粵西值家大人三次監臨鄉闈並未聞有召鬼之舉豈違者獨不行乎然歷來場中舉報之事則層見叠出亦與他省無殊也

陳衍根

晉江陳衍根太常大升為諸生日里中有婦陳衍根者夫出獨居中夜暴死太常廉知為不從某甲連骨也語其夫若鳴諸官吾當為爾具狀其夫懦以無左驗不能行復語諸衍根外家則已受某甲賂矣太常忿甚久之至福州告於分司某某亦以事久不能為力也信太常語書火烈冰清四字扁送其家尋甲衣紳試應舉首題為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春寬信敏惠太常素愛莫不喜作理題搆思甚苦

北東園筆錄初編

卷五

十一

越日晨起見有揭其說舍廉者一婦人衣藍布襖曰吾陳衍根也難卷不覺文思沛然足年中式

開墳鑿棺

近日浦城開墳鑿棺之案層見叠出然皆不開男棺而開女棺則女棺多厚殮之故也浦俗殮其婦女雖貧家亦必附銀器首飾富家則金珠寶玉充身矣伯兄之繼嫂沒於浦為伯兄請家大人視合殮守平日家誠全銀器毫不入棺外人傳為笑柄以為如此門第而薄待亡人如是家大人憐其愚嘆其妄曾作厚殮說一首其稍有挽救而浦人之省悟者仍寥寥也聞近年有數月之聞報控鑿棺至數十案者邑令其憤然曰誰叫汝作孽以致此乎置之不理控者無奈之何又聞近有舊家子某者其祖父昔者廉至某而家計日蹙無以自存憶其母殮時尚有銀器附棺乃託言墓中有水應速葬遂開墓鑿棺取其首飾數事而將遺骸大焚聞者皆不忍言未幾而某暴亡其家遂絕嗚呼天理絕矣人事又焉得不絕哉家大人厚殮說曰客有詢於余曰州縣惠盜而其禍莫烈於斯棺比年此案叠出巨紳富戶尤端端焉何以止之余曰惟禮可以止之或迂其言余曉之曰死者必殮禮也古字殮本作斂取斂首

足形而已今會典及禮禮並載官員喪禮越日小殮三品以上舍用小珠玉五七品以上用金玉屑五又云加殮衣三品以上五綉履三綉二品以上三綉履二綉一六品以下二綉履一綉一過此則輪制而特禮夫珠玉而云小金玉而云屑但取容口可知其言殮衣至七品以下而言舍但稱七品以上其以下之不得用舍可知合之用尚有利也其肯如今之金銀壓首珠玉周身乎聞比年破業者率傳女棺不及男棺然則以厚殮而括蓋亦彰彰明矣而凡子孫之殮其親父母之殮其子女家長之殮其卑幼猶必曰甯厚而無薄是名為愛之適所以戕之無益於死者之毫末而貽之以身後之灾剝膚之慘存于孫為不孝在父母家長為不仁而推其原則由於不合禮而已故吾曰惟禮可以止之夫循禮自可以消患於無形不循禮其禍即極於不孝不仁而無以自解然則仁人孝子可不知所變計哉按家大人寓居浦城手撰俾真說細詳厚殮說三篇皆此邦積憤頹風不憚大聲疾呼以期家喻戶曉而厚殮說尤為切要惟望勸回一家即免一家之禍勸回一人即免一人之愆苦口婆心非可以尋常文字視之也因謹附錄於此

北東園筆錄初編

卷五

十二

北東園筆錄初編卷五終

福州吳恭辰撰述

某太史

乾隆本并吾鄉某孝廉留京過夏去康家小原以年少登科解衣美負燕窩吟嘯  
 習以為常凡九上公車而家計遂落第居多所稱貸或暮歲負者盈門考廉素於惜  
 顏面計無所之竟自縊於兩樓所救而蘇時同鄉官及同公車者咸往慰視有某太  
 史與孝廉行徑正同往來素密亦隨康至乃贈一語及退語人曰此某欲自縊告  
 海耳何以救為之適所以苦之矣家皆怪其持論之乖迥數月而某太史亦自縊  
 康救之不蘇時家大人在京日擊其事先叔祖太常公曰論此事孝廉原可以不死  
 而某太史之為此言則其心已早死孔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次之此孝廉所  
 以更生而太史所以不救也然太史本翩翩佳公子又已登清華之選衣帽開雅筆  
 研精良幽不似以非命死者而竟如此此吾鄉士大夫之耻宜速之良也家大人曰  
 此中必有因果特人有知有不知耳近日士大夫可驚可愕之事有甚於此者自李  
 許衡方伯崩其端而王少華廉訪繼之某監司又繼之某運使又繼之某學政又繼  
 之甚之以狀元而不免此以宰相而不免此二十餘年之間此事乃層見叠出論者  
 率謂其人之命運使然非必盡關因果其然當其然乎

林先生

林翰雲先生中乾隆中寅榜副車故於家大人亦有同年之誼後以甲子舉人大  
 挑二等歸時家大人陳景山左遊留署中授余兄弟輩讀工時文善講賞騰者志成  
 惟體過怯尤懼雷一聞就號聲即神色俱變獨坐室內默燒而已若在個人廣眾之  
 場則必跳往空處立眾詰其故笑曰我三十歲以前尚不至如此之懼一日由福州  
 至連江坐一舟同舟者十餘人中有父子二人相語者繼子聲益厲其父遽走後  
 翰避之尚岷岷不休同舟者相怒以目忽一聲霹靂從桅下擊其子立斃屍為之  
 斷舟旋轉浪中幾覆時余已驚絕去半响始醒自是膽為之碎其所以必跳立空處  
 者尚恐為人帶累耳

庸醫

先外祖蘇耳先生卧病時醫者日數人皆庸手有鄭姓者其名最盛而其技實最庸  
 每與眾醫互相標榜商立醫業遂月餘日而先生病遂深適陳修園邑侯念祖新

歸家大人自往庭之偏視者方嘆曰昔此等庸醫所誤而於鄭所立醫案尤切哉批  
 其後云市醫位倘大抵相同越日泉響至聞陳所批皆氣沮難言曰陳某何以呼我  
 輩為市醫聞者莫不匿笑而先生卒不起不驗耳此數醫亦相繼殞時既而市醫  
 先生云又有某姓者本名醫之子而其術不逮父遠甚每診婦女必揭帳觀其  
 問聞望切必先望而後切此古法不可不遵也後為一少婦治病竟以目成私合其  
 大憤甚延妖鬼捉其魂一日歸歸者入門即仆地語皆自述其生平陰惡編誦不休  
 踰時遂絕同時某醫者無不引以為戒家大人曰昔人有言士君子無以刀殺人  
 事惟庸醫殺人其母即無殊手刃若復色孕邪心亂人聞則其孽愈重某之暴卒  
 非妖鬼之能作祟實其人之自犯冥誅紀文達公嘗戲為集句以贈醫者有醫來冠  
 至之對其言不為苛矣

天道好還

林于川先生西化先祖資政公戊子同年也性剛直司鐸甯德有某生家頗裕而所  
 為多不善先生屢戒之某生銜恨詎先生以他事控於府太守全某與某生比先  
 生面訴於太守詞又懇直太守恨之某生欲因此遂先生乃獻洋銀五百於太守控  
 北東園錄初編 卷六

先生得賍送省委審委員又袒護全守呵斥甚厲先生曰此輩若不得真我當京控  
 亦呵斥委員甚厲大府聞而惡之上下鍛鍊成獄道成高督木齋此乾隆六十年事  
 嗣年而全守亦以遺罪至時先生以嘉慶元年恩赦釋回戒行之日全守適到先  
 生其舊屬手執到門問起居並稟明即日東行於手版中央呈一詩贈云五百花邊  
 亦小哉恐將名教掃塵埃好還天道君知否我正歸時汝卸來全某正早餐閱之且  
 啞且吐暈倒於地幾至不起

起席後至三事

林樾亭先生胸羅列宿口若懸河每當譁集時高談雄辯四座傾倒家大人以通家  
 子弟最喜親炙特談博其言論風采一日隨先生為伊墨卿比部招飲至則法時  
 帆登酒游形自待卿已先在座因候一公車客久不至時先生館內城隍宅祭酒  
 居厚載門外皆欲早歸而居已加因匆匆呼有促酒食次先生怒舉一故事云某  
 科鄉試有同考官閱一文甚不佳因棄去俄頃其卷復還几上如是者數回不得已  
 姑薦之竟得中榜後見某生語之故並詰以平生有何陰陽某生無以對因詢之則  
 曰虛度四十餘年實無一善事可紀惟歷數半生凡遇人招飲無一次不先到惟恐



煩主人守候或此亦可為方便奇言竟而司關者報公事客至乃大笑而散余謂此先生觸機戲謔耳而應酬世故中亦實有此可厭之舉夫一飯之頃本不甚費日力如累忙不能至即應早辭既不肯辭即應為主人計為原實計乃裝模作樣顯預不前徒使主人萬目以疑坐客枵腹相向儘儘慚慚於色耶子又手而場如累像尊師貴客而不免局外譏評況同此平等禍俱何可不稍加體諒其最可恨者入觀之外官似裝忙狀要津之熟客力避開名此而種人赴席無有不後至者長安道中積成惡習雖名場之小節抑亦君子所深譏歟 記在京時家大人嘗告余輩曰昨為門人祝雲帆中翰春然相回程晴峯高未達玉園維兩儀部奉蘭卿中翰房車往其家陪新任金華太守楊古心兆瑛候至燈時古心尚未到雲帆大怒見余四人有繼色乃先入座暢飲且曰古心必不來即來亦當不理他飲至三鼓有核已盡而古心忽來雲帆乃侈口肆罵聲色俱厲僅以一羹一飯了之古心大怒而去聞者皆以為快又一日為聞春臺侍讀人照還同程春慶駕部同文陪一外官早飯待至日將頭客尚不到時余三人皆在軍機行走春臺又因明日日本班早入皆不能久待遂大恚飯散而散前上燈春臺即閉門雖須史客到關人傳命曰至人明日早直陪客

卷六

周封翁二事

皆須入城不及相待次日另請可也客亦大慚沮嘆無一詞京官傳為笑談此二事雖瑣細不足道記之亦可為戒云爾

滿城周封翁之婿兄弟五人第其季也稍長即販運於福州無獲利其第三兄妒之故其貿易既失利因負弟所置貨物及行期必與同第亦樂為兄伴於是各運米至省平運窮船破應修治客有傳者城米費者兄遂別第先往某獲利復市他貨旋滿第方至省則債倍長更獲利無其兄數其厚厚妙心頓頃後因運米至省登陸後見船底一大孔為巨石橫塞如人工嵌成者乃悚然曰貪天之功不知足遂不復費每與人清產賬項凡分應歸己者必掃去尾數俾為不知或以誤者第笑曰不誤吾為子若孫留餘也以孫應繼得贈四品銜 鳳驪字儀軒由邑庠生入貴為鹽運同善書畫甚饒家大人掌教南浦書院日與議論此事遂相交好儀軒慷慨好施與日以濟物為心而尤有功於桑梓縣城東阮家園為地脈所關自因修城鑿石其巖大有高岸深谷之懼儀軒亦屢屢科時令滿城者為金溪陳士竹 興紳士謀所以補宜之者屢不得當儀軒乃慨然獨任之不半年而工竣費白金一千有奇道

年而縣人登鄉薦者至五人之多前此所未見也又適年而儀軒之子啟豐啟棠相繼游庠而啟棠即登鄉薦見義必為旋自食其報陳士竹為勸其舉於碑

捷婢微言

先妣鄭夫人性寬慈不得已而捷婢每不者痛癢而轉為難辨所侮先妣明知其然亦不校其待乳媪寵極往往受其劇持而家道乃蒸蒸日上起棄世之日婢媼無不哭失聲者嘗喜述一故事云有親事喜捷婢者婢既走手獲銀幾氣逆之婢逃出廳事適庭前有穢穢工數人婢呼曰司父救我 上呼做活一工人笑曰汝是自作自受非我所能救誰叫汝前生喜捷婢乎捷婢者手頓頓墜於地而返按此是笑談然簡而能中珠有古人諷諫之意其事不必有而其理則不磨矣

買業微言

常州某觀察富而多吝嘗買一菜園反覆播弄欲減其價費者情急則愈加刻制其子在旁甚不滿意乃大言曰大人可稍增價使兒輩他日賣去亦可得善價其父愕然自此稍悟後觀察死其子改從厚道一反父所為因幸保未收此子可謂餘無其簡樸片言真足醒世矣

卷六

地封異姓

滿城吳世素其外祖翁高書之母舅也尚書家本有恒產其封翁年為邑諸生勤於讀書不善理生計而世素工於營運常販鹽蘇州無得利封翁因出已貨求世素代為經理二人親串本相得世素慨允之滿產諸物歲至蘇州者如茶葉蓮子香菓諸物獲利頗厚而係為封翁代運者每不得利世素所自運者則倍獲如常封翁初不以為疑而世素則大以為欺乃另定章程一年劃為兩次以祖貨悉歸奉邑以已貨悉歸秋運則是年春運直融而秋運極融次年易已貨為春運以祖貨入秋運則又春融而秋融再次年仍祖春運而秋融秋融又如之滿城人常以為笑柄於是世素語封翁曰君非商賈中人可不必事此但專心讀書心課子所有生計吾當任之將吳家日起富甲一鄉乾隆丁酉尚書舉於鄉世素令封翁擊之進京長途資斧京居薪水悉為籌備次年尚書遂成進士入翰林改刑部世素皆厚資之歲以為常後尚書請於朝以侍郎任內加一級一品 封翁能贈世素滿人罕之嘉慶間重修縣志尚書房家大人為之傳時家大人方主尚書書院講席也

喪心現報

丙申春仲兄翠嫂阮氏由者垣歸甯浦城樓氏多子如故所帶孔媪亦多有江氏者其夫江國寶亦隨行途中病卒仲兄出資使二役買棺斂之二役者即蘭縣所派獲送之是也將其斂費侵吞過半棺既惡薄其屍隨身衣服削去殆盡而余兄與嫂皆不知也二役本當回省故國寶之棺即與之同回未幾到省時一役之父夢見國寶云汝兄恨忍已極渠所著之套褲予物也予當斷之地下矣國寶之父亦夢其子云兒已死惟二役忍心害理必有以報之國寶又得此夢後即來家探問及是則知其子果死矣一役見父父詢所著之套褲何來初不以實告其父曰予早於夢中知之國寶在地下候汝汝必不允一役始懼恐隨於是夜發寒熱卒其一役亦於旬日內相繼而亡此事予家內外皆能道其詳其事至小而報應最速尤甚顯此鬼神幽明之道確然示人以可見者亦可為下流說法矣或曰天下劫奪人財者不乏此何以必宜死余曰觀此一事二役良心早已喪盡其為素行不義者可知非即為此事而死此事特其一端耳

賢母訓子

吾郡郭壽川邑侯 少年少孤而負其封翁 始斗業儒學醫嘗語人曰醫為九流之北東國年無初編 卷六 五

一其意專務活人若依以為利則與市僧何別每為成黨治病雖獲藥亦不名一錢富室有感其活者厚資之必再三辭而後受則即以其錢買善藥合丸散以濟貧病者中年而卒家無積石儲務善時獲壽川及其妻許氏手目直視不語許問所欲言久而嗚咽曰吾平生讀書而不能成名惟願此子嗣吾願耳許領之而歎時壽川年甫十二許即其所生母也須殮粗畢許即集親黨告之曰諸君皆曾先人醫藥之惠者今未亡人家徒孳立弱子伶俜無以自存願諸君鳩資以為生計不取奢望只集得三十金足矣眾皆慨然各書單如數付之既而曰爾得此金究竟作何布置許曰以為孤子舊本耳 如以子入學 眾皆曰吾等以爾得此金將謀一小經紀成取子錢以度日若專為書本計則有出無歸此錢立直後將何繼且此子年已長大未見其後必有成也遂將前單收回一閱而散許聞之號天大哭壽川亦哭溝壑見而憫之曰爾等且毋哭吾恰有餘錢千文爾携去歷花會或死者有靈得當亦未可知許乃拜受即托購雜料理踰夜竟得償錢三十千以歸許乃將錢托所親生息而自以針鈎位之日曾壽川入塾讀書不數年即入泮進先戊子舉於鄉己丑聯捷成進士作令山東兩年遂以養親已歸為其母請七品 封典聞今尚康強溝壑亦時

恒春其家如至成云

救魚不果

侯官某孝廉曾與家大人同受業於林暢園先生 某君之門體貌豐偉文章亦雄傑屢以遠到相期先舉拔萃科復登鄉薦某科以公車北行於江南舟中夜夢一金甲神來其護曰汝若救我我必救汝醒而志之半後見漁舟以一大亦經米管索價二千某許以千錢不措而去忽憶夜夢急令舟人增價售之而先為鄰舟所得已所其項批其鱗兵同人皆謂讓之某由是驟得心疾連率於京師家大人曰凡為民物所托命之心其器量未有不宏且大者此魚坐不知人而遂無以自救魚之負人歟抑人之負魚也

命案納賄

永福江心蔡邑侯 嘗居於余家為世交以乾隆己酉舉人大批分發雲南補宜良縣官聲甚好值擬委運京銅難任紳民皆依戀不食合製一楹帖贈之云不負國不負民不負所學能為父能為母能為人師紀其實也銅是坡仍回本任候陞有一命案死者之家勢弱而此子饒於財欲賂以死心蔡不為動值卧病其子賄納其賄遂以誤傷給案而心蔡不知也又數月乞養歸起造園亭就山伐石令其子督工竟為大石所壓死心蔡悔甚有所親知在滇納賄顧未私嘆曰此子死晚矣為心蔡所聞不能隱其事乃播於外而心蔡之痛亦遠好矣

廣愛錄

孟瓶菴先生戒殺本於家傳嘗輯古今戒殺事為一卷名曰廣愛錄中有數條皆吾鄉數十年間遺言近事因彙錄之云張惕菴先生 函詢有家政須知一卷中一條曰古人不常殺生亦不常食肉觀戴記無故不殺之文則知不常殺生也觀文王七十食肉之政則知不常食肉也今市肆品味甚多何必更多宰殺以求備物食者甚甘死者甚苦縱云敬客亦當稍存愛物之心也按此語通達和平可使飲食之人無所藉口今先生長嗣 祖拜已中解元成進士矣又云何舍修侍即 建信言蘇州有一鱸魚鮑店獲利數倍於他店其法以鐵針環釘蒸籠上使鱸魚環走自創出血以和麵味甚美後數年晚出忽不歸其子沿河岸覓之行數里則已死於水將負歸見鱸魚數萬環繞其腹腹間此亦報應之最顯者也又云陳劍城給諫化龍言吾鄉前輩張天開先生道有知曾秋岳開龍行序云春景天有連江籠鵝鴉青曹忠社之作關

龍行余知之結語有開龍放入青膏去運而德感天地身之小余每讀而慕之世人  
既以難危為常候而於野雀鴉子鴉鴉鴉之類復掩取無遺以為適口或謂之野  
味或謂之山味又謂必生拔其毛方得淨重慘酷不可名狀豈無熱而罪孽有耶  
山之重兵給諫為此言時旁有唯其迂者今給諫二子皆科舉登鄉薦又云余已丑  
歲在成郡得疾醫云必得鹿胎合藥方可速愈也檢潘某謂取之松潘半月可得余  
孟止之後復思嘆嗚呼者欲製費天九以牛肉煎成膏合半夏粉可立效余以家世  
不食牛亦不從然余亦尋愈也夫凡諸般戒中耕牛最重余曾見成牛集覽一  
卷皆程子嘗謂客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資牛之力老則屠之唇曰老牛不可用者  
之猶得半價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為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  
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蝗蟲之災皆俗不善之所致也此言從本原上說來  
大有關係有世道人心之責者不可不知又云先君子於畜犬冬寒必為擇暖處之  
地死必以錢值人理之壬辰二月先君子病亟犬忽奔突入牀下驅之出流淚不止  
此侍疾諸人所共見者孰謂畜類無知哉又云畜產有牛犬斷不可食外驢馬肉亦  
不可食住在都門見兩城某衙門驢肉者云傳之數代然面然而竟然驢形也

卷六

七

益報恩

甲與乙皆福州南臺人素相善乙偏醉甲去不知所往甲思之甚甲精於家漸極  
廣廈連雲食指數百門前開酒店日坐其中積出入馬一日乙過其門甲大喜執入  
店中叙契謂且曰比余家計日無必須相助為理乙雖之強而後可甲優待之如親  
兄弟亦日坐店中乙有醉後來沽酒者就攪頭飲瓶將盡復沽益之而已入醉鄉乃  
攜瓶去不數武跌於牆邊瓶碎酒灑牆不顧而去乙熟視之問曰牆內有室否曰有  
曰今及須防賊渠之醉故皆備也牆土得酒而結易於掘耳乃築壁於室伺之夜過  
半果聞牆外登聲聲而牆穿一腿先進速持其腿而開門捉賊則一無頭人橫臥  
牆外取皆駭乙令速將死人碎為數塊裝大酒罈中連夜擡至江邊沉之仍閉門睡  
至天明乙告甲曰此三日內宅中人不許擅出外來者無論何人作何事皆頂一  
一告我越三日甲告乙曰前兩日並無無人出入惟今晨有村農來議購其室婦宅滿  
處處有一窟坑約明日早晨來盤費已許之矣乙默然待至夜深即幸宅中人先盤  
費其室而人頭見乃取頭出盡復其室而以囊盛頭加石而投之江翼日果有村農  
五六人來盤費事畢無所見相率去於是乙告甲曰此後可高枕無憂矣居無何乙  
復辭去苦留之不可語其所往則謀糊以應時吾鄉海寇正橫被獲者斬奪案更  
少亦十餘人一日有押海寇赴市曹者則乙在馬中大驚愕就抱之而哭押者皆側  
目乙怒舉脚踢甲曰便宜了汝我正想誣舉汝今無及矣甲被踢墮地仆地久而始  
甦徐徐乙以一蹄數言救之否則海寇之靈鮮不被違矣乃感乙之恩越日私往此  
其屍而經紀其家室焉古言道亦有道信矣而知乙之智術乃能救人何不能自執  
此道之所以為益歟

卷六

八

林詔軒孝廉

閩縣林詔軒

吾鄉有胡姓者精堪輿之學一日為人尋地小憩忽見一乞人年將四十帶一七  
八歲兒在事側者飯胡斤之曰觀汝壯健何不傭工乃作此事耶乞人曰是我娘害  
我語其故曰我本富家當我幼時我祖母我讀書學我娘獲持不肯又事事順  
我凡飲食必供我快意及我祖沒我一事不知日同匪類往來弄出禍事將家產賣  
盡妻亦嫁人僅遺此子今欲傭工又不曉耕種故帶子覓食豈非我娘害我乎嗚呼  
此人以不孝彰其親之過困不足責而世之一味為尊者亦可以思矣



內春時有來往先母夫人嘗語余曰陶家年母右手之背有凸起一疣問其故則慨然曰我出身微賤少嘗操作此手為磨柄所傷耳先母亦不敢追問其詳後家大人聞於楚南知好云文毅少極貧和勝同邑黃氏女有富翁某姓者聞黃女姿色謀奪為其子繼室以厚利啗黃翁黃頓萌異志迫公退婚公不可黃女之母亦不願而女利兵之富嘗已決又其父主持甚力遂者不違窮生家有養婢願以身代女之母許之文毅亦坦然受之初不相疑即今之庸一品夫人 語命者也後其姓恃富又佔曾姓田而相魯關兵子被既死矣翁亦繼承族中欺黃女寡弱侵吞其田產貽悔歿死日抱恨流泣而不忍用旋為偷兒竊去忽而自縊聞文毅今尚每年周恤其家不得云拙此事傳聞情節小有歧互而大致則同憶文毅與家大人同官吳中時宋文定公亦由浙江學政選 報亦壬戌同年也舟過蘇州同官演劇公賜之文定令演雙冠語文毅至沒承曉不能思文定私語家大人曰此我失檢忘卻雲行戲字家亦有雙連神也是日上下觀劇者百十人無不注目文觀者眾口喧傳其重盛

信

卷六

十一

北東園筆錄初編卷六終

序  
勸戒近錄一書大半皆舊所見聞而同人錄寄者尚少本擬俟卷帙稍夥始行刊家大人謂必先有成書而後人之勸我採訪者始至書成後分送遠近均以為足窮勸懲不數月而吳門遂有翻刻袖珍本出時閱十月復得數十事益以同人所錄寄者又可編次成書乃仍前錄分為六卷即以勸戒錄錄名之昔宋洪邁成容齋隨筆復有續筆三筆四筆五筆張端義首耳集有二集三集沈括夢溪筆談有補筆談續筆談周密癸辛雜識有前集後集續集別集明楊慎舟船餘錄外有續錄摘錄總錄古人編集與時俱積原不必一蹴而成此後如續有聞見及師友哀益而來者仍當以次增錄將以新入之耳目即期以益入之身心豈炫奇示博已哉  
道光甲辰九秋敝叔氏謙於南浦新居之北東園

北東園筆錄續編

序

金文簡公

吳江金文簡公少日寒苦恒隨其封翁外出讀書翁常館邑某氏一年至除夕始放學主人訝其遲角曰明年正月下旬為子聘婦恐婚時日故於今歲預備其不足耳又曰寒士舉事不易納聘費無所出欲探文明年兩月來修可乎主人如言付之踴躍期備禮送賓冰人趙某舊交也飲酒歡甚齊帶至女家徐姓就素封見趙色變憤然曰幾為君誤今而知金氏亦貧吾女奈何適人子乎趙謂君素已許之豈能食言余堅不允詞氣俱厲趙無奈何還白翁時翁朋滿座見事申變感默然翁惻然謂趙君作棄修而事至此奈何趙俯思久之乃曰我與君舊交家有息女年與卿君相若即以歸姻何如翁喜立澆座客執柯以幣納趙應期成禮馬後文簡官至大司馬越封一品夫人而徐女不知何往矣

梁文定公

會稽梁文定公治其封翁某官刑部司獄向來詣從者獄官輒有所求通官犯所索尤賤公獨屏不受一無所染督發卒灑掃潔清一切可以方便者必多方調護之數十年如一日海濱刑部主事一日就北理詢宦途所至批曰司獄有功前程遠大曰然則可外擢道府乎曰不止然則過升兩司或閣府乎皆曰不止然則內擢九列乎曰尚不止封翁大笑曰然則拜相乎則批曰真者不能假者可俟後梁文定公由狀元起家官東閣大學士封翁果贈如其官

仁和孫文靖公

孫補山公士敏先世有業農者家小康鄉之虎而冠者以其愚的有財謀所以傾陷之適有盜案舉入其名拘訊屈屈定為死罪矣乃有鄉人偽為於閣救後之狀向其婦曰雖斷死刑尚可謀贖婦方哀其夫之不救而請托無門也聞之大喜盡將其田產付之數日後業農者釋繫出某門謝之詢其所以解脫之故答曰將爾罪嫁與某商爾方得生也某曰我俸以有教而得生深轉以無故而致死是可惜更甚於子也况謀代子死可不謀救之子懸再為救法其鄉人曰非財無以為也某歸與其婦謀將祖上祭田並其住屋盡棄之以為營救之資而不知悉飽鄉人之索也其忠厚惻怛甘受人欺如此復公由進士出身內居翰苑外堂封翁晉封公爵賜諡文靖其

孫平叔先生久宦吾閩有遺愛由汀州守府晉連圻身復亦謫文靖故世稱數十年閩江浙有兩孫文靖公有無錫舉客吳最孝言公有二子而尚無孫時二子亦日以得子為急欲以慰乃翁之心然以公之德性卜之其必有復無疑也相傳公未得福時鄉里有老嫗稱不成於大足燒十餘家獲補以無救焚死家之餘丁爐餘之屍任其暴露矣其十數家被燒者獲復營造將殘碎破瓦悉堆砌於獲補遺骸之上公見而傷之獨出數十緡令匠人移去磚瓦起出遺骸買棺收埋之又值邑中荒歉糧價騰踊歲年幾逾官方議行平糶而富戶各於出觀互相推諉公時家中落將古瓶一對售得數百緡於前後門各設一廡平糶由是殷實之家感愧相設展開糶籍以存活者無算次年公遂成進士入詞垣

歐陽恪公

開化歐陽恪公家本貧其封翁年五十無子僅有田三頃值衢州河漲溺斃人口無算翁以地契質富家得錢若干救活者頗多事過而田已去其三之二遺年即生簡恪五齡能為大字書楷甫過日即成誦賦為神童翁攜之杭州時魯思園先生家居稱博雅者宿與之談甚不能相離早登科甲值出瘡未 殿試次乃補歐人翰林改刑部丁艱歸居天竺寺十年儼傲既言保撫浙乃致促入都簡恪之先德人鮮知者其同郡余明山侍御本表始為人述之

史總憲

山陰史漁村先生姓史原名步雲字錦師乾隆丁酉選拔官廣文登鄉薦後始易今名其祖母周太夫人早寡善行善事族人因有爭舉墳山幾至釀命太夫人聞之即質衣飾出資為之解和事得寢先生於乾隆丙午科登北關鄉舉丁未入禮闈之先一夕夢神語之曰爾祖父以救活人命陰德不報故列爾名於榜首以示果報汝若再能謹慎承家則前程不可量矣場曉有名及禮唱果第一先生性恬淡雖數應中外而猶備如書生復由雲貴總督內召為學憲都時家大人為荊州知府接見於郊外行禮因請教居官之要先生曰我輩勿論官宦官外但須做二事官切不必見好一見好即有不好伏其中願高明人審之家人深佩其言歸年家大人擢淮海道時先生已引年矣子告出京復相見於清江浦殷勤握手曰猶記荊州城外紫談

之補否家人曰：我輩不敢忘先生曰：我亦以前語遺爾。是如木柱石可若何運前即強運船河師。先生之成也。是冬高隱父事遂前出塞於此見走成典。與陳言百聖未可以輕心掉之也。

阮剛老

揚州昔石原比部告余曰：君前集善師善堂公之祖昭勇將軍以不殺降功德為生平。其足勸世不知公本身之功德亦復不淺。從前善堂公善不滿七十而必為極廷宰相。此係三十歲許所推後公撫浙督粵。澤被東南。從前浙江災最甚。無辦賑之案。浙賑自公始。其時一賑所存活已不下數萬人。後撫浙者踵而行之。又不知存活數十百萬人。公身居八旬精神矍鑠。固雖百歲可期。即未入極廷而宰相固已得之矣。此亦可補入勸戒錄也。按善堂閣老在浙功德尚多。其兼察鹽政所有鹽務陋規一概不取。責令補其舊欠行之數年。浙鹽遂日有起色。其督粵時撫取英商機宜悉備。一塵不染。十年晏然。今嘆是道。恨前政每多艱難。而惟公無一事牽涉。非實足以服其心。何能致此。又聞閣老入直嘉慶十九年。聞江北旱災。流民充斥。道路公時為漕帥。由淮城催漕至京。途中途有飢民萬餘。與公乞食。每甚洵濟漕艘。

北來國華碑錄

卷一

三

銜尾而北水淺船過公立發令各停輪各押運文武官令每船派添二十人。船隊通江南十餘帶在境恰有五百餘艘。傾之聞萬餘。饑民常安插得食。歡聲雷動。此所謂得然臨之而不驚者。而虛置裕如已隱成。其人之陰德他人當此鮮有不張望失措者矣。又公有表弟林振曾者為中州末僚。言閣老之封翁湘浦先生信善人也。屢行陰德不可殫述。有友人買一龜。可數觔。方欲宰而烹之。翁適往見龜。喜於其昂首視翁者。良之謂友人曰：汝善可持去。不必論價。翁曰：予明日治餐相。選即以此奉敬。其日翁以紅線綴龜尾。為記。指江放之。他日語友曰：予已忘龜食之。不獲奉送。恐罪乃償其值。以歸。越數日翁復見紅線。驚問。謂市仍買而放之。越數月。又有持龜歸於市者。翁親視紅線。猶存。復買而遠投之。深淵。是夕夢有黑身鬼六。謂者。稱首於前曰：予奉命巡江。三次遭劫。幸蒙救賴。以生。至今脫離。僕當相謝。及聞老告。還時心切。救人當創製紅船。多置渡送。渡江者活人無算。一日聞老往鎮江。還晚風折。絕舟幾覆。正倉皇。其措怨一大。驚帶數十小童。擁舟至岸。而免。此其所以報德。連平願氏。

道光乙酉家大人在淮海道任督運淮南漕漕二百萬石時連平願氏先生始為

漕帥日有交涉公務無時不晤。接漕帥嘗撫吾閩其弟某又與家人同登甲寅鄉薦。本相契。然談之頃。述其祖德甚詳。蓋顏氏本向吾閩。龍巖州遷居粵之連平州。其始祖某才翁。年百有四歲。厚呼為百歲翁。素精堪輿之術。距城二十里。土名馮坑。有人送墳一穴。百歲翁用數千買得之。因葬其祖。臨時掘土數寸。下即見一棺。翁曰：此地前人已葬何處。遂移使前人。舉骨急命掩之。夜聞夢有古衣冠人來謝曰：攝土見棺者。即我也。我輩此不得真穴。致有此厄。其穴在左。時汝河不擇。某字向華。之念汝見棺不遷。仁人用心特為指示。但使我墳能存。秋附汝祭掃。無關受賜多矣。翁覺如所指示。仍樹碑於右。碑立約復人。附祖墓。春秋祭掃不絕。厥後有某浙起。至元。某漕軍中丞。希淵。由同知起家。任至貴州。湖南巡撫。中丞之長子。即惟甫先生。由提督任至河南。福建。巡撫。閩浙直隸總督。再起為漕運總督。今先生之子。魯與先生。生伯身。由編修任至雲南。巡撫。繼為閩浙總督。其旁支之成進士。入翰林。由縣令。歷牧守。者。踵相接。相傳百歲翁。尚見漕軍中丞。為泉司。云。粵中。國朝二百年來。衣冠之盛。未有如連平願氏者也。

潘氏陰德

潘氏陰德。孟連友茂才。題曰：潘之軒相國。其祖某翁。家裕。每臘月中旬。復取白金二三百兩。各稱小包。三五兩不等。身被舊棉衣。走鄉中。僻巷。其無計度。感者。實與之人。不知為誰也。厚行感。應。終身不傳。當獲吉壤。地師以為必發。虛元翁。乃語人以風水在心。不在地。感。應。為即風水書。奉而行之。無不可。期子孫昌大也。按潘氏以吉地。發祥。已詳前錄。此條當可參觀。

如氏陰德

如氏陰德。孟連友曰：古者尚書。某之尊人三橋先生。為縣令。時設自新所。專屬邑中。竊匪。接名。日。給口糧。半升。粟。錢。三文。以典史。總其事。不時親自稽覈。或提至中庭。碎切。聞導。十年如一日。多知感。悔。竊。得。而良民者。不可勝計。古者由天。魁。實。一。品。其。食。報。也。隆。矣。按。閩。省。臺。太守。人。與。尚。書。為。同。鄉。親。故。嘗。贈。家。大人。曰。三。橋。先。生。素。有。德。德。當。在。京。中。遇。某。英。人。相。得。甚。歡。將。南。旋。往。別。之。某。忽。問。曰。君。得。子。否。曰。我。有。天。賜。之。疾。不。作。此。想。久。矣。某。曰。相。君。神。未。煥。然。滿。面。陰。陽。鼓。發。現。不。但。可。得。子。並。應。得。貴。子。因。詢。水。陸。行。途。先生。曰。我。聞。於。德。寶。塔。塔。邊。河。長。船。歸。去。某。執。手。曰。得。之。矣。君。登。舟。即。靜。坐。行。在。右。轉。轉。法。每。日。無。禱。數。千。轉。愈。多。愈。妙。此。報。家。必。有。效。驗。如。其。言。及。

到家陽事忽舉遂延高書然只此一索而止矣

湯氏陰德

蕭山湯敷南閣老全到為先伯父學雲公已未同年人為家人甲寅同年與家大人以文章遊義相切劇難在禮部有堂屬之分而各分言情交誼最為貴聞人述其先世寒微曾父大業翁開一小店於鄉隅生意甚微薄而勤於伺應客多樂說之一日有客遺銀包而去檢而藏之久而不來取因啟其包約有數十金偶借借之輒得利旋積足其原數封貯之數年夏客復至詢悉而奉還之並告以借得利積足歸完之故客大喜而譽之曰不還不足以為仁不用不足以為智予所為殆仁且智也如此大才宜區區所能盡其量復付以三千金俾得擴充其業翁恐倘或失利數大難償再三辭之客不允竟委金而去十餘年間遂至巨萬蕭山學額本二十名乾隆間恭逢 皇太后南巡特恩加增五名以卸費無出未得奉文准行時翁家雖稍豐高無弟子應試見紳衿進縮不前當先提千金為偶其事始得舉行其時翁以家計漸充謀營屋宇為鄉里無賴子所阻撓至吹求無所得乃違言生事謂上梁時日必歸卿者定擇上梁須貼十惡大敗四大字庶無礙一鄉風水翁一從之適其日已

卷一

五

尊因公下鄉與從過其門已草素指陰陽選擇聞則呼聲知係上梁是以日時辰極凶怪而入詢之見梁間字益駭翁據實以對已專立拘日者結實之答云時雖破敗有文曲星降臨得以化凶為吉文曲星蓋暗指己尊尊聞而釋然謂翁曰有大慶者必有大福固非凶神惡煞之所能災也 孟連友曰湯氏世有隱德教肅閣老督學江蘇時其封翁令在蘇捐資設局施藥計三年內所活不下萬人當時藥局事務皆以卸錄名醫張又新主之人多不知為學署所施後封翁年踰八秩膺一品封

梁宵軒

梁晚香先生 有 任直隸總督時幕賓有周瘋子者精於天文占測一日仰天忽言天平閣矣先生素信其言立往查果司監則皆以磁碗碎瓦互相雜擊於是夕趨歡摩逃以有備而止先生履其事所全活甚多夏時尚未得孫也先生之長子某嘗禱於泰山碧霞元君祠而生小樣後由印即出守順德凡禱於碧霞者例以祠中土偶歸供祠中久之土偶為雨所淋林卸其角之一角而太守旋患瘡瘡復將土偶裝塑完好而瘡亦痊今先生之曾孫翰麟太史 歲事又中丙申進士八翰林矣

吳中丞

南海吳荷屋中丞榮光與家大人同直隸廷嚴辦吳辱每於夜直然談之頃悉其少年逸事一端錄之以為後生小子簡性閱情之一助也中丞云余有同居中表林自幼起生苦笑編俱無精氣林牌家戲外等語也及余訂姻他姓林屬疾懣懣於余成婚之夕奄然而逝聞親事有違其病革時呼余小字長歎含淚情狀余為黯然旋亦置之一日夜臥驟聞似有傳呼入衙者者見一官袍服據案坐余不覺俯伏據案者顧余曰知有人控訴爾者耶余愕然則錄卒披一女子向案跪視之表林也方悟其已死據案者為冥官也第未知被控何因女子若有申訴音細不可辨項之聞冥官拍案似斥女單情致天妻訴者今梓之去謂余本無他屬此事已明好行請書希圖上進勉之命隸送余歸及門而殯汗已漬衾枕矣恍惚思存思深以前此之落然為幸倘不自檢入冥對簿正不知作何光景可不懼耶蓋談次猶不勝感喟云

大魁出孝子家

秦督國修撰大成幼失怙事母純孝先意承志母稍不悅則長跪請罪家素貧躬暇慈養奉母必甘旨比長後從某氏距家四五里晨昏定省寒暑無間以是日忘其貧而樂其子之賢也同時吳縣張西峯先生 高勳亦以孝聞於鄉乾隆癸未歲元三張

卷一

六

母某夫人夢金甲神謂曰汝子孝行素著今春國當大魁天下但嘉定秦某之孝尤篤且貧甚當先奉是科禮聞張文已中第三主司嫌其貧賤復路大率欲易之忽獲秦卷大加歎賞遂題張而中秦是對果大魁次科丙戌張亦騰唱第一

行功過格

蘇州吳太史足幼聰穎善讀書而苦恒怯十餘歲時夢神人語之云子無功名分且恐促壽雖讀書無益也吳泣請曰數可逃乎神出金字陰曆文示之愕然而醒自後日課功過格不敢稍懈年未探花及第矣百典試真中

謝椒石觀察

南康謝椒石先生 與家大人同登嘉慶壬戌進士三百名中公年最少既入翰林司文柄聲譽赫赫時公之導人羅山先生方為廣西巡撫公與其弟學均同膺京秩香堂慶居然王謝家風同輩望之如神仙不數年出守陳州後擢開歸道乃弟亦出守湖州需次觀察未幾而兄弟同中蜚語改授部郎潮州君旋即物故公既不龍補官全家數十口寄居邗上二十餘年籍館數自給有丈夫子七人多聰慧者而皆屢困棘闈道光壬寅避寇淮上公觸暑遺卒追享年暮口復回邗上而生計焉然



矣邦上人感噴故公生平和平寬厚居官亦清正有聲不虛如此結果或云蘆山中交在山西任內清查虧空曾殺山西知府事使亦頗自悔蓋種因於數十年以前手或又言公在開歸道任內一日午倦假寐一黑丈夫僕僕岸異跪而求公願之既覺而不省書記翼日有饋大籠者付危人烹之味極美是夜仍夢黑丈夫血淋漓偏體挺立於前大言必稱子以報公慷慨而痛汗流汝背其即此惡緣未可知也家大人曰前官京師時日在蘇齋談藝聞有重法師言康熙末西山有高僧精風雲曾在此中談相每言人休咎無不奇中後憲皇帝聞之救此僧以復不推再與人談相此僧遂自扁一小樓中不與人交接至乾隆中尚存時蘆山先生初入翰林一日隨蘇齋師同遊西山欲見此僧令他僧通意僧索仰蘇齋重名元一人上樓蘇齋師言因脚力不便必須一弟子扶侍請與俱強而後可及接見僧觀視二人曰翁先生雖貴不過文學侍從此位高徒將來必掌生殺之權但老僧有一言奉勸切莫好殺也語畢即默然然則山而之重高僧早已見及而談言微中惜蘆山先生不能服膺其言耳

汪笠君比部

鎮洋汪笠君比部元為持齋先生見與之孫晉江先生等全之子而劉金門先生之快婿也祖父皆以麻甲起家而君僅登乙科然體觀學文筆敏穎頗班班直行將權用外臺忽以場卒朝士皆惜之先是有推算齋子數者決其於某年某月當受駢首之誅坐是日備備當隨移鶴舫聞老獄獄淮上多所保全復竟考於臚下似為善可以逃數矣然聞其場初生於項後繞匝至項前而滑燭名斷頭齋則亦與駢首無異黃右原曰此一以見為善原可回天一以見圖法可趨避而陰律猶必正名也

楊氏陰德

余外舅楊竹園方伯公本籍連城先世販運木植寓居福州之新道馬頭因家焉其封翁與弟德廣手足之誼最篤德廣翁善經紀帳簿必請於竹園掌之新道地濱江前結浮宅其上某年大水並浮宅亦衝散合家不能相顧竹園翁手操破簿露立水中者數晝夜德廣翁度帳簿必早失但以兄之存否為念一日望見兄立水中急救之悲喜交集後知帳簿在兄懷中為之感泣蓋簿失則外柱之資悉不能歸簿存水退故業仍可無恙屢使德廣翁生計日陸續皆全至數十萬金皆基於此坊所謂兄弟同心土樂金者此之謂歟又聞竹園翁之父蕭翁積善未成而獨廢於

其利之薄其少子皆浩頗豪宕翁所不善願以其善積蓄也而培容之符浩登乾隆辛卯鄉薦翁蓋嚴其所為家計日覺貧浩之房師某適任憲防同知謂發浩曰汝父清苦如斯汝乃一籌莫展於心安乎此後如有關涉防署之案於理無礙者汝代為清托我必准行汝得財金以救貧未為不可發浩因得一案可得四百金者以告先而成之因將所得金先呈於師師曰本以濟汝之窘可歸奉汝父發浩如其言翁大怒杖而逐之並禁其投足師門焉又家有法碼甚準人多來借兌一日有客兌畢而去遺二百金於案翁檢藏之戒兒輩曰此兩包銀我與某借未定切勿輕開後客來將原封還之客欲均分之翁不可欲少留之復不可曰物各有主吾不取非分之財也其臥介不尚如此方伯公以進士起家外掌簿條內疏抑秩而公之諸弟及子姪輩皆登科第向未有艾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哉

胡尚書

家大人曰余初官禮部時大宗伯為通州胡西庚先生其相持頗優蓋先生與吾鄉游形自侍御為己而同年余初上公車與侍御同寓遂得親炙侍御嘗私語余曰此人必大顯我不知相術但見其耳白於面如歐陽公之語耳審視之果然時先生

東泰勤公

方為修撰不數年遂躋九列余嘗詢先生於同官李雪巖李曰此公家有陰德宜其貴也蓋其封翁某嘗為州吏本行盜案犯供糾眾自大門入已定讞矣某知各犯皆因貧苦偶作竊非其巨盜也言於官曰此到案而即承認盜情必非平日慣為盜也慎為盜者無不避重就輕今此案用不論首從皆斬律似失入矣官以招冊皆已繕成上憲催督甚急無暇更改為辭某請於大門大宇上添一點為自天門入且言某仰體厚恩平日好生之心並無一毫私弊也官悟而從之得免死者十餘人即此一事已應食報於後人矣復聞徐樹人宗師觀察所述同此李與徐皆通州人當得其貴也

東泰勤公

東泰勤公籍為河東總督現於工次 卸與優渥有特躬躬履辦事實心之 靈近年河臣中所推見也嘗夢入河神廟見三神並坐公問何人廟祝云為某大玉左為某大王其右一神胡服使頂尖辨以帛索而問之則不答視有人語公曰爾勿到胡家宅行也公唯唯而出行至胡家宅見一片波濤洶湧遂驚駭遂年防汛來往河上總不稱胡家宅庚子年值有 欽使赴東河查料公隨行至工次各行館

皆已滿里使供帳不得已住朔家七年食忽爾嘔吐屢屢不能言時隨行者  
惟二僕一弁倉皇無措公執弁之手而自指其衣弁知其欲更衣也及開竹筒檢之  
則服悉具時方事 大行皇后崩諱且工次亦無用此禮服似公預知其不祥而備  
之者於是便頂去雜僕用朝服一襲而做蓋昔日夢中所見之相即公之幻相也踰  
年而祥符口決城垣定定將犯忽有少年者大呼曰當拆南城樓磚瓦填塞塞處如  
法行之見金甲神湯火溜改道傍走人皆謂公之靈佑公生平治河得力於磚工故  
身後顯靈仍令用磚也 家人曰治河用磚前無所承自公初行之實大有裨於  
修防而大不利於料販於是多方阻撓采口沸騰 朝議雖高所奪而中余由京赴  
任身隨道出關封公從百里外策騎訪余於雅店時公方以磚去在危疑震撼中如  
余在南河時頗不為牙僧所惑且欲探知中朝輿論何如余告以東河之磚工即南  
河之碎石工南河有石可採東河無石則以磚代之有何不可黎曼勤公初用碎石  
時亦采口交攻大半皆為料販所使震動嘗早起於船頭見一對雌云壽柏里樹梁  
換柱黎世存碎石填河震動一笑置之而浮議亦旋息此余所目擊之事今去曼勤  
已十餘年碎石並無流弊則東河微而行之 蓋所謂前事之師君但堅忍持之勿為

北東國軍錄續編

卷一

九

替說所動利口所搖可耳公聞余言乃默然曰余志已定君之既飛實多遂郵重斬  
交而別終公之任磚工亦並無流弊即今東河屢決屢塞無數季官無敢未聞一暫  
歸咎於磚工者則公亦可以含笑於九原矣相傳黃河工次金龍四大王每神為  
蛇身出現河上官民皆能識認近年有東色者各官環拜或見冠於地而跪禱之曰  
如公有靈即上吾帽乃盤旋於帽少頃即不知所往此眾目所共見者蓋如公之聰  
明正直其沒而為神也且矣附記於此以證後之治河者

北東國軍錄續編卷一終

北東國軍錄續編卷第二

館陶令

福州梁於辰撰

姚伯昂先生元之嘗述其同年張時者為山東館陶令元即為館陶城隍將卒之前  
一夕其子請以身代其嘗於館陶城隍廟無一人知者署中惟一灑掃夫素為走無  
常者知之云我大爺陽壽雖未終無如舊城隍已升作濟南府城隍只好請大爺前  
去陽壽另有處分也張到城隍任後忽於演戲日繪一畫其神像前於是眾目不  
觀戲而觀城隍則儼一張大爺也生員嘗以啖訟受責於張者七次縣中皆有案可  
據是日蓋責其怙惡不悛云 按前數聞家大人言官山東梁使時有張漢宰時者  
最為循吏古觀古心而善於聽斷學問亦好當時其貴其之每舉以為諸令長欽式  
初不料其身後之為城隍也聰明正直其為神也宜矣

陳曼生

陳曼生即孟鴻壽以名下士官南河同知文米意氣傾其流翠末第時家甚貧歲暮  
索道者盈門有餽以二十金者計還債償及三分之一正在躊躇聞有友人向其告  
急其數適與所餽相符即舉以界之其妻聞而傲然頗有怨聲都丞多方寬解之語  
未終有人叩門贈以百金者償負之外尚有盈餘都丞慨然曰此所謂得幫人處且  
幫人也 憶家大人官京師時每度歲暮皆拮据然當歲除前後必強割出數金局  
置別館過一年所入較豐因得百金另行緘固家人請其故則曰正月觀風是冷京  
官一最樂生涯例須數金以收幾種舊書字畢既而除夕甫曉有同部友來告貸  
者情甚迫切遂將所緘金應之其人甫去而即有餽百金來者家大人笑謂余兄弟  
輩曰天無絕人之路信哉此與曼生辭事其和規周拒值也

北東國軍錄續編

卷二

蔡太守

杭州蔡太守官四川保寧府東臨川北道時值金川用兵所調索倫兵勢張甚沿  
途檣掠州縣不敢稍公召其統兵官謂之曰兵以戢亂若如此是亂也余止知保  
衛民耳汝再不戢余惟自之大帥且兵備亦可撥軍法也兵竟肅然足役也川中  
頗騷擾惟川北一境帖然又制憲某素嗜時公以軍功將保舉制府先期語之  
且曰保寧屬綏綏好公偽為不知者竟遂緝二匹制府大憲以年老勅去官日人  
舉出錢立碑至今川中廟祀之公之孫名任者年百進士官直隸知縣慈祥值佛有

佛子之概其子柄據忠重疾恍惚中入冥府遇其父執引至一所香案供一坐位指謂曰汝父居官仁惠此間亦敬禮之是年為辛卯科其子無力應試屢舉其先人告以今科必須進場余係總理科場事務上帝以我輩忠厚賜汝登科不得以難於措置固循不赴試也於是竭力構備進場果中式

良吏有後

嘉慶十八年河南滑縣教匪滋事奪城飛官其勢甚張滑縣密運鄰封勢甚危急時知縣事者為桂林朱慈山先生鳳森堅壁清野力捍孤城全活生靈不翅倍萬以效功加同知銜其長嗣源甫太史時應辛卯鄉試主司得其卷滿紙和雲烟悉現團形遂以定元是科非關解首董似教即同時守城縣尉之子亦成進士入詞垣矣源甫近已轉西臺其弟容庵亦登鄉薦先生於事平後即辭官去家大人嘗題其遺照云賦平身退若無事鴻鶴飄然日高舉回首濼江舊草堂玉樹千尋切瓊宇蓋紀實也寥寥中報功之典固如是昭彰哉

俠客

嘉慶間蘇州某商挑重貨歸舟行過而見有冒雨呼搭船者衣衫淋漓商憫而許之北東園筆錄

卷二

二

引入艙易以溫袍給以酒食其身外無長物恣意飲噉而商亦喜無厭俟數日後忽有盜十餘人持械登舟肆劫舟人皆哭計無所施惟束手待盡而已忽搭船人大呼曰有我在毋恐也跳出船頭連擊數人落水盜遂引去其人珍重一聲暫登岸不知所之桂林周照橋孝廉自擊其事作俠客傳紀之夫客固俠矣而某商之遇險不險者則不忍之一念為之也

李封翁

臨川李重誠封翁以義舉起家已載前錄茲復得其遺事一條云封翁始至粵而投酒肆為傭後主人以其篤誠特授之令司帳番主人本家山西一日病重召李籍之曰我病勢危不起此店計可收得千餘金身後託汝為我殮殮爾受並運柩回山西付與吾兒徐金即為汝嗣勞李籍之如命運至其家將遺書與徐金徐金交還其子于以父書中有遺金嗣勞之語堅不受金李委之而去忠誠任事於此已見一斑矣

借債代償

余前錄載徐年庵侍郎與其族兄科名互換事時清城令郭少汾邑侯與侍郎為兒女親家尚未知有此事願以為族姑余復從福州聞浙人述侍郎事情形又異因並錄之其足為勸則一也浙人云今少司空徐年庵先生嘉慶庚寅科浙省解元也秋

閣前偶與族兄遊城隍山適有婦人入廟求籤以籤文求道士指示道士令請教先生先生詢其所問何事婦人曰予夫病重醫言須服人參方有轉機予家貧不得不重惠藥貨以為奉償計夫病能挽回償債自易否則累上加累身難當此決之於神相公為我剖之先生以好言慰之而去其族兄忽於神案旁檢得一布包解之有銀約二十餘兩笑向先生曰今夕不意無酒資矣先生曰此必項婦人所遺汝既聞其言而忍取之手族兄以為迂謬竟自攜去須臾婦人踉蹌復至尋覓不見銀包號咷大哭曰予此物遺失與吾夫性命俱休矣先生解之曰物已落他人手不可復得汝向告予予深知汝苦予不能力止人之攜去是予劣也今願代贖汝在此候汝汝可告我姓氏住址我下山為汝設措下午當如數送至汝家婦人始不肯信復思無可如何只得先回侍郎立向各親友借湊成數親送其家付之是科致解次年已卯會試連捷入詞林躡九列壬午科主試江南本年又作會試總裁江南學政不可謂非厚德之報也

持金剛經

卷二

三

持誦金剛經之靈異自晉宋以來備著傳記至唐益顯段成式家世持誦歷受其益有金剛經鳩異錄拾至二十餘則皆當時目擊情事非子虛也余少隨侍京師見翁覃溪先生年逾八十猶每年於先人忌日必用精楷書金剛經全冊分送各名刹及訪交好家大人時在蘇養廉詩亦乞得一冊每晨先生素不佞佛何以亦死於此先生嘗言金剛乃佛家太強之神靈間段具有呼必來有求必應全不顧理之是非曲直也故佛氏室之門外為壯觀像像之明乾慶間有某司寇之戚徐姓者能持金剛經司寇年復徐為作功德補經日每百遍一夕病中忽覺為鬼使召至閻羅殿上坐至者謂曰某司寇辦事太刻舉上帝報發交我處處說事甚多忽蒙金剛神闕門入大嚷大鬧不許我審問我妻某司寇去我係地下冥司金剛乃天上神神我不敢與抗只好交與帶去金剛竟將他釋放我同人犯脫逃不能奏覆上帝只得行查到地獄王處方知是汝在陽間多事替他念金剛經所致姑念汝也是一片好意無大罪過然妄言鬼神於有小過已罰減陽壽矣請召汝告此情仍汝汝速歸俾知此經非可妄持其某司寇已蒙地獄王重復解到聽審矣按此覃溪先生為家大人所述如此不知受自何人先生非妄言者即此一事足見佛力無邊天條難犯兩者



蘭州守自擊其事。今僕及快之歸。遂成狂易之疾。以終方伯笑語人曰。昔有人自言。今早登黃鶴樓。欲觀江中覆舟。以為樂。竟無一舟覆者。歸見荷磁器者入城。失足盡碎。是快人意。似此幸災樂禍。心術陰惡。其言至今。人不忍聞。此在市井無賴之徒。或所不免。不料士大夫於功名得失之際。竟有蹈此微者。宜乎災及其身也。

救獲獲報

鎮江范某其妻病瘵。瀕死有醫者救之。曰用雀百頭製藥。未餌之。又於三七日服。其腦當痊。然一雀不可減也。范依言購雀。而龍之妻聞之。慮曰。以吾一命。殘物百命。雖死決不為也。聞龍救之。未幾病自瘳。且得姓生男。兩肩上有黑斑。如雀形。

黑額人

金陵有數十人。共一舟渡江。春中流風驟起。忽聞空中語曰。黑額人中有黑額者。自思空中既指我。何為眾人。遂跳入水。舟隨覆。無一得免者。惟黑額人先附一巨木。漂水至岸。獨不死。

統袴子弟

家大人曰。余十一歲。即隨先育政公游學廈門。館於廈防廳署。東人為漢軍劉某時。北東國華錄續編 卷二 六

臺灣林文滄事。軍興。阻留滯三年。始歸。廈防廳為吾閩第一優缺。海船廣集。市廛殷賻。官廨尤極豪華。大堂左右。設自鳴鐘。兩架高。與人齊。內署。謂是署中。蓄梨園兩班。除國忌外。無日不演。唱館中學。徒六人。二弱冠。餘則十三四歲。不穿無人。不佩時履。表者十三四歲者。遇歲時。必戴服。頭上必紅頂花翎。腰間必荷囊。素帕。即瓶日與梨園子弟相逐。但一近書館門。輒為資政公所呵禁。不令入。學徒在館中。尚知嚴。一出館門。則無所不為。東人常令司閽者。縛其子。至館請施夏楚。而內東族入館。面求寬免。以故學徒皆無所顧忌。余每望而畏之。資政公常勸之曰。汝不必畏他。亦不必慕他。此古人所謂統袴子弟也。杜詩有云。統袴不餓死。若此輩。者十年之復。吾真恐其餓死也。復東人以軍功。獲與守入。觀和坤知其履防缺。久索賄四十萬。不應。遂掘其冢。斃。籍沒之。余初次公。果至京。訪之。則已散居各廟。廟無以自存。復余官。京師再訪之。僅存一名。四格者。與其所生母。促居草屋中。籃纏不堪。余每月以制錢二十。資之。復令其以備書。洋貼其筆法。尚是資政公當日所授也。迄今余守荆州。荆州將軍。軍署有宗室公也。與劉有親。劉猶因將軍。寄資之。未幾。余擢淮海監司。去將軍。亦物。故此後。遂不知其所終。

雷擊洋商

嗚呼。明通事之初。尚有所畏忌於國中。其暗中羽翼而保護之者。則粵東洋商之罪不容誅也。當林少樵先生總制兩粵時。日思以計擒其首。義律而洋商。偵知之一日。制府以事。招義律。請詣制府。義律乘轎。詣署。已入外城。門道有洋商。伍紹瓚者。由署出。即於轎中。以手搗。揮之。義律會意。遂回轎。進制府。聞而連之。則出城已遠矣。此粵東人。采目所共睹。切齒所同恨者也。先是有粵東。數百萬金。寄在洋商家。至是。取還。皆任紹瓚。密為布置。無何。雷起。洋商屋。倏將傾。紹瓚。從第四進。廳。事。提至頭。進。廳。中。播擊。竟之。東洋商。暨其。始。稍知。畏懼。余時。隨侍。桂林。不數日。即聞其事。蓋無不。操。掌。稱。快。也。

實心教學

侯官謝道谷學博曰。今人讀書。多不免於虛。館或以為迫於貧。而妨於學。其實非也。既虛。館則當以誤人子弟。為憂。如教童子讀四書。請經書。必與講解。自家不了。然於口。不傳。不先自用心研究。且有看書時。自謂已曉。及至與人講解。及覺口中。辭理不順者。則又不得不加研。審一番。如此。反覆。則弟子所得者。僅二三。分。而師之所得已六七分矣。惟身雖虛。館。而以子弟之功課。為厭。物。苟且了事。頗年。虛館。弟子。無得師亦無聊。不數年間。以求館之。難。為。怨。望。矣。故。貧。士。虛館。而立身行己。於此。規。馬。前。程。通塞。於此。定。馬。聖。人不厭不倦。是。微。上。微。下。之。事。以。聖。人。為。之。終。身。不。過。如。是。以。初入門。學者。為之。亦。必。如。是。此。言。最。為。確。切。

蛇克

黃齊先生嘗語家大人曰。道光丁酉夏。予於南園觀。食。石。見一。蟻。蟻。飛。撲。於。子。笠。簷。上。變。揮。怒。若。欲。撲。擊。然。叔。將。扶。而。殺。之。時。木。漬。青。花。人。顧。姓。在。旁。執。手。戒。勿。殺。曰。物。有。知。也。安。可。與。之。結。怨。對。取。予。聞。其。語。異。而。詰。之。顧。因。言。數。年前。伊。戚。王。姓。者。嘗。以。花。木。易。米。往。來。湖。廣。一。日。機。船。漢。陽。村。落。聞。忽。來。一。小。青。蛇。沿。船。板。而。上。王。姓。者。便。以。手。作。叩。頭。狀。王。異。之。辱。綠。隊。入。頭。船。中。而。盤。因。其。非。毒。藥。者。聽。之。便。連。揮。至。江。濱。之。浦。口。剛。擊。蟻。則。蛇。出。仍。緣。板。登。岸。回。顧。叩。頭。如。前。狀。益。詫。異。倒。其。所。之。蛇。蟻。半。里。許。管。入。道。旁。人家。籬。下。匿。不。復。見。越。日。聞。有人。為。蛇。噬。斃。者。心。知。其。異。往。視。則。一。少年。衣。冠。甚。都。倒。前。蛇。匿。處。似。曾。舉。舉。差。人。也。其。僕。方。往。來。無。措。叩。之。知。斃。者。策。騎。過。籬。下。觀。忽。隨。動。馬。俯。而。拾。之。一。小。青。蛇。突。出。嘴。其。指。俄。然。失。聲。滾。地。呼。痛。頃。之。

遂絕而此路者然矣視其所或則右手食指青黑而腫似中毒甚深者王不勝歎異歸以語顧者如此顧因所聞推以徵叔子耳。按小青蛇即俗所謂青條蛇我鄉人家屢守及田野阡陌間所在都有非如赤練寸銀蛇之毒也從未聞有嗜人至死者漢陽小青不遠千里顧求附舟擇地潛匿若早知其人之必由此路有獲獲之事欲得而甘心者苟非積善宿怨焉至此顧世人多結善緣勿留孽果乃或謂此段公案適然適道若當出地當顧之遺跡亦安知天下之廣大人物之善惡胡而適然適道耶亦不思其故矣。

負妻果報

道光戊子科順天鄉試首場有拔貢生某者入號後垂危廉價不飲不食詰朝題紙下已久日且高某亦無聲息號軍及鄰舍疑其病也更迭視之見其啟起撒所臥板移接枕向內坐始詢諸語不可辨繼而自枕其額號軍慮不測稟起緝官入號看視某輒言貌如常官去仍垂廉寂然矣有頃伺之則已自絞死所經繩兩端懸於壁釘絕無圍結僅結項而已。而頃聞則八履稠疊深陷若遺痛指者然時有識其人知其事者云生幼孤寒伶仃無依借馬通接胡餅以延喘而暫顧隱隱時於村東開釀釀兒續能依樣記講其鄉有某翁者家小康憐而異之招至家給其飲食具束脩命之就傅且以女年相若遂許字焉生成童遊學及冠與拔萃科舉名騰起生與女素不避面意得後遂乘間偷合翁不知也嗣入都久翁信問婚期生自負才名不患無富貴良姻而願與田舍翁締婚平竟謂侮意覆書言其女不貞難棲背盟之語翁接閱恚甚詰責其女遂吐實復沈沈沈沈而生堅不可回翁無奈煩噴於室女竟銜憤投繯此其辜恩負心之報乎。

趙太守

桂林趙復齋太守宜本為諸生時偶行市中遇老人呼其名曰汝祖德厚立品亦端今科當中第牛犬肉尚宜戒食毋忽趙方疑訝聞見其但登鼓樓正攝其後聞家無人足科果獲獲後復夢老人曰何忘吾言趙自念持戒甚力驚懼告家人始知日間以犬肉祀都督神也相傳都督為元禪將兵敗匿山谷中因犬吠為敵所覺遂遇害後為神威靈赫灌故土人祀必以犬云聞太守之專人精申律學。主粵東西大幕值其臥病瀕危適有疑獄大府親至其居叩之林榻間力疾定讞所全活者累太守登第後分職秋官本其家學為時所推重有昏夜擊于金嚙托者峻印之今四

子皆入仕版少子以醫書出刺山西臨州時州治背山荒僻殊甚一日微行遇虎狀擇神祝而虎竟退今州人立趙公祠於遇虎處則其人其政均可想見矣。

故祖首逆

湖州歐氏子自幼失嚴於父故遠出外流備極年小有資養贖脫能營生而娶妻矣其父窮老無依聞之來探其莫收養焉至則其子作白服謂首不我子而今欲父事耶怒置之不留聲稱父喪氣妻涕泣已聞時矣一日其子忽具舟迎父叩首悔過自是骨肉完聚奉養無稍懈始逆終順若出兩人也有知其事者言其父歸後值四月四日邑人舉城隍神出游子方倚門觀驟然倒地口喃喃作官語繼復呼痛乞恩了了可憐似其已故之祖以忤逆乃父所誅與與冥司已神准後適攝魂而懲責也及楚詢之雖諱不復承然觀其率然改行而為父子如初者眾目昭昭陰陽相證知其悔悟為有因矣。按歐氏子之忍於其所生乃父不明首於官而厥祖顧代訴諸幽陰卒使其孫為順孫不為逆子實冥中之挽回非猶是生前一般慈愛耶世人於親族稍疏者每謂去祖已遠視如陌路宜知由于孫觀之則枝分葉散由祖宗觀之固一本同源也後嗣之於賢不肖有異視也代於後嗣之賢不肖無異視也觀此可油然生孝弟之心矣。

仙童

道光初常州楊姓母子二人母喪老于年十五六擔賣鮮果為生孝養無間嘗遇母疾寓停奉不離既乏生理藥費益艱一日持方向肆贈賣為三哀懇肆中人以所負多不復許要危無措適一藍縷道人過詢狀救乞得肆中包裹素紙長三寸許者並索筆硯倚櫃畫畫柳下一老翁坐船頭手把一卷卷端書香舟漁唱四字眉目鬚鬚勾點驚意而已柳筆付其子曰若許醫藥費及經管費當幾許耶子曰十貫錢殺矣曰若將此至某門外官塘石橋側張畫就盤陀坐有問價者如數售之可也時市人聚觀謂此草草筆畫又無裝潢誰其出重資以購耶率噴為妄其子見道人意見甚且計無復之姑如所指往俟良久無遊悞恨欲歸則遠聞鳴鑼聲頃三四大柁旗槍鮮明類官船者至橋條爾停泊一短衫袍褂儼然貴人出船四眺觀所張畫急上岸趨視把玩而不能釋問欲售耶曰然問值以十貫對數怪其昂遽攜入轎呈一老榻榻捧卷而笑若不勝其喜者招其子詢所自來款曰此仙筆也命僕畫幾如數送其家而去市人咸驚異信為孝行之報也其子由是頓悟藥債母病旋愈生靈欣欣



江南舉子

江南近科鄉試有數舉子於高樓連夜開即居以掃女泣者聲甚幽咽視屋梁有穿漏處一人童几上窺見小樓中設重座孤燈受燈一編衣掃帚狀似以巾搥淚而哭其人招取幕登高壁摩為塵土索索下掃若覺之者仰首長歎一聲顏色慘悴吐舌三寸許款然捲燈灑影厥駭絕若累棋有破額傷股者各驚愕索頭而卧翼日訪其鄰則室無居人或言數月前有某氏婦因夫死而自縊以殉者取皆懷喪並以破傷不及終試事歸此事清嘉生為黃齋先生所述先生曰此掃生前節烈死後猶懷傷故夫光景何等可憐乃聞聲而為穴隙之間觀狀而甚哀校之柳絮因風感懼以喜招然則貞魂三寸之舌即謂之廣長說法可也彼子於僥倖者何不引以為戒哉

梁國平

廣東東莞縣梁國平一生忠厚正直急人之難多所矜全後復見夢於其夙曾益中者謂蒙天監為他省冥官死生路隔難忘故情特來作別云云曹醒疑信參半踰歲又夢與國平晤叙如平生談云復荷上帝加恩遂擢甘肅靖遠縣城隍已於某月日赴任矣曹問前任之神何以更換國平言舊神亦係同省高州府信宜縣人姓雷名鳴邦新陞甘肅都隍故我所得是遺職別作四詩為贈記其二云聰明正直始為神曠爾諸昆好敬觀從古吉門多衍慶和平終屬一家春處世須成大丈夫無驕無論是其德田園世守詩書耕種人家澤自腴詞難淺近而義關勸勉此是慶成寅三月二十五日夜曹所記第二次夢也

張氏子

浙有張氏子年少解書博雅行俠遠甚值清明中元婦女野祭夜哭時輒窺伺竊聽聽此不疑意其亦即離魂也後於七月望夜乘月信步入幽巷聞有哭聲連戶外憐憫憐學知為新婦憐其久魂傷神怡因其地去家近遂通攝所吹簫至則哭猶未已乃當門負膽而立鼓齊按指覺為鳥聲入孔相應方快通問忽若有從背後批其頰者所吹簫墮地如裂遂負簫首歸氣續如縷向其妻述先後所遇曰吾平日以此為樂且知今乃遠大苦取視所地處由紅腫而紫爛不日竟以此殞其妻母臨

哭必先視戶外聞其無人乃發聲惟恐有人竊聽似具夫者顧不能守本終喪而無矣

犯淫

道光甲午湖南鄉試有士子題一律於明遠樓下云千里來觀上國光卷中暗被火油傷半生只為淫三婦七屈惟憐貼五場始信韶顏為鬼域悔從舊地結鴛鴦香聲有志青雲士莫道開化竟且香可為淫人間問者下一鍼及時楊雪樵先生官湖南為予述之如此

張南珍

嘉善縣城隍廟神座傍分塑書役像皆生前肖形所為有庫吏張南珍者亦廁其間一日以事偕友入廟有指像戲語曰爾尚未嘗差耶張曰老翁不見喚耳故後越日張于倦伏枕瞥見皂衣人來若促其趨公者起隨之行至一街署穿石牌樓過池上平橋越廳事到後堂不知為何地也佇立良久皂衣人曰官升座矣則見短身白鬚藍袍短褂而頂戴者據案坐旁一吏侍張膝地叩頭官問爾張某耶爾謂我不喚爾當差今來此何如張始悟為城隍神以昨戲言故也意頗惶若復叩頭稱謝執役但

此東國書院編

卷三

有心事未了顯靈冥冥神詰其為何張以三樞尚未詳訴神頗似不憚曰爾年已七十三矣此事不應早了耶張復以家寒無力訴神旁觸更揮巨冊遙略一展映透色察點首曰爾尚有一點好生之心合多活十年屆時來當差可也度之出過故諫馬丹書者謂之曰爾何不速歸即拍其肩遂醒則僅卧已三晝夜妻子環泣以心刺尚温未即棺殮耳張為人而易寬厚自有靈吏影這仍事官微事終自為設法補其竊求當局多方開釋早免駢誅得從末減蓋其力也神所云一點好生之心其謂是耶

吳誅

吳江舉人周某者素無賴陽施陰說噫人以填其慾怒者不知凡幾某年冬將為入都計邑令慮其生事泥金勸駕可成行矣未幾得瘋癲疾縱飲哭舉止改常家人防閑之久而漸懈一日晚起於屋後見浮屍傍視周也頸上隱隱有紅線若刀劃然究莫知其死狀若何先一夕有縣役於初昏時聞聲差傳呼聲意色若比較也狂近趨視屢事寂然及諦聽則聲出自城隍廟因赴廟過索繳之術士於門搖手止之將中共聞見堂上燈火照耀階下鬼影叢神視事處分茫昧不可辨繼聞呼周某名鬼卒揖一人前取瑤板耳神拍案怒連命曳出斬之覺陰風颭拂而過冷沁毛

膏而堂上影響波其駭異歸比曉聞其海鏡先是富家某姓正室死有缺其妾致覽者周與某姓素無交誼因是往弔以危言驚其坐人某姓惶懼沈沈以塞其口顧聲聞四播從而觀者取被埋入宦及檢驗無故事得白而家半破又某氏悍死不明周為之強制其親屬致有銜忿自沉者就此二事其被冥誅也宜哉

試卷燬名

嘉慶丁卯浙江鄉試點名三場後大雨應試者渾身濡濕撲跌踉蹌後攬先無復魚貫而頭場尤甚錢唐張某於人蓋倒地為履齒踐踏以致慘厲他如厚肩僅僅踴躍者紛紛藉藉黃雲太守適應鄉試三場因失履輾而沉行坐文字四十號此舍先為號軍堆積雜物黃將考具暫置於右間之三十九號出借同試之穿靴而備鞋者再入號則油帶坐椅號軍已代為安頓呷茶偃卧剛息餘喘呼三十九號者至矣起視壁間字方知越次顧我甚倦於擬柳且念兩舍異連共一號軍無爾弊實不如通融易坐之為便也因向本號者告之誤且與之商再三乃允其人武康王姓談次頗自負爾輩氣甚雄蓋游歸而應舉者也十四日黃曉睡方熟欲見一披髮女子掀帘撲撲王聞驚呼喚黃覺如夢覺耳尋常置之俄頃則王亦覺噴黃

此東國書院編

卷三

呼之醒詢其狀與所見同時黃病目亦眇會特甚中秋夕未眠即寐夜半聞王尖聲嗚曰誤矣起視其卷面現一孔大如鵝眼錢云適欲如廁剛揀卷蠟燭爆落致此因告巡緝官乙換卷監臨諭以毋庸換給不干貼例也王回號仍欣然騰寫未幾復聞呼聲更厲視之則卷面燒痕細如線香而姓名覆蓋其五策已鈔畢將收拾交卷忽遭此厄也再再以換卷請監臨責其粗心屢責堅不之許乃頓足涕泗而出竟登藍榜意者紅蓮幕下有以召游魂之變耶受之者當自知耳

微行摘印

長秋庵庵老廟巡撫浙江時訪得某邑令頗著墨弊一夕微行過令於道公直衝其前導問將安往令降輿答以巡夜公曰時方二鼓母乃太早且巡夜所以察奸也今汝威儀儀衛打民方避之不暇何以舉為無已其從予行乃悉屏其從者携令手偕行數里至一酒家謂今日得毋勞乎且與子飲酒遂入據坐問酒家適來得利如何對曰利甚微重以官司科派動多虧本公曰汝細民也何科派之有對曰父母官愛財如命不論茶坊酒肆凡買賣者每月悉徵常例錢盡復因假虎威加倍勒索是以小民殊不聊生因縛送某令富民者十餘事不知即座上客也公曰據汝言上司獨



無覺察子對曰新巡撫號稱愛民然一時不能盡悉小民亦何敢控訴公笑飲數杯  
輸值花出謂今日小人多已甚之言我不敢輕聽汝亦勿怨也復行數里曰我今夕  
正可巡夜蓋分路而往今即去公復回至酒家叩門求宿酒家對以非富客處公曰汝  
今宵當被橫禍我此來非為奇宿蓋獲汝也酒家真其意遂留之至夜半聞刺喉聲  
真意則里昏醉差持碎鐵拘酒者公出應曰我主人也有犯我自當之與某無涉  
里昏不識公嗔曰本官指名索某汝何為者公強欲與俱遂搜以行酒家畏魄不  
知所指公慰之曰有我在無恐會即釋汝也至則令升座首喚酒家公以提帽蒙其  
與酒家並宿頓登堂令一見大駭亟免冠叩額公升其座笑曰吾固知汝之必違酒  
家耳遂懷其印以去曰省却一員捕印官也

雷真

嘉慶壬申廣東新甯縣某村兄弟二人有妹已適人兄四十未娶弟曰凡不娶將絕  
嗣蓋弟以娶婦兄曰得婦而失弟不可以為人不如其無婦也村中有富翁聞而  
義之語凡曰吾正需備今與若三十金若弟為我傭而富其息弟得食若得婦不兩  
利乎他日有金可贖也從之新婦入門久之竊疑夫故有弟今何在夫泣語以故婦  
曰得婦而失弟不可以為人如其無婦也婦謀請父展轉得三十金藏諸筒將復  
其夫贖弟既而索之亡矣憤而自縊葬日其小姑哭送之忽雷震棺開婦活而小姑  
死金擲諸地蓋小姑歸甯知嫂藏金處陰竊之而嫂不疑也遂以棺葬小姑而以金  
贖其弟事見吳鴻來孝廉應進雁山文集

任幼植先生

家大人曰江南任幼植先生大樞為禮節前輩樓學小學俱精此誦博洽一時無兩  
翁莫溪師稱高其友而以乾隆己丑傳臚浮沈即著晚年始得  
記名御史未拜即歸道山 本朝二甲傳臚解不入詞館者人皆為先生惜之先生  
自言十五六時偶為從父侍姬以宮詞書扇從父疑之致自縊死其魂於地下先  
生遂奄奄臥疾魂亦被攝考問閱四五年冥官親鞠七八度始辨明出於無心然卒  
坐以過失殺人減刑具官緣故任途偃蹇如是紀文連師嘗曰冥官治是獄者即顧  
印中德也二人先不相知一日相遇彼此如舊識時同在座親聞其追話冥司事幼  
植對之猶慄慄也

顧印中

有客問顧印中以冥王秉報之事曰陰間判獄仍用王法乎抑用佛教乎顧曰不用  
王法亦不用佛教但惡人心人但問心無愧即冥中所謂善問心有愧即冥中所謂  
惡公是非不偏不倚幽明一理儒佛無分按此說平易近情天堂地獄原隸人趨  
避也

述華

乾隆間福州某甲震死久之或傳其在逆旅嘗負鄉人客死者千金之貲致其舉家  
奢死此當所以報也同時同郡甘肅洲民某乙弟病瘵利其黃腸醫藥之醫度其  
弟疾本必死而賂可計取也乃請緩圖而謀其禮與藥以愚某乙弟死醫如約賈賂  
既而醫信某乙入城舟行傍江漸有虎躍登其舟啣某乙去而八敗醫面醫所得賂  
求藥乃愈客或以此事告家人曰使天所顯報若是當是虎天下孰敢為不  
善惟其不盡然也人乃疑之耳家人曰人世謀報固有其報刑不俟奏報者如  
重索請 王命即行正法者是也其當報可而後行者如 殊批即行正法者是  
也有違之及久而不之刑者如釐決流等者是也而於疑之獄八議所寬者亦時時  
有之彼雷震虎顯報者其不俟奏報而即刑者數其他報有遲速而或疑其更安知  
非遲而有待而報之終更者又安知非如人世於疑八議之比冥漢中別有權衡者  
歟

慢客招尤

余隨任桂林時聞前政某中丞性簡傲每日必午睡半晌不許家人驚擾一日某學  
使來拜大門外已傳鼓矣中丞才僂蹇在牀可聞者持名東啟請勉而後起時方暑  
熱呼湯盥身面再四又俱其通體燥熱然後著衣冠徐出迎則日暮已移六刻著  
中賓朋咸竊笑之學使在與中丞不可耐憤不可言相見後草草數言即別兩家僕  
從皆知其不歡而去而中丞憤憤也越日中丞往學署謝步亦在大門外苦守一時  
許而後獲進是日天愈熱中丞坐輿中久已極中暑及至廳事言語失次竟至跌  
踣而回卧病旬餘日而後出有學使俾來問病者私語人曰是日中丞到門司關者  
實相戒不得鼓蓋僕從等皆停前日之怨故使主人遠久而後出也 按此事雖小  
而招怨甚大昔史記載鄭當將城門下客至無貴賤留門者顏之推家訓云門不  
停者又云失教之家關守無禮或以主君廢食嘆怒拒客未過江南深以為恥黃門  
侍即美之禮貌善持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此皆不以為小節而怨之也若某中丞



德無量即有善報或輕或重得一人奉行便得無盡一人驚覺便轉敗為功官聞  
有中表兄林佩為舊族名門才貌雙絕各有慕悅之意雖得見面而俱有草長在前  
不能遠也後值清劇感聖聖聖珠簾屏隔內外其表兄避清得探後覺見其表妹不  
在席乃東西散步到一書房值其醉愁小榻頹然粉粉脂散喜極暈近忽觸燈闌小  
軸墮地取視之乃成淫文也語音危厲厲之悚汗下疾趨而出雖此少年本有善  
根亦全賴此雷頭棒喝矣

烈婦釋冤

江鐵君又言江南某科鄉試有某生者聞鄰號號聲視之一生碎涕而流血滂然  
某問其故則有鬼附其體言某夫婦貧賤攜子備此人家此人親我色屢稱我不遂  
陷我天客死復逢我我遂投縊今來取其命耳某曰然則烈婦也可敬君子今在  
否鬼曰我死後巧於路耳某曰若取其命而子焉加疑恐不免清聖奈何其貧其死  
命以田產若干給爾子俾娶妻生子死者有復可乎鬼曰如此甚甚但彼  
未必從且我奉冥債但違命也某曰彼畏死必從我為若成之否則仍取命可也鬼  
曰甚善君為我要之鬼去其人遂歸某問之信且告之其其人唯唯既出聞至其人  
寓其人作一楹笑之曰我歸即辭此事侯君來證也某三場廢卷忽見有鬼現形  
明視有善色爾曰賴君一言死者得所生者得安才德士也妾為君請於神早登兩  
科今即捷矣勉成吾事可也某歸詣其人家則已求得其子分產校之且成其家室  
合量其夫婦某科果捷明年成進士此亦王明經樹裡主申年為予所述俱有姓  
名今忘之矣 按此與前編所錄浙南鬼說情一條相類但彼是浙江某此是江  
南某後竟乾陸間事此是道光間事亦可見天下無不可解之冤也

牛戒

余家世不食牛肉已相傳二百餘年矣家大人以公事報罷南旋在浙江惠慈沿途  
地病而回自秋徂冬每日一雞已足百餘次處羸殆不可言狀先大父憐其飲食少  
進間以厚味滋益之一日有相好某處又以下祭所餘牛肉相餽醫者言虛羸最宜  
啖牛肉蓋大有益於脾家先大父精治之謂家大人曰此下祭之餘本可食况以治  
病尤無妨也家大人本不致食俾遠展命勉下一箸故大吐並宿疾一齊湧出其日  
遂遂止其實牛肉並未下俟也因憶惠慈山先生矩角雜記中有一條云庚子年  
叔三代不食牛肉會病以牛羶合藥間有健牛肉者則以給奴僕自謂可幸無罪怨

夢見麻鞋衣者曰汝豈食牛肉者耶何醒聞若是庚子以來食鮮鮮衣者命故官檢得  
眼目曰汝豈食牛肉者耶病成或且以啖奴僕當奪一紀念汝有悔心能勸得百十  
家不食餘遺汝界度念世人信成者少設有物以牛肉可奈何鮮衣人做兩曰癩  
之上可也也只恐念不堅何要行不應定驚驚神靈其言內人整同言字亦持牛  
或偶慮為所飽飽舉一已夜夢少年黃姓者持劍怒誓謂伊母肉是起詢所詢  
果黃姓牛肉也或謂食牛肉細過二子既累世不食因病稍暇而陰隨乃爾依推牛炮  
煎不如餐者何以復加坐答曰黑面老子自有處分且如彼或人說因果不信並此  
鬼神警懼之憂亦自能全不傳也或又疑食與殺有異不知人嘗食牛則牛如八珍  
世未有見八珍不割而帶蹄者也人嘗不食牛則牛如糞土世未有取糞土割而帶  
蹄市也夏秋與食猶與刀也此言極為痛切可錄可勸云云因備載之

程太令

同年何小汀是日江蘇精楷縣有姓程者以忠厚稱由商賈致富素與某縣郭某  
善晚年一切販運悉歸經理程某物故其子具勸程遷先乙酉科舉人以父所信任  
之人不敢更易郭某勸計偕入郭其幼弟方留備常遂將其生理罷止大凡貿易  
不能悉現現貨時有所稱貸於人亦或為人所負其時程合好子母實有慮無結弟  
生理既罷為人負有皆歸身而何人者索取各門至構訟其勸難得和除  
焉於訟事不能赴官而郭轉置身事外親友咸為不平後郭子院試已錄送揭復日  
以筆誤被點所補之人即其勸少子也舉以為天道有知云按小汀之舉人但徒於  
嘉慶末任精楷令義勸郭某勸計偕入郭其幼弟方留備常遂將其生理罷止大凡貿易  
得悉其前後類未為余述之

北東園筆錄續編卷三終

北東園筆錄續編卷三終

冥判

吾鄉楊允清邑侯。與先祖資政公文好。其父有活無常之稱。凡當冥司。若役者。走無家大人。少時常因侍側。泥色候問。鬼神情狀。邑侯曰。竊聞人間居室處。有鬼。鬼所最畏者三種。一為節婦。二為營兵。三為醉漢。醉漢過之。而不及避。其魂必被衝散。蓋節婦之正氣。營兵之悍氣。醉漢之狂氣。皆足以衝之也。又言近日有某甲在舟中。忽有自後呼之者。則其鄰也。甲曰。德汝已死。何事至此。鬼曰。我因客死。魂遊甚苦。欲附爾歸耳。甲素相熟。不怖。鬼使登舟。開談久之。問陰間最重何事。鬼曰。最重是喫牛肉。喫牛之人。吉神避之。忌煎熱之戒。牛之人。吉神隨之。悉然避之。甲曰。信如汝言。我從今誓不食牛矣。有頃。鬼忽大哭。甲問何故。鬼曰。本欲附歸。忽見福祿壽三星擁護。爾身我不敢近。歸不成矣。踉蹌登岸而去。

某太守

貴筑周石藩。與家大人相。適于揚州。有循吏之目。善談論。嘗語家大人曰。吾鄉有蘇君某太守之愛婿也。蘇以氣質粗暴。見忤於父。其父赴官。首之太守。為之周旋。乃得免。嗣蘇以納妾故。與太守女反目。女訴于太守。太守怒甚。白其橫暴之狀于官。揭其舊案。而周內之遂下獄。蘇憤極。對口而死。時論以太守之拘其女。而毒其婿也。不旋踵而太守亦以對口瘡斃。此非蘇之能為厲也。但蘇初忤父。當死。太守既死之。旋以女故置之。此則蘇無此法。其為厲也亦宜矣。

肖籍冤獄

周石藩又言。其弟南坪。在刑部四川司主稿。時四川有擅殺案。回堂。佛堂官意。違疾之道。尤壬午春。聞揭曉。有挑廷清者。中式。姚本浙人。游幕于黔。與于舊識。泊後。遂買黔籍。領鄉薦。來京。未拜。同鄉及聯捷。乃編拜。皆弗納。子住貴州西館。不告。聞人直至于。窺所相見。求于弟。印結。因與弟。集同鄉官。共議。座滿人多。子進去。弟白於眾曰。彼固由鄉試來也。家鄉人不及攻。因其連捷而攻之。已成之名。殊可惜也。且攻之亦不能更補一。人矣。座中水部某云。令彼出金三百。修理會館。何如。眾弗應。弟亦未言。可不少頃。農部某與西曹某。皆含憤而散。子自外歸。弟述其狀。且曰。吾先有禮于家矣。姑出之。容異日徐圖可也。乃召姚而與之結。某某議論。騰沸。有孝廉

為姓力撥之。即使某之弟。華生名清者。赴都察院且控。奏交刑部審辦。審係由貴州鄉試來者。乃定議行查。恐清又以南坪弟。受姚賄五百金。再控。堂官修前隙。奏請革職。屢訊十日。無端倪。復白于堂官。不許。乃假鍊姚使以捐金三百。修館之說。誣姚。姚不忍也。然審不支。乃從其誣。隨召弟鞠之。三日不能成。獻並索傳子同訊。子度其情事。知堂官之必與弟為難也。乃語弟曰。彼不過欲奪爾職耳。拼一革職。何堪受此折辱也。弟乃誣服。奏曰。周某某條管理會館之人。如此項銀兩入手。雖非侵蝕。亦不挪用。前已奏請革職。毋庸議。此案一出。都人士莫以為冤。未幾而華生清者。以惡詐不遂。而致獄。成而歸。元于道路。其兄西曹某。死于京。僕妾皆逃。承審官某。以別業坐。職出西口。此異域。鳥姓者。補縣令。西曹某得知。府同時革職。鳥尚回黔。某知府更不知所究。竟無何而主。是獄者。其勢焰亦盡。復戾深。予所見報應之。事未有如此之速。一無所漏者。豈不必皆為此。而不當其為此事者。彼蒼者天。胡不憐憫耶。

劉某 山左吳邑侯。知貴州桐梓縣。因案進省。與其幕賓劉某者。同住楊家巷。寓一日。吳赴欲連義。縣署二更時。歸寓甫入門。聞搏擊聲。疑誰與劉某。聞也。推其寢門視之。揮拳如雨。脚亦飛揚。捺之使言。嗒然若喪。因詰其故。則曰。某氏率其女。將與我為難也。先是桐邑有童生某。繫於某家。衣服飲食皆資於某。於是婦有驕色。雖生女已三齡。而反目之端。已非一日。某日其妻虐過之。生恚甚。持鋤柄擊之。死其女。哭而呼之。並一擊而死。案到官。吳以其寒士。並壯其志氣。欲加憐恤。劉為謀。剛去其女。俾得稍從末減。劉正藉此稿。而冤魂隨之。耳夫人命至重。律案難誣。劉不過以一念好生。僅求末減。且受鬼譴。況以賊私出入人罪者乎。此亦周石藩目擊之辜。

孔生

有孔生某者。在黔中為黎園子弟。時周石藩館於太守趙。蘆州幕中。值署中演劇。見之。駭其姓。因詰之。據言祖籍山東。其先代官都。沒於黔。遂家焉。門庭漸落。因感歎。窮身債。青蚨一千四百文。今十四歲矣。恥隸是役。欲脫無緣。言次涕淚隨之。並求救之。以字石藩。憐之。惟念廣文冷宦。欲從學海。航人大。不容易。姑叩其曠身之數。則非百金不可。乃述其事于縣尉陳君。復履陳亦心動。許以五十金贖之。班長不可。急挾之。遁于滇中。適昆明太守見而異之。並得其贖末。慨然曰。百金易事。耳。吁。班長之致

貴筑周石藩。與家大人相。適于揚州。有循吏之目。善談論。嘗語家大人曰。吾鄉有蘇君某太守之愛婿也。蘇以氣質粗暴。見忤於父。其父赴官。首之太守。為之周旋。乃得免。嗣蘇以納妾故。與太守女反目。女訴于太守。太守怒甚。白其橫暴之狀于官。揭其舊案。而周內之遂下獄。蘇憤極。對口而死。時論以太守之拘其女。而毒其婿也。不旋踵而太守亦以對口瘡斃。此非蘇之能為厲也。但蘇初忤父。當死。太守既死之。旋以女故置之。此則蘇無此法。其為厲也亦宜矣。

之班長又欲借其值太守趙白于大府迫之以刑乃得贖制府伯公以屬通海令使  
課之蓋其山東同鄉也。有明經張君者自屬不取修脯而自為之師期年即讀充四  
子全書進本注悉熟又三年旋辭從清孝廉學為文五篇石潘執弟子禮石潘又為  
進子進義令張君僑居張月給三金以資薪俸復陳其前狀于胡梁園學使故遂入  
泮制府伯公喜甚飲之千金為購薄產發已登拔舉科矣石潘曾記其事或曰是  
不可記恐為孔生玷石潘曰渠始十二三如赤子入井少長即欲棄去其志氣已足  
千古記之所以哀其志而幸其遇也何姑之有子曰此生以克奮振拔不辱其宗正  
張明經清孝廉者皆已成進士不必言果報而果報在其中矣。

三總督

林于川先生自西域轉回人益輕健仍在福州授徒講學日與家大人過從談藝並  
旁及時事之可驚可喜者一日語家大人曰乾隆庚子于公車北上附三總督曾春  
船由衢至杭有一僕守船于偶問大人有與于者云云一子初生甫數月因迷大人  
原有兩子巡撫山西時有縣令出過一騎前行前導呵之下下令揮槍之其人即抽

北東國事雜錄

三

佩刀以拒刀為前導所奪詢之則轄下武進士令以刀誣控大人遂論死臨刑其魂  
即到巡撫署內大詬滿口稱冤扼殺大人之長子又欲殺其次大人懼惡曰我為令  
誤何不仇今而仇我乎曰今何能殺我殺我者汝也我必絕而嗣又扼殺之曰我今  
且殺令遂到令署亦大詬稱冤謂今日汝冤殺我我必殺汝令伏地乞命久之乃曰  
汝行當獲罪姑饒汝遂去無何令果以罪去官還回家春前出郭門令之妻女怨藉  
狂自縊其衣至重赤體呼冤為家駭觀其為屬如此以傳我伯有之事觀之非不可  
信也子嘗述以誠人及余到新羅全事王君為全椒人有才學與于同寓州學官  
舍唱酬甚洽後次余為述及此事王獨默然子又述其事於河南李君時李曰汝  
未知乎此即王某事也子摘古久之曰甚哉世路之反也子向固嘗為王君言之噫  
予之聞是事也固不知為誰何之人而漫述之以為戒耳孰知連對萬里外邂逅相  
遇偶述數十年前傳聞之語乃通親為其事之人乎益知事不可妄為言不可妄發  
王君之事往矣而我乃面暴之以觸其所諱我述王君之事屢矣乃通述之于王君  
而悔其所難違甚矣言行不可不慎也然非李君之言則亦不知為王君之事矣此  
中若有天焉以戒王君並以戒于也

匪情枉法

林于川先生又云平湖某翁者老而解一子充驛卒婿有李邑門內酒食聚無賴子  
嗜有貴人使僕數過其舍翁悅之遂以婦解有日矣僕欲長據其婦與翁謀殺其子  
適于從驛晚歸僕之行不可因堅留之婦不敢泄僕已暗置中酒徒具兇械匿于家  
至夜翁快飲過與子飲且醺睡者從僕復奮大椎擊之躍起大餘腦裂血淋漓不  
婦惶急早匿樓上翁乃以繩繫頸命婦勒之婦不可因揮繩樓上婦引之自以兩  
子勒死先是無賴中有某甲日夜從翁舍賭忘歸其家東之嚴昏夜不得出翁詰知  
其故曰豈有男兒而受制婢女哉乃誘賣其婦甲既得金遂縱賭無忌金隨盡甲既  
失婦又亡金乃大術翁早知翁與僕謀是日見往來耳語狀疑之何夜潛從窗隙窺  
之自其始飲以及行兇之形歷歷在目也晨起即揚于眾且首實貴人密以札與令  
廉其事眾怒聞然因欲殺付甲馳杭城鳴鑼沿街賣新聞為官所執問得其實悉置  
之法而令亦以匪情枉法論死蓋令事發時貴人親詣令請贖其札故令欲分其罪  
而無從也夫某翁之窮兒極惡不足論奈何居民上者徒備于貴人之勢而嚴治夫  
之惡以殃及其身哉

北東國事雜錄

卷四

四

野乘二案

乾隆間徽州野縣有男子娶婦後父母俱亡弟幼兄嫂育之兄嘗生于外復弟年長  
兄自外歸置酒慰勞之呼教同飲席間先敬叔嫂後敬其夫兄感為於一宿淡晨即  
起領謂妻曰我必貨他處須往觀必半月始歸言已而去嫂謂叔曰爾兄向日還溫  
言絮語家人與潮團團兩兩昨歸後神氣索然劇可疑令我還家視我父母必兩兄  
歸而後歸也箱篋皆封鎖疑為我輩守房戶可矣叔謂之而送于門夜更餘聞叩  
門聲甚急起出視之不辨何人啟戶則裸婦也無衣而歸涕泣泣說極前云有急  
難非君嫂莫救曰嫂已歸家家中只我一男子不可留也婦繫持戶乞憐不已無奈  
解衣還歸之令衣而入宿篋空房已乃有然曰我一男子而深夜納一婦人何以自  
解且渠無衣天明又將何以道之於是鎖重門而出嫂父家不遠夜夜告之使歸  
與之衣而道之嫂曰夜已半我不可不歸時嫂父在堂曰若然叔亦曾留吾家甚  
同歸善道之叔遂歸婦于嫂而自歸別室嫂之弟聞而生心為逐竊其輪而往倉忙  
入戶不及鎖與抱脚適兄夜歸推門已廢側身潛進重門伏於房外聞聲聲聲  
是操刀而入盡殺之而奔告於妻家日爾女與叔通我皆殺之妻父曰爾何言女

與叔咸在是志呼至兄愕然曰然則婦何人嫂與叔齋述夜間事兄愕然曰誤矣然則男何人嫂環顧一家不見弟急索不可得曰是必弟不肖已為刀下鬼矣奔至家驗之良是而不知婦所從來無何有殺在而逸其妻者喧傳徧導之使驗曰噫是也幸代續之矣乃共聞於官令各掩埋而釋之 野燕又有姊妹二人所適夫家相去不遠每歸常使道至姊所適與俱歸則宿姊所習以為常一日將祝父壽約同往姊置饋候之日不來謂其叔曰此去涉嶺路艱勢難久待我先往妹至留宿我空房中待旦而行可矣良久妹至叔迎門述獲意止之款而宿為薄暮未暇叔不耐臥反高其門而游于市過日間沽酒肆呼與語問何客來適置酒叔告之故肆人曰然則子不使歸留此共酌可乎叔諾之于是列佳肴對美醞長談暢飲叔沈醉德權而肆人竊其鑰悄然往入門賊空房戶杜以鎖則之妹聞戶有聲曰叔向端撞何忍有此舉計林後有板扉潛啟而逸匿于柴室中肆人入戶登其牀虛無人也曰從他適我且伏而伺之月微明見屋間有婦匍匐而下推而納諸牀事已拘婦曰吾某部婦也來問恩竊其物爾音非叔某何人乎肆人述其由婦曰素識也

海南一勾數事

蒼皇逸適球自空中出讓叔曰汝何適無良則我戶杜叔力辨其無妹舉脫杜為讓叔訝而入見尸於牀曰此鄰婦也何自來我抑執賊之乃鳴之官官驗訖詳訊夜來情狀曰是必有異立拘肆人嚴鞠之吐其實乃定罪案而叔之無辜以盡妹亦免於難以保其身

南陳太守孫清素奉大士嚴度日彌大慈厄雖忙迫不少報也道光癸巳秋以同知擢永昌守由漢江入都一日滿出船眺望適榜人轉帆失足墜江時值風駛瞬息間船已去里許自言墜江時浪花掀天而水僅及膝兩足如有物夾持者不遽沈亦不能動惟抱襟飄蕩水面而已急請大慈厄未三編而救者至身上未嘗沾溼也又云是年有洋操程孝廉者以公車報罷還禮至大江忽濤覆舟隨舟漂蕩至十餘里蒼黃之際惟一心虔誦心經忽得抱艇于覆舟之下若有物承其足者轉轉得微坐及聞人聲嗷嗷乃急呼救遂登岸焉 又云上海陳拓任為余言乾隆壬寅十一月其里人俞宗妻忽寒戰墮墮云我妻與兩人行路經此巖甚必以酒食餉我兩南不已爾其音無錫人也遂其鄰醫都在中視診之無脈曰此不可藥治疑有祟蓋延觀音堂僧誦經解之前即延僧為誦心經大慈厄金剛經甫一週即聞病者誦課云我初不肯入汝必欲來此今何如偏體皆飛刀刺我痛不可忍其速去嗚嗚而已而寂然乃不復寒戰惟神氣稍呆越宿而起則已愈矣

強暴指謫

新安富姓某者尚於江右性淫暴嘗宿松門遠過沈女榻好命僕僕促入叢林

深處欲污之女淚地哭罵抵死不從某將縱之去有劉姓者趨趨而輪污之慘死林下女家得屍控于官捕兇夫不獲案遂廢棄一子盡而芳年二十一女美而慧年十八未字同伴入山採茶雨驟至失伴獨立巖下忽聞石壁中有喚其閨名者大怖石中曰汝無怖我山神也汝父客中遇暴污一良家女致死女已訴之冥司將報之汝身觀音大士念汝母賢淑日誦經咒甚虔且長齋戒殺發大慈愍令解汝厄汝父作惡不悛大厄將至汝當速歸此非善地也女踉蹌冒雨行尋見女伴聚立山巖夜有四五惡少至指女笑曰不在巖下何故狂奔至此飽眠而去女始悟非善地之言微神言幾遭狂暴數誦觀音號不絕誦白母母致且注曰以汝父素行何事不為神佛豈欺人哉自此戒律彌嚴女亦誠心奉大士其子未始稍放母命一日為人所誑謂世間惟太監最樂因自閹而死未幾某婦妻以女之事于之此詳告之某仰首呵斥曰婦人長尾信佛乃欲以冥報嚇我如果有地獄吾將偏屠所謂刀山劍樹者以廣其聞何懼之有妻兩日以若所為恐十八重地獄當當盡一游但恐流連忘返不能再入人世耳某怒乃折毛而居僅月餘遂病目見前九女子或立榻前或坐室中若有所俟者凡數夕女又引兩青衣械一人至則前趨縛之劉客也某悽憤不勝

呼妻女至前勸免告所見乞為禱越越悔言未終忽覺喘如牛大叫我去去而去而後有人從江右來言劉客子某月自刃而死其妻正某死之前一日也徐相妨曰庶女一呼當室下誓此女正氣噴薄百折不回可憐可敬猶恨強暴之報過遲痛請未快人心也此為慶年問事

冥游確記

長洲朱生兆庚自述其妻陳氏素有肝疾上年五月疾大作其病時作鬼語乞予誦大悲神咒以資超度予為誦七遍病者神氣稍定予問鬼與病者有風鬼否曰無然則病無妨否曰無妨至誠念佛可即瘳耳其日余赴妻為友言之疑信者各半余為晨夕誦大悲咒氏病竟痊今歲八月初旬前疾復作仍請誦然病至二十餘日水米不入口氣息奄奄而口中仍喃喃念阿彌陀佛至千百遍氣盡力竭不敢少休延至九月初五日酉刻忽發狂叫云人喚我去矣船已在門前矣奈何遂不知人事惟念佛不絕聲良久自言曰此何處即復作老嫗聲口應曰此東嶽也遂作進見禮拜狀形色股栗頃刻又至一處復作老嫗聲曰此地小立且俟開門既又作卓練鳴道聲嗚鑼放磬擊鼓擊磬頃之又言南面者登座矣冥王冕冠紫袍兩旁判吏自堂上

北東國華錄

卷四

七

排至廊下皆長桌于階下軍練站班者約二百餘又見書架無數上置簿子幾萬本另有卷葉似陽問子卷式審問事件甚夥審畢將卷卷發出所審第一起係秀才著藍色衣服掛秋香手帕從中門進俄而出衣衫悉被燒燬面蓬頭偏身皆血體無完膚問之吏乃云秀才好食牛肉故受拷掠也第二起是一乞丐携斷竹破蓋下體僅遮蔽席一片僅傳上堂略問數語即下笑容可掬口惟念佛滿空而哂旁一吏云是人以風業生前刑為乞丐平日不食葷酒常念阿彌陀佛夢中不絕聲哭王嘉其為志將歷劫罪障悉除茲徑往西方是以喜形於色耳第三起見四人昇肩輿至中坐一嫗冥王出座一揖而別與後有鱗魚十三條又田雞螺蛤蝦蟹無數旁吏謂請犯曰此孽孽年八十三歲自廿三歲念佛持齋至老不倦隨與者皆生前所放物命也第四起見羊羣履巖近一人裸身而前羊齧其足吏云是人在生為羊販者每屠一羣刑甚慘號哭之聲震於外氏私問吏曰今日所審何只問殺生事其餘不盡不悉及謀財害命等情豈無一人犯者耶吏曰他案各有掌管衙門不在此審訊且許逆劫盜陽律可畏犯者猶少惟殺生一節世人肆貪口腹恬不為怪但嗜己之肥甘強顏物之冤苦豈知一到此間生前殺孽錄案有報汝若還陽須將今日所見一一

說與人知也據至第十六起始喚程氏乃從第七層階前跪下自稟程姓翁已故姑六十二歲父母俱亡夫業儒年三十二五月生其日時全不記得堂上者喝曰已知之不必多說見案上簿子長三尺餘闊二尺餘字如人世洋錢大所注朱門程氏名下有五行半大字紅圈二个旁黑面判官曰汝幸少殺業故案簿上字寥寥數行自後照常為人尚有好處冥司最重金剛經及大悲咒縱有罪孽亦可懺悔汝記之慎勿隨眾殺生違無量冤孽也尋命起而下階不知所審何案亦不見審審之人心中惟恐急欲歸家奈鐵柵封鎖有一人領至刀山見刀劍插空刀上穿胸洞腦血肉淋漓且皆無耳氏不忍視急趨而出小慙青石上回望東首都是慘慘可憐人因西向視之則皆游行自在多欣喜容又見中庭堆衣如山旁人謂此刺衣亭也臨終衣服如佛僧越不論有罪無罪至此必刺去小頃遂開柵門擁擠出者紛紛小路有千萬條有一人領之從西邊排街走內黑暗如漆走出即見停船所仍下船歸家而醒自此何處起至此醒後問之皆了了與昏憤時所言無二時滴下三鼓矣遂索粥飲即睡至晚寂然病勢亦漸減此子與徽卿五弟及女子僕婦同在林前歷歷在余耳中即不啻歷歷在子目中因序其編末不敢增減惟願善信者悟陰陽之一理惕果

北東國華錄

卷四

八

報之難逃痛哉殺生之孽免隨輪迴力行念佛之功往往淨土即以冥游確記名其篇徐相妨曰此道光十三年約的實實新果報是年于容江蘇林少穆同年招之節畧其門下士對秀才嗣龍胎此候未與到同年友也因並錄編中俾世人共見共聞之

慈生

張辛田邑侯川籍奉差過浦城家大人留飯於北東園以慈生編一冊贈余中有一條最可警世者云人情於誕日生子日婚官日大會賓朋莫不步步求吉祥講意或率然墜一餅斷一銀必藉藉礙不利而厄人几上割腸快胃則血淋瀝此之不祥視他不祥孰大至於疾病皆謂定數惟有開籠放鴿解網縱魚差翼可消風孽今反求字求福聽命於至祝一禱不應至再三從後物命增殺業其無益有損也明矣按此山左趙序堂先生未第之言家大人曾於京邸聞而記之

某方伯

張辛田又曰近有某方伯者好作成福平時為兩府所制憤不能平適督部引疾去張部軍理督署因酒出駐海濱於省城諸務不能兼顧未將撫署交藩司護理某





松江馬質園曰：憶前年夜行，遇一亡友，本與相善，殊不怖畏，詢其所往，曰：余身後沈淪業流，今特往城隍廟探轉生信耳。因借行問，指一迷門曰：此中乃有金銀，余問何以知之，鬼曰：凡人流計陰謀，貪賄聚斂，或運糧附財，積得千金，全無輝光，但覺穢氣觸鼻，惟躬躬力作，不事營求者，倘有盈餘，積三五金，即有白光三四尺，人不能見，但鬼神知之耳。余曰：然則僕徒徒吉，所藏金，當亦有光乎？鬼曰：否，否，尸位者，惟子人家子弟，無所事事，或自作書畫，層款以欺俗眼，此亦與練青市販者相等，使有千百金，亦只作一縷黑烟，履臭逼人而已。余聞其言，啞不能應，明日走詣所，指金銀處，探之，乃一墓場，晨夕紡績，積錢四貫，將易銀付孤子，送其塾師也。按此事或疑為馬生高言，然不自匿其短，于理未必于虛錄之，亦足當守財虜一劑清涼散云爾。

白髮婦

吳人朱元憲，乾隆間，應江甯鄉試，首藝初刻，見薛舍一生三藝俱已磨清，未幾而己之詩文俱就，聞鄰生獨作吟吟，蓋八韻詩，頭韻猶未封也。遂與捉刀了之。鄰生大喜，同出玩月，因互通姓名，知為高郵劉敬年五十四，應鄉試已十二次矣。且言入場，見一白髮婦，撲撲小兒，血滿襟袖者，神即昏若，婦去始漸清醒。平時文思泉湧，至此不能成一字，往往與白而去，有一科，博通詩文，俱就，方沾沾自喜，而婦忽來，以小孩置桌上，遂至為油墨所污，又一科，卷中竟沾鮮血，為收卷官所諷，此詞，血而免，索拙吟詠，八韻詩，扣作三部歌，前科鬼婦未至，文頗得意，又以詩句不全，貼出，今日文錄，亦利詩，積鴻才，助我伏思，元魁有足下在，不敢妄冀，要知殿名定不再落，深山，方共互攬所作，未竟而鄰生忽面色如土，張皇四顧，象拘之，但據手亂指，遂發病出，二場不到，想又見白髮婦矣。

傳奇附錄

吳中彭蘭亭，學名，老處而富之，彭錄，義宗北之封翁也，淡泊功名，精于內典，怡然有出處之致，嘗于輯二十二史，感應錄，錄叙正史中果報之事，足以啟牖蒙昧，積善者，可收溫文之益，通所說，未幾，國為喜，游戲，積善者，有銀，照圖傳，願傳于世，封翁斥之曰：此森問，標上之詞，最足壞人心術，雖係假托名姓，然宇宙之廣，必有相同，誣人，聞之，怨為不可，運善，師見西堂太史，何維，爐中，僅，釣天樂，吊，昆，黑，白，術，登科記，尚有數種，能情，屬事，應失所，思，曾因才鬼，降此，告以冥中，刑，祿，以，西堂太

史之報，冥才，豈，未，免于，冷，官，不，遠于，熱，不，報，吾，曹，可，不，知，所，做，醒，哉，後，朱，亦，決，倒，終，其，鬼。

狀師

徐樹人，親家，家，妻，安，其，生，文，才，極，優，而，工，刀，某，家，嘗，呼，之，為，狀，師，入，場，之，日，神，思，昏，倦，感，號，而，坐，盤，先，下，忽，見，魁，星，立，於，前，曰：爾，來，年，狀，元，也，惜，子，今，寫，狀，元，及，第，四，年，生，欣，然，滿，志，方，寫，一，狀，年，魁，星，遂，以，手，翻，印，其，卷，面，因，被，賊，此，後，遂，不，復，應，試，以，潦，倒，終，其，身，或，曰：魁，星，即，鬼，鬼，之，幻，相，也，嗟，子，嘗，見，世，之，為，狀，師，者，其，才，情，無，不，極，優，句，正，用，之，無，不，可，謂，高，科，而，每，以，刀，筆，自，誤，也，惜，哉。

劇中忠鬼

家大人任蘇州時，張詩，潘，色，侯，言，已，引，迷，回，里，以，詩，酒，相，往，還，甚，熱，聞，邑，侯，自，言，前，應，鄉，闈，有，同，號，舍，一，生，忽，作，手，把，琵琶，狀，彈，唱，滿，江，紅，小，調，送，聲，戲，隨，徒，然，痛哭，又，呼，善，奴，好，苦，命，受，百，出，若，有，鬼，惡，之，合，號，譁，然，一，老，儒，正，色，叱，曰：冤，魂，報，怨，任，汝，為，之，毋，得，擾，亂，他，人，文，思，生，雖，目，不，語，少，頃，取，卷，拭，淚，昏，昏，睡，去，光，早，報，相，出，場，同，時，目，擊，者，皆，不，言，而，驚，矣。

索債子

顧南雅先生，與家大人同年相好，嘗謂家大人曰：乾隆間，有上海王月，燕上舍，芳，澤，春，為，同，邑，郭，孝，廉，體，死，之，塚，因，相，距，二，百，餘，里，來，蘇，州，必，信，宿，而，後，返，一，夕，就，脫，忽，見，其，幼，子，拜，于，林，下，即，不，見，訝，其，半，夜，至，此，為，之，心，動，終，夜，無，寐，火，晨，呼，權，急，逃，連，逃，家，人，來，報，其，子，因，病，已，不，救，矣，釋，氏，謂，子，之，幼，場，者，皆，索，前，生，債，負，者，也，債，完，即，去，父，母，為，之，報，哭，後，自，脫，然，然，此，子，死，而，來，拜，殆，亦，索，債，而，復，種，未，了，之，緣，者，乎，家，大，人，曰：即，以，還，債，論，理，亦，應，拜，謝，而，去，此，鬼，其，捕，獲，者，哉。

附錄訓子

南雅先生又曰：吳中李滄雲，嘗，以，貧，為，官，分，發，浙，江，時，赴，任，其，子，之，乳，媪，忽，仆，而，起，坐，呼，滄，雲，曰：吾，名，場，不，利，貴，志，莫，果，爾，稱，官，亦，行，貪，廉，之，機，爾，自，知，之，但，須，知，為，官，而，貪，民，尚，有，生，路，廉，而，剝，削，民，之，生，路，絕，貧，固，不，可，廉，亦，宜，廉，于，己，不，可，刻，于，下，古，今，清，白，吏，子，孫，或，多，不，振，正，生，刻，耳，滄，雲，唯，唯，受，命，媪，茫，茫，無，所，知，其，聲，口，絕，似，乃，翁，可，見，前，輩，義，方，之，訓，此，尚，奉，孝，也。

鬼穿下袴時衣

吾聞臺灣林文之亂有難賊將某者吳人也死於難同寓為陰曆未過音托符之弟在墓忽一日見兄慘沮而回身穿紅青褂有舊釘補子痕布裹其頭曰我賊賊匪傷害棺厝臺灣府城西僧寺上有樓題街姓易子年免汝可取歸與汝嫂合葬我無後應分老屋器與爾子為我雙魂可也彼不見復其弟往扶柩過其舊僕言下棺時服色無異時弟有二子以長繼立不久次子先竟應雙魂之語鬼其先知矣按此是此難之鬼精靈不昧故能從容囑咐如此雖末技亦自與頑鬼不同也 又按鬼所穿衣常以下棺時為定有羅掌輪者亦吳人家中值中元節祭祀新儀一無錫小僅方寸幾忽大言曰今日庭中好客男女俱著棉衣還有穿蟒袍補褂之老翁有著鳳冠霞帔之太太拉有披繡花襖之新娘如此大熱天何以不換紗葛云云眾可之乃止其為此人常穿下棺時衣服無疑觀此亦可以知鬼神之情狀而古人附身附棺不敢不慎之精義亦即走而昭然若揭矣

雷擊先神小旂

汪銘南明經著書曰浙中有某甲善用銅銀其子甫七歲於除夕忽驚啼告母曰有青面獠牙人自天降下以小旗插爺頭上而去未幾雷震甲子通衢猶子執用判

北來國華雜編

卷五

四

銅銀親鄰有知其事者緣郊外某農以難遺子售于市為卒歲之需甲以銅銀向買農子貪其價實孰知無可兌錢歸被父責投河自溺蓋甲雖未殺農子而農子實由甲而此國憲不及加天雷殛之耳嘗聞父老言被雷殛者陰司先有小旂插其首曾有人因晨起盥沐見盆水中頭插小旂大驚時欲棄死孤姪而吞其羞乃亟棄其藥而愈善撫其姪後竟獲免此可見陽律有自百之條天誅亦容人悔悔也

鬼畏節婦

沈秀才成言昔年自京來杭訪親逢次武清旅店月色甚佳獨出散步遠見一小招提門外有十餘人席地賭博隱聞喧嘩聲俄招提內似有人提燈出望博者即鳥獸散時為積俱寂四野蕭索有三四人奔來互告曰何處不可開場要鄰近倪節婦一曰彼處開場又屬等不啻囑倪節婦亦不出來相距咫尺語畢倏滅知為鬼鬼遂返旅舍次日指招提訪問乃一尼庵果有尼之祖母倪溫寄食庵中夜聞人聲嘈嘈疑有大警因出視無影即閉戶安寢倪自言三十而寡姑欲嫁之以死自誓即遭惡遂携二子一女織草豆度活流離困苦慘不可言幸子女皆已婚嫁而子若婿又皆不才賴女孫度為尼乃依棲于此年已八十難難皮鶴髮猶耳聰目明也嗚呼

矢節而無賴惡鬼猶知欽敬如此惜其湮沒蓬蒿不能上遊 旌典也

鬼畏孝婦

蘇州城隍廟向有道士住持乾隆間有表守中者杭州春園方伯之族裔也工詩詞善小楷其徒皆敬畏之有某徒私出遊山半夜始歸不敢叩院戶即生殿上假寐逾時聞一鬼曰奉縣拘某婦乃德其病枯念固結神不離舍不能攝取奈何一鬼答曰精誠固結以應病枯此孝婦也與強魂捍拒者不同不可率復又去宜稟請東嶽帝議延其壽慎勿孟浪語畢似偕入內殿去即寂然其徒惶懼急叩院戶而進未幾聞曰世人未有不思延壽者孰知孝之延壽益有不求而自得者哉

鬼報德

乾隆五十三年蘇州荒疫飢民路斃者徧道路值溽暑淫潦血水橫流有李連玉者捐西郊高塚百弓為義塚以瘞之工甫竣一夜自鄉催租踵不及進城姑泊舟近港夜半忽有盜三五輩登舟搜剽公然行強持刀相向方危急間岸上有數百人叫賀詎詳聲聲益驚疑狼狽而逃其寶囊非敢野無一人也心知為義塚鬼報德異日具酒報其地謝之

北來國華雜編

卷五

五

郁翁報怨

吳人衛某少貧其鄰郁翁者年老無子愛其俊秀以家資千金界之曰吾無他望惟段後求不為餓鬼而已郁翁死衛謹記之後補弟子員家漸饒忽淪其初志謂我衛氏子安得祭郁氏鬼耶自復鬼為屬于室無一夕之安廷師作法驅之乃止越數載讀書側廂恍見郁翁自外入妻即於是日舉一子時衛累資已萬惟以乏嗣為憂得兒甚甚及長恃愛耽博不能禁數年之間家業蕭然矣嗚呼得財廢其祀謂死者可欺耳乃不轉瞬竟什百而償之死者其果可欺乎哉

雷殛三事

乾隆乙巳年四月金匱縣松山之麓有村人某往遊其外姑至家令妻預烹一雞以待妻往河干游衣時鄰婦失雞覓之不獲一媪突至某家入其廚見金有熟雞遂奔告鄰婦疾來偵察孩臥于窻旁遂取雞以孩投金覆蓋而去妻返以雞之未熟也納薪炊之偶揭蓋則嬰孩爛為驚慘無可說遂自經及某與外姑至不見妻入廚見孩爛死妻悲淚問賊極煩煩足外姑聞而趨至捨地長號曰汝滅吾女為此慘毒此恨豈能解手某默不能語連頓首入房外姑趨入找之則又臨死乃仰天大呼曰天

乎將何罪乎雲時黑雲彌漫疾雷數聲鄰婦短死于庭極半陷土中自陳願米已  
乃死而村人夫婦皆復蘇。又同時有某家佃水田中多穰。豈不能盡方快快開則  
有人為雷擊死。恍然曰去秋是田乃渠所耕者。今吾佃是彼必恨我乃殺此某以快  
其意耳。而誰知天道之難容也。又鄰近有某家。有田數畝。本為周壽所佃。積歲  
負租。乃易佃。年布秧水中。前插脚。即呼痛。驟起視之。則角刺偏田中。于是務至日  
暮。雲雷。乃知為周壽所置也。逾年而壽亦為雷擊死。以上二事相類。因誌  
之。

土地祠

嘉定西城外三里曰青園墩。其旁有土地祠。相傳為宋梁狀元穎常者。嘗具時城西  
有應童子。以其妻晨起盥沐。失金指環。棄墟溝之。輒被數四懼而逃之祠。匿神坐  
下。夜聞叩門聲。老嫗出啟之。一叟也。嫗曰。歸何晚。曰。頃在城隍司。註弟子員冊。四  
方各舉士人。以薦我。將以城西某生。進踏踏。未果。司執之。我以某。某。柱。碑。竊。環。既  
司仍命註名于冊。曰。待某不復除之。未晚也。嫗曰。然則環某何在。曰。為鴨所吞耳。嫗  
聞之。喜狂奔至家。以實告。遂割鴨得環。某生悔而謝。遂是歲果遊庠。

京城村

紹興某以部吏考滿為京城尉。夏月以事出城。沐于道旁樹下。見一騎西來。亦息此  
詢所自。曰。奉帝命。特往攝人。出牌示之。尉名與焉。驚曰。追攝我來耶。曰。未也。首城東  
老人。次為山左人。三為女子。君其四也。言已。遂失所在。尉踉蹌以告家人。詰旦至  
城東。見一老人。方啟門。呼可某。踏于地不起。乃信前言之不欺。急歸。飭家人。辦喪具。  
翼日。復至。郊外。聞又聲甚哀。尋其蹤。見一與尸。撫之。而哭者。少婦也。就問之。曰。吾夫  
世居濟南。家貧。訪舊京都。不遇。而反。暴死。無以故。故深恐。尉憫然。曰。我為若。乃  
導與之空地。悉以所備喪具。時之。且贈金三十兩。令扶柩。歸。泣謝去。尉歸家。復訪  
辦喪具。如前。置沐更衣。端坐而俟。人定後。忽聞叩門聲。甚惡。啟之。攝以入。坐榻。移時。  
再拜而去。入謂家人曰。余不死矣。上帝以子本日行一陰德。增第一紀。此人頃來相  
告耳。復果無他。

屬太守感錄

林少樵先生。自任。曰。余友錢塘屠琴場太守。於辛巳秋。得危疾。醫者俱投藥。致殆。自  
誓以利物為戲。悔地。他事一不繫。環一夕。觀音大士。應感入夢。謂太守。瓜世為

楚中某官。過事公。而刺殊傷。仁厚。雖無私。亦減祿位。又多賤物。命宜得短命。報幸病  
中。誓願堅固。念念以利濟為懷。無毫髮私。冥中以他福德。折除。當可益算。陰律。惟  
救生。可延生。且加祿。當益勉之。痛後。遂舉家戒殺。且買物。放生。是冬。疊拜。袁州。九江  
太守之。命。即蒙起。用。不次。殊。恩。明年。春。病。亦。頗。愈。太守。念。佛法。以。自。利。利。他。  
為。大。願。欲。人人。咸。獲。戒。殺。放生。福。報。而。又。慮。人人。之。不。盡。信。也。故。為。放生。錄。一。書。  
後。一。篇。第。明。明。吾。儒。不。殺。之。理。而。于。感。一。事。未。嘗。及。之。其。子。立。言。之。體。固。當。而。于  
覺。世。之。意。或。有。未。盡。余。故。復。為。詳。述。之。使人。知。感。應。之。故。非。荒。幻。也。近。時。風。俗。奢。靡。  
無。故。飲。食。酬。酢。刀。几。必。亦。惟。歸。安。張。蘭。清。中。丞。獨。守。此。戒。前。梅。吳。日。嘗。為。戒。殺。文。註。  
釋。以。勸。吏。民。有。議。之。者。曰。大臣。行。政。以。己。飢。己。溺。為。重。熱。熱。之。仁。似。非。急。務。聞。者。疑  
之。獨。太守。折。之。曰。惟。仁。民。者。乃。能。愛。物。未。有。愛。物。而。不。仁。民。者。吾。方。以。中。丞。為。師。法。  
何。疑。焉。益。太守。之。篤。信。非。一日。矣。余。又。聞。太守。之。先。德。封。翁。中。年。始。得。子。即。立。願。戒  
殺。放生。冀。其。子。以。文學。科。名。顯。太守。果。以。翰林。起家。今。太守。復。于。病。中。感。夢。大。士。益  
福德。種子。有。自。來。矣。願。覽。其。文。者。人人。勉。行。之。則。於。雙。風。行。太和。翔。洽。于。世。道。既有  
裨。益。而。文學。科。名。之。報。與。夫。廷。生。起。疾。亦。正。有。如。響。斯。應。者。在。也。按。此。條。見。徐。柏

毛封翁

長洲毛春門吏部。弟。子。之。父。珍。軒。封。翁。六。歲。而。孤。家。素。奉。關。帝。像。甚。虔。封。翁。因。貧。業  
備。依。弟。習。布。業。念。備。母。謝。苦。節。積。勞。成。疾。期。早。自。振。拔。以。寬。慈。懷。乾。陰。己。卯。春。赴  
閩。門。外。普。安。橋。關。帝。廟。叩。終。身。跪。得。第。九。歲。有。望。梁。浦。息。列。長。女。句。二十。餘。歲。挾  
寶。商。于。風。陽。懷。遠。等。感。虧。折。過。半。辱。丁。母。憂。歸。因。艱。星。而。行。霜。露。使。肺。寒。痰。津。至。十  
餘。年。醫。治。罔。效。子。是。積。願。誦。觀。音。大。士。咒。覺。世。真。經。宿。疾。頓。愈。信。奉。彌。堅。三。十。一。歲  
始。得。一。子。即。春。門。吏。部。工。書。翁。令。書。覺。世。真。經。廣。施。復。刊。板。隨。時。印。送。吏。部。在。官。因  
無。昆。弟。急。欲。迎。養。折。正。陽。門。外。關。帝。廟。亦。得。第。九。歲。翁。信。願。皆。允。迎。養。于。壬。申。六  
日。抵。京。見。其。子。游。升。郎。中。受。正。四。品。封。諸。壽。至。八。十。四。日。預。戒。治。後。事。無。疾。端  
坐。而。逝。

佛母化導

彭尺木先生。自任。曰。近十餘年來。現優婆塞。身度修淨業。者。推。南。寧。鎮。智。道人。道人。  
汪。性。歸。李。景。禧。為。極。至。年。二。十六。而。發。發出。世。心。以。善。緣。感。佛。母。聖。尊。判。古。如。寫

法華經阿彌陀經梵網戒品各一過年三十八病痼一日起沐含掌鉢坐念佛而逝  
時乾隆四十九年也後三載同里何氏女病篤見其亡叔某亦體披髮言在生種種  
作孽死後拘黑暗地獄八年日受惡鬼鐵棒近幸觀音大士降臨跪求慈悲得離  
暗而出適有道人自西方來為冥王師即上年念佛坐逝者也因與吾家有舊乞暫  
放還急為我修福俾得生人道兄子性三為持佛名一萬仍許請僧誦經薦拔乃去  
是夕初更何氏女忽絕至三更而蘇言有靈童執紅燈以大轎昇我去路迢遠詣  
一大廟出轎趨殿下見一殿面王者中坐傍有小鬼各執銅叉銅鏡左右立使命取  
鏡打我梳頭之際忽見金童玉女持福幢自殿中擁道人離地丈許捧白拂攝  
雲履嚴潔無倫視之即萬年楊李母也住書一宿其家聲譽可識然光彩迥絕矣母  
聲言止王邊釋我母查予獲我引入內殿光明洞然几席觀案上供佛經合致  
茗果餉我果似須臾香雲烈云從西方來引我歷觀地獄先見血河浩渺無涯有諸  
女人或倒浸河內或蓬髮上指或削身橫懸血流遍體復見刀山萬疊雲霄百萬雪  
刃互相擗柱中有罪人橫斜刀上既死復活活而又死更令左右攝燈照我入黑暗  
獄見眾鬼皆頭大如斗頭細似管鼻淚長尺許若醉若寐從黑獄出見旋磨中血

北東國譯經

卷五

八

肉下墜難鴨啄食黑風吹餘肉復變為人鬼卒寸磔其肉重磨作粉化蛇蚊蟻子一  
散去我心酸淚下問姆何不救之答曰罪大障深安能即出汝知怕否人身難保  
可勿持戒念佛求生西方哉汝能一心念阿彌陀佛吾當携汝直往西方汝意云何  
我未及答姆曰因緣未到姑俟異日來此已父恐家中驚惶可速歸好好持齋念佛  
一意西方時至迎汝勉之勉之仍命轉送我驟然而覺翼日汗出病良已性三親聞  
其事述于子為書而傳之徐柏舫曰此姆苦心望人同修淨業得詳如此慈悲化導  
真天人師也地獄罪苦諸囚若生前各早回首安有刀山血池之設哉

買牛放生

福州省城舊俗凡同文課之友人遇有入洋登科者例須捐善金若干稱家之豐  
以為同會被融者聚飲解悶之資所謂會例也故賦者當新貴督督前後之間將此  
捐金覓一清曠處所葺相暢飲藉消抑鬱之懷故俗又謂之遊宴侯官陳星垣與郭  
丞嘗言其昔年應童試不過赴西湖書院會例之儀備開步出院門見有牽牛者以  
牛不肯前行鞭撻不已郭丞就近往視牛淚落膝下知其將牽往屠所為之惻然問  
其值曰十五婚乃返而與座中諸友議曰例金尚有贏餘何不買牛放生同諸君

作一陰德事予中有不樂從者謂若此便無消遣之資矣郭丞論之曰此事頗關陰  
陽消遣不過一時若慈習挂日無端聚資我當獨治具延諸君子舍間小酌可乎眾  
不得已應允乃將牛價交割送牛至西郊寺放生並將餘金付僧人囑其隨時照料  
歸即謀諸閩中典衣飾為管挂日宴飲之費以踐前言次年郭丞即入洋旋登鄉薦  
由大挑知縣升海門司馬加知府銜權守蘇州云

李副榜

浦城有李某某者與其鄰蔡梅通外人之覺也應某科鄉試已擬中第五名以他故  
降為副榜時邑中屢屢糾難副榜亦足為榮報喜者至門鄉里聚觀蔡梅亦至不覺  
喜形于色拍李肩而笑曰我素料汝必有出息故不惜以身相許耳其語為人所聞  
遂播于眾各匿笑而散或謂正榜之降為副榜賦此之故其猶得留副榜者以其根  
器本深耳余曰倘此人不得副榜則此事從何而破俗謂天不滅善信哉

王總戎

道光辛丑噴夷滋擾江浙家大人以江蘇巡撫兼權總督督帶兵赴上海防堵時  
提督陳忠慈公化戍駐吳淞口徐州鎮總兵王某駐上海城外王蜀人軀幹英偉談  
論晚帳下榻城外天后宮樓上手泝泝百金方論之略能通貫家大人頗優待之  
既思吳淞口岸直達寶山綿亘數十里兵將稍單而城中呼應較靈兼可控制城外  
擬調王總戎移駐吳淞與陳提戎成犄角之勢較可放心曾乘間以此探王意王謂  
一動不如一靜家大人復以己意馳往吳淞與陳商陳亦不以為然似言多此一  
人亦無甚關係者未幾而家大人即卸督篆回蘇遂聽之踰數月夷艦陷寶山直駛  
吳淞陳提戎以孤立無援血戰而亡而上海亦陷時王總戎已挾所部兵遁松江郡  
城即以養病卒有參劾其坐視上海之破不出一兵不發一矢者旋奉  
嚴旨以既伏罪誅盡革去生前官職並飭查其子孫有功名者盡行革退無功名者  
一概不准應考出任江南軍民快之時家大人已引疾歸里於報報中悉其事置然  
曰陳忠慈可謂知人矣按湖南羅提戎思舉亦蜀人臨陣不避鎗礮所服戰袍為  
鉛丸火燒圓孔無數然卒不克嘗云自顧何人官將至此若得死於疆場則受恩  
當更溥苦我無此福分耳以不能死於兵為無福洵忠勇之言也相傳戰陣之間巧  
於避死者往往即死此然不畏死者往往不死合王總戎羅提戎並論之可以勘矣

王縣令

江西有某縣令王姓者酷烈任性，禁賭博尤嚴。有富家孤子，方十五歲，為奸徒誘賭，輸銀一百兩，索取其母孤子之祖母，不得已，囑於官。王以重刑責奸徒，將賣孤子。其祖母願以金贖，王不許，即以責奸徒者賣孤子。斃於杖下。其祖母見孫已亡，觸壁而死。孤子之母聞之，亦趨死。未幾，王得行取將登舟，忽自呼曰：「我已離任，不須叫鬼。」眾視無人，王曰：「二婦人。」少年王旋患頭痛，口鼻流血而死。王亦一子，方遊歷於家，亦患頭痛，其母今欲於婿家，與同林臥。至夜半，覺有手入被中，其冷如水，旋縮出曰：「誤矣。」為亦大懼，送之歸。至中途，亦口鼻流血而死。夫犯賭非無罪，以童子被誘，薄責之可也。然一時因執任性，其受報如是之慘，况用刑而誤者乎。竊謂專長首子弟被誘賭博者，審實究責其子弟，亦法良善也。

徐氏隱德

徐樹人觀察官泰安令時，家大人休泉山左，曾以循良薦舉。觀察遂執紼稱弟子，並述其先德甚詳。蓋其封翁松門先生名眉者，年十二而孤，值母陳太夫人病篤，封翁侍奉湯藥，到右臂肉入藥奉之，乃瘳。入書塾中，不能作字，塾師責之。及歸太夫人，又責之，託言瘳疾，終不以語人。太夫人壽至七旬有餘，封翁始入庠食餼，以母老多病，一弱弟已殤，因絕意科名，授徒里中，以便侍養。及門中成秀孝者至百十餘人，皆封翁所培植也。嘉慶年間，海門魏沙氏與通州爭學額，求撥二名，各自立學。歷呈督撫學三大憲，封翁率諸同人力持之，卒未能奪。至今士林咸之。觀察於嘉慶庚辰成進士，其仲弟宗勉以是年廣額補諸生，而殿於末。在補額二名之內，一時輿論咸謂封翁爭學額之報也。宗勉旋於道光乙未中副榜，癸卯中舉，人聞之皆贊封翁至誠。會中訓戒之，觀察又言其母李太夫人最信因果，觀察兄弟三人幼時，自書聖蹟，有寫完影字一本，必索而笑之曰：「母使留存，致為婦女夾花，樣樣俱備，試果也。仲子宗勉李于宗祥先後補諸生，其坐號同為果字，四號感族咸以為惜字紙之果報云。有僕人夜間啟櫃，竊米將銷，趨用線束住，偷而知之，次日請領完籍，仍舊與之，而以他事卻之去曰：「我自不用之耳。」何必暴其惡而使之無路謀食也。觀察嘗迎養至泰安縣署，署中惟一老嫗夜則不遣使，或自取糲，恒曰：「何不喚我，曰：『爾老矣，吾兒若非做官，則與爾一般耳。』」恒合掌曰：「阿彌陀佛。」又曰：「家慈兄弟姊妹十人，今僅存千城弟氏一人，恒因外祖母受子，女夫明誓如素，求母日復明願，一日舟行至焦山，遭暴風大作，舟將沉，破舟人皆哭，束手待斃，亦皆誓不知所為，恐夢中有匠人一

卷五

十

手執三角木尺，一手執斧，踏浪而來，以木尺架於船尾，曰：「念爾三十餘年不食葷腥，保全物命甚多，以斧擊枕，頃刻舟隨風入港，是日溺沈者甚多，獨此舟得無恙，人皆異之。」弟氏亦不言其故也。

萬祀

徐觀察又言。今泰安縣久所治與兗沂交界，山莊多為匪者。一日緝獲為犯某提訊之曰：「父某祖某，補佐雜有年，升縣令有年，升州牧，復指升郡守，有年，現有祖母在堂，親戚亦多紳宦，有現任為賓僚者，即前任茲邑者，亦其至戚。伊亦曾進署中，署中人亦尚有能識之者。次日，其祖母殯至，詢其子曰：「某某現有職銜，托其妻子於友而之，楚游矣。妻妾尚有五人，子女七人，終日仰屋，匪類竊得贓物，利其可以窩留而依分之所起，贓物甚多，數梯繩鞭刀械，悉具，問其何來，曰：「竊某某之物，向藏寄吾家。至有不忍究詰者，豈其先代為官，即如為盜而獲，此報歟。抑縱盜害民，亦合有此報歟。否則治盜或不免枉屈而報及其子孫，歟。署中有老幕賓曰：「吾曾親見其父，由首劇升州牧，緝捕最有能，聲譽多枉濫，故有此果報云。」

不作鐘替

徐觀察又曰：泰安馮生，誤娶有夫之婦，及知情而後棄之，婦家訟於官。時余方為泰安令，庭訊已結，馮生本有應得之罪，將杖之，因念考試在即，姑從寬免。及試後，新進諸生來謁，則馮生亦肩隨焉。詢其平居作何狀，自言家極寒苦，惟平日誓不於文闈中以鐘替漁利耳。殆即此一念而遂遺神佑而免刑誅，蓋庸流多一倖進之人，即真才多一屈抑之士，所係固靡輕也。然則吾輩之以鐘手自雄者，其亦可以返乎。

卷五

十一

北東園筆錄續編卷五終

貧士收養女

四明袁道清家貧乏資不赴秋闈七月望前猶在家有戚友贈以三金勸之往乃行路過一窳窳美背收養嗚呼飢寒憂惻然即以三金託豆腐店夫婦善撫之至省同鄉友憎其貧不納獨蓄一僧勉強留之僧夜夢各府城隍齊集以佛試冊呈文昌帝君內有破題者尚須查補前波城隍喜曰袁生教人心切是可由中帝君命召至見其寒陋曰此子就廢余何城隍曰男耳可以判官最貧之僧感其善次早正欲告袁及相晤見其向本無積一夕問忽兩頭明動笑吃吃不止袁問故僧具言之與袁所夢合互相驚歎後榜發果中式又馮陽王短家亦貧適為故報費卜於市吳張氏性慈善鄰有生女欲溺者強抱養之如是者再乾陸甲寅春同鄉某生夢神告曰合科本省解元是青鳳羅以為其及揭曉備解者乃王短也某生細詢始乃恍然于神示之不衷云

溺女妻要惡報

某紳杭州人察計積餘年四十妻已生五子因粗穢字學星命之術凡本家以及近鄰生女時即選查其八字女命不佳者俱勸人溺之入信其言而溺死其女者已不少無何而己之五子連天其四存者亦瞎目未幾其旋死子癆死而復起又告家人曰過奉拘至陰司冥王大怒曰古無命學亦無義取補楮之說自漢唐時因外國講和親而難子辭絕故託是說以塞其求各命書中已論及爾全不識乃敢妄言況此女即使將來果敗亦是注定者縱能溺死一女又要生出一女故凡算女命者但當以好字應之免其遭嫌嫌燒燒合天理豈可我於簿上放生爾於口中判此乎姑押回陽廣傳此說庶世人咸知改過或可略減罪孽也徐柏妨曰此余近年眼見之事徐柏妨又曰乾隆四十年乙未長沙農民米上西夏出見道旁置一小簾內貼女嬰併布一紙銀十兩附生年月日一紙此蓋勢必難留作此曲全之術令通者或收回梅養或送入育嬰堂俱可詎料米竟沈女於河取銀布以歸未過百日為震雷擊此吁殺人取財有不上干天怒者乎

陳宗各

桃源縣秀才陳宗各秉性慈善家極貧其鄰舊有育嬰堂因缺資久廢陳欲募修就

里中勸捐有一守財虜不特新于解囊且對陳謾罵曰一介酸儒殊不量力哉等之錢豈是統打來者肯與若修五臟廟乎陳氣忿而歸對家人曰愧吾之志不能行于一鄉顧一家之中妻子女及弟姪等皆吾志而行之皆應曰謹受教陳曰自吾父派下男女世世子孫共守今日之誓凡得人道業之女必收付有乳者養之若有乳者懷中已滿不得已付無乳者以實餅飼之實餅餅成者已七名且體弱充實非若胎兒次乳者多孱弱云至週二三歲時有貧乏而忠厚者或願取作養之婦聽之只要將本姓上加一字曰陳某氏蓋欲如陳氏所出此女長成仍要分乳不育之女是以絲絲滋養教法甚多陳舉行時年三十六前年九十壽誕子孫富貴雙全所稱陳某氏者都如親戚稱稱膝下已有一百七十六名陳對家大笑曰古云為善最樂不信然乎人情受拜乾兒女能如寒家所稱之陳某氏否惜當時罵我者已死三十餘年欲拜謝其激成之恩不可得矣客曰前罵君者自係謹守之家未知今其後人尚能保其富否陳曰說也可憐此人五十外三子重天疾病死亡訟事盈庭接踵而至家財耗散貧乏不能自存某年余館于綠蘿山因與同鄉乞為館僅余亦不念舊惡憐而收之卒之不甘為人下至十月而去後竟沿門覓食客曰倘當時反護罵之意轉為樂善之心後雖貧乏若亦必謀所以全之陳曰不然夫富者天之所以助人為善倘此人樂善天必不奪其富又奚待余全之客曰非君見不及此顧長持此說勉人法陳君之貧而富無若高陳君之富而貧也

章開元

高堂武舉章開元嘉慶二十五年以騎射謀從三月十九日試期赴教場為徒發馬用刀太猛仆地眾扶反寓呻吟林林見一吏執殊乘銀鑼而負提者突前曳之方者皇無措忽身後一人挽而呼曰勿爾此人奉行教信錄持觀音經甚虔嘉慶二十三年曾於教信錄內摘出易犯者數條抄寫十餘本給人解說且許心願刊印若仍短命何以勸善役曰奉上官命安知其餘更如前而挽者益力役釋手怒甚以棍掠章足而去宛轉呼痛莫辨展席南交睫復又來曳身後人復挽而爭心念挽者何人得無神明聖教乎回顧則或在或在或右不可見役既去請章曰渠雖去明日係廿八卯期必又至汝其殆矣吾指汝到南海求教于大士章慮躊躇難行曰但合掌端坐誠心念南無何彌陀佛及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寶號倘觀可好者切勿動心章如教誓身如風掃飄空而起未幾見深翠宮壇者並佳麗乎米勾引冥情相顧則

又無所見而奔海接天海立眼前與海上有鳥往來皆道了了可辨章伏岸傍室  
佛號良久見兩王白髮童孺一人下山就前已身後人謂曰此汝魂也速還善陸叩  
謝忽前復又至擬草足而去身後人曰汝勿憐今登善陸救宥矣蓋游陰府備觀善  
惡兩途遊運至一所見無數靈癩乞丐及人獸身者內有數人為童所熱誠文至  
一廳中多鶴髮鶴眉握念珠跌坐遠巡問候至天宅堂上皆貴官冠帶華嚴階下披  
柳帶鏡剖心拔舌備諸慘刑最後一舍有童男女環走身後人言此為善此為惡此  
為無善無惡此為罪大惡極汝今歸去當堅持前念自修以訓人毋忘度志童唯唯  
頓覺奔波神疲遽然而懸身仍在林一燈如聚鄰離嗟嘆矣天明即披衣步門外足  
疾頓失同舍咸驚異不日而精神如舊然終不悟挽而救者為何神也

萊蕪令

萊蕪令素有能聲而地方積疲已久治之過驟一日因微程激變幾成大獄上憲檄  
委郵封新委某令往查辦某令即單騎前往彈壓鄉民持械擁擁而前某令獨立牛  
車上剴切勸諭衆始知其為鄰縣某父母也數語解紛與情帖然其事遂解未幾某  
某令擢任去旋以貪墨啟新委今即浙中梁楚香中丞也

卷六

馬翁

濟甯州屬有馬翁者年少不得志曾混跡綠林中後乃改行教子讀書子且貴矣翁  
福壽兼備里中人皆謂天之報施不可知一日請以問科名並問及馬翁之子何以  
顯貴此大書寫前白銀籠裏紅裙八字皆不解其故有騷者復述此語以問翁翁固  
搖然其者微喟曰此非人所知我實告汝汝勿笑也我少年流落四方為羣盜裹腦  
同行偶至一室有婦人足甚哀我隔窗問之婦大驚我曰我來問汝疾苦無他意  
曰吾夫為某家佃戶積欠若干金無力繳償今欲以妾身抵欠錢進以是又耳我  
乃就羣盜所存藏內提銀若干置其窗外呼而與之彼亦終不知銀所自來也又鄰  
里中有巨室為富不仁者羣盜直入其室僕婦皆遁去幃中有一弱女子裸體不  
出盜曰俟獲贖事再擇而取之可耳時羣盜方搜括衣物我來問以被蒙此女令伏  
於簾下自執大立其上招揮羣盜席捲衣物移時有盜問女所在我曰早逃去矣  
侯羣盜全出我乃逸女幸而免此婦始謂是觀觀此則何人不可為善亦何地不可  
為善乎

地師傳

六合某氏父為縣令延地師印忠忠者卜筮算傳一吉地方點穴開兩路至連下  
山約候天晴再往是夜地師夢一老人問曰今日之地佳乎曰佳曰此地切勿與此  
人此人生前為考官時賣三舉子當有除禍若非此穴當榮其子孫非天意也明日  
問六合尹林允正曰某大令居官何如林曰聞其先為某論後選此官不久即卒但  
傳其為考官時大通關節得賄甚多鄉評以是少之思忠惕然因此故辭歸越二三  
年遇其鄉人問某大令葬否其人曰某大令家因與勢豪爭墳致死官事奉權家  
凋落至今尚未歸土云

匿銀喪命

道光辛丑夏河決祥行口城內外皆成澤國田廬男婦漂沒者不可數計大府發銀  
賑濟使某丞任其事某領銀四萬先將二萬匿于家以二萬為舟往時偏地皆水由  
城壕上登舟忽遇暴風舟覆救者得某丞屍失其左腿銀則盡數撈出核之領數僅  
得其半其事遂上聞大吏委員察其萬中則二萬銀在焉時吾鄉某小庚先生申  
守河南與某丞有舊凡在長江大河因公身沒者例得卹典某丞之子求某代達于  
大府既入省垣檢知其願未乃款曰此孔門所謂以身發財也死已晚矣此事聞之  
小庚之子旭昌益目眩其事且云某丞李姓也

卷六

傳師

新安汪某者天資穎異過目成誦八歲能文但自恃其才侮慢師長一日呵欠口中  
忽跳出一物形如人指汪曰汝本狀元因侮慢師長陰司已削去吾亦不隨汝矣言  
訖不見次日細查不識一字窮終其身

湖州鍾氏

湖州鍾氏世有傑德樹槐封翁之喻壽逾八旬樂善不倦里中義舉無不竭力首倡  
累代施衣施棺放生戒殺各善事不勝枚舉其曾孫平齋儀部芳法始中辛酉進士  
平齋之弟諱津芳題 屢雲芳圖 先後登賢書晴嵐明鏡芳精岐黃樞實不能盡者  
性不吝重資合藥濟之邑文廟傾圮獨自承修積德崇善先承先志其子松泉福保  
遂以成成得大魁屢典文衡昆季某甲午榜同捷者二人己亥榜同捷者三人松泉  
之子承焉又于癸卯登賢書矣或又傳其先世有為藩署幕友者遇鄉民巨案株連  
千餘人隱為裁減卷冊消解全活無算至今雲初繁衍甲於浙西咸謂食報由此云  
松泉嘗得大魁時嘗語人曰宜吾之學問足以致此哉乃阿爹所為之事發覺耳遂

報在兒孫諒哉。

蕭蕭令

余于甲辰春應禮部試前以制義質為景亭桂先生因受業焉景亭師言日內新到一大令孫公渠有一大因果不可不記因為余述曰孫蘭舉魁江貴州黃平州人乙未進士癸卯十二月選授直隸蕭蕭令二十日履任視察兩三日親一白衣女子相隨不曉晚即牽仆于地久之始覺時各幕友聞之率趨入視孫泣而言曰是殆風業也女子為阜城人許聘某家因患痞腹大塚家疑孕辭婚女故烈遂自經女父母訟于官余前生姓黃亦為蕭蕭令以腹堅竟斷為失罪貞魂舍鬼相尋五十餘年矣幕友勸孫訴諸城隍神孫作牒焚請城隍後于二十七日夜又夢仆如前蓋女鬼自被孽後祈諸府城隍攝孫生魂對質神亦為孫辨解言孫過出無心前世做官甚行今世事親頗孝不犯淫戒未便索命且查孫籍官至四品今將可得官祿全行削抵姑準改教以奉雙親餘年女鬼不得已而允孫醒後即促幕友作改教文書幕友遲延未作鬼知之來促孫自作稟果成後又以驛中壓滯未發鬼強孫同往河間府守河間者為熊盧谷守江西南建人丙戌進士孫暗熊以情告熊曰渠不過欲

卷六

五

表揚名節我輩雖不能開諸朝廷然為之作傳表揚亦可傳諸不朽以此勸之或可解釋若甫到任何必遽行改教孫商之鬼鬼不允曰汝仍應此一官是不違神判于今仍索汝命即授以黃帶迫其自經孫即作自縊狀家人扼勸始止而孫公項髮已揪去一縷黃帶亦現在人皆見之鬼曰若不速改教仍索汝命孫因倍懇同見鬼鬼附孫體稱熊為大人熊復面為勸解鬼曰雖為無心之過若非神斷豈肯饒他請問大人此案若陽律失入應得何罪蓋止改教而已乎熊詢其何以稱大人鬼曰大人也日當開府惟武備須留心耳並有一鬼語甚怪然不得已遂為轉詳改教孫在署檢得乾隆五十一年一案與此恰符官果姓黃署中有老吏能詳之附錄稟稿云敬稟者江前世亦為蕭蕭令有民家女子誤擬以失節致伊抱不白之冤茲伊冤魂特來纏擾口稱係北直人已請命于上下神祇必不使江復作此官去歲十二月二十三日夜江與伊對質于城隍神前蒙神指示江云查江生平稍知書義頗不犯淫注江教授終身准免飢寒之苦而已嗟乎誤在前生孽隨隔世雖已當場出醜並非今生之愆牧民者慎之哉現在合眼即見一白衣女子或笑或罵以手按江便自不能言語若許以不官此地形影即消伏乞大老爺速賜委員往攝蕭蕭江實不

敢回羣恐有性命之虞江家貧親老始蒙大老爺即日代江出詳改教職俾得稍

印事俯畜之私感且不朽並祈將此段罪案發刊示眾庶幾慰彼冤魂恩同再造大老爺將來位至閣府最宜留心武備江心下風教布履心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蕭蕭縣知縣孫越江謹稟 又一稟云哭稟者江昨夜二更後神情恍惚眼能睜而口不能言候見冤女以手提江頂髮而言曰好了你好了你你不在此為官我又何多求江隨詢其姓氏並示以大老爺之意要與你詳達上臺題請旌表以慰貞魂而為天下後世之聽訟不愼者戒冤女搖首云我事跡早已明白無勞熊大人如此費心且我之來意並非求名也江又許以福經超度女又云我非求和者也你前生以不明不白之事誤我我今亦以不明不白之事誤爾言畢怒目相向實在可怕須臾而退曰我去矣江此番情願改教求升斗之祿以奉親伏乞大老爺格外成全不必飭江回任恐此後神氣憤亂辦公錯謬難逃陰誅又遭陽譴反事負大老爺一片培植慈心也江到任數日一切倉庫錢糧詞訟均未經手統祈俯鑒讀書二十年奔馳七千里上有父母下有妻子痛哉余謂此段公案果目共見眾口喧傳可戒而亦可勸一以見獄獄之不愼雖隔世而無可解之冤一以見小孝之感神雖夙孽而亦可從末減也

卷六

六

彭孝廉

余於甲辰會試後往謁彭詠我京兆適其族弟名縉煒者亦在座則新科會試者也京兆告余曰去年吾鄉鄉試余弟寓中有黨其女以債債者余弟為之惻然因請責助之其事得贖詢其祖則秀才也後榜發余弟遂中式第四名以為教急之報也

聞作標

文閣中遇冤索命之案往往有之然多見于鄉場而會場則鮮有之甲辰會試余于二場坐西闈字號十一日同號皆聞鬼叫十二日戊刻忽聞有人縊死蓋號字六十八號即闈字前一號也次日余于辰刻即交卷出闈見西闈下擁擠多人則其屍正由牆頭吊出而尚未詳其所以縊死之由後于三場遇吳碩夫號昌則即二場同在號字號內者據云其人為闈作標甘肅人年五十三歲自入本號後嗷嗷之聲不絕並自言聯奎何必苦若尋我豈竟不能緩至場後云云次日則神色慘沮薄暮向號軍云我不久即死你速請都老爺來話甫畢即奔至巷末廁舍中將帶向頭上一套登時氣絕同號者見其題紙上書一詩云迢迢萬里為何因只為高堂有老親



三江諸舊友休將戲笑認為真款云一塘楊聯奎未定草又見其墓上竄四語云刀  
穿殺人者三難查致死者一此即經文請大人正法又聞此人係憤放重債者罪惡  
多端一死不足以蔽辜而天必死之于耳目昭彰之地吁可畏矣

黃琴農述三事

永福黃琴農為余言其祖海濤封翁係華田先生之猶子隨同懷兄心應邑侯在  
江西高安縣署料理一毫不苟心應引疾回國封翁將所挾餘銀購茶奉兄其友  
愛如此嘗製一大袖布袍飯後即出沿街檢拾錢字日以為常污穢中有字尤必細  
檢回家親自洗滌常檢有銀物錢票等件仍以為錢僱人帶檢值字方伯 廣 廷 閱  
呈請嚴禁靴鞋中貼寫字跡大蒙嘉獎自江西歸時年方五十無日不以惜字為事  
壽至八十二而終蓋三十餘年如一日也未幾其子養九公由舉人大挑一等改教  
職壽亦至七十餘兩孫均遊庠一即琴農余延在家授讀所述如此 琴農又言福  
州惜字社最多而緣比獲報者指不勝屈其尤速效者如介石社之首事林星航錫  
廉家甚貧每買物惟人檢拾字紙並力邀同志鳩集工費每日以收得百斤為率不  
及數必于次日三日力補足之行之僅三四年而星航即于癸卯科登鄉薦甲辰科

卷六

七

連登進士方入鄉閩時有某友知其失館貧困為之指引為某生捉刀因號軍阻礙  
不果冥冥中若有主之者同社內如楊姓吳姓方姓亦先後隸云 琴農又曰吾閩  
永福縣文廟久破福道先戊子閩邑捐修甚崇麗報部後邑令加級董事之子弟多  
入庠者壬辰癸巳乙未三科連中進士三人二黃姓一林姓武舉一榜共中三人蓋  
吾邑從無此盛事又余嘗隨官連城學署親見諸邑鼎新文廟辛巳鄉榜中至六人  
道光初蒙 賜聖臨時中匾額有董姓者獨力精製金匾懸挂即于乙酉科得拔貢  
生可知敬聖者一人獲吉即閩邑亦與有榮幸見有力之家每於淫祀野廟無不勉  
力捐修為求福計獨至義舉當為之事推諉不前其子孫不復宜欲求一衿而不可  
得也

蔡過龍

湖州蔡君過龍壯歲游幕遠方與米人春司馬極相投契未幾司馬卒于官司馬係  
旗籍家于京師春口俱未隨任身後僅從星散極不得歸君獨毅然身任不憚數千  
里送其柩回京師晚年家小裕性行純清聞一未肆盡以其錢未嘗給婦人而不取  
息有鄉民負君錢數十千一日君偶至其家鄉人喜容可掬曰今歲豐收家有餘錢

可先償君十餘石兵生未定忽有鄉豪數人亦來取債者將其家所有藏穀傾置倒  
置而去鄉民舉家號咷君惘然淚下即將自己帳簿勾去並將己家所收租米周給  
之觀者皆為感涕其行事大率如此後壽至七十有六其次子濬升已登庚子科鄉  
薦兵

楊光祿述三事

楊雲椒先生善言科場果報事嘗告余曰乾隆癸丑間陝西一舉子應禮部試於號  
舍遇鬼遂發狂疾被出歸寓鬼亦隨至自以首觸壁皮骨皆破避至外城鬼又隨  
之乃手書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八字付其友以刃自刺死 又曰安徽宿松令朱某  
分校江南鄉閩得一卷擬首薦復夢神人謂曰此人不可中手書一淫字示之次日  
忘卻以卷呈主司初加覽實後忽抹險阻二字朱請曰中卷有此二字者甚多似不  
應抹即命朱洗去及洗而置跡清遺數層免被攔 又曰漢陽諸生蔡某少有文  
名後值試期不肯進場其友詰之蔡曰吾少時讀書某鄰有婦女每浴時常陳而窺  
之自是每入場雙目睜然罔見出則如舊遂坎壞終其身

閩鶴亭父子

卷六

八

桂林閩達源三 江耆儒也工屬文而行善事乾隆年間城中時疫大作閩故知醫  
率一老僕負藥屢比戶診視令僕調藥備飲之所全活甚眾未幾其次子鶴亭 鶴亭  
以供事軍機處得官其孫鶴齡光緒旋登丁酉鄉薦相傳翁試時曾兩次擬元初  
次主司得卷甚善傳觀畢置卷頂間後偏見不得或傳主司閱此卷時輒見大黑影  
在前連置之蓋其家有經紀牛牙者翁連今報業而合家誓不食牛火行之數十年  
今鶴齡又以大挑得外翰矣 家大人守荆州時閩鶴亭方為應州巡檢值荆江  
秋漲甚急鶴亭悉力堵禦工無可施傍徨四顧見有禹王廟遂往取禱四壁頹然僅  
存古鐘一應鶴齡驚呼命丁役并鎮水口自據鐘聲呼曰數萬生靈惟神庇佑  
工若不就當以身殉祝畢即下橋拋石而隄遂成時有從隄下過者偶以碎磚擊鐘  
鐘大吼其人連病得之乃愈由是牲牢報賽無虛日 家大人初莅任巡隄見鐘語之  
始知其由及還撫桂林鶴亭猶健在為觀鐘事付鶴齡記之

洪山橋

王亦蘭道曰吾郡西關外之洪山橋與南門外之大橋其長相埒皆千萬人來往  
所必由者某年洪山橋為水所圮眾議修葺有某甲列其戚某紳及同人姓名在卷

當事衙署題捐得若干金日夕為狹斜之游銷耗殆盡而久無興工之期事竣官欲窮治其事時警峰山長某與官相善某甲託紳求援于山長為之緩頰其事乃解聞此舉凡十六人其後十四人皆絕嗣惟某甲與紳各存一子而紳子忽于去歲暴卒某甲乃自誇曰是役也惟余可以對人耳數日後某甲子亦竟殞殤或疑紳為人坦易可親生平無他過惡不應得報之烈如此而不知紳子其中實有染指也吁亦可畏矣

訟師惡報

王亦蘭又曰訟師未有得善報者余所目擊已三人矣一為某明經少聰穎詩文字俱佳中年乃弄刀筆被其害者無以自明構之于神因某案發為官所治瘞死獄中又一友自負能詩一友自負工書皆託業于此未幾妻子俱亡同以窮餓終余能詳其事而不忍舉其名也

蜜浸

家大人在滿城作傳綉綉厚強三說以寓勸懲沈陸士師見而喜之嘗謂恭辰曰此三篇文字大聲疾呼不但有益於滿城偷俗頗風到處有之特滿城為甚耳然余聞滿城婦女之風亦甚于他處憶道光丙戌公車報罷南旋至浙同舟中有滿人忘其姓氏談次問詢其家中眷口云有一子三女因歎息曰吾滿罕有二女之家若余之三女同邑每詭為異事蓋滿俗嫁女必用蜜浸藥品以多為貴至少亦須數百瓶此物無買處必須家自配製又極費事嫁期數月以前即須備辦晝日夜之勤窮工極巧天時人工一不相湊色味便差婿家往往以蜜浸之精蠱下來婦之吉祥與否貧寒之家慮遭嫁之難而舉女不敢多留者半由於此子婦行居次生時亦將溺之適其母舅至再三勸解乃勉留之因是感覺生女雖多不棄云子告之曰君舉子鄉行詣即當為一鄉之表率今既育女不棄足以勸懲將來嫁女務先捐此蜜浸之陋習以塞禍胎為一鄉之表率今既育女不棄足以勸懲將來嫁女務先捐此蜜浸之陋習仍否余曰近日滿城婦女之風稍差而蜜浸之習未革然余長姻祝東慶太守本有不用蜜浸之議余伯姊即其家婦近日嫁女子孟家獨排眾議不用蜜浸者卻許多葛屨近聞有嫁女之家其家長亦立意不用而婦女輩仍于背地偷送春醢習之固結如此今滿城大小繼集以及新正款客新賓登門無不藉此而家大人但捧杯一挾從來沾唇益亦無滋味之可賦也夫抵溺女之風起于吾甌而各財之弊

卷六

九

由于學據蜜浸特其一事而作無益害有益舉國趨之若鶩實不可解且近聞有一新婦在家因竭力配製蜜浸致成癆疾者是誠不可以已乎

丁封翁

吾郡丁封翁名善者兄弟三人善居長次翁次善治家翁外經營岳在家讀書兄弟和好無間言生四子岳生五子翁祇一子甫四齡翁一日謂兩弟曰食指漸繁盡析產為三各覓生計翁曰吾家九世未分為世所稱我輩不能勉法前人已為可愧今兄四姪弟五姪我惟一子不忍諸姪而獨獨我輩若必分產請析為十兄從之翁貿易湖廣有索回外欠千金翁與岳所未知翁如數出之回家適大病口不能言但指銀與諸姪手作十字而逝兄不忍利其有盡歸翁婦是夕婦夢翁曰速出前銀婦如言仍析為十分之丁係白屋未幾翁之子弱冠即成進士嗣科第不絕今為榕城世家矣

婦人名節

廖儀卿先生曰凡作地方官殺人不可枉而有關婦人名節者尤宜慎之余為江右監司時某縣有本夫告其妻被殺並述其妻將死之時言與某有姦拒之而被殺云夫有姦而何以拒之曰本夫在家也既因本夫在家而拒之至奄奄將斃之時又安肯直言無隱此其中情節大有可疑後其姦夫自縊身必棄亦議結為一此婦人守節被戕即據本夫之言率定爰書是此婦人不寬沈海底乎聞某縣令出詳之日即病故開缺之日余嘗批駁以明有王法幽有鬼神云而豈知己為鬼之所強耶

罪道難逃

儀卿先生又曰在江右日因督糧舟泊鄱陽湖忽遇大風余坐船吹至灘上餘船覆沒者百餘艘有前會昌縣某故令靈樞在船眷屬同行前一夕舟人見姦衣補服者往來船頭數息之聲不絕是日全家覆沒根浮至某地以為檀物也見前標題街名乃返之夫某令現形於舟人而猶不見形於家屬聞此令居官本有洋議其亦自知罪之必不可逃歟

林州牧

林梅南州牧靖夫率直諫定興時將赴任所距城二十里之北河店楊椒山先生墳塋在焉林拜掃於墳下云惟公忠國愛民某南莅茲土誓以廉愛立心如有稍涉貪穢惟神鑒之地方公事力有不逮之處惟求神靈默助適天晚即宿公墳祠中而迎

卷六

十

樓之吏役俱不知也。任未幾有貢生某。至控伊那某。其孫六歲幼童。血衣具在。該犯已開風遠。賈生疊次喊冤。據詳請緝。四捕無蹤。及尋至郡境。見一人質質。然來形跡可疑。詰之。即那某也。遂鎖拿抵縣。當堂直供不諱。林本欲開之。謂貢生曰。汝孫現無恙。難在六歲幼孩必無之事。汝孫時來。或有成就。豈可污其終身。貢生堅執不允。那某亦堅認不移。不得已據情詳解。旬日。即正刑訊。問其既逃。何以復返。據云。行至某村。途遇一六十餘歲老人。身短而長。青臉白鬚。呼其名曰。汝非某處人乎。吾特為汝而來。幸勿隱也。乃以實告老人曰。汝事幸未釀命。官司已息。汝家父母。囑我傳信與汝。回家可勿慮也。不料甫入境。即被獲察其所供形狀。即刑中所拜忠惡像也。立志為好官者。其陰得神助如此。

何秀巖副榜

嘉慶間。吾郡饑商之孖行。其德者。首推德商農部。已於前錄詳之。茲聞王未蘭選著錄中。又得一人焉。其言曰。乾嘉間。吾鄉論孝友。行施而品行端謹者。莫如閩縣何氏。翁名府。字秀巖。生六歲而孤。母教之。家貧無書。借人閱。晝夜抄錄。暮石手厭。而弗懈。作文無遺。嘗與陳澍田太守同處。郡縣試。有何通書陳澍田之目。乾隆

卷六

十一

乙酉冠。那語。籍諸生。是秋。遂舉解。詞因食指。繁勉。就。館。代。館。承。受。商。名。後。遂。擢。任。奉。母。與。兄。極。孝。友。愛。赤。錫。志。其。所。欲。折。閱。計。萬。金。恐。擇。母。於。款。不。敢。較。務。務。中。雖。值。繁。冗。夜。必。歸。視。母。膳。母。年。九。十。二。卒。凡。母。所。嗜。物。皆。不。忍。食。三。兄。皆。早。卒。撫。從。子。慈。為。備。至。門。多。雜。質。三。堂。故。舊。賴。以。衣。食。塚。墓。葬。者。數。十。家。畫。不。相。識。者。况。人。求。助。無。不。如。其。意。居。城西。築。西。郊。草。堂。購。書。十。萬。卷。道。中。寒。暖。與。諸。子。同。現。席。飲。食。數。舞。之。多。得。科。第。以。去。者。歲。大。幾。則。為。粥。以。食。餓。者。與。工。作。以。資。氏。之。無。業。者。所。全。活。無。數。西。湖。書。院。濱。水。易。地。築。三。度。等。之。他。若。環。城。垣。修。廟。學。成。構。撰。所。費。皆。不。辭。而。樂。為。之。不。倦。自。奉。如。寒。士。不。買。妾。不。嗜。酒。不。耽。博。奕。並。不。管。生。產。嘗。語。諸。子。曰。吾。本。天。仙。化。人。曾。讀。人。間。忽。而。來。忽。而。去。不。能。為。子。孫。計。也。年。六。十。八。無。疾。而。逝。子。岐。海。治。運。獲。屍。通。廣。相。繼。為。名。孝。廉。天。之。所。以。報。善。人。者。速。矣。家。大。人。曰。彼。何。二。家。之。行。施。皆。全。所。目。擊。隨。以。素。封。繼。志。何。以。寒。士。起。家。何。尤。為。其。所。難。而。詩。書。之。澤。較。遠。合。郡。中。何。實。無。難。而。此。風。香。不。可。通。帶。務。商。情。亦。日。趨。而。日。下。此。則。可。為。浩。歌。者。矣。

善書履歷

王亦履。曾受業於曼雲先伯。篤信師說。而安貧嗜學。尤能不愧新傳。嘗謂人曰。判判善書。勤人其積功最大。食報亦最速。余年踰三十。尚未得男。因憶蔡已歲與石君。瑞懷同梓。有七曲原。本文昌孝經。雖句板。刷印不多。乃請於文昌神廟。願送年印。送一百部。求賜大夫子。果於次年辛丑得男兆。嗣又寒家向。有先正詩文。零錄斷簡。頗多。前年藉此勸懲。以論說。撰成清寒錄。遊暑妙二種。甫梓行。而連夜夢中。屢有巾冠。數單。陸續來。顯。尤異者。一夕。燈下。見古貌。偉。長鬚。豐。杖。告余曰。吾蓮花洞仙翁也。君所刻二書。足見留心風化。且所收著作。多係零落遺稿。其用心。尤見痛厚。但未經蒐輯者。尚復不少。幸將前志。無廢成功。君現在所輯。未幾。想當書其逸事。其談尤足資文獻。可急付子民。以傳於世。余以梓費未集。辭仙翁曰。君畏難耳。吾當為君籌之。飄然辭去。未知復驗如何。但此夢甚異。記之以見拾錄補闕。得有微功。其即能感動幽冥如此。按此語。頗聞於人有。竊哂其疑。愈家大人曰。此事可觀。此理亦不誣。昔人有言。收拾前人遺詩文者。如哺路棄之幼孩。瘞荒原之枯骨。其功甚大。吳人顧侯君。撰元詩選。各集。成。夢。古。衣。冠。百。十。單。來。顯。此。事。傳。播。藝。林。亦。蘭。之。志。何。以。異。是。俗。流。影。見。春。聞。又。不。樂。道。人。善。所。謂。己。則。無。禮。而。反。笑。人。何。故。行。禮。此。聖。人。所。謂。

何秀巖副榜

末如之何者也。按余續輯。是錄時。家大人適為先伯父曼雲公校編。故什簫詩存。吉甫伯兄侍旁。多所參酌。每至夜分不倦。一夜伯兄夢曼雲公來。與家大人及伯兄。叙陳。展。起。言。之。歷。歷。家。大。人。謂。此。偶。然。夢。幻。耳。曼。雲。公。早。世。惟。伯。兄。尚。及。接。音。容。故。精神所趨。形於夢寐。非必真有靈感。相通。余竊讀曼雲公自序。一生心血。半在此編。其屬望於家大人者。甚切。乃適至二十年始克。嗣其素願。則冥冥中之且慰且感。正非無因。謹附記之。俾後人之珍。獲遺文。閱揚舊德者。知所勸焉。

卷六

十二

江右劉氏陰德  
劉君軒封翁。江右新昌人。以孝廉舉於鄉。鄉達有大度。村中有無賴子某者。素狡。賄。不事正業。一日過翁於途。指罵欲毆。翁伴若弗聞。至走避之。旁觀代為不平。往白翁。家其家人。詢欲出。翁止之曰。無之。彼為敢然者。家人感。謂翁性不。移時有走告者。曰。無賴某。地。此。矣。先是某與翁有小隙。適因與人賭博。負債。量。量。極。極。而。尋。翁。翁。真。以。門。歐。致。死。實。禍。翁。家。翁。不。較。遂。技。窮。者。發。而。死。翁。聞。之。當。日。彼。橫。逆。無。端。而。來。使。香。少。與。之。爭。禍。立。至。矣。人。皆。服。翁。雅。量。生。子。七。孫。曾。孫。行。不。數。世。成。幾。百。戶。科。甲。蟬。聯。至今。益。盛。又。其。孫。雙。典。封。翁。亦。好。善。樂。施。見。貧。而。驚。神。者。必。解。囊。相。

善書履歷

戶科甲蟬聯至今益盛。又其孫雙典封翁亦好善樂施。見貧而驚神者。必解囊相。

助以全夫博力或不足雖稱貧無吝色族中一大夫僅存一丁孤苦無以為家憫之  
為之娶婦令已子孫衆多其得以接續宗支者實與之力也夫人蔡氏亦能助夫為  
善恆與督理以濟貧其子拱宸已於甲辰授南宮並仕豫省矣

序

勸戒近錄之刻成於癸卯冬奉贈年而吳中遂有翻本板楮益精勸戒續錄之刻成  
於甲辰秋月近聞鎮西亦已有翻本不脛而走如是人情固不甚相遠哉今春在京  
中姚伯昂總憲惠示竹葉亭雜記夏間歸浦城徐樹人觀察由漳州封寄求福新書  
一帙黃壁卷刺史又雜錄西歐近事數十條皆義關勸懲為前二錄所未載者喜之  
不勝因附益以近所聞見重為詮次呈家大人鑒裁之甫得成書時知好中又續有  
錄寄者因亟定為六卷如前書之數先付梓人題曰勸戒三錄以見余之撰此書未  
有倦心其助余之成此書者亦未有倦心而從此為四錄為五錄皆當作如是觀矣  
民之東與好是懿德古人信不我欺也  
道光乙巳臘月八日敬叔氏記於浦城之北東園

桐城張氏陰德

福州梁春長撰

桐城張思明元宰與家大人壬戌同年同登館選家大人於壬戌秋奉歸里故同年中雖親面多不相知迨乙丑入京徵館始漸款洽而於息咻尤契厚若素交嘗問息明君家輩平濟美至今尚替徵相承其先必有莫大之隱德思明曰余家有竹立城君聞之乎余家先代某翁文端公之祖也嘗於宵夜見盜隱屋脊問其來以梯掖之下視之則鄰也携入書齋望盡以食之並贈數金遣之去初不令家人知也鄰感翁其常思所以報後夫婦以力耕置田五六畝一日往田間見富家子與翁師詣一相相履良久曰佳哉此鄉相城也問有何驗翁師曰試種竹其間竹越宿則明矣鄰聞之歸述於妻妻曰向者急於圖報張翁今其可矣鄰問其故妻曰如是如是不亦可乎鄰諾之旦赴其地竹果萌乃去之易以枯枝頃翁師復來訝其言之不應也爽然去鄰以計買之而歸之翁翁曰不可貪天必厚福鄰曰非公成德不足當此哉請不已乃受之而償其直後人遂呼此穴為竹立城云家大人曰堪輿之說不可不

卷一

信君亦聞吾鄉安溪李文貞公之事李文貞公之父某翁為某翰林佃戶翰林延葬師卜地得一穴曰此必出三公也蔡將半有某葬師阻之不果蔡前葬師甚其特已薄墓立辭去未與李翁素識遂借宿其家具以讒告李翁奉之乃問君父母歸土乎李辭以未曰然則盍求某翰林葬地而葬之乎我為君乞之明日狀呈某翰林某翰林正欲徵驗其地許之葬師喜為謝曰卜葬事畢將行告李曰三年後我必來覆視也後李翁耕獲家業漸裕某翰林異之召後葬師問故對曰禍本未成如於墓旁環以河禍將立至某翰林即鑿河以試其言河成而文貞公生矣一日前葬師至李以鑿河告曰福萃於茲矣忽聞內室呼聲曰君得丈夫子乎請出視之方顯直葬師曰此一座台星也恐彼葬師知之當速徙母連禍乃合族遷居某翰林知之命他佃獲其墓文貞公年十二隨父歸省某德某翰林往謝之翰林驚曰何來此兒見他日公輔器也遂留於家延明師訓之此亦安溪相公家發祥之故事也息耕為之嗟歎時座中有江右同年某友以葬事與族鄰爭控不已聞兩人縱談乃慨然曰吾鄉諸云福地福人來何爭之有奈本報徵館後急已假回家了此事今不復爾矣衷中之亦莫詳其願矣云

杭州許氏陰德

錢塘許漢生尚書家四世科第每屆鄉會試交易屬從必有人登科第者相傳其封翁舉平先生為中韓老手即漢生尚書之曾祖也初就舉於陝甘兩省後督部方恪敏公以厚幣延之公辦事精敏時平涼慶陽數府游錢即種相屬封翁聞而憫之私具一摺請請公入告並請發帑銀二十萬兩賑濟平涼等府饑民遇之數日捐尚未發封翁即權被辭解公親至問故曰待先生並無敢慢今忽解辭館想為請幣二十萬之指返疑未發耶封翁曰此指果疑必不辭館公語之即日拜發去後公意欲憐憫捐所請過多恐不能准准一月後奉回硃批乃大蒙嘉獎並以二十萬兩恐尚不敷加賑二十萬兩公大喜過望即請封翁漸過於是平涼等府數十萬生靈得免轉於清整矣不數年封翁之詰嗣即顯顯為文孫學范學曾均接踵成進士追乃字排行益復昌盛人謂許氏陰宅甚佳非知封翁之功德曾活數十萬生靈之所致哉戴君槐谷為許氏姻親所述如此當得其實也

南昌萬氏陰德

家大人官河南監司時南昌萬氏兄弟如康山承記湖北承記皆本籍廉官往來最熱然聞其家門弟或狗屎由來則皆其尊人梅阜先生之世澤也先生名廷嗣字梅阜乾隆壬申春鄉秋會聯捷進士由庶常改知縣授直隸懷柔縣知縣平糶通州牧以東路廉事李涉罷官抵罪者甚眾案牘者日事刑求眾皆不知所措先生獨側然以一身任之一年報成擬大辟餘官皆得免未幾朝廷亦撤知其非罪也戊子秋謝家恩免勾丁酉春舉取東巡過通州見某壩屹然問此城工何人承辦大吏以前任州牧為廷嗣對連蒙恩改復決壬寅年忽奉特旨出獄計繫保陽獄者十六年矣時同案各官皆已旋里各出厚資來助歸計者不約而同先生悲笑卻之歸里後復游林下幾三十年至嘉慶丁卯暮終享年八十有九黎山舟先生為集元遺山詩句作輓聯云千丈氣凌天也如一生持在事傳傳者計樹園詩存世今先生之幼子承緒以道光甲辰進士官山西知縣先生之孫慶向以嘉慶己巳進士歷官御史以嘉慶癸酉副舉人官浙江知縣曾孫立身又中道光庚子舉人目下孫輩不下百餘人嗚呼感矣

方勤農公

吾閩臺灣林爽文之亂福節相康女承平之隨將軍機章京二員一為方勤農

一為范叔度某節相倚之若左右手命方專司訊判范某司文妻收復諸羅日在番山中使出送民千餘人節相欲盡其之法姑付方訊律供詞方遂名細如研劑則皆被脅從者欲併釋之節相不可方持之益力後竟得盡活此後搜山所得悉仿此辦理所全殊多時論謂方之功德甚大宜有報復某欲歷封所經於直隸督任蒞動某家大人曰休屠兩世為直隸總督其父恪誠公積厚流充嘗以片言釋保定瘋民犯罪之案最著人口前又聞姚姬傳述公五十外尚未有子撫浙時使人於金陵買一女子公之女兒送之至杭擇日將納矣公偶至女兒所見詩冊有相知名問知此女携其祖父作也公曰吾少時與此女祖以持相和安得納其孫女乎即遣其家助資嫁之時公年六十一矣是年室中吳太夫人即生孫某公後為尚書總督繼公後嗚呼此恪誠公之德德人鮮知者聞勳某公言家門易感乃皆不由翰林出身為憾今公子傳種已由詞林出守海權監司矣

胡中丞

翻陽胡泉先生為家大人乙卯會試為卷師相待極好初擬揀發吾闕道府相訂同出京謂有運解省親之樂也旋放廣東恩潮嘉道乃命家大人留京夏探不

卷一

三

必出京在刑部以仁恕為主不肯稍涉私心得觀察謝恩之日夜起尚早坐而假寐見一青衣來請入署胡曰頃當進內不能去青衣曰去來不誤因命駕與答言已備不覺出門登車疾馳而去過一門黑如漆而有光再進則光明綠瓦大殿矣入則中坐者三見其來皆起而拱先生上前揖畢階下跪一人兩臂潰爛上坐者曰此人當署應獲杖控言未獲而決因傷潰死是否胡答以杖罪係某刑例審斷決則某已病假不知也遂檢查冊子其時果在假中又一人捧首而前言罪當該決擬入情實胡答以斬緩係我所定情實則官所改于是上坐者乃命設坐好語勉之既出仍登車而回路過舊吏某乃數日前死者與前叩首稱某母老家貧不能歸書室字紙亂亂紙堆中有銀三十兩乞檢付其家人又某更曾用銀三百兩以相好故無券無利今將不逮求飭其速行歸結時先生忽憶遺摺俟吏曰有人已為妻請病假無慮也先生乃醒次日自至吏家向紙裏檢之果得銀三十兩更召某更至語以故某更大驚不數日即將前項等送與某固不可欺非先生之仁心為質亦不能整頓周至若斯也先生由外臺啟歷開府院中每為人述前事如此

陳方伯

江西德化陳東浦方伯年壯初以進士為四川知縣當金川作亂大兵過境上憲多委以苦差公主殿局及修葺兵興橋路常居口外山谷間頗危者屢矣同僚亦不之恤上憲更不垂憐也有三雜土司者地當進攻金川之孔道官兵猝至三雜長車爾碼婦人也疑且伐之閉門相拒將校大譁謂三雜時矣宜先攻破之公疾行告將軍曰三雜非時未知國家意耳請以單騎往察而諭之將軍從公策公至數海關卓爾碼即散守者具狀上報且舉軍過其後復得詔加封賞願早爾碼謂惟公能活我又不我以榮也至今鑄像事之公在蜀中二十七年至是以軍功海權至江蘇布政使

孫觀察

孫伯淵先生是軒耿介自持不隨流俗以一甲進士授編修時和坤當國一時英俊多屈收門下公硬硬自守獨不相往來和銜之公散館試屬志賦用史記細細如畏語和指為別字抑置二等以部員改用故事一甲進士散部或奏請留館時和方掌院事欲公至西商公辛不往曰吾嘗可得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由編修改官可得員外郎前此吾聞吳文煥有成業或謂君但往一見即可仿辦公曰主事終權員外何必汲汲求人自是編修改主事遂為成例補刑部直隸司主事特領部務相國

卷一

四

何文成公大司寇胡莊敏公皆刻日相待派入總辦秋審處同人皆目君為善狀不相浹洽惟同年張鞠園詳素與公以古學相切劇既同官相得而讓獄多齟齬鞠園主精明公主仁恕往往依古義以求平多所全活為長貳所愛敬久之同人亦漸無後言是年伊墨卿先生新入部其尊人雲林光祿飭之曰治獄最難吾願汝法伯淵可耳公自改官後僅六年即由京察出為充沂曹道權事七越月平反至數百條活死罪誣服者十餘案亦不以之罪難官曰難官宜能盡明刑律皆兼傑傑之也解組後備白門專以掬揚後進為華座客恒滿人目為陳太邱嘗與人論一前輩云彼之不愛才異竟自家才識有限耳時服為名言近相傳其身後主嘗極賞山聽明正直宜其為神可以理信之矣

黃封翁

嘉善黃南黃封翁其翁壽太守之父也少攻帖括而孤度不能自存乃棄去課治農諷今反漁齋詩集有詠農者持十餘首奏首一器並詳為之註使不耕而食者讀之可以知農功辛苦教務艱難焉為慶甲子浙西大水未稼海漫米價騰騰官行平糶政眾多避匿翁獨以身倡大善烈日持蓋步行按戶之上下固有漏失所



楚南按察使某浙人也以善理苗功由同知海鹽至廉訪加二品銜並戴花翎暨駁  
開府矣明自有才幹者中事聽其主持會權道出缺有候補道某應補撫軍廉訪  
商不之與某道飲恨廉訪平苗時有苗田若干頃名為充兵餉實則廉訪主之每年  
至苗地一次號稱巡查其實收租而已某道知之詳常向人言欲侵之廉訪大恐思  
先臨之某道前曾署岳常漕道餉小錢一案有甚甚廉訪欲實之而無左證乃使人  
以賄誘錢主之婦傳其實飛章初之得旨就某道職廉訪主其事某道初上公  
堂猶以廉訪有同僚誼痛哭訴來廉訪大怒以為咆哮公堂令加刑具及送之獄又  
對某道惋惜嗟嘆如債實好被以已之禍坐以已之肩輿而出蓋慮人議其加刑具  
而故掩飾之也及某道入獄則復令獄吏嚴禁不與人通若警大盜者獄成以緝私  
律論絞無何廉訪入觀旋旋宿汝州旅店入座命僕送茶二甌其僕怪之旋聞室內  
詰辨聲乃主人與某道辯論但聞其聲不見其人及返署甫入室驚曰某道書明為  
乎來哉旋見某道擊其背疽發而死廉訪奸險極矣死有餘辜然某道之輕言招禍  
亦足戒也

某太守

道光間有某太守以刑名起家初以同知分發來閩海推太守小有才為制府所倚  
任雖補有本缺實經年在省署案也而招搖恐嚇聲勢甚張省中官無不側目者臺  
灣戕官一索制府命隨往獲犯百六十餘人制府初欲分別辦理某曰臺灣民情淳  
動此案犯若不死恐難安靜且係大人所核之案將來此輩有辜恐大人亦難辭咎  
也於是盡斬之及內渡南登舟某見鬼無數舉其舟舟將覆急登制府舟乃免時吏  
望之大司寇曾閱學深惡之絕不假以詞色及質稿耕先生奉命為閩藩亦執聞某  
之名質履任後某請私謁乃不禮之某怒甚歸鄉其情曰不官矣是日首府因某未  
入署審案遣人索之某辭以疾其徒有以軍功候補通判某及候補縣丞某同往視  
之見某通判曰臺灣之案後三四十人皆汝等定讞今皆到我處廩餉室幾不能容矣  
二人疑其病狂也無語而退次晨探之死矣某案固當置法而制府有分別一念  
未始不可於死中求生因某一言皆為無頭之鬼其恨之也宜哉 按乙未年賀耦  
耕先生與家人同被召復出質先到京即投閩藩家大人北上於天津舟次相遇  
質詳詢閩省吏治且曰我素知福建有兩郡丞一時派一鯁鯁時派指陸榮祿鯁鯁  
則指某也然則質之精明洞察某即不死其何以自容哉 又按此條余聞於福州

同時諸當事嗣聞姚伯昂先生竹葉雜記所載略同是非之公知不能闕取口也

冥中重告節

呂震部某進元乙酉舉人丙戌進士有妻大尹後為其舞試同年春闈前夜之兄夢  
一老人知其為祖也有客來訪坐謂其祖曰有事相商肯乎祖問何事客曰肯而後  
言祖曰必實客曰令孫今科會試當中央只得一缺當中之二人有呂某兩也若節  
請讓之其兄聞言急詢客之姓名客曰汝之客以湯某對其兄亦人知敵前尚書名即  
不敵敵祖遂客去其夫夫人素奉神夢在神前上香為子求功名香將上旁有一少  
年擊墮之而醒榜榜問呂某中若子名母問呂年歲方二十餘僕然曰夢中擊墮我香  
者即此人也及謁房師告曰汝卷已為履繼卷卷去湯總裁極賞識乃得中此中宜有  
緣耶表以已丑成進士果後一科會試之重守節如此但呂母孀居時年近三十歲推  
其祖歿時年方四十餘朝是例不與旌者冥中即以苦節稱之甚矣守節之可貴也

不孝難重

竹葉雜記云卓某漢軍人以資為太守分發廣東實一洪姓財數千兩許其人司  
關隨之登舟一夕其人登跳板大解舟子撤板其人墜水羣趨救之得不死卓慮其  
受寒以已衣之履謂主人之過厚也舟至高郵小僕及婢在舟中方侍夫入食難  
子忽聞雷聲從空一震僕婢皆昏仆及醒卓與妻俱死矣舟子先亦震死繼而蘇乃  
言某之墜水係卓以百金賄我死之也言訖復僵或謂洪尚未死其罪似重比聞卓  
夫婦皆不孝卓傷為佐領有母在堂先于本旗冊檔將已名改亂于伯之夫妻俱歿  
名下為異日之無畏地也將行向一戚稱貸云為留其母日食資得財乃陰作假票  
與其母而去始知天譴蓋為此不為彼矣若舟子者實有貪甲之財必致已死之心  
蘇而復死亦蘇心之罪也 按此事記在道光九年間時余隨侍家大人蘇州藩署  
初傳聞至蘇眾皆莫測其故以為未履任一官何至有此重罰即負財害命一節何以  
失婦並受其殃及高郵故至蘇謁見向家大人言之歷歷如繪皆出諸僕婢之口乃  
震噴然曰此人之死晚矣高郵故之來為楊聘資故得悉其詳

枉殺

嘉慶戊午科浙江鄉試二場之次日有士子程程疾監試將觀卷令供給所奉照登  
押令出號狂生自言本年元日夢一京兆人披髮泣血言為其父枉殺報在子孫  
其科名不許應試今甯脫靴此鬼即來作祟言訖跳躍叫號無所不至適觀見海寶



張令言父皇我我細詢之始知其祖曾為顯官父現作令直隸該生學素優者也乃帶出號舍飲以米湯漸就清爽米飯入籠李應磨引至至公堂為朱停者所阻求之至再始准入而將監試忽大聲曰遲矣出外其卷已書廢卷墨跡未乾也遂扶出次日主司謂取二場卷殆首場已中式矣一事枉法遂致後人不振為民牧者可不慎哉

閩帝贊

有閩中某孝廉久病不起日卧牀褥一日忽夢閩帝告之曰汝明年中矣明日即可起身語朝遽能起商之母曰縣中水脚銀先已領用奈何徐思之曰父在日有某人欠銀若干父許其不追矣今無所出查控賸遺之於是呈縣理前欠銀為嚴拘追付既上公車放榜不中疑之住前門關帝廟求籤籤云我曾許汝事和慈誰料修為女自乘等語大抵神無雜語所以應中而不中者即是強追許免之銀為傷天理而結人怨也

滿招損

姚伯昂先生曰王春亭刺史言某科山西副考官差旋時本省官出都送行向例

卷一

九

州縣官送主司去角與前及丈公揖主司駐輿出關眾官趨進辭之復入輿而行眾官仍前數武公揖是時眾官拜揖某副考但在輿中欠伸而已有金明府者副考同年也愾甚倭肩輿去遠令人飛奔及之聲稱某縣詣少駐有某副考不獲已降輿金明府候其出輿乃言向所囑磨勒卷字已訖餘無他言副考知其戲也慚而去滿招損古人誠之 家大人言掌教滿城日有新任某學政入境時東來周屏廷邑侯虎拜出郭候迎某學政但於輿中一拱並不降輿周大起至候館不果語齊言夫馬當照兵部勅牌例給不能多發一名學政委巡捕官再三勸過竟不敬而去又有新班後例某巡道入境所屬郡守為李松雲先生見便於道左候接亦不降輿先生大怒以事煩其門下不釋某巡道不久即引疾歸又言昔年官河上日有入說某將軍舟過淮安時滑帥為魏愛軒先生元惡入舟相見辭出將軍只送至船門口即退魏登岸至輿前回顧旁無主人始嘆然若夫即日至襄陽為孫寄園節相送之節相笑曰此自君不老氣耳我當有以處之某日將軍至襄陽節相入舟相見辭出直沿跳板登岸至輿前回顧不見將軍立命武貳捕至舟曰我適有要語忘卻交代請將軍登岸一言及某將軍至此則曰並無他語但於禮君宜送我至此也適查輿去

將軍亦嗒然而退此皆所謂侮人者人侮之也

北東國軍錄三編

卷一

十

北東國軍錄三編卷一終

漳州城隍

福州梁恭辰撰

福州漳州府城隍神相傳即李許齊方伯慶其威靈甚顯。昆木太守嘉穀知漳州時延刑名友沈小隱紹興人相處數年極相得及歲調福州要沈同往沈不可戴頗愾之一日語家人輩曰沈師督我數年甚好我待之亦不錯我今調首府事更煩多自以相信者同往為放心乃竟不齊同去殊為可惜有一家人徐答曰沈師終不去主人之福也戴愕然問故其家人乃以所知得任法數事對戴靈訪不遂及啟行日戴潛于書房書一疏自各誤用匪人並白其一無所染之情謁城隍廟焚之是日沈尚未移寓也曠時即病其家以為虛弱所致煎高麗米湯飲之不效更延漳之名醫某診之某至甫及門遇一人自內出卒然問曰汝來醫沈某耶曰然其人曰是人不可治醫之若效爾即不利某惶然視不見其知其不可治入於之不為立方其妻意欲煎人參飲之至外室見三人一頰而長二微短其長者手執鐵索再視則以紙為者其二一人持牌一持扇連入內其妻急反而燈驟滅沈已卒始恍然所見

三人即閩中所謂走無常也神之不緩須臾如此

姚伯昂先生述二事

姚伯昂先生曰門人湯海秋侍御之夫人唐氏以產難殞是日適有胡差回湖而湯作家書時遑草草數行至其外舅不及叙病之顛末其外舅解居去城遠得書痛女甚悲而不得病原是夕設此問馬少頃亂動則女至言海秋前生為四川綿竹令渠為暴友賓主極相得曾用主人銀將及萬今世應轉男子身以主人之銀未還而情未答也特現女子身以報今緣盡當死不可留也病之原委敬之特詳此道光甲午年事也世謂人世妻子有還賬者有索賬者余因憶前有妹五歲豆危呻吟甚哀數日夜不絕聲張太夫人謂其何不早去乃大言曰尚負八千丈未曾償清我即去耶先贈光祿公遺余告之曰必以此錢為之棺殮再加千丈為焚精鐵是宜速去何如若乃爾余告之是夕即死然則還賬索賬之說不乘也 又曰河南彰德營參將忘其名得奇疾醫不知為何病日惟有語詭者若索債者其屬守備齊骨有口才往解之病者大呼曰我前世為四川總督某為總兵負我萬金不償物色之數十年今始跡得之某負心實甚不能解也必索其命穆曰來我負債不償無怪大人之怒

但隔世為一貧至此馬能償即索其命去於大人有何利馬不如令其備冥錢如數焚以奉償可乎病者許諾乃購冥錢焚之病者曰銀色太差不亦短不能抵也穆乃集寶鑲金銀箔屬眾折為錢之病者曰此大銀色大好惟尚短平若干穆請再補病者曰不必君此番亦幸甚短者即以酬勞道謝而去其病亦愈然則冥錢其可抵真銀乎

貧女報恩

凡人煙幅之區遇吉日嫁娶恒十餘起一日兩家俱嫁女一巨富一極貧至中途相值雨甚至昇者各以綵輿置郵亭中四散為避雨計貧女於輿中哭甚良久之富家女亦心動遣媵婢問之曰女子適人離父母遠兄弟誠大苦然何至傷動乃爾貧女曰我母家故窮所適又乞人子明日即不知何若以是悲富家女為之惻然俗於嫁兩袖中必置墜重物謂之壓袖富家女袖貯囊二各絨金銀一約重二十餘兩乃出使婢納諸貧女之懷語以萍水相逢無可為贈持此謀饋或可致遠凍餓貧女受之正欲問姓名適雨霽與夫室集兩兩分路貧女嫁後出所贈金俸其夫權子母逐什一之利遂饒裕乃行大賈家驟起廣市田園然所置產由必兩莊屋必

北東園筆錄三編

卷二

二

兩所本資與所獲利必相埒取莫解其意之所在性好施予一鄉稱善人願親于嗣息過十歲始生男視若掌珠擇乳媪哺之媪來時諸婢僕指示屋後樓三楹云每清晨主母盥洗畢即捧香屏從人詣其上汝慎勿登遠則必不怨也問何故眾言我輩來此有十餘年者皆不知但謹守條約而已媪所哺子漸能行走忽舉躑欲上媪阻之則號跳不得已從之登入其中則空洞無物惟設香案南向一龕障以幕媪揭視久之不覺失聲哭取聞聲告主母爭訊之媪伏罪言小郎欲登恐其墜跌匆促間不及細思致干犯應如何示罰惟主命問何為哭媪又揮涕曰適見其中所懸何畫我嫁時壓袖者相似是日行至途中並所貯金贈一嫁娘爾時母家夫家皆極破初不介意亦不知其可貴也不圖今日落魄至此語罷復泣諸婢鳴之止主問汝嫁為何時媪以其年月日對問是日遇雨否媪曰不雨則我之荷囊固在也主聞而默然亦不之罪但辱其夫媪以為將遣已也蓋悲不自勝次日主家張燈彩台梨園若將宴賓客并召其族人皆至屆時堂中排二席設兩坐旁列二几堆錦繡高尺許媪之夫在外廂命四僕引入四婢自室中擁媪出各按二人上坐勿使動主人主母倒身下拜拜已起而言曰曩蒙贈金者乃我賤夫婦非媪無以有今日歲度尚實



公具奏以為既非賦課佔有即應革去又伯德爾格初八十餘戶迨乾隆四十五年有四百餘戶辦事大臣瑪與阿謙增貢金四十兩公以為無論中外百姓回民生齒日繁則生計亦日難從無計戶增賦之例即為裁去又喀什噶爾看管果園回氏歲進葡萄一千餘斤大臣永貴擬以徒勞台站只收二百餘斤八百餘斤每斤作錢十文折價存庫公以事難細微體制不合一切免之凡此皆深得治遠之體似此廉明過遠其在刑部必不致遇有枉縱可知也

妄念辱身

懷亦亭雲慶吉其同寅某戚家花園方孤居之某嘗過戚家飲酒其僕隨往恒潛於園之隙處默視其仙之一遇也日竟見美人翩翩而來喜出望外即欲止之於亭美人意不欲曰亭近外廊恐有人知此間後軒極幽僻人跡所不經非此恐樂之不暢也僕隨之行三折至一小穿堂長榻燈檠令僕先解衣而卧美人稱爾則偉然皓首鬚眉一老丈夫也按其髻而刺之刀掙不得脫痛聲與恨聲俱厲竟不聞於外迨翻身卻坐但覺腹下茸茸然如坐於新絮間而老丈已不見矣奏頓出園辟避宅中人竟不能掩其事自此數道旁有白毛團圍一叢書以示人亦不自諱是可有為妄念者戒也

欠債

李進士貢南光州人未第時得狂疾既愈輒能復鬼往往先事預言無不奇中人有寄之書者書未至已能道其書中語然皆此之夢也按讀于固始曾舍人實見家園始有吳秀才圖南者貧而死遺妻及弱子幾不能自存其妻如苦守志族中人皆憫之舍人有族弟某者與李慕吳秀才亦為吳逆交恒以其家貧為念一日問李曰知君能復鬼我欲致書與吳圖南可乎李曰可曾密封一函與之李乃殊書李真二字於封面之右其左書仰值日功曹查送取火於書室院中焚之及晚李忽為作復書叙各甚詳觀者意李此之鬼也李言乃吳况其作書然李固未見前書而所答不差書中念其妻之貧甚狀狀謝曾之妻念又甚履履書未將其生前戚友中所負之錢某某三十某某二十一一開列屬其妻嘗得之即可存活計錢九十七十餘元曾以其書示吳之妻妻初不信姑持書示負者察皆係誠語之果如其數其家遂賴以存此事曾舍人親為人言之足見債不可負陰間所存記一一不差惟李名貢南而書面所書乃為李真豈陰陽有二名耶

初考

杭州有某甲病魂離舍至冥司遇一吏乃其故友為檢籍覽眉曰子忤逆父母法當付湯錢獄幸未終且去俟壽終再來甲惶怖求解吏曰此罪至重佛亦難度我何能哉甲泣求不已吏沉思良久曰請云解鈴還索繫鈴人得罪父母亟以孝順父母懺悔或可挽回耳送之反汗出而愈即向父母備陳所過從此婉容愉色得奉惟謹并戒妻溫清無懈頗得父母歡心及父母故喪葬如禮後年逾七十壽終感緣孝順挽回也

孝鬼草

杭州有某甲病魂離舍至冥司遇一吏乃其故友為檢籍覽眉曰子忤逆父母法當付湯錢獄幸未終且去俟壽終再來甲惶怖求解吏曰此罪至重佛亦難度我何能哉甲泣求不已吏沉思良久曰請云解鈴還索繫鈴人得罪父母亟以孝順父母懺悔或可挽回耳送之反汗出而愈即向父母備陳所過從此婉容愉色得奉惟謹并戒妻溫清無懈頗得父母歡心及父母故喪葬如禮後年逾七十壽終感緣孝順挽回也

宿冤索命

蘇州史家巷病孝廉東吉有子娶徐氏伉儷甚篤一日忽置酒與塔把盞曰吾宿冤已到歎難挽回勸君更盡一杯為別此後幸勿相念掩袂大恸將生撫背勸慰無何氏忽墜有眼目大呼曰汝記萬歷十二年兩人設計慘殺我於影光書樓乎手有批頰又以剪刀過刺其體口音似山東人一家伏跪哀求卒不解中街路吉祥庵有僧名蓮臺素著道行遣人召之至徐氏踞踏曰先奴可怖且去且去及僧出又嘗曰汝家媳婦房中能朝夕侍和高耶僧曰前世冤業二百餘年纏得尊養稽愈久作愈深報亦愈急老僧無能為也僧辭去徐氏即耳刺手指身無完膚而死

鐵金贖女

吳縣許也秋進士大娘以進士需火在籍見親戚中有買妾者日以肩輿攜女到家視一日見兩女有大家風詢之父係貢生某兄亦孝廉為之心惻乃贖金以贖認為義女先後釋士人嫁之此事在道光庚寅年再踰年而也秋之子遠泉源即領士長鄉為丙申成進士出知某縣已大著循聲矣

解砒毒方

欲得將... 有秘方解... 必選取重寶... 不滿所欲坐視其死... 一日行醫... 中夜暴卒見夢於居停主人曰吾以就利之故誤人九命死者訖於冥司冥司判九世服死今將赴轉輪我路鬼卒來以解此毒方相授君為我活一人則我少受一世業報若得過傳利世君更獲福無量言訖涕泣而去曰吾悔晚矣其方以防風一兩研末水調服並無他藥南城都督某員後可借錄又載冷水調石青解砒毒如神幸善知識心存普濟也

負債為難

吳人薛場者自城西夜歸途次小憩柵欄上過一阜線紮因先坐見因吸泣不止... 意覺不忍從旁勸解... 曰此南濠牙僧吞負客錢盆千累百通逃時猶在狹斜淫樂居無一牙戶空拳赤手享用均素封誰念客之履屨涉險... 命博此阿堵物今冥司判為山東道上驢押之住生又累吾行遠路生前以客資推霍如糞主今日獨無一紙錢餉吾沽杯酒尚淹留不肯去耶端書珠然起疑因俱不見矣

戒戲言

湖南瀏陽縣有歐陽生者為人輕薄與某生同塾讀書時某生新娶歐陽生以某生所娶新婦如何美貌與伊熟識往來常與相狎某生素性迂拙不知其戲已也歸與其妻專事吵鬧因此不睦而其妻亦不知所由來後某生聲言以妻在母家閨門不謹其妻無從剖白即投環殞命同塾之皆以戲言誤事共咎歐陽生而歐陽生以同窗戲謔不為介意旋亦息事乾隆戊申歲秋歐陽生赴科應試入闈係某字號一號因號外嘈雜與第八號之某翁調笑某翁因茶水近便亦即應允是夜三更後忽有女子窺窗而入訝曰何就就而人非也疑訝間忽即退出徘徊簾下作嗚咽聲某翁知其有異因詰之曰汝有冤相報欲尋何人耶何不告我我當為汝計之女以歐陽生事向訴且言歐陽生今科當中故來相阻以報夙冤某翁云此乃戲言誤聽並非有心可以原諒但汝之死固冤今其起為七七四十九日道場何如女曰此自可從但歐陽生為人無信前曰我當為汝謀之留女少待翁即往告歐陽生曰某生之妻某氏來尋汝矣歐陽生聞言失聲不能語翁因為慰解告以今科必為出場後當作七七道場方可解釋歐陽生唯唯翁恐其無信索寫契據一紙回告女鬼某氏見字半信欲翁作保翁為寫一保字將紙燒化女即垂淚謝曰只是便宜了

此人而已復生出場即為作道場及榜發案中是科首題夫子聖者幾何其多能也歐陽生歸寓夫子聖矣乎磨勒刑俸三科以一舉終其身

教尼姑術

粵善北門內有教尼姑術莫知其所由名相傳術中應有尼庵一尼先與屠者私復有他好屠者夜入室殺之希滅跡支解其屍納諸袋負而出北門將沉之河時尚五更也門者詰之以婚家供神所宰對遂混而出至吊橋管親黑而鬚者持刀立橋心懼不敢過往返踟躕數次天漸明鄉人入市者見袋口血漉漉下詢之如對門者言顧神色慌張頗有異強解所負視之則一光圓女首四肢分截駭為尼屍也號執赴官一鞠吐實按律處斬而獲其屠人遂以殺尼姑名術云按北門外柳洲亭有閻聖廟黑鬚持刀者蓋周將軍之靈路荒淫克俸無漏網亦足見神威之顯赫矣

救難巧報

山陰陳某遠其名赴省試舟泊蕭山之西與驛忽聞街市火起登舟往觀見避者紛紛火光中一女子身無半縷踣伏於地羞懼無以自容陳急取一袍禦與之女得衣蔽體而家人星散號泣無所歸哀陳求救陳便宿其舟之頭船終夜不交一語晨起訪其母家報之歸彼此匆匆不暇問姓各衣亦未遠陳即渡江去及八場題紙既下文思甚濶一字俱無正窘迫聞隔鄰呻吟聲窺之見一生病甚驚謂陳曰余病矣文成而不能寫惟友白卷求出場而已子其為我點檢者具感且不朽陳為之料量舉生問君文如何陳告以故生曰余文已無用感君之義即贈君陳既受文遂扶生出歸就全條其文揭曉竟中式亟訪某生無知者久亦置之後陳以大批分發安慶晤一候補令似曾相識詢視之即向日之患病某生也各叙往事乃知某即蕭山人是年出場後病復愈次科亦獲薦昨南到此陳謝之偶一回首見屋下有曬衣則前贈女子之衣在焉不覺感佩兼致而問之陳言其始末且詢得衣之由某恍然曰信哉君所見女子即內子也適回棹時尚未嫁及歸余箱中見此衣內子為余言昔遭大厄幸遇一士子解一衣得蔽體而歸彼此知恩不暇問名姓衣亦未還每呼負負故夏日必曬而藏之特以報也蓋君之過我我之贈君君之德德所發冥冥中報乎手以報之非偶然矣語畢中妻出謝從此來往如通家此嘉慶初年事

鬼畏孝子

吳中唐君則四有胆中年積資數千金遂納監列衣冠雖放下屠刀未能成佛日與

諸惡少飲博惡寒無所不為士林羞與伍也然事母其孝一日其徒語及郊外某舍有厲鬼人莫敢居遂與劉四約如敢止宿當饋酒食以啖劉四飲然獨住原恐劉為鬼因年伏戶外以護霧色昏茫月光黯淡烏啼鬼叫方共備燭燭像草木皆兵忽聽有人高唱蓮花落前住推戶一鬼忽從人衣袂下窺前止之曰劉孝子在內我輩只可露宿杯酒尚未溫子速歸休叩叩數聲而去衣更脫衣衣衣返看鬼相逐塵沙染衣有墮道旁酒者滿頭桶桶木槌化而去

醫地

人生運福之心過甚則事之斷無是理者亦運信之而不疑青鳥之說自不可廢然一為所動則必終為所愚京中有趙八瘋子者創為醫地之說此亘古奇談而竟有信之者嘗為武清一曾任縣令者卜地告之曰適得古墳在某村某家之窰下去其屋則得吉穴某令遂別購地造屋遷其人而購其室及毀窰趙又熟視曰此地惜為窰所洩地力弱幸某今日為之奈何曰醫之自能復元藥當用人參一斤肉桂半斤俟得此二物付我餘藥我自為之某令如其教備藥投之趙日掘地下藥又告曰三日後夜半立于一里之外若遠見此地有火光浮起則元氣大復矣乃將藥火藥

北東國華三編 卷二

于地外陰令人往約以某夜遠見有龍燭前行者即燃之及期至某令家適其夜中龍燭住視漏三下曰是其時矣遂同往久之遙望其地果有火光迸起狂喜曰君家福甚大不意元氣之復若是之速也某令亦大喜然為藥物故家資以消耗過半趙售其參桂家稱小康無何趙子俱亡趙亦得奇疾身如已死但能飲食而已始大悔平生所愚者不止某令而所售參桂之資亦歸于盡身受其報天道當然而為所愚者絕不思理之有無又愚之愚者也

薛二

薛伯生大尹因培云山東試用薛大尹克實無錫人一日坐公館中方食湯麵忽有一卒至前問曰爾姓薛乎曰然行二乎曰然卒曰我老爺令我喚你薛曰爾老爺為誰答曰見便相識欲俟食畢往卒曰歸食未晚也薛遂不覺隨之去至一座落見一官衣冠與州縣等卒然問曰你為薛二耶薛應之心方怒其官相等何乃遽如此相呼上坐者呵曰見我何以不跪薛令卒下責責二十薛又念能責我者官當勝我然不自知所觸犯何事乃大言曰大老爺查查明卑職以何事犯責上座者亦大言曰爾何人敢稱卑職薛乃遂現為試用知縣上座者推案走避薛謝過因問何人相

請至此卒乃跪以對乃大杖其卒三十令送薛歸門回顧則里中土城隍祠也到公館其趨尚未冷而兩頭遠隨已假十日乃愈是日薛之鄰居傅友有女適薛二暴卒蓋緣誤勾踰日而土城隍祠忽燬於火薛未半展亦卒蓋其精氣已委頓俗所謂火燒不高故鬼卒得以近前而上坐者不容其罪遂行施刑致無辜之人誤被責責聰明正直之謂何宜其旋受實刑矣

戒食驚

新建漁人獲一驚特巨背列八卦形觀者異之勸釋故漁人而報曰猶是驚也亦食食之越日復漁於江則驚者無數繞舟浮將眾漁就前捕捉遂致爭鬥前獲巨驚之漁驚馬而驚者散矣驚驚而有尤非凡介矣願不能避預且之體宜智有所味哉老杜義馬詩云物情有報復快意實目前漁者見報於其族類可為妄殺者戒甚矣怒毒之所歸也此嘉慶己卯冬事

鴉片

朱某言任官場中多嗜鴉片煙者或云疲於案牘食之振起精神則為花柳場中游蕩之助若花柳場中男子婦人亦有食者朱嘗于蘇州宴會間聞一老妓言食此之

北東國華三編 卷二

藥甚謬言男子初食此煙房事可以屢戰數倍婦人食者正可與歡及其久也男子之勢傷日縮漸至于盡不但不能戰并戰具而無之婦人食此久精血過傷以合房事為苦事則苦况尤不可言狀恐人未能盡知也故記之以示警戒耳

錢學士

錢金粟學士林每年常入京判事眾所共知道光甲申中書與同年官宰福洗馬焚閉該官方以大考為慮錢曰無慮也考得着即妙後宮至七月物故而九月始大考當宮病時錢未往視及病亟始至卧榻前袖出一紙焚之而去宮之子從火中攫之只存爐餘外發有某時封三字宮即以其時沒也夫考權官後又有聞其入冥者問之則曰只八月廿七一度耳問何事則曰勾人名耳問何所錄則曰憑其冊注大抵昧財者居多然亦有昧至盈千累萬而不勾者問何故則曰亦不自知但其時覺其可不即勾耳聞時有吏在旁指冊中二人應勾者余隱其多言復疑其有弊獨不勾事畢有衣冠顯者據案收冊者因歎以冊其人問畢言所勾注合惟滿部工人耳即前之所指也余請補勾顯者曰奉旨請爾來辦此勾由爾鏡亦由爾不能補也時家大人與程春廬先生同文同在盤山行帳中親聞學士述此是冬學士即歸道山矣

程曰：越吏有案，獨有兩人，殊不知即隨此吏計中也。然則幽明殆無別，其所謂財至盈千累萬而不勾者，當必別有大處，余不第以一句了事也。吁！可畏哉。

會場雜報

吳中某生年十二入泮十六領鄉薦才貌兼備素相恭悅為某富室贅婿與其次婿同館肆業次婿年十五半安韶秀兒如璧人集於酒間語次每調謔之意頗含愜以父母推重之執復德忌某生以為可憐一夜乘其醉卧裸而淫之及醒羞忿逃往天台始髮為僧家中人無得之誓死不肯返未久圖寂寺中復父母知其故自惜顏面亦寤其某生於會試場中忽見連襟婿如同館時大喜竟忘其死復謔之曰孺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遂以前二語大書卷上後屢試見之從未終三場錄舉登科年方強仕已獲取知縣比報到忽癩癩而死

魁克鬼

衡水某婦有與家右通而謀殺其夫者屍姪首官家以全賂作相屍無傷轉坐誣復折之廉訪委某令御公往接之反覆相驗亦無證據夜宿館舍被閱供語思維開漏已三下從者查軒疑疑舉燭光路淡陰風穿律壁角一人乍前乍卻俛跪案下微噉泣聲若有所謂公心悚口噤疑神諦視者知日間所相屍右耳畔垂一物如白練狀大悟乃大言爾去吾必雪爾冤也其鬼掩首而滅獨亦驟明遂折東遷衡水尹督責吏件復至屍所覆驗衡水尹笑曰人謂御公書癡良不誣也作令十年家無寸儲其才可想矣似此公案豈拙官所能辦哉勉強復往御叱檢視右耳孔作印失色乃於耳中取出水濕綿絮約累半斤告衡水尹曰此姦夫淫婦之所以得志也遂榜掠之盡得其前後姦狀置之法

託生報德

顧小韓方伯學淵高楊乘時得無錫諸生文名甲於邑奈屢試輒落孫山年過五十所有非男閣中但有五女因娶妻高舉之日賓客擁賀者未敢主人入房見新姬嗚咽鏡鏡次德之不止詰其由乃曰憶兒家阿父為南溟通判時嘗置多妾復為阿母不容概逐出後甚有流為娼者阿父聞而不忍使者頭持金為阿母養婦或送空門今不幸父兄復成窮難母妹早喪矣身具路道堪憐居奇侍巾於君子撫今追昔不覺悲從中來楊為之泫然曰母泣我之視爾有命存焉何忍以官家女為廢妻爾其為我女當為擇一佳婿女再拜遂命與諸女聚歎姊妹行出謂客曰

君輩且留不意今夜復得一女請再作湯餅食其送前事原客頌其威德明年夫人  
舉一子臨幸時公坐堂上養見二隸導一官進才欲迎迓官遂趨內室與二隸俱不  
見覩其面貌女謂酷似其父也公年九十餘於子為名孝康諸將俱顯貴女婿後  
亦得官此贈公為中憲大夫焉

見鬼

乾隆間京師有宦家子年十六七驪高秀麗適寒社會戲不覺夜深途中求救民舍  
其家惟一少婦即留小坐流目送盼言其夫應官外出頃明日方歸男婦女媿遂相  
其地並無屋宇徘徊尋視突有亂髮鬼批頰詭屬踏奔歸鬼亦隨回以是發狂  
據語吐陳前由父母指墓投埋其子忽瞑目曰我婦失劍疑有別故因無確據  
僅費青幣奉法還劍可知為汝所誘此何等事可以酒食錢帛謝過願爾兩月竟  
以不起請云姦近殺鑽穴踰墻之事實以性命相博雖幽冥亦復如是可  
不慎歟

仙桃卓治傷

卷三

嚴人汪德隆因父被歐重傷奄奄垂危滿夜負醫山路迷徑見道旁舍坐一老者  
遂投問津且告以故老者乃出藥一包與之曰以水調服無須醫也詢其何藥云名  
仙桃菓其單四月間在麥田中與生葉綠莖如實大如桃形如桃中有一小蟲者即  
是宜小暑節十五日內取之先期則蟲未生後期則蟲飛出趁未出採之烘乾研末  
藏貯磁器一切跌打損傷服一二錢可以起死回生遂引路送至大道乘月歸家服  
之立愈越日市豚酒往酬至則僅一坵穰並無非舍遂拜祭墳前而返是鬼憫其孝  
歟抑好善濟人至死不倦歟

殺妻果報

乾隆末蘇州忽傳有飛蟲夜傷人互相驚擾鼓未起家家閉戶兒童見沙雞雀蜂  
輒嗷嗷啼泣既而畫圖傳祝好事者指為射工以是妖由人興黃鸞坊有張媪者寡  
守妾之遺腹子時年十歲因見蜂蟻驚怖而死媪憤憤曰蜂蟻殺我以祭一日所  
市蜂蟻千百於籠忽聞籠內作兒哭聲媪疑其聞籠審視忽見兒現形曰娘勿殺蜂  
蟻與司以兒好殺無傷朕生命今母以兒故殺蜂蟻至為計罪深重罰兒化蜂  
蟻五百劫矣語罷遂木大物媪撫之乃一蜂蟻在衣則有殺視而已

汚賊人

長洲將鏡齋潘茂才日據性理侃侃硬硬無一語與人阿合其書齋臨河因隣有少  
女隔水而居欲避嫌疑齋窗終歲為閑雖火歉歉終不致有同室操戈其辭辭  
之即亦頗刻斤年二十餘病死先是那之武廟文昌閣結有惜字社諸士子捐資僅  
夫四處收拾字紙每月朔司事者彙送之土子畢集拾香亦藉以會友或出近作丈  
互相就正鏡齋每至取以其迂恒解問答有聲落庭者尤不以鏡齋為然恒輕侮之  
鏡齋忿恚期期艾艾不吐一詞相報取為之譁然笑解鏡齋既死有友在社語及鏡  
齋為人雖迂濶不合時宜亦自不為惡使人盡如此幽冥當可不設地獄哉曰無  
間地獄正為此輩而設彼對河隣有少女終歲閑窗自製其邪語安知非其私  
偶而各與同儕見耳將再有語忽面色如土向空鞠躬屈膝喃喃引咎惘惘如癡吳  
俗人言或遇其批其頰可以懸屍眾批之兩雕紅腫良久始定告人曰忽見將鏡  
齋謂我誣其私隣女力鬼去投質文帝金再四引咎幸渠即釋若君被曳去性命休矣  
食糜飯

食糜飯

卷三

華本姜小秋真嘗告予曰吾鄉諸生有諸書堂趨漁塘者皆嗜古力學名譽序間  
一日同應科試雪堂夜夢漁塘操一米舟至雪堂以為己米也呼之漁塘曰君米尚  
在後塘而不解其說未幾揭曉拾獲者四人雪堂真為真白黜之而漁塘補其缺由  
是漁塘食飯雪塘曰嗚呼無望作康生矣越十餘年雪堂科試始列前茅時漁塘以  
歲貢出應雪堂補之夢兆始一一不虛食飯之攸關定數如此古人言一飲一啄莫  
非前定洵哉家大人曰天府之粟非可俸選嘗聞推真字平家言八字中有天府  
星者必當食糜飯驗之皆不爽余八字中確有天府星而未經補糜飯即登賢書詢之  
推算者皆不能自伸其說然余向念入直樞廷日飽太官之膳必家食之彌其為天  
厨星然命又宜區區糜飯之足云然則子平家固未見及此而其說則未可盡非也

孝媳

紹興山陰縣雙奔地方有祝姓者年六十餘居家有孀媳孤孫後孫亦死只有翁  
媳二人媳至孝多病翁亦心傷病臥家無應門人聲獨無依媳憂甚接其妹來家代  
為操作擔擲瑣事并代為服侍其翁妹年僅十六因婦命亦甚勤謹日以翁病難  
愈為慮妹云翁病無妨精力尚健將來可望嗣續姑誌其故妹云每以天福賦小使  
翁似有刀直冲橫廣聞之父云凡年老人小便有刀直冲而不散者尚能舉子以故



知之妙聞言其甚且日盼病痊惟以無力再娶為慮因思妹長父奉翁不離左右  
何不即以此妹與翁為繼室情願奉妹為姑為况性體弱但不知妹意如何私向妹  
商之妹亦不甚辭但云惟命是從甚喜擬俟翁病痊商之父母再娶嗣翁病痊  
妹亦回家姊即歸告其父母父以輩行年歲俱不相稱甚有難色姊再三言之父問  
妹願否妹云惟父命是聽父見其情願出於真誠且得姊妹同處亦即允諾姊遂回  
稟其翁亦欣然樂從遂遂遂說合過門成婚數年連舉三子皆讀書入泮攻名翁年  
九十餘卒至今書香不絕子孫繁衍以為孝媳感天德延祝姓一脈也

損人益己

桐城尤孝廉某行五卜葬古塘馬家五屏巷左地隣方氏墳地師曰此地若葬大不  
利子有墳者之家其家必絕改卜之便尤曰但期我吉何必問人家之絕不絕也葬  
之方氏兩代婿居只一子年十五未數月而天將死呼曰我死終不放尤五也時尤  
在城內寓其屋宇宅中出納久不返其僕與而視之曰喃喃若辨非地事駭入室  
奔告眾人趨視則已仆地絕矣有弟海濱浙江龍泉書未半年亦亡此亦有成何氏  
先惡惡之一年而何氏子亦亡一念之差至于此極人其可以徇情直行乎

北東國華三編

卷三

四

幼穢案中

竹葉亭雜記云郭孝廉汪燦湘潭人嘉慶甲戌進士本姓汪因加原姓為郭汪燦自  
言未釋碼時曾幼穢案中若各館僕事者然其屋軒殿高天中設長案多人列坐又  
若考棚童生之應試也所司之冊其大皆毛頭紙裝訂每頁為三段上註其人之  
生前衣襟中注其善惡下註其歸結及年壽其人若將有不善之念必有人持小紙  
來報即書于冊間日改悔又來報即勾銷之事之紛瑣且不暇給所在去一大官署  
不遠不知何官何署也一日見一人跪階下上坐者判數語即命所其腿鞭卒即研  
腿仍乘以盤獻於堂上郭方驚愕問又見其留友某亦跪于階間亦有研腿之命郭  
倉皇謝罪而前跪于堂上叩首乞免上坐者曰此實刑耳某人在陽世不過一跌殘  
傷不死也郭豈為請上坐者曰已奉旨不可違也郭叩首不已上坐者乃曰念汝一  
念之誠當恕之方官奉旨不可違何也上坐者曰至誠所感可為奏請當宥也因  
命史取冊示之史誤以三品冊遺其冊水紅綾而郭急偷見其舊友之子列名其  
中注曰十九歲入學提督學虎其子題詩題某某二十二歲中式若子名正者則考  
房考某某文題某某者官只戴姓無名耳上坐者怒史之慢與也急取之郭驚寤其

時此子方兩歲也可知科名有定文題及出于某試官之門亦由前定矣想者當知  
自反矣 却又言曾無一處見有官服雖然人稱為文官官庚子五月某日聞官中  
議論紛紛良久乃散有同事自官出問之曰更換本榜第三名耳問其故曰查出是  
兒八歲時以好弄編造其祖將揮之奔而逃其父追及之按于地斷其背傳其祖之  
捶之也至躍而起致跌其父郵自外夫言曰八歲無知通打而推跌其父亦出無心  
無知無心乃科其罪耶其人曰所謂正為此故但傳一科否已斥去矣郵在夢中每  
有見聞審訊燈記之病於匣內意欲積久成書刻以勸世也後以多言為其官所  
逐欲刻所記戲視一無存者封鎖依然不知其紙之從何失也

科名前定

科名有定數其俸得者未必盡係乎家緣其終失者儘可相安於壽命當聞姚伯昂  
先生善談因果且喜為人述場屋近聞尤可譽世自言嘉慶庚辰奉命與試陝甘時  
程小鶴同年家曾為小鶴導人鶴權先生國仁上年丁卯科充陝西正考官父子  
連科典試一省亦佳話也榜發有張樹德者上科文已入額附刻矣因二場不合例  
而黜鶴權先生愛其文因已刻不卷去之為加評語以誌惋惜及次年乃得第蓋張

北東國華三編

卷三

五

不當出鶴權先生門必待小鶴而後舉信乎科名之關定數也榜發來鶴語畢矣  
又云九江府李孝廉標多藝其時學中見一榜大書第十四名李標欣然以為  
得第矣名下有小字謂視注曰無窮德然以為別一人也屢試不第道元辛巳春學  
其先德示之曰雖去爾預當獲萬矣久之復學學固于思也而年逾五十思欲難之  
恐為人笑乃不婚及秋附舟入甌舟中有善疏黃者屢包檢視李適在側煙火落黃中  
灼然一爐李預無一恙存者雖然一無難之李標也榜發中式名火一如夢云 又  
云江西辛巳鄉試第一吳廷珪浮舉人當嘉慶辛酉鄉試主司極賞其文拔第一及  
將榜忽失其卷備搜不獲乃易一人繳閱後主司檢李于帳項得一卷乃初中第一  
之卷也懷恨久之自是試輒不利越二十年仍獲解蓋卷中有臨場查對善惡之舉  
或有過失到科耶 又云吾鄉吳進士廷輝以困于棘園更名奉蔭某年應試金陵  
甫出場遇吾家袖江先生先生素善談問吳曰聞君更名請道何各吳告之覆曰  
至于八月有凶君發氣其將九月入場乃利耳鄉試例以八月其言九月者謂吳將  
終不得第也吳殊感其言又久之仍不第乃北來應順天試值嘉慶辛酉鄉中大水  
號舍苦于水乃奏改九月八日入場吳以是科獲得一語之戲乃適為獲見亦默有

所使眼 又云吾鄉葉李廉佩道光辛巳獲第後忽一日夢有旌旗迎之者坐肩

輿與前張大燈書山西絳州府正堂字。行至一處官署森嚴蓋絳州府也遂升座旁  
有州同馬有州判馬州同不與言呈案牘而白事者州判也葉自念家有老母無人  
侍養何適至此州判已知之白以勿慮當即歸有事暫往來耳不守此也葉初視案  
牘茫然不解判署為其言解了洞悉自此六日一位去必肩輿返則還堂即醒  
依然卧所也惟大汗而下頓覺其甚初時疑與人言所判某某事若何一日位  
任則鐵鎖鎖項坐輿中升座亦不之釋自是禮而不致告人壬子正月四日位任簿  
書中見有二冊白冊黑字黃冊珠字畫格後以問判答曰此春榜題名錄耳悔未之  
視及二十六日復有一冊請畫押冊之外登書曰進士錄葉欲觀判遂以兩手掩其  
冊曰本應請查核然恐天機預露不敢請試葉時已丁憂因問吾鄉有中者否判  
答曰小恒子中葉以語人且訝鄉人計信無名恒者或謂方孝廉實慶小名恒當  
是方或謂恒以小稱蓋有所承而言余姪婿張子畏實父字伊恒子畏乃恒之子當  
是張榜發後復獲其言果驗葉前所見二冊其白紙者蓋會試榜黃紙者蓋殿試榜  
也然則除夕迎天榜或信有之宜天榜定必頌其冊於各府耶葉所見之進士錄據

判官云此乃臨場發各地方查對善惡為期已迫請先畫行蓋臨場甄別耳孰謂功  
名可倖致哉 又云仕宦之通塞實有子平所不能推者休甯汪黃字關學滋呢推  
子平者皆言官不過同知後汪因賴場屋始就鹽場大使乾隆戊申赴部候選自分  
風塵夢不作大羅天上客矣候選者例每月朔到部投供關學平生喜鬥馬第一日  
撤會繼之以夜次日為月朔不忍舍之同室人有投供者借之代同室人到部志之  
是月出缺汪以月朔未投供也不得選慎恨無及不得已入闈應試見科獲為聯捷  
咸進士官翰林不二十年至內閣學士使同室者一為投供則早已執手板聽鼓  
門矣然平生不知幾經術家推算竟無一許其為木夫人也亦異矣或曰凡鄉居  
無日暮即有之或遇陰晦則誕生之時多由意度蓋時辰不得真也理或然與 又  
云每月御門吉禮也故向無左違者每歲入春初災例不進刑部未謂其非吉事  
耳丙戌三月十六日御門同年朱大京兆為弼調補府丞蓋宗人府丞三品京兆亦  
三品上以對品故調之然以宗承較大京兆則差二階矣後有推子平者張雲燾至  
鄰朱之子以八字屬推張云本年官運頗不利雖不見風波亦當鶴二級蓋其命定  
如此然御門降官尚所少有也 又云宋文正公之為堂院學士也上忽問以衙門

北東園筆錄三編 卷三 六

中有學問最優者否文正誤以為內閣衙門乃以葉雲燾登入繼受對又適忘其名  
輒以字對葉時為中書充軍機章京余同年葉雲燾紹本時為編修一日忽有督學  
福建之命入謝安問官中書幾年充章京幾年典試幾次同考幾次時翰林中葉姓  
只一人上意朱所奏者即其人矣去澤到闈已過歲試例得留任在闈凡五年雲素  
由部郎改御史以言事降職遂不得補官一幸得一終不得管其命也人謂若相造  
命之說未確余曰此正足見若相之造命也

生日做功德

無錫有許長生者家稱小康早年喪偶未續時年六十親友勸之曰凡過生日者必  
做一樁功德方不枉人生一世許問以所費幾何親友對以約計三百餘文許允  
諾即於生日前數日將錢如數分寫錢票若干張先赴貧窮各親友家散送後即赴  
鄉間某佃戶家避生日並告以散錢做壽囑其本年不必完租佃戶歡欣感激時佃  
戶有女年甫十六麻而黑勝在旁嗟歎謂此人將來必有好報其父以許歸居  
孤獨焉能再有好處其女力爭必有好報其父謂之曰汝欲嫁彼耶女曰惟父母之  
命其父即向許述及婚事許以年老力解不肯其女情願相從許心竊異之允諾訂  
婚歡吉迎娶過門後許連舉五子有孫三八年八十時親友復為做壽公送對聯云  
花甲初週無妻無妾杖朝八十有子有孫縣令為之給扁旌旌後其妻先許而故許  
壽至九十有餘至今子孫繁衍門戶隆隆咸稱為善人有後云

雷殛

與夫張林武清人御大車為業嘗由王家營載一舉子應禮部試一僕坐于車前將  
至臨城驛雨而前行忽風雷暴至攝其僕擲于數十步外拔舉子一靴擲于車旁張  
林亦昏仆于數武之外少頃呼聲甚劇舉子下視之見其禪碎裂左臂割去肉一  
條血淋漓不辨深淺其僕終不醒視則仰天而卧已剜心而死矣舉子為之買棺  
復延醫治張林瘡愈而後行張林歸自是不敢出門有知其事者問之則解衣而示  
其股傷處長五寸餘深將及寸居然如溝洫焉姚伯昂先生曰此僕蓋罪大惡極故  
受此重罰張林之與於左股殆亦隱惡焉薄乎云爾當公未必索連無辜也

柳州故

伯昂先生又云舊友楊天玉嘉慶丙子秋赴金陵錄科前一歲丁本生母憂是時降  
服已闋而學官未之申明格不能試附船而歸及燕子磯風浪大作舟覆同舟十四



楚人戴香樹三塊從父游幕浙江父死貧不能歸遂繼父業其實申幹學未明也幸歸方伯與其父有舊因薦於麗水令方廉賦負賴居停倘上游而不辭一日有巨囊經營三日夜間攜料雜賦語起將托故歸政洽文稿忽見塗抹淋漓凡未罷辦詳各案悉已就緒遂發出主人折服其才置酒酬酢是夜扶醉寢迫三更酒醒口渴餐帳驟起方欲挑燈突見一老麗眉皓齒坐於研北俯管手此文牘諦視之署中並無此老麗眉之老人過舍曰君遠坐勿訝僕亦楚人死於此三十餘年矣因積資千金埋床下人無知者故屍歸而魂未歸也今以足下梓梓誦知誠實志備將去館故仿足下筆跡分效微勞幸他日歸楚携銀交吾子某某後此文牘足下但置案早眠可也香樹汗懷拜謝後安寢隔視燈如燐及老人不見始知次日私焚床下金果如數自此每夜見之越三載香樹計館數小有積遂並其床下金歸楚如約送還

妻集海倖

劉研瀝廣文華樓言其鄉宋某娶妻何氏通文墨賢淑成性弟親不揚失抗儼傲宋又輕能常作狹邪遊順越先緒棄妻母家出門不通音信妻弟古耕佃口事母不違乃輒針黹尚活逮及二十年適有戚自漢中來見宋已得管為曲清經歷男娶妻生子車馬衣服靡不備其妻之困既臨行勸其寄書接眷弟聽其不平之爰告其內弟弟告姊姊泣曰遠官數千里不接眷而娶妻猶未失倫當令棄置如遺薄倖無良高可言哉抑鬱數日竟自縊死值其戚復往漢向氏弟辭行見氏極大忿曰我疎遠之親不能控其棄妻再娶君又堂堂年老不可遠行奈何嗟嗟而別戚啟行後恒聞啣啣鬼泣甚悲心疑何氏死日若是何娘子當送一見海倖即可也于是狂道暗宋寒賸未畢忽自批其頰曰誠薄倖誠薄倖昏仆于地戚遽退次日往偵夜聞宋已死噫若人言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此宋氏故事也何竟忘之乎

滕縣吏

喻場人星者南昌人有從兄某官滕縣尹時一吏為以陞案吏往赴陰辦公即價卧如死自一二日至三五日方甦謂之過陰既甦則飲食起居如常赴署候役亦無異其冥事藉口不敢一語緣以過陰誤犯其妄息責令以後過陰查檢本官所作為言如不符即將以妖人治之越日聞吏又過陰歷尹乃獨居內室閉戶卻絕家人寄躬思過夫人遽請餐饋俱不應治更餘夫人慮其餓損煮鷄子兩枚從棹眼中視餉不忍拒乃食之次日吏來見詢所查檢答曰昨日無甚惡事錄報來案但飽獲

終日代公乞賜祿食神止准給雞子兩枚未敢多求公得毋太饒乎此聞中事外人無有知者以其符合置不究踰年吏忽有備棺食告鬼某日當殮即作過陰狀至期其復蘇不敢遽殮逾七八日覺屍變遂殮之是亦走無常也噫人每自謂深居閉戶而不知冥中如觀睹然一飲一食皆操於神而神目如雷如此敢不慎獨知於食影哉

諱不知

聖人面授賢者之訓亦不過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今人多有強不知以為知者並有諱不知以為知者強之害重諱之害輕其為害則一也嘗聞有一南客不食雞卵初至北地早六下與入店呼店伙甚急其狀似甚飢開口便問有好菜半答曰有木牌肉北方店中以雞子炒肉名木牌肉曰好好速取來及獻于几則所不食者也慮為人所笑遂不敢言又問別有佳者乎答曰雖黃菜何如即兩方客曰早言有此豈不大佳及獻于几則仍所不食者陽譽者復稱言尚飽不欲食其僕人言前程甚遠恐路中飢客曰如此但食點心可耳因問有好點心乎答曰當菓子南方所製客曰多持幾枚來及獻于几則仍所不食者也且慙且怒忍飢而行遂至委頓夫天下事不知者多矣不知何害此客必欲諱不知以為知甘作負腹將軍腹亦何辜哉

北東園筆錄三編

卷三

十一

北東園筆錄三編卷三終

書記為僧

蘇州某書記遊蕪湖北濱有善書歸里改業實遷嘉慶十八年夏將之京師至山東境海濱抵宿下車故然倒地如中惡狀夜半始甦神色慘沮倉皇還車至揚州一佛寺剃髮為僧僕僕勸進弗聽且其洲其故也信至家其子奔視涕泗挽歸某泣曰殘喘幸留勿復多事若選俗則無死所矣因言是日於道中見二皂衣人在車前俄頃即為所攝去謂有事須對簿自念不知何因姑隨之行至一所題官府門則隸卒列階下兇惡可怖堂上巍坐者若冥王狀皂衣人跪某到始知非人間也堂上者拍案怒曰汝在某縣敢妄殺人也拜無之擲狀下則向所書某縣捕獲教匪審明解營正法果也某口此誠某書但係刑名某所撰當時亦曾疑其兇始未允書後因東道通迫脅怒謂即有罪過余當之且爾不書終有人書云云遂為之高堂上顧左右拏某某來鬼卒傲然齊應旋見掉一黑影至案前翻滾煙籠籠罩者鬼卒持扇扇煙約畧露面目則邑令與刑名友也堂上者呵問之聲啾啾然承伏如某所對仍命掉之

卷四

一

去復顧左右曰渠雖非造意但明知數十生靈無辜就戮懸館徇情不以去就爭之亦難輕恕宜何罪左右者曰秋間付山東司按罪可上堂上者遂叱某出正驚愕聞見故友某因述被攝對簿事且求拯救曰大數難逃惟速行南投投空門托身或可免耳故友遂行數十武拍肩曰歸休遂懸則疊去已半日矣並言曩日川陝楚三省教匪滋事教令多有以擒賊得功者某縣令絕算升階而無機會一日有報難民數十人置至城外者令以為奇貨刑名贊成之某強為錄令速官復與刑名相繼幕亡宜知結此一重冤案耶言訖提胸浩歎子無涕而歸

經懺不如施捨

嘉慶丙子歲吳中歲歉南漳李文璧父故廣延僧道修懺拜懺一夕伊父惡孫女福全語文璧云爾固孝我但當此荒年有此錢財何不施濟饑寒較為有益是謂僧道禮拜經懺非但於我無補更加我以罪愆若肯施濟貧窮功德比經懺勝百倍也李從命惟謹日施饑人每人錢一百廿文共用七百餘千未幾伊父又惡福全語文璧云爾之孝思已動幽冥冥府已加增福壽我今亦往生富貴人家去矣

鬼畏老嫗

武孟巖中丞傳言某鄉有某甲幼子為鬼所憑常酒食冥幣無厭延道士符咒不能禁某家囊金百萬人日為財星困遂以制輒被穢言適有老僧過其門進詢之鬼避舍去老僧出鬼復來或以問鬼答曰老僧雖滄海桑田已五世為人三魂六魄俱全若某某初輪迴人道吾何畏之近世孽生太繁魂魄全者甚少故惡毒非來者多凡幾三綱喪五倫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皆前脫毛角者也請書少印了了乃前生墮過今生溫故而已或又問某園子弟數輪即能演唱殆亦前世習之乎鬼曰鶯歌燕舞非其本質豈言雖惡理或有之德清蔡生甫太史之定忠信慈愛出於性成幼即持大悲楞嚴咒每日必誦一遍今殆數十年行住不輟自知前生為杭州鹽橋念佛老嫗故京師同官戲呼為蔡老太婆具見人之秉性善惡實由本來面目也

鬼七仲究

余侍宦襄陽時聞幕中友沈香城原言乾隆末年山東陶某年十八無父母兄弟從戚習學成流落淮安充某邑刑胥遂賃屋為家習幼婢執炊情如父女越數年稍有著娶妻時婢已及笄妻欲賣之陶某不忍乃贈奩具嫁一民壯並常恤其家陶某

卷四

二

疑妻之妬也亦不與言年餘邑署前寓一星士推測富貴壽夭多有驗過公暇過而問星士決其立冬日必死為之憂疑不釋妻勸妻亦不辭遂執抄陶某雖無疾而憂甚妻曰恐或有無妄之災蓋赴難乞假勿出戶且連平日故交為伴陶某從之招友歡呼暢敘流連晨夕至立冬日幸如故及更餘客皆半酣主人連日酬酢極因倦因留客再飲自道內室少息適時忽聞其室轟如雷電震驚而趨見陶某面俱破血流滿衣披髮奪戶而出東共連之行甚疾竟投河而沒打撈數日亦無弋獲莫不以星士如神謂陶某生前宿孽也陶某妻無所依即再燃冥幣半日與陶某交好者皆聽之而舊嫁民壯之婢一夜夫供役未返忽聞鬼哭聲漸見陶某謂曰我為人謀死含冤莫伸爾當為我報之婢驚啼鬼即滅告于夫不信未數日民壯復路過陶某泣血而前首肯位日情不代報遂以夫婦所見狀稟白本官道某進士為今年少有治才極留心民隱陶某舊住屋高無人居住點之雙腳有未淨血痕周視內外稱細半日覺房後地有熱處命各掘得陶某屍詢其妻乃知所殮某甲素善酒水少即私通嫁後仍往來先囑星士感之並恐陶某每至二更神倦不可起必就寢乃藏某家東廩殺死自穿其血衣披髮奪門投水妻勸招妓文飲酒為伴嘗使為

遂囑陶某亦得見中之來耳。立拘某甲到供。二。遂同置法。凡謀殺親夫。詭計百出。未有如此周密者。卒之鬼能鳴冤。賢令尹又能實心查勘。人可欺。天可欺哉。

輪迴

家大人在軍機日熱。聞富陽董蔗林。聞老家一老僕王某性謹。蓋應門數十年。未許一人嘗隨公。春宿暑中。月夜據石納涼。遂見一人倉皇避。一人遠避。止之。提臂共坐樹下。曰。汝生天久矣。乃在此相遇。耶因先速相。交契厚。次責任。事負心。歷數某事。乘我急。當故難其詞。以勤我中飽。若干。某事欺我不請。虛張其數。以給我。乾沒又若干。凡數十事。一。批其頰。怒氣盈。滿欲相吞。嗚。一老叟自單。問。出曰。渠今已墮。餓鬼。道。何必相凌。且負債。必還。何必太甚。其人痛。怒曰。既已。誠鬼。更何。還債。更曰。業有滿時。則債有還日。冥律。凡稱貸。子母之錢。來生有祿。則債無祿。則免。為其。限於力也。若。騙取。誘取。踴。應。萬。劫。亦。須。填。補。其。武。無。祿。可。抵。則。為。六。畜。以。償。一。世。不。足。抵。則。分。數。世。今。夕。董。公。所。食。之。飯。非。其。幹。僕。某。之。十。一。世。身。耶。其人。怒。答。手。釋。手。各散。意。是。上。神。也。程。春。廬。曰。此。事。記。得。說。部。中。已。有。之。似。是。文。恪。公。事。狀。乘。暇。面。向。聞。老。賢。講。其。事。每。叙。未。果。而。聞。老。遠。騎。某。去。矣。家。大。人。曰。文。恪。文。恭。相。距。不。過。數。十年。此。事。無。論。孰。前。孰。後。均。可。為。戒。也。

忍辱解冤

徐受天。吳中閩門人。嘗於市上。遇。獲。糞。者。傾。污。滿。身。徐。念。擔。糞。窮。民。掠。不。能。貽。其。衣履。含。忍。欲。走。擔。糞。者。反。誣。其。擅。翻。揮。拳。大。罵。徐。脫。而。竄。猶。追。逐。里。許。氣。為。之。不。平。徐狼。狽。至。家。更。衣。浣。體。妻。孥。怨。恨。以。為。不。祥。徐。亦。快。快。無。如。之。何。至。半。夜。忽。聞。叩。戶。聲。甚。急。啟。視。之。則。擔。糞。者。洶。洶。而。前。喘。喘。不。語。徐。訝。曰。吾。不。肯。汝。貽。衣。履。向。我。罵。我。恐而。避。之。亦。可。已。矣。余。何。又。夜。夜。而。來。答。曰。吾。與。君。有。宿。世。仇。日。間。以。君。相。避。我。恨。已消。今。我。已。死。我。家。貧。無。棺。以。殮。君。能。贖。我。請。即。解。此。仇。若。得。更。恤。我。妻。子。且。當。報。德矣。言。罷。大。哭。燈。光。慘。碧。相。對。寒。凜。徐。已。戰。慄。聞。其。為。鬼。益。懼。因。曰。當。如。汝。言。擔。糞。者遂。告。其。姓。名。里。址。大。喘。而。去。徐。次。日。往。訪。果。如。其。語。遂。厚。殮。之。并。貽。其。子。十。金。營。小智。版。以。贖。母。嘗。以。此。事。告。人。曰。苟。道。一。時。之。忿。不。忍。辱。遂。避。則。擔。糞。者。死。於。吾。手。吾已。環。首。市。曹。矣。

鬼打牆

蘇味村水塘。杭城人言某甲以種菜為業。小有家資。平生惜字。過街路牆壁所貼告

示招。中為風雨。飄搖。欲。墮。檢。藏。回。家。索。焚。借。字。社。共。燒。中。年。九。十。餘。不。倦。一。夜。過。索。迷。路。奔。走。三。更。輒。遇。牆。阻。訪。所。謂。遺。鬼。打。牆。也。厚。摸。聞。似。有。紙。飄。揚。即。揭。取。之。頗覺。手。中。餘。光。隱。約。知。是。村。中。社。廟。因。得。備。其。門。而。扣。之。遂。止。宿。為。夫。倉。頡。遠。字。天。雨粟。鬼。夜。哭。何。等。鄭。重。某。甲。手。揭。字。紙。即。鬼。不。能。逃。豈。非。顯。證。當。聞。太。上。垂。訓。借。字。十萬。延。壽。一。紀。彼。種。菜。者。年。逾。九。十。謂。非。惜。字。之。報。歟。

鬼仇讎私

汪銘甫。明。經。孫。奇。曰。乾隆。間。蘇。州。有。趙。廷。洪。者。性。爽。直。嫉。惡。偶。見。鄰。婦。與。少。年。調。笑。遽。告。其。夫。偵。之。有。迹。詭。托。遠。出。竊。伺。其。寢。解。殺。首。官。依。律。勿。論。越。半。年。趙。忽。發。狂。作。鄰。婦。語。索。命。引。刀。自。斫。家。人。力。救。仍。嚙。舌。而。死。夫。竊。謀。閨。間。已。傷。陰。德。况。鄰。婦。有。姦。豈。非。親。屬。應。執。遠。以。不。干。已。事。致。斃。兩。人。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是。誠。何。心哉。游。魂。為。厲。殆。其。自。作。之。孽。也。

陰惡墮天報

有某甲。守。父。成。業。家。自。饒。裕。一。鄉。以。為。富。子。死。後。甲。子。見。二。隸。押。甲。練。練。而。來。曰。我平生。未。修。一。善。五。倫。但。知。妻。子。重。富。欺。貧。絕。情。忘。義。周。親。世。誼。一。至。因。之。先。戒。聞。者北。東。國。華。三。編。卷。四。三

來。即。拒。卻。凡。有。作。為。一。味。取。巧。功。歸。於。己。答。委。他。人。冥。司。責。我。陰。惡。謂。大。最。欺。貧。餉之。則。猶。尾。蚊。蝻。掃。之。則。反。噬。無。權。今。將。墮。為。西。郎。白。路。黃。犬。為。爾。勿。惜。家。財。廣。行。陰厲。以。贖。我。愆。亦。實。爾。福。嗚。呼。而。去。越。日。果。見。隣。有。黃。犬。四。啼。全。白。心。動。取。以。畜。之。終歲。不。吠。人。其。悔。前。生。過。惡。歟。呼。悔。之。晚。矣。

雅氏雙節

粵東。仁。化。縣。有。雅。氏。雙。節。婦。例。應。入。祀。廣。文。需。索。不。遂。屢。次。阻。格。邑。令。洪。某。詢。其。故。廣。文。曰。祠。在。文。廟。婦。人。不。應。入。也。邑。令。曰。向。所。祀。者。皆。非。婦。人。耶。遂。入。祠。越。日。邑。令赴。鄉。催。科。止。羅。氏。村。後。把。門。役。孕。見。二。媪。飄。忽。進。索。之。不。復。色。令。適。夢。二。媪。來。謝從。祀。乃。知。自。婦。之。魂。不。能。泯。也。未。幾。而。廣。文。暴。卒。

惡鬼託生

張。補。格。孝。廉。邦。例。言。公。車。途。次。聞。有。淮。民。陸。氏。奸。惡。素。著。復。橫。侵。其。鄰。鄭。氏。產。據。為己。室。惟。存。嘉。木。一。株。晚。歲。得。子。而。嗜。一。日。遊。於。庭。指。樹。忽。言。曰。樹。乎。爾。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嗜。百。方。誘。之。終。不。出。語。及。長。荒。淫。狡。落。雁。所。不。為。家。聲。豈。舊。乃。死。殆。鄭氏。怨。鬼。託。生。也。

家大人在蘇州時與尤春樂中翰為文字之交聞其家有諸生尤敬世始者為西  
 室先生之文孫海通經史覽百家年七十餘捲卷滿牀猶能倒讀所著作判意  
 於古以是不遇者者深倒一音於家茶嘗居持溪西室先生之道宅新然不蔽風雨  
 於生使御口恒無儲石儲畫日鉛黃集几間不改其樂就故來往從末以貧故言一  
 錢曾述其早歲讀書南輝寺時寺宇荒廢株林四圍陰晦冥鬼聲達旦嘗齊比舍  
 有軒三楹頗幽潔一人曾居末幾病死後復居一人病心痛死越數日一壯夫  
 來就其居半夜又呼頭痛死從此人目為凶宅數處獨以賤值賃之即攜琴戴書於  
 其中夜分忽有叩扉聲啟視則有少女妖冶目進而後社訊所來曰妾鄰姬也見  
 妬於東常苦鞭撻知君無室不羞滯露之嫌宵夜私奔願侍巾櫛既正拒之且登堂  
 誨誡而女終不去乃感氣訶斥之而滅次夜門未閉女又來出黃金語曰知公義文  
 夫蓋得主人緝奉以為壽但請設方畧脫羅網又拒之且以金擲棄門外謂曰書生  
 不解預人閨閣焉母饒古來女門外取金即為戶回視女仍在冥化一魄鬼猶踴躍  
 床曰我實鬼也得神仙術食生人心腦至七具可復生故以財色誘餌之爾硬心如  
 此東國華三編

木石

木石不可誘我豈不能力取耶伸一掌如巨扇前來猛攪惶惶問遂以業上書亂擊  
 之即應手而滅及明走告宅主掘地得白骨一骸遍生黃毛中有血火之始知向之  
 頭痛心痛而死者皆此鬼之祟嗜觀此可見非禮之色非義之財莫不與身命相關  
 彼前之心痛頭痛而死者職是之故耳

孝力

乾隆間河南彰德府有一馬軍名曰馬皮條以孝聞家有寡母奉事惟謹一日橋於  
 關帝廟曰貧無以養願神賜之力是夜夢神命周將軍拍其肩背運勇力絕人於是  
 馬皮條之名大著市豪油綠林無不避其鋒者有一人郊行過二盜其人偽稱馬皮  
 條盜徒去適與馬皮條遇二盜轉疑其偽以械擊之始笑而受再擊之乃怒曰始  
 吾以汝為戲耳乃擒甲乙盜對撲之一舉而二盜斃矣復其母死其力竭減如初時  
 家人曰神非可以妄干力非可以驟假乃為孝思所感神亦不徇其所為迨母  
 死復初神又未嘗漫無限制孝之能感神固如是哉

復身應誓

吳中郭鳳高言有某甲負其千金持券往索甲醉以酒而竊其券越日甲連言債已

運風萬知醉酒羅莽也乃誓曰吾雖失券若債已收而復索則世世妻女當再贖甲  
 亦誓曰我若負債則妻必為婦以償月餘甲妻死不復繼娶知其事者以為天道無  
 知竟至漏網也逾十餘年風萬薄遊白門適有妓樂雲者名喚琴為烟花冠為衣  
 公子日拜石榴裙下風萬一見傾倒互相愛悅樂雲絕不以倚紅偎綠為嫌即出私  
 蓄千金密贈之約向攜兒買為妻執以為錢樹子執不肯樂雲遠無疾而逝風萬與  
 長即以贈金營電寄封封樹極極其美煥一夜忽見樂雲來謝曰兒家某甲妻之後  
 身也所蓄錢頭原為某甲償債今榮澤及枯骨當又結復身以報矣樂雲不見嗚呼  
 人以誓明心近日狡猾之徒比比以誓為飾詐文過之實孰知報應昭昭無不與誓  
 應合者俾免今世不免復身如甲誓妻為婦以償債或其父有隱德不應有為婦之  
 媳婦乃連甲妻死以其復身應為婦之妻誰謂者天豈情情哉

天誅

番禺某甲家素豐出外貿易唯其婦獨處於數月兵有從叔婦異居而貧常往來及  
 分晚逆婦接生既產婦告婦曰有一女氣已絕不能活也其婦疾之中亦不及審視  
 婦以絮塞口將竹筐貯之棄而歸家所畜犬吠跳入房口索婦衣似欲其外出者  
 此東國華三編

卷四

婦異之強起隨犬行里許犬忽躍出聽下以腳地露青色布一嬰貯筐內肉溫而  
 動勇也驗布知所自產狀口中絮抱歸連吸發聲陰念婦惡意不敢揭越數日婦  
 借故同至始入戶犬撲向叔咬之傷足正呼急問忽存靈靈然婦出視則叔婦均  
 斃於庭各有字在背篆文不可辨遠近喧觀咸知叔夫婦謀產絕嗣倘非天誅或別  
 將肆毒活巨測也

婦撞鐘

嘉應鏡以為堂族有李叔人卒殯飲甚厚諸事皆委家丁鍾福福垂延其葬葬後其  
 孫至墳嘗碑有異手按之碑仆見碑內穴問而屍探矣立訴之官時州牧為王公果  
 審積月不得其狀乃焚表城隍廟與其子孫齋戒宿廟一夜聞鐘自鳴視之乃婦撞  
 鼓其鐘撞作聲公訊曰果是陰靈瑞當來撞我言已婦竟來撞王公頭公即設備刑  
 杖在廟審問其子曰有姓鍾名婦其人乎子指在後家丁曰此即鍾福公喚前問  
 之不刑自供隨寔之法

神托偽官

頗鳴於乾隆間為粵總兵官值巡海衙門事表親楊奇奇好誑一日暑中

因祝壽會飲酒醉謂曰吾為大家樂可先皆諾即出總兵袍冠被體傳呼材官排衙吹打雲板一盤樓閣門啟奔將就官座忽仆地不省人事昏卧三四日乃稍甦其均其故曰就座時左右似有二金甲人肅立左右者舉掌如雲向我批額而倒後其類終身深黑如初傷者寒格登錄云凡任封疆者皆有鬼神直宿擁護故出而莫威令人憚畏觀揚奇事信之矣

鬼知節婦

嘉慶州顏提督漢祖母楊夫人年二十而寡守一子紡績度日足不出戶限其室北窗外有荒園亂石堆積闕明季壬弁於此為殺人地每當天陰雨濕冷風一起石隨以飛交擊空中研可駭揚夫人出手窗外鹿曰勿如此驚我孩兒寒婦石立寂然一日其長妹來值石復起擊衣妹昂首外呼曰是何妖怪當聚火燒之言未已空中擲一石下傷其額移時不能蘇楊夫人聞鬼語曰吾以為天人所止我不知是爾村婦大膽耳遂奉一十大錠來乃就甦如數焚之乃甦夫人聞後每曰吾家當有與者矣後兩孫皆貴鳴皋為臺灣總兵鳴漢為福建提督

李二夫婦

臺灣鎮某總戎有僕福州李二娶妻張氏亦小家女李二科飲刻薄頗有家資遂蓄童婢張氏以驕悍酷虐難堪童婢之具恒及其夫有兩婢稍不如意撲香至數百疑李二私墜下體棒以非刑日給一孟粥饑凍不可忍屢欲逃竄以饋饋之李二不能禁相繼磨滅死未幾張氏因所歡違客預思病瘵恍惚見二婢索命而死後年餘張氏見夢於李二曰我為婢訟冥王罰我為牛明日市有牛販牽一白項犢可買歸免我將來烹宰如不從即噬殺汝醒而吳之次日市中果遇牛販帶一犢白項欲不買犢即咆哮奔逐李憚因購歸畜之後園放逸不治積常奔與隣牛犢且飼必飯與以草即踐踏門窗器血隣人有挾李二刺薄積怨者知其故用毒藥飼之李二以牛養犢復竊刺其皮嗟夫墜入畜道猶怙惡不悛卒不免於剝皮之慘能無悔歟能無懼歟然兩閻人物如張氏者正復不少特其報分不能如是之速者人遂疑天網恢恢有時亦漏噫此殆未之見耳豈真有漏者哉

牛報恩

劉老者逸其名氏里居途遇一牛將就屠其骸解衣賣錢贖歸畜之外厥明年疫死家人欲取其革不許遂於廢園後被盜揮斧破戶發盜搜財一家遺其捆縛烙

夫適至劉老潛伏深林莽莽中聽所為而已盜即里中無賴知劉老有客金遂通寬之園中忽湧出黑氣一團盤旋不定有病犬卧地已瀕死聞盜聲力奮不起瞪目呻吟聲亦漸嘶黑氣觸之即騰躍跳越怒吼而前盜徒刀交下客不稍避盜竟負傷竄逸連至門外觸仆一盜僅以蹄墜之盜不能轉動迨天明隣舍共至執盜跟蹤悉獲伏法劉老乃免於難而病犬危瘠僅存皮骨呼之返一步一蹶其夜聞之猛如哮虎殆所產之牛魂附於犬也夫牛犬之報德者數矣冥司以人不食牛犬為持半偏况發犬慈悲力相救護而終受其報執謂人物之不相涉幽明之不可知哉

為師惡報

乾隆間有楊御史某在京時與一道士善道士能見鬼言午後鬼出或大而長或小而短或老或少無處不有或食煙或吸氣或吸精或吸人畜所食之餘正法華經所云隨其所作而受業報者此也一日來楊館笑曰君厨下有偷食小鬼今投生矣持不知何家債其債耳楊因言近日得一子令媼抱出道士審視愕然無言楊怪之足入離密叩再三道士歎曰君曾作何業偷食鬼為爾子矣楊曰吾自信無大過但微時為童子師稍懈怠耳道士拍其背曰妄食東人粥飯廢却子弟歲月尚不為大過

一念解脫

杭州長慶寺靜緣和尚金陵人自言未出家時嘗山行失路宿一破廟半夜忽見一僧來與相對神即惘惘少頃漸覺百脈倒流肌膚寸裂腸胃中烈火燒燒遍身痛如刀割良久稍定凝視神審視月光射窗則見腰間絲帶已作雙環自縊上忽之前僧來為之解救犬駭曰夙無仇隙身畔又無財可食何遽謀害僧答曰佛家無誑語身實纏鬼本欲以君替代回念生前自縊時苦楚萬狀惘然不忍故復來解救母怪摩突也言訖不見乃探首出窺再拜佛前惕息慮鬼又來捷忽聽僧在窗下曰我以一念之修伽藍許從得脫君夙業沉重但自懺悔可不墮於惡趣始安履且母多慮也至晚回家終無他異以是因緣遂建報恩寺云

延壽

上座師事大年初在戶部則例館忽遇一似舊識者謂曰子壽不過三十六今止四五年尚不早歸掛搭袋事欲與語候不見惘惘如夢心甚惡之迨館滿議欲發福建年正三十六途中患病危於呼吸醫者咸給手日夜瞑然若死但四肢溫轉魂



搖搖不定所見多異中狀恍惚有人撫之曰嗚呼矣吾服白虎湯遂自叫家人速市白虎湯來以其數日味不減眾皆大喜而醫者又謂其湯與脈症不甚宜以其呼之為姑調劑以進即時愈乾陰間高官於汀州竟無恙聞其先一年有梓鄉某應禮閉試落第即館於京師娶妻生子家貧有母欲歸而苦無資後某死其妻將自鬻為人妾以資送子歸依嫡姑有人以華亭與鄉故乃以子託之華亭即往告其妻曰果欲子歸送宗嗣及遠姑則非不能守節者母自鬻也母子扶視歸里之需余嘗有任之其妻大哭曰天乎未亡人豈不知禮法哉因無父母兄弟自維年逾三十多病恐不久溘逝寤恍恍見子流落數千里外不為僕隸即填溝壑天實為之矣聽者莫不酸鼻幸亦以已將得官雙親在京方欲先送南旋遂慨然自於父撫其母子并某族親近更周之有此德德宜天增其算矣

蔡經削祿

徐上舍本最負才不羈好作戲後語每以經文斷章取義或涉穢褻曾在某督學署中作集四書戲後語曰拋卻刑子案案未衰斯文止因四海困窮博得七年之病半折後之以千金昏請問其目且過子游子夏兼用甲兵而才大心靈可以概

卷四

九

見乃竟僂蹇不第未及中壽死家貧無子弟又乏嗣無可繼嫡妻劉綉口每念宗祧無望屢欲自戕一日忽見形謂其妻曰吾本名列清華位應顯要嘗因蔡清聖經祿籍削盡尚有餘錢冥王以吾好作戲後語乃罰他後幸祖宗有陰德不斬大宗吾弟將有子也吾無繼子勿感妻涕泣欲與語候滅影明年其弟學生二子乃以一繼嗣焉某其國海曰蔡清聖經冥罰如此之重余於童年曾集四書句戲作男女居室題又即此罪案致頂越先緒千里飄蓬艱苦備嘗坎珂不偶功名惟送人作都察計則假骨為生豈非孽由自作苟有目不識丁之子殆猶祖父之澤不斬其嗣幾悔及嗟嗚但向隅一哭而已

金太婆

英有金煤極者奔走巨室晚年家在豐隆里呼為金太婆使佞口給與人皆售珠翠無不成而墜斷其利備於牙儉一夜自撰竹絲燈從封送歸家路遠步蹇微雨復來正惶遽間黑暗中突出一人擊其袂曰金太婆還我碧霞屏手串來金太婆睜燈視視殊不識認而面色黃瘦雙眼落窠相對凜凜肌生寒粟答曰子為誰未之見也我何時取爾碧霞西碧霞東耶其人即怒而毆燈亦撲滅金狂呼強盜殺人地厲抹命

又遭王妻其日聲嘶不覺披髮相持撞殿急良久一人前勸云已矣爾妻不思改過人彼亦無由得爾物先是某妻有少婦孀年三五十年金為之謀再醮婦以碧霞屏手串酬之聞此語始知為鬼叩頭乞命少頃更者至見金捨地哀告狀如癩病呼懸送歸從此不復敢為孀婦再醮圖重罰矣夫少年孀婦苟不為醮家所迫儘易守節撫孤而卒至再醮失身其為花婆惡極國財誘惑之蓋十之四五也古人設立家誠不許三姑六婆入門所慮深遠矣

高僧奪舍

錢塘王貧遠其名家雖貧而無善不倦年五十猶無子里人有伯道之嘆清明掃墓歸及坐室中忽見故父杖策而前指曰我德薄應絕後嗣爾福福因向鏡山寺求子可得也言畢即不見問如其言次年果得一子如即顯覽十二八洋十六舉孝廉再試禮闈不第有感官部曾留之讀書一日忽語其戚曰吾鏡山寺僧也修持戒律大道無成惟心雖少年登科又未盡華富之慕尚須兩世墮落明日吾當托生富家了結業案乃作別父書囑成寄歸其單曰兒不幸客死數千里外又年壽短促遺少妻弱息為堂上累然兒非父母真兒孫乃父母真孫也吾父曾憶昔年與鏡山寺僧

卷四

十

茶話子兒即僧也兒與父談甚洽心念父忠誠謹厚何造物者不與之後一念之動遂來為兒兒婦亦是幼年時小有善緣鏡花水月都是幻景聚散何能久處父幸勿以真兒相視連斷情盡庶免兒之罪戾云云感物愍之答曰去來有定障限有期間轉生何處曰即爾承門外姚姓也明日昇靈雙柱而遊既而訪之姚家是日果舉一子姚翁富甲里間亦樂善好施晚年遂得此子竟如天賜異哉曾而樂善不德富而慷慨好施何意晚歲無兒自有高僧奪舍也

運葬宜慎

嘉善潘泉孝廉其母亡後其妻居棺於田數年矣嗣潘得子輒堪與謂居地不吉因決意改卜及拆柩下棺時有一塊雙脚潛於中意得地氣之靈也悔之欲仍舊穴已洩露雖佳無益竟他徙為深泉其而多瓦甬入狀猶年亦亡同輩感惜其才而各地師之言之妄聽也黃魯青先生曰潘孝廉修志赴召或限於時命不得專以移居答之況暫時湯葬終須入土為安即願以艱於兩續而欲乞靈朽骨所不克感耳子夙聞家笑士先生言小華殿與開學璋購運棺也乘棧竹林雲衢聯袂依流手進飛台亦意中事乃以青鳥家言謂祖塋挪移致武運

改某向公卿可以立致如其言而未幾竟相繼俱謝云近時湖北陳秋軒狀元堂大  
雲御史兄弟並登甲科對掌筆近此八世希觀之榮也乃秋軒旋以風疾殞大雲繼  
以左官卒說者亦謂其遷葬所致要之陰地宜靜而不宜動者也魂安佳城神棲幽  
宅亡人安則生人亦安即謂貴賤當壽夭衰旺係乎風水亦既通籍顯榮則其吉  
可知居易俟命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乎林埋孤瘠人類皆之試思向若牛眠巍然馬  
鬣泉臺長卧方謂安且吉兮而乃銀鑽械沉松楸拔本扶黃泉而見白日此舉果美  
為者耶更張觀設者固妄而聽者實愚矣況乎妄視先人之體海童復昆之福是  
謂悖德天下焉有悖德而天降之澤地效其靈者乎噫嗟怨悞誰知方作啾啾之哭  
昏蔽若歲猶莫欣欣之榮以順逆推之必無是理前鑒具在盍亦反而思其本乎

北東園筆錄三編卷四  
卷四

北東園筆錄三編卷四終

北東園筆錄三編卷五

文閣犯鬼

清 福州梁恭辰撰

文閣中報德報冤之事前錄已屢載之今以道光丁酉登鄉薦本科場中酷熱異常  
憶當時三場中所聞士子犯病及犯鬼者不一而足未暇詳詢原委近聞修福新編  
中所載兩條正是科事因補錄之云道光丁酉福定鄉闈訓導某進場次日題紙甫  
下即發狂疾呼曰十年前鴉片案發天誅刺不休亦不可辨旋引小刀自刺其頸  
同號驚救見其神色俱變兒不可近血漬不止須臾氣絕矣命謂彼非假公毒害即  
襲取非義之財陷人性命可知不然胡必於官府共聞耳目眾著之地報之如此其  
烈乎又云是科周生某首場甫交卷纏身忽旋風撲面遂瞶眈不知所為平地跌  
倒額破血流東方扶救氣已絕矣按此兩事皆隱其名而一詳其官一紀其姓其非  
子虛烏有可知也 又按修福新編係近年吾閩泉漳人所輯不著姓名敘例中但  
自稱補遺堂而已所錄皆載本朝可勸可懲之事中有余所已錄者其乾隆四十年  
以前事亦與余書體例不符茲就近來數十年節取二十餘條皆吾閩新事而有  
北東園筆錄三編 卷五

陳天簡

海澄陳天簡慷慨好施為人備嘗藥材生理其主家亦陳姓富甲一邑乾隆間紳士  
謀新文廟請同事以陳某巨富囑天簡向某勸為捐首天簡詢以公酌數應若干眾  
以千金答天簡即請捐著某名白諸某某惡其為人敢惡且有鼻決不坐賬天簡不  
與較論慨然改署己名自營物產如數交清遂以第一名勒石是年科試其子入泮  
明年登賢書屢以為故聖人之報如此其速然自是家日富諸富室其為人鴻金  
四千有奇使為北上後客有汀郡故太子某扶視回江蘇沿途或前或後或同止  
宿由是與天簡相得甚歡某中途忽止其駕天簡問故某以囊金盡告天簡聞言即  
以黃白湊合四百金付用及抵家遣天簡道謝并還璧始知某為巨富家適京師有  
廣東三捐發賣民間天簡金本短有憂色某偵知之悉為納財結清天簡束裝京京  
時來償弟甚昂市之除銀運江蘇某項及諸主家外尚獲利十倍遠甚實現家津郡  
城子孫蕃盛同入郡庠食餼者多至百餘人夫敬聖人本萬古同然之理乃一念之  
真誠食報若此可以勸矣

楊啟元

楊啟元原籍同安人臺灣嘉義縣深請治生初一寒士耳甚慶庚午適重修文廟元自詣公所請以是年館金百員悉數捐題人皆以戲言視之蓋始知生本寒素家不應為是意外之事且疑其誣也元以本心告曰善願由人焉可拘拘富貴爾成義之是科秋間報捷今年六旬餘其子經復受知於學使者游邑序蒙計亦新裕矣又道光庚寅彰化重修文廟樂濟時以重資備首修完結是年即刻次白觀家主科試時其選先是彰邑揭正場榜時文以額滿見遺明日復試時方味然不言而戚友勸慰者皆謂然來也日已西條飛報至一座錯愕聞之乃知時升補舉號皆為轉喜賀賀明年辛卯時中式第五十二名夫至聖咸知尊敬然至揮金倡義則每觀望不前此關參不破到底非福人又何善之能為耶

疏墳慘報

漳州之郡山書院即前明黃石齋先生講學地也院門前有六堆廢墳穴祿當街乾隆間掌教黃某子名衍賦性桀驁年幾弱冠矣出入間以廢墳戲行走嘗以靴尖踢諸墳上久之踐如平地白骨暴露一日適友人見之急以善言勸阻行稍知悔無何歸家娶妻竟不復記憶明年產一男過歲餘其妻又胎孕生男如是連舉六子行善若狂及漸次長成日習賭蕩始猶盜取小物賠償戲債繼則搶奪強分無所顧忌衍反懼其光終不敢一言叱責家資破耗殆盡子由是多難亡其存者亦莫知所之矣戚友勸行蟻蛉一子衍泣言從前毀墳風孽連得六子之數宜受此報養子恐亦無成未幾夫婦相繼歿矣夫無主之墳有力者索而封之無力者從而掩之乃於柩同約之道處可以枯骨無知規若草芥耶卒之我能使鬼一死而再死鬼亦能使人有嗣而絕嗣嗚呼報亦慘矣

化淫

乾隆末流門某生籍隸漢者有夙慧品格亦瀟灑不羈同輩咸慕之年十五赴郡應試居停主人某姓適有僕婦在門前買柴友人戲出對云柴媽買柴大担小担門地某應聲曰柴岸破岸長拖短拖皆謂其意度中適有僕作中媒者人皆戲呼之為柴片因借對嘲之一堂皆為之拍案叫絕是夜即避席飲食饋狀問亦應聲首為三十許歲時思語人曰余曾漢三室女兩寡婦天運將至且生早蚊蠅從不着體今鹿之不去知不能久留矣未幾卒卒因此知風流名士四字之誤人不淺也

不敬天怒

乾隆甲戌臺灣大風凡屋皆鳴有童兒罵風伯不仁者急被狂風吹仆神色大變而口眼已歪軒矣叩天謝罪遲久而始如故竊思善宇飛流日月薄雲迅雷烈風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古來天子尚須修德修刑以體天意即聖人亦有必變之文豈微末民人爾可肆其憤罵乎此事人多為忽因謹錄之

楊祭二封君

南安塘上楊封君值歲備發粟三千石賑濟子紫澤邑諸生病足幾發一日封君禱於神札示一方用羊頭數顆割開焙熟推捧兩腮上如是三日步履漸復如初是年捷鄉闈校登進士第陝西知府孫芳乾隆庚寅舉人芳之孫紹祖道光辛巳舉人同時晉江安海蔡飛鳳之父家不甚豐生平敬師好儒聞楊封君事亦慨然以三十石穀助給貧之時斗米千錢也飛鳳先不能文自是文思大進詎入洋榜姓王子萬青獲日起皆為名諸生

張封君

安溪龜塘鄉張某翁家素封樂善好施乾隆乙卯年大饑貧家帶子女以易食甚有絕粒死者某憐然於懷思一急就計周濟之附近鄉里歡呼共指為濟命之因也初諸家未稔高介青黃生熟之間惟某一派腹田獨成熟至是分粟諭知約於明日齊赴田間刈穫每人攤分粟十餘斤自行取去鄉人賴此數日糧運得果腹不死是年其孫際青遂登鄉解

劉巡司

嘉慶初年廈門石滸司劉天祐號香來為人仁恕不吝財與人談氣以善事相勸勉又精於醫學附近貧民無力療病懇門上傳票即徒步往視不少獲還無危證須用參而貧不能備者每以參合藥與之不取直也在任六載如是不倦臨政前一夕夢一吏書文書來啟視之則天帝嘉其居官好善命作某處土地臨時遂治後事遺諭妻兒畢沐浴更衣而逝數年後有履民某至石碼會值薄暮見與馬喧鬧簇擁一官長注目睇之即巡司劉公也某駭劉公已死趨問從人答曰將到此間赴任矣明日某偶出散步見一廟宇新修如藍尊神詢之廟祝言昨嘗前刻始塑此像乃知公又升遷此地矣

不孝罪不在大

嘉慶元年泉州鄉間土人某少失恃父素嚴督不貸今就家館近地以獲教學之益  
舉室後偶偶回家父飢促就館某以父命不敢違然心竊竊疑之一夜潛歸滿三下  
矣值其父忽患疔病被短衣起急扣婦房門思索湯藥某錯愕微窺之見其婦披  
裹衣啟視父手指口畫無所言某怒以煙筒向父頭上作掛擊勢蓋以翁戲婦也及  
父病既止自付涉派手嫌不敢言某覺其語亦不敢言無有知者有錦宅黃生某同  
研友也一日暴卒其魂已到陰府適聞王升殿傳進跪伏俄聞一吏呈冊云此生未  
有惡迹數亦未盡王命還歸方轉身走見某正受炮烙刑黃生訴其死因故某泣言  
夜間擊父罪故先被拘魂隨去不久當入鬼錄矣黃生驚寤急送其館縵迷奇夢某  
惶恐失措隨以謊告且言由此兩手無故自痛狀踰月竟卒嗟夫父天也獲罪於天  
豈有生理一遇誤聞而冥中何察立至可見為子者罪不在大宜加警省也

淫報

泉州一士人陳姓少年力學頗有文名但生性淫善賭值州友聚談率以所污婦  
女穢事為博笑之端赴郡祖寓見主人有少父或中年有染色者往往不吝貲財  
皆居其家務遂其欲乃快心焉郡邑試常列前茅及院試日四體若為重物所壓昏  
暗不知所為或落題字或墨污卷或潦草不成文理以是坐黜屢成疾嘉慶庚辰  
上郡應試甫十日竟為疫症傳染而死復蘇語諸友曰余素有淫行以致鬱鬱而監  
車今復作他鄉之鬼天道報應如是不爽言訖嗚咽而逝時二十七歲也經四晝夜  
與不可聞家人至始為治具焉

汗辱佛門

廈門庠生楊城積學士也嘉慶年間應試秋闈書場初九夜方就坐構思忽觸影紅  
鏡於撲滅者再一綽約女僧揭簾入舉城肩佛圖曰誤矣即袖身去城駿甚俄聞鄰  
院有笑語聲有泣聲有已哀聲既而聞寂若無人城語眾共趨視之則某僅卧死  
矣度某有淫行必始亂之終棄之以致飲恨九泉慘報若此楊生則謂污穢佛家弟  
子世多急之豈知為禍尤烈實不可不深思而炯戒也查淫室婦早有天譴明條狎  
昵名娼不免風流罪過況玷釋教破禪規頓使清淨法門變作煙花境界華由自造  
悔其莫追自愛名流萬勿謂阿堵通神行事不可作也

靈索賈豚人

嘉慶年間永春州有賣小豚者至一孤村有婦人以二金買兩豚已付金忽聞兒啼

婦入室抱兒出賣豚者趨去婦追呼曰若取我二金余何不與我豚其人佯答曰豚  
兩頭欲賣四金二金不賣也舉步如飛婦追不及路側有水確即其小姑視春婦且  
兒於確室後追之小姑方歸未聞言未反救抱兒起至確下春如泥須臾小姑回視  
見確室棄豚猶驚愕欲絕哭曰我何以見吾嫂遂解縲自縊嫂還方數財物  
而夫忽兒兒死確下小姑懸梁上糞地不知其由亦縊於確室賈豚者行未數里白  
日無雲為迅雷震死矣

不幸極惡

廈門道署有一客陳某暴厲居心而善權子母一出十償以是成家有老母年五十  
餘某叱吃指使若奴隸然猶不如意輒罵罵百出不可名狀母法然背泣者屢矣鄰  
友聞之為諷刺曰為母也子者顧如是乎哉某不答仍地地不為怪一日有事歸  
腹怒如燄食稍遲怒目側視厲聲曰炊一頓飯尚不能不死何為言訖怒天黑風雨  
驟至一聲雷震聞者胆碎而某已震死面有小字云不孝極惡之報此道光八年四  
月事也天亦可格天則不孝斷不能道天怒況如此極惡乎

厚殮禍

廈門蔡某專以操暴為生久之仍不見敗露一夜發林家墳壘空棺頭伸手入搜首  
飾等物忽被鬼攝迷手節任拔不出天明喧傳聚觀者皆歎為陰魂有靈地保稟官  
詣視救醒後拷掠備至諸罪盡服乃刺十字架插大道之側令某昂立其中兩手  
分開鎖住示眾不准人給湯飯一晝夜叫號而死此道光庚寅年事也捕過堂主人  
云余每任富厚之家殮親時輒以珍珠美玉及金寶重器為殉以為如是乃盡子之  
心也吾則謂適以貽親之累耳何也彼重物殉葬之家戚屬則觸目生心奸民則聞  
風思逞即不然保無不肖子姪發塚自盜者乎致使山靈走氣骸骨亂次死者隱抱  
再死之痛此罪將誰歸也復周太祖遺囑以布衣葬後漢唐晉漢諸陵皆被盜發而  
太祖安殮無恙然則後人當知所法矣 按浦俗厚殮而致發塚家大人曾有  
戒厚殮說余於前錄中已詳言之此條慮及不肖子姪發塚自盜之事前錄中未詳  
載其事然則操暴者固罪不容誅而厚殮者自為厲障其罪尤尤自古及今數不孝  
之尤者合是辨誰屬乎

吳元長

門吳元長家巨富告貸者有未報應或百金或數百金積券盈篋適病悶然思勞

勞計較將為子孫福通為子孫禍是召通債之家指視焚亦不吝情也捐資數千  
充入潘江書院來修薪水生童膏火之費皆取諸焉是年間第一課為東皇子產  
題及甄別甲乙卷上啟其長子潘瀾文亦與焉道光庚寅廣瀾赴都應院試恰是  
書院開課題瀾恍惚神助一揮而就遂以是獲為八邑廉蓋利物修福非如此顯示  
果報不見造物之奇也

惡念喪身

廈門蓮坂鄉某者年二十二性謹厚力樁人也門口一井出泉不涸鄉人待食此井  
者數十家道光丙申天不而幾九間月聚汲汲其喧嘩疊次哄阻泉皆以水  
火細故不與辨亦不怪也留質然往來如故某倏生惡念將牛糞暗施井中蓋使食  
者惡此味而他取也明日潮退時族中二人招某赴海同漁忽平地起雷擊某死而  
同伴俱無恙一念之毒即禍及身吁可畏哉

楊宗潮

同安諸生楊宗潮為人誠篤可風尤倦倦誘進復整一時時摩食飽者多出其門同  
里有曾姓名德基者家極富而性嗜嗜楊一見物色之遂招入館中受業資以衣食  
北東國軍三編 卷五 六

俾得肆力文章由是學業日進遂入南靖邑庠旋登道光己酉拔萃科廷廷試考授  
儒學皆謂楊公相士有識云晚年上郡渡江時有某溺水楊疾呼曰若救得此人謝  
銀四元眾爭救之某得不死一日病篤時年六旬矣夢人冥遞一判官謂楊曰汝壽  
數應盡幸有陰德可救即以冊子付閱見己名下殊書云曾救一人增壽一記閱完  
被判官一推而寤病漸瘳後果如數善終

不敬字迹一事

安溪李家婦某氏某翁為已諸生去世已久家中書箱盈架氏生兒甫週歲每值  
兒下便即折冊頁拭穢一夜適夫他往氏聞戶睡醒失兒所在欲起尋覓忽被雷震  
死明日族人出操作踏燈氏門見呱呱小兒知為氏子不解何故擲置門外遂抱入  
懷及日車午門仍緊閉不聞人聲東破門入驚視所育成堆皆沾穢物氏尸在焉每  
怪世人拋棄字跡自解曰我非讀書家遂至踐踏無忌上干天怒如氏者可勝道  
哉不知朝廷非字道不真官更非字事不治士民非字名利不成振古如斯其所維  
繫者甚大而理甚明也是故天下不可一人不識字即不可一日不敬字又道光  
十三年二月初三日同安洋宅陳姓某日贈輪彩恭贈其之雲蓋投資中澤善

某運過其地心頭一悚被雷打死并碎其缸無一人知者是夜大雨傾盆深盡汚穢  
及天明眾視某尸橫地見賭具尚在破缸之底紙牌某某可數方悟為不敬字迹之  
報也

慢神

臺灣鹿港監生林某富累萬金生性嗜賭時輒擲數百金入賭場金盡乃已繼見  
累次失利每欲出門必默禱家中神明然仍賭輸如故數年間黃白物已罄幾乎罄  
矣忿恨禱祝無靈將供奉諸神金身持斧斫碎由是妻兒相繼病故奴婢多辭去一  
日下鄉收租因索租太急被佃戶某冷語相侵快而歸越數日某佃將至林家謝  
罪而林某適遇諸盜恍惚間見某佃舉十餘人手執兇器不可迫視疑某料某殺已  
急拔小腰刀向某佃當胸一刺某佃不及防即仆地死林某睜目諦視竟無一人始  
知為鬼物攝弄然悔無及矣隣右恐相累扭送地方官至今繫獄候決此可為慢神  
者戒也

李春嬌

同安李姓家婦某氏家富累萬金性喜施濟而勤儉有度常端坐詞色無所假失所  
北東國軍三編 卷五 七

天時沈沈生閏月及長娶室次年弄孫氏始有喜色時氏四旬矣一日奮起觸見族  
人某潛殿內屢蓋某饋菓迫饋莫以刺取儲果也氏驚愕叱問某始而愧慙繼以實  
告氏心戚之有留為供役意因與語某辭曰幸蒙宥罪茲復昇我生路焉敢方命但  
某壯歲無天也倘日近侍婢有不可言處某有躬行累尚亦蒙不白之名氏憐然為  
改容即命某出明日遣其子往贈二十金勸其營為正業某果赴廈門置貨度活其  
地適值瘟疫諸形折本求售某稱以藥材播估及裝束什物多爭購之獲利無算而  
歸遂進室往謝氏時氏六十餘矣臨終顧子婦曰寡守三戒一不可令外戚出入次  
不可畜奴僕三不可自暇逸遊寺觀法曹共傳之斯言簡而切中有關世教諸錄  
之夫全人名節故此防微一念然則某有善心應享善報而氏亦女中人也

劫盜遺債

泉州郡城外陳地鄉丁某貧無立錫娶妻某氏入門一見其夫便股慄不自禁有是  
語意稍拂某無加杖責怒時即持刃刃刺氏腹血漉衣乃及及連產四子仍如是不  
少貧氏病骨奄奄而目若鬼然終無怨心日事紡織供朝夕一日有友來招某渡洋  
樓商某諾之並不告辭某子出門後去後氏經紀獨動家計漸見其某有屋後隱

地富人以百金購米氏得金鑿運生息。垂二十餘年遂成富室道光壬午歲某忽歸家見舊宅給與一新心駭不敢前進有孩人環其首容報知伊子趨迎時氏已故子皆成立有室矣各命其婦出拜為某問其致富原由子具道某家情事并其母勤儉苦況某感然感泣思再見氏而不可得聞張天師知冥事即日具裝有程廣信府拜懺天師縷述乞見故妻苦哀天師許來日當相見且囑令勿悔明日引入暗室見一黑面大漢執刀怒視大唱一聲某愕然仆地眾扶出暗室以為所見非所願也天師笑曰不蓋即是人也汝前世販布為生路過山東被一輩為劫殺盜即爾妻也今生耐苦還債自是定理爾亦徒多此一見耳某乃大悟果報所由來回家遂不復介意矣

陳茂才

國安陳某肆力文章而屢困不售赴郡試時友人招飲婦家見一及笄女子舉止端方非復妖冶佻儇某怪問至再始答以家貧十歲為母鬻身此地今七載矣某始曰此間樂乎抑從良樂乎女泣視不語某惻然自維無力差歸謀諸友為某身備五十金贈女遂囑令其母嫁之乃招婿其家是年某入院試入場假籍見黃髮老人向某謝曰蒙為小女起脫火坑特來為君報善某覺而吳之明日揭榜來舉茂才

吳天爵

吳天爵字悅前南安龍水人為入誠實慎取與家貧古耕鋤口乾隆六十年歲大疫外出賣館拾遺棄于路河有五十金重破布包裹知為貧人所遺坐俟之須臾見有夫婦流涕而至春問之曰某患安人歲荒首債不能償賣女子某鄉為婢至此失之天爵遂借至某鄉詢問不與出金還之主人驚異問先生何處人何因至此答以覓館主人因留課子弟所試屆期教讀如故主人知其之實未應縣試乃代納縣卷促就道其年遂入泮履試日有同業者病不能完卷遂代筆其人謝金通符五十之數云

既實黃氏

余隨任粵西時權首邑者為同鄉黃登進士文雅有備良之目久之方知其先代有德德蓋登所居為既實之舊墟距郡城百里而遠登尊之祖處士公名孔行者以耕種為業雖不應試而禮賢重士如恐不及遠道會然仰之生子有孺月手植杉樹於陳首語家人曰俟吾子成名用作華表卷三十三年其子黃實果以此樹為旗

杆子祖堂之上舉一子即一軒廣文書少與從兄同居其處從兄分費時計所積贏不下數千金欲均分之軒力辭不受只收本業所應得者人多稱其善讓以歲首司錄俸官初一軒以十四歲入庠後其長子文自亦十四歲入庠次子文三中子文強四子文登及孫曹若干人無不以少年入庠者而文強且以名進士出宰歷任某邑皆有政績今已報直隸州家大人嘗語余兄弟輩曰黃登不特為循吏其一家孝友實足以風聞其昆季文甫文中二君來署見登坐衙用刑輒不樂屢阻之而不得嗚呼曰我不料老三近日如此恨心我沒奈何只好接老母來此訓飭後二人同回聞軒試登甚以百金背之又嗚呼曰由此至聞不過四十千錢可達何用如此多金此老三從三木中得來的我實不忍用此銀錢兩人僅挾四十金去近聞其太夫人亦至署以不備聞軒杖餐師妻回聞登卷不久聞亦將乞假奉母回去似此一門孝友求之古人中亦難得宜其家門之鼎盛也

梁藝園

黃明經文曰東陽梁藝園家本素封而好施與過人急難輒資助之每年臘底取數百碎金分為小封見貧苦人路過者潛投路旁欲令拾去有廉介不旬取者遂于黑夜陰置其門下粉使窮人得之而後懸年六十餘苦無子揭卷於佛寺夢一馬生二角及覺慨然曰馬頭生角其必無之兆乎以告友友曰馬長角馮字也姑俟之後得子娶婦馮氏女得五丈夫子遂聞大族今子孫蕃衍且賢貴世其家不替云

葉大林

黃廣文文曰既實通龍葉大林生平慷慨好施時以周急拯危為樂其妻翁氏尤仁厚歲饑平糶凡有良民糶升斗米者必暗將來錢置米中陰受其惠者無算子六人皆列舉序成均孫二十七人亦多遊厚者葉至八十餘無疾而卒翁氏踰二年卒輒停於堂未幾居隣夫大足燒數十家將及氏屋里人感思急相與移柩不能動子孫驚惶莫措里人呼曰為善宜獲福今若遭此慘毒天道其無知乎無何風吹火熄葉宅近隣周圍俱為煨燼而此屋以停柩獨存

鹿報

黃廣文又曰既邑西鄉張某夫婦好善尤不較錢物命一日有獵者驅一鹿走至其家張婦急以衣履之獵者羞至不見遂去張婦見獵者已遠因放鹿走鹿似有知首肯數四而出次年春忽見是鹿走入中廡將張之幼子用角持去張婦踉蹌出逐

至田坪中，瞥見鹿野幼子，放下鹿不見，提始抱子回方，疑此物不知報恩，且不知此鹿即前之所救否，甫入門，見家中屋棟被屋後大樹壓倒，將坊瓦碎，鷄犬皆驚，而是婦母子以逐鹿而存，此可見一念慈祥，雖微物亦無不知感矣。

黃邦泰

黃廣文又曰：史安黃孝廉，為詩生時，一日出門在路上，檢果一紙，載銀一百二十兩，孝廉生平不苟取，而尤體恤貧寒，乃即其地坐待，及索票者至，還之，失票人喜，出意外，償以二十金，孝廉曰：余不取百二十金，而反受此二十金，耶！堅辭之，去次年元旦，往黃華山拜佛，神前香燭下，忽有銀一百二十兩，孝廉奇之，因急募善事，如數付之，今為修廟之費，不數月，煥然一新，次年為道光戊子，科闈前途，見黃題名錄者，問科舉人榜，有黃理坤否，答曰：無之，只有第六十四名，是黃邦泰，因查建安諸生，更無名邦泰者，過於考錄時，更名邦泰，榜發果中式六十四名。

葉煥金

黃廣文又曰：吾鄉迴龍村葉煥金，家好行善事，生平揮淚為業，於人求往來，隨其給付，概不刁索，而素習水性，每有溺水者，輒赴撈救，活人無算，不索謝亦不居功也。一日漢濁坊遭回祿，火勢熾，雖噴噴之屋皆被焚燒，而葉屋幸戶，遂極救火，若但見火熄，至葉屋，便覺有數十人，流水救之，及火熄後，四鄰皆成焦土，而葉屋獨存。

灌陽兜業

道光丁酉，家大人委黃雙卷著，臨桂縣有全州灌陽一械闖案，屢以翻控，發審初緣，全州灌陽界連一荒山，灌陽將姓，其巨族，據為己有，全州人不依，遂各糾眾，闖毆，將姓族眾，議毆北人者，東儀，抵命，殺人，斃死者，東儀，其家無何，將姓，斃死，全州人業成，解省而尸，親以正，免係是武舉，某標中，未辦屢次，上控，某亦恃無，證據，堅不承認，是以發審數年，未能結案，登接任後，因某武舉，特符，還才，道面回，各大，麻將武舉，暫革職，訊順路到城，隍廟行香，默禱，是夜，連集，同會，審辦，某武舉，跪案，研鞠，到更深時，某舉汗下，如雨，其額上，隱隱現一，刀傷，痕，人人共見，遂據此，究之，始知，該武舉，毆斃人時，身亦受傷，此乃確證，而某武舉，咬口無言，矣，遂定及家大人，提勸，過堂時，細察其額，痕已，得平復，倘稍遲數日，便無可辨，誠於此，嘆神之有靈，而聖卷之能，登卷著矣。

懷某命案

懷集縣多山，居民培植樹木，最易與訟，有徐姓，巨族，中落，曾將山田，畝，村，梁姓，管理，梁姓，種樹十年，餘，將代木出售，約值千金，徐姓，見其弟，兄，皆文弱，秀才，謂可魚肉，屢次，索詐，互控多年，一日，徐姓，以命案，報時，黃雙卷，方任，無事，即日，趨驗，見山坡下，尸身，側卧，所有，傷痕，概係，右手，其山上，又無，蹤跡，形迹，心甚，疑之，詢之，隣保，亦未有，以，關，嚴供者，而遠，遠聞，有婦人，哭聲，又未到，場，愈生，疑，審詢，悉為，死者之，妻，該族內，不，令到，場，恐其，衝撞，官，府，云云，隨將，原告，帶回，集訊，一詢，而真情，畢露，遂定案，罵，徐姓，索詐，不遂，乃，揮板，內一，貧而，丐者，給之，食，並許，其妻，以養，贖，終身，哄之，登山，族，眾，拉其，左手，共，毆斃，命，素尸，報官，以為，圖財，之計，檢驗，時，其妻，始知，被騙，欲出，而呼，究而，為眾，所阻，也，素控，審實，辦一，主謀，兩先，手正，解省，定罪，而沿途，俱病，斃，矣，雙卷，語人曰：此等，業少，不細心，良民，必多，受累，詳不，隨小人，計中，矣，天網，恢恢，小人，亦何，當能，漏網，哉。

黃雙卷述六事

黃雙卷云：甌甌縣水吉地方，鄉村最盛，有游百生名，廷佐者，家素豐，行善事，嘉慶間，浦城水災，戶饑，滿河，廷佐，為之，惻然，因，個人，撈埋，初用，棺柩，市肆，一空，繼以，布被，不足，又繼以，布疋，計所，殮不下，數百具，其義塚，至今，猶存，然，次年，冬有，鄉之，無賴子，素詐，不遂，尋短，計於，半夜，潛往，廷佐，門首，自縊，至天明，竟為，人所救，不死，詢之，據云：上繩時，有無數，男女，紫抱，其足，不致，氣逆，不絕，里人，共知，為拾，獲之，報云。又云：建陽縣，鄉間，有某甲，與乙，居同村，且至好，某甲，業儒，年少，輕狂，乙，開酒肆，其妻，頗有，姿，一日，飲人，醉，酒，宴會，甲與乙，皆與，馬至，夜半，甲復，沽酒，于乙，舖，乙已，入醉，鄉，遂與乙，妻奸，好竟，有孕，其夫，不知，外人，亦更，無知之，者，無何，甲病，將危，時，適乙，妻配，產甲，自言，當往，生乙，家，其房門，有老，母看守，不敢，進，聞者，至乙，家視之，果然，因以，計使，母，避去，而房內，已，呱呱，泣矣，甲亦，於是，時，遂亡，乙子，稍長，不獨，貌似，甲，且神，似，至今，儼然，一甲之，復身，其事，遂昭著，於兩家，俱不能，諱，天之，弄人，亦巧，矣哉。又云：建陽城內，有在城隍廟前，開豆腐店者，于元旦，黎明，開門，見照，牆，挂一，入學，榜榜，上有其，榜名，與榜之，同，前友，某亦，與馬，因，至，盤查，衣往，二家，質年，並道，喜是，年春，二入，同赴，院試，皆未，應，府考者，行至，北津，地方，離城，二十里，日將，晚，又聞，學院，已入，城，其甥，急于，應考，徑度，而去，某，憐，憐，于店，婦，遂留，宿焉，越日，大雨，水漲，不得，渡者，數日，某入，城而，府，冊已，送矣，及揭榜，其甥，果，獲，售，遂，營，營，而歸，以白丁，於一念之，差，願報，如此，可不，悟。

哉。又云。聞我部前次修府志時。行文各錄查取節孝。松溪縣有一婦人夫死後。有外好相訂終身。其翁姑促之改嫁。另許他姓。婦不允。遂自縊而亡。當事者未審其原委。而以爲節也。聞列事實以聞。思准建坊。踰年竟爲雷火擊碎。吁。人可欺。天亦可欺耶。又云。政和縣東鄉一屠牛者。少獲薄資。及老而子仍守故業。大門外常設一木砧。以破牛頭。應有年矣。一夜其木砧忽變爲牛頭。沿街說。有見之者。次夜其堂屋有無數牛鬣。盤繞於鄉里。至第三日。其子以賣牛肉。與營兵爭價。毆死營兵。其父年老。嚇死。子亦照例抵償其家。緣業遂至一貧如洗。此嘉慶末年事也。至今殺牛者皆引以爲戒焉。又云。嘉慶初年。廣西懷集縣有一小卒。馬姓者。無賴子也。一日出城至南門。拾一錢票。數錢數百千。不知爲何人所遺。失者。因日待票。俟於門之左右。馬無何有錢。高某倉皇而來。適覓此票。馬卒拘得其實。慨然付還。與之分半。堅辭不受。高曰。此好人也。無思所以報之。時適錢廠缺人。因定之代管。且分一乾股。作本。越數年。某商以廣東人年老。路遠。願收本回家。其廠中出息。全付馬料理。不數年。獲利至數十萬金。竟成巨富。雖其家世式微。富亦及身而止。然天之報施。可不謂厚且速哉。

宿孽

清 福州梁恭辰撰

焦孝廉妻金氏。門有算命警者。過召而試之。警者爲言。往事甚驗。乃贈以錢米而去。是夜金氏腹中有人。語曰。我師父去矣。我借娘子腹中。且住幾日。金家疑是樟柳神。問是靈哥兒否。曰。我非靈哥。乃靈姐也。師父命我居汝腹中。爲某嚇取財。言畢。即檢其腸。痛不可忍。焦乃百計尋覓。前警者數日。後遇諸塗。雖而至家。許除患。後謝以百金。警者允諾。呼曰。三姑速出。如是者。再內應曰。三姑不出矣。余前生姓張。爲某家妾。被其妻某凌虐。死。某轉生爲金氏。我之所以投身師父。爲樟柳神者。正爲報此仇。故也。今既入其腹中。不取其命。不出。警者大驚曰。此乃宿孽。我不能救。遂逃去。焦懸符拜斗。終於無益。每一擊。腹中人曰。此庸醫也。藥亦無益。且聽入口。或曰。此良醫也。藥恐治我。便扼其喉。樂吐而復已。又曰。汝等敢求我。尚可用法律治我。我先食其心。肺。嗣後每聞招僧延巫。金氏便如萬刀刺心。深地哀叫。且曰。汝受我如此煎熬。而不肯自尋一死。何庸性命。太重耶。焦故南昌彭文勤公門士。彭聞之。欲入奏。謀警者。焦不欲聲揚。求報其事。而金氏竟以此斃矣。此乾隆四十六年夏閩事。

江西某

許畫山青陽堂文集。中有江西某傳一篇。蓋近事也。故諱其名。傳曰。江西某積惡兩世矣。成進志。家居。慮次念。所以自懺者。乃改行。期年而雙目盲。憤然曰。吾積惡而第積善。而盲。是天之果不欲吾爲善也。不然。何天之福淫而禍善也。卒爲惡。如初。自是得醫。而雙目豁然矣。某素以文字自雄者也。以醫廢。及復明。故技畢作。終以爲某壽。序。其語。某時。乾隆甲寅四月十一日。鄧苑華云。某江西之南豐人。許子曰。當其第也。是福之基也。及其替也。是福之堂也。天將以替薄其罰。某不悟。卒以兩目易其元。悲夫。書之以爲檢惡者戒。

鬼妻索命

浙江某邑令。諱某。與妻不睦。因口批其類。妻憤而縊。三日後。見形高崇。伺譚與妻。臥便榻。其帳以冷風吹之。譚怒。請道士作法。持咒。攝鬼於東廂。而以符封其門。如官印焉。鬼竟不至。無何。譚調繁缺。後任官。到署。聞廂裏。鬼得出。遂附小婢身。作某。後任官。時鬼詢悉其故。乃曰。夫夫人與諱公有仇。與小婢無涉。何故相害。鬼曰。非故害了。豈



我特借附他身以便求公耳聞何所求曰送我到任謀來知曰夫人何不自行由我枉死之鬼沿路有河神欄截非公用印文關送不可並未簽兩差押送問差何人曰陳青勝感二人者皆已故役也後任官如其言笑批文送之一日譚某方在寢室晚飯其妻急仆地大呼曰汝太無良汝逼我死乃禁我於東廂受餓我今已歸來不與汝干休自此其署中日夜不安譚不得已再請道士作法加符用印封之本縣獄中鬼臨去曰汝太喪心前封我於東廂猶是房舍今我何罪而置我於獄乎我有以報汝矣未踰月獄中有重犯自縊死譚因此被劾罷官大懼擊符削髮為僧雲游天下同寅官有相資助其衣鉢者未及行暴病卒

富貴舊家

費炳文曰吾聞近年稱富貴者皆首推安溪李氏永春黃氏而不知其先代積德之報非偶然也安溪李氏貞公之祖遺商江南營其業李佐官賑饑又借官庫繼之事畢委同其回家取銀歸庫其家無餘資正躊躇到家如何措置乃其嫂於數日前園中鋤菜已先獲窖藏遂得立還官銀今百餘年來科甲不絕蓋任者接踵於途也又如黃鏡塘之祖黃公常在永春販布經營通值州中大饒公將所帶資本呈

北東國華三編

卷六

二

官助賤行將空手回家矣主人觀其屨本施捨必非負心之人自請將布餘公賤回其時一路饑民搶劫奪食喧傳黃公譽本賑濟非已資奉相約誓縱其來往不認而他商一概斷絕賤歸一人費盈三倍輾轉數次之間遂成巨富以子貴得二品誥封天之報施善人不爽如此一貴一富豈無因哉

廖王太夫人

吾鄉廖氏以陰德符祥前錄已詳述之近更經夫尚書由京說里過滿城與家大人坐談之頃復述其祖母王太夫人者本貧家女歸吾祖隨任臺灣飽歷風濤之險時時以濟物為心家居每訓子姪以莫作自了漢復余表兄弟節年每述此語以授門徒謂出自王太夫人之遺訓也平日嘗謂家人曰汝等怕雷而我獨怕風眾皆莫喻其故然每遇非常大風太夫人必齋齋長跪庵中口喃喃若有祈祝即深夜寒窗亦必披衣而跪既不報直至風息始起家人有竊聽之者似云僕家內外親眷現在並無求利名浮江泛海者而在江海舟中因風驚恐死生呼吸者天下定不乏其人願風神及早息怒以全人命云云事後問之亦不言其所以然蓋行之數十年如一日焉家人聞之肅然曰此真聖賢道同人賴藉由己之公心不謂於女流

中得之漆室當女之憂不其過矣不再傳而以科第起家皆賴此宜哉

林堂遺事

同里馮某少年浮薄嘗於曾氏家園臺臺聚成局中博博者數人奉呂仙此詞僅翻多出於馮某之作偽曾本亦人不能也有事必從祈禱為所騙到者屢矣會曾之表姪某某以初習志少陰趨得於此某頗其時度也予以攻破之劑一服而能後某夜睡有自後呻其名志則解也驚覺失魂是夜即夢寐自謂以兒戲殺人予得請於神矣自是常精神清爽年遂以壽疾死某之將斃也夢二鬼差持籤來拘之來問逸去差曰今即爾怒某日不可饒矣及期又夢前鬼差持籤來拘其頭驚醒述其事於家人至夜而逝矣又明經吳某上刀筆使訟常事通考文與為表裏聞里稍有不便事即從而訛詐為必違所欲而後已雖其至親要之如虎也會某之所厚涉訟事果為之謀主官偵知之拘至堂通詳擬暫革時程梓庭刺府方痛懲刁訟即易詳文中曾某為斥革某素吃洋烟以不耐訊鞠之苦竟府獄中聞者快之又甲辰夏仲余自都門而後至臺兒庄阻乘乃買舟由運河歸路經天妃閣因信數年前何松亭同年永元所遺惠濟祠太魚骨之異入廟訪之果見魚肋骨廣約四尺長約二丈餘壁間有鱗見河神碑記數年前巡河至河流入海處風潮大作有巨魚擱於淺其目已失血淚盈眶高四丈餘長十八丈餘土人以其阻隘不動也看登其脊脊有朱書此為鯨魚一千四百年矣以傷生過多下文字不可辨因事取其肉數千斤而一肋則河神命藏而貯於此夫鯨魚蠢然耳猶道神護天道好生漢忍看亦和所戒歟

北東國華三編

卷六

三

陳露慶述二事

福州有張姓者佐某有年而家奉三官府甚謹於道光辛丑十月應廈浦令曹公籍殷之聘舉春全行於十四日到廈暫居船家以曹官差欲攔攔多人而後開船是日行人適少遂欲延至次夜方開而船中各水手已不得已於二鼓後開船約行二十餘里暴風大作蓋十五日為水官神誕是夜即三官暴水手咸請於舵主曰風勢甚猛須落篷否則主因我本不聞船而渠等必欲行若不將全船覆在海中亦不見我舵工手殿言未已忽蓬隨風而折此舵若折於左則船必隨左而傾折於右則亦隨右而覆乃獨坐後座倒撐舵主之首而腦裂矣於是船以無舵而亂旋舟中人齊聲喊救棹又一陣風船隨浪起伏然不動視之則已擱在沙坎之上至次

某若換船而渡焉。人揚州南臺有某姓屠肆，以故債為業，朝暮以此不揮其項，而悍惡特甚，人無能短其分毫。越婢尤酷，每至血流肉綻，惟膝前一子心愛，不以為然，而無如何，然於大戶之實無力償還者，每為其券而焚之，其捷肆時亦多方調護之，而其母甚無恆念，竟有債戶以年老被連有經者，婢有立死於樓焚之下者，且欲拋其尸於江，其子力謀私買棺以葬，萬家膏肓充遂為其子獲例入監於道光己亥科應試入場，甫進頭門搜檢時，即見其婢，遂以一手揮之使出，以一手指二門內，則見被連自縊之老者在焉，連即携者蓋而出，凡場中遇鬼解不死者，而彼竟幸而免，殆亦其平日居心有足留以示勸者歟。

鬼詐詐

杭州孫某，伉儷甚篤，妻病不起，柳營無聊，道光二十四年夏，赴友人人家小酌，散已夜半，手執火杖獨行歸去，中途忽得一柴，覺其熱，歸家，家人見其神色，改常問之不語，所執火杖尚餘寸許，時著單衫二件，其手漸縮，似欲藏火杖於袖內者，忽而口作女音云：我母女二人同行，竟汝從對面，至我女急避，汝不但不讓，且舉足將我女踐斃，轉與汝結案，命家父知其中邪，以正言責之曰：陰陽阻隔，汝能見人人不能見汝，無心之過，豈能僥倖，鬼復大鬧云：我只知一命還一命，不知其他，孫某即時栽倒，口沫流出，不省人事，正惶遽間，而孫某亡妻之魂附於孫某之體，當即立起云：我適聞此事，特來解脫，隨向女鬼云：陰陽一理，不知者不罪，汝女不過受傷，亦並不死，依我勸解，酒食銀錢，唯爾所欲，否則我先往城隍處喊告，治爾詐詐之罪，因令家人即用黃紙寫明原委，至城隍廟中焚化，女鬼頓然氣絕，未息事乃令焚紙錢數千，并備羹飯送出大門，而孫某醒矣，聞之茫然，無知大病一月而愈，此事孫某每逢人歷歷言之，聞之使人恍惚之情油然而生。

虛傳報

仁和顧某，本世家子，妻某氏，卽下嚴律，婢尤虐，一日夫乘子數枝，被婢竊食，詢之，不承，加以撻楚，婢長痛，墮於床下，某氏令一媪用木棍戰之，聞而復令張口視之，婢首開口，遂以花剪斷其舌，能而復蘇，然已不能飲食，越日斃命，婢係會說向無母家人往來，埋之而已不數月，某氏遂病，以手自批兩頰，見婢來索命，不令飲食，困苦萬狀，顧某為之恍惚，代為說來，并許以功德超度，婢似首肯，逾時又云：主人如此，我亦願連命，不料我已告汝不能自主，且云某氏在母家曾殺一婢，無人知者，今二罪

俱發，必無生理，頃之又云：老爺來矣，身穿藍袍，至廚房與灶神會話，灶神穿黑袍，老爺者顧某之父，生前素樸，獨有項帶也，先是伊三叔父逝世，極尚在家，婢又云：三老爺出來，要見老爺，因與灶神會話，自衣人，不便相見，無何顧某之父知其事，無可挽回，太息而去，某氏遂死，越日用木棍之媪亦死，想子證必須到案，且加功之罪亦無可逃也，此道光二十四年事。

茶具報恩

仁和汪姓，世業磁家，道殷實，一日為子完姻，親朋咸集，三戲客散，閉門，主人持燈赴各處照看火燭，至二廳房，門掩中，悉索有聲，移而視之，有人藏焉，燭之則茶具也，一則茶具，其備甚豐，其人也，其人惶急，無地，家人皆云：縛而守之，俟明日送官究治，以微將來，汪君曰：不可，渠不過為貧故，倘爾小見，送官則終身不可為人，其人叩頭而已，然無一言，汪君又曰：若天明放汝回去，眾目共覩，亦難以見人，我給汝大錢千文，以救汝，將來斷不可復蹈故轍，事可一不可再，且未必人人如我也，其人感泣自誓，汪君即給錢令歸，且囑家人毋漏言，數年後所娶之婦生子，冬日棲居以銅火鑪烘焙小孩之物，不料火多，銅化燒穿樓板，落於廳屋，一家臨絕，絕無知者，前所放之茶具，在別姓家，窺而歸，路經汪宅，見大門未閉，並無一人，亦無燈火，不解所由，大呼管門之人，詢之則茫然不知，何以忘卻，聞鎖也，茶具云：夜已深矣，恐有小賊，匿即以所持燈籠，偕往各處查看，至二廳見地上炭火一堆，甚旺，仰而視之，樓板猶紅，乃大聲疾呼，舉家驚起，急救滅之，汪君細問原委，不某驚，竊管門人之忘卻，聞門茶具之適，是路殆有鬼神，否則不先不後，能如是之巧合耶，一念之善，一事之厚福，及一家獲而充之道，在是矣。

借無托生

某甲素封，故債私賄，賄事到年六十餘，妻既喪，僅一幼子，病亟，頭死，滿三下有入持銀物，悲其貧，夜刺喉，人曰：逆天明，吾物不得返，虧折數錢，吾故竊在搖尾，以副限期，某甲憮然念兒死，為用多金，悔則算，積沒之病，民也，明日應奉各家所賈，因產衣物，召而給之，債亦笑去，兒既死，夜半猶寤，尻飲泣，爰見一人排闥而入，識素負父者，謂某曰：勿悲，此討債者，債償自死，念爾無後，吾爰焚券，為爾子以奉餘年，忽不見兒，竟漸蘇，病旋愈，訪之，某家果乃某死，知借無托生也，此福建南平諸生姚格亭，所言，吁結怨，施恩，皆人自作一念之悔，遂使已絕之嗣，復續討。

侍兒去還侍兒來却在一身借因結果善惡之報復於影響如此

打銀匠

近日浦城文童紛紛赴建甯郡城應試以第一名錄送者既試必准入庫  
故人人家中皆望得索首忽學中門斗報到第一名係連德余不識其人知其堂叔  
玉國郎中麟與家大人同年相好余因詢此文童果可為一邑之冠否答曰不過  
一寒儒耳且其父現業打銀並非讀書種子也又一客忽曰渠之打銀非猶夫入之  
打銀也浦中打銀無不以銅鉛雜銀者惟渠數十年從無此弊婦女皆信之家大人  
聞而瞿然曰有是哉義利之辨如此此子早應冠軍矣此士大夫之所難而偏得之  
執技末流能無志之以勵俗哉違聽之父名允鍾其姪達子邦云

羅某

江州羅某有子五六歲從乳媪過河于為狗所咬誤墮於河極慘呼救有某甲見  
而惻然遂投江內泅沒水底救起幸無恙而某甲以是中寒不久死甲解而無子親  
族為殮媪往痛哭如喪所夫羅某富而鄙不以為德以兒失一帽上綴銀羅漢值  
微資疑甲竊去晨夕嗾及於甲一日忽起罵曰我一時惻隱捨命救爾子轉以我  
北東國年錄三編 卷六

火葬

杭俗嘗有不葬其親親死以火焚之收其骨置於岳而埋之相傳太倉王二尹枉署  
諸暨令因公在武林夜暮城闌泊舟候湖門外時明月如水清露未下登岸獨自散  
步見有夫婦相持痛哭旁有一叟慰指之曰江干有瑜珈會且去索杯酒作樂答曰  
烈火之慘即在明朝念之戰慄復何心飲酒耶因詢之叟與夫婦忽不見視其側有  
三棺暴露於道次日進城榻上忽出見二棺架火焚已燬因乞詣上司嚴禁火葬之  
俗惜政難應而令不行也

欺凌孤寡

朱某國曰無錫孀生鄭某年少年少能入有名場屋兄孝廉多且早卒不禮於嫂欺凌  
孤姪家產多半侵漁一夕夢兄持魚骨示之曰汝所為不遵將以死覺而惡之一  
切魚屬或不入口無何欺學政按臨常州耳中隱聞鄭夢語欺凌孤寡七字偵之無

一人又非夢也因察得其事擬於重杖擬有司追返其產夢蘭乃亦憐而死徐西漢  
凌才加并為余志

公門陰德

淳安縣中紹興周少舟其族人在杭州旅館忽夢見二練持素米喚一像錢唐縣  
添差私語令與妻兒不解何事竟弗稍拘情而添差編解身不自主亡亡隨去見黃  
沙散天早時轟轟如御大風途中所見城市皆非平生經歷過抵一大署門額楚江王  
府隸乃吏人看守門說念心知已死無可奈何亦姑聽之良久十餘人並進堂  
上一官亦時世裝侍從森嚴其稱與唱名押跪下吏抱紅黑文卷用算盤互相  
乘除似稽生前善惡功過堂高遠官吏言語不聞但分別輪迴六連押付地獄高  
聲傳語心正愧愧忽傳上堂飲酥旬旬而前官露顏曰汝免道個欠脫累多人應足  
弄一記增注食祿命卒速送回陽卒即扶其疾行黃沙迷目難開適時似被空中拋  
擲如夢醒乃知死已三日僕人報家親丁未到故未殮耳其免道個欠蓋在嘉興  
縣幕司度支辦抄家抽減各佃戶欠冊免其株累俗言公門中好修行信哉

婦女少出門

凡婦女之喜應酬者每易招尤悔而富官眷屬尤宜慎之家大人與長沙陶文毅公  
同年至交而同官兵下四年之久內眷並無往來手修滄浪亭舊蹟奉館麓都傾城  
士女往觀而潘某內眷從未一踏其地吳人至今能道之憶聞徐星伯遠楚而一笑  
談每舉以為戒云長沙丁令死善化安令之夫人欽往慰了之夫人安展出令其僕  
備夫人肩輿一官署閣者蕭客入則見絲繡盈門夫人惶然及登堂則有補服者  
進客堂以上無不補服者群見夫人素服疑且驟夫人見羣客非素服亦疑且驟過  
一年長者卒然問為誰聲答曰我現任臬司之媽也聞其言不避愈失措因判問  
主靈何在羣不解其音以靈為人竟其問主人也應曰坐堂上者即是夫人趨而就  
見大愕一室海然有本府夫人忽悟其事急前止曰各殆將暗長沙丁夫人者耶此  
非是宜急行去之靈蓋是日為觀察太夫人壽辰各官內眷多往祝賀夫人出門僕  
與與夫謂必為祝壽也遂直進觀察之署司閩亦謂必為祝壽也遂請各直上  
其堂夫人慙且怒出適逢堂與夫哭而歸安令為重杖與夫而返其僕而楚人已至  
今傳為笑柄矣

處州城隍

吳謙諸生金月江升病中似若被人控官有二投押至一公廨立據下候質見顯者  
上坐審獄堂宇深邃吏役出機音語不甚明析儀門外先枷十餘人多三四五品頂  
帶中有未識者傳進各訊供語隨進出忽又傳處州府進即見一藍頂幘服者低頭  
索前顯者拍案怒視其衣頂跪地從有數吏上前執抱文牘數百卷持幘之明聲  
具報四兩五錢上下身辨顯者色少索復有一吏取一賄僅五六員另權之幘錘即  
墮地重若不勝顯者速出塵埃起視其衣冠迥異下問顯者已嗔呼吏卒連送  
處州城隍去月江憤懣立至良久見有男女十餘輩彷彿相識俱不能憶姓名款仆  
殆遍縲絏而出二役促令月江歸從此病漸愈月餘復聞處州太守楊公成龍已遊  
有妾撫屍而哭額上忽發白光冲幕而去計月江夢冥司訊問之時即太守屍放白  
光之候也

鬼攝探

有惡丐死於路附近居民因其生前索詐未遂慮為祟乃捨冥資其側地方報官守  
尸候驗守者夜見數人對尸笑曰好暴財財主呵之若弗聞捕掠冥資作鬼嘯而去  
此丐所得冥資實由生前索詐而來貨恃而入亦恃而出宜乎夜遭捕掠也嘗聞父  
北東國華三編 卷六

老言里有鄙夫某刻薄成家居積累萬於城隍廟見大算盤標題人有千算天只一  
算極帖有刻薄成家難保兒孫久享心惘然詢一憐兒何以別善惡竟曰善之快  
意人之不堪吾所利益人所難忍皆吾之為惡也善更係自紛繁巨細不等惟以帝  
君陰陽文奉持刀行誠實無偽不稍退悔自絕為惡之藥不待去其惡也某由是於  
孤恤寡貧窮親故賴其舉火者數十家遇事寬厚從善如登向之切益者莫不感激  
子孫繼興至今為里中巨族云

一念之差

丁虎頭上舍足珍富樞陽殿李康其末第時其家每值元旦必向黃公山祀黃侍中  
一歲廟祝謂其先德曰汝來後卜長公子村名李吾夜夢侍中填榜長公子已列名  
旁批云殿員以紅線繫索暫伴一科今秋當不得第也其先德歸問李康李康自  
述前歲館于某家其主人婦孺居與殿約俟得聞當以紅線繫索索汝以是為期  
越日果然殿初甚喜轉念以為不可遂逃歸一念之差誠知冥冥中已詳記之使非  
轉念豈不自棄青袍乎可知神道亦終與人以為善也

劉武生

新陽武生劉某素豪橫乾隆四十三年學使按臨至玉峯劉率武童十數人騎射於  
教場崇明千戶某罷職家居携其徒至是日亦於教場走馬劉與爭道先策馬而馳  
千戶自後縱送劉怒呼衆碎之下共斃之十戶被創眉眉歸即無何病歿數月劉  
之友人孫元復者亦武庫也病中見二卒至云從今喚君錄供送掖之前行入新邑  
城隍廟請符噴堂前見連官南面而坐者三潛問二卒何官曰東西道新兩司中則  
從今也孫進跪於階下曰今者訊某千戶控劉某事德善軍新時汝祖為供招吏業  
托生他所權呼汝代之遂命連劉某八令指索問積卷曠目此劉曰此三十餘牒皆  
汝罪狀且勿問弟問汝與千戶何擊而重斃之劉支吾不肯承今命火燒燒極燒刺  
其辱劉不勝悲遂服藥孫從旁錄其供為今願二司曰律應充連即此足矣乃散孫  
隨邑司留廟中而劉某侵於是夕寒熱交戰昏突生疔數日勢益沈家人為迎城隍  
司像於堂陰禮以禱孫恍惚隨司至其家度象從之時孫不知己之入冥也見所陳  
設許曰何故以牲牢饗少頃一道人拜祝雲頭愈驚疑盡外走俄見衆卒以繩拽劉  
某難奮而出乃連孫連即驚醒沒月臨窓披燈斜地依然身在牀褥也當孫之夢迷  
也家人聞其語語俱不解至是神清備言之道人詢劉果得疾某日禱神而竟而

卷六

九

死矣惟從今不省為何神曾請故老知雍正八年曾有故公者作新邑宰而孫之祖  
為其供招史云

五四

嘉定沙岡橋王四耕者偶於楊公墓側獲金一枚許直十兩許初疑為銅適示人  
多取之復問銷銀匠曰金色黃此帶黑銷之則真偽可辨也王許之匠私竊其半  
而以半銷之加以赤色如真金王貨于鐵者其人曰此與承同錄其價當少減于真  
金以錢四貫易之王故實無端獲此甚甚數日而返發照鏡不起磨其所獲乃愈噫  
無妄之福即其禍歟

五五

嘉定匪人王嘉履使罪還教歸卒不使乾隆辛卯春有販販者虧其本欲自縊主人  
憐之更與之貨使牟利為以補其不足販者載至嘉城易錢六貫反家由郭里之龍  
德橋而過嘉橋之販者仰天而呼泣數行下曰天乎余之命奪一至此乎歸家仍自  
縊月餘善盜犬為養犬者所殺奪斃家人收屍為越三年有黑犬突至善墳且躍且  
吠以足抓地其體甚骨至碎委諸水而去疑即向之販者托以雪其冤也

梅道

有錢某者自言于近村作雜借書以室中無几也陳碗于地而布紙于殿以書之歸後股微痛審視之隱隱見指飛色青紫少焉沈痛不可忍因悟雜借者之為祟也憐之馳至某家始取其書而毀為痛遂息

厨役索命

蘇州富翁某性兇暴妻生一子愛護甚至娶媳時演劇宴客者累月備於一厨子以足踢傷其小腹是夕歸而自縊家惟一母畏其勢不敢殺後其子成婚未幾見忽見厨子立床前驚病以死今姑諱其名云

鳥報

甯山李某居殿家術性好狹斜地湖海繞宅棧竹以捍潮惡羣鳥巢其間葉方數歲即作火鎗以驚鳥後遂畜馬置米日與兵為伍從事于獵鳥之被其虐者不下數萬迄年五十餘果抱忽以雙手掩額呼曰啄甚痛未幾又掩其額又未幾而掩其肩背後適體交掩旋作呵呀聲手足掣拘類鳥將死狀數日而殞

火報

嘉定南翔鎮民蔡六自浦東來居白鶴寺前以屠狗為業乾隆末年春薄暮屠一犬或于缸以水鼓煎去毛而犬頭忽豎起盡力奮躍遂委于地呼痛不已或以棒格之甚堅如鑄不可起至死而後釋越數年里之岡南有曹昇元者亦常屠狗一日狗于盤中碎躍高尺許曹昇元頃潰爛二三月晝夜叫號乃斃

林梅友述二事

長樂某村有某姓童子赴鄰鄉討取麥種者手一籃貯錢而先途次被無賴子攫去連登不及哭而返將至家不敢入門近舍婦人聞聲出視詢其故童告以母性嚴歸告必遭重責且家貧無從再辦此錢婦聞聲多需錢幾何曰六百文婦憫之解篋中所積女紅餘資給之童謝去時在旁見者唯鄰婦耳鄰婦素與婦有隙見此童年約十四五歲面容頗端正何婦夫運陰以少婦夫重互相愛悅他日防其涉私等語之夫怨仙婦婦其誣夜自縊兒某童聞婦死之涉已也亦投漢以殉願遠近無有知其寃者未幾盡天雷雨鄰婦死背有朱書言人男女二命六字鄰婦始知婦與童子之禍皆此婦所誣也其寃乃白

長樂濱海地有某姓人因海漲田舍漂沒遂舉其婦投家鄰家稍裕給與園

敬師

地十餘畝種植過日鄰有傭工者與漸熟時來佐某力作事久之結為兄弟來往若一家會某染疫斃結苦延醫路備代出來裁藥單投之卒卒婦與幼固不知其毒害也時傭託人向傭問說將處其室而購其園幼見弟死無子婦同依亦姑聽之一日忽有丹雘綠柳鳥自空下墮墜傭懼用啖且啖其臘立斃鄰人有知某死傭來者咸謂此鳥蓋報冤云 壘并某氏又聘婦為妾鳥又至日在庭中上下飛鳴某慮臨傭故斃生悔心不得已乘其飛鳴時以己襟明娶非同謀佔既魂魄無依當令婦成時致祭幸勿相仇之意向鳥祝之鳥便不飛

一生不破口

吾邑有木匠陳姓素樸誠以小藝積有薄資年四十餘始授室生子七延師課讀陳以自非讀書人於上學日一見師面即他去非有事不敢入也師頗好客某故教師因及客每伺師有客到即命家人治酒食備極豐潔去市頗遠每親提竹籃往市如是者數十年弟長後復與弟同時與小試者十六人邑侯為武進楊清翰備史也每獎舉之拔前茅者四五人一時以為盛事前數年八十餘四代同堂子孫登賢書者二人八洋者五人現與試者尚有十餘人家亦小康人皆以為敬師之報云

請嘗

以父灌安公述其同居某者年七十矣子早卒僅遺一媳一孫孫素性逆某鍾愛之稍長授室無何而孫亦亡某素豪飲一日自外醉歸渴而呼茶孫飲聞之不至且隔房叱曰爾欲人壽爾其如爾之子亡矣且爾孫孫為爾割舌而殘爾又何揚氣之為某聞之忿極因焚香告天既訴曰某若有不孝於祖必應獲此不孝報何敢怨某若無不孝之事當有靈請立殛此孫某不惜也言方已大雨如注電光閃閃霹靂自空下隆隆而失色某及前孫母懷米救其母代為懇求孫自念似情之旋且以其無知懼怒稍緩復榜天求免而雷聲漸息此道光二十四年五月事天雷神

物也無端可請之使來又可請之使去抑亦真誠之所感耶向使其孫怙惡不悛其  
被極必矣及其悔罪亦即赦之皇天誅惡不加悔罪之人觀此而益信矣

律報究

同邑陳海門李康 學淵 言其鄉友林姓者文筆甚優不弱冠即已將成以遠大期  
之家有一婢年十四偶因過犯督責避致死不勝懊悔此後秋間每至頭門觀望  
見此婢在場中以手招之者懼不敢入遂以一於終其身竟為人言之以為不索  
命已屬萬幸矣

高恒敬述二事

吾閩漳早育生其者家素裕意欲過雨之甚因而輟業遂捐資置產每學使至搭  
棚於考院之前以備風雨道光丙戌生子某有夙慧十一歲入洋漳早某姓自前明  
至今無餘科者其特為子擇師延余至家日夕講貫余復為設因果事遂吾閩林氏  
捐修西湖書院全閣科甲不絕又鄭雅川孝廉後故倡修西關武廟鄉閩禮聘時西  
湖全閣正待重葺武廟經費尚須擴充某心體其事鳴余致書於西湖董事陳武廟  
董事鄭代為申禱許以父子同中其捐三百金修葺次年某即舉己亥鄉榜又次年

北東園筆錄三編

卷六

十一

其子舉庚子鄉榜陳鄭遂遷居某家父子催還前原至再至三新而不與竟似有  
恣意盟者至某年早出蛟舉家淹沒水中某年未四十其子年未弱冠皆死於水聞  
者為之咋舌云 又閩邑洋嶼育生林某富甲其鄉鄉人有鳩資建全閣者至林家  
林母出應曰吾家但知供奉財神土地子孫不曾積善何知有文昌帝君也 有者宿  
鄰姓者笑語之曰爾家生財藉財神將來保家須藉帝君也 林母不悟其子復從而  
附和之復林生數子長與四皆流蕩失業無以自存二一亦日不識丁鄉人無不知  
其前事遂不齒之林某遠徙鬱死家產為成某所佔殆盡

平陽二事

浙江平陽縣村民某夫婦二人素行善事中年無子婚於神甫得一男其婦未產之  
先一月村民以事須出外留洋銀十元付婦以備生產之用婦藏之櫥中次月婦得  
得男是獲婆收生獲婆向婦乞一舊衣為贈婦曰我不能下床汝自向櫥中取一領  
去獲婆開櫥通見銀遂暗竊其五而去次日其夫歸檢銀失其半婦知為獲婆所偷  
第三日獲婆以洗兒來向之索銀不承遂至口角獲婆懷恨暗以小紙插入兒髮際  
兒啼哭不休既而奄奄一息婦情極而極幸鄰婦急救而甦是日天氣晴明忽陰雲

四合當電交作則獲婆果跪於門外手執洋銀五元針一枚自責余實獲某洋銀不  
應將針刺入兒髮際今獲之可活也言方已竟擊斃戶外矣於是喧傳其事遠鄰者  
並據地鄰報縣收埋時和縣事者為滿城到實樹錄現三十年前家人入掌教時舊  
徒也此道光二十四年夏間事是夕實樹引送歸里因得聞其詳云 實樹又云平  
陽縣內有某氏兄弟二人家頗裕裕而妯娌不睦妯有子而姓尚未育年屆四旬懷  
孕忽覺所天妯娌生男而分其產也乃謀請收生婆某曰若女則致生之若男可  
致死之願以洋銀十二元為謝及產則男也收生婆某于斷時將手指插入兒  
臍中立斃產婦滿兒之不育遂自縊而頃刻殺二命雖假收生婆之手實則  
某妯殺之也越日晚當電交作收生婆某與某妯同時被雷擊天以二命償二命天  
之報施不爽如此然則平陽之收生婆甚可畏哉此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事也

劉家德德

劉士可封翁即實樹之高祖也樂善好施每隱其事而不欲令人知嘗于歲暮遣誠  
實家僕周歷僻巷中探訪人家有無急迫不可解之事適某甲貧某乙金甲謀諸婦  
欲賣妻以償婦抱幼子終夜泣甚哀僕憐以告翌晚封三十金使僕備叩其戶而以

北東園筆錄三編

卷六

十三

金獅其戶櫥中某甲啟戶見金而僕已遠去由是夫妻仍得團聚於債債外尚多十  
餘金以謀生云生平所為大率類是後其子與齊足封翁行其姑兄弟相繼登賢家  
第村聯捷成進士擢刑部郎孫雲堂由進士入詞垣累生雲先又相繼登賢善為清  
城甲接云又其子澆每明經海遠亦以濟困扶危為務每于歲暮將過年租稅所入  
之金內有零件不計多寡輕重別置一盤俟臘月廿三夜祀憲將所存之金點禱請  
神以明周恤貧乏之意祀罷畢分作百餘包每包二三兩不等用紙封固懸着往來  
行人有窮迫無以卒歲者將包時櫥戶外拾者見金有執而問者恒答以不知此事  
行之二十餘年遂至閩邑周知蓋恪守士可翁之家教令實樹以孝廉歷軍浙東西  
方與未有艾矣

北東園筆錄三編

卷六

十三

北東園筆錄三編卷六終

序

余前輯勸戒三錄付梓異同人印德惠為四錄以尚有續示之事三錄所未收也而  
余自丙午春由浦城至杭州至蘇州五月復至揚州度歲後入春即入都引 觀五  
月則浙甯次僕僕道遠嗣又奉公無暇於是冬即奉檄權溫州府事戊申春補考奏  
順歲試旋又提調試事夏又因公進省秋中復行科試事通計前後三載皆無暇料  
檢策墨而四錄迄不得成昨歲晚少閒回憶三年中所歷萬里程途所得同人議論  
已盈篋因復稍加釐定而編次之遂成四錄客曰是錄記事無多成書尚易何遲  
至三年乃出其始有倦心乎余曰不敢也若吾子有新聞相賦則又將成五錄以相  
質益可勸戒之舉日出而無已則余之為此錄方日起而有功余方與客共勉之而  
已又何倦焉是為序

道光戊申長至福州梁恭辰識於溫州郡署之樹德堂

北東園筆錄四編

序

北東園筆錄四編卷一

五房六宰相

清 福州梁恭辰撰

百前漢先生百齡與先大夫資政公及先叔祖太常公為乾隆戊子鄉試同年在春  
明時有唱和之雅家大人於嘉慶初公舉留京過恩會以年家子禮修焉一見而已  
迨公揚歷封圻以公事錫秩 賞給六品頂戴發吾閩交督撫差遣時家大人由京  
員乞假里居與公寓館祇一街之隔過從始密家大人在蘭清中丞幕中公與中丞  
故同宗之好家大人嘗疑之公曰汝不知我本漢軍張姓乎我先世係江西人自元  
以來積德累世入無知者某公精堪輿當卜一地葬其先人非舉歎曰吾子孫如不  
墜先業後必出三公有鄰某私聞之謀佔某地以祖骸裝一小確偷葬於墳前公知  
之語鄰某曰分我美蔭所不敢辭但願稍遠而偏使兩家並享其利則幽明均感矣  
鄰某感公之盛德一一如約而行其家人有誦讓公者某公曰此大風水地恐我家  
不克獨當必有時分之者庶幾其應愈速其發愈長耳葬後生子五人長曰振次曰  
賢次曰昭次曰簡次曰錫分居五處其一居湖廣後為江陵相國居五 諡文襄其一  
居四川入 本朝為遂寧相國 諡文瑞其一居江南為松江相國 玉書 諡文貞  
其一居安慶為桐城兩相國 諡文端文瑞子 玉 諡文和其一居長白山入漢軍  
即吾先代也按公於嘉慶十八年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諡文敏合計一支五房  
而出六宰相江陵一房最先發而先生最後起最盛者為桐城一房今高科甲輝騰  
卿貳接踵其初亦以盛德坐獲吉壤世所傳為行立城者 事已詳詳稱福地福人榮  
信不誣矣

吳門蔣氏

吳門蔣氏科目最盛其發必以丁年自光祿少卿文淵舉康熙丁巳科禮部主事  
文淵舉康熙丁卯科此後孫曾逢丁年成名者理相繼至乾隆初有兩天鄉試蔣氏  
一門有三世同榜者時少司馬元孟自江西舉政任滿還 朝親去賀之公曰此吾  
高祖母一言德德之餘澤也或請其說公曰我先代憲副公政葬負山時堪輿家云  
此穴誠吉惟大不利於長房時公之冢媳戚夫人聞其言即呼其子榮祿公之遺告  
之曰子姓至多若僅不利於我無妨也榮祿公素素願以再語達於各房定為憲副  
公政葬時戚夫人弟侍御公并曰此一言已種陰德堪輿之說且將不驗論時日





記熟讀者屢詰之均失口不移然不能無疑因此不敢詳說府因遺賈瑋瑋甚力否則請仍府審先生不聽因另委高太守某復以囑云此案據供肉者骨到而肺肝腸肚尚無恙落似可從此跟究或另有端倪高從之犯果愕眙皆稱不知語甚支節先生又命提原差嚴行考訊據供初奉縣查獲范二之時知范有兩家親戚先專至其姑母家據云既係正月十四日被害何以十五日尚在我家與元寬又尋至其表伯母家亦云伊十八日猶在我家住歇何以稱十四日被害彼時小人已就范二之不死疑回縣即稟明此節值案已開明私告之司關者反違斥罵謂小人不應混黨因此不敢多言先生已微聞之慨然曰此案真有冤斷不可詳說矣早作夜思惟勸屬責令范父再行投募此事遂延擱不辦者半載一日突有人至某署大堂啼哭喊叫自稱范二之被前因賄欠債被人逼違潛逃外省昨遇隣人告以家難故趕來自投先生即親提確訊再三無異置於別室隨提獄中三犯隔別詰其謀殺情狀并諭以明日即招解上院爾等皆當伏法矣三犯者仍各自點首並無戚容及召范二之與之相見衆始錯愕范氏首先上前扭住哭云你倒底是人是鬼一向在何處爾等至此又聲冤天譴曰我已拼一家性命斷送汝手汝今日又何必生

卷一

還一物欲絕惟錄三仰面哈哈大笑一時堂上堂下無不為之掩袖竊視先生坐堂座中亦嗒然若失不發一言久之始詰三犯曰既係如此奇冤前過堂時何以並無一語翻異三犯齊聲泣曰小人因此案歷過兩縣堂已十餘次請刑備受此供悉是誣差所教並云稿上司因翻供取審一回則汝等悉照前此多受苦一回小人心膽已碎惟望早日結案又何敢再求伸冤乎先生正在嘆歎忽見府縣兩人踉蹌自外闖入伏地嗚咽曰惟大人救我先生乃好慰之曰君等早日但笑我多疑不聽令亦知此案却係我多疑之力乎若悉依君等所為則魏媼母女及繡三皆應伏極刑范父之極告府縣之失入皆應抵合計應死者六人而換鼎之譴戾又其小矣時沈克驟釋城中萬口稱頌如披雲霧而觀青天以為是大陰德必有厚報是年先生五十餘矣尚缺嗣次年遂舉一子名銘統以地誌也後又舉數子共六人銘統中庚子進士現任刑部主政銘舒中於卯舉人銘靈銘榮等皆有聲序序開論者謂是數平反免死者六人而先生得子之數適相符合果報昭然天道不爽如此豈不奇哉先生本乾隆庚子進士銘統恰於道光庚子成進士是科先生年八十餘父子先後相隔六十載而作進士同年翰林佳話舉世無兩先生以重慶鹿鳴重慶瑣林皆案

忠貞義勇 官保 天之報施善人正未有艾也按先生由翰林改官領部家大人俱步履履先生巡撫兩浙時家大人曾謁見於武林節署已微聞先生有平反感德未得其詳今歲余親政杭州與先生命弟見蘇邑侯道謝晨夕相見見蘇為余備悉言之因謹著於錄以誌欽仰云

陶雲汀官保

安化陶文毅公以中卷寒門驟改通顯余前錄中但遺其微履另拾一事而於其先人隱德未之詳也後聞于道事觀衆克員閱見錄始知其積累之厚不可不詳載之以勸後人云蓋文毅公之太始祖伯舍公多陰德嘗前明之季鄉里多嚴有術竊匪就消老道公道賊哀呼曰公救我我誓不復為賊公為請釋於衆已慮其故志復爾乃施小舟於渡口使濟人以安其生終公世施舟八其人俱改行為善公每出則攜小筐運碎磁瓦礫必拾之以利行人及卒之年室室所積之碎磁瓦礫與屋齊矣及其曾祖文衡公亦長者嘗有宵夜入室盜米未幾跡之得某居乃其所素識者寂然而返終不言其人後復三十餘年其配彭氏太夫人傳舉以示子孫始知其事猶隱其姓名名震然戊子九月鄰舍不成於火焚燒卷盡而其宅無恙其倉在鄰舍中

卷一

者亦獨存隔江來救火者見有紅衣人長袖持扇立牆上扇之故火至牆而止牆且為之燦彭太夫人直以舍所貯與諸被火者又其祖寅亮公性淡泊無所營家中落一日偶步江濱得遺金僕之終日見一人倉皇至面色如土俯視砂礫中不勝其感詰之則曰傭工未歸數年矣家有老母今積數年身價將歸養而盡失去是以悲耳叩其金數悉合還盡付之其人請分半公曰吾分若金吾不妄若矣笑而遺之其人叩頭去至其太翁謝賢公更江先生義舉尤多則具見官保文集中華德宏深故有此福報歐陽文忠謂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信哉

泰晉國學士

嘉定泰晉國先生前曾詳其因孝而致大魁一事今又聞其厚德一疏因並錄之先生少時貌甚奇質直無文合卷之夕新婦聞生垂涕先生詢之曰余雖不才亦名庫序家雖不豐尚可溫飽今日吉期何為若此情狀新婦云幼已字有婿家父母嫌其貧遂悔初盟先生詰以何人新婦為遂其姓氏乃同學友也先生立即趨出並遣人辭同學友招之來告其故且謝誤娶之罪幸未成婚即以己之洞房為同學友之洞房次日將食飾衣物悉行贈與同學友而送之歸嗣於乾隆癸未科登選榜當未傳



人陰陽之大如此此與荒山徐氏之先故事相仿宜其同此行慶流芳矣

許氏積德

錢塘許氏陰德前據許之姻親戴君槐谷所述樂亭先生游華陰甘肅災一事已載於三錄矣茲余嘗次浙江奉天大人倚寓西冷重訪君家之事則先生之曾孫許季傳廣文所述先生在楚省華中一事陰德更大五補錄焉據言樂亭先生諱堯堂乾隆初年於湖北某府幕中司刑名事值教匪事起太守羅獲送首數人並搜獲同黨入會姓名總冊以屬先生叙稿進冊通票上憲先生閱冊益數萬家皆無惡無知被誘脅從者惘然傷之欲救其難而履其事者惡竟夜殺然而起竟取冊焚之詰旦乃以香太守太守聞之始則拂然繼亦感悟遂命以逆首數人通票懲辦其難遂解未幾子石蘭公誠中乾隆戊午舉人官至司馬孫學范中乾隆戊子舉人壬辰進士官至治中曾孫乃來中乾隆癸卯舉人官至直隸州知州崇祀廣西名宦祠乃大中嘉慶辛酉舉人官江蘇海州 當藍翎乃濟中嘉慶戊午副榜庚申舉人已已進士入翰林由榮羅高廉觀察而人為太常少卿乃較中道光辛巳舉人官散館錄乃普以嘉慶癸酉拔貢丙子舉人中庚辰一甲第二名進士入翰林值 樞廷值 南齊

北東國筆錄四編

卷一

九

賜紫禁城騎馬今已官大司馬屢掌文衡乃到中道光戊子舉人已未進士入翰林今已侍講乃中道光癸卯舉人即季傳廣文也其兄弟七人並科甲而御科始自前癸卯終於後癸卯傳為佳話抗人有小郭汾陽之稱而海內言科名之盛者又有錢唐詩乃因始吳其之對而乃字輩以下之科名尚未艾也乃濟之子桂身道光乙酉舉人乃普之子彭壽道光甲辰舉人丁未二甲第一名進士入翰林乃到之子培身道光丙午舉人乃來之孫之瑞乙酉到育其列膠庠館管板者更指不勝屈皆樂亭先生未艾之裔也又聞石蘭司馬於乾隆庚寅歲歸馬寬地葬親有精青鳥銜之李浙山得地於裏桐塢而不得其穴所在遇顧君善卜告以某月日清晨有紅衣人立於此地地上所立之處即穴也屆時李君善起僕之果有紅衣人至乃鄉村新婦登山拾取藥草者相所立處沙迥水抱如蟹小形外則四山環拱前迎後送而面有精果後吉壤因葬樂亭先生於此而先生之弟華清公諱登及石蘭公昆從據錄約皆合相為故約之復如稿於庶子乃廢敬齊廣文乃裕復固李康立身金橋王政護身道甫李康保身鐵之後如吉齊太守乃安隱樂亭乃寬科第亦不絕者許季傳李康又言石蘭司馬既擇地桐塢矣同時又得一地於崑山埠為

北東國筆錄四編

卷一

九

族中無力者非其先術家言其地更勝不如易之石蘭公曰彼我一體也倘得更吉何分彼此卒不易族人葬後其裔人稱尊東名其先者無錢唐乃字輩兄弟行中式道光丙午科廣東經魁此亦盛事之由於感德也 又言尊公京兆公初官淮南雲龍州州城外山壁夾雙中有迅流急湍難於涉濟此岸產鹽必於彼岸貿易趨利者多履瀆公於石壁間施以鐵鑿以鐵繩履以土木遂成懸橋自是往來無恙其時公長子以大挑赴粵舟覆於榔湖尾洪濤巨浸中浮沈十餘里竟得無恙蓋有默佑之者矣 又言公作牧於西時其處之鹽課於有司常有子於華堂鹽於官弗備厥課身被扑責甘受無辭相沿成習而弗悛也公曰我子孫亦有讀書者豈可以釐序中辱同是隸每寬其責人亦感激樂輸無虧鹽課以上三則皆其家來所未及載者並為記述亦足見君家世德相承積善餘慶不勝紀也 又言乃毅以孝廉出為甘肅知縣初任環縣沙漠不毛之地瘠苦荒寒以辦災之法治之并勸農為之經理鑿山得煤渡井得甘民賴其利有訓俗十八條民皆信之地方日阜詞公月簡繼在山丹開渠得地百頃勸民墾荒九處繼任燉煌亦教之於水利農田所准之處邊民咸受其賜以勞歿於任歿後其弟漢生於江西學著中奉此知君已為燉煌土地神矣

北東國筆錄四編

卷一

九

北東國筆錄四編卷一終

李方伯

嘉慶末吾鄉人喧傳李郵齋方伯為漳州府城隍神問之漳人皆言之鑿鑿按李郵齋先生之冤獄已載前錄近閱錢衍石先生記事稿中所載知其治漳之善信可法可師也其言曰福建漳州城隍廟舊稱李公名唐唐曾為漳守其始至惡召鄉約里正至廟飲之酒而告之曰朝廷設官正以平爾曲直也奈何不告官而私關為昏曰告或一二年獄不克竟亦非不可知而且先為身累不得已而關耳公曰今有吾在獄至立剖有不實更言之何如皆曰幸甚公曰然則私關何為者歸為我過告鄉民後更關者各必會其謀毋恃賄賂苟有居業吾且盡焚之無悔皆唯唯然不知公之治果何若也已而有關者立調官兵往捕悉如所言關者大懼公日坐堂上重門洞開吏役更番侍有怨者直入至公前公命役與俱召所當治者而限以某時日不至則杖殺至則立平之釋去不費一錢民皆嗚呼曰李公活我雖外縣皆赴懇於公公先詢問大概而後下於縣縣不敢稽以是漳大治至今婦孺能道之其後而為神也宜哉

福觀察孫刺史

徐牧菴刺史云福君陰孫君樹新皆子身東舊同寓稱其逆交後俱改仕晉省政於其任間福君在莫甯道時因改建龍神廟毀舊像遂獲神護不旬日父子相繼歿此事甚怪孫君初任吉州旋升代州州屬每苦旱因建青龍祠以祈甘雨工竣即獲疾某月朔昧旦士民咸見公擁朱旄曳曳入祠即其易著時也夫同一龍神也同一創建龍神廟也獲報之殊慶各殊何也大抵龍為四清之尊胎靈所昭當必有德之者福君投像於瀉流乘越已甚孫君在州治前後六年實心為政凡修理文廟學宮及開玉帶河大工畢舉振文風興水利即無龍祠之祀亦當廟食茲土此固理之彰彰者暇日臺連書之以見司土者政尚圖新事維求舊德期於物有濟行半我心所安而果報之理即冥冥中矣刺史為家大人壬戌同年名應麟八十餘歲無疾而終此其遺集中筆錄一條義備勸戒因錄之

錢孝廉

子蓮本蘭兒錄云潤州錢為林孝廉此陸年間設帳某家其弟子甚夥是不肯許

書錢皆之甚力弟子曰某如石大電光明年即當歸去讀書何益錢嘗詢其故答曰

某本係善薩侍者以過謫人間不久當仍歸本來矣錢因問爾既自知能知我否時錢未有子並詢以何時可得答云師前生乃明季周介生今生應以孝廉作邑令命申本不應有子如能廣積陰德可得二子一孝廉一拔貢也次年某弟子果不祿錢自後適有善事努力為之不少愈後道山西邑令邑在為山中峯崎險峻為虎狼出沒之所錢後因事下鄉忽與山中與夫俱熟寐道旁忽見白鬚兒執一小旗插某與夫首錢怪之潛取匪懷中少刺有一虎咆哮而至似有所覓不得遂去老人復來又掉旗於與夫首錢又去之虎復至而含怒意適與夫似欲有所博噬錢覺去錢急喚與夫醒告以故與夫亦言夢見虎欲食之狀甚可怖錢因促返署至則細詢與夫有何罪與夫自言曾飽賊母錢怒曰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命重杖三十杖訖與夫叩首言求主人賜以百金為養母資伊即出家為僧矣錢如數應之與夫即飄然去後錢果生二子長名之鼎赴京鄉試時錢已歿未揭曉前忽有一行脚僧至求見聞者不納僧言有甚相識者呼掘出則即脫厄之與夫也因與之見之鼎言即君今科必中然有失德不能成進士須力行善事方可定算語畢遂去之鼎果獲售後毒竟不永其弟某以板育終均應其弟子之言嗟乎錢以夙世好惡宜得惡報轉世猶得以孝廉官邑今其較前根柢之厚可知乃命應絕嗣以行善而獲二子可見彼蒼之許人以自新也至漢與夫者不孝其親罪莫大焉及一旦悔悟遊跡空門竟獲前知非其中有所得而能若是乎

某明經

子蓮承又曰杭州有某明經者平日嗜酒醉後輒嬉罵率以為常某年元旦某出門遇一乞丐索錢甚苦他人皆不顧某忽發善心給以一錢而去後某因病入冥見閻王王責其僕薄無行命判官稽其善惡得子惡跡甚多而善事只有一件因令秤之善惡相等閻王判令判官查其何善事則判官給乞神一錢也蓋乞神乃觀世音化身諸人皆拜頭不顧獨某給以一錢故閻王準令還陽某再生後戒酒行善又歷多年始死觀此則知何地無鬼神一錢而即能延紀則何事不可為善又何人不能為善乎

百文敬公

嘉慶年間封圻大吏才敏卓著者推百文敬公當時朝足稱之曰能身後益之曰敏非虛美也余少時隨官刑南康聞公之官蹟而未能道其詳昨從漢陽友人偶

該一事已不愧神明之譽... 兩湖也有江西客民在漢口經紀數年... 思於老於家以免奔馳之苦... 揀盡在手... 得已換其徽資... 之精明廉仲民間之冤... 老兄撫養得以讀書成人... 夏令諭令設法辦理江夏令以索關隔... 一籌轉求於制府公笑曰此易耳... 今因遺諭具詳公即飛咨江西... 歸案實訊公隨即親提至大堂... 千金情實可惡法吏難寬... 日供稱家產係兄作實... 立傳到案實訊明確斷定... 不准分外出干... 而其情畢露... 之次子實有邑侯... 如是也... 節婦請旌

江都史堂之宮保... 蘇悅德一書衣持帖... 陪相迎古貌古衣冠... 乃潘瑞其後以偵之... 了了古衣冠者在堂... 堂上者乃復生儀... 之一子一姓也... 節婦請旌

若此有何罪犯而鎖錄... 下官保不忍卒視... 覺後夢魂歷歷... 師作令吳中官保... 者云史老翁未得... 排解官保奇之... 保備遲夢境時日... 室節婦請旌... 詳請并列入志... 述故知其詳者... 又

婺源某書童... 為奇備之不... 葉飲冰所得... 人咸以為妖... 本可擒魁入... 夜離碎其卷... 曹琴負心

泰州郭姓者其父... 知而責之謂事... 之去婢歸其家... 以自容遂自縊... 女子郭厥其... 郭以其女度亡... 日午刻大雷雨... 者一賣童一小... 故知其詳如此

乾隆五十五年 恩賞老民銀米編內一案各省並無京控之事惟杭州府所屬之  
新城吳知縣違報散給底冊未經檢照仍存總辦書史之家據無典史馬姓者於平  
日私通勾通書吏將蓋印底冊全行騙入己手應羅列浮員不符各款直揭部科書  
奉 欽派大臣隨帶司員馳驟赴浙查辦其時浙江巡撫琅玕藩司顧學淵臬司顧  
長毓杭嘉湖道清泰會同計議或謂此件關係通省大局設使動問時馬典史竟  
將該縣底冊面呈其事殊難收拾與其難辦者莫若趁其未及到之先向原告  
誘出冊據俾其當堂無可呈出在原告不實罪止隨成而於通省大局得  
以保全所裨實多時撫臺及藩道俱無一言惟廉訪深以為是私語府縣曰有能  
事者聽自為之於是公道候補幹員中有某姓者授以秘計而去次夜忽報有小款  
差八城直入某署大堂今提馬典史証供並云星使命我先來探聽如有證據必與  
伸理否則坐誣馬典史速將帳中底冊呈出小款差署候一過晒曰既有此憑據明  
晨二位大人一到可不煩言而了矣次日星使果到提案索據馬典史稱昨夜已呈  
小款差處星使大疑立解所帶之司員供事人等令其一一職認全屬茫然馬語塞  
即報誣告重罪不實例擬成斬後馬父子同行登馬本意擬投本省其子德

卷二

五

合直揭部科也行抵安慶之亳州地方夜宿旅店其子因故父理怨憤交加乘夜  
自縊其父次早覺知亦即行自刺事隔踰年幹員某姓者避到閩由沙縣調任龍  
溪在龍溪任內因批解錢糧被盜劫奪未敢聲張私行賄墊捕解後由他縣獲盜供  
出某年月日在龍溪縣到過錢糧一次未破大府據實 奏奉將某姓者亦發斬  
建戍行抵亳州夜間竟被馬典史現形活捉而去蓋即前此馬父子自戕地也  
雷州太守  
羅若香曰道光九年在京師聞抄有部選雷州知府某行至高郵適雷震死滿洲  
人禮部司員出身因詢之禮部主事劉中甫大據云此人係同僚死既矣初選知府  
時惟娶妻出都而置母於京師託言資斧不足俟到任即遣人迎養且言所住處  
已給房租三年並有總辦可向某錢店按月取錢若干為養母其母無如何亦遂  
聽之乃去前一月而考東即來催租某錢店亦不復付錢始知房租係給過一月而  
錢店亦止存錢若干也其母飢寒交迫晝夜哭泣此等逆子不死尚有天理乎凡而  
疏適高郵詢之舟人則知某尚有山西債客同行至高郵湖某合備商之舟子令擠  
債客於湖中許酬以錢舟子不可某又商之水手手許之是既將下手而雷忽呈

先提知府出槍擊死其婦之身僅未死一舟惟恐舟子始吐實以告山西客山  
西客仰天焚身並於淮安府神廟演戲三日酬神而去密聞雷擊不孝事甚多此  
則出於二千石且所選雷州是天津早定即無謀害債主之事不擊雷高郵亦  
必擊雷雷州也 按此事已載在三錄實即一事而顧末做異故兩存之

破口

鬼神之情狀不外一理其感格不外一誠佛教有五箇空法俗名破口最為  
顯應主之者不可不慮佛同直隸同知治大埔坪本清遠英德二縣山僻交界地為  
盜賊遺逃最甚慶十八年奉制二縣十三堡六鄉身設廳治民社之外兼轄營伍故  
衙署甚寬設有東西兩箭道為訓練考拔之所其三堂五大間左右廟十二間亦頗  
軒豁惟下多古塚居之者輒病死相繼道光十三四年間合肥王君世麟巴縣王君  
大令先後以試用通同者案皆病不數日死丁酉春余戚某繼山來視事前任劉持  
正 說告以勿寓眷口於正室宜居東偏之說警從之惟初履任幕友跟役甚夥他處  
皆滿獨三堂空閒遂令親隨十餘人於處焉竊謂陽氣感則陰氣消也既而病廢者  
頗多甚有白日見鬼者率疑其釋禁因有詭疫香然祝以此地既為官衙使鬼而無  
北來國華錄四編 卷二 六

知則魂升魄降早應自忘形跡使鬼而有知則幽明各別更不宜混處此間與朝  
廷守土之臣爭命字詞此倘能飲跡伴居之安則每屆中元時當為若延僧祀食香  
則當燄城隍蓋行拘治稅舉而病者漸愈家人亦自是不復訛傳見怪矣是秋七月  
即選戒律僧設壇慶酬此願次年仍備舊設壇值風雨首座僧微有懈意忽燈燭皆  
滅頭痛不可忍比下壇歸寺此僧後未途無故傾跌其供獻器具皆碎碎即病十餘  
日乃瘳蓋以不虔而為鬼所擄也 按龔威名狀光字龍山吾鄉海寧即守之孫  
余姑夫小峰邑侯之子祖父皆循吏龍山官廣東能繼其家聲聞余方驚勸戒之甚  
手錄四條寄示皆身東近聞也因編入四錄中凡九事

雷擊產婦

秦心齋守恒云嘗搭陳中丞大文里第對河有小民張姓母子食貧者其子費錫以  
養而母以縫紉佐之積有餘貲娶一婦某代母勞也孰知婦驕而情欲出之以母  
喻留且經有孕而止一日婦產兒值子外出家中乏米其母以工資十餘文米為  
粥和錫以飼婦婦斥其不具厚味厲聲呵罵之母屏息含淚出婦怒猶未已竟傾粥  
於淨桶中斯時天氣清朗忽雲雲起霹靂一聲攝婦出房跪而擊斃於中是時桶

亦極其前。粥粒雜糞汚焉。雷神以八座室故。稱不能去。集於陳中。悉旗杆斗上。似鷄非鷄。似鷹非鷹。觀者如堵。直至所舉產婦。須月之期。始大雨雷電。騰空飛去。此道光三年七月事。

### 王文虎

心齋又云。李鐵橋原訪米運時。有所用工人王文虎。原訪既任。稍潤助之初。與其兄文龍。就市頭設地。擺攤賣菜。繼而積資漸裕。則賃舖屋。販京菓。南貨。遠康。計歸。復貸以千金。遂置業。開行。居然稱富。山陰城中。有火帝廟。久頽圯。文虎獨力修。落成於道光八年之秋。維時。兄弟二人。開張三大行店。曰萬祥。曰大有。曰恒記。鼎峙於城中之大江橋街。是冬。回棧。各店舖皆被焚。且有隔河延燒者。獨王氏三行店。屹立不燬。或噴噴稱其獨修火神廟之報。余聞其人。驟市儂。誠懇重然諾。且兄弟極相友愛。然則所以獨免燬仗之灾者。非僅獲報於修廟矣。

### 慶奉大士

嘉應李肖若秀才。汝舟言。道光戊戌。梁館粵西容縣楊梅墟。有國學生孔三者。粵學傳。福建汀州人。在墟業於。貨店。居四進。李小妻居焉。嘗送子弟。附李館。讀書。至意。北東園筆錄四編。卷二。七。

甚洽。次年。新正。孔以春。簪招客。李亦與焉。坐次序。蓋通與孔同年。生因戲。以求見。同年。嫂為請。孔欣然諾之。呼其妾出見。妾居第三進。屋前出。至二進。廳前。而三進。屋轟然壓下。主客皆驚。倒趨視之。則三進。屋椽。因年久。蠹蛀。而塌也。閣上。積貨。室內。倉廩。皆雜。錢。磚。斷瓦。間。狼藉。滿地。而孔。妾。適出。無恙。孔向。坐。客。迷。甚。妾。常。度。李。大。士。狀。謂。房中。掛像。一幅。朝夕。必。淨。手。焚香。學。膜拜。值。齋。期。必。跪。請。觀。音。經。過。閣。門。獨。浴。今日。使。非。李。先生。請。見。其。不。驚。於。鹿。胎。也。幾。希。殆。大。士。假。手。李。先生。示。顯。應。歟。於是。奉。持。益。虔。而。盛。開。婦女。知。其事。者。咸。爭。請。觀。音。經。矣。杭州。張。仲。甫。中。翰。嘗。語。余。曰。先。大夫。倉。塢。公。素。敬。奉。觀。音。自。言。嘉。慶。十。年。派。任。蘇。藩。時。在。清。江。浦。舟。中。聞。鼓。蕩。華。觀。祭。祖。設。言。上。年。出。京。在。天津。監。政。珠。陸。阿。署。中。聞。珠。自。述。其。先。世。奉。觀。音。惟。護。母。氏。奉。觀。音。咒。尤。虔。余。亦。持。誦。無。間。來。粵。前。在。履。鳳。道。任。內。因。宿。州。政。官。巨。崇。觀。往。督。某。身。被。刀。傷。數。處。又。被。牙。戮。喉。石。方。觀。之。際。自。問。已。無。生理。值。請。觀。音。大。士。咒。牙。傷。竟。未。透。膿。醫。治。效。愈。至今。痼。疾。猶。可。指。也。是。日。單。觀。祭。法。通。同。到。粵。亦。述。伊。祖。母。奉。觀。音。最。篤。家。有。妖。鬼。禳。除。因。效。一。日。有。婦。人。叩。門。約。年。三。十。餘。自。言。能。治。邪。祟。持。清水。偏。流。滿。角。而去。張。果。寂。然。別。時。問。何。時。再。見。約。以。十。二。年。因。於。門。後。粘。紙。條。書。記。屋。

期亦久忘之一日忽有老僧來化齋壽華即不見始悟前後皆大士化身也

### 淫報

道光十七年間。電白水東有乞者。約三十餘歲。患瘋症。野實如斗。大索。葉。藤。開。出。則。以。兩。手。捧。之。踞。踞。而。行。處。則。以。髮。束。束。尻。尾。其。路。而。坐。自。隱。其。姓。名。而。述。生。平。所。為。云。家。本。大。族。頗。饒。裕。少。年。漁。色。每。宿。青。樓。擁。五六。妓。作。聯。床。之。歡。又。曾。入。著。觀。擇。婦。之。稍。有。姿。色。者。淫。之。無。過。十。數。較。而。後。已。因。是。氣。虛。為。風。邪。所。中。得。病。證。屢。治。不。效。初。如。柿。漸。如。瓜。繼。如。斗。遂。成。癩。疾。家。資。亦。蕩。盡。貧。病。交。迫。子。然。一。身。親。故。皆。絕。望。乃。向。舊。所。識。妓。借。貸。始。藉。有。應。者。久之。並。如。白。眼。不。得。已。而。故。麻。瘋。所。為。日。往。妓。館。蹲。伏。門。中。強。討。惡。索。為。嗟。夫。斯。治。淫。夫。之。獲。現。報。者。乎。客。有。識。之。者。能。舉。其。姓。氏。云。

### 廣東火劫

粵東酬神演劇。婦女雜列。棚以觀。名曰看臺。又曰子臺。市廛無賴子。混跡其間。科。脫。竊。探。恣。意。評。以。為。笑。樂。甚。有。櫻。取。釵。釵。者。最。為。惡。俗。屢。禁。不。悛。道光。己。巳。四。月。廿。日。廣州。九。曜。坊。境。演。劇。搭。臺。於。學。政。署。前。地。本。窄。狹。薄。棚。橫。次。一。子。臺。內。因。吸。水。於。道。火。遂。竄。燎。原。燒。斃。男。婦。一。千。四。百。餘。人。焦。頭。爛。額。斷。骨。殘。骸。親。屬。多。不。辨。識。官。為。指。放。馬。先。一。夜。梨。園。擊。鼓。者。守。戲。箱。似。麻。場。上。見。有。數。紅。精。赤。面。人。又。有。無。數。披。頭。折。股。人。叱。之。寂。然。甫。交。曉。復。恍。惚。如。夢。又。見。有。似。差。役。頭。戴。纏。帽。手。持。鎖。鍊。者。三。十。餘。人。擁。入。戲。棚。捉。人。驚。懼。而。醒。心。知。有。異。質。明。以。告。掌。班。請。請。於。司。事。欲。改。朝。演。唱。司。事。弗。許。及。全。鼓。甫。作。大。鼓。忽。寒。寒。裂。裂。聲。響。覺。全身。發。熱。如。坐。甑。中。汗。出。不。止。適。扮。如。官。之。優。人。亦。言。其。戲。假。面。登。場。時。視。臺。下。看。戲。人。面。目。皆。異。常。焦。黑。二。人。遂。相。與。托。疾。俱。去。未。幾。士。女。如。雲。層。層。接。不。移。時。而。災。至。矣。是。日。也。西。關。有。王。姓。者。家。小。康。翁。極。素。忠。厚。為。族。黨。所。稱。祇。一。子。已。授。室。矣。忽。告。翁。姑。均。入。城。觀。劇。嘔。其。婦。某。氏。為。之。禱。髮。婦。於。棚。頂。分。四。懸。辨。馬。甫。出。門。遇。友。人。約。往。佛。山。鎮。置。貨。初。稱。以。他。故。辭。不。欲。往。強。之。乃。偕。行。比。災。作。則。是。子。已。在。佛。山。鎮。而。翁。姑。不。知。也。聞。戲。場。火。發。車。婦。往。視。則。則。始。識。餘。有。屍。似。其。子。者。哭。而。所。之。招。魂。設。壇。於。家。其。婦。自。往。視。至。畢。婦。竟。不。哭。翁。姑。皆。呵。之。謂。其。無。夫。妻。情。婦。第。明。受。不。與。辨。未。幾。其。子。與。友。自。佛。山。歸。翁。姑。惘。惘。然。稱。其。婦。留。因。詰。其。何。以。確。知。非。夫。也。婦。言。當。日。係。四。樓。辦。貨。歸。審。灰。燼。髮。履。乃。三。樓。故。不。敢。哭。然。究。不。知。夫。之。所。任。從。慮。莫。極。展。夕。淚。痕。漫。漣。枕。席。間。亦。不。敢。言。耳。使。非。翁。姑。早。日。忠。厚。是。子。之。不。及。於。難。也。幾。希。是。日。之。水。能。於。看。臺。而。

被焚之慘則由於辦館蓋哥多衙署包庇賭場聚賭者甚其能結時適有南海  
縣文武約會拿獲事不密為若輩所覺預料東轅門關火發時東轅西門  
走避擁擠踉蹌而斃者約二三百人其中被焚之屍有被立不仆者有似油炸蝦者  
有為灰燼堆埋不存人形者約千餘人其逃出之人有燒去半頭半臂者有燒去一  
手一足者近或至家遠僅至中途又約數百餘人使當時東轅門不開則南出書考  
街東出九曜坊所全活者不勝計近於盜林少穆先生為德制時當履其禁不料賭  
關於火也如此聞是日男婦聞入學政衙門由考舍拆牆逃避者尚千餘人查或不  
在劫數內者亦更有奇者焉長街有某婦某氏夫死無子撫六歲幼女守志甚  
苦是日此女隨其孀母觀劇其孀母已燒斃某氏度其女亦及於難也廿一早膳小  
臣任收其屍孀母不見忽聞其女呻吟聲出自數重屍下驟極情人將屍逐一移去  
則其女尚有氣息祇脫去半邊了臂抱負而歸結其所以女言當時并不知火發祇  
似睡熟夢醒者然覺身不由己弗能轉動醒而號呼耳

歐某

高州梅菪鎮市度橋比間以茅庵陸冬多火患蘇山任高俸時置救火器具若干  
於壯快兩班中遴選提使者充役并令坊市皆設太平水缸水桶有警則率以往盡  
撤鋪行搭及茅房之當火者故在任二年餘雖聞有不戒鮮延燒甲辰正月十五  
日木欄街被火一方皆成灰燼而奇其奇於己巳四月廿二日塘基頭街歐姓舖之  
被火尤可為鑒誠也歐名某年四十餘其祖父以董刺起家積資頗厚橫行鄉曲人  
皆呼為按察差某庸其資世濟其惡人又以小按察差呼之梅菪產大麵酒上因  
電白之水東出口販運遠廣下由吳川之黃坡出口販運至雷瓊鎮民多業酒者  
歐某亦在塘基頭開張酒米店頗密結一夥伴一車夫運酒米通洋濟匪以圖重利  
且聞於酒樓內暗藏火藥出口與洋匪易人胆人胆者匪徒擄人活剝取財謂可以  
活重傷於熊胆者也所行詭秘人無不知者一夕將午其夥自水東回稱探聞外洋  
五雷火藥可獲利倍從歐某立取酒樓裝就限是夜販往已將發矣值陣雨車夫與  
其夥私謀待復行計程六十里當可如限至於是載壞於車以侍既而夜雨未止  
其夥恐藥堆露處受濕復搬入舖後深處料更餘傷而假寐恍見火藥遂似有人  
手執油槍照看者方驚叱聞其人遠御油槍去火藥遂轟發生屍屍焚燬毀拆裂夥  
伴焚死車夫亦為崩墮壓斃為歐某傷而後蘇自言平日多宿妓家是晚適因事未

去見火發欲逃舍人胆不易得有敢救在舖內擔中脫大勢為緩急低首向担  
不料火已及身方舉頭呼救驚惶擊破頂心痛而昏斃及救出手足糜爛猶執人  
胆一杖柳牌好事者即取以灌之乃蘇而自述火發舖末且云此時求死不得求生  
不能人胆雖可活重傷惡腦破不可活呼號墮下次日亦斃尤可異者其舖有蒸  
槽工二人當火未發時夢中如有人呼之起連開門出望行未數武而舖忽焚又車  
夫宿店與歐舖只隔一樓車店不止有此車夫一人而歐舖被焚未延燒其舖  
所毀又止壓斃此車夫餘不波及也應報應之不爽也於無干之工人則然敢而出  
之助惡之夥伴車夫則或焚或擊而斃之德惡之歐某則焚不傷擊不傷擊使之  
自揭其隱昭示於人而後斃吁可畏矣

周康訪迷六事

周康訪云金陵陳石渠封翁名秀才也家貧訓徒為生持躬謹言行不苟歷年博  
節積束修二百金適嘉慶甲戌歲大饑斗米幾及千錢道殣相望翁出所積金贖  
諸子曰此爾父數十年減衣食積所入束修之餘也本欲分貽爾輩今歲凶米貴而  
目親里中貧民之食盡有不忍欲以此金易米贖之若汝等成謂可則行否則止  
諸子皆唯唯如命乃發囊購米減價賣於門外且令諸子分日親守之非素滿之貧  
者不得售售亦不得過數升其子皆克承父志盡力轉轉為之金盡而止先是子維  
屏已領券爾鄉為成寅子維垣亦登賢書已卯遂同榜成進士夫封翁一寒士耳不  
惜以平生積蓄之金傾囊活貧戶雖所捐僅二百金視富人之出資千萬尤為  
難得宜天之報之速且厚也子維垣現官山西潯安司馬據報亦多有聲厚序其繼  
起方未艾云

又云江甯某婦奉佛極虔夢望必親赴寺院焚香禮佛年六十餘其子某曰母太慈  
兒願代之遂沒其香金作賭管而說以燒香對數年後子忽病伏枕叩首無算自言  
曩日耽沒金數其母代為哀求其子遂神語終不許母憐今暫許欲禱於祠甫出戶  
聞其子大呼急反視之鮮血決禱口中全舌一條吐枕畔遂死  
又云浙杭有官家子某與僕婦通其兄知之白父母責弟而逐僕婦某遂婦出門約  
俟兄出再乘婦憤曰汝法家人死絕我乃至耳某反覆毒惡遂市毒藥無數置廚下  
水缸中父及兩兄並某長同時斃當兄病未絕時其母延醫視病者甫至廳事某連  
出呵醫者曰爾無入人不爾竟也舉樓連出僕其母微有覺高於某某頓曰此何事



高不惠首那母極其於家園城以為任收某入錢塘從某至公堂時備着袍靴帽  
稱稱令為老伯以其為父之同寅也入獄後作書長壽壽言兒雖罪大然兒在母  
尚有奉養之人兒死母及兩嫂皆無依且又無嗣祭且絕今生死在母手母即不念  
兒獨不念宗祀乎母得之頗難豫欲申救之努力限乃止獄遂定某知無活理竟絕  
食邑令喻之食不可棄於院撫軍曰是易事耳即日請王命保於市為某年未三  
十近文墨善應對不知何竟棄至此或曰其祖官某省某司以果決能治獄稱賞不  
免有枉死囚也此道光十五年書見邸抄

又云楊說華宜與巨猾也以刻薄起家無所不為鄉人欲食其肉者東而楊素與守  
令相舉拔其敢先發僞官匠裁衣故寬其尺寸從屏後潛窺之裁衣者見有餘剪匪  
置覆下楊出晚堂中鐘燭傷久之曰唯捷吃曰有是事耶既而曰華聞命矣反顧裁  
衣匠呵之曰爾何得竊我物從某處剪下裁某有禮底通鐘進士告我矣投擲遂欲  
加以捶楚裁衣者叩首乞恕楊曰然則自此復呼爾必至凡有裁作皆不許取各值  
匠素與楊構不敢不從遂留於家奴役之其險詐皆類此有嚴人某背其財僅償母  
金楊大怒曰狗子敢爾投至家毆辱無算嚴人終無償楊命裸其身以利錐刺其膚

北東園筆錄四編

卷二

十一

每一孔納一黍粒幾過置室中一日後麥皆浮腫百飯淡塞楊命投置門外曾有  
同籍商某見而留於家醫之愈乃書事由徒既被髮過訴嚴人之高於宜者哀動行  
路嚴人多巨高雄於財又流於其皆怒釀金列揚惡狀通控之先是宜有妻正紅  
旗某者楊過之飲屠間稱某整某以官卑不敢擾強忍而罷後某以累薦官州守  
嚴人之積已極年不得直某被常州任嚴人又控於馬前守詢悉勃然怒竟提卷具  
招告為於是楊遂敗以別有控奪婦女各重情徵成論死竟斃此乾隆末年事嘉慶  
中有石工某死而復蘇告人曰頃往城隍廟鑿石各詢以何用鬼卒曰磨楊說華  
又云江陰中江鎮富家有父夜入子舍子疑為盜持棍一擊而殺之到官論如律臨  
刑時謂人曰顯報也先是同鎮有善穿者改行久與某子素相識備因貧窶復試  
善技甫入某子家某子覺之連呼其名偷者不得已應之某子曰余與子鄰里也何  
無可以相通何必是偷者頭首謝某子遂置酒與共飲伺其醉謀於父父欲擊殺而  
埋其屍子恐事發不安乃取朱墨色塗其面披其髮反縛其手而以絮塞其口棄諸  
偷者之門夜四鼓偷者醒口不得開解急躍起以唇扣門偷之子以為父歸  
也急赴關備者聲嗚嗚距而八子出其不意見奇鬼急以棍擊之遂斃餘疑其為

人也灌而視之乃其父大驚首於官獄極刑蓋距某子之殺其父也僅數年耳  
又云地獄之說始於釋氏世每疑其妄誕不知明有王法幽有鬼神宇宙間一定之  
理以理按之地獄輪迴之事在所必有昔真西山先生謂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  
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登以尊極學聖之大儒而未嘗言其必無彼肆口斥為妄誕  
者通故小人無忌憚之心焉世有五塵抄傳一書所載皆冥府諸獄科條其詞俚俗  
稍知文者雖不聞而實足令愚夫愚婦聞之怵息汗下蘇杭間有是書金陵未之  
有也嘉慶壬申陳仲長封翁廷頤嘗以事至杭見是書悚然敬信巧於行篋中攜歸  
金陵鑲板傳之次年癸酉科長子曾伯應京兆試獲為聯捷成進士封翁壽逾八旬  
矍鑠健飯無疾而終卒之為其長孫聞祖不豫自外入視見所卧屋上有白氣貫天  
半急入而封翁即以時長逝封翁生平多厚德睦姻族人有相欺侮者坦然若  
不知從無疾言遠色加於人又以傳錄是書之功或當沒有所證矣

北東園筆錄四編

卷二

十二

北東園筆錄四編卷二終

李鳳岡太守

清 福州梁恭辰撰

吾鄉李鳳岡太守威文章政事中外交推閩其刑部司員時隨某大僚出京案案夜宿旅店見一婦人出而薦履李知非人因愛其美遂共枕席及差回又宿此店此婦復出正欲解衣就寢忽李之太夫人持杖而至向婦痛打曰妖狐何敢魅吾兒婦乃遁去李不覺痛哭太夫人疑亦不見益太夫人已歿多年矣李雖精神堅固此番若再為所惑即不免有性命之憂故太夫人遠來相救也 按先生素工八法真草隸篆並絕精乾隆戊戌由內閣中書會試中式 廷試卷已將入鼎甲之選及引見並不獲入詞館後復由刑部郎出守廣州為嶺南學堂督部所器重力薦於朝而先生已引疾去挽留之不獲京居十餘年復灑然返里為龍溪山長終其身道光庚寅應重慶鹿鳴以距省遠不赴壽齡九十矣家大人與先生同官京師以後進結忘年之契嘗以所聞前事實之先生法然曰事誠有之然余錄此始知人生一舉一動皆有鬼神祖宗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誠我生得力之處故或忘請益吾

北東園筆錄四編

卷三

一

雙龍行雨

龍錫山先生語家大人曰理刑青明尤貴斷然惟明然後能斷兼之者惟吾友金蘭哇先生相傳先生官部時有同僚夢至一所燈燭輝煌侍衛森列正坐者為金旁坐者二人不相識門外有數千百人呼冤之聲俄擁一龍至階前訴曰孽龍行雨深沒居民無算求伸理旋有一吏趨進曰據天條當斬金不應旁坐者曰然則依例乎金拍案叱吏曰行雨因公深沒過出無心法當流徙吏以例爭金怒曰汝等舞文宜新命即釋龍龍躍上天去呼冤者覆金金推案起送廳後同僚以此夢徵於金金但笑而不承也踰年金以公事渡江驟遭暴風舟將覆僅有一金龍其其後捕浪頓平頃刻遂彼岸矣

顧宦

乾隆中吳門有顧某者南雅先生之遠族也曾官河南商邱縣邑中有富室家婦狃人謀其產誣以姦情且云腹中有珠前縣官得贖欲據以定案案婦上控去顧某某其事既不能平反而又得贖以還前官家婦自知冤不能白竟於上堂時取所懷已

首自刺其腹立時殞命顧某以此割職歸數年安居而已有森門外楊姓者嘗易爾陽路過一村即家婦之舊宅也其宅已售他家開張飯店店後有大樓三間素有鬼

人不放居是日天已暮楊急於投宿主人曰今夜客多然大樓又有鬼不敢留也楊自恃膽壯遂投宿未二更果有一女鬼于而米問客是蘇州人耶吾有冤欲報非禍君也楊曰我非官安能當汝冤鬼曰倘能帶我去必有以報大德楊曰惟命是聽其如何能帶幸示我也鬼曰但於君政行時呼聲一響及一路過橋過船俱低聲呼我至蘇州日以拿一柄我藏於中到顧某家一擲其門中足矣鬼又曰我所以久不離此樓者有金珠一箇值千金藏於某處今即以報君可矣言畢而去遂寂然至天明楊如其言舉之果獲一箇遂回吳顧某是日方演劇請客楊從眾人雜還中持奪進門人不覺也顧方與客飲歡笑忽見一女鬼手持匕首鮮血淋漓立於堂下顧大呼曰冤家到矣眾客皆愕無所見是夜顧自錄此案願末一紙粘於壁間遂自縊死故吳人至今皆能道其事南雅先生亦曾為家大人述之

沈曲園

山陰沈曲園游幕河南為光州陳刺史所聘甚倚任之光州有老育生某一子遠游

北東園筆錄四編

卷三

二

數年不歸媳少艾有姿色育一女僅五齡翁媳相依縉縉度日其子出門時曾貸鄰某錢若干久未償鄰某親其媳美善一偶券言以妻作抵狀託署州吏日朱景賦實緣賄囑其控於本州曲園則以媳歸鄰某育生不從發警戒飭以夏楚辱之憤甚遂自縊其媳痛翁之含冤身死也知必不免先將幼女勸罷亦自縊越一年陳刺史權開封守去朱景賦遂署州篆而曲園亦別就縣周公暮又為朱景賦謀幹勒令祀縣尉賊師雄告病以景賦補其缺乾隆丙午五月七日曲園夜見一戴頂者攜一少婦幼女登其林教之嗽咳旋吐粉紅痰自此三鬼晝夜纏擾備身扭捏作青紫色或獨坐喃喃自為問答時有知其事者而未敢言也至十四日黃昏曲園有大小雨僕取粥進餐見廳下立一長人身出屋上以巨掌打大僕而其小者亦見之同時驚仆口吐白涎不省人事灌救始醒被掌之僕面黑如錫煤莫不駭異十五日署中正演戲曲園在臥房大呼一聲而絕其尸橫樓上口張鼻掀皆立立兩日如鈴見者無不反走朱景賦為官棺殮殮於西門之觀音堂不一年景賦二子一息俱死又以風靡去官祀縣尉仍以戴師雄坐補

黃君美

吳門有善若美者，好結交胥吏，捕獲無惡不為，被其害者不可數計。一日忽發狂，持刀出門，外董人中，自割其肌肉，每割一處，自言此某事之報，割其陰曰：此淫人妻女報，割其舌曰：此誣人聞，問之曰：汝舌已割去，何尚能言？曰：鬼代吾語耳。又曰：今到皮字矣，指掌上有一聯云：冤孽而今重對，對人心到此再惺惺如是者一兩日，復以刀自割其腹，至心而死。

又吳門有土豪某者，作威作福，人人痛恨，而莫可如何也。某一日游山，見一婦美艷異常，遂與內下客謀取之，訪知為鄉鎮某家，乃媼戚也，廢然而返，復復思之，至忘寢食，門客獻計云：可立致也。某喜聞其故，客耳語而去，越數日，鄉鎮某家夜遭巨盜，明火執仗，載而歸，其婦而淫之財物一無所取，眾怪之，有潛尾其後者，見盜悉下船去，其面其即土豪也，遂鳴官緝捕，訊得其實，即立斬，並門客亦伏法，無不快之。此皆乾隆年間事。

左富翁

丹徒富翁南左姓者，偕其友任蘇買妾，看一女甚美，詢其父為某，守備以事請成，女願賣身以贖父罪，索價千金，將立券，其友謂左曰：外貌雖美，不知其肌膚何如有，暗病痲否，必看明方可成交也。左亦以為然，高於媒女泣曰：吾為父故，死且不顧，何惜為人一看耶？乃於密室中去其衣，裸呼左，道其友亦隔門偷視，見腹下有黑疵一，片友謂左曰：此未為全璧也，其事頗廢，女大哭曰：吾為父罪，至於自賣，而羞辱至此，尚得為人乎？遂自縊死，未一年，其友見此女來索命，亦自縊死，左復得一子，美丰姿，而有深癖，結嗜香，玉玩好之屬，但有微瑕，立棄之，如上蓋，曾造一圓工匠，皆易以新衣，然後得進，樓臺亭榭，稍沾一點塵土，則必改作，衣履一日一換，恐其污，每日看鏡，稍有不潔，即終日不食，以此破其家，今丹徒人無不能述之者。

卷三

吳中有陳生者，居某門，少聰穎，能充年十七，其父遺官，依外祖以居，延師課讀，師亦甚器重之，一日晨起，泣謂其師曰：昨夜夢亡母，告余曰：汝三世前罪業，積如明日，冥司當提訊，聞鐵索聲，即去，第囑家人，毋移尸，尚可還陽，否則不能轉也。師聞之，叱曰：是囂語耳，至次日，將曠生自謂聞鐵索聲，師亦聞也，一霎時，生已死矣，舉家皆驚，師亦疑甚，因述所夢，並囑勿哭之語，聞一時許，始甦，生自言，覺時被縛，三役拘出，昏門外，見一廳，引入跪階下，與一女鬼，質辨知三世前債，諸生有同學，婦新寡，與之

奸，並掘其財物，婦憤鬱死，訴之冥司，判其轉生為乞，乞其鄰有某舉人者，恒周給之，於是諸惡亦亦求索於舉人，不遂，欲相約焚燬其家，生感其許之，而陰潛其事於舉人，及期，請以舉人，舉人已有備，成就拘縛，投諸火，而生亦與焉，冥司謂曰：償夙孽矣，冥司以生有報恩善念，即將舉人枉殺事，奪其籍，籍與生，判令生可登科，官五品，而前世所私，婦不服，屢控，東獄神不已，東獄神判曰：且察其今生，倘再有罪孽，不訪提訊，另科可也，近因偶萌惡念，遂被拘執，生對婦力辨，是非，非強且係婦先來奪，而婦執以為誘奸，兩道爭不能決，冥司怒，乃命一鬼，取孽鏡來，與婦照之，果得淫奔狀，婦無辭可辨，冥司遂判婦人，大胎，生免作丐，而不許為官，有號哭跪求於側者，乃生亡母也，冥司曰：汝子應嗣，不許謙字，急命鬼持湯來，將灌生口，其母又哭，傾其半，僅三啜，口甚腥，而腸欲裂矣，乃放出，羣鬼爭來索賄，其母又力為支拄，之，臨別，母再三囑曰：汝回陽，速行善事，三百條，尚可游岸耳，推之而醒，病月餘始平，復此，生力行善事，不數年，果入舉，其師王君壽祺，以其事詳告於人云。

潘生

周竹巷觀麻，語余曰：前數年，有某中客吳縣，潘某者，為余司書記，寫作並工，又素精舉子業，以筆耕餬口，其於甲乙科似可操券得之，後別去數年，偶相遇於他處，則形容枯槁，志氣衰頹，大不如從前之英發，聞其新得，心疾，每發時，則垂頭喪氣，如醉如癡，凡遇有壁，上字畫，輒聯筆，以火焚之，因此家人防之甚嚴，而潘生不自知也，自後凡遇大小考試，皆不能竣事，而出始將，因頓其身，矣余甚以為怪，後從伊所親處，悉其致病之由，緣潘生於前歲，就某館，賓主甚相得，某主人之子，浪游無度，勢將敗其家，聲譽恨之，甚潘生曰：人皆有死，若此子能早死，豈非我家門之福，潘生漫應曰：君欲臣死，臣不敢不死，死却又何難，主人人心，職輒即於是夜，將其子灌醉，勸飲，次早潘生知之，頗悔失言，從此頻失故索，口喃喃，若有所見，其為某令之子，為屬無礙矣，余聞而慨然曰：為人父而欲死其子，此人倫之大變，然初猶隱忍未發，既述之於所知，則即應力求勸解，以冀挽回，亦何至反以片語，激成其事，古人云：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宜潘生之以病廢也。

卷三

天津有丁生者，家貧，讀書，聘為私塾，其家甚富，見其貧，有憐意，因使人，邀丁至家，以威鎮相待，丁素豪飲，見酒不醉，不覺至醉，岳某語之曰：吾女有殘疾，不足以奉箕帚，

願以千金為篝火之資子成名後可另娶佳人請即寫離婚書了素性傲且醉然  
曰責其吾所不為千金何足以動吾心人何患無妻予爾既願請即作離婚書  
某大喜遂置紙筆了乘醉一揮而出道遇同寓某邀至家詢其何往告以故某大為  
不平丁美然置之某家素愛因令媒約住議始其苦某以為門戶相當即允之某定  
期迎娶前數日告丁曰爾之妻已娶之吾與爾交最密何可不我賀丁素曠達  
且曰吾已離婚即同陌路何害迨合意之期丁往賀某遂視新婦顏色甚麗丁頗  
心動然已無如何乃入席痛飲某復與諸客殷勤勸酒遂至沉醉昏睡不知人事某  
命人送丁卧新床反鎖其門丁至五更始醒見已卧洞房新婦被粧坐待大驚急開  
門門已鎖大聲疾呼某聞鎖而入謂丁曰爾已與新婦成婚可攜歸矣丁力矢六日  
某曰此吾意也爾若知吾言當與之謀於時新婦亦知係故夫遂偕丁同歸某值  
人往其岳某家告知岳某甚慚不敢有他說後丁與某同舉登原全人婚媾其功甚  
大此舉尤有豪傑舉動天之報善人也宜矣惜未傳其姓名

義犬

過行漢訓導 言常游幕蜀中聞納溪縣有兄弟二人家素封兄死無子嫂有遺  
腹弟恐其生兒分產密囑收生姪時如女也則任之若男也則斃之迨產乃一男  
小兒落地不哭嫂謬言已死婦不察遂瘞後園中隔月後婦將指母家忽一牝犬衝  
其榻不致墜之不去婦異之隨犬行犬至倉板下街一小兒出仍活婦疑即己兒急  
令人往視瘞兒屍處已挖成洞婦知犬所為攜兒歸夫弟控於官謂嫂抱他人子為  
子官傳婦攜兒訊之犬亦隨往到堂犬展轉卧於旁兒即就犬食乳官徵其異察其  
情命婦携兒歸使鼓樂送犬返家一牌號曰義犬而置其夫弟於法此道光五年事  
惜不記姓是兒蓋已二十二歲矣

前生城隍

陳漢題國柱人白子成家其子實壽於二十五六歲時患病兩月餘終日卧床不  
醒時作嘔語愈後自言前生為某縣城隍忽有城隍來拜言有一業係君任內事須  
往會觀不覺隨之俱往索乃一婦始生有一子家係巨富有大弟二人欲謀其產說  
稱婦不貞例應斷離婦控於縣邑軍拘其夫弟同訊實無指實夫弟某行賄五千金  
軍納之告其妻曰此昧天理事不可為極力諫阻軍大怒責責妻遂自縊死軍受  
賄後將婦斷離婦憤恚而卒其子即為其叔告死其產婦夫弟分婦致復控於冥

因軍陽壽未終業未結今案犯俱已歸案奉命會鞠案與婦之夫弟二人俱論斬  
婦始生為孝廉官邑軍之妻為其正室婦之子仍為其子其姓名居址俱不肯言  
蓋冥中不許洩漏也實壽年近三十恂恂如處子現尚清書此足以做世之貪酷不  
仁者

王將軍馬

王將軍志其名曾任西安將軍有戰馬死葬西安城外有碑曰王將軍葬馬處相傳  
將軍音韻利林休沐日遊肆中見有牽北馬過者馬一見長鳴行過數步偶回顧  
馬復長鳴將軍心動詢之牽馬者則云買以就屠馬白色惠下鼻間其價云八十貫  
肉與皮可得十千問願賣否云得則即售將軍以十二千買之腹中無閑穢因有聲  
地在西山隨交看楚人牽去放音馬方有字以胎火惠下鼻間其價云八十貫  
色有刃時用兵金川將軍帶兵往還善馬數匹以此駒多力今負器具以行至彼月  
餘數善馬相繼病死木果木之變將軍來之以醫善健異常人近之輒蹄跳賊不能  
拒將軍首先血戰貫矢石清圍出功成後鎮守西安以馬久勤勞不粘羈勒為搭松  
棚一間馬日則出城入終南山自擇水草夜則必返有何門出仍自何門入西安城

變牛還債

黎思之縣尉言蜀南鄰縣近城四十里有小村內李某年近六旬生二子父子居  
心忠厚耕種為業僅可糊口道光六七年歲歉向本村富人陳某借債一百貫不  
數年李姓父子因勤儉持家業漸豐李翁忽得病留時喚二子至床前告曰前  
借陳姓之錢可算清本利還之此人為富不仁務須借約取回免致受累二子遵命  
以錢往還陳姓收錢後復稱借約無從尋覓李翁復令二子向索陳終不給不數月  
李亡二子愈勤儉家道益饒陳頗味天良執約向李姓復行索債李姓二子應言前  
還錢狀陳指約為憑堅稱未還否則必鳴於官李長累令陳對天起誓陳跪階前  
誓云重收債價來生當變牛馬償還李遂復以錢還之將約取回年餘陳暴病料終



成統縣人戚某視之婦猶作人語曰我本應天誅以今生無他罪過但變情以示人耳言訖遂成猪叫猶其前脚猶似人也 又同時山東定陶縣一農家婦素其姑姑雙雙欲飲湯湯婦嘗不絕口乃以難失其湯中姑常覺電大作者憲一婦變為猪入廟上食糞一時觀者日數百人或餘猶不死

逆子被燒 陝西城固縣鄉民有不孝婦平時待其姑如虎奴非一日矣嘉慶庚辰正月初一日早起婦忽向姑苦罵嗚嗚不絕口姑不理而往別家拜年有頃不孝婦入房闔門而卧久之不出但聞房中有聲如牛馬走追姑回欲入房視之而不傳急呼他人踏門人惟見此婦卧於地一腿已變成廢矣越數月方死

嘉慶己卯五月十日有蘇州營兵運糧天挑火藥百斤往教場偶遇都軍檢閱亞子巷打鐵鋪門首鋪中人正在打鐵有火星爆入塘內忽轟然一聲滿街如焚死者五六人中有一人精髮俱燒去人尚未死有識之者曰其人係游手棍徒以賭博為事乳名和尚有老母年七十餘和尚既不能養亦從未一呼其母至是而母憐其創殘猶百計醫治之和尚乃痛哭大呼其母者一日夜而死

天賜孝子米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雷陽嘉興農家李子米一事傳播一時言者失其姓名謂是張叔禾先生之佃人也極貧苦孝子與母妻共止三人而食常不給因與妻謀以飯為母餐而已與妻食粥如是者有年矣至是母之飯亦不給以粥進母性下急不食傾於廂俄而雷聲然作母懼跪於庭子婦趨視之詢得其故並如廁取出以水灌之相對食訖隨同跪叩引應為母解免俄而雷又一震自天降米二十四石堆積院中村隣環瞻嗟嘆天之哀憫孝子如斯也嘗善既定孝子視米囊所書字號則即叔禾先生固會之物也又驚而往告其主欲返歸之先生曰此天賜孝子者非吾物也堅不受人兩載之

山陰秀才 山陰秀才某年三十餘人鄉間其頗得意至三場前鄉對策同號生聞有婦人呼某名者而某獨不聞呼之數句號軍大聲曰呼某者究竟是誰某乃聞呼而驚投見一婦人走入號舍因問可誰得我否我某是爾母答以我母現在何復有母答曰我是爾

婦人走入號舍因問可誰得我否我某是爾母答以我母現在何復有母答曰我是爾

嫡母是難出爾何忍忘爾有婦孺居貧苦爾謂非同胞所生全不相顧爾於心何安我畢命時爾父不仁不與爾作伴我遇祭祀不能入度旁立以待其餘爾何忍哉答曰姊夫失於周濟登無可辭至母傳令無從續起且陰間之事亦不得而知我雖沒而爾姊尚存與吾形甚厚可說其形而繪之俾我與至天須頻頻恤姊我始釋女我為嫡而爾母為繼爾讀書人此等名分豈有不知乃日懸爾父道容而獨遺我毫不省憶此得謂之有人心乎自今爾能遵守我言方合道理否則休想功名矣某於是叩頭悔過一泣從後忽而姊不見矣次科某始獲告因復品言其事於眾俾家有嫡繼者咸懷知焉

生變猪 銅陵張漢南先生自言其祖在日有對河居住之佃戶蘇某三年忽呼其家人曰吾非病吾負重宅銀宜到作他家家以償其貸吾雖為人言乃畜也爾等往請速宰此豕以了前債或可變轉世為人耳其妻詣章門訴以原委章翁曰家畜肥願留備天事鄉鄰之負吾者不少非必獨於某之負而抱報乎然聽其妻言念是佃因病之言與畜家之年相若宜報給非無因吾當宰之而已宰之日家就刀大啼佃在床亦大

改惡 起聞錄云廣州合浦南原墟有李冢冢為生者曰於臨宰時見冢之畏脫刀斧大聲呼號心起不忍恒欲棄而不為然一家八口舍此無以為養強而止之迨後子已成童令學到技得藉餬口即無業若素請親聞當聲起每食必饒饒漱口跪請當聲俟當急聲而止如是者八九年未嘗稍懈一日早起正出門忽鄰居老婦向房手報似有事相告者乃過去問無人馬但見冢冢座座香噴噴正欲呼老婦而問以何事頻時頭眩目黑仆於地覺魂入於小冢之腹欲言不能思此乃殺生奪命之報轉世為冢從何解脫爾想世俗念經可以消災於是默念當經四十九回忽聞當堂又加霹靂一聲將冢身擊斃而魂轉於身老婦驚而出現曰屍已產矣鄰居何睡於階也呼之不應老婦曰頃被轟雷擊斃子胡不為擊死於其冢而擊死於子屋梁也呼

也呼之不應老婦曰頃被轟雷擊斃子胡不為擊死於其冢而擊死於子屋梁也呼

其家人孟方大哭問屠已蘇而起詢其故備悉前由老婦曰子何時來吾並未招子也無不駭異此嘉慶四年事今已閱二十年近有自廣州來者述其事知屠自髮會蒼猶存於世於此可徵天道之昭昭矣其初之手招者非老婦乃母屍也其魂之轉胎為虎者庫其房家之惡也屠然理經而感動伏雷者彭其從善之心也茲延壽於毫查者取其洗心革面也過則勿憚改誠至聖之格言歟

見財不苟

華李原委彭之祖弟六人皆通籍公其季也謀財仗義好為濟困扶危之事歷山西偏關陝甘諸縣復權雲南寶川州知州旋升廣西直隸州知州先是大吏聞前任某虧短庫項甚巨委公前位摘印查封公禁吏胥一無所取並為申報實無隱匿即虧短之銀均係因公賠累委曲周全罪從末減某德之某係遼東人距家萬餘里人口既多私備累費有全家流落之勢一日某忽至謂公曰我之虧累皆由自取且年已衰老死復何恨惟一家老小屬留異域不久將為餓殍今有一言敢告在任時預料必有今日曾以三千金留藏署中後院地下以備還鄉之資初不料查抄之突如其來也公肯憐我分贈千金俾全家得藉此作歸計固所願也否則公竟自取之我亦無憾毋日後為他人得耳公曰是何言歟君如此收場我不能救獲方深自抱愧念肯見利而忘義乎因留某止宿署中夜深人靜率親丁數人偕某至所括處發之即裝於酒甕中送還之未幾公以屬吏失出案被議解回兩袖清風囊殫幾致不給時公年五十嗣緒尚盛即於次年得一子名雲樞者善遊山左復在東河節署堂室奏以布衣負時望孫四人出任者三曾孫六人皆業儒元孫二人現在五房均已無人僅賴公一錢之緒謂非厚德之報歟

齊觀察

直隸人齊觀察由詞垣權任雲南迨而兵備道素喜談文道先甲申嘉平由任所攜二妻眷寓乙寓元且同各夫奮朝賀畢夜寫辨服而坐若有所見立命家人往請首府首府者佟鏡堂先生某文也言有要事奉告不移時而太守至詢稱某年山西事發有某某在此地省城墮子忠肅公前控告公命人來請對質不能不夫蓋某年山西省查辦虧空我時為隨帶司員議以虧空一萬者限一月繳逾限即擬正法其不能繳而幸短見死者以我立議不公虧空一萬者只予一月之限虧空十萬者反寬十月之期致令短見而死者心實不甘故來此控請質訊我因一時之錯違是求此武

北東國筆錄四編 卷三 十一

死後托將我眷屬送回籍併坐過吉同人遇事體重大者切勿混出主言言畢而逝張鏡容就本雲南人時適在省聞齊觀察忽死因詢得其原委如此

北東國筆錄四編 卷三 十二

北東國筆錄四編卷三終

福州梁恭辰撰

江右黃

江右黃家本中貧而樂善好施不少各慳儉因久雨新晴借友人散步郊野見古寺中積板腐敗骨露者甚多為之惻然遂捐高田二十畝施為義塚兼出資勸人營葬凡年久而無力者皆葬之此各為之立碑記備人舉其共其四十六棺又似此掩骼高義澤及枯骸義舉甚多復其家科甲蟬聯冠蓋不絕人爭羨之按此見寄雲書室因果錄是錄所載但查其姓既不標名然此是南昌黃俊民觀察家事觀察名中傑像家大人壬戌同年其弟範亭編修中傑其姪在倉太守以皆同時由甲科官中外皆與家大人勢好故早聞其事頗詳

江右李

臨川李某質易粵西時同夥三人皆病疫死一家於黔一家於楚一家於江西李某為分送三人骸骨各歸故里皆出已資而此三人之本息各交其妻妾俾得購葬孤寡為後李某及身致數十萬金隨時善舉疊疊不止一端而其孫由翰先官侍郎也

徽州程

徽州程某祖與父皆諸生家亦貧以課讀為生前後凡百餘年勤勤懇懇皆以全副精神赴之無間寒暑所成就後學不少後其孫某英年發第東官至總制而其封翁仍用老明經頂帶嘗語人曰吾自有功名室必父以子貴或其曾孫輩近亦接聯舉秀孝詩書之澤方興未艾矣推謂學業生者不可以積功累仁耶 按此程某即程樸庭先生家也先生嘗由蘇州撫軍推為吾閩總制其撫蘇時家大人正居承宣之職聞其家最嚴志云

六安張

張某者六安人年少美於才又富於資有鄰家王姓者羨其資財以女妻之但此女前已許貧士高某而張未之知也結縭之夕見女哀泣詢其故云吾前已許高姓今又許于二夫也當聞烈女不事二夫君其謂我婦言訖遂舉手自縊張力救得免即於是夕覓得高某拉至其家為之合卷馬次日高某措得聘金送還分文不索

復家愈富饒次年乘遠登舟為鄰年復遠南宮而鄰某王宅不成於火家業一空詢者謂王氏之奸詐戕敗其女之名歸其得此報宜矣

四明張

四明張某邑諸生也困於場屋幾二十年適游蘇江西得貨千金因開新例欲行報捐乃辭館歸里抵家覓族中一節婦以十指養其病姑並幼子時值兵燹之餘米珠薪桂勢難存活張慨助以三百金又有戚某由海運糧來全家奔覓衣食無資將妻子以求活張復助以三百金張本欲報捐未嘗因銀已分散一籌莫展同人皆笑之不得已仍回覓館有故交資之北行竟由科甲得邑令今且將升郡守矣

金慶曹

江寧曹某少年隨父赴浙江投親不遇父沒於途曹流為乞丐遂人痛哭求給川資負氣歸里有王某者見而憐之給以青蚨四串曹感之入骨竟負父骸歸如是者十年嗣以貿易頗順利積有餘資家已小康而時時泣念王某恩恨無由報答也王甯波人值夷船陷城家資全為所掠携妻子踉蹌奔至金陵行將乞食矣與曹某恰遇適室曹大驚曰恩人何亦流落至是耶王告以故曹即遷至其家時已成寒易以冬衣並為賃小屋以居復割田二十畝俾營生焉後曹某忽獲藏銀巨萬乃以分潤王某王亦得自立全家溫飽人兩稱之

湖北韓

湖北韓某本營伍中人道光壬寅奉調防堵至江南途中有同伍曹某者夜見草屋中有燈光則少婦獨居也推門而進勢將為強暴之行適韓某過聞婦人呼號之聲入門見曹如此大聲疾呼曰若敢無禮定斷汝頭曹畏而釋之後韓竟以軍功授職今且專閩矣

安慶趙

安慶趙某家小康值母沒延徽州汪某代奉陰地汪每自誇其堪輿之術辭復並言已之生壙可出狀元宰相趙某聞之暗中羨其術幾汪以病沒於趙宅趙為之殯殮踰時汪子來扶柩趙即以己母之柩與之而將汪柩棄於安慶不知汪之術本不精所害多欺人其自定之生壙固水泉風曠之窟也汪子不知已將趙母之柩葬入趙以一念之貪將親骸棄此地不久而趙祀遂斬而僧然不知其來由也

江西陳



江西陳某，年少有美才，家亦饒裕。因赴鄉收稿，見佃戶譚某之女，而悅之。以故頗相過問，嗣又赴譚家適女，獨居挑之，不從。強污之，女乃竭聲嘶，知不免，諄求願充妾，勝勝其許之。盟誓再三，備禮聘焉。未幾，女受孕，囑早為之計。勝某許諾之，而心懷家室之妒，未敢言也。既女腹漸大，父母屢詰之，女以勝某前情告其父，趨至勝家問之。勝堅不肯認，其父回，屢捷其女，血流墮胎而死。自是某每入閩，必遭鬼祟，不能終事。而出遂落絕終其身。

常州胡

常州胡某與鄰婦相悅，目成已久，未得其隙，聞其夫外出，隨與鄰婦密約至家一會。而礙其妻之在室也，適胡某欠其妻母四金，遂勉力措全，其妻遂還之。妻因天而不肯出門，胡適之前往，而鄰婦敗節矣。不料妻至中途，兩甚隱身枯廟中，猝遇惡少強污之，又遇其風，撞破其事，遂播於眾。胡亦微聞之，不敢深究。天道報施，未有如是之速者，吁可畏矣。

貴陽施

貴陽施某，性淫蕩，其妻善針黹，有鄰女從其妻求學，為一日其妻偶外出，而鄰女適至。施某乘間強污之，女畏羞不言，亦不復至。後此女出嫁，其夫以其非完璧也，辱罵而切詰之，女愧遂服毒死。施某隨於次月履舟而亡。

南昌羅

南昌羅某，精於命理，所推乾陰間各造多奇驗。有惟命運無大祿，惟庚子科可得一榜，與王某同舉，推其命，則謂畢生無中理也。已亥冬，館鄰有婦，少年美體，而不能自持，初挑王力拒之，繼挑羅羅，為奇過，遂頻往來。庚子秋，王某登鄉薦，而羅落孫山矣。羅方鼓謂命理不靈，豈知冥冥中有默為轉移者乎。

廣東尹

廣東尹某，與武某交誼最深，稱為兄弟。武某本富家，性淫蕩，尹更誘以聲色，置其術中者不少矣。武某已廢，尹仍稱貸助其游蕩，子母兼顧。而武之居宅歸尹矣。武所居之屋，值二萬餘金，尹以三千金置刺得之，其積餘三千金，亦武家物也。尹方自鳴得意，不料與餘金至，兵火延燒，倏成平地。家皆悉歸烏有，尹本鄉居，非兵火所能及，因得武屋而遷居，遂遭此劫。人謀亦何益哉。

山東傅

山東傅某，年三十餘矣，小試未得入泮，遂欲納監。監試苦無資，因念有族叔母李氏，經營力作，積有二三萬金。李少年苦節，勤力操孤者也。其子尚幼，傅告以准北票鹽利息甚大，李感之，費田質產得銀二百兩，交傅為辦。票鹽計得銀即赴省報捐監生回里。李屢問本利，傅一味含糊，後聞之急，傅以翻船海消為詞。李大失所望，因哭訴於縣城隍廟中，學神謂曰：汝族姪本廳中一榜，今若此當削其籍，並奪其算。是年傅初入闈，三場俱甚得意，而闈中卷已入選，忽為雨漏，清瀾臨時換他卷，未踰月傳果卷亡。

雷李至交

岳州雷某，富有家財，遺光六年病篤，特知其子不肖，密以黃金百兩交其鄰李某代為收存。子昔至交也，李某貧甚，布衣蔬食，不改其素。後雷某之子果廢，無人狀，李召雷子至家責之，問以知悔否。雷子伏地悲號，自陳愧悔，李即以存項付之。原封未動也。今李子旋登甲科，司銓部，李躬拜，榮封楚人，每噴噴樂道之。

孫文至交

湘潭孫某與文某至交也，孫某之父貿易漢口，令孫某在家奉母，而母病甚危，適得漢口來信，父亦病篤，孫某欲赴湖，則母病難離，欲不住視，則父側無入，寸心如割。商之文某，文憐然曰：此而不助一臂，焉用朋友為？且我無一母家，無他累，可以代君前往。遂附舟而去。舟過洞庭，遇風覆舟，死文某忠於為友，此行果所共知，而福獲此報，皆為悅悼不已。孫某猶未之知也。一日忽夢文某輪巾鶴鬢而來，曰：余以動生罪孽，重已應覆舟之劫，今日之死分也。然以區區一念之忠於為友，上帝憐之，已獲善果。登仙籍矣。子亦孝於事親，子父慈已愈，可無慮。子其勉之，孫後得漢口家書，果如所言。

王茂才

廬陵王茂才，家貧，以訓蒙為業，盡心鑽研，手口交瘁，惟恐誤人子弟。雖親族中有冠婚喪祭諸事，悉洗入蛇告之，不親履。形寒暑不親，疾痛不廢。自十九歲課讀，以至於五十九歲，四十年如一日，雖大比之期，亦惟恐有荒館，政不肯赴試。人多笑其迂，而所授徒入膠庠，登鄉薦者，接踵相繼，不啻其家。亦皆相繼以科甲起家。今且有為顯宦者，先大嘗舉以誨八家大人，亦津津樂道之。

陳茂才

陝西胡某幼從學於陳某之門，陳終老一於胡由舉人官知縣，游升都丞，引疾歸。此

適陳某病危胡親侍湯藥陳子早沒僅一幼孫陳沒後族中有欺其孤寡者胡力為保護之並為經理墳墓善計薪水令其孫至家就讀親為訓迪其孫已能知而胡貧貴不少息一日其孫出游偶未告胡胡引至陳靈前重書其孫繼以大哭罵於師弟之義如此踰年胡子登賢書第一陳子亦同榜舉於鄉

上洋童子

汪棟香 祖且勸淫書徵信錄云上洋一童子少孤三房樓一子大母以下甚多也稍長其父書即不為無益事一日閒步過書坊就而問焉問何等書最快意通觀書實曰快意通觀者莫如風流詞曲童子曰何謂風流書實以其重而賤也即取深情豔史示之童子遂覽觀焉聞有半嗜然曰世間有是書乎我必觀之矣翼日復往書坊大索風流書籍主人出數十種與之曰官人要看逐漸來實可也童子曰我欲盡買此書主人曰我實此書利息無窮安肯讓爾爾買去童子強聽不已主人曰我今有急用爾能備三十金來我便盡售與爾童子歸告大母母以為需用經史需銀釵與之遂買而焚於書館中家人以告大母母大駭而礙於獨子未之責也火早拾字紙灰得元寶兩隻持以獻母母轉悲為喜越數日童子得劇證辱辱來手已待竟忽作神

卷四

五

語曰汝命運平常本應得第今汝以髮年杜絕淫書免世人受無涯孽報上帝實嘉乃心賜汝福相他日功名大顯無負初心也語畢酣寢及醒形貌頓改周身皮似蛇蛻而病霍然矣空中音樂嘒嘒鶴聲盈庭異香數日不散此道光丙申二月事汪棟香又云乾隆末年桐鄉一士好閱淫書搜羅不下數十百種有子少聰俊每伺父出輒搜篋中取淫書觀之從此纏綿思想球真元惠勞瘁卒其父悲慟不已相繼卒又某邑一書賈好刻淫書及春宮畫像易於銷售積資至四五千金不數年被盜席捲而去兩目旋盲所刻諸板一火直燒及死棺斂無措妻子離散此皆編造淫書之報也

西廂記

汪棟香曰花叢春成水滸傳奸盜之事揭寫如畫子孫三世皆受金聖歎評而刻之復評刻西廂記等書幸臨大碑並無子孫蓋淫書傳誦西廂記誦淫書邪書之最可恨者而西廂記以極靈巧之文章誘極聰俊之文人又為淫書之尤者不可不燬又曰西廂一書成於兩人之手當時作者編至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之句忽忽仆地齧舌而死復半部乃另一人續成之及曰假借養生名家並無意味不

明之事作西廂記者乃心貪營營之色而求之不得乃編造禁語以誣營營至今營營抱憾地下此見闕帝此輩不可不信也按乾隆己酉科會試詩題卓色送看近知無吾鄉有一孝廉卷中已矣因詩中有一觀殘照裡句主司指為引用西廂記語斥不錄其實此孝廉並不記得是西廂記語特平日風流自賞口吻自與暗合暗合尚受其累况沉溺於是書者耶

紅樓夢

紅樓夢一書海淫之甚者也乾隆五十年以後其書始出相傳為演說故相明珠家事以寶玉隱明珠之名以甄寶玉賈寶玉亂其緒以閉卷之秦氏為入情之始以卷終之小青為點睛之筆摹寫情狀最為狀人淫實導人邪機自是而有續紅樓夢後紅樓夢紅樓後夢紅樓重夢紅樓復夢紅樓再夢紅樓幻夢紅樓圓夢諸刻夢衍支離不可究詰評者尚嫌其手筆遠遜原書而不知原書實為屬階諸刻特衍播淫之誤種其弊一也滿洲玉研農先生編家大人座主也嘗語家大人曰紅樓夢一書我滿洲無識者流每以為奇寶往往向人夸耀以為助我鋪張甚至串成戲劇演作彈詞觀者為之感歎歎嗟嗟淚俱下謂此曾經我所見者其寶毫無

卷四

六

影響聊以自欺欺人不值我在夢中冷也其稍有識者無不以此書為誣辱我滿人可恥可恨若果尤而效之豈但書所云騎者淫洗將由慈終者哉我做安徽學政時曾經出示嚴禁而力量不能及遠徒喚奈何有一厚士頗擅才筆私撰紅樓夢一書已付書坊刻刷經我訪出曾就其板一特觀聽頗為肅然惜他處無有仿而行之者那輝堂先生亦極言紅樓夢一書為邪說設行之尤無非踏踐旗人寶堪痛恨我擬奏請通行禁絕又恐立言不能得體是以隱忍未行則與我有同心矣此書全部中無一人是真正的惟屬筆之曹雪芹實有其人然以老貢生稿死編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後蕭條更無人稍為矜恤則未必非編造淫書之顯報矣

淫書板

錢塘汪棟香曰蘇揚兩郡城書店中皆金瓶梅板藏板藏楊氏楊故長者以驚書為家藏金瓶梅板雖銷售甚多而為病魔所困日夕不離湯藥娶妻多年而未育子其友人戒之曰君早經完娶而子嗣其難且每歲所入徒供病藥之費意者以君金瓶梅板印售各坊人受其害而君享其利天故陰禍之報為今之計宜速毀其板毀可嘆也楊為驚悟立取金瓶梅板焚而焚之自此家無病累即生男數

年間開設文遠堂書坊家業驟起人皆頌之其揚州之版為某書賈所藏某家小庫  
開設書坊三處嘗以是版獲利人譽或之終不燬某年某月借其子到蘇子因他事  
先歸某在寓中忽病將不起同人送之歸竟死舟次飛報其子其子奔至見屍而腐  
塊塊粉紛集水涌溢竟不能殮但以衣蓋屍而已訪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而某  
以印售淫書竟至此結局較之楊氏之聞言即斃者其得失為何如哉某既死有  
儒士捐金買板始就燬於吳中自是而蘇揚兩城無此壞種流傳人心為之一快矣

婦人惜字

彭詠我副憲繼室朱氏連生五女八年不孕副憲固多子而皆係原配所生故望子  
甚切性仁慈尤敬重字紙隨京官多年見有以字紙包茶葉藥物輒隨手棄去甚至  
為人惜費者因出錢計勸收買遇有汗穢者必洗淨焚化行之有年及四十餘因病  
延醫診脈則云有孕而天癸已年餘不至斷無受胎之理不以為意已而腹中轉動  
始信是胎得一子夫惜字善事也而得之於巾幗之中尤為可嘉蓋婦人之惜字則  
下至於子女奴婢均知奉以為法所得不益多乎得子雖奇妻歸於惜字之報可耳

貞女感神

德清王氏女未嫁而夫死歸夫家守貞其姊住省之女之兄公窺之美伺其歸而要  
焉女求之數日匿不出乃為狀候縣令過門舉與笑訴兄公聞之潛反姊女懼不直  
益忿折於城隍神明日令將拘入而兄公與姊俱暴死矣 按此錢衍石先生記事  
稿中所錄乾隆末年事神之顯應未有若是之速者衍石先生特載之亦足以警世矣

注李氏

温州注李氏本貧女道光四年其夫沒時年二十四歲家復亦貧將以身殉或謂之  
曰爾有翁在年已六十三爾若死則老人更無所恃矣氏為之懼然遂勉稱未亡人  
易釵釧為簪屢年得一子翁旋沒而妻亦去氏曰此時我真不得死矣即撫翁  
之子而力不能催乳媪氏本未生育忽乳汁長滿子日以長成一曰有虎入其室氏  
抱子長就待驚忽火充一遁入室虎即貼耳去今此婦年四十歲翁之子亦已十六  
歲狀貌岐嶷送入鄰塾讀書能冠其儕偶聞不日可赴童子試或曰其翁以貧故葬  
亂塚中實靈穴也復必有與者或曰此事於翁則孝於夫則節於翁之子則慈一婦  
人而三善備焉雖入之古列女傳無愧也不與何待時有名流贈之詩者曰虎至無  
能擾牛眠不待求孝慈完大節靈寢足千秋不羨閨揚已足不朽矣

雙冠結

婺源黃小查編修與其兄柳江編修並為名儒其孝又成進士即用知縣昆仲皆  
進士時其繼母某太宜人尚在堂威福未賀太宜人語諸婦輩曰此余親創之力也  
余初婚時年尚少以家貧子幼游詞受聽者余拒不答適在成鄉家親演雙冠結  
一劇初然益決一意撫孤守志致有今日法華母謂觀劇無益也此婺源訓導陳  
樓世傳所述且曰太宜人賢聞一邑此其操已薄人之謂不自居於魯嘗與陶某  
高行而現身為中人說法益足徵太宜人之感德宜其贊母子冠冕晏川也

南海劇女

嶺南惠大痲瘋雖骨肉不與同居防沾染也南海有巨室字某年甫十五六翩翩似  
璧人忽患是疾另構山寮居之家人間日省視焉其所聘室像邑中巨姓女父母欲  
另字人女泣曰未婚而婿攪惡疾女之命可知且從一而終婦人之道也義不能他  
適與其養老聞憐貽父母憂不如相依於淒風苦雨而中少畫為婦之道以畢餘生免  
之願也堅請再四誓之以死父母不能奪其志遂卒歸某氏為婦未幾女亦沾染成  
篤疾空山之中形影相弔聞者傷之一夕明月在天四山清絕露坐松閣石上其夫

撫之曰以卿麗質而狼狽至此我之罪也女則毅然作色曰早知有今日其何敢  
正在凄然相對間忽見溪中有一物翻波浴浪似兔而小趨視之竄入松林而沒女  
攬頭上醫詰其處明日發土視之則千歲茯苓也知為仙品剖而分食之甘香沁入  
心脾不覺宿病頓失瘡痕全消其父母聞而往視不啻一對玉人相映於蘆簾簾薄  
間喜而迎之歸重為合卺成禮莫不嗟為貞節之報此事家大人關於同年謝禮瀟  
太史 謝國南海人蓋目親其事云

中州某氏

河南李見齋邑侯云吾鄉有某進士者曾任某州牧祖父皆顯宦富甲鄉里其妻  
某氏性妒而心狠與妻各生一子年各十餘歲皆聰俊已同入家塾某氏思及將來  
家產若兩分之未免單薄遂欲盡歸其子子因密購不生育之藥製為餅餌候其  
故學歸欲令妾子食之以斷其生育之路俾異日以生之孫承嗣兩視則家產可重  
歸所生之子一日召妾子與之食妾子正手接而未入口其所生子突至望見其母  
以餅餌與弟乃疾走至前奪而食之迨其母知覺而已無及不覺失聲大哭曰害毀  
吾兒矣旁人多不解所謂有婢偶漏言於人族親乃無不惡其居心之惡也後二子

各娶媳妾子連舉兩孫而某氏所生之子竟不育乃立繼妾子為嗣巨萬貫卒皆歸妾子焉

鄰顧氏

無錫徐劍南顧氏娶三年矣有姪生子不數日顧氏病下體潰爛日夜號哭忽自  
言曰姑娘奉喜首產麟兒今日待來索命母見懼也聞者驚詫強問之顧曰余病不  
起矣余未出閣時與嫂本無嫌隙只因藏過其金釧一雙以致嫂兒罵不止後吾母  
許其歸還嫂必還原物適因嫂小產服藥時將釧水攪入血暈而死今事隔數年  
嫂亦乘我產後來索命且日夜坐我牀中藥餌皆被其吹噓豈能愈乎及將絕復醒  
數次自云已到陰司訊問拶兩手夾兩足痛極難忍矣家人啟視之手足青紫如被  
刑然此乾隆癸丑五月事錢梅溪聞而筆記之

忠僕報冤

蕪湖蘇某年六十有八矣吳某家老僕也勤慎忠誠一心為主吳某亦甚任之彼吳  
某因有事赴京其繼妻某氏悅表弟胡某之色私通之又懼妾之礙目也因醉妾以  
酒加媚藥馬使胡某並淫之韓僕怒甚嚴禁胡某不得入門吳某歸感於妻妾之言  
北來則軍報四傳  
九

不孝而吝

河南房之田為浙江仁和典史吳某時為布庫大使同官為婿朱子房女遂歸  
姻焉道光某年房以監犯越獄職職崇崇以上身後蕭然妻子無以自存時朱已引  
疾歸里居洞庭山家餽裕房之妻以貧困攜二子一女往投告急並以力不能營婚  
嫁送女於朱聽其及期配偶朱某之太翁憫之囑朱某取百金以贖朱某越獄其夫  
半以四十金使其子貽之其子即房婿也又越減二十止與二十金房夫人大失望  
計資斧且不容再囑婿請其父復以一券付之曰此揚州甘泉令某偕吾三百  
金之券可持往索之即以助汝資斧之外有餘善矣房妻不得已取券而行途中資  
銀又以其幼子質於人乃得至維揚即命長子持券赴縣則縣令並無負朱銀之責  
以為無賴詐怒加呵斥呼吏復將券縛之駭奔告母母方知其妻偽也念已無生路  
所自經死其長子痛母又無封處此因以刀刺指血書免狀實於懷亦有制這樣主

人報縣甘泉令驗屍見血書大驚始悉其受給休書之故即攜血書至憲命史叔編  
備索將移咨長洲查辦吏方堪稱未竟竟項不見血書疑他人取之而查詢並無尾  
者相驚訝亦遂置之適旬傳聞洞庭山朱宅一事即於吏錄血書之日某時方飯  
齊霍一聲擲血書於前即俾跪庭中雷備釘其兩額其子趨出又釘其足非擊死益  
斃息聞神取血書越數百里而去報應之速不終日而千里應之可異故此道光二  
十七年四月事

秀水賊生

賊生秀水人忘其名性仁厚生平未嘗作物有族兄作令於粵賊依之與邑丞某善  
一日丞置酒邀飲進餅誤汗賊衣丞怒呼聞人以鐵索繫其項將杖之賊從容進曰  
失出無心法為可貸且公今日為某開筵致彼受責於心何幸幸指起之丞猶不聽  
賊反覆排解怒稍息卒代釋其罪道年賊從族兄移徙他郡日暮停驂視傳舍狀  
隘心頗疑慮無何有數人洶洶然窺探而去後賊獨乘獨不復復有推扉入者見賊  
熟視賊方驚問其人即反身出呼同侶聞聲聲諸諸開然散去及天曉登程有一  
人尾賊行人之語其故曰君不憶翻黃稅汗君衣者耶蓋丞之嫌已去復而為盜矣  
北來則軍報四傳  
十

商城周氏

河南商城周姓科甲之感與周始吳姓相其先有官安慶源縣者多溺女力  
勸諭之其風竟戢故福建某縣其地城隍像像金鑄有通洋盜者約以某月日朱  
毀周聞之暗令人將紙厚裱復加以泥繪之盜至過刺止有泥土墮落而去及周告  
歸後每家中生座時皆參城隍前來且庭生瑞芝改至租字輩俱以芝字為號嘉慶  
辛酉周鑑堂曾首以進士由部曹擢官順天府丞再傳則芝胎祖產以已已應常改  
東部官直轄清河道芝生祖植以已卯進士由部曹官浙江按察使司芝臺書以

編修現官刑部侍郎此外者從尚有以庶常改江蘇知縣祖術以庶常改湖北知縣而更有現官庶常及以舉貢官儒學等官者則指不勝屈云

桃花好苦

雲南張鏡恭執大令曰道光丙戌會試山東某生某字七十幾號天尚未曉時有冷風吹入掖某號簾而云不是不是者再披此相戒早卧未過時而知貢舉同御史來查號直至三更而止則題紙下矣乃天明號中亦無他異至已刻則即七十幾號某大呼數聲桃花桃花你好苦耶呼畢而死往視其卷皆此八字不知何故鏡恭同在號中此其目覩者可知冤鬼索命之事斷不誣也

損人無益

廣東人林某官雲南鹽法道因鹽案干部揭時戶部司員有得察察者其間缺可遷簡旋故從重議之及開缺則由外升而議之者遂沈滯以終觀察名紹龍與家大人同榜進士家大人官京師時曾微聞其事云

牛求救

道光癸卯年間各省汀州有署連城尹章鼎軒者到任甫半載結積案數十起鞠訊

卷四

十一

立判是非氏感之尤優待士子德政不勝舉時有密賄以千金者拒不受其人曰無有知者公堅却之其不苟於財又如此嘗署宅門聯云欲要為官好結果除非辦事不開化實則省一清官也是年秋突有一大牛竟從縣署大門闖入內廨人有阻之者擅以角直至章公案所跪地眼淚淚作求援狀章公許之令起旋命繫之外堂向之見人即撞者轉為馴伏次日章公詢知是離城三十餘里某鄉某實以就屠臨宰時半拚命奔至此章公將德其無故殺牛之罪某不取索牛而去遂養之放生幸中月給糶糧立業以垂久遠噫善然一牛也竟向明有司而投生非瑞物也知也復章公車馬赴京邑人以化及禽獸為送之為官者可以勸矣

北東園筆錄四編卷四終

北東園筆錄四編卷第五

福州梁恭辰撰

折福

歸安王勿庵侍郎以命初生時星命家推算八字中缺水或語其太夫人曰必令小兒在漁舟上乳養百日以補之乃可長成因台一漁人婦來昇之錢未嘗養百日及乾隆乙卯中狀元歸侍郎忽念此婦養育之恩使人跡也則此婦尚在年將七十矣招致齋中向婦謝之翌日此婦遂病乃送回即死咸以為折福所致云

舵工許某

廈門遭噴喪之擾民間早有去志而官府不知也有舵工許某者事母孝妻某氏有妾而貞居廈門港時啖鬼已迫岸許家食盡鄰有汪王者悅許妻色棄其饋因以利誘之許某曰能以十金活我母即當妻於彼許母疑未決鄰更鄭某勸之曰母老城陷時爾子縱能將母爾婦美若不從賊淫必受賊刃今若嫁汪三可掣以遠避是一舉而活三命也於是母心動力主其事汪三即以米四斛銀八兩為聘約即夕成婚婦大物求死既念先兒轉以活姑後一死以全節有何不可謂謂姑曰事姑兩載豈

北東園筆錄四編

卷五

忍驟離須覓兩日不然豈惜一死汪三早聞其性烈從之明日英鬼上岸汪三登高望之為砲丸貫喉死又明日英鬼遂據廈門事定許家竟得保全如其事者以一門夫婦孝節故終蒙天佑也

邵孝廉

于蓮亭曰吾鄉宋村集有孝廉邵某年二十鄉試獲焉其父擇日為建樓杆於門首先一夕夢一古衣冠人謂曰爾門口為子墓切不可動爾聽吾言當有以報若傷吾墓必不利於爾子邵父素強且已招親朋不肯中止以為家運正旺鬼何能為爾次日客皆集命工挖土果是古墓邵父命去之其子忽吐血如瀉少刻即殞後孝廉層棺於野又被暴風毀掘噫古墓未知何人藏魄之所靈爽若此然邵父既有此夢何必汲汲於棋托且既已獲獲即不立棋托亦孰不知為孝廉乃已見古墓不急為掩埋而復傷之是其居心殘忍宜有以招陰譴矣

方太守

于蓮亭又曰大興方氏昆仲三人孟司馬神布政司理問孝太守世代管轄孟仲相繼歿各遺一子李獨存官於浙因家馬蹇師教其姪後因為其太翁卜葬堪輿為擇

一穴夜夢一我冠博帶者來謁云子所點穴乃吾墓可另覓佳城必有以報堪輿不信次日開穴果係古墓司事者遂將遺骸拋棄荒野葬後堪輿暴卒方氏二子俱少年俊才偶至西湖掃墓南登舟忽遇狂風舟遽覆救起俱斃太守乃名孝廉號年潦倒仰對而終竟無後

錢文敏公

錢梅溪云余業師金安先生祖傳外孫中銜俱家文敏公幹軒司冠之公子乾隆甲午歲余年十六在安安先生家中見之時中銜已得內閣中書中銜亦儀叙中書科中書兩公子俱年方弱冠狀貌魁梧聰明絕世能詩工八法真善承家學者不數年後俱無疾而死中銜死於舟中中銜死於車中云皆過鬼業活捉其事甚確而不知其何由致此後余到揚州晤趙甌北先生談及此事云文敏公因奉旨查辦貴州威甯州劉標虧空一案緣前任廉訪高積曾辦公表姪蔣敦論故公挾此私恨加意苛求竟斬高以報復之事隔十年而兩子俱為所累甚可懼也先是公出差貴州特道經衡陽知回雁峯有老僧名通慧者善相人公往訪之僧云觀公之相必登台輔兩子亦得登樞然眉宇間稍露殺氣公能種德則相可隨心改也公其勉之及北東國華錄四編 卷五

雅中丞

返衡陽後見此僧僧大驚曰可惜餘無一語公亦默然公有兩孫余亦曾見之一中副舉人一有疾疾不言不語家道亦凌替矣 按錢文敏公以少司冠丁憂回里時夢見一大碑上書哀哀三字心甚惡之語其弟竹初明府竹初曰三口為品兄將來當著一品衣耳未幾卒 詔贈尚書銜其驗如此

汪店

乾隆間覺羅雅中丞巡撫江蘇循聲著諸事綜覈不漏不文然亦有過當者潘某舉先生嘗語家大人曰昔程伊川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以忠臣孝子節婦孤孫國家有旌表之例吾吳歲歲辦甚愜人心惟雅公任內有不許濫膺之令遂使陋巷窮婦向隅飲泣夫忠孝二事固臣子所當然而婦人女子素未讀書獨能守志不移始終一轍是尤不可泯滅卷逢

揚州城中百貨殷繁咸萃於城門橋道光丙午余到邗之前一月城門橋忽被火火大店高樓悉成焦土而中間一雜貨店係洪芳無依附相傳火勢正熾合街人皆望見此店瓦上無數黑旗旗插護火不得入火熄後詢知店主人係汪姓已開張三十餘年店中史約六十許人眷口均先行避出店貨亦不過稍稍搬移毫無所損鄰里老幼咸稱此店別無奇異但與之鄰居多年從未見此史作一欺人事出一欺人語也嗚呼宜獨祭天佑矣

蔡禮齋

余秋室學士以出恭看書折去狀元事載載免垣春水居隱筆余於前錄中亦詳之在揚州時晤錢梅溪先生亦談及此事且云據秋室先生言陰府有出恭看書一冊厚至寸許可見世人不知而犯者甚多記得雲間有蔡禮齋者為侍郎鴻業之孫總憲馮公光熊之外孫通才也最喜在榻榻上看書辦試十餘科不中後以援例作江西縣丞候補南昌躬苦殊甚有長子甚聰慧未婚而死禮齋亦旋沒余嘗勸之不聽其一生因頓又安知不如余學士之折福耶

離商女

錢梅溪曰揚州有某離商女甚美嘗游平山堂遇江都令未遇時令已醉認此女為娼又不由分辨遂留之女號泣回家其父兄怒欲白太守是夜夢神語女曰汝平日將舊香冊夾繡線且看小說曲文隨手置襟襟間坐卧其上陰司以汝福厚特假醉史手以示傳懲否則當促壽也女醒告其父事遂寢後痛自悔改以夫貴受封

陸慶

梅溪又曰嘉慶元年吾鄉泰巷莊都轉購得族中舊第曰寶仁堂土中掘得一小碣上有六字曰得陸慶失陸慶不知所謂後考究此宅實建於前明陸慶初年其舊與泰家有前歲始行立讓實為乾隆六十年今嘉慶元年支割故前為得陸慶後為失陸慶也亦奇矣然則第宅之遷轉各有定數世之營營謀估者亦可以已矣

徐北山

梅溪又曰乾隆五十年天津人有徐北山者以錘務起家後漸中落嘗以除夕避債委巷中聽黑暗中有人哭聲甚慘以火燭之則一寒士以負債無償欲自經北山告之曰余亦負人無償者爾何必遂尋短見乎聞其所負若干曰二百金探懷中銀適符其數盡以與之其人叩謝去後十餘年北山之貧如故而長子瀾次子淮中文

武兩進士第三子漢中嘉慶戊午舉人其孫文煥又中道光戊子舉人今為津門望族矣

夏源春

梅溪又曰吳中夏源春者居齊門西惟開木行家道甚嚴其先本戚友匠開一店店旁有茅廁一日在廁中得遺金三百兩待其人而還之乃木商彭升也其人歸善而告其主主奇夏之為人乃招之家中令其成衣數年亦作商彭遂發財傳其子若孫至今猶盛

編翁

梅溪又曰無錫縣東門某姓居克實橋素患腦證鄰里呼之為編翁一日偶入茶肆拾得包裏開示之皆金珠也竊自念曰吾死期將至安用此為因不攜回家而坐守之少頃見一老嫗踉蹌而來且哭且尋問其故乃運之感謝而去回至家中忽覺眩惡心吐出硬痰一塊堅如牛皮皮以刀斷之旋合為一感驚異之自此腦證頓瘳後以壽終而家道亦漸起

石魯瞻

吳江縣有阜隸石魯瞻者居心甚慈無事時輒取所用竹板磨之極細或浸之真紅中使竹性直化能使受打者不痛不傷有私託其用重板者石嗚咽不能聲曰吾不忍為此也如是者五十年至今尚在年九十五矣四代同堂兒孫統睦陳海寓為余述之

長樂兩生

長樂有兩生同入邑庠以文藝相切劘甚相契也甲富而奢乙貧而儉乙積二十年廉儉竹圃之入僅得百金托甲生息歲收子錢以為常未幾甲家漸落而乙子女既長欲索回本銀惟討者歲餘兩家相去數十里甲惟以冷面游辭解之並無憐意乙憤憤成疾死而甲尚未知也甲一日晨出堂見乙衣冠履階而上神色凄沮避之忽不見甲始驚呼避之書金則乙已先入書舍避之卧房而乙已在卧房屋中待見等皆見之甲駭甚蒙被而卧並多令壯夫擁護而乙計至矣甲乃起為位以哭之且莫且告恍忽見乙正席而坐但觀項以上亦不見其飲食甲即日買產將前數本息盡償之而日有乙在其目中遂成瘵疾以沒乙年逾六十而甲則未及五十也

酷淫之報

浙中有某紳寓居吳門頗有貲儲下最殘忍性復好淫家中婢媪無不被其汗和者稍有不遂則鞭其下衣使露雙股仰天而卧一筆數十有號呼者再皆如數或以烙鐵燙其胸或以鑊針刺其背或以剪刀剪其舌或以木枷枷其頸其有強悍者則以青石一大塊鑿穿府鐵鎖鑰其足於石上入使之掃地一步一擡十狀萬態令人不忍窺目鄰里聞之咸為憤激不平一日卒眾書其門主人怒皆縛之自此人益眾打毀其家具殆盡大吏知其事下太守窮治之乃下獄卒以無證僅押解回籍而其家已破矣家大人為蘇端時目擊其事適書中有某紳善僕深知其狀言之甚詳且云將來尚不知作何報應也

悞姦之報

吳門王某除夕夢觀天榜已中六十七名覺而甚喜是夕金陵寓主夢亦同及有技諸來寓者皆不納見王至姓名相符告以夢厚待之王益自信必售及榜發無名憤極於城隍廟夜夢神厲聲叱之曰汝本經申勸已列榜中素汝竟姦母媿汝拿汝籍王某夢中泣辨某並無媿安得有姦神復叱曰曾宿娼否王某謂宿娼誠有之今何云媿也神曰查是媿乃汝之表母媿雖出於不知然淫為首惡復可差悞耶汝功名

僧允中

本當遠大今盡削矣王驚悟悔恨而死汪棟香曰吳下青樓甚夥宿娼快妓視為故常惟有冥冥之中並不通融一練官長宿娼則削職國法治之士子宿娼則除籍天曹治之然則為士大夫者甯受迂腐之名莫欠風流之債也

僧允中

僧允中俗姓張號蘊輝長洲備家子兄芝岡先生中乾隆辛丑進士蘊輝嘗從受業讀書不成遂出門習錢穀游幕湖南有辰州府蘊輝某者延司錢席嘉慶元年苗匪滋事地方官就欲立功凡得苗人不辨其是非曲直株殺之黃適獲得張有一案七八入正欲辦理適刑席友他出遂交蘊輝屬稿蘊輝力勸不從卒具詳論斬後一年苗匪平黃即死年未三十耳至十九年秋八月蘊輝偶至揚州寓一飯店夜夢有兩人持去至高門大戶若今之曾撫衙門見一少年坐於堂皇兩旁吏役肅然如訊獄者蘊輝竊自念豈有人訟我耶何為至此回頭忽見黃黃亦執視蘊輝若不相識者蘊輝意以為必是虧空案破故累我也頃之呼蘊輝名上坐者曰苗人張有一案汝所辦耶蘊輝始豁然記其事供曰大凡刑錢兩席辦案總隸家做主如此案當時原勸過東家不從非我罪也上坐者曰汝屬屬拜上官豈能逃避相持者久之上

坐者遠目一吏曰暫令還陽若能出家行善亦在可救之列... 痛哭已上刑具矣前兩人復掖之出忽黑暗不辨道路且雨雪交加滿地泥淖一跌而醒遂於次日收拾行李買舟詣高明寺削髮為僧... 願未於梅溪求為筆記家大人過揚州游高明寺亦曾見其人

換棉花

乾隆間有錢規者住居於無錫城北門外以數百金開棉莊... 狀如乞馬一日行西直門外忽見車馬儀仗甚威有一綠幃朱輪大車中坐一女... 已不識認潭如夢中唯唯而已遂命從者牽一馬隨之入城至一朱門大宅見其女... 內宮門去蓋某王府副福晉也頃之召規進謂之曰余即鄰女某人向與君換棉花... 以議叙得縣尉旋升內黃縣直隸河間府同知署太守印篆此紀文達公所述厚

東平王馬天

江陰諸生有陳春者家甚貧以蒙館自給一日出門忽遇旋風一陣覺心骨俱冷... 歸而病作叩之巫者言有東平王作祟家中人競請祈禱... 為之也有鄰媪代為張羅借得五十錢一禱而愈後春盡知其事大怒乃具一詞控... 諸東欲請東平王是正神何得向人索祭... 到案下閣堂上傳呼曰東平至矣回顧有黑袍者來揭案前神問曰今有人告狀... 爾知之乎東平曰不知又召本境城隍神查訪城隍神曰卑職已查明是東平公馬... 夫校槍東平實不知今馬夫亦帶在此東藏神遂命斬之春盡跪見馬夫已擲出... 遂許曰馬夫雖蒙正法生員所費之五十錢是挪借來的尚求速還以便清還借狀... 東藏神作違狀忽語曰汝於兩月後到靖江取之可也遂纏滿身大汗隔一兩月... 有至交以事函致春春渡江去偶在路旁拾得小紙一紙乃錢票適五千也因向錢... 舖取之而歸按此事雖小然亦見冥律之嚴夫嘗有一毫枉抑也

討債鬼

常州某學究者以探蒙館為生有子僅三歲其妻忽死乃將其子於館舍中哺之至... 四五歲即教以識字讀書年十五六四書五經俱熟亦可以為家師矣每父子館... 數合四五十金稍有著積乃為子聯姻... 然曰我在此汝汝何為病者曰爾前生與我合夥負我二百餘金某事除若干某事... 除若干今尚應我五千三百元多還我我即去矣言訖而絕此真世俗所謂討債... 鬼也夫天折之子無不是因討債而來特如此之分明視出者十不一二而為人... 父母者反為悲傷是亦大可嘆矣

寫婚書

乾隆末吳門有韓生某能文章其嫡母有所愛僕婦新寡與他僕通欲嫁之嫡母主... 其事而無人為之作婚書命生代作生以惡傷陰陽辭母固強之不得已為創一稿令... 他人代書時值秋開生有婦歸書除名矣離以問文文曰無之後歸家與姑言之姑始告以前事... 婦曰休矣是科果點出不得終場後屢應試竟不第知此事冥罰亦至重也

劉天佑

劉秀才名天佑字約齋長洲人累舉鄉試不售其所居在察院巷城守署之西署南... 有高墩明季兵變後瘞骨累累乾隆間城守某將置其遺骨而築照牆天佑聞其... 識為之測然而岩於力因告資於親友得數金就其骸之藏於版者精人善理之計... 埋一百一十具而全盡矣天佑雖慎之而無如何也是年秋應省試仍薦而不第... 鬱鬱不樂臘月二十四日之夕天佑因祀憲神遂具疏自道其平生雖無大陰德然... 掩骼一事當亦可挽回造化何神聽之不聽也辭色頗不平越名夢至城隍廟中神... 升座呼天佑謂之曰汝讀書人且不知功名富貴速速自有一處何得自於埋骨一... 事妄費神錢若再不悛當就汝於名冥中念汝究有善報尚能行善不惡何慮不登... 科第耶天佑唯唯而覺自此不敢稍有怨尤越三年中鄉榜二百餘名後官中書舍人

悅帽子

揚州有悅帽子者孑然一身寓儀城府城隍廟每日為人起謀得數十支以此度日... 每遇風雨無人來則捫腹過夜百有商家小影發財偶偶妻入廟燒香與甚感... 感既見之心動竊於前獻祝曰彼為下賤而榮耀如此我本我家乃饑寒如此何天... 之無報神之不靈也是夕忽夢城隍神相審神曰爾何以告狀故命應享福爾命應



受苦俱有定數敢怨天尤人乎殊屬冒昧者每儀嚴杖責二十一驚而醒其明年冬復有妹嫁儀微病死往送之至三更時忽腹痛不可忍遂開門欲出恭適遇夜官問之不答遂就其衣責二十板其甥聞而出辨已杖畢矣神之不可噴如是

揚州趙女

揚州趙氏女素以孝稱父患哮喘女年甫十四朝夕侍奉衣不解帶因是得寒疾恒秘不令父母知道光辛卯歲年十八病益篤四月十一日方午倚枕危坐忽曰孰與我言汝尚在此者家人愕然詢之則已昏矣喉間呼吸作痰聲逾時而甦自言前世由科甲為貴州某縣令邑有節婦宋王氏里豪惡漁其色咳令以金誣讞之節婦遂以身殉諫次女忽厲聲曰宋矣即瞑目作愁苦狀醒而復迷者數四十三晚女忽狂叫騰擲壯婦數人不能制是夜列炬如巨女作呵殿聲呼痛聲乞憐聲少時又作擲肉蕘腐女昆季有不信因果者語以何再世而後報曰先世根甚厚火得男身今始為女也家人為代乞節婦替其命當永奉香火曰爾等親見自然代求歷久保無廢弛予已歷斯冥司奉牒專至此今不能汝省也言訖舌引如蛇家人乃獲得無恙

武林胡女

武林胡氏女名淑娟為總憲文恪公曾孫女叔庭觀察女孫婿陳尹之第五女也雖尹任揚州之東臺場道光十二年丁觀察憂歸治喪勞瘁疾女聞父病劇願從母返里未得請遂密疏於城隍神並城隍神親親視視以代臨臨與焉家人曰收去後請從節者莫解但唯唯而已披歸入門面色如紙直奔殿前眾謂中甚道妙粒女第視視須臾血透重襟揭衣視之胸際刺刺而佩刀猶在手也急敷香藥傷即四晝夜忽絕泣曰父宜真無濟耶昨有白衣人以楊枝洒余胸曰從爾請爾母已三日

女聲衣失聲曰父真無濟矣越六日凶耗至而女竟自合初女許字於錢塘名請生朱鼎華為室朱母聞而哀之乞先娶女母誓不能如兄弟奉湯視金飯稱三年

之喪不能居耶越半歲姑病劇女始從母歸朱衣不解帶到股後病卒不起夫婦具室服闋乃成禮焉適年生女一士實歲朱生游林上遭共喪亂不得歸傳言楊城已陷女不能自安遂得疾臨危執婢子手曰教爾平日積列女傳及孝經諸書吾有替人矣垂玉箸尺餘而脫

虎口巧報

刑漢有二入營年相甚壯而一貧一富貧者僅解書數而其妻美艷富者乃謀謀謂有富家富管理錢數人可住投之貧者感謝富者其母並載其妻同行將抵山頭貧者曰留汝妻守舟吾與汝可先往詢之貧者首肯遂偕上山富者見婦引入溪林極僻處暗出腰錢吹之伴哭下山謂其妻曰汝夫死於虎矣婦大哭富者曰試同往覓之偕婦上山又宛轉至溪林極僻處擁抱求淫婦正惶哭聞忽有虎從叢薄中出街富者去婦驚走遂望山後一入哭求駭以為鬼至則其夫抱腰而來雖負重傷尚不至死也乃相持大哭各道其詳轉悲為喜矣

大娘娘

鏡梅溪曰余姪媳楊氏子歸後生一子一女忽發狂登牆上屋如履平地一夕作吳語口音云大娘娘我專汝三十年乃在此地耶婢嫗駭之因問尊神從何處來有兒孽否答曰我本某家妾主人死時我方懷孕而大娘娘必欲以內姪為後及分姪是男也大娘伴喜不意於三朝洗浴時竟將針插入小兒臍中即啼哭死我因免死亦自總方知其故已告之城隍神不日來捉汝矣言訖乃大笑不數日而楊氏之狂益甚伏地呼號若被刑者然未幾遂死余家尊長云如此案情亟應早與了結乃遂至三十餘年可見冥司公事亦廢地也余曰業雖遲久而不至漏網鬼神之公道自勝人間

戒賭氣

少年性情浮躁賭力雖合病不自慎往往自敗其妻不可不戒也嘗聞吳門有賭國一物糖和糯米水以芝麻以油炸之但薄膩膩不能多食有某甲體極壯實自謂善食糖糯米見其氣味言夫因激之曰汝能食至百圓當於虎邱備燈船相逐某甲諾之任意大嚼食過五十餘圓伴無難色旁觀者或為詫異或為誇獎某甲意氣自雄及食至八十餘圓已覺飽強漸有不能下咽之勢某甲因此欲設言竟將百圓食盡當時此虎胸腹脹脹通身為之不適雖則愈腹愈大堅如木石而苦不勝言矣

同人見症危亟召其家人至彼時有者醫二數者半言白與葉天士齊名分以元  
時以學力勝之... 時曰是不可治也六脉均伏腹中凝結已如銅鐵擊攻之不刀則不效攻之太猛  
正氣必立脫而亡即速回家料理後事可耳葉謂求手待斃且姑再求之葉天士辭  
曰吾所不治之症葉亦不能治也但姑往叩之葉復談至葉處葉言悉如葉亦辭以  
不治葉略然即退將出門葉復招之曰汝曾叩之葉否葉將辭言備述之葉曰吾  
固曰不可治也然則尚欲往乎眾曰辭言亦如是是真不治矣送其家  
待死而已葉沈思良久曰死馬當活馬醫可乎眾許之葉遂進內煎藥不移時出一  
盞白如米泔而粘曰先服此當有繼進之藥服畢時又出一巨盞則色甚黑而濃  
厚葉令盞服之少頃腹微動旋大解繼以瀉愈瀉而腹愈鬆比瀉止腹軟惟覺人疲  
餘無所苦矣蓋某甲之症惟有攻之一法但急攻則人不克當緩攻則人不及待餘  
與葉皆知之葉惟欲與爭名必待餘辭以不治之後始敢放手治之攻則名  
愈歸已治之不放亦可告無罪於人葉因醫致害者其白色藥則以真參四兩煎  
成防其驟脫其黑色藥則用助許硝磺等味濃煎以成衝墻倒壁之功噫亦神矣向

卷五

十

使餘辭以不治而不再叩葉則其人死叩葉而葉不問及辭則其人亦死不治之症  
葉竟肯治之但一時之四兩真參無必無效則其人仍死噫亦險矣然則人何苦輕  
與人賭食而不惜自戕其身哉 又聞服鹽酒者令人腸斷而死但飲豬油即解吾  
鄉有一人知此訣嘗與人賭服鹽酒因而取勝者多矣一日其人晨出門而妻煎豬  
油以待蓋又將與人賭食鹽酒也傍晚其人忽歸急索豬油則其妻適將豬油煎成方  
出獲也難以入口大呼腹痛狂跳不止適刺而死是與前之賭賭國均可為烟毒者也

馬為平  
馬為平浙東費人也挾質周行蘇揚漢口佛山間數年間雖無所虧折而所得亦無  
幾見同邑張寶生意日感墮門諸日賤意欲與君合本共作以學江湖經濟何如張  
曰吾雅不慣與人合作難如專命馬曰吾欲借鄰壁之光以照酒室合作不可附驥  
而行若何張許之遂約日同詣佛山因物少出色價亦過昂張曰捲裝空則損往  
來行費惟有洋錫一項途中不怕風雨且可稍沾繩頭之利以挾川資於是各置洋  
錫千五百塊買舟分裝開則同開治則同治推知過十八灘馬舟擊破張之舟人  
力拯其命擄獲行裝而洋錫已盡沈於水矣張曰他物失水多半無成錫無成情

入沒水勝之即得矣吾候子同行馬曰吾此驚不小得失已盡付之於命子為我  
疑延心實不安且未知何日可以成事請先行遂自登岸賃地鳩工編蓬結廠而固  
請張行張不得已揚帆去馬與灘上人約曰能取灘底錫一條春酬金五錢眾皆  
水洗取而疑三日所沈之錫已如其數而灘上人猶紛紛入水撈取馬仍納之十日  
乃盡檢其數多輸四倍裝運至江南售之盈資五六萬先是張早歸里告之馬家  
室驚惶越日馬亦欣然挾家細陳告中之甘令勿聲聞於外遂指張告愆自後馬無  
往不利富貴十倍於張蓋十年前有巨商過十八灘擊破巨舟客及舟人無一生者  
所沈洋錫不少鄉人不知值馬亦破舟故德勝德獻耳夫馬遭沈舟之劫心已灰矣  
孰知劫之來即運之至孰使之沈新錫於舊錫之上且不沈張舟而獨沈馬舟可知  
富貴利達之事有數存焉彼獲心安想者亦可慨然有悟矣

北東國平錄四編卷五  
卷五  
十

北東國平錄四編卷五

高郵縣某

福州標卷長撰

高郵縣某夫婦年皆四十。祇有一子。愛同拱璧。日小婢抱出外廳。因雨滑足。將兒跌於階下。頭破而去。蘇某見之。即囑婢速回。母家自抱其子入。謂係已失手。跌斃。蓋知其妻之性急而辱也。追其妻急。而婢已不見矣。未幾蘇某復舉一子。按此事載因果錄中。昔年家大人官京師時。亦曾微聞之。朱文定公士彦。蓋公本高郵人。嘗述其鄉里美談而未竟其續。今亦不知蘇氏子如何。以理度之。其必昌厥後無疑也。吾鄉前明馬恭敏公。亦有是事。僕除文婢抱兒在門首。游戲。兒誤擲。投鄰家爆竹盆中。死。恭敏之父亦令其速逃。遠方而向妻。就轉疑其事。兒身故。有死。後一。年復生子。死。痕宛然。知為故兒。投胎再來。即恭敏也。恭敏以戶部尚書。致仕家居。嘗以數言定民。變履紆鄉里之難。事詳徐與公榕陰新檢中。然則今之蘇氏子。縱不能如馬恭敏。而其父之厚德。則與恭敏之封翁。正同。將來亦必有所表見於時。吾將洗耳待之矣。

北東園筆錄四編

卷六

霍婦婦

徽州霍姓亦巨族。家有節婦。質而儒。住為鄰族所敬。從弗較也。城中有胡某者。臨好填與之術。技亦不精。鏡於質。偶見一田地。以為中有大穴。詢之。則霍婦婦之產也。買之。不可遂。偶立賣契。控造中證。投縣公庭。馬霍婦婦。願以此田歸胡。而以去無異地。為辭。胡欣然。以薄田數畝。易之。而不知其所謂大穴者。無穴也。其所謂薄田者。則真實穴也。霍婦婦不得已。遂卜葬其夫於薄田中。而三十年內。子姓科甲連登。胡某自卜葬穴。後家漸落。霍婦婦盡心。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豈但技不精之咎哉。

霍某

山西霍某。少孤。露幼。即打婚於王某家。王見其貧。迎之。歸。及長。合。而妻。亡。王某優待之。如。王有少妻。美於色。誘之。遂。其資。奔。逃。至河南。居。成。家。且。生一子。二。女。後。其。岳。家。蹤。跡。得。之。勸。其。歸。原。顧。也。道。光。辛。丑。詳。符。之。決。口。全。家。遂。美。儀。儀。矣。

揚州賭風

揚州賭風。最近日有操。之。嚴。官。與。商。每。合。而。為。一。以。資。財。角。勝。氣。自。確。而。南。北。委。員。之。往。來。是。非。亦。鮮。不。沈。溺。其。中。樂。而。忘。反。甚。至。有。誘。賭。之。局。外。張。楚。鹿。

中善。秘。名。曰。擺。攤。盤。尤。為。人。心。風。俗。之。害。聞。此。數。年。來。此。風。益。熾。竹。西。歌。吹。之。外。局。面。又。一。新。矣。近。有。商。野。某。甲。者。家。段。難。無。子。子。弟。破。人。家。者。亦。不。可。數。計。其。子。為。秀。士。正。應。秋。闈。一。夜。忽。有。喜。報。到。門。人。多。不。信。翌。日。取。題。名。錄。觀。之。居。然。某。甲。之子。也。眾。皆。謂。似。此。人。家。而。有。此。喜。報。天。道。殆。非。昧。不可。知。余。亦。聞。而。疑。之。一。日。晤。羅。若。香。告。余。曰。某。甲。家。之。喜。事。人。皆。詫。之。而。某。甲。之。近。第。則。人。所。不。知。也。某。甲。於。擺。攤。中。每。年。必。購。一。二。少。婦。居。中。作。餌。去。年。購。一。中。年。婦。入。局。初。到。時。即。覺。其。神。色。不。怡。細。詰。之。乃。知。係。一。宦。家。婦。其。夫。曾。官。邦。上。死。後。家。無。丁。口。不。能。自。存。故。隱。忍。到。此。狀。自。入。局。後。經。今。數。閱。月。頗。能。自。持。並。無。染。也。某。甲。忽。動。於。憐。之。心。立。送。之。入。清。節。堂。脚。並。極。力。為。之。道。地。俾。得。其。所。此。婦。亦。甚。情。願。較。之。在。攤。局。中。充。判。若。仙。凡。矣。余。曰。善。哉。此。事。功。德。甚。大。有。此。一。大。善。則。眾。不。善。自。然。可以。消。抵。其。獲。善。報。也。宜。哉。

嵩州牧

雲南嵩州某甲者。時於鄉間。好行小惠。鄰里多悅服之。惟遇公門中人。性視若仇。誓。每。極。力。把。持。阻。撓。雖。頗。於。地。方。有。益。而。結。怨。已。深。故。平。生。蹤。跡。不。輕。入。城。偶。值。嫁。女。之。年。入。城。購。買。雜。物。等。件。猝。遇。胥。役。即。被。押。入。衙。署。回。明。本。官。搜。求。借。索。當。將。某。甲。杖。責。並。加。枷。號。發。往。該。鄉。地。示。眾。兼。有。兩。役。押。解。而。行。適。遇。一。深。水。渡。頭。某。甲。無。地。自。容。遂。帶。加。赴。水。死。時。州。牧。趙。某。安。坐。堂。堂。聞。之。亦。不。甚。介。意。半。年。後。當。置。假。釋。恍。憶。見。某。甲。人。昂。然。直。入。儀。項。之。際。內。有。小。婢。來。報。二。夫。人。已。有。身。婦。兒。趙。某。本。未。舉。子。合。身。皆。為。稱。慶。獨。趙。某。深。抱。隱。憂。於。是。自。撰。疏。文。為。報。願。壇。以。禮。之。幾。及。年。餘。忽。夢。中。見。前。之。某。甲。曰。我。在。鄉。里。素。有。好。人。之。稱。並。無。欺。壓。平。民。之。事。不。過。替。人。調。解。何。至。必。不。相。容。即。欲。懲。我。亦。何。必。將。我。加。示。鄉。里。使。我。做。不。得。人。非。過。我。於。命。而。何。汝。既。要。我。的。命。我。罪。不。至。死。之。人。馬。肯。與。汝。干。休。今。到。汝。家。以。來。每。見。汝。時。時。候。候。可。見。汝。真。非。善。哉。我。命。竟。可。解。而。不。可。結。我。去。不。與。汝。結。誓。矣。言。訖。然。而。遊。步。驟。驟。但。聽。內。傳。新。生。公。子。忽。發。暴。疾。勢。不。能。留。合。署。忙。報。公。子。遊。吳。中。外。皆。來。勸。愈。而。趙。某。暗。中。加。釋。重。負。後。亦。寂。然。

北東園筆錄四編

卷六

章邱孝子

章邱陳孝子。以磨鏡為生。天性誠篤。年四十有二。矣。家貧。尚未授室。只一老母。年六十。有六。孝子以磨鏡資為甘旨之奉。先意承志。其母忘其貧且老也。一日。母。犯。腹。症。徹。夜。呻。吟。孝。子。號。泣。乞。願。以。身。代。終。夜。扶。侍。衣。不。解。帶。者。年。餘。矣。醫。者。以。此。症。無。

章邱孝子

章邱陳孝子。以磨鏡為生。天性誠篤。年四十有二。矣。家貧。尚未授室。只一老母。年六十。有六。孝子以磨鏡資為甘旨之奉。先意承志。其母忘其貧且老也。一日。母。犯。腹。症。徹。夜。呻。吟。孝。子。號。泣。乞。願。以。身。代。終。夜。扶。侍。衣。不。解。帶。者。年。餘。矣。醫。者。以。此。症。無。

藥可治惟吹之則其痛可術減孝子即每日山吮數次不以為微因母病瘵甚貧無以為生除甘旨供母外日食糠糶數合後其母身登上帝家亦小康孫且登鄉薦矣

浦城癡翁

浦城周某性長厚人或稱為癡翁及自與客對弈忽一貧士咆哮奔來曰止久汝息錢二千何必使令骨家逼我其尚囁囁其人即大肆罵詈毀壞棋局某諷諭之曰汝欲告免乎即滿筆付免其心急謝去坐中客皆歎某之誠德某曰此人貌光而言恨惡謙誠意外之樂故寬免之及日爾忽報是人死於爾時客尚在坐共詰其故乃知其入肉債通無措服毒而來意欲圖非因感周翁之德急歸覓真清解之而藥性暴發已不及解矣某乃對天謝客亦大加敬服或曰此翁非真能憐貧而忍辱者特能以智免禍耳厥者固如是乎

雷廷不孝

大湖于某年六十有二歲以種田為業家僅二子長子年二十有八次子年二十有四貧甚皆未獲室于某適病甚為長子孝甚日侍湯藥不稍離父子性游蕩漫不關心延醫立衣囑須效好後承露一荷火晨飲之立效長子日侍父側並無刻暇因

北東國事錄四編 卷六

三

將藥煎成露於院中湯弟守視藥與鄰婦有私是日鄰婦之夫外出潛就宿焉不料藥為蛇虺遺毒火早其父服藥即中毒死其父之死雖非子殺然當父病危篤之時高作為淫惡之事以致藥有惡毒父以毒亡則不孝孰夫於是後復父喪尚未出殯而次子已為雷殛死矣

臺灣唐某

臺灣唐某家富饒本以販糖獲利權稱為糖更中年死於瘴毒尚少父而無子有族姪某常往來其家年少美丰姿貌觀糖更之產百計挾其妻遂過焉並惹怒其妻告於族人立已為嗣已據其室居之不疑矣族人亦有囑脅復歸之者某皆以重賄消弭之值陳辨之亂全家連斃其姪某獨橫屍路衢云

馬騫科

高州馬騫科術甚精遇有患者先用藥清成大孔再與藥價有不滿其惑者遂置之不治以此殞命者不一其人矣馬家積資幾及萬金忽患人面瘡自不能療輒輒以死其妻無子僅一女妻醜而淫以多金博諸惡少歡門庭如市淫虐備體矣其女年十七歲如其母亦同倚門焉夫雖女俱醜何以其門庭如市若非多金之故亦何至

如此宜淫哉自是而城中之業蕩科者咸為短氣云

頑師顯報

建安周某以耕牧起家晚生一子延輝生徐某訓之子八歲即入塾墮禮厚儲有六戶世家所不及者賓主師弟相得甚歡八年而周某病沒子已十六歲矣徐即誘之為不善又從中因為利馬周母知之衝恨氣憤而亡徐遂主其家政而子日漸淫蕩不五年已耗其產之半一日徐在家午睡忽見周某持槍入直刺其心胸項刺死矣時家中見者二十人家止一子夜半亦死婢妾屋散周某子目擊其事始大覺怪修復家業焉

報作祟

湖州江某以翰林改官任直隸青縣時值年荒辦賑從中節有得數萬金恐上官責過之乃告鄉紳初至家即見一巨鬼長數丈青面高鼻紅眼着白衣手持鐵鎗若欲殺之者江大懼急呼家人忽不見既而有謠傳直隸賑案將有抄家之事江愈恐遂將所有盡埋之入無知者未幾忽中風疾不能言語兩手足皆拘攣終日卧榻上如醉如癡自此室中鬼日益多厥狀猙獰無虛日江既死家中亦顛倒祇剩一棟由是遷居居他姓而所埋之銀不知歸於何氏之手矣

逆子

吳門沈某居封溪家本小康其叔擁厚資而無子死遂立其為嗣某素無賴不善事嗣母又日浪蕩全不顧家及嗣母年草草殯殮停棺不葬者至十餘年並歲時祭祀亦忘之一夕鬼嘯某秉燭出忽見其叔祖母以挺擊之大呼逃避復追之立時死家貲蕩然矣又常熟諸生有鄰宗臣者生一子年纔十五六習為不善宗臣惡之子亦苦父之拘束也乃取墨匣改為小棺捏泥像置其中題曰清教邑庠生鄭宗臣之柩埋於庭前其僕見而諫之不聽埋甫畢而足忽騰騰痛哭不已一彈指間氣遂絕此二事皆大人在蘇州時所聞諸將柏生邑侯因詰者天之誅逆子未有若是之速者也

湖北夏某

湖北夏某於道光十一年遭水荒父母雙亡時其年已十歲餓倒路旁有王某者起心好善見而憐之攜歸給以衣食並令與子弟同入塾讀書夏天分頗高已能成文矣一日王某全家出外看燈夏亦尾其後見王某之妾少艾執與語私通之羞其妾

盜主人之金百兩與潛逃舟過漢江適風颺斷舟覆沉江並死主人遺人追其妻尚遠望見之而不能救也

地師

徽州程某精堪輿之術名聞四遠吾鄉林某延之相地林某惡人也喜盜邪淫無惡不作程某為卜一穴其穴也程某於定穴後學郡城隍召之入廟令其母點此穴而惡之既復以為夢幻難信復資林某重利仍為點穴未幾而陰雨晦冥三日夜震雷一擊而穴破矣程某遂潛逃未到家而死林姓亦寢喪發謂陰地不如心地好相地者每舉以為戒云 按此吾鄉近事噴噴人口者初亦不知何家觀因果錄始知為林姓亦未詳其何鄉縣也

湖南熊某

湖南堪輿熊某技甚方而心甚貪為人營兆葬於水泉沙礫者不知凡幾矣有方師婦者守節已十年情態甚為其夫擇地葬以為可欺與他地主結合甘其詞以誘之重其價以要之而婦不得已與住宅以酬償焉而不知其地實絕滅凶宅也葬有日矣夜夢神告之說成勿葬且謂熊忍心害理罪不可逭婦猶未以為然比明遣人視熊某則已於半夜死矣

卷六

五

破人婚姻

乾隆丁酉科舉懷有大史大為姚佃芝主事與典廣西鄉試首題為斯民也二句某房者得一卷欲為之忽夢人曰此人三破人婚姻不可為某以夢不足憑遂慮之主司亦頗賞其文某夜復夢曰此卷係抄襲陳勾山舊文陳勾山稿中現有其文為而不信衣巾尚在而或恐據新例必除名汝雖無大處分何苦害人耶某以兩夢告主司謂我輩職傳陳勾山文字足徵眼力之佳若置之前列恐遭磨勘附之榜末或無妨也主司竟中之及到部磨勘官亦夢如前遂以抄襲除名蓋不中則無由除名中而不入夢亦不至除名陰司之報施至於再夢三夢而不已亦可謂不遺餘力哉

錢梅溪述學報六事

錢梅溪述學報六事 錢梅溪言昔報近事也嘗云常熟曹某墳有須姓以屠牛為業每殺一半必割其舌食之以為美味一日將屠乃安置門之上方忽聞二鼠相爭仰面看之乃適各其口中斷舌死 又云魚行橋有一獵戶打鳥無算復患病醫藥無效疑轉床榻忽

夢神告之曰汝要病愈須將稻草一束入用汝平日所着衣冠披之中藏生年月日挂在樹上將鳥槍打之病便可愈也及醒乃以夢告其子命如法行之詎鳥槍一發大震而絕 又云余近鄰有錢慶管者以屠羊為業家頗饒年四十餘忽得病病愈後面成羊狀嘗以三百金往安慶宗陽樓米死於江中不得其尸以空棺歸葬一兩月後有人見錢背一包捲一食從後宅走打鼓橋自行自哭蓋鬼復還家云 又云楓涇鎮有沈二者好食狗肉生平殺狗無算乾隆丙子歲沈抱病甚篤昏迷中見羣天境床平由其體號呼求救臨死時自投床下兩手據地作犬吠數聲而絕 又云雲東有無賴楊姓者以攘雞為食其術甚秘人莫知也其後楊背上忽生雞毛一莖乞人拔之痛不可忍因自言此偷雞之報也 又云湖州南潯鎮有一小戶人家婦顧氏者貌頗美適有縣役某惟科至其家伺其夫遠出突入內室舉手摸其頭顧大驚旋入房泣語其小姑曰此頸忽為男子手所加豈可洗乎遂縊死其小姑亦不知縣役為何人旁無覺者越兩月某役偶乘舟過南潯忽見顧氏上其舟復忽告舟人曰吾前者不過以手摸其頸何遂死乎遂投水適遇某船緣其頸不能解立時流血死舟人揚其語關於小姑其事始白而報應亦奇矣 又云長洲有徐某者常而

不養病

常熟張塘樓有某甲種田為業家道小康鄰家有傭者娶妻某甲見之竊自念云若得此婦為妾死無恨矣遂召傭者買之俟其飽食後令其負妻如是者年餘遂得疾死旋納其妻以為得所願矣越一二年當八九月間新雨乍晴福禾初熟某適在田畔游行見叢莽中備棺欲朽忽生善念以為此人因我而死今年冬必必將此棺入土以慰其幽魂也忽聞棺中有聲突出一蛇而其足某甲大驚負疾行蛇尚在足端數圍剔之不去而某甲已患矣因自吐其前謀於鄰一村老幼咸來聚觀某甲死而復甦者數次忽謂其妾曰我腹腹不可忍急取刀破吾腹看其中果何物也遂抱持其妾而死須臾妾亦死

卷六

六

常熟某甲

怪親友借貸每拒弗見也其子年弱冠願思幹蠱往接或私自周給之其父大怒以為不肖俟其見客時持杖撻之欲以絕其往來未幾其子病醫藥難施或云癩疥可療也乃重值購一小瓶取其肝未及服而癩鬼來索命云殺吾子以療爾子宜天理所能容乎奪其藥去徐某百計復補卒無效其子竟癩癩以死而家道落矣

吾聞鄉諺有三代不養蠶。全家無病耗之。海關福清有某史者。山相國之僕人也。素懶。不畜蠶。年四十餘。忽於春日。患瘧疾。至冬。益劇。薄粥不能下咽。自分必死。長夜不寐。燈枯坐。逾几。上有炒米半瓶。鼠欲竊食。而不能入口。俄有一鼠。啣一著。植瓶中。以口咬著。又一鼠。啣其尾。而曳之。鼠遂倒。鼠爭就食。嗚呼。為樂。史觀之。不覺大笑。路出一赤物。如新生小孩之拳。頻覺胸膈清爽。遂能喫粥。旬日全愈。又四十餘年而考終。按此事亦甚小。然不可謂非通達其報也。

狐報恩

江陰高柏林。少無賴。就紹秀。住廣福寺。旁一日見。取僧縛一狐。將就刃。高再三勸止之。方釋。狐已逸去矣。後於佛前求問。終身得吉。名心。竊私計他日得志。當新是寺。及晨。有某邑宰。召高為長。隨願。寵任之。呼曰小高。宰治故。衝。差使絡繹。一日有。錄差。過召小高。付以千金。令辦供。應小高至。驛中。前站已到。倉皇迎接。忽失金。憤極。欲投水死。旋有一老人。救之曰。汝命應發。大財。此非汝死所。時供。應鋪。投一無所備。欽差。故廉。檢。見。反。大。悅。以為。好。官。召。其。僕。諭。語。見。其。伶。俐。即。令。跟。隨。嗣後。學。光。益。大。凡。關。差。置。政。皆。任。為。紀。綱。不。十。年。推。官。數。十。萬。金。自。郡。守。下。多。與。通。

北東國軍律四編

卷六

七

狐報仇

嘉慶乙丑。閩。陝。西。甘。肅。縣。有。高。中。秋。者。素。無。賴。而。美。鬚。身。長。八。尺。嘗。入。山。打。獵。有。狐。數。十。頭。盡。為。殺。剝。其。皮。而。食。之。是。年。十。二。月。忽。有。二。女。子。從。天。而。降。嬌。美。絕。倫。自言。瓊。宮。侍。者。謂。中。秋。曰。上。帝。使。我。侍。君。有。九。五。之。尊。願。自。愛。也。中。秋。竊。喜。而。無。相。佐。之。人。告。之。同。邑。武。生。王。三。槐。及。本。營。將。旗。牌。官。高。球。五。高。皆。同。夥。打。獵。者。也。聞。之。均。大。喜。遂。以。王。女。許。中。秋。為。正。宮。而。以。二。女。為。妃。嬪。二。女。者。能。操。豆。成。兵。點。石。成。金。之。法。試。之。果。然。遂。起。意。謀。為。不。軌。中。秋。有。傭。工。史。滿。者。二。高。欲。賜。之。以。為。將。而。史。不。屑。一。日。聞。二。高。與。王。將。劉。滿。頭。發。旗。起。事。約。有。日。矣。滿。星。夜。入。城。擊。鼓。縣。令。知。其。事。一。面。飛。稟。上。臺。而。以。滿。為。眼。目。盡。捕。獲。之。是。時。方。葆。慶。先。生。為。陝。西。

巡撫狀其罪於。朝。中。秋。等。皆。受。處。罪。而。女。者。香。無。蹤。跡。蓋。狐。報。仇。也。狐。亦。惡。極。矣。

又

淮南王某。家。素。封。因。開。寶。庫。藏。金。有。小。狐。三。頭。家人。共。逐。之。王。必。欲。殺。之。以。除。根。因。算。其。二。自。此。家中。作。關。無。虛。日。嘉。慶。乙。亥。冬。日。寶。庫。火。燒。深。受。賸。累。以此。控。告。張。真。人。給。牒。而。歸。安。靜。數。月。復。聞。如。故。王。不。堪。其。擾。將。燒。餘。當。包。陳。本。四。萬。餘。金。費。與。程。程。程。宅。忽。聞。空中。語。云。吾。與。王。姓。有。仇。爾。可。不。寬。其。妻。聞。之。甚。服。遂。不。成。約。辛。丑。三。月。包。樓。復。起。火。燒。盡。無。餘。矣。

蛇報

吳縣鄉民某。有。住。寶。靈。山。進。香。者。見。舟。子。擊。一。小。蛇。某。在。旁。戲。語。曰。蛇。能。索。命。家。之。者。往。往。不。祥。語。畢。徑。避。去。亦。不。救。也。是。夜。夢。有。一。蛇。人。立。而。言。曰。見。死。不。救。何。忍。心。耶。遂。以。尾。擊。其。腰。而。醒。覺。而。齒。痛。異。常。忽。出。黑。血。數。升。延。醫。視。之。曰。此。蛇。毒。也。醫。治。半。載。始。痊。而。家。資。因。以。蕩。然。矣。按。此。事。亦。小。然。推。見。死。不。救。之。心。則。何。所。不。至。其。得。蛇。報。亦。宜。矣。

食靈食飽

北東國軍律四編

卷六

八

常熟葛友區。為。里。中。富。翁。一。生。好。食。靈。常。費。數。十。頭。養。於。室。中。以。備。不。時。之。需。一。日。獨。坐。中。堂。聞。聲。中。作。人。語。云。友。區。汝。欲。滅。盡。我。族。乎。汝。月。內。當。死。而。不。自。知。尚。欲。害。許。多。性。命。乎。友。區。大。怒。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乃。置。烹。而。大。嘆。之。不。十。日。果。死。又。吳。門。有。富。翁。者。擁。資。巨。萬。其。子。某。好。食。異。味。一。日。宴。客。市。得。巨。龜。人。將。殺。之。見。龜。垂。淚。以。白。某。請。故。之。河。某。怒。遂。持。刀。自。斷。其。首。甫。墜。地。忽。躍。至。梁。上。咸。異。之。遂。烹。而。食。之。味。極。美。以。半。饋。其。姻。家。以。半。宴。客。某。僅。嘗。數。爵。即。目。眩。神。迷。但。見。屋。梁。上。皆。龜。首。扶。至。寢。室。則。床。帳。皆。滿。是。某。自言。曰。有。數。百。龜。來。咬。其。足。痛。不。可。忍。呼。號。三。日。而。死。

放生詩

吳門周生。存。善。放生。每。一。次。放生。輒。以。小。詩。紀。之。嘗。因。放。大。鯉。魚。作。詩。末。句。云。倘。若。從。龍。去。還。施。潤。物。功。頗。得。意。後。入。鄉。試。詩。題。為。白。雲。向。空。盡。詩。成。苦。結。句。語。處。不。佳。忽。憶。自。作。放生。詩。因。以。末。二。語。作。結。主。司。嘉。賓。遂。中。式。

鹽價憤

蘭州民張家。畜。一。驢。善。走。日。可。二。百。里。然。好。蹄。踏。生。人。惟。張。父。子。三。人。乘。之。則。調。息。

就駭他人莫能乘偶行署越姓者欲應教道入延請姑試借之帖然馴伏遂駢以行既歸夜夢黑衣人語之曰我張氏家驢也前生借君銀三百未還今當補償昨乘我至秋道界往返纒二百八十里尚未滿數借我再駢二十里則吾事畢矣問汝又張氏錢幾何蟹曰多不可說適醒而異之異復借以他適既而忘之去路稍遠忽奮躍欲隨地計程則不止二十里矣愈異之憤懣祝曰吾知其故矣但今距吾家十里不來汝如何得遠歸當以十錢買羽林劍汝何如驢視良久復馴伏就駢嗣後越故欲試之甫據鞍作欲乘狀即啼嗚長鳴矣夫變畜還借兒之說部者甚多此家大人在甘肅任內聽署中書吏所口述近事可徵信也

賴索命

李春潭觀察於癸巳年三月押糧船至懷甯縣屬之大長溝有復藝慎夜夢一老人鬚髮皓然言明早有難乞為援手後當酬報醒而不解所謂次早忽聞鄰舟喧鬧住見有一大水獺伸首近舟忽浮忽沒舟人聚觀之俄被獲繫懷所夢見而心動甘肅缺五百向買取皆允惟水手陳四不許且曰一皮箱值數金豈五百文所能買遂發漆錢陳已用鐵叉擊其首立斃刺其皮分啖其肉後食肉者皆病陳死刺唇憤

卷六

中自言我多生修養過尼觀衆人皆允賣獨爾不許擊我立死我必索爾命取為之禱不允臥疾數日叫噪不已而殞于途李曰物雖至微無不惜命浮屠氏之教最重戒殺蓮池大師有放生池杭人至今不廢以水族之物竟能見夢於人其為靈異可知靈離出錢不多猶有善根陳四立斃其命實屬殘忍宜報復之不來也嘗聞有某某嗜靈一夜夢黑衣人叩首乞命其妻亦相問次早漁人送一大籠至某某甚喜勸曰昨夜所夢黑衣人其殆是乎易放之某不允煮而大嚼忽思浴久而無所妻住視則滿盆皆血水骨肉無存惟餘一餅而已與此事正可參觀

鮮命

貴州貴州府上舍云貴嶺有某某性嗜鮮每飯必具年近六旬矣一日赴市買鮮採擇肥大者魚者今其自取其種袖探探手紅底摸之忽有鱗湧起繞其臂幾滿袖絕仆地鱗鱗皆鱗鱗皆人肉亟呼其子至拾回家中以剪斷鱗身而鱗首聚噬不放一散落而臂肉盡脫長統而能合市聚觀咸以為異有為之戒殺生者

鮮者館

山西省城外有晉祠地方人煙輻輳商賈雲集其地有酒館素驢內最香美遠近聞名來飲者日以千百計焉局曰鱸香館蓋傳鱸為鱸也其法以草驢一頭養得極肥先醉以酒滿身打將刺其肉先釘四格捆住其足而以巨木一根橫壓於其頸其頭尾使不得動初以百滾湯沃其身將毛刮盡再以快刀零割其肉或要食腿或食肚或食骨或頭尾各隨客便當當下著時其肉尚未死絕也此館相沿已十餘年至乾隆辛丑歲長白巴公延三為山西方伯聞其事遂命地方官查拿始知素是者十餘人遂昇署治其獄引謀財害命例將為首者論斬餘俱遠送充軍勒石永禁開者快之

金陵不孝婦

戊申六月余由溫州守任因公進省叩謁廉訪周石生先生聞與並將近者勸戒錄呈政廉訪溫厚和平而尤喜講因果頗與余同契越日叩辭燕談之頃廉訪云吾鄉有一事甚真確余所目擊者當為爾述之因云金陵城內家姓某某者而替僕一子一孫子娶婦某氏光輝異常人皆知其不孝孫亦娶媳則頗知禮義常不以其姑為然無如何也其子與孫時以小經紀出外家中惟婆媳三代三人並應門僕及童下婢均無之俾婦周虐待其姑者一日因事口角婦恨極逼姑於階地時竟被勒殺婦意謂外人固不知也而其孫媳難以相購因告其媳曰我有一要緊事告汝須終身勿向人言言則於汝不利媳見神色不妙亦微知大概者畏其悍只有首肯而已因告以故婦不出聲並囑以翁回問及但言得病身亡可耳因此一家內外絕無知之者嗣月俾婦怨毒被擻至大殿綠瓦高堂上神像森嚴燈燭閃閃臺下鬼役前立聞喚不孝婦某氏進因既保跪下旋復喚至後殿神之尊嚴與前殿同階下齊聲喊報不孝婦某氏到忽聞殿上者曰有人在此控汝去婦見階下跪一老婦即其姑也曰日前事在末及卷又聞殿上者曰噫地物殺法姑是汝一人自為事非婦自禍不能賴因各云事誠有之殿上者曰汝當何罪知之乎因拍案喝曰此乃彌天大罪在陽世當交還處死在陰世當墮地獄五百年後方得超生陽世之罪若有虛屬汝若能將此一段罪案多告世上一人得知則免汝地獄一日之苦汝切切之告云此事汝夫雖不與聞但夫綱不廢既不能制之於生前復不能免之於死後以汝母死非命感與斬汝汝回去便見分曉也階下鬼役同聲以喊大驚而醒因歷述前夢如繪未三日婦即得惡瘡遍身清濁自頂至踵無處不叫號四晝夜而死其夫

卷六

山西省城外有晉祠地方人煙輻輳商賈雲集其地有酒館素驢內最香美遠近聞名來飲者日以千百計焉局曰鱸香館蓋傳鱸為鱸也其法以草驢一頭養得極肥先醉以酒滿身打將刺其肉先釘四格捆住其足而以巨木一根橫壓於其頸其頭尾使不得動初以百滾湯沃其身將毛刮盡再以快刀零割其肉或要食腿或食肚或食骨或頭尾各隨客便當當下著時其肉尚未死絕也此館相沿已十餘年至乾隆辛丑歲長白巴公延三為山西方伯聞其事遂命地方官查拿始知素是者十餘人遂昇署治其獄引謀財害命例將為首者論斬餘俱遠送充軍勒石永禁開者快之

同月亦旋憲斷頭而亡

米生案卷

某縣有商人者以善賈致富縣有惡紳欲奪其利不應許以重息不應嗣以公事冰出又不應紳深街之商人女僕有二歲女夫亡紳誘僕使控縣云被商人妖術米生以死縣不准理紳又覓同時女者得五六家歸以利使皆控女被某商妖術致死縣皆不准使控府紳親與太守高太守某台以此狀係自古無此說亦自古無此事今安得辨此案乎仍不准紳囑大女之家控司及院俱不准紳乃作書寄都中當軸者言商人米生妖術已殺死多命當軸者轉致書於其負之中丞中丞恐事發有累於已不得已收商人研訊被成罪立法臨刑之日天為之變突起黃風白晝昏暗街市墻壁板柱望之皆無人相顧面色俱黃城中人無不嘆息曰此某商之冤氣也彼有自其縣來者言紳子忽得瘋疾大聲呼冤解言皆某商誣紳入視疾印手指呼罵紳不能近越數日而亡旬餘紳亦瘋瘋而亡中丞聞之懼使紀綱三四人自護一日與司道議事語未畢忽感聲曰殺爾者某紳非我也奈何尋我訂道謂其左右曰大人病矣速扶入延醫不數日亦亡自商人受刑後至紳父子死及中丞之死前後不過旬日此乾隆四十餘年事不忍斥吉其地與人相傳此案發後即有臺諫論列其

吳探花

仁和吳某履編修為翰林轉於道光乙未年四月初二日清晨由所居紅兒巷行過水涼口河干見老婦方提水急喚與夫二人自水中極起救醒詢之則以與妻不睦口角輕生以言勸釋出資喚與送歸是年即膺拔薦旋成乙巳進士一甲第三人入翰林丙午主試貴州

許司馬

仁和許君修廷敬周生篤部宗月之子也由庠生以府同知揀撤吾聞道光十四年權邵武同知事向知官為閱費而君能以惠政遠民德之俗好聞凡殺人者可以財贖免君獨不受迨謝事未行而縣苦水災千米幾千錢縣令楊某卒民會請許侯才且廉合詞請於上官攝縣事時方設嚴平糶君嚴立程式使吏不能侵漁又慮貧乏無以得食與修城垣以工代賑全活甚眾以此勞瘁致疾未一月而卒卒之日士民入吊皆哭失聲邵武邑紳張公是舉一官拜謁僕從甚盛如大府急出迎見則許

君也婚張云已為邵武縣城隍三月初八日准任同時學者數人許與張向夫人在

氏在家得學亦同並相迎借赴任所夫入夢中許之旋得疾卒十五年六月卽邑元

早往廣梅而在郡城隍廟邑宰子安衡進以君惠濟靈顯特詣縣廟禱雨大沛不

由畫起聞境官民奔走焚香於君生誕設祭演劇頂禮膜拜者不絕君之生歿始於

憲佑邵民如此是年閏六月邑人快訊者又筆示已遷粵而桂林府城隍其後浙人

吳小松公繼赴粵西魯林州刺史任至有不待訪問已噴傳許君調任示夢之實感

應如鑿會聞君弟子雙足履廣文宮及其家奉祀數語靈異之跡尚多信所謂聰明

正直而靈者也君之切嗣善其原履生能文章其必佑故而克昌也可知矣

金陵則氏

金陵周石生康訪先代皆孝廉康訪之高祖忠信無善與不俊昆弟凡三人嘗推財讓兩弟每於歲暮裏白金自舉兩至數十兩嘗盡以贖親聖之策塞出遇有窮迫不能卒歲者叩扉投之不告姓比而去數十年如一日家業漸裕再傳遂貧乏嗣絕其祖中翰公幼岐嶽聰穎年十二即遊庠十六食餼未幾登拔萃科乾隆三十年奉直南巡召試校中書入直樞庭中翰公有二子長為甲寅孝廉官縣令者次即

北東園筆錄四編卷六終

卷六

十一

康訪之封翁年二十登己酉拔萃科以體弱早世時康訪纔五歲太夫人守節撫孤

孀身代家足師訓讀教養成立道光癸未以第三人成進士入詞館歷科道出為監

司權接察使居官慈祥仁恕嘗更有以善其後論者皆以為先世厚德之貽慈蘭苦

節之報也顯縣令公嘗語康訪曰吾生不及見曾祖而幼為大母所鍾愛與外此

一日夜寤獨覺見榻前一老人倚案立目有光奕奕如兩竿竹隨日以遷愕然問

大母曰依立者何人大母叱曰深夜間童子毋得嚶語遂不敢言而其人面目猶舊

歷歷猶在日後度歲時懸洪先代像瞻曾祖真容如曾便見者熟思之即屢度見之

老人也彼時時時光炯炯遠射其額而為神矣

北東園筆錄四編卷六終





耳食錄



清樂鈞著



# 耳食錄

## 耳食錄提要

札記小說始自唐宋滄猶之子抱其咫尺閭邯鄲學步適成為西子之效顰獨作者奮筆為之借蛇神牛鬼之談達初善懲淫之意婆心佛口眾生懺悔孽緣樂旨潘辭片語發揮妙理具此才筆直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可食云乎哉

耳食錄總目

卷一

夕芳	鄧無影	青州賈	張將軍
樊黑黑	譚襄敏夫人	蓋宮仙史	劉秋暉
錢氏女	胡好好	西村顏常	紅裳女子
雪媒	蜀商	毛生	三官神
鄒忠介公	長春苑主	梅花美人	紫釵郎
畫師	荊州女	竹冠道人	上官完古
徐太保			

卷二

紫溪洞長	宓妃	跨衛者	葛衣人
過陰	沈魁魁	南壁社令	廊下物
秋心山人	秦少府	竹連環	大赤蛇
繡鞋	彭公子	方先生	市中丐者
李濟娘	困默真人	吳士冠	章琢古妻
阿惜阿憐	紫衣吏	胭脂娘	綠雲

卷三

王方伯	東倉使者	卜疑軒	田費鬼
攬風扇	蔣氏女	黃衣大夫	大王
蕭點雲	李公	芙蓉館場花女	哭笑疾
婦失褲	捕魚仙	獨樓	二兒役
岩桃	我來也	董公	香囊婦
青青	奎章道	李氏婦	胡夫人墓
古瓶	婉如	王侍御	東嶽府軍簿
段生			

卷四

韓布衣	影娘	劉生	羅臺山
揭雄	清河令	明綃	文壽

沈翬

沈翬	並蒂蓮	河東汚者	寶劍
蚊	平陽生	愛驢	吳生
貓言	介異	秦某	武侯碑
姚子英	奎光	燕	葆翠
蠟枝	施建昌	湯瑋	西坡逸叟
交物	繭蝦蟆	范依	過期孕婦
三都人	沈利梁儀	蜘蛛	畫吏

卷五

魏翁	女相	齊福喜	狼頭
何生	偷兒	柏秀才	龍磁
華廣	陳者	張碧雲	鐵丸
廬山僧	魁	韓五	易內
石先生	瘋道人	惡蠅	宋先生
金陵樵者	龍某	沈璧	余時總

章五

章五	王黃鬍子	貓犬	仍吉
石孝廉	周英如	廬山怪	戴公
癡女子	惡鼠	志誤	陶金鈴

宜川張伊理運於學而不偶家故貧一子名露年十三而伊理年齒幼頗慧其請父意伊理以不遇感憤竟令露廢業藉教以奉母三歲矣同邑黃生伊理舊友也以文學教授鄉里博而敏之今就學露母泣而謂黃曰公惠教範孤實起死人而月白骨雖然露之勿學天子之志也黃曰禮氏休矣曾而不贊豈理也哉張吾軍者非露而誰故人有知當亦首肯卒教之三年而文成令就都試試有期矣偶登城臨興發高吟得夕陽先石明羊角芳華孤洲暗虎頭之句一儒巾少年神骨清迥前揖之曰君非宜川張君者與余雲林鄰玉也適聞佳句不滅義山錦識之詞露怪其擬議不倫且問何以相識玉笑曰僕固識君君何不識僕耳露終茫然陽謝之而心儀其人漸與浹洽日既暮遂歸旅舍偶及試事玉曰君程文太斯恐不諧俗豈揣摩時好以圖一露露笑曰伯牙不以里耳改弦王良不為復禽易轍况文章不朽之業安敢自貶玉唯唯比晚辭去數日杳不復至試既畢玉忽來袖出露試卷擲案上露失色問所從來玉指其卷曰此豈利器哉吾為君謀易之已獲售矣露愈疑已而果信始異其

言及視所易卷文甚劣然心德之向玉稱謝玉歎曰吾非逐臭名場者以君祿命太薄又得大名恐造物見怒姑為此態若先世有清德厥後必大露由是愈奇之居數日別去露亦歸往見黃未言也忽報玉至僕從甚都即執觴具黃願為弟子黃既以露為先容深器之玉復與露約為兄弟玉長一歲露兄之明日玉至露家拜母以金幣數事為薦露及母堅辭不受玉曰以吾弟空乏且當周贖無已不勝之奉何乃却之弟母即我母也又何問焉露始謝而堂之嗣是日用衣食之需悉取給於玉而贈黃者亦厚其居數月玉曰已為弟謀得佳婦六禮無所虧吉期在邇弟當往就如以慈母睽隔為辭一月後俱歸可也露問為誰氏之女玉曰即去書知之問之再三終不告露疑以白母及黃黃曰鄭生固良士其所謀當不妄秘之款以示奇耳否則為爾惜費也爾第行乃與玉俱不三十里而至朱門洞啟院宇軒華玉下馬徑入使露候於外須臾主人出年五十許儀服儼然肅客入露趨拜主人熟視而稱曰真英特也既坐主人曰舊奉賢命許與老夫結末陳今以次女夕芳待君子實事荆婦抵牾之愛不欲弱女適隔是密故免君下賈耳露起而謝曰叨近水清極知欣幸露先人早背安得與大人聯姻且露之來也鄭兄實謀之適奉大教誠所未喻主人笑曰未識鄭玉耶老夫賤息也數歲前受業實實老夫心契則是有婚約之約故令玉訪焉而君夕陽芳

草之句適隱道小女之名故玉得相遇於城間也露再欲啟問忽傳夫人出見瑛顏貌如三十許人衣飾華潔侍者數人序坐少時多作家人憐惜之語而堂角簾中諸女窺客吃笑語露頗踴躍莫知措對已而玉整衣而出笑曰昔為盟約今則內兄矣露亦笑遂引入客館設食有數女或稱青姑或稱雲閣夫人或稱素英姊或稱阿麗佳來戲樂竊立其門感趣妖冶言詞浪瀾竊竊私語露聞之而莫敢支應履讓而已次日庭苑供帳工奏音樂女僕執燭捧香極夕芳出嚴妝極服珠翠煌煌成禮於金碧之堂同年於綺羅之席既成春風情好篤洽玉相傳之歡亦更踰於往日甫匝月露乃告歸將迎婦以觀母夕芳了無難辭而玉父母皆有悵恨之色露歸告母母甚喜悅黃聞之亦先來問狀既言及其父約昏投徒之事露疑昔時父或為之母愕然曰爾父平昔家居交接殊寡安得有是是必有異翌日同往迎之至則斜陽一片秋草離離愁白楊之悲咽咽空山之流水知是鬼物舉家驚訝露心傷自斷殆亦離魂踴躍而歸耿耿終日一夜夢門外薄雨曉從肩輿中一人乃其父也謂露曰余向館鄭氏獲訂姻事今年蒙上帝授地府司憲迫於公劇未暇視爾茲因鳳皇山苞元君神遊赴賞花之宴故追道來家告爾以由鄭氏偶為避難移家陽曲新婦賢淑終當合并吾已使人籌畫爾無憂也爾師厚德吾所深銘玉前奉爾師金幣皆吾俸餘之物為吾謝之匪以云

報亦故人地下之情耳爾母吾不及晤爾其苦之言託揮淚而去露覺而異之間者亦莫不嗟歎然合并之語莫得而明意謂非死不能也露殆不永矣反更憂之一日露傍徨郊外遙見綠輿一乘後一人從數十騎來甚速既近則玉也即下馬相持痛哭語別復事不勝嗚咽云自君去之夕即為仇家所攻幾投凶暴之墟賴與府帥有舊遣兵救護老幼家口僅以獲免避患他州極知與信貽憂無由陳述比得尊人書諭俾玉送舍妹于歸今已送至君家君宜速歸加意調護玉亦從此別矣幽明道隔相見何期言罷復痛哭留之不可上馬馳去露跟蹤至家寂然無所見神色黯黯投臥內將以破痕長清金枕矣既入乃見錦帳伏垂金具空室亟呼母母視之一麗女卧於綺幃氣息如縷乃夕芳也有頃目開四顧見露而泣半响能言曰妾形體初復宜令人環坐以受生氣於是鄰女駢集皆言國色夕芳故善言詞雖卧尊言而偶爾酬答悉出意表諸女咸况之晝夜更番守坐爭以氣盡其口中七日而起半月而能行一月而飲食起居了與人無異乃言其父鄭氏名落雲林人家頗豐男女僕婢數十人悉死於疫是時年十六異司言陽數未終當再生為君長風當戲馬與馬行迷罔之問遂已至此前者一月縷縷猶能記憶了了所謂仇家者蓋疫鬼也夕芳性質素婉沈憐甚萬事堂上尤以孝稱常念其父母兄弟不置每歲寒食輒與露婦具其恻哭而歸後舉一子

仕至州刺史此前明夫啟時事

鄧無影

鄧乙年三十猶處每夜坐一燈矣沈思鬱結因顧影歎息曰我與爾周旋日久豈不能少怡我乎其影忽從壁上下應曰唯命乙甚驚而影且笑曰既欲爾怡而反我憂何也乙心定乃問爾有何道而使我樂曰惟所欲乙曰吾以孤棲無偶欲一少年良友長夜晤對可乎影應曰何難即已成一少年鴻雁玉立傾吐風流真良友也乙又令作畫人俄頃少年忽成官長衣冠儼然踞牀中坐乃至聲言笑貌無不通肖乙戲拜之拱受而已乙又笑曰能為妙人乎官長點頭下牀轉眼間便作少女容華絕代長袖無言乙即與同寢無異妻由是日晏燈明變幻百出固不如此念久之日中亦漸離形而為怪矣他人不見唯乙見之如醉如狂無復常態人頗怪之因詰而知之視其數果不與形肖也形立而影或坐形男而影或如以問乙而乙言其所見則又不同一鄉之人以為妖焉後數年影忽辭去問其所之云在離次之山去此數萬餘里乙泣而送之門外與之訣影凌風而起頃刻不見乙自是無影人呼為鄧無影云徐德庵言之

青州賈

卷一

三

賈人有丙丁相善者皆青州人也約至長沙合資貿易訂以某日啟行會於某所既而丙至而丁不來候之十日丙謂丁爽約心非之遂獨往三年而丁至時丙已餓於賸將卜歸乃迎謂丁曰來何暮也我且歸矣丁深謝後期之罪而不言後期之故且曰君歸我亦歸耳丙問故丁曰恐君道遠孤行或有不和願伴君以贖前愆也丙謝曰君勿爾君千里遠赴必有所為今不終朝而歸乃以我故也我則累君丁固請同行丙乃許雖感之亦復疑之謂有故而稽遲者情也無故而旋反者非情也雖友生之篤誼與約之悔深不宜至此是必有異而丁於道途之間旅居之際金蘭之情雲霞之誼適於往昔又時道人生聚散之感朋友離別之恨使人悽然如觀寒冰而聽哀笛對落月而聞斷琴也既至青州丁距丙居近百里選丙三日後過其家當相待因執手泣述慟哭言別丙亦為之潸然不知涕之何從也三日過訪丁妻出見收淚而言曰先夫捐館已近四年其沒也在公南行之前夕故不及計彌留之際猶詩詩以失約於公為辭昨夢至家言公明日當來宜難泰侯之家以公方遠行未信今果然矣丙聞大殆命其子引至墓所持尊酒而告之曰故人故人已至此乎向猶謂君寒盟不意已隔泉壤而君不遠千里看我而同行故人於某生死原矣形泯情幾千古所僅今醉酒故人之宅能使猿鶴舊侶更望顏色乎言罷大哭子亦痛哭行道見之無不隕涕忽陰風刺骨

山葉驚飛見丁於塵海之中揮波拱手頭哭而滅

張將軍

聖人受命河海安瀾百餘年來嘯聚之徒沈心革面無復梗化當聞故老言昔有明之季有張將軍者逸其名嘗出海捕盜駕大舟一健卒數人自恃武勇欲探虎穴有少年書生形儀雅饒言有事他國厚賂舟人求附舟將軍故有令附舟者以謀議殺無赦舟人利其金私納之行數日將軍聞香榻撲鼻命索舟中必有盜得書生將軍置之舟書生自使非盜欲之海外省父無舟自遠故敢昧死來惟將軍仁恕將軍視其狀貌不類盜且憐其孝故而與之言書生能學問語才諳仙佛語屢商經濟謀倖借語諷諭出入雅吐史說總隨事酬應動中歡會將軍素長於文學竟莫能屈往往反為所難大加歎服自謂得書生晚也一日及捕盜之裏書生曰盜可服不可捕也盜能見將軍將軍不能見盜將軍不平乃大言曰爾書生敲枯硯翻書囊烏知將軍之能乎專制一方揚威千里長鞭所指遐邇恐區區海盜何足貴其斧刀哉書生曰將軍亦知海盜之能乎將軍曰海盜之能解街刀夜趁叢泊於開捕誅潛逃數澤耳書生以某所聞固不備此將軍問汝何以知之書生笑曰以盜言盜安得不如姑請試之將軍愕然時繁星麗空海波碎月萬里無凡帆隻船書生取菓自船頭吹之

拱黑黑

卷一

四

不數聲小舟千百悉自波中湧出明炬雪刀須臾環集將軍失色書生笑曰盜不可捕也雖然為國供職自應爾爾吾輩豈得犯將軍脚與將軍戲耳將軍無恐復以菓葉數聲大呼曰將軍珍重某去矣書生及小舟皆不見將軍亟命同舟喪魄者累日自是不復捕盜

有屠者娶一婦貌奇醜蓬髮懸鼻深目面頰頰而黑色膚高於項左後聳而右前垂腹膝大如瓜腰以下肉脫墳起者三四寸足復雙行步踉蹌頗好塗飾見者莫不辟易而屠者愛之不啻毛嫱鄭袖也有戲問之者曰何子鍾情之深也屠者曰吾每夜於絺帷中燈閃爍之際則珠見為麗人蛾眉巧笑頰頰多姿令人猿馬大動既與合體並覺纖腰一握肌理細膩兩股之間有香氣襲襲撲人不禁神骨之俱解也怪亦問婦婦亦不自知問或持燭就照之即亦無異其本形而去燭則復如是以是愛之而忘其醜聞者不信傳為笑柄詳請天下固有如是之溺於淫而復飾此說以誑人也屠者無以明其言大意憤乃日引繩墨諸惡少入其室今嘗試之果如所議於是欲淫其妻者故言不信屠者便令與偕焉所文幾過一邑不啻名娼矣一日方睡有人自牀頭謂之曰爾家合為媼無以致家故吾為爾媼易形吾與黑黑也去矣言訖寂無所見而視其帷中之婦醜態畢露矣屠者懼其形一夜三四起

不能寐久之遂別構馬向時往來其家者至是皆絕跡

譚襄敬夫人

宜黃譚襄敬公綸夫人某氏初配於季氏子歸之日遺失輪中真不可遇季氏醜之即反諸其母家與絕婚焉由是鄉里聞之無肯妻者時襄敬貧而未娶夫人之父使人喻意願不索其聘以女歸之遂納為婦夫人既淑且慧不類惡婦嗚呼其遺失之故終不肯言襄敬登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夫人以事召至宮中出而笑謂襄敬曰數十年之夢今日始醒矣向嫁季氏曰中途假寐二女使如內家妝束導吾至一處宮闈燦燦門闌歡重驚腹漲欲如廁女使引至一室因據一紅桶而遺覺而撒物汗襟矣心甚恥恨然知所夢之必非無故姑隱忍待之向所以不告人者恐人有謂我飾詞而包其羞也今至宮中悉符所見既而登瀛亦儼然故處使吾無當日之夢不能不有今日之夢然無今日之夢又安得有當日之夢哉月下老弄人何狡獪也襄敬喟然

蓬宮仙史

乾隆癸卯春金輪楊孝廉英甫為扶鸞之戲有仙女降壇書曰蓬宮仙史自叙為宋祥符間人貧恨早遊游於閩風之北履適上元夫人命居蓬宮宮掌玉女名錄云云為詩詞播筆立

卷一

五

就凄豔絕倫叩其生時事跡終不肯言固請再三輒書曰噫家烟燈檠中隱隱有彈淚聲細有黃素水者至亦女仙也於仙史為中表姐妹並有文藻遂離書仙史閣中執事數十條皆雋異可善手從元木處手錄成帙惜不盡記憶今紀其畧云仙史姓薛氏名瓊枝湘潭人年十七才難絕世隨父某守杭州遂家焉所居曰問花樓俯臨西湖雲樹煙波凭欄可接性愛蘭手植千百本衣袖履鏡皆喜綉之或畫為丹雘花簪左右題句殆遍嘗謂人曰此花逸韻幽香自是我輩復身當加倍珍護毋令與眾芳伍也閣中置書數百函竟日親校爰香屏對風日清美鏡命畫彩道萬花寶中吟賞忘倦既恐有踪跡焉遂於清夜易裝宵衣為樞米白雷駒侍女數十人皆綠衫短髮騎從行於時芙蓉秋菡萏香露凝鏡水澄輝佳月流素從倚湖亭自製新曲聯袂歌之聲振林木幽蹕驚輿與甜更收佩劍起舞陸離揮其與聲相應於是劍光九月光光交相映映湖中一草一木皆有歌舞之態萬舞如蟻集觀者外寂然無聲翌日事傳以為真仙下臨皆知其為太守女也久之從湖上得畫卷一旁有題句云蓬宮湖山是也非向人楊柳自依依六橋日暮花成畫橋斷畫油何處歸猶然神傷並不復出每當霖雨垂簾落葉飄飄對鏡自臨泣下沾襟疾且風強起索筆自寫落花小影旋即毀去更寫仙裝劍玉如意一柄侍兒旁立捧胆瓶神木開牡丹一枝凝視良久一恸而

絕者有開花小景四卷今無傳本降壇詩甚多余尤愛其絕句懷湘君云數行任雁起平沙暮雨江寒杜若花欲欲空船迎帝子濕雲封處竹枝綠苔黃水云歸真猶許住蓬萊回首前塵亦可哀莫問開花樓外樹六朝金粉已成灰又有先嘗同我覺明月向誰多春日楊柳野風香菜花之句仙乎仙乎此篇傳於吳君蘭齋余絕愛之並錄於此

劉秋屋

臨川劉秋屋先生曠達士也冬夜讀書甚勤常忘寢鄰有少婦亦夜紡不辨聲相聞也一夕漏二下聞窗外悉窣有聲響於時淡月微明破窗窺之見一婦人傍燈四顧手持一物似欲藏置恐人窺見屢置者屢易其處卒置榻榻中而去秋屋燭傳之乃一麻繩長二尺許腰纏纏鼻蓋必絃鬼物也入室閉戶以繩壓書下靜以待之已聞鄰婦紡紡而嘆嘆不已復泣穴壁張其狀則見絃鬼臨榻前再拜祈求百態懇懇婦視數四遂解腰帶欲自經絃鬼甚極踴躍急自騰飛出榻則仍結其帶而歸秋屋知鬼竟絕也無繩必不能為履遂不呼救而還坐讀書有頃聞鬼歎其門秋屋叱曰爾婦人我秋室門豈可啟乎爾能入則入鬼曰處士命我入我入矣則已入適亡一物知處士藏之章以見還秋屋曰爾物在某書下爾能取則取鬼曰不敢也曰然則去耳鬼曰乞處士去其書不然恐處士且驚秋屋笑曰

卷一

六

試為之看吾驚否鬼乃噴血滿面散髮至腰舌長尺餘或笑或哭秋屋曰此爾本來面目耳何足畏技止此乎鬼又縮舌結髮幻為好女夫鼻而前示以淫媚之態秋屋略不動鬼乃跪拜而哀懇秋屋問欲得何為曰藉此以求代庶可轉生無此則永沈泉壤幸處士憐之秋屋曰若是則相代無已時也吾女肯為死者之生使生者死乎莫問創法者何人執法者何鬼乃使生者有不測之災而鬼亦受無窮之虐也厲今乎吾嘗作書告吳司論其理破其例使生爾鬼曰如是則幸甚不敢復求代矣秋屋取硃筆作書託付之鬼曰乞焚之乃能持焚之而書在鬼手復乞繩而去其書繩亦在鬼手乃欣喜拜謝而去遠視鄰婦亦無恙

錢氏女

郭氏子聘錢氏女親迎之日魚軒至門得二女自軒中出聲音笑貌服飾無纖毫異彼此互相爭辨其家聲性極其母家既至二女皆泣就母與兄弟通款皆曰請除妖去母家亦竟莫能辨因令各跪母家事繼悉皆知其母曰吾女左足跟有小黑點就驗則皆有之各復驗左臂紅印亦宛然以及手足異身無不符或私謂曰是怪妖所為形聲之間何難畫肖必彼為淫媚而來若於牀第間試之則或莊或淫或貞或偽立見矣郭氏子挾二女就寢觀其所為亦竟莫能辨試之法殆窮母忍心設一策命立機於地約曰能起過者





不智遂致者不仁不智直不可以為人區區用財之道又無足論矣

紅家女子

常德有士人客漢中歸一僕負擔以從一日向夕不及旅店過一小村向村人假宿村人曰此地他無館舍惟一古廟然素有人妖怪殺人不敢宿客士人度日暮遠不得已乃曰吾不覺乞以一几一鏡為進旦之儀村人與之士人入廟下榻一室命僕宿其房因張燈讀書并取行篋中朱筆硯陳於几澄心息慮以待其變二更之後僕已熟睡有紅家女子年可十八九婀娜而來顧之而笑士人揣知妖魅殊不顧女乃延佇而歌曰昔伴笙歌隊今居王木旁銅丸埋漢殿誰是定陶王依郭斷續首節頗妙既畢笑曰郎識之乎士人答言不識因復少近曰更有新歌敢獻於君子乎士人曰第歌之乃拂袖簪斜斜足履聲而歌香更纏綿大媚百出其一章曰白月塵生暗鏡屋漆牀孤臥夜吳吳都景香臘無消息腸斷花奴空淚零二章云聞道蕭郎愛細腰香娘錦袖聲嬌自憐不及雙飛鸞猶伴行人宿麗燕歌罷立近几旁含情欲發士人取筆濡朱戲書其頰女大驚失聲而走遂不復至次日以狀告村人今窮其跡適索廟中見殿角一敗鼓朱書宛然遂破之得血數升及人骨若干魁遂絕

雪煤

卷一

九

康熙己丑冬崇仁有兩姓同日娶婦者一富室賈姓一士族謝姓新婦一姓王名翠芳一姓吳名貧而王富兩家香車過於陌上時形雲布空飛載如掌郊原豁谷之間一望皎然幾不辨途徑車上各飾絲繡覆以油幕檣窗封之一二寸絢爛容相似同行二三里共憩於野亭與夫僕僮輩體寒欲僅共拾枯薪火亭中久之而雪愈甚恐日暮遠道各擁香車分道而去是夜翠芳將寢環視室內查其具甚且非己物疑婿家賈而易之怪嘆不能忍乃問婿婿曰何也母曰咄咄豈有臨昏而易姓者乎然則汝家亦不姓吳乎翠芳曰我知之矣汝婿自姓吳吾自姓王吾來時途次過一城娘同避亭下微聞旁人言此婿吳氏其婿家吾亦聞之不能記憶殆汝家婦也而吾乃賈氏之婿甚堪兩家車從倉卒而行其必兩誤而互易之矣遂使人覘於賈氏當得其故或以為然而賈氏相距三十里使者明日乃道則延陵專女已共賈大夫射雉如皋矣蓋吳女視視妝奩問姓氏亦頗知有誤而心歸其意

姑胃味以從之至是知之伴為怨怒而盆水之覆已不可收即賈氏之子亦不欲其別抱琵琶也使者反報翠芳欲自盡或勸之曰王謝之婚本由天定始姻緣簿上偶備錯注合有此願則今賈氏已婚於吳則何卿自宜歸謝尚何負哉翠芳不可謝氏乃馳介詣王公告以故王公深異曰非偶然也即遣媒者來查願為奉香翠芳以父母之命乃始拜見姑媵同牢合香成夫婦之禮厥後賈氏復娶吳女憤恚而卒謝氏子補諸生終身恍惚兒女成行而翠芳以順婦稱焉是事也時人謂之雪煤

蜀商

蜀有商人某甲居貨漢口性誠朴而不善持籌每為同夥者欺蔽商知之亦不較一日獨立店門有美人翩然而入直上其樓商疑為娼女而同夥者之私之也將召而詰之美人從樓上語曰君勿疑吾乃孤也欲飲此樓故來耳幸日以白飯一器餉我當有以報商諾之不復言即以飯佳致無所見信其果孤也設飯而下執簾佳取器則蠶蟲者在視中視之白金也商驚異次日復設飯復得金如前日以為常向夥詢知其事因先往取器翼得金至則稅中飯如故乃笑謂商非已傾其飯而下及商佳則金也同夥羞曰金自樓出公物也當均分之商未應而樓上語曰吾以金子某嘗其樓也若輩盜賊其行每私其囊橐以欺某不罰幸矣

耳會錄

卷一

十

復望得當耶敢言折金者嘗吾石種事有石擲地上地為之裂夥漸且懼乃不敢言後夥眾謀欲殺商而分取其金置毒酒中邀商飲商未識也忽樓上叱曰夥眾不覺皆跪又叱曰拜躬皆向商拜商甚驚扶之起則皆膝屈不可伸樓上又叱曰好自陳其罪夥皆涕泣向商曰倘萌惡念利君財寶欲圖君殺毒酒待君矣又聞樓上叱曰有毒酒何不自飲於是數人趨起取酒將分飲之商亟登樓地火光星環樓上大笑曰公誠長者姑為公算此數人死今長跪三日謝罪然此輩不可與居公宜亟去吾亦從此逝矣於是見美人緣梯而下舍債流跡徐徐出戶而去商追謝之不復見矣夥果跪三日而後能起居凡三年商得金無算遂返成都為富人立仙祠焉

毛生

前明嘉廟時天下多故盜賊充斥錦帆綠林之徒所在多有洪州數舉子入都挾資順直道淮徐之間一少年來附舟叩其所自云施姓蓋亦應春官試者為獨行盜賊故來詐作與番窺其行李衣冠似乎烏衣子弟既入舟取箭中佳甚以江水適飲同袍俚語名談頗一塵厭皆悅之以為良友恐不得當也而已而江岸夕陽亂流明滅孤舟泊蘆葦中少年曰江天暮景殊佳某有短笛願為諸君一奏遂操管倚蓬吹之悠揚數弄真使魚龍驚飛曉兒欲

雖眾皆曰桓伊年今復生矣語未畢忽一老婦入舟中持一鐵杓食畢少平... 死呵曰許以不食食村落果此其為眾視其人形容怪備... 舌重呼曰賊賊公等非赴試者耶曰然有重資耶曰有之願獻賊賊母殺我客笑曰余不殺賊賊且殺公適吹笛號眾者是也眾皆起謝客曰賊眾且悍夜將執余世者可暫去前三里村高翁店一宿無恙也不畏者留更看余殺賊於是去者半留者半客或留者先... 聞呼即起視自引酒狂飲連飛數十斃飲罷取鐵杓枕之卧動聲如雷眾假寐俟之夜半忽聞客呼曰賊至矣投食諸船頭時月黑星繁微辨人影一賊持刀奔客曰若殺吾... 我今取若頭客不答即舉斧拾之賊應手而仆刀擊環進客從容揮斧呼作風聲與... 草瑟瑟相應賊左右撲刺落水餘賊奔逃客已奪得賊弓矢連發射之盡告斃觀者股栗汗... 流浹衣襟客忽扶策入船坐神氣瀟灑眾酌酒勞客復飛數十斃賊聲謂眾曰公等窮年佔... 舉足踪不出三里外豈知世路之險哉眾唯唯又曰國家求才待用自惟有具則近苟平... 平寤坐床頭弄稚子無以父母之身輕飲虎狼之口也今第行無畏眾羅拜曰向者不敢啟... 問今將軍活我恩厚矣願聞姓名以圖報效客悉扶之起舉斧扣舷曰余亦非將軍亦無姓... 名亦不望報吾去矣一躍而逝既而春闈一舉子逢客於號舍心訝此君能挽兩石乃復能

鐵丁字真異人也趨前問無恙客脫視若不相識亦不答即入號脫履覓其金鐵碗斑管各... 一別無長物初不敢呼問客直睡一晝夜不少醒次日午酌舉子文已畢將歸為心德客應... 其沈睡將不克終卷欲以已餘勇賈之遂呼客客大恚曰聖子敗吾事斷送會元矣舉子歎... 踏不知所對既而客嘆曰先生毛生豈非命也夫千金之璧當首王廷安能隨行遂隱自... 居牛後為渴睡漢柳榆哉今以吾文與公可獲亞名亦不負公數千里冒險跋涉也素紙書... 之風行海湧三藝立成柳于舉子之前曰吾去矣即挾空卷投有司緝疾而去舉子聞其文... 允稱傑構書法亦矯健非常嘆歎不已因棄已作雷客文以進果成進士第二名

三官神  
臨川某甲實中富與熟人之女私女曰郎家距此數千里一旦遠歸別選淑配妾如殘秋... 敗葉矣甲曰某雖歸必旋來謀與卿偕老何乃出此言女轉嗚咽甲亦憤然無以慰諭之乃... 曰卿不信立誓可乎女頷之地有三官廟神靈靈共詣廟焚香失之曰男某女某為結私... 緣願偕佳偶千里同心九原共穴有渝此盟神明之既立誓情好愈篤將圖偕奔女曰無... 庸也君鄉人客中與妻父善者不下十餘人妻父素重君若因鄉人為妾修致禮而求娶... 其誰曰不然又何必以違離之行為人笑哉甲曰其善無煩得嚴君手諭令其誓回以慰思

念某不敢違許住返不及期年某更得虧父命而通姦好不亦善乎女然之臨行之前外謂... 甲曰始終之盟固不或矣但早至一日則多受一日之賜若藉以歲月將有子哲委禽之... 妾雖捐骨泥沙其如三生飲恨何甲曰吾已為爾人為果若何當無他慮某亦勉期至矣... 灑淚而別既歸甲父為聘封氏女甲不能違已復得中鄉人書言為君謀守家節不可辱... 命但當速來完其好甲素畏父嚴不敢以聞退退狼狽而背誓之念遂決不復然中之... 矣將逆女於封氏先三日召屠者割牲將告祖廟忽有三人從南來形表儀儀還奪屠刀... 甲而割其陰擲于地而去旁人奔救不及也甲既聞守絕數四傳約半年乃能起親迎不果... 封氏之女亦別無為復父母物故家道凋落甲以腐疾不任遠高年六十餘遂至乞食嘗... 歎來余族兒童見之無不誦謚辱以創發死

郭忠公  
蒙仁大華山名也其神甚靈與善疾祈福祥者數郡畢至趾相接也有不誠者輒被... 趙元壇王靈官為左右二元帥輪流值歲相傳趙寬王嚴趙值歲來者有小過多不較其... 之峻而福之速者必王值歲也甚者被其擊立死或蹉跌傷折肢體刑視者痛目妄言者... 舌焦唇手足不戒者傷趾其指其輕者亦或得狂疾自道生平私隱事以故諸為不善者聞... 耳

其風不敢佳嘗有謠者至山下見一女足甚纖心羨之因以二指適度其長短指乃傳至神... 前海罪乃復又有一人言牛肉之美遂嗜嗜而後能言又有男女二人中途相悅夜尚... 合兩體連牽不能脫遂差痛俱死死猶相粘同棺而葬之其靈異如此郭忠公元禮敬禮三... 至而三不得上詢其故於人曰子之釋某物也神必惡之蓋易之易布釋乃登既謁廟見... 神旁有鼓某鼓也忠公詰神曰我某其釋神之宜矣神明革其鼓膚有說乎言未已鼓即... 從架上滾下直至山脚聞者異之使每歲供布鼓萬忠公既以理屈神彌自持憤雖暗... 室不敢或動神使靈官隨之三年欲伺其短每聞鞭聲鐘聲或日中燈下見其舉鞭欲擊狀... 而卒莫之擊後偶過井旁見修綆繫一膽瓶有水甚清潔蓋新汲之井中者而汲者不在忠... 介方渴掬飲之乃見水中有靈官靴影急取錢投於水乃滅遂不復見

長春苑主  
友人余君自號為虛子為余述元生事甚悉元生不知何許人也弱冠補諸生才名甚... 戰秋闈不捷遂結廬山間絕意進取游覽書史詩文之外唯嗜花若性命然未嘗手折一枝... 瓶一莖也一日獨坐有與焉旌旌空門外二青衣進謁曰夫人敬遣相道元茫茫問夫... 云與青衣曰長春苑主也即促登道元漫許之不半里便有香氣來迎澤衣沁骨又三四里



識者以爲尸解云

梅花美人

如東陳肖生以直名于時... 僕學景做居京師內城... 畫中龍鐘偃蹇... 人亦落落盡如故也... 後凡三年亦無他異...

紫釵記

有馮生居郡城外開花... 徐掩門如不勝情... 總花枝那生應曰... 相相何為生遂入... 人生笑問卿安有... 我乃得卿卿生笑... 出城婿可觀生大... 耳食錄 卷一 十五

之速也遂命青衣將酒... 之治豔矣生初最畏... 人花燭裏凡稱新... 壁出者有自西壁... 一審視成欲扶向... 家姑姑至則一美... 問阿素何不教來... 新人宜首塵生避... 後坐已而諸女以... 復凡器芳潔充庭... 聞乎一女曰此吾... 顧有所缺請即席... 小瓊曰吾為天人... 戲蓋生姓馮氏詩...

素母母來也魏姑抱... 就詩曰妝閣燈中... 愧恨絕無人色紫... 紫笑而戰生亦少... 一簾得五君者勿... 有辭者仍勿飲... 得山濤諸女意在... 一斗令同飲各半... 曰臣公山飲事... 代舉爵向生無... 曰妾聞劉伶以... 方母母懷見之... 素曰乳臭兒安... 東復尺噫生是日...

紫釵記

我寡遂力求罷原... 去生時已被酒... 會復縱飲至暮... 乃次第與諸女... 知之亦不問也... 怨之容可掬生... 夕諸女舉至... 紫釵及小瓊... 繼謂數日便當... 何來生大駭... 避生狂然道... 故妻不之信... 明日重改衣裝...

耳食錄 卷一 十六

知何處所長茂林墓葬之附後鳥悲鳴若有彈指而泣者生回念當時情況而散其氣欲再  
求阿郎呼我作新婦了不可得而泣別傷離之狀耿耿在心目間也遂憤痛而歸疾遂難  
數月而卒

畫師

徐氏厚夫者忘其鄰邑矣家號素封而好接其客技府之士多往依之有畫師客其家自言  
有奇畫願與眾觀之乃張畫於壁見樓台亭館畫畫繞迴類西洋畫徐問畫有何奇畫師曰  
吾能身入其中故奇也徐曰噫帖然一紙畫以丹青公烏能置身其間乎畫師乃向  
畫兄之即有一旁門洞腸盤身而入門亦隨合捫之如故索之不可得也共相驚詫門復啟  
而畫師臂下矣眾遂問畫中之狀畫師曰何問為第同往觀之眾皆驚畫師指畫中門最大  
者曰當令開此正戶以通諸君戶應手而開畫師先立門中一以手撥之入第見其樓丹  
樓鳥華翼飛跨於王侯甲第每歷一門隨覺改觀或粉壁森然或雕梁畫棟或畫棟飛簷  
開窗閣或總閣總下別有半池或石罅穿入另開園圃其堂室之形制矩方之外有似月者  
有似圭者有似弓者有似扇者有似蕉者有似香爐者有似鏡者有似環者有似畫者  
各器者環形繞無一雷同最後啟一偏門眾皆入乃徐妻臥室也時方盛夏徐見其裸卧  
耳

卷一

十七

白銷帳中皓體呈急不及掩避諸客見之無不掩口奔走至畫所畫固儼然在壁也徐大  
怒畫師辱已尋刀將殺之畫師復入畫中畫與人俱失所在

荆州女

明末時荆州有許氏生三子一女子以射獵為生女最幼年十六嫁北村廖氏子其教其  
夫家自舅姑以下悉得其意鄉里稱順婦而父母尤絕憐之諸凡亦各愛此妹歲時往來  
音問甚數每獲得鹿鹿鹿物或鮮肉或臘而致之雖一割之甘未嘗不共女歸盡  
父母咸歡數四一日傳得來母家女忽發狂走入室閉戶良久母於隙間窺之見一虎突門  
而出攫母嚙殺之父驚走虎復攫父又殺之其母在旁驚顧仆地死不之顧時三子方將獵  
歸過虎於門虎欲搏三子也哮而前三子正持獵具因共格虎得不傷虎復奔入室三子迫  
視之則虎方入立其皮露其乃其妹也三子哀號并其婦執女以詣其官女自辨形體則心  
變故不識父母當無罪今日不然心者身之主也心變故形變形變而心不不變且其虎  
殺人亦法所不貸况女而虎其父母者幾進置女於法

竹寇道人

樂安有士人備宿土地廟學土地飾其屬曰明日仙人過此宜酒掃掃除以送仙履履其

編曰爾我亦宜沐浴以備勿以慢慢取罪也士人趨問曰仙人為誰曰田真人也名平曰某  
亦願迎之土地曰何與爾等且爾凡骨尸居安得見真人士人曰某慕道亦有年矣反遜於君  
之紀綱耶土地卒不許士人大嘆土地命途之出戶而鳴願以為異歸以語同學者次日同  
往廟前伺之有竹寇道人自西來朗目脩鬚平度飄飄長劍各一繫於腰下過廟門而  
拱手為諸人私計殆田真人也但前棄其衣請大仙過我道人大笑曰某姓宮名去歸遊方道  
士而安知仙術何子之誤耶諸人請益驚道入曰既諸君欺留過屢某漫無短長之人安敢  
峻拒脚且過子諸人喜躍導之以歸共潔一齋而奉之飲食器具致致甚誠居十餘日諸人  
屢求度世及黃白導引之術道人茫然無所答忽染沉痾淹淹欲斃諸人始猶奉湯藥漸  
見其不疾支頰悔之咸登士人之長士人亦自以為胃弱也將謀還之於他室道入曰念某  
客死他鄉乞以此齋為葬地飲食而足我則公等始於之德也眾怒曰我輩謀識爾耗費不  
少此吾輩清修之所願以為爾宅兆耶忽一童子進門請曰吾師在此否眾問為誰童以道  
人對眾善告以病且給之曰爾師日望爾來我病歸去今始來爾輩聞之趨而入見道人已  
不能言但以目視童淚隱隱承睫童大勸解曰血數聲而絕道入見之長吁一聲亦死榻  
上諸人流淚不知所為懼為人所覺或具薄材探以夜半瘞之墳壤之下解視腰間劍光

耳

龍發視鏡鏡中皆黃金粟大異議瓜分之道人忽大笑而起謂童子曰可去矣童子亦起因  
擲其劍化為龍擲葫蘆化為鶴各乘其一飛騰空中冉冉而去諸人俱駭愕悟仙人之游戲  
失其臥室有香煙月不散壁間有五言古詩一首七絕二首曹曹淋漓滿向莫之見也抄而讀  
之隨抄隨滅五古云瓊樹三十大種在流霞閣朝范瑤台露暮掛懸山月風霜飽更繁花葉  
無衰歎葉落花下傾醉到臘脂膏七絕云空山明月照蒼苔劍匣塵封久不開黃鶴未知塵  
世世等閒我找出蓬萊海雲千片散幽機曷老無心却有仙仙侶相逢好歸去碧桃花下懶  
瑤琴

卷一

十八

上宮完古  
詔北上宮完古嘗行遠村歸值日暮投止無所至一山見遠燈明滅林外摩燈而至乃一小  
村數十戶各一燈燈色甚綠有異常火而足聲甚噪比屋皆然未便遠之隱身候候聽之  
一婦哭曰嗚呼吾不圖爾之至於斯也一婦哭曰哀哉吾夫痛哉吾夫一婦哭曰天乎何奪  
吾二男之速乎一男子哭曰吾弟素勤謹不意亦罹橫禍一老人哭曰吾經營數十年僅足  
衣食爾破我產已甚矣又復我子而死之此恨益有終極耶又有男女二人共哭曰阿父阿  
父衰朽之年猶不能免於溝壑其餘聲情哀怨總不能備又一家不聞哭聲但聞男女數人

父衰朽之年猶不能免於溝壑其餘聲情哀怨總不能備又一家不聞哭聲但聞男女數人

竊竊私語乃有人數四同門外若欲機事恐人必者完古甚怪入而問之曰是何聲之多也男女乍見皆驚避夜聞人語云客也何處為有數男子出衣履甚微推窗窺覷夫因光閉其門謂完古曰客遠來未知此地官長自奉薄以上會後如復虎數年工役繁興料亦難日役了男數千而少給其食小民失業勞苦無天飢饉流離道殣相望無以供租稅俸吏日來吾鄉呼號與雞狗不啻鄉民流離死後始蓋今則使且至矣聞縣官捉人除道罰使爪牙千百所在騷擾不於於勞傷則死於於劫掠官之問不能遠且謀有通耳完古慰之曰古有刀役之征民為上勞亦其職也及夫皆怒曰公若為吏當不減縣官之酷室中有婦人呼曰此何時爾輩尚閉門不與縣公差眼言未已忽聞扣門聲甚急男女皆各登一婦人悄語曰吏至矣吾當應之爾輩且從後門出遂啟門而奔完古亦從之諸人行甚疾頃刻相失完古道黑不能前乃伏於叢莽之內屏息伺之須臾見數吏持火炬挾銀鑄龜呵叱而來搜索甚急映火而竊有一吏似是族子甚蓋數年前已死者而聲清遠尋欲出問恐有誤因念此豈陰府耶且官吏酷虐如此鄉里死徒如此向何不少聞耶族間一吏曰不知從甚路去好一吏曰以路難尋當分道索之且行且語亦頃刻不見乃出尋路至舊村而婦人之哭如故也男子則皆逃矣完古欲求宿婦人皆曰吾家不使留客使於門外樓下坐夜久

門閉燈滅哭聲亦寂遂明視之乃坐墳家聞耳

徐太保 前明各鄉徐太保少時偶行綠野前臨石澗深不及軒蓋蓋可涉已解其履矣忽見一女子娉婷而至立而望之年可十七八丰態絕妍臨流不語懷望莫測若欲濟而恨無梁者徐曰美人欲涉乎女子微笑徐曰美人欲涉奈羅襪之難渡波何女子乃低頭自顧仍微笑而羞溢不勝徐笑曰書生之願背可作舟楫乎女子頷之乃以雙袖耐徐為徐以兩手挽其足載之中流依依屢載清波可鑑不覺微吟曰玉女渡銀河紅橋並綠波詩未成已登彼岸女子下而續之曰只因詩二句聲却狀元科豈能不見徐驚且悔惜神人之試已也復登天囑已丑進士第二名官至太子太保

耳食錄卷二 臨川樂釣者 紫溪洞長

金陵李翁遠其邑有城南別業多妖異其戶有年矣一日故人子黃生來假寓李翁告以異而黃固言不異不得已從之居數日有鬼自內出驚駭明冠冠甚古黃知其狀也叱之曰若何人來此何為黃曰以君獨處欲來共破寂寂耳君固解事者何乃發秘生滅燈耶我紫溪洞長也君第安之無所苦自是輒與談論終日詞義風雅語多奇異甚屢之而秘不以告李李使僕胡麻及其門無所執但見黃端坐語刺刺不休若與賓客偶談狀歸以告李李召黃詰焉則曰無之李曰是必有異不去且有惠贈以白金遣之歸黃不欲至謂李無主人情乃下逐客令始厭我不輪儲屋資故及金以請我也乃辭其金并益以白金遣之求僕別業以終歲李固長春辭而歸焉然觀其詞氣之間頗若迷罔益意之乃預買一舟約舟子曰客食即發而召黃解以酒遣一僕與之行并束其裝置舟中即解纜運去比黃覺已數十里矣黃念急甚欲返舟舟子知其故勿聽也行數日鬼忽至舟中讓黃曰我與若好友即去何得不告我黃謝之以情詎黃笑曰固知之欲返乎易易耳舟子聞之揣知妖妄舉高將擊之鬼乃黃黃登岸飛騰而去他舟及岸上見者無不駭絕也舟子亟回棹白李使視諸別業聞其無人馬隻既信黃至奮所曰此地殊穢吾已別就一室蓋還馬黃從之行二里許至一處榛莽甚便室宇荒穢復前行入一小門趨曲巷三四則迴廊曲榭雕題畫壁層層數十間便有童子二人出迎客而笑語之聲自屋簷間出者復嬌媚可聽也黃曰此老夫第哉非佳客良友來許至此黃謝之居數日故留甚厚是時黃年三十餘所遇多佻倖觀此豪華而無聊不平之慨不覺形於顏色一日酒後談心黃謂黃何爵終不樂第言所欲能為君效一臂黃笑曰吾屢視不信而願望願奪若得今科狀頭足矣黃躊躇曰不可若次科即亦無難黃曰君道言之何進有難詞俾毋班乎良久乃曰往朝而海或有滌然終不敢必也久之末有行意黃促之與俱往及半途遇一神廟會僧僧色慘然曰君累我禍至矣遂反避黃方欲問故忽陰雷驟降天雨雹如矢雷電交作碎骨崩山塌谷黃急避入廟而鬼不見既而兩收天露出踪之見巨蟒長二丈餘死於廟門外踉蹌而返

必死 有書生家洛水之家好異任俠書聲聲譽青衣來告曰洛神必把使下妾致命以君之高其將申不費之誠已至門外矣生亟趨出迎見洛神飄然降車塵飾容果如有男子建所



傳阿堵此皆天假之緣使昭其美而欲世間之知有祀也至於妬忌之流役夫若僕婦美如  
仇持放窺簾奈刀發被呈醜于廣眾之地揚穢於遠近之口頗使正士與歎詞人發怒口誅  
筆削怒及枯骨雖冰西江之水以洗穢持南岳之山以包羞豈能喻其萬一者哉若斯之故  
是謂天刑然或由頑純無恥之夫薄倖無良之子激發其封狼之怨驅釀其蜂蟻之毒以至  
於斯極固未有邊怨神仙宣威津度直以一姑上下千古如段婦明光者也貞固水鄉已危  
千霜未遭謹發而猶不戰思逞幾欲潰離極之應罪實最正宜滅滅故某得上藉妃靈下  
資兵力搗其巢穴殲厥渠魁一鼓而平無亡矢遺鏃之費天之所命非人力矣且身隸幅員  
曾不能復鞭撻刑預截橫流掃蕩腥穢而使穢穢惟薄憂恐環環守素之愆也敢自功乎乃  
亦酌酒奉妃妃為連引數航紅妝數百人皆次第奉生酒飲酬歡暢俄傳江妃湘君湘夫人  
等來賀戰勝皆乘車羽輪雲霞霞佩咸向生歡然莫舉之詞不可勝紀已而湘靈為鼓瑟江  
妃為起舞極音節神妙之能真使蒼梧雲漢淡落顧視諸女亦皆神意飄飄生於是亦憫惻有恨  
別之色妃謂生曰後二十年君當復舊舊服會還此此妾與君相見之狀也君但誌之無  
深憾於此行遂以旌旗甲仗與馬侍從送生還家蓋然一聲生乃驚寤家人環泣言已昏睡  
耳

路術者

東鄉諸生陳某方夜讀書聞東隣婦姑詬誶隣人歸而攜其婦婦嗚嗚哭泣不休少頃戶外  
池水泮然有聲疑隔婦念而自溺坐呼家人救之果曳一人起視之乃數年前其家傭工也  
猶嚙語曰聘金五十已在腰纏但欲一見新婦何久不出既而意曰權欺吾輩耶既而則又  
拱手作揖狀野然睡去乃據其面而醒之則四顧傍徨驚疑莫定曰何處至此何處取陳  
語之故且詰其自備恍然曰吾昨過父家橋見友人某乙跨黑馬而來某去矣溺死橋下者  
吾疑之渠問我欲得婦否有少婦欲嫁願贈若干吾為君婦之運與俱至一人家而路術  
者忽起曰聖子敗吾事叩其故不答憤恨而去吾遂而送之乃竟問諸水濱殊不覺其情所  
轉者即君東隣某婦也陳去使人視之則婦已投縊絕矣陳之傳聞是夜陳寤驚聞路術  
者來窗外且哭且言陳怖不敢出鳴嗚始去

葛衣人

江寧江進士之京師止逆旅小飲時嘗感寒折蘇冰酒忽見戶外一葛衣人過爾然而長  
跣足行雪中無來色江異之前叩其姓氏不答又問客莫年亦不答只引客飲酒半以燕  
首者再遂引入旅舍飲至無算不辭復進飽食至無算亦不辭而終席都無一語狀頗嗜  
江愈奇之次日將行請客償償勿許遂辭別行三日定一驛馬役人志望請江曰君見夫  
寬衣大笠短棹橫塘龍運立道旁者乎江曰見之一僧也彼何為曰今夜三鼓飛刀取君首  
命即得也江懼伏地求救答曰吾在固無畏果來者吾命矣乃成江熟履勿動至夜半  
客棧僧頭擲地上曰君危無懼吾已殺之然亦君被資太靈為漢所觀耳江初讀之客曰君  
囊中白金若干黃金若干封緘何狀藏置所處胡乃欺也江大驚失色連曰唯唯客曰扶此  
何為江曰欲住投某公門下以此為誓且客絕然曰汝汝固地營若此設吾目昧謀爾  
悔不教和高殺爾言罷復僧頭起屋而去時星光漸淡頃刻無蹤江慚且懼遂不復至京師  
而返

過陰

野老嘗言陰陽勾人住住有生人為之春謂之過陰其人言語飲食了不異人但就睡則嗒  
焉若喪呼之不能覺蓋其過陰時也榻下必有一仰一覆蓋仰其履則覺覆履其履則死  
不復返故每夜必局其履為人所弄也後一月誰當死者靴先弄之預見陰謀亦有村民  
周氏役此有年矣一日獨生汪然出涕家人怪問之曰吾弟某日死矣吾欲生之而不能也  
弟媳惡而請曰伯固忍勾其弟耶蓋謀所以代之民曰諾然必得生良符令者使冥司不及  
察則弟可生而吾不獲謹願安所得其人手數日喜曰得之矣同邑某生是也方讀書山中  
吾弟能入其室聞某日夜歸當係於途而要之數日又報曰無能為矣吾俟之南山之陸亭  
破之右某生過馬路三前而三踐重高所困吾德矣無能為矣期至而弟果死有如其言查  
舉以叩某生曰誠有是嗜者之復吾行草下而寒嗒者三毛髮皆豎立其始是幾後十餘  
年生補弟子員今年五十餘矣友人徐君能舉其姓名姑逸之

沈魁魁

河南韓生遊都下薄暮獨行見高樓隱隱粉壁紗窗有婦女笑語其中駐步聽之  
日暮于戲阿姊獲獲何一女曰三百餘耳昨復為阿姊擄去一女曰渠是韓子偏對者花  
一子曰連日張公子不來者解解張郎九載處矣一女太息曰錦綺纏頭金銀買笑大都冷烟  
寒月不及復記憶近有薄倖郎贈吾三詩九可艾也豈知吾輩多情生離處前已置驢况  
子形銷骨化不若齊相想之樹行且成林矣諸女皆笑矣問其詩云何女乃為詩曰舞



衫如蝶鬚如鴉醉倒城南碧玉家一畫紅樓樓夢醒風苦雨送愁眉眉欲秋冷畫屏樓  
娘卷裡太瘦了紫羅紅杜都尋遍何處空山草草青樓閣人窺即其七妓沈相相詩也  
身間高樓已失所在惟白楊蕭瑟夕照樓林數息而返或復置中二詩楊楚之終身不復幸  
妓斯亦迷香洞之閉門羹也

南華社令

桃江之瀝有漁者一人舟往來烟水賣魚得錢沽酒獨酌一夕明月滿江飲乃既忽有客  
造舟來飲漁即引與共酌問其姓名客視以對於是談風說雨相得甚歡天將曙客始辭去  
至夜復來漁是日得魚倍於往日沽酒亦倍之復與客暢飲無少倦色客笑曰君可謂得魚  
而不忘客矣雖然君既喜酒而不費我資君魚而不勞可謂相須亦復相濟漁愕然不解所  
謂客從容曰君勿怖吾游鬼也今日之魚我所致所以報昨夕之惠也此復當日日為之少  
佐香觴耳漁素豪曠聞而樂之自是捕魚飽盈網皆鬼力也蓋則捕魚買酒復則與鬼豪  
飲雞鳴而罷近半載矣一夕飲半酣色不悅語之乃曰明日受代行與君別矣詞甚悽惻  
漁亦惘然明日向之有一婦人携幼子而來既及河于自投於水子戀母亦從之漁心知鬼  
之所為殊為之悲惻欲救之而無從也少頃婦人復携子衝波而出適還上岸去若君有自下

卷二

六

捧之者心轉訝之謂鬼之不能禍也此復鬼復來曰今日日本當得代與鬼一婦人并我其子  
吾不忍為卒終處水國謀于波臣之籍耳故復得置桓於君前漁敬之謂其已死而仁心  
特厚也因縱酒歡呼訂交莫逆又數年鬼復辭去曰吾前者一念之善冥王嘉之已為轉奏  
上帝得授南華社社令明日走馬赴任矣君倘念故人宜來相訪雖不能復見然必有以  
待君也漁許之且問不復見之故鬼曰此非吾所能主也適殷勤酒液而別越數日漁掉舟  
龍南至某村求社令之祠而道焉則村民相侍于路開漁至則皆訝且喜漁問故村民皆曰  
昨夢社公言明日吾故人來訪爾當迎于郊為我作東道主人慎毋慢客也故先俟於此亦  
叩漁所以訪社令之故漁具告之莫不嗟異既引漁至祠設香燭茶酒雞魚之供漁捧  
香酌酒拜祝曰故人別來無恙今受祀茲鄉不憂餓而故人仁厚愛物亦宜有大造于茲鄉  
也惟是澄江靜夜孤岸扁舟無復素心人供杯杓矣言訖不覺淚下忽有香風起於神座拂  
漁衣袂飄飄舉動他人則否於是觀者咸異之就道至家勞以酒食數日不能且且有錢  
鼠之贈皆神應也漁將歸辭于神復有香風送之至舟而復散漁每數年一往神異如初

廊下物

某甲是起見一物狀如人一身兩首自項而分臥於階下鼻較軒昂人驚而呼家定集集

以杖擊之物驚覺而起視其兩首耳目口鼻並與人同但一面瘦老一面天少者修志少  
者歡愉或感或異物兩口並言曰我不足異落落孤山有鳩鳩者乃其耳我當以迎衆言能自  
稱問誰去半胸借一物至立于階前人身而九面環扇而生大如拳狀亦不一有噴氣者有  
哭泣者有喜者有怒者有愁者有閉目睡者有傾耳聽者有言語者有靜默若思者皆既見  
人亦不驚避亦不近身而兩首者立其旁伺之甚恭若屬役焉九面者謂衆人以我不足異  
何不請吾用願於足傳去東方嗟呀聞見二物導一物自門而入其首乃多至無算養生  
側出若花艷或仰或俯或側或歌悉大如桃核妍媚難見奇正互出語言嗚雅不能辨少頃  
變形異相則衆人之說悉其無異纖纖相顧各籍得噴傳一粟勿厭下有便足自地仰出  
須臾及手又須臾及肩躍然立起首大於鸞並無七孔子是二物見之驚走此物速之疾于  
隼鳥頃刻失所往竟不知為何怪

秋心山人

呂生者名並相維揚人少貧而孤遠於學有中表余高甫其妹玉簪春國色也且其屬交與  
生同歲兩人自幼相愛為兒嬉戲聽絕倫而相得亦甚異于他兒玉母嘗笑曰好一對能  
言鸚鵡時兩人方九歲聞而解之相愛因愈篤儼然雌雄之依倚也十二歲便合能詩唱  
和醉答之間每有多情謔年十五歲玉父約之甚嚴生至其家不使復見兩人之怨自此始  
玉母於簾下窺生動至永日生亦為之神魂離舍也屢託媒者致辭而余氏以生困窮不  
許積半載生以文會過高第五排側簾下乘間以自書投生於密處折視之其書曰自二年  
來會絕踪疏眼中十里每恨歲月淹馳妹將拜而兄且冠不復如來時時且夕左右形影無  
惜也向使此身當重推蓋則相見相依亦何至避若仇讐視同行路約以文章而深隱翠  
以毛羽而高騰吾兩人者何以異此哉乃者臨風歎異向月孤吟形影無端實音誰是詩思  
逐榻木同枯人與落花俱瘦回憶簾鏡堂下鴛鴦林前言笑宛轉之時恍恍然如隔世矣  
使妹而尤頭顱便可訂筆硯之交兄而蟬鬢綠眉亦可作閨房之侶安見鏡來不可並稱  
而草昭不亦可謂擊乎奈何勢異松蘿嫌妒承李天定限制夫復何言彼謔言聞北山之鳥精  
術填東海之淚亦可以喻此書也願與有心人共鳴之小妹玉簪欲推言生自書揮淚承  
具回牋其詞不絕大約以徐圖之言相慰而俚激之音亦復形如山下也後屢以詩詞自  
願下擲遂其家微覺之防愈密生不得恣快而歸而玉乃自此病矣生聞之愈加切愁  
結百端腫腹及瀉強支風日托故違余氏訪其病狀則已沈痾矣惟斷髮絕粒矣生悲惻之  
形形於顏面矣而玉父母兄弟顧感之子是時跡不復去聞有秋心山人者善書手之能

卷二

七

和醉答之間每有多情謔年十五歲玉父約之甚嚴生至其家不使復見兩人之怨自此始  
玉母於簾下窺生動至永日生亦為之神魂離舍也屢託媒者致辭而余氏以生困窮不  
許積半載生以文會過高第五排側簾下乘間以自書投生於密處折視之其書曰自二年  
來會絕踪疏眼中十里每恨歲月淹馳妹將拜而兄且冠不復如來時時且夕左右形影無  
惜也向使此身當重推蓋則相見相依亦何至避若仇讐視同行路約以文章而深隱翠  
以毛羽而高騰吾兩人者何以異此哉乃者臨風歎異向月孤吟形影無端實音誰是詩思  
逐榻木同枯人與落花俱瘦回憶簾鏡堂下鴛鴦林前言笑宛轉之時恍恍然如隔世矣  
使妹而尤頭顱便可訂筆硯之交兄而蟬鬢綠眉亦可作閨房之侶安見鏡來不可並稱  
而草昭不亦可謂擊乎奈何勢異松蘿嫌妒承李天定限制夫復何言彼謔言聞北山之鳥精  
術填東海之淚亦可以喻此書也願與有心人共鳴之小妹玉簪欲推言生自書揮淚承  
具回牋其詞不絕大約以徐圖之言相慰而俚激之音亦復形如山下也後屢以詩詞自  
願下擲遂其家微覺之防愈密生不得恣快而歸而玉乃自此病矣生聞之愈加切愁  
結百端腫腹及瀉強支風日托故違余氏訪其病狀則已沈痾矣惟斷髮絕粒矣生悲惻之  
形形於顏面矣而玉父母兄弟顧感之子是時跡不復去聞有秋心山人者善書手之能

前知因住卜之山人曰爾兩人皆散仙也偶涉花月之戒上帝怒諸子人間相慕悅已三世  
至第一世君為臨海人姓白氏玉為邯鄲人姓伍氏兩家同官於粵西伍因上已踏青郊外  
與君相見兩人俱感情而亡第二世與玉同生於豫東君姓元黃玉為貴粉者玉黃之女  
君黃市粉其家見而相悅屢遇之得通辭焉玉因是而殞君亦以影結死今兩人之算亦垂  
盡矣然尚有一見之緣若忍而不則君可延三年之壽生曰吾輩雖速死而可對情于彼美  
手願何由得見願先生教之山人曰三日後已午之間待於某村佛寺玉當以祈病而來可  
得一晤此後即長別耳生如言果見玉偕母同與而至廟前婦容神韻頗楚生前拜母曰栢  
亦以祈病至此詎意相遇因揖玉曰阿妹珍重不覺相視涕洟言詞嗚咽母大怪怒促女歸  
遂各登車而去生肝腸寸裂飲泣歸家沈寢數四臥不能起已而傳玉卦首至不覺撫膺  
大恸曰玉妹玉妹一至此乎妹死我何可以復妹而生雖無一息尚存不可無一言  
以告妹也乃力疾攬筆書傳祭紙一閱云誰能補蟻蝕蝕斷姻緣薄烟絲薄珠樓人去彩雲  
黃土此身不作芙蓉主三生石上相思苦幾處淒淒數聲鶯鳴魂而絕兩人贈答之語不  
下數十字不能盡記今錄其數章玉贈生七律云萬丈愁思一寸心暮雲凝院冷花陰縱橫  
玉筋燈前淚怨亂寒月下琴瑟無聲春寂寂青鸞信杳夜沈沈上宮獨處東離老命薄

卷二

神傷自古全生和之曰嬌驚啼亂惜花心日轉西樓落晚陰難曲未調風月笛朱絃欲斷風  
凰琴那堪路遠天難問祇覺情深海可沈悔恨十年空守玉豈知遠瀾似如今生之七絕二  
首云隔面垂簾雨地孤洞庭雲水渺蒼梧分明原是相如竹猶帶當年血淚枯自從冷淡化  
啼鴉倏忽黃花九月天一枕新愁不成夢秋風秋雨夜如年五言律云才子休名玉佳人莫  
姓秋淚流白雲曲塵汗珠瓊圓自首愁如此於今恨更殊憂憂傷一水牛女望河鳥又有憶  
玉滿庭芳詞云粉蝶舞金蟬舞飛來伴澤平泉春花秋樹伴侶過年年一且轉蝶隨蝶  
傷離恨冷露漣漣空惆悵關干曲處魂夢永相牽堪憐得記畫眉低恨恰趁花翻更一捻  
纖腰斜倚風前別後知他愁絕嬌樓樓會否依然休斷腸昔時兒戲也是好姻緣五五絕二  
首云即莫牽紅絲莫題紅紫嫌嫌玉畫為卿蝴蝶消恨桃花紅玉畫為卿蝴蝶消恨桃花紅  
恨多結在相思不絕筆七言絕句云芙蓉凋謝可憐秋一雲西風下土游魂得借時王母鵲  
來迎待女返瀛洲又有贊句如花綠才子逸月向美人殘佳句莫愁深情伴夢伴夢伴  
單影眉曾楚山世間大恨歸兒女天上飛仙怕別離心似沈檀爐內火人如桃李鏡中花  
云云皆可喜

秦少府

浦郎秦少府官常州其子秀少而能文與常州殷生者相善殷喜美而早卒葬之郭外殷感  
傷不已冀其魂見於夢中禱之三年而不應會少府早于官嘗畫畫秀無刀斧傷移柩佛  
奈托家口於殷生而自往求親舊之官始錄者長洲令張秦之內兄也於秀為舅氏張女石  
小雖有姿容年十七歲死族親未歸武并黃某秀之從姑之夫也黃子論與秀同生時年月  
故自幼投契是時年俱弱冠秀與黃不羈自秦晉任職秀與兩家眷屬一談面者凡八九  
載至是相見益親曠秀往來兩家住無常所久之漸與論為北里淫黃知之召論切責併責  
秀張聞之亦謂秀奈何與殷偶為伍秀與論俱不聽也一日薄暮共游園見數女妹麗倚  
門盼客兩人私語曰必倡之居也故挑之女郎皆受呼客入紗燈錦帳華燈迷入飲酒既醉  
各遣一女就東西寢室皆請妓之尤者夜半給入怒呼秀秀驚問則曰賤婢請就乃敢以紀  
信誰我於是燈燈映帷秀未及答忽聽視共寢者亦一醜女殊非堪時所選者也將應論  
女急掩其口曰慎勿聲揚及矣秀懼不敢再言論亦為其妓所止寂然不問秀私叩醜女  
禍及之故答曰即君年少當大用故特相告主人異姓兄弟五六人皆擁護無常以請美  
秀秀辭復就就則易之妾所以得侍君子也玉杯之詐有年矣覺而嘆者則殺之生夏死者  
不可勝數今幸主人未聞不然危矣少須辭別宜若為勿知也者以示彼希疑則可免於難

卷二

明宵主人飲他所若再來彼美可圖也秀謝而起呼論出論之而論之醜女亦云須臾主人  
出果五六人皆身長七尺狀貌猙獰各執色相視論秀心悖辭以有事欲早歸歸金而予之  
累不返復來易女之事主人乃喜且却其言曰兩公宿拜慶多矣余無所用金論秀強之受  
時論女在旁咸以目相視論秀會意乃懷金而出門皆局鑄主人啟鑰乃得出論謂秀曰反  
來美人吾見亦罕當再求以舉夙願且現其寔秀然之薄暮又住馬諸女仍定客於門問主  
人果赴飲他所兩人喜各私所選妓而幸之秀將獲女忽自陳乃常州殷生之婦秀驚曰殷  
生吾友也其婦死已久何妄乎女曰君勿怖吾鬼也吾姊妹輩皆鬼也芳魂無依為強鬼所  
劫望乞救換言罷嗚咽淚滿于秀不覺惘然為之悲愴反忘其為異物也因問鬼亦能淫  
入乎女曰甚於人秀問切嬈有擇乎女曰鬼之好與人同鬼之淫與人異秀問其異何女  
曰鬼純陰而無陽不能行人道恒使醜者媚人取精而食之然後還色而御之其具侍于人  
而事之辱且虐亦甚於有生之日秀不覺怒而起曰媿氏勿憂吾武士提利劍斷此  
賊賊頭女曰如是則無濟若君老舍殷生使投膠其縣城墮則此輩無粉矣城墮非他君之  
府君也生平居官廉潔上帝嘉之故有是命秀思善女集方有問論論急啟門呼曰君知其  
異乎秀曰知之論曰君知張妹小惠在此乎秀聞言急呼張妹安在張妹泣而出婦魂驚



務觀成於一日。又聞而往戒之曰。公衣犯大忌。必不可服。即服當以明年之某月某日某時。庶無患。公宜信之。毋謂鄙人之言。不驗也。公曰。陽諺次日即衣之。方某頓首。忽有人影出衣中。欲然遂滅。公子始疑。憮然轉念。一夜之微。何關休咎。或曰。眩所殺卒衣之。以事如岡上岡。上者。小市。名也。事畢而歸。道逢擔者。負棘。執過之。甚疾。棘端勾其衣。衣為之裂。乃止。擔者而呵之。擔者不避。公子怒。三掌其面而去。是夜擔者歸。號痛語妻。曰。彭公擊我傷甚。我死矣。爾曹不可忘。言畢。遂死。妻子嗚於里。正夜奔。公子聲以號命。明發將詣縣訴之。當公之子之掌擔者也。里正在焉。乃謂公子曰。日間之責。余實見之。公子拳之。亦太甚。動中殿會。是以連繫。公子知其誣証。而莫能辨也。私許里正金。求其排難。願以萬緡贖擔者妻子。且經紀其後。以求毋訟。里正主之。遂息訟。計公子所費。不下三萬金。而家藏頓盡。或以語艾。謂不聽公言。果至於此。艾歎曰。未也。猶有甚時。公子憤怨不已。乃過擔者家。撫其棺而大哭曰。吾與若何仇。爾裂吾衣。不吾償。薄責爾。亦其宜也。爾之死。病也。命也。爾妻子因以為利。破吾家。潘吾產。爾死有知。寧獨無愧於心乎。其妻聞之大恚曰。爾本吾殺夫之仇。僕傾爾產。亦大幸。今既若此。吾豈以夫之死為市者乎。自爾非實。竟吾夫心有所忍。何為輸吾金。而營其喪事。即命其子訴之。縣令驗屍。得死傷五六處。乃抵公子法。里正亦以受賄。蔽辜。比於同謀。降一等罪。夫破吾衣。而不避擔者。則有罪矣。從而薄責之。亦人情所時有。未應遂得修報。然必其平日暴橫。不逞。有以取鬼神之怒。迷於彼而償於此也。不然。亦其前生業克也。至卜者之言。本不足信。然人生有吉。康亦有凶。悔。步不謹。禍。機伏焉。雖無人言。亦當隨地自警。况有卜者之言哉。此與陸次雲北野奇書。所載推車者。破衣事。初相頰。而後相及。蓋彼能忍。而不較。此屢警。而不悟也。又嘗有一人。出遊通市。一無賴漢。迎而歐之。非醉非顛。不可理解。其人猛悟。此漢無故而辱我。非前生仇。即今生業也。再拜而謝之。拂衣竟去。市中見者。無不服其量之宏。而怒此漢之狂也。次日。此漢無故。死其人。以見。故得免於累。善哉。君子克己。以全身。遠人見。幾而遠禍。斯人有焉。此可以為法矣。

方先生

明萬曆間。有方先生者。西江人也。性頗端嚴。聚李康。至京師。館於宗室府第。一日。偕主人。偏游諸宅。見後苑。一室。華麗。軒窗。樓榭。皆極。而扁扁甚。固時方感。炎威。熾人心。念此地。清曠。欲避暑。其中。請于主人。許之。為掃榻。鳥。先是。宅。素傳。有異人。不敢居。亦絕無所見。主人。雅不欲拂。方。故未之告也。方。乘燭。觀書。至更。餘。就寢。將欲。寐。忽聞。簾。響。環。珞。之。聲。球。然。於。於。戶外。戶。既。啟。見。游。訪。房。遺。子。姪。所。則。女。即。數。輩。皆。態。妖。冶。衣。裝。奇。紅。燈。翠。葆。共。擁。一。

麗人方必主人。踏燈。高。長。夜。之。游。偶。至。於。此。又。念。直。達。獲。所。何。無。聞。聞。得。無。以。已。新。選。而。請。權。故。未。之。識。耶。故。以。驚。之。麗。人。遣。問。嗽。者。誰。方。以。姓。名。對。麗。人。謂。侍。僕。曰。方。先生。正。人。也。安。得。被。之。更。語。而。去。翼。日。欲。以。所。見。語。主。人。恐。瓜。李。之。嫌。而。貽。語。姬。罪。乃。託。他。詞。遣。麗。人。而。洩。於。其。感。屬。某。感。匪。人。也。竊。幸。之。潛。往。宿。馬。冀。有。所。遇。果。聞。鼓。樂。聲。自。樓。而。下。急。於。門。隙。窺。之。見。鑲。仗。至。麗。事。一。麗。人。中。坐。琴。樂。既。闌。兩。行。班。衛。甚。肅。無。敢。肆。者。中。坐。麗。人。忽。怒。曰。關。方。先生。已。去。誰。何。至。此。和。氣。道。人。乃。爾。遂。為。勾。致。須。臾。二。女。即。破。門。而。入。以。銀。鑄。擊。或。頭。擊。出。堂。下。麗。人。數。之。曰。穴。居。鼠。子。欲。隨。公。房。難。大。不。可。得。敢。犯。神。仙。眷。屬。耶。其。心。可。錄。五。新。以。徇。成。叩。頭。乞。哀。悔。罪。麗。人。曰。若。爾。實。污。吾。以。令。皆。爾。以。死。爾。宜。舉。以。告。人。也。若。秘。之。是。爾。心。巨。測。終。當。殺。爾。矣。乃。命。杖。一。百。而。去。次日。日。人。來。見。感。死。轉。於。地。血。肉。狼。籍。氣。息。僅。屬。病。一。月。而。後。痊。焉。每。自。述。其。狀。云。

市中丐者

昔。通。州。市。一。丐。者。一。杖。衣。不。襪。鞋。不。底。便。患。瘡。臭。惡。市。皆。海。算。達。人。則。呼。曰。肚。裡。飢。肚。裡。飢。人。與。之。錢。則。難。與。之。食。則。不。受。如。是。三。日。人。咸。怪。之。謂。其。飢。而。不。受。餉。始。狂。人。也。及其。再。時。則。呵。之。且。惡。其。臭。穢。遠。之。境。外。丐。者。笑。曰。我自。肚。裡。飢。耳。與。公。等。何。與。於是。呼。更。急。忽。米。肆。一。少。年。跪。於。丐。者。之。前。曰。師。度。我。師。度。我。丐。者。大。笑。舉。手。對。眾。曰。我。今。真。度。李。機。矣。遂。挾。少。年。凌。空。而。去。少。年。姓。李。名。機。也。其。隱。語。云。丐。者。去。後。市。中。香。三。日。又。宛。陵。市。一。丐。者。衣。百。結。之。衣。袒。其。腹。腹。患。癩。瘡。膿。血。被。體。腰。肢。不。可。近。大呼。市。中。曰。誰。人。毒。我。肚。人。咸。怒。罵。曰。賤。乞。誰。毒。爾。肚。者。丐。仍。呼。不。止。一。判。官。肩。輿。而。出。過。於。市。即。降。輿。跪。而。毒。之。丐。及。判。官。皆。失。所。出。仙。人。游。戲。往。往。如。此。以。正。道。論。之。殊。不。近。人。情。呼。此。其。所。以。為。仙。人。歟。

李齊娘

桃源。離。散。之。弱。冠。愛。岳。州。夜。有。女。子。款。關。而。入。年。十。可。八。九。敬。之。驚。問。所。由。曰。妾。君。之。婦。也。念。君。獨。處。情。不。能。已。故。來。相。視。敬。之。茫。然。不。解。既。同。寢。向。晨。而。去。次。夜。又。一。女。子。來。年。更。少。於。前。女。相。見。之。際。一。如。前。女。之。言。敬。之。愈。疑。愈。必。非。人。也。厚。屋。殘。秋。太。守。李。公。召。客。張。宴。敬。之。與。馬。廳。解。菊。花。盛。開。座。客。各。賦。菊。花。詞。敬。之。詩。最。佳。太。守。愛。之。欲。娶。以。女。而。未。言。敬。之。配。訂。歸。是。夜。二。女。同。至。敬。之。大。恐。女。曰。吾。姐。妹。與。君。皆。訂。百。年。之。契。雖。未。及。結。禍。遽。隔。泉。壤。安。忍。自。昧。君。既。不。安。便。當。歸。遂。率。齊。娘。香。君。之。佳。偶。也。彼。已。有。意。直。求。之。悽。恨。而。別。敬。之。獨。坐。凝。思。不。得。其。故。孤。燈。短。檠。淚。泫。不。寐。自。曉。而。父。手。書。至。乃。知。作。客。之。後。曾。聘。同。邑。崔。氏。女。小。字。松。翠。年。八。而。卒。崔。不。欲。與。羅。斷。自。復。以。次。女。翠。翠。字。為。旬。日。而。翠。翠。又。亡。夜。來。二。女。蓋。

其魂也敬之悲也遺書別太守即日東裝歸求二女之墓而哭馬陰陰令書中二女形見他人不見惟敬之見之宛然岳陽贈時時也有頃而滅敬之感其情莫不欲再娶即亦必李齊娘而又不知其何許人也父亦今訪之遂浪游吳越李太守趨入也聞已罷官歸敬之以舊蹟住焉太守甚悅詢知敬之猶未娶使媒者道悉馬敬之固辭因以齊娘之說告齊娘笑曰若果則君為求始來也又何辭焉齊娘李公之仲女我所執行者是也敬之喜遂允之蓋太守在岳州時嘗欲以長女嫁敬之至是長女已他適故及齊娘云即其家成能守之夕既離開妝臺之時有相對歎息之聲敬之驚問則答曰翠翠敬之知為二女乃謂曰二卿既來何不登吾床吾不復畏也一女應曰豈爾新婿豈得相憐齊娘聞之慘怖淚汗急把敬之於釜中客不敢動又一女曰阿妹且去薄命之人在此莫為郎即不棄庸不取惜新人乎言罷寂然再問之則不應矣由是遂不復見

困獸真人

困獸真人姓徐氏金縣曹溝埔人婦人孺子能道之真聞其家傳祖記其夏追錄于此真人得生之前夕異香滿室母夢八人造其室類所傳八仙狀互相推擁最後推一跛足者入卧內蓋李鐵拐也既寤而真人生貌奇醜數歲頗應富以此失愛於父母年十三四始能言值

卷二

十四

大旱父命灌苗田間則高卧樹下竟日不醒見者以告父怒將殺之真人曰父欲灌田則苗已灌矣復何求往視則水已盈畦蓋結草為人置水車上車自運轉以致水也於是父始知其異正月十五夜與諸兄弟生談忽假寐既醒則稱曰蘇州燈戲頗佳眾嘆之曰汝夢游耶真人曰即真去亦何難試求與俱真人曰欲去則當如吾法乃肩一傘令兄弟閉其目生於上共三人成之曰慎勿開目開則墮矣其從兄素熟真人於其左堂畫一錢曰阿之則錢出遂啟行三人坐傘上如坐椅椅不搖撼但聞耳畔風聲呼呼如百萬金甲衝戟赴陣巨浪共海湧而澎湃也我頃已至便令開目果見鯨鱗雁足綺樹繡樓煌煌燭燭十餘聖妙女踏歌游入如蟬語言嘈雜皆作吳音真人曰揚州天津二處亦不減此誠宜并觀之亦次第携之而至風景不同語音亦異實心悅目使人忘返時夜漏將殘真人笑曰可以歸矣復令閉目坐傘上如前從兄中途私記必騰空也試閉目下視則已墮地矣兒轉至曉乃在廣信人家茅屋上板緣而下將乞食忽記掌中畫有錢如真人教每呵之輒得一錢以市食得不飽五日至家而重錢乃滿後有人自蘇揚返者叩其所見果不謬也於是兄弟各異之又嘗游郵即大暑居停之門日出費風雷雷而見有駭馬時五月之交數都早甚太守聞而召之真人曰野人安可及竟不往使者反報守怒曰妖人惑眾猶敢亂欲捕之或勸守姑就之

買而不效乃治之守詰住見其人命結壇如外官更齊成後三日午初雷致雨守歸其言禁內外屠宰其日辰牌真人不至使二符視諸其旗竟不知所往過索之得於東門之酒肆則燒刀一壺天一器飲噴符盡吞符野道不潔如此乃使官長齊戒服鳴於官恐爾罪然真人以犬耳二枚啖之符求秘之既至符以告守怒甚真人曰是何傷哉乃張口吐出一犬發其兩耳守問耳安在真人曰二符食之矣守乃符二符將午真人命官吏拜壇下戒之曰雨至亦勿起復取片符覆縣令之頂然後揚於壇壇時赤日停天晴空萬里真人向東而嘯則黑雲一片起於東復向西南三方噬之雲皆隨其噬而起須臾四合彌天雷電交作雨集如矢自午迄未甘霖三尺矣真人拍掌高歡壇下聲乃高於雷官吏長跪泥濘中俯伏不敢起則雷聲震足下縣令以片瓦之覆周身方丈雨竟不及焉蓋符更多食刻惟縣令廉明故真人以瓦相庇也已而東散呼而足真人舉袖一揮則滂沱頓止陽鳥躍出更揭纖雲下壇作別衣冠酒然暑不沾濡守大服其神特酬以金幣飲以酒真人曰風雲雷雨不須償也揮臂徑行追之莫及又嘗客金陵書肆市一人過其前真人拱之曰公何來其人曰來散布紅鹽真人曰吾所居乞相庇其人諾而去聞者詢其說真人私語曰此榮感星也金陵火矣此宅當無恙已而萬家焦土惟書肆歸然真人從母貧以賣酒為生素愛真人

吳士冠

真人感之家有井投以米七粒今汲之則酒也費之三月停錢數百千真人問曰獲利否從母曰善則善矣惜無糟滓以飼豚耳真人嘆曰白水為酒猶憾無糟甚矣人心之無厭也復投米七粒而井水如茹人以其種種奇妙咸知其為仙多以仙呼之真人終託術士以自悔平居孝父母善妻子和協鄉里不失乎人道之常故人卒與得似仙名之一日無疾而死家人殯而葬之矣道有友人自成都避者道其家訪之聞已死恍然曰彼始真仙矣前日晤我成都市謂我曰尊慈善期已近焉不願吾以為道遠莫及則笑曰果欲歸吾買舟俟君但去保無誤吾素聞其術慨從之昔嘗解纜比天曉已連文島橋下矣不挂席不鼓棹舟過萬重山直如天上坐不謂從水中行也登岸相別今來致謝耳夫神妙若此而豈其死哉急發其墓果空棺而已後化於武夷山牧童每出其咄戲弄之忽大風攝魂而去幼時牧牛山中偶以雞卵卵石上黃白相間歷久彌解擊之不能去又嘗與諸仙試法游戲或以網兜風或以籃盛水或以紙包火真人以茅擔石其迹猶在馬武宗召使求雨輒稱言封為真人自稱因默道人云今其村有神仙樓構祀不絕其故宅也嘗遺一求雨牌與人質之遇旱而禱無不立應復為鄰村郭氏借而易之遂不應郭氏出真牌傳雨風雷之中牌亦不知所在

卷二

十五

吳士冠

吳生杰士冠據章人假居沈氏別業院有小池池上桃柳各一株凌日微風吟味其下  
然有碧雲日暮佳人未來之思一夕鏡月初懸遂見人影徘徊花下促視之乃一麗人雲  
鬢霞臉衣淺綠衣見生欲去生引其裾曰天賦吹來復佳其吹去耶綠衣曰妾西鄰某氏  
之女也愛此夜景彌佳故來游賞生求與俱至室中綠衣曰妾非能離家去者然此時蓋  
顏所不能及且恐家人見迹當俟諸他日生不待已與之盟而縱之去自是日掃榻置榻以  
待佳期矣越三日夜初有扣扉聲急啟門一女郎徑入綠衣翠袖並非前日所期查而容態  
迥異不相下生訝之方欲啟問而女郎遂駭曰此非阿姨之家耶吾僕耶即欲去生持之笑  
曰誰為卿阿姨即此是也女且怒且笑曰此真竟苦生閉門追之女不得已從焉謂生曰妾  
家去此伊適因阿姨遣婢相召僕至君所殆亦夙緣今當赴阿姨招矣生請復期女合以伺  
便當至遂送之出門時生假居未久且足迹不其出門戶固未悉鄰氏之誰何也但覺餘情  
賸纏猶寫中懷竟不成寐少頃又聞扣扉聲驚意綠衣復到喜而納之映燭而觀則兒轉低  
鬟綠衣長袖向者之花下人矣生驚喜私心竊謂一增情得兩玉人從容撫之曰待卿日久  
今夕乃來然真信人也綠衣不語而眉間微有愁怨之色叩之亦不言終宵而去次夕綠  
衣者復至曰昨侍侍君子歸而心解困成拙詩一首以志幸可呈教否生狂喜賞綠衣袖

出一碧腕字畫歸歸詩曰小院春愁燕子飛風前舞斷小腰肢轉即忽走香臺馬烟散紅樓  
月上時生驚賞不已前而藏之若獲至寶是夜細紗繡縷借風流綠衣臨去謂曰妾又母  
願不成得恣往來無恐過擾君子當定期而至生正念兩女頻來必且相值豈得晏然乃訂  
以越宿一至次夜綠衣復來妖婉語不復如前之纖默而古鋒銛利多含機判若知有綠  
衣之事者雖百端隱秘終不釋斜曉臨去亦請期生陰幸甚言因備請運夕而女不許遂亦  
訂以越宿益奇日也而綠衣之約乃偶日故便紅倚綠無虛夕而竟不相值生一日晝坐無  
聊出綠衣詩觀之即于紙尾屬和既畢壓置硯匣下是夜綠衣至談次屢繡問案頭書冊復  
玩弄其筆墨不休生曰美人亦解吟咏乎綠衣曰誠恐始羞大雅然鄙人之志不可欺也遂  
索腹書二絕云鎮日無言憶玉真天台明月是前身芳姿孤負陽關曲誰道和聲入為  
誰消恨助誰憐紅雨丹霞自寂寥惆悵劉郎井阮客斷魂飄在瀟湘橋生覽之難覺風已而  
驚其才藻乃小婢以推轂名芳真掃眉才子矣綠衣笑曰謬賞所不敢當第比草堂柳何如  
生愕然曰何謂也綠衣即于硯匣下取綠衣詩讀之曰謂此年生不勝感慕告之且求相答  
綠衣曰非有他意直以此賦詩者非人耳恐傷卿君直達之生猶不信忽有排闥而入者乃  
綠衣也指綠衣罵曰汝本妓妾乃問我乎綠衣亦罵曰頭狂婢子只合向長安道上牽行人

友林何得擅入武林渡訪人漁耶綠衣曰吾先人九烈君好樂士類曾以藍袍贈李季不  
李連氣詞人學士住佳稱之即清風亮節如陶彭澤猶心折焉安所謂顯赫高汝輩隨  
流者口實也且即有是於汝何與而妬若此豈猶謂沉宣之婦劍鋒不利耶是時李意驚  
駭莫所知云但曰不佞之罪不佞之罪一爭舞舞不絕久之乃相謂曰即若何罪皆汝我  
之孽既已言安可復留自後當相戒絕再至者宜當各刀生凄然曰二卿何相札之深  
也鄙人方圖聯芳乃遽作此斷腸語吾特何以為情哉二女曰君勿慮綠衣世間繁華無  
不撒手而况嬌花弱絮乎遂趨出俱失所在後微叩鄰人並無所謂二女者但見桃花帶雨  
狼籍殘紅柳線含烟飄搖綠尚存酒淚含顰之態二女始恍恍之稍也數息未日禱請終  
宵每當淡月微風影影搖動疑疑輪轉轉翻然而來亦亦無有聲塵而入者而生亦自此  
病矣思念之誠至於心死乃賦醉春風一闕以自傷云柳外倉庚喚花間蝴蝶散風吹老  
難陽天款款前度年即當年張綠一般凄斷獨倚雕欄時情根誰到判相思相見定何時  
算算算除是來生現身花柳鏡完公案久之移疾歸

友林朱青合述一筆有林甲者素有心疾心之所向魂輒隨之一日仰視飛雁見其翔翔自  
得心羨之入室而病忽覺魂遊舍外夜有一人導之去見一玉長頸鳥喙者皆背背其貌  
王謂甲曰聞有羽天之志汝雲之想寧有羽化乎因命一人持羽衣衣之甲方避讓自視其  
身則已雁矣遂與雁俱翔清碧天青唯其所向為彭蠡之烟洑宿滿湘之蘆葦初有持弓  
挾彈追而戈之者雁雁皆避唯甲不避遂中左翅破然而聲香痛之際倏已魂返中吟林  
榻躍然而起問諸家人言已死半日唯氣尚未絕耳猶記戈者為族子某漢使人告其狀則  
主人之雁已為其不鳴而矣又一日臨湖羨魚既歸而魂離遂往浴於湖有一魚頭人  
引之至一處官殿皆水晶所構其中人語曰子非魚何以知魚之樂今當使爾為魚也甲已  
憇羽族之苦不欲更為異物急解不願忽一人持一衣覆之投之深池覺五官百體都非其  
故悟己身已魚服矣游水清涼依隨淺淺侶蝦蟆而戲海濛濛風雨而駕波濤頗謂鱗鱗  
勝飛翼然若飢無食唯恐吞沙耳聞過岸上垂綸綸端之物若香可味熟極極者知其餌  
也即掉尾不顧後鏡其垂沙一吞之則釣挂其腮已上七尺竿頭矣視垂釣者乃鄰人之  
僕因大吟我我乃林某也僕不願依然有喜色厥其釣以揚柳柳之僕大呼勿驚即又  
不聞提之以歸鄰人於問遂呼公遠救我鄰人殊不識但曰尚鮮尚鮮連刺而烹之可用  
佐於膳甲者甚大罵曰我與爾比鄰有年今不相救反烹我手何凶殘若此亦無慮者乃取

以界其甲又連呼曰我也奈何其妻即又不答乃携之而歸呼喚不省既被  
刃大呼一聲乃從牀上驚覺耳視諸鄰人魚目混珠在釜也云云見魚口噴噴不已其不聞  
聲甲因自思一心之動便已易形致受弓刀湯火之苦以後遇物絕不放手敢是然則化  
龜化鶴化牛化犬仍不一而足蓋用心則滑略動則應之不必是也而所化無不被禍者被  
禍乃得避唯無知之物雖美之亦不能化家人知其如此每見其海海欲絕亦殊不經意因  
是或數日或數月似死非死而卒亦不死其友人章琢古妻陶氏麗色也以病死經日忽活  
親愛有加而驗其性情嗜好聲音舉動絕不類向時聞關中名作友朋聚酒語而第第之情  
或疑其每謂訂三生便成隔世也妻亦不自知其故並不記有向時情事時或東帶  
加冠作男子衣狀身骨骨骨不避或見他姓女流反避焉蓋顧慮之一日甲之弟乙來訪  
妻見乙急前把持痛哭呼音音無恙乙甚駭而查其病狂也臺而閉之室中妻仍呼  
不止乙恐死婦即辭去妻恸哭至極蓋妻之毒常不欲性其色至是怒其尋已切骨之聲  
色俱厲其喜不悔亦不辨唯求死不已章無如何也反以溫言慰之妻曰我死志已決欲我  
不死須共如林氏乃可詰其故仍不肯言章不得已從之既至林氏室妻忽僵仆於地氣已  
絕矣章驚愕而呼觀者環集共相嗟呼章既不知其妻暴死為何故又不不知暴死之人為  
何人莫不以為奇絕矣忽一人自內鼓掌而出曰吾友欺人太甚乃使友人厲枕耶視之乃  
甲也章叱叩其說甲笑曰君妻久死其復活者乃我也我何嘗見君妻心營其難一日晝寢  
畧憶之則魂已離散至君家見其死在地邊憑之而起至為君懷中人數月亦復後也向  
所以不自言者懼相對懷慙念影且感吾反耳今乃得免是復也言訖大笑亦笑時甲  
死已數月至是復起云章聞其向有其疾信其言之不謬也昇其而歸是夜妻乃見於夢曰  
妾死之後不知竟有替人雖身有生死之分而人無新故之別妾亦克領其情故久不欲  
全行與郎長別矣動愛而身身沒數月之後始賦永訣亦可異也甲疾自是頓愈以他疾終

阿情阿憐

蕭生者詞人也僻居金陵有妓胡媚娘其貌與生素好生為賦媚娘曲有南國佳人嬌於玉  
擺亂風前腰一束絳眉輕蹙黛顰新得秦淮春水綠小樓西角斷雲飛暮暮香看任在  
東風下起庭鶯喚楊花一曲送郎歸云云一日有少年造訪中麗服丰采翩翩自言胡姓  
感稱生此詩之佳坐談久之頗相契洽少年謂生曰君獨處無緣蔽廬伊墨墨住佳幾時早  
晚促膝更爲深幸生慨然從之既至房宇不甚高潔而綺窗雅榻稱幽居有一圓屋數十  
楹不施丹堊而花木之盛幾與平泉金谷埒處生其中數供具甚備少年日至生所談酬

酌風雅積生亦能詩詩多俊雅生由是益愛之一日有小婢詣室出片紙書曰願鮮媚娘  
曲一譜字畫端麗生問此何人書婢笑曰主人之妹阿情也年十七愛詩詞朝來城內探親  
城南故命至此生喜極取碧牋坐書以進且附一律云落拓單衫客鷓鴣小玉家遠情牽旅  
夢舊句感春暮忍聽能言鳥來傳解語花飄湘水楚彈和洞庭雁付婢持以去頗爲驚念  
延頸至暮青耗不至次日午膳獨坐遙聞窗外低吟潛步出聽見鮮桃花下一女郎背花而  
立手折花枝而嗅之且嗅且吟聞未二語云莫誇顏色好能伴阮郎無生戲謂曰誰家玉人  
在此羞花乞以手中一枝見贈看他能伴阮郎否女郎迴身斜睇微笑即以花柳之低髮轉  
避生羞狂浪但前持其衣曰阮郎非桃花可伴伴阮郎者乃卿也遂曳以行女雖拒而步已  
嫻嫻移矣詢之即是阿情遂成眷屬由是得聞即至綢繆婉奕恩情日新偶語及媚娘之事  
生問卿兄妹何以知之情曰媚娘乃吾從女也比來音問雖絕彼處舉動未嘗不知生因笑  
曰媚娘非媚惜娘真有媚珠耳惜不覺憐見曰何相識也從而謝之猶未解少年忽至見之  
怒曰相待不薄何亂吾妹生新伏不敢言少年嗔呼將吾桂杖來情前批其頰曰但許爾卧  
榻上把阿郎睡耶少年笑因謂生曰戲耳戲耳吾妹憐塔太甚便以妹歸君於是開止室進  
麗服焚香點燭設五色蓮櫺令行交拜之禮美婢成行請姑舉至開筵列宴酒肴綉綉琴瑟

阿情阿憐

經辨引至洞房椒闥四壁錦帷繡帳金枕既具備事新親愈覺歡洽生謂情曰今日之歡可  
謂轉敗爲功但卿抱郎一語使令兄前倨後恭此何故也惜笑而不答生愈疑詰之再四情  
曰今幸託緣難當不復以異類見擬妾兄妹皆孤也婢及諸姑亦皆孤也兄亦能爲女我亦  
能爲男有李郎者兄曾夫之令已遠逝妾所言觸其舊事耳生以情說竟不懼乃更戲之曰  
卿試爲鬼情曰是何難但以被履我我呼乃戲之如其言果作翩翩童也施雙角髮衣綠  
羅衫淺綠吳綾袴美如冠玉楚楚動人生撫之曰古所謂奉餘拋泣前魚香始不子過惜曰  
見何足道但天子輩所為每不屑耳彼既具男子之形復享婦人之奉陰陽淆亂雌雄倒置  
莫此爲甚妾之以女見不以男見者誠羞恥而賤惡之也欲以信君姑爲此態固已存矣願  
還本形生然之覆被如前復成阿情翼日晨起少年來揖曰夜來吾妹滿言惟君感德勿棄  
爲感生指物失心焉且附情曰爾能教若兄作女郎情自謂少年少年笑而領之榻入帳中  
之曰阿情因情名也門之內頗稱柔淑生每偕兩女出遊臨雨花泥桃葉見音義集之以  
爲神仙携偶下欄虛裏也有道士見之引生私問曰君推此寧不懼乎生色變問其故道士  
曰君妖氣賊神不心將死生固疑二女或言已乃以實告道士書一符與之令持歸繫於私

處交接之際乃能勝之則妖氣可除而元氣可復言龍飄然竟去生信之夜將驚懸符於兩  
腋之間二女已知故語之不告惜怒曰久向枕席何太無情而使妖道窺入閣中乎阿  
嬌笑曰妹勿怒當爲此野猿逐則無及矣亟令生解符符已不可解令卧而燭之則妖氣  
動者膝下將咬其勢矣生大恐乃嗚呼二卿救我阿嬌曰即君有心合受此禍然我輩芳潔  
安肯作鳥將軍婦阿嬌已袖刀即膝下刺之生楚極昏厥有頃而見道士反縛於庭柱  
二女指以問生曰是此物放爾否生方怨道士責已起而提之道士低頭不語二女曰此野  
豬魅也潛以隱身符投即若欲作即若膝下物犯吾姐妹而飲其元精淫狠極矣當令復其  
形而宰割之為即若取酒道士哀求二女以水澆其首條已化為一豕矣命婢殺而烹之味  
殊甘朕生飲酒既醉求二女與殺二女曰即體已為氣所中矣幸義不可再辱請從此辭  
矣彼媚娘香為淫婦過家為神所怒責令受生女體墮入烟花不復能自變化竟失本來面  
目此吾前車矣生聞言慘然深自悔恨并問此後能見否二女悵思久之曰三十年後相見  
於少室山下所以報仇償之情也言罷洒淚舉家望空而去生坐至天明視所居乃牛首山  
也松柏陰翳人跡杳然向所熟遊故識記之旋遣媚娘述其事媚娘亦同然不復記憶

紫衣史

卷二

二十

吾鄉某翁嘗人也饒於財而性倜儻學耆輕之翁慨然嘆曰所以不齒於諸君子者不學故也  
我老人良已矣我能教子安見銅臭者之不書香乎其子方七歲性奇魯授師教之禮義隆  
感師感其厚訓誨百端十年不能卒一册雖尋常字義莫能解也師不得意辭去復請他師  
亦未就不得已暫自督之不使少懈每夜三更自携粥及果餌往助其勤至則書聲琅琅或  
對書默視翁切幸無師而其勤如此雖愚可教也後聞人言其子實欺父每夜假寐聞父  
至則覺父去則仍隱几翁初不信細察其故蓋緣住宅與書舍相隔未至數十步有石當  
道置未安翁經其上輒奮香作聲子乃聞而覺之也其夜密從他道行製棹倘廳外子果昏  
睡几上翁氣塞謂不自如此留子且存已痛決之夜深無敢者其子竟跪於杖翁返內亦  
不告其妻經兩日將使理之忽其子趨入內叩首翁前自陳案上萬卷書已盡讀大人何責  
之深也翁驚其復健叱曰爾不死猶敢妄言取數冊試之背誦如流不失一字皆平生未嘗  
誦及者翁喜極復令出與諸儒試則皆能難反難誦并角文亦莫能及於是皆慚伏  
流汗旬旬辨弟子其知其天授非人力也何時隱翁嘗讀納交焉翁詳叩其由子對曰是  
日杖死後便有二神來相引至一處宮宇如宮闈中座一神如王者携兒謂生父曰是為  
某翁子其父教子頗篤惜是子太愚宜為易其心史乃剖兒心出之以一心見鬼神仍引

還故兒得復見天地舊亦無所不記也後舉進士登仕籍天下仰之蓋吾鄉先輩之獲名於  
世者以傳聞異辭不能確定其為誰

胭脂娘

王氏為雲林巨族家畜名書古畫累世寶之美人一幅化工筆也妖姬數人倚閣樓掛於  
齋壁王氏子韶年十六蓋風韻之士而驚於情每注畫神彩向壁凝語殆有叫活真之想  
乃題二絕於幃首云何處花間撲蝶蜂芳姿牽許畫工摹桃源女伴尋天墜走人勝玉凡五  
圖望立嫵嫵來未雲蹤留滯楚陽臺東風誰道能輕薄羅敷衣袂吹不閉題罷書款曰二  
八玉郎題贈美人諸姊妹一榮父見之而哂取藏之韶不敢問父死家稍落韶古耕於他姓  
有族子無賴竊其家書畫寶之美人圖卷亦未知流落誰手韶油然懷恨如喪拱壁他日  
容洪韻館於許氏西齋其東齋主人之所僱息也通於內室客不得入一夕月明松下若有  
紅裳素倚而招之者就視之一十七八麗女也至於西齋低鬟無語而情意殊厚數叩  
其名始告曰胭脂娘實未明別去韶意許氏姬妾惟薄不成者次夜又偕兩女來皆靚妝麗  
服妖嬈非常一曰綠花一曰雲碧縷縷而去次夜綠花復送粉幃至亦手饋天笑前後共四  
人承值無虛夕相見之際恍若熟識終不記會遇何所意四姬曾或共遊相見于柳堤花徑

紫衣史

卷二

二十

間未可知也一夕以問胭脂娘胭脂娘曰即向贈妾等珠玉何乃忘之韶情然不省亦弗深  
究久之四姬情益密韶期以畫見則皆不可曰無使射工伺影也韶信之後微以叩之旁人  
則未聞主人曾有所謂四姬者心頗疑而不敢問一夜四姬並至皆銷眉欲態有怨怨之容  
韶修之曰與即緣分盡此矣韶驚問其故不肯言因泣下韶亦泣四姬曰妾等各有新詩願  
酬佳什雲碧詩曰假殺畫眉人將儂作年少凝妝晚復新不向青荷照粉幃詩曰青壓低含  
笑弓鞋左右看碧霞裙上蝶猶自避昏桃胭脂詩曰晚起倚紅欄口香花上唾連回不啟唇  
怕弄櫻桃破絳花曰阿姊羞慙思難語詩雖佳失酬和之意妾幸當補之詩曰共得蕭郎顧  
慚羞寫照真明翠尊酒呼淚斷卷中人韶曰諸卿妙才團香鑷雪今夕始露鄙人方寸已亂  
不能屬和矣但未識此復猶得相見否四姬曰在相見不相見之間韶不解其語問之仍不  
肯言連酒流去次日主人謂韶曰君居此久矣未嘗一至吾東齋連置酒其中連韶飲飽  
入東齋舉頭覽忽見向所題詩美人圖懸於齋中之西壁而卷中人儼然所遇四姬也臉  
暈消紅眼淚送綠猶是復來帶笑含羞之態一呼之欲出也韶始而驚繼而悟久之凄然  
淚落書畫然和於酒樽中主人怪之韶秘不敢言但言此畫吾家舊物其上小詩蓋韶作也  
無令追昔是以悲耳主人亦豪士殺氣遠之韶拜謝持之歸供之於食帷之側將之以神明



之欲而構之以夫婦之私。花月之朝風雨之夕。飲食未嘗不親。夢寐未嘗不懷。而楚楚相對。卒亦無有心痛而從者。能自是感疾。咏青蓮詩曰。相見不相識。不如不相見。遂大慟而卒。時年二十一歲。命以美人圖殉葬焉。

綠雲

福山劉生。假館柳磯。為童子向。清曉。感夏晚涼。散步門外。暮雲蒼蒼。殘照滿山。曉望。爾忘其遠。近旋有柳車飛至。車中人。塞落語曰。油煙苦。邊勞若久。此視之。十七八好女子也。言詞冷冷。如嬌黃額。劉愕然。羊胸谷之曰。某實不候。卿得毋怪否。女子頰頰。微恨曰。甫讀數行講章。坐破瓊作牧牛兒。兩目乃遠。無珠耶。言已。起車疾去。聲色蒼茫。頃刻不見。劉深怪之。夜漸黑。遠迎而返。頻迷前路。方疑慮間。有數人囊燈而至。相謂曰。曩者先生矣。劉意館人迎已。漫從之。導行亂山中。入一巨宅。訝非故處。欲問之。一人前啟曰。主君候堂下矣。一老婦立燈光中。綠紗翳鬢。髮星星。見劉。執視曰。婢子眼故慧。果不誤也。既就坐。從容曰。向別尊府時。君猶總角。不意岐嶽若此。堂上人俱無恙。那劉故朴訥。且未審是何世。獲躡躡。不知所對。唯唯。謙謝而已。次日辭歸。老婦歛容曰。翁雖失教。欲以西席相屈。幸毋謂操業不脩。棄其孤殘。實惟感德。劉以傳館為辭。老婦強之。遂留馬。越日。潔治館舍。綵綉滿室。文具精良。老婦引二女出拜。長綠雲。翠玲碧彩。丰態慈穎。目劉而笑。劉諦視之。即車中人也。心愈蓄疑。然不敢問。次素雲。兩並皆眉目明秀。衣裳如雪。二女天顏。章絕。一過即了。劉初投。以免園之學。輒置不一。覽喜誦佛經。不假師授。雖格磔。而梵音清越。聞者。奇字。叩劉。劉莫能答。劉姿質奇。魯愛讀制科文字。竟日夜。不絕。二女每痛笑之。劉雖慈。無如何也。侍女。首兒。亦令佐。諱。聰悟。稍避二女。而苗條。婉媚。便捷。可憐。性。好。博。戲。柳。堤。花。園。寒。開。藕。蕩。劉。某。之。不。可。以。告。老。婦。老。婦。曰。是。婢。天。性。固。然。姑。聽。之。一。日。有。陳。家。媵。來。捫。曰。阿。錦。華。妝。極。類。金。屋。嬌。二。女。令。講。劉。將。使。授。業。叩。問。家。世。劉。具。告。之。阿。錦。絕。然。謂。二。女。曰。是。吾。仇。也。老。母。左。臂。臂。飛。捕。在。今。既。低。庸。勿。報。子。懷。及。下。石。將。投。之。二。女。喻。之。曰。怨。毒。雖。甚。不。在。彼。願。力。勸。而。止。劉。駭。然。強。謝。之。始。恨。恨。去。又。數。日。素。雲。復。到。愛。甚。昔。昔。滿。如。流。劉。戲。拍。其。背。遂。嘔。綠。雲。泣。曰。中。其。要。害。矣。馳。告。老。婦。老。婦。至。亦。泣。曰。是。兒。夙。根。太。惡。宜。獲。此。報。非。得。善。隨。楊。柳。露。飲。之。不。能。來。也。劉。懼。恐。因。去。老。婦。亦。不。復。堅。留。命。綠。雲。脫。金。的。指。附。劉。曰。此。君。家。故。物。令。特。歸。趨。隸。行。酌。杯。酒。告。曰。太。夫。人。之。慮。未。之。最。忘。弱。息。又。每。門。轅。君。門。此。酒。所。以。報。也。劉。立。飲。覺。胸。中。如。澹。到。下。氣。太。洩。神。悟。頓。開。喉。舌。亦。便。利。心。復。期。父。之。苦。老。婦。命。首。兒。護。車。送。劉。還。家。須。臾。而。至。家。人。方。覓。劉。既。見。皆。欣。忙。劉。具。述。前。事。出。約。指。觀。之。劉。母。識。之。曰。異。哉。昔。爾。父。當。二。

卷二

二二三

歸。一母一雛。母白色。雛綠色。並能言。一日。燕。為。求。去。余。憐。而。放。之。繫。以。金。戒。環。而。約。之。曰。他。日。倘。相。見。以。此。為。信。即。此。物。也。急。視。首。兒。已。化。為。燕。子。呢。喃。而。去。門。外。之。車。亦。杳。復。論。阿。錦。之。事。蓋。劉。父。嘗。射。雉。於。郊。中。其。左。翼。云。

耳

卷二

二二三

遼東王公某少應童子試自鄧錫值日暮使奴子策馬先行尋旅店王推轡於後過一第宅其間頗有數人候於門外叩馬而請曰姑媳待公子久矣王訝然不識下馬入宅既見則一少女也序世甚詳乃王之姑也夫死者王德素是有是然殊忘其死遂以從子之禮見坐言別後事辭已悽惋已聞有貴官至門驛從呵叱聲姑曰爾姑夫歸矣可暫避內室姑死時年方二八實未字人蓋死後匹配者王亦忘之潛於壁穴間窺之俄而姑丈入面黝黑而貌猙猙甚可憎畏忽以手探面則殼頓落類金銀圈中面具以付其從者收之則翩翩然美丈夫矣而年亦少與姑齡上下問姑曰其人來否姑曰來矣呼王見之咸讀甚親切不啻王導之侍何充也少頃設飲酒饌豐備王素不勝杯杓姑強之王勉為盡醵焉旋有書史呈一牒令共觀之內書王姓名籍貫職列其科第及事行體例似年譜有一頁大書六字曰承宣布政使司姑丈取筆下注一酒字繕閣未盡數頁遞付吏持去藏之不令見酒罷引之就寢惟榻茵席亦華煥非常天明視之乃空山之家上耳王自是遂善飲酒厥後仕至方伯以事

伏法其所未見數頁內殆書其犯事當誅狀故不令見歟

金谿蘇坊有周姓自媪年五十餘夫死無子獨處破屋忽有人於耳畔謂之曰爾甚可憫余當助爾回視不見其形頗覺怪復聞耳畔語曰爾勿畏爾牀頭有錢二百可取以市米為炊無事傍人門戶也如言果得錢媪驚問何神曰吾東倉使者也媪察其意非欲禍已者竟不復畏怖自是或錢或米或食物日致於庭亦無多僅足供一二月之費費盡則復致之亦不缺也間又或為致衣服數事率皆布素而無華鮮媪賴之以免飢寒心甚德之祝曰吾受神之澤厚矣願見神而拜祀焉神曰吾無形也雖然當夢中化形示爾某夢中見之猶然一翁也久之頗聞東隣人言室中無故亡其物其而隣之人亦云媪乃知神之竊隣以既已也隣隣有言美惡事輒預以告媪媪以勿洩自後媪之無不中如是者數年初隣人訝媪之不復焉也鄰其家伺之則所亡之物在焉乃怒媪將執以為盜怒聞空中人語曰彼何罪我實為之損有餘補不足復何害若猶不捨將不利於爾言爾雨而及礫擲其前隣人懼而奔一里傳以為怪怪觀者甚眾其之說語殊堪堪可聽話不遠者輒被擊惟媪言是聽媪言勿擊則止一日有諸生來醉道媪所大言曰是何故妄作業不已故出與吾戲乎言之再三竟

無恙而去姑詰神曰何獨是彼曰彼請聖賢書列身序序差當避之且又醉吾不與較生聞益自負數日又往晉之則空中飛片瓦擲其首痛而歸媪又以詰神曰無故苦人一之為甚吾且柔之則曲在彼矣又不載而思遂是重無禮也無禮而詰之又何怪焉鄰人頗患之謀請符於張真人輒為阻於途不得往一日媪聞神泣曰龍虎山道將至吾福迷矣媪曰尚不迷曰四布羅網矣將安之言罷復泣媪亦泣越翌日果有隣人持符指媪家蓋託其感屬已潛求於上清故神其知而未之阻也徑入卧內懸之壁媪怒欲裂之忽霹靂一聲一巨鼠死於牀頭穴大如窗尚常行坐其處勿見也自是媪丐如故矣

於百氏之書先生何問焉竟不答甚疑之既而設宴享客水陸具陳請效行酒歌樂並

諸音餘杭人年少負才跌宕不羈從其舅氏馬公官山左每為狹邪遊焉知之召而切責猶適不敢歸薄暮將投逆旅復遠見賜從甚感呵叱而來猶避立道左一貴官坐車中問曰是何少年藉以姓名告官驚曰是藉先生耶願乞相過呼馬來載先生藉漫從之須臾至其第閉閣高峻闕闕家也主人下車肅客入曲欄洞室不知幾落竹林花徑曲折數重達一書齋窗几精潔而偏小室匾曰卜疑軒藉坐其中曰久耳先生名素不交臂相失可舍此以為東道主一日之積一宿之衝不足道也藉避謝叩問姓名主人笑曰詠於詩於易雜見

田曹鬼

有田乙者不其鬼而尤能伏鬼遂以曹鬼為業衣食之需擊之供悉曹鬼所得人頗識之呼為田曹鬼云年二十餘時嘗夜行野外見一鬼肩高背曲頭大如輪田乙之曰爾何物鬼

攪風島

有曹曹浮船入南海至一島見赤羅羅菓上岸插吸之味適常雖懷數枚欲遺同舟俄而風作船已離岸去頃刻不見海波洶湧山林杳冥獨立四號凄苦萬狀宛轉至暮遂射虎蛇

說而飲之

說而飲之可已渴而不醉或倦困則隨地可眠安於食飲雖或十餘日或數月而後覺久之俱不復須矣嘗聞古書以為過仙頓忘世慮又問何名攪風島老人曰風起必過此從而攪之頃刻可以遊六天

蔣氏女

有富翁洪氏一子甚聰秀年十五出就外傳離家五六里一日自塾歸過蔣氏之門忽有自內傾盆水灑其衣履者視之婉然好女子也坐不為愕笑而去他日過之女子復傾水向生



芙蓉館掃花女

一土人忘其地與姓矣谷下惟攻苦字與外父合旁漢水清潭荷花灼爛心愛之日暮低  
而谷從之西行至一山危峰連日奇峭神雲遙隔難天之聲而不見村落時已昏暮谷惶遽  
不行女子故給曰聞人眼迷迷失故路山君且至奈何何林林衝出一虎咆哮而前谷  
驚而仆女子以手揮之曰去毋驚我即也虎吼而奔女子扶谷起又一虎繼至既視視谷女  
子又揮之去谷神情恍惚請返者再女子以袖拂谷面謂之曰年少書生怯弱乃爾令已至  
此隔此一嶺耳谷慮險峻無由上女子取帶束其腰以繫於已臂前行索挽柝難板木搭級  
以登嶽徑側出鳥道斜連荷息增欹乃始得下則一川浩淼橫截山跟明月澄波深淺莫測  
谷又欲返曰漣則無楫渡則無長江豈能飛渡耶女子曰無慮乃摘一掃蕪淨之水上須  
史使大如舟蓬櫓桅桅悉具攜谷登舟挂帆西渡暴風大作舟覆中流谷及女子俱落水水  
及於危命在呼吸女子奮立於波上援谷臂出之遂攜同行如履平地少焉登岸笑曰我戲  
陽侯陽侯亦復戲我也谷衣履盡濕女子各不沾濡谷深訝其神女子謂習水性耳何足  
異因令谷盪脫其衣領賜之風中須臾乾燥前行數武又隔一嶺谷視之僅鬼十餘雙立如

卷三

峭仰視股果疑巨鬼欲來撲人不覺變色撫膺長嘆女子笑曰即乃其旁手不危險阻艱難  
而成好事者亦寡矣既畏之當勇勇坦途無息厥志也乃袖臂於石壁畫之石隨尋而中  
分望如深巷地暗不見人不知其遠近曳谷而行暮無蹤跡隨過而石巷隨合約二里許忽  
然開扉石壁乃在其東矣一村如畫臺閣參差乃度疎林連近郭巷重門迴曲於時明月  
西斜樓鼓三報人語寂靜時時歸然掩息幽房悄語相對女子出酒果飲谷情甚感谷忽  
自思試道有年奈何效長卿薄行因正襟危坐莊語酬答凜然有不可犯之容女子笑曰風  
流散漫中何處各道學腔調宜向卑比座前去演也遂起引谷與就榻焚枕燭燭蘭窗重人  
將欲校頭忽聞有女子叩門連呼七娘子女子失色低語曰竟至矣此吾家四娘最出虎  
向與吾有隙今來伺吾短矣急藏谷於複壁中然後啟門而問曰夜深已靜何來何為四娘  
徑入見酒果狼籍驚異然指之笑曰欲分驚驚盃中除酒耳乃詞鼓擊女子不能掩乃怒  
曰人家夫婿何與爾事四娘亦怒曰果爾夫婿耶遂出而舉刀女子亦掣劍而出各呼其軍  
婢助戰婢皆錦襖袖手執短兵捷如猿猴如虎如燕如燕如燕如燕如燕如燕如燕如燕如燕  
出門外聲漸遠谷登壁潛窺汗流浹背四娘聞聲而反歡呼曰七娘子一軍北矣谷為情  
無益恐懼復聞四娘云賊當在室中命收索婢挾谷出復壁谷備伏於地四娘想曰何物

芙蓉館掃花女

邪魔環我門命二婢奉出新之谷哀求數四終不允怒傳六娘子至四娘告之六娘子曰  
罪固不免然念其初犯姑舍之因命扶谷起六娘子以禮義之正開諭以明諭之辭谷驚愕  
既定轉復驚懼顧紅低顏無語有頃六娘子去四娘笑而撫谷曰我見猶憐何況娘子慎  
毋作閻羅向人谷不敢應聲婢皆笑然而笑四娘叱之使退谷知其無他因歸視之始驚其  
黠殆與七娘伯仲矣然心念七娘登山涉水險難備嘗不獲一當安忍負之反願作仇人素  
砧且又不敢問其消息凄然泣數行下將近五更履難亂叫四娘不自持說以同履各辭不  
獲將從之一婢狼踏來告曰七娘子提兵至矣四娘顧而奔請婢從之遂聞戶外馬蹄聲  
戰戰士卒喧呼聲七娘戎裝而入執谷手泣曰阿郎阿郎幾落賊婦之手矣命賊婦安在谷  
曰逃矣七娘曰若是不可縱縱虎貽患焉當丁當之再與即歡聚即上馬揚鞭領眾而去谷  
倚戶目送頃刻寂然樹中晚鳥嗚啾東方已白矣疑視之處乃荆棘之叢所倚者枯樹也夫  
數十圍高數丈空中而靈杪四圍松栢蒼蒼杳無人跡驚絕呼號山靈響答良久尋至一村  
見其居人室廬衣冠言語皆不類令世見谷皆大駭一白髮叟引谷至其家以筆墨問答惟  
文字尚同乃知離家不計程已渡大海而西矣其地乃西方絕國向嘗有人至京師三年乃  
能達谷遙望柳園揮涕傷心雙問故谷具言其狀叟曰危哉此飛天夜叉也我國多有不馴

卷三

其齒牙幸矣谷且恐且悲知不可驟遷居數月當事者知之聞於國王王狀貌醜惡可怖相  
見甚敬禮見其愛女女悅之遂意於王王喜乃納谷為婿女貌頗類其父而賦性善淫成昏  
三月谷不堪命因念為異域鬼不如葬夜叉之腹遂舉其故處空山如故枯木依然徘徊浩  
嘆謂人面終不可親矣忽村郭房舍見於當前悉符爾後所見七娘麗服華妝擁而出見  
谷即掉頭欲入若不和識谷即前相呼致詞自表七娘曰聞已知我形迹那得不畏而復來  
耶谷曰雖知之亦何害情好固在願終讓我也七娘笑曰真無賴之徒也遂納之谷問四娘  
及廉婢安在七娘笑而不答叩之不已實告君吾乃芙蓉館掃花女也以毀觸花根謫汲水  
人間流花三年故與君遇於溪畔君靈臺不戒牽鞋巫雲本當斥逐遂歸承沈其壤然好學  
可嘉得從未減故為此以相報耳一切所見所感皆吾幻設此地本非絕國亦無國王王亦  
無女女亦不嫌君况乎四娘廉婢頃刻之現示者我輩海茫茫回頭是岸耳谷駭然伏地謝  
罪七娘引與登樓樓下曰此去君家不遠矣復緣梯而下則人物光光悉失所在乃立  
於舍旁之溪上耳恍如夢覺歸歸書帷視水未乾爐烟初熄頃刻之間耳自是閉戶讀書  
謹身寡過者以為有道之士焉

哭哭疾



大罪但二婦好咀吾人口角太多公辨曰此亦婦女常態何事此細故耶後曰聞門  
臨臨化彼聞那得不察即奉以行公復道之為之緩頰曰是固有罪然於我曾有學等乞  
縱之并取費中錢二百以罪役役物不聽言至再三二役乃私相謂其語不可聞既而指主  
人母謂公曰是本當拘去公為先生念之遂解繫縱之去公稱謝後反其錢曰吾曹得此無  
所用但求歸語主人以後無相忘足矣備極嗟泣向公公欲更為之請僕已挾之奔而去公  
度不能及太息而行忽殘折焉當倏然覺深淵所夢之異披衣而起駭石燃紅坐以達旦  
旋聞書童來報昨夜主人之母及傭媪同時暴卒主人之母復起云

碧桃

馬晴湖為余言其鄉趙夢虛字雲字性個儂好為汗漫遊年二十餘客杭州愛西湖之勝流  
連近半載為山水所醉矣而春夏之間花柳爭發視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  
愛趨佳來寓目亦不覺其情之移也一日艤舟斷橋獨步至花神廟向一神注視良久謂  
曰花神年少得毋牧羊因吟一絕云彩雲堆塔曉雙睛欲向羅浮夢裡行今夜月明橫翠月  
玉梅花下待卿卿惘然返旅舍買酒夜酌醉臥枕夢一少女窈窕而入衣五綵縹素之衣  
拖六幅綉碧之裙足繫五色雲霞之履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  
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

卷三

十一

曰感君觀意不避倦苑之嫌來與君共談風月言詞淵雅瀟灑浪流生趣頗感之挑以微詞不  
答而起辭曰坐久更深恐風露侵人衣袂妾行矣趙急挽之已再冉出戶去莫知所之遺素  
帕一方於榻上取視之有詩曰瓊樓深處片瓏遮久別孤山處士家自有碧桃開洞口不須  
惆悵向梅花亂草條然驚覺辨色而興瑛聲香氣猶堪想幾淘我花神之來也次日至廟  
請再至花神若相視而笑有無意死然事變夜過時也低徊而返倘洋湖上水光山色盡  
入愁腸花外鳥語叮嚀若與愁人相語歎應答有老翁見而問之曰少年何狀此非歎所矣  
趙曰人各有心翁豈知之翁曰若是不過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朝夕與老夫晤對或可以破寂寞手蓋翁實心儀趙之風來而未知其才藻也欲有以試之  
故倉卒相邀趙堅辭不獲勉從之而心亦頗踴躍至館趙於桑園園與內室相辭接蓋五居  
而華構者也款接之殷供侍之盛實踰凡分而實主構林之間亦稱動駭焉一日方賦詩微  
聞簾閣靜深銀鈎動處半露烟鬟趙頰日之翁覺之而不語如是凡十餘次趙相思之情見  
於顏色翁乃笑指簾閣曰此的女也請以侍君子其意趙惶恐謂翁曰半响乃解曰已昏  
耶氏易取奪命翁復請以女備小星之選趙避席再拜曰一介鄙人辱長者置之門舍已幸  
矣奈何復以蘭惠下匹馬之平翁固言之乃卜吉成禮馬定情之夕女體態非常亦亦婉麗

問名曰碧桃忽忽歸花神碧桃開洞口之句遂為碧桃言之碧桃嘆曰是矣矣矣花神  
乃撮合者安向見若而弗能釋也則類多一女即來謂曰即在卿家不可失因是而情愈  
不遂矣父母悔甚不致遂意遂歸之託有自來去趙問所夢之狀則谷頗厭飾一一  
與已夢相符洵哉花神之來也遂共焚香拜謝中謝奏祈焉而以沉香具像祀於家

我來也

昔京師一偷兒奇絕莫測每入人家竊財貨雖高牆深院無能防也既去必粉書我來也三  
字於門壁間被盜之家咸以百計官吏羅而捕之久不獲一日近縣獲一盜云我來也解  
以京京之即欲殺家共誦守吉之皆欲得而甘心焉盜聞之謂欲卒曰我國嘗作賊然實  
非我來也今既誣服有死而已子幸喜視我當即以相報卒遂喜侍之數日盜謂曰我有  
白金三百在某塔下蓋往取之卒以為甚盜曰子夜半繞塔三匝當有應者金可得也如言  
果得之卒喜甚侍之益厚盜又曰某橋下水中有金銀數事亦以贈子卒曰橋道行者甚眾  
何術取之盜曰不難以竹籃盛衣往游沉之水底下而取衣因以金置籃中誰能見耶果又  
得之是夜盜謂卒曰有所求於子而無損於子其許我乎卒問云何盜曰求為我暫脫枷  
出獄勿當一事五更即至決不子累卒頗難之盜作色曰子受我千金之贈我出即不返子  
以此受薄錢亦無負也況不至此耶若必不獲命誠不難破網而逃於子反恐不利耳卒不  
得已縱之去心甚惶感比五更盜條從橋際投下復執繫卒大喜過次日有富民詣府投  
狀云夜來大亡其財門上大書我來也守說曰我來也果不獲耶獄中盜之証明矣遂薄責  
而釋之卒歸家妻迎謂曰夜來一事頗奇有誰何呼門甚急我啟門視之其人突入擲一布  
袋於地而去其中累累者不知何物我不敢發也卒去啟視之則皆黃白物乃悟盜即我來  
也為此以求免且以報已也秘不告人此事似出宋人說部姑記於此

卷三

十二

樂安黃公紹興時人傳者隱其名不遇時侯師讀書他姓為同學士所不蓋亦與共飲食稍  
讓俸俸靡所不至以其貧也同學士主人聞為所覺嫌之於黃黃能平他日欲亦藉之  
粹過主人甚慚怒主人曰無害也先生果缺於供當日奉不願之儀儀豈足道哉黃謂其稍  
已辭謝而過主人果道奴子魏飲食甚豐備禮意有加焉黃覺其甚歡慶辭獲添不自安  
同學亦莫不疑駭稍稍親暱之主人復言於師請以女妻黃師許曰公真不有其女主人曰  
先生休矣焉有童生而長貧賤者師固素慕黃聞言甚喜乃更私問曰黃生固可妻但公何  
以識之主人曰以蓋疏識之前夜吾偶獲圖見一紅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黃公

以此受薄錢亦無負也況不至此耶若必不獲命誠不難破網而逃於子反恐不利耳卒不  
得已縱之去心甚惶感比五更盜條從橋際投下復執繫卒大喜過次日有富民詣府投  
狀云夜來大亡其財門上大書我來也守說曰我來也果不獲耶獄中盜之証明矣遂薄責  
而釋之卒歸家妻迎謂曰夜來一事頗奇有誰何呼門甚急我啟門視之其人突入擲一布  
袋於地而去其中累累者不知何物我不敢發也卒去啟視之則皆黃白物乃悟盜即我來  
也為此以求免且以報已也秘不告人此事似出宋人說部姑記於此

因無見也。是必大資靈鬼神為之役矣。師亦深以為異。遂媒而妻之。妻復來居。顯後有關於時。當附奉。惟主和議。為平生之玷。云。明時猶傳其畫像。鄭志介見之。戲曰。胡濬。濬請斬。近等。若夫在廷。恐公亦不免耳。言畢。其畫割然而裂。尤可異哉。云。

香囊姑

家州某生年十六。美丰姿。偶自塾歸。過一人家。見絳羅香囊。挂於兩壁。爾嘗襲人。心愛之。就門內呼問。曰。香囊者。否。有美婦出見之。笑曰。香囊。此云。胡不市。生問。值幾何。婦曰。妾失攜此。日。香囊。於鄉里。聞實未識。其值。若欲之。第持以去。無須問價也。解一以贈生。生受以歸。蓋婦實脫生。假此。迫意而生。不知也。後同學者。見之。詰所自。生答。不諱。咸以為難。難之曰。倘能更取數具。分予諸人。則信。不然。且奪爾所佩。而諾之。他日歸。固重。適婦室。婦見生。以為奪囊來就也。急引入內。履其若。飲已。復設酒饌。生愕然。致謝。謂主人。款客何太厚。欲辭去。婦堅留之。而挑以微詞。生亦不解。婦復整髮。易服。為華豔之妝。以手抓生面。而摩其痕。曰。即君柳李粉。桃為我。碎破。固取鏡。共照。以頰相復。若兩生之相倚也。婦不自持。竟撲生就榻。笑而求散。生大駭。曰。此何事。高可為。固求去。婦撲之愈力。時。林頭有劍。吹然作聲。自躍出。匣三四寸。生爭脫。脫劍。顧之曰。不畏劍鋒。即婦笑曰。爾忍殺我。即便殺。終不教爾去。遂引頸向生。生

卷三

十三

竟揮之奔。而出。泊暮大歸。見而駭。悔有鄰父者。婦之假父也。嘗出入其家。夫疑之。執而訟之。官。迫於刑。遂誣服。獄具矣。生聞之。急詣縣。自陳。具述本末。願為死。因償婦命。夫聞之。慨然曰。有婦若此。宜死久矣。感君感德。為我殺之。不然。其辱我滋甚。今何敢復相累乎。願其訟。以歸。縣宰義之。允其請。而加禮於生。其年學。倏按郡。生遂入洋。

主音者

昔有相士。僦居京師。虎坊橋。術頗驗。往來士大夫。家。往往禮為上客。車馬輻輳。殆無虛日。一日。有乘白驪。造其廬。以承相者。衣冠都雅。從者數人。相士相之曰。君神姿異。氣色方新。必貴人也。其人唯唯。復命相其從者。則或言當得財。當得壽。當有小疾。厄。小損傷。不一其詞。從者亦唯唯。其人復問曰。吾輩幾何。相士又周視之。謂當得八十九歲。任坐卿。或其人曰。恐不能也。相士曰。吾嘗跡京華。四十餘年。聞人多矣。所決窮通。多天。鮮有不驗。何獨貴於君。於是歷數其生平。應驗之多。後陳其父。遊聲勢之。或意氣揚揚。詞色軒舞。其入曰。先生神鑑。僕所素傾。僕有友人。尤為仰慕。惟今未會。願辱趾。同過可乎。相士欣然命駕。連騎而行。至宣武門內。一宅頗幽。曲。既通。刺。便有一人。便衣出迎。各道相見之意。相士先以言結之。知其好談。乃虛詞稱美。其人大喜。出酒肴。款之。席間。因言有舍。觀。南門外。願同往。一相相士諾。

之乃以彼。輻輳。相士。而自策。馬與乘。驪者。既既。至。日。已昏黃。燈燭。輝煌。出於。華屋之內。有老人。燈下。相見。猶疑。如。銀神。神。相士。捧手。迎。謂曰。何得。此。十。歲。也。老人。大笑。笑。說。有。頂。相士。請。即。君。相。見。老人。頰。頰。曰。老夫。衰。邁。高。寡。嗣。息。小。妾。方。有。娘。願。先生。相。之。辨。其。男。女。遂。引。入。內。室。一。少。婦。含。羞。而。出。相。士。既。相。相。若。人。曰。夫人。久。當。產。麟。當。由。車。相。某。處。來。佳。故。應。少。晚。今。細。相。青。龍。必。是。弄。璋。之。喜。老人。顏。色。頓。悅。忽。爾。屏。後。有人。以。咳。而。笑。意。似。西。其。妾。者。老人。呼。之。曰。青。龍。兒。汝。可。出。令。先生。相。爾。好。否。一。婦。人。遽。回。而。出。年。三。十。許。顏。色。頗。麗。實。頗。羞。紅。笑。容。猶。未。盡。斂。也。相。士。復。揖。老人。曰。此。位。娘子。目。下。亦。有。玉。燕。投。懷。之。兆。言。甫。畢。婦。人大。怒。而。嘯。就。屏。後。索。棍。逐。之。老人。亦。神。色。頓。異。急。挽。相。士。出。謂。之。曰。此。是。老夫。寡。女。性。最。貞。烈。先生。奈何。失。言。同。來。二人。亦。謂。先生。信。口。而。談。此。事。全。無。影。響。詎。青。龍。甚。矣。相。士。大。驚。赤。頭。汗。面。無。言。可。答。老人。又。曰。雖然。勞。先生。遠。行。豈。可。空。返。當。奉。薄。謝。即。入。內。取。金。錢。贈。之。二人。亦。各。有所。與。相。士。皆。辭。而。後。受。其。議。留。宿。書。齋。忽。聞。青。龍。聲。持。棍。而。出。大。罵。曰。賊。奴。猶。敢。追。留。受。賞。耶。須。令。吃。吾。棒。相。士。奔。逃。女。追。之。半。里。及。城。乃。返。時。城。門。已。闌。坐。以。待。曰。天明。視。金。錢。皆。紙。耳。任。跡。所。居。會。非。人。境。知。逢。鬼。物。怖。駭。而。歸。事。聞。於。街。坊。後。遂。無。問。津。者。

金童道士

鄉人之始死者。其家必召道士。監符。有奎章道士。以術鳴于鄉。凡建無設法。道士無不與者。一日。於人家。堂符。歸。夜。已。初。更。星。光。昏。黑。遙。行。田。野。中。西。風。搜。搜。摸。摸。而。忽。有一。物。迎。至。面。湖。一。尺。長。僅。數。寸。已。黝。黑。似。笑。似。哭。兩。耳。大。如。茶。扇。與。道。士。交。臂。過。兩。肩。相。觸。冷。氣。射。入。肌。膚。道。士。立。而。凝。視。物。亦。立。立。相。向。道。士。初。不。甚。辨。父。之。乃。審。見。其。狀。始。知。非。人。驚。怖。失。措。亟。以。未。費。之。物。亦。故。滅。

李氏婦

余客郡城時。談屏閣。聞客述一事。其怪有張姓。李姓。婦。路。稍。遠。親。迎。之。日。中途。而。新。婦。不。見。香。車。綉。箔。女。家。封。鎖。餘。然。也。於是。張。疑。李。氏。未。嘗。以。女。來。而。媒。者。及。與。夫。因。見。其。以。女。來。也。李。聞。之。亦。疑。張。殺。其。女。故。責。我。不。以。女。至。而。媒。者。及。與。夫。誠。未。見。其。女。至。也。兩。不。能。釋。以。聞。於。宰。軍。不。能。決。於是。遂。疑。媒。者。及。與。夫。或。利。其。色。或。淫。其。色。中。道。共。圖。之。而。媒。者。則。兩。家。之。親。舊。鄉。里。之。所。謂。端。人。也。而。與。夫。則。未。嘗。逃。一。人。狀。似。則。未。嘗。亡。一。物。也。以。聞。於。守。守。不。能。斷。以。聞。於。諸。司。兩。臺。皆。不。能。決。延。滯。三。年。遂。成。疑。獄。兩。姓。之。民。咸。願。息。息。忽。空。中。擲。下。一。人。正。是。新。婦。已。枯。槁。死。矣。其。事。遂。白。噫。此。何。怪。歟。

胡夫人墓



分宜其妻師聚徒山中門人某生聰穎而好學師愛之而見其體貌亦已魁然謂攻  
聖所成以少艱然殊不聞讀之聲竊疑之夜就其窗外伺之則聞有人喃喃私語音似  
婦人而聽不能辨其私人聞則也其怒明日使徒詰之生不能辨遂告之曰向暮行山  
下逢一女子含笑而來容曠世欺誦通情遂訂私約夜分乃來自側門會於燈下比履  
則幽香款玉宛然金席間復以櫻寸明珠置我口中成勿吞咽將曉則仍取之去蓋已如是  
兩月矣叩其居址乃山下前村之女如此佳人如此密約吾非石人誠不能違直願為斯人  
死耳徒以告師師亦疑之度人家閨女惡能曉夜獨行踪跡不露如此果若所云其殆妖魅  
也且明珠必取精之具若再來當吞之以觀其變乃召生而教之是夜女子復來綉珠如故  
及其將取則吞之女子跌足而泣曰垂成之功隨於一旦矣生默然不安叩其故女子曰此  
珠已歷五百年死於此珠者凡九十九人皆聰明富貴壽考之人其精氣盡在於是若經百  
人則成正果不料敗於君也邪道求仙終歸無益安敢怨君君後日福祿且不可量幸念枕  
席之情明日求吾屍於東山下棺擲而葬之得比於君之極矣歲時以盃酒流冢上使游  
魂藉魄寂冥泉台君之意也死亦無憾遂相持恸哭而去同室之人莫不聞之惟不見形耳  
次日至東山下見亦大狐死焉生伏而哭之甚哀殯葬如禮為文而祭之夜乃夢女子來謝

卷三

十五

生自吞珠之後精神智慧倍於前居顯秩登上壽皆珠之益云乃題胡妻曰胡夫人之墓  
古瓶  
金瓶郵路亭胡姓有甲乙二人入山游獵見一白兔自草間逸出急引弓追而射之兔忽不  
見胡與惶感甲謂乙曰兔也而白必義也蓋里巷以得兔為義謂其利以義取也故謂之  
義亦嘗聞有白物見而得白金者以其色同而幻化也故甲意及此乙亦以為然謹誌其處  
伺人靜往發之則古冢也棺槨無存唯斷續殘碑可驗得一大缸中貯古瓶二古瓶一  
人本圖大獲見此真然甲意甚喜舉其碎其一瓶乙曰止取此瓶為養花器不庸費於空返乎  
因携一瓶及瓶以歸瓶乃泥硯其平平瓶置几上數日覺有氣自兩洋出氣若雲氣之蒸  
不測其故試折花木置其中無水而花木不萎其抽芽結實若附土盤根者然始知瓶蓋實  
物也一日風雨大作雷震閃光耀室中忽窺窺一椀起於柱側破屋穿瓦而去舉室皆驚  
驚定視瓶已為雷擊碎矣

地姑  
養生者浮海子也年二十餘讀書開元寺先是某典史一女死瑣寺中與某院院有二門通  
馬女名施施有殊色能詩年十六未嫁以情死聞而慕之恐其棺載謂曰生為有情人死

亦有精鬼柳生屬娘之事豈不可謂微者乎寺僧笑之而莫不顧也他日又戲之曰卿昔春  
佳麗處處泉台可無即又豈不念鯨魚永夜乎是夜挽袖空階月華深影微聞隔院嬌歌  
聲和聲然深怪僧徒那得容此摩挲女傾聽久之非散也乃吟詩耳時微風貫耳字字清越  
可辨詩曰雲花老杜鵑殘玉聲遠涼翠袖單不勝蕭蕭連夜雨斷腸明月又添寒驚微然  
曰噫安得此悽惻之音也又聞吟詩曰紫玉多情忽化烟曲中誰唱想天憐鏡台長掛掛鏡  
鎖小眉雙畫不全驚太息曰詞愈好而心愈悲何處佳人怨怨乃爾怨陰氣侵肌毛髮皆  
立見一女即由牆角持瓶而前畫顏仙履亭亭玉立笑指雙曰屢蒙相憶今來矣某夫嘗狂  
情墮下香魂即棺中玉骨也急哇而奔女亦踴躍不捨雙大呼手僧直起燭之見雙仆地上  
神已癡矣口中呼婉姑不止僧知為女鬼所魅急告其家載之歸度情瘴遂因而增其家  
恐其含道士符咒不治召醫師進湯藥不治氣愈急各備言我與婉姑百年情好若夫不  
獨生但求為我作鴛鴦琴可矣其友人白雲生風雅之士善屬文聞其故乃作書於婉姑  
之柩數日頓愈書曰蓋聞陰陽事重桐陰薄必訂三生儂情深溫若卿何難一死誓誓  
嫩日室雖異而穴必同心託清塵形已消而誠不泯然曾同舉合卷共枕連念結大義於山  
河當素心於琴瑟一朝離別孤鏡裏之青鸞中道解鴛鴦頭之白鶴是以神傷傷愛甘殉

卷三

十六

傾城意絕新歡願圓合塚疑冤禽其解語比其千秋借扶木以還魂相思百尺其或已歸風  
下未駕魚軒花合蕊以先凋玉無瑕而先葬想雲雨之未試欲遂幽歡借清柳之無依差求  
款佩紅絲猶在重車已斷之魂黃土難乾長作同眠之思斯皆表在侶隨是以情無生死也  
又或曾謀歡而久許同心倩侍女以代冰人託短箋而申素約誓誓眾之不獨宿願蝴蝶之  
必雙飛未卜他生條成隔世望佳人兮不見淚灑梅花思公子兮無言歌殘桃葉此黃衫所  
以挺身於生前紫玉所以延頸於沒後者也乃婉姑以碧玉破瓜之年抱珠珠粉粉之恨人  
皆情玉嗚呼傷心不偷香亦為如嗚然而終無無丹其駐蹕眉之羞彩雲竟散仍還鵲取  
之瓶既已歸清淨真緣當勿念風流舊債况乎身猶柳絮曾無并白婚期時未桃天宜蠶素  
結珠而於髮生天雨路之不如雲霄之迥隔者矣良緣怪格蕙蕙無願况新詩好面隔桃花  
酒劍劍展舊鏡玉釵塵塵豈挂冠冠寶對誰感子悅未開溫即玉鏡從時麗影於泉台  
石瓦珍珠猶買嬌豔於地府情恨已斷而未斷不甘豈隨胎舍色界本空而又空誰為  
牡丹花死且貞魂猶滯於地下則穢史連流於人間白骨其獨包羞青山何能止穢女也不  
與塵教清自長存魂歸來那仗門庭度瑤姑誠念此廣獨安乎嗚呼金釵空盒金釵非定  
情之物玉鈎斜冷玉簫泛再世之鏡僅羅什事本無極是麗堪尤安可致吾故特為友誼不

遊瓜李生嫌卿宜放印選母謂絲羅可託從此瑞台院露世間知有許飛瓊紫花在天  
上宜無丁文權

王侍御

饒州黃德鎮江右一大都會也商賈輻輳士大夫亦往往稅駕焉同里王石林侍御為孝廉  
時常客其地故於撫州公屬之西偏其正室素傳不疏先有同郡某君為居之勉勵重見重  
僕夜驚大為所驚而後徙某既去侍御命下榻其中某成以為言侍御美然久之署無所  
異遂為吉宅又侍御所居材向有所謂三聖公王查素能為人眾為小石齋樓其主歲時奉  
牲誠惟謹或犯其齋旁樹石及語言不莊者輒被射立死輕亦疾發如是不一人侍御今子  
典華孝廉昆仲時尚少聞而忌之詣齋前數其罪取其主臂而焚之以灰置酒中某成恐謂  
神且不測言於侍御侍御笑而置之卒無咎後神夢於隣人求為新其主鄰人重為立之至  
令奉祀不辰然虛誕則已熄矣

東嶽府掌簿

明末成都有仕宦至御武者其子年十九忽暴病死逾數月其父夢之云兒生彗孛之家長  
仇袴之窟席堂履厚固已久矣近為東嶽府君見役既曉且營備諸苦况而某吏部之子亦  
其食錄 卷三 十七

與兒共事前數月有新任判官生時與吏部有舊即轉其子為內班令復轉為錄事夫言父  
姻黨多在當路獨不能囑託使為免免此役乎父覺而傷之百計圖營然明冥異路無可為  
也於是作書十餘言焚於東嶽廟大約求東嶽君照拂其子也復夢來告曰吾父書為門  
者所格幸未達於東嶽君不然且獲罪東嶽君豈可于以私者乎兒今探知實伯父張公當  
為東嶽府掌簿於某日受事宜速往賂以錢二萬求其轉輸則兒復免此役矣父覺而憶之  
因思張君至交也些須之求庸必賄乎且事屬虛渺恐徒費無益第造張言之而不復以賂  
往張惴惴曰吾其死乎果有是煩不煩叮囑矣父再拜而退至期而張果死十餘日後子復於  
夢中告父曰吾父吝費不惟無益且受其虐矣屢謁張公求以猶子之禮見俱為聞者所  
叱最後見之張公怒言吾與爾父偶爾同官整頓依倚初無天倫骨肉之愛復少金珠幣帛  
之交即使陽世請託亦不能脫無賄之令名而為之委曲况幽冥之間時異勢殊吾既與爾  
父無情爾亦與我無涉與眾役等爾而冥法不可輕干公門不可私謁爾屢犯冥法不可  
貸不然府君問之且謂我門如市也杖兒三十而逐之兒前者之言蓋逆知有今日也倘賂  
之何以至此即吏部子之於判官亦非托請空言也遂掩泣而去父為之大恚而覺以至鬱  
結成疾數月亦死

段生

段生者遠其地與名年十七八神姿秀朗時有潘岳衡岳之稱自少失怙恃家計貧乏  
購成友多器之每飲助其金錢得不甚困生既自負其特銳意進取亦念非毛穎所能終不  
免窮鬼神輪固是而名心甚熾慮童子試補諸生辦為不售乃從諸戚好誼全入太學赴都  
應順天鄉試復落解貧不能返遂止京師以圖再舉城東有小宅一區素未請主人以是故  
取值甚廉生固不知也稅居之自夏徂秋略無所異惟紙窗石炕孤閣無聊耳一夕滅燭而  
寢少頃而覺乃在綺帳紗帳中蘭麝芬芳撲鼻生驚起回顧則漆几銀紅人影在壁一女郎  
背燈而坐釵光鬢影隱隱掩掩人而明瑤玉珮珊珊作聲生不禁毛竦問此何地爾何人  
女郎回眸斜盼半露芳姿少為驚聲如流鶯語燕曰君自至此君固不知吾不爾語反詰我  
耶言罷仍轉背背燈微聞嘆息之聲生故恒怯不敢復問但蜷縮衾中汗出如蒸不覺昏然  
竟成熟睡既寤而殘月射窗曉鐘切枕依然獨眠孤館耳遂以為夢次夜既寤忽有人推之  
醒則前背燈女郎也微笑而無言生神視之有備城冠世之姿疑懼頓消因推枕擁衾而生  
展問邦族姓氏女低應曰天下固有如君者客兩次進訪猶自不識主人氏族兒姓杜氏  
名蘭秋本貫洛陽初從父母移家於此生因請謁其父母女曰復移去五載矣惟兒與婢子

小鈴居此且復問有親戚往來否女曰無之惟異姓姊妹數人皆別宅而居生竊喜藉以游  
詞便之女郎頰無言俯頸微帶帶而已削玉纖纖類麻姑手爪生心大動前復其貌求與歡  
女雖微拒而冶蕩之態漸覺不支乃低罵曰何物小郎作劇太甚使世間無復貞妻遂解衣  
登榻成眷屬馬抱璞含苞似處子也己而一婢款關入手捧一罍置案上曰酪飲未幾青  
衣穿袖天治珠常既見生作色曰誰家秀才不守法度堂堂使受水厄以懲其褻浴花影之  
罪生聞言惶惑莫知所對女曉之而笑以手揮婢曰去去殺槍婢子故以陰語駭人不顧言  
癡破胆則婢徐徐匿笑而去女謂生曰此即小鈴兒之私人也姊弟惡生始敢氣息倍倍水  
厄之說叩女曰卿村若飲乎女戲撫其脰曰虧殺小郎聰明稍悟到此兒生平實有此癖曾  
謂女中虛名故婢子輩曾聞此說不識小郎得腹能為左顧索動否生欲噴茶感聲曰黃  
凡之窮其為車外羊腸七碗之技宜足道哉女曰書生大言恐是其故若試之遂攬衣  
下榻生從從戲捉其足曰新花者雨莫眼顧否女曰顧怒之以且臉潮忽生驚路可堪乃東  
生衣衫脫之擲地曰蘇李手給莫敢欺下第蘇生一案至此猶漫作醜態向人生不覺報然  
取履歎息而起女驚之曰前言亦戲耳大丈夫不恥短袍置慚戲即拾衣起為生者之說  
風碗傾茶對吸坐意稍解且歎曰貧非病何足快快良以主司冬烘致使書生睡睡胸



出及為閨扉馬生前科七姑曰滿深矣百無所求唯乞早寢為幸七姑初不應生逼不已乃  
低首曰願秋陪戎矣懇開女使驚報曰夫人歸矣七姑變色曰伏生於牀而出俄聞有老婦  
聲自外而內問曰茶具縱橫何客至此七姑曰都姓妙林也老婦曰爾通見我竟神色不定  
何故七姑曰別何娘已久故喜形於色耳老婦曰非喜色實懼色也爾見老婦入則室年  
近六十而目深然有怨色語七姑曰何得有男子氣七姑不能隱遂告之老婦大恚曰爾父  
居官不潔故責於爾即何中弄之醜如此七姑羞慚伏地女使啟帷提生耳出於金中長  
跪謝罪老婦氣塞半晌乃罵曰好秀才禽行至此即徐探從捷女使數十命遂生於大門外  
門隨開猶閉不巳生倚於檐下聽之聞老婦曰不看非是進士肯令出耶餘語嘈雜不  
可辨遂聞聲離亂鳴聲遂寂生亦倦甚就檐下宿矣及醒而東方白為覺風露滿衣蟲聲  
聒耳仰見樹木蕭疎春鳥啾啾夜來房舍化為烏有乃卧亂塚之間耳驚愕而起踉蹌而歸  
距所居已二里許不識夜來何自而出又若此其近也亟以所見語主人主人不能確告之  
曰此宅實河南杜某所居爾其有一女未嫁而卒一婢亦旋死客所遇其必此也至萬七姑  
云云官地塚多不知伊誰也生又問杜氏之墓主人亦不知但言各宜去不然且禍各生細  
思他處房舍必昂無從措置而心戀蘭秋之美將殉而甘心又念青娥皓齒秋玉温香當諒

非禍人者仍堅請不去主人無知之何亦聽之入室將取紡履示主人履舊置靴下則已不  
知所在矣徘徊眷戀其復見久之杳然因憶老婦進士之語知必獲南宮心轉安之遂下  
帷攻苦果於次科領鄉薦明年復成進士將理歸裝一夕朦朧之際見蘭秋嫋嫋而前再拜  
曰知即君垂注願脫非不相念奈緣盡於此所以復見者欲求念枕席之恩下及枯骨耳兄  
向者不慎違怒于父母迫而殞其生姊亦坐是致死未謀葬地遂瘞於此室即君卧榻之下  
即兄與婢之幽宮也師向者無力改葬故不敢言今則貴人矣幸為別擇異境更築新居俾  
近七姑牛眠之地兒魂魄得所依倚小婢亦受及馬之愛也銜環之報其敢不中困於袖中  
出一玉環授生曰此兒嬰年所弄父母因以為殞今以贈即雖不足以報德亦金銀徒銷之  
意也師其母辭使兒抱歡九泉生欲答之胸中竟如物壓不能出聲手運不能運動但以首  
領之而已已忽焉一聲驚寤而起蘭秋已失所在凝思久之始悟美妾鏡下復見之說次日  
遂告主人於炕下掘之果得二棺焉并至官地並瘞於向者所卧高七姑家旁立石碣二一  
題曰洛陽美人杜氏蘭秋之墓一題曰杜蘭秋待女小鈴之墓沈莫憫哭而歸果於園下得  
玉環焉而藏之珍為異寶生復至官至二千石

耳食錄卷四  
臨川樂釣著

布衣生臺石好奇出遊則年不返萬里不遠也嘗曰吾平生所善有四一為會稽老道  
士一為湘江女子一為太倉泥塑皂隸一為粵西驛亭之鬼或徵其由曰吾向遊會稽路過  
道士銀鬚雪頂足下恍惚有雲氣異而尾之則入一茅庵踞坐石上明之不應禮之不答始  
而呵之亦不報也余無奈之何亦坐其旁默然相守兩晝夜飢甚而呻道士大笑出門余  
又尾之行里許道士反顧曰無賴子曠種何為欲作餓殍耶余曰師不死我亦不死道士觀  
余復大笑遂出一物吹余頰逆實而大腹頓果引至一處雲館星樓環以流水僕去數輩出  
迎道士指余謂之曰是爾輩主人宜善事之吾往矣余擊其袂解不可道士曰無庸余索皆  
人不傳而屬之子也絕袂而去余遂入居之數日有樵丈夫外門外余意其飢使飯之不受  
堅卧彌日問其故曰居無家室出無與馬不知死也將棲魂於子門矣余曰何必爾拉之  
入室即以道士之所贈贈之出門徑行復過道士揖余曰子難取易舍心跡灑然道根植矣  
後五十年相見於天都峰下勿忘也遂去與哉道士仙乎仙乎此余方外之交也南游於

楚曉行相水遇童子涉草而來手握馬蹄者一束踟躕久之答曰是我姑姑命米以替餐者  
也不欲更與人徑去不顧余亦置之旋過一山居嘉樹當門小憩其下忽見前童子啟門熟  
視視是乞花人也因招余進具飲若有女子窺簾間若甚姣好者勞馬蹄香猶復稀也  
余辭出門女使童子追余反詰其故曰姑姑年少氣高不肯適人棲適於此人稀地僻虎復如  
麻視君有奇骨將選福於君惟難是下緩急有賴惟君之賜余許誌館於舍傍之次供具  
甚備童子饒資脯越一日一夕暴客大集余橫槊而出遇女於門短衣提劍劍脊血光殷  
然已斬其魁而逐其餘矣嗣竟入乃知女習劍術也余故善擊思一角以究其能使請於  
女女不可屢請乃許余舞劍女飛劍則擊斃斷如朽余大驚而退童子乃言女父本寒家女  
傳父術固無敵也女多技能工筆札尤嫻於琴一日忽抱琴詣余祝衣茵榻焚爐無備而風  
範於蕭瑟林樾思歸之引音聲淒涼往而不反曲終語余曰吾道失推琴而絕余出其寶厚  
囊之餘以付童子封樹而去此因問之交蓋神交也又嘗宿太倉古廟泥塑神像面目不  
完顯則頰斷風之中廊下一包穀像執杖歸然余戲曰第遠修德者獨爾為東道主人携有  
空酒當以酌爾因舉盞灌之問曰佳乎雜忽應曰佳余不覺驚躍却立叱之曰鬼子敢爾立  
斬爾首穀置杖叩頭乞命曰奈嗜酒且遇知己不覺失言幸寬假之使得侍杯杓亦不吝

寂余後其言笑許之對坐而飲若無他器各引甌就盃吸之須臾酒滿餘曰君與我鏡我  
行法解杖頭付之果沽酒至又飲練先醉口刺刺談出異荒怪之事已而距躍曲踊揮  
不已余身其髮以危之喘然臥地余亦醉睡遂臥其旁比曉酒醒練杖如故余是日郊遊  
至暮復止廟中練飲然迎門向有酒乎余答以鏡畫練指良久曰富謀之遊出既而抱一  
寶鏡兩臂以歸酌之佳釀也窮所自來指曰盜諸酒肆耳余嘗其解事縱飲太醉由是日  
以為常一夜練出盃酒久而不及余問且倦枕臥而外練見於夢曰余盜發被執搜諸酒流  
矣感德高情姑來相訣言訖而覺懷然傷之蓋酒徒於是亡矣又嘗探奇身西晚宿驛亭長  
夜荒園星河到枕徘徊而與遠聞吟味聲清越宛委細聽之其詞曰月黑高山迷西風吹我  
出平生短劍青秋氣侵人骨余說曰鬼也又聞鬼吟曰棲櫺呼層崖亂墨墮林蔭無人夜轉  
深嚴洞孤泉響漸逼近徐步視之一鬼頽而腹背皆赤心頗憤怨笑曰余雖非人然  
不為俗夫輕出非鬼魁之比子何畏焉生時雅好琴瑟致死山谷魂魄隨此不能去向有蕭  
生過此與余交最篤蕭生去後至今始得吾子願少留也余頷之與坐亭礎上談論甚屬  
翹曙乃隱余遊山至暮期於亭下鬼又至曰壯哉遊也雖然驕慢不肯來窮幽險今夜月輝  
亮天某請為導必有以誤子余欣然從之鬼披雙履著之尺輕登陟峻巖若平地每經萃  
耳 練 卷四 二

影娘

青蓮山秀削如花清泉出其陰薄而為沼滙然澄澈皆有士人春日陟山倦憊水上拾得一  
玉釵把弄冥想忽水中見麗女子影出其肩後若相偎倚臂而反顧無有也俄而微風激波  
混漾久之影遂失數詭而歸試一覽鏡則女在鏡中俯視流珠士人悅之出試問之曰此卿  
所貽耶女搖首微笑徘徊而去環珮珊珊作聲士人大惑入以游語女而頻發頻疑然遂隱  
士人急索鏡視背垂首悵悵聞空中吃吃笑微語曰左矣其聲如簫管從風微婉婉清妙莫如  
其所自發也士人傍徨四顧神志散亂又聞空中語曰荷無相識當見鏡中日一處第笑沈  
水香供釵其上長即至矣如故果至即相對瑣瑣他事未幾微動則聲出鏡中詞旨殊妙  
其初一二時許便去久之語漸狎女亦稍稍見容遂延鏡中不忍去家人異其狀疑鏡為妖  
奪鏡持之地鏡裂士人驚脫夫聲曰傷我麗人亟取他鏡注視乃色喜曰幸無恙家人愈異  
甚蓋鏡其鏡不使復得鏡士人竟問答焉如喪魂魄偶於案上得芳藥一枝不知所從來聞

耳中語曰君願識此花名否請西如園中池上與君別矣士人妻然疑語之見女在水中攪  
沸而散曰消清流泉激澗清池均被鏡光影合形運斯斯幻復能幾時春風告行贈子將  
離子不我思思我其誰子即我思我胡能為憐憫天地兩心知之水流西東永以為期遂不  
復見士人由是臥疾廢飲食治以巫醫弗效也有道士啟關求見自言知隱疾家人見之  
士問士人玉釵安在士人瞿然曰公為知此道士微笑袖中取碎丹一粒令吞之病良已  
道士謂君前身為諸生遭鄰家值其女影娘墜釵釵下賦其無人徑拾之不還由是相慕悅  
死女死念釵墜人間業緣未了求得之轉以贈君而格於形迹弗能合又懼為君害故去之  
行而丐我我憐其情勢故來因出一小瓶授之曰當以某日如青蓮山見梅花樹上有翠鳥  
千百飛翔乃捧瓶西向立呼來來者三當有所遇遂辭去至期士人如言往呼乃見紫煙一  
縷入瓶中聞瓶語曰來矣即懷瓶趨躡置室中頃刻瓶大數抱中闢一戶有麗人嫋嫋而  
出即昔之水中鏡中人也道士旋來撫瓶曰幾壞我器瓶即小如初納袖中依然已香女謂  
士人曰道士蓋申元之也

劉生

劉生三十遊庠序後得狂疾逢人輒罵罵人無有伍之者偶訪遠親歸迷失道遇僧坐山  
下交手而扶杖於肩意甚得也劉漫叩之叟揮其杖曰南劉乃南行三四里幽篁蒼翠溪水  
琤琮噴訝非改道於時日既曠矣頗惶惑遙見三四頭女子戲竹林間眉目競秀不可描  
畫取竹葉扭結作舟投溪水中共交手嬉笑劉以失道告一女子微笑晚視曰客何為者聞  
中人宜孤竹馬戲劉心好之故故請指迷還是不去一女子謂眾曰歸耳歸耳莫聽煩絮  
相攜穿林竹中去劉尾之數十武見小村遠眾女子入一白板屋近身見劉相與嬉笑耳語  
靡遠聞劉徑叩之竟甚肆良久有媼出應問何處惡郎子媼門破碎劉答以求宿媼曰家有  
主翁請自見之言已去劉登其堂粉黛皆甚雅潔一老人擁杖枯坐影中就榻即向  
所遇叟也媼而問之三問而不答劉怒罵曰替奴給我失道何復得爾叟曰我與叟皆迷  
道者真替其爾目誠在且何為問我劉語甚忿然徑出時月夜雪飄星隱蹤跡不見地舉  
步解屣踰遠逸則門已扃矣頗悔前媼而恥於再通便就檐下倚坐少焉雨刺而衣絮漸  
寒聞門內語語聞闔窗滿耳慘慘之乃女子讀書聲欲一進觀且便園宿計亦良得  
遂復叩門前媼啟門問劉掩入說辭以對而請言前媼曰止止君道至此何誰也須臾  
主翁乃趨上堂劉從戶下窺見叟南向據案上兩眼碧光與燈燭相映射女子十餘人羅坐  
左右插畫簾下數女亦廁其列始知叟蓋非替老心竊竊驚訝媼前曰叟曰是故為求宿



報數月一來但相對枯坐不復作一語久之僧去臨行謂曰可矣雖點首者再僧遂不復  
來雖自是視彼為僧乃不復稱曰謂其所親曰吾前身身山僧也好文籍及一切煙世  
之務師以結習特重不可化使出世戒之曰慎勿違也將遂不復發念師言深自轉機不意  
數載與人事不免炫耀亦不得已耳師起召我我去矣遂合堂坐逝。

清河令

清河令王君名城大興人其所著書及遺身皆有尺牘之不見以手批之則大星燦然問其  
其兩袖則大從袖中爆出其他性體善不異人時時令離君恬庵親試之為余言其殊殊不  
可解。

明娟

浙江處人以衣工起家富鉅萬不衣皂木御酒肉以儉者子重性絕憂修善不類其父尤  
睡志狹邪青樓珠箔間多識其名者爾嚴於擇配議婚多門卒許所當意年二十餘猶鯨魚  
也或說之曰姑蘇佳麗之其北必有施只其人者重乃挾重資遊吳門博錢塘遂於笠澤湖  
風度耳遂聞歌吹聲少馬片席拂天雙梳剪水須臾而翠屏紫閣也歌聲尚響響如絲  
重心醉張帆隨之畫則回流夜則同岸感兩日兩舟僕僕稍通問設官船又語曰嚴州顧

卷四

六

刺史徒居金閨先行矣此夫人舟也重使人發其舟師編歌吹者為誰舟師曰夫人女叔  
數人皆善絲竹奏曲者其女公子耳問公子字乎曰聞尚未問見乎曰公子甚簡出嘗一見  
真仙人也重乃躬舟師使緩繫行經日華冠治服從倚舵樓其一遇次日晚泊葦葦橫波  
顧舟逆應半啟粉黛數人膚光黛粉指重遙山仰睇橋高相與南浦漫話一翠衣舊袖者最  
麗回首見重遂命掩窗重以問舟師舟師曰翠衣者是也重遂亂求舟師而安之益舟師  
却之曰師若亦嫌矣其何能為重固請舟師躊躇曰若是為師若策之已而曰得之矣夫人  
有弟越刺史所任也今在舟中試以柳梢修羊刺先結其恨心中禮而求甚可也重從之越  
來答拜固留之飲酒語頗洽酒酣重微露其意越曰公固未空耶某甥女尚待字如公者誠  
佳婿也重即下拜稱謝越曰若返舟與妙言之少遲起來也喜曰事指矣妙聞公高義甚願  
洗我為執柯然須納采為定慮刺史性梗或有變易耳重曰權不備奈何越曰隨所有可  
也且日身已近姑蘇遂止不行重乃出千金為聘復以百金為禮越登舟就見夫人  
年四十許人也體姿良厚請神皆竊竊竊笑既返舟約日同回抵吳門夫人及諸女皆先  
乘行裝皆隨往越留重舟曰俟妙歸少屏當當往揭却節不意萍水之交竟成緣履之託  
重謝曰長者之賜也越三日有使者來迎重留二僕守舟隨越往造一大宅類官閨主人出

越曰刺史也重再拜執子婿禮甚恭越遂趨入內刺史頗頗莊訓嚴簡重侍坐馮促良  
苦已而設席重不敢飲飲飽數杯而已及罷日已晏遂散之外舍趨來笑謂曰余不耐拘  
拘故失陪奉若君亦復不備也遂命重取酒飲然更酌重及懷飛脫狂飲大醉越辭去沉  
睡至午始醒惺然無一人異而跡之宅乃空問之鄰人乃言此朱氏新攜別業昨一人來  
暫借精舍耳始知被騙倉皇至舟中見二僕則箱篋衣裝亦皆為越賺去矣急索願舟舟亦  
奪其舟師者亦實同設局者也重極惡因備原舟返浙江至家而憤其德當二僕極之時處  
七已老矣柄悉以委重故重得自專重愈願越之實已也而德女不置時時使人物色之忽  
有字已者來言子我金當官願所在重喜曰第言之字曰願實處嚴州試同往蹤跡聊信  
言重然之備之嚴州至一村郭中長楊高閣重極周道閣上一女子苗條大冶字重足情  
語曰此即願居也指隱閣問其出處其母輕動其反望耳重頷之因審視女子亦頗類  
舟中所見於時夕照紅霞放煙四道一人臨酌入其門掃之果願也字曰信乎重曰信也雖  
然何以處之字曰君欲得女即得金耶重曰能兼得甚幸不然則得女而甘心焉字曰欲得  
金於之可也誠其父是仇之也則女必不從或有他愛可惜也欲得女則誠也願誠居女為  
奇貨更換以求公公能應之乎重曰君意謂何字曰其請說之明日當報命明日字乃引願

卷四

七

來惟恐謝罪曰內兄誤我以及此悔也願更修前好重喜甚願去字曰做我千金則佳人為  
君有矣重許諾與之歸而檢之金復備住既至字請先入報使重待門外久不出心疑之入  
其門無人焉登其堂無人焉窺其閣鏡奩釵盒願倒髮塵盈訝其無人排扉甫進則聞人呼  
曰賊賊俄有數人其執重數之曰八人聞問欲何為重力申前說人曰此方氏非願氏何認  
也遂擊之棟而鞭之重不勝從請所欲人曰以萬金來當宥汝重哀願請半之且無揚於眾  
初皆不聽再三而後許重即遣書所親致五千金贖之歸羞悔不自容念乃寢由是家漸裕  
行亦少欲適年開里中張丞女好說委禽焉將張女外遇忽逃去丞羞窘無策道買一賸  
婢較較麗固厚過之屬婢偶知已女者以歸重增夕無元重詰之婢悲涕曰妾亦安忍復  
秘藏雖難惟君寬假之乃敢言重曰姑言之婢曰妾非張氏女所謂願女者也亦非願女持  
賣妾柳耳宋十三娘明娟者是也願亦非願全五耳越乃字八也奸輩嘗美以誘若得金而  
需長則葉隨風飛英落已三易婿矣而味得歸若亦夙分也重駭然因述嚴州事始以此  
事去不知要亦詎楚故智耳重問張女亦安在情備以情告且解曰非張公之得已也君將  
與中爵之欲於若實有願重既慮重誠於外又雙娟美遂安之居無何重歸自友家適林間  
有少婦投履救之而與問其故婦不勝羞泣自言偏輪闖賊乃為抱布帛所誘今復見棄無

所歸故自決身重規婦亦頗有姿以情婦乃言感德相讓願為冥婦遂痛從重歸其  
氏族印張丞女也重怨其前環欲棄之婦力勸重且以婦讓重不可遂重之使人告張丞  
修婦禮焉

文奇

文上舍嘉崇舉不第其仲弟某者一戰而捷父謂其不學而遂之母亦時時挫辱其婦婦  
故賢終然怨色身之初遂也婦曰父母以不第遂其不第終不返不肖既其遺父母  
又以累卿卿年少宜自為計婦泣曰異哉君之言及此也君才矣所知何有於一第然得非  
堂上復何言幸早自以慰之妾之願也故有他志嘉亦泣曰謹受教嘉行無遺婦蓋取衣飾  
付質庫為戒行等使應京兆舉嘉乃至京師稅居宣武坊某寺中重理故業已聞仲弟來赴  
春官試趨往見之問父母安否嘉言別後事仲笑曰伯氏夙昔自負今孰與仲多嘉凄然而  
退及仲捷南宮段官即曾乞假歸嘉既歸復往仲亦竟不謂嘉所仲至家親朋來賓者踵相  
接召客張樂門庭如大齊婦體弱姑意不敢向隅仲妻謂之曰似亦良樂婦伴為不聞數日  
問仲曰叔見而兄弟仲漫應曰曾一見即步願溪說他事婦知其意不復問閉門掩泣而  
已仲又言嘉賢怨親之逐已也而以為我罪故在却常避我不得數見父母既以仲貴而

聽信其言益怒嘉嘉善數至輒笑棄不答益愛仲妻而憎婦婦高之婦固知仲之謂嘉而  
不敢辨也每食以食餘食婦常不飽歲時飲宴游戲之事婦未嘗獲與嘉有子甫三歲與  
仲子爭食而啼仲子亦啼母怒撫仲子而答嘉之子且謂婦教之詬言嘉曰婦因垂涕長跪  
謝嘉父病篤婦日夜憂歎既痛其夫之不過而深恐舅之不及待也夜焚香籲天私為異已  
算嘉父病良已仲妻見之乃視於姑曰如實祝祖姑德甚言於嘉父將訟之鄰里多知婦冤  
而畏仲妻且怨已不敢言婦無以自明欲嘔血數升卒年未三十聞者傷焉是時嘉舉京  
兆復報能止京師不敢歸嘗用之絕為寺僧備書自給偶薄暮步寺外有少婦徘徊立松下  
貌類其婦就問果婦也大駭問何以至此婦嗚咽不能答已而告曰妾已鬼矣嘉聞言大驚  
婦止之曰勿悲今來就君不異生時之樂且生時離魂今乃聚晤奈之何不歡善乃收淚亦  
不復畏怖與婦俱入寺中他人莫見婦語亦莫之聞也婦謂嘉曰君貧食若此願眾所以佐君  
者問何術曰請著於門設下榻是願預人事當大獲善報從下榻輒驗聲響大起都人士聞咽  
其門以為若平復出也無何將復與嘉問吾今獲富在婦曰此事神道所秘妾不能知但  
宜破釜以奠一富耳因勸嘉避居謝客購書益多日夜讀之婦故讀書亦甚相敬對讀破  
乃過於嘉冠日課經義及詩策之屬婦製常傳數數曰惜卿乃不擢進士又隔幾泉覆此將

盜施手婦笑而不答嘉既入門叱夜婦亦至謂嘉曰妾向勤學如應舉秀才乃以君故也嘗  
併力圖之庶其得乎遂為嘉捉刀文成嘉明稱之即就金某生知名士也聞之索觀大快嘗  
謂有神助且曰必冠南車嘉因告以故生亦較敵敵及揭曉嘉竟獲第婦不勝悲曰己  
兵奈何嘉反然謝之婦曰非也科名誠何足貴所貴者堂上人老矣且夕望君之貴而君  
卒不副其志也命也夫命也天時已揭嘉子供職司曹嘉意親且就養馳往問訊親圍  
未來仲私見之戒門者不為通蓋自婦年後仲妻侍夫甚勤嘉益趨往住仲妻傷身姑之前嘉  
子婦禮賢弟誼誼殆有甚焉舅姑反曲意下之職是仲官京師不願與仲俱來也嘉得其故  
益自恨不第其痛哭竟日夜未幾仲秋滿出守外郡婦攜嘉曰非福也仲氏寡息而好質  
將不免嘉有弟名秩生天性仁淑父母絕憐愛之嘉出時尚幼既長統外傳頗知嘉被逐  
無罪而嫂以讒死嘉涕請於父母曰伯兄不第庸有非乎命也且科第亦何愛之有如仲氏  
富貴大人莫與焉長復賢弟鄰里無不知不幸曾不題之名銜庶幾遠避免榮可為傷心  
願大人少寬假之使伯兄復侍庭闈而酬酒禮氏之羞以仲其靈魂實天地之德時嘉父母  
亦漸悔悔相和婦竟聞秩生言不覺泣下曰兄大仁孝吾從汝於是作書召嘉歸使人祭  
婦塚而撫其子書未至婦已知其動顏色謂嘉曰賀君歸矣舅姑比以李子言旦夕召君

長志亦家昭雪且賜酒食矣宜治裝待與君偕返耳後十餘日書果至至則啟行關河風雨  
舟車艱難之間婦未嘗不在將至家謂嘉曰妾欲登堂拜尊嫜恨身為異物不能明修捧  
栗恐誤聽聞君幸為我陳白之嘉泣曰諾既至有少年俟門外見嘉乃趨而前曰公誰耶嘉  
曰七人壽也少年潛然下拜問之秩生也蓋度嘉將至企望者累日矣縱有垂髮而梳於地  
者嘉子也方婦之年也父母待嘉子不慈秩生憫之日取食餉嘉子夜則視其寤一果餅一  
什物弄具未嘗不分與父母重拂秩生意亦不復過虐嘉子故嘉子雖失王父母數而以育  
以長不以飢寒疾困死秩生之力也至是並出迎嘉而嘉去家已八年故各不相識於是秩  
生絕入門內報父母喜亦趨入拜父母堂下曰身不存久決溫清卒不能有所成立少慈高  
厚之心而大人慈愛無已使得復見顏色言未既哭失聲父母亦涕泗嗚咽皆之起際惜  
慰勞之甚厚鄰人聞之無少長皆來觀多泣下者嘉欲言婦情婦意視嘉嗚咽不敢發  
父母則以婦年而嘉未之知且初至姑諱之泊暮嘉趨出門外見婦於墻隅淚涕淋漓目盡赤  
矣婦曰言之乎嘉曰未也婦且入明發嘉當言之婦曰無舅姑命妾敢入嘉為難意入請  
命於父母具陳始末室中聞者皆相顧出出秩生曰請無疑疑非禍人者嫂賢且孝以神  
明其身何為乎不然父母感其意命之入嘉乃即門外呼曰婦入矣徐聞堂下有泣而言者

且食錄 卷四 九







研之屬際不一處。於是意迷神眩。仿徨馬而莫知所向。既有童子奉惟出謂之曰。觀止乎。未也。盡隨以來。士人欣然。武其後。歷數箇曲折。洞達行。其左奉佛之堂。寂以爲。經其右祀仙之館。淨以廣升。其中度書之閣。光明而邃。與進抵其內。有巨人焉。坐圓臺之上。士人且見其仰而瞻。俯而拜。旁而伺。就而問。巨人若弗見焉。弗聞焉。不言不動。寂然。知止水。槁然。如枯木。此然。若頑石。微有捧衣。進履。陳牛。羊。具酒。漿。而進者。巨人如故也。又有會金。價玉。及昇。寶。而入者。巨人如故也。於是皆退。少焉。人報曰。愚至矣。乃聞。戈。馬。海。濤。破。門。而入。環。而。攻。之。者。皆。後。弓。盡。刃。之。夫。復。有。猶。鬼。摩。魔。跳。頭。手。其。前。擊。擊。毒。蛇。盤。踞。手。其。後。士。人。股。栗。噤。伏。魂。魄。震。懼。而。巨。人。亦。如。故。也。頃。之。紛。紛。者。故。然。俱。滅。士。人。欲。趨。出。乃。有。女。子。搗。搗。而。來。花。顏。而。霞。衣。雲。煙。五。色。縹。緲。之。若。隱。若。見。且。前。且。却。忽。有。紅。樹。生。臺。下。須。臾。尋。丈。狀。如。珊。瑚。巨。人。乃。震。蕩。欲。墮。俄。空。中。一。劍。飛。出。斷。樹。書。然。女。子。隱。去。巨。人。始。定。馬。士。人。觀。之。且。喜。且。憐。忽。念。此。固。生。之。胸。中。也。何。為。不。歸。前。童。子。在。側。笑。曰。故。道。不。可。復。識。矣。引。之。出。自。旁。門。指。畫。其。途。曰。由。此。其。可。達。也。士。人。遵。而。行。行。不。計。程。宿。不。計。處。朝。而。暮。暮。不。計。日。朔。而。晦。者。不。計。月。寒。而。暑。者。不。計。歲。向。之。來。也。算。木。青。而。華。也。而。今。黃。落。矣。未。幾。則。又。甲。折。矣。水。波。溶。溶。也。而。今。滄。降。潭。清。矣。未。幾。而。川。復。漲。矣。風。暖。而。日。暄。也。而。今。霜。雪。載。途。矣。未。幾。而。陰。谷。之。冰。漸。矣。則。再。早。食。錄。卷。四。十。四。

某翁富而香。善權子母。負自無虛日。後以年且老。艱於途。遂買一驢代步。頗愛惜甚。其非甚困。僕未嘗肯據鞍。驢出翁胯下者。歲不過數四。值天者有所索於途。道不得已。與驢俱。中道翁喘乃。驢馳。馳二三里。驢不習騎。亦喘翁。下。解其鞍。驢以為息已也。望故道。驢翁急。嗚呼。驢走不顧。追之弗及也。大懼。驢亡。又怯於棄鞍。因負鞍趨歸家。出問驢在否。其子曰。驢在翁前。乃復甚。徐釋鞍。始覺足頓。而首裂也。又傷於暑。病。兩月乃瘳。

吳生 荆州田舍翁何某。鄉里稱長者。乾隆四年。有舊友人來訪之。自云。家江右。吳姓。途窮求臥。何辭。而視其人。雖敝衣。羸冠。神采特異。乃復問之曰。君頗識字否。吳曰。我國語。請生何。曰。兒輩方求師。故以存先生。汝杖。獲所入。敬戒。行。可乎。吳曰。諾。遂。館。舍。下。日。使。二。子。燈。通。

及從子。遂。乘。馬。馳。且。勸。願。直。歸。自。夏。但。秋。亦。殊。不。言。去。歲。時。備。恙。却。不。受。曰。但。求。突。飯。成。其。以。金。爲。既。三。年。何。有。烟。担。許。某。者。夜。經。何。宅。後。見。一。人。保。身。被。髮。拜。月。於。葉。樹。之。間。審。之。吳。生。也。大。駭。急。去。及。返。詢。何。價。吳。生。吳。生。方。午。餐。飽。疑。之。乃。以。狀。告。何。曰。曰。詭。異。若。此。不。道。且。爲。衆。先。是。何。以。吳。衣。爲。無。以。製。冬。製。履。袍。贈。之。吳。生。笑。不。受。而。衣。葛。如。故。亦。未。見。其。寒。也。心。竊。疑。怪。至。是。聞。許。言。深。然。之。乃。謂。吳。生。曰。先生。固。有。歸。志。爲。兒。輩。羈。留。久。矣。故。具。留。糧。爲。君。啟。行。即。袖。中。出。十。金。爲。贖。吳。笑。而。受。之。曰。即。今。日。行。矣。何。請。暫。留。爲。杯。酒。之。饌。吳。堅。辭。遂。長。揖。別。去。他。日。何。策。衝。而。出。復。遇。吳。滋。悅。遂。問。曰。先生。未。歸。耶。吳。曰。方。授。徒。東。村。穿。氏。未。有。行。期。故。數。語。別。而。行。前。二。三。里。復。見。吳。坐。次。樹。下。頗。疑。說。吳。見。而。笑。曰。引。避。不。及。幸。怒。之。何。唯。唯。馳。去。適。穿。氏。之。門。却。見。吳。生。與。穿。立。門。外。乃。大。詫。穿。固。何。舊。識。乃。前。詰。吳。曰。頃。兩。遇。先生。遠。已。在。此。何。間。道。之。速。也。吳。不。答。穿。笑。曰。先生。固。未。出。公。馬。得。見。之。得。毋。誤。否。何。默。然。穿。於。內。問。吳。所。自。來。且。述。其。異。李。曰。適。主。於。我。四。載。矣。計。其。在。穿。氏。時。即。其。在。何。氏。時。也。相。與。驚。絕。趨。出。視。吳。吳。已。去。僕。遂。不。復。至。何。墟。官。武。清。會。爲。人。言。之。

某友言某公夜將寐。聞窗外。偶語。潛起。窺之。時。星。月。如。畫。聞。不。見。人。乃。其。家。貓。與。鄰。貓。言。耳。耳。食。錄。卷。四。十。五。

鄰貓曰。西家娶婦。盡往。現乎。家貓曰。其。廚。娘。善。織。不。足。稅。吾。傷。也。鄰。貓。又。曰。雖。然。姑。一。行。何。害。家。貓。又。曰。無。益。也。鄰。貓。固。選。家。貓。固。却。佳。復。久。之。鄰。貓。唯。食。垣。猶。嗚。呼。曰。若。來。若。來。家。貓。不。得。已。亦。躍。從。之。曰。卿。奉。伴。耳。某。公。大。駭。次。日。執。貓。將。殺。之。因。讓。之。曰。爾。貓。也。而。人。言。耶。貓。應。曰。誠。能。言。然。天。下。之。貓。皆。能。言。也。庸。獨。我。乎。公。既。惡。之。爾。請。勿。言。某。公。怒。曰。是。真。妖。也。引。棍。將。擊。之。貓。大。呼。曰。天。乎。竟。殺。吾。真。無。罪。也。雖。然。願。一。言。而。死。某。公。曰。若。復。何。言。貓。曰。使。我。果。妖。公。能。執。我。乎。我。不。爲。妖。而。公。殺。我。則。我。且。爲。厲。公。能。復。殺。之。乎。且。我。嘗。爲。公。捕。鼠。是。有。微。勞。於。公。也。有。勞。而。殺。之。或者。其。不。祥。乎。而。鼠。子。聞。之。相。呼。曾。至。塚。塚。以。麻。粟。六。穴。而。毀。書。機。無。完。室。無。遺。豈。公。不。得。一。夕。安。枕。而。卧。也。妖。孰。甚。焉。故。不。如。舍。我。使。得。放。牙。爪。之。復。今。日。之。患。其。實。敢。忘。某。公。笑。而。釋。之。貓。竟。逸。去。亦。無。他。異。史。陽。夜。怪。錄。記。苗。介。口。第。語。之。能。言。古。有。之。矣。而。此。貓。滑。稽。特。甚。足。爲。捧。腹。

瓜異 某公嘗市一瓜。大可如斗。置案下。夜半。地上。有。聲。嚶。嚶。如。雞。千。百。聲。之。自。瓜。中。出。也。相。瓜。乃。洞。均有。光。如。萬。星。爛。射。目。驚。語。左。右。聞。見。皆。同。使。使。視。焉。滿。闕。則。聲。寂。而。光。復。矣。置。屋。外。旦。日。剖。之。瓜。無。有。聲。亦。常。瓜。也。或。嗚。之。味。仍。甘。洵。他。物。

子者自諫玉田嘗舉進士後以事被罪配木鼻白香幼隨其去遂更嘗從宋受  
書時自秦皇亦配車也山西徐溝人與宋持相善每過宋講說任事故曰香蘭而取馬曰  
香蘭曰宋切至配所時國始下立八年界五六十疎眉而秀鬢曰宋而笑若曾相  
識者已而呼宋曰子台故人也而不識乎宋愕然唯唯對其人乃能道宋郡縣族里名  
及事狀甚悉且曰由國榮來雖當富田國榮者宋之家僕也時果在道矣於是宋聞之訝  
其曰仙乎哉仙乎故何以能然也而其姓氏則曰秦某也秦謂宋曰吾所以識子乃以夢故  
雖然言長矣非正諫可也遂與歸其所居述其詳秦謂宋曰吾向在京師某年除夕忽夢為  
自司馬大尚於刑曹獄成配於此親舊相弔而別也更卒相拘而行也山川關塞道里之所  
知水陸舟車步履之程宿之所身受無不盡應至為奇木齊乃覺則處歲而賀客來也心疑  
也遂之至元夜忽又續前夢則至配所以託於身終而嘗遂言其有以越三日而事果作  
矣得罪以來事無鉅細率與夢符莫能強異適遇子於廟亦遵夢而行者也而果遇子請更  
其後以試告夢知子某年某月某日當小寒某事知志某事當無成某月且疾病  
某月當愈某月有復某月當有所夫某事當來某事當去此皆吾夢中事也夢境渺茫每不  
自信又恐迹涉詭譎或人聽朝虛取罪戾深秘不敢言子厚於我姑言之以試吾夢宋於是  
反與宋交然疑其或有他術久而察之然後知其果夢也而非術也識其所言無弗驗者夢  
既久事以下萬計秦亦不能盡記事至輒憶之則宛然而竟其後無弗驗者秦謂宋曰無弗  
驗者獨一事弗驗吾夢居此地時乃三城品列今備一城耳此為不驗乾隆三十年後也曰  
以廣尚嘗雲其更築新城以處之後又移陝西滿清駐防於此復築滿城三城之說亦驗宋  
自母年老歲時誕節未嘗不瞻望淨遠秦慰之曰無傷也予行過釋且後數十年宋果釋  
歸年母以終乃卒秦卒於配所噫嘻除夕一夢也異矣越十五日續夢之其後數十年復履  
而行之以至周旋瑣雜語言瑣碎目見而耳聞無異於已而不相謀者莫不如印同符合比  
其他人蓋不啻兩世亦古今以來僅有之事也豈宜非數載曰香在為魯木齊年尚少不能  
具志比述於余亦忘其四五余記之又述其四五蓋非其詳矣曰香又言宋晚歲頗明於卜  
筮惟占後事往往與秦夢符也然耶否耶

武侯碑  
李將軍涇城下得古碑物五大字旁有武鄉侯啟讀因移置武侯祠是日大蛙見  
於中旁有穴焉或傾以五水蛙避入穴穴亦塞穴日蛙數萬隊行詣武侯祠填塞門巷眾稱

武侯碑  
李將軍涇城下得古碑物五大字旁有武鄉侯啟讀因移置武侯祠是日大蛙見  
於中旁有穴焉或傾以五水蛙避入穴穴亦塞穴日蛙數萬隊行詣武侯祠填塞門巷眾稱

馬已而不見頃之成都火起者五處建燬萬家乃悟所攝者武侯鎮大碑也復埋之復不復  
大

姚子英

閩人姚子英文而俊隨父商淮陰父命換資之京師學為史渡黃河而北忽得寒疾甚因  
稅居某廟中久之藥焉而愈出遊廟旁村里間見之者目相環也既還廟夜中忽有麗女子  
入室姚驚曰女人耶曰否鬼耶曰否狐耶女子笑不答遂同數寢曰則條然去不尸不處信  
狐也夜復來則披丹數粒使服之蓋媚藥也蓋健於人道居無何姚父至蓋聞其疾來視狀  
見其愈也乃促之就道姚不得已行流連數十里外待女子女子不至數日姚度父已歸復  
還廟中女子至喜曰妾知卿情者也必返故至姚戲曰卿狐矣乃不能隨我高談豈非忘我  
哉女曰無須見責明旦隨卿俱去耳是夕漏三下聞櫛聲聲嗚嗚女急推姚起曰巫覡老  
父跡至矣即以良衾覆姚姚之破扉出登垣而奔如來馬蹶處昏然聽之不知身在何所也  
旋聞女呼曰醒醒姚如夢中覺身食故目曙也登宮乃臥野亭中女在旁喘汗晷之而笑姚  
顧已身尚伴處不禁判然女指食下曰忍辱固在姚索得衣褲者之始從容問故女曰無  
須問當圖其巫者裝資蓋集無以其儼模奈何姚憂容無果女笑曰不嫌綠頭巾為紫質不  
足愛也姚亦笑曰事在渺不在我女前附其頰曰不至此即飢寒之乃於食下出餅飽  
數枚授姚曰有少餅可飲也自是姚飲食女輒供之行數日女曰此亦非文計姚曰若何女  
曰妾幼習角觝戲請同遊市廛少展薄技贖金而成途可乎姚曰甚善同行至一肆女選戲  
地畫中短忽於袖中出碧紗步障圍四際中垂繡幔隔障為內外一切俱具應取袖中生  
姚於帳下曰但觀之諸無與郎事姚唯唯女亦坐坐於左揚袖一揮則障開如門者有五觀  
者駭集矣忽一小鬟舉燭出年可十三四裙衫楚楚問女拜曰神妙好又拜姚曰妙夫好姚  
欲起答之女曰止小鬟復對眾敘履履白指疊扇索錢頃刻得數貫獻於姚檢舉扇揮空則  
萬紫千紅紛紛墜地皆姚杏花也或訝九秋氣候不宜有此儀有牡丹一朵大如盆隨隨展  
花中小鬟跌坐其上愛風而起餘花皆隨之而去觀者莫不歎詭以為奇絕妙也女曰猶  
願無禮竟舍我去乎誰為我執以來便有老人應而出長尺許荷一挺控小馬僕僕嗚嗚喘  
喘伏鞍上若欲墜下狀女哂曰汝欲追妮子不備閃折骨頭耶老人扭呢而退觀者皆大笑  
女曰猶願既去且聽之謂為激楚舞以壯賓客遂呼曰娘子來則有童子出於東短衣雙鬢  
執戟而舞良久女又呼曰阿廷來復有童子出於西蒼如箭滑雙劍女曰闕二童子乃歸  
執送離不相謂女曰博二童子乃棄仗而博忽一人擲二童子仆厲聲曰淫婢子尚不歸

耶女色變而奔其人運之倏忽已杳諸物皆變為紙矣... 女甚苦數年落拓歸過故廟風景凄涼留宿數日寂如也... 某僧道士曰客嘗遇之乎姚某告之道士笑曰傷休也... 尤善房中術能致婦人魂魄好女子見之輒病... 璞矣僧又能隱形易貌其詭秘皆嘗居此今復移去矣... 名於俗僧雖甚恥之其能茶也客所遇得毋是乎

查光 請生某飽意進取感當賓與往任事申躍起走呼出門外曰中兵已又作報喜人索米... 錢狀往復爭競良久復就牀對然睡去次日憶之惘惘然如不第者然又聞人言登科則奎... 光且見一夜有偷兒炬火耀窗間某正擁被冥想見之喜曰殆奎光耶果爾當再見偷兒承... 意復耀之某大喜返熱睡不疑偷兒盡發其囊篋以去

燕 據章某節婦家歲有雙燕巢其室後雖燕猶來蓋亦嬌矣或謂燕不祥毀巢而逐之燕旋... 毀旋其終不去他日忽有雙燕者徑來奪其巢燕燕處宇下然悲鳴而是夜雙燕竟為... 鼠啗以死燕燕乃復聞者快之節婦既貧常其室他徙明年燕燕至誘主人已非徘徊舊巢... 已復去卒訪得其新居攜壘處焉去來者十九年而周厚庵來都下近於舍此與姚五京及... 斷敬瑜妻事略相類嗚呼今燕燕尚無恙耶可不謂負且善耶夫鼠燕而竊者也乃亦能快... 善乎哉

葆萃 某生篤學自少至長無交游誦讀之外亦無他嗜好泊如也讀書城中某寺其鄰以宅華他... 徒有莫草春來稅居之鄰故有樓俯臨生書室久為漏翌日忽施簾櫺甚華煥燦有女子自... 樓出妙齡殊姿生見而好之未立移時女僥極他顧略不垂盼徐摩摩度徑闌其扉生排... 徊竊嘆天下乃有斯人耶趨首樓上其女且復出數日杳然生慮必復奪簾即往謁雙欲結... 比鄰散為朱陳計門者謂主人性介不願見客置刺不為通生快快而返次日復往則... 杜其門焉由是益限個欲絕日對樓凝望冥想而誦讀之聲不輟作矣一日薄暮微聞樓上... 步履聲扉乃啟窺見紅袖生喜注目待之忽微颺簾一箭出簾間生驚門避已著地拾... 視樓扉扉少焉女挾弓矢出見生似甚怪怒復射之生神驚不復知避又以燧鐵無傷也仰... 面受之前發中生類其痛楚視箭端易以繡針矣流血及頰女乃大笑趨入內生既病劇

卷四 十八

數日僅臥不起起終不怨女念女處而會已殆非無意者且以投梭故博博城一笑計亦良得... 及則樓上簾櫺無見屬輪如故矣樓然夜曉訝更何故竟遠去傳請其門則雙珠未盡... 辭叩門者乃知雙山富有人有二子外富室中止去婦及寬下婦其始悟女竟非人也... 念頃仄疑猶時時憶其美不置遂感疾遂延臥榻上家人聞之請醫來問狀生但瞪目直視... 不復作一語筆書醫傳請生且死也無何雖然從林起神色怡然若並無疾者家人愈疑... 環而守之生辭馬弗聽三始相引趨出何謂謂則聞生語曰退矣退矣命盡前少聞生又... 曰君太惡作劇乃以人面為顰則聞有吃吃笑者笑已乃答曰聊相試耳君乃不怒既知... 為異物乃復不畏且念我且病君良苦矣而情亦至矣是以來家人聽其語知其鬼也急排... 闥入共從生以歸生悲且無已奄然復病飲之藥弗效更為召巫生乃見女來笑曰巫馬能... 驅我道誘我耳又欲視君苦無間可乘此一遊生欣然從之出略無阻隔倏忽間行入一室... 牆惟香榻壁有圖紙有花芬香玩好之屬位置疎雅女聞旁引生出簾外凭欄而指曰是... 何處生審視即已書室也始覺身在女樓中蓋自喜且幸已於門側得斷弓及矢生問此射... 我者耶女笑然曰然為其射君而折之矣生亦笑生既與女處因問女姓字女曰妾前明... 張總帥女也小字葆萃道疾夫遊樓魂於此覺守泉關不敢自溺慮君意厚故不避非禮赴

卷四 十九

情中善不幸形迹幸異見防於人遠避至今生曰鬼真畏人乎女曰非也在漢之事安得... 然不避人目彼雖不見其實心之非畏之也生曰吾與君今日殆風樓耶女曰非樓也情也... 無礙者神魂不親飛因風飄萍逐水偶合偶離耳妾向遇君蓋如此矣若情之所結自有... 而無亦自無而有由生而滅亦由滅而生山川不能隔而天帝明神不能禁也... 生曰卿理者已久九原寂寞蓋為再世玉蕭乎女曰鬼之不欲生猶人之不欲死也人不能... 不死鬼則可以不生且人之生也饑寒伺其身職役勞其形嗜好攻其情災患休其慮憂... 為人備領之矣而造化以來舉不復有此何樂如之雖有解靈神丹還魂藥草不願服也生... 唯唯應三日女從生歸生恐失女不肯行女曰無傷也君歸請言於眾曰聽我我乃生不... 聽且死我與君眾必聽則使人迎我於樓妾即至矣不然與遺亦何可長哉然須將帶帛... 具與馬如婚娶禮妾乃行非以為文禮不可廢也生唯唯遂歸從榻上起則聞女驚喜曰... 生矣問理亦何之生如女教家人不忍違命為妻女以歸居室如夫婦女性貞誠不好治... 生之外雖三尺童子其能觀也生有外兄某聞其事欲求見女女不可某坐不去語漸... 媿女掩耳讓生曰聞憐之中安得用淫明穢語幸速還之某聞慙而出其厭惡如此女流相... 對問亦形見往往相謂言目中間彥如新婦妍且甚者居數年惟善修德有休咎多因

卷四 十九



遺遠便德斜行不半里許遇一道士手持桃枝問何往此時尚換藥李東未及對道士即手中雙一小桃枝授與曰此可當兵方欲問道士已杳更不勝嗟異視桃枝已化鐵矛六又犀利更威可畏應再作故有一蛙大可跨牛血口盆張舉人向更更即揮才當之蛙被剝腹腹血膏塗地更亦頓使地然懼乃見前道士騎龍接虎來謂更曰余孫真人也今來賀爾已聞其音仙籍曉曉實漢間道有綠縵一幅斜披更體道士又遺一葫蘆內貯神丹曰服此長生於是更靈攝虛頃刻已逝更亦驚覺夢中所境宛然在焉又於身畔得黃紙大書助天仙翁四字蓋以旌其殺蛙之功也更自是服丹勤修遂登仙籍乾隆辛亥四月某家扶覽更降壇自述願末如此主人錄其語全為誌次焉

交物

勞生者好與物交嘗謂文物莫妙於雞其白於犬昔嘗交犬其陰如矣六病數月服參者乃愈其畏途也由是出天而龍難其他羽蹄雖壯多死下陳嘗欲汗象覓其屍然大獲退去象得以負

癩蝦蟆

癩蝦蟆蛙屬之至陋者也然其為用能咬蜈蚣而去蚊不可以貌廢也張口向蜈蚣蜈蚣伏

耳食錄

卷四

二十二

不動徐徐入其口中而出於尻竅復迴身張口向之又入出如前者三四遂算其腹矣咀書之法未有奇於此者既啖數頭乃強飼以丹砂蟻其口而倒懸之以置承其涎既盡故去取筆灑灑置圓於紙著壁上室中之蚊咸集團中去其團蚊復飛去

范依

童子范依從塾師受書值清明師歸展墓依竊遊郭外遇少女偕一媪共坐小車依悅而尾之車甚疾苦弗能及數里御者渴息輟山下就近村取飲時微雨新晴女見杜鵑已開嘆山紅爛使媪下折之依跡至聞其語通持一束遂以贈女女笑而受之依挑以微詞女不應然時時却扇流淚頃之媪來見女手中花訝所從來女解擲之地而依尚立車右依相不去媪悟叱之曰何物郎子敢欺貽阿姑花耶依惶惑失措長揖媪前媪亦笑憐其語切徐問其里居姓名及執業依具以實對女私語之御者至遂推車以去依亦悵悵歸告其友友漫略之曰此近村張朝奉女名望者也聞尚待字宜求之依以為信欲往訪而師督屬屢久不得聞乃取尺履書名置諸枕函飲食必祝夜則焚香而禮之會端午節近師徒散歸依即知近村康得張朝奉某有次女名望者潛登其角門適遇媪媪曰若非范生耶依應曰是也媪情語之曰阿姑為我病久矣宜速以媒來依唯唯求見女媪納諸曲室以告女女

可便媪臨之悅促之去亦謂曰宜速以媒來媪復理依出是日朝奉訪遠親來道僕婢皆遊河上媪就渡故依得入出張內卒無知者依既歸不得已自以意白母母怒詆之曰汝好讀汝當圖將數也終不聽欲自求媪依是實無事亦成疾母悔之為媪請張氏張氏弗許依聞之疾轉篤女病亦劇遂同日俱死而先後俱甦張氏喜曰女姓矣女故曰自我依也非蓋也依亦曰我蓋也非依也音情皆不類蓋已互易其舍矣兩家咸極交驗始信焉遂婚為夫婦男其情者女其身女其情者男其形一時以為異

過期孕婦

近傳賈人某氏婦孕十四月矣其夫夢人語之曰若婦是月也必誕男也且貴然若必毋出出而婦產婦產必殺兒若必毋出其男之夢亦云避信之於是彌月皆不出婦亦不產亦漸疑其夫與子易而出焉又五六月知故也皆曰夢妄耳遂同出既出婦腹痛產兒兒墮地疾視視其面黧黑也婦駭甚舉物投之作旋起又投之復仆而婦腹又痛產兒面紅色直前被黑面者起婦愈駭尋刀並研殺之腹又痛產兒婦體已備甚不能運視兒而則白色行甚緩視前二兒皆已死嘆曰噫遂仆而絕鄰里多見之者其後亦無他異焉

三都人

某公性迂拙偶出所居村外迷不能歸遂見其季父耕田問不識也從之問途而連呼之曰農農季父怒且笑戲應之曰血血公即其處歇息至暮始引歸有婦冬夜號寒公意憐之次日往謂曰汝無食苦寒盡就我宿婦大恚言公出述其故於人曰彼婦殊不知恩聞者大笑他日宰某邑有訟者三都人也甫投牒公怒即杖之訟者請罪公曰吾作秀才時三都人屢負吾租又請辱我故耳或告曰此三都非彼三都公悟徐笑曰我真誤天下固有兩三都也

沈利渠儀

湖州沈利渠儀也儀得秘製法不復實所製法通用而壽可數十年嘗曰選家極難克鼠諸物靈敏辨之徑拔其尤者一二蒙餘泰棄去曰白晝推故易損凡吾所選靈寶皆霜霜服已經十年者柔翻稍動故卒不敗靈寶積靈始足製一筆其沈伐束縛之法亦與他具措不傳矣沈後不知所終同時有渠儀者以製現聞渠儀者鎮江人或曰姓名蓋逸矣善製現嚴於礎石若沈利之選家雖端石略不佳未輒置弗琢率數歲乃成一現他日遊某氏園止花砌旁指一石曰是為現某氏取付之三年不成一旦成之命曰井田現現池中刻牛一頭墨堂為井字文隱起如線以歸某氏某氏視之笑曰奇則奇矣然分畦畫畝將奔牛而驟田耶某使試以水則井字沒與石平牛亦轉動如

耳食錄

卷四

二十三

生水龍則復始詩其神潔曰吾因其材而琢之不然則廢并矣向稱不得其制是以久而弗成也竊嘆能知二子所謂技進乎道者與季介夫述而稱之余為之台傳豈非選之必精用之必當獨羊視中哉

蜘蛛

馬耳山瞰海川城有蜘蛛宅山上不知幾何年物也亦往來雲臺伊廬大伊諸山能神陸土人往往見之或如寒月散霄倏忽上下大小不常蓋其珠也問遊海中戲弄海船或離水昇空已復在水而船中器具略不搖撼人亦習之不知其有英某嘗出於道見西林黝黑一障而光燦可鑑漸近覺沙石撲面急伏地乃聞燥風怒雷浮身而過神智遂感殫史而定起視西林黑光束矣曰此蜘蛛過也稱英面色如傅散泥之乃去而水不加藍海州城內常有大風寒晦而城外喧旭草木不搖或以為亦蜘蛛所為也

喜吏

山西有喜吏自太原假歸携二僕策囊負囊路過少婦亦騎驢相先後從一童子蓋弟送其父歸其夫家者也稍相問訊遂與自成童徐行見道旁樹頭有鵲巢潛上取殼既下而婦遠矣度妙已至其家遂不前而返婦既偕吏行乃忘分道亦不知童子未從也曰是抵一村吏

卷四

二十四

之佃舍在焉止婦與宿夜將半二僕相與謀搜囊囊去始佃舍傭者曰我先歸其傭信之已聞吏所聲其謀起索傭往視則吏與婦並為盜所殺浴血中得其家刺草刀攬獲罪即瘞尸郊外數日婦夫迎婦於婦家客以既歸對語諸童子得中途探草婦與書吏偕行狀急踪跡之至佃舍曰歸矣至吏家則訝曰未歸乃共執傭者論之官傭吐實且曰必二僕殺之故逃官以為然至捕二僕訊之則堅不承曰竊賊不敢隱實未殺人既住發尸婦尸已不見吏與一傭尸耳而傭尸固無創莫不駭異獄遂久不決先是傭者女嘗與鄰人之子私既而絕之其夜鄰子復往值婦與更寢疑女別過從其密傳脫中到草刀殺之逃去既而知其誤復歸謂女女不許鄰子恚且罵曰恨爾夜不曾殺女女說其語編告傭者曰官執鄰子一鞠而伏終以殺傭無驗又不得婦尸疑其獄遺骨焚童子廉請他邑有婦浣溪上童子乃言真其妙也婦亦驚涕相問遂告以由方婦之瘞郊外也護明有二僧過墟所覺土中觸觸動抵視得二尸婦傷刀未殊已斃矣僧欲取為梵燈燻此僧見梗遂執并更掩之負婦歸寺中潛蓄頂髮男衣冠居他邑至是僧他道婦出浣衣獲過其弟云於是執僧及鄰子抵罪餘各論律有差

耳食錄卷五  
臨川樂釣著

魏翁

魏翁病革呼諸子問曰視吾何如諸子曰固無慮又問諸姑諸姑曰固無慮翁曰視我死爾曹何為諸子泣曰萬有不諱翁所教蓋必遵必赴敬承厥志母敢貽翁羞諸姑泣曰恩深矣有生之年皆公之身也敢有憾志翁乃益悲痛恍惚之間見二人催請甚急不禁隨之行至一殿廷有衣冠數人相揖就坐其一曰候公許時何遲遲其來其一曰必顧瑞弄稚不能遲翁翁唯唯問此是何地諸公何人也其一曰地則陰府存屬冥判拜翁始悟已死大驚投地哀願求生其一曰此何負於公公乃不願翁泣曰樂生惡死萬物之情也夫家之所有皆得而有之與身之所有反不得而有死生之判苦樂懸絕矣故吾所願在彼不在此其一曰公終不死亦良樂然公果終不死則苦乃無盡公固不思耳翁哭且拜曰苦樂所不暇計但使我復生有感無怨其一忻然語眾曰此公亦太隘姑聽其還使當而後信可也眾做笑頷之復命前二人引還霍然而甦由是病全愈家人親串走相慶翁亦私心自喜請求而得之者也是歲長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仲子季子相繼青其徐食餼於庠諸子婦偕豫以男以

卷五

女門閭漫興翁步履健捷諸姬多象連舉數子雞豚牛馬之畜碩大蕃滋其婿連結皆貴家巨姓鄉邑間號稱鼎盛然翁之季年食不充口衣不周體疾病無樂嗣其死也以繼荒婦孺不能為食貧骨槲之薄猶旬於鄰里七日而後行路哀之問其故則長子死於官矣仲子奔之任遇盜殺而尸諸途季子邪而侈者也健訟好博與吏胥相倚為鄉曲害人避而畏之若蜂蟻翁不能禁後卒以得罪伏法固是家亦傾家孫畏貧從其外舅賣於黔春客死次孫齒未冠失業游惰忽亡去於是魏氏一門丁壯殆盡矣翁既累遭禍貽驚憂愁苦始不樂生而家室怨歎聲不絕耳諸姬以凍餒求去翁不得已竟開閭而子孫孀之寡者亦相率去惟其存者魏馬孩孩及仲子之婦而已翁是時年幾八十追維今昔恍若兩世身經叢故魂魄恍惚乃悟異司之言有以也每以述於人而悔其向之不遠故編而記

女相

再生事軫矣莫奇於女相湘姓金氏能記宿世事嘗為士人子生時有骨橫其胸過道士相之曰此骨也吾能脫之不爾將為惡劫惡家惡聞其說叱而遣之稍長無他惡善傷心妍花素月凄風峭雨宵斷腸時也魂魂縷縷常在珠箔鏡窗間然一住情柔初不作食徒之想嘗歎曰吾不幸形骸之累瓜李皆兵死見蘇武司求生我城眉班中宛有海棠一株破鏡



甚至花時作紫羅帳... 且注新已必疾... 皇無所向... 侍者清其衣曰... 相周視覆... 臣之好色不在... 未識妾耶... 侍者展繡... 紫羅帳... 常矣其旁有桃樹... 通巨宅... 情致殊佳... 謂曰何尚未... 不聽明日... 此徘徊久之... 馬蘭... 而去於是... 情亦從之... 欲現女... 遊至一樓... 遊於人間... 之湘望... 異則其... 湘見如... 甚至花時作紫羅帳... 且注新已必疾... 皇無所向... 侍者清其衣曰... 相周視覆... 臣之好色不在... 未識妾耶... 侍者展繡... 紫羅帳... 常矣其旁有桃樹... 通巨宅... 情致殊佳... 謂曰何尚未... 不聽明日... 此徘徊久之... 馬蘭... 而去於是... 情亦從之... 欲現女... 遊至一樓... 遊於人間... 之湘望... 異則其... 湘見如...

即演... 齊福喜... 海州多狼... 散去其亦... 也即其前... 狼... 數人來... 陽維... 何生... 山左何... 神玉... 無煙... 弗能... 恤之... 得... 間... 獲... 獲之... 起步... 即演... 齊福喜... 海州多狼... 散去其亦... 也即其前... 狼... 數人來... 陽維... 何生... 山左何... 神玉... 無煙... 弗能... 恤之... 得... 間... 獲... 獲之... 起步...

第大國有攝軍大臣者迎門外揖何而進之抗實王之禮何懷疑不測其由乃微其代抗其  
人曰君忘余陵內室之人與即我也何當現果是因問向者何去之密今何遇之乃答曰余  
窮而過去投上於此改舊舊故特相候何計其情知客唯唯語次聞客脫劍獨几頗有聲  
何觸左右顧而見其下微露驚心疑而不致詰客笑曰君疑我耶曰聞馬下聲極驚  
為君除道者亦我也因探去其冠而實見何大驚無拜稱謝呼曰神人女亦答拜之曰吾  
雖服戲人間以貧自悔遂不為人識君獨助我我亦助君適以相酬美足復齒從願謂  
侍者呼了奴出乃十三四歲女子頭作雙角髻短襟窄袖秀若雲霞女與之語殊隱隱了奴  
曰這這佛菩薩而去頃之劍聲必然了奴已帶下及命曰華矣女乃命治餐杯盃立具極海陸  
之樂夜向長河不勝再食起辭告行女亦不強強然眷戀之情溢於顏面有長類奴控騎候  
門外即何所乘馬繫實亦在何遠別至家家人乃言里人及縣官一夕死於盜而並亡其首  
問其時日適何見女之夕也始悟即了奴所為愈感其及理行復則益以厚禮別一小思誠  
甚固做之得小劍長三寸許半寸如霜雪試削庭前樹未至樹已斷石右解意所向擲劍  
劍往已復還手中蓋飛劍也可喜其實之匣中聞出而玩之殘餘劍首之環曉其夜室中  
如虎嘯有白光拂拂而出劍乃亡何惘惘如喪者某日時五寒空靈忽聞門外馬嘶聲出視

有駝馬止馬鞍雖是異誕亡而死者而鬻鬻鬻鬻得道法一賊書曰騎至即發並  
不著鞍轡何頗疑怪而馬數數昂首地若動駕之狀試路之則東高而馳絕馳亦不知里  
數既至一處蓮花池相結如帶及第三也上馬而嘶不復行乃見高塘裏延立處當朱戶  
戶內人語曰至矣戶乃闢有小鬟招之曰進何徐徐步入遂行至內則曲室環紅於焚煙  
艸帳中有呻而歎者小鬟前白曰至矣則聞鈴聲解然帳後有麗人擁食而坐神韻韻楚  
何遠巡當視也也女見何訝然色喜已而躍然起問以能來何告以故女頓侍者曰此必  
了奴也侍者皆點首微笑項之了奴自外入紅衫翠蓋六花滿身鴛鴦楚楚已勝崔勉矣女  
彈其頰曰妹于客何得不吉我了奴笑曰吾為姊病甚起召之故不及聞白女默然低首  
已謂何曰妾相天下士每不留盼雲縹緲願亦自憂不圖為君纏綿至此於是與何為夫  
婦何以失劍告女責之曰吾贈君飛劍為君能用之乃必誠為弄具乎彼乃神物豈長處匣  
中宜其亡耳顧此物怪變非常非得了奴莫能收攝也何因屬意了奴乃請與之俱女初不  
聽何固請女笑曰察君之意始非為劍也何不能隱以情告女曰吾固欲之然事不可欺當  
說之以值其意乃謂了奴曰即劍是物不易馴須妹子一往便即佐汝了奴曰妹自足了  
當何以依為女曰雖然亦使即一觀其狀聊試勇怯耳了奴許諾女竊教何曰君與妹子求

劍見有物青色如龍者劍也母怖母却然且偽為怖恐者而匿就妹子彼為君畏故將不思  
拒也遂同行至萬谷之間風聲蕭蕭了奴顧何曰劍在是矣果有物長五六丈蜿蜒於層崖  
之巔了奴招以手物即投下入手中邊已縮小依然小劍耳何憶女教其舉手伴驚呼走  
抱了奴樓作戰慄狀了奴大笑曰姊亦大憤憤如此薄膽耶何必教來因以劍投何何故  
畏縮不敢受而抱持益力了奴兩頰漸發頰若不自持者何疑涕送意迫懇之遂及於鄰及  
還女戲曰妹子當為吾寒修吾令報稱焉於是了奴亦歸何了奴謂何曰吾姊妹皆蒙爾  
捧劍侍奉與姊戲西園中拔劍對舞候傷守宮之鶴故論墮人間使主游伏之事過鏡而  
圓幸託於君及灰而代又將去汝此後落花明月萬古相思殆無相見之期矣何大悲二女  
亦泣女謂了奴曰妹子故善笛今蓋為郎奏之了奴撫笛為悲涼促迫之音一時風吼霜飛  
肝腸盡裂乃投笛於地曰雖緒填胸安有佳響不如且已遠大慟而別何獨運卿亦能通  
白猿之術母為人勞雪不平或有妹憑魅祟室宅不靖春何以劍往立擊服

偷兒  
某生夜讀制藝往復數百遍猶不熟漏四下誦聲益喧且連旦矣有怯漢春伏牀下蹀躞  
突起謂之曰爾非生鐵何頑鈍若此余烏能待遠趨出門外鼓掌而去

柏秀才  
鄧州柏生授館他郡歲暮歸其里道逢婦人攜幼子突於水濱問其故曰某夫博而負其債  
索資將鬻妾以償妾甯死不願固將溺也而不忍其子是以哭柏止之請其金數曰五十柏  
計囊中金適足見其夫使台請博徒代償而去坐是播遷不及村店已曠野乃宿野廟中西  
階之下恍惚見兩卒坐於其左其一曰柏秀才何人也乃今吾二人守候為呵禁蛇蝎夜寒  
衣薄不得休息心竊不甘其一曰阿六爾又作醉語頃者廣侯言彼乃丈人又斯有威德軍  
故將靈敬之而不聞耶幸勿多言言將寄爾於是寂然心知為鬼役亦殊不惡既而門外呵  
導聲甚譁云有貴使至伏而窺之見一神戴冠威服儀衛赫赫皆古時裝束一神甲冑迎入  
內語少時使者旋去則聞鼓角轟轟士馬奔集旌旛隨行行列嚴整略如人行師狀傳呼  
而起頃刻已還復聞前二卒相語其一曰失馬安知非福吾二人守候柏秀才乃不與此役  
豈非厚幸其一曰不然師出而功成猶可博一頭銜為備單光耀今則已矣其一曰沙場  
危險還者幾人爾解中情懷已算定入凌煙閣大是異其其一曰兄端項如龜亦太是死  
男子頭顱如許珍重耶單懷久之忽有數騎地悉追問曰柏秀才尚在此否應曰在  
官下馬趨入致禮於柏曰將軍處秀才於帝君矣遣余奉送柏訖曰人神異道何得相干軍

官曰帝君命不可違也即請登道強掖之上馬俄至一山殿閣宏敞前將軍者候於門引柏  
進謁帝君坐於上豐頤秀鬚顏色和霽謂柏曰迷同國紀地將加捷伐或曰降之儀宜先撤  
之帳下無能更事者敬授爾職故以勳先生招攝服職惟先生之職柏謝曰宜攝威儀嚴尊  
辭順但書生柔翰當此鉅製履歷弗勝恐辱明詔帝君曰幸勿謙讓柏乃坐於案草檄云  
爾迷同棲非靡已阮在何種廣國遠身天廚膳饗是以遠奈馳守實事不惟惟清海之容  
宜蔡山之瓊航通聞因首肆成戎心堙存思攻峰芒恃甚踐我草禾爾我戈鉞將驅虎奮之  
軍立掃魁魁之穴關弓尚挂屠屠先開乘其風鶴知豈沙為自化仁能大宥不窮跡尚全  
行血於降城毋葬與尸於京畿帝君覽之甚嘉欽檄下迷同猶弗順帝君震怒命將軍征  
以柏參其軍政大進車徒決機進勦摧擣虛雲飛電掃不及旬日迷同破陷親履案現盡  
俘以還帝君命將軍碎其長餘悉斬以徇其長有女絕技頗頗頗柏而泣柏憐之說將軍  
曰太公新坦已高頭誅張麗華雖曰剛正亦殊殺風風況此乃其慈女非禍水之也罪人不  
其惟將軍憐憫將軍笑曰秀才有愛於彼耶當為秀才留之乃白帝君免其女即以女贈柏  
更欲授柏顯秩柏辭曰其難從惟惟寸策未敢冒爵賞況游鱗散理志在池數置之樽俎  
反不為祥至於停女之救情良不忍亦非辭封侯之印而免愛卿者誠慕恩歸幸即放還受

卷五

六

賜多矣帝君躊躇曰既先生志行恬退亦未敢強留命具馬乘送柏歸及於里門相忍望馬  
下乃如夢覺人物烏有矣倉皇至家若忘若遺妻問之秘不以告夜夢女來曰兒之軀命由  
君再造請於帝君暫從君子而身形渺茫不能明奉中極方自悼痛帝君仁恩不可思議使  
兒附夫人之體而轉移其間久而俱化所以酬君之高勳報君之善行而謝兒無窮之情也  
故特來相就言已遂登牀而滅覺而其之始雖迷於妻妻弗信也妻觀故平自是乃漸妍  
麗不及半歲則神姿迥然肖迷同之女見者皆驚其佳往窺鏡亦自失也柏後請其官  
乃絕類廟中將軍探以前事茫然弗知及柏歸某官厚禮之皆神明假借以彰報施云

龍鱗

有童男女兄妹者戲於庭空中墮一物狀類魚其烹食之明日男女皆暴長丈餘瘦如木遂  
廢不能起或以所食龍鱗也

華廣

華廣病瘵徐生來謂曰頃遇趙君某言近為魚梁之遊魚梁海內勝蹟也趙君招我屬我更  
致君若君行乎華廣興逸欣然往至深谷之間溪水黝黑鱗人無影漸行漸廣有飛橋跨空  
表延天矯莫知所由橋上行人如蠅累累不絕乃見趙侯於橋側相揖數語徐趙乃登橋華

亦繼之甫舉筆旁一卒叱曰勿過即橫欄之華怒奮臂與卒卒終不聽其前而徐趙已去  
連突不得已拂袖而返意甚快道遇偉丈夫籠覆鳥為鳴聲甚長華惘然止而說之曰科  
族志在實漢何故籠之丈夫曰不籠則飛去華笑曰天傳之翼固當飛也丈夫曰公不知此  
非鳥也皆籠羅吾之人耳然公意甚仁今為公縱之乃次第開其籠籠留一大鳥不聽華曰  
何故丈夫笑不答攜之而去鳥既出皆化為人其一華故族兄也泣謝曰幸弟獲我然弟亦  
宜五歸此不可留也見我家人乞為我奔聲華諾之別而行過高臺之下梯而登焉俯見城  
郭室廡栢比鱗次村墟煙火相繞樹木叢萃不知是何處惘然下臺過一市嘗酒就酒肆呼  
酒獨飲與族兄語曰酒味詩魂落半天肘生楊柳舌生蓬長松瘦殺十年鱗飛入春城萬竈  
煙忽見族兄至驚曰汝尚飲酒吟詩耶宜亟五歸族兄則無及矣華笑而起備保索酒錢無以  
應則持華杖不得行族兄呵曰安得爾金為償之送華歸至門推之入霍然而趙已死踰日  
將飲矣病毒愈惟胸間悶然者數日乃以酒故也徐趙皆華舊識時趙死月餘數日徐計亦

陳著

陳著嘗雲子少時皆遭疫惟著僅存一老僕執炊而己著嘗從家師受學頗識字僕因勸  
之讀且曰他日當不可量著深然其言出錢使市書僕至書肆盡買肆中書以歸著乃鏤戶  
下惟無寒暑晝夜扶冊呻吟幾破千卷然卷不解文義雖即抄公概其前解神視之類誦誦  
如經史終歲不出戶庭閑出則依頭背誦刺刺不休往往兩兩聲痛則大叫已復誦  
或竊聽所誦乃顛倒拉雜音讀訛訛至甚誦笑之不顧也年二十餘未嘗與人通酬酢牛馬  
駁多不辨一日誦書門外有少婦過之著未之見也且行且誦竟抵其懷婦大駭且怒遂不  
恐遽前撫之為摩沙其兩乳婦愈益羞怒而發亦詬著而去著請人曰彼何為者一怒遂不  
可解乎人情其駭謝之曰男女有嫌奈何辱之著愕然徐悟曰彼殆書所稱女子者邪人笑  
頷之著乃狂喜四躍以為得解他日讀老詩至女子善懷亦各有行點首歎曰書言之矣昔  
者女子行而我獨其懷宜其怒耳當義深遠不可背如此三復不已由是讀書每更其解  
解多類是又日坐門外遇物輒咨訪於人冀博識其名與狀以佐證其所讀有反觸蓋出視  
之不識也懼而却走或告曰猶耳何畏著誤以為珠迫而視之恍然曰物不經見固難懸揣  
始吾以珠小物耳今而知珠之能行也即問曰鸞乎或為買主人主人故吊其信乃以三十  
千市之著竊喜以為為書言珠價之貴今乃賤獲為大利也於是誦者利其信乃以三十  
則買之無大小率準前價老僕力疎卒不聽著年得結數百頭欄欄不能容積積滿室

卷五

七

亦繼之甫舉筆旁一卒叱曰勿過即橫欄之華怒奮臂與卒卒終不聽其前而徐趙已去  
連突不得已拂袖而返意甚快道遇偉丈夫籠覆鳥為鳴聲甚長華惘然止而說之曰科  
族志在實漢何故籠之丈夫曰不籠則飛去華笑曰天傳之翼固當飛也丈夫曰公不知此  
非鳥也皆籠羅吾之人耳然公意甚仁今為公縱之乃次第開其籠籠留一大鳥不聽華曰  
何故丈夫笑不答攜之而去鳥既出皆化為人其一華故族兄也泣謝曰幸弟獲我然弟亦  
宜五歸此不可留也見我家人乞為我奔聲華諾之別而行過高臺之下梯而登焉俯見城  
郭室廡栢比鱗次村墟煙火相繞樹木叢萃不知是何處惘然下臺過一市嘗酒就酒肆呼  
酒獨飲與族兄語曰酒味詩魂落半天肘生楊柳舌生蓬長松瘦殺十年鱗飛入春城萬竈  
煙忽見族兄至驚曰汝尚飲酒吟詩耶宜亟五歸族兄則無及矣華笑而起備保索酒錢無以  
應則持華杖不得行族兄呵曰安得爾金為償之送華歸至門推之入霍然而趙已死踰日  
將飲矣病毒愈惟胸間悶然者數日乃以酒故也徐趙皆華舊識時趙死月餘數日徐計亦

儲數人則之日不暇給家何的然晝夜與書相親者亦漸不能堪幡然曰昔人寶珠珠不可解命慮遂去之計所耗費殆數百千家以是少傾焉着年齒既壯僕恐其新嗣勸之娶妻者然良久曰汝言良是書固何之曰娶妻如之何但不知娶妻如何耳僕曰公讀書不聞不察有三無後為大者曰此與娶妻何異且何以言後耶僕恨其愚甚乃笑曰姑依書為之何害若計諸僕遂乞鄰里為之保定迨吉期至有贊於堂者曰拜著愕胎木立問何為僕相之說起乃得成禮著笑曰我知之矣娶妻乃如此泊合登熱視新婦曰汝亦女子耶心懲前事故懼甚夜雖共寢絕不敢復觸其胸久之婦不能忍私教以人道所在著不覺暢言曰此大樂事而書中略不及之讀之何為次日盡焚其書不復覽

張碧雲

有諸生應豫章舉者曰張碧雲稅居觀音寺其隣父者亦張姓嘗仕末僚罷官居此生以同姓故往投刺臨門父喜延之禮數隆異由是遂投分往來甚密已而生報罷過歸其家隣父送之曰即君年少才俊不鄙老夫甚喜高義今如此云別何以為懷生曰會待次科重承顏色耳鄰父曰甚幸復執手嘆曰惜哉惜哉生亦殊惘惘別後浪跡承越間音聞遂絕生歸重赴鄉舉已越一科矣及豫章之鄉見遺旁小山一石碣著曰張碧雲之墓心甚詫異已實

未死離蘇斯印者而姓名之符耶低而始始驅車入城倚寓城西試事既畢忽憶隣父即訪之蓋則高柳婆娑萬葉沒連叩門良久一老婢出應問隣父已下世絕無子息其婦尚存耳生為悽惻婢猶識之曰子非張郎者乎生曰然婢乃垂泣曰吾家慘苦子尚未知請見主母而說之遂領生進見一老嫗坐南榮簾下偃偃昏矇婢白客至通姓名者再嫗乃驚起旋復涕洟生於破甑之旁婢進茶一啖始不可飲生強為吸盡嫗嘆而語不能了婢為代述之蓋隣父有女亦名碧雲年始拜矣麗而父父母憐愛特女為性命相投數歲卒鮮可妻者方生之謁隣父也隣父奇其姓名及見生又歎其器宇女聞其同姓名也亦數數窺生隣父常備覺生所屬文辭女輒竊觀讀再三未嘗不稱善嫗覺其意告隣父欲培生而格於同姓且慮生已昏可為計會生亦告歸職遂廢而女自是每不懷微吟短歎漸以流露離帷被之聞始多淚痕矣又書已名而編之畫帳袖中夜則置枕下數月遂成廢疾又數月竟殞家人皆知女之為生而死也而生不知隣父痛女死未幾亦卒卒後三年餘生始至聞婢言之不禁哭之慟婢又言女平生雅善筆札病中恚火之性鏡匣中偶遺數紙得不焚猶已死家中無纖字者不知是何緣又不欲示外人今尚野故處生乞取觀之得詩草二篇詞半闕及臨寫青庭綠一片而塵澹風飄字句斷缺蓋不可讀矣生感女意再拜於嫗

曰某庸愚賤子又忝宗乘誠不敢妄託非愛厚誼賢女得罪名教然銘心之惠不敢忘也請妹視賢女而母事夫人迎歸故里終身侍側申一之報而已夫人幸無辭焉馬泣而許之生又欲拜隣父墓及女之墓而後行忽憶向所經過乃即女墓也益悲不自勝遂返館舍為文以告女明日往甲而焚諸其墓其文曰維年月日張碧雲焚香酌酒敬告張碧雲之靈即我耶我即卿耶夫陰陽者互結之根株男女者同開之附屬引繩圖上既聽媽皇羅治鑄金甯為干城而拘拘造物乃限以方隅擾擾生民復分其氏族億萬姓要無二本五百年誰是一家且敬宗收族不少衛仲卿即別嫌明微仍多吳孟予然一源所發百世不誦誠大義之所關孰深情之敢越乎若夫事屬憐才分同知己描眉黛黛偷評難隱之詩說指紅絲線編平原之微蘭中感遇尤榮於流水高山夢裏想思絕異乎朝雲暮雨素心如青眼非常斯則性命之恩不作形骸之論矣沈乎畫閣藏春香閣似海衣絨琥珀了不聞聲屏暗琉璃何曾遊豔徒以青衫作客蘭若偶卜芳隣黃石論交松門常奉宗稔初不識王徐有女琴瑟相求更誰問小姑無郎燈檠自叩而紅綃聚淚竟少人知紫玉成煙乃由我死尚安得拘牽典禮恪守宗盟反因瓜葛之親致絕無新之愛哉前者羣鴉噪晚匹馬嘶秋旁瞻墮淚之碑宛是築身之地笙吹鶴背豈王喬竟已入棺雖處費中乃毛遂何曾墮井甯知桃儂李代蔥

歎芝焚漆燈未熱於沈彬金盞先從於崔女蓋連坡青桂當時未近垣城紫落紅梅別後難逢驛使故飄蓬千里虛擬投壺宿草三年未聞英玉今則謝家月冷燕子重來鄰曲花殘鸞哥不語青鸞如故白鶴無歸愁深南浦之雲瘦投東牆之杏訪陳陶賦詩舊宅始感啼鳥開吳女寫韻遺軒空悲冷翠鏡塵塵掩印粉留編研重套乾團香檝字素旗丹紙松招芳草之魂桂酒椒漿重拜小桃之羞碧雲碧雲卿耶我耶如形隨影如響應聲如蕭艾之同香如笙簧之合韻我甯作我卿自憐卿本異苔而同岑亦求風而得風楊加柳姓樹合消魂鳥借花名鷓應叫血翠禽臨水乃辱號於魚師彩蝶穿雲幸蒙稱於風子非男非女何死何生兩美二難之合併千秋萬古之聯袂披紹威結江東之羅正倫舉城南之杜相如慕蘭元歡名雅但附雙筆猶增光寵矧名於琬玉遂刻芳華真同譜於金蘭長分齒頰方為我慶爾為卿悲縱復多情將母不遺然而身蒸火宰委蛇仍難青令泉臺迴腸腸已飛錢絲雲莫遠山叟之師攜盡元霜僅見雲英之嬌賣珠侍婢常苦蠶繭積玉隣翁窗容撲撲西州長慟徒拜母而登臺南郭奇蹟願移居而共宅且也雌雄既判勿慮嫌疑昭穆雖違敢于名分欲作兼葭之依倚宜爾棠棣之班行接木無痕連枝有本九原侍父鄧伯道不思無怨四海皆兄張君瑞何妨有妹曹陽王祀於孤宿既殊句貝支流紅拂通譜於虬髯尤勝朱陳嫁娶嗚呼慈鳩

泣而行就鶴巢斷雁鳴... 足跡銘德於肝腸... 煙霞伴侶... 遂與媼與老伴俱歸... 灘上生上欲得得雄雞且飛且生... 老人呼生曰... 暮眺江流... 年矣... 出見勿復為嫌... 夫人至門... 馬得至此... 望外... 將曙... 固無村落... 舟遠... 鐵丸

鐵丸

聞某公言... 用答曰... 學之然不能若是... 躊躇曰... 也其人果... 知之何以... 使彈之... 胸已洞矣... 鐵丸

鐵丸

近有某人... 餘知其具人也... 鐵丸

某子曰... 其世族... 今之僧曰... 暗鑿石室... 萬木怒... 兵判魁... 虛之則... 旋聞崩... 聲亦遠... 洞開... 父見... 某公子... 如窗... 數尺徑... 公子... 旁室... 鼠睛... 也南... 怖其... 與爾... 鐵丸

鐵丸

耳... 卷五... 十一

鐵丸

國初... 弓矢... 縱來... 矢乃... 反避... 鐵丸

或投馬下叩首乞命以良以母老待哺不得已出此今乃初試不圖誤犯壯士幸寬宥之號  
泣戰慄客語視之曰爾高謹杜結實爾隨余來勿恐解懼勉從之行十餘里入一山甚遠鼓  
樹間得穴馬進之甚簡半里許有苑既而屋舍忽見客引轉入內則先有數十人在多乳積彪  
眠衣巾俾岸見客起問十四兒來何算也客滑稽數語眾目轉皆大笑已而酒饌堆坵現地  
而坐序兄弟之次以韓殿席為欲嘆甚壯言論豪橫比暮華燈明照燭林野夜中縱橫醉  
臥手足相枕藉韓怒然莫知所為竟夕不成寐明日眾醒客為韓請曰此人尚有母存不  
能養殊可惜憫宜少資潤之皆曰諾各探囊出金錢珠貝不計無慮數千金以授韓韓惶恐  
拜謝客曰視爾馬弱馬能致此躑吾仍送爾行一人曰我曹亦散耳復二年當期於山東皆  
曰諾遂拱手各去或獨行或偕行或東或西頃刻都各客乃與韓俱謂韓曰盜豈易易哉諸  
君皆技勇絕人故馳驟綠林鮮有失脫吾亦有薄技使爾觀之袖中出匕首指前樹樹第三  
株標枝更接者曰吾截其某枝柳之枝落已首故在手又別擬之三擲而三中韓皆嗟驚吃  
客曰爾向者太孟浪幸遇我倘值吾兄弟之墓者爾作此樹枝久矣韓唯唯請客示姓名客  
固執欲客笑曰無須爾尋爾雖肝人喋以其實行雲流水耳散遊天下幸二期會難數  
十里不失約此外無知姓名者爾何問為既至韓門解所贈費擲地曰吾往矣已縱馬絕塵  
而歸韓頓其流涕為富人

易內  
有甲乙相善者乙妻有盜甲通焉乙知之而弗禁也他日乙偶自外至獲甲於牀伴怒甲叩  
頭曰若不深能願以荆婦薦枕席易內而處亦猶行古之道也乙許之與之期而縱之甲歸  
告諸婦婦不可甲無以謝乙固強婦時甲兄養疾於外樓不歸婦因故窺曰請說樓而代乙  
乃詭言甲實他往已苦為挽樓共宿故為媒語以誘之伺其已睡託如廁暫出使甲以乙往  
而已之樓室宿焉於是樓竟與乙狎甲亦趨乙家尋其故歡是夜甲兄忽歸甲婦已熟寐其  
扉闔而弗遂甲兄入徑登床以為妻也啟衾而遇焉既起乃知為弟婦各秘之其後甲乙隙  
於交相扶處以為誑事遂彰

耶鬼神之戲耶可畏也  
非非子曰以樓易妖甲誠巧矣以以易樓甲妻又巧矣孰知冥冥中更有巧於易者哉天道  
石先生

葉生者文而綺者也嘗遊楚至襄漢之間資遣不得返不得已為卜者以市間亦楚中某氏  
神之遂主於其家主人故祖不常離比鄰類葉樵牧者非問卜亦率不至葉生既苦其旅

而獨也短構微吟以思以歎一夕忽有排扉者顧當然而無礙身潔然而短正步端視殊類  
有道葉生起之問其姓曰石其居曰隴且曰吾居此舊矣聞子也才故就子葉生謝焉稱  
曰石先生先生謝不敢揖之坐再三然後就寢與之言頗根葉生竊喜以為適先生晚  
將睡先生辭去送之出戶則固辭請其處而造焉則又辭且曰必若是不復敢見矣葉生曰  
敬諾先生為及聞其扉然復去於是夜定輒來必讓而坐生必齋葉生容或不暇談言或  
稍稍戲笑輒不悅然後知先生之迂而固也亦漸漸苦之然始終敬之不敢懈一夕對月賦  
小詞遺葉先生來遂索觀之未竟絕然怒批詞於地曰奈何為此耶遂起行葉生惶駭問其  
故不答追謝之不願出戶十餘步仆而滅葉生驚且視其處隣又繫牛石在焉

瘋道人  
有瘋道人者歲寒一襲冬夏服之忽哭忽笑人問哭何悲曰無悲笑何樂曰無所樂遇人輒  
拜亦無所求也語無倫次如風雨之迷離雷電之倏忽往來奔趨問人皆呼為瘋道人博菊  
衣嘗赴貴家宴道人在焉飲噉兼數人杯盤俱為之碎取頭卻之而菊衣獨奇其量他日乃  
招道人飲道人欣然來菊衣為具豚肩羊脾各十盞雞兔之屬稱是般般皆大嚼絡繹竟日  
至則盡之酒亦無算終不醉飽及暮而止菊衣問之曰道人日食幾何不常飢乎道人曰  
吾食亦不飽不食亦不飢也惟向在東海羅氏始造酒二十斛飲而甘之飛脫三日不覺徑  
醉耳尚有未盡者來日當與君傾之遂別而去次日早午道人始來笑曰昨歸歸故人邀與  
共奕竟忘宿約春龍始憶之真倉卒主人可便行矣引菊衣至一廢圃坐空亭上几榻之外  
他無所有菊衣意其欲辭焉而未發也頃之見雙鬢在實道人招之曰速來客不耐矣驚  
隨地化為兩童子一捧壺一執盞道人的客曰且潤渴吻菊衣其而飲之果佳醞也既而珍  
饌殊品連餉而至送歸者行矣者雙鬢者進果核者皆名姝妙選供帳之盛人間未  
有也泊薄菊衣起辭道人挽留曰嘉賓既臨更當卜德但無燭奈何乃顧語雙鬢雙鬢者往  
請明月來須臾雙鬢反命曰來矣俄見白光起於東南如玉山十傑遙遙泛空漸近乃是一  
仙人周身洞洞端虛而至仙風道骨軒軒若霞舉而殘醉未醒衣巾尚作酒氣女從數十人  
皆具殊色於時雲氣暮天萬星滅沒獨園中花草樹石盡在月明中菊衣踉蹌下拜仙人亦  
抗禮入座連引巨觥數十古本繁瑣談詞英妙與道人論說語多不覺夜將半道  
人曰世無此樂千年矣盡歡舞以盡歡乎仙人曰善一枝前麻捧玉盤貯紅薯數十刻翠  
書各二字有紫塵集現雙佛合蟬陽阿結風虛影海眼橫影諸色目盡舞也使菊衣探之  
得虛數於是笑者數人騰衣拂袂飛翔空際字中麗影編捷如錦水生波輕雲幻采覺一時

卷五  
十三

風雲蒼涼松竹動搖也仙者曰舞妙矣誰為歌者一妓應命發聲歌曰春風東來忽相遇  
樽酒淋漓生微淚落花紛紛猶覺多美人欲醉朱顏醉青軒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踏踏玉  
滿珠金顏極極揚揚城之我一枝蠟燭曰白兔搗藥秋復春嬌娥孤棲與誰隔古人不見今  
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仙者笑曰悵矣悵矣乃今人不見古時月也妓曰今人不見古時月  
古人亦誰見今時月哉仙者歎息因舉杯屬菊衣曰公賦此語猶不痛飲乎菊衣故不勝酒  
為淨一大白仙者授侍女佩劍起舞草中已而倚劍朗吟顧侍女雙雙書之以示菊衣菊衣  
讀而識之詩曰海風蕩八我靈氣低漫漫仰首睇飛鴻宇宙何其寬磨劍蓬萊頂芙蓉開紫  
潮使累何足仇壯氣鳴心肝談笑殺兩蛟翻身跨孤鸞蓬蓬赤松子飲我瓊漿寒一醉五百  
年仍臥三神山當時相識人輪轉沙塵間十萬葉宮女大半非朱顏雙淚不可潤下救漢渤  
乾却聽雲和笙還求神鼎丹朗然化片月流光照人寰仙者吟竟復引十餘觥大醉辭去夜  
忽黑道人更燃松節以繼之謂菊衣曰此李青蓮先生也菊衣訝曰頃言明月者非輟道人  
曰子未識乎月者才人之化身也月而一代盈虧出沒其氣數然也然古今以來不過數人  
倘環相照今適是青蓮吾與有緣故延之來耳菊衣曰世傳先生為長樂又言為東華上清  
監清逸真人又言靈隱廟於嵩山今又為明月不亦歧乎道人曰神仙星月切無定位不足  
耳

卷五

十四

疑也言次東方白菊衣乃歸道人自是不復見  
惡魂  
昔有惡魂者日操砒杵擊地集父意大恚槌之父腦裂死而魂飛去有司以試父論真極  
典嗚呼彼非不愛其父也恚而妨愛君子惡之

宋先生

江甯潘君徐中山王故弟也潘後一樓扁扁甚固莫敢登者乾隆十五年德方伯者在官東  
解登之疑屢尺許而几榻甚淨略無纖埃德其而退於戶下拾一飲巾箱小方寸內貯一冠  
類梨園帽頭攜下樓置諸案間是在夢中山王至白首長髮金冠蟒玉怒之曰賓客過我  
汝故解嚴宋先生遺其冠汝拾之宜亟還之否且禍汝言已即去德遂燃燈明出廳事且謂  
長吏將升輿見一青衣前啟曰奉主君命來取帽德憶意今取巾箱與之青衣忽不見德深  
駭異德宋先生者必景瀛也旋具牲醴祭而謝焉遂扁樓如初莫敢登者亦無他異

金陵雜著

靖安舒四長好舉義聞數師矣顧自謂弗善去之金陵登某甲之門甲勇聞通國生徒甚眾  
居數年善盡其術一日師徒遊大市遇樵者負薪疾避樵裂甲衣樵惶恐俯躬謝甲怒捫其

面權曰恨而謝焉亦足矣何適遇我甲以己素力捕人無不仆者樵乃不仆且抗言愈怒  
遂拳之手足及機甲反仆其徒皆駭相顧莫敢近市人無不笑者樵復數言徐徐負薪去  
舒其之潘尾出城數里得荒村茅屋一區樵者入焉舒拜於門外求為弟子樵反顧曰子  
何為者舒曰公道所仆者吾師也知公神勇故舍而從公請卒為弟子樵辭以無能樵入不  
出舒徘徊門外久之詢諸其隣樵者何人也隣人曰是嘗從此其姓名有母焉老矣日  
給於樵其孝也舒遂歸曰日復往伺樵既出登堂拜其母出百金為壽母亦不肯納舒具  
陳已意欲母語樵使卒為弟子母許之樵得母命且感其意請舒曰苟有薄長敢不以相  
換然請兄我母師我舒從之樵引至屋後有石坡甚峻如繩下有礮重三四百斤使舒搬  
之僅能舉樵以足蹴礮輒而上及於坡頂樵而下又蹴之如是十數無困色曰筋力久地  
聊以此當運斤飲舒以藥使習之久而能驅逐教以鍊形攝氣之法周身如鐵巨槌撲之  
皆反覆以腹貼礮壁及履能行而不墜積十餘年乃辭歸嘗裝礮量城遇人謙讓若無能  
者或言舒蓋無敵矣聞者多不信不遠詣之請與角舒謝曰諸公皆壯士余何能奈何能  
請不已乃曰難嘗學之然甚劣竊欲博觀諸公技勇使習而進焉幸甚敢許之相與之野  
各呈其能舒觀而哂曰甚善欲試舒舒曰若欲試我者則毆我一少年應聲隨之甫引拳

卷五

十五

怒反仆少年羞怒出鐵杵志力擊之舒失持其杵作色曰太惡劇是欲死我乎乃他衣服保  
而立曰來來共攻我我不畏於是手足器械交至如雨舒屹然受之眾紛紛墜跌者乘虛  
擊其斃如擊石鳥眾始懼羅拜請長其禮乞勿揚於人以敗其譽舒笑曰吾以自娛耳豈欲  
與諸公競短長哉幸無慮此眾益服其量由是舒名噪一城接見賓友或把臂握手當者輒  
痛器與入手往往破碎其力如此今死矣死時遺紫血數斗甚慘惡無救也嘗曰吾能氣行  
耳樵乃能神行不可及也樵蓋秦人嘗為盜已乃改行變姓名適居金陵奉母以終云

龍某

舉人龍某適都下住櫻桃斜街一夕被酒則若渴求飲起呼僮僕已睡熟及門見一女背  
陸亭亭立月下其封之伏窗而窺女聞人聲乃四顧徐度西角門而去覺羅袂引鞋影復  
騰疑想忽忽復恍惚覺而疑焉以為醉也始夢忽然憶樵不置者累日殊香然題一絕句  
焚之曰兩脚蓮花踏影行全身都是可憐生坐陽神女多情甚偷到人家看月明是夜既寤  
有啄其門者龍起延之女子曰余為黃氏婢持來召君龍愕然問故樵曰小姑前夜偶  
來此看月初不敢相聞亦素不解吟詩是何生活今大姑拾得一紙讀其前二十八字云是  
一情詩賦其數語乃君為小姑看月而作白之縣君無君怒詎詰小姑疑有他涉小姑涕泣

其詩意猶若君既以飛語入宜往承之且明月豈君家私物... 龍曰推賢讓能風塵速矣君以古道遇今人宜其齟齬猜嫌既旋雖吾亦不復能謀龍曰彼

沈璧登秦人也少迫於貧辭母薄遊至文登登臺望海見波浪薄天慨然舒滿旋有少年至... 而亦乃大舟也離岸數尺忽止不進少年遠視壁下臺履水登地身不沈壁亦不沈舟中乃

卷五

十六

卷五

十七



遠妻子寄數月不歸以核種庭中亦不生也後十餘年忽甲折數年成樹又數年作花種類  
進而大數年不謝久之乃結實由小而大又數年色漸紅紫如夏舟中所食者鱗鱗已枯生  
一室不復與人言一旦忽出至庭中仰樹大笑曰果熟矣即誅妻子去

余時德

余時德善寫真江南常州人乾隆四十五年客大梁博學獨坐有青衣者持刺入云主人奉  
近已學馬門外遠乘之行稍遠有城臨河進至一官署青衣入徐傳主人出迎乃舊交沈某  
相見極歡問此何地曰鎮州問其官曰司馬也此以長官命延君寫真即其儀從送之往復  
抵一署青衣投刺入有頃傳詩云誤矣本廷江西余時德也請速歸仍還至沈所頗  
咎沈失言有累遠涉沈曰吾已生此荷俸四年矣請便送君歸沈遂道是陵一視閱其  
余然之各乘馬行一炊許開城市人語皆操土音果常州也余感其故居懷然良久沈曰宜  
行矣十二年後復相見耳遂匆匆別去余亦恍惚憶舊館南入門聞哭聲遽然而寤則家人  
已乘絰矣蓋死者二日心尚溫耳故未斃爾嘗說

章五

琴師章五宿邯鄲初下有美人來就之章疑為狐美人曰妾平原君美人也以笑聲者惜  
耳

卷五

十八

慘禍訴於冥帝帝怒收斂者買重典以懲并逮平原平原自毀其諸客迫勝恐失士心為  
趙國憂不得已出此帝謂平原果好士士果歸平原置在手殺妾故妾以婦士所以待士者  
可知殺妾而害客亦可知矣平原原吸然頓首請罪帝以其素賢僅從薄誅惡妾無罪復其  
元使遊人間矣傷往事故不願復生人世君亦平原君客也當時處門下聞而傷之嗚然歎  
曰公子之賢賓客之盛何其重譽者之足而輕美人之頭也吾聞蘭杜被焚則松筠不茂孔  
嬰見彈則鴻鵠高逝哲士成灰則國士遠引吾何為於斯故諸客皆遠去及秦蘭邯  
鄲魯連未會都下載諸客束手莫能及一妻或補於君君以身既不預竟不為復葬平原  
不知如故史册亦闕焉君亦殆不復憶矣余感君求之數千載今始相值耳貴若然歎  
息不已乃撰琴作歌美人取瑟以和之歌曰碧油油兮故園荒涼遠連兮離道之謀  
賢士如雲兮惟妾之仇離樓一笑兮身休命念公子兮心慘亮於是相對飲離涕泣不可止  
久之美人乃拭淚拂袖復歌曰殿家兮山河度飛兮歸兮夕何夕兮與子琴瑟既見君  
子兮我心則那寔冷兮冷復歌千秋一息兮長情多明月陰兮余子何歌竟無辭釋  
東方欲白矣美人遂還別去章懷抱至嘆亦發

王黃鶴子

有黃鶴子者以琴得名自湘劍仙嘗飲貴家某公宅中誇耀四座連叩諸客所能莫不  
不謙讓王意益肆末坐一客俯備禮儀衣冠了了王頗輕之乃擲袖曰公存存楚尾得毋善  
飯乎抑有他長客笑曰僕誠不能與諸君子比然聞君論劍頗獨軒軒各為戲劇傳諸  
君子歎王抑抑作色曰云何客曰劍之為用上倚星漢下披泉壤旁行四極刺破離於不測  
之淵雷狀懸於幽暗之鏡雖脫兔逸林疾隼起雲縱橫飛鏢罔有遺遺今第試其易者請伺  
飛鳥而刺之王心難之適已日暮乃發陽鳥匿矣羽族息矣何天有鳥而來迎吾刃者乎  
客曰若是且已蓋誠登高為二項之舞一決楚漢王又辭曰休矣休矣星月不耀燭燭不輝  
仰不瞻山俯不察地懸乎可登而角吾技客指主人應事曰常備飛鏢飛鏢之上探雲霞  
萬華可覆顧不取取精灼爾目趨爾足僕雖難敵願導先路於是牽袖離席扶王以出如提  
翠擲履輪旋如步履履徑踏層牙并於屋脊坐王於鳩吻之上而撫之曰此地平曠聊可  
棲息君請匡坐僕便來迎言已復下神氣洒然堂下觀者無不色飛口噴噴稱神客便索  
酒連餐數觥頗然就舍主人命支榻樹架閣樓終宵王始得下天明視客已豹隱矣王甚慚  
主人甚悔海內奇士交臂失之

貓犬

耳

卷五

十九

原熙中大興縣某媪家奉佛前懸一燈一日薄暮聞佛舍小語隙而窺之見黃夫人立以  
前兩足承白編編亦人並跪飲佛燈油編編注火口中復吸之稍緩夫促之曰速飲速  
飲人且至編編貓犬皆家所蓄也媪驚推門入貓犬皆奔出索之杳然越翌日夜中聞庭中  
有聲密起察之復見編編來犬肩犬子而行叱之立隱夜夢一黃衣男子一白衣女子來謂  
曰前主人庶下久矣養養之恩未知所報願形跡已彰不可留矣乃相向再拜臥地轉身忽  
成貓犬編編登犬背時之而去

仍吉

越中郭生實無家去其鄉遊於岳陽其文無善毒因於旅食則為人傭傭人劣之薄其值終  
日運糧不供一飽窮念生不百年學且饑無窮期信窮矣不如死復念以死死直途以憂死  
盡樂乎運糧中錢并買衣裝赴酒家痛飲至大醉以餘錢散諸丐者且歌且笑見之者皆  
以為狂而樂也而不知其將死也既出走入荒谷中歌曰我其已夫雖然吾頃則陶鳥而樂  
且樂於人矣何憂而不死觀其旁有枯樹樹中有人語曰咄已而若亦汝之手  
謂汝之乎其自處矣生叱曰貓乎黃余請余不爾長余特與若游樹中人笑曰若將以余  
為鬼耶否否余導引於前者也而如爾故余且余馬於人間者今數百年矣而不死而爾焉

以死而為生者余不以為能生曰子仙乎哉何窮而壽也且愚乎置余樹中人曰回而志作而氣將告爾有虎於此度其性已也曰投之執與走而避之乎濟於水懼不免於溺因自沈執與舟而縱其行乎且若今日死其餘之年非若之有也蓋聽我聽我而死無加於死也然視今日已後矣脫聽我而過則大幸執與聽我生曰謹謹受教樹中人曰有立於前者懇願而薰眉目無光鬚髮蓬蓬然垢膩滿頰衣結結不掩胛臂履不納踵生志奪於乍駭而却踞踞而不敢前其人笑曰愚哉若且欲死也而畏乎隨以米生憲定走從之至斷崖之下其泉如簾高落於長松之杪披靡靡得石甃廣可容身其人蛇行入生匍匐繼之修曠朗得方池湛然而潔也其人裸而浴橫有送冠服者至其人浴而登衣綺縠冠華冠受文履視之額豐矣眉修矣目顧盼朗矣髮結矣顏白甘而光澤矣生復驚曰何變也其人笑曰然若甯欲變乎生曰幸甚其人使生浴顧來者為生具衣飾生服之既臨池而自鏡訝不類其人笑曰亦變矣既變余可去言已遂不見生其怪疾行得小澗循而西湖止得盤石意倦憩其上賦有男女數人來見生若甚訝相與指而目之這巡不遂去生乃行復遇數十人訝如前生亦訝復行得城郭建之其中男女見者莫不環而迫之也於是生所止頃刻成市肆生訝甚問焉皆曰悅子之鄰也生惡其機袖其面而趨觀者猶引去然從者猶數十人有極

卷五

教生曰遂自斃生乃土其面會葬眾始解獨一人者強則極也強更生行生端端焉隨至大第適乎其內而簾啟有女子出曰浴之極極諸旁室則湯沐具焉已而入與女子抗禮女子乃言曰厄乎哉子也是其人皆好色者脫不自毀將裂子今秘子於此乃遠於難矣生惶恐謝問此是何地女子曰五方雜處不名一所由是共疑處無間女子家世隱密獨知其姓鄭其字曰仍吉久之極來告外人頗言即次有婿矣仍吉驚且憂謀匿生乃燭而處之夾室竊竊與生對生雖愛愛仍吉而居如長夜夜殊苦幽囚亦快快不樂無何復有新聞者直趨夾室狀類兇婦如扶生趨燭而出行甚疾置生於空庭而去旋見燈檠出室中女子隊而前見生皆笑共推挽以入交相擁也生德極而卧則聞女子曰微矣共昇置門外聞其扉及燭有連官者過見生曰病者也問所苦生諱曰鱗耳遂載之使乘歸其居而豐其食尋復被問所業生對曰嘗讀書矣而未竟達官悅使傳其二子達官憲令文書一切代於生一日達官聽訟久不輟生偵於廳事之側得數事其一某縣城隍病有為不道之惡者骨釐利其錢受而伸之罰及良善城隍覺自揭其過骨釐論罪有差城隍極一歲其一富民訟貧民之友貧民嘗富富民貧債也富民奪其宅計值為有餘求鬻宅而益之富民弗與質於鄉父老弗能正焉之富民阻於遂且植之流血被踵其友聞而怒侯間殺富民亡命去卒逃於法

故訟之達官曰若富而不仁罪也有召死之遂然貧民殺若則怨也以怨殺人不可謂當償若命矣其友殺若則快也公也則無罪富民語塞泣而退其一而蛟出於山傷山下木椽百餘畝山神訟之當論斬捕兩蛟於庭乃兩書生各推諉掃掠皆不承遂並坐之生嘆曰養其一女子訟男子為其殺己也男子辯言與女蓋相悅不遂女乃病而死非已寔殺女達官謂女曰若既悅之矣復怨而誣之富故女訴曰我死彼若弗聞者又他娶略不相念其涼而忍焉若是有死我之心非殺我而何達官謂曰深文也身置不理其一夫訟婦以為不節乞絕之於廟門婦乃並無外遇其夫曰吾視爾過隣人之子必目而送之持阻於分其意豈可問也達官終以為難斷斤其夫而直其婦生意不能平書一牘啟達官曰明公聽斷如流吏道精敏下風觀聽頓服何言然前三事尤賊矣其後二賊顯見斯歧詢窮有義伏惟察察竊謂德無不報怨宜在明國家有原情之律君子有誅心之論將正風俗宜先人情男女之獄古今為端閨房之內事甚重眉目秘曲莫可詳詰而要以治心為本夫妃匹之際雖若父尊孰不能得之臣子者不得其心也然丈夫之心所分者博所向亦弗專不得姑弗深論女子之心惟男是寄其心弗欲離食張之顯街霍之貴尚獨之富揚焉之才莫能回也名分虛耳形骸迹耳苟得其心斷其夫也不得其心雖夫不夫則得其心者宜何如感不得其心

卷五

怨怒亦能令女為男死不能收滴淚之報引致於庭猶自煎洗略無悔吝保薄之情於斯為甚宜聽女言以男抵罪至於夫之訟婦情亦非過其夫在側履盼他人其心迦矣心之既逝雖不盡可也管仲感鮑叔之知伴於生我漢高論丁公之罪以誠不忠事雖不倫其義一也請取以斷斯獄焉達官否之生固爭達官不憚謂人口彼職為實師奈何強與吾官事於是禮漸疎生亦不安遂去達官而潛訪仍吉雙衣垢顏用自斃悔久之不得耗游復困鄉思鬱然登高山以望越中茫乎莫知其向也忽見樹中人來謂曰可追矣生驚喜未對遂為所推隨陸若涉覺則身固掛枯樹下曾雖經矣帶絕而墮也始悟身已久死所遇皆鬼耳然酒吻覺甚渴乃走近市中乞漿有識之者曰此昨日狂飲生也則又悟死而復法鏡經一宿耳生既以求死不得益固不可走趨故所當識者問得一餐人愈益資之每為人道死時事多笑而不信既乃為商賈負擔者去昔之京師計力而食足滿不能進止於鄭中欲赴漳流以自奠至河干忽一舟馬過倚枕而吟者類仍吉之媼尾而察之果媼也遂呼媼媼不識曰若誰賊生自陳姓名從於窗間見仍吉生又呼仍吉熟視曰非也不類生窺屬聲曰不記求室共迷雷恨事為卿拭淚耶仍吉乃驚曰信也知上舟於岸呼曰登生與仍吉相持哭甚悽痛蜜娘者仍吉女兒也棄於所觀抱恨死生在夾室時仍吉嘗述之且謂曰子幸無類此

遂流涕不能生以衫袖搥其淚因曰不幸有破鏡真他日相遇如不識請舉此書為憑  
墳之故生說雖變仍吉信而納之也於是仍吉語生曰子向者為魁余亦隨處於魁鬼皆  
陰薄不可近自子之見奪也余亦從徙去今淨家至此獲遇子永托於子矣幸有薄儀可以  
歸送與生俱載歸越中仍吉蓋孤云

石孝廉

石孝廉某嘗畫臥覺鼻中奇痒以手指捺之因而大嚏有物衝孔出墮地作聲視之一小人  
長寸許游行地上嗚呼欲呼而胸間如厥不能起有頃門外滿盤鈴僮僕輩在耳小入皇  
遽出門去石亦遂去恍如夢覺自是得奇疾聞香物掩鼻過天滿腹之穢嗅之以為香  
心好之履鮑魚之肆如入芝蘭之室流連不能去後舉進士官奉中有道士來謁自言能療  
奇疾異而見之獻一丸如李太倉光燭然取大碗貯之出囊中藥一劑其味甚甘  
尖銳為液五色陸離然不堪其臭左右皆欲嘔噦以進石乃覺發覺通常立飲之味殊甘  
鹹少頃胸中熱如蒸移時如刀箭環繞心前急命縛道士則已香矣痛之際見道士在前  
面呼左右追執乃悄無應者道士笑曰此陰府也何處復覓左右耶石大驚道士曰無恙此  
中不少佳處蓋佳觀之曳以同行乃至桂杆間見螺鏡縱橫刀斧林森刑戮慘異心甚恐怖

卷五

二十三

念世傳地獄相覓有之也未至一處人皆殘體有無耳目鼻舌或僅有口耳餘體不具  
者或有五官倒置者虎豹狗馬羊豕諸物雜處不相避石問其故道士笑不答蓋攝之返曰  
公欲生乎石因哀祈謂妻妾子女猶在室相候胡遽不欲生道士笑曰亦良易即袖中出一  
小人長三四寸曰此即公之故物也公驚疑之不知幾何尋又矣頓吞收而制之僅止於此  
高可納也即以小人首向石鼻塞之石大苦而嘶然已活冷泮泮出青紫痰液數斗病  
遂失

周英如

昭武之東某市鎮嘗張練士女治遊竟日連征擊快紅霧蔽衣有少年某見西樓一  
女子凭窗凝望與樓前屋簷簷花綠約爭麗絢成妙影遂仰眸不移女亦秋眸專注目成  
馬而神凝矣比日斜人散兩人猶相對而望有見者嗤之始各避去次日某復往女已先在  
樓高而屋隔語不可聞某以手中素帕裏約指余環掃樓上女執以脫劍一枚遂掩窗而  
入女蓋周姓名英如依母以居父某為茶蔬遠出矣某故志其根柢同黃昏無人伏其家窺  
門之石既而為栖人定潛窺英如之閣閣已屬見英如獨坐燈下絮絮與燈語善以脫劍囑  
窗牖以聲致英如英如訝然問曰誰善曰我也脫劍在此英如復大驚趨至窗下悄語曰連

去連且難求啟戶至再三英如終不可善曰君豈圖重耶何願如玉而心如石如英如折  
之曰幸相愛何忍隨我乞從後戶出更思遠來今不能納也不聽我乃呼某懼乃避還家  
抑殊苦爾聞叩環聲啟門則小鬟引鞋滿身香露者英如至也謂善曰頃者拒君良非得已  
而思君獨遠故轉就君英大喜過望遂締家席之好將囑英如去夜定親來如是者數月於  
是某年幾冠矣其父亦服費於外其李父主家政焉以某尚未室一夕論奪擇焉而未決某  
甚惡欲白母而聘英如乃先告英如而與之聚英如意殊解請謀請其家乃反不歡某猶值  
其故又疑其晚夜獨行略無所阻亦卒無覺焉非弱女子所能必有異且俟英如去尾而聞  
之出門數武已飄然失去大詫而返潛訪諸其居則英如固已死矣始悟所接者英如之魂  
也為之悲痛是夕英如至笑曰君謂我死耶姑勿畏吾導君往見一人居於殿閣相比及大第  
之感僕使英如肩擲之以行若飛無驚鴻之迅故至一城中巷市曲折殿閣相比及大第  
之門雙獸環環寂然虛掩排而進之蘭芬桂棧棧若仙居內有鏡堂四壁皆鏡冷光透射  
眉髮皆寒西南隅懸一響板英如彈以指冷然一聲便有數女子連翩而出影入鏡中花紅  
玉白迷離遠近中有一女宛如英如却顧英如儼然在側也而再視諸女忽復不覺方欲致  
詰英如曰此上清境館不可延佇即其裾引之徑出旋至家乃謂曰英如與君空有解佩

卷五

二十三

之緣合當數而盡於此矣吾非英如孤女也宜有夙分慮君之情將專書於英如故勞窮其  
容見於左右建寶既啟良緣斯盡今亦訣矣善不及挽留已霞舉而逝治悟所接者并非英  
如之魂也卒瘞於他姓

廬山怪

奉新宋孫信外史嘗以士子七月之望宿廬山絕頂僧寺中夜將半矣明月滿天徐開風城  
颯有聲浴於高樹之杪中有歌者語者笑且罵者詭而窺之見數武以外地勢平坦叢影紛  
然略如人間演劇時藉草為茵席因樹為屏樓金鼓絲竹之聲作於樹上節奏殊妙衣服冠  
帶精製械仗之屬亦率類梨園念空山靜夜焉得有優伶若此心知其怪詰問之裝演十餘  
齣英如其色回嗚嗚歌唱亦不知其何曲也已而數人相和歌聲甚朗歌曰吸日精日月華  
諸君妄意凌煙煙霞墮地失顏色但見玉水生桃花桃花一葉飛入陳王宮仙人化作  
塵與沙秋風吹雨打閉街南樓美人嗟復嗟湖中不見東來棹空山夜半啼猿掛隨其聲而  
記之頃有金光從空下乃一頭陀狀甚怪大聲叱曰何物邪聽教爾重攝法當心卓錫一聲  
則眾形盡滅其演技者皆歌也而其司器者鳥也轉輪之聞欬然俱灑蕩以於三月卒  
於京師卒之前數日傳述於余不知其果然否也

戴公

有戴公者少任俠其隣人貧者無以償者追算其數怒殺豪者亡走五嶺間晚生  
楓林遙見少年從數騎馳來手儀軒遙見戴即下馬揖曰先生幸過僕僕請執轡戴愕然曰  
何能少年曰先生幸過僕僕將有身於先生戴問所欲云何少年前跪曰先生不過僕僕死  
不敢言戴怒曰言耳何卑屈乃爾余不耐此殊殊者少年叩頭流涕曰老父與僕利若  
不協數戰於赤谷之野為飛矢所中傷其左臂藥窮矣唯得生人肝一寸可以療之求之數  
萬人無肯與者苟不肯與強取無益也聞先生之義忘身急人敢以請戴笑曰此孝思也吾  
豈惜之即引佩刀自剖腹截肝授少年熱血淋漓腹及於臍少年數曰真天下義士隨出藥  
傳創創立從乃殊無所苦少年持肝頓首謝即馳馬而去戴頗異之時豪者子訴之官捕戴  
不可得則執隣人而鞠之務言戴所在拷掠甚慘蓋戴聞之歎曰我竟殺人復累人何生為  
遂歸自詘赴獄中脫其隣人索乃定刑有日矣有叟來視之曰余昔少年之父也披肝之惠  
風夜弗忘故來免義士於難因出火竹一節解其繫而繫竹焉桂格鈕鉤之具損之如拉朽  
叟攜戴出獄監守之吏見而弗問門壁城垣亦無所障阻徑從吏步出郭外紫雲羅天隴坂  
微白行不百步入一山林木蔚密不復辨途徑初聞嶺下落葉瑟瑟作聲響已覺兩足無所  
耳

卷五

二十四

著有類瑞處此曉止一石屋虛明洞達煙霧滿室出而瞻覽則飛鳥在下碧落可探身在  
層峰之頂矣遠見雲中一拳削影入海叟曰天台也餘無所親焉叟引戴過歷山徑花草禽  
鳥多非世有屋前一樹垂葉纒纒其寔如豆乃仰以為食經數日叟謂戴曰此地孤島不  
可不至亦不可久處吾舊有田廬在牛女之墟今欲與義士偕往戴從之盤行曲折而下始  
達於人境道路跋涉無異尋常非復向者之艱忽既至則村郭室屋飲食服用亦悉如眾人  
亦有廝役供指使膳里親舊過從問訊者其地乃汀水之南潭水之西也其明日有白雁雙  
翔棲於庭鳴羊豕雞魚之屬皆自行而至叟大張供具銀燭金尊輝映蕭韶始笑謂戴曰吾  
有故人居石鏡山下聞其女端好福相甚宜室家知義士尚鮮妃已為君謀定今乃吉期  
行至矣宜易冠服整備作新郎戴驚喜稱謝俄而絲竹齊具儀從甚盛香車及門外戴候於  
堂者禮拜如禮導入青廬則釵光劍影袖香扇影迷離於脂盞鏡臺之間戴雖偉丈夫鐵心  
石膽至此神骨俱靡也於是賀客履相錯宴樂者累日然獨不見少年戴疑之以問叟叟曰  
偶出勾當踰月即返耳戴信之而終以越獄遠竄心不自安隱隱偵其消息乃聞人言戴固  
已伏法未聞其逃也夫訝其故以問叟叟曰亦無他前所繫大竹即吾兒子代公抵罪矣  
戴駭絕號慟慷慨曰某罪本不赦又觸郎君奈何復偷活遂取刀自刎叟奪其刀作色曰義

士何獨為君子義士能剖腹兒子不能斷頭耶况彼尚可生義士反趨於死計亦在其其哉  
乃止而詰其由叟以新婦當知之戴退問婦婦出一碧玉如意投戴曰君去西北七百里有  
巨石如盤以如意擊之石當闕中有紫笋長尺許即袖師以鉄翁無失如言果得之叟值尹  
庭中須臾解成巨竹竹忽裂一人自竹中走出乃前少年也相見各大笑謂戴曰為君故  
歷此一劫大事畢矣又曰吾屬皆神仙中人以豪氣未除欲物色人間奇士登之寶錄君使  
肯非戴是以在此今姑以此宅讓君與賢偶暫住人間異時解脫會當長晤吾從老父先去  
矣遂與叟俱逝戴年六十餘無疾而卒葬之曰其棺輕焉婦齒亦五六旬少好如昔戴卒  
之翼日忽失所在戴以避仇匿處本姓不蓋戴其變性也

疑女子

昔有讀湯臨川牡丹亭死者近時聞一疑女子以讀紅樓夢而死初女子從其兄索頭得  
紅樓夢廢食讀之讀至佳處往往輟卷冥想繼之以淚復自前讀之反覆數十百遍卒未  
嘗終卷乃病矣父母覺之急取書付火女子乃呼曰奈何焚寶玉寶玉自是笑啼失常言語  
無倫次夢寐之間未嘗不呼寶玉也延巫醫雖治百弗效一夕燈視林頭燈連語曰寶玉寶  
玉在此耶遂飲泣而瞑

卷五

二十五

僕君曰紅樓夢情書也非也而實情書其情也乃情之窮極而無所復之至於死而猶不可  
已無可奈何而姑託於情而願其情之真而至故其言情乃妙絕今古彼其所言之情之  
人賢玉登玉而已餘不得與焉而人者情之實也而他人皆情之虛兩人者情之正也而他  
人皆情之變故兩人為情之主而他人皆為情之賓蓋兩人之情未嘗不繫乎男女夫婦房  
帷林第之事何也譬諸明月有光有魄月固不能離魄而生其光也譬諸花有香色有根蒂  
花固不能離根蒂而成其香色之妙且麗也然花月之所以為花月者乃惟其光也惟其香  
色也而初不在其魄與根蒂至於凡天下至難至難愛月愛花之人心則併月之光花之  
香色而忘之此所謂情也夫世之男女夫婦莫不言情而或不能言情之所以為情蓋其所  
謂情男女夫婦房帷林第而已矣今試立男女於此男之悅女徒以其女也悅之女之悅男  
亦徒以其男也而悅之則尚別男一男女而與其所悅者品相若吾知其情之移矣情也而  
可以移乎又尚別男一男女而更出其所悅者之品之上吾知其情之每矣情也而可以奪  
乎又使男女之相悅終不遂其媾則亦抱恨守缺因循苟且於其後而情於是乎窮矣情也  
而可以窮乎即使男女之相悅得如其願則亦安常處順以老以沒而情於是乎止矣情  
也而可以止乎故情之所以為情移之不可奪之不可止之不可合之猶不可不見其人心

思其人既見其人仍思其人不知斯人之外更有何人亦并不知斯人即是斯人乃至身之所當心之所屬時之所值境之所呈一春一秋一朝一暮一山一水一亭一池一花一草一蟲一鳥皆有連然欲絕惘然難言如病如狂如醉如夢欲生不得欲死不能之境莫不由斯人而生而反不知為斯人而起也雖至山崩海涸金消石爛曾不足減其毫末而問其煩與必且致憾於天地歸咎於陰陽何故生彼并何故生我以致形朽骨枯神飛氣化而情不與之俱盡是故情之所結一成而不變百折而不同歷千萬劫而不滅無憾心之日無釋念之期而窮而變而通而久至有填海崩城化火成石一切神奇怪幻出於尋常思慮之外者斯即有靈心妙舌千筆萬墨而皆不能寫其難言之故之萬一此所謂情也夫情者大抵有所為而實無所為者也無所不可而終無所不至而終無所至者此兩入之情如是而已不然者男女夫婦天下皆是也房帷床第之裏天下皆然也必必兩入皆知此乃可以言情言情至此乃真可以悟或曰紅樓夢幻書也寶玉子虛也非真有也女子乃為之而死其死之其矣嗟乎天下誰非子虛誰為真有者癡者死矣不癡者其長存乎况女子之死為情也非為寶玉也且情之所結無真不幻亦無幻不真安知書中之寶玉夢中之寶玉不真成眼中之寶玉耶則雖謂女子真為寶玉死可也

惡鼠

卷五

二十六

某惡鼠破家求良貓摩以腥腐既飽且安率不捕鼠者與鼠游戲鼠以故益暴其怒遂不復蓄貓以為天下無良貓也因設機鼠弗動餌以毒粉食某怒鼠始無虛日然無如何也他日失火焚廬及寢矣某趨出門外大笑不止隣人為撲滅某大恚曰鼠輩方藏於一炬諸君救之何也  
使君曰余甲午家居屢厄於社君室中木器殆無完者暴聞之聲夜作於樓上雖熱寢每為驚覺余固弗較也其後理架上書冊鼠跡縱橫於是亦有為鼠乃撤捕之而家有一貓性不嗜鼠迴與常貓異捕不捕未可知也口誅筆伐聊快余志難一時戲作追錄於此良足助此公暇日其微曰噫嘻鼠也余如敗類火浣餘妖背昆象之光明屬子辰之陰時捕獲美點滿腹餓食按五技以偷生持兩端而避惡莫乎君子不嫌徑實之羞辱請小人其猶穿窬之盜遂乃通逃有數封積多方恃憑社之難責詳處倉而遠獲戶庭不出石石常備何老賢之無厭猶小竊之不己穴居若蟻時琢穿牆之牙粒食如山不果飲河之腹吞魚盡盜肉庖廚入索料牀既驚寢坐翻盆竊飽更覺清庭礎礎禁憑陵而暴鼠冠冠衣氣滅裂而游行斯已難容吾猶不問乃至開牀塵跡波及連屋圍欄高竿雲編資為備牆階級丹黃剝蝕

余方苦寒之純碧碧耗殘爾更助炳魚之虛難百城徒擁未免可羞而三區憤志豈能無嗚呼鳥園不作白老難求方駕之無窮詎能街之可盡發機匪易攝隱仍難遂以丸而從來知以刀而不畏寸光豈遂萬狀宵興跳梁已過於懸猿營窟運多於狡兔見志吐腸之悔餘愚不假即置割腹之刑餘哀真適惟爾爾貓貓實稱鼠將猶名核實非徒訪飯餽之能積事程功宿有虛銜輝之矜况乎修營直之職積數良優獲投箭之書職司攸重豈其花陰趁墜雅好清閒極局翻棋徒供戲弄以致室無完器案有殘骸聽若輩之公行如強隣之傷處甚或薄荷沈醉若竹橫陳離尊食而無氣便同眠而不拒扼喉真俟於來世錘耳定下於何年雖曰慈慈得毋懶惰尚即全更難德大奮虎威暫開似線之眸速掉如蛇之尾聲茲宵小厥厥梁魁此及梳柳熟存几席途原非遠姑同入窻之行即味不佳聊當餐魚之飲庶幾眠穩藉極略用武於爪牙亦免撒瓦張羅足解嘲於耳目噫嘻語語無詐將求許遜之書符磔鼠惟交竊比張湯之斷獄撒下如律令

忘瑛

卷五

二十七

某夜勞憚人招飲且而指之曰公何事召客主人訝然某亦徐悟曰殆夢耶大慚欲出主人笑謂之為其食他日臨真召之飲某疑亦夢也使者敦促至再始敢起又有某公者嘗自外入見其妻於男子款語大怒更不審視遂上堂叱曰何物狂子白貴公然調人情妻語曰婦那何妄言之甚某因語之妻也惟恐笑謝後其妻私一少年值某於寮門奔去某愕然徐憶前事以為其弟也詰妻曰第一何似遂妻因始曰恐復見叱耳某信之亦更不憶面目之不似又幸某者性純樸里中藏善家書卸至諸商於外者其家各就都索書字遞聞之亦往索問問公何在客安恍然曰固無之一笑而返又某公者嘗書與同儕者戲剪其髮僅存萌髮某醒亦殊忘之妻見而大笑問公將安在妻始探頭記向果有髮適有雜髮者適其門遂疑髮為所誰去徑執而拳之其人駭問得其故乃解或假某公文數日送還之某已不記但問曰欲質耶估耶或因說應曰亦估耳與往復鏡儀竟以數千錢質之某生就傳於外數歸視其妻一日者又將歸矣其友何其睡戲取蠶煤團於其腹生固弗覺也及生來友故避而出於外進迎而後入生問曰公何之友故不即答又故作怏怏之色生詰之友乃長揖曰公素長春又厚願於我我不忍復欺公然公不罪我我乃敢相告生曰諾云何友曰適訪公於家公已出適遇賢夫人蒙其眷愛生駭然不信友曰其胸有下團吾所畫也生大怒趨歸見其妻亦更不他語趨解衣而察腹果有團始數而詔之拂袖竟出偶就朝見已腹有團始悟其印也復歸妻已挂梁問幾死某氏女將嫁其母戒之曰婿不可深恃也須

自計以防厥後女曰諾既家數錢殺母家姑覺而出之母乃謂女曰吾固曰不可恃也  
蘇中代人受杖者曰毛鬼某乙聞而慕之乃代某甲杖與之二金既受杖楚其急以二金賂  
行杖之杖乃輕乙出謝甲曰非公金為賂杖幾死

陶金鈴

姑蘇小伶陶金鈴本良家子少業儒嘗赴郡應童子試旋於城南賣酒家夜夢某觀察宴客  
召梨園長樂卸佐酒演玉簪記所謂潘必正陳妙常者必金鈴故不習儀亦殊自忘之扮妙  
常而登場馬管絃金鼓之間進止合度而聲情特妙樂闌寶鏡伶音遙觀察獨召之內  
小酌於榻香之樓翠細紅袖姬侍如雲金鈴是時年十有五矣雖坐其間星眸環想莫敢誰  
何一名編囊者尤麗其屬意金鈴也亦尤厚於是次第度曲觀歌喉間有換處使金鈴正  
之後堂飾竹觀當場為勝已而觀察曰舊曲習聽宜各奏新聲一姬乃唱曰東風腰肢細是  
樓外垂楊教人倚旋晚髮偷學暮鴉飛更瓊梳小掠春雲膩新月碾纖剛描一線賽不過兩  
臂眉翠問秋千錦索繁羅衣直恁連勾飛起為前日雙燕來時關他剪水凌風戲單消受不  
慣香醇滋味倩郎君轉倩桃紅替僕家今夜為郎沈醉觀察金鈴笑曰汝權為桃花可也  
遂酌以飲之金鈴亦取大斗引滿奉觀察一姬繼唱曰爛花兒分外光燦酒波兒分外香

卷五

二八

宮紗扇下養神兒雙背面兒漏出梅花影閃爍了郎的眼瞞偷觀了幾回可是不分明登  
時惱亂狂蜂兒的性隨一夜是何等思情何等光景到如今隔著紙兒喚不應對著帳兒呼  
不醒敢則是你儂故意兒薄倖觀察大笑為連舉數觥一姬又唱曰窗紗密密簾重重圍  
住了一樓春夢逸不出一線兒春風海棠空是舊時的紅粉不上黃昏細雨沾花重有多少  
風雖雨送倒不教顏色竟成空不敢惱儂孤鸞無故飛入鏡的命宮甚因緣把  
紅言牽動一姬唱曰風蕭兒吹得人魂靈飄飄魂兒拋得人情絲裏裏玉蓮兒吸得心花  
搖擺板兒拍得淚珠兒掉一聲聲都是斷腸鳥唱得櫻桃香透蓮花古怨思兒仍是沒分  
曉好模糊的相思曲調準備著銀空漏盡金雞叫或風情之靡曼或哀怨之纏綿金鈴時時  
若近若遠若危若安嗒馬生忘不疑身在人間也最後編囊聲聲尤掩抑不可聽其詞曰  
一抹青螺一寸橫波甚玉兔化身渾似嫦娥鏡是聰明真似假雄猜不破一霎時春愁無那  
周旋迴避備教人兩般都錯却待待燈鏡可料不是開清歌喚奈何小黃鸞飛上花梢坐花  
枝忒熟多怎到得吾儂兩個此意同鹹鎖上天日月下山河眼前燈火只落得恨他他意  
梁闌我時觀察已中酒昏然故教女歌詞俱不聞也少頃這金鈴出宿於西軒金鈴甚惆悵  
伏枕凝想恍惚成寐一侍兒來請遂引之至一閣中香氣氤氳珠翠盈目却見繡雲兒

然在榻起迎金鈴遂相偎倚金鈴私問觀察亦安在繡雲曰此時尚關禁事耶幸復無慮請  
君為酒郎吾為陳姑復演潘詞一折耳金鈴甚喜甚方欲舉榼忽聞外鷓鴣連呼相公來編  
雲推之乃驚寤則身仍臥西軒中且悔且憶而劇然一聲忽復張眼則身寄臥西軒矣非  
西軒也朝暾射牖捲衣遂興兩雀方聞於簷間破瓦在地焉深自嗟嗟蓋夢之中又占其夢  
矣夢中實事記之了也他日以所演玉簪記之梨園節目皆合金鈴由是竟善誦賦度他曲  
過耳輒能既而學使者按試金鈴不見錄而聞他郡梨園果有所謂長樂者往潛訪之則  
卸中諸伶恍然如舊識蓋訂向者之夢良非偶然殆數也乃易士而優讓長樂帥使為一  
時冠大江南北轉從經年果又有所謂某觀察者一日置酒宴客果召長樂帥使至則臺榭  
猶是也賓客猶是也是日果演玉簪記酒闌客散果召之內小酌觀察諸姬又皆如舊識  
桃源重來槐安真到事境雖是而情轉深矣既而賞寶珠串歌管皆同酒益醲春笑言無異  
惟繡雲玉肌瘦損城宮悽然終席無一語不復歌前日之曲此其小變也及小酌罷金鈴  
果出宿西軒故然入夢夢入於繡雲之疑心懋前事不暇他語欲亟遂幽歡以償夙願而既  
見繡雲殊不自由轉輒之間竟忘前事仍問觀察安在仍作潘郎仍聞鷓鴣呼相公仍為繡  
雲所推而覺仍臥西軒中惺然自覺竟然自失復啞然自笑蓋是夕之夢皆昔夢中之夢也

卷五

二九

數之前定者卒不或更竟有如此夢中之夢戲中之戲恍惚於是其極矣金鈴本名鐸金鈴  
其小字也人以其伶也呼之



里

築





清許叔平著



# 里蔡

## 里乘提要

有清一代筆記小說夥矣要以備紀二  
 氏為最擅場聊齋誌異以文詞勝陶徵  
 草堂以論斷勝世千古不磨之作此書  
 獨兼有其長談狐說鬼無殊淄水之沈  
 洋善初惡懲猶是河間之宗旨紙責已  
 久鼎峙何疑

序

小說在漢時已稱盛或西京以來大儒多為此體類皆先陸離揮言先推魏晉六朝踵之  
 作者愈繁修潔亦復可貴厥後唐代叢書大故厥詞問多巨幅故縱不羈俾其奇麗活及宋  
 元漸流粗率明則自飾無幾矣至我朝山左清留仙先生聊齋誌異出登有最長系列代之  
 者其一據治之其集小說之大成者乎而河間紀文達公關微筆叢書記廣辭比而最盛舉  
 室與聊齋異由同工是皆龍門所謂自成一家之言者也嗚呼小說雖小道豈易言哉大編  
 眼生長窮僻壤耳不聞先聖遺訓而因此乘異國此好惡成時伏臘推舉豈非過漢忘臣  
 孝子仁人正士無不肅然起敬津津稱嘆者過漢權奸行逆貪壬宵小無不決皆性情交口  
 唾罵者甚至漢生天成佛及地獄種種變相又無不美神交集以為福善禍淫報施不爽而  
 互相勸戒不置者子以見人心好惡之公而秉彝之未泯也其或農功之暇二三野老晚飯  
 杯酒者則豆棚瓜架定則地爐活火促膝言歡論今評古窮原竟委影響傳會非正善惡是  
 非曲直居然鑿鑿可據一時神妙環繞忽不自知其手舞足蹈言者有聲有狀聞者忽善忽  
 惡事之有無姑不具論而藉此以寓勸懲諒曰不宜于一介腐儒幼習賦詠喜觀變弄又愛  
 馳野老言談擇其善之近是者編為里蔡一書聞亦雜以說鬼搜神十言錄錄備爾遊戲姑  
 里

序

妄言之姑妄聽之可也惟筆墨難其不足供大雅一嘆其敢望鼎立於蒲紀二公間哉聞者  
 不以語怪博覽見責幸甚幸甚

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重九前五日蘭若館主人自序

說例

一勸懲之書不啻汗牛充棟閱者嫌其老生常談往往覽不終卷輒即欠伸欲睡是書我取勸懲名之曰里集凡遇耳聞目見可愕可欣之事間亦登之非敢自亂其創蓋欲藉以醒閱者之目也

一餘書餘錄皆降陟皆由於善與不善載於經書者最詳此即說因果之祖也大抵世家大族其先類皆積有厚德予母有所聞即樂而吮墨登之以證因果之說不謬

一士子束髮受書非得科第不能成名而科名得夫半由於祖功宗德半由於己身功過每聞科場報應亦必登之所以為有志科名者勸

一神仙有無原屬渺茫說部所載最多茲載林妃雪事謂求仙必先行善可見求仙並非難事特惡人不肯多行善事耳至吳真人事吾鄉婦孺皆能言之以孝註名仙籍允信而可傲願以告世之改道者

一鬼神之神威先師曾反復道之是書所載命壽禍事真實不虛勾賊殃民冥罰地烙無已可見陰律嚴而且當梗化者能無寒膽也如神之最靈顯者莫如雷部是書所載較多

一靈靈之混能不聞而恐懼乎

里集

說例

一

一說部所載孤仙類多子虛之言是書間登一二皆實有其事以其足以警世也

一說部所載閨兒女私情往往刻劃盡致未免有傷風化是書間登一二皆發乎情止乎禮義至爾璫鑽穴狂蕩苟且之事概不錄焉

一說部所載淫情嫖狀類多惡空結撰尤傷心術是書三十六花禪一則以係實事俾少年子弟見之庶知有以自警也

一綠林之徒法所不貸是書間登一二以其所言所行益也而幾近於道矣對非勇兒豈有可採閱者當亦以為然也

一吾儒出膺民社聽訟最難如遇人命所關尤當慎而益慎于每聞奇獄輒筆之另為一卷凡為民父母者其留意焉

一述而不作先師且然于每閱叢書秘冊與故老遺編可擴聞見者或為之刪繁就簡或全錄其文亦重成一卷願公同好必標出作者姓名以不致掠其美也

一身鬼之亂糾除年來生靈塗炭極矣予流離轉徙間聞數萬里每有所聞輒筆誌之書成名曰風鶴堂說意留待承平俾輶軒之採擇焉借武林夫屆時其稿散佚幸吾鄉左階副

茂才曾錄有數篇出寄歸子棠成一卷願其嗜如之癖助予年希之珍俾是書如塔合共

亦左君之賜也

一憶予少不更事讀書每信口雌黃喜攻人短既粗學作文始知布局造句起伏照應經營接構甚非易易因復取前書讀之乃不敢妄置一喙事非經過不知其難大抵然也是書倉卒付梓字句間多疵類大雅君子幸賜糾正焉

一近時說部會推聊齋誌異為巨擘其所紀載類皆孤鬼可憑意遠是書多係實事叙次較難儻自矜即秋試報罷龍龜無聊聽客述伊文敏相國言戲獲筆記之厥後歲有所增積久居業成快乃迄今三十餘年所得僅此良以聞見太隘僕事甚艱耳倘天假我以年尚願再撰里集一書以續其後伏望四海同志遇有可欣可愕足資勸懲之事不吝郵寄大略俾得摺撮成篇幸甚幸甚

里集

說例

二

卷一

張相國祖

方老官保

文字竹葉

一文錢

韓文端公故事

富翁子

吳生

姑蘇茶翁

余徐二公故事

杭城茶翁

左生

雷擊二女

雷擊某氏子

黃孝廉

僵尸

何相國兄弟

傅青主傲君故事

卷二

陳太封公

劉封公

程太封公

倪封公

李封公

葉封翁

黃勳敏公

張叔木先生

姚孝廉

某公分校

柳場願報

吾鄉放生

張玉常觀察

余鏡湖太史

甲乙僧談

林妃雪

夜話

吳真人

吳解元子

潘氏祖

卷三

孔拉芬夫婦

仙露

袁姬

風寬

趙乙

歸晴生

鹿雙

小蛇

林森愛蛇

崇州儒學記

深陽文仲草言三事

樵夫某甲

平鄉縣老儒

趙勇公故事

海州四怪

鄭甲

千金亭

員先生

錢希安

徐霞客

產怪

祝由科

褚祚典

古藤驚

卷四

越兒神錄宮林歌  
越人

某太史鬼求代

何壽駒

伊羊農相國言

圓光二則

楚北玉某

雙兒

雙驕馬

厨址

玄壇

邑人某甲

秦氏婦

某媼

吳明府

陳司馬

林進村方伯

浙江學使署狐

卷五

指差

歐公子

虎豹

俞身雀

蕭狀元

覺社湖蚌珠

松睛雞

蛇妖

周孝廉妻

產鬼畏鐵

制軍某公

贖障

筮侍御

李泥丸

魚城

某官妻

卷六

吳和甫侍郎故事

年大將軍

甲與乙為善友

王素芳

素芳說夢

吾鄉某太史

指腹為婚

老圃某翁

產蛇

雷擊某總戎

崔太史

王氏子

雷擊都伯民

大通余翁

雷擊三則

獵人某

行脚僧

雷堂今

金錢李二

九山洞

少年客

劍俠

父子同日合喪

毛甲

卷七

戴潤府

有外山王

某公子

確費彈

禮部書吏

將榜姑

鬼批縣尉頰

庚子神誅水怪

康慶府署五具

蜘蛛怪

曬鏡神

全毛吼

紀海鹿門少時事

小衛玠

婦婦

守貞

孫明府

張靜山觀察折獄

婉姑

清純縣某氏女

秘製龜

倪公春岩

某氏子

杜有美

某令

張船山先生說盜

里

來

目錄

三

里探卷一

蘭若館主著

張相國相



里

來

卷一

兒時在魏家大人訓之曰士人讀書尤宜積德即以吾邑而論其先積德愈厚其後發祥亦愈熾因言依文端公之封翁初夢神送一衣冠人至謂為晉朝王處仲是夕果生一子封翁甚喜稍長器宇魁梧性亦聰慧十歲忽病封翁悲慟奉切越數年又夢前衣冠人至曰吾周覽天下福德無如翁家今再來不復去矣俄頃公生言貌舉止與前無異故予曰教復予小子識之不敢忘爾時童稚不敢詰問翁家之先有何功德後聞吾師張子畏觀察言始略知其大概先是明季張氏之祖有諸生某公生二子俱讀書立品公老不得志家計日蹙一日糊口糧米忽見客歲白銀充斥不下百萬自念書生福薄得鉅貲何以堪之遂如舊掩好將留作古舉及老而疾革始告二子命必俟危年掘以賑饑爾曹務須善成吾志倘肯告訓安存貧念子孫不昌二子泣涕受命公卒後數年適遇奇荒二子遵公治命發園坵之信然遂竭邑令敬陳遺訓額出窖救荒令故賢者正苦賑濟無術聞言大喜自曾親往檢之果得藏銀百萬盡以賑饑所活無算事竣將為請獎二子堅辭不受後某甲早行見人肩擔二筐內藏珊瑚青精水兩碑煤之屬大如杏實累累如貫珠不知何物試問何往曰送往張家去也恭逢國初定鼎文端文和兩公父子相繼拜大學士一時兄弟子姪由私第而躋顯秩者指不勝屈始知所見珊瑚等物為各色頂戴也

里乘子曰聞諸故老言此次賑饑曾吾邑教官倪陵趙廣文督其事緣毫不入私囊饑民皆沾實惠彼某甲早行見人擔二筐送往張家內另有一小筐亦或如杏實各物問此為何曰此送趙校官也者未幾其後嗣熊詔果大魁天下子孫後亦多顯宦云

方老官保

家大人又言吾鄉方恪敏公性孝友封翁以事戍邊卒於戍所恪敏年甫踰弱冠聞耗既足仗行數萬里至塞外負父骸骨歸後以布衣獲馬周之邊官至直隸總督其子勳表公保嚴官保猶子來青官保先後相繼均官總督時人榮之以為恪敏平日存心孝友之報

里乘子曰易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所積愈厚則其慶亦愈大且吾邑鉅家顯族甚多然未有如張方兩姓之赫赫者觀彼氏之祖所積之善宜其科甲至今不絕且自文端公而後一牀相傳六代翰林潘文恭公筆記載之謂古今所罕有至方氏之家自明初以及今世顯秩相承間出文人理學其先非有盛德曷克臻此耶恪敏公孝友一節已可畧見大概矣

文字竹葉

廣東某寺。一老衲。苦清修。持戒甚嚴。嘗言。月有遊方道士。日暮求宿。宿僧曰。無房。凡利...

一文錢

一文錢者。姑蘇布店也。初慶商甲乙二人合夥。決重資至蘇。貿易合脫。一紙不吝。揮霍而返...

一文錢

一文錢者。姑蘇布店也。初慶商甲乙二人合夥。決重資至蘇。貿易合脫。一紙不吝。揮霍而返...

固在此吾決不汝還矣女再三哀之公瞪目枯槁冷笑不答女慘然變色曰公不畏鬼耶如再不歸還妾將與相矣公笑曰汝從現變相是汝本來面目何何畏哉女聽言有林女袖一拂蓬髮后面帶眉突睛古出唇外長人有怨怒目相向意殊備惡公笑曰汝技止此乎汝試亦觀我變相何如相傳公固金星化身時宿眠未解酒氣尚醺忽起亦足索得復履變相而前指其發散氣向女面一噴其狀儼然如世俗所繪金星也女不禁悲嘯撲地以為雲煙頃刻漸滅竟不能復聚形矣公乃叩內室門出備告所以先是更有子出外婦不得於姑日間適以小事物給公聞公言知有變意入告媪相與破扉房門果見婦懸梁上氣尚未絕解縲以水灌之頓蘇公前與媪共視其婦一家感泣從此稱慈姑孝婦焉天明公出爐下物火之並將灰投園中以絕其患是科公登會狀官至大宗伯

里蔡子曰相傳吳門有星者決人吉凶百不爽一許陳殿撰形登會狀票驗一時神之文懿公往求推算則曰子一第已屢舉事尚望拔南宮乎死期且至矣奈何公聞而快怏無意北上及人力破其感又薄助其說前克匪勉就道竟罹公而登會狀星者聞之惶愧遁匿又聊齋誌異載元少先生曾設鬼帳一事因思古之不得志於時者或為路鬼揶揄或受小人奚落正復不少若公既見重于冥王又能氣懾惡鬼可見公平日為一人之所欽服較之尋常鬼物為伍者不同彼星者本小人之尤以公貌陋家寒病狀一躬儒不能發迹之見不待推其運加非薄是吏涼之心中之非其術數之或驗或不驗也其智識不出鬼物下哉噫

富翁子

富翁其妻雖窮窮中年舉一雄喜其兒甫周晬忽終日啼哭滴乳不食舉家憂急延多醫商治並云但求兒愈不合厚酬醫藥商立交藥不下咽束手無策次弟散去中有某醫者素專治小兒其術甚精再四諦視指統知兒固無病竊布厚酬獨留不去而展轉思維卒不窮其端矣不乳之故偶遊後園見乳母于荷池為兒洗濯衣袴蓬頭悲泣問其何泣之哀答曰妾一家老幼不下十口皆賴妾在此乳池得不得不棄今兒疾不治一棄斷難存活那得不哭醫聞是乳母其心忽動乃曰我醫也再四諦視指統兒實無病但不輸其啼哭不乳之故汝若知之可悉告吾我當設法治之若是則汝家溫飽我亦得厚酬矣未審汝知之否乳母聞之皇遽投地稽顙有聲謂謂之曰先生必秘勿告翁妾乃敢言醫曰諾乃前日抱兒戲池畔兒拋石上生螺納諸口中妾急以指掏之已饒喉際從此啼哭滴乳不食此致病之由唯妾一人知之先生慎勿多言未審果能治之否醫撫掌笑曰得之矣以好言慰乳母並誓不泄乳母叩謝而去醫持兒翁笑賀曰連日為郎君故設夜食頃思得一良法疾可立

效但不知郎君感復所謂厚酬者幾許耳翁喜拈其笑曰小兒果命壽以五百金為先生壽可乎善笑曰請益之曰倍之何如善點首曰可矣迨為翁通曉肥鴨百頭繩繫其足而倒懸之以益承鴨嘴所流涎沫若干用銑頻泡注兒口中不效許時兒啼哭頓止且以手索乳哺矣翁顧而狂喜以千金酬其醫

里蔡子曰昔揚州饒商某中指頂螺紋中忽生一紅毛根圓紅盤大于豆毛鏡如鉅蠶之痛徹心髓醫治罔效且積古方無是症羣醫無可如何相率辭去邑嚴榮基名醫也適遊廣陵商耳其名禮足於治嚴積羣醫所立方或敗毒或瀉火俱無少效默思中指屬心毛乃血之餘其色赤傷火必心火與腎水不能既濟若火動而血無所統致釀此患治當滋腎以金匱腎氣老法加減三日而毛色頓黑痛頓減又三日而毛色漸漸山再三日而毛色黃轉白越日毛隨盤結俱落疾良盡所謂醫者意也彼小兒體燥以鴨見螺必巽取其涎以瀉之故立愈証以嚴醫之法益知醫以意為之較執古方不更可操勝券乎

吳生

唐盧龍節度使李公精星學推其窮通壽夭百不爽一有愛女美且慧公推其當封夫人非公侯之命不許占鳳故及并猶未字也有吳生者固世家子素游惰而性儂巧故欲繫援又不敢遽通媒約密以百錢賄日者為捏造一極貴之機書于紅牒乘公出行故犯幽簿公怒叱虞侯拘至與前屬屬聲問故生叩頭曰小人以貧困不能自存持占休咎於日者謂貴不可言自念一寒至此何由致運緣賴所評命紙沈吟猶豫不處節誠忽臨致誤留他罪焉死公索許牒推之命良善顏已頓盡詳結世族大喜命載之後車歸為黃沫吏夜問舉妻否對曰以貧故尚未婚配公益喜遂益吉以愛女妻之一介措大一旦坐享富麗頓增驕蹇左右之人如而且假父贈於公久之公亦察其無他陰悔而厭薄之欲殺之苦無其法會吐著大入寇朝廷愛之詔各路節度使舉將才公遂抗疏特薦吳生固世家子素習韜略可勝將帥之任疏上召生告之生以將借刀殺己然不敢辭且伴香再拜深謝汲引及俞旨下生拜辭公內典妻訣女固賢淑以父將不利子憐心味不憐乃勉生曰男兒志在四方死生有命此行安知非福努力為之不立功歸無相見也君其勉哉生曰諾既至成所諭部曲將佐詰旦登場聞或不至者殺無赦至期一一闕集各厚犒之且笑謂將將并曰爾曹各有所長果同心戮力奮臂若處何難於滅蕃府少不更事頗好馳馬試劍敢效薄技以助諸君一笑曰唯唯願幸萬勿少遲教健兒共并一大刀至約重千鈞生乃着戎服跨馬持所并大刃下柳上揚左盃石決較如揮扇易若折枝每畢下馬毫不喘力合營嚴拜歡聲雷動質

曰公神威真天人也生命以刀懸諸營門日徒伐初生國武時吐著潘道深者偵之見生  
舞刀大驚吉播不能下深夜偵就營門舉之直如此此據據牢不能動據報以善聞之相  
顧失色君臣等議以為不早自量力強與交鋒是時骨當果仗自取死急上表謝罪願戴  
朝覲水誓不反徒歸朝廷嘉悅以李公所薦得入營在僕射封代國公以生征虜有功授  
南節度使封萬戶侯封涼國夫人至是生得官歸進為翁婿夫婦如初復女問生始知前  
所舞大刀以木片飾錫箔為之又預如式鑄千鈞鐵刀使懸營門故令其謀者偵報以識其  
心而後誠愉故也

里蔡子曰或謂吳生一生于用詐始也以詐得端卒也以詐得功亦何復猶乃爾也子謂  
必其命應如此故天膺其福至心靈向使吐著之侯應變無謀則翁婿借刀以殺其婿夫  
且不能終有其妻匪鬼婚媾能不高生危乎方入營時公雖信命竟不見為人言所傳賴女  
也能贊安命不貳安知非福一言幸中果爾塞上捷聞朝中命下翁既微龍妻亦分榮自是  
生得官歸進為翁婿夫婦如初是蓋有卒詞耶子嘗過盧生祠見題壁詩甚類翁婿妻亦分榮自是  
生得遇呂仙作此一場好夢子謂盧生若無封侯何能入夢因口占三絕以調侃之有云  
盧生自有封侯骨得那野夢一場即此意也武侯嘗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即命也否  
則命之不德而幸希非分天下之百般奸巧百般窮者豈少也哉况就用兵而論所謂兵不  
厭詐此事即揀入智囊亦美不可

姑蘇某翁

姑蘇某翁赴飲夜歸見鄰人某甲河畔磨石問何為不答再三研詰始知蒸餾神與某生  
有私通賊生來將掩執而併殺之以洗門戶之羞翁把玩其刀曰此固當殺余刀不利何我  
有寶刀如新發于劍請暫相假何如甲謝曰吾各翁天問汝曾殺人也未曰承平世界焉敢  
妄殺人曰然則汝初汝殺人亦須薄飲壯膽乃遂甲至家出酒一樽佐以蔬豆屬其自酌無  
嫌爰託如廁往呼婦告之故婦與生惶愧叩謝翁遂生曰去去毋聽生言是速翁又屬  
婦為戶婦掩甲酒前翁問尚需酒乎曰足矣遂殺刀別翁急歸破扉而入索生不得意翁滿  
池憤甚返叩翁翁笑曰良然汝且稍安賊賊老犬一言實人于妻婦不易因世一朝宿殺之  
固是快意但假之必須為官官即不免言責且須薄飲為汝計亦甚不利今為汝畫一萬  
全策婦既不身不如爾去得得其財亦可再娶不較為善否乎汝其思之甲沈思久之曰翁  
計甚善倘具父兄不肯奈何翁謂但坐以私生一事即指老夫為左証計無不諱甲如言往  
繼婦之父兄果恥其不貞懸甲處分遂將婦鬻為奴數年翁以歲饑家落丐食如養其婦者

中一日見畫掛一麗人珠冠繡裳入寺禮佛僧僕三五輩皆華服者古其繡幃立門外屏  
息耳聽其命婦少過禮佛畢麗人升堂僧見命婦後者指翁問外族連今場歸翁見其國  
閨閣閱粉墨履履其人出年可三十許容止甚都麗人謂翁是夜叔行良人感爾假假  
辭視麗人非他即某甲之弟婦也以其良人在側故此約略寒暄兩心嚙嚙不敢細說麗人命  
左右為翁具湯沐衣冠進饌以精飽滿二下兩婦更華服畢婦至翁前跪叩地翁意  
披起婦有然實曰吾妻以一時之誤被翁白骨已打去之身翁之賜也再生之恩久恨未報  
今幸相遇獲免其黃金二百兩為翁壽乃命婢列金几七榻不勝傲物出自私忱聊為一  
翁請安心寬住他日言施良人自別有醜醜也翁喜出非望凡婦所克竟不知所答唯唯而  
已先是其良人以無子命紀綱吳下賈妾適得婦歸連舉雙麟良人大喜使乳母字之前戲  
婦死婦已正位遂好其數良人富國欲圖以妻妾故適翁厚翁居此半載左右給使皆二  
八俊童飲食起居靡不稱心自不安慮故辭歸夫婦以翁年老不敢久留為具四時衣服  
裝置單裕悉備其良人又贈以三千金命僕馬送歸行色甚壯抵家後知子為人備工招歸  
出賞命其買為不數年居然鉅富往來江湖稱為大賈後子至楚北以人命株連連累官不  
能聘會堂上官處閱吳書見其子姓氏籍貫問翁是否同族翁謂是罪人之父官已預查不

日出于子殿且謂之曰汝可速歸翁而翁某生問訊矣其子再拜而出心甚德之而其知  
其幾夫念父因即平日未嘗與翁者交何得官言及此而翁聞子言深以為憂急見子  
歸翁善交其子乃述官問訊之言翁慨然曰是矣是即與某婦有私之某生也今責也耶  
遂為其子具告往其父于父慶感兩人木主私祝之

里蔡子曰

里蔡子曰本天謀蓋世間儘有使僕誠畏禍者聞之恐波及其身則必掩耳疾走矣使忠厚  
不忍者聞之或諫勸止阻而不善立高當其人威怒之下必致反唇相稽不惟不能阻止且  
可增其怨怒矣抑使浮誇好事者聞之則必幸災樂禍從旁先為揶揄信之不服矣雖本  
夫謀蓋世所不察而見死不救亦非所以體上天好生之心我不預聞于我無尤也我聞之  
固不必諫勸阻止以逆彼之驕又何必復復怨怒以助彼之虐乎某翁恣意人情謂某甲惡  
氣方強爾假刀以利其用又勸飲酒以壯其膽語語中肯甲焉得不墮其術中而于其說如  
廁俯首告婦欲謀勸阻止于攬獲慈意之中斯約可謂善矣及甲恨而返叩即直承不諱  
蓋為制陳利害畫其全甲婦與某生之能固爾翁而甲也日苟得再娶而幸此一線  
之嗣者亦出翁之賜也大抵遇此等事諫勸阻止者少復復怨怒者多有損于子而無益于  
己不知是何居心也問有能不動聲色排難解紛如翁之熟為為人從容周旋者乎子嘗謂

人心即天心也順天者昌觀翁後日父子兩父其報天心不大可見哉

余徐二公故事

徽州彭縣余公夢若名毓祥微時授徒館設甚非歲餘無實祀充夫婦持腹怨對太息公身  
僅着一敝縲袍一舊羊皮短綸雞鳴而起擬趁早燒黃短綸可得三十錢市牲酒新米之屬  
聊以卒歲獨行五里許路經一荷德約見樹林中有人影叱之不得固疑是鬼迫而視之則  
一男子投縲樹枝也大駭急解縲放地上移時頓結其自縲之由其人恠泣對曰小  
人負佃租若干主人迫索尚不急償便鞭妻相挾妻去兒在襁褓乳必死小人不忍  
妻之生離又不忍兒之短折左右思惟不如先填溝壑為得也問租值須幾錢何曰三十足  
矣公乃以短綸付之曰速將去費錢償主人慎勿出此下策其人崩角在地叩問姓名公摩  
令速去勿多言吾不責爾爾問姓名何為者其人叩頭起揭短綸而去公日歸歸家夫人問  
衣已質矣曰否否吾不自慎為八竊去矣夫人亦無怨詞及以笑言相慰時夫婦年俱逾五  
十尚無子未幾夫人竟有娠生早伯司馬兆元是年為嘉慶丙子科公領鄉薦丁丑聯捷成  
進士觀政禮部禮郎中在官有政聲坐平不苟取子不輕然語鄉人以賢者稱之後投縲男  
子質易小車欲報復德善不知姓名偏訪鄉黨慮德善非公不能姑備德善謝公峻拒之曰

卷一

若誤矣我無是也公平登大臺告歸林下易黃時早伯叩問是事曰此誠德善吾何能為大  
抵鄉人以吾平日迂方或擬議及之耳予與早伯交最晚問之果然嗟乎觀余公已事數造  
物誠驗順者可謂至巧至酷彼索道者必須錢三千若暗中計短綸之值恰以相抵少一錢  
不可多一錢亦不可在凡人處此豈能一錢不留竟如公慨然持贈空拳而歸真行所無事  
乎而夫人聞之絕無怨言及以笑語相慰亦可以謂難矣世謂行陰德事不使人知余公有  
焉後吾友漢軍徐公可司馬同巷言其尊人鐵孫觀察為孝廉時載眷存館金三十兩歸家  
途中直索通衢事價恰符館金之數亦慨以相贈徐公平生樂善不倦輩輩難逃以此與  
余公相似故連類及之而不特善也徐公諱榮而中進士由縣令起家游晉備建汀漳龍道  
柳子聞之我朝彭縣進士自余公始廣東駐防漢軍舉人自嘉慶丙子科徐公始徐公五十  
後始得子且多孫焉考終祀鄉賢名宦等祠徐公居官善政不可枚舉其最著者守紹興時  
創修塘堤活數十百萬生靈為世利稱公嘗曰吾所在有功德於民予孫必必信然公嘗兵  
新安殉難彭縣之漁亭賜卹甚厚凡建專祠私祀者數十處今其子伯安慮德善權浙江金  
華府知府次公同巷即選通判並加同知銜次春濟傳在現官四川會理州知州孫十人  
皆能以詩書世其家

里藥子曰子嘗謂天下至善之業非有厚德厚福者不能過二公福德過人故所遭若合符  
疏當其初時造物之所以試驗之者不可謂非至巧至酷而其所以報之者不可謂不厚若  
我輩庸碌無奇造物不甚留意遂亦不必試驗予自知德涼福薄斷不能幾及二公之萬一  
然不敢不勉也

杭城某翁

杭城某翁嘗時王侯而報於子娘妾甚衆年與翁相年已適曰父自念無嗣何需多金遂  
失行善事且不求人知翁年某娘果舉一雄方顯靈下賀者聲稱其物翁心頗慰兒七歲就  
傳御齊珠泉一家珍愛之無何兒環唇唇生七疔痛徹心髓症甚危殆凡精岐黃者皆難效家  
中翁若奉慈愈酬白金三千鎰諸醫延其寶商權立方平無效刻且日甚水煎不入醫謂齊  
疔最難難治此多至七枚偏指古書皆無此症靈謝無能相舉辭去翁思無策惟率諸娘  
環榻相向而泣兒僅存息一線坐待其斃而已忽有堪可於門叩求無厭翁者以少玉嬰危  
撫可之翁聞出責問者如言給媪媪合子稱謝見翁淚承曉語知兒疾曰老婦有幼兒亦患  
此曾遇其人謂名七星樓月危症也惟十二歲內小兒所下就無百餘搗餅食數之可治試  
之良效復以方傳人皆效今公子得遇老堪合是有緣敢為翁賀翁喜如媪言懸格微求凡

卷一

有小兒者咸以禁下就為爭欲求賞救之果愈先是翁聞媪言入諭於眾比出廷媪不知所  
往而所給之物固在或謂翁棄度奉天三觀音此蓋菩薩化身以旌善人云兒弱冠成進士  
事觀不仕生子子皆讀書成名至今科第不絕尚稱素封焉  
里藥子曰翁年已適曰父自念無嗣何需多金是天牖其衷也其夫行善事雖不求人  
知尤難蓋初存心固施不望報而夫必報之彼蒼蒼者何嘗昧於負人哉觀此數為富不仁  
是傷貨之說耳而天下之為富翁者聞此翁之風亦可以興矣  
左生  
邑諸生左泰年少才貌雙俊而苦無行儀翁某夫無常性方正善規人過嘗謂生曰昨至陰  
司竊觀吾邑士人碌碌者居極品壽享期于孫焉或以曾挑某處嫌致失節又與某處  
女有私于慈其玉已錫珠珠二紙紙壽二紀矣君宜自愛復福尚未可量也生聞而駭懼  
為少敏未幾故態復萌翁益甚翁見之曰日前老夫為郎君言將以為妾耶昨又見君藉  
不淫淫甚善且又愛某甲健壯某翁傾囊多命與王大娘翁若五級壽僅花甲矣不  
速悔而痛改之不可挽也無何又遇翁於途翁之曰君不聽吾言冥王以積惡多端罰僅以  
布衣然子孫亦不能顯達是真不可以救藥矣生俱浸感之既而又遇翁直達生面曰子真



不可教令死期至矣可若何始大惡惡其籍籍曰昨見冥王指君德令鬼吏推衡功過  
夫檢君德籍籍惡以寸紙書之紙片疊疊堆積如山冥王立叱曰攝君魂刑君若株且斬  
魂吏稱左某尚有善籍可抵王領之命籍籍籍籍見冥王寸紙大聲曰左某生平奉事  
皇皇本德此一善王令抵其輕重見冥王持一天平至將籍籍紙片數百堆置於左復置  
善籍於右於右權之籍籍相抵五色籍籍曰孝之為德如此其籍籍于庚命吏但刑君德籍於  
某年月日時句攝籍籍始念事籍籍留一子以延宗籍籍生聞籍籍汗如雨自言願痛自改過  
尚可挽回籍籍曰悔已晚矣籍籍不顧而去復生果如期而卒三子僅存一焉  
里蔡子曰左生幸遇籍籍籍籍避禁石以攻其疾誠為難得乃始聞籍籍籍則故態復萌且加  
甚焉一誤再誤六州鐵直不能鑄此大鐵天罰所及孽由自作夫復何怨而一念之善權其  
輕重善惡兩平在籍籍此以是一線可見天道當罰之公也信乎冥王之言曰孝之為德如此  
其感乎

雷擊二女

江蘇蘇州人言太湖西洞庭山有村曰後堡人烟稀疎多以織綉綉為業綉綉以綉綉為之  
謂綉面第一層其綉其薄如網也先是有湖州某兒每年蠶熟輒舟載綉綉至後堡販賣村  
有某媼其子外出傭工家惟孫女十二歲外孫女十四歲相依過活道光十三年六月某兒  
來販綉綉貨到村于十三歲留以守舟二女恒至舟與某子戲日久益密無猜後某兒貨  
既罄將歸以風逆不能解纜致番佛十二元納諸某舟中攜伴棧棧到村船價實託從  
舟索索不得詰詰其子報之幾死岸人食為獲獲答更疎虞不能專責乃子更無詞合淚刺  
舟快快而去是月二十四日某媼將午故以石投舟不得始出門已火忽烈風暴雨雷雷大作  
村民某甲見媼宅火起趨報媼媼罵曰促快免無妄兒人我輩火不得始出家中那得火  
發甲曰此何等事敢作敢認謂予不信可自視之媼急冒雨趨歸某兒見火焚屋內火焚村  
眾撲滅火頓息雷雨亦止入視二女手扶窗櫺踰院院中雨太陽穴各洞如破孔血水淋漓然  
流出面不改色某媼訝之輝故媼媼試共發之則豆下里之索貨存焉村民多與某媼意  
遣人馳送湖州至則某媼妻已於昨夜復獲死矣某媼歸逐復痛責其子迫迫投河到家妻  
始得其狀既痛于死又以矢背無以為生夫某媼早使俱自經云村人回始知雷擊二女  
為有由也吁可畏哉

重舉子曰或謂二女慈祥無知戲獲索貨初未嘗出於有心天之所罰無乃太刻乎予謂不  
然大抵上天好生於人命尤極於情無論二女有心無心而某兒一門由夫背絕滅淨則

決其係於此矣似此惡作劇天怒已極雖在存籍籍可惡哉

雷擊某氏子

皖北懷遠縣某媼居一子年約冠其媼為某官僕從服役勤慎能得主人意同治七年  
三月十八日夜滿二下其子厥戶為主人滿某媼一覺擊死僅總戶外媼聞之來撫屍  
哭曰吾兒某媼天子官某何罪而遭此慘也雷又震某媼某媼成婦勿妄言干神怒雷乃  
止復有人言其子曾盜販陶器錢某甲五百元甲夫婦始怒無以營生俱投環死事已隔一  
年雷始擊之尚是怒也吁以五百錢斃二命天怒之然不亦宜乎

里蔡子曰此子盜某甲錢其母不知也耶媼母之呼天為兒且言無罪是其平日貌為模  
樣不唯欺人且且欺其母矣而以五百錢斃二命致于天罰謂雷雷打老實人信然

黃本康

陳西堂言其中表清死某本康某家居忽有人持書至函登某某開折姓名與已相符  
函視之其書與子家報也略云聞汝登醫書甚甚但數年未接汝復字心甚懸念我日形衰  
老盼汝甚切汝婦醫書醫書和心勞力竭目下益難支撐若不將汝婦改歸勢必俱死然  
汝婦不忍去我亦不忍捨汝有便持寄汝知有信即給原人帶回盼切盼切汝婦去後亦  
候汝信定奪也云云本康得信心知誤投以書詞迫切不從權爾濟恐他日其子歸不免破  
鏡之悲遂備白金二十兩並其後出給來人帶回略云自違膝下無日不思白雲在天瞻望  
泣血嗚呼母歸欣慰起居康健下懷頓覺免幸叨一第急欲回家因事糾纏難過統統備  
白金二十兩託原人帶回付兒婦曾供甘旨目下蒼死不言可喻兒婦賢孝素所深位姑且  
耐貧兒歸自有料理團聚不遠決不再事稽遲致勞倚閣盼望也其母得回書以為果已也  
子者乃以二十金作資挾婦到清地但投某也相視愕然本康具陳某未及另居之並  
時日用屬姑婦安居勿事憂慮當當心為訪其子首耗復其子果領順天鄉薦回家訪母與  
妻不得歸至清死母子夫婦相見悲喜交集母為道本康高其子感與本康約為兄弟  
從此休戚相關有道骨肉本康子若孫今已相繼舉子鄉矣謂非巧合之報哉

里蔡子曰人心即天心也如誤以姓名之同鬼神使之促投其書情詞迫切不覺聞天意  
以為安得聞書者善為行機巧事務使不使雷風分飛乎乃本康果能暗合天意為金鏡  
雷雷詞不即不離極為得體他日其人果領鄉薦為母妻團聚詢知本康高斷不惟其人  
感泣即百世後耳其事者亦無不為之同聲感泣也天道報施善人子孫世濟其美不著可  
善矣

家大人嘗訓之曰爾曹客遊日多如遇生地必使僮僕同室宿且切不可滅燈以防不測因言壯年客姑孰寓某庵中時方初秋天氣燥涼夜就枕及側不能成寐自微啟見茶上秋燈光暗如螢距燭尺有咫一物從地出半身長尺許黃毛毳毳狀類獼猴掉頭望榻上氣味味然目碧色烟如貓睛其半身尚在地下聞人轉側聲欲遁不見大駭以為目昏暫所見不確起挑燈再就枕心煩躁復不能寐始啟目視之燈復暗前物復自地出聞人聲依舊處去如是者三燈光益暗前物出地益高遂不敢復就枕呼僕叩僧門告以所見僧乃點首笑曰良有之老納以君父星當無慮不虞其亦散乃爾也爰為移榻別室方得安寢越數歲聞姑孰人言前室地下故叔枯棺年久成僮戶今已掘去矣然當日幸未睡熟且未滅燈故不致罹意外患也

何相國兄弟

吾家有石屋寺在青山之陽相傳各鄉何文端相國如龍與兄方伯如申做時讀書其中窮困幾無以自存會除元闈家家祀祖爆竹聲兄弟以難備牲酒竟不能歸家度歲相對愁歎忽聞聲震如雷急出視之則青山中裂金光璀璨視皆白蟻蟻聚充其中方伯大喜以為天降其祥料運轉相國急止之曰不可君子當固窮無得此橫財不祥且安知非天之所以試汝我也子姑賴之方伯曰唯唯雖然窮甚矣第暫假少許何害遂取白金五十兩而書券投其中山傾合如故後方伯官布政時積核庫券少白金五十兩正詰責問吏忽見峭角一紙券上書某年月日何某獻大爺白金一錠計重五十兩以呈方伯大驚疑之蓋即前所自書投山中者因備述前事自如數出金價庫中一時聞者莫不稱歎觀此益信貨財有定不可苟得也相國字芝敬晚生子舌歸號西嚕老人

傳者主徵君事

山石傳者主徵君山以書畫著名一時而不肯輕為人作嘗有執友某求畫請之謀謀意不可却徵君謂畫雖難然必須筆補造化我每作畫先擇其時非遇良辰不肯下筆今重運君意約以中秋夕為期如是日天氣晴爽風定月明當準備紙筆惟命是聽其各弟姑待至其日果晴爽如所言及大喜知徵君善於乃備有酒迎典獨飲自哺至鼓罷席徵君命侍者為研墨盪研兩鋪文長玉版紙其上又取鏡界尺類紙四角請候月上東向東獨為之作畫少月出東山光耀毫髮徵君樂甚命侍者取所研墨一巨匙置旁几屏此諸人獨自命筆及遠道驚險但見徵君手舞足蹈或踊或躍其狀若狂及大驚促趨至背後以手力抱

其僕徵君每吟賦曰孺子敗吾清興奈何遂揮筆搯紙竟作龍吟友見徵君髮鬢滿頭皆墨意體汗下如雨以徵君酒醉不能強事丹青急取水為之洗滌遣人送歸所畫龍紙上惟濃墨一團大如釜日以徵君手筆不忍捐棄姑指畫度之架上一夜天陰月黑室內隱約放光急往察之見光出自廢紙始悟徵君畫果通神可惜數典中報未竟厥事也京師打鐘聲華休落感傷徵君名書卷讀以借無行辭不許借君某甲與徵君善以重金求為轉乞甲知徵君為人不敢違違又慮無以報借既思得一法乃沽佳釀招徵君飲又預作五絕詩一首將打鐘聲三字嵌於詩中乘徵君微醺自握筆書此詩屢書屢自拉葉之徵君既之而笑甲曰家有屏欲書此詩刻其上願不吝塗鴉致貽君笑時徵君已醉矣曰我為汝代筆如何甲喜曰本不敢相煩爾幸甚徵君遂索紙縱筆為之一揮數常尤勝甲請曰既蒙賜書即求署款以為遺舍光尤深欣感徵君笑而許之復甲利此三字按借榜於門徵君偶過幕前訝額著已數筆意頗美注視沈思良久忽憶前為甲書屏中有此三字始悟為甲所書遂與絕交徵君精醫令所傳世者僅婦科書顧不徒精婦科也有同鄉某各都忠忽然患頭痛經多醫不效聞太醫院某公為國手斷人生死不爽特請診視公按脈果命之曰此一月症也可速歸家料理復事遲無及矣某聞快歸歸急治任兼程旋會徵君入都

卷一

遇諸途問其歸意以疾告曰太醫院某君今國手也亟請治之某歎曰僕此歸正違某公命也乃具告所言徵君駭曰果爾余何試為汝脈之按脈良久嘆曰某公真國手也其言不謬某固知徵君不在某公下汝然泣曰誠如君言某真無生望矣某君久著和緩名竟不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乎徵君又沈思久之謂曰汝疾為無生理今思得一法愈則不任功不愈亦不任過汝如法試之何如某大喜求方徵君命歸家偏見使少所者傷體至十餘枚煎濃湯連成膏旦夕服之當有效萬一幸愈可速至都中謁某公當云何也某謝諾而別歸家如法治之疾果愈尋至都中見徵君喜慰異常趨往謁某公公見某至喜然曰君猶無恙耶某具以徵君所治之法告之某嘆曰傳君神醫吾不及也吾初於汝疾係腦髓虧耗按古方唯生人腦可法顧萬不能致則疾亦別無治法今傳君以健少傷體至多枚代之真神手吾不及也若非傳君汝白骨寒矣謂非為鄙人所誤耶然則醫難小進攻之不積是以人命為兒戲也吾尚敢業此哉公遂某出即已休閉門謝客絕口不復言矣

里蔡子曰子幼時喜玩徵君婦科書見前腫載數則今刻本已不載矣猶憶徵君所為鮑叔有徵林如天散身如雲登天抱雲散遺像身之向嘆其不愧為才人吐屬後見得所著鮑叔紅龍全集閱之多不稱意或謂徵君稿多散佚其為紅龍集乃村僧妄綴為之是或

然鐵傲若者蓋傳者甚少予嘗見方子箴方伯藏所書大草立幅筆意在張顛末顏之間洵可寶貴而畫則未之見也  
畫在京城與予曾同遊琉璃廠見青主墨畫牡丹立幅甚精妙予皆以京錢二十千購得之方子箴識

里稱卷二

謝若齋主者

陳太封公

山石陳新相國文貞公祖也家資以舌耕為業年至不惑計累歲所積積金共四五十金儲小艇十餘枚每夜燈下一一摩挲聊以自娛極嘗戲而揮翰之亦不以為悔也村有族子某困既無以自存素知翁所積嘗伏窺之欲眩竊竊取而苦無間一夜媪啟戶如廁某乘間潛入檢知積金固置褥下急操手暗中摸索翁睡固未覺覺而擊其枕就墮坑取火燭之見是某大驚乃為其獨微聲問曰汝何為者奈何作此醜事為宗族羞某愧且懼答曰感某飢寒文迫實逼處此窮曰汝休矣遂取所積金盡付之屜今遂去好為之我不汝取也某不違叩謝急急出金徑去翁乃大覺呼曰有媪媪聞急返問如何曰適有賊入室已驚覺矣木知失物也知命媪媪之偏察惟失積金堪色懊怨翁謂得夫有命反慰媪之時翁方苦無嗣自後媪忽有娠連舉數子家亦漸裕某自得金後勤儉經營居然小康娶妻甚賢某嘗向妻述前事欲報翁德若木得當會我將登某防盜獲夜起偵伺時月明如畫見二人稱媪行行陌間意是盜瓜巨者姑屏息視之但聞嗷嗷小語一曰在此一爭曰否否吾審之嚴確畢竟在彼不在此君如不信改折枝插之十日不枯便驗真偽一人曰諾又相將行數武插枝而去某知二人為形家者流急跡其插枝處固已折購之業留心藏之某十日其枝不枯大喜商之妻將謀其妻兒之曰吾憐小人得得吉境恐無德以堪之君當言欲報翁德聞翁所葬地甚凶特謀改葬不如即以此穴相贈我親附葬其旁足矣某曰汝言良是但翁長厚明言相贈彼必不受奈何妻沈思久之某忽躍起拊妻背笑曰得之矣翁昔葬地極穴不深我所見趨宵夜人聲我兩人潛為遷葬附觀其處仍將舊穴填好不使翁知不亦可乎妻曰善遂如言部署訖而翁竟不知也越歲相國生以年少登科甲躋顯秩翁年踰七十妻亦老矣每春秋展墓而在舊穴凡稱形家術者皆謂此地子孫不當發跡又有為翁孫者謂某之某地最吉如改葬其善於此翁亦喜欲之以前事恐某介意及報於戚戚復另擇數處皆云不吉不得已託人風意於某某笑曰若然則小子已代翁改葬久矣遂兒轉向來入告其顛末使轉道翁翁激往謝酬以重金不受再足形家相之說謂封葬之地乃伐石封墓氣象最尊不數年相國入閣果如形家言

里孫子曰此金鐵杉太守為予言若云陰地不心地觀陳封翁之遇族子某所請陰德者非耶若某者亦可謂善於報德者矣聞某親附葬其旁至今子孫亦甚繁行且多顯其在

翁與某一則施德不望報一則失德不志報兩賢相過皆足以風也

劉封公

山東諸城劉封翁素饒於財值歲荒斗米十錢民不聊生封翁計權厚資饑民未必甘心坐視而不發難者遂決意毀家救荒活人無算後其子文正公統勳孫文清公耀相繼為宰相曾孫文恭公鏞之官至尚書任官科第至今不絕會謂為善之報

里蔡子曰封翁決意毀家救荒可謂卓識向使封翁當日稍事隱吝其家業亦未必能保反得為富不仁之名由是觀之入不亦樂得為善乎哉後直隸寶坻李翁翁家救荒大畧相同于孫科第仕宦亦一時稱盛

程太封公

江西新建程太封翁性耿介躬明自食其力娶太夫人某氏并日親操雖難苦有善五蛇桓之風後家道日裕夫妻力行善事所製升斗俱有模底糶則加板一層糶則去之晚年益貧累萬兒孫悅騰雙慶古稀是日感靈畢集太夫人受賀畢忽入房端坐仰藥而逝時方暑月舉家悲泣惶恐無措以天熱不能備禮草草殯殮又慮被人口實倉卒葬於田隴後有形象過其地見之嘆曰此吉穴也必熱葬易於得氣于孫科第乃速且貴不可言不數年間其孫

卷二

二

晴峯先生高來早未進士官至兩湖總督曾憲先生林米中成翰林官至浙江巡撫曾憲先生生與米庠辰翰林官至江蘇藩司東撫巡撫其他曾孫科第仕宦至今不絕益服堪輿之言不誤

里蔡子曰予嘗謂天生吉壤非福德兼隆者不能高如葬不得法即發祥也亦不遠程太夫人仇儼其教子孫賢孝向使非變出意外其家決不肯草草殯殮倉卒葬於田隴可見其仰藥時正天之使其高此吉穴且使葬之如法也吁吉穴詎可妄求哉

倪封公

吾皖望江倪封翁為濠方伯之父次郊大令之祖也嘗各金陵有星者善觀氣色決吉凶百不失一相公之面潤氣色暗晦不一月善終倪早歸部署選則無及翁聞之心甚快快息買舟歸過蕪湖磯舟江游薄暮登岸野眺見一少婦抱嬰兒垂涕臨江意欲投水公問汝何人欲尋短見婦拭淚曰妾生不辰良人嗜博昨賭敗料驚妾以償博徒妾上難捨慈姑下難拋幼子履轉思維不如一死公問身價幾何曰言定二十金矣公曰此亦細事汝第抱子回家我明早攜錢給汝夫償債可也婦猶疑不信公指江為誓並問姓名及里居甚詳婦具告之拭淚叩謝而去公歸舟成榜人勿遠解纜天明復數十金訪至婦家婦正盼望見公至

大善願謂姑曰此即江干所遇善人也公惡命其夫徧招博徒來為償其費且戒以後勿再與其夫同局免致夫妻分離命姑諾連聲稱謝而去公又出銀三十兩付其夫曰此給汝聊為生計汝好為之一家數口庶不致凍餒汝婦賢孝奉養而敬之不揣冒昧願寄為告女子歲常上下往來過此必來問訊有無尚可相通也一家聞之環拜地下叩公姓名以便尸祝公笑曰久自知之復公過蕪湖必往探之舉家奉公如神明其夫已戒賭善權子母居然小阜矣越歲公再如金陵訪星者詰其言何不驗星者見之驚曰公陰德較滿而不惟延壽後福且不可量問別後作何善事公殊茫然嘿思豈即蕪湖救婦事乎再十二年乃終年已將八十矣次郊大令為子總角交嘗歷歷言之最詳

里蔡子曰淮陰侯謂公小人也為德不卒觀倪封翁既為償博資又給銀使為生計然則為德能卒斯真君子矣越歲星者再見公驚謂陰德滿而不惟延壽後福且不可量謂云相隨心變置其然乎

李封公

吾皖合肥李五泉封翁文道先成進士生平為於天性躬行君子也官刑部提牢時例各回每飯一勺公敬飯必期滿勺生熟必親嘗之又自捐米煎粥以濟晚飯後收到人犯獄

卷二

三

中瘧疫易作公慈切為大禱於神因病俱起又預製藥材以濟急夏則捐蒲扇每秋各司捐棉衣公於每所更添棉被十二條以備病犯發汗養病之用種種善事不可枚舉公著惡聖敬帶二種上卷貫垣紀事下卷村居雜業每事各紀七絕詩一首予多採入詩話而貫垣紀事一卷不惟可備掌故而後之人踵而行之功德真非淺鮮所謂良於勿善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封翁有焉

里蔡子曰聞之蕭山湯敷甫相國云凡事實是求是即是為聖為賢學問觀李封翁官提牢時所為真可謂實事求是矣由是推之其平日居心行事可知似續顯貴方與未父其所由來者不信而有徵乎

葉封翁

吾邑葉封翁鳳奎生性孝友慷慨好施母抱痼疾手奉湯藥者五年如一日弟客塞外乃短衣匹馬出關見之手足把膝歡喜過望兄宦富無嗣僅一女年復所遺官署願死一以付女或謂宜少留作歸柩費公謝曰女為兄鍾愛何忍較錫錄傷骨月情耶遇親及貧者不吝推解有商履急者必展轉轉資以應生此負累積千金隨奉盈寸人甘心負約飢焚去方壯年以事泊鎮江見鄰舟一少年色傑雙手持祝飲泣詰之哭曰家姑從親故丐數金被盜路

絕只合仰祭死公奪歸江中。招之同歸為指實便還生平好善不修多類此公之長子樹  
南官湖北知縣次級嗣。已未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次樹棠即遺教樹次元。平南副參  
人。次樹榮。已丑進士官工部。走田司郎中。子香游。公視如子。子又與諸郎友。友如見氣  
故得備開公總行云爾。

里蔡子曰。葉封翁存心忠厚。見人之急。不惜轉為濟之。篋中備券。恒滿。負約者甚多。  
亦不與較。以故寄居。蜀中數十年。貧累不必言。游。蜀。日。就。故。鄉。前。輩。事。就。說。不。休。真。不  
愧。先。正。典。刑。此。補。捉。生。吏。部。所。撰。新。行。卷。中。數。事。其。居。心。待。人。亦。可。概。見。矣。

黃勤敏公

乾隆某科。當黃勤敏公。左田。鐵入。關。坐。某。字。第一。號。華。某。見。院。門。外。一。女。郎。頭。來。窺。鏡。訝  
之以。文。場。那。得。有。女。子。至。此。試。危。坐。以。境。其。異。更。初。柳。女。未。盡。數。似。欲。進。就。而。不。敢。亦。公  
素有。膽。勇。追。而。察。之。果。一。女。郎。亂。頭。粗。服。而。容。色。妖。麗。頭。帶。香。心。知。非。人。因。大。聲。叱。問。何  
處。故。應。到。此。何。事。女。故。從。頭。變。曰。妾。沈。沈。沈。沈。命。於。帝。特。來。尋。弟。某。生。索。命。尚。書。公。請  
賜。垂。憫。學。阻。妻。路。字。某。公。念。某。生。為。同。鄉。社。友。倘。敢。女。去。性命。休。矣。又。以。女。稱。已。尚。書。公。體  
益。壯。遂。謂。女。曰。某。生。係。我。故。人。有。何。負。汝。直。為。我。言。之。女。視。然。曰。妾。某。氏。父。何。生。因。做。粗。糲  
里。蔡。子。曰。故。來。先。生。博。學。能。文。儀。徵。相。國。阮。文。達。公。任。所。賞。識。子。錦。冠。游。游。獨。及。見。之。時。先

卷一

四

至。某。家。屢。以。游。拾。批。會。生。失。偶。指。天。信。誓。聘。妻。為。繼。室。決。不。相。負。妻。信。為。真。且。從。之。來  
住。年。餘。屢。便。通。姦。但。漫。罵。之。妻。既。體。弱。又。力。促。之。生。遂。絕。跡。不。和。且。論。婚。某。氏。置。妻。不。識  
無。何。某。將。分。桃。又。詰。知。其。由。往。告。生。堅。不。肯。承。父。歸。何。妻。力。疾。自。殮。生。門。將。而。詰。之。生。預  
戒。門。者。拒。勿。為。通。喜。道。進。無。歸。乃。投。環。死。女。且。泣。且。訴。曰。人。孰。無。情。似。此。薄。情。誰。必。報  
之。公。曰。汝。言。固。是。然。寬。宜。解。不。宜。結。論。生。負。心。不。特。汝。知。恨。九。原。即。爾。者。亦。無。不。報。但。能  
我。死。又。不。忍。坐。視。不。救。我。今。善。善。一。個。得。之。法。必。使。汝。心。服。汝。肯。從。否。女。曰。公。試。言。之。曰。汝  
與。生。以。怨。終。因。以。恩。結。生。固。難。殺。汝。須。念。當。初。恩。好。姑。寬。一。饒。當。今。生。對。汝。善。善。約。足。場。後  
負。刑。論。汝。父。請。罪。仍。定。窮。塔。其。請。汝。肯。歸。其。祖。堂。姑。為。繼。配。所。要。某。氏。子。先。稱。為。汝。子。某  
生。倘。責。贖。結。典。先。當。及。汝。並。請。高。行。僧。道。誦。經。超。度。此。似。庶。可。稍。紓。汝。恨。汝。意。云。何。女。俯。首  
沈。思。良。久。曰。某。當。一。違。公。命。但。未。免。微。俸。某。情。郎。公。乃。呼。生。至。見。其。公。附。耳。曰。某。死。公  
先。數。其。罪。汝。具。道。其。罪。得。之。法。問。生。允。否。生。學。術。諸。端。遂。聲。曰。謹。如。公。命。並。向。女。叩。首。已  
絕。女。罵。令。起。曰。君。休。矣。非。過。貴。公。委。與。君。一。重。公。案。不。知。幾。世。方。罷。了。結。也。場。後。公。恐。兒。女  
習。生。往。農。家。訂。約。婚。其。餘。一。如。所。約。是。科。公。與。生。俱。獲。復。公。官。大。宗。伯。某。生。官。至。河。帥。女。封  
夫人。

里蔡子曰。某生性情已甚。危之臨。身命。原。是。屬。得。之。罪。本。應。責。公。為。之。調。停。竟。有。怨。其  
結。終。可。為。多。情。矣。或。曰。某。生。福。命。故。所以。能。過。貴。公。力。為。調。停。雖。鬼。極。厲。亦。無。如。何。子。曰。此  
兒。是。某。生。數。傳。而。免。向。使。不。過。貴。公。又。將。奈何。即。過。貴。公。而。袖。手。不。為。調。停。人。將。奈何。福。命  
雖。好。可。憐。乎。况。福。命。有。不。能。盡。如。某。生。者。乎。又。人。傳。傳。古。今。善。惡。各。處。隨。處。無。不。獲。報。少  
年。聞。此。亦。當。有。以。自。警。矣。

張叔來先生

嘉興張叔來先生。廷濟。乾隆。丙。午。秋。歸。隱。居。武。林。故。事。或。期。多。有。積。難。物。種。各。需。求。售。者。某  
甲。至。張。寓。實。德。去。時。道。布。帕。一。內。裹。香。燭。十。錠。先生。見。為。同。鄉。某。生。捨。去。默。藏。不。言。少。選。某  
中。晚。歸。來。某。甚。喜。意。謂。之。某。生。想。其。面。以。為。誰。已。將。所。友。購。而。贈。之。先生。急。出。排。解。且  
謂。甲。曰。而。物。固。吾。所。捨。棄。將。去。市。物。而。勿。為。匪。人。也。以。好。言。勸。慰。某。生。勿。與。甲。較。復。自。解。囊  
如。數。付。甲。甲。大喜。感。謝。叩。謝。而去。先是。甲。以。林。連。連。得。香。燭。廿。餅。便。可。釋。歸。甲。解。囊  
友。僅。得。其。半。餘。俟。後。物。以。足。其。數。自。計。夫。繼。父。罪。其。釋。則。已。不。欲。生。蓋。亦。將。問。諸。水。項。矣。乃  
是。科。先生。發。願。越。六。十。年。道。元。丙。午。其。子。慶。雲。字。樺。村。亦。登。賢。書。第。一。士。林。榮。之。  
里。蔡。子。曰。叔。來。先。生。博。學。能。文。儀。徵。相。國。阮。文。達。公。任。所。賞。識。子。錦。冠。游。游。獨。及。見。之。時。先

卷二

五

生。年。已。逾。七。十。身。傾。而。衣。冠。甚。整。語。言。和。婉。望。而。知。為。有。道。之。士。即。此。一。事。亦。可。知。其。胸  
次。超。絕。迥。異。流。夫。以。香。燭。十。錠。而。得。兩。解。元。似。此。便。且。誰。不。願。作。但。苦。臨。時。各。財。難。捨。也  
或。曰。道。物。弄。人。甚。巧。安。知。是。科。非。同。寓。生。解。香。燭。中。即。生。此。事。竟。為。先生。奪。去。余。子。無。當。矣  
曰。信。如。君。言。以。夫。道。斷。之。固。應。如。是。

姚孝廉

吾邑姚孝廉。某。敬。介。聘。正。誠。為。不。識。某。科。秋。試。苦。無。實。務。政。期。既。過。無。所。為。計。忽。夢。父。責。其  
何。不。赴。試。姚。以。無。資。對。父。曰。上。帝。以。汝。為。人。不。識。今。科。應。子。一。第。我。三。日。內。於。東。門。外。紫。來  
橋。下。購。法。元。寶。一。枚。汝。勿。懈。勞。甚。道。日。味。爽。自。往。見。物。勿。使。旁。人。拾。去。也。汝。須。謹。勿。忘。姚  
應。後。初。以。為。妄。言。又。疑。父。責。責。其。道。則。不。奈。詞。色。甚。怒。而。其。之。計。始。佳。即。不。得。何  
害。有。報。者。某。亦。喜。括。兒。家。於。東。門。苦。熱。早。起。跪。地。連。日。眼。通。其。門。環。繞。傍。傍。不。解。其。故。試  
叩。之。姚。附。耳。道。以。夢。告。且。曰。今。已。二。日。矣。明。晨。再。須。一。位。知。者。無。須。此。是。矣。故。姚。相。告。得。否  
不。可。知。但。須。秘。之。勿。貽。外。人。笑。抑。不。慮。其。據。奪。也。堅。為。再。三。而。列。甲。竊。屢。嘆。其。迂。遂。以。錫。鑰  
元。寶。一。枚。將。送。置。橋。下。始。姚。以。供。一。充。適。有。友。來。訪。得。履。屢。中。友。去。如。知。某。置。橋。下。語。且。入  
賊。賊。竊。鑰。出。東。門。去。須。臾。而。返。喜。容。可。掬。甲。戲。徵。其。因。曰。今。晨。可。得。寶。石。姚。點。首。笑。曰。得

之矣甲戲相質益腹實之因密遣人伺姚歸作何部甚少選復命曰姚不知何處得一元寶業元鏡若干半作家用半作川資定於明日買舟赴武矣甲大駭試啟履視之則錫寶依然尚在也急結紀綱則曰昨曾收某戶納粮元寶一枚置篋中公未見也耶甲瞪目頓足叱曰豎子誤我矣奈何蓋甲啟篋取寶時初不虞內有異而誤攜以去也急往姚處細告其詳且索返璧姚讓之曰我以公長者故敢實言相告今乃飾詞詐索何無賴也甲語塞姚是科果領解歸

里蔡子曰姚本廉平日為人祇取介辭正誠萬不欺八字天固已實佑之矣觀其對稽吏附耳密告所任亦可見其坦率乃某甲戲弄腐儒方自喜其得計不知己方戲弄人而天即藉之以戲弄己乎吾邑嘗承平極盛之時凡精吏之居室衣食珍極豪華享用過於王侯揮擲阿堵物如泥沙然不甚愛惜料此等不甚愛惜之物以濟寒嗷最為得當吾兄笑某甲誤真為廣之復公然住索返璧豈極其多嗟乎造化照相正人騙罰校吏亦何巧哉

某公分校

某公分校禮閣夜閱一卷文甚平庸方將棄置忽聞窗外誦云火樓火樓婦婦徐表裏兼燭道且爾與我聲甚宏朗怪之復取前卷細玩真無佳趣又棄置之窗外誦如前三置三誦異

卷二

六

而伏窺之見一僕丈夫亦面長類世所塑漢壽亭侯後隨女子徘徊月下知此一卷必有威德事更加評語呈屬並將所聞所見說達主司主司夜閱其文頗不愜意而窗外亦聞有朗誦前語者窺之果如某公言遂拔殿一軍榜後其人謁見房師公謂吾之所以取君者以德不以文君究竟作何威德事其人答言無有公因述所見聞其人恍然嘆曰是矣先是計偕北上舟泊村市會市有火災甚烈時已夜半聞有人踉蹌上舟敲戶視之見一赤體裸躄伏階處差憐堪憐乃脫衣裹之呼人船房避寒婦人圍少父問知其夫亦係孝廉益敬而矜之東燭連且呼與送歸又以跡涉可疑頗相細觀且道今大歸以故期既迫匆匆解纜復事不知如何意者令科徵傳其以是乎言畢空問一同年生崩角在地感且泣曰吾通矣吾通矣吾即丈夫是也後君言被圍其釋今而後乃知世間真有伏果公而天道之果不爽也公聞之撫掌稱讚謂非威德君子焉能若是乃命兩生歸交歡逾月後同年生旋里喜迎婦歸遂為夫婦如故

柳塘願報

里蔡子曰其人與大夫出自同門又同時謁師足見造物暗中聯絡之巧何嘗憤憤即味神所編之路實積大似古語詞斷非凡人所可擬議

道光乙未科湖南鄉試某生寫七律一首於卷上曰千里來觀上國光卷中潛被火災傷半生只為滄三女七馬雄雉貼五場始信紅顏為鬼魂從黑地結鴛鴦而今改告青雲士休道殘花豔且香聞此生在開得狂疾尋卒又浙江丁巳補行士子乙卯兩科鄉試一生八闈在號壁題二絕句辭華大呻一聲而絕詩曰記否花陰五月時倚欄偷賦定情詩而今觀試秋風冷落灑羅鞋君未知黃土無情玉骨眠可憐歡香秋煙何須更織登科記修到鴛鴦便是仙此兩生事皆劉小營司馬親見者嘗以告予予弟當以為戒

吾鄉後生

吾鄉後生鉅族也少美風儀才華豐蔚甫成童入邑庠女老均以遠大期之父為金匱縣令生隨任讀書下帷攻苦自謂科名可拾芥視之也縣紳有某公者與學時以賤賤今奉檄率舟役籍沒其家生亦偕往紳有名園樓花草竹木之盛亭臺池館結構極工生乘間一游正沈覽間瞥見及笄女郎稱奴入山洞去意其身藏珠寶坐躡跡追之既入洞以袖拂女郎面諦視之蓋絕色也心動迫與求合女怒叱曰汝何人也我乃某紳之女汝敢犯也耶生冷笑

卷二

七

曰汝某紳女豈不畏我張公子耶汝又有罪我知汝身藏珠寶得矣在我把握汝敢不畏我耶女益怒曰吾聞罪人不等體之訓也縱父有罪何預我事即身藏珠寶一弱女子能藏幾何況身藏之物法所不禁汝又將奈何我耶生恨其語不遜勃然怒曰汝謂我奈何汝不得我偏要奈何汝看汝又奈何我也適叱眾役執去女震夜夢中內重私小結束且腿及行履幾至不留一瞻見女胸乳裝發肌白如玉竟體所藏寶貨及他珠寶無算生撫掌大笑搜掠囊篋而去女羞忿泣泣遂投環死越歲秋試生入闈各營起軍甫畢將東燭結真忽聞悉罕聲見一女子寥寥八視之即紳女也大驚攜卷踉蹌欲逸女搔手媽笑曰輕薄兒何其怯也幸非福君者何適對生察其意不惡心稍壯叩其來意女笑曰君畏妾豈以前事未能去懷耶以前事論之君固愛妾非有他意可惜妾命薄耳妾不幸枉死命也於君何尤且稽君冥薦前程遠大或君愛妾私意特來預告今科必中魁選惟首紫中權道尚尚未通必如此修飾方為完璧生細思之良然果如女言重加改訂女益為斟酌數字始稱盡美盡善女笑曰得之矣二三場好自為之但求無弊便可高枕坦卧靜聽捷音吾去矣故然速逝生悵然神疲者久之深感女意又自悔前事未湊未免薄情太甚然已無可如何矣及揭曉果中經魁時生父已罷官家居聞生闈中事竊幸女不念舊惡既得捷報老懷愈增快慰賀客







屏風詩第一首... 花堪結... 其同... 始以... 既遇... 偏添... 惟看... 十數... 古以... 此為... 已一... 釀... 地... 再... 自... 謂... 唯... 歎... 窺... 上... 池... 花... 自... 慶... 將... 何... 汝... 一...

自廣寶... 謂是... 唯而... 歎地... 窺室... 上境... 池酒... 花... 自... 慶... 將... 何... 汝... 一...

生聞而... 言江... 滿... 好... 分... 日... 謝... 心... 也... 耶... 若... 四... 各... 宜... 降... 如... 者... 華... 此... 為... 此... 卜... 幾... 故... 禁... 新...

宜... 降... 如... 者... 華... 此... 為... 此... 卜... 幾... 故... 禁... 新...

無頂作兒女子也。越日即白江妃為生祖饒奪其果集。江妃自倚玉筍命妃雪散梅花  
落曲以送生行。妃雪低鬟故容。曼音歌曰。昨日梅花開。今日梅花落。明知花落時。何不早行  
樂樂樂。送君懶勸白玉杓。開南華。舉座相視。皆有離別可憐之色。人命再散後。關妃雪  
以綉帕拭目。欲社再歌曰。今日梅花落。明日梅花開。花開原亦賞。盼君早歸來。來來來。待君  
滿飲黃金杯。歌畢。眾皆稱妙。謂後會有期。此歌定徵佳釀。足以破涕為笑。生起作別。江妃賜  
明珠四雙。南昌夫人以火各有所餽。妃雪又取前羣仙所賜。並自脫金釵珠珥等物。以錦帕  
裹好。納生懷內。招玄鶴一隻。與生並坐。自送生行。駕閉目勿視。但聞鶴起空中。耳畔風聲習  
習。約一炊許。妃雪呼曰。止。生啟目視之。人鶴俱杳。身立郊外。距家門不過數武。趨至家。妻  
見之悲喜交集。先是生夜出。逾日不歸。館主人疑其歸家。既而妻使人招生。始共詫異。妻鍾  
氏美而賢。檢生衣物俱在。又以生好為狹邪遊。疑有所脫。姑置之。至是生具述所遇。屈指流  
連將兩月。共猜遇仙。因騙江妃及羣仙像祀之。生乃出所贖各物。據實數事。已得實鉅萬。嘗  
田宅。舊僕媵。居然大富。惟念妃雪不置。託故仍如舊館。潛訪其處。青山白雲。茫無所有。惟老  
梅萬本。接葉交柯。無數野鳥。迴翔翔於其間而已。歎息涕零。而返。越歲。生方家居。忽有道士  
士欽闖來。自稱覽陸山人懷中一嬰兒。解以授生。附書一紙。生折讀之。云。自阻光塵。願

卷二

十四

已十歲。聰慧絕倫。自製中喚歸拜母。妃雪笑撫其頂曰。兒有母覆育。忘所自出矣。妃雪和婉  
惻靜。生妻亦愛好之。不與爭。而妃雪則每勸生就妻。其平居與人無異。惟備食瓜果。絕  
不嘗煙火物。臨下謀而且惠。每遇失物。輒知盜自何人。藏于何處。即使其人自行獻出。畢戒  
生勿計責人。以此奉如神。眺且畏之。生嘗問覽陸山人。知為羊真人。樞因問真人至今尚  
與羅夫人相聚不。曰。仙人眷屬。與人世恍惚不同。大抵仙人相交。以神不以跡。相接以氣不  
以形。交以神者。千里不啻一室。即或有時相聚。則以氣相接。而兩情融治。真極網羅化醇之  
樂。不沁人世。必甚甚。而後謂靜好。林第而後謂恩愛也。生聞之。恍然頓悟。因求授神交氣接  
之方。妃雪笑曰。汝根基淺薄。何遽欲作神仙。功課耶。生問神仙功課。當從何作起。曰。當從善  
事作起。凡人能行百善者。可登上壽。能行千善者。可作鬼神。能行萬善者。可作地仙。如能行  
十萬善者。則可身超三界。而為大羅天仙矣。君其勉之。生極為首肯。自是力行善事。時毓仙  
十七歲。已入翰林。弱冠與李長南。奉勅迎養。生方求學道。不樂遠行。遂與妃雪留家。惟鍾夫  
人一人。前往妃雪寄金刀二柄。毓仙感之。以備不虞。後果遇盜。見空中有金甲神擁護。盜  
不敢犯。又嘗過洞。度大風。賊天。覆舟甚多。金刀忽躍出匣。化二金龍。夾舟泊岸。刀仍自還匣  
中。毓仙知母仙人。焚香禮拜。而珍藏之。生幼好學。著作甚富。垂老孜孜不倦。彙集全稿。將謀  
付梓。妃雪取而火之。笑謂生曰。君一生徒務虛名。不知名為造物所最忌。古今享大名者。境  
多蹇塞。不如藏拙。為子孫造福。生以舉生心血。一旦焚棄。殊甚悽惜。而已無可如何。只合付  
之一笑。從此專心致志。與妃雪講求玄理。初教以按摩吐納之術。久之。漸能辟穀。年過八十。  
面貌居然少年。妃雪將七十。望之猶如處子。時毓仙長子。年十八。已入詞館。次子。年十  
七。亦登賢書。毓仙皆道回。事毓仙。大喜。自為擇婦。皆稱嘉耦。年各舉一子。祖父母出與  
孫兒。婦相若。不知者。多以為昆季兒。若馬。妃雪笑謂生曰。古云。人老成精。若我輩。久恩世  
間。雖不成精。亦難免人稱。不如撒手為高。生亦為然。乃作遺訓。付二孫。夫婦衣冠端坐。含  
笑。頭毓仙。已昏。卿京師。聞星夜奔喪。歸葬。并棺。若無物。人多以為尸解。前白梅  
自復花開。並華。家每有善慶。結實愈多。子孫至今。猶以之占休咎焉。  
重舉子曰。神仙未有多情者。觀江妃之試。氣生以其用情之專。乃許永塔。遂好足見神仙  
眷屬。不能忘情。必謂七情俱絕。始可入道。吾不信也。至妃雪教生求仙之方。惟在力行善事。  
然則求仙。並非甚難。特患人不行善事耳。何物能生。得此奇遇。未賴不老。含笑同歸。東去  
分明。得勿令劉阮羨哉。

卷二

十五

予嘗澤州冬夜與陳景堂家寓少我司馬倪次郎刺文圖繪滿室各近先德景堂其祖  
煥文公禮章少而請律每在幕府辨公惟其祖母沈太君內助行善御下慈愛感佩有過  
亦不肯以疾言遽色相如老年奉佛茹素子孫進甘香悉却之但偶食燥爛數枚而已鄰有  
某甲走無常當陸司見有房屋一所金碧輝煌內設龍頭几杖各物陳設精潔門上橫額  
曰壽甲故不識一丁不知云何惟見額曰虎標標榜數條然熱亦不問其何意意一人  
來甲試叩志其人答曰此陳十八太娘之弟也君未知耶十八者其相行太娘者其上稱也  
後為沈太君逐之為之休然遂不復食燥又言其外父清苑孫翁少遺伯奇之厄卒能以  
至誠感化復出而瑣律每閱是書細意平反嘗夜禱告鬼神倘有冤屈乞於學子相示要善  
相相助行善惟恐不及夫妻於惜貧甚老而道篤至今子孫科第相承勿替人為天之報  
施善人為不爽也少我言其祖母太君好行善事愈老愈篤巧者求食必熱而給之或叩  
其膝曰饑寒冷食最易傷人況若曹飢飽不飽腸胃疲敗若滯以冷物必速其病是非行善  
適所以害之也聞者稱善是為給食丐人之法次邪言其本生祖母某太夫人性慈善平  
生於孤位寡敬老備貧無微不至冬月遇窮凍寒冷解解身所者佛佛濟予之已則惟自忌  
凍雖子孫不告之此所謂陰德耳鳴也是與予曾祖太君純相類初曾祖父石村公由

卷二

十六

故貢中順天南元大挑知縣既就職官高郵州學正嘉惠士林州人至今稱頌考其任所  
官憲蕭條時先王父問免公尚未成竟曾祖太君扶掖孤孫歸里親自謀殮日僅薄能  
充飢而已以家道寒涼并日躬操並於荒山自鑿地開鑿竹篋篋不憚勞苦性極慈惠通貧  
苦家設法調濟雖忍飢耐凍而不辭也既先王父挽秋關報至適假太君在園種菜就園居  
止太君笑而指示之或謂此即太夫人也報人相顧詫嘆自是日用差給太君冬月皮衣但  
質以濟人先王父為之贖取一至春臘入付典庫矣平居則先王父居官為人之進費以廉  
正慈愛為本故先王父官莫不履屐安仁安福會同等義不名一錢見背後幾不能辨繼同  
時邑中多顯宦歸時類獲重資不幾何而復嗣嗣嗣華慶為慶其田易主矣而吾家寒素困  
如故也假太君既先王父祖太君謹其遺法猶若畫一至奉生先王父太夫人性慈惠和氣  
善屬善屬善善平居自奉儉約家大人好客客至必親之禮又豐饌不少各處村墟為  
先王父執杖問米鹽等物或以告先王父先王父置若罔聞之則曰此細事我所失有限若曾  
得少沾潤不無小補一經道破不致變生事外倘他人聞之相戒勿納是絕其給使之路  
彼將何以自存耶鄉黨賢之至今猶稱道弗衰昨于歸自京師家大人訓之云孫中有扶賢  
處先王父先伯曾陳太君降壇謂同席上帝幼柱先王父為主臨老人先伯曾為西臨老人同

在北海鎮守海陸三年無過例當選據今三年矣又未知量移何若也惟予小子不肖因備  
前即不自奮勵少選願稱增光東壤以慰在天之靈清夜自思能勿愧乎能勿勉乎

其人

吾邑明季有吳某性至孝曾兩到左右臂廢父母疾家貧販魚為業父母所欲必竭力奉  
之甘苦無異他日販魚歸見道左一兀兀兩足自縊以下環以上層層無完膚膿血狼藉  
莫不可過行路者掩鼻而過吳獨顧而嘆息心竊憐之兀兀叱曰汝何為者顧吾足而嘆得  
勿惜厥我耶吳謝曰吾吞吾子之足創也而憐其不長於行恨無術可以療之何惜厥之  
與有焉笑曰如此善善爾我患此數十年經多醫無少效食謂必得一義士挽而救之患嘗  
曰汝果善而憐我能如醫者否姑一試之可乎吳曰此患而不費果能已子之患快莫大焉  
有何不可乃遂伸兩足顧謂吳曰來矣請嘗試之吳面無難色果伏地次第跪然但覺芳香  
撲鼻不聞其臭氣旋聞落髮聲履屣如切肪尤可繼影心竊稱其可嘆曰汝真義士也曹  
告汝我非他乃揚仙也風耳汝好義今果然真仙材也汝能從我遊乎吳叩首謝曰仙師不  
棄老甚從以有親在養事需人不敢奉教可贊曰汝根器甚深上帝鑒汝孝思久已名注仙  
籍我姑授以大通汝歸而時習之至時再來度汝出世汝拘中加慎勿輕棄一細可活萬魚

卷二

十七

多者汝自食之可以卻病延年勝尋常丹藥萬萬也吳自創後心地光明頓增智慧旋受  
仙教八年即捨歸家試取片鱗煮食盤中枯魚無數畫法味且鮮美自是價值倍他數年  
居然小阜乃買田酒慶娶妻生子親視環其以禮慶三年為子夜室即以家事付之絕不  
過問每遇早湯遊於鄉人之禮備極祈而報有驗鄉人多受其福嘗以真人呼之邑有某公  
子素好客嘗出入其門與之遊戲屋上有佳道士江西人國天師府法官也少嘗嗜酒  
父成之不悅杖之投之龍虎山既為法官頗得天師寵任父歿家人赴闕怒不奔喪天師  
怒而擯之在挾術遊江湖聞公名踵門求見公于試其術大如侍以殊禮邑城東有河  
每春水新漲激灘滿岸公子偶以有事過河欲渡無舟呼片席成舫極登之險達彼岸歸  
時又臨流見舟吳笑曰身不如此戲拾拳石呼之果成舫馬鞍轡具備三人並跨踏波如履  
平地連岸衣履不濕視所坐船依然拳石也邑有某春日兒童爭吹紙鸞公子顧而樂之戲  
摘柳葉吹之幻一大鴨置於廣漠吹鸞馬石幻成一龍繞甲燦爛天矯天降見者皆驚  
為真龍也公子有別業在龍眠山秋日招吳與侄小酌請各試其術在龍眠廟創四時神  
一揮果見滿山紅葉變成桃李吳笑謂在曰汝願創四時神觀我瞬息千里吳以公子嘗  
許西湖亦神袖一揮果見六橋三竺諸勝景歷歷在目吳笑謂吳曰若能瞬息千里而謂我







訟官以前既無嫌者後又經郡守判斷更難翻覆乃白服既視妻頭黑者久之不得已  
甘言強迫訂盟而別益極平日私蓄固有多餘金家生新難堪必如此作本使窮不覺  
然後兩舟相並便好陸續擄送若稍露聲色則防察必嚴然其妻與其心亦  
甚苦也極尋出金為生納質得縣令所在悉著政聲皆由內助之力居多焉

里葉子曰素雅深得用兵欲擒先縱之法觀其平日遇生無情之狀不唯旁人不知其心稍  
粗不知其心即生亦實不知其心及再獲都判其舟來往宿運蓋乃召眾餌以白金却以  
白刃抵抗城至是始為生擒首領雖跡跡而至亦徒有白服服視而已又將奈姬何哉夫  
如是而姬之心旁人知之翁媪知之而生亦始得知之古所謂將飛者其伏將奔者爪  
如處如出如脫兔素雅有真好懶竟有此人物合之仙露可謂女中二表仙露事從空  
好衣報事沈家亦好子樂為項項畫之所以賀一生之遺也

夙冤

休算黃其貿易越東一番天劇而且能解人意黃極珍愛每食即制以其餘則令卧  
床下出入行止須臾不離會處暮歸路過賊州以失路投止爾若一老僧出與空問訊忽  
見大問黃曰居士那得此大黃告之僧數曰居士奈何奉此竟黃聞之錯愕以其言其叩

卷三

五

之曰鄙人庸俗不知夙世因果願求指示僧初不肯言再三研求乃謂此大與君前世冤結  
甚深不久必當相報黃益駭然遂服拜頂禮求示解脫之法僧喟然曰老衲不合向居士說  
去索佛法慈悲又不忍坐視君須謹識吾言到家三日後夜就寢時有人睡熟君潛進去但取  
去所著衣多件結束如人形悄悄至中聽其作為計此大求君不得必憤極自斃君將其  
屍懸深山樹上待其銷化如此庶可解脫須謹識之勿忘黃令十受戒縛如僧言部為大果  
以采人不得偷將衾枕裏衣振盪狼藉狂狂跳躍而驚黃大稱異知僧言不誣遂將死大往  
深山樹上踰月往視其皮肉已銷化殆盡僅存毛骨一具而已既又作趨避特往謝僧僧曰  
君不悖老衲言部善善但此大怨氣未散今又變而為蛇知君來此望及必蹤跡而對甘  
心於君奈何黃聞久已履屐哀求拯拯僧曰君幸遇老衲緣分不淺合終始成全之乃出大  
寶令黃躍於其中又取一覽履其上開口處初動者符鎮之至時果有一蛇身粗如繩長數  
如幾黃蓋過黃履作響竟不得開蛇憤自裂其身寸斷僧驚覺出黃再拜稱謝僧質之  
曰君大冤已解然其鬼知老衲能言將來必與老衲作難黃曰奈何曰老衲自有處分居士  
可請無慮黃大喜酬以重金不受後亦不知所終此新安吳子琴言也

老君子觀之亦可藉以自警

趙乙

子奉文無錫縣城中典庫後有曠園大道十餘忽有壯夫負竹蒿一竿修而多顏白司事  
者乘舟在園中打日來與趙且汎掃夫趙乙見之問司事者此當從何而來司事者之趙太  
息不語司事者甚苦其狀有與趙語之乃曰小人向日流落江湖略知養家之法此當即若曹  
信物報節之重實使知業利人教今倚園場西隅其來必由此處是不可不預防之司事聞  
之大驚趙等主人眾意乙非常人因謂汝既知此當必能避賊果爾當實不否乙初不肯  
再三央之乙乃數言前凡三十有三曰賊數如此之多非以計賊之不可求問計將安出乙  
又曰公等勿慮小人自有料理乃請買豆數百石攤布園中約厚尺許又買大寬三十具置  
場下曠園主人如言部署一夜天月陰懸乙謂眾曰賊至當在今夜小人當一一破之公等  
如膽大不聽請作壁上觀可也主人駭懼恐乙眾寡不敵出資其健兒百餘人各持器械為  
乙助賊乙應之去曰爾曹固莽無能在此攔攔仗亂人意請速去勿賊乃公等悉命軍軍次  
滅燈燭自袖利刃潛伏場陰以伺之少選竹竿索索作响一莽男子自竿溜下足踏豆上滑  
而顛乙暗中以刀刺其首擲寬中未幾一人繼下顛如前又刺之連刺十餘人外賊以其黨

卷三

六

多人入曠寂不聞聲處內有備中一賊躍躍登場上及且不敢下俯首窺察良久輒將其掌  
者再內無應者知事敗遂率餘黨遁去無何東方漸明乙招諸健兒置尸寬中計之共刺十  
有六賊命悉畢而盡於野以滅其跡主人大喜厚犒諸健兒自是除乙汎掃之役待以殊禮  
惟惴惴也慮復來報怨而盜竟不敢再至

蜂憤生

里葉子曰時人遇連賊役不過有辜將於身理沒不乾從盜之來所以顯趙乙也夫趙乙猶  
其小馬者也嗟乎風塵莽莽保保價值俗眼不識則交臂失之者不知凡幾惜哉

廣州武弁某督而快道遇不平不惜殉以白刃以角巾覆著綠色人多戲以蜂憤生呼之嘗  
夏日有事六安東道失路乘月某馬夜行忽陰雲驟合暴雨如注無可栖止道旁有某處  
馬倚斜向身入遊俄雨少霽對面層室內燈火有聲見一人自內探首出探髮髻垂垂手持  
一破承露溜而飲之電光閃爍語者是女子某素素於燈情狀劍趨往以究其意女見某近  
身欲逃某並按其髮叱曰汝人耶鬼耶可迷說兒屈汚我寶劍也女戰栗答曰是人某問在  
此何故女初觸睡不有言研詰不已始知為某生道室某極也恨固潯州人而生而失母父替  
精於星命某生秋試過金殿見滌濯悅其色托人謀為小星父雅不欲報物讀父事亦知命

學自推命薄聞生為世家子。自請於父願屈身為副室。生感其意益喜。爰出重金養其父。乃許之。既而歸。竟不為夫婦所容。頗受凌辱。年餘不使當夕。奴婢蓄之。三日以前。以為掠髮。失意痛楚無算。生坐視。嘿嘆。而無可如何。姬慮善死。試以金錢自。過避之。姬其言曰。聖冰泮春陌。路遠親。即完石碎。皆舊更新。詳玩。詞生機未絕。姑息以待。是日早起。侍大婦。晚粒袖。玉釵墮地。折之。大婦怒甚。謂奴為父命。贈物。終身吉。皆兆於此。姬故意。斷之。使已不利。乃撮髮令跪。裸而鞭之。怒猶未息。吼與姬約。日內不如式。償。誓不兩立。姬懼。逃匿。厝室不圖。與某舟。遇某勸。運家。姬不肯。因備。訴。婦。悍。如。狀。且。示。之。臂。固。無。完。膚。某。美。珍。廉。願。與。姬。婦。為。兄。妹。投。以。計。令。仍。藏。厝。室。天。明。某。路。為。特。往。生。家。謂。奉。父。命。遠。來。省。妹。生。夫。妻。同。出。見。某。言。頗。不。遊。某。怒。拔。劍。斫。庭。前。柳。樹。煩。折。戰。手。指。生。夫。妻。厲。聲。曰。如。不。以。妹。來。見。者。有。如。此。樹。先。是。生。妻。虐。姬。太。甚。隣。里。均。為。不。平。今。聞。某。來。求。等。畢。集。積。視。且。嘆。某。勿。稍。寬。縱。某。聞。益。怒。謂。如。不。見。妹。先。毀。其。室。而。後。鳴。官。言。已。一。拳。已。洞。墻。壁。生。夫。妻。始。大。恐。央。求。為。緩。頰。並。遣。人。各。處。覓。姬。後。於。厝。室。得。之。姬。猶。敢。執。不。敢。違。歸。其。人。居。以。兄。至。歸。當。無。恙。姬。伴。問。曰。汝。言。真。耶。曰。然。姬。喜。既。歸。與。某。相。見。彼此。將。視。故。作。驚。喜。狀。微。索。妹。也。兄。者。相。持。痛哭。失。聲。眾。見。兩。人。情。狀。逼。真。骨肉。互。相。勸。慰。生。夫。妻。益。信。而。不。疑。急。具。酒。食。序。姻。姑。嫂。款。接。甚。里。

卷三

七

股留任三日。錢備備至某。瀕行時。當眾謂生夫妻曰。某十五歲出而從軍。妹替父。不幸為生所始。此是妹命。不猶夫復何怨。昨歸家。老父告知。命來省視。不料如此。受虐。誰無骨肉。被人摧殘。若此。於心。甘乎。今請諸公。與生夫妻約。此後。倘仍。蹈前。轍。某。必有。以。報。之。勿。謂。武人。凶。暴。也。眾。唯。唯。生。夫。妻。俱。謝。過。不。遑。並。請。寄。語。乃。父。勿。以。挂。懷。自。某。去。後。果。相。安。無。事。某。每。順。道。經。其。家。輒。信。宿。授。餐。居。然。至。感。逾。年。大。婦。以。病。噎。死。姬。竟。正。位。始。悟。縣。詞。所。誦。整。冰。泮。春。者。陰。極。陽。回。也。陌。路。逢。親。者。意。外。過。某。婦。為。兄。妹。也。婦。石。也。姬。卵。也。卵。雖。不。能。破。石。而一完。一碎。婦。亡。姬。存。則。斯。人。將。更。換。而。替。故。人。也。歷。歷。不。爽。亦。何。神。哉。

屍變

江蘇。某。生。客。遊。楚。南。為。觀。察。某。公。記。室。公。展。觀。入。都。以。期。進。兼。程。前。馳。生。與。廝。僕。曾。某。在。後。一日。趁。程。較。遠。投。旅。店。過。晚。宿。客。已。滿。再。三。商。之。主。人。只。求。一。榻。地。聊。以。栖。止。主。人。沈。思。久。之。始。肯。肯。事。主。至。後。一。室。內。故。有。南。北。兩。牀。牀。上。置。燈。燭。光。燦。燦。如。豆。剔。而。亮。之。樓。被。南。院。時。方。暑。月。見。北。炕。已。有。一。客。仰。臥。其。上。頭。蒙。覆。蓋。不。辨。老。少。以。天。熱。尚。着。

理。疑。疑。是。病。知。姑。呼。而。閉。之。不。答。意。其。睡。熟。遂。置。之。枯。坐。取。管。吸。煙。漸。覺。倦。意。將。拂。筆。就。寢。忽。見。北。坑。客。坐。起。瞪。目。直。視。生。詰。審。之。面。色。慘。白。不。類。生。人。試。問。之。寂。然。不。語。慮。是。屍。變。心。駭。且。懼。欲。遁。匿。床。下。計。僅。屍。身。不。能。向。或。可。幸。免。奈。屍。抗。四。圍。砌。密。無。從。竄。入。益。復。惶。悚。嘗。聞。俗。言。僮。屍。必。借。人。生。氣。乃。得。起。其。瞪。目。視。人。人。亦。瞪。目。視。之。四。目。相。向。陽。陰。陰。永。不。能。動。如。目。眦。則。陽。氣。便。散。彼。即。乘。勢。而。起。生。憶。其。說。遂。亦。瞪。目。對。視。不。敢。稍。移。良。久。新。難。支。持。幸。南。院。旁。近。雙。扉。反。手。以。烟。管。撥。其。袒。額。脫。急。起。披。闌。越。而。出。屍。亦。躍。起。直。追。賊。生。出。戶。匆。速。雙。扉。為。衣。風。撲。掩。屍。撞。觸。之。遂。闌。阻。不。得。出。方。生。之。出。也。迫。急。失。足。顛。踣。暈。不。能。無。語。時。始。力。疾。起。呼。廝。僕。名。主。人。至。厲。聲。叱。責。主。人。忸。怩。謝。過。且。言。客。家。小。康。距。此。不。過。一。舍。地。今。午。過。此。得。暮。疾。卒。已。達。入。名。其。妻。孥。會。當。即。至。正。詳。論。間。妻。孥。早。至。主。人。歷。訴。其。故。見。生。顛。音。鼻。塵。並。損。二。齒。俱。備。稽。顛。謝。罪。急。欲。入。室。雙。扉。為。屍。揮。碎。其。能。開。破。雙。扉。見。屍。直。仆。門。上。十。指。入。木。如。釘。牢。不。可。拔。妻。孥。環。哭。奔。奔。以。停。其。屍。又。見。八。燈。為。屍。觸。翻。油。潑。南。院。食。席。汚。漬。狼。藉。乃。屢。憤。生。費。其。昇。屍。而。去。某。生。與。吾。友。葛。菊。人。同。後。菊。人。歷。歷。言。之。如。此。

小蛇

里

卷三

八

黃。稼。田。司。馬。言。其。鄉。某。孝。廉。禮。閣。下。第。高。歸。乘。一。部。家。車。途。中。天。氣。暴。熱。當。午。歇。涼。車。子。坐。白。楊。樹。下。見。一。小。蛇。長。尺。許。竟。體。褐。及。色。昂。頭。向。上。樹。上。則。蟠。一。人。蛇。身。粗。如。盈。垂。頭。向。下。兩。頭。相。向。見。小。蛇。口。中。呼。吸。大。蛇。為。氣。所。攝。漸。覺。癱。軟。不。能。存。身。車。子。嘿。嘿。訕。訕。以。小。反。制。大。心。頗。不。平。急。起。以。足。向。小。蛇。頭。上。極。力。踏。之。小。蛇。負。痛。掉。尾。鞭。其。足。背。車。子。固。亦。足。着。履。足。頓。腫。小。蛇。既。碎。大。蛇。屈。伸。久。之。始。蛇。變。穿。樹。而。去。乃。車。子。之。足。不。收。許。已。腫。過。臍。痛。徹。心。髓。卒。

辣蟲變蛇

夏日。有。蟲。長。寸。許。竟。體。皆。毛。刺。人。痛。於。蜂。螫。吾。鄉。呼。為。辣。蟲。黃。稼。田。司。馬。家。有。園。樹。木。甚。多。嘗。夏。晚。納。涼。見。一。辣。蟲。栖。桐。樹。幹。上。以。草。撥。之。不。動。遂。置。之。越。日。又。一。蟲。來。銜。其。尾。凡。七。日。陸續。相。接。共。七。蟲。長。不。及。尺。司。馬。留。心。以。察。其。異。日。見。蟻。蟻。微。動。漸。自。膠。纏。不。十。日。竟。共。化。成。一。蛇。蛇。變。而。去。以。數。蟲。化。一。蟲。奇。哉。噫。噫。七。日。七。蟲。次第。如有。約。而。至。是。果。誰。使。之。哉。

潮州儒學蛇

潮州。儒。學。有。與。夫。見。大。成。殿。外。樹。下。一。小。蛇。長。七。八。寸。粗。如。筋。竟。體。紅。光。耀。目。蛇。為。罕。見。以其。小。也。易。之。戲。溺。其。尾。將。携。以。示。人。乃。手。甫。近。尾。蛇。昂。頭。直。向。身。暴。長。尾。略。一。擺。已。將。與。夫。顛。踣。倒。地。暈。不。能。行。聞。壁。一。門。子。聞。聲。伏。窺。之。見。一。大。赤。蛇。其。長。不。知。幾。許。蛇。變。入。大。



成殿內去其身相距... 深賜又仲來三事

某生讀書于中... 某生讀書于中... 某生讀書于中...

歷述其異其視... 某處有屠販... 除性果果如言...

四區... 里蔡子曰... 鳴也然耶否耶

蘇州... 八市... 數白是不...

指曰此中... 某生讀書... 某生讀書... 某生讀書...

歷述其異... 某處有屠販... 除性果果如言...

四區... 里蔡子曰... 鳴也然耶否耶

蘇州... 八市... 數白是不...

俱備香某甲騎射曰菘公色然喜曰好孩子狼會辦事甫入門某甲手捧漆漆紅盒一屈膝以獻去其蓋內或徑寸大蠶蓋百枚蜘蛛蟻蠅等物稱是公一一去其甜心生味畢某甲侍公登堂樑左右懸兩巨蛇粗如瓊長丈有奇公視而愕交拔金錯刀寸斷大蛇如鼓甘蔗食訖某甲屈單膝告退公獨入後室內有秦艸村婦八年皆二十以來標體以待公一遞接已乃呼從者具湯沐進冠服出見客客退又呼某甲來讚之曰好孩子狼會辦事凡沿途供億必如此方極公意不則竟日忽忽不樂戲下部曲詞責難無所不至矣又聞公過戈壁瀚海等地常數百里無人烟村婦難致則以肥壯水牛代之故出征必多帶水牛聽用按日輪交四牛牛飢不能與公敵公恨其不能勝任則手刃而食之觀公所為可謂天人彼聖舞陽之生食豚肩常閉平之與虎豹交以公較之皆不足為奇矣

里察子曰相傳公能伏地聽百里外馬駝聲且知敵軍有無多寡人皆以公天機不知此魏時斛律金行軍用句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喚地知軍遠近公既久於戎行閱歷較多不難留心師其遺音耳又聞公英姿蓋世氣憤三軍而平生最憚阿文成一入當從阿文成出師時每名計議軍務公輒說其常汗多透甲故阿所運籌以命公無或違誤阿文公所在克奏庸功守公之力居多云

海州四怪

海州四怪一蠶一蜈蚣一螞蟥也體長丈有半青體鱗甲燦然本州所謂穿山甲者是也蜈蚣亦長尺餘有翅能飛嘗天晴風靜飛及半空天矯自如人多誤為紙燕螞蟥大若栲栳臂堅腿纖五兵不能入四者之中蠶蓋尤為靈異其大如箕絲粗如小兒臂好與龍闘以絲縛龍膠不可解必火龍來焚其絲乃已瀆海人常於山野拾得斷下尺許之絲兩健兒持兩端極力扯之長可盈丈利刃不能斷人恒寶之四怪常幻人形出遊市廛不為人福竟出時尤多每出則化形老者白髮垂胸道氣盎然喜與小兒戲出時小兒多依其前後左右老者出錢市餅菓餅餅之屬分啖童兒人多識之呼為朱道人遇旱為人求雨輒應地方頗受其福願四物同出當恒欲擊之往往片刻間雨雹驟至雷電交作四物即遁則雖居前以頭鑽山山洞如窟雖既入洞窟意脚尾纏繞蜈蚣又次之螞蟥殿其後以臂堵洞口輩陸左執銀右秉鏡目的灼觀望竟不能施其一擊之威徘徊刻許天晴雨霽四物亦不知何往矣人以螞蟥臂肉之堅皆稱為鐵屁股螞蟥云

鄭甲

鄭甲者汴梁人固綠林之魁也中年改行至老柳葉稱善人與人謀議和唯謹見者不知其

卷三

十一

卷三

十二

能武也頗去髮一撮圓如錢光如鏡似僧之安戒火者叩之自言少時兩臂能開二百石弓取十瓶果堂之劍以掌畫然中開利如刀勢日可行六百里捷過奔馬尤工彈術百步外擊物百不失一壯年時馳騁魯魯趙趙之郊短衣匹馬藉探丸漁獵過客往往不利自以為無敵於天下矣一日有餉官軍銀百萬如京師車載甚盛木一少年為後殿年約二十以乘美皆溫存騎如處女展繡褲跌坐車簾衣服華燦首戴角巾上綴貓睛寶石大於龍眼精光上燭與太陽相激射洵希世之奇珍也以為執持字附從入都殊不介意惟心涎重實計必有好健兒覆術不致孟浪從事爰勾同道中之好身手者四十餘人沿途凡之踰隙而數顯車徒過重日行不過八十里他日以遇雨失程不及投店道旁有蘭若遂栖止焉予與眾竊喜曰此天授機會不可失也於是伏莽以待時新晴濕雲歸山少選皎月東上朗若白晝滿二下行踪已絕萬籟俱寂會曰可矣各戴外衣着短褐身藏利器約次第踰牆入村掌以膏為號量技分遣入者半留者半計議已定同道中二十餘人鼓勇爭先一躍入墻疾如飛鳥墮地無聲千同二十餘人屏息墻陰靜聽好音準備運物乃待至一時之久墻內寂然互相猜疑言法莫決又遣五人登墻探察消息五人登墻不敢遽下遂見少年秉燭擔槍南嚮危坐似知有人上墻袖出白光一道閃閃如電發五人知是劍術大駭急厲聲呼曰敗矣去去勿壞吾儕聞之急速身奔墻端頭白光放出冷氣逼人碎難迴避各謀命命予見路旁有土圍急投其中穢深滅項僅露額門已為所粘痛徹心髓亡何白光漸縮斂入境二十餘人已各身首異處無一復免者是役也予幸為穢物所礙得占碩果不斃亦與四十餘人把臂為伍白骨早朽矣予既出圍覽頂上血流涔涔驟不可止差動前往叢莽中脫去藏服別取他衣者之又抽佩刀割襟以裹其創自是黑慶再生不敢再為馮婦今年七十矣每手摩劍痕猶覺電光在頂為之盪擊不止也

千金亭

吾鄉方恪敏公微時屢試不第行年五十猶以筆耕為業有精風墨者謂公大運將至十年可位至封圻公問何之而叩其人曰公利西地不利東南當以入都為可固喜素欲赴部謀為議知聞言遂決意北上僕被徒行至保定界資斧已絕路旁有茅店聊坐少憩老媪提壺茶置公前渴不飲飲壺壺角黍黍熟公正苦飢延視不語老媪覘公意笑問曰客欲食耶公笑曰然奈無甘何老媪笑曰此細事耳無費何害遂命子婦取角黍一盤勸公飽啖公亦不辭啖畢索紙筆書券付老媪藏之謂他日遇此必酬汝誓此春慎無失也乃未及十年公果為直隸總督履任時百官郊迎觀者夾道公命清苑縣令令老媪至老媪不解所語

戰慄跪伏前叩首請罪公命左右扶起遂言撫慰笑問曰一列多年汝髮已白矣才店  
猶無恙耶前能受角黍今當酬汝實所書券可贖還也老婦聞公言始憶及前事乃笑對曰  
向蒙公顏色敬服不勝夫敢求謝公今為貴人尚憶及老婦死且不朽前奉什冀感之當即  
奉繳矣爰微物聊得奉謝公笑曰汝歸休保衛厥身當的給汝實令汝子小獲  
子母以娛餘年可也過命人會賜千金遂其還家老婦感公德作享奉公案主而尸祝之土  
人至今豈稱其善嗚呼其年曰千金事

賈先生

粵東馮松湖官屋舉職言少侍封公遊宦秦中會母夫人有疾百藥罔效時封翁某邑或  
謂邑有賈先生者鄉居好道少得真仙秘傳能知過去未來素精醫理不雜為人治疾治如  
奇效如諸公子自往延請果應有來可保無感封翁乃命官屋兄弟星辰徒步躡門延請  
甫出城半里許一人御車迎面而來見官屋兄弟拱手問曰君等為馮公子耶對曰然曰為  
母夫人疾來召賈某非耶曰然曰僕即賈某請借返署可也官屋兄弟訝其預知樂與偕返  
比至署中封公大喜命導入寢室見病者臥牀上寂然不語賈某審良久連索艾餅一具力  
擲於地餅碎如粉撲取片貨以錢促病者兩太陽穴少進血珠進出其色紫再促之紫色漸  
黑

卷三

轉為赤便閉病者呻吟作響竟體已能轉側矣賈父曰得之矣亟索紙書方服藥調理疾頓  
瘳封公酬以金帛固辭不受謂感公子孝忠不召且至况辱徒步枉顧敢以小技貢謝耶自  
是常來署中官屋兄弟咸喜從之茲嘗謂真仙最喜遊人間俗眼不識往往交臂失之曾  
偕遊於南山見一道人清癯如鶴情致甚幽有蒼龍出塵之貌賈拱手迎候道執禮甚恭  
官屋叩問何人賈聲附耳曰此漢張留侯也那敢不敬既又見一白衣女道士員執禮甚  
恭謂為觀音大士員羽化後留有小像有事持之輒驗

錢弗要

錢福耀池州府人其為人也行善知醫市藥為人治疾不肯受謝遇窮乏者輒施藥以治之  
鄉里稱其賢因其贈以別名曰錢弗要本素豐坐是居城外山有洞豁然而深為一  
郡名勝錢常於歲暮除日避債洞中避債又一人買質然來語之亦同志者惻然憐之問其  
人止需錢十千錢笑曰我較君所需不啻數十倍不待不數十千細事何必至此腰囊連存  
會子錢十千遂取以授之曰此十千汝可攜歸宿過與家人團聚度歲也其人驚喜曰君  
得勿錢勿要先生耶曰然曰聞名未嘗識面何敢遺項厚賤錢笑推其背曰君請速歸無用  
多言其人拜受稱謝而去味錢錢稱歸家行至山腰見兩吏坐地談話一吏者對妻胸一

史豐頗微錢錢獨所好供手請教者賈父曰汝亦知醫耶對曰然曰曾有云審汝知之  
乎曰何為三審曰一審色二審舌三審脈凡為人治疾先審面色由色而辨五行或宜相生  
或宜相剋次審舌辨其枯潤次審脈之浮沉遲數以分表裏虛實而決其風寒濕熱三審既  
確然後對的立方百不失一汝第識言神而明之能事事矣錢錢頓首謝請問兩吏姓名  
微髯者指蒼髯者謂曰此三國時華元化先生子乃唐時孫思邈也錢大驚知為遇仙急滿  
伏叩首及仰視之已杳矣自是醫理日進會太守有母暮月患疾衣重裏尚自惡寒重醫食  
以熱劑投之不效錢除自給藥之心適在署司押因言錢得仙傳誘張而游揚之太守大喜  
急足錢診治錢觀病者兩額微赤舌色黑燥確係實熱內伏攻去內熱外邪自去急命飽飲  
瓜汴少進澀去惡滯憐然熱燮隨後汗出如雨其疾良瘳太守喜酬以金固辭不受大夫  
性固好施名錢謂曰我疾非汝莫治酬以金知汝不受我私蓄有千金存汝處施藥濟人藉  
為我禮福可也錢乃頓首受命亡何太守以有事魯省時值中秋與家婦見中丞某公  
忽白睛上眩忽倒地手足掣搐多醫相視不敢立方太守因慮錢醫道甚神方伯商之廉  
訪遂飛檄延錢至錢見某公面白微青舌白而潤意仲秋金氣得全涼風乘虛而入引動內風  
症屬虛寒治宜扶火世金培土制木遂進參朮桂枝藥而疾果頓愈中丞大喜遂商之僚

徐雲客

徐雲客名宏祖江陰縣人平生有山水癖曾作遊記厚尺許其奇觀也相傳雲客得異人術  
日可行千里不攜僕從自負行囊書橫括日暮徐升樹上懸囊高枝戲雲客枕臥其  
中距地數丈以遠猛獸常三至是為山靈殿其食夜遣大鵬扇翅撲折樹枝雲客座下而  
損其腰雲客度無生理望鄉而泣味與山靈現壽者相某杖來問所苦雲客具告之且謂身  
填溝壑非所惜奈家有老母何壽者責曰是為為字宙第一小多真仙所居世人欲一不至不  
得汝乃三到夫念其念故懼此則十憐汝孝思不忍不一援手袖出藥一丸授之曰噫之當  
愈然君返家毋勿再遊遊遊實各拜禮受藥吞之頓愈既歸泣拜母前足履復舊自是杜門  
作遊記遂不再出

卷三

里某子曰予在江陰聞其里人言之如此然觀雲客遊記出遊有時亦復需舟車不盡徒行  
也雲客妻生子從母姓某名寄字介生

產怪

同治七年七月某官嘗以院省其婦分燒產一物微具人形...

祝由科

相傳黃帝有二臣曰岐伯曰祝由氏皆善醫岐伯氏治疾按脈...

吾輩過豫州其土人言某年汴城節署樞罕斗損壞匠人以繩繞轆...

褚祿典

褚祿典明嘉靖時開中諸生也性愛誕好馳馬試劍尤善起...

實不通

氏何聊生君職司與帳應為民除害生視不理將何以辭其責...

賊類

額公可名按察使諭稽某者人等頗有傷者即盜盜復何適願...

近矣撫軍曰然乃遣人名褚精辭以有疾不可以風請假一月...

賊類

里蔡子曰子量在臨清有周生者技精事甚詳其言褚工書楷...

如秋漆宮前揮蓋天虹絳二顆迎風飄搖眉彎新月日登秋波玉帶朱卷不似蓬萊與夫  
並磨而地傲然雙壁後其夫由遊擊游權總戎每閱武女必坐屏後隨之有好身手者舉凡  
實以銀帶一時麾下卽能之儀技勇非他部所能及皆女裝勵之功也或謂女攝影框內現  
法當隨夫之任時年已逾四十望之猶二十許人亦喜其容其容其容所賦十三行埋泥  
金便面某太史以朱提一流購得之狂喜如獲異寶云

古雜賞

江右吳生鐵臣才華豐蔚容止都美大名太守與為通家拾司記室嘗夜讀書有女家推入  
簾首稍視目次明曉誠天人也生意其為狀愕胎却立不敢仰視女掩袖笑曰妾孤仙也古  
氏離魂以與君有緣故來相就非福君者可謂母畏生固悅其美以所言委宛動聽遂不復  
畏與同寢寢情好甚敦女暢適文義兼擅書法過生事竭誠為從乃字體出生之石每  
戒生慎勿泄語久之人漸有知者太守起家翰林亦風雅士聞之私以問生以通家實言  
不敢稱其並空囑勿以語人太守戲之曰如不泄語須君意中人私觀俾得一親芳姿乃  
如所戒生笑曰諾遂以語女女笑曰太守公不懷好意挾勢劫強妻必有以小懲之一日生  
觀書推女於懷太守趨步牽帷送入女翻若驚鴻起身遙避太守曾暗其貌不禁神馳戲撫  
生肩笑曰君幾生修此豔福佳人不謀而合風夜必偕鄙人一求平視而不可得能勿羨而  
生妒乎聞暗中嚶嚶小語護之曰公以堂堂太守後房粉白黛綠爭憐固寵者不知凡幾尚  
不自憚而認認然敬美於窮措大能毋愧乎太守慚不能言生以將歷京兆試滿取時妻歸  
聞女見之笑曰君不知取法乎上從此故拋棄終日伊唔口角流沫何益也生驚曰卿世外  
人亦解此小道耶女正色曰恩是何言也時文為詞章根柢時文不精各體俱難暢達每慨  
三家村偽儒時文不通自命以詩古文詞名家一時貴耳賤目意不難其偽遂以名士相  
推彼竟居之不疑自以為是不愧學植無根反大言欺人肆口說時文為小道鄙棄不屑  
染指而後生小子希慕虛聲其相率為偽文風既壞學術矣是則可憂也不知時  
文代聖賢立節每成一藝必須鑄造鑄史鑄禮而不可不事商標草草草草乃村僧不察  
復以小道目之不亦慎乎生置然曰誠如卿言可謂於此道三折肱矣其源流得失能道其  
詳否女笑曰略知一二生笑請賜教女曰時文自半山作偽樂城效其所作非論非說半類  
姑錄不過偶爾遊戲創為此體自有明以此取士謂之制藝大致仿唐人試帖法義取駢儷  
始名曰八股明初之作俾者寥寥成宏正嘉規模於馬大儀其體實說理處猶不免近於高  
頭講章隆萬專尚神韻多涉淺滑天崇則稱樸成矣海陽太乙蘊生大樽四家可稱四傑仲

卷三

十七

昭文品最貴女錄最利可稱名場健將至我本朝然劉韓馬諸公博學大昌明是真為世之  
元者也此後則唯桐城二方宜與諸備各樹一幟能事者矣其觀止矣至當謂某家於有  
明宜多錄金陳黃陳及項官唐五家之知於我本朝宜多錄二方及儲仲子之元此以八家  
為之根柢然後取近科名是謂蘭輝揚塵稍趨風氣及錄而試尚何患不博勝哉若不知取  
法乎但欲實坊刻膠滿場肥之作理其難科名亦居下乘則得失有命未必能獲佳取也  
罪之聞女言莫然若夫自是每成一藝必就女正訂女默置筆不稍讓生悅服服儀愈  
奉女為師功亦日進亡何試期已及女偕入閣中人竟不覺三場詩文煙飛女為對的書書  
揭曉果登魁選越感春閣復請女偕行女辭曰微律行險可一而不可再秋闈君祖功宗  
德未及於禩然亦君命應得一第故妾敢放膽効命今春閣神明愈多藍藍會展倘一捷選  
獲有害於妾無益於君是不可以不慎也生乃獨赴南宮既下第雖會太守催奉中舉亦  
得乃母手翰促即南歸是別太守選女偕行女不肯固嫌其說既駁謂女曰內子下體亦  
差可為對非之采而面目未免可愧與小生殊不相配如卿肯偕歸平生願足矣女笑曰此  
來巧女多伴拙夫而美男亦多娶醜婦人多謂配合顛倒為之不平不知天地愛人以德即  
此可惜造物妙用試觀秦嘉徐淑相如文君伉儷相當古今有幾然即此四人而論非女抱

卷三

十八

沉痾即男嬰渴疾有春相愛白首難期琴瑟常調絃多中斷轉不若從孟範樞棄貌取德反  
可山河偕老也至君嫌夫人貌醜殊可不必要知夫人命薄不違為孝廢之配君歸不久必  
不免奉情神傷舊人既逝新人即來君具此才貌又得一第何慮無權權作匹妻相君嘗膠  
重續定屬嘉耦爾彼甚望君命非任官中人此後可罷業即回春暉奉母日對麗人坐擁厚  
貨一林同心前而不易有妾在旁反使目中添刺况與君緣分垂盡何如稍留未了為他日  
重會計那生以女言決絕料不可強不得已揮淚而別歸家後幾妻病卒時同鄉某觀  
察有女甚美素極鍾愛以妻生食資鉅萬生藉此經營生處以孤能前知運其計門食  
親及心仕進矣  
里乘子曰此亦臨清周生為平言者且言孤女工書善畫至今大名人家藏者尚知他如詩  
古文詞亦略曉其大數惟於時藝尤極精究觀所持論亦不無可采當有大名府屬某縣觀  
以道之以政刑民僅立於無恥之地棄陶之以德禮民乃遂其有心之一時士林為之傳  
誦于觀其書所載如翰墨者甚至不謂此女竟解此藝奇矣哉

與東某甲

粵東某甲。向在粵海關監督署中司會計。獲實鉅萬。既而貪心無厭。復挾資入都。營謀其役。路投逆旅。栖止後樓。尋喜橫枕挑燈。笑吟合甫融膏。忽聞樓榻窸窣。瞥見一美少年。衣服華爛。舉止殊雅。步至榻前。向燈而九。甲姑起身為禮。少年略一點首。便橫卧其左。試燃膏以獻。亦不讓讓。約吸數十口。乃起。從容下樓而去。並無一言。甲殊怪其輪奐無禮。亦姑置之。時新任監督某公。出都赴任。使公子前行。恰與甲同逆旅。公子平日固亦吸合甫融膏。僕從拂榻展被。甫畢。公子以路途勞瘁。一偃仰不覺。睡熟。羣僕屏息伺應。不敢驚擾。少選。公子欠伸起曰。好夢好夢。羣僕聞之。急燃膏以進。公子搖手止之。命呼旅送主人至。問此有後樓乎。曰。然。樓上有宿客乎。曰。然。問其客年貌若何。衣服若何。然否。曰。然。乃命某甲至。相視駭愕。公子笑曰。頃承嘉惠。尚憶之否。甲漫應曰。唯唯。問甲姓名。並入都何事。甲具告之。曰。如此甚好。可返。隨我赴與也。甲叩謝。悄悄。知為公子。喜出望外。初。公子睡熟。魂魂通出舍。聞膏香跡。至後樓。居然與甲吸膏。醒時。為羣僕備告。前羣。羣僕轉以語甲。憶及前狀。實深稱其始恍。然悟頃之吸膏者。固公子之魂也。後甲至。與。大得寵任。主僕由夢中作合。亦奇緣也。

里學卷四  
蘭名館主著

姮兒

明季東越尚書某公。年六十。乞休歸。華適園於鑑湖之濱。亭臺池沼。與平泉綠野比勝。有女素嫻。以中秋生小字。姮兒。姿妍性慧。公所鍾愛。垂髫自課讀書。通曉翰墨。惟選博秦詩。故及笄猶未字也。同里某生。本舊家子。成童有聲庠序。幼失怙恃。而家甚貧。寄居孀姑家。聊藉筆耕。糊口。適園花木極盛。每春花開。公必招家。賦詩為樂。知名之士。靡不畢至。嘗賦白牡丹詩。惟生四首。稱最。中有四聯云。最好文章惟本色。是真富貴不繁華。美人原不須修飾。名士由來要率真。宜主淡粧脂不洗。太真新浴玉偏溫。風暖融瑤島雪。月明濃簇玉田烟。尤為公所嘆賞。願謂座客曰。諸公所作。固佳。如某生。蘊藉風流。別有奇託。未免推倒一時。羣傑矣。座客唯唯。會謝不及。醜龍公以諸詩付姮兒。甲乙姮兒周覽。一過亦拔生詩。獨冠一軍。笑謂公曰。此生的是金華殿中。安有吐屬名。如此而長貧賤者。公亦微笑。首肯。自是懶生窮困。不時助以膏火。陰有東床之意。以凡事皆決於夫人。不敢遽宣於口。意俟某生科名小就。再議。姮兒雅窈。公意亦殊以為不謬。故每公欲周濟生時。必從惠而贊成之。公幼子年十

三方攻舉。業苦無良師。欲延某生課讀。而嫌其年太。商之姮兒。笑曰。昔項索七歲為聖人師。某生長於項。索多多矣。况吾弟非聖人比乎。有何不可。公笑曰。諾。遂延某生課其幼子。初。姮兒第知生才。而未見其貌。家塾在適園外。西偏。姮兒繞樓傍道。聞東角。生課讀之。暇恒攜公子來園。開眺。姮兒自樓窺之。見生儀容俊偉。舉止不俗。心益慕。生固早耳。姮兒才貌雙絕。又聞其評詩及慈惠之言。竊幸此身得一知己。找不可以負之。又念一寒至此。豈能妄觀。繁擾。又嘆曰。此生不娶。姮兒寔終身。有志者事竟成。彼劉文叔。豈非人哉。同邑大冢軍某公。與公同年。登第。推勢赫赫。震耀朝野。公鄙其為人。交殊淡。其子某甲。以陰典得指揮千戶。家居。假父勢。魚肉鄉里。人多側目。甲以畏。託媒求姮兒為壻。公雅不欲商之。夫人入。故其富貴。極口允諾。公爭之曰。甲雖一時富貴。其所行事。恐終難免於禍。夫人怒曰。甲與女無仇。何得信口詛咒。且姮兒日長。似此門第。錯過。更許誰耶。公曰。某生年少。才定不久。於貧賤。吾意欲將姮兒妻之可乎。夫人達其面曰。汝真也耶。將女。給之。豈不異顯者。笑耶。吾志已決。汝休說。遂將姮兒許某甲。以公有欲妻某生之說。恐留某生。有礙。女聲名。翌日。遂辭某生去。公無可如何。惟有垂頭浩嘆而已。某生既解。公出。仍主孀姑家。知姮兒已字某甲。頗缺所望。鎮日。喃喃。語。如失魂魄。眠食俱廢。於固無子。將依甥以終。見生

病狀殊切憂慮不時就問所苦生日加劇自恐不起遂將原備告於氏且謂此生不一見  
短兒死不瞑目於慰之曰兒勿妄想從既字某甲並替其理復甚念寒暖以生才幾何意  
不發跡他日苟得志又何患無妻婦人哉生搖首曰姑言非也短兒我知已非世俗巾幗可  
比彼若知兒病必蒙垂憫但苦無人為通消息耳短兒之乳母王媪與短兒比隣素善與短兒  
病開來省問短兒不得已以生所語告媪媪嘆曰汝家那君就我家小娘子大好事倘夫  
情懷貪富貴許某公子以風儀難誠可惜不知我家小娘子亦非尋常人物此段因緣甚  
非所樂容老婦見時試以郎君白之倘蒙無嫌未可知然不敢必也可慰郎君切勿自苦老  
婦自有以報命於稱謝堅託而別短兒知妻生固已辭去心殊不忍又知夫人已將已許某  
甲為難室恐知甲固執終身自念終身失所託意忽忽不樂某甲喜將短兒早送其妻以  
中饋需人為詞親迎之期甚迫妻翁納美備極豐腴夫人大喜日首趨短兒檢點粧奩短兒  
本係愛女一言一笑皆能博堂上歡近忽神情懶惰日復一日漸難措持夫人頗深詫異乃  
命之曰男婚女嫁人之大倫也我為汝擇配不易今幸許某公子此色中第一等大神士其  
父氣煥炙手可執新廷用方殷指日可望枚卜不似汝父老不長進但圖逸樂違爾之休  
即論某公子家道豈止百萬汝嫁去便富家成一呼百諾似此大富貴何尚鬱鬱不樂耶若

卷四

二

難捨我二老幸在尚邑時可見面為汝計當無不樂也汝日來歡少愁多我殊不解豈當何  
衣物而報於故處耶蓋為我言之短兒不答再三研詰卒覺眉不舒一語夫人無奈只得曲  
意諭慰而去他日短兒晨起較遲尚未曉粧侍兒為其早膳恐勿用遲頭對鏡脉脉若有  
所思王媪適至驚曰幾日不見娘子何忽清瘦若此短兒嘆曰我亦不解何若此但覺此  
心毫無生人之樂古人有言憂能傷人我其不能久於人世矣奈何王媪曲為勸慰因又謂  
曰可賀娘子喜期已近某公子是吾邑第一等人家指日娘子過門榮華富貴享用不盡不  
知老婦登門尚可望見顏色否也短兒不待言果即正色側身向媪怒容可掬王媪自知失  
言嗔聲移時又問近日可否遊園園中有何花開曾作詩詞否作畫否彈琴否短兒但搖頭  
不語色稍靨媪因言昨有某秀才携一古琴玉斝金徽擬將其管夫人舊物腹並有喜畫  
馬之題孟頫手刻十字安老婦携至書室求售以其畫價太昂又恐損壞難以賒債故未將  
來短兒笑曰媪無論何如早晚能將來一看否媪笑曰因攜走近短兒身旁低聲笑曰  
尚有一可笑事請實老婦罪方敢陳說願聞之否短兒笑曰有何可笑事媪試言之或可破  
悶法不法罪媪曰可笑生的是畫不時自說娘子是孫知已不可負之此生除却娘子  
誓不他娶前自定中辭出渠鎮日如失魂魄飲食俱廢看來難以醫治渠言死不足惜及生

不一見娘子斷不瞑目旁人多斥其長長泣謂娘子非世俗巾幗可比若知渠病必蒙垂憫  
但苦無人為通消息老婦憐其憂而多情贈其代為轉達天下竟有此種痴情之人不真令  
人發笑乎短兒聞之始則涕淚滿面繼則吞聲啜咽及聞其非世俗巾幗可比却喜其生  
真不愧知己平日一片盡情熱心不覺一時感觸幾至泣聲痛哭短兒見此狀果  
信其言之不謬少開短兒泣泣自以羅巾拭淚溫復進曰果生如此多情無怪娘子盡  
憫老婦明日暮暮送來即暫屈生偏為妾奴汚面易衣會舉而至藉使一見娘子可乎  
短兒不勝喜似首肯媪會意必坐與解短兒曰媪須識之勿忘明日薄暮務將琴來切勿失  
信務我盼望短兒首肯曰諾比歸其告妻生霍然曰我言何如娘子命我死且不敢  
辭何況奴乎日映短兒今生以上汚面衣以須捷投以舉負之而趨儼然其奴由通圍入媪  
先見短兒問琴曾將來也否媪點首招妻生入妻生置琴几上見短兒漢粧靚服病容滿面  
而光采照人聲折欲拜短兒急止之命坐憐其為己不惜破衣垢面不禁受淚承睫顯素性  
英爽即收淚笑謂生曰君之癡情妻已盡知之矣以君之才實長貧賤天下美人勝於妻  
者甚多何患不有嘉耦妻自知薄命日來心緒惡劣猶如中酒病頗綿綿其不能久於人世  
也必是君幸努力自愛好自為之何必抵死與人爭鬪穢說生聽短兒言淚下泫泫方欲有

卷四

三

言忽待短兒報夫人至短兒大驚急匿復室中自扶王媪出戶相迎夫人問几上何來一琴  
短兒指是王媪將來求售者彼媪是管夫人舊物兒尚未審定夫人命將宋錦從解開就購  
下諸畫見金徽玉斝斷紋甚行又視其腹錦書兩行云龍門分無極紀玉於分冰絲與  
子期分靜好偕百年分友之旁行楷書書云皇慶元年中秋天水子昂為仲雅夫人銘於  
涇波鏡夫人贊曰銘字刻手俱好的是魏公舊物無疑魏公人品雖不免後人譽議然兒不  
愧一代才人此物可留為難金之助願吾兒他日能效魏公夫婦足矣願王媪索價幾何  
我處付給媪笑曰諾夫人又與短兒啾啾絮語久之始去媪已初下宅門前復直稱短兒問  
王媪生在此特為置之媪曰事已如此娘子不用憂慮可曾藏婢女房中老婦再伺陳攜  
出短兒無奈只得命諸婢同往宿即以婢房置其媪短兒待侍女索語樂為之用  
凡事毫不迴避時公家子弟已由詞館魯大司成遠宦京師聞林已字某甲心殊不懷素致友  
愛又以妹係兩親愛女特遣妻杜氏歸為料理稼穡杜本岐公的裔明察剛斷斷於男子  
到家教日見短兒情狀心竊詫異又聞某甲所為多不法亦甚腹非翁姑固弄錯配偶至短  
兒處適妻生在婢房開半窗外窺見杜至速掩其窗杜眼明已瞥見之嘿謂短兒素讀書以  
節義自許何忽有此曖昧事殊切驚疑短兒素與杜相得見杜至立身含笑杜執手慰問

近日眼食如何。姐兒笑曰：不過滿前。杜見王媪笑曰：我家小姑子，好期在邊，未免難捨。兩大人膝下，汝來作伴解悶亦大好。媪笑曰：唯唯。杜見房中圖書滿架，案上一帙，恰是姐兒以烏絲蘭手寫地頭小楷，自選唐人學腔內，夾近作一首，是擬李長吉宮注歌，並次唐韻云：捧心一顧粉黛光，施朱龍麝香。六宮裝脂中，酒白玉腰。當兒教教燈拍板，散燈不足忘朝。朝朝燒燭，新月愁眉飛烟波。一何誰人見好事，誣同賦感賦滿漢香。水枯春渚，暮雁足荒草鋪路。不如老流越中，白頭不到吳中去。杜氏聞畢，又信手一搥，是張文昌師師吟，見通首丹黃。四句密圍上二句，旁評云：既知有夫，似可不擇殊矣。乃感其纏綿之意，暫且繫之，可見人生不外一情。雖節婦一時亦難忍，拒絕亦以知已難得也。中四句是圍旁評云：四句未泊無理。良人既非庸流，尚會與人聚，有愧羅敷多矣。末二句密圍旁評云：賴有此耳。馬到懸崖，不得不勃然亦無可奈何時也。總評云：此婦已嫁，猶與外人殷殷通詞，將置良人於何地。作者且以節字標，且可見古人之怨，曾見世有男女，執往往限於門第，而不能如願者，處此境地，尤要確有把握，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司業此詩，大約有為而言，究不可以為訓。杜氏讀所擬近作，並細味評語，見姐兒立論正大，當不至於苟且，因借以風之曰：道讀賢妹大作，為先施胡素極妙，不知果有說乎。姐兒笑曰：據春秋三傳國語，先施本不知所終，以有襄陽

卷四

夷沈江之說，後人便附會借端，夷泛五湖矣。即洛神賦而論，不過陳思脫胎宋玉神如好色等賦，偶爾遺興，留枕之說，荒謬不經，考阿甄與陳思，年齒懸殊，况魏文情忌異常，陳思避嫌不暇，敢賦感甄乎。才人信口雌黃，可恨可畏。然二人亦自有瑕可摘，如先施果是范大夫妻，即不當再事吳王，阿甄既為袁婦，即不當再適曹氏。大抵女子須要守禮，謹嚴稍失防檢，即不免後人唐突，是不可以不慎。杜氏聽姐兒所論，殊深欣佩，因又謂賢妹大作，命意之既，既關命矣。故問所評節婦吟，大旨以節許之名，果能稱實乎。姐兒笑曰：此婦妙在多情，而不肯失身。守得身住，便是守得節住。則古人所謂內言不出，外言不入，以此婦律之，母乃過矣。曰：此為泛泛者言之也。若彼此亦既親，止兩相慕悅，外言無異自能飛入內言，無異自能飛出大抵聲應氣求，直如好友，雖男女異體，亦各忘形。既占同心，即期聚首，情之所鍾，真如針芥相投，固結不解。並非貪人欲之私，賤等法奔也。即有時情不能禁，偶越範圍，必須用力操持，謹守分際，斯夕觀而儆對，大覺偶一失足，男則狂且女則羞，媼老云：不見所飲，則其心不亂，是不可不慎。而又慎也。杜氏聽姐兒所言，已覺大意，不禁嘆服，歎乃屏去侍女，謂姐兒曰：賢妹好期已近，非惡嫂妄論，兩大人擇婿，未免太失檢點，奈何。姐兒聞之，淚下如雨。杜慈之曰：賢妹不必傷感，如可輪，必肯効力。姐兒見杜氏直其其真，自驚其不

覺紅雲兩頰，益增悲感。杜曲為勸慰，笑曰：惡嫂歸和俗冗紛糾，家中房舍，多未能到，未嘗費妹任屋共費，極也。姐兒謂房及婢女所居共八楹，杜氏故左右周覽，信步至婢房前，就手反寒其帷，羨見姜生大驚，回首問姐兒，此何人也。姐兒以杜前言有因，意已察悉，底蘊當不嫌，葉乃親親直答曰：此姜生也，並具告原由。且謂住此業經三日，無隙可出，如有荀且神明共怪，惟嫂氏察之。杜氏聞姜生之不及詳，度其傳容舉止，是不凡，嘆曰：妹果有異，又恐因羞致變，乃慰之曰：賢妹獨具特識，如彼婦遠好，久留在此，究非善策，宜速為計。姐兒含羞答曰：妹方寸已亂，惟嫂所命。杜知姐兒之意已決，素怨王媪是姐兒心腹，獨名姐兒，附耳投計，趨其速歸。又正色謂姜生曰：妾為君事，然費經營，君宜努力進取，為閨中人生色，切勿有負姜生感泣再拜，指天信誓。滿初下。杜計王媪已將車馬預遣去，適園紀綱人等，悉名姐兒身旁，姐兒至已房中，命姐兒結束，略帶金珠，敘歸，由適園與姜生偕遊。姐兒故有四婢，長名木蘭，年十四，目麗眉清，素解主人意，亦命俱去。又以千金付王媪，留為二人食用之。杜一一處分已，揭姐兒手，叮囑贈語，姐兒揮淚檢拜而別。一時竟無一人知者。滿二下，杜命稽查門戶，嚴加鎖鑰，滿三下，忽報姐兒住房火起，俄頃烈焰騰天，舉室驚惶，履多撲滅，而八楹已成灰燼。幸閣架不與他屋毗連，尚未延燒別院。惟姐兒未曾逃出，木蘭亦俱燬。公

卷四

與夫人悲慟欲絕。杜氏再三勸慰，乃已。某甲方準備親迎，忽得此信，大失所望，日惟沉溺勾欄，藉以排遣。亡何而東樓之禍作矣。初某甲藉父勢，在鄉無惡不作，會直指使者，巡方過此，叩馬鳴冤者，數百人，直指素有包老之稱，聞詞大怒，拔實一封章入告，並劾其父納賄索賄數條，確有左証，朝廷震怒，即日降旨，削其父子爵，遂成煙燼充軍，沿途不得逗留。所有家產一概籍沒入官。某甲在路，惡毒清校，毒氣家軍，公老年慟子，兼以跋涉勞頓，未幾亦殞。一室竟無遺類矣。姐兒既借姜生出亡，自損水難與王媪，在躬鄰買屋一所，什雜茅舍，荆布自甘。王媪稱稱為甥女，見者但誇其美，而不知其為女公子也。姜生仍居於氏家，偶來與姐兒相見，親如兄弟，敘叙朋友，一言不敢抑，衷以感姐兒知己，惟恐有負下帷之苦。遂親俱提足，試得館選，檢輪林院，編修乞假回籍完婚。是科主試官六人，公家子已替少宰，預以與姜生同里，謁見時，傳覺親洽，聞公舊有東床意，未免傾軋同懷之情。悼念亡妹，薄命慘死，又念某家宰父子如此結局，妹若在更難為情，反以早死為幸。當姜生旋里，少宰託帶家書中，盛誇姜生才品俱優，自慶得人，且屬公為之留意，執柯，姐兒自姜生計，借北上日開門，焚香，鼓所購管夫人舊翠聊以消遣，聞或教木難下，或遇花開時，對花寫畫數筆，或作詩填詞，以抒懷抱。一日，請老杜佳人五古一篇，反覆披吟，不勝感慨。因次韻評述，並憶嫂氏杜少卿夫





柯壽鞠字丹書廣陵樂工女也其大母八十誕辰壽女冠持贈丹菊一枝為壽翌晨女坐送  
以名之髮此失怙恃杖無賴常入勾欄中六七歲聞人誦詩竊聽之見文士即求指授一聽  
了了十歲初度口占一絕云戲控青鸞下碧空十年塵債西歸此生不作繡樓鴛鴦抱秋  
心老態宮一時傳誦會謂是兒命薄心高恐非佳兆及長而悅富兒大賈爭以禮聘媼之  
輒時分濟寒暄年二十自以千金脫籍私謂押客某甲曰兒益日漸增矣沅風塵中於無  
了局頻年私積不下十萬金頗可自給願乘色毛裏擇一才貌俱優可同白首者以此終身  
君聞人多矣煩留心物色倘富意不吝謝也甲笑曰諾徐圖之有山陰陶公子者少年俊  
美薄遊廣陵雖女之名兼利其賈賂甲求為說合時女已獨居謝客甲特往送公子勸其棄  
並欲誇其門第才貌女命導公子至相而後可既至果一見目成兩心相許公子言妻病瘵  
頻年死在旦夕雖暫居蓮室一俟中饋虛人即當正位甲居中心感女意遂訂割臂之盟定  
情後兩情相投同生共死居無何公子告女將如京師納賈求官問何官之指曰俸丞可耳  
問何不守守枚曰固所願也余實不足何問所結幾何曰五千金足矣女笑曰此亦甚易辦  
妾當足成之奈何甘就冷官公子大悅翌日女為治任租錢出五千金付公子遂送蓮室早  
去且歸免妻久盼公子唯唯訂期珍重而別適期公子不至女問某甲但飾語支吾及詰詰

表四

賦爾與之以大快其欲可也妾去矣遂別眾從容上與登舟而去公子面如死灰眾相對歎  
息但媼笑公子薄倖而已女旋廣陵憤鬱變計曰一語不可再誤今必得一中青年名士之在  
官者而事之且非續娶不可會准安府教授周廣文五十歲偶遺謀求為繼室女風耳周固  
名士欣然許之嫁後琴瑟甚歡越歲生一子周益娶之前室固有二子嘗與女言冷官多子  
慮無老無以資撫寬女曰奈何周曰老夫固善臨矣術向苦無窮聞卿若私蓄若假我權子  
母不患不得什伯息也女曰業夫妻矣君不早言妾物即君物但擇君耳何假為遂傾積資  
出所蓄十萬金付之周得金罷官業離不三年得子金三十萬即罷所業肆延設席延女上  
座自捧危以獻曰賴卿母金得少子孫不憂凍餒皆卿之賜雖然卿出身卑賤無不知  
者僕縱狂亦不合儼然聘為繼室即僕自願之其如天下後世口實何女曰妾從君生子  
已扶杖矣何忽出此言豈嗜昔中且之誓非君意耶周曰良有之何以聞卿所蓄甚富始妾  
言之藉可運善生色一洗寒暄今幸如願卿之母金當仍歸卿並酬以什一之息我有官蓋  
亦以禦冬老夫老矣卿近中年獨處孀居兩足存活自今以往請永與卿訣矣女曰訣則訣  
矣妾所生報將為置之曰卿如難割愛將離俱去可耳女曰諾即日携子挾金仍旋廣陵乃  
鳩工庀材大治第宅購良田沃產擇老成紀綱司之每歲出納躬自會計日益饒富不惜厚  
俸聘延名師以謀其子子十四歲周歿女實重購子斬齊賜吊周之二子拒之許不入門  
恸哭而返或謂女十歲時所為詩終成讖語所謂心高命薄者非耶自以辭鬱不樂四十歲  
後改號瘦菊老人然風骨珊珊雖當中年望之猶如二十許人  
里蔡子曰女謂一誤不可再誤若陶之言大氣鴻少年輕薄不可托以終身猶在女之意中  
至周之為人儼然名士蓋已中年名稱繼配女之嬌態變計亦殊鮮的蓋善處琴瑟在極  
子已扶杖我物即君物蘇君揮霍豈尚有意外變歟不謂一洗寒暄頓思決絕始知嗜昔中  
旦之誓不遺糖為流利之媒一旦如願還金遂得携離俱去似周之巨測無情誠非女所及  
料也而乃嘵嘵強強以天下後世口實為詞然則陶聞女言始於愧不一語似天良尚未  
喪盡周則巧言厚顏口給架人真可謂老而無恥矣世之所謂名士者固如是耶

表四

九

伊莘農相國言

伊莘農相國言人生枯榮升沉或由福而禍或由禍而福皆有定數殊難逆料不見千年五  
十猶於漢晉節義堂西偏枯坐胡床仰屋無幾未核方碑時耶客請其說曰初余除陰雲  
南通判因公室更謀去彭潘不得回棹被劫無單求輸資乘本賤資谷司閩者以註誤廢  
員斥不與還德告真三始領之今少待但見大小吏分隊會劫白事司閩者次第傳命司道







親即扁杖也

里蔡子曰此陳祥浦為陳西堂字者西堂為予述之以其近似故筆之嗟乎一念之善頓悟大道當日不忍一驚遂致萬世血食偏天下可見聖賢仙佛皆同此好生之心也

邑人某甲

邑人某甲歲餘無以為計家僅存一舊竹榻妻使負住西村富翁家易升斗粟富翁愛其光如捧漆言定以斗米千錢易之會隣人來翁指以相示且鳴得意隣人冷笑曰君嘗自矜算無遺家然以有用之寶易此不時之物其計無乃太左尚何得意之有富翁素聞書畫果悔而反盧甲無奈負竹榻歸妻言之且咒且詛相對計窮中夜俱投殯死翌日元且隣人祀祖甫畢忽見甲夫婦披髮嘔血入門戰手指而言曰我以物易錢米千汝甚事富翁已有成說為汝一言所償致我夫妻計窮我於非命汝安心乎今已懸於冥府亦不令汝家妻然度歲也言訖直前相攫隣人駭絕倒地妻子趨扶牀上但見色如死灰以手捧心自責曰吾過矣吾過矣吾無何妻亦病卒其子尚未成童家產盡為匪人所賺後竟不能成家矣里蔡子曰富翁性吝嗇高興其偶然也鄰人如解事迎機贊成固妙不則誠口不置一詞可也乃冷笑相語語直刺心彼吝嗇人聞之為得而不反盧嗟乎某甲嘗計無所之之時甫

卷四

十六

得生機修爾失望斯時隣人試捫心自問富翁因我反盧於人固有損矣於己復何益乎致夫妻泣死相對俱盡能不抱恨泉壤也哉先師孔子有云君子成人之美文嘉帝君陰陽或有云行時時之方便種種之陰功觀隣人一言債事亦何不成人美不行方便乃爾耶其復慘報也固宜

秦氏婦

姑蘇有秦氏二姓自祖以來合計在楚貿易後生業日隆實盈百萬鄰人稱羨美而且姘會秦有悍婦武斷烈於鬚眉蔣因以甘言面之咬與秦氏割棄分毫情信之遂據肆與松不十年兩姓家室相戕殆盡悍婦忽膺奇疾矢從口出醫不能治未幾將死剗中斷如利狂叫一聲而逝是可為疑信疑言及陰險慘毒者此葛翁人所言兩姓皆與翁人有瓜葛也里蔡子曰兩人奇疾足見冥罰之靈

某銀

姑蘇洞庭山某銀某氏每遇娶婦必設法恣虐其改嫁已則從中漁利藉以餬口他日自蘇州城中執柯某越舟旋家舟至中流忽雷雨大作雲霧橫人不能自見其掌頭須臾雨霽雲山編舟中不見某銀某氏訝之既舟將泊岸聞崖中有人呼救聲某銀某氏疑是某

毆毆之果然但見泥塗滿地積積不成人形蓋天怒其平日欺人名節始薄繼以不學也堪後身改為善不敢復為滿婦矣此亦葛翁人言

里蔡子曰此銀卒改為善較勝滿婦向使薄謹而不知自學當且能終老之哉天道許人自新者過者皆當以報為法

吳明府

山右吳明府成之初以進士出為縣令頗著政聲子報服闋還直隸新城縣令到任匝月萍蓬見一老嫗布衫面目黧黑徘徊室室叱問誰何其人怒目答曰我到處被劫今始得之不敢怨直前相撲吳大駭疾呼役執叱命縛之役執問所縛何人吳怒讓之曰立室室者爾曹豈不見耶爾曹不見有人吳知有鬼物大恐疾趨入內其人亦尾其後手掣一棧長尺有半立吳左右自是凡飲食時即以棧橫截吳領下滴水粒粟不能下咽且曰汝昔以此物賤我命我今亦以此物還報之不亦可乎吳憂懼成疾署中各友書房連避幾偏室不能免有時睡其人不在側多索飲食甫入吞其人即至罵曰汝尚欲飲食夫生耶以棧橫截如初尋以錢死或曰吳初任時曾因職以棧橫榜一人並絕其粒痰死獄中一時究之故其鬼來索償也然耶否耶有民社之責查覓之亦可自警吾友葛翁以我司馬在吳幕中目所親睹同

卷四

十七

遊漆中為子言  
里蔡子曰或謂吳初在都中貨鄉人某蓋金得官後攜其人至任約償其債既以數甚鉅各欲負約遂謀構其人於法而潛令獄卒絕其粒竟致餓死果爾天良盡鬼即以其道還治其身可謂冤冤相報報還不爽

陳司馬

紹興陳繼仇與下急向為直隸制軍司夙備品學為當道所倚重後人有慶陸者以同知需次繼為游揚補官後繼亦納賄除大名同知尋以卓異上考適慶陸任滿例得連擢時正定守出缺心頗覬覦繼奪其席遂造謠語嗾言官劾之繼以桂講停連復訪知為慶陸之謀以恩施而反仇報志憤而卒事既傳捕司大府以及宣慶不直慶陸遂以才具庸劣勒令休致回籍甫抵家門即謂左右云陳司馬同我一路來爾曹連汎掃蕩事小心故待左右問陳司馬何在曰已升階矣爾曹豈不見耶家人見其神情恍惚知有異急送至寢室但聞喃喃語謂陳司馬要我對質我去矣奉命無何龍虎山天師煉至正定府城隍已補紹興陳繼

里蔡子曰可見陰曹與陽世不殊繼既真除宜知慶陸亦必有應得之罪也然則枝

刻者觀此不亦厭自及哉此亦陳西堂言

林道村方伯

吾皖林道村方伯之望賦性端方。未躬屢獲自言。聞者皆謂其師。故動回匪。屢館後有樓。頗覺幽靜。美命僕從。解裝其上。夜漏三下。甫就寢。忽聞樓下窸窣有聲。一女子。素衣。進入。走。傍榻前。含羞微死。狀甚異常。粉香撲鼻。方伯知為妖物。將取。林頭。寶劍。擊之。女子。既之。笑曰。公何為者。而忽為作劇耶。方伯。慮其為。美。寶劍。在。手。女子。却步。操手曰。咄咄。公勿為作劇。我去。我。去。言訖。旋。不見。復。聞。人。言。樓。間。有。妖。物。居。此。月。餘。亦。竟。不。敢。再。至。矣。

里。子。曰。老。子。謂。不。見。所。欲。則。其。心。不。動。吾。亦。見。所。欲。則。其。心。亦。不。動。左。氏。謂。妖。由。人。與。彼。妖。物。之。來。而。能。如。方。伯。之。心。不。動。雖。妖。物。亦。無。如。何。為。發。有。之。曰。色。不。迷。人。人。自。迷。凡。見。色。而。心。亂。亂。者。無。不。為。其。所。迷。矣。况。妖。也。耶。噫。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浙江學使署抄

太湖李南。學士。國。祀。視。學。浙。江。招。十。裏。探。試。卷。有。樓。三。樓。李。詩。屏。大。令。居。其。十。居。其。西。樓。上。舊。有。松。仙。往。往。聞。履。聲。索。索。相。處。既。久。亦。不。以。為。怪。樓。之。右。有。定。香。亭。四。面。環。水。繞。岸。飾。修。竹。暑。月。同。人。納。涼。其。中。說。鬼。談。天。嘖。嘖。甚。樂。一。日。清。晨。閉。樓。上。嘖。嘖。聲。其。聲。甚。烈。不。解。其。故。忽。汎。掃。夫。來。言。有。物。大。於。鶴。被。天。噬。斃。亭。畔。同。人。趨。視。知。為。狐。子。恐。其。類。遂。恐。修。怨。因。共。焚。香。致。祝。謂。大。無。知。有。傷。其。類。於。人。無。與。法。曾。如。欲。害。惟。但。請。擇。所。噬。之。尤。而。自。誅。之。可。也。越。日。果。有。一。犬。身。受。多。傷。而。殞。先。是。西。蜀。卓。海。帆。相。國。曾。學。時。奉。西。天。三。十。餘。頭。以。防。穿。窬。同。人。夜。話。亭。中。每。每。生。牙。痛。癢。是。夜。人。散。亦。亦。歸。歸。料。歸。不。虞。為。大。所。哉。云。

卷四

十八

里。子。曰。夏。在。定。香。亭。暑。夜。納。涼。同。人。以。千。年。才。穎。冠。舉。書。所。覓。狐。事。相。戲。于。所。居。官。舍。後。樓。西。極。天。熱。窗。棧。盡。除。偏。懸。蚊。蠅。修。屋。新。松。暮。雨。初。霽。窗。外。梧。桐。數。株。月。影。娟。娟。同。人。散。後。子。歸。就。寢。倚。枕。反。側。不。能。成。寐。忽。隱。隱。聞。環。珮。聲。見。簾。外。一。女。子。靚。妝。高。髻。排。徊。庭。畔。既。以。掌。拍。檻。者。三。心。知。為。仙。也。梅。神。愈。感。深。嘆。致。祝。謂。同。人。戲。語。究。屬。無。稽。賦。生。雖。惡。詎。敢。唐。突。仙。如。有。靈。伏。惟。禱。祭。祀。畢。忱。瞻。衣。杖。朝。廟。觀。輿。而。去。今。思。之。猶。為。悵。悵。

里。子。曰。著

蘭。若。師。主。著

四川武弁某。嘗。指。入。都。限。日。行。三。百。里。傳。甚。時。冬。月。望。後。白。晝。苦。短。薄。暮。路。遠。古。廟。天。色。已。曠。思。入。廟。暫。憩。俟。月。出。再。行。下。馬。入。廟。見。鬼。鬼。數。輩。填。塞。道。徑。無。備。連。佛。殿。二。聖。前。殿。正。中。供。佛。香。火。斷。絕。兩。偏。廟。房。西。已。傾。圮。東。廟。房。中。停。枯。槎。雙。扉。半。掩。殿。後。小。院。樹。數。株。皆。粗。十。圍。葉。青。烏。樹。間。仍。到。前。殿。佛。座。下。洞。然。中。空。可。容。一。人。四。圍。散。木。板。頗。可。遮。風。乃。解。佩。刀。置。佛。龕。中。展。被。座。下。甫。經。僂。仰。聞。馬。蹄。聲。自。遠。漸。近。候。至。廟。前。始。就。板。覆。窺。之。月。裁。出。山。形。狀。隱。約。可。辨。前。一。老。者。乘。馬。後。騎。雙。駒。年。約。五。十。許。氣。象。莊。偉。後。一。少。年。徒。步。相。從。貌。亦。魁。梧。老。者。下。馬。以。鞭。授。少。年。相。將。入。廟。繫。馬。西。極。老。者。命。鋪。榻。殿。階。居。中。端。坐。少。年。屏。息。侍。立。意。殊。惶。悚。忽。聞。老。者。叱。曰。我。自。弱。冠。浪。跡。江。湖。雖。藉。藉。為。生。然。必。取。之。有。途。緣。定。不。敢。狂。悻。美。肆。淫。極。有。干。天。譴。至。今。三。十。餘。年。幸。逢。法。網。清。夜。捫。心。未。嘗。不。職。此。之。故。不。圖。汝。甫。入。吾。門。便。亂。吾。法。前。日。之。後。若。非。吾。獨。殿。後。汝。曾。二。十。餘。人。能。一。得。生。者。乎。少。年。鞠。躬。對。曰。唯。唯。會。謂。幸。賴。吾。師。庇。庇。各。叨。俸。免。老。者。又。冷。笑。曰。後。聞。其。家。有。少。婦。守。節。極。孤。汝。入。其。室。既。污。其。母。又。殺。其。繼。汝。心。安。乎。以此。惡。毒。毒。惡。令。人。髮。指。皇。天。有。知。決。不。汝。恕。一。時。微。停。漏。網。終。必。不。見。於。大。肆。有。日。猶。獲。實。為。吾。黨。之。累。汝。試。思。之。我。尚。能。貸。汝。乎。少。年。聞。之。倉。皇。伏。地。叩。首。曰。弟子。罪。該。萬。死。求。師。恕。願。受。責。罰。老。者。唾。其。面。曰。今。汝。尚。欲。求。生。乎。聖。人。之。道。不。外。一。恕。字。汝。家。亦。有。婦。孺。懼。此。慘。辱。汝。心。甘。乎。毋。多。言。拔。所。佩。刀。授。之。曰。速。伏。刀。以。謝。寡。婦。且。惡。孺。子。之。魂。可。也。少。年。果。空。刀。再。拜。自。刎。而。死。老。者。起。立。顧。尸。長。嘆。拾。刀。拭。血。設。而。佩。之。又。自。取。履。履。馬。鞍。牽。馬。出。外。乘。之。鞭。鞭。而。去。某。聞。之。感。惡。初。頗。悻。悻。以。老。者。所。言。居。然。盜。不。難。逃。不。禁。點。首。稱。歎。月。色。將。中。不。敢。再。驚。將。起。趨。路。突。聞。東。廟。喚。然。有。聲。厲。如。老。氣。某。大。驚。始。再。窺。之。俄。東。廟。房。門。一。物。自。內。出。長。丈。許。備。體。白。毛。茸。茸。走。至。院。中。東。向。望。月。目。光。皎。皎。炯。炯。若。擊。擊。俯。視。地。上。死。尸。拊。掌。狂。笑。試。以。足。履。向。身。抱。尸。起。將。首。級。擲。地。下。襪。去。衣。履。始。則。就。腔。飲。如。繼。則。咀。嚼。嚼。骨。齒。牙。亂。如。貓。食。鼠。久。之。始。盡。又。將。首。級。拾。起。揀。髮。作。潭。脫。髮。左。盪。右。梳。無。不。可。支。隱。隱。聞。雞。鳴。其。物。張。皇。四。顧。擲。去。首。級。復。對。月。披。髮。狂。笑。村。宰。者。再。徐。徐。入。東。廟。房。去。某。毛。髮。森。豎。汗。流。衣。情。起。踴。足。將。所。食。擲。東。後。中。縛。負。骨。上。往。復。院。查。馬。出。門。路。癡。癡。約。行。五。里。許。忽。憶。所。佩。刀。脫。置。佛。龕。金。符。未。及。攜。帶。廟。中。死。尸。為。怪。物。所。食。僅。存。首。級。衣服。日。後。必。為。疑。獄。刀。上。故。鑿。已。姓。名。恐。因。刀。連。連。空。累。難。免。獄。

卷五

追身揭取又恐東廂怪物復出難與抵敵躊躇再四意難已嗚怪物當不足為慮其意其轉  
馬頭至廟下馬輕步趨赴龍佛取刀疾出果開東廂房箱蓋格格作響賊其飛身上馬絕塵  
疾馳五十里東方大明心始帖然

里察子曰老者殆盜而近於道者歟所言不外天理人情此可謂盜不盜非常盜也少年  
所謂兒有餘章戶弄性賊亦天罰所及也惟此弁欲圖少懲意外攬獲不少交曉所獲二事  
是真關所未聞見所未見追身取刀不為無義然出險入險勝略實屬不弱我今聞之毛髮  
竊為之森豎也

歐公子

粵東慈雲庵內供觀音大士香火極盛比邱尼繁有徒縮髮纏足衣飾與人家閉閣無異託  
名清淨法場其實色界情天較幻榻為尤甚少年美男子無意獨身誤入必使身登佛國生  
還無望也有歐公子者甫成童貌頗俊曲逢春日踏青偶過庵外見倚門兩尼一年可十七八  
一裁及笄色皆嬌艷而少者尤幽媚日吟笑倩風致天成童子何知不覺停駐注目愛戀甚  
切兩尼見公子耽耽長者笑附少者不知作何耳語便向招手公子大喜趨就之長者遽挽  
其袂向內偕行少者緩步相從既至內室牀簾隱隱珍麗異常爐焚龍涎百和等香薰騰

卷五

一

繼拉公子坐坐榻上錦衾繡褥俱極精緻小鬟進茶手捧獻公子展問姓名門第自言妙  
梅法號淨影此間三十六花覆已行十九君在此小住當共相見公子問少者何名何處不見  
淨影笑曰妾名妙蓮法號淨香幽最雅尚羞見生客熟則可常相聚但君寬心住此此間飲  
食起居無不可惟君所欲恐歷久所厭君當樂然不願生也正絮語間忽聞簾聲響環佩丁  
當從門外笑語喧呼曰聞十九娘招有嘉客何故而獨樂不使人知耶淨影謂公子曰三  
姊領塵姊姊至矣俄已入房生起問訊三姊妙蘭淨因四姊妙蘭淨塵七姊妙桂淨蟾九姊  
妙貞淨果十二姊妙華淨馨十七姊妙蓮淨珠廿四姊妙蘭淨韻廿五姊妙藻淨思卅姊妙  
桃淨桃卅一姊妙若淨嬌卅三姊妙葵淨憐卅四姊妙蕙淨寶共十二人淨影俱一一為道名  
號並為言公子姓名門第公子視塵姊具安同妍目不暇給淨因笑問淨影卿何以致嘉客  
客我輩閣席否淨影笑曰官粹主人正慮無以款客得眾姊妹陪話甚喜乃並列兩几水陸繼  
陳各序齒環公子而坐流觴擲戲盡歡酣嬉漏二下甫罷淨因率眾與辭曰今日叨陪嘉賓  
當須知諸姊妹送為賓主以饗饗公子解人當不見却公子唯唯淨因又笑曰吉席頭筵須  
十九妹獨占我輩合當連送母今人生性臨行又攜公子手端相良久笑曰爾以好花  
初蕊恐不經風狂雨暴梅妹須溫存愛惜之塵姊妹同胡盧一笑而散淨影送眾出命婢剪

瑞樓門笑稱公子有蘭之曰君日間既就法視何為也公子紅暈兩頰笑不能答淨影益憐之  
更自縷私小結聚又為公子脫衣趣與共寢公子情實難開未經人道牀第間惟淨影實左  
右之事妙蓮謂公子曰妾命薄隨隨墮空門兒時一念之差誤破清戒自悔恨今年甫十八  
破戒以來三年於茲接君得得二人一婚一誤不敢再誤倘非其人誓不苟合今偶然遇君竟  
不能自持君自是佳公子前程遠大與妾相守當可無慮然此間瓊瑜不一恐一但為眾所  
劫妾雖欲維持力實難敵奈何大故違人責於應變可行可止權自已操切勿乘興不自珍  
重致貽後悔而怨妾作備也公子慰之曰卿所言字字珠玉小生敢不放縱容歸家重白高  
堂求卿與共白首母多慮也淨影嘆曰此固大好事但恐不能耳公子問何以故曰難言也  
難難已嗚遂重作陽臺之夢夢覺日已照窗淨影推公子起曰會話失眠未免為塵婢所笑  
可以與矣相將結聚與散甫畢大姊名妙純號淨綠者已率眾姊妹聯袂而至寒暄入房笑  
曰昨夜醒商招同眾姊妹作珠江之遊歸已夜漏過四十刻聞梅妹招有嘉客竟至失陪今  
特遣眾同來謝罪淨影合羞答曰正擬拂沐往省姊妹不謂玉趾同降於是二姊妙松淨貞  
五姊妙櫻淨花六姊妙蕙淨露十四姊妙若淨韻十五姊妙蘭淨石十六姊妙杉淨碧十八姊  
妙萱淨忘二十姊妙蕙淨蘭廿三姊妙芝淨靈廿六姊妙荷淨英廿七姊妙微淨完廿九妹

卷五

三

妙蘭淨字卅五妹妙蕙淨佩等俱各與公子問訊大姊淨綠凝視公子戲曰是兒粉粧玉琢  
真怪阿梅玩弄忘曉又顧謂淨影曰我等已議定為東道慈姊居長已備小燕且同眾先  
徑客廳候候十九妹須代作主人即速借客意臨免使久待淨影諾諾淨綠等既去淨影又堅  
囑公子曰妾承謬愛三生有幸今大姊招飲又不散辭但恐此後恒飲糾纏皆居君為善貨  
爭寵厭嫉必蕩君心妾雖且弱力難抗眾不能再侍食枕昨夜所言切須留意倘高與欲圖  
兼愛則性命休矣不可不慎切記切記公子笑曰卿太過慮何至若長淨影嘆曰但願不至  
若是便為幸事乃攜手同至客廳則見珠圍翠繞簾花暮集八姊妙荷淨樂十姊妙荷淨琴  
十一姊妙荷淨楓十三姊妙櫻淨含廿一妹妙桐淨微廿二妹妙蓉淨雲廿八妹妙竹淨修  
卅二妹妙棠淨海等職在淨影一一通其排姓名字公子俱合十為禮環視眾姊妹修短體  
態無不得中合度惟獨不見淨香心竊訝之附耳以中淨影各曰深自有事君在此日欠何  
恐不見足日廬中共設五席如梅花式圓桌環列淨綠屬公子坐客位自主主位餘各按排  
行環坐珍羞盈進異味多莫能名酒亦甘芳公子量圓豪羣姊妹皆工歌故奏淫靡之音綠  
竹檀檀一時並作公子目眩耳悅實難自持約約輪流公子雅不欲却左顧右應樂而忘死  
淨影或為乞免食謂公子自樂之干卿甚事一夜假沉憊那便如此醜態令人齒冷淨影乃





淨香請諸有司與俱歸其餘俱責令配人將卷改為公所淨香早失佔侍使告其舅於留  
為公子還室俟親迎而後成禮公子調攝半年始復其初禮妻甚賢入門愛淨香濕存可人  
又感其相扶公子略去嫡庶願締姊妹及初當夕果然處子也初淨影與公子一夜綢繆居  
然體孕後以母疾回室母愈聞香已與姊妹雲散不勝賦傳聞淨香已歸公子竊深羨羨自  
幸未及與福誓依母奉佛懺過決不他嫁及分鏡儂然男也守志益堅淨香固與淨影善聞  
之告公子公子念其相持情殷幾至禁石成仇實為薄倖又聞一索得男尤深慶幸與淨  
香商之故使人風示父母父母望孫正切即使淨香往請其母以禮迎歸淨影嘗戲謂公子  
曰妾當日謂君當以樂死不謂尚有今日公子笑曰當日不能從諫如流幾不能與卿相見  
淨影笑曰何至若是卿請母處公子笑曰卿休矣而今而後吾知免矣吾過矣吾過矣  
里蔡子曰語云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三十六花裡中而有淨香可謂翹楚矣如淨影者一度  
春風飄然不再其拳拳敦勸至再至三即達比受君何以異且預為料慮自悔作俑為罪  
之魁卒以侍母獨歸未及與福不然與眾同譴雖非罪魁亦難辭厥罪惟均矣何至若是卿  
請母處公子固屢言之矣乃竟不至若是實出淨影意料之外觀後日戲作報復語可謂得  
意之極然若不得淨香雖有魚腹傳書之謀又將焉用彼卷中之坐待其斃大化滅跡者不  
知凡幾何物公子而獨能幸免耶不登佛國得遂生還其誠徵倖於萬一也少年運事者觀  
之可不凜之慎之歟

虎豹  
虎尾其氣腥以獵飢飢垂尾江邊魚為食鱗鱗各體大魚多為所釣岳州城故瀟江  
口有虎垂尾魚通有大魚過聞其腥鱗鱗連叩其尾虎痛甚急身一躍墮城堞齒間虎在  
堞內龜在堞外如負擔然虎痛尾愈擺之持之也愈固天明有人過城下見而兩得之以  
龜擔虎有功遂殺虎而昇龜於江

俞善堂  
道光甲辰秋吾邑東鄉農人某地得一螺勸勸封口破之白氣一道上沖十餘丈忽聞空  
中有人言曰悶然也閉我二百餘年不謂再睹天地其大驚駭仆地上空中又言若精無  
畏吾感君見故必有以報不致果君也君歸既聞當夢中相見吾去矣言訖絕不聞聲某居

惡在耳以為白晝遇鬼賦靈粹不能與俄若子來鉤見某卧地呼之不答莫喻其故相將  
扶歸某喃喃語但稱怪事叩之又不可了了意其中惡俗以清水一碗置三筋其中左手  
扶筋右手掬水澆筋上口默呼鬼神名筋直立碗中即知為某神鬼所憑取茶米一撮撒  
碗中覆之病立愈名曰出湯效驗最速某更如法覆之果少安思睡戒人勿擾夜果夢一古  
衣冠少年揖而謂曰我俞善堂也感君破碑得出特來相謝某審其辭曰子與君同里前明  
思宗殉國之次年乙酉七月晝寢見一見隸來出鎖索繫子頸拘至一處儼如官署堂上坐  
一官氣象尊嚴怒容可掬旁一吏唱名令跪索下上生者叱曰汝家累世受國奉養奈何  
賊屠毒生靈罪應炮烙即見鬼從昇銅柱一具高約八尺許置堂西隅柱中燃炭烈燄飛騰  
上下俱赤上坐厲聲喝令將子炮烙左右兩鬼從青面赤鬚狀貌猙獰應聲曰諾一掠子髮一  
襖子衣子般般服乘心膽俱碎急大聲哀呼曰小人並未勾賊受此酷刑心實不甘上生怒目  
叱曰汝猶呼冤也耶即將一冊攤付子閱冊上大書極兇鬼犯一名余善堂南直隸銅陵縣人  
順治二年夏左師次九江該犯勾其部曲擾劫沿江一帶居民除淫擄不計外共殺老幼男女  
六萬八千四百三十五人罪應炮烙六千八百四十次子聞之急辨曰小人乃桐城俞善堂生  
平並不識左帥部曲尚求察宥上坐顏色頓霽曰汝非銅陵余善堂耶曰然上生命子起並

命吏稽子陽壽尚有三十七年上坐叱責隸語拘命答三百仍令送子還陽甫道一日天  
熱屍已腐臭隸懼曰殆矣子執其袂問曰汝將焉置子也隸躊躇久之曰表思得一策  
較生人為樂君願之否子問如何曰南山有狐拜月鍊丹大道垂成吾竊奪丹付汝吞之  
可作鬼仙並可從心所欲不較生人更樂耶子見屍已腐無可如何只合首肯隸夜携子  
至南山果見一大赤狐跪而拜月口含一珠忽吐忽吸大如彈丸寶光耀目見隸潛出其後  
伺其吐時連擲以授子吞之狐失丹大哭起與隸鬪隸笑曰始吾畏子今失丹則奮也  
吾不畏子矣狐無如何白眼視子曰丹被吞吞此殆天命得登仙錄須無忘戒然又須還  
我千年乃得成道一怒跳躍而去子吞丹頃刻即成人體並可隱形隸囑曰智若君丹如  
一意修造十二年即成地仙又十二年可晉天仙最忌犯色戒而編婦處女比邱尼三種人  
尤宜忌之犯者必千天譴且露形賦世亦所不利均宜嚴戒若其勉之于謝表表自後子乃  
探名山海巨川陸不車水不船下連九幽之地上昇九重之天凡十洲三島宇內所稱名勝  
者無不悉志子之遊觀不飢不寒隨處而安惡鬼御殿居然散仙惟欲心未斷見美色不能  
忘情初猶謹守自報教其所戒三種人概不敢犯意勾欄中人無傷名節因擇之尤者而  
狎之色戒既破心日放而難收後見良家好婦人亦漸垂涎而染指焉子服丹與真常鬼

卷五  
卷五  
七



固無足慮惟新雜初製當飼以珍物庶可運其毛羽壯其筋力却聞數十卵僅得此維可  
知精氣獨鍾無怪其餘靈也計明年此時新雜當亦可為老雄之助制兩妖不難矣曰此  
兩難與他難何異曰凡難皆徒皮上掩此則相反名曰怒晴是鳳樓也別去歲星一周客果携  
兩難來訪主人其難已長成居與老雄相等客即下榻主人之客他日又見少室紅光兩  
道客喜呼主人曰妖物又出矣越日薄暮客獨往主人欲同往觀之客止之曰君不能  
勝妖物中毒可慮客去主人留心遠察二更後見少室之紅光復灼猶之擊電兩股以閃  
以燦或東或西或南或北或抑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奮激如魚躍或少卷而驟舒或將前而頓却或燿燿而燿燿或五尺字芒疾馳斜掠半明  
半滅陟萬丈而一落至人色駭心喜如小妖已告破尚有紅光一道忽高之忽低之忽仰之  
忽俯之氣漸披靡其亦無能為果不一伏奏時宛然散葉漾空據為狂飈之所捲飄蕩蕭  
灑站站然而下墜荒紅光悉絕東方欲白主人知兩妖并除姑飯茶以待客俄見客左  
手籠難右手以樹條貫搜兩妖而受主人迎而賀曰知大功告成喜為君賀客嘆曰兩妖雖  
除惜兩難皆受重傷奈何主人視小難竟體毛羽脫落殆盡僅存一息老雄亦毛羽微灑精  
神沮喪又視其蜈蚣大者長約六尺左錯已脫足尚有一二蠕蠕動者小者長五尺許雙錯

卷五

並去足已矣其大半僅如枯木矣主人問此尚有用否曰紅光外燿珠當不少即兩難亮以  
製刀劍鞘亦值千金也乃以兩難授主人屬善視之且謂出力過甚小難不過十日老難不過  
半年皆當羽化有功於人尚其瘞之其身受重毒切不可食慎之慎之越日客辭主人又以  
二百金相謝以木匣盛二妖前之而去後兩難果如期先後俱斃主人謹遵客所囑遂瘞之  
廣東駐防漢軍劉協領遺奇俠士也生平正直不阿尤以膽略自負弱冠時落拓無聊偶遊  
三元宮有道士見而奇之因與訂方外交款洽甚密劉有疑急必竭力相濟毫無吝色劉不  
自安時愧無以為報一日訪道士見其頻頻嘆息似有憂色劉叩之曰師何為者而鬱鬱若  
此脫有用小生處萬死不辭也道士聞之瞿然起執劉手曰居士所言是養生之幸非貧道  
一人之幸也請上坐貧道一拜乃敢相求為助劉曰師休矣固已言之脫用小生萬死不  
辭何須煩致死女子態也第言何事容共圖之道士謝曰若然居士第隨我來倘有所見有  
會道在勿驚勿恐劉問何如不答固問因不答姑從之行出北門五里許去天方教先賢古  
墓數百步道士乃結草為壇立劉於其中自頂至胸背及手足心均為勒勒符已出一步  
草籠大尺許而揭其蓋授之曰曠吾引君登壇急聞其蓋切記毋違倘有所見有會道在勿

驚勿恐劉不知所以姑漫應之以現其真道士乃披髮為步左手執劍右手執引磬口中喃  
喃誦咒時二月中旬月夜清朗天無纖雲三更時腥風陡作月色慘澹忽聞聲浪如潮一蛇  
馳至頭大如箕身巨如囊長十餘丈竟體金鱗兩目光灼如雷來伏壇下稽首者三道士以  
劍麾之曰去又一蛇至長與前蛇相埒竟體明亮洞見腸胃伏壇稽手如前道士亦以劍麾  
去之以此度蛇畢至一蛇昂吻鹿角竟體黃毛一蛇龍首鳳尾前後四爪一蛇頭圓如毬兩  
脇有翼伏地效蝶拍振一蛇長不滿丈鱗甲編爛口吐五色氣紛糾若朝霞之彩一蛇長數  
十丈竟體紅亮熊熊若初日浴海口吐火光明可燭物其餘或青或黑或黃或白其色不一  
其大小長短亦不一咸次第伏壇稽首不下百餘隻道士一一以劍揮去之雞三唱乃已越  
日薄暮道士又偕劉至壇如前作法三更時又絡繹而至有牛馬首者有狐兔首者有獾頂  
者有雞冠者有體方如印者有身扁如帶者有無鱗如紙者有多足如蜘蛛者一切奇形  
怪狀又不下百餘種雞三唱乃已第三日至壇道士戒劉曰大功之成端在今夕居士須切  
記前語不可疎忽劉謹受教時至三更時蛇又至較前尤異或肖夜叉或肖羅漢或肖猛士  
或肖美人或嚙嚙聲如兒啼或格格鳴如竹裂所謂人首蛇身者計可數十種他如首尾兩

卷五

頭者一頭兩頭者一身三頭五頭九頭者道士皆一一以劍麾去約近四更忽沙石飛鳴山  
谷響震天色慘慘星月頓暗一蛇至壇長僅丈許鱗甲五色首類雞卵張口吐舌兩目突出  
光炯如炬想視道士屈身一躍直撲其面道士叱曰孽畜焉敢無禮急以劍麾之曰止三撲  
三止乃連伏壇下稽首者三身頓縮小不滿五寸一躍徑至籠中道士急擊引磬劉聞聲  
急聞籠蓋以付道士袖出珠符貼籠四隅喜謂劉曰貧道奉師命捕收此妖五年於茲幸  
成功不爾東南濱海生靈十年後受其屠毒恐無類矣劉問作何處分曰此去獻俘於師  
稽首一臂之助必予厚賞富貴壽考後福無量子其勉之暫此作別他日靈山會上未必無  
再晤會時也言畢拂袖為籠而去劉後官協領夫婦齊眉壽逾九旬日見五代子孫世為顯  
仕至今不絕  
里孫子曰昔吾家祖陽明真君鎮龍而按宅上界說者謂其功德不在馬下今道士捕  
收妖蛇使生靈屠毒可見聖賢仙佛同一去害安良之心也嗟乎仙豈易求哉此事吾友  
漢軍徐公可司馬筆其大略以告予者蓋劉為公可外祖李若園協領同學與交書觀與  
李協領思恩言之如此  
周孝廉書

成郡周孝廉居年少儻然其美而質琴瑟好善不啻也其氏體素弱分說  
疎形委頓一日晝寢忽見一村婦至榻前謂曰某求代多年今得娘子此係帝命其意甚  
也某氏訝其語不倫力疾起坐問汝何人所言何語我殊不解村婦笑曰娘子不知也耶某  
前村某氏婦以產難死命娘子不幸亦當罹此厄妻奉帝命在此候代娘子不知也耶某氏  
聞之大驚疑語求謂向無冤仇乞賜憐宥村婦不為再三哀之懇謂娘子休得嘆否此何  
等事而可徇情也耶由此日坐榻前刻不少離他人不見惟某氏獨見之孝廉知之欲延僧道  
解村婦笑謂周某曰汝家官人夫不懷好意欲延僧驅我奉帝命雖釋迎如來又將如我  
何與某氏聞之以告孝廉相對悲問而病因之日益加劇居亡何又一女子奉帷八年可二  
十許貌極高麗風致綉婉徑至榻前笑謂某氏曰夫人別來無恙某氏欠身答曰婦何人  
素昧平生柱顧何為乞賜明告女曰某蘇州惠氏嫁夫周某以產難死奉帝命特來候代  
村婦聞之瞪目謂曰我奉帝命在先汝不得橫來妄學惠氏笑曰汝奉帝命我獨非奉帝命  
耶請與汝約汝代於晝我代於夜視產期以判彼此無相爭也村婦詰塞某氏聞之益憂然  
相處日熟知其是鬼即亦不覺久之察惠氏意似不甚思嗣村婦不在就求求救意亦深  
為太息意似首肯鄰生有技藝者惠氏忽降壇書一絕云昨福阿母赴蓬京遊偏鬼每第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城致擲珠砂頃恨海人間多少不平平欺暑妾兵門周惠氏也某諸君風雅戲題小詩以博  
一噱臨生故與孝廉善素耳孝廉家事困乏曰伏讀佳作足見婆心豈嚙昔周孝廉家坐  
守素命者非子也耶此言漸愧愧天乎竟哉矣本死於產難甚感此苦不肯代求且時陰  
以救人上帝嘉其一念之善冊為鬼仙無所拘束與周夫人有緣知其將為村婦之代欲救  
之而苦無法若等何不諒子心也孝廉聞之急來拜求曰曰大難大難倘婦人產於夜夜萬  
一可救然不可必也子姑待之一日某氏方倚枕與惠氏聞語見門外一蓬首女鬼招村婦  
去某氏問何事惠氏以目止之會隣生又扶轡惠氏又降壇曰久欲救周夫人今幸得一某  
君可為孝廉質生急招孝廉至問其所以曰此事甚密須秘之村婦之來實奉帝命今君  
對門賣穀者雖健有力亦應以產難死最應某婦求代某婦力弱不敵村婦為助始畢  
其命君能為費費者具詞控於城隍謂村婦事不干己橫傷人命冥法至公惡其多事必拘  
村婦不准求代如此則夫人無事矣孝廉大喜使人偵於賣穀者之家其某日果以產難  
死乃如惠氏言秘為具詞控於城隍越日某氏見鬼持銀鐺拘村婦去自是不復再至惠  
氏指掌笑曰此大快事夫人可安心靜候并預保無他慮矣不數日果舉一子一家歡慶然  
某氏以體弱產後血崩不止勢甚危殆孝廉心甚憂之某氏又見一青面鬼盤聚如環口稱

是命但保魂戶外不能進產孝廉又與隣生扶轡請惠氏降壇求為營謀惠氏言云某高夫  
八曾熱心九甫得安枕不料又變生意外此係宿孽甚重不能為計孝廉再三哀求久之又  
言云憐君誠懇心殊不忍須思得一法次月朔日太白星君道成都君於是日平明衣冠  
至西門敬候見有白髮老者將葫蘆剖開分掛兩脇兩手拄杖俟其入城迎面視某所  
云何再着綠法須切記成敗在此一舉斷無有忽孝廉拜謝曰道往西門晚關初放行  
人如蟻內果有一丐白髮垂胸如惠氏所云者急迎而拜老者不顧孝廉連隨約半里許但  
聞老者低頭自語放他去罷放他去罷做市人益眾如轉瞬間忽失老者所在孝廉回家  
某氏喜謂曰頃聞戶外鬼云太白星君有命放他去罷吾不在此矣踉蹌而去孝廉大喜  
妻病尋瘳此亦公所目親為子言者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鄉民暴面素有陳謙嘗以妻有娠將產月夜趁墟回家道過一女子踰牆獨行同路數里略  
不聞其鼻息心竊異之試叩其氏族當此午夜獨行何之女子答曰妾非人乃產鬼也前村  
某家婦分曉在即特往討替去西大驚默善所以制之伴笑答曰此大好事故得替投生好  
人家可賀也曰此非所望然得脫離鬼趣即為萬幸因問姓氏名乃說對之試論其苦因又  
問汝為鬼幾何年矣曰於今十有三年矣曰求替何遲遲也曰陰曹必計平生善惡以判遲  
速某滿方准求替故遲遲以至於今也曰求替亦有術乎曰存凡產鬼喉間各有紅線一縷  
名曰血脈以此繩入產婦腹中繫其臍胞不使連下又暗中頻頻抽掣之令其痛徹心髓雖  
僅縷只三五抽掣則命畢矣西伴笑曰此術甚巧未嘗有法制之否鬼但笑而不言西又固  
詰之則曰制之亦自有法但君切勿不可告人西指天申誓決不泄語鬼情謂曰產鬼最畏雨  
縷以一鐵置戶後即不敢入房矣西曰然則更無別術乎曰若必勿洩乃其甚其西曰因  
中誓矣倘泄語即與汝等鬼善其誠又曰如不能入房則伏屋上以血縷縷入產婦口中亦  
可倘於床頂頂張一鐵使血縷不能下繩則鬼術窮矣以君長者故敢實告倘泄語則我無  
生望矣願君諒之曰諾既至家妻正以難產勢甚危殆西如鬼言急以一鐵置戶後又張  
一鐵於床頂頂不逾時果呱呱墮地而妻得無恙少遲聞空中呼西名而書之曰促狹鬼我不

幸為汝所始。又要遲此一次。汝如再告他人。致我永無生望。則天良盡矣。歎息恨而去。西關而匿。築為美。細述之。其甚惡。此皆備告於人。凡有姬之家。各如法預防之。果皆無事。里蔡子曰。鄉民亦大哉。誠非有膽識。亦不能玩弄鬼物。而對對恰如也。嗟呼。此法若能編傳。則對陰天之宮。消除無復怨氣矣。不亦快哉。或謂鬼物甚靈。一時竟為鄉民所始。倘亦上天好生之心。賦有以使之歟。

制軍某公

制軍某公。少孤。貧。事母至孝。遭過坎壈。年踰弱冠。尚不能博一袴。感其衣被。須獲見。輒避道。公大度。踰遠。殊不介意。謂其甚靡。無恥。益嫻。謂之。官以應童子。試被歸。道經古剎。遇一道士。紫髯。貌甚怪。隱藉地。坐見公。至。起為禮。笑謂。曾道待貴人久矣。公聞而愕。始。卒不知所對。道士又曰。貧道。故凡姓某。道號。說。由。最。看。浪。遊。至此。聞人。甚多。當貴福澤。無如公者。以夙有香火之緣。故此相待。公疑其戲。已。笑謂。小生。凡庸。幸逢仙。如師所言。真精姑布。街。子曰。卿則。吾豈敢。竊信。平日。既。識。人。物。鑒。別。賢。否。願。無。差。謬。公曰。然。則。師相。小生。究竟。何如。道士。指。指。輪。算。謂。公。某。年。入。選。應。入。學。某。年。聯。捷。登。科。第。入。詞。館。某。年。視學。蜀。中。某。年。權。侍。御。出。廣。西。司。陳。某。開。藩。海。嶼。封。圻。官。至。協。揆。喜。嘉。期。臨。夫。婦。齊。眉。子。孫。貴顯。一。按。年。細。推。公。公。宰。記。以。驗。後。效。公。謂。小生。一寒。至此。老。母。叔。水。尚。缺。行。將。棄。儒。而。賈復。何。奢。望。道士。急。搖。首。曰。切。勿。切。勿。公。如。愛。不。給。貧。道。薄。有所。積。願。助。膏。火。袖。出。黃。金。一。流。歸。之。且。謂。願。公。富。貴。長。母。相。忘。幸。甚。公。以。無。處。而。饒。聖。賢。所。戒。却。不。肯。受。道士。見。公。固。辭。謂。如。不。肯。受。錢。請。暫。稱。貸。他。日。相。還。亦。無。不。可。公。曰。如。斯。誠。可。奈。無。券。何。道士。曰。君子。券。以。口。小。人。券。以。手。君子。不。券。不。負。小。人。雖。券。亦。負。不。負。在。人。券。何。與。馬。公。乃。拜。受。並。問。後。會。且。謂。信。如。斯。言。他。日。宦。海。風。波。得。毋。涉。險。否。道士。沈。吟。久。之。曰。公。復。入。宦。途。一。無。盤。錯。惟。某。年。曰。月。時。當。有。意。外。之。虞。至。期。貧。道。自。來。相。探。可。勿。慮。也。言。訖。珍。重。丁。寘。而。別。公。歸。疑。信。來。秘。誌。於。牘。以。俟。後。驗。將。金。易。布。囊。足。下。帷。攻。苦。果。於。某。年。入。學。某。年。聯。捷。登。科。第。由。詞。館。而。洊。碩。封。圻。收。應。中。外。一。如。道。士。言。既。首。兩。耳。初。娶。某。夫。人。生。子。夫。子。二。長。公。子。十。九。歲。已。入。詞。館。次。公。子。甫。成。童。福。祿。壽。與。試。春。聯。時。夫。人。尚。健。板。與。迎。養。一。家。團。聚。備。極。榮。顯。一。日。關。者。來。報。有。道。士。某。故。凡。號。說。者。踵。門。求。見。公。大。喜。正。命。關。門。迎。入。執。手。道。說。各。執。調。和。公。謂。師。言。謹。誌。於。牘。無。不。應。驗。不。知。所。謂。意。外。之。虞。究。竟。何。若。道。士。曰。前。事。既。驗。復。事。可。知。所。虞。者。近。在。翌。日。貧。道。此。來。正。為。公。公。稽。所。請。請。果。然。急。拜。叩。所。以。道。士。曰。公。前。世。學。道。青。城。道。行。甚。高。以。失。志。致。生。誤。墮。兜。一。姓。翌。日。午。時。合。遣。雷。電。以。了。宿。孽。貧。道。

卷五

十四

顯。一。按。年。細。推。公。公。宰。記。以。驗。後。效。公。謂。小生。一寒。至此。老。母。叔。水。尚。缺。行。將。棄。儒。而。賈復。何。奢。望。道士。急。搖。首。曰。切。勿。切。勿。公。如。愛。不。給。貧。道。薄。有所。積。願。助。膏。火。袖。出。黃。金。一。流。歸。之。且。謂。願。公。富。貴。長。母。相。忘。幸。甚。公。以。無。處。而。饒。聖。賢。所。戒。却。不。肯。受。道士。見。公。固。辭。謂。如。不。肯。受。錢。請。暫。稱。貸。他。日。相。還。亦。無。不。可。公。曰。如。斯。誠。可。奈。無。券。何。道士。曰。君子。券。以。口。小。人。券。以。手。君子。不。券。不。負。小。人。雖。券。亦。負。不。負。在。人。券。何。與。馬。公。乃。拜。受。並。問。後。會。且。謂。信。如。斯。言。他。日。宦。海。風。波。得。毋。涉。險。否。道士。沈。吟。久。之。曰。公。復。入。宦。途。一。無。盤。錯。惟。某。年。曰。月。時。當。有。意。外。之。虞。至。期。貧。道。自。來。相。探。可。勿。慮。也。言。訖。珍。重。丁。寘。而。別。公。歸。疑。信。來。秘。誌。於。牘。以。俟。後。驗。將。金。易。布。囊。足。下。帷。攻。苦。果。於。某。年。入。學。某。年。聯。捷。登。科。第。由。詞。館。而。洊。碩。封。圻。收。應。中。外。一。如。道。士。言。既。首。兩。耳。初。娶。某。夫。人。生。子。夫。子。二。長。公。子。十。九。歲。已。入。詞。館。次。公。子。甫。成。童。福。祿。壽。與。試。春。聯。時。夫。人。尚。健。板。與。迎。養。一。家。團。聚。備。極。榮。顯。一。日。關。者。來。報。有。道。士。某。故。凡。號。說。者。踵。門。求。見。公。大。喜。正。命。關。門。迎。入。執。手。道。說。各。執。調。和。公。謂。師。言。謹。誌。於。牘。無。不。應。驗。不。知。所。謂。意。外。之。虞。究。竟。何。若。道。士。曰。前。事。既。驗。復。事。可。知。所。虞。者。近。在。翌。日。貧。道。此。來。正。為。公。公。稽。所。請。請。果。然。急。拜。叩。所。以。道。士。曰。公。前。世。學。道。青。城。道。行。甚。高。以。失。志。致。生。誤。墮。兜。一。姓。翌。日。午。時。合。遣。雷。電。以。了。宿。孽。貧。道。

蟻陣

量在昆陵市上觀蟻陣。見一人籍地坐。左右置黑赤髮香方盒各一具。盒各三層。寬各盈尺。旁各有小孔。出入如蜂房。觀者次第欲錢。其人將黑赤盒各取首一層。列地上。彼此相距約二尺許。又取黑赤小旗各三竿。插左右。相距尺有咫。又出一小竹筒。長五寸許。吹之。嗚嗚然作聲。又舉細腰鼓三邊。但見每盒所蓄蟻。絡繹自孔出。若有千餘。各投所插色旗。下。中旗蟻帥約長一丈。左右兩副將長稍。餘俱細小。與凡蟻等。赤左黑右。列陣畢。其人又擊鼓數聲。各帥乃督蟻兵。爭前交鋒。前後進退。與鼓聲相應。兩軍相持。良久。忽見赤隊蟻帥率眾便退。左右兩副將亦率眾分路。俱退黑隊蟻帥。便統左右兩副將。率眾前進。約進赤隊界才二寸許。忽見赤帥又統眾轉戰。兩副將亦從兩翼截出。三面合攻。黑隊陷入重圍。帥知中計。情甚窘迫。同兩副將力衝突。竟不得出。亡者甚眾。勢窮投。鼓聲頓止。其人急出小銅缸。連敲數聲。忽見赤蟻讓路一線。黑帥急回兩副將。率眾殘餘兵。倉皇奪路而出。又為紅數擊。兩帥各統眾。次第由孔入。竟走。役也。黑蟻陣亡。共計三百三十有五頭。赤蟻亡者。僅二十有七頭。其人手持篋。定日視地。撒散戰骨。太息謂眾曰。頃者。倘不急鳴金收隊。則黑蟻全軍覆沒矣。使將赤盒蓋揭。請眾觀。得。但見盒中。界。橫。凡二十有五方。中一。又劃分前後各半。前為蟻王。驍政之所。後為地。蟻所居。以若葉為。蔽。不可見。但見蟻王。鉅若赤豆。氣。其。備。瑞。拱。殿。中。帥。同。兩。副。將。前。交。頭。隱。隱。不。知。作。何。語。蟻。王。首。前。以。甚。嘉。須。臾。帥。同。兩。副。將。下。蟻。迎。上。交。頭。隱。隱。不。知。云。何。但。見。蟻。王。前。敵。得。將。所。噬。黑。蟻。之。首。若。尾。各。銜。置。殿。前。葉。若。京。觀。王。顧。左。右。似。有。所。論。兩。蟻。以。是。近。侍。下。殿。不。知。傳。何。言。蟻。帥。又。

卷五

十五

顯。一。按。年。細。推。公。公。宰。記。以。驗。後。效。公。謂。小生。一寒。至此。老。母。叔。水。尚。缺。行。將。棄。儒。而。賈復。何。奢。望。道士。急。搖。首。曰。切。勿。切。勿。公。如。愛。不。給。貧。道。薄。有所。積。願。助。膏。火。袖。出。黃。金。一。流。歸。之。且。謂。願。公。富。貴。長。母。相。忘。幸。甚。公。以。無。處。而。饒。聖。賢。所。戒。却。不。肯。受。道士。見。公。固。辭。謂。如。不。肯。受。錢。請。暫。稱。貸。他。日。相。還。亦。無。不。可。公。曰。如。斯。誠。可。奈。無。券。何。道士。曰。君子。券。以。口。小。人。券。以。手。君子。不。券。不。負。小。人。雖。券。亦。負。不。負。在。人。券。何。與。馬。公。乃。拜。受。並。問。後。會。且。謂。信。如。斯。言。他。日。宦。海。風。波。得。毋。涉。險。否。道士。沈。吟。久。之。曰。公。復。入。宦。途。一。無。盤。錯。惟。某。年。曰。月。時。當。有。意。外。之。虞。至。期。貧。道。自。來。相。探。可。勿。慮。也。言。訖。珍。重。丁。寘。而。別。公。歸。疑。信。來。秘。誌。於。牘。以。俟。後。驗。將。金。易。布。囊。足。下。帷。攻。苦。果。於。某。年。入。學。某。年。聯。捷。登。科。第。由。詞。館。而。洊。碩。封。圻。收。應。中。外。一。如。道。士。言。既。首。兩。耳。初。娶。某。夫。人。生。子。夫。子。二。長。公。子。十。九。歲。已。入。詞。館。次。公。子。甫。成。童。福。祿。壽。與。試。春。聯。時。夫。人。尚。健。板。與。迎。養。一。家。團。聚。備。極。榮。顯。一。日。關。者。來。報。有。道。士。某。故。凡。號。說。者。踵。門。求。見。公。大。喜。正。命。關。門。迎。入。執。手。道。說。各。執。調。和。公。謂。師。言。謹。誌。於。牘。無。不。應。驗。不。知。所。謂。意。外。之。虞。究。竟。何。若。道。士。曰。前。事。既。驗。復。事。可。知。所。虞。者。近。在。翌。日。貧。道。此。來。正。為。公。公。稽。所。請。請。果。然。急。拜。叩。所。以。道。士。曰。公。前。世。學。道。青。城。道。行。甚。高。以。失。志。致。生。誤。墮。兜。一。姓。翌。日。午。時。合。遣。雷。電。以。了。宿。孽。貧。道。

猶上殿詣王前伏聽諭旨畢緩退下兩副向東跪上又交頭隱隱不知云何以俱依故  
有喜色履屐便趨至殿前將所奉京報各封出請看盒外始各歸列其人便將赤盒蓋起觀  
者欲觀其人曰亦有賞即有既觀狀傳不可不觀治罪便又將黑盒蓋起觀者欲觀治  
罪但見盒中方紙亦與赤者等其王亦大如巨端拱殿中以甚震怒正副三帥伏殿前不少  
動以甚惶恐少選王顧左右以有所諭但見王旁有端拱殿前侍者二十餘頭分半下殿將三  
帥後殿約有數十許三帥崩角乞命但見王仰首不知作何語始罷職三帥稽首謝罪  
緩退下王亦退朝羣臣亦各歸列其人又將黑盒蓋起觀者欲觀狀傳而觀者詢其人曰  
城乃極微之物若以何術則致若此其人曰城雖微物其性極靈蓋其性而導之不半月便  
可演戲于日各掃小旗三竿何也曰使之辨識各歸各隊也吹竹笛何也曰使聞聲之多要  
知派幾許隊伍也擊鼓三通何也曰促其出盒列陣也再擊鼓以作其氣焉兵法所謂鳴鼓  
進攻也既戰酣而傳鼓聲征亦猶鳴金收兵也最之子曰君言是矣願每陣無論勝敗必  
必有所備如今日黑部陣亡不少日日如此不將漸滅無噍類矣乎曰每陣亡之多者休息五  
日少者三日故將列陣必先飲餽計得小人五日糧乃可博一戰曰必須五日何也曰兩部  
皆日日將糧輸出一日乳之二日哺之三日便知自食四日便成立五日便列隊故必須以

卷五

十六

五日也曰每部所管幾幾何也曰每部僅管百頭除中界王宮計之當各二千四百有奇也  
曰今日所出隊伍幾何也曰吹笛六聲伴派六成隊伍計每部應出一千四百有餘也曰每  
盒三層何也曰上層為及蟻所居中層將蟻下層備食曰盒中方界二十有五何也曰中界  
為王宮環王宮之八罪將相百官各執事居之緣邊十六罪庶民居之曰王宮後半以若蟻  
為廣散之何也曰是妃嬪所居不使人見所以別內外明尊卑也蟻雖微物因禮義廉恥四  
維專張也子肅然謂曰何謂也曰王宮居中各官早晚兩朝時無少怠每野男女老幼序無  
不紊凡所供備皆取給於庶民無敢或怠是其禮也有功必賞有過必罰誠令履明毫無寬  
貸一過急難互相援護是甚善也凡出覓食一有所得歸蟻於窠同往昇邊上之於官官又  
上之於王命儲庫中以濟公用不致少有所私偏王實有功即私存其亦不敢據據是  
其廉也凡蟻交皆有時不令人見其性最善人欲竊窺即便分微是真知恥也又示以盒之  
中層亦分二十有五罪中界為妃嬪所居之外八罪為命婦將離之地外再十有六罪為  
民婦將離之地諸視所生之子素然與蟻相類又示以盒之下層但分三罪都有首者  
子曰是人為之抑自取之歟曰蟻自食其人所供者不責故日出覓食預置各物於外  
以持其美視斯可矣曰蟻以何物為貴曰其上者麩肉其次胡桃肉再其次糠臘各物再

其次枯死蟲豸而穀粒亦所珍惜故穀粒另置一罍日食粒幾許皆有定額不敢虛糜凡日  
所將必報王乃可給糧予曰其王亦出陣在曰聞或有之然兩王出陣彼此皆持重不其  
盡決反不如命將督師之能慶戰也曰今日赤部大捷其王實有功當春何物曰今日當春  
必豐非龍耶即胡桃也其人言畢拱手為金微復而去  
里蔡子曰君子觀於蟻而知君臣母國有之蟻亦宜然其人謂禮義廉恥四維畢張然以戰  
論之詐欺取勝何其智也卑前合攻何其勇也重圍讓路何其仁也聞爾派隊聞鼓進關金  
是何其信也匪直張四維並能立八極以彼微物而能若此可以人而不如蟻

宣待御

鎮江吳次垣觀察台明言其鄉宣待御重光世稱江上先生生平誠而無私時權貴某公把  
持朝政其子為江西監司倚父勢極會某名報籍上官側目而無如何會先生巡按江西  
持其白簡劾之尋置監司於法而先生直聲傾動海內矣權貴之屢欲陷先生以圖報  
復先生知難自存即疏求罷職歸居山中官責蕭然但以書畫自給四方不遠千里爭求  
復戶履當先生藉以自娛不論酒筆之有無皆曲應其求無不滿意每歲筆耕有餘盡贖  
窮乏囊中不留一錢遠近頌聲不絕一日有客來謁廣額環眼豐稜修髯年約四十許口操  
秦音自言耳名來求書畫先生異其狀以禮遇之留位三日各請問曰先生知子來意否曰  
不知曰先生真長者也子非他乃權貴某公使來甘心於先生者也先生笑曰老夫求髮擢  
書粗有所得焉天窮通吉凶禍福一切聽之於天今君既為某公所使遠來圖我此亦天命  
使爾復何尤怨即請速為勾當了事無庸潘潘通移也客笑曰子果欲不利於先生不待今  
日矣方子來時一路頌先生者甚多及始至於境而頌者益眾老幼婦孺如出一口非大賢  
能若是乎若官大賢是恃天也官大賢不恃天不祥不義不祥子不為也今請為先生智  
問何所賢曰此次幸使子來備使他人則先生危矣曰此復保無有難君而來者子曰先生  
請書畫餘俱于弟子行吾儕極重其子既以義釋先生誰不知者而肯為某公用乎乃書  
所求畫畫并解腰纏取金一百兩凡上揖曰先生以此自給畫畫不厭伏惟天網予自有  
以復某公先生請書畫一拱手掉頭不顧而去先生為之莫然若失者數日

卷五

十七

李泥丸

吳介臣侍御台臺言潮州開小兒司馬素好學道得真仙李泥丸秘傳復以尸解上昇李泥  
丸者初乞食於市衣須提而身垢穢人不能適會有巨紳子患消渴疾百醫罔效其妻稱於  
神道李於廟中笑謂曰娘子欲活郎君耶請神無益何不來我從者語其狀訶叱之妻遂止

之曰否我聞風塵中倘有真仙遊戲或有緣幸遇不可知爾曹勿以貌失之也遠而微莊  
叩李求方李笑曰娘子既誠心求亦易耳乃柳地上泥自吐沫搓為丸投之曰歸以白  
湯進病者吞之當立愈其謝而受之從者吃之隨笑其病者惡試諸方皆不放姑以此  
投之何害遂進白湯越吞其丸巨紳子果一汗而瘳自此人皆以為神仙遠近說李求方者  
日踵相接俱以沫團泥丸予之無不立效稱爲李泥丸云司馬聞之拜求爲師李相司馬  
謂有仙骨可以入道許之司馬嘗具湯沐奉祈請李易之笑却不受每行市上喜與小兒  
戲羣兒亦樂從之遊皆呼曰李神仙戲拾敗葉呵之即成錢分給羣兒使市果餌錢上字某  
分明歷久不變何其神也司馬嘗叩拔宅飛昇之說一日卓午李攜司馬立日中取自着破  
舊笠置司馬頭上又取司馬巾自着之屬司馬視其影李則但見帽影而不見人影已則  
但見人影而不見帽影李謂之曰所謂拔宅者祇就本身所御之物而言身果能仙乎日即  
身所御之物皆隨之而仙非必宅果可拔也司馬恍然道以日遊或曰李泥丸即李八百  
里蔡子曰子初識吳氏昆仲於方子歲都轉揚州官署嘗與次坦論古今書家意見不合次  
坦攬臂相爭自折其齒擊塵皆笑適時意氣俱平談笑自若因各無蒂前也介臣喜談道一  
日都轉招飲介臣席間談李泥丸事遂述司馬尸解後以道傳表太某宅素幽主人請表  
治之表以繩連繫七鬼宅乃轉凶為吉詞鋒雲雲四座口為之噤會道州何子貞先生在座  
素不喜人談怪枯生欲睡介臣方刺刺不休亦不以為意也乃曾幾何時不兼旬而昆仲竟  
相繼下世追憶朋友聚散存殁之感為之慨然

卷五

十八

先大夫守湖州時小良司馬居金蓋山下先妣楊太夫人有疾先大夫攜子宿金蓋種蠶  
求舟築障之果瘳司馬過顯壇則易交裳平時酬酢往來仍著冠服嘗至署中先大夫驚  
之子亦侍坐司馬茹葷飲酒誦道觀媿不憚惜子方幼稚不能故其旨趣也方子歲

魚城

洞庭湖濱漁人戶首鰱鰻即杜詩所謂為魚是也其膏曲如鈎者最佳一頭可值五十金小  
魚至數斤重者一為鬼可取重數十斤者祇四五為鬼亦足昇而出之其下水時皆鐃約  
其頭否則自飽噉之即不肯為役身相傳某年歲暮正值需魚之時漁人日鰲為鬼下湖連  
日竟一無所得有善泗者下水偵之知魚已成城矣魚成城者大魚互銜其尾層層打圍於  
外眾小魚實其中又有極大之魚封蓋於上居眾眾志成城探守甚固牢不可破漁人  
聚議無所為計忽有人言宜昌老漁某箱笥首一為鬼幣而且智識為鬼帥非此不可以破  
魚城遂融金具重幣使人往求某箱笥假鬼帥一用並約得魚不吝厚酬某箱笥不日攜

至眾視鬼帥目厲唯唯其真神俊物也重刑性醜酒禁禱湖神試先微鬼帥入湖以  
現其技乃既連漁城四圍循視復偏察於上見釘尾處有微隙可乘以首銳心搗身遽下  
小魚橫亂喉之小魚懼駭互相奔走聚甚洶洶大魚猝難堅持頃刻其城立潰漁人見象鱗  
陡躍湖波頭與鬼帥得勝急縱鬼下湖一鼓而聚擒之

某官妻

某官出都赴任至某浦舍車而舟有愛妾某氏其舟失足墜水某官恫甚乃揚言論諸三老  
曰有能入水得屍者精白金五十鎰如拯出尚未氣絕者倍之諸三老貪賞爭泊水尋覓有舊  
師某甲獨於港汊得之居然氣尚未絕大喜既得某氏兩腕俱約金五腕脫其餘簪釵首飾  
俱係金玉珠寶所值何止百鎰封不如脫其命而納其物復再獻屍求賞不較算無遺策耶  
乃將某氏復拉至水深處察其氣絕竟藏蘆葦中自獨歸家具以告妻夫婦交相慶慰甚  
為真晚吹飽餐畢申趁暮夜無人約先往取物送回妻待至翌日薄暮蹤跡杳然心殊疑慮  
不得已以告他三老求往視之果見某氏屍藏蘆葦中面目如生怒容可掬甲視其案撫之  
則已僵矣急趨白某官始共知某甲所惡為鬼索命而斃爰其某氏屍殞於舟即取白金五  
十鎰並某氏珠寶金玉等物分滿諸三老而某甲獨不與焉

卷五

十九

里蔡子曰某甲得屍氣尚未絕大喜向使將去求賞百鎰之外即另求某氏金玉珠寶等物  
未嘗不可觀後仍以各物分滿諸三老可知某官並非怪吝人也乃某甲貪念一轉自謂算  
無遺策竟之致人於死而已亦卒為鬼索命而斃某官分滿諸三老甲獨不與然則陰惡之  
人復何益哉某氏一弱女子耳使非其鬼有靈幾至沈冤莫白觀其面目如生怒容可掬報  
仇實憤何其神也噫嘻陽有官刑陰有冥罰自古及今焉有殺人而能漏網者哉



蘭若館主著

吳和甫侍郎轅事

吾鄉兵公和甫諱存其本休寧人寄跡泰興由翰林起家官至吏部侍郎公正廉明愛才如命警學漢南前後八年士民愛戴當回民逆命時漢省大小官署及縉紳巨室悉罹屠戮其掠甚慘獨相戒不犯學使者署時鹽運道署中貨財衣物搜劫一空並將捕架書櫃以刀裁為兩段素有公詩集四本一賊方將加刃一賊急止之曰此吳學使詩也慎勿損壞所藏書數萬卷惟公集獨占碩果亦一奇也公按臨永昌試城出城南數里回視城內火光燭天沿途回匪白布纏頭曳甲森列見公至皆拜跪道左公式與訓之曰汝曹皆是天朝好百姓幸各自愛莫唯唯唯唯應稽顙有聲蓋漢回誓不兩立必俟公出城乃敢互相格鬪居民多斃種為公僕從幸免於難公按臨臨西時有舉人李某舉族訴稱麗江縣屬鹽井有橫天都御史者謀叛聚眾數十萬冠日舉事公以事關重大密檄麗江太守暨巡緝官偵察虛實復自易服潛訪乃知李前曾以首告謀逆獲重功誣傷二十餘命李微倖得免賜舉人茲仍欲襲故智其所臚列為首者皆本地富家巨族所稱聚眾即井旁境鹽丁所謂橫天都御史則

彼處供奉之神時降巫者之身鄉民遂稱巫為橫天都御史其餘所言茫無影響據實咨明督撫惟將巫者懲責復各部將李某斥革一時士民頓手感頌皆稱之曰吳青天焉後回匪誘麗江人從逆皆拒之曰吾儕小人也吳青天之德幸得保全首領若犯上作亂其何面目以見公乎故滇省變亂相循者多年而麗江從賊者卒鮮其督學浙江也按臨嘉興時海鹽某生以非罪繫獄受刑甚酷公廉知其誣點名至生問訊調官某生何在調提官以繫獄對公此曰秀才有罪應詳准學使疏革今未詳革而敢擅下於獄是何例也如某生不來老夫當停獄奏辦提調大恐無謂邑令出生於獄比生至髮蓬面垢形同重犯公太息撫慰之曰汝髮如此種種皆老夫教令不行所致也提調邑令相視視愧不救語及榜於某生以優等食糧焉又公試杭州有商籍童生陳某甚佳越日面試二題頃刻走筆而成斐然可誦公益疑非童生所能辦遂使人訪之果新昌秀才俞某頂冒捉刀後試新昌點名至俞乃訓之曰凡為秀才者有學尤貴有品汝前次為陳某捉刀吾憐汝才而姑貸之若遇他人則汝殆矣是所得者少而失者甚鉅智者不為也汝其戒之俞感激涕零榜後以優等食糧自是改行不敢再蹈前轍矣公性儉約官至卿貳在京邸只蓄二僕與學時倍之到處履戒僕夫毋許恣索供億除塵俸外一切陋規絲毫取浙省學租歲數千金悉捐於各郡創建

育賢堂所活嬰孩不可勝數今滇浙兩省皆建公祠以尸祝之浙祠瀆於西湖每屆鄉試各郡士子如期醮醮登祀者千餘人於戲非或傳感人之深惡能若是哉

里蔡子曰公直南書房時文廟見所著紹服書載問之公叩首曰臣自披編修僅此一襲服之已二十餘年矣上徵笑頷之羣賜紹服並拜典試之命及任滿入覲陳原委詳既聞汝按臨吳郡公叩首對曰以道梗均未按試上嘆曰若然汝矣豈日命兼攝順天府丞事謝恩時上笑曰順天府丞每屆考期卷資例有千金聊價在滇之苦可矣其為文廟優眷如此公每述及先朝高厚之恩未嘗不泣數行下矣庚申秋外夷至京師乘輿北幸都城洶洶大臣工紛紛攜眷避各道衙門由突絕烟公時把柄開難痛哭謂所親陸眉生始諫曰子有老母其行也乎幾真慎持之勿妄動免悔嗟嗟也陸慷慨誓死勿去公壯之事定後既出復入者見公咸有愧色焉江陰何履助觀察檇州居維揚茶壺園虛客常滿于嘗於壺園生上得識諸公子公次子禮園郎中實博覽羣書尤肆力於詩古文詞三子農山茂才實獲何之聲也皆能世公之學子幸與紀履交益知公生平大畧是著於編藉以風世詩有之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惟公有焉

幼聽野老談年大將軍其軼事或謂其祖籍本安徽懷遠縣後隸漢軍父進齡初為駐防都統母極悍妬都統私婢有身母知之大怒以婢給僕生其兒術者相其必貴復收育之兒時性黠力復過人入塾不肯讀書師偶成以夏楚反受其傷面已毀尚不識一丁字都統憐之編託人物色名師有能教化其子者不吝厚俸有吏突然不介來謁自稱願為公子師都統出見豐年可七十許白髮布袍舉止不俗心異之因謂吏曰勝兒處劣異常先生意然肯來教問教化當用何法吏曰如公不棄老朽請擇僻村僻地築花園一所池沼山石竹木花草草具且備設經史圖籍及一切兵器日用各物園中惟居師弟二人不用僕從四圍高其牆垣不必設門僅留主賓接時以進飲食比及三年老朽自有以報公也都統如言都署更與美苑園中自兀坐觀書羣養其所為絕不通問黃竟日清沼填池移山運石種種竹木栽草花嬉戲自得亦與豐年從不一語自春徂秋園中池沼山石竹木花草或自東運西或由南徙北運徒既備其苑自厭煩一日飯畢見吏觀書孜孜不倦旁觀良久似有羨心卒然問曰先生竟日看書其中果有味耶吏漫應曰書味極好非汝所知也汝第戲耳勿來相觀曰然則我亦可學乎吏曰有何不可但恐汝不肯用心耳曰我若用心汝肯教否乎吏笑曰汝如肯用心我有何不肯教乎吏喜曰請從今日始願師有以教我幸甚然究竟請



五人不得負汝不遇汝死非命為可憐耳然報應已彰既往不咎汝亦不必過疑可隨我去  
女不肯初老時從一蒼頭便命留事女郎勸其速去老者既去蒼頭便從苦口勸解  
素芳亦再三哀乞女堅執前說素芳無可如何忽思得一調停之法乃謂女曰汝言我前世  
相負我至今世悔之已晚但我已既而為偶並無所歸薄命極矣此後誓不從良情願奉汝  
為塔設主祀之以贖前愆何如女沈思良久乃諾素芳遂設女郎木主夫事之後果不復為  
祟此咸豐己未年事見陵後鏡三明府游清江見素芳自作筆記中載前世與女郎唱和詩  
詞甚多其時素芳年纔三十許耳

盟蔡子曰老者所言亦殊堪聽乃鬼堅執前說竟不遵命及素芳許以夫事設主祀之  
誓不從良鬼沈思良久乃諾豈猶念前世恩愛而不忍割耶呼嗟鬼亦可謂多情矣然素芳  
所自謂停珠覺而奇奇而富

素芳說夢

鏡三又言素芳筆記載一夢甚奇咸豐庚申暮春倚枕假寐見前蒼頭來言今日公子初度  
家人設筵為壽請歸受賀身不覺隨蒼頭出乘輿將至一處高門巨第蒼頭導之升堂內設  
三席中席則前所見老者與一媼並有上坐西席處女六人女郎預焉已便破關入西席處  
頭曳其襖便獨坐東席水陸雜陳備極豐腴自顧己身居然男子而衣冠也者俄見一壯歲  
秀才猶首足下既退又一老嫗入年可古稀檢柱伏地且哭且訴音甚顛預不辨何語心頗  
厭其絮語起身出席欲度之去嫗以臂相格忽然跌頭觸屏風上研釘有聲頓醒後悟初  
度為前世冥壽中席乃前世父母西席乃前世所私六處子壯歲秀才及老嫗乃前世妻子  
也素芳醒後腹內甚痛摸之一瘤墳起即夢屏中風所觸者便鏡三驗之尚未盡消

吾鄉某太史

京師都總督其神為狐族之長吾鄉某太史登第時年甫踰冠少年進軍戰為文一通就  
廟焚之謂聞前族靈與人同野乘所載仙錄不少心竊羨之狐生獨居京邸曠馬實備如不  
以塵俗見素願賜擊拂傳之後世亦為美談云云越日薄暮史歎關來親自言胡姓昨蒙  
垂賜佳文不以其類見斥島勝榮寵今特送兒女子來望君始終溫煦之幸甚即以手招之  
曰報來兒曹可善事吾人吾去矣太史聞言倉卒不能致詞但見眾者林立九女二男女固  
妖嬌男亦婉孌目注神攝不能自主由此問謝容鎮日與羣美周旋頗幸奇遇匝月後積  
神息已罷於奔命而羣美輪替值宿若無虛日既自危慮欲抽心告亮又恐反遭侮辱再四  
籌畫乃背書一疏獨詣前門闕帝廟祈禱大星控都總督縱故作祟求神驅佔是夜就窺見

金甲神拘至一處宮殿崇宏上坐一人氣象嚴肅左右唱名令跪下旋又唱胡某名便聞  
銀鑰聲響一人跪於右側晚之即是胡某上坐此胡老狐何故縱妖作祟與太史互相爭  
執上坐者太史不知自責殊玷清姓姑念平日尚無大過暫從寬典宜治任歸里母得  
道還家下言訖叱之令去實然驚寤見燈燭猶明羣美不知何時俱已遁去竊自慶慰而回  
憶所夢又復駭汗如雨驚晨即見靈柱杖雙雙來敲手指而責之曰無理無情其汝為甚  
汝初以姻好是求予故以兒女相託縱使反悔亦應商商何得率爾棄擲上神聖靈聖帝仁  
明僅于薄譴解脫管責三百肉盡見骨痛徹於心合家老幼罰戾西歷三年俟赦歸再與計  
疏也言畢恨恨而去太史戰懼從此告歸故鄉不敢復作春明之想矣

里蔡子曰書生早登科第不知自重方其為文求歸仙緣果見蔡者林立未嘗不自幸從心  
所欲得此奇遇及罷於奔命又不救捐心告哀乃背疏祈禱神聖尤屬糊塗大真非人意  
料所及觀神聖所列雖老更斷獄亦不能如此精當姑念平日尚無大過暫從寬典此正是  
嘿裡書生處得免冥責誠為幸事而老實戰手數責之詞情理兼盡太史縱百口亦難置喙  
乘一時之高興誤畢世之功名歸老山林春明夢斷所謂故由人與孽由自作前車可鑒可  
不慎誠願以告天下之少年進軍者

指腹為婚

流陽有姊妹幼相親愛者既嫁各有媿指腹約曰均是男也女也則一雌一雄當歸姻  
好食白燕且誓之既產坤維而棟維大喜各申舊約南山不移矣亡何姊夫為仇家牽訟產  
妻逃匿抑鬱而死姊無以自存富孀子往依妹時妹已有子入塾即留姊子伴讀先是約婚  
時固無嫌約不數年兩小俱已成人妹夫某乙惜子篤謀於妹謹其前說以女子同邑富家  
死嫁有日矣而女實不知有舊約也妹使姊為女作嫁衣姊知妹負約而不敵言對女時潛  
然淚下女察知有異叩之曰媿與母兄弟也兒視媿猶母媿亦合視兒猶女兒聞男婚女嫁  
人之大倫死嫁有日此一生大事媿當為兒喜何哀之甚也敢請其說姊第播百而不肯言  
女固叩之乃拭淚喟然曰兒不知耶兒固吾子姊也今已矣夫復何言女聞之大驚窮詰得  
其顛末沈吟久之曰噫吾知之矣媿語朝須托故暫回家撫撫父母使人招之固辭以疾  
俟兒自來媿再作計執姊如女言詰朝與妹別堅訂三日必迎妹以女婚期須俾代為  
理媿三日不至屢使人招之俱辭以疾固招不至妹心益急女乘間曰阿媿素憐愛兒非兒  
自往招之不可妹笑曰老賊人自持聲價須小妮子自往捉來然期迫矣兒須速備阿媿歸  
勿食葷也女曰諾媿懷金而往訪知近村有貧婦新分娩女以錢十千付媿悄悄往說媿願



流風其功德豈在苑樂捨棺掩骼下哉德在局時聞熊一峰游學云村有媼溺女甚多年五十餘猶抗園中忽有二蛇緣軒而上入前後兩窠媼駭倒地遽行而逝矣嗚呼此一段直可以為世之溺女者勸

鄉民某甲妻極悍暴連舉二子意甚得繼生一女志令溺之甲殊不忍妻罵曰業有二子惡用是賠錢貨為哉如汝不忍我將手刃之甲恐結為說置諸野乃情奇人哺育後配其家子家頗小康及二子長成游惰蕩產室難以自存甲謂幸有賠錢貨在試往求視可乎妻驚詰得顧未悔而且愧不得已求援於女相依以終然則觀某甲已事女雖賠錢貨不且賢於不肖之子哉為父母者尚其鑒諸

雷擊某德成

丙寅春某縣令如金陵揚州軍舟次江東橋泊一巨艦上載總兵某麾下健兒皆有徒亦謁制軍來者氣尊森嚴望之可畏夜雷雨大作河水簸蕩某令同舟人眾不能立足正惶懼間忽霹靂一聲巨艦遂空而去而令舟與巨艦首尾相擊竟空無恙年明三十里內村人來報各處家骸斷斷盈尺盈寸皆為雷火燬矣其黑如炭船板碎若敗葉散落滿地食謂非造大惡孽不能千天之怒如此後聞人言方雷擊時惟一庖人擲置洲上幸免於禍且為人

卷六

九

言有某公子者挾巨貨習家如都門求官簿幕每行意盜見孤洲有總兵巨艦大轟颶風急趨據其旁莫勿翼成總兵既視其貨夜半刃公子並縱兵淫辱婦女悉殺而投諸江中搜括財物半擄度下半入己囊卒火其舟舟人無一得免者不匝月即遭此報蓋度下惟庖人不肯染指故得免於禍云

里某子曰總兵為衛民大員行過盜難其度下惟一庖人不肯染指得免於禍然亦賴有此碩果藉以宣播其事耳吁明明在上殘暴之徒而欲微倖漏網豈可得哉

崔太史

蜀中崔太史晴郊未時娶父教某翁女為妻連好甚數翁老且癯疾某時以小女尚在妻無入撫育遺命二子將妹寄養姊家遂託崔夫婦善視之待成人配一士人老夫九原感且不朽矣崔夫婦泣涕受命翁死後不數年崔成進士入詞館竟氣甚得時某妹年已及笄慧中秀外士族爭來求妻崔疑其色謀於妻求放其妻妻不戒拂良人意越商之妹妹念骨肉情不忍分難違首肯定情後崔頗懼姊姊時加白眼嘗謂親姊姊妹分則嫡庶子不得無禮妹雖晚婚不敢聲辨偶以小事恃崔意崔遂視其類而寵之妹以不得於姊尚

崔亦悽愴無及一日崔方假寐見妻之妹嫻嫻然來攬其裾而訶曰薄情郎安得高枕無憂妾向念骨肉情苦為汝夫婦所賺致罹慘死今得請於帝矣豈甘心視汝夫婦靜好耶言訖拉崔僕仆於地凡榻上余枕之屬拋擲狼籍見者毛髮森豎眾掖崔起色若兒灰不數日尋卒本無妻意惡創備體潰爛肉見骨而死人皆稱快以為薄倖悍妒之報

王氏子

溧州梅子鎮有王叟者以需果為業子名馬頭年十九素極不孝所為多不法事父母偶爾勸戒不惟不聽甚則反遭毆罵故事業誠地每夜分列生熟之等最熟者先售最生者從後為可暫蓄不致壞爛也同治甲子二月十七日夜漏二下叟與子入宵違果甫出徒見火起黑煙充塞室中急同下樓滅皆為煙熏昏撲於地隔舍趨救將父子先後救出須臾父甦而子竟殞矣是益天之罰不孝也第少翁司馬所目睹因亟奇子筆之以為不孝於親者

卷六

十

雷擊邵伯民

邵伯民有伯仲折故而同居者伯素樸慮病廢頹死召仲執手泣謂曰我病殆將不起手足從此分矣先人遺產不要歸與奈無子息何願汝理賢弟所知也幸有娘舅也佐嫂善撫之成人必救之請書也亦善視之為擇一快婿不使失所汝後日子多當分嗣我佐汝遵守相舟能自暇矣弟如重骨肉情須念我治命識之勿忘仲慰之曰兄弟安心調攝當不至若是萬一不幸敢不如命伯點首者不自尋卒仲為治喪珠草草雖不健猶以善不如從儉曲諒其無他也無何嫂分視視吸吸者儼然男也心大快慰仲亦欣然慶兄有後兒狀甚強健但苦嗜乳之不哺百方呵極之不止延醫請視指食謂無病而哭則未嘗一刻離也嫂甚憂之兩三日竟以不乳殞嫂抱尸痛泣雙不欲去成實再三勸慰乃吸泣召仲謂曰亡人寄託之言歷歷在耳嫂所以忍死須臾者恐此一塊肉耳今已矣復何望哉汝如重骨肉情必厚其衣衾棺槨待此說語孤以成人之禮俟殯殮墓否亦將從汝見地下所有資產盡以付汝汝如重違吾意我夫婦九泉亦必黑佑也汝意云何仲不得已允之是市吳材棺殮棺居兄墓之側復獲延僧誦經死所費不貲仲心快快而不敢言七日事畢嫂遂

純食粒米与水不入於口終日嗷嗷血淚俱枯隣里聞之無不寒心時方冬月朔風起  
號黑雲四合亂風驟急驟一聲天頓晴露人言伯與兒俱生而死者則仲與隣村某也  
不知何故仲與隣村某也伯與兒俱生而死者則仲與隣村某也伯與兒俱生而死者則仲與隣村某也  
元寶一收勝賊則拔插短額其幸入骨血縷縷猶未絕也噫誰謂復生者情情哉嚴以伯  
與兒棺殮仲與隣村某也伯與兒俱生而死者則仲與隣村某也伯與兒俱生而死者則仲與隣村某也  
再生賈嫂之烈感之也倘擊於賈嫂時不過幸免兒無害而嫂則不彰伯何緣再生也耶夫  
嫂之烈雖伯所素知而天必欲其果否迨兒死即決意絕食從伯地下嗚咽訖人不可忍聞其  
天聽在上而忍聞之子至是特於冬歲時高樓破格奮其一擊之威不惟當時人心稱快即  
千載聞之亦無不同聲稱快不然兒生可矣謂伯與俱生非嫂之烈有以感之吾不信也彼  
蒼黃悲感思不更如是可不畏哉

大通余翁

鑄陵大通鎮前濱大江商估雲集鎮余姓巨族也有余翁數族居於江濱過客就而暇者日  
擊有徒一日客散後翁於座上拾一布囊內貯白金三百兩知客所遺姑藏待之少頃一客  
惶遽而來東西顧翁問客胡為者得毋有所失乎客曰然頃遺一布囊內有白金若干翁  
見之否翁以其言既符笑曰君言不謬幸是老夫拾得理合奉還遂揭囊出並請封識件  
數而後歸之客曰翁真長者願分半相酬翁堅辭不受客感激拜謝而去將渡江適遇  
大風見中流一舟簸蕩勢甚危急客惻然心動以失金幸返不如捨此債來物作一善  
事過手持白金大聲呼曰有能拯來舟之急者當重犒之岸橫漁舟甚多貪利爭破浪往將  
來舟人扶登漁舟來舟載輕得以無恙既遠岸客出金分犒舟人同聲稱謝內一少年學  
客袂曰小人危危脫不過君子斷無生理請至舍開當使合家拜德稍酬謝忱客再三辭之  
不肯及至其家少年重呼父出見客其父非他即余翁也翁年六旬僅此一子向非還金則  
已葬魚腹矣還金而後子厄天道亦巧矣哉

卷六

十一

惡之報如影隨形言其速也彼余翁還金抹子其禍福轉移只爭瞬息天之報之可謂巧且  
速矣觀此而好善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

雷擊三則

九華山庸通和尚言池陽有聖師設帳古寺授徒凡十有三人忽雷雨暴作霹靂一聲將其  
徒俱擊死環跪寺外遠近來觀見冠者半童子半面各置錢三千八百四十六文麻繩貫之  
莫喻其故旁一人言此得勿某生賣婦錢耶若此雷擊宜矣眾問何故曰距寺密邇有某生  
貧病交集家惟一妻伉儷甚甚以無所為計不得已將妻鬻去夫婦相持痛哭而別生得錢  
五十千文鋪墊莫屬下輪門出及歸索錢不得既恨失貨又慟失婦遂經死婦聞之失聲  
大慟哭曰是奴負吾夫也夫是奴負吾夫也夫乃援剪刀刺喉以殉然則此錢得勿即某生  
者耶眾以為計算之恰符其數蓋其徒聞某生出竊攫而瓜分之也眾議以錢贖給某生且  
高之後夫迎婦棺歸與生合葬墓在池郡東南三十里山上恒生連理樹人以爲夫婦義烈  
所感因稱爲義烈墓

卷六

十二

吾皖定遠縣北鎮橋鉅鎮也有客冬月賃車過橋上聞下有呱呱聲異而視之則席裏男嬰  
存焉客惻然謂車子曰我在客中無可位置汝土人倘知有乳母能收養此兒願出白金五  
十兩為哺兒之資車子喜曰小夫妻新生女正苦無子將此兒與女共哺他日長成即為螟  
蛉不亦可乎客大稱善迨取羊裘夏兒並出元寶一枚付車子令抱兒送交其妻車子至河  
上鄰兒水中以銀與妻付妻徒手含笑而返客問如何曰比小人歸妻正哺女得兒大喜且  
頌大德不置也越明年三月雷擊車子死背書貧財傷命四字人問其妻始知前事

某年春夏之交定遠苦旱早禾無收六月中旬甫得甘霖農人心稍慰命謀種菘可以救荒  
但苦無種某甲誠陳收其多應願屬色籍不能出售以飢蒸之極覺碩大光潤大喜遂携其  
門曰出賣菘種於是爭往購求收價翔貴獲利千萬後所種菘竟無一出者眾無所歸怨歎  
禍天非徒然也曰此錢似以死者相不勝屈矣無在雷擊某甲死底書菘種誤人粉身其  
贖八字人始知甲險惡而不能逃天誅也此上二則皆定遠陳逸仙茂才維翰言之  
里察子曰天誅所以補國法之所不及而較國法更為快意何也國法本乎律例天誅本  
乎情理律例但守手續情理可行手推彼車子溺嬰某甲菘種及十三人以五十千錢而傷  
二命倘律例或未必盡置之死而按諸情理似此惡作劇豈尚可一人而貸之以生乎嗟

乎明明在上。凡至並之。祇可不時存警畏哉。

獵人某

池陽獵人某。素性暴虐。每五十許。故蓄之。常以黑虎蹄。失其捷。幾死。其賢。每以規勸。並進。獲楚。一日。網得生。兇命。母。飼。養。餵。飽。進。去。母。懼。伏。匿。獲。新。也。某。求。免。不。得。拔。劍。向。妻。母。所。在。妻。不。以。古。某。怒。曰。老。畜。得。母。因。積。薪。中。侍。禮。得。當。殺。却。母。聞。而。大。懼。亟。出。狂。奔。某。見。往。追。莫。苦。力。攬。其。襟。某。奮。不。得。脫。益。怒。殺。妻。並。斷。其。手。復。追。母。母。過。廟。聖。廟。大。聲。哭。且。呼。曰。關。爺。救。命。關。爺。救。命。某。則。至。廟。門。聖。帝。座。前。泥。塑。周。將。軍。某。奮。馳。出。以。木。刀。斬。某。倒。地。上。遠。近。聞。而。來。觀。見。神。像。一。足。立。戶。外。瞪。目。望。屍。眉。目。英。英。若。有。餘。怒。乃。上。血。猶。淋。滿。滴。也。眾。過。昇。去。某。尸。拭。淨。血。跡。碎。貨。延。道。士。禮。懺。三。日。率。其。母。刑。牲。禱。祭。安。神。歸。廟。自。是。不。考。者。聞。之。皆。悚。然。改。轍。不。敢。再。忤。其。親。矣。

里蔡子曰。世傳周將軍靈異不少。陳延祚三國志。竟不載其名。惟元人關聖廟碑。有乘赤兔。今從周倉之語。自有所本。非杜撰。或謂昔年。廟屋。下一偏。將。持。火。刀。攬。其。襟。某。奮。馳。出。以。木。刀。斬。某。倒。地。上。遠。近。聞。而。來。觀。見。神。像。一。足。立。戶。外。瞪。目。望。屍。眉。目。英。英。若。有。餘。怒。乃。上。血。猶。淋。滿。滴。也。眾。過。昇。去。某。尸。拭。淨。血。跡。碎。貨。延。道。士。禮。懺。三。日。率。其。母。刑。牲。禱。祭。安。神。歸。廟。自。是。不。考。者。聞。之。皆。悚。然。改。轍。不。敢。再。忤。其。親。矣。

行脚僧

池陽有老衲。獨居古刹。苦養積有餘資。以錢易朱提十餘錠。各五兩許。皆惜備至。衣常不。周。食常不飽。要如也。一日晨起。喚僧。會。九。華。某。僧。行。脚。至。刹。衲。甚。出。身。乞。食。三。晨。求。衲。不。願。某。僧。心。甚。逼。遂。拔。戒。刀。洞。老。衲。胸。腹。之。肉。搜。搜。其。實。而。還。越。日。上。人。見。老。衲。殺。死。剝。中。以。其。無。玉。瘻。而。火。其。刺。其。事。以。報。某。僧。既。殺。老。衲。經。中。以。無。人。知。意。其。得。乃。腰。纏。日。重。久之。幾。如。佩。子。鈞。苦。難。行。走。不。得。已。至。深。山。中。以。刀。砍。地。種。其。芋。而。食。如。故。某。乃。已。又。每。日。暮。即。見。老。衲。在。左。右。且。聞。口。宣。佛。號。曰。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兩。不。休。心。惡。之。如。其。竟。獲。難。解。計。朝。暮。禮。或。可。悔。悔。運。偏。至。五。臺。滅。嶺。南。海。各。靈。山。頂。禮。求。職。卒。無。驗。無。可。如。何。仍。歸。九。華。南。嶺。上。天。門。慘。然。色。變。大。聲。呼。曰。老。衲。又。來。索。命。矣。我。去。我。去。遂。歷。前。事。明。告。諸。人。言。某。自。提。其。脚。曰。此。事。何。能。瞞。人。我。死。晚。矣。身。一。躍。崖。下。適。有。枯。枝。恰。墜。其。上。貫。胸。而。死。斯。時。崖。上。崖。下。觀。者。數。千。人。無。不。咋。舌。駭。歎。食。合。十。作。偈。曰。筆。由。自。作。信。不。可。活。凡。我。眾。生。鑒。此。行。脚。又。下。一。轉。語。曰。吾。粥。一。勺。甘。夜。軀。殼。凡。我。眾。生。鑒。彼。老。衲。

寬否是厥命。斯豈非財之為祟也。崖上崖下的兩個。是見道之語。吾亦從而為之。說曰。合。十。兩。傷。富。頭。掉。嗎。凡。我。眾。生。從。善。毋。惡。

當塗令

某明府以進士。官當塗。性庸闇。縣濱大江。衝垣難治。凶歲倍形拮据。某履任。恰值大水。田畝。漂沒殆盡。官庖。更。煙。垂。絕。而。飢。民。日。塞。署。前。求。哺。某。書。空。嘆。嗟。謂。某。友。曰。吾。貧。甚。矣。自。謀。不。暇。何。能。顧。及。若。貴。某。友。笑。曰。公。何。大。迂。大。水。民。困。若。此。誰。不。知。者。據。實。上。款。請。賑。大。吏。必。許。可。得。四。萬。金。何。憂。貧。某。大。喜。稱。善。至。具。請。申。請。大。府。果。發。給。金。四。萬。某。幸。侵。肥。己。囊。以。半。分。搞。合。某。著。友。暨。紀。綱。人。等。而。飢。民。沾。惠。未。及。十。分。之。一。死。者。枕。藉。於。途。慘。不。能。狀。某。視。之。漢。如。也。亡。何。某。友。子。與。某。友。俱。染。疫。死。所。吞。蝕。賑。金。耗。費。無。存。某。之。子。婦。與。二。女。並。某。友。之。妻。女。俱。流。寓。當。塗。竟。不。能。扶。柩。回。籍。某。友。既。盡。無。以。為。生。始。則。藉。針。指。聊。以。餬。口。繼。為。奸。嫖。所。誘。覺。刺。補。又。不。如。倚。市。門。矣。道。九。兩。午。德。化。萬。繁。峰。夫。元。官。斯。士。招。子。幕。府。邑。紳。某。翁。相。飲。以。子。少。喜。羨。風。月。謂。某。之。離。如。有。破。瓜。豈。而。善。報。將。召。侑。觴。子。至。止。之。曰。君。休。與。此。女。流。蕩。不。獨。困。乃。翁。居。官。作。孽。使。然。然。物。傷。其。類。小。子。雖。不。肖。實。不。忍。與。見。也。某。點。首。曰。若。言。是。也。乃。止。

金鏡李二

吾鏡某公。運撫黔南。其公子自任所歸。應鄉試。扶資甚豐。舟過岳州。忽岸上一客。襟袖蓬呼。趨舟。稱人。不。答。公子。命。割。席。地。載。之。榜。人。謂。江。湖。險。阻。多。不。測。不。可。不。慎。公。子。笑。曰。我。舟。甚。大。正。苦。寒。寂。得。一。人。相。伴。開。話。亦。大。好。况。客。身。無。長。物。當。不。至。有。意。外。贖。贖。之。何。言。汝。勿。多。疑。榜。人。以。公。子。說。之。得。得。乃。重。違。其。意。橫。舟。招。客。登。舟。視。客。年。可。四。十。許。茶。面。潤。頰。鬚。如。珊瑚。拱手。加。額。謝。公。子。高。義。並。叩。頭。公。子。以。告。客。飲。容。致。敬。曰。固。是。貴。公。子。小。人。不。知。失。禮。勿。怪。自言。姓。李。行。二。江。西。人。他。日。舟。過。敵。境。當。少。伸。地。主。之。概。幸。勿。見。耶。公。子。領。之。見。李。語。言。甚。壯。試。與。某。史。事。頗。熟。意。非。庸。流。每。飯。必。招。與。俱。李。亦。不。辭。且。豪。於。飲。醉。後。語。今。成。敗。得。失。尤。現。規。可。聽。公。子。大。樂。相。見。恨。晚。一。旦。薄。暮。舟。泊。村。市。李。攜。白。金。一。笏。登。岸。公。子。笑。謂。何。為。李。笑。曰。曰。提。公。子。疎。切。愧。恐。將。簿。市。酒。贖。萬。一。公。子。搖。手。止。之。李。不。願。掉。頭。竟。去。公。子。痛。命。僕。展。視。襖。內。一。已。首。長。尺。有。半。登。照。如。雪。寒。光。逼人。又。瞻。靴。人。手。一。具。餘。無。他。物。公。子。驚。其。急。命。侍。從。束。好。意。李。非。俠。客。即。盜。魁。心。竊。自。危。而。又。不。敢。形。於。詞。色。計。惟。以。禮。款。之。以。德。結。之。或。可。相。感。少。遲。見。李。命。人。携。酒。一。大。甕。並。一。瓶。十。難。上。船。公。子。笑。問。何。太。過。貴。李。曰。小。人。幸。得。附。舟。此。中。大。有。看。火。因。碎。不。勝。之。恨。聊。酬。公。子。兼。願。從。者。益。攝。三。走。道。

况危人代為烹任言次以日視權被似已知公子篇餘酒既陳李飛三天賦公子亦飛三賦副之酒酣耳熱肝膈俱靈李敬笑謂公子曰公知小人也何許人也公子笑其許曰君為何許人僕所不知然美見於眉宇亦一世虛傑也李拊掌狂笑曰公真知我也既遇知己即不欺不濫誠相告我非他乃江湖盜魁金錢李二是也公囊中黃金若干白金若干信否公子料不能隱直應曰唯唯君何以知之曰貴舟過洞庭吾於岳陽樓望觀即已知之初頗欲不利於公以道我厚厚過而慷慨之義所不屑也自今已往但請毋畏然公手無縛雞力披多管涉江湖亦危也矣公子聞而失色如坐芒刺強為言笑就善交錯語聲憤憤既過道士泚李命榜人擊檣蘆洲謂公子曰沿途辱公雅愛貴至敬境即須拜別端履咫尺敢請暫稅大駕為林整生色公子辭曰理合是處一瞻勝境錦試期已近早歸為幸李笑曰傾裁夏首屈指試期尚遠不最多留但作平原十日之飲可耳公子再四推辭時天色已黑牙月初升李長嘯一聲忽蘆葦中無數舳舻擁而公子大驚李喝曰止勿驚貴乃笑謂公子曰特召兒曹廷請貴人別無他意請勿驚恐乃自扶公子登小舟到蘆葦謂公子舟泊此儘可放心矣命兒曹加意遵守保無他慮二三里許抵一山谷已有前將相持舍舟而陸路晚晚或險或夷的行四十餘里前隱隱有難犬聲樹木陰翳中燈火如星

卷六

十五

李曰至矣請公子下與見壯舍一所塗壁華美氣象甚壯門外健兒百數十人左右侍立李肅公子升堂鋪陳張帳華燈繁列時酒已四下膳畢請公子就東兩客舍榻宿供設亦殊不俗翌日強樂設席水陸雜陳綉園甚精奢修過於王侯如是者六日公子頗覺疲倦李已窺其意便命停樂家固有園亭花木山石池沼畢具接樓曲而有致李嘗過公子遠覽頗為贊賞李乞命名公子笑曰君乃此輩之流即名此園何如李大笑即請為作學宮書榜之於樓曰借公子燕飲此園出家姬十餘人清歌倩態度極雅飾亦頗不惡內一雛娃頭飾備極麗遂疑覆額風致細妙如奇花之初胎嫩喉清脫善彈琵琶目波時溜晚公子亦亦甚憐惜李已會意笑曰此兒名夜月年十三矣性頗不拙山妻素所各愛嘗留意為之擇玉公子如不嫌備僕俟其成人當以相贈公子唯唯稱謝李有二子俱從師讀書公子偶至書齋見其師年可五十許鬚髮蒼然清瘦如蠟叩之與李同宗以多病不樂應試請辭養性引引導之術吐詞亦甚博雅李之二子長十六次十二頭角嶄然博學居然彬彬有禮室中圖書環列經史悉備視書頭所讀本乃孫吳種道馬法各書公子問師何不令攻舉業師笑曰若輩之志不在毛雞姑今粗解鉛鉛萬一他日有事未嘗不可執干戈以衛社稷也公子嘉嘆不置惟以李維繫甚嚴欲歸不得殊切王臣乃謂李曰君言手原之說今既事畢當已

過之願早就逃免誤試期空患不況一江上下路所必經他日過此當趨訪以饋未了之縛可也李笑曰公子歸心甚急不敢久留明日即送放行但君子一言重於九鼎他日過此務求狂瀨夜月既倚不棄暫為寄資俟重來攜與俱歸切勿負約時夜月正待飲在案李披其金釵一股授公子亦請公子解所佩玉投夜月令各藏之聊以表信明日日曉設祖帳於此園便夜月清歌送行夜月唱會真記長序饒別一闕深情綿綿波隨聲過公子相對肺腑於色無色李強與舞幾使為爛笑漏初下始罷席公子與辭李袖出小旗一角授公子令善藏之江湖倘有不虞出示便可免難復以千金為贖公子授旗而逃其贖李作色曰公以小人之物為盜某耶盜泉去會泉幾何如恐為盜泉所污則公囊中所有亦未必皆果廉泉也公子以李言激烈只合拜受李堅訂後約謂泊舟處時命兒曹偵伺過客至此問職名無不知者囑幕仍命肩輿送公子歸舟道路坦夷不似舊徑味爽始遠舟次舟人見公子皆大歡喜食謂公子去後李遣人還守謹護公子大喜重橋來報並寄致語謝李急命解纜以幸脫虎口不可常恃自後涉江時有戒心下第後由陸赴黔明年暮方夜讀書忽聞櫓聲有聲如鳥飛騰舉首見李二昂然而入公子驚問何來李曰頃以有事交趾必得撫軍信矣乃可免關津之阻惟公子園之公子笑諾明夜果竊以付李李笑曰公子真為落丈夫也此去匝月

卷六

十六

繳還不誤甫及一月晨起果見案頭信失一枝李附函鳴謝謂後會有期必報大德公子驚詫以李行蹤不測遂秘不敢告撫憲然心常惴惴殊切隱憂越三載又擊重賞復思恐道士欲為李當所識遂避道由斯水陸行一日暮過峻嶺忽林中吹骨作聲健兒百數十人持械驟至僕輩駭奔如鳥獸散健兒將公子輒行裝擄至一村獻捷渠魁俄一男子袒衣東顧出見公子驚曰是非某公子耶公子既之固是李二急呼曰故人救我故人救我李笑攜公子手問何由至此公子託言以君言江湖險阻不敢再事舟楫李笑曰有我小旗即泛舟何言此我別業若不在此則公休矣公子再三稱謝李亦謝信失之惠謂交趾之復獲利不少彼此殷殷叙湖公子問夜月無恙李笑曰我以為公忘之矣此兒的是癡情日把所贈佩玉玩不釋手金錢塵土望眼欲穿公在此少住不日即可接至越日夜月果至李笑謂公子曰此某物也亮壁奉贈公子笑謝視夜月當誓初盤玉容半臉較前尤艷輝輝隔窗望不語似怨公子負約李謂陸行不如舟行之速以公子僕輩散失命健兒獲係湘江而上自送公子與夜月登舟並運所攜之物舉拳揮手而別公子問知夜月固良家子李夫婦皆善視之自許公子後倍加愛重並未涉一戲言公子不勝稱歎夜月問公子何以負約謂君如再不來兒已判祝髮託命定王矣言果以拍搥淚哽不成聲公子攜而謝曰書生曠性多疑



幾前李君高乘舟於望亭不容辭然往者不來者可知也此後報卿之日方長也願卿慎而想之夜月笑曰妾所言非敢抱怨亦非要報卿致我憂憤不可不使君知耳公子擁坐懷中甘言而慰之夜間侍寢果然夢于也

里桑子曰李二之於某公子雖金銀美物其意亦不過欲糊口借債失事交趾之恨不知何事公子竟為符相挽可謂孟浪以事行樂不測不告親而所贈小旗又屬性不敏一試甚至畏而避道直忘夙約脫非斷水意外之遇亦徒令庭情人望穿兩眼而已此等公子若明若暗若若若有情若無情首鼠然其不能名狀令人失笑李二其盜而近於俠者雖居然粗熟更事又能延師課子觀其師侃侃數言亦非尋常村學究可比惜二子究竟渺不可知殊為歎然惟李謂公子高某公子亦謂李高某此種高某似是而非價即即呼氏所謂非美之義也耶

九山洞

九山在吾皖定遠縣東北一名莊山其山有洞土人採石鐘乳恒至其中春夏秋內多毒蛇必俟嚴冬蟄伏殆盡乃敢結伴直趨而入洞口極狹僅容蛇行十里許腰始直又二十里至風箴紐豁然開朗別有天地石路一線瀟瀟不測尺左峭壁直插無幾其石臨深壑俯不見底至此輒相戒口說就次且躡足行約三里許漸坦始可破履緩步顧多歧路凡所由之途非以反詰其跡則迷不能辨小山無數石山處處鐘乳到處皆是無事尋覓再行十餘里有河一瀉瀉可十丈其水清可鑒影探之冷徹指骨其深其冽河濱泊一石船狹僅容舟而不能任載試以手按之立沈水底須臾仍浮故處相傳水通淮河昔有好事者放鴨其中頭擊木片書己姓名識之既灌滿人網得鴨見木片來訪此人詢之果然岸旁有石梓子故其上可推運而不可拈取足供魚蟹對岸草草備地浩如瀚海遠望隱隱一山橫亘天外山腰露城垣一角城上時彷彿有人來往惜無處可以問津耳地溫暖無雨雲陰冬和臂猶汗夜藉地露復亦殊不冷尤奇者至其境即不飢不渴不私人往往無而忘返故每至前後入洞僅指交春放盤始後歸歸也洞近禪覺寺冬月寺者多果其中寺僧慈之黎巨石塘洞口其道遂絕

卷六

十七

見底至此輒相戒口說就次且躡足行約三里許漸坦始可破履緩步顧多歧路凡所由之途非以反詰其跡則迷不能辨小山無數石山處處鐘乳到處皆是無事尋覓再行十餘里有河一瀉瀉可十丈其水清可鑒影探之冷徹指骨其深其冽河濱泊一石船狹僅容舟而不能任載試以手按之立沈水底須臾仍浮故處相傳水通淮河昔有好事者放鴨其中頭擊木片書己姓名識之既灌滿人網得鴨見木片來訪此人詢之果然岸旁有石梓子故其上可推運而不可拈取足供魚蟹對岸草草備地浩如瀚海遠望隱隱一山橫亘天外山腰露城垣一角城上時彷彿有人來往惜無處可以問津耳地溫暖無雨雲陰冬和臂猶汗夜藉地露復亦殊不冷尤奇者至其境即不飢不渴不私人往往無而忘返故每至前後入洞僅指交春放盤始後歸歸也洞近禪覺寺冬月寺者多果其中寺僧慈之黎巨石塘洞口其道遂絕

少年客

廣州李某由軍渡海赴滬共費者五十餘人內一客年甚少美秀而文與李聯袂彼此

接說意氣頗凌李叩其姓名但漫應之中途客附李耳低語曰君知舟子何如人也李曰不知客曰君不慣涉江湖不知道途之險我日來細察舟子殊非良善其托工需餉等入回亦多露氣若曾居心甚巨測惟我能解之計一路惟某洲某險倘經其處不俾泊當無恙若須臾之季當問曰倘在此停泊奈何客笑曰君母多言幸有我從復何能為李疑信參半始默識以規之既至某洲日南嶼舟子來命其黨下碇舉鑪燔食謂天早尚可趁程何遲停泊舟子不答諸客大譁少年以目止之洲孤懸海中四望無際更無別舟停泊少遲飯熟舟人但自飽啖並不食客眾飢索食亦竟置若罔聞無何夕陽西沉諸客餓焰中燒頗不能耐舟子忽舉其寬各執刀械進前厲聲謂諸客曰此地險要向為厚道出沒之區汝等所挾資可速獻出或當為善談之不則恐有不虞悔無及也客多巨賈挾資頗重聞言互相驚愕知其來意不善迨更告曰我等既同一舟患難自當與共各持薄資困在舟中縱有不虞亦全仗主人防衛如何免患不惜重酬又何必獻出勞為善談也舟子聞言怒曰曰爾輩死在目前猶嘖嘖然想作者財虜耶言畢回顧其黨曰此時不速了結復有何從其黨聞之爭持刀械而入諸客相視無所計無所之李休少年僕亦竊自危弟見少年從容起立嗚呼舟子曰汝休孟浪汝知步步家兄弟舟子卒然欲容各曰唯唯小人不拙少年叱曰汝輩黨

卷六

十八

入內意將何為適以肢一揮即墮其最獲悍者五人於海舟子等大恐急乘刀械躍起亡命少年口中不知作何語舟子等益恐扇角叩聲如推故自稱無知冒犯罪該萬死願出資另覓買舟載眾至港以求贖罪少年叱曰汝既知罪姑暫寬貸仍乘汝舟亦不必另買如再萌惡念決不輕恕舟子等稽顙唯唯而逃急命具酒食以款諸客一路小心將事伺應惟恐至港後同人食德少年謀有以報少年志笑而却之李私叩慮所客圍贈少年笑曰吾居無定所君蓋告我所寄敝當相訪耳李具告之後三日少年果來作別問將何往亦不答究不測其為何人也

劍俠

某太守由部曹出守吾皖寧國府途中遇一少年美皙而如處女口操秦音問其邦族自言齊楚氏姓因原籍於武下第南歸者試與談論今古博聞強識無所不曉太守大悅款洽甚殷因聘為司書書記至署中鎮日下帷焚香靜坐不事出戶同幕諸友傳述訪其登榻照可親却無他詭詭拒人之意人以是樂暱就之規其室中東著袂一布帳一布念一藤蓆一皮匣為枕書上惟說筆畫此外別無長物月必出遊數日食問何往謂少嗜山水今客遊至此如皖北之潛霍江右之匡廬浙之西湖嚴瀾四明天台池州之九華新安之黃山白岳

皆近在咫尺。不得不次第編攬其勝。念謂若所言名勝之地。近則百里。遠則千里。欲徧攬其勝。談何容易。其天曰。僕少遇異人。授秘術。曰。可行千里。何難之有。食竊異之一日。遊歸。歸色皇遽人。叩其故。謂昨遊黃山。登天都峰。絕頂一野。欲與角。以空翠難。馳而遠。渠瀟瀟。道不日行。且至矣。食問如何。曰。黃山。惟天都。峯最。高。峯。腰。細。削。如。虛。虛。之。有。頭。人。跡。罕。到。近。時。聞。甘。鳳。池。曾。陟。其。巔。見。上。有。蒼。樹。一。少。婦。掩。泣。其。中。甘。問。知。為。山。下。村。婦。被。故。僧。飛。却。至。此。問。僧。何。往。曰。朝。出。暮。歸。暮。則。來。歸。妻。於。此。待。死。而。已。甘。慰。令。無。恐。乃。急。前。婦。人。馳。送。其。家。復。自。登。巔。僧。暮。歸。乘。其。不。備。反。肘。力。揮。之。僧。遂。挽。甘。臂。相。將。俱。隨。幸。甘。屢。僧。上。出。死。力。拯。其。坑。而。磔。之。僧。故。固。出。甘。右。脫。屣。甘。上。危。矣。蓋。僧。惡。甘。滿。盈。天。故。假。甘。手。以。誅。之。也。僕。素。耳。其。事。而。竊。慕。甘。之。為。人。故。欲。登。一。訪。其。遺。跡。不。謂。甫。至。其。巔。又。有。蒼。樹。在。焉。比。欄。欄。中。一。僧。枯。坐。鍊。氣。見。子。至。側。目。微。睨。意。子。非。常。人。口。出。青。氣。一。道。將。先。發。以。制。子。知。為。劍。術。急。馳。適。以。避。之。倘。非。善。行。要。煩。殊。矣。計。此。僧。不。日。且。至。通。人。已。甚。子。不。得。不。一。挫。其。鋒。諸。君。如。有。勝。略。可。作。登。上。觀。也。越。日。僧。果。至。聲。言。請。章。角。其。笑。謂。諸。人。曰。野。納。不。自。度。衡。量。力。子。不。能。再。想。之。矣。遂。訂。約。夜。漏。二。下。相。會。於。敬。山。亭。之。隱。有。好。事。者。偕。往。覘。之。於。時。新月。上。弦。蟾。影。西。斜。疏。星。交。映。既。至。其。處。見。章。與。僧。左。右。相。向。而。立。僧。口。吐。青。氣。一。道。章。口。吐。

史

卷六

十九

白氣一道互相激射。盤旋空際。天矯閃爍。如電交擊。少選。青氣初消。白氣益銳。若然。一聲。響。若裂繒。榜。青氣劃為兩斷。墮地。頓滅。白氣直射。僧頂。僧懼。投地。膜拜。稽顙。乞命。章笑曰。吾戲汝耳。膽何弱也。汝如捐去。故技。從事。正道。吾當。汝矣。乃。吸。白氣。於。口。以。手。摩。令。僧。去。僧。稽。頓。再。拜。以。袖。障。面。而。窺。觀。者。昨。古。失。色。叩。問。何。術。章。曰。吾。劍。術。也。彼。所。鍊。青。氣。為。雜。珠。是。謂。邪。道。吾。所。鍊。白。氣。是。雄。鐘。是。謂。正。道。雖。不。能。勝。雄。寶。邪。不。能。勝。正。彼。扶。杖。行。江。湖。已。稱。無。敵。惟。子。足。以。克。之。今。既。折。斷。已。成。廢。物。為。人。除。害。不。虧。也。向。遊。黃。山。劍。賊。皮。匣。亦。曾。搗。傷。不。然。天。都。峰。頂。早。已。互。決。雌。雄。畢。乃。事。矣。觀。者。羨。述。諸。太。守。休。然。稱。異。詰。巨。諸。輩。將。請。試。其。術。至。其。室。已。闌。然。無。踪。人。物。俱。杳。矣。

父子同日台卷

黃明府。中。閩。土。人。言。鄉。有。某。生。者。幼。聘。吳。氏。女。一。妹。為。妻。以。中。表。親。素。不。避。面。生。成。童。從。戲。師。讓。他。日。歸。還。吳。氏。之。門。見。女。獨。自。在。家。推。扉。生。入。問。舅。於。僕。他。出。戲。曰。妹。復。良。苦。我。為。汝。勞。好。否。女。曰。甚。善。時。女。已。及。笄。兩。人。情。實。獲。開。謂。笑。甚。繁。以。無。人。遂。私。焉。生。素。是。吳。氏。所。寵。自。念。女。脫。有。孕。舅。知。之。奪。何。別。女。而。出。徠。何。道。遂。逃。亡。不。知。所。之。越。日。師。使。人。探。諸。其。家。固。以。為。在。憂。復。此。詰。究。互。相。賊。詭。到。處。使。人。蹤。跡。之。卒。無。朕。兆。而。女。身。果。姪。久。之。履。漸。

勝。母。察。有。異。結。之。計。不。能。隱。遂。吐。其。實。乃。使。人。告。生。父。母。其。父。母。僅。此。一。子。以。出。亡。方。切。隱。憂。願。女。有。孕。大。喜。而。謂。水。以。禮。迎。歸。待。生。歸。家。再。為。成。禮。初。生。出。亡。已。食。至。漢。口。黃。潭。主人。某。翁。見。生。貌。不。類。乞。人。留。使。學。寬。即。喜。其。勤。謹。委。司。會。計。大。為。寵。任。生。年。漸。長。資。積。不。下。萬。餘。金。是。與。人。合。夥。開。張。布。店。特。歸。省。視。既。至。鄉。里。見。道。周。鼓。吹。僮。僕。車。馬。喧。耀。詢。之。旁。人。謂。某。氏。子。親。迎。是。國。有。母。無。父。者。今。娶。妻。矣。生。聞。當。喜。既。念。生。平。抵。一。索。那。便。有。子。試。詳。探。之。果。然。先。是。一。妹。迎。歸。分。絕。果。幸。得。男。比。長。請。書。其。事。三。歲。應。童。子。試。學。便。賞。其。文。拔。冠。一。軍。名。噪。厚。序。同。里。某。富。翁。有。愛。女。遂。以。字。之。今。適。子。歸。生。到。家。見。翁。喜。出。迎。問。父。書。何。在。謂。客。從。何。來。生。說。言。至。自。楚。北。為。某。生。作。寄。書。都。者。其。子。聞。有。父。書。喜。出。迎。見。問。父。書。何。在。生。笑。撫。其。背。曰。兒。不。知。耶。我。即。汝。父。是。也。問。父。母。以。先。後。去。世。不。勝。淒。然。其。子。驚。喜。極。生。窺。其。意。謂。曰。兒。如。不。信。可。呼。汝。母。出。見。自。能。知。之。其。子。不。得。已。入。請。母。出。坐。遂。前。揖。之。曰。卿。幸。別。來。無。恙。推。磨。推。磨。不。如。我。與。汝。磨。其。母。聞。之。喜。謂。其。子。曰。果。兒。父。也。蓋。生。所。云。乃。當。日。推。磨。時。相。識。之。詞。非。他。人。所。與。知。也。賓。客。聞。之。交口。稱。贊。然。請。具。香。燭。酒。禮。即。於。是。日。父子。姑。婦。同。拜。祭。天。地。祖。先。行。廟。見。禮。而。合。卷。焉。

史

卷六

二十

穎州毛甲能知前生事。其左手宛然猶婦人。問之。自言前世為江西九江府人。姓李。與同里趙某。至漢口。作小貿易。經年。折閱。將盡。議同。逃歸。趙忽染疾。瘵。泣。謂。李。曰。初。與。君。出。門。時。本。期。稍。得。什。一。今。天。降。災。斷。難。再。起。囊。僅。存。錢。十。餘。千。煩。代。購。薄。材。為。殯。殮。之。如。有。餘。錢。乞。帶。付。其。子。幸。甚。李。揮。淚。應。諾。不。日。尋。卒。李。以。數。千。為。市。薄。材。殯。葬。山。尚。餘。錢。六。千。支。即。私。入。己。囊。既。歸。但。告。趙。子。謂。其。父。染。疫。已。故。趙。屠。某。所。而。已。趙。感。重。恩。忽。見。趙。來。索。錢。拉。李。至。野。外。割。去。衣。服。推。趙。河。中。聽。其。浮。沉。倏。復。岸。忽。有。一。長。人。援。拯。上。岸。以。黑。衫。付。令。着。之。導。至。一。處。人。煙。輻。輳。一。短。垣。其。人。暮。自。後。推。之。身。忽。傾。跌。故。目。自。視。已。變。為。小。家。聞。趙。子。笑。呼。曰。猶。母。又。生。子。矣。知。身。已。死。變。畜。以。償。夙。願。自。海。恨。惟。腹。苦。肌。見。小。家。俱。就。母。哺。乳。不。得。已。亦。就。哺。之。日。漸。壯。長。年。餘。居。然。肥。臍。一。日。忽。見。趙。子。率。屠。人。至。索。錢。六。千。付。其。母。宰。割。急。欲。逃。避。乃。屠。人。已。出。索。錢。縛。其。至。案。上。遂。以。刀。割。入。喉。際。直。刺。至。心。痛。不。可。忍。且。代。毛。解。肉。備。食。苦。楚。久。之。內。始。割。盡。售。屍。身。復。為。人。見。前。長。人。來。笑。謂。曰。衣。可。見。還。矣。便。為。解。衣。極。力。梳。洗。左。袂。尚。未。曾。褪。下。又。甚。自。從。推。之。身。忽。傾。跌。拭目。自。視。復。變。為。小。兒。即。毛。甲。也。惟。左。臂。宛。然。猶。婦。人。比。起。每。自。顧。其。手。念。及。前。事。而。心。無。端。端。也。

黃明府

合肥戴子開明府謁選入都將小妻某氏曾居清江自攜舊債甲乙買舟北上甲乙故各有所說地情不能忘情知戴實銀白金一千三百兩謀殺戴以復其金以充饋頭之費并次滄洲夜漏三下嗣戴睡熟甲持刀入內連刺戴首於枕末跡手顛戴雖舉以乙繼進刃而殛之榜人聞聲起疑大驚欲呼甲乙連掩其口却之曰聲則殺汝榜人嗚呼不敢復言甲乙乃昇屍投諸河故實各瓜分六百金以百金並衣物歸榜人又假戴手書寄小妻某氏謂甲乙同恩無狀遂次業俱屏逐如來見汝切勿再留為要既甲乙來見某氏問何不隨主人北上甲乙各稱材愧為貽不足任主人驅策已被擄毒某氏以前得戴書不敢再認好言慰令俱去甲所說在清江乙所說在如皋各稱金分投所說他日乙出過邊竟交郭君月樓說問何不隨主人北上乙各如前稱材愧為貽不足任主人驅策已與甲俱投擄毒矣郭君之怨聞耳畔有人言戴子開已被擄殺了郭四顧無人大家驚心知有知悉捕乙付有司一訊而吐其實復遣人至清江拘甲至所供無異詢遂將甲乙同付大獄其金各存故處分毫未用爰取以歸某氏惟戴屍已投諸河榜人尚猶詳待緝鬼如有靈知終難漏網耳

望遠七

姑蘇劉妙觀內有太歲祠向供六十甲子神位士女各按生年所屬前住祈禱每歲春首祈禱愈嚴香煙燭燭日暮不絕奉中某公子者慧中秀外素有人之譽冠履備人皆稱其才可問鼎公子亦頗影自負以俊偶求風擇選甚苛會其父由侍御出任蘇松監司隨侍遊吳嘗於春日至玄妙觀見一女即視粧嫵媚獨拜太歲迫而視之玉貌嫵媚蓋天人也窺其所拜甲子計年才十七心應神靈遂屈膝跪請禱爾拜云則拜就緒雙鈎瘦不盈握愛極忘私不覺伏幾其腰女覺身後有人回首善見公子秋波微曉紅暈兩頰毫無怒色拜畢又頻以目視公子含笑整與而去公子益不自持立尾巖巖後復行二里許觀女即下與入窰然識其地快然而歸自幸奇遇秘不敢違告父母潛託心腹友就其地代訪氏族友復命謂其室主人某氏固是老僕只二子遠遊在外家並無女郎公子謂友代訪不實願懷怨怒因自往前地偏訊左右鄰舍所各一如友所言心甚訝之以為白晝目所親睹豈有差舛坐是猶疑成疾鎮日忽忽若失眠食俱廢延醫診治百藥罔效友人無可如何密以致疾之緣備告

其父母觀察公僅此一子素極憐愛商之夫人亟召媒約備為物色佳麗意在求遂子意而遂已其疾公子聞之太息謂友人曰我病殆不起矣煩代稟二老人不必妄費心九友曰然則君將奈何公子歎曰我前日明明目既無其人非仙即魔我魂已為攝去行將訪值於地下矣友何必捨却巫山而另求別岫之靈哉友曰若使巫山雲在又將如何公子點首笑曰非此不可友人知其情不可奪又以言備告其父母因共善商折衷召某史來德權計議少遲更至觀察公降階相迎見其白髮垂胸舉止不佻心甚異之談次公又問史曰尊父宅中向日可否有汝更甚其笑曰老朽今年政七十矣自高曾以來居此宅者五世矣愧非高明者免免爾公何所見而有此也觀察公不得已以公子所見告之且問專又可否有女史曰老朽只有二子嗣口在外家惟老妻督率兒婦作苦並無一女不然如公子才望方恐難據不得也公曰朕兒婿所樂為君為一方者信聞見較廣書中頗有淑女堪與朕兒配區者乎史曰此非倉卒所可報命無已老朽有兩甥頗不惡公如不論門第或可奉貴公問令親何許人也史曰妹夫樓某攻塊的龜以名諸生曾中制舉無子僅生二女幼則教其讀書妹夫去世其妹極其珍愛欲擇快婿相依以終今兩甥長成尚稱端麗兼通翰墨更當奉之曰前有三劉後有二樓謂其不減老婢三妹也次甥近道小恙長甥曾奇老朽為女客與吾妹

商之倘肯令其速嫁與公子差堪慰公問知年甫十九少公子二歲大喜坐債更為道地  
謂曾奇名君女暫請易舅為翁即就君宅親迎以釋癡兒之疑凡此權宜行事須請令妹  
務求曲予成全俟結縭後再作別議無不惟命是聽更為人亦甚通達一首肯而別公乃  
使友風示公子曰頃尊公召君前所見之室主人至端然老吏一鄉祭酒也再三詢詰乃知  
渠固有愛女年已及笄才貌兩絕不肯字與他人凡有問名悉免都言託詞以謝尊公再三  
懇求渠亦素慕君才望允締婚媾君聞之頗快意否否公曰君休相戲天下豈有此快  
意事友正色申誓以明無欺公子忻然推枕起坐曰曰舍我其誰我謂其中必有委曲  
今果然也但未知何日委禽友謂侯君病愈公子披衣起立曰頃君代稟二老我固無病  
友喜以語觀祭並為聘與之衣甥如議親迎成禮兩情倍極融洽晨與女坐牀着履公子欲  
枕注視覺女新上髮較初見時尤為豐盈情不自禁戲捉女足曰小生初窺雙鈎謂瘦不盈  
握信然女訝曰妾及笄後母教嚴不輕出門君從何處得見公子笑曰卿曾打說燕小生為  
卿一病幾死卿真不知也耶女益驚曰君言妾實不解請明諭以免疑問公子笑曰卿真不  
知也耶遂歷歷笑述前事女聞之愀然歎曰若然某君殺吾妹矣奈何公子亟叩何故女曰  
君固不知非妾父乃舅也切舅向吾母議婚時語多顛倒母殊不解以素耳若名勉強允

卷七

不科有如許委曲公子亟問究竟何謂我殺卿妹女歎曰君固不知妾姊妹二人幼相親  
愛妹年十七少妾二歲嘗長枕大被擁抱而眠每談衷曲頗得一可共白首者同侍中柳俾  
免骨肉乖違前妹以生辰奉命往壽太歲順道省親歸時私謂妾言廟中見一即君儀  
容極穠多情人也倘我姊妹得同事之平生之願足矣妾比讓癡婢休得喋語汝匆匆一面  
何由知其多情妹謂其人情見於面尾綴與後直從至窮氏之門無情者能若是乎姊如不  
信數日必有好音妾方笑其太癡久之音問杳然合妹失望成疾眠食俱廢醫治無效  
其致疾之由惟妾知之不敢告母前妾嫁君時與妹作別並以好言寬慰俾得物色其心  
不謂竟老奴也然則據君所言謂非君殺妾妹而何公子聞言如夢方醒乃歎曰今而後  
吾知之矣大約家君恐小生疾不能起故商之阿舅換羽移宮可謂備極其巧而卿耳處較  
所拜甲子差長面貌較初見時微豐且諸規規無微不至不無少疑然難弟難兄亦何酷若  
此女曰妾姊妹面貌相肖多疑學生即吾母有時亦幾誤認今既若此將焉置吾妹也公子  
笑揖女曰卿妹幾殺小生賴卿救之小生幾殺卿妹亦非卿不能救之二人之命生性惟卿  
脫卿妹不起誓不獨生卿其情之笑矣曰君亦無賴矣容徐圖之必有以報命公子笑謝之  
亡何女歸窺見妹瘦如削玉不勝詫憤因私謂妹曰汝以姊夫為何如人也妹曰不知曰汝

向所謂有情之郎君即今之所謂妹夫者是也遂備述公子所言妹聞之不禁神凝時乃  
曰嗚信如姊言竊為好賢得人矣姊如念嗜昔之願不以妹為不肖願事姊以終身焉不然  
勝之可也惟姊所命女泣慰之曰妹其善保玉體姊特此踴躍正為妹事待商之老母當無  
不體妹擇決以謝既女見母與叔述婿家瑣事母問汝婿為何若女曰婿為人溫文爾雅  
讀書君子也母又問其兄弟幾何女嘆曰翁姑以男丁罕寡行將為婿謀置產室多添孫  
以累大其後母聞之驚曰我國謂仕宦之家不可與為婚姻正為此也况男子得新棄舊大  
抵皆然果爾則吾兒休矣奈何女頻蹙曰兒日來亦正慮此事昨嘗得一求未審母以為然  
否母問如何女曰母生兒姊妹二人幼相親愛假使使妹他日又適遠地姊妹作別固難為情  
即母依婿以終在此在彼究不免有所牽牽兒愚以為與其姊妹歸他人不如亦適兒婿一則  
免婿免滋別議再則姊妹得以常聚即生子亦無分畛域三則迎母同居婿分屬半子二女  
同壻則情逾一子似此骨肉永得團聚較為萬全母以為何如母沈思良久曰汝言亦似近  
理未審汝妹抱病於意云何女曰比視妹恙謂已小愈具告此意渠重同懷愴亦甚樂從母  
曰既女輩樂此復何說但須與婿斟酌盡善當明舅姑母使女妹育屈納成禮勿得草  
草女曰諾既歸公子亟問所事如何女搖手曰已違何母誰謂事不諧矣君休妄想公子聞

卷七

之依然變色垂首消渚欲涕女遽前以羅巾為拭其面曰君真志誠種也妾與君戲耳何遽  
若是爰為笑述母言公子大悅起揖女曰卿真一尊慈苦觀世音也他日卿妹來時當同以  
黃金鑄像香花供奉聯報主成之德女笑曰君亦可謂善於將將但願魚水偕老志冰入  
足矣越日公子倩其友將此意告知父母父母以愛憐子故又嘉新婦之德一如所謀擇日  
延媒召儀鼓以迎其妹歸初公與夫人以一時行權恐新婦來不當子意既見其沈麗情態  
老懷頓慰及見其妹詳與新婦語後聞友人備述始末心始恍然每值兩婦定省時猶  
不辨其孰姊孰妹也乃迎其母同居公子事之不啻所生焉厥後姊生二子一女妹生三子  
一女公子由詞館官至少宰具表陳情姊妹皆封夫人並賜封其母云  
里蔡子曰天下事有由死而復生由拙而反巧者此類是也初公子自幸奇遇及一再訪之  
而竟無其人方疑見神見鬼病不能興以為死灰決無復燃之理矣乃羣出下策權宜行事  
冀釋其疑是誠掩目益鈴不可謂不拙也至窮源竟委則見心始知姊妹花開天然一  
色於是因錯就錯卒使英皇遂燭明館借歸至是拙者反巧而死者亦同之俱生兵此皆異  
人多能言之每遇太歲祠輒嘖嘖稱道不置云

雄黃草

相傳韓黃得山川靈氣三十年結成圓顯光明滑澤形類彈丸俗名之曰雄黃保氣辛壯鐵  
蚺蟠蝟之類其大者如雞卵小者如龍眼愈大愈可寶貴未易輕得惟揚有若技揚少女  
者名其二字其髮色鬢冠其僂佹年甫及笄聲譽極隆客非具厚贖不見楚北舒生故世家  
子容止甚都才華豐蔚以父執某公守揚州為司書記慕其名厚幣往見謁婦導至曲房令  
坐少侍久之兩婢扶出姬時小極新羅衣素裳絕無修飾而黑髮白肉  
明眸皓齒光彩倍覺照人見生展問邦族彼此略一酬對甚相洽日映生欲與解頰笑止  
之曰君去何太急也如不嫌倉卒主人即屈晚餐何如生喜出非望亟答曰唯唯飯畢命  
婢束爐導生入己室室中奩具之外琴書圖畫羅列滿案生故善琴取雙閣琴解囊視之朱  
弦玉軫裝潢精潔隨手挑撥其聲清越異常姬曰君亦解此耶生曰偶爾為之此琴甚古卿  
從何處得來姬曰此下玉京物也賤賣出東金購以見貽君不見腹有款識耶生視琴腹鵝  
隸書四喜二字下有行楷書銘曰風吹空桑水聲浪花天月明心清意涼秋暑乙酉春三  
月玉京道人九字生聞之極為稱讚謂此必是高手請試一揮頷為洗耳姬曰久未弄  
此今既遇貴客不敢藏拙倘有外誤乞賜指點乃高捲翠袖輕舒玉腕為諧合歡之詞曰君  
何翩翩兮安何娟娟來見合心相憐既見合心相歡花合歡兮並蒂長為人合歡兮如意延

卷七

年皆大歡喜今合入天南所願兮永弄琴彈畢笑曰絃澀手生君其勿嗤生聲節稱妙見索  
有詩壽成走筆書一絕贈姬曰塵海茫茫幾寶貴玉人為諧白頭吟多情惟有紅橋月不照  
吹簫照鼓琴題畢持示姬曰布鼓雷門不值一笑姬微哂曰白頭吟三字甚好未審可能成  
識生聽夜漏二下欲起作別姬低聲問君居停較牛奇章何如生會意曰小生有愧樊川居  
停憐才則較勝牛相相面發赤笑曰果爾君何妨在此少叙生大喜遂止弗去人謂姬平日  
遇生客之風雅者或陪一博或酬一畫至厚者贈一詩曾未有作歌而以琴諧之者况一見  
留尤為異數如生者心跡不平使人潛指於太守太守笑謝之曰君休執古使太守公笑  
我生聞而喜述於姬兩人同聲稱感自是並無忌憚風夜必備肴有終焉之志客來姬概謝  
不見蠟以生為太守客多不敢與校亡何太守內推京卿生感姬不肯偕行而客竟無益  
不能飲姬所飲平日如生者又從而交謔於姬益謙之生來嘗拒不令與姬見姬私謂生  
曰始君為太守客凡事得悉所欲姬當敢怒而不敢言今已矣平日如君者皆欲報怨嗚日  
來顏色君當窺之既不見見且不免於禍因脫金釵臂一雙納生又贈白金一錠趣令  
速去且曰妾年方十八君方二十有二請待君三年以補司勳之恨爾時齒各未老為歡有  
日以君才華門第何患不出人頭地高其努力進取好自為之莫怪妾此時太怨也年萬珍

重自覺生泣聽姬言一語一音不得已揮淚而別迨將白金賸債風塵赴舟旋楚比至漢  
皋計距家僅百餘里以無貨貨車又無僕從襪被徒行日暮失路宿野亭跋涉勞頓一僮  
仰便已熟睡平明見巨蟒儼死身旁大驚不知何故俄頃土人畢至見生訝問姓名多有知  
者履請此蟒傷人甚多方苦無計謀除今忽就擒君身有何寶物生言無之羣不信試展其  
被見巾裏一物大如雞卵有識者曰此雄黃彈也君有此至寶豈不自知也耶先是姬每於  
暑月輒患瘧疾有深木藥兩劑服此物置諸枕畔凡瘧發及蛇蚋蟻蚤之屬果盡滅跡生無  
難得摩挲傳擲咋舌稱異爰共將死蟒剝皮割肉剖解骨共得大小珠無算其額上一珠  
大如鰕目遂以歸生並各具酒食延生至家小住數日以車送歸生至家喜老母無恙問知  
妻已物故不勝傷感每憶姬約誓不再娶將所贈纏臂金釵易貨買田數畝養母讀書明  
年一戰捷於鄉以母老不願應禮闈試又越兩年計已逾約於無人時追憶障蔽不禁潸馬  
出涕轉念業已與約玉人或別有主思維屏絕已折割愛會有事過洞庭梓潼慕風適巡撫  
某公之任楚南官廳勢在危急某公見滿湖客舟漂覆殆盡惟生舟安穩無恙異之亟命傍  
人攬依其旁果亦轉危為安命材官持刺召生至叔及先世固有世誼因問生有何術令舟  
無恙生殊茫然公怒見生角巾上綴蟬珠睇視說曰君從何處得定風珠此誠希世之珍無  
怪涉險不驚也生始恍然因取以獻曰此珠先世所遺不意竟能定風公出入王命此所必  
需敢獻以備濟川之用聊代羔雁公大喜以生誼屬通家且其意難令夫人暨眾姬委出見  
並示以此珠之異乃綺羅繁列榻姬亦在其中生與姬相視錯愕不覺仰淚承睫公訝問何  
故兩人踞陳頗素公急披起掀髯笑曰數有前定老夫方悅無以報贈珠之惠請效合浦還  
珠用答嘉貺何如生頓首謝並叩數定之說公謂前過揚州聞姬通翰墨以三千金為脫籍  
將令司內記室使携諸籍歸柯哩問後事得第五籤云碧雲舒卷碧天曠楊柳依依送客行  
合浦珠還張樂地公真一笑比河漢今味其詞前二句明點兩姓三句暗切洞庭四句調侃  
老夫語而不虛謂非數有前定耶生亦噴噴稱奇公命人送生與姬過船姬衣飾值數千金  
盡令擄去並餽千金助兩入叩謝公與夫人感激涕零而別初生母聞洞庭大風多遺水  
厄甚切憐之望今見子攜佳婦歸大喜生為母備述前事乃出金盃治田廬且備舊居  
然賴素封家無事與姬團圓或看姬作畫彈琴甚歡因謂生曰前我以無人侍奉故不令  
汝遠遊茲得汝歸婦我甚喜汝如再以我藉口不肯計惟是德法婦即為不孝汝其志願  
揚以慰老懷生重道母命是科投南宮觀政吏部不數年再權正印出守揚州板輿迎養

卷七

無恙生殊茫然公怒見生角巾上綴蟬珠睇視說曰君從何處得定風珠此誠希世之珍無  
怪涉險不驚也生始恍然因取以獻曰此珠先世所遺不意竟能定風公出入王命此所必  
需敢獻以備濟川之用聊代羔雁公大喜以生誼屬通家且其意難令夫人暨眾姬委出見  
並示以此珠之異乃綺羅繁列榻姬亦在其中生與姬相視錯愕不覺仰淚承睫公訝問何  
故兩人踞陳頗素公急披起掀髯笑曰數有前定老夫方悅無以報贈珠之惠請效合浦還  
珠用答嘉貺何如生頓首謝並叩數定之說公謂前過揚州聞姬通翰墨以三千金為脫籍  
將令司內記室使携諸籍歸柯哩問後事得第五籤云碧雲舒卷碧天曠楊柳依依送客行  
合浦珠還張樂地公真一笑比河漢今味其詞前二句明點兩姓三句暗切洞庭四句調侃  
老夫語而不虛謂非數有前定耶生亦噴噴稱奇公命人送生與姬過船姬衣飾值數千金  
盡令擄去並餽千金助兩入叩謝公與夫人感激涕零而別初生母聞洞庭大風多遺水  
厄甚切憐之望今見子攜佳婦歸大喜生為母備述前事乃出金盃治田廬且備舊居  
然賴素封家無事與姬團圓或看姬作畫彈琴甚歡因謂生曰前我以無人侍奉故不令  
汝遠遊茲得汝歸婦我甚喜汝如再以我藉口不肯計惟是德法婦即為不孝汝其志願  
揚以慰老懷生重道母命是科投南宮觀政吏部不數年再權正印出守揚州板輿迎養

地重來凡向所媒孽者悉其不校口碑藉其姬妾語命封恭人每魚軒出昔之嗜侶俱側目  
竊視交口稱羨生常與姬話舊事爰倩畫師寫彈珠圖以誌不忘所自一時題詠其夥傳為  
美談

里孛子曰昔牛奇章裴晉園二公憐才重義百世而下聞其風者無不津津樂道乃舒生一  
生而兩遇其人可謂感矣彈珠圖題詠甚夥不知至今尚在人間否杜司勳揚州夢後得此  
足以補恨

有外山王

明成祖文皇帝既有天下慈濟難諸忠獲及十族海濱疑懼盜賊蜂起帝竊思之責密使爪  
士偵察四方又手詔疆臣隨時勸撫兼施並許便宜行事其英謀睿斷多史冊所未載克時  
開野老言帝初定鼎燕京山東巡撫某公入覲陛辭帝賜畫一幅某公旋任展視之見所畫  
大海汪洋重巒疊嶂中有樓閣似是宮殿並無題詠款識公朝夕思畫意忽然有悟麾下  
某游擊短小精悍素極機警公召至屏去左右出另紙微畫一幀授之曰此中有綠林之象  
訪之最確汝其為我生致之宜秘宜速功成不吝厚賞不則勿歸也某公素嚴某不敢辭質  
質然袖畫歸泣別妻子至登萊才身浮海聽其所之值颶風濤舟次一山下舍舟登嶽上山

卷七

欲窮其境望見前山樹木陰翳中隱隱有樓閣形勢與嶺南猿行十餘里至其處見宮  
殿一所巍然類王者居門外白石鋪地深無纖塵壯夫百數十人超距擊刺亂家雄猛見某  
叱問何來內一人曰勿多言弟拘去請夫人處分遂以索及接其手驅入四重門內繫諸樓  
栢某惴惴不知何處自分身死其域即亦不畏俄聞呵殿聲言夫人陞殿命將某帶進固  
語又入一重門見殿左右武夫數千人皆躬捧甲冑佩刀劍屏息侍立上坐一女子年二  
十以來珠冠纓袖顏色姣豔叱問何物奸奴敢犯秘境汝有幾輩不畏死耶某伏地泣陳身  
係客商遭風覆舟無意誤犯罪該萬死女子又問却放某謂晉產女子喜曰我亦晉產與汝  
有存梓之誼合是天意命左右釋其縛並令更衣夜食在此少住俟主人有來送汝歸某  
頓首謝左右導至客房供給精美惟見諸人行蹤詭秘無從詰其端時切憂疑言不能  
宣決一夜宿二下將就枕忽兩婢東攜叩門傳夫人命召某入內室見夫人頰頰危坐某原  
膝欲拜夫人急止之並賜賜坐夫人問汝知此為何地此間主人翁為何人耶某對曰  
不知夫人曰主人某甲閩海盜之魁也此山名有外山人民多穴居房舍甚劣物產豐饒家  
餘戶是向無絲毫入翁近以威脅之令歲供賦物此山縱橫四萬餘里主人宮室凡三十  
二處每處或成一二室或則成一二主人初號有外山王其人孔武有力目

可行二千餘點明能察遠身不在此此間事未俱知即若此來當已備悉因問某死為何  
事實勿隱某跪夫人意不喜遂以直告夫人歎曰我家大同城內父富有鉅萬以春日郊  
遊被主人飛劫至此今年二十有七已閱十一寒暑矣他日君歸能為寄語父母感且沒齒  
某起立曰倘托夫人福庇萬一生還敢不如命夫人曰主人去此年餘計且夕且且汝見  
時須道其實主人尚質稱涉虛言恐察及隱情則糞粉矣切記勿忘囑畢仍命前婢送某歸  
竊亡何西南風大作聞眾聲言大王行且至矣蓋某甲製鍊甲一領能避五兵上綴鍊鈴一  
百八顆名曰鍊鈴甲每披甲順風凌空行五十里即聞其聲使人預知有備鈴重一十二  
兩摘鈴以擊人百步之外百不失一亦絕技也時天色微曠新月東上某伏暗地窺之見鋪  
櫨俄慢燦列燈燭夫人華粧率眾環跪門外但聞空際鈴聲琅琅自遠漸近約二刻許一莽  
男子自空而下紫面虬髯目烏喙脫去鍊甲內着繡袍襪足着吉異鞋仗劍昂然視眾各  
一點首夫人率眾環拜跪呼擁簇入門殿上鼓樂僮僮設席席上坐夫人夫人跪進三爵  
起坐左側侍飲少選庖人進蒸豚甲拔佩劍切大饗徐問別後事夫人唯唯以對又問有  
遠人來未夫人謂某月日有某至此某甲笑謂我固早料及之即命某來問話某至但長揖不  
跪甲問汝居何官某憶夫人所囑直答曰春官遊擊殊不稱職又問汝來何為也曰巡撫某

卷七

公慕大王威名欲一望見顏色故使未將為致殷情甲冷笑曰此燕藩之命某公焉足知我  
某曰未將實奉某公令不知其他甲曰汝膽亦非小弱居然不遠而至豈謂我劍不利耶某  
對曰某公將今秦歡大王所知也明知道令死秦令而遠犯虎威亦死秦令也連令其死連  
奉令而乞憐於大王倘憐未將之死首賜一極以大王神威行止可以自由某公又將秦之  
何且大王若去某公方將結納之不暇豈敢有他圖哉果爾則大王不過一舉趾而未將即  
可因之不死他日餘生皆出大王之賜矣惟大王憐之甲沈思久之曰汝且退容知思之某  
拜謝而出甲亦罷席越數日某見甲曾不提及前事亦不敢促迫姑耐候之一日忽聞甲大  
譙賓客為某祖餞某竊自慶頃之使者來召某喜從而去某甲心服立降階某執其手  
迎入大殿殿中凡設數十席所謂三十二夫人及部下謀士武夫齊集某甲一指道姓  
名某俱與為禮中一席某坐客位甲坐主位餘席按班環坐甲飛三巨觥謂某曰今日為君  
祖餞須滿引勿辭某稱謝立飲亦飛三巨觥相酬甲飲訖乃撤盤謂眾曰我秦據此山十餘  
年矣本期與爾曹共圖大事今燕藩鄰著粗定已回意我底願我復何望某遂撫使某來  
通敵情是必燕藩之所指擬已許爾曹一行我其不歸也矣夫人及眾聞之皆掩面而泣金  
曰大王何出此言以大王神威即表度此山亦可優賞自當可必以千金之軀遠步險阻也

甲曰我意已決業許之矣爾曹毋得多言惟與爾曹約此去如某巡撫執其恭則已不然我臣月必歸再作別計或未知鹿死誰手如臣月不歸諸夫人等俱聽自便所有子女玉帛爾曹可瓜分之或入海或入山各自為計慎勿繫念瞻顧徒自取苦也眾默相視不置一詞俱飲不盡惟而散越日甲召某登舟並戒眾勿送比至舟中則大同之夫人在馬甲指謂某曰是與右同鄉煩為寄語其父母好為安置渠所攜金玉珠寶一生喫着不盡某姑沒應之問甲共有幾子甲謂諸夫人類生而不育今有娘者尚八人然我躬不閑謹恤我後君亦何必多問也某深歎其語遂於是相與沿途共覽山川形勢甲喟然歎曰實不相欺我初據此山開蕪蕪抗命屢欲興一旅之師前住問罪既思故主出神荒有主一家之物仍歸一家天命有歸豈人力所可爭哉及將至登萊乃謂某曰計日遠岸煩君先馳報巡撫某公須從我三事可則行否則止某請其說則曰一我登岸後某公須率所屬文武郊迎於五十里外一我此去即於巡撫署廬止進署時我乘輿某公騎馬作先導洞開重門由中道直入宅門一飲食務極豐腴每日須擇好梨園演劇備所需犒賞不得少吝此三事可則行否則止某曰諾遂岸即先馳報尋復命曰某公聞大王至大喜所約三事無不惟命是聽遂置後某公果執禮甚恭曲盡綢繆而西月甲忽謂某公曰聞諸公子極佳願請一見公即令六

卷七

九

子出拜甲一相之曰某清某某方面某民社某部曹某卿或惟四公子頭角時時勳業在公之上指所佩劍曰此出自吳大帝家中當日六劍之一所謂流星者是也當以相贈公為稱謝甲笑謂四公子曰今夜與老夫抵足如何公笑曰童子何知合當道事長者是夕果使同發平明甲起喚四公子曰為吾事舉矣按所佩劍曰請以相贈遂自剄而死撒手以劍授公子頭雖斷而身僅立不仆四公子大駭趨以告公公喜以禮殮之具賈入告帝大喜謂某公以國公某遊擊超擢總戎其子伯龍大同夫人以父母命歸某遊擊封夫人後四公子由詞館出入將相以征虜功封爵國公餘公子所官亦俱如甲言

將林姑

將林姑楚北士人女也幼失怙恃育於媼媪年及笄美而慧以針黹佐媪食用相依為命媪有子叔哥少林姑三歲從塾師誦晚歸林姑必課其日所業若何意藉自求識字也久之竟能粗通文理媪益愛之媪約議媪高低多不就里有某公子素於色偶見林姑猶蠶之胃

託為葛藟時來相挑林姑意恒不與相見某計貧士女當可以利誘媼媪他出特華服而生林姑見某則遮其戶某曉曉臂金自窗窺林姑曰媼媪此物好否林姑大怒擲還罵曰汝卿誰誰是汝卿汝以此為好物蓋將去獻汝母固不失為孝不則給汝姊若妹以此醜觀物休污我肉也某知不可犯拾取街恨而去媪歸林姑且哭且訴媪性最烈眾所敬畏詰朝登某之門聲其罪而痛數之某遂不敢出隣里再三緩頰乃已某羞且忿從此絕跡媪有子年生少孤母課之讀書十六歲母沒遂廢讀成人後意氣軒昂性熱而介家徒四壁自命其高道拾遺金坐待其人而歸者多哂其癡會歲暮有同學友驚業於隣窮况生居閭書無窮酬白金一流以資潤筆友固與生善又另贈白金一流生得金徒製袍履竟麗華美賦感語媪呼媪媪曰幾時不見何一旦光彩若此得勿發我財耶蓋楚人謂拙善為發我財也生微笑漫應之媪益疑為真固詰不已生無奈何曰何必窮究後自知之媪曰是矣愈秘之愈久也蓋楚人每極密雖親友皆秘不肯告向有秘一年當萬千秘一代富萬載之說故媪云然也夜間媪悄悄林姑幸生大發其財且秘不肯語我此事愈秘愈能久豈我亦不便窮究惟年少難保不無浪費我見汝日長尚未字人時切憂慮汝如有嫁渠佐治生座一舉而兩善皆備汝意云何林姑面頰不語媪久詰之良久答曰如大人番得

卷七

九

良確死無不惟命是聽媪喜曰我番之極確復何多疑越日以告幸生即請水速為訂盟幸生辭曰此兇一生大事家本寒素何敢孟浪媪笑曰汝休休媪合意已決此後一切禮節仍舊從儉吾不汝苛也生迫於媪命舉遣媒草草委禽親迎而歸林姑至生家見室蕭蕭條別無長物偶叩生是否真發其財生但笑而不言林姑歎曰貧富命也妾亦不怨男兒不請善究無長進若果肯下惟妾到勞十指亦不至凍餒君願之否生笑曰讀書是小生分內事有何不願但累卿十指於心良不忍卿無愛小生自有治生策也林姑以生言殊涉恍惚意曰若是若果發有義財他人何亦必妻耶生笑曰至時自當相告他日日出林姑見媪有小院蓬蒿滿徑試編鋤之果於牆角見雙口再發之白銀累累大喜仍覆以上越日生有急將賈物林姑笑曰君休矣明明有財不用而賈物真非真耶生聞而驚既而曰汝何知我有財耶林姑笑曰汝秘不肯告我而謂我終不知耶適笑揭鋤寒生語至牆角掘之雙口畢露白銀充積指讓生曰此何物耶而謂我不知耶生大喜乃說答曰既知知之亦復何憚然置此終非長策不如連而藏之為是林姑笑曰然兩人竟夜運取共計五千金有奇林姑謂得財但秘而不用是守財也復何益哉乃漸出金置備處不致耳良田夏屋居然素封矣初某公子為林姑所侮心時街恨既聞媪生且恭發其財益美且好羨爾劇盜指生為萬

藏以圖雪憤時生果遵妻教讀書已入邑庠枋姑以秋開伊瀛督政舉業甚嚴忽登頭滿汗  
來書有賄役持卷到門謂主人寓藏刺盜立提候訊生聞面色沮喪枋姑讓之曰君真真富  
藏者即何儒法之甚也生曰奈何枋姑曰妾思此必仇人所嫉斷非畏避可以了事君第提  
身赴公堂侃侃辯論堂上官未必果不分皂白萬一憤憤誰良誰冤鄉里自有公論妾當鳴  
眾紳衿同上公詞辨冤如一畏避則假反成真轉為仇人所笑也生聞膽氣頓壯立願赴邑  
辨白枋姑乃自見來從命之曰我家官人在家讀書素安分守法今為仇人所嫉橫被誣  
既蒙邑宰提訊理合前去辨白今將官人交汝好為照拂大錢十千聊備不曉俟無事回家  
當另備寬如妾恐魚肉九關難逃勿謂我女流不能披髮上叩也初縣役所望甚奢今見枋  
姑容光煥發且復語言剛決料非真窮只得唯唯聽命生既至縣暫寄圍園邑宰並不訊問  
枋姑不時使人探視待至十日吏不能耐乃折柬備招紳衿拜設席席罷枋姑於屏後白  
所求眾人彼此相視默無一語枋姑知眾無能為助不禁浩然長歎含淚歸房乃自走義具  
詞為夫辨冤豈復遺僕賣色軍中有勝云將錯就錯奈乎幾誤殺人以訛傳訛回也豈真  
竊產軍見詞數實立提生面訊既問汝同鄉有將九成上舍曾識其人否生叩首對曰將上  
舍即生外舅軍以谷起立曰上舍固吾師也然則汝妻即上舍之女無怪立言得體也遂以

卷七

十一

食二字以善已結姑願再登程果為大方家所笑公贊曰誌異雖小說將來必傳足見賢林  
無書不獲窮產二字較適宜為新鮮不改何辜枋姑感婦教養迎其母子同居後生進士  
官部曹叔哥領鄉舉官中翰公由邑宰存摺楚撫彼此以通家之誼休戚常相關焉  
里蔡子曰幸生待選遺金枋姑擲還攤臂金一介一員均是天生嘉福義財必待枋姑檢  
大賞生之介實天賞女之貞也或謂播為幸生所愚不知生初固無惡婦之心而婦忍疑  
團迫成夫婦者亦夫使之非生愚之也願生聞婦窮困但含糊不辨是非即此足見其  
無足怪懼枋姑掘財猶說答不肯言此點而近於詐兵吾無取焉若神姑天性英爽視  
其責斥某公子與面命色役之言何等光明磊落而破性囊以助膏火怨者以德遇之立論  
尤為諱富真非尋常男子所可及所謂健婦持門戶終勝一丈夫者非耶得婦若此即不掘  
義賊吾決其家道之必昌也彼公子國人幾反自墜輸金復免猶當幸事禍人轉以福人射  
影含沈徒勞心計奴袴少年當奉為股鑿至邑宰某公懷德不忘師誼存心甚厚其適然來  
穿斯土意者亦彼蒼預為位置歟不然何其巧也枋姑之父名紹平生姓名則子忘之矣  
活佛  
江南某生客遊橫舟江許登岸獨自遊覽信步至一蘭若閱其無不見內殿板壁所畫山水  
人物甚工以手摩挲不覺巧觸其機壁上門忽洞開內有婦女數輩正與兒奴倒為戲  
見生叱問何人生大駭趨而過僧徒三五人踴躍馳趨將生挽回生泣哀之曰乞師慈悲  
起我無知誓不饒舌僧眾叱曰汝自尋死地尚望生耶一僧曰攝之使一僧曰攝之不如  
之較易滅跡生聞而酥軟料不能脫再三哀之曰小生冒犯自知無再生理求師慈悲賜全  
要領其功德勝於浮屠合共疾一僧曰吾佛慈悲始念無知其言也竟將來送活佛生死我  
輩可藉漁利較為得計食曰善遂將生髮剃淨此諸密室飲以清茶某日活佛肉身跌坐臺  
上澄澄示寂藉火化以生天舉國男婦聞之扶老攜幼不遠而來皆香花頂禮禮拜祈禱一  
唱百和舞踏若狂邪外距邑城密瀝邑令某公使史也耳其事察於後數人隨服自性詞窮  
見臺高丈餘一僧戴冕履帽面白暫如滿月身被五色袈裟法足坐榻上聞日度卷卷下如  
兩雲下僧眾百數十人各執魚鼓鼓聲生蕭琴瑟聲隨佛足踏地如響如響如響如響如響  
女從其後同宮佛佛一體膜拜臺前後左右置新舞周羅舞樂紙童軍等即隨侍時眾大  
送活佛生天公謂活佛生天復何清淨宜尚有塵緣難割耶初因是其竟贈此益信無差幹  
役馳白主僧曰色侯聞活佛生天散持無量寶來拈香謝眾曾蒙眾火僧眾知公威嚴不

卷七

十一



敢有違令者... 儀仗而... 日清修高行... 僧俗稱此... 明日天啟... 行團滿即... 活佛昇至... 置內記室... 命將軍現... 藥食調治... 僧等出後... 活佛有命... 謀助度數... 面知死... 乃將寺改... 里孫子曰... 運法其人... 禮部書吏

明為歷時... 金銀求推... 李曰命由... 焚某閣李... 填溝壑不... 當有非日... 手而傳此... 李却之曰... 疑信參半... 歸家因共... 禮部書吏

將備官午... 士所云不... 已微酒清... 始定因將... 某曰此是... 使是書聖... 望勿見報... 浩無道頓... 先生如將... 某聞使臣... 泄漏為害... 君言甚其... 雖望展前... 但為君故... 將此表賺... 萬金相酬... 請少為使... 愈妙其美... 後歸鄉酒... 學慶府書... 廣東慶府... 傳或攜以... 後有枯樹... 必具衣冠... 堂其理陰... 其人不敢... 宋守此女...

將此表賺... 萬金相酬... 請少為使... 愈妙其美... 後歸鄉酒... 學慶府書... 廣東慶府... 傳或攜以... 後有枯樹... 必具衣冠... 堂其理陰... 其人不敢... 宋守此女...

石哇參軍起為子言者其叔祖香亭先生曾守學廩故知之最詳

鬼批縣尉類

如古香尚書案未達時暑夜偕同學友三人在城外大橋野觀三人者後一為方位一為太守其一則為縣尉也其時皆布衣同至橋上見石欄杆上坐一女子月色昏如面目不苦可辨意其亦為遊藝來者諸公席地而坐上下千古縱談其數少馬至中天鼓前故著照見女子面色慘淡履履非人少年選棄因議分立橋四隅阻其去路得以觀其變相藉博一笑夜色將闌女子果起身在橋上兩頭彈蹙苦不得去既而雜聲亂啼女意甚忿忽騰身起以掌批縣尉額罵曰汝不過一縣尉耳亦敢與阿娘作梗耶其人窘一側身女子已不見此周涑人刺史言者古香尚書其同鄉先達也

里孫子曰鬼能預知人壽祿大奇宜以諸公之中惟縣尉官階最卑氣焰亦較極擇其可欺者而欺之耶鬼之揶揄亦何虛哉

庚午神珠水怪

周涑人刺史又言某年暑月湖北木商運棧至九江關忽江中一介大於其舫其棧不能行後棧來者愈急遂將江路搜索或謂木商是必復罪江神宜以少牢祀之商從其言刑牲饗

卷七

十四

血釀酒絲棉亦年不繹或又謂是必錢藏有妖商不得已折棧去木甫六度見中藏一場蚺長五尺許躍入江中亦款不見俄頃波浪大作風雨雷電併至甚濤掀簸聲如萬萬奔騰震耳駭心舟人無不戰慄失色忽隱隱一聲一物死江干形類蚺蚺長丈餘其腹中載有卷畫十一字云水怪為惡帝命庚午神珠之

金毛吼

周涑人刺史又言道光初年江蘇崇明縣鄉村秋穫後地中無故火起延燒人家甚眾其處舊有古塚一日風雨驟至一物自塚中出形如後塊充體皆火所過草木盡灰空中數龍下與物鬪雷電隨之且鬪且走入海而去海水為之沸騰經日始定或曰其物即金毛吼也

蜘蛛怪

海州海中有母子兩蜘蛛母大於箕子大於釜釜海居民皆見之嘗秋日本春登塔積草陰黑如小山蛛成以驚吹之堆草亂飛頃刻盡淨道光八年五月十四日暴雨如注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折海濱居民見大蛛起懸空中五龍環繞蛛收縮其足伺龍將及身足旋伸如勁弓反地龍即四散蛛又縮足龍來又如前態卒不能近其身蛛又吐絲纏龍八膠不能開積大龍來燃其絲乃不為所縛相隨逾時仍入海而去翌日人拾所大斷絲粗於指或

盈尺或盈尺兩健兜持兩端而力挽之竟不能斷

編錄類

方伯缺公子然昭尊有曉鏡卿者明中葉時於羅浮出家學道今四百八十六歲其子孫甚蕃行實至羅浮請其祖回家一省祠宇鏡卿初不許求之至乃肯肯遂以肩輿昇至率祠約坎許即欲還山子孫環拜請曰老祖宗既歸何不許留鏡卿謙之曰此間塵俗氣太甚那可久住子孫不得已又命有與送其還山行過市廛人多見之其身長如十三四歲童子白髮垂胸小長數尺甫出城與者覺有上漸行漸輕察之身漸縮小未幾纔如初墮地之嬰舉故不見與中僅存瑪瑙煙瓶一具以誌其子孫寶之以為宗茲

訛海鹿門別駕少時事

海係字鹿門裔出自襄陽孟氏先世忠毅公喬芳以從龍勳績獲爵累代有顯官君幼侍尊人官遊三吳容止玉立風神恬定讀書過目輒了了弱冠從李中者先生北洛遊極賞之兼精射擊射擊勇超躍諸藝世善任俠負氣好義見不平事不惜以身殉之姑蘇玄妙觀者一郡遊觀之數也士女日集恒萬人無賴惡尤見遊女少具姿首必環而尾之甚至二人唱阿為聲應響四方博擊將及身婦女迫因重圍姿意戲侮手摩足弄無所不至既將巾履

卷七

十五

每道分掛揭去名曰打圍在婦女之寡廉鮮恥者不以為辱反以為榮以為必已之色貌過人方應斯選且常誇述於人自鳴得意而少知自愛者不幸遇此亦不免為情欲結縲俗相沿既久浸習成風都人士視為慣常恬不為怪是以為紳閥間有率至觀折檻必乘舟與從僕僕左右擁持之非亦夸也實畏打圍耳若少時嘗同人挾一難女得免打圍之辱其事甚快故為誦之先是女郎偕一童遊觀中猝遇眾無賴窺其意不善舉攔重踏及足無奈眾屬纒要遮女亦亦西亦西許頭論足肆口穢語涎視耽耽不少寬縱愈傷愈醜醜態百出女郎不堪其醜兒轉嬌羞氣急敗壞倉皇四顧正無計得以幸脫適有同人至此目擊其狀我氣填膺忿極莫過慨然謂同人曰承平世豈有人家貽息而應強暴公然肆虐於光天化日之下我輩不敢誰誰敢護者諸君其謂之何倘激於義憤然舉棍杖扶義不敵願助一臂同人笑曰君又選事也耶人家兒女何預卿事君白眼前事曰誰家無兒如奈何受狂且若辱若此諸君既忍心袖手不肯向前僕當獨身任之言之訖環臂躍入人叢橫身要截厲聲叱曰止止此輩不得無禮眾無賴正猖狂揚意聞君言怒答曰吾儕連場作劇若何人敢敢乃公事彼此硬給抵牾一人連前以掌掴君面君向身疾出腋下反掌揮其背復以趾踐之類一人踵而前又類之連踏四五人餘乃不敢繼起紛紛為歡散女郎之圍以



人竊故蓋與相見予曰此乃呂后悍妒所致史臣章之於蓋並非小生唐突也曰固然但渠素賦弱妾亦不得相侵予曰仙姑何獨與同行曰曰妾前身本玉母第九女渠乃何母侍兒既先後同嬰塵網各思一番苦趣再返天曹遂畧降前身以姊妹予曰仙姑此後當再擬人世否曰上帝念妾無辜應得為后以贖前愆曾一降世予問何朝曰在唐明為後后後蓋不答叩之乃答曰武后子然曰武后生平所為較仙姑判若兩途曾自知否仙姑曰後後一跪本性便迷後果前因注無省悔予曰今天曹尚別有一武后否仙姑曰有之替換托生各為爾我譬如樹之分枝一樹可分數樹一身亦可分數身即妾而論妾自一人阿母之九女又自一人武后又自一人願各具一形即各賦一性亦由一樹所分枝葉疏密斜整終各不同耳予為首肯因笑問曰武后為人不知仙姑却以呂后未嘗仙姑在凡曾與呂后相見否仙姑曰豈惟相見渠嘗留我王後宮樂不思漢妾鄙其為人勸王縱之予笑曰得毋樛木感德有所難容仙姑曰非也妾固能容渠渠及不能容妾也予曰身後曾受赤眉之辱信有之否仙姑曰此事固不足信渠沒時曲已瀕死距新莽二百餘年縱使朽骨如生亦非船地賊雖淫暴及復何圖妾者後人恨其所為造作此言以快直路傳聞之口未可知也但君文感歎漢事一段可謂才人之筆而面俱到妾每備讀及此輒復破涕為笑予謝不敏因叩項

卷七

十八

王為人何若仙姑曰半居然私雅容退讓有類文士一着甲冑便赴赴可畏又問今王與仙姑皆近仙姑偶一略對高德及風骨兒女之私否仙姑曰說脫人案孽孽到偶一略對雖見大驚倘少涉妄想一經上帝覺察又不知墮墮墮幾重塵劫矣予深悔失言因又問仙姑佳城果否有定遂算首之說仙姑曰否否王初理妾之地妾死田安實知之漢兵去後即為遷葬今處其時有一侍兒亦死塚下之難說做首妾或誤為妾為持以獻奉即今定遠所葬者是也重以僕人好為傳會亦何足怪仙姑詞鋒嘗嘗予甚心折方欲再有所叩忽聞村雞連鳴侍兒又前相趨仙姑乃與辭曰本願稍憩藉簪簪憐緣入天境隔且有威妹相待未便久稽妾解佩玉一方持贈予曰此妾在日極所玩弄瑣瑣時幸未遺失今以贈先生聊作潤筆先生珍重吉兆輝輝洞澈空而去予亦立神馳正深悵惘忽聞榜人相呼解纜遂以篙扁扁為隱几而紫綵燈明滅輝輝猶存果於枕傍檢得一玉長二寸寬一寸有半厚盈二米其色堅潤潔白上鍊漢火粉米等形精緻絕倫的是漢物不知來自何處洵可寶也急據筆記之以誌夢中文字錄也

附錄重情成婚墓碑

雲霧之南坡下之舊址也其東則成婚之墓在焉嗚呼煙銷白骨古戰場鬼哭時時落暮

黃腸幸從人魂歸何處茫茫千載費一坏辱廢墓之存亡勸前朝之成敗重體休矣大五行婦人之仁執手奉養義骨英雄之恨與念及此能不悲哉鄉者勝廣信龍餘耳景從軍木皆兵鋒鏖鏖言均於護木分項墓刻仁意鳥祥嗚呼謂楚漢漢試逐中原之鹿可與庸功恐恐當道之蛇轉為噬語而乃其未分於烟上劍空舞於蓬前一着棋輸六州錯認戰陣者七十敗北如斯失子弟者八千引東何忍人心既昧天命有歸蓋鴻門之計不行則烏江之禍已伏當其漢軍僅楚楚嗚呼慷慨亦予今難支喚紅顏分無偶存嚴刁斗香末如何顛顛顛腹能遭此引材看劍揮涕淚聽震耳之鼓擊斷腸於死女披山力竭徒嗟嗟足難前聖地聲哀贏得娥眉先殉嗚呼可謂難矣彼夫勾踐既報夫若西施歸楚楚反顧事虞伊何人向使姬以桃花命遠逐求東西柳絮身輕隨風來去則息媿嫁楚楚今生子不食甄后歸曹未免有人平視而乃欲刀計決匪石心堅拼一死所以報恩度千秋斯無遺憾原情畢跡在天可配英靈國破家亡入地不同襄婦君子謂報貞而有操烈而不汚嗚呼嗚呼金刀運盡玉匣尸寒主素同霸氣俱銷尺地與一民安在嗚呼人猶生雁重耳之哭呂號野雞死受赤眉之辱以視姬之就義漢漢仲志昭昭宛大節於生前留清名於後復者其得失為何如耶或謂定遠之南亦有極墓彼其首此

卷七

十九

葬其身花散草舞傳會有之頭從腹蒼荒唐頗甚問當老其國史按其山川知倉皇遇敵之時正兒轉捐生之處金細委地指故壤之未湮紫玉成煙信佳城之不遠竊恐是窟塵易瓦礫交盡石髮既滋漢毛其麗耳今令尹大興朱公憑弔芳魂主持贖事披掛掃像伐石鑿墓醉旨酒以招魂傲新詩而表烈不使阿羅羅機獲兒人間庶幾玉奴金釵永藏地下江山無恙風月自佳茂草偏嫩野花如繡香埋淨土青冢則怨吳明妃墓瀛新碑黃銅則凋懶幼婦

舒伯魯郎中畫屏云偶改南朝徐慶體媿媿可補至贊極好處原是非心之識處今有知當感泣地下為君一作楚舞也

王研雲墓博賢仁評云畫意大似陳如陵而排偶之中情林謙誠又知陵所不及

山右術世家子也兒時穎悟過人温其如玉十三歲應童子試學使者命題而試實其知  
以為神童拔冠一軍且謂其學校官曰此小術珩也異日當清高可喜視之由是小術珩之  
名傳於一鄉遐邇皆傾慕之願其以女生益自負擇配殊不肯與年齒頗幼失恃怙而家寒  
年將弱冠適好尚盧生攻苦備篤自以為青紫唾手可得但有千鍾粟何患無顏如玉也邑  
謝翁家稱素純有女珊柯年及笄英而慧女紅之餘酷嗜翰墨翁與人酬應書札類皆情  
女代筆翁益愛憐之實持謂盧生曰我家有婦眉才子若聞閣閣科何患不狀元及第也生  
是適選東林頗難如願一日珊柯與嫂五臺禮佛歸途中適與生遇珊柯秋波頻頻情殊  
悽婉其意情謂之曰小姑知此人乎此即鄉里所稱小術珩者是也渠與家兄為社友過  
從甚密故識之小姑如有意當便為執柯珊柯紅裳於頰笑而不答既歸思慮甚切飲食  
俱廢嫂固與珊柯善不時省問珊柯喟然聲謂嫂曰我亦不解何故他日歸後魂魄若失  
以此懽懽恐非佳兆也嫂戲慰之曰小姑得毋為小術珩乎果爾得婿伉儷約是為福當即

風亦堪與吾兄來請命於氣無不措也但其人才豐饒豈家徒雙並與相如等不審小姑意  
實不珊柯嘆曰實告嫂氏妹善之已熟命好實亦可富不則富亦可富富貴在天有命存焉  
何患貧之與有惟嫂氏圖之嫂笑曰如此易矣小姑請自保重不三日必有以報命珊柯大  
喜厥疾頓瘳更有某公子者父官東太守卒於任宦囊充拓公子扶纓歸服闋年甫十八  
適聘某氏病年耳珊柯名情媒求婚於翁翁慕公子門第多財運甚盛之嫂聞之知難挽  
回乃備告珊柯且婉勸之曰非嫂方命奈翁已許公子雖智如良平亦難為計聞公子少年  
才敏亦不減小術珩况門第家道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見婚姻大事自有天定人力斷不能  
與造化角勝似此天作之合未嘗非福小姑亦何必甲彼乙此沾沾然成心不化哉珊柯聞  
之無可如何祇得惟命是聽亡何吉期已屆公子親臨洞房喜氣盈懷極華侈夜分客散入  
房更衣復出私自突有人掩出其後以刀洞其胸而殛之其人疾入房以滅燈燭知珊柯生  
林上入憐連抱求職珊柯以為公子賊問君何為者如此爾其入低答曰我非公子也乃  
小小術珩也感感汝善持來謝珊柯驚曰公子行且至矣真運去母使兩有不便其人曰  
公公于我已及之可請放心珊柯賦曰汝真言耶曰那那敢相誑珊柯頓足失聲大哭  
曰汝累我奈何其人知不可犯又恐人至急摸取珊柯髮上簪出房拔關而去比婢婦等

聞珊柯哭聲各束燭來問訊見珊柯披髮汗喘慘無人色事前問故珊柯具告所以眾大驚  
急出覓公子果見洞側僵仆地下血流遍地須臾合宅男婦畢集公子兩弟未及成童撫屍  
大哭平明具狀訴於邑宰詢內非牽連珊柯保無知情邑宰即率伍伯來驗時當暮春見公  
子身著短衫俯仆地上果係出其不意被刺身死乃拘生與珊柯分別研訊珊柯哭稱素與  
生漫不相識實不知情及至訊生生素未登公堂驟見有司厲聲叱詰倉猝莫知所對情殊  
惶恐邑宰信以為真遂請就革巾於備加榜處生不堪酷刑遂致承服莫肯既訂直延頸以  
待狀夫珊柯雖不知情以事出有因亦不能遽釋出獄會按察某公由收令起家陳果首直  
感因及生頗疑其冤思為平反而苦不得法夜夢一人持銅鏡一枚擲地碎其半而存其半歌  
曰銅鏡如月半明即滅先缺後圓先圓不缺後後再缺後再圓二語思有所觸乃按計獄  
吏淨除一室備投牒牒交與珊柯聚處其中以察其情形來告獄吏如命並具有酒  
延二人至而告之曰公子一案業已定讞慎汝二人實一雙嘉耦生離死別近在指印特具  
不朕卿與稍叙決絕勿却為幸二人俱再三固辭獄吏笑曰我不過一片哀矜之心並無他  
意請勿疑慮決不使其官知之言訖鑰扉徑去初五晝途中之遇珊柯因搜知生而生固不  
曾留意於珊柯也自公子獄起生以為珊柯素無仇隙意外橫遭誣陷殊深抱恨至珊柯雖

有意於生自遺公子之變願恨生山墓前倉頓戾茲被鑰於一室彼此相視未免心動珊柯  
見生温文爾雅似非殺人之人即或如此亦因愛我起見我幸免禍而彼指日即正典刑究  
竟與我毫無所涉徒費厥生情殊可憫一種憐生之心不覺時形於色生雖嘗耳珊柯聲  
未嘗見而即欲起偶與對面更不敢公然平視今近在咫尺細意領其姓名不虛傳因情  
獄吏之言死期伊邇與其徒坐虛名不如暫圖實業縱正典刑死亦無憾乃強顏向前揖珊  
柯而嘆曰小生與娘子平日並無仇隙一旦橫遭誣陷果何故耶珊柯胸臆久之嘆曰君所  
作事若自知之委縱不無憐君之心然殺人者極有國法在於奈何尤也生嘆曰卿今日尚  
以為殺人者真小生耶以卿視小生力乏縛維豈能殺人者耶珊柯既苦口相生自亦難解但  
被誣虛名心實不甘卿如悲悲憐憐一觀肌膚死亦瞑目矣言訖便拉珊柯來謝珊柯聞生  
所言心甚凄然雅不欲卸解衣並覆曲盡綢繆事已珊柯問曰始若口喚而狐臭之氣刺鼻  
今何不爾也生笑曰小生向無此疾卿何所見而云然也珊柯因述曩日公子被害後其人  
滅燭入帷所聞實係如此然則果非君耶生笑曰事已至此想是風魔今家鄉見卿何復元  
想珊柯又將五臺歸後如何抱恙如何與嫂同謀惡感為生具述一過生不勝感嘆曰小  
生緣承錯愛若非娘子迷及至死不知然此中消息得毋漏洩俾奸人乘機假冒致嫁禍於

小生乎。珊柯嘆曰。閨房秘語。人何由知。信如君言。果係金亮。然妾意既訂。料難平反。君如屈死。妾誓相從。九泉決不獨生也。二人嗚咽細語。使史潛聽甚。一轉達於公。公笑曰。得之矣。史密召郭翁至。問曰。汝家海南來住人等。有口喫而狐臭者乎。翁沈思久之。對曰。平日來住人等。惟衣工金二朋者如此。公曰。是矣。史飛卷拘金至。公見其氣味。猛料非良。喜據索叱曰。汝殺某公子。嫁名衛生何也。金固曰。與公言。極窮寒色。口中喃喃。猶欲強辯。公叱左右搜其身。果得質券一紙。賄取驗之。即珊柯當日警上替也。公笑拈以示金曰。贖物已得。汝猶欲辯耶。叱令痛笞之。果吐其實。先是金幼從師學為衣工。在翁家製衣。比長所業甚精。翁家男婦。大半皆金手製。及珊柯長成。所需衣履。非金製不着。金嘗聞珊柯美。恨未一見。珊柯偶往翁家。服役。固與金有私。前珊柯與嫂所謀衛生一事。不料媼屬垣有耳。聞之。戲述於金。金久欲圖珊柯。正苦無當。聞媼言。陡生惡計。乘公子親迎。潛入其宅。拈為孤注一擲。計殺公子。假冒生名。當可遂願。即不然。嫁媼於生。已亦可脫然無累。至是盡吐其實。以金坐於而生。竟以白公念生無罪。幾陷大辟。詞責色等。及承訊各官。使為媒以珊柯妻生。並罰鍰贖助。查實生膏火。以贖其罪。聞者無不噴噴稱頌。公始悟媼始情。非半若僅存二金字。

卷八

三

也。歌詞調鏡。如月半明。即滅。或月合半明。為朋字。統合之。金二朋。即滅也。後二語。謂生與珊柯當為夫妻。先有缺陷。而後團圓。然必先暫使團圓。而後乃無缺陷。故曰先缺後圓。先圓不缺也。公初投計。欲使固是。揣度結句。而有所獨。不謂果以此而復真犯也。生出獄後。喜妻珊柯。又得所助。疎寬。益發奮下。惟奉聯提入詞館。秋清。消委士林。傳為美談。足徵學使品藻不誤。里孫子曰。聽訟折獄。談何容易。聖門七十子之賢。獨許仲氏其難可知也。小術介之。戲色牢。願預錄。遂有書。便非按察某公。設法平反。幾何不沉冤莫白。可見天下斷無難折之獄。如事關人命。尤不可草率。聽斷。至為分疑難。亦必審慎。遲回。澄思。渺慮。務求水落石出。不使稍留餘憾。否則生殺自由。視人命如草菅。漫不加意。彼若昭昭難保。不無冥報也。某公精誠所格。見於賄賂。投計欺吏。神妙莫測。可以為法。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觀此足證古人田中走東門單之說不虛也。

妮姑

前明世廟時。浙江紹興某甲。少遊京師。學為銀工。心性慧黠。所製務出新式。極臻奇巧。一時長安。匠匠。合進。謝不逮。以故。都中。咸。賦。與。資。及一切。住。族。凡。閨。閣。鑲。飾。非。出。某。手。不。貴。家。此。出入。顯。者。之。門。累。貨。數。萬。甲。有。妹。名。妮。姑。素。所。鍾。愛。年。已。及。笄。姿。首。妍。麗。幼。字。同。里。某。乙。以。

貧故不能至京。親迎。甲入以事。禁不得送歸。時以為慮。曾有中表弟某者。公車北上。依甲為居。得試畢。下第。將歸。甲置酒。祖餞。數巡。復甲以朱練。或朱提。一函。列凡。前。再。拜。致。詞。曰。僕有心事。思之數年。未得其人。今幸得吾弟。此願可了。吾弟少年。英俊。且係至誠。君子。倘肯允諾。乃敢畢其詞。李康見甲情詞懇切。各曰。我爾骨。感。如。力。所。能。任。自。當。如。命。義。何。辭。甲。遂以妮姑相託。謂己不能躬送。今吾弟南旋。敢請。舉。歸。重。就。使。為。之。完。姻。弟。勝。感。幸。謹。具。美。言。酬。助。資。奉。斷。勿。以。不。腆。見。却。李。康。感。其。情。親。臨。厚。送。數。然。尤。諾。既。抵。浙。李。康。即。留。妮。姑。在。家。小。住。數。日。謂。吉。送。其。于。歸。某。乙。惟。有。老。母。妮。姑。既。嫁。至。乙。家。翌。日。晨。與。見。乙。與。其。母。皆。為。人所殺。屍屍。下。大。駭。喊。呼。鄰。舍。畢。至。現。驗。精。具。互。相。驚。詫。因。共。鳴。官。訊。究。明。府。某。公。少。年。料。甲。素。以。精。刻。自。負。勘。驗。畢。先。後。拘。妮。姑。并。李。康。至。康。得。回。路。回。籍。情。事。及。拍。案。作。色。罵。聲。曰。此案不待問。固已瞭如指掌矣。以怨女曠夫。同行數千里。且皆少年。美。好。芳。無。一。人。謂。一。路。彼此防閑。慮數月之久。能始終作伴。男子。吾不信也。命度。邊。驗。妮。姑。果。非。處。女。某。公。更。以。自。神。益。得。意。曰。何。如。吾。言。固。不。謬。也。連。命。以。嚴。刑。相。加。慘。掠。倍。至。二。人。不。任。羞。楚。祇。得。認。服。獄。具。論。以。大。辟。時。人。亦。同。聲。稱。明。府。之。神。且。媼。罵。妮。姑。與。李。康。人。面。獸。心。有。負。某。甲。之。託。死。不。為。枉。某。甲。在。京。聞。之。駭。異。憤。懣。亦。以。二。人。之。非。人。類。罪。有。應。得。既。又。念。妮。姑。幼。幼。相。依。十。餘。

卷八

四

年。向以禮自守。言笑。睦。不。稍。苟。且。即。李。康。為。人。亦。少。年。純。謹。連。情。甚。修。何。運。作。此。度。禮。犯。法。之。辜。以此。沈。吟。疑。信。不。能。自。決。緣。難。辨。多。年。暫。將。店。務。倚。人。督。理。自。旋。度。墓。藉。偵。訪。此。事。跡。耗。甲。故。京。師。名。近。北。道。天。店。商。賈。多。與。往。來。日。者。至。一。典。店。中。正。與。主。人。談。次。忽。見。店。夥。持。金。劍。一。股。來。請。於。主。人。曰。此。似。製。法。精。巧。因。質。價。太。昂。不。敢。自。主。特。請。命。以。定。去。留。某。甲。從。旁。見。劍。大。驚。泣。謂。主。人。曰。此。乃。小。人。女。弟。于。歸。時。贈。嫁。之。物。今。幸。無。意。見。之。則。死。者。之。冤。可。白。矣。乃。具。為。主。人。道。其。原。委。請。將。質。劍。之。人。用。計。留。某。自。詣。某。色。鳴。鼓。上。狀。飭。役。拘。質。劍。者。至。一。訊。而。服。先是。某甲。以。某。乙。家。寒。恐。林。嫁。去。難。以。治。生。遂。磨。製。金。劍。數。事。約。計。千。金。以。作。粧。奩。之。資。質。劍。人。本。京。師。劇。賊。探。知。此。事。沿途。尾。妮。姑。孝。康。之後。直。至。浙。江。于。歸。日。乙。家。以。貧。故。合。成。禮。儀。請。親。使。各。自。辭。歸。賊。乘。人。求。賄。預。伏。廚。下。乙。母。至。厨。料。檢。什。物。賊。暗中。突。出。以。及。揮。而。搶。之。乙。聞。聲。驚。起。自。往。看。之。賊。又。突。出。家。之。遂。將。乙。衣。履。更。換。乘。車。遁。去。妮。姑。新。至。不。辨。真。偽。就。寢。後。賊。以。言。西。妮。姑。云。聞。汝。兄。贈。嫁。有。金。劍。數。事。製。法。精。巧。何。不。出。以。相。示。妮。姑。以。為。己。夫。也。者。乃。盡。將。所。有。出。而。獻。之。賊。大喜。洋。為。稱。讚。不。已。又。與。同。寢。天明。妮。姑。睡。熟。盡。擄。所。有。而。逃。賊。之所。供。如。此。色。令。以。狀。上。大。府。核。和。浙。省。並。以。入。告。世。廟。震。怒。除。賊。寸。磔。外。命。將。該。邑。令。即。素。以。精。刻。自。負。之。某。明。府。處。決。論。抵。承。訊。在。事。各。官。自。督。撫。以。均。

嚴加懲罰又特旨姑給予旌表建坊孝廉子給俸入監讀書恩法兼施存歿均感然則折獄者慎勿以精刻自負矣

里蔡子曰子嘗謂折獄有三不可一不可怒二不可動三不可執已見忽則曲直是非未盡分明便已潦草結案倘有不實不盡不惟有害於人兼亦不利於己動氣則一坐公堂如臨仇寇不問情結橫加鞭撻如係罪有應得固不為過使波及無辜問心亦復何忍在鄉曲良民平日無辜見官已多恐懼戰汗况有事拘實公堂一見官長威相相縱有十分冤憤亦敢不敢上達有司更復執以己見則其難之下何求不得雖道一時之威福差自快意而魚肉蒼生鬻傷元氣惡一旦權移勢奪或盡惡來作善既多報施亦復不少某明府少年科甲素以精刻自負遇此大獄遵命以嚴刑慘掠詎服其獄所謂三不可者某明府兼而有之厥後世廟宸怒罰令論抵此真非有應得夫復何怨吾願世之為民父母者倘遇大獄比當以此為鑒

某氏子

某氏子頻年出外貿易家惟一母一妻母老而且盲賴婦賢孝極針膏以供甘旨晨昏定省不敢或虧始婦二人相依為命他日某氏子歸婦善命婦某氏子妻亡鄰里

卷八

五

以為吳鳴之官驗之果是中毒邑令疑婦有私倍加拷掠婦不勝其苦遂誣服問奸夫為難婦本無辜况所識素無多人倉年間遇以十郎對十郎為某氏子在服之弟也初某氏子出門時囑十郎時為省母替代支理家政十郎年少誠謹以受某氏子之託時至其家經理甚周每與婦甚德之今婦迫於嚴刑不得已以十郎塞責令查拘十郎見婦泣曰嫂氏云何婦亦泣曰叔叔姑給未畢已哽咽不能成聲今見其情狀拍案叱之曰奸夫淫婦在公堂之上猶不知恥而覩人面相對嗷嗷作兒女子醜態耶乃不容十郎置詞橫加鞭撻死而復甦者數次十郎無奈亦遂誣服獄具論行刑有日矣巡撫某公者公明仁恕之大君子人也慮囚至此心甚疑之以問幕賓會幕賓方與其徒圍棋正專心致志不遑答覆乃漫應曰此獄已具屬吏不知實情推諉料亦無所究由公又何必故意取詰致滋多事耶某公乃不復平反婦與十郎遂均生大辟矣是夜滿三下幕將就寢聞門外刺刺聲甚厲審是婦女聲音怯暮夜何得有婦女來此叱令速去聞門外厲聲答曰爾不聞門我豈不能入耶欲見一女從門而入披髮喋血怒視幕賓戰手指而誓之曰爾以布衣為軍門上賓不過粗織得幾個之無使爾精神申韓誰騙居停坐享厚俸以人命為草菅不詳慎昨安此案中亦方欲平反不恥虛懷下問倘能迎機養德或得一線生機而但以圍棋故去吾漫應以致妾等受

情不能昭雪妻死固不足惜惟夫惡名心實不甘妾已請於帝許向爾索命矣言訖便欲向前撲撲幕賓戰汗如雨急女跪請於婦曰某罪誠應死但離家年久尚有八旬老母能容回家一決判否婦應曰念而孝姑寬貸一月而宜速歸遲則無及矣言訖恨恨而去某見婦夫老婦賢誼語居傳其以實告治往馳歸面月果卒中亦某公聞而駭異乃改裝易服親詣某氏子家見婦備着屋來聞婦泣且言曰客爾何知吾兒之慘死不知其由惜有司官情不加詳察疑我賈婦坐以大辟傷哉冤也公伴問何謂也婦曰客固不知老婦與彼名雖結縭恩逾母女終朝廟守坐卧不離何由有私乃有司刑通誣服聞巡撫某公公明仁恕獄上萬一希冀或得平反不謂亦一體嚴審正典刑沈寃莫白惜老婦殘年向盡又以目廢不能上叩九關一為中雪耳公又問十郎為誰婦曰彼乃老婦之猶子吾兒出門時以老婦及家政相托少年誠謹德反成孽想業由前世夫復何說公不勝歎息既詰得食雞一事後批腹飢出錢命代市一雞倩人烹好即置於鄉日子所具食之處乃一葡萄架下公留心默察見熟氣上薰少選架上一絲下懸直入碗中非竭目力不見公知有異取一費飼犬犬斃乃謂曰爾婦之冤我能代申爾姑待之可也婦不解所謂但合手稱謝而已公將熟雞裹以旋着椒色令及承訊在事各官至以實告之東喏若相視若不深信公隨命呼一犬至

飼以雞一費粟立斃眾始服罪命人往搜架上得一蝎長四寸許蓋所懸之絲即是物也公乃以實告自請讓處邑令以誣擬論擬餘各職罰有差又請以賈存德某氏子以表士節十郎各建坊以慰冤魂經着地方有司備郵以終餘年制曰可此獄幸賴中丞之賢卒得暴白向使幕賓因居停來問一經詰斷不致令賈婦義士抱屈九泉觀其暮夜叩門索命一節洵屬快事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婦婦

里蔡子曰某氏子之獄巡撫某公疑問幕賓向使幕賓聞公之言細意重究未嘗不可覆案得雪乃貪德手談漫應了事致使含冤地下為暮夜前來索命彼鬼所責之語句句中的幕賓雖有百喙不能置臆鬼念其孝心寬貸一月得以歸正首邱誠為優待之至惟惟吾儒讀書讀得出廣民袖折獄一事切不可自恃精明稍事疏忽先嘗嘗子有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得其情者尚當哀矜况未必盡得其情者乎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又云與其殺不辜寧釋不經此數語與曾子之言實可互相發明凡司刑名者當當時存方寸則子惠元元造福無量矣

卷八

六

吳縣富室某翁五十無子惟一女名媚嬌美而慧年十四猶是師教之讀書諸子百家過目

了。翁夫婦皆愛之。凡某刀出納皆歸經理。每晚請能記綱。魚貫而入。舟息左右。白事畢。先後呈請會計。女耳聽目察。口咨手畫。毫無差謬。眾咸敬畏。不敢稍欺。翁嘗曰。古云。生女雖避男。愁情良勝。無若我相。正恐男子中亦未易多親也。初。陳舍某。有子。曰。恂。生。長。女。一。歲。翁。即。與。女。同。學。恂。相。若。情。亦。極。相。親。幸。姿。穎。悟。亦。甚。相。投。見。者。皆。歎。為。天。然。嘉。稱。翁。夫婦。亦。以。為。然。但。以。貧。故。未。之。許。也。一日。師。飯。後。來。觀。見。女。被。人。殺。死。地。上。大。驚。急。呼。翁。夫婦。至。驗。之。女。下。體。衣。襖。絕。私。處。傷。痕。狼。藉。血。流。至。踝。翁。甚。強。行。追。殺。翁。夫婦。暗。此。情。狀。慟。徹。於。心。疑。必。恂。生。所。為。遂。指。名。訟。之。官。並。請。求。必。以。恂。生。議。抵。而。甘。心。罰。也。今。某。公。健。吏。也。既。受。翁。賄。又。默。自。因。事。搆。情。亦。不。甚。便。歷。遂。將。恂。生。嚴。刑。敲。楚。迫。勒。具。供。以。逞。奸。致。幾。加。等。坐。抵。師。以。約。束。不。勝。失。察。釀。禍。流。二。千。里。某。才。僅。此。一。子。雖。心。知。其。冤。以。家。貧。無力。營。救。况。素。性。懦。弱。但。坐。視。其。誣。受。大。辟。而。已。師。故。色。名。諸。生。流。至。蘭。省。士。林。中。憐。其。非。罪。又。仰。其。文。名。故。多。樂。與。之。遊。會。高。書。某。公。子。告。在。籍。欲。延。名。師。以。課。其。子。公。選。蘭。省。人。都。不。當。意。或。以。師。薦。尚。書。命。取。平。日。所。為。制。禁。請。之。大。為。讚。賞。聘。幣。相。送。極。稱。契。合。師。適。需。理。髮。命。師。整。容。匠。至。甫。入。戶。瞥。見。師。跟。蹤。近。走。師。甚。詫。異。以。其。面。熟。按。難。省。憶。以。叩。公。子。云。比。來。待。詔。乃。師。鄉。人。不。知。何。以。見。師。近。走。師。聞。為。鄉。人。頓。覺。省。悟。適。覆。然。曰。是。矣。昭。我。於。此。者。

卷八

七

始。即。此。賊。也。蓋。此。匠。本。與。富。翁。同。里。幼。即。出。入。其。家。彼。日。亦。因。將。為。師。理。髮。來。觀。見。惟。相。解。在此。作。書。更。無。他。人。不。禁。頓。起。淫。心。強。拉。求。歡。推。拒。聞。恂。女。聲。嗚。恰。有。一。切。書。刀。遂。接。而。刺。之。懷。刀。而。奔。又。恐。賊。終。及。己。乃。逃。亡。轉。徙。至。蘭。不。圖。忽。與。師。深。處。行。蹤。敗。露。故。心。虛。情。怯。猝。見。師。急。欲。迴。避。師。初。固。料。不。及。此。今。見。其。形。迹。可。疑。因。憶。此。賊。初。與。時。彼。使。無。故。亡。去。安。知。非。某。罪。而。逃。遂。以。情。告。尚。書。拘。送。有。司。果。一。械。囊。吐。其。實。聞。撫。以。師。無。罪。具。文。咨。準。開。復。井。將。整。容。匠。解。回。籍。訊。實。定。罪。此。獄。已。越。六。七。年。某。才。正。以。恂。子。臥。病。忽。師。請。送。知。此。事。大。喜。洗。刑。桶。謀。與。師。聯。名。上。控。務。求。昭。雪。時。前。邑。令。已。泮。擢。都。察。奉。準。公。文。情。知。錯。悞。又。聞。師。與。才。將。謀。上。控。恐。不。利。於。己。乃。倩。人。關。說。以。資。實。咬。二。人。求。罷。控。初。固。不。許。既。愈。死。者。不。能。復。生。又。會。重。實。遂。不。復。控。惟。將。整。容。匠。處。死。獄。中。

清苑縣某氏女

直隸清苑縣有兄弟伯仲。折鬱而居者。仲無行。遺產蕩盡。賴伯友愛。時賤。伯年逾五旬。僅一子。弱冠娶某氏女。遂好甚。數會仲妻。以急通。詣伯求。助。伯子。暮。從。市。中。歸。苦。飢。某。氏。女。方。晚。炊。伯。子。遂。索。流。餓。食。之。及。飯。畢。某。氏。女。性。惡。失。機。奪。告。伯。夫。婦。相。持。勸。死。幾。不。欲。生。仲。妻。驗。目。旁。哭。厲。聲。曰。伯。年。半。百。僅。此。一。脈。今。無。辜。暴。死。某。氏。女。不。能。辭。其。咎。若。置。不。究。其。如。死。者。何。子。夫。婦。不。期。服。總。法。不。稍。貸。也。歸。訴。於。仲。遂。偕。伯。夫。婦。共。鳴。之。官。直。控。某。氏。女。毒。死。親。夫。官。使。伍。伯。驗。之。確。係。服。毒。致。死。乃。嚴。刑。拷。訊。某。氏。女。性。弱。不。能。耐。五。木。遂。理。服。因。奸。起。見。並。指。某。甲。為。奸。夫。某。甲。故。中。表。親。難。讀。書。不。成。而。素。行。不。苟。向。至。畏。刑。亦。直。承。不。敢。置。辯。爰。書。已。定。將。付。大。辟。夫。適。納。近。堂。制。軍。移。節。總。督。直。隸。處。因。至。此。案。疑。其。不。實。欲。平。反。之。明。府。某。公。者。健。吏。也。聽。訟。為。一。時。之。冠。因。公。晉。有。福。制。軍。納。公。告。以。此。獄。命。為。平。反。明。府。以。案。踰。三。年。之。久。業。經。多。官。研。訊。又。係。大。辟。不。敢。承。制。納。公。怒。讓。之。曰。君。久。膺。民。社。素。著。循。聲。若。不。昭。晰。此。案。是。視。人。命。如。草。菅。似。此。累。難。規。避。吾。將。以。白。簡。劾。之。勿。謂。老。夫。無。情。也。明。府。不。得。已。細。覆。歷。年。業。牘。厚。籍。盈。尺。觀。其。屢。斷。屢。翻。其。中。情。詞。實。有。可。疑。爰。命。拘。集。案。內。諸。人。隔。別。細。研。見。某。氏。女。與。某。甲。均。辭。氣。溫。和。不。類。殺。人。者。益。信。其。冤。又。訊。伯。夫。婦。復。謂。某。氏。女。入。門。後。事。舅。姑。甚。孝。夫。婦。亦。曾。無。詬。誶。且。未。見。某。甲。往。來。是。非。有。無。不。敢。臆。

卷八

八

斷。訊。至。仲。某。則。厲。聲。哭。罵。謂。賊。肆。以。奸。斬。伯。氏。之。嗣。不。付。大。辟。不。足。以。服。死。者。云。云。詞。色。悍。暴。殊。非。良。善。明。府。諦。審。久。之。忽。拍。案。叱。謂。仲。妻。曰。下。毒。者。非。他。人。即。汝。是。也。汝。毒。猶。子。奈。何。誣。某。氏。女。乎。仲。妻。失。色。極。口。吐。屈。明。府。怒。命。嚴。刑。拷。之。不。肯。認。罪。時。方。冬。月。自。日。映。訊。至。漏。三。下。猶。未。吐。實。夜。半。忽。陰。風。慘。慘。坐。瓦。飛。鳴。滿。堂。燈。燭。幽。綠。如。螢。某。氏。女。一。大。蜈。蚣。長。二。尺。許。蜿。蜿。由。戶。外。馳。入。仲。妻。禱。中。聲。說。為。異。象。急。命。縛。縛。搜。之。不。得。明。府。知。為。冤。鬼。作。祟。益。命。加。刑。仲。妻。知。不。可。掩。乃。盡。吐。其。實。蓋。仲。妻。久。欲。吞。伯。屋。每。至。伯。家。必。懷。仇。少。許。伺。隙。投。之。恰。值。某。氏。女。晚。炊。嚼。其。無。人。遂。潛。下。屬。回。欲。說。伯。一。家。及。伯。子。以。飢。先。服。斃。命。遂。乘。機。嫁。禍。某。氏。女。亦。計。之。至。得。也。至此。吐。實。始。始。煩。制。軍。應。因。之。仲。且。歎。明。府。不。愧。為。老。吏。斷。獄。或。請。於。明。府。曰。公。何。以。知。為。仲。妻。也。明。府。笑。曰。不。難。妻。在。聽。訟。者。留。心。察。言。觀。色。耳。彼。姑。舅。且。不。敢。臆。斷。而。仲。妻。竟。敢。直。聲。其。罪。令人。可。疑。况。其。目。適。至。伯。家。更。更。破。綻。始。試。恐。喝。不。謂。竟。成。信。獄。也。爰。以。仲。妻。依。罪。又。以。某。甲。無。辜。株。連。遂。以。某。氏。女。妻。之。並。嗣。為。伯。後。

清苑縣某氏女







去越處甲家客作者天長其門支林露宿話曰竟體化為水惟身獨存甲人驚恐訴於有  
司驗其形跡注無端結甲坐是獄而家業蕩然矣忽前弓又來見甲家狀甚驚怪問甲  
裏裏告之說乃自批其額曰此小人之過也蓋當日殺此物時曾有血淋門上以不足為  
意故未拭去不謂竟波及客作亟赴有司為甲訟冤試取雞大買門血迹定果俱化為水官  
實百毒而出甲於獄

聖稟子曰此揚州土人為子言之醫藥可據並謂其故今尚存藥肆中惜未一見之也經殺  
惡厥名曰坳究不知所出何處彼可者不惟有和且亦博雅有司賞之宜也吾愧可羞

某令

甘肅某令精明幹練能伺長官喜惡嘗有劇盜多名歷久纏緝不得徽某令注捕乃與長官  
幕友謀出資為贖七人申報塞其長官聽幕友言遂將七人付諸大辟某令一日從外歸忽  
心如刀割痛不可忍俄頃大呼一聲而卒某令素嗜飲茶其鬼附妻身曰快烹好茶我飲  
我近為七人所誣受刑甚苦爾輩還我錢以濟我用多寡益甚又鳴冤妻等應如何奉養  
老母如何教育諸子所遺官貲應如何經營生活一一處分畢使以手拊胸嘆曰我今日悔  
之晚矣服毒其聲言言畢山園宛然某令也少選鬼去妻勉問之茫無後有扶驚者降壇

卷八

十三

休已故謝明府謝固忠厚長卷沙書陰曹以我生前為人正真命作此方土地近為某令七  
人一索日在城隍廟祝禱其形人問公素與某令同黨能賜袒護否曰陰律不比陽世  
然毫不敢徇情不但某令恐將來某幕友亦要判案對質也此吾邑張德昭在甘肅所目見  
為子言之並云現某幕友已漸頹散矣

里孫子曰觀某令之鬼以手拊胸歎曰我今日悔之晚矣嗟乎古權臣稍吏及一切小人  
到撒手時大都同不免有此一歎惜乎官務錄火手時皆覺夢而不自覺耳華海茫茫不早  
回頭悔何益

徐明府

山右徐想江明府一字蘭泰以進士為直隸藁縣令九日各廟拈香回適遇女鬼從至署  
內聲言索命且謂明府前世亦姓徐字蘭軍女為徐妻所法當判和打致女羞忿投繯死徐  
某年月事尚有舊蹟可稽也明府命吏稽查果有此案官果姓徐大疑乃據城隍詰問既  
條前世何以遲至今世甫報越日明府舉城隍傳諭法前世甚孝且居官好再世故復  
以甲科宋字是也鬼何敢報今汝改姓賴錢鬼得乘間而入汝何尤屬明府知冤難解不傳  
已向鬼乞憐鬼不肯再三哀之鬼曰難貸汝命亦不容法在此作案明府無奈乃止其事於

大府時潘陽瑞係為直隸總督保定守熊公注詢鬼附明府身居廉潔守復命琦侯異  
之為抗疏奉白其事改孫校官回籍此道光十六年事為前火仲朱某能言之  
里稟子曰僕聞福建建寧散散軍記亦載此則案在乾隆五十一年徐前世姓徐保定守熊  
公名守謙字虛谷或曰河間守

倪公春君

倪公春君字謙由進士出宰吾皖潛山縣廉明公正四民愛戴嘗呼之曰倪青天公嘗於冬  
月有事至縣忽有蝗成塵飛繞輿前左右揮之不去意時方苦寒那得有此得勿鬼作祟  
耶因嘿祝如有冤屈煙當導我為之伸冤祝畢蝗果飛前導不里許路過一山旋風驟起  
將羣蝗捲入山中公急命停輿自徒行入山跡之步上山四見一坎新築濕土未燥羣蝗極  
集其上心益驚異比呼事長問知為前村某甲新塚聞甲年幾何向作何生業何故而死家  
中何人年長對謂甲年二十許家頗小康少失怙恃並無兄弟家止一妻亦無子息開  
係病瘵而死又問甲妻年幾何對曰小人不不知大約與甲齒相若耳公點首尋思乃命與  
徑至甲家直升其室召其妻出見問詰甲妻某氏聞公至大驚急數語斬弄出拜伏地乾泣  
公見某氏態度妖媚知非善類乃厲聲謂曰我至汝家非為別事緣昨夢夜見汝夫亦身懷

卷八

十四

血點我族前所稱被汝所害橫遭慘死哀求伸冤汝知之乎某氏聞公言急起趨入屏風後  
與公抗辯硬語狹狹公見其暴悍益信其必非良善即召其族長並左右鄰至一一研詰所  
對大畧與年長相同再四鈎稽注無端端公心終不釋乃執意開墓啟棺檢驗以決其疑會  
謂關係甚重倘檢驗無據於公多有不利公笑曰我以窮措大微俸尺復料某妻膚民社  
如遇冤獄不為伸理其何以為民父母乎我意已決如檢驗無據甘心坐罪雖粉身勿悔也  
詰旦乃率領族長左右鄰等登山開墓啟棺甲屍以天寒絲毫未腐腐壞伍伯承公意從由  
首而足由腹而背細意檢驗竟無微傷惟骨瘦如柴確係病瘵而死公無奈何得仍命蓋  
棺封墓某氏大聲謂曰公以某須有之言開人之墓故人之屍骨死者何辜置  
此茶盃既啟棺而又欲蓋之既開墓而又欲封之此非未亡人所敢從命也公笑謝曰汝言  
良善吾已具文請命於大府甘任其罪矣死者無辜而今其妻亦重吾之罪也吾何忍  
馬卒命蓋棺封墓而去公已具文上請復自理獨大府而陳使擬大府索重公之為人此舉  
殊性公孟浪例應登報自備難以但救公請展限三月當加訪察如真不得釋甘罪無  
悔大府許之公旋任路經城隍廟式與鬼說折神示後復乘城隍神遣人贈萬年香一盒  
驚寤不解所謂乃易服號為卜人王鄉訪察日晴見一漁人垂釣河灘就而問路漁人感謂

先生善卜能卜小人今日釣得魚若干當作東道否則此處苦無逆旅恐極止無所也公  
信口戲答曰卜汝連得三魚計重五斤有餘一尾烹以款客兩尾行法果連得一鯉一  
魴一鯽美可饗漁人大喜笑曰先生其神仙耶何言之驗也寒舍不遠敢請親駕公笑從  
之不半里至其家牙座數椽一老嫗當門而坐笑問漁人歸何早也漁人笑曰兜幸遇神仙  
卜應連得三魚因將鯉付老嫗請烹以待客又笑謂公曰此老嫗也幸而後年八十  
有三矣齒目俱無幸無損惟重聽耳因請公少坐自攜兩魚就鄰翁兒林酒一大瓶而歸老嫗  
烹魚已熟漁人請公南嚮坐老嫗西嚮坐自居主位此嚮坐老嫗不能飲酒飯罷獨自歸  
公與漁人酒量俱豪鷹魚勸飲甚相得公問知漁人姓為並問何以當此壯年尚無妻室  
漁人笑曰先生謂小尚壯年耶小人今年已六十有四矣里黨見小人生平不形老態因  
共以萬年輕呼之自知命薄不樂有家室徒以老母在不然早已披髮入山矣公聞萬年輕  
三字憶前夢因笑以言結之曰君何言之激也我相汝大運將至如娶妻當連得二子老  
福甚隆慎毋自棄時漁人酒已微醺盡復忘形聞公言急搖手曰天下最真者莫如女子娶  
妻一事請勿再言公笑問何謂漁人但搖首不語公曰暮夜無人汝有何意是告我何害漁  
人歎曰先生長者當不泄語小人少時嗜賭負債偶作穿窬藉債贖債以償法網而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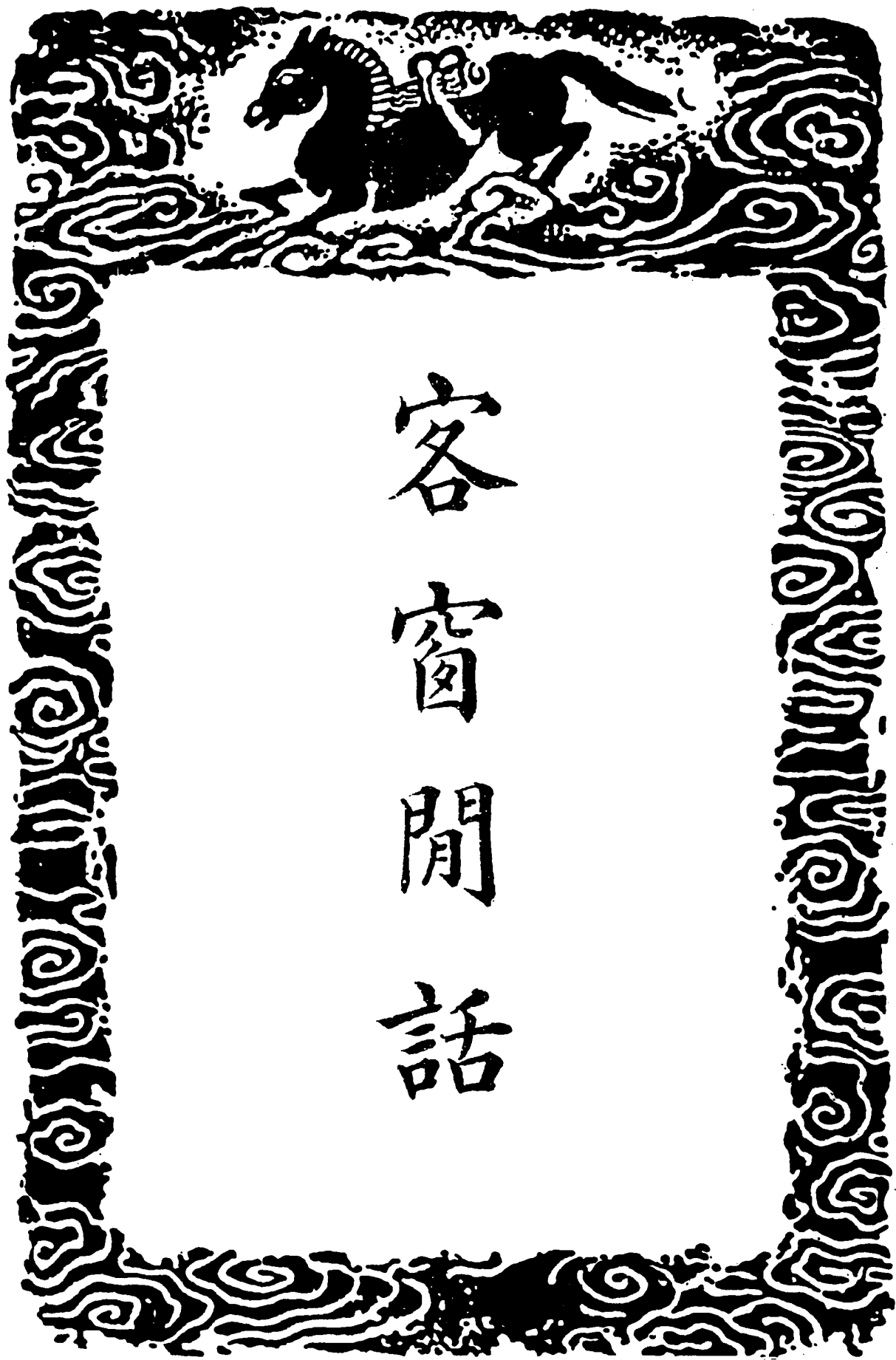
業昨醉後有友賭賭大百不得已聊作馮婦給知前村某甲家頗小康久病臥床尚易為計  
時夜漏三下甲宅僕媼俱已睡熟萬籟寂然子由屋一躍至地見甲房燈尚未息始伏窺  
之乃不窺則已窺之真令人駭然也公問如何漁人又搖首不語公曰業言之矣復何嘆  
為也漁人復堅厲曰先生必無泄言乃敢舉其詞公正色指天信誓必不泄語漁人乃謂小  
人伏窺潛窺但聽病人臥床呻吟其妻側坐床前嘆息若有所思忽起身挑燈燃燭向林後  
招手一男子輕步而出兩人附耳小語其妻出窺一匹登時將甲口纏閉兩人又將甲扛下  
纏伏行林後窺窺露啟蓋出一小蛇將蛇首納入竹管以竹管對尾取香火蛇尾負痛  
由後道窺入腹中聞甲大喘一聲其氣逆起兩人相視而笑復解甲纏扛置林上小入慘不  
忍聽復一躍上屋恨恨而返至今思之怒髮橫為上指也先生試思娶妻如此有何恩愛  
非天下最毒者莫如女子耶公曰甲如此慘死其親疎豈無一人肯為伸冤耶漁人嘆曰甲  
雖慘死身無微傷何由伸冤昨聞甲鬼托夢求僕青天伸冤僕公聞甚故相驗無傷將來  
不惟去官並有餘罪此真抱屈也公笑曰汝何不投官自當償世冤漁人搖手曰否否  
青天最毒者莫如言不見信不惟無恩恐反受罰不如安分做口為妙公又笑曰我相汝晚  
福甚隆即此未嘗不是機緣汝其圖之漁人搖首不語詰曰公與漁人作別返尋舊道人拘

萬年輕至公招至記室漁人戰兢兢伏地不敢仰視公拈髯笑曰汝第舉首南嚮下人否漁人  
仰視公急叩首曰小人死罪求公見恕公笑慰之曰我不汝罪汝其母恐某甲之冤汝肯為  
具控不吝厚賞也漁人叩首答曰謹從尊命謹從尊命乃具詞控懇公立飛卷拘某甲並族  
長左右鄰至令漁人與某甲對質某甲猶強辯不已公謂非再按驗不可比具文上達並叙  
入萬年輕之詞矣重舉東登山開基啟棺時文仲春甲屍已清爛腸胃見腸中死蛇猶存  
公令某氏觀之某氏猶不肯承公怒甚叱報其背某氏嬌不勝刑乃吐其實初某甲得某  
氏有中衣先時來省視甲疾日劇某氏料不能起遂與表兄有私計甲死當據其產承為夫  
婦甲雖歸族林一息猝難可絕適見丐者蓄有小蛇二人有觸於心以百錢購得而致甲  
命元果無傷可驗暫亦巧矣自是甲冤既白某氏凌遲處死其中表兄立斬以殉公又命族  
長擇族中子姪立為甲嗣以延血食遺通聞之無不稱快公感誠隄示刑性致祭以酬之  
又以此事非萬年輕莫白且報其孝乃召母子至署為萬娶妻生子給錢小作貿易俾溫飽  
以終身焉

里籍子曰公自茲任吾脫歷年劇色所斷奇獄甚多統人至今猶津津樂道之其最著者莫  
如某甲之獄好事者已譜入傳亦播之管弦矣偶聞燒階外或聚眾勸公世序宰江西時  
曾堂寬與此相類願同一用蛇致命此由殺道窺入腹中彼由口窺入腹中為小異耳  
張船山先生說盜  
蓬萊張船山先生問陶以翰林出守萊州恃才傲上上官以先生才望素著皆優容之會長  
白某巡撫山東先生來謁公謂其無機心甚稟之語方伯曰萊州張守書生結習未除太  
守為一郡表率謀能勝任耶方伯固與先生齊年契好為之說曰張守雖係書生聞尚不誤  
民事時有劇盜禁禁甚嚴匪徒斷承訊官皆莫可如何公冷笑謂方伯曰君謂張守不誤  
民事如渠能定盜賊當即令其旋任否則予將登諸白簡其怪老夫無情也方伯唯唯出語  
先生問君能定此盜否先生笑曰有何不能方伯大喜商請廉訪即延先生至臬署訊盜會  
問先生計幾日可以了結先生笑曰此細事真三日足矣又問需用刑刑先生笑曰刑具俟  
用時再購所最要者金華棧精乾脯一大盤紹興佳釀一大盤精此聊助古錄斷不可少發  
笑曰張堂展先生至臬署客廳坐炕上几置金華棧精乾脯一大盤階下置紹興佳釀一  
大盤一僮扇爐暖酒一僮執壺侍側一書吏在旁錄供呼盜賊膝前先生左手把杯右手翻  
閱案牘而問盜曰汝鄰城人耶盜對曰然汝年幾何矣曰三十有七矣汝居鄰乎城乎曰居  
城汝有父母乎曰小人不幸父母俱亡矣汝有兄弟乎曰兄弟三人小人是長也汝有妻子







客窗閒話





清吳彞序著

# 客窗閒話



客窗閒話提要

清吳彞序撰彞序不知何許人初集凡四卷二集亦如之古鹽補留生謂其不得志於時隱於蓮幕間出其所學以著是書庶幾似之卷首誌明武宗遺事五則而二集又補之毛大可武宗外紀而外足備一說至如紀訟師者一再見亦結習未忘之一證不必為彞序諱也

敘

吳生余所取士也過余時正在壯年其才華敏妙學究天人謂破壁飛去是意中事也余於鸞臺鳳閣望之久矣及乙亥入都已越一紀猶是一領青衫而從事於蓮幕幕裡因貧改蓮幕為可惜乃出其所著客窗閒話問敘於余三復之益覺才思萬發議論淵深生平鬱勃之氣流露於斯可快也亦可悲也嗚呼欲移風易俗而不得其用託是書以勸善以懲惡以示人趨避既有功於世道人心當不脛而走天下實名教中之一助爾

光緒戊申孟夏古鹽補留生重誌於道關軒

客窗閒話

序

容齋隨話初集目錄

卷一

明武宗遺事五則

查氏女

欽官

李寡婦

王夢蛟

卷二

魏元虛

某駕長

無負吏

神童

神尼

白安人

容齋隨話

書訟師二則

卷三

八松墓

書安邑獄

孫壯姑

補訟師二則

劉智廟

談鬼十則

卷四

補談鬼三則

義僕

俞生

瘦馬

場外孝處

馮皮匠

雙繚廟

蕭希賢

鸞仙五則

公大將軍延師

淮南譚客記

假和尚

磁州地震記

時醫

張慧仙寄外詩記

齊叫化

目錄初集

義丐

和闐玉鼠

沈竹樓

調白

吳橋案

孝女

劉大漢

陳制軍

查商

郝連大娘

樹姬

沈太守

容齋隨話

目錄初集

二

明武宗遺事五則

明武宗皇帝亦一代英主也惟好為嬉戲有虧帝德即其顛倒予奪數事雖正史所不錄聞諸故老堪資談柄條列於後

秋為林之類帝怪之問所自出林歷舉以對帝書味字使認林不識帝曰秋可作林和獨不可作味乎汝讀書少未稱詞林之職著回籍勸讀三年再來就試林謝恩出同鄉戚友咸知其為帝所逐皆不之禮林本寒士欲歸則無腰纏欲留則無資資欲就教讀則為鄉人輕薄無延之者無奈在正陽門外賣字為活已逾年矣幸其書法之佳僻初一時值帝微行過其肆見觀者環堵噴噴稱羨帝不知是何其事換入人黃暗一少年生據案揮毫得意疾書法並鍾王句亦典雅帝心羨之緣當時一而久則遺意遂入問曰吾觀汝寫作俱佳當今文明之際何不應試甘為賤業耶林舉首見帝魁岸不凡揖之就坐對曰我聞人林某忝居詞林帝曰詞林清華不合行同市儈

卷一初集

有玷官箴林曰去歲散館時因不識御筆奉旨回籍讀書帝曰此奉諭旨何不回籍林曰我實起於寒賤旅資無措不得已為此營生也帝曰讀書人本色何不就館林曰人皆知為逐臣無敢延者帝曰吾為汝解者作一幕賓不介此耶林感悅得辭問帝爵里以便往拜帝曰毋庸明日汝仍於此候信飄然而去諸客皆為林賀曰此必王孫公子必有好音歡喜而散次日有內監賞黃封一函白金百兩與林曰昨有官人囑我致閣下其照封而行事不可竊開自取其禍此銀以佐車馬之需言畢竟走亦不道姓名來歷林親封而大書親投山東巡按開拆欣然閉扉車馬備極驕馳抵山左時巡按左虛係方伯權護林就寓吏衣僮僕往拜惟時風憲崇隆官吏嚴肅刺不易投三日猶未得見方伯林驟曰我有都中密信煩親投者奈何阻我吏始為通達司閣者喚林入見其行裝時淡疑為抽費之容洋洋振首曰吾主構通有總綱公事繁冗何暇接見同年故舊耶若有書札我為代投回寓聽信可也林無可如何出黃封交之而歸悶甚未幾當主狂奔而入望林叩首無算曰小人不知憲駕飛騰驟從罪該萬死林憐然曰主人何椰椰我窮途耶寓主曰小人馬賊正分辯聞呼嗚嗚之聲中軍衛捕等官帶同吏役長跪請安畢發曰奉方伯命請致使人

署林如登雲霧不知所謂專被擁入八座儀仗山列車騎雲從直入巡按廳事方伯公服趨迎林下與見庭設香案所投之黃封高供其上方伯跪請聖安畢向林揖曰請天使宣讀聖旨林開封讀曰山東巡按缺出即着林某署理方知所遇者帝也望闕九頓首拜印任事方伯三揖稱慶并道有失遠迎之愆退居藩邸林於是表謝聖恩請陞見訓示未幾批回云朕看爾人才去得故有是命爾其謹慎從公毋忝厥職三年後京覆命可也林居東任滿回京見帝帝曰如今讀書有資矣以編修用仍入翰林讀書三年以觀後效

帝入樞密院見在公之卿相方朝餐見帝皆起帝曰卿等食訖來問話可也遂就密室坐於是卿相飯畢咸集帝慈命坐問曰卿等所食知米之來歷不易乎朕在儲宮時意謂五穀若草莽聽其自生自長而已今巡幸乎田野察農夫之艱難方知古人云誰知蠶中養粒粒皆辛苦誠不謬也卿等所居南北殊方風俗各異其若何播種若何耕耨若何收穫各舉所知以廣朕聞時公卿中多起自田間者悉數聞以對惟尚書某係世胄不知所云帝微哂曰飲食尚不知本原何以理國爾職居何部日司何事得毋矜廢耶尚書惶恐叩首曰臣職吏部甫自部署來見單聞江南太湖司巡檢缺出應歸部銓選等語帝大笑曰吏部尚書僅知此耶拂袖而入同列皆尤之尚書曰我今日只記得此事無可奉對者未幾旨下云太湖司巡檢缺出即着某補尚書

卷一初集

接旨茫然無主見謂同列曰我已降官敢不赴任但應陞辭否同列皆笑曰微官未職曷勝陞辭只須午門外叩首謝恩領憑赴任但旨無降半字樣應以一品服蒞事可也尚書倉惶就道至則撫按半官郊迎尚書再三辭具脚色手本趨謁撫按各官避謝不遑請居省會尚書曰帝命赴任我何敢違擇日前往赴任縣令趨改衙署規制軒昂亦用轅門鼓吹與撫按等尚書至見署之三而皆農田始悟帝意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耳於是屏絕輿從日以青衣小帽遊園闔與二三父老講論民間疾苦應改革調濟者悉注為論居數年為人排難解紛以息訟瑞民皆感德稱頌帝駕南征尚書見撫按曰我曾侍罪吏部駕至不可不迎然無巡檢駕儀注請公議之撫按司道會曰論職則在我等下論品則居我等上請以一品服伏謁百察之未何如尚書肯速迎駕帝乘道遠馬見之呼尚書來前曰爾今知製飯難耶尚書頓首謝曰帝命隨至行宮詢其所事尚書將平日所著因革論縷晰以對帝大悅命居亞相除夕帝忽出宮歷六部九卿公署官吏皆回私宅度歲慶無人也至吏部聞高唱南

腔似有多人聚唱者帝笑入惟一小吏陳盤肉壺酒自斟自飲見帝至殷勤讓酌  
酒勸進帝問曰汝何官何獨居此吏曰吾浙右人此部掛名吏也封家後官與同事  
俱有宅可歸是時團集妻孥飲合家歡矣吾想如許案卷設有不虞貽誤不小是以  
守此不敢離也帝曰汝好明日再見遂起去吏猶執燭導元旦朝見于宮帝問吏  
部尚書曰昨在卿署看守者何人即召入見朕尚書遣郎官立喚小吏當聲譽首見  
帝不禁戰慄帝曰無恐汝能小心職守勤慎可嘉汝等應役滿得何議欲吏曰五年  
無過以從九品歸還耳帝曰汝欲何為吏曰小人所願者太湖司巡檢聞是缺前經  
本部尚書著理鼓吹鳴鑼體面非常但小人尚未滿役不合例耳帝笑曰朕命汝去何  
川例為吏歡欣鼓舞呼萬歲帝特命尚書予為赴任

宸濠之叛御駕親征舟泊清河帝登岸微行入茶肆聞人言下江因兵差微奪客船  
橫行索賄稍不如願即毀客貨嗔怒不絕帝買小舟變服似商人以一衛士一小監  
泝流直下至揚州有官船甚巨巡船數十充役百輩攔截客舟帝亦在內逐舟搜索  
云供兵差之需客皆哀祈獻納至帝舟帝僅卧艙中不之理虎後擁帝登官舫見一  
官憑几危坐從後森列叱帝曰汝何人敢抗皇差不畏官刑耶帝微晒之官怒叱復  
揮帝行杖幸衛士勇猛揮拳撲撲眾不能近官益怒曰是必江洋盜魁命拿舟子至  
被衣鞭撻喝令指帝為盜帝怒揮懷生靈牌命內監立召大員至值蘇揚巡按捧奉帝  
命惶惶奔赴官見巡按到至船頭跪迎正欲訴盤獲大盜緣由巡按見帝立艙中俯  
伏請罪帝無言惟指揮衛士辱此官紗帽與舟子戴之以酬汝痛方命巡按提此  
官去追賊問罪論大辟失察之上官皆獲嚴譴而客舟自此安行矣

帝在宣化有女子李鳳姐者年十四五有殊姿其父設酒肆以鳳姐當壚是時父適  
在外帝微行過之見其丰神綽約國色無雙不禁迷入肆沾飲鳳姐送酒來席談  
以為娼妓之流突起擁抱入室鳳姐驚喊即掩其口曰朕為天子苟從我富貴可立  
至先是鳳姐恆夢身變明珠為蒼龍攫取駭化烟雲而散聞言頓悟任帝開戶解襦  
押之蒸紅股稱寶糜子也帝大悅時李父聞喊趨門已閉矣惟聞寶釵聲玉  
銷鳴其女乳從音嘶若不勝強暴者急告舟兵蜂擁而入見帝披關出兵士伏護  
叱令將鳳姐歸約於對其父三品卿貶黃金千兩欲封鳳姐為嬪妃命其自擇鳳姐  
固辭曰臣妾福薄命微不處貴驕恐於身不利今以賤軀事至尊萬幸之至伏  
願陛下早回宮闈以萬幾為念則臣妾心安較前寶釵榮矣帝頷之因親鳳姐玄衣

宸濠顯婚婿不強易官宸濠為姐復於枕畔道前委婉屢勸帝乃行日還京與鳳  
姐並與齊歸至居庸關鳳雲交作鳳姐視關口所警四大天王怒目生動駭問馬  
帝親扶之疾忙外退駐蹕行宮祝鳳姐伏枕泣曰臣妾自知福薄不能侍官禁請帝  
速回帝曰若是朕忍棄天下不忍棄愛卿決不歸矣鳳姐一動而絕帝哀憐甚命葬  
關山之上龍以珠襪用黃土封塋一夜盡變為白其陰靈猶不敢受也帝追念其言  
奮然曰小女子尚知以社稷為重安忍背之遂還宮正史載帝在豹房官交章勸  
諫皆不納時知一微弱女子力能回天書所云高明柔克此功不可泯也至今過關  
隘者遙指白環絕談其事

馮某武陵細民也業皮匠日以擔頭謀生家僅一妻破屋三椽亦係賃住者餘無長  
物值歲將闌負債五六串通欠十餘家剩有四百青蚨不足以償與妻謀曰我與爾  
此錢市斗米度歲我欲潛入紫陽山洞俟元旦歸來再作計較債主來則以我外出  
借錢為對妻諾之遂攜壹茶懷抗餅被而往瞥見山洞中有棧足先登之客紹帽  
琢裏危坐石几如木偶然馮失笑曰我輩誤入家中乎否則何遇富貴之屍若謂與  
我同心者當屬要人子不應探爛如是客聞人言皮袋驚覺睜目視馮曰觀足下似  
非雅士店此殘臘何不攤床頭入舉柏酒椒盤之樂而乃挾其遊山欲遠慕清高乎馮  
曰姑無論我閣下何為者客曰予為姚繼榮乃洋貨行主人也放貨值百萬於郡縣  
各肆際此殘年各肆未能歸結而客商在行坐取貨價需五十萬金予張羅數日無  
人應貸客商勢必告訢則行將將敗而予無歸若矣不得已權以此地當避債臺第  
苦饑渴耳足下米幸甚馮慨然奉餅餅注茗以進并道同病相憐意姚飽暖之若珍  
羞然繼而曰足下所虧幾何而亦甘趨苦境馮曰吾儕小人所負者五六串青蚨耳  
姚曰予雖同在窘鄉此尚易辦脫身上金約臂與之曰足下姑以此質十串錢歸債  
所餘煩沽酒炊飯以給子馮欣然如姚囑歸告其妻教以烹煎妻曰久不舉火矣  
灰堆積為先出之馮往鄰家借鋤鋤其灰去而寤寤訝曰真倒窳矣為今  
之計若若攜去磚灰掘地作窰以供急需夫婦合作未及土盡而石現石去而兩巨  
缸朱提煤然耀目夫婦大悅馮曰今知之何妻曰姑以養運入我床下再作計較於  
是進相搬運銀盡起缸缸下又石石下又得兩缸如是者三共得六缸馮曰獲如此  
財未知其數所可慮者宵小聞之必來肆竊否則強項之徒知我驟富或來欺詐其

奈之何。曰：適聞山洞之客，正需此物。况素昧平生，偶爾相值，能濟我窮，其為人尚  
義，可知不舉以托之，則彼得應急而救，得依倚矣。馮曰：汝言實獲我心，亟往肆中買  
熟物，攜燈而往。姚曰：汝來何滿，予望眼幾穿，馮為酌酒進食，將得有金，故求奇  
頓之說，從容言。姚驚喜曰：足下言果實否？馮曰：我感君義，其何敢欺。飯畢，偕往觀之。見  
盛室白物，姚曰：天賜足下。東濟予事，實無繼之休，敢不荷此重任。速約為比，以禮  
呼馮妻，出對牌，以半交授。予同馮先歸，即飭僕，以筒來裝。連將半牌為驗，符  
合者始之。借馮及其室，入後戶，覺院宇軒鉅深遠，如入神廟。俾馮妻沐更衣，居然富  
貴氣象。且謂予將命來，與迎兄來，前見諸客商，當示尊重。姚先出，是時客商候無  
音耗，正喧鬧間，見主人歸，環繞而問曰：改歲在邊，速清我債，不汝寬矣。姚大笑，擺手  
曰：是此者何足道？予不過偶為人累，邊數日耳。今遂予盟，兄至百萬金，刻即來矣。  
諸客長皆以大方著者，毋以小氣貽予盟，兄笑也。正排解間，司閽者報馮翁來，姚肅  
衣冠出迎，果皆屏息以觀。見馮翁者，年約四旬，衰裳都，僕從趨踰，主人足恭致敬，  
迓入中堂，客商次第相見，畢旋命閽者，姚拱馮翁居首座，馮再三讓，年長者客皆  
曰：吾儕行規，不以齒序，惟財為雄，久聞吾翁富甲大邦，宜居是位，勿為謙過。僕等  
僭惶，恐姚子客言是也。扶馮上座，有饌之盛，皆馮生平所未親者。譚僕放，大天平  
居中，銀簫湧至，堆積如山，諸夥伴持籌握算，一秤之共得六十萬金。姚呼諸客領  
價而散，謂馮曰：弟之起居服食，皆足以供吾兄，可無事操勞，其將迎搜來同室，從此  
合業經營，無他慮矣。馮唯唯，由是行業益盛，二姓之子孫至今稱曰富矣。

查氏女

萬歷間倭寇之亂，緣日本國王正妃卒，王思中華女子，馳麗，遣將入寇，沿海擄掠，至  
鹽官州，猝不及備，官吏棄城逃竄，有查氏女者，年已及笄，慧中秀外，久失恃，聞寇至，  
諸父兄同眾奔避，曰：女兒足弱，不能追隨，途中慮有差，願俱罹於禍，莫若女自為計。  
決不貽羞，恐亦不致遲死也。寇急，父兄走之，堅持不行。父兄泣舍而去。女平日閱本  
草，見有藥名蘭楊花者，服之即死，過時可醒，預已市得，遂縫上下衣，研藥為末，以  
俟。聞寇入城，遽吞之，倭入室，見女顏色如生，撫之溫軟，莫可救活，且容貌傾城，不  
忍舍去，負之入舟，逾時而蘇，見身卧海船，諸女環泣，細詢之，知向被難者，女慰之曰：  
母從怖，恐能從吾謀，似可脫難。諸女密商之，女投以計，俟倭將為王覓妃，故無敢犯  
諸女及舟抵日本，倭將見美女，無恙，歡欣鼓舞，以獻國王。王見查氏女，遂其欲，命

卷一 初集

五

事告以册立正妃之意，女曰：我中華人，願與中華女子為伍，王若能盡出本國宮女，  
而以同來，諸女為宮人，則唯王所命，王以其婚，猶女子何能為善？命扶入宮，關  
合歡宴，女同諸女酌酒勸王，君以前藥入酒，王連吞之，不覺眩暈，意謂醉矣，擁女入  
大內，欲視其衣，正支吾間，王瞠目流涎，而倒，不知人事。女獲得兵符，喚諸女同出外  
廷，傳通事諭倭將曰：王問悉我家有徑寸珠，能定風，命我去取，作鎮國之寶。爾諸  
將速備巨舟，俾往接將，驗兵符，信之，遣一旅同諸女揚帆西歸。次日，王不視朝，王弟  
潛入大內，探之，見王僵卧於殿，試之，自立世子，怒各與其黨，互相攻擊，其國大亂，故  
無遺者。女至鹽官城下，已有警備，命通事喚城上長官，女告以救官，孤疑未決，女即  
四先以酒肉犒倭將，等曰：爾等其各飽餐，以待眾皆醉，飽而倒，報官，驕戮之，以諸  
女歸官，不廢一矢，而得倭將首級，還報大捷，獲查女之門，而各官督秩有差。  
蘇斥曰：奇偉者女，無恥者官，寇至則逃，寬寇退則警備，始終雌伏，可也。奈何官查女  
之功，而磨爵賞，吾見其衣冠楚楚，與拜受中饋等耳。或曰：雌飛自然，雌伏造化，若循  
常理，焉有此奇聞。

雙龍編

卷一 初集

六

任迂叟，浙右儒生，富而無子，唯一女，名曰宜男，飾雖為雌，聊擬膝下。延師教讀，以充  
石麟時，有東鄰之子，白雲，娥者，其父慮其嬌柔，難育為之，貫耳披髮，呼為雲姐，附任  
氏學之，與宜男為密友。時女年十三，男年十四，兩小無猜，二情相洽，校書贈語，互角  
聰明，女或勝之，則刺雲之面，相與嘲笑。適師外出，女之母與姑入塾，不識雲之為男  
也，視其柳眉疊翠，杏臉舒紅，與其女璧合珠聯，爭輝並耀，嘆曰：使宜男而果男，也使配  
雲姐，真一對好姻緣。姑曰：僕合為媒，問雲姐願否？母曰：以待來生，雲始知宜男之為  
女也，益比暱之一日，師歸，易至男女構精，白草讀過，女請問構精之義，師嘆曰：是  
非兒女之所宜，問女曰：聖賢傳，豈有不可對人言者？師莞爾，他顧雲，疑涕流盼，  
俏喚阿奴，女更狐疑，莫釋矣。偵師之友，來約湖山之游，聯袂而去，女問雲曰：姐，思  
悟來，必能通易理，何哂我為雲？難言矣，秘密之旨，非效其形狀，終不明晰，女笑從  
之，攜手入師臥室，共坐榻上，雲擁女於懷，探手於袴，撫其奇詭，初疑道術，微聞女嘆  
噴，笑和之曰：與姐等耳，母使相授，雲曰：人各具體，美能相同，乃推女構精，急却其袴，  
曰：我教汝構精，女拒之曰：昭昭白日，姐不差耶？回手撫雲，則紅霞仙杵，觸指翹然，女  
訝曰：是何物也？我何無之？雲笑曰：以有補無，斯謂之構精，請嘗試之。於是牡丹露滴



點卯至東關地保官大怒拍案一箇之蠶盡於地也役還大杖撲之地保不知所  
以惶悚受杖訖匍匐哀鳴曰小人應卯無誤從無開罪求明諭以便改過官怒未  
息嗚呼我未達時偶火錢糧者借貸未還也爾過我逃過辱及妻孥此仇銘於心  
刺爾膚則爾骨方消我恨一捷爾尚何寬地保曰奔府居原籍之東關耶曰然曰離  
此數千里矣與小人何干官方知誤違斥曰無論遠近吾知東關地保決非好人敢  
與官詳辨應加責爾口地保抱頭鼠竄而逃又次日故告有老人而果其子忤逆者  
官訊之對曰小人世業耕工今眼目昏花藉子奉養奈小人之游手好閒棄小人不  
顧將為餓殍矣求教訓之官怒曰不吝重情汝違我即喚汝子責之時為紛紛遞呈者  
所勝官心煩而退忽憶及忤逆事命僕喚級工僕誤為其欲成衣也嗚呼日伺應之  
級工至官盛怒升堂喝命大杖責此級工泣訴曰小人何罪官曰素養汝父尚稱無  
罪真不知薄罰之恩者級工曰小人幼失怙恃何父之有官益怒曰父尚不認忤逆  
之徒豈可輕恕史役食跪告曰此人自幼在署應差小人等俱知細底其父母實於  
某年月日病故果所共知惟乙照察官駭曰繞口詐之老人其為鬼耶眾曰此某級  
工之父某人也官知又誤強叱曰為人子者不能顧親揚名僅作賤業是為辱親不

卷一初集

孝莫甚再敢辨者立予重罪級工茹痛而去官飲量甚洪日必沽酒數觴怡然獨酌  
突有嘍覓者正醺醺時也阻其雅興懷怒升堂拍案喝打並不辨聽役跪請曰打若  
于官伸指曰再打二船史役笑不可遏竟至哄堂官慚而逃各役領工食動需數百  
金官怒曰我安得和許開錢養如許閒人耶欲批飭不准僕曰此非出自己資係錢  
糧項下留支之款國家定例不能不准官猶撥曰然第若輩居心狡獪聞其正名之  
外有所謂混名者一混則無所不混恐其今日以正名鎮異日復以混名鎮則被冒  
支無窮矣我意欲令其正混各名俱註明領狀當堂驗發免混冒僕以此無得於  
事飭吏照辦官升堂點給至輪天怒謂曰我僅見二人扛棹如何領工食者四名豈  
非冒混耶輪夫曰輪後尚有二人官微哂曰據汝言亦僅有二人對曰配以輪前之  
二人非四耶官無詞以詰方按其名其一曰某入名洋洋得意其二曰某入名不  
敢放屁其三曰某入名昏天黑地其四曰某入名拖來杜去官詭曰世安得有如是其  
名且停放退問幕客客笑曰若輩輩謂閣下不淺矣官曰何為客曰閣下復據前呼  
則洋洋得意謂見上司則不敢放屁問案對詞則昏天黑地何以結訟則拖來杜去  
而已後此官決因因斬絞錯誤被來罷去

或問曰天下竟有是人耶天下遂無是人耶編序正於對曰民飢而曰何不喫肉蔡  
古來有此市玉世間豈無此官長且此官之數勝於自以為精明強幹者多矣門之  
禮節顛倒高知與僕反覆辨論其虛心勝於自滿者其責東關地保尚能實告以故  
其模直勝於遠慮者且用刑錯謬高自覺有誤其知過甚於偏執者至刻扣工食為上  
者已視為當然此官尚能當堂發發其原潔勝於貪婪者嗚呼世之親僕用事賄  
賂公行奔競上官即登為臚擢移虧欠旋入咨追較此官未知其誰歟也要之幕客  
一論實為中下者定評故轎役混名至今人人知之○曾歷一邑有紳民公檄討官  
者其文仿賂賈王討武嬰附錄一證

為某縣某令者人本離離家起寒微昔達糊目試官曾以無詞中式泊乎入仕大玷  
官履潛萌弄法之奸陰圖受贖之費入門見賄鯨吞不肯讓入掩袖進私私獨偏能  
感憲移某縣之毒手刺其邑之脂膏加以鬼域居心豺狼成性近押邪僻深惡賢良  
罔上欺君虐民酷吏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竊竊巨室邑之  
富戶施之以小慈妄之私親委之以重任嗚呼包龍圖之不作海忠介之已亡國賦  
構任任呼號而莫應關節周道反保舉以揚名某令持有護符益逞貪婪論案情之  
鉅細索價值之重輕激膏棘之狂狷良有以也致紳衿之計告豈徒然哉是用氣憤  
風雲志安聞里因四鄰之失望順萬姓之同心爰舒義詞以警尊官南連郡境北盡  
本鄉究察成羣哀鴻遍野未奉榮庚折價之計廉窮豐富牙行刺劑之謀何盡嗟聲  
動而悲風起怨氣冲而明斗昏暗嗚則貧富惶惶嗚則男女般般以此謀利何利不  
辨以此害人何人不害某等或居要地或到公堂或膺推折於置言或受橫加以非  
理事猶在邊執肯忘情三尺之法未忘一紙之書可託倘能轉禍為福改過自新共  
矢精白之心立洗腥羶之穢誓以職日安鎮此鄉若其春德銅山徘徊阿堵坐味先  
機之兆必遭盈滿之誅請看今日之檄文豈是尋常之泛語

卷一初集

蕭布賢  
惟揚蕭姓世業雖商翁以好士揮霍數萬金家以中落譽而亡其長子布賢自幼  
得與諸名士遊黃陶入學由甲科入館選轉部郎而膺外任初為雲南大理太守奉  
太夫人舟獨其幼弟布賢赴任布賢奮是太夫人中年所生溺愛過甚己弱冠而不  
事詩書太守以母故亦不甚責責然亦無大過其在衙齋好與幕客談黃白之術客  
因說之以滇池為產礦之區山中銀苗處處視其草木即辨厚有以毀千金買一燕

而發家千倍者故外來海民半以此為養生也希賢斃妻之因是日借客過歷摩山  
以求奇遇搜索年餘無獲客某指一峯謂此中產礦甚旺不過為脫卸耳希賢深信  
不疑即與山王議條以百金得之礦欲集夫開採太守力阻不從以橋賴太夫人  
使乃兄囑下責夫以助成趨奉責介弟無不樂從其事於是丁男湯集合力與工錫  
木鑿山穿石穴希賢往來監工無倦色如是者五年虛擲億萬工亦無所得太守  
以俸滿入靴須攜眷去勸其弟舍是同行希賢泣下曰弟一生事業在此工既將成  
本亦不少若半途而廢死不甘心太夫人不忍拂其志傾乃兄之宦囊剖其半與之  
曰爾姑以此相博若一二載不得則則數百金作腰纏而歸切勿迷德沈溺於此以  
貽母兄憾也遂泣別太守去後屬下之夫皆星散希賢自募復夫朝夕從事者入數  
載是歲中秋計短大債若干緡工頭已言之屢矣而囊中僅剩十餘金度無以應乃囑  
其僕盡以餘金市酒肉號召眾夫勞之曰子夜夢神人謂予大礦將見須協力往東  
南則則望日可得敢告諸君儘今日之力予將倍償工價眾皆踴躍歡呼飽餐而去  
希賢前往峯頭巡察則丁之聲眾力共奮喟然歎曰予誼此役夫心力交瘁而前  
欠難償必遭其辱止則無以為生逃則足力不濟不知死休於是解帶懸樹正道拜

卷一初集

母兄哀泣追悔之際忽見其僕偕頭目飛奔而來料不及投縲矣迎問其故會喘息  
迎首道實曰神人之言不謬已得大礦請往拜祭希賢喜出望外趨視之見大穴已  
開其內見黑色石塊一望皆是眾夫會來賀請歡聲雷動曰此墨綠礦也最難得  
者其源遠其色高非大福人馬能致此希賢樂極不知所云其僕為之邀集舊友或  
司職或司會計或司監督或司賓客量能授任羣謀報官設廠內有三分呈報是  
以師遣弁兵安營環守又自中丞以下咸來納交聲勢一時烜赫希賢乃於穴口設  
板屋置大機待算核算凡百全一載俾夫進運厥內匠人收之百鐘並開以技以錘  
皆銘為方錠每方五百兩以防小竊自近運道環山之風皆盛而穴中尚未盡也希  
賢酬應頗勞志願已滿惟思載運回籍以與母兄享此終身所慮歸途遠盜賊堪  
虞時值有郡守蕭姓者以侍御出守其為人有心計膽力能任大事與希賢聯誼交  
甚歡謀以巨資通樞密超遞大巡奉旨查獲七齋此明季御史之最有力者所過  
之處文武官員俱重迎送希賢備其威勢保護而歸抵家則門庭懸白老僕披麻希  
賢更切惶恐直入中堂則嫂氏攜其幼子親經以迎泣告曰夫自朝京後觀察東洋  
前年疾卒太夫人思長憶幼悲痛而亡覺喪母子貧無所依故來幸甚希賢大慟曰

何不計子嫂曰郵筒已送百十矣想因中州盜起路途梗塞故不送耳希賢曰殺無  
慮因窮子有金不知其數所可慮者老屋實不能容仍配豐業為商以其餘分設質  
庫廣置田宅雖百世亦不能盡我所有也於是親友聞之造宅環游奔走效勞者爭  
出斷奇以婚之知希賢尚未娶妻或潘美婢或寬艷妾或為謀婚大族時則有林下尚  
書鄭姓者羨其富家以女嫁之希賢日則公冗夜則私繫右抱左擁勞瘁過甚病瘵  
而亡年未三十尚無子嗣族中以長房僅有一子不准過繼遂將現物爭奪一空幸  
鄭尚書為之控訴當道俾親姪承祧僅得承其遺業而已  
鄭母曰多藏厚亡多財喪身古人之屢矣彼蕭希賢之以富促其壽反不如貧賤  
之為安也或曰誠如子言則富不當在五福之列矣對曰富而做好德則可其長遠  
否則富而縱欲六極之凶短折立至朝暮不保何福之有客唯而退

李實婦

李氏者明慧人也雖為農家婦夫亡守志其翁姑百計不能奪於是分受房屋以針  
繭自食其力婦有柳嫁王鬼頭坐女及拜親其風雅鬼頭欲以居奇故未字鄰村有  
張僕子者母老而憐積有制錢百貫欲為其子覓一好婦與鬼頭素嫌頗為詭鬼  
頭覺其錢欲設法取之因思其姨李實婦尚少艾詎而與僕子結親則錢可得矣一日  
李實婦過農家婦為懼鬼之狀泣而言曰汝姊病革待汝一言瞑目使我相迎幸勿  
他婦見其意誠且昭昭白日必無他慮遂乘驢而行抵僕子家呼婦下曰此張巫  
家我欲遣其媼去為汝姊醫治易為我入告婦諾下騎鬼頭先入耳語張婦曰新婦  
來矣爾相之如合意使爾子務即成親我後日來取身價母喜諾而出鬼頭由後戶  
潛出乘驢而過婦入見張母致其姊相連治病之說母笑曰新婦勿支吾令親以為  
吾子媼今夜良辰送來完婚何治病之有婦方知為鬼頭所賣始而怒繼而思忽然  
大笑謂母曰誤矣吾蓋已長想汝子年必不夭老少豈可為婚我係王鬼頭之媼我  
有嗣女甚佳亦囑其為媒渠送我來相新即如何以偶則執吉親迎可也母笑曰然  
則親家耶勿計我情老實矣急呼其子出拜大母婦目之年與甥女正相若神氣稍  
悲笑謂之曰好為吾嗣女婿矣改日驅車從我親迎去母子皆喜語留與信宿敬之  
如大賓越三日婦曰今日貴道勿誤佳期可見大車一輛偕往親迎僕子與族人似  
車整其衣履為御而往鬼頭遠見婦潛避婦入悲其姊曰汝夫既好意為我作媒何  
不相謀詎我與張氏子成親今已三朝姊亦不來一看何忍心耶其姊曰我未之知

卷一初集



也林奈何為婦曰我為新婦家裏過甚欲同婦女去伴數日四視大姑曰汝願否  
大姑曰映母見招敢不惟命婦即攜其子登車而去張氏心母見之大悅婦情謂  
僕子曰新婦年輕富貴我慰其早離層出易改事成明日拜堂可也僕子唯唯於是  
夕夜舉大姑相依映母入新房安宿婦婉婉其解衣卧同衾俟其睡熟潛起易僕子  
入突成其事大姑覺喚婦隔門謂之曰此汝父之命我為主婚安之勿訝明早當接  
汝父母來觀合卺耳大姑始明其意然此身已失德之而已是日鬼頭慮其機至家  
必不干休故寄宿在外翌晨歸方知其女攜去怒其妻不備住其妻曰既在親事間  
今日去不遲於是夫馭其妻則張氏靈離族親朋滿座其女方與僕子交拜也鬼  
頭急喊為戲樂聲所混無聞之者及男女相將入冥婦出堂當眾直訴其事眾皆不  
直鬼頭共唾罵之且有善憤者欲以鳴官鬼頭羞畏而逃其子哀祈始息張氏母子  
德之無已集紳於公旌李氏門而以百貫酬其妻

編斥曰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智哉婦也當公旌李氏門者不知作何語若  
問題於我富類之曰冰雪聰明

驚仙五則  
卷一初集  
十三

扶鸞之術南方為盛真偽不一傳聞者夥矣錄數則以助一舉  
有狂生不信鸞仙者適及人家見鸞集多士聞壇請仙其誠肅之容如對展師如臨  
大祀咸端莊拱立無敢出聲者狂生大笑曰清平世界敢以妖言惑眾我將治其友曰  
慎毋誣真仙在此汝若不信可作文字固封以叩之能直言其隱豈我輩所妄托耶  
生曰果如是請嘗試之然公等所請者何仙友曰麻姑耳生又大笑至密室潛書一  
封攤壇上曰請判鸞少息生曰其技窮矣忽大書曰爾等輩孩兒其詞曰立似沙彌  
合掌坐如蓮瓣微爾無知小子休弄我是你出身所在狂生失色而逃眾聞其封乃  
大書一辰字也非正字通曰布  
其年童子請諸生集請仙鸞書曰今日上真皆赴元帝會不暇降壇命我土地權  
攝諸生何問眾曰明日小試請問試官所命何題鸞曰題目在我室內爾等自往尋  
之於是眾皆執香入土地祠堂跪拜此過覽一層並無隻字拜禱之響不動矣皆疑  
詐土神謀翌日赴試題紙下土地二字此神可謂現身說法  
大比之年有父子諸生同叩鸞仙問得失鸞書曰速往南行路過風傳問之不已可  
決前程父子大奔而去其子年少足捷果追及一僧問之不應雲袖苦鍊不休僧釋

目大罵曰入你娘的此生愁欲毀壞眾勸釋是科其父高拯始悟其言  
有諸生集鸞壇問功名者鸞書曰趙酒鬼到眾皆言曰我輩請呂仙野鬼何敢干  
預行將請天仙創新法矣鸞乃止而復作曰洞賓道人過此諸生何問諸生肅容再  
拜叩問科名鸞書曰多研墨於是各分硯研之頃刻盈碗號請所用鸞曰諸生分飲  
之聽我判科眾乃分飲訖鸞大書曰平時不讀書臨時喚墨水吾非呂祖師依然趙  
酒鬼諸生大慚而散其壇

有幕客於衙齋請仙鸞大書浙紹星樓先生來此汝曹有何須教眾訝其佞傲問曰  
先生何仙請示降壇詩鸞曰吾乃汝曹之大老前輩昔在此署總理刑名錢穀大幕  
也詩云情淡封輕僅五錢安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閑學少年眾  
皆笑曰此千家詩也人所共知先生襲之又連作列字某某等不解尊鸞曰此正吾  
輩名幕套法巧奪古人處汝曹學淺難解吾為註之敵居停進士公也酸刻而好嬉  
戲每俾班演劇與優伶雜來僅未提五星時有花柳二小優與吾甚睦恆隨帶道前  
川堂眾皆目送而送之曰先生樂甚殊不知去其一月修金正難與細君銷算之苦  
也故詩云且吾輩幕套何不套做一切留心營熱則不犯較餉何也上游幕套皆吾  
輩套中人耳此等秘法妙訣夜臺無用以贈諸公無負老夫一片婆心也是後聞鸞  
必至所言皆卑鄙瑣陋吹吹不休皆厭惡之而無可如何一日僕偶以稿案誤置壇  
上忽大書曰此案難辦而視眾視案卷今已粘簽其上應稟覆憲司者無幾套可備  
故鬼畏而逃或曰此鬼在生因作稟未妥而窘死  
編斥曰前四則可謂夫人必自侮然後鬼侮之後一則套之誤盡天下蒼生然憲司  
教令相延若輩惟命是從此史治之所以日壞也安所得豪傑之士跳脫圈套與賢  
有司共挽頹風哉滔滔者不過步其履鬼之後屢以求生活也

王夢蛟  
卷一初集  
十四

長樂馬某操布衣妻許氏中年無子遂娶王姬姬身具麟甲文其母夢長蛟蟻其體  
而生者名之曰夢蛟記其瑞也歸馬年僅十六未幾生一子名錫許氏為喜悅而  
陰實妒忌思有以中傷之王藏其心故防衛維謹母子不片刻離也一日許謝浣衣  
王懷子持衣登樓當窗以晒許潛購其踪自後推其母子墜樓而作鴛鴦計狀馬聞之  
趨救王頭面雖傷其子則端坐無恙馬察其妻不能容而畏之遂成慘狀其夥李某  
自遠方貿布回生平相與至篤者泣告以故出妻與子屬之李曰知己之託敢當重

任但某無家室何以安如夫人馬曰子筆之審矣請以王姬侍足下以存吾孤李推  
之不得厚嫁之帶其子歸往適年生一子名曰馬蓋不忘友之贈妾生子以誌其恩  
義也未幾馬卒而許氏亦頗清死李以馬贈嫁之齊經歷志氣富甲一邑重聘廷名  
師以訓二子恩情最厚馬歸時中承樂七辰狀元其子李馬亦發解李夫婦大悅分  
馬歸以家資之半俾歸其宗歸辭曰若非繼父何有今茲願以空身守先人履屨李  
強與之俸以財產為弟游揚名譽且與改名曰騏以避嫌疑成李騏亦狀元及第  
未幾李夫婦壽考終歸欲與其嫡母許氏以王姬歸葬之騏不願曰若依兄命則  
弟為無母之兒於禮不順不得已陳情於朝帝命禮部議曰王氏改嫁義已絕於前  
夫教子成名理應隆以異數况李騏不能無母而馬母本自有妻論婦道之有終應  
從後葬嘉英才之速育請錫榮封事出劇聞後不為例議上封以長樂縣君諭祭葬

公大將軍延師

公大將軍某權臣也威震內外庶司百寮莫不拱手聽命適其幼子需師  
教讀與公脚言及眾皆唯唯時有江南沈孝廉因不第流寓都中負館甥已託其  
座師某侍郎兄為推薦適冬至朝賀之期百官咸集大將軍復理前言某侍郎即舉

卷一初集

十五

沈生以應大將軍曰為童子師以品行為要俾幼而習見師範則長可觀矣此生端  
方否侍郎對以有儒者氣象大將軍欣然許可侍郎歸召沈生至囑令小心謹慎不  
僅安現有方若得大將軍青目則功名未可限量也沈感謝而進新正大將軍遣從  
官持名東選沈生至第大將軍躬迎於堂專席南嚮命公子威服拜師畢大開筵宴  
聲伎雜奏賓主盡歡而散送先生入西園書堂三楹峰巒隱隱林木蒼蒼室西書藉充  
棟陳設雅雅公子年甫六歲不過指教數字而已其供奔走者蒼頭四人俊童八人晚  
入卧室牙床釋幃繡褥錦衾並皆佳妙次日蒼頭帶長髮者至約視先生體段趨出  
未幾進粥羹全漿服之長短適宜每日晨興則八童齊侍其一首頂銀盞跪而請盥  
一執器具一執巾帕一執香皂餘皆侍候環伺左右沈生平所未經  
者意甚不安諭之曰其以盤盥置架上恐沾爾等衣也童曰某等受大將軍命曰事  
師如事子大將軍雖沐皆如是也敢不勉效執事以速重德沈曰我所命與爾無礙  
爾不敢違以障障離梁架承之沈正沐大將軍至兒童不頂盞怒目視之向隨帶護  
衛一點首護衛會意帶諸童出未幾獻首階前曰某童不敬先生已斬之矣沈大驚  
駭視大將軍色轉和心始安大將軍喜古玩每得為鼎滄盤之屬與沈共賞鑑沈若

贊歌則曰先生欲之留此為玩雖千金所得若未嘗顧惜一中大將軍來與沈共膳  
飯中有完穀沈出之犬將軍默首示意護衛去未幾獻首階前曰危人棟禾不準  
已斬之矣沈不勝愕然視大將軍談笑自若不得不勉強承歡適月沈歸家中所辦欲交  
術全與蒼頭商之蒼頭曰需若干請作書呈大將軍沈請數千金連家書送家蒼頭曰  
已如數寄江南矣未幾大將軍奉旨征西夷來辭沈曰先生之品學予所欽佩今予  
承命西征未稔何年歲事故以幼子屬先生有不率教者為責之勿棄之而去予旋  
師之日當有以報先生也沈唯唯大將軍去後沈欲出訪友關者拒曰府中出入皆  
有載籍按月錄報大將軍在時先生足不出戶今忽有是恩胎奴輩性命之憂可已  
則已亡哀憐之沈知大將軍家法嚴遠不果出次年應會試亦為闕者哀祈而止沈  
憤欲歸又不敢拂大將軍命所幸四季衣服屢為更新而小衣十日一新至餽餽則  
番新出奇絕無佳品不第豐饜而已若爾時蒼頭望見顏色即傳府中男女各優赴園  
演劇為先生排遣則又樂而安之往拜三年屢有信致家中未得一回書深以父母  
妻子為念婉委致意大將軍得還書意甚歡洽言亦謙退惟云子報徒在邊請先生  
姑候賒商可也又奉教大將軍獻俘還闕聖駕郊迎公事畢八視先生歡然道謝其

公大將軍

勤勞之意沈未敢驟辭一日登假山閒步忽聞哀痛之聲問童曰大將軍凱旋後在  
廳事考功適定賞罰耳沈曰得窺探否童不敢違引之往潛伏廳後窺視見大將軍  
高坐庭下甲士森列所執刀斧之光耀目兩旁司官捧籍論功過其功多者立易以  
應升之品服賞酒賜坐其過多者大將軍面數之曰某戰汝失機宜某事承辦不力  
應斬任其哀籲不顧也護衛即洗刺其衣推出門外砍首以獻惟是大將軍嚴刻到  
多貧少悲窺不絕沈觀之慘甚不覺首觸門屏而歸大將軍微聞之事畢退視廳後  
見先生倒卧於地數童扶之不起大將軍親視之入室慰令安卧喚僕速取安神丸  
以參湯服之從容問曰誰告先生傳驚怯也沈思大將軍威嚴不敢實告因徐曰聞  
公子之言貧子之心則無所責罰大將軍唯而逃忽有僕攜食筐入室跪告曰公  
子于犯先生大將軍裸而鞭之將斃矣奉大人命求先生速救之沈愕然曰我不能  
入內室其奈之何婦曰只須先生命蒼頭往喚公子則大將軍不能不釋沈如獲蒼  
頭負公子來慙慙欲絕沈撫之遍體皆傷泣曰我竟汝矣命蒼頭攜公子卧具來與  
之同榻慮大將軍怒猶未息也適月奉大將軍歡悅沈復以歸首為請大將軍曰先  
生孝忠子為最阻擇日盛饗大將軍欲親送出關沈力辭允依依不捨命公子代送

卷一初集

十六

魏元虛

魏元虛字元虛江左諸生遊蕪越間以記室謀食寓保定之古大士慈閣舍三楹獨居無過時已旅食半載行李蕭條因頓之狀親故白暇值中秋節月先皎潔閉戶出遊翼蘭一醉行數家成辭以故漏已三下榜腹而回入其寓臥室之關已啟燭燭輝煌魏疑居傳遂之以延他客也忿然入察瞥見艷女被服鮮華據榻而坐見元虛笑立相迎魏愕然退步曰伊誰春宅此僕之卧榻實僧舍也詎可誤入女微哂曰親明拒子而無禮妾謂阮籍來慰寂寥何誤之有實告子勿懼妾蓬山氏之前生替子替劫今已遁成欲圖報耳魏聞益戰慄女曰子何怯為視妾豈禍子哉魏轉念曰顛沛之人即死於佳麗亦得隨釋然問曰仙卿其將何以慰予女曰子坐閣外戶移席於月光之下清談雅酌以舒子懷魏如命布設女攜一筐至中庭無何玉盃象箸珍饈醇醪皆備而女與魏對坐舉觴互酌女曰妾係滄海子前生為幽都少年與妾有舊同卧起時值雷轟妾避于身下而雷誤殺子妾得遁厥入西山修煉二百餘年乃得正果知子受困於此來助子致身青室以酬大德當其時清輝朗徹觀女光彩煥發治容婉麗國色無雙魏心動微執之曰仙卿既與僕有約願修舊好結兩世之姻緣女曰不可妾內丹告成脫披毛之體已得超心馬敢犯淫戒而墮落耶魏曰予前生以身替死而甘心馬卿為予一破戒烏得不可就道之女遂避曰不但於妾不利將以益予之元精而絕離命情勿懼耶魏曰世本教藉仙女下嫁者比比皆是卿既成仙體何損於予幸勿相詛女曰好色者不在夫淫子試思狹邪之徒行邪氣弱情過與衰有何意矣若顧其續像實其手神如對名花可玩而不可獲則意淡情長况妾能與子清談作解語花徽不更勝耶魏不擇笑前抱之覺有影無形凜然而此女笑曰癡人仙體清虛美能滿欲即此可解仙女下城之誑也遂探匣出青精飯共食畢欲去於佳出未從一笏以授魏曰卿以資旅食備寒夜後會有期勿履念也一轉瞬隨女化清風去矣魏若有所失悵惘不已閱兩月支用告匱正欲歎疑想聞女已遠立案前低吟曰魏郎久瀕相思良苦魏驚喜相近覓見疏之故女曰為子善樂冬已足跡過三輔矣出金几上皆細碎不成鏡者囑曰以此卒歲諒不至飢寒也魏揖謝曰塵蒙惠賜感激難名第予聞仙人致室不難倘金穴可探焉不待予一語蓋

登程之際復車數十乘從者數十人卿相咸設儀行則衛士前驅止則館舍盛備所歷之都邑自節使監司以下迎送惟恐至河干則巨艘十餘沈意謂一有行李何用如許舟楫始聞蓋願則以單楫進煎數之凡幾年所備之衣器及書室中所陳之物無論書籍古玩無不載來沈笑謂蒼頭曰羨矣是皆大將軍之具何可攜歸蒼頭曰大將軍命感先生念舊物無論書籍古玩無不載來沈欣然曰雖不得財物猶值萬金計半生無慮慮矣及抵蘇則都督率百官迎於舟中沈再拜以辭曰予小子豈敢勞上官眾曰夫子為大將軍上賓我等其何敢棄辭眾歸衛士擁護至第則舊宅全非門第軒昂則居然巨室沈徘徊不敢入是時觀者如堵鄰童謂曰封翁望耶君久矣何不入室沈曰我家何在眾笑曰即君開創大宅而諉為不知也沈始敢入迎於門者皆幹僕登堂則語命輝煌入室則父母衣四品服儼然命卿沈趨跪膝下問所由來其父母說曰汝自為之何不自知沈實對以不覺之故其父北向指曰大將軍成全汝可謂再造之天矣因云某年方伯來謂老夫曰奉大將軍命為翁改宅遂去舊而廓充之老夫曰宅大人稱得母家汝方伯即送僕携若干人並農田貨車以及陳設之物無不畢具僕得提報曰汝從大將軍西征以軍功得縣令屢次薦升今

為觀察老夫婦皆膺封典惟慮汝在軍懸懸而望今汝歸來舉宅大慶兵沈感極涕零出見諸僕數十人依次叩謝一老蒼頭捧請跪陳數藉以告曰是皆田宅人下籍券之屬大將軍命置者老奴已經理數載矣請即君檢收以便老奴帶衛士等回都覆命也沈慰勞之愛籍計點共值百萬乃啟謝大將軍自此寂寂然無回音沈度大將軍權勢通甚慮懼當禍不敢出任稱疾家居不數載聞帝愠大將軍遂謫吳地百官交章劾其肆橫狀帝震怒命削職拿問邊解沈順道候騎潛入舟中撫大將軍而泣大將軍笑曰大丈夫視死如歸子即不法實無悔第上怒不解予固不望生還况予以儒生起家權勢傾百寮享用適滿得毋盈滿之災乎惟幼子托先生青目沈唯唯納贖千緡不受入都帝廷鞠之皆承賜環首飾其家諸子弟皆遣戍遠方為怨家所滅其幼子因無戰守得以脫漏沈聞之不勝悲感是夜突有北來流丐二人入宅求見聞者與之錢不受丐曰但得一晤主人死亦無憾沈出視之即老蒼頭與公子也相對慟絕遂運以為子以存大將軍之後

佩卿德女笑曰：殺人無論神仙，不當作賊。即地下藏，亦有王者。惟慕容母掠之，資與貪墨非義之財，來其數日未明時，分潤些微，斯不為造物所忌。忌能暴富，且富者多累。今使子不飢不寒，不與神仙等耶？魏曰：是也。但予奉為大夫，有室家而不能，願有學術而不能，願仰賴仙卿，實抱慚。食影後，將若何？卿其為我決之。女曰：獻歲復子之命，運牙矣。何憂一席地？願隨之。將廢一命，魏曰：何從而可？女曰：正月元日子之舊居傳來，已有位置。當入荆襄之幕，其著西有密室，子可托惡罵之，故而獨居之。妾將為子謀入仕途也。魏欲細詰之，女已倏忽不見。元曰：果有舊居，傳訪至，謂魏曰：敬為先生推轂。今荆襄同察某，嚮逐文旌，即布命駕，魏領諾，旋赴襄國。主人甚賢，惟先生命，果得密室居之。往拜半載，助女無言。炎夏之夜，納涼小院，瞥見天際微雲，下墜女攜囊而至。魏歡喜，欲狂曰：囊中何物？若是紫雲，女曰：子之終身在是。魏急叩其說，女起而傾其囊，白銀盈几。笑謂魏曰：子前欲致富，今且貴矣。聞朝廷將開納資之例，子數應得郡參軍，而薦至今，尹侯命下之日，子作書致郵，適致舊好，請助必無應者。弟偽稱某，其資益若干，以掩人耳目。則雖致有由，無突如之感矣。仲冬得官，荆襄間，妻在邯鄲，夜相候，魏不覺感深，膝曲跪拜，甫興而女已杳矣。未幾，南河大

卷二 初集

工創開魏知女言，佈置是年冬十月，入都納資，果得郡參軍。分楚北，東裝前往。至邯鄲，忽遇其少年策蹇追隨，將投旅店。少年停騎問曰：車中是魏郎否？家姊致命，請住大槐老店，在彼設錢也。言畢，旋馳而去。魏知女所使，欣然前馳。果見槐陰之下，有菽寓甚清潔，門無他客，遂留宿。復寤而安置僕於前，託疾早卧。剛月上，槐杪香風滿院，女已至矣。魏相迎入室，女仍攜篋設饌，珍錯陳列，而飲女曰：子至楚，方伯署於有宅一區，係妾親串所居，久無人敢下榻。妾有一函至，依祝而焚之，理宜相讓。子質之價廉，而宅精美，魏諾祈女偕往。女曰：妾輩俱有界限，無故不敢逾。越將請命所司，再往相探可也。魏已微醺，不覺情動，把盃至女前，跪告曰：僕久曠之，望仙卿援我，女躍登几而西曰：俗子真難與交，無已，請還子床頭。女退，掩牀而泣。魏突按其吻，不覺觸鼻，審之，橋間畫美人耳。女已不知何往。魏哀祈不應，歎息而寢。至楚，寬得其宅，內外寬廣，結構精美。於是致登書，敬祝安居，無恙。遂謁大察，及同官者數月，忽家僮某來曰：宅春昏至，請往迎之。魏方疑計，聞其子亦至，相將而往。有巨舫泊河濱，儼然要在魏登舟，相晤各道別情，研詢來由。女曰：郎道胡僕以資來迎，何自諱為魏，無其事。妻曰：胡僕信來，今日停泊時，已至矣。道郎寓所，甚悉，請先往

報半日不回，因遣僮隨而尋之。魏始悟仙女所為，遂詳述其事。均大感，既舍舟赴寓，設仙女之位而祀之。魏餘將至官某郡，魏深誠齋，齋室女下臨，以問休咎。夜半，僮聞步履聲，開帳而女在榻前，魏起拜曰：大德成全，舉宅被仙卿之賜，愧無以報。女曰：妾以報子，子何言報？從此至官後五年，必薦權某，令是時官囊充裕，可以休矣。不然，某年月日，禍且沒家。子其誌之。魏悚然，奉之視，女情甚依依，蓋戀戀婿也。復語曰：仙卿之患，我無窮，感且不休。復無他望，第不得一親芳澤，終屬歎事。女挽之曰：子何憊倦於此？妾亦猶夫人耳。若如子意，不復得見，子其願不？魏曰：且救目前之急，女默然俯首，殊形羞澀。魏樓之，不拒於代，為解禱，登陽臺，涉瀉，清悉，餘實境，非復曩時。空虛矣。東方既白，宛然在抱，諱審之，乃具妻也。魏愕然推之，醒妻亦驚曰：烏得在是？魏詢其故，妻曰：妾安卧室中，漏三下，如被夢魔，至是方覺，不知若何出入也。魏起視之，昨所解禱者，皆其妻之衣服，自齋室重門，盡闢乃告以故。妻曰：郎獲答仙女矣。於是整裝偕赴位前，焚香謝過，遂就官。三載考績，得列保府。又二年，權某縣令，妻曰：仙女所告之期，至矣。即無戀戀，魏即日致仕，甫回江左，而白蓮之變起，後任被魏聞之，為仙女立廟，從此優游林下，十餘載，年逾六旬，倏有北人間至，出書致魏曰：子

卷二 初集

估客也。向在保陽，今來江左，行賤有同客。少年胡姓者，獨攜此書，以投明府。今幸已達，即可歸報魏，挽之不任。開函別無片言，僅獲家之魂幡一具，上書魏元虛頭，存知大數將終，必女為預告。亟治後事，殯殮之日，有女服縞素長號而來，至喪前俯伏悲恸，魏視人亟出撫詢，僅存白衣一襲，而其人杳矣。或曰：是即仙女出也。

淮南燕客記

絳商洪姓者，淮南之巨擘也。曾助餉百萬，賜頭銜二品。其起居服食者，王侯不逮。戊辰之歲，子幕遊淮上，仲夏洪商役，約消爽會，偕同事數友，詣其宅，堂構宏敞，樓閣壯麗，若無論矣。蕭客入蕭齋，委蛇而約，歷十數重門，入一小院，山石玲瓏，植素蘭茉莉，夜來香，西番蓮，數十種，以白石琢成，梓楠為器，排列成行，咸有幽緻。正南小閣三楹，前槐後竹，垂蔭周匝，閣中窗戶盡繪水紋，綴簾簾，落望之洞，虛縹緲，簾入兩懸，望思白雪，景山水，配以題子，弟，聯句，下鋪紫黃二竹，互織，字地，單左右，松竹椅十有六，磁甃二楹，榻一，以龍鬚單為枕，梅棕竹方几，一花欄，細器以錫作，面嵌水晶，中蓄綠荷，金魚，游泳可玩，兩壁皆以紫檀花板為之，雕鏤山水人物，極其工緻。空其隙，以通兩室，室中滿貯花香，排五輪大扇，典守者，運輪轉軸，風從隙入，閣

中習習故香忘其為夏未幾肅客入苑圃邱壑連環亭臺雅麗目不暇給於是觀山穿林前有平地碧玉清波中滿載芙蓉紅白相間灼灼亭亭正念欲吐時左緣堤而東千樹垂楊之下別具精室渡板橋而入為頭亭為中廳為稍櫺窠鏡太平樓窻以鐵線紗為廳延入荷香清芬撲鼻其櫺窠皆湘妃竹鑲香花磁而為之中櫺兩處已具肅客就坐是上安榴福荔交梨大菓頗繁果哈蜜瓜之屬字非時物其品俱皆纖底哥窯洗靜古穠每客侍以饗童二一執壺漿一司供饌饌則各各一器常供之雪燕水承以外駝羊鹿驚熊蹄象白珍錯畢陳放餐繼至妙舞清歌追魂奪魄酒數行熱甚主命佈雨去幾甘霖滂沛煩暑頓消從有隙窺之則而池龍首四出環屋而噴雲畢而止予潛歎龍之所在則洋夷製度為之掉入池中二人坐其背鼓水而上也嗟乎醜僧耳而享用過王侯何德堪此今之疲乏有以致之執業者其戒之

某駕長

拳勇之技舊推少林僧今則散見諸方叢林中往往有能者然其道甚狹稍有通已者必求勝而後已惟遇越越絕倫之輩則甘拜下風矣海昌有遊方之僧王姓者奔走江湖閱獲利漸豐遂止於家鄉設肆貨藥時有浙僧來市上托紫石鉢重百餘斤

卷二初集

四

肆宜佛號某某不遠輒以鉢置櫃上張拱合掌拒門外人無能出入者市人憾苦之不得已滿其胸則又過一家次第至藥肆索百錢王僅與三枚僧怒將舉鉢壓其櫃王接而擲之拋入街心石為之碎觀者譁然僧愬顏始破鉢而遁適遇王赴吳下置辦藥材喚吳江小舟舟子二一為駕長一為同夥划舟之際以駕長力猛非舊狀即舊折其影恐嘗之恒忍受也惟張帆時則駕長右手執索左手執舵以足代篙四體並用無不恰當其夥得卧而觀之故相安也越三日晚泊姑蘇城外之寒山寺起樓上觀月明如畫登岸閒玩有僧立寺門外審視王呼曰客非海昌藥肆之王居士乎王曰唯何以相識僧曰予前年托鉢貴鄉領教已深今幸相會實天緣予師慕客久矣請舉玉趾方丈一敘王曰諾姑俟我返舟飯畢而後會尊師也僧喜返奔入內王歸舟潛然淚下駕長見之曰客何悲為王語以故曰入其玄中必無生理駕長曰既能柳絲何懼乎我技癢已久今請助客王曰我既死僧死由自取汝何為我駕長曰吾樂此死亦無怨恐僧不我殺耳請假衣冠以師弟稱若角技時必呼吾先可以無事王諾之遂絕餐僧往入門僧僧迎曰客信人也入報首座出迎中庭視其人身高七尺餘臉橫腰闊氣概粗豪一望而生畏肅客入方丈上坐乃曰前者小徒蒙賜教

老僧風夜在心其圖一會今既垂極請至善圖仰瞻絕技王唯唯於是尊權入後園有池一區高垣圍繞僅通一門亦甚堅實園南包大殿之後廡為閱武廳事勢甚雄偉柱兩旁殿高三尺隅以石欄有椅二首座與王對坐察僧十餘皆短褐持杖站立矣王呼曰來來來謂首座曰請徒與徒對師與師對我命弟子先戲可乎首座曰駕長體貌清癯應曰何為不可請首座弟子先慮有傷觸母自慚也駕長亦已釋服曰先有賊形恐竊吾衣必謹藏之乃蹲身抱大殿之後柱起尺餘屋宇震動磚瓦齊鳴以左足掃破磚置其下以右足扶直之仍安柱轉身呼廟警若巨雷於是各座及後僧皆嚴襟膜拜曰我輩中輩晚天專旋乾坤之力不過如是僧輩肉體凡胎何敢相侮若尊客一揮肱則俱成糜粉情甘降服不敢再言技勇矣王與駕長皆大笑尊僧屏氣肅候延至方丈待茶畢王告退首座與察僧盡易法衣執幡幢以送王返舟謂駕長曰壯士之力天下無敵蓋不入營為伍則顯職立至請以資助報大德駕長曰味我若不為顯職亦可小康何至操賤業客高欲我博顯職耶王叩其舊職及里居姓比駕長不答王凜然報以百金亦不愛及置藥回道人迷且感云

假和尚

卷二初集

五

金生者浙石人也幼志充禿頭無髮狀聰慧異常經史百家過目成誦臨摹法帖逼肖名家真未易才也惜好為巧詐不務正業年十六入學門試優等食餘父母為完娶後相繼而歿生益無拘束日與浮浪子為伍凡狎邪之事無所不為未幾家業傾盡則播弄其親族朋友以博升斗如是者十餘年人人畏而避之無可行其欺詐矣蓋樓如丐室人交論生奮然曰大丈夫博功名富貴猶反手耳余我鄉人目小如豆不識賢豪何能助吾人育雲者吾將遠遊四海以圖之妻孥皆破涕為笑曰博場技館足下之資雲耳累及鄉黨不為少矣不自成立惟觀人有猶肆口譏諷能無汗顏所可取者不肯玷辱先人輕去其鄉而為丐尚知羞恥是則足下之大志也生忿而出適求親友告以遠遊之意以妻子為託曰以十歲為期若不得上達誓不歸回眾皆曰十年則君之子亦長矣似有矜寵之才君無從感生曰吾子不過貴公子之貌耳馬能清於老鷹眾笑曰但願如是我等十年之擔庶可息肩生叩首謝眾曰毋奴促當為君籌畫取資以壯行色生曰負累已多何可再據即此行矣急奔而去途遇一僧解卧於道身畔有擔生觸機而嘆曰噫是可為也遂竊其衣鉢並有度牒名曰悟真因是周流於叢林間但可駐足無可登跡尋入粵東有古大寺者雄據

一為通都大邑之勝境也時不戒於大琳宮... 高無人應生周閱之曰... 和尚未能識字誦經... 之中能者為之書單... 主僧甚寵遇之如是... 生故作慙之狀以取信於人... 其狀主僧往觀生徐起曰... 斥尼降階曰是廟之興... 以手摩頂後以五色珠... 亦以付汝是可取信於人也... 以彰佛道請各師號名... 是男婦聚觀者以數萬... 份多寶塔之瑞助士... 卷二初集 六

月間未提堆積矣乃延善士以端其事... 此大木也生曰吾慧照四方... 通以攝之似亦可至也... 姑以二十萬金易輕便之物... 行生出與棄其編重... 太守入覲奏對稱自... 奉之生皆厚報乃携妻... 守也

無真吏 浙人章生在閩游幕... 詢凡寬序暢室可以... 喧異甚獨步後園以... 居叩其闕則鎖閉堅... 奉之所無致擅入者... 卷二初集 七

無所忘今得其地... 下寓僕於廡齋具衣... 位章生再拜致敬而... 棄下愚某亦好道維... 從公無擾朔望則其... 索囊自樓而下或散... 而定章生見而喜急... 敬謹酢酬則無音響... 拜迎亦無他異章生... 託故遣僕他室臥閉... 不敢稍示異跡以貽... 惡久慕仙道而無所... 無妄請明以故我對... 真之義對生曰如目... 有人世耶惟其認真... 不遇一聞散漢專之... 何成道因何不居山... 餘年矣自天臺得道... 即有印信其蓋仙人... 者史曰道蘊有淺深... 拙者事事退後亦由... 適失處必規勸之儼... 者年已冠雖色養未... 章生雖未所好因史... 所設措而探諸床頭... 祿感章生甚未幾劇... 將告別卜居貴府西... 卷二初集 七

真之義對生曰如目... 有人世耶惟其認真... 不遇一聞散漢專之... 何成道因何不居山... 餘年矣自天臺得道... 即有印信其蓋仙人... 者史曰道蘊有淺深... 拙者事事退後亦由... 適失處必規勸之儼... 者年已冠雖色養未... 章生雖未所好因史... 所設措而探諸床頭... 祿感章生甚未幾劇... 將告別卜居貴府西... 卷二初集 七

印將舍吾非吾難印章生又曰何謂也夏曰足下日暮途窮不思歸故鄉而違問他人間事章生曰予非不願歸奈官場習慣覺鄉之飲食起居皆不能如意遲遲吾行曠其故也夏曰數耶數耶老朽將無可如何耶今有一物相贈務必帶勿離亦可伴免飛一紙下章生拾取乃紹興客之暇酒票也章生莫知所以故夏故作畫佩諸內體因請史一顧其形以誌別夏語次夜設菜席於樓上遣從開戶聞夏喚入則賭一老者圍面大耳碧眼方瞳聲聲皓白看古衣冠笑容相迎於是舉杯歡飲章生醉卧而夏逝矣未幾林逆起事攻城將陷章生易服及之衣履隨難中人遷被林之黨匪擒得獻俘堂下林審之曰汝非生者必官之親故偽裝而逃者章生聞道破其情恍然失色一詞莫措林叱斬之左右應如雷方欲趨縛忽林逆後有倭偵後生急步下觀半跪起林曰勿斬好人此章長者小人素識備浙產而在臺貿易者被官員其資本困守於此不識大天威故嚇嚇不能言耳林命搜其身左右索得酒票一紙以獻林曰是沽客也省之命觀其髮以隨吾軍於是章生得命為卒伍之所養不能自脫數月忽聞傳呼曰亞將軍閱兵至卒伍皆跪迎章亦隨跪見騎從如雲馬上一年少將軍戎裝而趨見章生叱使人縛去章惶急將死至城門擲而入將軍叱

卷二初集

遺從人免胄而下曰章先生識亞祿不祿史先生意欲圖害者久矣今得兩遇先生始得伸祿之酬亦屬天幸請先生居祿帳下見便遣送章以林必無成勸後同逸祿曰是亦知之但林王顧我厚不忍舍耳未幾拔章為親軍與之旅資遣赴閩城為細作遂得渡臺而歸  
蘇州地震記  
維道光歲在庚寅閏四月二十有二日戊刻磁之人或甫晚餐或已安息忽大聲雷吼從東南來莫測其自天自地如人在鼓中達達四擊方駭愕間若有千軍湧瀉馬奔騰而地皆震蕩矣人咸爭先恐後扶老携幼走避空曠之處亦如駕樓舟涉江海而遇颶風上下簸揚浮沈倏忽頃間屋宇傾頹磚瓦雨下木石飄舞飛灰蔽空惟聞男女啼呼父母喚妻孥之聲與夫馬驚嘶雞犬叫號喧嘩嘈雜莫辨誰何夜半稍息復更聲四起相復覆屋之內顛垣之下裂首破腹折骨殘支者比比皆是以是內外皆呼道惡劫也黎明觀城廓廟宇及官私房舍無一存者地多所裂方

圓長潤尋丈不等均湧黑水挾細砂泛漲於道而井泉反涸於是山陵分崩河渠翻凸橋梁盡折坐落皆平村莊道路不復可辨二十三日戊刻復大動人皆野處依樹為棲樹拔則人物命流男婦互撞衣裳顛倒珠散酒澆惟有架席作糜地為龜卵以食息然而骨肉莫能顧朝夕不相保悽慟感痛惻惻無復人寰氣象矣旬月間猶或時動時止其地隔之處皆作空聲甚有軟如綿浮如沙者其人則心膽俱碎而目盡黑稍一動搖無不相抱痛泣俯伏待斃所請民不聊生者莫此為甚欽惟聖天子視民如傷恩綸疊疊帝紀服生葺城建宅而履黎於是乎大定惟坤土堅剛之氣未復間或震動於今三年云  
神童  
黃湘筠云華如環轉備極形容披讀一過宛如目睹情形使我心膽俱碎所謂繪風有色繪水有聲者  
神童某不知何許人其父為莊商夥負商千金家貧無僑託疾卧商頻來索不過緩延而已然積欠難償鬱鬱真病矣神童時年七歲母卒僅依其父母見父憂悶鬱結童亦咄咄書空忽大笑曰阿翁無憂兒有法退此債且能使之助我家其父曰童子

卷二初集

何知大言不慚童曰無法可施之際請嘗試之如其不效不過免戲而已人不深責也請與我床頭錢一貫以圖之其法效方敢告翁知也其父因愛憐故姑聽之童攜錢去鄰舍有為優者予之錢曰後日汝裝魁星像潛我房中有客推門則一翻其形隱我身呼容去則我遣汝却裝歸優諾之童謂其父曰後日商主來翁翁告以昨遣兒告貸親友有允諾者不知何日送來應問兒翁呼兒高聲讀若不聞也者商必親過兒舍則遣之之法行矣後日商果來其父一如兒言大聲呼兒不應書聲朗朗讀益使商笑曰背讀書好兒子吾往見之至兒舍甫推門則有青面獠牙虎掌鬚甲之神執斗筆當門而立神光照耀而大驚而退思此童有魁星後必大發故以女妻之乃謂其父曰今郎非凡品也我不敢動機為請來一見父又呼之童始應聲出商見其狀既英俊執其恭凡應對進退無不動人敬愛者商大悅乃曰足下有聲譽兒不患無依與之日我願與結婚婚首為我婿不但債可免且親翁養贖與令郎讀書之資我為備其父喜出望外扶床起拜童亦拜商歡喜而去翌日遣媒納絲商即遵其父志重聘延名師使童入學而父仍司會計於是神童之名遐邇傳本採訪使若聞之貢入太學後果大魁天下

蘇序曰七歲克龍如是乎已具元魁之木彼大腹實負為其氣賦所賦非優伶之能為力也

時醫

吳棠楊李郎人也業醫廉設肆其邑宰有愛如因感冒之疾延之診視用防風散服之卒卒始命辨治之幸素識史如風而適越境乃免依妻父家適感軍連他邑遂携春歸妻弟送之復醫其業其鄰里鄉黨集金賀之開謝招飲時已暮客皆據席開飲與正豪有叩門求丹子藥者主人不得開囑其妻弟曰苟內幾隔幾瓶紅色者是汝任給之其妻弟酒已醉隨手做一瓶開視皆紅包與其人而人無事容散吳醫檢點器具見一瓶在外所盛者信石末也問何人動此其妻弟駭曰我以為妙子藥給來人矣醫愕然曰來者何人與藥幾許曰其人似營伍中者得錢十餘文與藥二三錢也醫曰殆矣吾之不得業是者命矣夫明日必與大獄身家其能保乎咸答其妻弟曰無已姑乘夜潛逃以觀其變乃囑其妙居守借醫仍適富是時有都督某大將腹中如雷鳴頃史起坐大叫妙藥妙藥夫人告以故呼卒人詢得其處曰良醫也差弁往聘之以除吾疾翌日命軍參將率其卒伍奉祀服冠履白金五十住延

卷二 初集

先生中軍至則燕肆已閉叩門不應嘆兩鄰問之食曰非甫開張今日又閉必遠鄉之人延去治療也然其妻夜我等往後戶問明以應台命軍領之鄰人疾呼吳樓其妻因弟誤其夫端端憂慄初聞門外傳呼聲潛窺之見馬上長官同健卒十餘人盤詰鄰人知夜米事發已惶恐欲泣何敢應門鄰老不得已趨趨而語之曰官奉有禮儀必無惡意嫂姑納之無禍及婦人者其妻不得已啟門中軍入室陳其聘物笑問先生何往吾奉軍門令其速赴召也妻心始安以下鄉對中軍呼里長入使往尋之鄰老作函招吳醫回往見大將軍開關延入怡然請醫診之實不知其疾之由來吳以虛寒對云以夜米事發為疾疾可瘳大將軍諾諾遂以白金與之曰卿為藥資有不敷者吾日重酬醫唯唯而退謂其妻曰愈疾以信既重且多天下之大奇事也然不可再其將何樂以應命耶其妻曰苟不延其親隨之人而探其疾源醫大恰以酒食交歡於隨官始悉大將軍以卒伍起家方其戍守邊疆時冬無裘夏朝夕以酒樂然酒家以信石入釀飲之適體運暖故寒士多從之及大將軍開府南亦無此等惡劣酒隨成眩疾醫會其意以滋補之味參以信石作為丸以進於一科而體竟霍然疾不復發大將軍深感之凡所轄四堂八哨九十餘汛屬下將弁無論男

女有疾必使延吳先生愈則強之重謝若不瘳則曰吳先生若不能治其命盡矣於是道請者盈門不數年成巨業起大宅自為門聯曰運道防風殺命時來信石活人蘇序曰勝者所用即敗者之兵惟其時而已矣故當世醫無定計醫忽不肖有不幸時能入岐黃之奧而使蒼生無夭折耶嗚呼抱恙者當可危矣

神尼

僕婦梁氏江石人夫早故僅遺一子衣食無資送廟為僧而身為巨室備是邦風俗凡附近僧尼廟宇者日給以飯月施之米梁氏之在其主家也命與布袍并斗恒滿故僧尼皆德之梁氏年適六旬僕自營主家資而遺之悵悵無依有觀音堂之老尼者素受其滿施頗念之今既見為逆婦憐而收養為之祝發相依反日未幾老尼卒其僕主持廟事嫌尼坐食驅令他食又無所依歸哀泣於途父老見而憐之時值有大五聖堂者為惡巧所據事為小竊擾居民比戶不得安父老與紳士謀保替尼居妻藉以遂所是方之日死之食尼於是始得安居朝夕誦佛號足跡不出戶者十年雙目忽明心胸了悟始一遊故主家為陳因果主家見其首而復明咸稱異之不獨鄰里親事頌見即遐邇聞之莫不欲識其面者乃與人言禍福無不立應於是五聖

卷二 初集

堂香火大盛自命掃以及小童子女食尊之曰神師施捨無算即其廟地創建大士閣巍巍宏麗士大夫亦來瞻仰問道而尼但以誦佛為認其子僧亦依其母為之執爨灌器股勤奉侍又十餘年壽八旬外忽謂其子曰吾將西歸在此二十年攬機眾居士須有以鳴謝期某月日齊集閣前拜別也子諾俾布揭帖至日來觀神尼化昇者男婦不計其數尼易新衣冠恭拜神佛天地四方舉手謝時人似有所言其時人聲嘈雜不能聽辨尼乃至閣前以蒲團當陸跌坐命其子進筆硯以大幅硬黃紙布其前連筆大書偈于一十八首命拈於牆以示大眾居然字畫分明多成句讀且協古韻人皆知其向不識字今作是舉動拜者前而尼乃執香朗宣佛號千聲香火及于內外剎殿大作頃刻坐化其香匝地大眾泣拜助其子聚骨而為之塔士大夫銘之至今存也

或問曰奇哉不讀書而識字已屬難信况能作韻語其為荒誕也明矣蘇序曰是不奇吾子未之知耳昔創字者蒼蠅本足憑空結撰至重蓋絕無無傳授遂成千古絕詞可見人心未明愚夫愚婦愚具未明之理晦翁云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老



氏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歸其德... 雲明來復洞見本真十八音偶子不遇道其所道何奇之有

張慧仙寄外詩記

慧仙張氏名姪保陽郡人其父級工也母胡氏因之歸構於子母宮... 對答聲若洞簫馮大悅問願為老夫夫不焉然不答以目視父馮曰老夫年... 屈八旬願不足為爾父耶其父曰吾儂小人何幸而與爾者親恩若母不忍舍耳馮... 更笑曰吾豈養爾女耶只謂老夫父老夫當日至爾肆教之讀以成其志而感老夫... 之寒寒耳父女喜諾自是馮更日奉奉訓導女慧仙過目成誦不二年而通韻記

卷二 初集

十二

書習趙文敏開邪公家傳居然挺秀馮更字之曰慧仙越三歲女年十五秀若幽蘭... 花同春柳直可待蓬臺舞掌上矣問字者踵相接其父母皆無所許可媒者曰富商... 大實能製帶兩老一生衣食不盡者尚不知許直欲歸王孫公子耶寧不思門第懸... 殊難相匹倘恐物以類聚仍作幼工梅博之說矣母曰吾女縱無夫人稱必為才... 士豈可配癡騷漢使失所天耶此聲一播於是遊士薄宦皆聞之時有湖北刺史天... 水明府以重資購小人關中飽者引二宦調之皆相見恨晚刺史先以千金使強... 有力者要其父父心動或有日矣馮更附之怒謂其父曰若欲售而女耶何為以得... 息俾老妖使如恨終身老夫且不忍親生者忍諸且非人類矣即以告女觀其志... 向女聞之則大噓不食數日作絕命詞曰爾有芬而折兮象有齒而焚身乎小... 草之不若兮何見厄於紫衣父母大恐而謝絕之使女自為計遂深藏斗室... 霧鬢雲鬟人皆不得輕見矣先是有廷陵生者襟懷似僕學究天人兼悉熙朝掌... 故游幕燕南因覓級時至女父肆遇而覓載談于史百察幸及天文星斗各藝說... 耗千萬言聽者忘倦馮更心憫每噴稱歎曰不世才也終當奮翮雲霄豈池中... 物哉時女年十三四支頰聽講至會心處天厲頻頻疑斷屬目生雖好之而不於

心及官室既不許婚游士雖欲委禽父母又不敢主志與女謀女皆却之廷陵生之... 感慮生壯年無子私與女謀父知生才有允意恐女未必肯歸而得述之女首肯者... 再父喜出意外以告戚戚以語生生播首曰予無金屋美以獻爾爾曰是官室名門... 當商大貴求之不得者今女慕先生才已肯肯矣奈何却之致負知己生曰果爾試... 以翡翠雙條脫為聘其父母願則從之不則置之予無長物亦忍實之也戚復往既... 而持庚東報允一無所求生躍然喜曰予自謂窮措夫不足入齒數竟為彼美妾青... 咄咄乎過即登金馬玉堂不美過矣時雖納聘而無資以要會爾川使君約生暮遊... 歸魏聞與女音問間隔而無忘者欲奪女志納其家揚言於其父母曰廷陵生者年... 逾強任家有悍妻孀子是以浪跡江湖而女歸必為魚而且遺側室之羞不如某... 某者貌潘安而富石崇為貴客此真快婿焉奈何不與東讓而與女子謀貽誤豈淺... 鮮哉今幸聘而未娶尚可改圖其父母或將悔之女微聞之復欲泣不食病幾殆父... 母懼委婉探之女曰兒已交聘可再議耶使語言實兒之命也不實亦兒之命也莫... 愛他人誣必欲悔之兒安終身不嫁父母知女志不可搖遂息其議適年生在樂邑... 密通保陽道標納徵絲與繼冠蓋郊迎供帳紛華陳設眩耀其父母大悅謂女曰

卷二 初集

十三

精果不負吾家汝之目力遠出我二人萬萬矣女報然曰此不過婿之小過尚不足... 以展其才也大快心處請俟其日定情之夕女謂生曰爾郎有妻于果不生曰妻則... 有之子猶未也女曰然則連以北宋妻願以嫡禮侍之郎若以妻故而舍是負心矣... 生淫然曰予妻身抱沉疴不能生育為如續計故娶卿耳妻負妻幾請即發使比至... 而正妻已逝生哭之慟女百計慰解自是情好彌篤所至必偕而歷恒山東游孤竹... 橋伴千里歸已四年矣會生有口北之行關山阻險不能同車女作問詞七章寄之... 其詞曰一聞郎指日出邊關強作數行淚暗啼叮嚀再三無別語願織錦字報平安... 二目送蕭蕭短亭亭妾心共逐馬蹄征鴻飛渡關山處環繞深潭得傳行三道愁... 女伴重相過長夜漫漫可奈何欲使斜暉永不時情難借得魯陽戈四吹龍銀缸赴... 黑甜只期飛夢到郎邊惱人偏是天中月半榻清輝映獨眠五聞風風高塞外天綿... 衣製就又添綿阿娘莫笑離襟甚那識離心總愛穿六家書一紙送粧室喜粧軒料... 心淚儘只當與郎同絮語沈吟反覆百千回七忽報郎君反故鄉忙開鏡匣理新裝... 豈知小婢傳言誤徐燕和衣卧鋪床

白女人

鍾俊浙人幼業儒父母早故子然一身教讀以糊口親戚故舊皆遠之年二十餘獲  
一芹戚友稍禮之然無與婚媾者跡居下惟刻志勤學未幾登賢書授南宮庶常  
鄉黨中事使聯姻後謝曰予貧猶昔官亦未成何以家為時有山右富室官侍衛者  
白姓有女及笄因之辭欲贅清華之士為婿彼鄉人以其武職慮女有赴赴風願結  
婚者俊於同年席間過白談相洽詢及未婚故白即囑同年為媒俊知其費於財欣  
然許諾遂贅焉女貌婉麗夫婦相得甚歡旋散館俊銓得南都宰將至任白因愛女  
遠離感備金具勝以婢僕百餘雇舟由水路行運金之日自京至通四十餘里給  
解不絕於道者翌日始舉白送婿女至河干珍重而別於是宵小覷覷謀肆劫但  
知其多侍衛家了恐有能者不敢遂發以小舟追隨而下及官船晚泊處俱是通都  
大邑無可下手然一路知風羽黨日夥矣夏初舟抵維揚是夜月朗風清江波恬靜  
俊與白安人舟中對弄思來月色故行彷彿叱舟子連橋而退盜聞之大喜投其魁  
偽鎮江王者揮百餘艘胡哨而來舟子聞哨聲咸號呼曰巨寇至矣奈何諸僕駭告  
主人俊不勝戰慄泣曰舉家休矣安人微哂曰小醜何敢跳梁擄子足以退之即何  
懼為遂命僕令舟子停帆將履履一貫鎖連官舫在中燈火俱息男子均伏匿不動安

卷二初集

十四

人呼牌十餘人來前皆已為短髮黑衣黑神望之如墨各與棋子一握噓囁數語曰  
速速小偷毋得登舟若驚官人惟汝等乘牌領命而去安人遂自起易烏靴袂袴以  
青綾蒙首掛鐵丸囊復視之目立眉揚英武之概另具風流非復平時褻褻矣俊曰  
夫人將何之安人曰擊盜耳即知不與偕往觀之俊見指揮自如膽稍壯遂攜手伏  
船門內靜無喘息未幾哨聲逼近盜舟合圍焉復見巨艘連絡若索戰然而無一人  
在外懷疑未決相持既久覺無他異乃命酋長控鉤持刀躍上未及登船皆被飛子  
中要害墮江而斃已數十人賊帥怒自擄大酋扶白以飛登舟覺舟上炮子雨下  
始知擊者在上於是家首俯身繞欲入船安人手執鐵丸中盜頂撲跌入江眾呼曰  
大王殆矣皆泗水擒獲而逃軍聲威集安人命舉火厚賞之叱舟子開舟前進俊大  
悅揖而請曰夫人是何神術治大盜若小兒然誠乃將門之豪傑也安人曰無他妾  
父好為射家有關國一嘆莫以長垣中具馬道背廳位以安置廳事觀藝時尚幼  
戲以石子擊射鵝父笑曰兒欲為此吾以銀為的能中者予之妻樂此不疲與雀婢  
日擊至二三年百發百中父又以紙作人畫周身穴道命擊其穴亦無不中繼又牛  
羊作人畫穴於背命以擊九穿之習四五年則所發皆洞父笑曰女將軍天下無敵

矣故侍婢皆知款款如是而已無他長也俊曰棋于微物何能殺人安人曰熟是法  
者粒米可以殺人况棋乎彼所擊者非穿太陽穴則取二眸子已入腦能立斃  
乎俊曰既聞命矣然棋伏何所而賊不覺安人曰婢係踞廳俯視明而用力遠故  
無不中其要害且黑衣與木色等夜色朦朧故盜不覺也俊曰夫人伏賭內何預  
知賊首必登舟也安人曰舟較羣舟大而有儀仗羣盜四面受虧必料中舟為  
主賊首必欲破之既登即知擊者在上不意妾在下也故幸中之後不勝數勝曰夫  
人真娘子軍之巨帥也智勇無雙僕何福而遇此及抵官六載任滿調首邑時有軍  
功參戎許傑來鎮南都與俊投合約為昆季時相過從感其解衣而不釋便帽後竊  
疑之及後得係為將入觀傑具席餞行飲已酣俊問曰大兄當者不去冠何也傑曰  
既為昆季事可無諱予大江巨盜也因奴官勝彼鐵丸擊項去半骨幾殆幸冠中有  
兜腦丹治癒然不可以風故不釋冠俊曰以兄勇冠三軍何見傷於官勝傑笑曰  
此予之思人也曾訪船中能者係少棒子哨然自失去盜不為投邊營入伍傑上首  
功五六載進膺是職皆由一擊五成之此棒非予之思人耶俊曰知思人何在傑曰  
閩閩中人何從物色俊曰兄勿罪是弟婦也傑驥然起具衣冠請俊命僕傳請曰

卷二初集

十五

齊叫化  
安人此係見其弱質盈盈不覺再拜稽首曰此天人也天命誨予矣深然而退  
齊叫化  
齊叫化不知何許人江浙謂弓為叫化因以為名其為人似顛狂而實好義後已食有  
餘則與同弓中之病不能行者故厚焉皆其尊之曰者齊食於喪喪果腹而回酣睡  
郵亭悠悠自得忽來一丐蹶之起曰汝非齊叫化乎齊放日執視素不識者曰呼我  
何為來少曰我知汝好義今有一技傳汝願學乎齊曰願來少出紅丸曰食此能  
知人病之所在齊立吞之又受之針長尺許曰既知病源以此刺之無不立愈齊恍  
惚大悟踴躍狂笑而求少已逝遂遵行鄉市遇跛者針之即平遇聾者針之即明遇  
因風而啞者針之即能言於是齊叫化之名噪傳一時所到之處病人環伺之然齊  
必擇人而施其貧者不必求而治之其富者必甚索滿意而後投針日得數金呼同  
丐過散之不藏分毫有與商果因風致疾右臂以廢百藥莫效聞齊名使人邀至示  
之臂齊曰易耳必予我百金則立能復舊不則半握而已商不待已與之齊針其肩  
成巨孔曰不可封穴俾風從此出拔針而臂即運動自此遂即舉發則風從穴出風  
張有聲而終身不復病矣齊得金濟生葬紀數日立盡又與同丐遊於村巷見頽者

四八第一白木棺血漆漆下春熟視之呼曰若奈何殺活人於棺中耶既審獲事即  
當為復伏彈弓圍之棺不得行筆者曰母得爾葬死者為子婦因難產胎攻上心  
亡已週日矣葬曰必欲棺與我觀之筆者怒喧爭聞有賊者曰此齊叫化良醫也  
汝蓋敢棺伊必有說筆者大悅以棺回家出其屍致室中齊以針刺心下喚眾出曰  
速命婦女伺之將產矣眾退趨入哇然一聲子產而婦醒齊大笑不索一錢掉臂竟  
去有金官者家備少婦暴死於室不知所以官人食曰齊叫化必能活之於是厚給  
兩老尊之至見少婦笑不可遏曰伊夫何在述呼來也可治官家即喚其夫至齊曰  
我活之必重酬我官者以巨金置几上曰若能立活即持去齊又大笑針少婦之腹  
謂其夫曰我拔鐵針出汝以肉針入即無恙不則雖醒不久也其夫担屍應之遂去  
針覆金棺官出反問其夫曰其管我問官何不謀於房事而今少婦潛斃致成惡閉  
罪官者愧謝之齊大笑去或病家為父母故衣冠設席延為上賓齊大怒不顧而  
去問其黨食曰欲得其微心須以矮几席地費以酒肉俾獨據而食之則高歡喜笑  
矣試之果然時有與叫化同姓者少年素儉齊滿溢其管過所微忍之不可去之不能  
徘徊門外悶極而倒齊適過之為針其背吐痰升餘而蘇對齊痛哭齊叩其故悉告

卷二初集

之齊大笑曰易耳汝呼婦出我為治之少年喚婦齊突前以針刺小腹婦大驚反奔  
入室即病病已人道遂解但能滴而已少年感其拜謁於地願投膝下以從其業齊  
狂笑曰我無妻卿擇有子耶然能承繼我業者即我子也汝能叫化乎少年曰子何  
敢改父之遺齊曰我無妻容我身者即我家也汝能靈宿乎少年曰兒因家窮何用  
家為齊大笑曰好好以杖與篋授之曰從我遊悔則殺汝少年欲逐飄流三江兩  
浙聞理為嚴事居然父子間數得其按穴針刺之法齊曰免業成矣雖不若乃翁  
已起於凡輩可歸而家致富不難以針授曰報汝辛勤莫表勿替矣我將有遠行兒  
柔弱不能遠隨去歲年不忍涕泣請從齊怒曰違我教大不孝揮掌焉驅之齊  
狂笑而行走如奔馬瞬息已杳不知所終少年歸其婦尚在室已改行為良家業不  
隱見夫歸泣告之悔少年奉其原穴反針之人道復通為夫婦如初既而有子因世  
業針醫云

客官問話

婦斥曰按古律有幽閉之法以治湯婦蓋婦人陰內有秘骨下之和閉即不通人  
道齊馬所行或即其法也但能閉不能啟若得齊馬之遺啟閉自如則遊子咸得封  
誌其婦天下省無數因吞蠶命案云

有父送其子忤逆者子大恐持重金投師師曰子無所父理美以救子出金跪請師  
曰汝有妻乎子曰甚少父曰汝能言乎子曰予曾應童子諷亦能言師受其金曰得  
之矣汝試作數字予書以示之師熟視曰汝轉背反手向予試書得汝手極之見官  
云云則無患矣第不得私視掌則得洩不靈且致大患慎之慎之子諾聽其書畢亟  
握而去自投公堂官果亟問子痛哭不對官怒呼杖子知師教行而前掌掌向官  
官視其左手曰妻有招輝之號其右手曰父生董事之心官擲筆與之曰書來子書  
以嚴官對其掌字跡相同遂叱其父曰老而無恥何訟子為其迷途勿責也  
某生者與同村之富室某姓中表也素為司會計某富室夫亡僅遺少婦而無子富  
室之族爭欲入繼婦曰未亡人年未二十若繼幼嗣不善撫育若繼長者恐貽口實  
請俟數十年得為老婦則准命族人無詞以答然知其少必不能安於其室將乘  
隙以圖之賄僕婢以伺之婦果與生通始猶朝至暮歸繼則與婦同寢處族人得  
確約的僕婢啟扉闖入寢室生與婦皆裸臥不及遮連臥具卷而縛之送入城隍  
傅村落開生之妻聞信大怒亟叩訟師之門而求救師曰姦已執雙何從置辯能從

卷二初集

我許尚可為也妻曰生死惟命乃囑其披髮毀裝喚健婦扶而去其時漏三下晚衙  
已解巡邏之役見執姦至者諭令姑停班俟早衙呈報於是安置生婦於密室而  
羣坐外室以待旦師密持重金倍生妻欲泣而求役識訟師食曰先生何為暮夜至  
此師指生妻曰是為子外婦所執之男子其夫也妹誤謂姦姦則夫已死痛不欲生  
予曰執姦者為族人焉敢撥妹不信必欲一睹夫面予故借來語次以金授役復笑  
曰既為先生妹請至密室觀之無恙馬健婦扶妻入未幾天曙傳呼欲解師呼妹出  
仍披髮掩面喚與送歸無何官升廳訟者入告命役將生與婦入幃而給衣生出詰  
之曰儒者作姦犯科可乎生曰夫婦居室人之大倫何為不可官曰被執者是汝妻  
耶生曰然官曰安得同宿某家曰生與某姓至職向為司事感某死其婦少寡生欲  
別嫌是以偕妻同居不意族人誤執也遂喚生妻出果見非婦氣餒而不敢辯遂杖  
族人而釋生夫婦二人歸厚謝訟師

客官問話初集卷二終

八俗墓

歲在甲辰余自滄州寓旋保陽道出河間驚沙多起宿鳥歸林將投舍遂望荒烟古墓中八松環繞鬱乎蒼蒼若綠蓋亦似蓮龍余心羨之喟然而嘆僕夫告余曰此有明義士某公夫婦之塚也當義士在生之日開張旅舍東南西北之人投止者不知凡幾一日客去掃榻於塵埃中得布縛一囊內咸白金五百義士奉之入室謹藏箱篋中其妻亦莫之知越一載有客蒞止入室痛哭義士駭而問之客曰我某省之布商也前歲將善倉卒之間推三千金馳回鄉里比及點交主人則失其五百商主怒我無以對售產償之不足願其妻與主情願効力五載以補其虧主知我素不為非情而允之當足時茫然不知銀之失於何所今入此舍不覺心如感觸而悲非有他意義士曰客之妻有字記乎對曰鼎成子號曰銀有數千對曰整寶十枚曰然則客毋悲也原物尚在請自檢收乃以囊還客客見囊金如故不覺欣欣然拜願以半酬之義士不許感激涕零而去未幾偕其主來願謝義士曰我聞人多矣從

客窗閒話 卷三 初集

未有寒儉士而五百金不足以動其心者我願以凡事之請言所欲義士笑曰老夫年已過耳膝下無兒多金何為縱彼者情而富我且願辭之蓋聞下能動我所欲乎商主曰我知之矣再拜而退乃覓女子之溫厚端莊者以重價購得執以贈義士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兄必從我言納此以歸善人之後非敢言報也義士之妻亦諄諄勸留不得已從之連舉丈夫子七旬而有八男且俱敏於誦讀先後登進士前年九十外夫婦齊眉猶及見八子之齊登科甲及其終也布客之子適適之欲以表意乃購異松植其墓越三百餘歲而益茂且有神物護之探者不敢近云

義巧

丐某燕人也孑然一身遊食市廛飽則出城而北隅好於古木之陰相相而睡一日有策馬而馳者顛播囊袋落寶銀於道丐呼之不覺狂奔而去丐乃拾之自付曰吾其以此易錢乎彼市主必疑吾為盜何以自白且緝捕者見之必攘去即不然同儕見吾多金有不甘而奪之者乎然則此禍基也不如獻諸官以脫吾身非曠然自得之道乎遂投獻邑宰壽之曰得遺失物者給之半此律之明條汝其受語乎叩首曰小人無罪懷實罪善之審矣非所願也宰益奇之適失金主馳歸呈訴宰語之

故選其寶物失金再拜曰小人何幸而值此義士果之所慮者無它以此屍身耳小人能助之置宅舉曰能如是乎予亦給之資本以旌其善乃呼里長為之謀宅於市處置貨正業且表之以額曰拾金不昧

林寶光山右安邑巨室自幼始得一子名繼業至六旬外家計益餽而精神衰頹不勝勞之延中春之子張歧指其左手有紫指故名其為少年仇遠而有心計伴總理家業持善核算井井有條實先倚賴之是歲繼業年十五寶光為之聘同邑富室楊氏如舉姻有日張戲謂繼業曰弟年未冠馬知房中事盡倩我代勿貽新婦笑也繼業怒之以即昏俗嫁女者親事與役人隨送三日而遷其迎娶之家戚友果集兩烟家上下酒樓往往不能辨認是時繼業親迎回閱隨者數百人有小偷程三兒者右手亦有歧指入廝後隊內奔走出入欲乘間肆竊是晚內外融客舉其客中

晉安邑狀

之年少者獲梅新即入密室縱酒行令必欲新即醉而後已時張亦在座至三鼓忽患腹疾告繼業而四道三兒潛入客舍盜襲客之衣冠帶履居然上實欣以得計聞入新婦房時已夜深女眷各散僕使女皆倦卧外室鼻息雷鳴三兒不知衣飾所在舉燭照之見新婦美而黠三兒心動亟闖戶釋衣推新婦卧新婦誤為其夫難與抗拒聽其解衣寬帶時覺有歧指相觸狂湯甫畢急起看衣而適新婦始睡未幾驚客皆醉繼業歸房不見新婦舉燭照之新婦見非前入急起詰曰汝是何人擅敢逼視繼業笑曰予爾夫也新婦愕然曰何以為信繼業曰何為不信新婦曰果爾汝以手與我驗之繼業出兩手以觀新婦大呼曰有歧指者已冒作新即去積未久也繼業觸張歧指張感怒拔劍而去張父聞叩門聲甚厲急起披關繼業突入嗾曰惡奴張歧指何在索與俱死張父方疑愕問家人皆閉出勸前奪其劍歧指亦揮出觀繼業顏色色然問何怒為繼業見其仇矣前結其胸襟曰嗚冤去矣皆問則愧忿難言張父知不可解屢擁至縣解官乃燕人方尹喚兩造入問之繼業訴其能始與買衣事張始覺極口呼冤曰小人腹疾歸家今猶未愈安有此事繼業曰其腹疾即脫身詐首計此新婦稱歧指為新即為確據方尹正思喚新婦對質聞其聲

客窗閒話 卷三 初集

二

二老者相結至一老曰予為楊官以女與林實光之子為婿死房中求其故一  
老曰新婦因何離離而子亦不知何往求為仲靈尹指繼室曰是非謂子耶實光火  
駭曰何以先至官也始問悉其故尹命二老各書親朋僕役姓名成按驗之無此指  
者問失物否答懼為公緊金環曰無之尹又訪問孫氏指好為桑間濮上之遊始信  
官去之情確厥刑之張不勝楚竟自誣服律擬大辟已決訖矣方尹以丁憂去未幾  
鄭隸獲盜即程三兒也畧一嚴物連將買事自認不諱且指所竊之衣服為據解  
縣以贖物移知安邑繼任者悉召林實光之客皆出認被竊物且訴當時不言之  
故始誅三兒而擬方尹以遠鳴呼聽訟者可不慎哉

和闐玉虎

吾浙素興販古玩業者有挾巨資列肆於通都大邑謂之行家有些小資本終日  
游行陋巷僻廨賤價收微物有蛇頭以餬口謂之骨董鬼間得珍物以之起家亦不  
乏人故業是者嘉禾有張骨董者日持數百錢追隨貨糖之人至委巷附皆巨室  
後戶忽有聞者一持持灰石鼠易糖而入張向債糖者以百錢得之至晚羣骨董鬼  
畢集茶肆皆出所得物互相品評張亦出所藏者曰此灰玉也值一串張唯唯而退

卷三初集

三

至家以灰水煮之作布囊盛米皮磨擦不數日聞其鼠玉色潔白二目正光華炯  
燦出自天成非嵌入者張大喜竟巧匠以紫羅縷細塵香楠為櫥修飾精緻以示行  
家許以五十金張不允詢及是玉出處何因曰赤行客不能答曰欲知究竟非吳下  
大賈不能也張即赴吳以示行家雖噴噴而歎亦莫究其來歷僅曰玉色雖佳為物  
甚微不堪入貢不過為貴公子輩頭賞玩耳不出百金若欲多得價姑焉吾肆中俟  
賞鑑家物色之可也張許諾乃交行家日則列於多寶厨夜則什襲藏之如是半載  
雖有問者許價數十金而止時有相國守制回籍將起復廣覓賈物道經行家瞥見  
玉鼠停輿而入索玩久之詢行家物何來需價若干行家對以嘉禾客寄售者價昂甚  
相曰吾將試之若係真者價不嫌昂即不真亦值百金可命客來府候估值行家語  
告張曰中堂嘗容汝往德命若云物真必索五百金與我行規五十若云不真即百  
金貨之不可不售恐後無識者矣張欣諾登相府已諭閣人留客宿相命開內閣招  
妻妾子弟咸來賀賀於是少長畢集傳觀玉鼠皆贊贊二目之異而腹誹稱賞之珍  
也入夜命東西分列四邊中設黑光明漆几高供玉鼠堂中懸五彩琉璃燈畫燭齊  
輝又命女僕雙雙執洋表時鐘守報時刻東廷夫人率諸女眷就列西廷子弟

也相則則胡林以接几列俟數品隨意飲啖且命眷屬各舉折令以盡歡與母以老

夫拘泥也於是猜枚傳籌歡聲盈耳未幾重僕報夜時未就相命無詳燈燭盡息使  
眾目注視玉鼠若有異則報吾知四座寂然黑無所睹莫不竊笑者未幾時鐘十一響  
眾見鼠目透紅光一變漸引漸長高與屋等眾皆吃報相曰未盡所長也未幾鐘鳴  
十二光華忽散通室大明如坐月光鬚眉畢見眾皆感感男女成列奉跪上壽相撫  
額大笑受爵稱慶舉光亦漸斂龍蟠收寶人各祝嘏翌日相出見張命之生曰寶物  
真矣汝從何處得來張詭對曰小人之祖薄宦山右得之市肆以為傳家之寶本不  
忍舍今小人為儂寒所迫姑以割愛實無償也相曰得之山右信然姑陳爾儀張雖領行  
家先入之言囁嚅不能出口相命僕以珠盤給之諭其自度張本欲接五百珠心從  
目亂錯撥五萬珠僕以呈相相大笑曰五萬金不為多但毋後悔即喚行家至相曰  
客已貨乃寶白金五萬與爾五百金作行規速為立券行家欣然書之授張張拜書  
金同歸行家叩張物之所寶處莫不明告我等今已售矣請速其異張無可對直告  
以不知之故行家相府聞入而探之聞人曰府中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無從深悉  
無已有某詞林者主之門人也吾等特告以得實事請詞林入賀可以聞而知之矣

本齋閒話

卷三初集

四

啟詞林登堂申賀乃言曰聞師相所得至寶請以廣門生之聞見相出玉鼠視之詞  
林曰二目之赤光異則異矣然博古圖錄古錄考證諸書所未載何稱寶為相曰此  
大內物也儒生馬得見之而註於圖錄乎詞林曰然則師相何以知之相曰此物唐  
天寶間和闐所寶相傳以夜光玉琢成其兩目之異遇子時能放光華以辟惡物是  
以先朝藏於書林則靈魚不生而古集完好因兵燹之微賊攜之山右遂失所在而  
天府所藏珍器冊檔內註載甚明自失此物後往往書籍畫冊當令每命山右巨紳  
密諭訪覓久無下落今為老夫所得以應上命必喜出望外真百萬黃金無以寬此  
至寶也詞林再拜而退張聞是言擁厚資而回訪諸失物之家果國初為山右中丞  
屬下以贈公子作盤中玩物初不知日光之異不甚寶貴今家已中落玉鼠在塵土  
中掩埋失色小婢偶拾之以易糖食竟為張骨董起家之瑞其命也夫其命也夫  
孫壯姑  
乙巳之歲山左大機盜賊蜂起膠東為甚小康之家俱不自保昌邑有樵客孫忠技  
勇絕倫有女壯姑忠傳其術時因道路梗塞閑居授徒大姓之虞暴客爭以重金  
為聘良志納之乃分其徒十餘報各遣一隊以護大姓而良周則不怠盜賊不得肆

志成憤之昌邑錢令吳人也捕得巨盜誣指孫良為魁械之至良極口呼冤曰小人  
禦盜非為盜者尹曰盜何仇而指汝良曰邑中之巨室被竊固已久得小人捍衛至  
今不得逞志伏欲冤死小人以遂其吞噬也尹察之信遂誣盜而釋良良感其願  
女為其尹笑曰解釋誣枉令尹之職何足言且法不得委其民女休矣良涕泣  
而去未幾錢尹因公被劫將回其下官囊甚充宵小私竊竊法良知之謂尹印山年  
之後道路難行小人老矣不能隨護民女雖隨智勇具足請侍左右以備非常尹鑒  
其誠納之其女年未二十而貌甚美武選與南行車仗數十僕從如雲小縣不致舉  
事盜探有充實可劫者或家寡不敵則知風下程并影而謀獲財物分發盜匪則  
盜盜聚是時錢已去五六百里至魯界之明月鎮竟宿地得旅店後屋三樓牆極高  
峻周匝僅容一門出入尹喜其完固必欲居之壯姑知非善地然已却裝矣魁從之  
謂錢尹夫婦曰妾觀此宅似為謀禁客商之所夜或有異主君與夫人請卧觀之幸  
毋為聲妾有以處若輩尹雖唯唯然未知其能甚戰慄也於是安尹夫婦於東室呼  
二婢伏西室曰映汝則取出鐵燈之臍曲碧琉璃者置窗際院中明似月光乃易短  
襖皮褲鞋夫置鐵樓棧利刃滅燭一躍而登中門之懸階高以修滿三下內外俱  
空

卷三 初集

旅主馬鐵頭盜中之巨擘也密集羣寇擇其能者皆操白刃自後垣登屋餘盜伏於  
四隅以傍遠出先命一人下探之久而不回馬曰是多婦女諒入女樂寓矣繼命二  
三人下亦如之馬曰真不了事弱息數輩尚煩乃公自往若遇大敵行見爾曹雖伏  
矣遂躍入院四無人聲月光中視屋門已閉甫推闥而欲入額顛中傷甚重如泰山  
壓頂然仰跌文餘旋飛一人坐胸前馬舉刀欲砍被裂兩肩窩而兩臂軟刀自擲去  
又被裂兩胸而兩腿廢身不能轉動始聞嬌聲喚婢兩女舉燭至視之一幼婦耳垂  
祈之壯姑曰我見來勢猛知是能手果惡奴也汝為寓主諒客行旅不必本欲殺却  
如此庸奴徒污我刃且留汝為作惡者殺遂命一婢取藥來壯姑以刀割頭臉上肉  
練練成條以藥抹之血立止時天已曙矣僕從叩門請壯姑以足踹馬臂披關而叱  
曰速去爾爾徒屍在東牆下積薪內也從容啟尹夫婦登車而行馬被踹則手足已  
復舊抱慚而竄自此臉上皮條終不復合絲絲懸掛若世俗所畫獅子然

沈竹樓

沈竹樓者浙右書生其父為縣吏有二子竹樓居長次子隨父業日有進益以助養  
強惟竹樓入泮後教讀自給妻李氏亦史家女紡績以佐之既之精饌以供高堂而

大比之年反取給於乃父厥弟是以父母日厭薄之嘗以膏癢而虐使其弟是歲竹  
樓病生使皆斃益不能起病癘謂李氏曰吾吞為大知而不能仰事俯育誠自愧也  
然死守靈柩烏能奮發威某暮遊楚南為某介所舉舉不擬投之改習刑名家言或  
可致富卿其勿辭幸甚相隨翁姑守我三年若無音信子葉勿為誓死九泉任卿自  
便坤泣諾之竹樓告貸親故得數金觀然入楚訪其戚適於月初病現竹樓無所依  
倚行李俱盡遲遲兩難決意向楚遂潛至方城外之郵亭解帶自縊時有千戶張升  
巡檢至此瞥見之叱兵往探體尚溫與千戶共解而救之竹樓始舒拘得其狀千  
戶曰若既諸生必能書請為我記室我能衣食之徒死何為竹樓從之為張千戶勤  
司筆札甚得也不數年張官至淮帥淮上鹽商與帥往還者必賂沈先生樂其為人  
和厚咸贊仰之帥亦極力推許而嘆其無業商體帥意奉請司公堂歲奉數百金竹  
樓雖有餘裕矣又數年張帥卒竹樓為之治喪送其屬歸楚復至淮上商人益信其  
篤誠謀為立繼業竹樓不解勞瘁會計維精而上下親睦漸大分配帶金百萬僅  
然巨商矣手下司事以百計或勸其廣納妻妾竹樓不忍負其婦噴然泣涕將治裝  
以迎之值國家有川楚之變助餉十萬獲賞四品銜遂製象服霞裳明珠金翠之飾

卷三 初集

數十節若者奉父母若者奉妻孥擗擗泛泛重粉而戲珍寶從者數十人闐然而旋見  
者仰望若巨公皆側目視側足立未幾抵武陵先使豪奴馳報一鄉皆驚爭來問詢  
竹樓至父母迎門弟亦伏謁親事趨承副應不絕仰其氣象光昌莫不嘖嘖稱歎曰  
大丈夫當如是也竹樓不見其妻問諸父母則曰兒已顯貴不患無佳婦何怪怪於  
是竹樓疑焉遂訪妻母李娘貧病無聊見婿來聲勢赫濯喜甚交集不覺大恸曰  
孰謂郎君死耶我女無福竹樓啞叩所以娘曰郎君勿怪是汝父母之過自郎君去  
後旋聞山耗我女欲殉者再我以無確信止之不意汝父母憐其坐食為累亦欺我  
昏暮不謀而嫁貴於某去數年矣竹樓噴然長歎既而曰十年夫婦豈得忘情哉  
雖別抱琵琶非其本意可憐予一見不娘曰一見何妨即珠還亦似不難遂喚與  
之妻見竹樓不勝悔恨曰郎何絕其甚不通一音翁姑以凶耗為真致妾不得安於  
其室今既決絕矣又選妻何為竹樓訴其始末深恨不早報也喚從者將衣服寶飾  
為贈妻置不視謂娘曰想郎君飢寒母為之伴妾為治候娘出沽酒而妻入廚下自  
縊娘回驚喚解人集換之已斃某支開之以威逼鳴官官喚竹樓訊得其故答之而  
釋之竹樓厚其妻而回畫出所帶之物尚值萬金以奉父母曰是足為終養之資

兒無負親恩請將歸准。迎有日也。其父母悔且悔唯而已。竹樓同舟至金山寺。止宿。遣僕從將金銀飾物資。推載以來。盡輸禪室。以佐佛事。因被刺為僧。以終。

補論師三則

江右士所謂破靴黨者。請張為患。無所不至。於者成師事之。壞法亂紀。此其極也。予記其變亂之尤者數則。魁魁魁人。人所鑿而破之。幸甚。

某甲者。家小康。有中表某乙。才然一身。貧而無賴。屢借債亦小周。時值冬季。乙又向甲貸百千。償甲怒其無厭。揮諸大門之外。而閉之。乙始而呼罵。繼思無以對債主。遂匿於廢椽之下。甲久不聞聲。息出後戶探之。見懸屍。恐甚。幸無知者。即探巨金往投訟師。時師方與數友為葉子戲。甲備述來意。師曰。子戲大負無暇慮也。甲出金獻師。師曰。汝即解屍下。毋令外人覺。再來有說。甲受計往釋屍。又至則命其親為約。三時許。甲屢請師。師曰。汝再回懸屍處。甲曰。仍害小人。何以釋眾。師起曰。汝違吾教。看汝破家也。甲懼而從之。又至師笑曰。何不憚煩。即汝回高卧。明日有叩門者。不得應。俟官至。喚汝方出。若詰問。則求驗而已。不必辨。自有脫法。計甲如教。次日方保屍。喚甲不應。即報官。官至呼甲出。已解屍。審視曰。汝識是人。不。甲偽脫之。

本前開話

卷三初集

七

曰。小人中表也。何以死。小人門外官曰。汝有仇乎。對曰。無之。時方保謀。從昏。甲財告官曰。死者既為某甲之戚。必成通所。致官怒曰。子視屍。願。一淺一深。是移屍以圖脫。索於汝等。既誣甲成。通必汝等為之。此杖保。僅命某甲。歸棺以葬。某甲者在海昌城外。業絲。其夥某乙。素和而口給。能離致。各商。甲藉以日。陰乙。怨辭。去在城內。自五絲。客高去甲而就乙。於是乙與而甲將敗。甲恨甚。而無如何。恒對其戚友曰。子必殺之。是日。甲與諸友聚飲於城山之酒家。又論及乙奪業事。怨誓不已。一年少微。晒曰。爾如馬。敢殺人。徒喋喋亂人意。甲已酒。聞是言。突然而起。藉携酒家之斧。狂奔出門。羣友追將之。均怒。少年少。恐。謝過而笑。息。感。送回家。意猶忿忿。坐而不寐。延至四鼓。許家人睡。酣携斧。潛出。越城。缺。乙。門。錄。乙有心計。素必自起。應門。甫。開。甲哭。所。其。頭。棄。斧。而。逃。家人。聞。聲。出。視。乙。腦。裂。而。死。聞。諸。官。官。往。驗。見。斧。柄。書。某。就。某。年。月。日。置。逆。執。酒。家。至。詰。之。酒。家。曰。無。論。小。人。與。乙。無。仇。豈。有。殺。人。而。不。道。者。乎。是。斧。被。竊。遺。害。小。人。也。官。曰。昨。飲。者。有。口。角。否。酒。家。曰。甲。與。某。少。年。爭。遂。喚。少。年。至。陳。其。始。末。拘。甲。而。鞫。不。認。嚴。刑。乃。承。已。真。殺。夫。甲。之。妻。子。逃。某。邑。之。名。訟。師。而。謀。之。食。曰。殺。人。者。死。古。今。一。律。雖。諸。葛。復。生。亦。難。更。諫。有。狂。生。執。

手而笑曰。雖然汝有家業若干。如不恤。豈可為馬。妻子曰。願傾產。聽命。可得二千。金。生曰。持金。乘。其。開。出。入。先。教。若。父。怒。忽。翻。以。毀。其。機。予。人。有。垣。謀。之。半。載。可。釋。妻。子。叩。首。去。眾。皆。大。笑。而。散。生。携。金。赴。處。廉。訪。使。之。吏。詢。以。近。日。盜。案。吏。曰。汝。鄰。邑。縣。官。甫。送。大。盜。至。尚未。過。堂。生。乃。大。恟。即。賄。吏。願。一。觀。大。盜。吏。為。納。賄。司。獄。者。引。生。見。之。生。笑。曰。汝。何。為。盜。生。曰。小。人。家。無。恒。產。而。為。父。母。妻。子。累。謀。業。皆。不。能。遂。行。其。計。加。掠。以。養。家。耳。生。曰。今。家。已。富。耶。生。曰。賦。被。官。起。何。富。為。生。曰。汝。父。母。妻。子。今。有。養。耶。生。泣。曰。小。人。死。在。旦。夕。何。能。再。願。生。曰。有。能。為。汝。養。家。者。汝。再。承。一。段。人。事。汝。父。母。妻。子。得。安。飽。而。汝。不。加。罪。願。乎。生。曰。斯。世。馬。得。有。是。好。人。雖。十。死。願。承。也。生。曰。子。願。以。千金。俸。汝。家。人。為。活。計。汝。過。堂。時。憲。司。必。詰。問。他。業。汝。即。承。某。年。月。日。夜。在。海。昌。城。內。某。酒。肆。飲。酒。得。巨。斧。放。某。乙。絲。肆。戶。有。老。者。持。燈。出。被。執。衣。極。情。急。圖。脫。殺。之。而。逃。如。是。而。已。盜。允。汝。即。召。其。家。人。至。予。之。金。盜。感。甚。未。幾。過。堂。後。承。是。案。憲。司。查。無。申。報。者。即。行。文。詰。問。官。吐。古。曰。有。是。歲。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幾。誤。是。擬。即。破。械。釋。甲。而。具。盜。案。以。報。

調白

本前開話

卷三初集

八

盜之多。以。大。也。自。響。馬。老。瓜。以。至。丟。包。鼠。竊。名。目。多。端。神。乎。其。技。者。見。諸。載。籍。已。不。乏。人。又。有。所。謂。調。白。者。蓋。起。出。其。情。而。近。乎。神。性。有。曰。下。八。洞。者。人。之。財。物。一。過。其。印。即。能。攝。去。其。最。者。曰。上。八。洞。無。須。露。財。與。人。同。止。息。即。如。其。囊。中。物。即。默。運。移。移。而。不。覺。也。聞。有。楚。商。胡。某。者。為。其。主。此。術。積。積。盈。積。買。舟。而。返。途。遇。一。客。負。簞。橫。被。呼。舟。共。濟。舟。子。辭。之。胡。憫。其。孤。拯。之。同。舫。其人。技。甚。豪。橫。慷慨。胡。其。樂。之。飲食。與。共。談。數。日。覺。其。非。士。非。商。益。畏。而。敬。之。恒。投。其。所。嗜。而。助。其。不。足。客。甚。德。之。舟。將。抵。某。處。將。別。胡。曰。行。有。日。矣。余。有。所。言。得。無。驚。駭。因。公。長。者。敢。以。實。陳。誓。不。為。公。害。也。胡。曰。吾。二。人。雖。邂逅。之。交。亦。云。睦。矣。請。直。言。無。隱。對。曰。余。上。八。洞。也。始。時。公。亦。知。為。重。觀。既。蒙。容。納。益。知。有。實。若。干。已。移。各。袋。中。請。公。驗。之。胡。駭。其。所。言。之。數。相。符。亟。視。稱。則。封。藏。如。故。已。空。請。所。有。客。啟。其。篋。還。之。曰。我。不。忍。欺。公。然。前。途。有。友。短。腰。纏。者。乞。假。五。千。緡。約。某。日。必。償。公。可。否。曰。囊。中。物。皆。客。所。賜。敢。不。惟。命。如。數。與。之。客。謝。而。起。一。轉。瞬。已。登。彼。岸。離。舟。尚。十。餘。丈。也。胡。愕。然。歸。告。主人。疑。信。半。之。即。胡。亦。不。計。其。償。否。至。日。有。衣。冠。華。煥。僕。從。如。雲。去。投。刺。臨。胡。出。見。客。即。調。白。者。歎。之。益。益。喜。而。退。胡。送。出。門。曰。所。借。之。幣。已。加。于。金。而。納。諸。主人。之。橈。且。有。以。益。公。者。後。如。携。金。出。

外必以稻米一撮封於中則不受其算謹誌之胡再拜謝教者主人啟積而子毋無始信其形而知天下果有異人也  
解序曰此僕客也古今恒有之第茫茫宇宙斯人安在耶僕予遇之願再拜而投諸下習其術抽取天下貪婪之財以濟困窮而助公舉不亦快哉

劉智願

劉智願不知何許人。不事生業。而性好施舍。家資蕩然。妻孥無存。流離失所。至山左德州通衢之側。有古刹存。其戶毀垣傾。殿庭將圯。僧眾皆散。智願往以居焉。但廟雖破。落香火猶存。四月八日。近村之人。必大舉廟會。商賈雲集。百貨俱備。以藉結棚。列分街道。居然鬧市。而廟之三面。為不逞之徒。大開賭局。銀錢出入。盈千累萬。重更勿欺。智願日遊其間。不覺心動。乞得數錢。姑以壓驚。隨其意之所至。無不勝。旬餘。將前後左右所有賭局之資本。咸歸智願一人。矣。計之得金錢數萬。或勸之成家。以為富室。智願慨曰。舍可也。而累富不祥。當思有以禳之。且余孑然一身。與僧等耳。願以資修復廟宇。而奉其香火。得保首領。以浚神之佑也。乃遍拜紳士。為之助。鳩工庀材。拓復殿宇。頓改舊觀。俾智願主持其中。而四方士君子。道出其間者。咸遊覽也。至今相傳。

卷三初集

九

百十年。凡歷是境者。莫不呼之曰劉智願。解序曰。富貴者造物所不憚。任有無意得之。而其所最新者。惟名耳。歷溯古來帝王卿相。及文人學士。為野人掃榻之所。知名者。能有幾人。意生前赫赫。死後冥冥。如恒河沙數。彼劉智願也。一念之善。百世之賢。愚志知其名。起出於尋常帝王卿相文人學士之上。且廟皆以神名。而是廟居然以劉智願名之。縱日後廟有廢時。而智之名千古不朽。錄此站地名。即稱劉智願廟。故也是誠何福。以享之哉。況天下之善男信女。施舍千萬。以開創廟宇。至今吳沒無聞者。亦不知凡幾。噫。劉智願何幸而得此名耶。

吳橋素

燕都南吳橋。絲之連鎮。布市也。居是地者。半以質布為業。有肩販張乙。恒負布四方。求售。出或兩三月。一歸年二十餘家。僅老母為之娶婦。李氏。嬌而滯。夫婦甚相得。備月。張仍出質。易婦不安。於室日遊。鄰里姑勸之。不聽。教戒之。則怒。目視反唇。幾矣。有武生許三。者。城居。隨父設肆於鎮。父因老病。傳業其子。而養病於家。許三恃其無賴。好與惡少。為伍。游獵於邑。不逞之徒。利其資。而助為虐。一日。與李氏遇。請塗。飽之。訪諸惡少。或告之曰。此吾鄰張乙。婦其夫。負販外出。恒在我家遊。湯可以利誘之。許三喜諾。

訂約而去。其人婦與妻謀。曰。是不難使許為我弟也。春侯婦來。亦與許其富麗。以欣勸之。婦若不避。吾讓之。隱則事成矣。其人告許三。服而後歸。適至欲避。鄰妻以其弟告。率以命生。婦斜視許。許故負弄姿。漸與調笑。婦不言。鄰妻曰。吾弟非外人。煩嫂相陪。吾其歸去。婦口言歸。而身不動。鄰妻出。反問其。許樓端求。婦索服。飾許九之。相將入室。事甫畢。而鄰妻至。婦羞慚無地。鄰妻曰。若欲不洩。與人必長。與吾弟歡。好猶弟。婦也。吾何言哉。若不常來。吾且掃揚之。勿悔。婦羞慚。由是許為之易。新衣。備首飾。居然完好。姑詰其所自來。則以母家對。姑知其無父母兄弟。大疑之。訪得其端。促禁。婦勿出。則罵。婦大。攬援不。姑夫不堪。候子歸。告之。故立命休。棄張乙。承命。不得已。與手書。而逐之。婦泣去。無可歸。乃投許。而尤之。許曰。今長為我婦矣。不得受惡。姑尚不憚於心耶。乃置宅。相處。越數月。供億不。復與惡少謀。食。曰。是非爾真。婦也可使之。婦微其夜合之資。不但衣食有。而致婦不難。許喜。過掃接。容。婦畏。不。不。張乙。自出。歸後。負氣。去。半載。而與婦情。猶未絕。訪之。為。婦。往。視之。婦見。痛。泣。且。告之。悔。索。留。共。宿。而。還。其。手。書。張乙。歸。不。敢。告。母。正。無。可。如。何。之。際。許。知。是。夜。有。客。而。不。知。其。為。本。夫。次。日。往。索。資。婦。無。以。應。祿。而。提。

卷三初集

十

之婦以責告。許復與惡少謀。曰。殆矣。本夫及其手書。若以估妻。訟我。奈何。食。曰。彼。纏。紀。人。一。時。計。不。及。此。必。將。後。來。俟。其。復。來。吾。等。伏。於。左。右。拿。起。捕。擊。使。懼。而。逃。似。可。絕。迹。許。唯。唯。未。幾。張。心。果。不。息。甫。叩。門。伏。發。聲。毆。之。詐。死。伏。不。動。許。曰。殆。矣。不。過。懼。之。而已。奈。何。置。之。死。地。罪。將。在。我。家。開。然。散。張。知。眾。去。覺。遍。體。受。傷。不。敢。見。母。前。旬。至。河。下。赴。舟。入。鄰。邑。夜。叩。行。家。其。王。素。藏。驚。聞。其。故。張。以。酒。後。與。人。共。毆。既。被。人。傷。亦。復。傷。人。求。為。調。治。而。謀。避。匿。行。主。為。之。延。醫。傷。痊。併。為。合。夥。販。布。於。口。外。當。是。時。連。鎮。河。干。蘆。葦。中。有。浮。屍。李。長。報。軍。卒。驗。明。遍。體。鱗。傷。似。羣。毆。致。斃。而。棄。於。河。干。者。面。目。已。敗。莫。辨。誰。何。幸。為。棺。殮。歸。免。極。名。屍。觀。而已。乃。張。乙。之。母。數。日。不。見。其。子。歸。家。訪。無。着。或。告。以。河。干。之。屍。必。其。子。也。母。信。為。然。即。投。告。許。三。謀。婦。殺。子。狀。宰。府。假。使。認。母。亦。難。辨。因。報。仇。心。切。購。屍。衣。上。右。肩。有。補。綴。處。謬。曰。布。販。也。其。肩。負。布。易。破。吾。以。舊。布。補。白。線。線。是。否。請。一。驗。而。定。遂。洗。驗。果。然。即。提。許。三。與。諸。惡。少。一。番。皆。伏。事。已。解。著。會。垣。許。父。奉。其。子。思。有。以。援。之。或。告。之。曰。此。屍。詐。也。張。乙。年。少。身。短。此。屍。年。老。身。如。雞。眉。目。潰。爛。而。身。旁。有。錢。一。錢。其。明。證。也。父。悟。即。為。上。控。而。使。其。子。翻。供。司。府。首。鄰。復。鞠。遊。移。無。定。已。逾。年。矣。張。乙。質。易。獲。利。歸。視。其。母。見。之。喜。懼。交。作。張。問。故。



母實告之使其避匿張曰不可吾本無罪若使許三問拙則我甚不輕且終身不能  
居故鄉不知自首便送投軍而陳其始末幸大驚即信往會垣面告憲司幸罪人未  
決即出許科以和姦罪褫革荷杖而已張歸女業婦亦投回表求其姑對指不志改  
行為良仍完聚也

辦斤曰吾聞審是案者一老吏程姓素以折獄為能僚友食尊之曰老哥當許三翻  
供之際歷數問官堅執不認復值程尹謂之曰估妻與聞之情既實則死者是否本  
人汝罪亦難逃况承之未必即死不承連相執審或喜用嚴刑者或善於磨練者當  
此審時晝夜不息得不瘦斃乎與其連地何如緩生汝自度之許三感悔痛哭承  
認供招乃定程尹傲於眾曰諸君道哉所不能決者老哥哥片言定之決獄之能不  
敢多讓矣正眾口交相讚歎聞史報吳橋令帶領已死復生之張乙投首太守命  
釋許三眾乃然曰老哥哥竟能拘獄神手死人審活矣甚矣定獄之難也

客有善談鬼者怪怪奇奇無不極情盡致不勝錄也茲采其可作笑談者數則列後  
吾邑有朱橋鎮布市也貿易者五鼓畢集黎明而散忽途人相戒曰橋中有一大鬼  
高丈餘白衣冠披髮執扇扇曰下垂口鼻流血世所謂無常鬼是也見者咸棄物奔  
逃遲則驚斃以故時為之改時庄農王二者家有急需不得已於寅刻提燈負布趨  
市至橋左遠見大鬼昂然來王極極減燈潛入桑林內孫升樹藏葉葉間時月光  
朦朧鬼不及踏行至桑林外喟然歎曰明明一人來候忽不見妖耶怪耶語未竟又  
一大鬼來服色面目相若向前拱其子而過前鬼曰噫是矣吾等費心計逐客至此  
此而為彼所得當抽分其資遂大喚後鬼回索分也後鬼矍目直視忽揚大掌攔腰  
一擊前鬼撲地首與上下身及兩臂跌分五截俯視之得青煙二道解囊囊約許長  
嘯而去王二猶不敢下樹至旦見行人結隊來始呼救眾集而後逼視則鬼之首係  
紙糊者兩臂與手則木為之上身一人下身一人俱死紙衣亦裂始悟二賊頂接作  
長人假鬼以行劫而真鬼斃之報亦巧哉

有錢劉二役者奉差向捕人知其人狡甚夜往拘之距城約二十里一復挑燈一復  
執牌行五六里許錢謂劉曰吾有胸疾將覓地大遺爾前送某村市尾有里保茶室  
在彼俟吾劉諾而去比及市尾夜深戶閉無停留處復回原路見市中一室隙燈燈  
光隱隱聲甚悲對外一人隱身窺劉意為錢過畢而來前窺窺女耳欲戲之俾

不敢作聲以中指其尻其寒凌骨突然回首則時出古仲髮披血絲現鬼形  
劉大驚觸板而倒鄰人聞聲出視讓為蘇僕已痰湧氣喘欲絕鄰人大呼布魯畢集  
而錢亦至正扶救聞室內亦大呼救人眾踴門而入則少婦自懸於樑其翁姑年老  
不能解脫眾為之卸救而蘇詢之乃知婦為翁姑虐辱夜極生縊鬼求代而現之為  
劉役衝散此婦之命不應絕而劉亦斬愈惟石手全黑經年始還時人稱之為捉鬼  
手

陸都蘭充卒伍時出境遇上官至中途聞上官遇雨而退陸回雨益大衣履濕漉道  
途泥濘見旁有小樓一極趨避簷下天將暮而雨不止叩門借宿少婦披闥出曰夫  
男出城未回不便留客陸示之佩刀披衣曰吾行伍中人正直自矢今進退無從只  
求樓下一席地耳婦哀其窮而納之且暗以粥給之燈與婦婦登樓闥戶而陸以  
薪為榻臥坐吸粥燃火烘衣約三更許有老婦由門隙入陸駭然聲以觀其所為  
老婦若未睹陸者以一枚置門側室中當再拜匆匆登樓聞與少婦言甚歡未幾悲  
聲半語既而大笑陸取其杖聞之倏變為麻繩南坐於身下而老婦下樓望中雷再  
拜回身竟不見始知為所收告曰老婦恃杖而行客須見還陸不答老婦倏  
變為少艾柔聲怡色以及之陸仍不答倏變為厲鬼目凸口凹發有鼓腹望陸吹  
氣則冷風入骨寒不可當陸正襟禦之然老婦作氣其難喘息片時方能再吹則不  
及前之冷甚三吹則無力矣陸笑曰汝能吹我我寧不能吹汝請還汝氣亦鼓氣吹  
之則老婦胸腹皆洞乃連吹之化為膿血轉眼成灰腥臭實甚天已大明陸不去俟  
有叩門者起應之少年入覲陸而叱曰汝何人敢入我室陸知為少婦之夫語之  
故曰與爾登樓且故爾婦少年皆陸踏梯推門不應肩門而入則婦懸於床身猶未  
絕其氣之蘇問其故婦曰夜有前村之某姬來忘其為縊鬼與我言終寢之慘鬼悲  
甚而泣繼又言伊證仙果在極樂世界可以同窺遂以帶作附望其中飛樓畫閣金  
碧輝煌不覺探前則被懸繫繫少年再拜謝陸曰若非足下藏其縊則我婦作替代  
而足下亦難明心跡矣自是陸得官旋起主都蘭府而止

陳生年五十餘猶應童子試遇刻史公之目不識者聞場取士謂傳為無容所費刺  
史公無以自明於給卷時留心披卷者得陳生知其老且貧披之榜首譽者以文理  
平庸筆拙刻史公曰陳生而論之曰知子置女前列之意乎女文不及人而第則獨  
其楷汝以恩賞取之榜然學使未必備貧約計試期高有半載汝實博一切事專心

文學以博道取不負予一片苦心也乃出朱提一笏以助膏火生感激無地即赴省垣覓幽靜之區作用功計適有奇觀之庄小樓三楹人跡罕到實係其廉生得之閉戶奮志吟詠晝夜已數月矣一日將昏聞屋內隔板上作爆聲甚厲生疑目注視板隙處現人面如錢大諦審之則漸已至顛頂梁而顛者地顛滿兩月如箕視生而笑生胆素壯乃肅衣冠再拜而祝曰予寒士也見知於刺史諱列業元諒今科一芹可採若從此連捷當設以爲請收尊容勿以駭人自幸巨面笑曰大闢惟無聲忽牆角伸一小手未幾盛大以巨指劃大面作羞狀轉瞬而沒陳是年入學舉辛

鬼預知其無樣揶揄之耳  
葛生者屢試不售納粟入監以狂生自居好飲酒使部下兀節隨族眾祀羹食祭餘而解裝皆避去星月已上與猶未盡盡極於葦塚間忽睹西北茂林中隱隱有三四人席地飲酒生喜而前見三男一女皆沈吟構思若有所作然皆非文士生呼曰公等豪興容狂生否一老者似曾相識起迎曰葛先生來矣汝等勿班門弄斧貽笑方家眾皆拱生入座酌之酒飯皆冷生曰公等爲詩耶文耶某願領教東曰鄙人何以能文欲添酒令耳生請令式老者指少女曰此紅姑娘吾鄉名妓渠所出今要說一字

拆之則成姓名合之則成事實須切身分泛則受罰故難處耳一人曰予得之矣林二小當禁卒何如妓首肯一人曰白也當早諫一人曰丘八是兵妓皆領之生曰金同是銅匠妓者曰銅其則有之匠則不切符以巨觥生苦思不得爭執前言不說妓曰敢爲先生代債笑曰牛一足監生耳生大怒揮拳眾皆長嘯一聲冷風沒肌毛髮皆豎生不禁自倒作猪吼覺口鼻間全被填塞而手足苦不得動有笑者曰紅姐給此等文人喚上在所應得吾恐填塞心孔將來連金同亦不能道矣聞然大笑生正脹悶欲絕遠聞火鑼聲眾始散幸獲尸來扶救之生始得命而狂氣頓除  
中表諸行東者胆識俱雄爲予家起租赴鄉舟楫其地時已三鼓凡收租者須中夜至佃家慮其藏匿未錢使之不及防也行泉登陸持炬從者負執執前行道由小市前旋奔回駁相告曰市中有大鬼當道不能越過奈何行泉曰此又木橋鎮之偽鬼耳予人影奈何足畏當爲地方除一害乃執炬前至其所鬼身坐樓旁巨足踏地首當在甯漢間所衣白袍之前幅數十餘家門面行泉以炬燃之火直上冲霄幸眾集過伏於舟中不聞有聲之聲黎明後至其所僅存紙灰一大堆而已樓榭如故無焦灼痕或曰此魁也真耶偽耶使其具也則鬼衣無質烏得有灰使其偽也

則紙然必及於屋斯人之身體在哉是誠不可解矣

吾鄉俞少宰少時有書獸之目與同人集謀某曠宅其內室素有縊鬼白晝現形人不取居有種僕竊窺之則未申之聞梁上有繩垂下懸若久之忽結爲大團漸抽漸小作爆聲而滅每日不與僕約其夥縛難於竿頭由窗隙入其園套一收而難絕眾詳然奔跑命聞之語得其故與同人約欲以身試之僉阻不聽次早命僕奠除就其梁下設一几一座俞携一冊入室閉門高聲朗誦同人伏於窗下以觀其變日晡俞忽停誦既而自訴其第曰予爲學已久而不得高提而家累又重與其生以措大困不如死休遂大哭同人恐其入迷正欲相救俞復大笑曰予得鬼矣眾排闥入視俞以左手執一灰色鴨翅不鳴喚僕以刀來觀擊之命遂矣謂眾曰有不食鬼肉者請作東進乃酌酒共啖味不及常鴨而有泥土氣眾叩其得鬼之由俞曰予讀天倏之不至故悲率一婦人自梁墜於懷中曰先生毋自苦也肯借入仙境則世務不足道矣予問仙境何在婦教以鞭帶作憑探首可得予遂作圈以套婦人之首而執持之轉瞬間化爲鴨矣同人乃贈以號曰養鍾應又曰白食鬼  
有山石李廉其僕曰鄰舍香體大而聲宏赴禮聞投邑館而人已滿孝廉貧不能

他適其諸館人執事者曰後有一宅不利居者如不得已請權寓之孝廉欣然就宅與其僕同臥起然各有戒心往往秉燭達旦半月安然無恙一夜漏三下門忽自闢陰氣凜然有美婦入宅向孝廉流盼微美孝廉恐大呼鄰舍倉於睡中驚覺高聲答應美婦惶駭退跌屋上色變氣絕是時寓客聞聲咸集共睹美婦作時世裝服飾富麗儼然人也公議連屋遷於煤室反聞以俟之如至日中不覺則聞諸官明日啟闕入視空有一座而已自此宅竟平安客笑曰周將軍之威大矣其相似者尚足以嚇鬼無怪世之妄人依傍大人先生門戶以嚇人也

趙三官者依縱行作夥年輒胆壯聞人言有鬼處則往罵之其妻父誕期假主人新袍而往賀畢飲入醉鄉止宿不聽路月而歸道出義塚忽有牆阻路左右旋轉四回皆然趙醒悟曰曠野何得有牆其爲鬼作祟無疑遂拔身佩小刀戰之則洞寬牆數其間牆外嫩草壯哉死一鬼矣復戰之曰勇哉數鬼矣連戰無異而牆竟無矣跟蹤再回對家人誇其殺鬼之能家人曰汝何衣袍去而來短獨歸耶趙俯視之其袍之下幅無數孔竟變爲百結鴉衣始悟鬼所爲牆者即以其袍幅夢之謀機男杜律自效其衣無以對主人趙悔恨欲絕而無可如何也

會稽張孝廉三兩寓京師由揚州衛街遷居蘇州下車之際其婦氏忽作男  
子狀高視闊步而行見三兩呼曰來手與爾言知爾丙子獲售予在陰曹亦增光秘  
尚不吝為予子其勉為勤學好善之士母自滿倘經簿改行功名有碍三兩聞之  
居然其亡父聲言笑涕泣而拜婦狂笑曰父子相聚大喜事也何悲為予飢寒其  
具饌以進索巨觥大啖魚肉飲酒飯亦倍常食畢出後院似欲小便而撲撲扶之入  
漸蘇則為婦氏之言問之不自知矣又越人某二十餘歲而亡適年其家婢出買物  
忽大步登堂對其主母揖曰嫂一載相別身其康寧嫂駭然曰汝中邪耶婢曰母恐  
吾爾叔也疑客位坐語探南音曰大哥好心欲令五弟歸吾機但五弟非人不可託  
不如附糧艘為使此事僅夫婦有私諺外人無知者嫂問曰叔在陰曹作何事對  
曰吾生平無過城隍神錄吾為吏職司考察每聞土神報大哥作善事則吾歡欣踴  
躍報惡事則吾厭食不與嫂須勸大哥多積陰功自然逢吉嫂指其幼子曰大哥僅  
有此鬼多病而弱叔既神靈所點佑之矣曰天道無私積德陰子孫自然之理也  
吾何能為又曰吾屋漏矣連風冷雨觸骸甚苦祈嫂修之吾為此事恒欲相告不得  
其便今因公過門附婢暫見不可久留遂起出門既跌復起則仍婢也遣使視其棺

卷三初集

果有小孔為補之加漆是久其兄在外不知前事以千金囑其五弟回南貿易使帶  
靈極路由京師為機伶所迷揮金立盡貨其行囊而還觀則棄於曠野未幾後能歸  
吞入光感錢塘人自少應童子試不售鬱鬱呈五十歲而卒送殮之客盈門其妻無  
屍號泣撲而復起大步出堂適拜賓客慰勞再三內有夫人孝廉者是其生平好友  
執手囑曰我之故事閣下任之我之神主閣下點之家資何存妻子何處繁繁不休  
客始知為成之魂附其妻也孝廉曰閣下肉身在何在不附之而生乃手指孝廉而  
西曰不通不通人之所以得生者氣血耳此身氣絕血凝何以能生孝廉曰吾聞死  
則魂入陰司閣下何不一行入西曰陰司何在我自病革後魂與體離飄飄然無歸  
歸只聞妻哭過悲欲前慰之不覺合而為一然支持甚苦刻刻欲分想不能久任也  
語畢而撲扶之入幃則仍妻也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三人者或迷離塵世或求  
正首邱或神魂失據咸有為厲之端者然宇宙之寬羣怨之眾死者日以十計其中  
不得其所者不知凡幾何無影響或曰使死者人人附生者而言亦為尋常事矣矣  
煩足下託之對曰唯

客窗閒話初集卷三終

客窗閒話初集卷四

補談鬼三則

清 吳錦序著

其北某武職好欺凌善類不信鬼神中年僅有一子愛同珍寶其婿武舉登城隍  
神之殿臺榭極其壯觀者環堵未幾超躡下臺狂弄至神前俯伏如有獲之者兩臂  
現紫黑色哀呼不敢又曰罪該遠戍敢不順受遂起着衣疾走至家告其妻曰伯翁  
謂我不敬千秋一百元發烟癮有押解之鬼使在邊具縛焚常毋稍息并取百金擗  
擗行李即日起程直抵滇南就有烟癮處為人傭工至今未敢擗擗世復於神  
明聞有在疾革時被誑實者以肉身昭昭遺或直聞所未聞噫異哉  
道墟章兩北有二子年甫五六齡出入中庭則必各持錢七八枚或十餘枚而回兩  
北意為伯叔所與初無談議嗣與伯叔言及皆無給錢事始詢二子其長者曰中庭  
有烏帽綉袍人每日早晚必在座前見則與錢是晚兩北睜其子出潛窺之果如所  
說突前擗綉袍人倉皇登几撲入鏡屏而滅捧鏡視之始知即玻璃中之天官像  
也毀其鏡有血流出而怪絕

卷四初集

入有蔡大觀者夜眠樓上三鼓許聞樓下有喚其名者起視無人如是者三蔡乃揭  
紙作炬以火大照之始見樓下一烏帽綉袍者持時錢二十擲地而去蔡懼不敢  
收次日下樓則錢仍在蔡本博徒自信為財神所賜竟入博場將以求米也適官  
司訪拿連蔡縛去何枚月餘而其錢亦不知所往或曰章兩北幸覺多早而絕其怪  
蔡大觀貪多而受禍假使兩北亦貪得不問則二子之禍必大噫自來之財尚不可  
受而况非分之來君子於此可以鑑矣

孝女  
國家設官分職佐朝廷以安養百姓者也乃竟有不然者莫如前朝任官之強單以  
魚肉鄉愚為勝故有軍使官家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之謠即如江左某巨室叔姪相  
繼為宰輔子弟之職各清要者數十人天下名公巨卿半出其門下雷令風行極一  
時之盛是應綿祖德報君恩以女身當貴耳時知其弟某學士因疾家居伺應之強  
奴悍僕以十計分班值日統於老奴其放班閒曠之時成羣結夥佔據於茶坊酒肆  
攪擾不休有何姓者其妻在屋宇之左近開設酒樓為業其悍僕日來酒肆但通  
欠者多且一級性逞與則號呼連日何厭苦之以酒盡為解諸僕大怒群搜其室得

酒數甕此問曰此非酒耶奈何欺我何方強辨一醉僕舉觀以擊何自之碎之謾罵而歸謀諸老奴告主人以房何謀不給賃債僕索取伊賴首於牆思飾傷以抵賴不意力猛自斃請處治之主人從其言使鳴諸縣尹甫聞何事之報入得宜即早草驗訊竟以自斃欠讞及欲追租完善何善如瘠瘠女適於省垣完合其誦女漸長成姿容豔麗遠近莫不羨者恒與母言及父誓則慟不欲生自名曰擊誌不忘也及笄之年媒媪造門問字者踵相接其母曰我女自幼矢志無論小家巨族為富為貴為妻為妾只須能擊強宗殺悍僕與父復誓者以身事之毋須納聘聞其言者皆咋舌時有分鎮大將軍宗室也值社會之期偶出見如艷羨之謀諸從官探得其故以告將軍曰孝女也吾當成其志密陳帝帝怒遣綬騎提學士問實籍沒其家請成禮陸而置奴僕於大辟女請得其誓首以祭偕母長將軍願常為侍婢以報

義僕

江左望族某氏其父為太守賄賂公行納貨至數十萬之富猶孽孽搜求有司聞之僕高標者恒勸諫其主曰非我之財恃入者必恃出况膝下僅有一公子若恃其富有則志氣縱恣恐不得上達矣太守心是之然不能從也未幾太守夫婦相繼卒僕獲

卷四 初集

二

其眷屬回籍少君驕甚樣樣之以禮少君怒立逐之自往去後無恙日挾千金竟為縱博不盡不歸於是為利之徒從而誘引之不數年家財罄盡貨及房產萬金之業甫書契不及轉手一擲而盡漸及衣物又數月而空諸所有家人星散即其相與之淫朋密友亦引避不還遂與匪徒為伍登城席地之局猶日為之不覺晝夜贊絕仰屋而嘆其少夫人江南官室之女美而賢惟拘以順為正之義從無反目事是時牛衣對泣正無可如何間有匪徒索通登門瞥見少夫人謂少君曰爾有知許大財猶詐貧耶少君曰無之匪徒笑挽之出曰適所見之艷者是爾妻耶少君曰是也曰是值千金能舍之則不患無財少君叱曰是何言哉我縱貧實為一邑之巨族非但不能賣妻亦誰敢擊之哉匪曰歡哉有此尤物既不能以自沽又不以與人同為餓殍美濟於事若載往遠方則蘇揚妓室必重價相求誰而貨之其誰得而聞哉况爾得此身像不惟宿通積滯依然裝為翩翩之佳公子矣方知我輩之深謀遠慮也少君躊躇不忍羣匪力讚之意遂決歸謂其妻曰升斗難謀何以度日聞汝兄弟有告養親回者我與汝投之必能相濟少夫人頗見其母欣然從之遂假資匪徒買舟赴吳下匪徒已先至妓室宣揚少婦之色趨前絕後可冠古今搗姥樂從匪曰

是猶良家婦不可直告以故須設法觀之誘入汝家則唯命是從矣匪與搗姥偽作僕婦傳太夫人命遣慰問者見婦姿容果如所說邀少君去以五百金全其備衣飾遣婢女以與迎之至則門扉軒昂居然大家尊堂入室奉有白眉神像命之拜少夫人竟有異問太夫人所在搗姥笑曰爾已為本夫所售作我家新婦我即爾母何求太夫人耶少夫人悟入騙局念不顧身以首觸牆只求速斃幸人眾攔拒之得勿傷搗姥怒喝健婦五六人擁之入後樓盡梳其衣冠以巨索及縛手足懸於梁觀其無算體無完膚訓之曰從則錦衣肉食惟爾所欲否則日三百鞭求死不得少夫人悲啼不答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搗姥無可如何適其樓之東有來業主人聞其聲哭聲哀痛且夕不得寧心為不平乃召搗姥責之曰吾知汝家勸良婦為娼妓不從則威府之責本不可今更忍心害理慘不可耐若有傷人命勢必累及鄰人汝不改過吾當預鳴諸官矣搗姥謝過且曰婦人水性揚花未有不可教訓者今此婦鐵石居心實所罕觀鄰人閱其貞烈願見之搗姥引至樓上望見顏色大駭而退曰吾給汝值此婦歸吾可也搗姥敢不從命使數人扶而去是時少夫人手足痺弱不能自主比及門主人使健婢負之入設座於中庭納少夫人上座主人具衣冠奉妻妻子如

卷四 初集

三

再拜跪而告曰老奴數載昧寔詎知少夫人愛此大辱奴罪過天矣少夫人熟視之始識主人為高標悲噴而語之故標亦揮淚曰奴早知少主之不能成不意其財類至此奴聞大勇翁曾學漢高供職詞林太夫人在都中康樂詎知少夫人若是君辱耶奴當先遣兒輩入都報讞然後奴夫婦親送少夫人歸寧可也遂供奉於高標之家惟少君實妻之誓不久便發怒及匪徒曰爾妻此際想必名聲花街亂專金屋矣來其賊時我等借住校室以買良為賤非彼假母不懼不發財也從之搗姥正怒無可遷之際聞若輩來棧校逸之匪挾少君鳴於縣其大令為太守之門人見詞駭然正欲助其事適高標聞之復見大令違其情曰少主來不可使知之恐致擾不已則少主與小人皆不得安其所矣遂出四百金請以官項斷與少主勸令謀生尚可為也大令義之從其言傳少君與匪至重德匪徒與少君金而教之違事標始送少夫人入都依其兄弟以終

劉大漢

今之變局亦運會之運務所以明季縉紳為閹賊所播擄者自取之也

越人陸雲道經山左見有身長一大二尺之老叟背大如斗腰圍兩抱奉如巨鉢  
若堂柱驅積十餘頭以三犁並耕往來甚駛陸雲之值山雨欲下趨避樹下以觀見  
壯者擔勸耕八枚牛脯一甕來餉更來至樹下食之頃刻一空陸更駭其術其姓氏  
年歲更曰我生之初於今兩週甲子又五年矣劉姓無名呼我大漢我漢之祖  
居是邑世為農夫有田一十八頃耕以自給子六人今存其半倘我者為劉姓我日  
必耕地十餘畝以舒筋骨否則體便不快惟衣食其費一短褐須大布五疋中衣三  
疋襪猶半疋也兩餐需飯二百五十六兩牛肉及白酒各三百二十兩如是而已無  
他能也問其力則曰我不知曾憶壯時皇帝東巡過此山有人能衝駕而來身與  
我等侍衛之官播之者被摘心裂腹而嗚冤在危急我直前擒之倒摔於地而  
熊首碎盡皇帝其喜欲予我一官我對曰小人野田愚民文不識詩書武不知戰  
陣何敢濫膺爵祿以誤朝廷皇帝益喜給我一紙書知之者稱之曰詔諭地方官免  
我地稅故至今無催科之擾乃出其詔書與家觀信不誣也遂指其村名曰此實我子  
孫之宅皆我一手託梁一手植柱身自創者客望之雖俱上室亦甚高大客計其  
壽時已一百二十五歲力則萬夫莫敵矣歸而告人或疑其妄然客誠樸人也言當  
其時已一百二十五歲力則萬夫莫敵矣歸而告人或疑其妄然客誠樸人也言當

卷四 初集

四

不謬  
鄉斤曰防風之骨可專車長狀之身積九畝巨自古有之不足奇異可異者當壽  
而多壽立功而不居惟聖人之抑斯有此賢隱士耳  
方幼穉曰論語古昔古節絕妙文字唐人說部不是過也  
俞某生也即少卒公之術訓讀為業館於鄉夏日因事回家夜與伯叔兄弟約涼  
門外觀談而倦不覺昏睡漏三二下眾已散家人喚之醒當街小童腰懸燈籠光一  
閃祭之寶無入室見二僕持得來以鐵索鎖之行俞怒曰子生員也縱有事事官  
亦不得擅加刑具後曰既屬儒生猶不自悔與至死不悔之下愚等耳姑不與爾  
較爾其見堂上者辨之俞無念隨之行入城墮廟忽見燈輝輝輝兩行役又數百人  
肅然就列無敢譁者一段先入跪跪傳帶俞生入一役接鉢報門聲坐階下叱跪  
俞悍悍然莫知其故窺窺上坐者金冕龍衣色甚好話俞曰汝身列警官作民表率  
何得背道禮法當道而游汚台使俞曰陰陽間斷高和和來不知而罪之恐非聖意  
神曰姑無論神明治後復在在之汝為儒士暗室淫穢當謹慎豈可放肆於大道

之旁子假令有婦女來將以女為大惡不道矣俞曰亦無論半夜之中婦女行走者  
罕即或有之必男子護送持燈前導坐馬得不避神曰汝家隔河對面周環水樹火  
暑之際婦女坐臥其中者不少汝不知避嫌烏得無罪俞詞窮謝過神叱杖之條見  
其亡入踉蹌而入叩首無算告曰衣衣老朽生前無過僅有此小罪子今獲罪神杖所  
應得第聞一經陰板則終身運數老朽將為若教之鬼矣敢求憐而恕之神曰罪不  
可恕為爾發陽官責之乃舉筆書判命吏持與觀之曰發該縣典史責一板闕然而  
散俞亦覺自付典史不能擅責生員縱有意外之事何僅責一板意謂欺弄置之  
度外仍赴館至中元節解館而歸值縣尉王某江南之巨族也屈為小官未免負才  
肆志是日太尊接臨顯其怒欲然之幸大令為之營求稍解尉送太尊登舟未見謝  
禮太尊呼過船頭嚴加訓飭久而釋之尉愧且忿候太尊去甫登船適俞生葛衣不  
履持蓋而來為人所擁擠以蓋柄觸肩與之玻璃而碎之尉大怒叱復牽來俞不  
戰慄下跪問之不能答鳴行扶左右放俞去權按之地南杖一下俞忽醒大呼曰打不  
得打不得語之對曰吾生員也告以姓名尉惶恐下與于杖再三謝罪俞始肯結  
褲而起曰與閣下無干此中蓋有神明也仍執其蓋而去尉回衙亦自悔固於是

卷四 初集

五

時觀者甚眾典史擅責生員之說傳作奇聞同學諸生知之愈來問詢俞曰是誠有  
之然係神明所使吾不見過遂述其夢諸生曰夢虛而事實一人矣命辱及同儕我  
等能不與較耶擁入縣署鳴鼓登堂大令亟召學師來議有以解釋之法請諸生  
免死孤悲物傷其類感不可犯也然猛虎項下鈴繫者自能解之是時尉屬諸生攻  
擊之潛避縣署聞言而出長跪師前曰我之誤獲俞先生追悔莫及然俞先生氣局  
宏大初未與吾較是皆諸生之教請師召俞先生而慰解之吾願對眾負刑則死釋  
安大令亦亦贊之師出得俞握手曰門人不願與較只求有以慰眾心耳師曰罰之  
如何眾曰願聞罰之之法師曰當眾令其拜俞生以謝眾眾曰見俞生又握手曰不  
願度辱長官眾謂師曰既俞先生之誠德應令其釋去眾人執香步行至前跪拜  
吾等特之師曰諾俞同眾回其衣冠酒掃門庭某老以候未幾尉公服持香而來俞  
遠出慰眾辭名極其誠敬即叩拜之眾皆無可如何而散俞仍之館寄信書之  
曰昔吾以先生為英才故敢屈諸西席以為門生先生今已受徒於市為眾誦美則吾  
子弟人皆目之為英人之弟子也何辱如之敢辭俞無以自明絕漸而釋其德之  
中秋登門賀節俞見之色甚不懼尉叩其情俞告以矢館故尉曰先生犯而不較當

今之亞聖也。為我而有屈於才。我罪大矣。然猶敢不足慮。故為先生推戴。尉本名相之。後為一族之志。先是族有公塾。其師老病矣。族人請命。延師盧左數月。尉以二百金請俞先生。遣僕送之。江南族人感戴先生品純而學優。咸有增修。俞聞十餘年。歸家積千金。稱小康云。

陳制軍

兩江陳制軍。在金陵甄別書院。親臨督課。與院長聚談之際。聞人聲。詢後。乘鼓樂花爆之聲。遣官察問。回言。生童不由攔阻。爭拔開出外。觀迎擊者。制軍有愠色。負手而出。閱曆各齋房。考其威在而虛無人也。惟後所有一人。若垂首構思者。制軍其其之意。謂沈靜好學之徒。欲與之言。至其前。係輕年。後生其人。昂首見制軍。來起立。默侍乃問之。曰。諸生皆出汝。獨靜坐作文耶。抑別有故耶。其人失聲大哭。急叩其頭。對曰。童生亡父。為詞林。今日所娶之女。係生原聘之妻。制軍笑曰。家教何其嚴也。既係完姻。何必就試。汝去罪乃姻事。若與師貴問。以奉予命。放假為詞。誠無不可。生悲咽。

卷四 初集

六

而對曰。非也。此女今為人。據娶矣。制軍詳訊之。對曰。婦翁係已致仕之據。有河工觀祭許姓。由卑官起家。值亡父為是。有學政舉。獲聯姻為之。游揚為升大員。前歲生父歿於都中。一無所有。殯殮之具。皆戚友所助。生隨母扶柩歸。莫聞婦翁素不怡人心。入夫。為司。歿。今失所。依倚。知必不免。亦致仕歸。聞生貧甚。萌悔。始意。召生。于百金。索庚帖。生不允。婦翁怒。曰。吾女安富。尊榮。豈能貧。居賤。汝縱不遵。庚帖。我另擇。婦。汝余。我何生。歸與。母。請。母。曰。以。勢。父。者。勢。盡。則。交。絕。明。欺。我。死。學。士。不。能。敵。生。觀。察。耳。然。天。道。昭。彰。聽。之。而。已。婦。翁。竟。改。始。與。楊。兵。部。家。聞。今日。迎。娶。互。鬧。者。華。故。諸。生。出。觀。之。諒。此。時。往。迎。新。婦。耳。制。軍。曰。汝。能。騎。乎。對。曰。能。乃。命。備。兩。馬。召。武。弁。隨。生。馳。迅。取。庚。帖。俄。頃。而。回。制。軍。驗。收。之。傳。諭。中。軍。廣。帶。兵。役。往。楊。第。稱。賀。其。時。兵。部。在。京。供。職。僅。有一。子。與。乃。兄。共。之。乃。兄。係。納。粟。職。員。聞。制。軍。來。大。為。榮。幸。遠。送。來。與。及。門。賓。客。中。之。顯。者。共。迎。制。軍。入。坐。制。軍。僉。與。為。禮。詢。知。媒。妁。為。鍾。徐。二。進。士。余。三。獻。制。軍。曰。我。聞。天下。風。俗。不。同。吉。禮。為。甚。孰。知。此。間。與。我。竟。有。大。異。者。主人。止。觀。之。未。幾。爆竹。震。耳。則。粧。奩。先。至。媒。妁。相。隨。制。軍。喝。令。立。拿。媒。妁。諭。兵。役。獲。送。粧。奩。命。中。軍。持。分。箭。並。新。婦。彩。輿。俱。送入。書。院。即。其。堂。中。設。公。案。提。徐。鍾。二。進。士。入。跪。詰。之。曰。

爾等身列儒林。何竟敢壞風俗。與有天之婦為媒。二進士駭曰。其等係兩家親。從不知許女訂婚之事。是何所從。竟敢妄言。制軍袖出庚帖。鄰令觀之。一進士識許某。觀其共怒。許曰。許某亦庸庸碌碌。而竟非人類。然彼在豫。聯姻。遠。高。數。十。里。集。居。心。跡。殊。等。何。由。知。之。是。陷。人。於。罪。也。請。必。究。之。揚。亦。跪。告。許。某。心。若。豺。狼。行。同。鬼。蜮。某。若。早。知。法。不。與。為。婚。媾。今。此。事。惟。其。是。主。弟。在。都。中。未。之。知。也。某。願。與。許。賊。較。請。嚴。究。之。制。軍。察。眾。詞。色。陳。憤。諒。不。知。情。飭。營。廉。訪。實。訊。遂。借。楊。氏。喜。筵。及。新。郎。之。冠。服。回。書。院。適。諸。生。繼。卷。之。際。諭。令。毋。觀。同。陪。送。席。遠。院。長。於。外。而。以。內。宅。作。新。婦。命。與。請。生。母。公。服。而。來。以。觀。花。燭。生。乃。衣。粉。粉。之。衣。與。女。合。拜。成。禮。內。外。數。十。席。官。於。史。役。共。飲。盡。歡。而。散。次日。催。廉。訪。速。究。以。報。制。軍。濤。筆。待。奏。許。大。怖。急。奔。書。院。見。婿。叩。首。無。異。自。稱。死。罪。曰。婿。若。能。救。我。所。有。家。財。與。婿。共。之。生。遲。疑。未。決。母。乃。訓。之。曰。其。父。雖。狂。其。女。甚。謹。汝。不。見。其。聞。言。醒。悟。時。則。曰。非。制。軍。力。贊。為。我。父。母。莊。莊。痛。哭。不。已。情。可。憐。也。曷。為。之。援。救。生。欲。語。往。見。制。軍。以。情。告。制。軍。曰。果。爾。命。其。開。報。田。宅。視。為。分。判。以。贖。其。辜。以。為。汝。誦。讀。之。資。若。稍。緩。之。吾。去。後。老。婦。必。雙。汝。非。其。誠。遂。命。廉。訪。提。許。至。依。制。軍。斷。以。立。案。吳。生。於。是。子。擊。當。會。免。讀。書。是。年。入。泮。旋。登。賢。書。制。軍。因。剛。愎。故。欲。仇。家。陷。害。奉。旨。擊。問。生。追。隨。入。都。因。乃。父。之。門。生。故。舊。為。之。營。規。寬。得。開。釋。復。用。而。生。亦。銓。得。縣。令。出。仕。矣。

瘦馬

卷四 初集

七

金陵匪徒。有在四方販賣幼如。其後考者。調理其肌膚。修飾其衣履。延師教之。凡書畫棋。博。管。笛。絃。之。類。無一不能。及瓜。則。重。價。售。與。官。商。富。室。為。妾。或。竟。入。妓。院。名。之。曰。養。瘦。馬。遇。有。貧。家。好。女。子。則。百。計。誘。之。有。文。具。鉅。追。悔。莫。及。者。不。知。凡。幾。時。有。滇。人。徐。都。者。為。上。元。令。因。某。某。誤。有。虧。弊。項。慶。壽。以。卒。親。友。奴。僕。皆。星。散。惟。遺。孀。人。弱。女。孀。孀。流。寓。因。運。負。債。值。已。多。被。馮。主。驅。逐。惟。求。傭。作。女。工。有。人。引。入。瘦。馬。家。不。知。也。其。家。以。老。嫗。王。氏。家。人。婢。僕。數。十。人。咸。尊。之。曰。老。太。太。教。師。十。餘。人。諸。秀。女。各。有。所。業。嫗。嫗。為。母。為。祖。母。為。老。老。者。莫。不。稱。容。美。飾。舉。止。安。嫺。其。家。法。則。三。尺。之。童。非。本。呼。喚。不。敢。入。中。門。規。矩。井。然。究。為。大。家。風。範。所。在。徐。孀。人。教。諸。女。刺。繡。耳。見。其。孀。女。來。年。甫。十。三。四。秀。外。慧。中。超。越。諸。女。之。上。嫗。甚。憐。之。因。俾。母。女。與。之。共。食。易。女。以。時。時。囑。同。諸。女。入。塾。讀。書。暇。時。調。琴。作。畫。以及。吹。彈。歌舞。之。事。與。女。伴。遂。能。競。歌。亦。精。絕。無。倫。當。徐。孀。人。初。至。時。問。嫗。門。第。則。以。夫。夫。兒。子。外。出。服。官。僅。留。諸。女。在。

家作伴德各滿人信之... 子欲相如先命諸女... 為福曰金陵風俗皆如是... 有指點肥瘦香有品... 曰此女骨秀神清... 象僕見如公子... 首入謂姬曰如此不堪... 是而後國之亂... 身喫者不盡而我亦... 找故松松與母... 姬聞道破其情... 三年不值數百金... 房立遂歸人出... 婦思與度為... 卷四初集

某耶孺人曰依汝所言... 與法同仇為今之計... 若果或有濟也... 此其機也且即日... 伴女公子刺... 如中夜涕泣... 而叱之曰地方... 無如所司何事... 申報如有知風... 男婦及女感... 女歸其家... 命今孺人權... 兩生文理... 沒沒焉財產... 卷四初集

是科尚魁連授南宮... 有隱害制軍之意... 然無恙者皆吳趙... 方幼榜云吳趙... 生之妻隱陳於... 之助

查商 查商本江左諸生... 想因族人... 和知在北之主... 請謀魏主... 家八賓至... 人罕觀之... 備留其宗... 望負氣其... 題歸場為... 每歲底各... 屯取租者... 欣然樂阿... 此通不而... 其曉訂為... 咸也故為... 院院果易... 金二百兩... 之曰予現... 見聞人請... 告曰某等... 是等問諸... 卷四初集

小人之無知此後飲食教誨惟夫子命故其等為之先容祈夫子原之以達於都憲  
則其等感不勝感矣皆長跪不起查亦誌告曰某於此不過與都憲之戚友善居傳  
實木之兒也何能為小眾曰惟夫子諾之第之成與不成其等何敢強知會不得  
已應之眾歡謝而退查乃請阿公而告之曰閣下命我延客今誤我表遂為眾所窘  
愚阿笑曰得先生如可想之子為幹旋何難也查曰姓之邀我初誠之嗣聞非其  
本意則遂遣祖德何敢忘諸君仲若推為厚之愛憐賜教者我亦與有榮焉矣阿曰  
先生既允之可命今姓進見即與同賄可也明日其姓倘重執謁見之際長跪請罪  
涕泗交流曰姓所用非人致叔父下臨未能盡禮皆憤無知罪是不淺今蒙原宥其  
祖宗之靈有以佑啟我後人也惟叔父嚴訓之查曰我莫無能姓何尤耶命僕請阿  
公則命服而來始知即都憲也謂其姓曰始予以汝不知叔姓之悔焉知君臣之義  
昧昧從事恐致虧損項故欲盤封例不得私見今聞先生言知汝為家人所誤情尚  
可原其速歸不自者以賢叔總其成必能助汝經營矣其任再拜領命而退阿謂查  
曰予初不以定告先生者非敢誑也恐先生易為之則令侄無懼心而謀無成矣今  
必不敢輕舉果歲以千金延叔查乃出入鹽院阿亦相得惟命是從從商食仰之為

場外考原

吳人張某幼業儒小試不售年已壯父母使出外謀生遊於三輔以記室為業性  
甚和平善隨人意所主之教令咸喜是以得不賦隸其脩金除寄奉甘旨外備積  
餘資納粟入北監時或入闈恒不過借此觀光而已至優博博戲極酒酒樓  
無一不好惟不敢賭者短於財耳戊子夏東人以事去官有舊居停莊都僕銜香  
昔曹以書招之比至則已銜得西身行矣張遂道過京師以圖機會是歲係科場會  
館皆為舉子位不得停留闈人竟寓則房賃倍長行囊已空力有不逮竟存身無所  
幸舊主者皆山右人平日習慣而曹作太原語無能解者因訪得西館尚有屋宇為  
託西人赴試春得駐足地旋有太原人十數輩來視館凡有閑宅皆備飾一新為上  
房為下舍為書齋為客廳為廚為廁不備置井井陳設煥然以將為顯貴位置已  
妥分數人往送米幾一少年為馬車漢漢如雲投止於內次日以名刺拜會同  
鄉知為太原王姓父為大憲委資百萬心羨科第拔劍赴北闈春拜坐車下樓讀書

卷四 初集

十

卷四 初集

十一

明唔不徹其所帶之伴客三人悶眼無事與張談笑成相與送入局關葉子為戲  
客問張所事則以就試之資以談成友偽對七月間驟有一客來與王密語喚三客  
入久之斯出皆有恐懼之色請張曰足下既來應試實乎監乎張曰監也又曰真乎  
偽乎張曰有照為憑美能偽也客故作不信張戲與觀三客欣欣然曰足下真請  
書人也惜不入場功名誤矣島不一縱觀遊以解其悶乎張以弱對之客曰我輩  
相好無不可通融者遂邀入枝室飲酒肆博客為約米張樂而忘返沈酒花叢主  
八月七日客曰我等須送主人入場矣張曰貴東人初次應試恐有未諳者我為公  
等助之偕至試場張為之攝其履送至唱名處選素識者誤為張亦入闈也出則仍  
在妓室同樂三場畢與客接主人歸張入已至見箱篋似有啟動者然一物不置  
之不言放榜之前一日王盛席延張亦與主人約適宵飲以俟報捷者半夜聞  
聲榜遞席而去客皆個中人也張則心無所事放懷大醉忽入報主人中矣  
王大沉賀客盈門易席復飲張醺醺漸入醉鄉午後有噪而入者聞人不能陞直  
至庭前有識張者曰此非汝等所覓之新孝廉耶今果在是眾皆賀曰奈何者張於  
此俾身等竟連長安城矣張瞠目不知所謂三客大恐皆出席招報曰新貴人醉矣

勿捷之生怨所幾何我等代為分發可耳於是眾隨各出張拍案曰異哉異哉主  
人益惶急呼三客連入延張至他室曰今日事當是相登足下憑空中式其命也夫  
張始驚無語張曰何為也客曰我主人以數十金訂某實生代倚不意某賭場職  
丁外艱不能以正名入試吾等先曾詢得足下係赴試者是以引入館館以縛足下  
之身而盜取監照俾某頂名與試不意其人學優心是竟為足下完場公然取中其  
命也夫張始恍然大悔繼而曰科場大獎性命相關何先不謀諸我欲我冒作李廉  
不可不可主人聞之與客會長跪請命張曰我寒士也無力作舉人王曰吾與足下  
同年所當若干惟命是從張直以萬金為請不敢不與但曰願足下能保此以終耳  
張曰嗚呼我寒士也萬金之幣不為少矣科第之榮不為賤安我之力才何足以進取  
與其悖入悖出算其拙得以盡仰事俯畜之心足矣再拜稱謝揮汗而歸故鄉  
此之謂貴通人來也

郝運大娘

北平民郝運大之妻子氏天性賢惠其為人如抑已尊人讓利趨義故姑妯娌間  
莫不親愛而師事之其專之曰大娘以示不敢爾汝之意其家山岳夫以耕為業大



娘生一子甫周歲轉其父母住有日失德及家裏欲回值見忙之際其弟姓管在田間無送之者有船人子年十四五歲其母情令送去大娘信之行船船離人跡罕到處有董來撲那子倒地大娘急呼之曰此子不可食是那情來者請以吾子易之遂拔其孩置於地而與狼力爭那子狼竟舍之扶那子踉蹌而歸其夫見大娘顏色慘變詢得其故搗鎗往捕至其處見董狼環伺之其子端坐於中空地搏手為戲狼見人來跳躍而去乃抱其子歸夫婦互慶明日送那子歸董之過色極其未幾那子赴野拾柴竟為狼食村人益神大娘死而廟祀之凡有過虎狼者大呼那連大娘則必有旋風護之至今香煙猶盛

周姬

燕人胡某士而兼農且耕且讀雖不得科第而溫飽自如亦閭中之安樂人也年逾強任無子妻李氏悍而妬家無婢女胡曾買其為牛氏苦楚逃去胡不敢追有好友錢生聞其事深抱不平欲覓悍過於牛氏者納諸胡以謝之敵適有河間周女隨父賣穢至其地能茶百監二百勛播杆以足蹬一百二十勳大覺者值其父老病死弟幼弱貧不能殮願賣身為父置穢錢生以百貫為之治食俾其弟扶柩回籍告以牛氏之悍欲仗其力懲治之為胡友延後送與為姬之意周女首肯而去以小星覆謁見胡夫婦胡感錢氏之德夜使值宿然心甚惴惴次日早起出門牛氏已探杖伏於寢門之側夫出突入姬猶未起半捧其發以杖指之曰汝何大胆敢入我家知我法乎凡為新婦者須試杖一百姬不答牛氏之杖亂下自背至股撻百餘姬曰杖數盈矣妾應起身勿傷妾牛氏無言而退姬乃為之洒掃執爨暇則洗不紡履凡婦工之所應為皆代牛氏殷勤為之牛亦不悅惟以橫逆相加姬裸衣伏地受撻不知凡幾矣偶與胡疑胡其無故愛其婉婉涕泣撫之姬笑曰郎毋以妾為念也夫八之力能有幾何妾所忍愛適同兒戲郎視妾身有微傷乎妾所愛者未知何時有姑獨得一子庶不負錢先生之恩耳妾後得來懷年牛氏以之俸夫出閉姬於房搗杖大臨之曰我欲審汝姬以舊親自去衣裳伏地聽命牛氏微哂曰我和汝有孕真牛氏婦也姬曰有之幾月餘耳牛曰聞汝以賤奴出身所得何人之種敢亂我胡氏宗乎汝須以頭受杖我為撻而去之再得者我始放心汝尚敢以聲譽罵我姬大笑而起捧牛氏於地以一足按其背手接其杖先撻數十訓之曰嫡庶之禮代辨井也倘應那與夫人若有過父杖是我分也今我來汝家半載餘矣腹中宜子有孕猶以外心疑之

卷四 初集

十三

不通借詞欲殺我胎耳是甘絕胡氏之宗祠斬祖先之血食大罪人也人人得而誅之我今日為胡氏之前人代仲家法汝能革面洗心尚可原恕否則裂膚折骨勿悔也牛氏始憐而繼而不勝其怒晨鳴求怒姬始釋之牛氏披髮狂舞訴其母家其兄弟叔姪皆押之秦人耳聞其言糾合三十餘人各持器械至胡宅尋聞姬聞人聲嘈雜理髮整衣以布束腹後闖而出問曰汝等皆夫人之黨乎有明理者請論曲直若不言理欲以力勝亦請展施技藝眾怒其蜂湧而前姬躍出門奔白板旋舞以開當之者莫不中傷而撲跌皆棄械抱首匍匐去姬大笑而入夫亦歸矣知其事曰目前獲快後將奈何姬曰郎其勿懼請約諸生以備訟耳乘此一舉未必非長治久安之道也牛氏之氣敗歸果役訟師以爭逐奪嬌鳴官官為喚訊姬乃投書陳情諸生為証官直其言而判曰牛氏無子而妬七出已犯其二惡恃惡毒之黨滅妾欺夫罪無可逃照律出之其助惡之人各杖八十為大不應者戒過撻諸牛命故點牛以而以周姬為繼妻請牛歸因官私交實亦不直牛氏眾妻之牛氏無所依行乞自治次年值周姬生子彌月質客盈門牛氏探杖持筐以往見周姬長跪叩首乃周姬掖之登台當眾問其情牛氏大哭痛悔姬曰妾為夫人權攝正位者料有今日耳夫人既誠心悔過請以禮讓牛氏固不敢允而胡生亦大不悅姬已為之易衣眾皆驚之錢生曰請令周姬之志遂生與牛氏入室歡飲而散然而牛氏自怨自恨竟不干預家政別潔一室長稱奉佛以終

卷四 初集

十三

浙人沈某少為酒家傭其主人錢十五貫年終無以報命請謂妻曰我已虧負主人縱不我索奈夥伴皆目我為負心人其能相容乎奈此間無立地地惟有外出營生汝其紡績勤勞以奉我母勿致東餓無既妻曰此我分內事也毋庸多囑但願賤出而營歸不虛我望足矣沈曰汝言誠是也去至淮上作漕艘學夫相隨入都攜貨解解自給之外日有餘資以置冠服代人投刺權充僕從一日有詞林欲謁大丞相其僕病惰沈代沈生平未見相府規模貿貿然持東直衝值閤人劉姓將出飛塵華數十數騎前引後從蓋劉已得四品題銜其僕仗真與京卿等前使見沈冒

沈太守

沈太守

夫使... 頃於地... 曰侍... 王為宰相... 即皇帝亦當論理... 我何罪而辱... 之... 對... 其語... 命人... 至車前... 詳察其... 即飭送入後院... 母傳... 我... 歸來... 問... 語... 雷... 沈... 徑去... 詞林... 見其... 事... 已... 驅車... 遠... 歸... 劉... 回... 院... 問... 客... 何... 在... 眾人... 擁... 沈... 至... 階... 前... 此... 跪... 劉... 細... 審... 其... 籍... 貫... 履... 歷... 沈... 惶... 悚... 以... 對... 劉... 蓋... 匪... 徒... 人... 扶... 沈... 入... 室... 納... 諸... 上... 皮... 曰... 弟... 識... 劉... 某... 子... 舅... 父... 母... 無... 恙... 耶... 沈... 始... 敢... 行... 細... 端... 詳... 嚙... 嚙... 而... 對... 曰... 非... 我... 二... 姑... 母... 之... 大... 表... 兄... 子... 久... 出... 不... 過... 意... 信... 自... 幼... 未... 聞... 讀... 書... 應... 試... 何... 當... 貴... 至... 是... 劉... 笑... 曰... 我... 非... 中... 堂... 是... 其... 僕... 也... 沈... 曰... 均... 是... 僕... 也... 兄... 何... 其... 榮... 弟... 何... 其... 辱... 願... 留... 而... 受... 業... 於... 門... 劉... 曰... 弟... 宜... 勉... 力... 上... 此... 勿... 以... 應... 為... 事... 沈... 曰... 弟... 日... 不... 識... 丁... 力... 難... 勝... 用... 是... 文... 武... 均... 無... 進... 途... 矣... 劉... 曰... 有志... 者... 事... 竟... 成... 矣... 此... 青... 年... 尚... 可... 為... 樂... 但... 求... 識... 字... 作... 書... 諒... 無... 難... 者... 兄... 之... 大... 兄... 現... 就... 師... 傳... 弟... 伴... 讀... 有人... 便... 可... 研... 究... 矣... 乃... 為... 沈... 東... 沐... 史... 衣... 頭... 養... 月... 餘... 送... 之... 入... 塾... 其... 子... 之... 師... 係... 名... 進... 士... 體... 主... 人... 意... 不... 過... 欲... 沈... 略... 知... 文... 豈... 故... 日... 教... 以... 十... 餘... 字... 及... 臨... 暮... 仿... 而... 已... 攻... 苦... 年... 餘... 居... 於... 腹... 中... 有... 二... 三... 十... 字... 脫... 下... 亦... 筆... 畫... 分... 明... 遞... 謄... 於... 劉... 曰... 弟... 之... 學... 雖... 不... 能... 拾... 青... 紫... 以... 此... 應... 酬... 似... 不... 欲... 多... 讓... 人... 矣... 劉... 謂... 師... 師... 曰... 令... 表... 弟... 非... 科... 甲... 中... 人... 以... 就... 異... 途... 遂... 勝... 於... 落... 碑... 矣... 劉... 大... 以... 謂... 沈... 曰... 本... 欲... 為... 弟... 納... 一... 官... 但... 官... 場... 中... 規... 矩... 禮... 節... 弟... 尚... 未... 諳... 兄... 於... 中... 堂... 處... 求... 書... 弟... 携... 往... 德... 南... 制... 軍... 處... 國... 一... 席... 地... 以... 使... 觀... 習... 儀... 文... 習... 心... 從... 事... 勿... 怠... 荒... 也... 遂... 具... 衣... 服... 車... 馬... 送... 之... 徐... 陽... 以... 告... 干... 制... 軍... 見... 徐... 中... 堂... 所... 稱... 綱... 恭... 迎... 之... 制... 軍... 問... 知... 來... 意... 即... 進... 首... 郡... 太... 守... 而... 告... 以... 故... 太... 守... 以... 適... 需... 記... 室... 為... 請... 制... 軍... 悅... 推... 薦... 與... 之... 太... 守... 往... 拜... 以... 歲... 脩... 三... 百... 金... 延... 沈... 沈... 入... 幕... 其... 幕... 中... 人... 爭... 先... 媚... 之... 通... 語... 結... 盟... 無... 不... 曲... 盡... 其... 意... 數... 日... 後... 司... 記... 室... 之... 僕... 以... 稟... 啟... 書... 請... 其... 答... 復... 沈... 閱... 之... 不... 解... 作... 色... 曰... 是... 豈... 予... 所... 為... 哉... 怒... 擲... 置... 之... 僕... 諾... 諾... 而... 退... 告... 於... 太... 守... 太... 守... 曰... 汝... 等... 不... 自... 小... 心... 觸... 我... 先生... 怒... 矣... 此... 等... 尋... 常... 答... 復... 何... 足... 以... 煩... 大... 手... 筆... 如... 有... 疑... 難... 之... 事... 我... 自... 總... 之... 從... 此... 僕... 不... 敢... 以... 書... 記... 進... 矣... 沈... 終... 日... 閉... 眼... 惟... 潛... 視... 太... 守... 延... 客... 退... 與... 幕... 中... 人... 議... 論... 僕... 注... 而... 已... 同... 事... 者... 久... 已... 習... 覺... 其... 腹... 內... 空... 空... 然... 以... 丞... 相... 私... 人... 皆... 欲... 得... 其... 歡... 心... 曰... 兄... 如... 有... 事... 來... 商... 弟... 筆... 力... 圖... 報... 効... 勿... 以... 外... 人... 目... 之... 則... 幸... 甚... 沈... 知... 眾... 心... 之... 向... 己... 也... 故... 居... 停... 所... 行... 之... 事... 皆... 倩... 人... 主... 稿... 如... 是... 者... 幸... 戴... 心... 極... 不... 妄... 自... 計... 儀... 注... 已... 習... 可... 以... 馳... 奏... 遂... 告... 太... 守... 曰... 昨... 有... 都... 中... 人... 來... 奉... 中... 堂... 諭... 喚... 予... 入... 都... 未... 悉... 其... 何... 事... 也... 然... 不... 敢... 違... 違... 遂... 請... 辭... 太... 守... 曰... 方... 仗... 鴻... 才... 以... 匡... 不... 逮... 豈... 可... 遽... 別... 如... 有... 不... 適... 之... 處... 何... 妨... 明... 以... 告... 我... 自... 當... 護... 領... 太... 守... 曰... 主... 人... 忠... 且... 敬... 矣... 予... 入... 何... 辭... 弟... 中... 堂... 之... 命... 不... 敢... 不... 應... 也... 太... 守... 知... 不... 可... 留... 以... 告... 制... 軍... 制... 軍... 曰... 客... 若... 不... 得... 已... 而... 去... 我... 何... 以... 對... 中... 堂... 無... 已... 姑... 設... 法... 以... 緩... 其... 行... 我... 等... 共... 毒... 一... 款... 以... 壯... 行... 色... 太... 守... 唯...

卷四 初集

十四

唯乃與... 司... 及... 幕... 中... 人... 違... 為... 殺... 錄... 日... 以... 使... 賜... 狀... 賜... 首... 邑... 長... 佈... 告... 各... 牧... 令... 使... 致... 贖... 集... 五... 千... 餘... 金... 以... 為... 司... 命... 饋... 之... 沈... 大... 悅... 滿... 載... 而... 歸... 聽... 命... 於... 劉... 為... 謀... 畫... 以... 奉... 軍... 職... 入... 軍... 功... 加... 等... 優... 餼... 給... 得... 縣... 令... 總... 運... 返... 故... 鄉... 娶... 母... 妻... 至... 任... 緣... 自... 起... 於... 寒... 微... 知... 民... 間... 之... 疾... 苦... 故... 其... 理... 事... 也... 勤... 而... 恕... 對... 廣... 公... 庭... 必... 使... 無... 情... 者... 向... 人... 服... 禮... 而... 已... 曰... 予... 為... 朝... 廷... 法... 一... 捷... 汝... 容... 何... 傷... 但... 汝... 孫... 或... 有... 榮... 顯... 之... 日... 知... 之... 者... 咸... 讓... 其... 祖... 父... 為... 刑... 傷... 過... 犯... 沒... 齒... 之... 恨... 將... 為... 世... 仇... 且... 訟... 不... 可... 終... 母... 兄... 勝... 者... 亦... 傾... 家... 破... 產... 剝... 削... 敗... 者... 予... 何... 如... 因... 予... 言... 以... 寬... 解... 之... 將... 為... 日... 後... 之... 不... 可... 終... 讓... 矣... 悟... 其... 意... 者... 咸... 且... 泣... 邑... 以... 大... 治... 以... 是... 為... 升... 太... 守... 值... 亦... 相... 賊... 劉... 亦... 得... 重... 罪... 適... 聞... 母... 訃... 音... 致... 仕... 歸... 方... 具... 在... 任... 時... 生... 二... 子... 謂... 其... 妻... 曰... 予... 年... 將... 半... 百... 有... 子... 已... 足... 況... 出... 穿... 服... 不... 意... 汝... 婦... 故... 里... 以... 教... 予... 子... 是... 方... 成... 童... 尚... 不... 知... 習... 俗... 假... 令... 長... 在... 署... 中... 其... 妾... 分... 者... 不... 過... 無... 能... 其... 不... 妄... 分... 者... 則... 竟... 敗... 類... 矣... 蓋... 衙... 門... 之... 所... 尚... 者... 賄... 情... 奢... 侈... 嫖... 賭... 博... 無... 所... 不... 為... 此... 則... 知... 識... 未... 定... 之... 人... 所... 大... 忌... 天... 下... 之... 不... 為... 習... 俗... 所... 移... 出... 類... 拔... 萃... 者... 能... 有... 幾... 人... 乎... 予... 以... 何... 等... 起... 家... 祖... 宗... 功... 德... 盡... 於... 此... 矣... 安... 敢... 望... 後... 世... 榮... 傑... 之... 士... 耶... 汝... 以... 二... 子... 歸... 先... 訓... 之... 讀... 二... 三... 年... 可... 知... 其... 志... 倘... 能... 讀... 書... 則... 喜... 否... 則... 農... 工... 商... 賈... 各... 予... 一... 業... 決... 不... 至... 餓... 寒... 者... 若... 曰... 少... 君... 而... 已... 矣... 此... 不... 但... 餓... 寒... 皆... 能... 優... 之... 流... 亞... 也... 其... 母... 妻... 皆... 性... 喜... 儉... 僕... 亦... 甚... 坐... 享... 欣... 然... 同... 歸... 教... 二... 子... 讀... 不... 成... 置... 良... 田... 百... 畝... 以... 一... 子... 督... 耕... 一... 子... 學... 書... 及... 沈... 歸... 來... 就... 其... 子... 之... 才... 在... 鄉... 謂... 因... 在... 市... 肆... 各... 守... 其... 業... 而... 沈... 則... 布... 衣... 草... 履... 往... 來... 糾... 察... 忘... 其... 曾... 為... 中... 大... 夫... 者... 優... 游... 林... 下... 二... 十... 餘... 年... 以... 終... 客... 室... 閑... 話... 初... 集... 卷... 四... 終

卷四 初集

十五

卷一

吳封翁

雜女

語怪x則

某官保

黃大王

祝由科

李家師

唐詞林

南宋高宗遺事

王土地

許湛然

王理堂

卷二

權閣羅王

補訟師二則

粵東獄

職塚

智女

陸清獻公遺事

補騙子五則

奸僧獄

義盜

悟知子

客窗閒話

目錄續集

卷三

嚴氏

潘善人

身毒國

某制軍夫人

秦良玉遺事

某郎中

木並治痘

烏蛇已癩

全權容

文孝廉

何首烏

卷四

一技養生

六士神探

妖人邢大

補明武宗遺事三則

通州吏目

金山寺醫僧

張廉訪

某少君

許宗伯

巧令三則

吳封翁

嘗漢吳封翁富而好德。生二子。先後舉孝廉。亦佐乃翁濟急扶危。以成善事。乾隆丁未歲。饑。子皆出助賑。翁無所執。止息於園庭。以養靜。因山林空曠。以防宵小。除久請翁入。二婢執燭前導。翁仰見樹端伏人。即止不進。囑二婢曰。汝等留燭於亭。歸告太夫人。我守靜已久。不願赴熱鬧場。可移樽獨酌。以適我意。太夫人知翁性情。不敢拂命。僕移庭就之。翁屏退家人。仰樹呼曰。樹間君子。此間已無外人。盍來一叙耶。樹上人聞之。戰慄幾墜。翁曰。老夫豈執汝哉。毋恐。其人下。叩首稱死罪。翁視之。鄰人某也。遂入亭中。現備酒肴。先酌三杯。以禦嚴寒。始告所需幾何。助汝可也。鄰人泣對曰。小人有母。不幸遭荒年。無以卒歲。素稔翁家富。有故行此。不肖事耳。翁曰。不能同濟。鄰底。以至為非。老夫之過也。汝其飽餐。當以二十金再汝。卒歲之餘。小作貿易。足以度日矣。切勿再為此事。他人不汝恕也。一戒盜名。則為捕殺魚肉。沒處不能掩蓋。且陷老母於不義。其奈之何。鄰人益感泣。叩首無算。翁乃予銀并布包食物。送之。牆下歸。遣爾母。汝仍出此。勿使我家人知。以留汝顏。而鄰人嫁媿而去。方喚家人。見杯盤狼籍。翁忽有兼人之量。且疑且喜。後十餘年。長公子發。官至大中丞。次公子亦入詞林。提督學院。翁受二品封。而卒。會葬之日。戚友以千計。忽有雷隱寺方丈大和尚來。侍者雲。從祭品豐潔。俯伏榻前。哭之物甚。中丞慰謝之。而不知是何交情。和尚造膝。告曰。僧本鄰居。前曾為盜。蒙老大人不責其罪。反以甘金為助。藉以奉母。母卒。棄去為僧。苦志度。今入方丈。稱大禪師。皆老大人之德。有以成之。僧不敢忘。謹以實告。吳氏乃知其事云。

雜女

解斥曰。此不難於濟。取難於唯恐人知。詳詳告誡。俾改行從善。是為陰德。余舅金氏。以大海之洋行為業。自置洋船五。在東西洋貿易。每船必有標。以御盜賊。賊甲子春。船將開行。太蘇標。客招優。演劇甚盛。設也。標客自然首坐。做飽一切。余舅命其子姪陪宴。皆少年好事之輩。見客侶甚。切切私談。試其於半。小張酒。客入園散步。堅請試其技。客左右顧。見道旁有柳。曰。此柳皮。請為公子去之。以掌臂。柳木。截然中斷。如斧劈者。眾皆咋舌。當其時。有淮陽難民。過境。沿路乞錢。內有處女。

嬌嬌不事亦頗家算化至洋行輕薄之輩以一錢投之女怒叱曰視汝姑為何如人而以錢戲之耶今日罰汝千錢不然吾不待矣適坐大門檻以阻人出入時脚夫連拖包至每包約重百七十八斤皆壯而多力者肩之疾趨至大門見女得路喘之起女故張其楮阻之脚夫怒作失手勢以楮包壓之女接而投擲不甚費力羣夫大譁分以楮包共壓之女無懼色左抵右拋如弄丸然紛紛飛出中頭反將羣夫擊退女大怒曰汝輩欺壓孤女使之內傷罪在不赦非多給錢養傷事不能已矣時以喝之聲達於內主人止戲客亦出觀少年共議曰可以觀客之長矣隨激客曰我等觀此女之力恐無敵於世客能退之否客視女弱甚曰吾以二指提之出矣攬臂而前女以一掌拍客胸跌去數丈入桶內如昔後座內外譁然老主人出命僕扶客入以千錢賄女好言慰之去方叱少年滋事入視探客已從後戶遁矣少年兄弟密議曰若得此女保標諒海洋無敵手其兄欲買以為妾次日聞官以舟與費將護送難民出境少年兄弟訪至碼頭候舟見女一雙衣冠雖破冠頂冠女侍其側方絮絮教訓女俯首垂淚少年登舟拜之史鳴女退出迴肅客入坐少年曰史居何職因何若道至是史曰老夫淮之山陽人奉為都關以老致仕不意今夏雨甚河決田廬皆沒不能隨眾覓食老夫無子只有一女年方及笄昨因乞錢用奉山壓頂勢傷一標客女子何可逞強擅用殺手賊人衣袋老夫正訓斥之少年極眾女能附將馬往史曰老夫親家湖軍水師提督婿亦開封矣將送女完姻而老夫依此終身也少年諾諾而退

卷一 詩集

薛斥以女子之強者功勝於男子何則其心專也昔聞獻縣來一繩技有姿色方開場作劇有武舉能開十四石弓者以拳霸王方縱淫無敵與較見此女投所好強欲留宿班主曰我等實藝不賣身客何犯我規耶武舉怒拳擊班主伏地眾皆曰此武舉官人也良家婦女尚不敢抗爾等既賣技何敢拂之自取苦惱班女子乃笑迎武舉而慰解之曰官人果與妾有情請以夜持五十金索頭曰可以共卧矣武舉曰五十金非難果處子亦不為費入夜至女室置五十金索頭曰可以共卧矣武舉曰妾請先睡官人能犯妾任意為之如其不能請留金而送客武舉曰汝不過欲蓋羞耳何有於是女子乃閉門去衣俯伏床上武舉騰身上以兩手翻其軀竟如鐵鑄莫動分毫隨作開弓勢儘平生之力分兩股力盡而股不稍移武舉怒擊其臂堅如石過擊首皆皆然拳反作疾乃伏其背以柔情動之聞女子酣睡時極極弄弄夕無可如何遂

明女子躍起曰官人既不傷妾妾亦何傷於官人請留金而退可也武舉從此力筋而死嗟乎色與力不可並用並用必內傷自斃彼武舉何望女子之術中而不悟此為惡之報也吁可戒矣

語怪七則

怪者聖人所不語也而商羊評實載在家語何也有理可明雖怪猶常若無情理使人聽聞斯聖人不語然同一怪事有理無理庸愚所不能明姑置之以俟達者粵東某署二堂後院有榕樹一株其本三人合抱其末高七八丈扶疏廣蔭樹有神甚靈故建廟立碑凡其使必以禮虔祀朔望演劇則安然無事若稍有懈怠神即顯形非袍烏帽據坐公案必有殃咎是以無敢瀆者道无士宦齋廉訪在任有僅溺樹側立印瘋狂揮刀飛舞砍盡書院芭蕉數十本主人餽饋謝罪而後已有僕不信其事故溺之神情頓迷入房抽劍插胸數月透背人見之驚喊僕曰無傷也自拔出劍而血不流惟前後紅痕一線而已不言痛亦不變色飲食如常主人慮其有變質遣回籍

卷一 續集

又前任公子雷善容客愛榕陰清涼移席其下無雲而雨着來曰皆具穢不可食賓客股與而散

又前使族入畫殿於榕樹室側室忽視雲霧中一蟒奔床前驚駭逸出竟得一鎗實貯火藥將往擊之或問其故其人以前事告或往視之毫無形跡其人指蟒卧案下遂攜鎗執火潛入殿內覺又奔之即燃鎗轟擊聲震遠近其人皆迷伏地矣眾皆擊斃見窗紙盡裂為鎗斷折其人尚昏迷未覺而兩手如截連腕脫去適竟不見鎗筒與手所在乃救其人醒問之曰鎗鳴時即震奮而斃不覺手之脫與鎗之所也意此更異矣凡鳥鎗貯藥過多則裂而有情理可言然不能銷鎗鐵筒與人之手也或曰其人曾養樹神故有此怪事

吾鄉有朱氏翁年週甲為米市夥其為人嚴以正己和以接物故人皆親之每出行遇有碍足之物必去淨而後已見棺槨之暴露者必為掩蓋一日索通至野見破家內有巨龜白磁滿中翁恐目迷方檢閱問家旁農人親之奔而前曰此吾祖父墓也方因雨破法排徊其間毋盜是中物耶翁謝曰原物歸君君未動毫釐也農人無翁故揮之去而呼其兄弟子姪來曰家中不知誰氏物露我目中天其富我乎益共取之眾皆合力起出視中盤從蟠動皆毒蛇也農人急曰翁先見此而曰原物哉

我實甚我其運戲之狀曰哉共昇幾至翁宅後侯其寢息升屋撥瓦而傾之翁夫婦躍起曰天而金矣始趨避之候雨定而後檢檢得數千金家以是富彼農人傾畢負

亦寶歸方自以為得計也  
或曰金銀之氣上屬青龍龍類也故變幻及之凡南方人家蛇多者必富殊不知也昔某家有婢聞空室丁當之聲趨視之梁上一單色四足蛇方吐錢着地婢奔告主母借往觀之蛇去錢存僅十餘枚耳異日又聞房中鈴鐺聲婢探之見單蛇據床床頂上吐錢盈席矣又報主母走觀則蛇不見檢得時錢十餘文婦以告主其家木小慶意謂神欲蓋其富感設祭祀自此蛇不復來而家隨中落

浙有諸生某名宿也久困場屋在闈中執畢詩成吟誦闈四鼓人罷忽見青面獠牙凹胸凸肚一怪當面生胆素壯不甚懼徐問曰汝來何為怪曰我得一佳作欲助有福者掄元過覽爾中惟汝可生曰試誦之怪曰香油煎鱸魚豆油炒干張二語不甚佳乎生曰此孩童急口令也若以為為夫笑死萬人且玷我聲名實甚舉硯欲擊之怪出硯筆點其額不覺有奇竟錄其詞作破怪大笑而沒以下皆已作也錄畢繳卷若忘其事者二三場悉盡心為之受卷所不用勝錄與緒而入是科座主係名公卿卷

卷一 雜集

落一同考官處乃以翰林散館出為令者亦自命不凡閱此卷破題不覺大笑致頷頰振脫口不能言僕扶入室卧不起座主與同考官有年誼往候其疾曰老年兄素稱康強何忽患此恙房官以手指案上卷笑答可批座主檢閱數過不覺欬俛曰去年九得此佳卷何感不入教耶我將與副總裁共賞之遂攜卷去而主司皆明誦健羨謂無出其右者竟定解元榜放同考官之疾自愈聞此卷發解忍笑往見座主曰大人與職聲名從此掃地矣是何言也而可作解首耶座主曰文實佳甚豈出去年兒門下過作諛詞耶房官曰無論下文如何觀其破批可知矣主司共讀之不覺狂笑曰我等皆自開講閣起未及詳觀承欬至此矣奈何考官方全誦之曰文實高起大人所取九卷無已請召此生問明其故易卷可也監臨連召生來共詢生始悟場中之氣以實對考官曰必魁星欲為是科光故作此戲不然走馬看花之際恐遺珠耳眾皆曰然

其職當能復原矣何以沈者廉終身不復也

某官保

某官保未達時寒士也賣卜浙之吳山有雙商某武林巨富生平喜風鑑書無不覽遇能者俯首稱心專誠求救故其術甚精生一女自視之合封一品夫人凡議婚者必面相使曰非吾女匹延至廿餘年無當意者戚友皆非笑之時而行香至廟遇兩與不得行在廟閒玩過賣卜處見魯格非以又觀其族馬而返足跡印地者皆中滿商大悅確信為大貴人也詢姓名年庚籍貫知為舊族已遊洋而未婚齒又與女相若曰先生步君平後塵亦屬韻事但不如教學有相長之益公曰某與卿人此間無人相識誰作會師者商曰先生果有意乎我即主人請以訓我子何如公欣諾商遂具衣冠什物延公使二幼子堂前見其性情通達學問書法俱佳遂遣媒納為贅婿未幾商卒長子襲父業涉視公而戲弄之且不使諸弟入學曰何學焉為公讀聞中其夫人譏之曰丈夫不能身自振發而依親戚為事妾亦何顏公怒欲去夫人曰妾奉嚴命相隨終身豈有他志然不得不勸夫子自立也今夫子舍妾而去將焉往公曰寒甚我命也不能仰人鼻息還我故心任我所之夫人苦留之不可竟

脫華服衣破衣不名一錢攜米時奉硯而去行至嘉禾無腰纏不能前止於三塔寺仍舉舊業卜業之存者星士為入後命有驗業甚感日進制錢數千因江湖同道與公往來覺異於流輩使書八字俾決之曰閣下當得一品職若往北行不久上座吞推命多矣決無錯謬公曰承君美意奈無實何星士曰是不難吾自來此積十餘金盡以助閣下十年後無忘今日則吾食報多多矣公曰誠如是可敢忘遂藉其貲附糧船達津門費用將盡聞保陽有疾人葉茶者相識謀住依之至則其人已斃葉南旋矣皇皇失所訪得同鄉數人皆無力贊助為入藩署科房帖寫日得數十錢僅敷餬口而已數月瘧疾作北方以此症無救探藥之主史潤公以數百錢納懷中乘其昏迷使工人負出置古廟廡下時大雪壓公身熱氣得雪而解醒知其故忿忿北行至漕河雪益大不辨道路撲跌入河水僅不能起河上有廟老僧主之方開爐煨餅夢加藍神告曰貴人有難速往救之老僧聞見河內伏一白虎驚覺出廟則窺人卧雪中不知死生不敢救入室復卧見如藍神怒叱曰出家人以慈悲為本見死不救禍且及汝况救之將與爾廟老僧逐逐殺之其徒與人工刀阻之不聽鳴往扶公去濕衣溫以棉被進薑湯而蘇僧聞行蹤知為儒者益敬之為易火供奉卒歲全春暖

時謂公曰先生功名中人也此地無可發跡我師弟主都中隆福寺方丈王公大人  
皆與往來請以一函書及貨兩緡送先生住後之公欣然附車往見大和尚志高氣  
揚非大舉比謂公曰既師兄書來命侍者引入客舍姑住此以候機緣公得往且住  
雖與亦無德而來資無所出眾僧皆喜公和嶽嶽即聚談日習見先生書法甚佳曰易  
不於朝外傳稱則所需有者公聽之買者源源而來日得數百錢服藉以告成時  
皇太后許書妙法蓮華經百部施舍天下名山作大功德上命詞林書武呈覽  
不合太后意有旨旋命諸王在外訪善書者王濶大和尚命書記僧作字進愈不  
合旨王無以應命惟有責重大和尚而已乃與眾僧謀一僧以公對大和尚曰此  
不過實春聯之字法耳何足以當大任僧曰舍此無人孟姑試之不得已使公書字  
因王進呈 太后大悅命延入王府度誠書經功德之日厚酬之王自來延請大和  
尚皇然失借感備行裝送公入府書經告竣 上請問合 旨之意 太后曰住廷  
諸臣非無書法出其右者第福分居滿即無功德此人將來必為正直大臣有功於  
國故其書渾厚多力可與一官酬之 上奉 慈旨召公見 欽賜舉人以部曹用  
遇缺即補時公以書召夫人復命曰妾自夫子去後心向空門今已習靜自維不能

卷一 續集

相夫子如念結髮情置膝可也公思婦翁識拔恩克虛內閣 上信公之為人忠誠  
樸實一歲三選不及十年官至直隸方伯未幾總督畿內星士來見為之延譽獲重  
賞去 潛河老僧時年八十因公住祝之文武員弁以公故爭獻壽儀又為倡修廟宇  
規模宏大且在彼立給孤獨園隆冬收養流民通省咸置留養局無饑寒之民在其  
境又開水田通河渠設橋梁初北人不習植棉公聘南方男婦導之作耕織園以進  
上為題詠當公作帖寫時知吏之利弊故官文書皆刻頌格式使吏不能高下其手  
又修復義倉作義倉園均地四鄉以便賑濟於是上下肅清閭閻豐足 上益重之  
入謁詢公高末有子之故公以實情奏 上為降旨召夫人不得不得來以命服迎入  
署夫人見公再拜曰妾來應 君命然馬齒長矣無生育理僅能主內政而已請納  
如姬公不聽 上知之以南南織造所進宮人賜之生一子 上賢夫人之不始加  
宮保銜命正妻為一品夫人妾賜宜其子後亦為大中正  
蘇序曰公之善政所以結 主知者當不止此不過依客所能言者記之或曰北方  
宮保諱觀承事然嚴公行狀及袁簡齋先生隨園文集所載不合意或鄙俗之舉節  
去以成體裁或傳述失實或考定惟說不據實且屢言窮途亦鼓勵寒儒之一

道也

黃大王  
大王豫人前明諸生生家性喜水幼孤母撫之三歲時母為人浣衣從井以水兒  
在其側嬉戲井旁照見已影躍入從之母驚見呼救鄰人咸集兒坐水上兩手拍  
弄已影人見其不沈也共異之以繩懸入下抱之起至七八歲母夫人又歿其姑漁  
家婦也無子養為己子兒隨姑父母舟中更以弄水為樂其姑夫屢次教戒頑梗如  
故厥之一日姑夫閉舟舟首兒激水濕其衣怒甚以足踏兒墜河中隨浪逐流而去  
姑見之急喊何殺我兒不但絕黃氏後我老何依號泣不已其姑夫曰頑童無用將  
貽後患不如早絕之夫婦口角時下游一舟來問故曰無傷也離此十餘里有兒戲  
水中樂甚無乃是耶遂往救之猶可及夫婦故舟下果見兒在水中抱大魚出入波  
間其姑如獲至寶故之登舟而回知此兒之不能容於其夫也使受推為人收兒故半  
之祭見村童讀書悅之日往潛聽師出入屢見之異其勤也問兒亦解此耶兒背誦  
如流且讀大旨無誤師異之告居停使為學兒受教益奮不數年入庠舍停以女妻之  
遂家焉其姑夫婦相繼亡生無以為業因設帳馬乘資頗優無書不讀能割斷至理

卷一 續集

為人所服故從遊者眾名大振為豫藩周王所聞召為記室在府數載值闖賊肆亂  
圍豫生知時不可救去之購大小舟數十沿河而上賊決黃河灌城將沒生急救周  
王親丁及從者數百人載去賊追之作五里霧迷不知所往或曰在嵩嶽深處人跡  
罕到為王作第隱其間生仍回家教讀時土寇雖多皆遠望生村甲兵隱現莫敢犯  
者避難者僉往依之恒見侍衛輩夜以馬邀生周王召之也時我 大清兵已定豫  
使大臣來河決不能塞募能建策者生出應募指禪築堤無不如意將合龍之際選  
四健卒使抱楫隨掃下卒懼死不從生見之洒淚而謂之曰汝四人數合建此大功  
享千年奉祀若不從受違令之誅等死耳與其死無名何如神長在耶四人樂盡醉  
持楫入水血隨波泛春定埽進功以成大臣欲募官之生曰我明諸生也既不能死  
又從而官之聖朝安用無恥之徒服我之來為萬民恤難宜為功名遂去之後水還  
沙漲連灘河決千萬人不能開民不堪命共為黃生河督召之不來使氏往請命始  
至相度當河形勢已定曰以某月日興工頒示居民遠避吾將獨力為之至日風雨  
雷電交作雲霧中見黑龍下垂天地震動噴騰之聲如黃流倒瀉如勁敵壓兵遠近  
驚懼如是曾三晝夜而定河曾往視之還河已成黃生不知所之矣訪之聞已奉來

卒為秦封神立廟河干後凡其河有異則神免獲見波濤間前驅四將即抱楫四卒也所至有功進封為王至今河濱有小黃號見河工官舟即以與迎之入廟設享演劇或留一二日或三四日即不見人咸謂黃大王奇跡也

蘇子曰古語有云生而為英死而為靈王英靈也至今適中州過大王鎮春鶴掌靈藥然有生靈王之全傳事迹尚多此其大略

祝由科

祝由一科其術甚神凡金鎗及跌打死者頃刻能生之係湖南破頭老祖所傳其祖師北宋時人太祖聞其名召入禁內時有小臣不合上意而斬非其罪者祖師為請其首而生太祖怒使武士以大斧劈祖師去其腦而棄之其徒潛移屍回以術生之適深山窮谷間從此不履塵世矣逮今千餘年尚存其傳術分兩派一派非重聘不行一派不受謝禮見死必救受業時各發誓願如違教者身亡家滅故收護奉持不失楚中惟朱客習是術多不受謝者故其術甚神有馮陳二客運米至吾鄉投行主出輓即寓其家二人同出刺髮坐肆中凡髮匠吾鄉呼曰待詔者龍陽君也方與一客用小刀取耳有棍徒以手控小待詔之髮出其不意持詔驚失手刀

卷一 續集

失直刺客腦客倒地而斃肆人皆驚惶無措肆主執棍徒縛之將以鳴官馮客謂陳客曰我等不能見死不救易以術生之陳客曰此肆主聞之欲跪求馮急步曰如此則不能救矣誠出吾心由吾所為則驗汝速沽燒酒一斤白紙一束來付陳客行法陳客曰曷救我髮戰手持狀向死者之耳噴酒令濕以一紙糊之喃喃誦咒畫符又噴酒又蓋紙如是者數十重酒完紙盡而止曰辨我髮使多人助我拔刀出則扶死者出門喝之走其人狂奔回家妻子問之不答價卧於其床家人莫知其故環守之經夜而醒曰我憶昨日為小待詔以刀刺耳疼極而昏何今日無恙其夢耶則髮已剃矣正轉輒自疑問肆主皆棍徒來問候始知其故我受米客再生意當有以報之棍徒曰是我之過客脫我罪已備贖積來道君往謝耳其人欣然偕至行家主人見以禮物來知謝救生之事者急阻之曰不可我知客必不受謝而高卧復獲勿獲之原皆曰豈有受恩不謝哉客雖不受亦明我心耳且問此後復發否主人不得已領入樓下喚二客馮客族樓曾見之握手曰切不可謝謝則恩將執報矣棍徒與受傷人咸極不覺跪地聞臨河復置間似有人躍入河中聲馮客頓足曰爾等逼死陳君矣隨下樓同往後河問舟子見一客跳河打撈無獲馮客亦不甚追為祝

貨易銀揭裝而去

蘇子曰客之術神矣不受禮物則可何至避一跪而水遁可謂玄之又玄家妙之門

李家師

吾鄉李生應童子試年及不惑不得入泮遂以訓蒙為業鄉農延之歲入修甘餘緡及門者十數頑童甘厭其煩然念此更無別業可為不得不下氣降心以就之非其本心也居停十餘家輪流供膳有餘則以施丐有一老人日向先生求乞不以為厭求必飽而後去一日先生病目腫甚伏几卧老人來視曰先生之疾易為也我往覓草藥煮而洗之不日愈矣未幾果以藥痊來喚之香甚如法熬煎洗果就痊遂以制錢二百具因食謝老人來食訖曰先生之目有以異於平日乎先生曰無以異也覺清爽而已老人曰不然吾以書置案下先生試隔木視之書似在坡塢中字字朗澈先生不勝說異老人曰先生有此目力何必教讀請日以百文往坡塢中壓寶探囊而得勝於求囊家耶然人生福德有限不得過貪日得數百文一家飽暖無異仙人若貪多則犯鬼神之忌必致禍戒之戒之先生樂甚不暇細問其由老人亦大笑去次日先生辭館日遊博場家人皆豐衣足食甚自得也然謹守老人戒不敢多取故人亦

卷一 續集

不覺當時有好厭者富室子張姓萬金事業將盡不勝忿恨思求師以佐之訪諸鄉人其弟子以先生目力告張子欣然執贄往拜先生初不承張子跪求無已先生知機已洩情不能却曰吾術只可日得數百錢耳何濟於君張子曰先生守法持廉不敢逾分我隨先生後任我所為無碍先生且我得恢復舊物將重酬先生且無須為此矣先生心動痛往塢中先生下百文其人即滿注不數日寶塢半為張子收業賭者聚賭曰異哉張子昔來必敗何近日所向無敵不求其故我等皆不能為業矣訪之得李生確執取以此人不除何以營生遂共謀以五百金賄馬告之曰某村李先生吾仇也與汝等五百金祇須掩其雙目為首者不過里許以此金至配所置運當可致矣且在外樂業何如在鄉貧食一壯者諾之偕數丐伏林中見先生過突出與賊共擒之扼其目睛投官以金爭誤傷自首得減等擬城旦先生失目悔之晚矣幸張子復已業聞先生為所累改過還善以千金報先生得以考終焉

唐詞林

蘇子曰仙人何播弄下愚益之適以損之使我遇之當求性命雙修之道則凡入聖可期矣何僅以混飽自得哉或曰君所以不得遇仙人貪故也竟無詞以對

吾鄉唐生業儒應童子試年三十不得遊庠其父命僧也謂生曰吾家世以負販為業汝欲讀書不得志今吾老而汝壯不得歸養乃貧困無矣但汝何以終身無已汝汝在京師聞事業興隆易往依之亦可博升斗以養家勝於坐食多矣生諾諾自慚不能博一粉亦圖改業乃隨糧艘北上其叔在前門外立南貨肆見生來甚悅曰我肆中正乏人料理汝二弟皆在學讀書不能助我一人能有幾精神而獨守舊運耶汝其為我司帳歲得數十金亦可寄家不無小補果能也再益汝俸生安之但生喜讀書雖在市手不釋卷與至輒拍案朗誦聲勢及買物者見之皆大笑叔愠甚屢諄不改謂生曰汝既願讀書我送汝入學伴而弟讀亦可生益喜隨送入塾其師都中應麟生也年逾半百岸然道貌收生為徒曰汝出已長矣能作文乎生曰固所願也不敢請耳乃命題試之文成師問之學師讚歎曰汝在南方造詣如是不能入泮屈死才矣生見師所改兩弟文甚平庸心輕之每遇課期潛往觀劇晚歸一揮而就師又善其詞也兩弟密告父忿怒至塾訓生曰汝在肆則以讀書自意在學入嬉戲無度何怪一事無成真廢物也師聞之曰乃姪平日勤學雖課期出外亦不誤作文其聰明才力勝乃即百倍若以應試高登可期叔曰試期在邇果如先生言得

卷一續集

遊庠序亦可充以門閥恐未必耳師曰無他法傳生惟小試場中斷不可自作佳文當盡心為兩弟成之以餘力畢乃真附名榜尾足矣蓋兩弟穿跡久高標無礙汝初冒北籍名列前茅恐招人忌耳汝切誌之生從縣府兩試謹如師命助兩弟在前十名自附而已是年以紫首入學又帶一弟名列第二從此連捷中式登進士入詞垣矣迎養乃翁重酬其師且貽封叔父所以報本也

南宋高宗遺事

康王構自金營遁歸創業後為汪黃所誤復為金人大破王易服南奔自泥馬渡江後到處有土神保護道經鹽官州進兵將及亂窺至蛇蟠王見田間二人並耕呼救農夫視王貌異常知為貴人迎謁馬前請王下馬釋服與其弟相親農弟服王衣騎馬南馳使王以泥污而戴笠荷蓑立田溝中執耜工作農夫候於道左進兵至問農夫告以狀豹曰見如此人不農夫曰適有騎馬官人南去不遠追兵馳及執之非王也怒棰之時王已去幾至短橋從別道進金兵回斬農夫四路追尋王至州城郭

北有古廟見茅蓬內一僧席地誦經王潛入求庇僧以衲衣蓋之囑勿動進兵主將騎白馬者遠見大漢入蓬遂下馬執刀往將搜僧見來將喝曰降人欲殺故主良心安在即得封侯亦留為代罵之兒有僧不投將曰汝功而殺汝宋朝亂數未盡不如依老僧言退去為善來將悟再拜曰予實南人被金人擄去降非本意謹遵師命釋王但不能掩北兵耳目請就死以明心遂自刎兵見主將死皆散去王出僧請無負來將因不知姓名封為白馬將軍土地尊神僧指示王速上臨安尚有一難過此即投張帥能退金人仍登九五之尊作南朝創業者也王謝去行至半山追兵又至王避入桑林見樹上有女採桑呼喚王躍入以桑葉蓋之前定全將入林問女子見袒裼高大之男子吞女曰過去已半日矣昨來將退女歸察喚父兄兒僅歸傾之見少年丈夫父兄皆言女無恥王不暇辨即望山後奔走天已暮不知去路依樹愁息夜將闌見一燈望樹而來王驚駭藏樹後一女攜燈跪告曰此非吉地請王隨妾燈速行西去即張帥營可平安矣王不暇細問隨燈行其響聞嗚鈺喝號之聲王止不敢前女子跪伏為歲曰妾採桑人也因父母不諳痛加苛責無以自明遂縊此心不昧故攜燈送王請乞陰封王曰眾人皆極當勸汝為半

卷一續集

山神君承祭祀女叩首謝曰前途即張帥營忠臣也王速投之妾不能追隨矣倏不見天亦燭農王先聞僧與神言故胆闖入軍營被獲送帥營張帥見王來歡呼迎拜遂號召韓岳張劉四帥合擊破金軍定鼎於武林帝不忘救駕功封二農夫為蛇墩豐土地崇善明王僧僧為護國大禪師不至為女神立廟山巖至今香火不絕春閨金朝拜半山娘娘云

王土地

吾鄉王生邑中正士也奉君子之九思遵聖人之四勿樸誠恭敬為通邑明師時年逾花甲在鄉塾教讀忽捫門人曰我將赴任告歸理家事門人知先生向無妄言計出實未久焉得官然不敢詰謹問先生之任何所生曰玉環耳限期緊迫速為爾父兄言之即此告別門人入告父兄皆來賀且請文憑閱祝生匣中鄭重出之實無一紙空指向居停曰限僅十日是以不敢遲遲耳居停謂先生思為官入彀速矣即具舟備物送歸至家欣然為妻子述之咸疑無此事乃遍拜戚友約日話別戚友皆感互相商訂於所約之日移樽候饌至日生早起具衣冠候門戚友皆集生以家貧子幼諄囑照拂戚友唯唯家人無不惶恐若謂有疾則精神健旺實無死法若謂瘋癩則言



行清楚毫無錯謬。至夜在廳事內大開筵席。生與幼歷。歷叔平生情。歡呼暢飲。交三鼓。忽聞遠來音。聲聲異。香滿室。生整衣冠。命子開大門曰。吏役來迎者至矣。乃居坐。問來者幾人。似以手接物。向空指點。分付開道。赴任。轉向親友朋一揖告別。作登輿勢。倒地不動。東扶之。已卒矣。舉哀。夫人欲驗其實。使其子往玉環訪之。至則土地廟之道人。迎於境曰。王公子來耶。何以知之。曰。某日聞境。夢王公。准任。且告道人以公子至。期隨入廟。泣拜。居民聞之。來觀者百十人。玉環司馬。恐其真。取資送公子回籍。

許湛然

許湛然名澄。直隸唐山縣人。幼失怙。嗣其姑為子。皆成立。分與湛然。地十餘畝。使務。自食。湛然力農。積誠立志。凡與交。吞威人之。善格人之。非。尤好排難。解紛。故邑人莫不傾心焉。中年家業成就。納粟。得從九品。不願登仕。雖不其。請。湛然名澄。直隸唐山縣人。幼失怙。嗣其姑為子。皆成立。分與湛然。地十餘畝。使務。自食。湛然力農。積誠立志。凡與交。吞威人之。善格人之。非。尤好排難。解紛。故邑人莫不傾心焉。中年家業成就。納粟。得從九品。不願登仕。雖不其。請。

客齋開話

卷一 續集

十二

而精。此。貴之。術。為。人。醫。治。立。效。不。索。謝。曰。此。聖。賢。遺。留。濟。世。之。道。豈。可。利。己。乎。是。以。求。之。者。益。眾。亦。無。稍。厭。倦。一。日。鄉。間。治。病。歸。過。城。外。之。留。養。局。局。隆。冬。有。人。棲。止。至。春。則。人。散。僻。靜。所。也。見。局。前。有。少。婦。坐。地。而。泣。湛。然。問。故。婦。曰。我。相。鄰。某。村。人。不。堪。姑。虐。出。外。暫。避。不。覺。天。暮。遠。行。至。此。天。將。暮。矣。既。無。宿。處。又。無。飲。食。是。以。悲。也。湛。然。曰。汝。在。此。不。可。動。我。將。歸。取。飯。食。汝。遂。去。至。家。攜。餅。來。已。不。見。婦。忽。聞。局。內。有。嘵。嘵。泣。聲。入。見。兩。男。子。一。老。婦。婦。隨。伊。去。婦。號。泣。不。休。湛。然。知。為。非。人。叱。曰。我。在。此。麻。糞。敢。爾。皆。張。惶。遁。去。乃。喚。婦。出。使。之。食。訖。曰。我。送。汝。暫。寄。尼。菴。可。乎。婦。允。諾。遂。送。大。士。庵。老。尼。收。之。湛。然。於。路。已。問。悉。婦。人。居。址。距。唐。邑。三。十。餘。里。次。日。往。尋。其。家。入。路。遇。一。人。訪。收。留。少。婦。者。湛。然。問。明。婦。之。年。貌。服。色。相。符。詢。知。二。人。為。婦。之。夫。叔。及。兄。偕。二。人。歸。至。尼。庵。勸。婦。回。家。婦。不。敢。歸。湛。然。曰。我。送。汝。去。我。能。助。汝。姑。不。加。責。反。生。歡。喜。心。可。乎。婦。曰。誠。如。是。一。家。歡。解。有。何。不。願。遂。行。湛。然。先。驅。至。婦。家。則。婦。之。父。母。前。姑。方。物。湛。然。進。而。排。解。之。曰。汝。等。能。相。安。也。還。汝。婦。否。則。姑。必。為。人。掠。賣。奈何。姑。曰。我。方。悔。曾。責。過。嚴。致。有。此。失。使。婦。無。志。而。歸。有。不。相。安。者。乎。湛。然。始。告。之。故。少。婦。偕。二。人。亦。至。唐。皆。感。謝。湛。然。後。他。出。過。其。門。婦。之。翁。姑。及。夫。甚。道。入。室。見。

其一庭和睦。婦已生兒。食再拜。感激不已。又一日。湛然自外來。見墳林內。隱隱一男子。就樹自縊。撫之。稍溫。即解釋之。蹶而蘇。年約弱冠。衣雖藍縷。貌殊清俊。不似乞丐。中人問其故。泣告曰。小人任縣某村人。父母伯叔。只小一人。在學讀書。被匪徒誘使博。大敗。不敢歸。無貨以應。匪徒盡留。小人衣服。尚不足抵。易與破爛衣褲。俟推小車送。寄。竟。債。償。今。送。之。唐。邑。而。回。思。之。不。勝。憤。苦。故。求。死。耳。湛。然。慰。留。至。家。易。其。衣服。飲。食。而。教。誨。之。往。訪。其。諸。父。因。失。兒。數。日。正。惶。急。湛。然。告。之。同。往。見。少。年。皆。大。悅。如。獲。奇。珍。湛。然。以。勸。兒。改。悔。之。言。向。述。皆。感。涕。零。再。拜。而。去。少。年。歸。果。絕。遊。嬉。之。事。奮。勉。為。學。次。年。入。泮。自。此。湛。然。名。益。噪。不。僅。扶。危。濟。困。而。已。邑。中。修。廟。宇。建。書。院。勸。賑。濟。立。義。塚。諸。大。事。凡。所。首。倡。無。不。立。成人。信。其。誠。故。也。

王理堂

王理堂名敷。正河南光山縣人。隨其叔之任。母徒。值英夷犯順。崇明危急。中丞撤屬員之能。簡圍者。其叔招募鄉勇。將以應命。使理堂擇得千餘人。告之曰。是行也有死之心。無生之路。方能奮發。有為。汝等歸與父兄謀。不願者。退。無相強也。皆曰。皆來。覆命。曰。父兄有訓。我等所以應募者。急父母之急。非僅崇明也。官既視我。等如子。焉有子而敢背親命者乎。皆願死。復查其亦子及兄弟同復者。退一人。得散死之士八百。大呼聽令。遂給糧餉器械。而操演之。與其叔航海而前。時軍門所發之救兵。千人亦到。見鄉勇皆踴躍爭先。兵氣亦作。二十艘。乘風破浪前進。英夷望見。倉猝奔而來。船擊沈矣。殊不知理堂奮勇當先。炮子落身。連燒其衣。襟不離。冒烟直入。竟抵夷人之火輪船。其將白鬼子所主。理堂以大槓鉤其船。船持刀躍登。鄉勇官兵相繼。頃刻滿船相殺。夷自犯順以來。從未見勇敢如此者。皆戰慄而伏。遂生擒夷將數名。餘舟皆遁。遂報崇明之捷。中丞受得保券。給理堂賞戴六品銜。中丞赴浙。後。故。台。州。之急。類。給。口。糧。鄉。勇。鼓。噪。理。堂。獨。八。百。以。安。士。心。然。知。其。必。無。功。也。遂。為。所。累。因。奉。母。命。歸。者。遂。呈。其。家。書。以。母。老。告。退。就。別。報。捐。九。品。分。發。來。燕。方。伯。知。其。能。矣。即。冬。修。

客齋開話

卷一 續集

十三

而精。此。貴之。術。為。人。醫。治。立。效。不。索。謝。曰。此。聖。賢。遺。留。濟。世。之。道。豈。可。利。己。乎。是。以。求。之。者。益。眾。亦。無。稍。厭。倦。一。日。鄉。間。治。病。歸。過。城。外。之。留。養。局。局。隆。冬。有。人。棲。止。至。春。則。人。散。僻。靜。所。也。見。局。前。有。少。婦。坐。地。而。泣。湛。然。問。故。婦。曰。我。相。鄰。某。村。人。不。堪。姑。虐。出。外。暫。避。不。覺。天。暮。遠。行。至。此。天。將。暮。矣。既。無。宿。處。又。無。飲。食。是。以。悲。也。湛。然。曰。汝。在。此。不。可。動。我。將。歸。取。飯。食。汝。遂。去。至。家。攜。餅。來。已。不。見。婦。忽。聞。局。內。有。嘵。嘵。泣。聲。入。見。兩。男。子。一。老。婦。婦。隨。伊。去。婦。號。泣。不。休。湛。然。知。為。非。人。叱。曰。我。在。此。麻。糞。敢。爾。皆。張。惶。遁。去。乃。喚。婦。出。使。之。食。訖。曰。我。送。汝。暫。寄。尼。菴。可。乎。婦。允。諾。遂。送。大。士。庵。老。尼。收。之。湛。然。於。路。已。問。悉。婦。人。居。址。距。唐。邑。三。十。餘。里。次。日。往。尋。其。家。入。路。遇。一。人。訪。收。留。少。婦。者。湛。然。問。明。婦。之。年。貌。服。色。相。符。詢。知。二。人。為。婦。之。夫。叔。及。兄。偕。二。人。歸。至。尼。庵。勸。婦。回。家。婦。不。敢。歸。湛。然。曰。我。送。汝。去。我。能。助。汝。姑。不。加。責。反。生。歡。喜。心。可。乎。婦。曰。誠。如。是。一。家。歡。解。有。何。不。願。遂。行。湛。然。先。驅。至。婦。家。則。婦。之。父。母。前。姑。方。物。湛。然。進。而。排。解。之。曰。汝。等。能。相。安。也。還。汝。婦。否。則。姑。必。為。人。掠。賣。奈何。姑。曰。我。方。悔。曾。責。過。嚴。致。有。此。失。使。婦。無。志。而。歸。有。不。相。安。者。乎。湛。然。始。告。之。故。少。婦。偕。二。人。亦。至。唐。皆。感。謝。湛。然。後。他。出。過。其。門。婦。之。翁。姑。及。夫。甚。道。入。室。見。

往趙州緝捕駐大橋之元帝廟理堂不惜辛勤每夜必出巡各村庄往往黎明而  
返風雪寒冷皆不顧於是數里無警幾至夜不閉戶民已深感之特大橋之南村將  
起廟會凡會場賭在所不免以無此不足以聚眾會必消索故主會之於者慮委員  
執法欲賄之遂以制錢十餘貫因所祝而通於理堂備為說達其情理堂即延於者  
入坐而問曰公等恐我執娼賭此有地方官在非吾分內事也我何干但娼賭之  
場混留盜賊而盜賊之跡難購上者公等能為我尋之勝於納賄多多矣堅辭不受  
於者曰官顧清廉僕宜酬志請以予從者理堂曰此納賄方便法門也我豈為之公  
等既假我僕勞我宜酬之隨以衣命僧立質錢三貫呼僕而給之曰此諸公之賜嗣  
後不許名一錢也於者皆感激稱歎而退於是理堂日夜在會巡而不擾於民為復  
賊以獻是以會畢無失事商民感戴公懸額於廟門上當是時趙州警廳給兵餉例  
以丈員領而督武弁餉刺史已領得餉因事阻逾月猶未放一軍大譁刺期欲圍衙  
署而劫刺史流言傳布刺史大懼素稔理堂能迎之署而謀焉理堂曰元日之下何敢叛  
送此虛聲恐嚇耳然已達時應速給之軍心即安矣刺史曰畏而給之其如後惡何  
理堂曰無難也使其主將伏辜而後與之刺史曰能如是乎何敢勒也理堂往拜閻而說  
之曰公等知有滅門之禍乎主閻愕然曰何謂也曰我聞屬下欲劫兵餉有諸主閻  
曰此小人之言不足道也然冬餉例應上季首給今逾月不發刺史無乃侵蝕乎何  
獨怪我兵之不戢乎理堂仰天大笑曰公等真不諳國事而血氣自用者也當今有  
扣一兩平之說始於今冬憲司所發兵餉扣與不扣尚無明文是以刺史請示而後致  
給至今尚未見批回因此遲遲公以侵蝕証之能不激成大禍乎主閻曰是吾曹之  
過也兵無饑冬計奈何理堂曰無難也公即諭令兵往刺史署長跪請罪吾將勸  
刺史自贖立時給散何如主閻曰能如是與君督往隨赴刺史署負荆文武扣好如  
初頃刻發餉訖一軍皆悅曰我曹非委員公恩父母妻子皆將凍餓不惟無我曹脫罪  
也此恩此德可弗圖報隨公製偏額主閻率隊伍戎裝數萬肉簿送至元帝廟拜拜  
而懸之甲辰仲春理堂事畢奉調旋省蘭州之紳士兵民饒行路側以萬民朱蓋導  
送出境至今兩區德元帝廟門人皆仰之

容富閣續集卷一終

容富閣續集 卷一 續集 十四

吾鄉有延陵生者甫入泮夜昨書齋夢役持紅柬來請曰有公事宜速行生意謂學  
師召之耳未聞其東即易衣冠而出見乘輿候之生曰近在咫尺何用輿為遂登輿  
疾行見黃沙茫茫天色似明似暗所由之路向所未經旋入一大城三街六市往來  
者咸避道至一大署體統比對猶壯與入中門鼓樂鳴鑼至甬道有紅袍紗帽者  
十六員迎與而揖生欲下役已當與唱免生意舉師演劇使優迎之耳與至殿陞始  
俾出與見大殿九楹甚宏敞殿中以白石築臺上金龍黃幕下垂由左入內兩旁  
回廊甚深遂直接後殿入殿之左室簾幃之內陳設精雅役引至此請生入坐而退  
有八童子年約十一二者連或捧金幘頭或捧黃龍袍或捧雲履或捧似面或捧玉  
帶或鏡或巾或爐無赤手者請生易服生曰此何為也童曰此處規矩應如是耳生  
不得已易服冠帶履一童請戴假面生曰何必如是童亦以規矩對生思既強作古  
裝恐為識者所笑裝假面亦得遂戴之者面如生成者引鏡自照失其本來面目方  
而長髯傲然王者像矣八童齊唱昇殿外似有接唱者不覺隨童行至前殿自中間  
白石臺之後戶歷階而升內設公案蓋筒印箱朱墨現俱備黃幕已啟兩青衣史擁  
生昇座前十六官入殿恭跪史唱免參階下史役不知其數內有夜叉一部牛頭馬  
面一部金跪謁史唱起揚聲齊跪旁列甚肅十六官退分兩廡各有公位史役送卷  
自外帶囚就訊刑罰甚重有刺臉破腹抽腸拔舌者哀嗥甚慘生坐逸不知所審何  
詞第見一起畢則捲案送呈青衣史接展案上僅露年月請生以珠筆某日書行即  
持去不使見獄詞也未幾外報節孝婦到吏請生下階迎官役咸跪見天際紅雲下  
垂光華燦爛中有金童玉女擊幡蓋侍一黃瘦中年婦人將至地忽一陣香風吹往  
西方去矣吏請生歸座以卷票一捲送案上僅露其姓名請生過硃判行皆男兒也  
又呈女犯卷票亦如前生點至某心忽動疑似其姑母時方有疾欲再問吏即持  
去唱公事畢紛紛告退時生亦下座仍入內殿去假面易故衣童送登輿十六官仍在  
甬道揖送惟輿前較來時多大燈一對上首墨書第七殿下首書墨羅王直送生至  
家釋服仍昨有送信者在床前喚覺時甫黎明生問來人曰自大門至此五六層汝  
由何入來人曰並未開門生曰異哉此我夜間親自開門者何人開故呼家人皆未

容富閣續集卷二

容富閣續集 卷二 續集 一

權閻羅王 清 吳嶽斤著



其客我... 親好友... 然曰婿... 訪諸其... 新即被... 色變對... 也令辭... 為令無... 何如令... 疑者正... 則地板... 馬款之... 出聚案... 弁入後... 蘇斤曰... 採花是... 有心者... 今之劫... 職評

滇南米... 遇坐者... 去商大... 人耳何... 知銅進... 甘受其... 揭憲幸... 卷二 續集 四

之證精... 人皆樂... 可謂憲... 凡屬員... 滑澤貫... 郡伯佛... 曰汝未... 十七日... 早來我... 憲司之... 僕乃引... 誤矣敝... 隨官者... 一色純... 可自卑... 頂者意... 曰足下... 然入陳... 大人該... 散卑府... 也遂休... 蘇斤曰... 多夫尹... 泉道會... 不暇而... 徐云爾... 其僕不...

卷二 續集 五

恍然悟曰然則舉世皆誤若欲不誤何如出世

智女

嘉慶初年白蓮黨之擾川楚也賊帥掠良家婦女無算內有楚女英英特立秀出冠  
軍帥愛而欲留之女曰得為將軍之妻妾之願也但善詩禮儀家雖亂離中不得父  
母之命婦約之言然花燭合香之禮不可廢也日後為王為相時妾叨福庇攝王妃  
夫人確係堂堂配偶得自立於人前無苟合之譏亦將軍之光賊帥悅其詞令不覺  
首肯使入室改裝成禮於是擇掠得衣飾之美者及脂粉之類送與添裝復使他婦  
數人入供役使女退之傳命曰今日初見良人無須後明日惟命賊以其處子碑差  
允之女乃盥沐凝粧見有利及竊袖之賊帥因久待不出入室窺覷其新裝益增秀  
媚不覺心動突入擁抱女以刃直刺其心立死之推屍床上以己之裝飾飾賊屍傳  
粉塗朱剪已鬚貼其首加以銀釵望之宛似女者女乃衣賊帥衣冠佩劍薄暮出呼  
馬執旂而逃其親信者候之徹夜不歸次日午刻大營有令眾議將軍昨何往諒夫  
人知之不得已入室請命見夫人尚臥不敢驟近覺血腥出於床呼聲入搶之方知裝  
夫人者將軍將軍重聚者不知其何往也嗣是賊營得婦女不敢掠掠人之風因之稍戢

陸清獻公遺事

蘇斥曰以甘言悅賊帥使不備反而刺之此古之節烈婦女為之者不乏人所可異  
者顛倒陰陽悠然而逝出人意外使不及追且能全他人之節何胆智之精細而雄  
烈耶同時有賊得美婦攔入深林欲姦之婦堅拒不能成賊怒甚斷其首而去婦屍  
自移就首竟棄合而生年逾八旬乃卒時又有百十婦女以帶聯結象身各持丹作  
方陣而行賊冲之不散圍之不克無可奈何以火鎗轟擊而並殛之惜乎不得智女  
為之帥以成奇觀也

陸清獻公遺事

公諱隴其號稼書浙之富湖人以理學名家配享聖廟公以進士即用宰直隸靈壽  
縣父老相傳遺風善政有足錄者昔公之任無幕友官親二僕與官三人而已早起  
盥沐後冠帶坐堂上喚吏役告之曰凡蒞民以省事為第一關我無多事不煩若干  
人秋候或農或賈各就所能以養爾父母妻子但已領工食應為國家辦事不能盡  
大每日酌留書吏二人衙役四名輪班聽事餘各執業勿遠離也暖閣之內左右二  
几一具律一具平碼完糧銀者當堂彈丸餘卷必還之投呈者呼至案前細為評  
點曰某一節人封汝某一節無此情理說詞也應訊者即書票鈐印過縣差原告往

傳被告到案曲為開導曰爾原非親即故非故即鄰平日皆情之至密者今不  
過為婚姻田土錢債細事一時拂意不能忍耐致啟訟端殊不知一訟之興未見曲  
直而更有紙張之費役有飲食之需証佐之親友必需酬勞往往所費多於所爭且  
守候公門廢時失業一經官斷須有輸贏從此鄉黨變為仇讐產化為烏有切齒  
數世悔之晚矣即如此素素人故薄待某人即檢律例以指示之曰罪應笞杖但國法  
不加有禮之人某合與某叩首服理即回去靜思三日倘彼此豁然來投結可也往  
往感激涕零情願當堂具結和好如初因此互相勸勉勿訟半年之後門庭如水堂  
可張羅公無事帶一書一役按村講鄉約訓以孝弟忠信節義廉恥必引經據典參  
以時事民皆樂聽淺直易從無窒碍難行者遇孝慈節義之人立即表揚且為之告  
嘆歎賞曰我所不及凡獲小偷到案則曰汝亦有人心者何至為此偷曰小人為  
貧所迫耳公曰是不難為利之最厚者莫如紡織且人人能為之隨命僕市棉花斤  
餘使偷在堂右教以紡花之法曰能即釋汝不能即情也照加倍偷願速釋無不留  
心學習數日間即能為矣公曰此實本不過數百錢耳今數日內循環例換已贏餘  
若干除汝飯食外尚剩有數百錢汝回去執業倘再犯不恕汝也偷泣而去改過遷

善者多

善者多則有犯則杖而後教之在堂上紛花一月三犯則曰是不能改矣使二役挾  
之急行十步以熱醋澆之一碗飲至半使一人突拍其背則號終身不愈不能作賊  
矣仍紛花以沒世時尚未設春慶若春文有攤捐款必具文申請曰職奉銀四十五  
兩僅敷自食所需捐款動錢糧耶抑雜稅耶道府壽以掛處十米劬獨一對躬親  
致祝上游皆悉其款數別已之後任甫至即有報案者係以答殺人於曠野不知克  
手為誰後官訪於公曰老前輩任此數年因園空虛業無留贖可見一邑之人皆在  
春風化雨中英弟甫下車即有疑難命案若留疑以有待者何也公曰方自愧虛糜何  
敢當凡台感譽命案有無偶然耳案在何處曰某村公思之曰必某人所為也後官  
拘其人至曰案無事由殺無證何所見而執吾後官曰此前官所教必無誤謀其  
人曰前官聖賢也宜寬宥人後官無詞可答曰帶汝見前官諒必有說於是押犯詣  
公其人見公即有慚懼之色公呼使前曰某人汝忘余諄戒之苦心耶余初至汝村講  
鄉約時汝面有克橫氣歷歷開導汝色漸和適今三載前色頓變其為不改克心  
致有此事可知殺人者死罪無可逃與其受盡責撲而後陳不如直陳無隱身不受  
虧而恩猶可冀其人叩首泣曰洞見小人肺腑矣昔年我與殺殺之果其交一姓姓



易舟泊太子碼頭居停謂徐曰予起實去汝留此須慎防之此處多騙子勿為所欺  
徐曰吾不班人人其班我乎人果行其欺我將班推矣居停曰此處騙子皆鮮未  
感服充衣冠中人汝若遇之必逢迎不惶恐小巫見大巫墮其術中而不覺也汝必  
慎之徐曰請子洋銀二枚我將作虎邱之遊居停給之而去見肆有錫洋錢為孩  
童所玩弄者與真無異問其價枚值五六文徐置百枚又以百餘錢買一布囊復大  
書曰某年月日某鄉某人置以棉紙製錫錢作兩封納囊中負之歸舟易短褐冠  
作鄉人狀以紅紙開錫銀單懷之持而蓋負囊遊於市見古玩鋪前坐一客衣冠  
甚麗時正隆冬披火狐裘絡冠皮鞋手持玉嘴銀頭烏木烟管方吸烟看街徐有觸  
於懷乃坐對門巨室階上出其單與錫洋布目前以真洋錢願贖而口作怒詞正自  
囁嚅間客見其多金洋洋來前囑問曰汝何等入坐我府前意欲何為徐忙收洋錢  
入囊執單拜曰不識尊府動擾不當我某縣鄉人也因姪女將嫁兄與我百洋并  
賬單使買嫁衣我至大邦不識大綱銀局在何處又不知買單中物費用否無人指  
點以是怨恨耳客接其單視之皆盒中急需物信為真寶笑指之曰北去里許高橋  
大門內有綱銀局是我親戚所設兩京十八省客皆販其貨真大行市也汝往必無  
誤徐曰我目不識丁雖有招牌奈不能認指借費步一引可乎客曰幸我無事汝其  
從之徐負囊隨其後行未幾徐曰我尚未餐腹中餓甚官人肯同一點心否客乃引  
入肆肆上坐徐坐其旁怒尚未至徐從額曰我患瘧痢未痊不意又發作矣中急而  
寒甚奈何客曰去廁不遠汝去登之徐曰奈此累孽物乎舉囊交客曰暫累官人看  
守我非不放心奈寒甚乞假我短褲一披烟管一吸客自思火狐短褲與烟管不過  
三十餘金額其百洋其利倍從乃故作躊躇而後解與之曰此百金物汝速往速來  
慎勿活我衣徐乃鄭重披來執簡而逸客待其出肆携囊適回謂家人曰今日獲得  
洋銀百元當為我賀出囊審之疑有偽急請識者方知皆錫物不禁啞然失笑曰我  
一生騙人為業及為人騙數十年老阿婆今竟倒網孩兒矣

查禁煙烟之年有偽符假假在江河之間接船搜索批攬銀錢為害行旅惟不掠貨  
物不擄衣裝是以告計之繁甚少有點客販貨入楚舟泊江濱突來壯役七八人執  
索即當手持鐵索口稱官命查抄鴉片入舟搜檢見銀錢皆取之以充飯食值客卧  
病其夥阻阻不及盤纏被搜盡矣不覺垂淚客徐起見之笑曰母作如人態從來悖入  
者亦悖出彼將十倍償我無憂也是時同舟之舟無一免者八皆切齒點點客於是擇舟

子之強有力者十餘人飾以僕從之服自乃冠水高頂造作令箭急易快舟尾尾偽  
段沿江而下役擄掠滿載忽繞出其前僕僕攔捕即以其鐵索鎖之官輒亭而訊曰  
本廳奉軍門查拿偽役抄搶案送者甚多先起其賊被舟載錢已數千矣偽役皆叩  
首乞命於是運賊入己舟將偽役交驛卒看守曰候本廳稟報後來取若人勿任逃  
脫自于重罪竟揚帆逆流而歸以錢俵分舟子銀則歸己無不歡呼痛飲偽役解  
悟告驛卒曰是官也何以獲贓不獲犯假可知也驛卒亦悟曰無論真偽我輩豈白  
與人看待哉偽役已無一錢乃各脫其衣復歸驛卒始得縱歸  
驛卒曰騙子奇矣然不過乘人所欲而中之乃竟有騙騙子者使之笑不得哭不得  
大快人心可見天下事出奇無窮縱有智士才人只好一齊頹首

浙有嘉禾生為邑之巨富將入秋開僱其妻與姑母僕婢輩同赴武陵寓西湖山莊  
以便遊觀生婦少艾而佻儻以天竺進香為請生從之命僕喚肩輿僕謂主人省約  
意不投行家散催與六乘價甚廉生婦艷裝成飾羅綺滿身珠翠盈頭價值千金乃  
與姑母僕婢輩女輩來與而行生騎馬在先僕携香燭隨行至半途生婦之輿行折  
五乘皆隨騎而前是與落後一夫抽折杆回去謀易新者一夫守之僕亦立候與  
夫笑曰主人將抵山門矣汝不以香燭去有不失操者汝者乎况五乘前行僕一乘  
夥回易杆即求何須守耶僕信其言追奔而去一夫以杆架共昇入亂山中生婦  
惶惑詰問何以行僻徑與夫曰為時已久恐官人守候出捷徑入廟之後戶不其便耶  
婦亦信之未幾停輿見牆缺朱門與夫輕叩其銅環一沙彌拔關出曰來耶至與前  
請夫人下輿生婦曰我家人安在耶沙彌曰多在前殿候夫人久矣生婦視沙彌年  
不過八九齡諒無他不得已從之入門曲折引入密室請夫人少坐沙彌夫而僕婦  
四人至生婦益惶惶急亟詢官人安在僕婦笑曰休問官人我輩皆香客亦為大師掠  
至無奈相從汝若奴順則此間吃者不盡且入畫夫也何樂如之否則藥斤相如無從  
逃避婦知入危地悲急而死一僧突入曰何來潑婦入我法門中飛肆橫行喝令健  
婦并沙彌齊上將生婦衣飾洗剝以布帶縛其手足於醉翁椅上強蒸之生婦痛罵  
又一僧以麻桃塞其口而遮淫之婦亦昏沉如醉聽之而已至夜健婦以米粉湯執  
鼻而灌不得不咽仍勒其相從自負無益生婦任以巧言自不答健婦以余腹之而去  
次日來除其矢溺為之洗沐焚香於室看僧復入互相嘲也如是六七日忽見某僧

變色相謀。交頭接耳。不可聞。是夜健婦避之以樂。突然如死。當生之入廟也。姑母與  
僕婦女婢俱至。惟不見其妻。未幾僕亦奔至。眾問主母何在。曰。隨即到矣。我恐香燭  
有誤。是以先來。今何在。僕始以與軒斷。亦須時對生惶急。命速追之。自亦乘  
馬往尋。窮日之力。毫無影響。僕使僕往接其姑婦人等。則與亦不知去向矣。喚他與  
昇歸。生在甯。僕僕馬。奴有蹤。無法可施。次日入縣。鳴冤。官為飭緝。過三日。仍無  
踪跡。生乃投省候試。與親友商之。老成者曰。今大中丞愛借士子。君鵬。同考者百餘  
往。許之較。縣官得力多矣。生從之。集多。投轅門。巡官以公狀入。中丞命傳原告與  
老成者數人。謂之曰。其生應試。而帶重人。且率之遊。本屬非禮。以致誣盜。海盜。官  
未可定。然屬有此巨案。而不能破。亦大吏之責也。即令中軍。率徒卒五百。改裝易服。散  
布西湖各廟。訪緝。三日。獲犯有賞。於傅府縣官至。曰。屬有大。敢誘掠良婦。官不  
能破。朝廷何。庶爵。祿為。耶。期三日。不獲。必登白。東府。縣。而。命。役。數。百。人。假  
作香客。布散各廟。使生僕為。眼目。訪之。逾二日。無。文。武。員。弁。惶。恐。其。謀。將。接。搜。僧  
之。密。室。僧。大。懼。以。舉。迷。生。婦。夜。使。健。者。負。置。于。身。樹。者。驚。呼。兵。役。咸。集。見。一。蓬。首  
垢。面。者。僧。衣。褲。之。婦。奄。奄。一。息。勢。將。斃。矣。急。喚。生。來。認。確。係。其。妻。呼。僕。婦。來。昇。之。歸

卷二 續集

十三

寓以開通之樂。灌之。第日夜乃。見。如。母。在。旁。泣。訴。所。苦。特。兵。役。因。已。得。婦。皆。回。署  
稟。報。生。亦。以。前。情。補。呈。府。縣。各。官。聚。謀。曰。雖。有。婦。而。不。知。其。地。其。人。將。何。以。定。案。無  
已。盡。拘。西。湖。僧。使。婦。辨。之。究。可。自。矣。乃。使。生。歸。而。謀。諸。婦。婦。愧。作。難。言。乘。人。不。備。而  
逃。生。又。鳴。請。官。官。亦。無。可。如。何。矣。時。諸。僧。已。集。十。餘。人。無。不。呼。冤。者。即。有。奸。僧。在。內。  
無。可。對。證。良。秀。吳。辨。以。告。中。丞。乃。命。兵。役。備。抄。靜。室。於。廟。若。內。搜。得。女。鳥。即。以。所。住  
之。僧。鍛。鍊。成。獄。而。斬。之。冤。乎。不。冤。未。可。知。也。  
柳。斤。曰。僧。固。不。法。而。生。實。自。貽。伊。戚。治。客。誣。淫。何。可。屠。新。於。火。是。以。律。禁。婦。女。入。廟  
燒。香。此。正。本。清。源。之。良。法。也。至。案。已。成。即。使。婦。不。死。根。願。辨。認。余。知。此。等。奸。僧。必。不  
在。十。百。眾。之。心。送。女。出。時。早。已。糾。及。遠。颺。久。矣。然。以。僧。室。有。女。鳥。縱。非。此。案。奸。僧。而  
平。日。所。為。諒。必。更。甚。於。此。是。以。神。洩。其。機。致。被。搜。獲。斯。之。亦。不。為。冤。况。殺。一。可。以。警  
百。亦。大。中。丞。力。也。否。則。此。等。案。件。地。方。官。只。好。買。諸。海。捕。而。已。  
黃八子者。太湖大盜。奉盜往劫富室。明火執仗者。一十八人。撞門入內。挨房搜劫財  
物。盜魁入見事主支女卧室。其女年甫十五。出外聞聞。哭之聲。驚駭。家破

義盜

堅卧而已。盜抽被女。見姿色。驚。強。按。於。榻。之。諸。盜。掠。得。財。物。齊。聚。外。室。不。見  
盜魁。黃八子復入。搜。尋。見。盜魁。極。而。卧。八子頓足曰。噫。汝。為。此。不。義。事。必。遭。誅。戮。  
我。等。為。汝。誤。矣。盜魁。起。笑。曰。好。花。不。採。柱。生。人。世。母。相。語。也。我。讓。汝。一。樂。何。如。八子  
曰。汝。不。記。吾。當。規。條。乎。深。花。必。敗。天。道。昭。彰。我。將。去。汝。不。暇。尤。而。效。之。非。人。也。遂。出。告  
諸。盜。辭。別。欲。散。盜魁。留。之。不。聽。與。之。物。不。取。脫。然。長。往。至。海。島。投。縣。自。首。絲。絲。被。獲。  
案。此。案。實。非。八子所。竊。因。與。是。夜。同。時。胃。之。以。就。輕。也。羈。禁。日。久。因。無。原。贖。不。能。結  
時。有。刑。書。某。以。辦。漕。虧。欠。收。禁。八子深。與。結。納。問。得。若。干。銀。可。仍。回。刑。房。書。以。四。百  
金。告。八子曰。是不。難。我。為。先生。完。此。事。書。說。曰。果。能。如。是。我。必。有。以。報。因。此。交。史。出  
書。家。送。飯。食。恒。與。八子共。之。一。日。晚。膳。食。飽。羊。腿。八子甘。甚。問。係。何。置。乎。書。曰。買。諸  
市。肆。八子曰。何。處。有。書。曰。熟。食。舖。皆。有。八子驟。欲。飽。啖。書。曰。門。已。封。矣。明。日。囑。家。人  
多。備。可。也。八子不。能。俟。取。錢。出。院。但。聞。鎖。聲。脫。落。聲。書。子。出。視。只。有。刑。具。而。八子不  
知。所。矣。書。囑。禁。牢。勿。張。皇。此。人。去。必。來。決。無。他。慮。也。未。幾。仍。鎖。錘。而。八子。有。羊。腿。笑。曰。  
幸。不。辱。命。共。切。食。之。書。曰。君。去。來。何。其。神。速。八子曰。我。今。與。先生。交。深。敢。以。實。告。我  
因。盜。案。株。必。嚴。重。就。輕。故。認。此。案。惟。原。贖。難。得。先生。出。後。可。託。事。主。不。必。深。究。  
見。賊。即。鎖。我。事。畢。矣。不。然。脫。禁。而。去。亦。有。何。難。所。不。有。為。者。避。前。下。耳。况。我。日。在。禁  
中。夜。則。遊。行。自。在。同。監。多。人。皆。不。及。知。今。已。與。先生。言。明。夜。將。往。取。財。帛。以。了。先生  
事。因。復。潛。出。伏。巨。室。屋。上。係。庫。書。某。家。方。夜。識。為。出。脫。一。重。圓。納。賄。千。金。八子。俟。夜  
深。人。靜。竊。取。而。回。次日。以。四。百。金。交。書。完。贖。釋放。值。是。案。破。緣。被。姦。之。女。羞。忿。自。縊。  
事。主。上。控。上。奉。奏。冬。奉。旨。嚴。拿。盜魁。與。十六。人。全。獲。無。一。漏。網。者。供。及。黃八子。行。火  
到。縣。刑。書。以。八子。是。月。日。夜。方。在。此。行。竊。緣。律。宜。能。遠。注。三。百。里。外。從。盜。乎。其。為。仇  
攀。可知。故。令。移。履。彼。處。亦。不。深。究。書。為。關。說。事。主。以。物。之。相。似。者。充。原。物。領。認。八子  
之。案。遂。定。以。其。自。首。減。等。城。旦。而。已。  
柳。斤。曰。好。好。色。人。情。之。常。賢。者。不。免。八子盜。也。乃。能。力。拒。此。關。非。有。大。魄。力。不。能。故  
其。藝。亦。甚。精。惜。乎。無。有。能。薦。之。者。若。得。其。人。為。將。國。家。何。憂。外。侮。哉。  
悟知子  
悟知子。不知。何。許。人。初。素。儒。不。得。功名。垂。而。學。貢。不。得。財。帛。僂。蹇。半。生。一。無。成。就。幸  
無。妻。子。子。然。遊。蕩。過。江。湖。卜。者。學。推。算。五。行。法。所。研。精。寒。暑。不。數。者。三。年。恍。然。大  
悟。曰。道。在。是。矣。隨。立。肆。於。市。垂。簾。賣。卜。指。之。者。所。決。事。皆。當。故。得。錢。無。虛。日。正。為。人

卷二 續集

十三



作卦。左右環顧。有一道人來者。折巾中。權權不坐。坐椅上。椅頓折。人皆笑之。道人抱歎。將行。悟子挽留之。卜完人散。悟子指道人。膝前跪。稱仙師。求教。那道人曰。子遊方之士耳。何所見而仙乎。悟子曰。弟子早推定數。請觀生魂之椅。道人觀之上。書某年月日。此椅為仙人坐折。道人曰。儒子可教。惜費聰明於無益之地。子既仙。我盡言爾志。曰。求賜仙丹。度脫塵凡。相傳門下。道人笑曰。子猶俗見。操其子先業。儒曾作大投明師。道家丹藥。猶儒家筆墨。子能吞墨。舉筆。即成名。家乎。曰。不能。能使師入爾心。腹代為著作乎。曰。不能。能求師一日。問誨。汝作通人乎。曰。不能。我知汝不能也。仙道猶儒道。須專心致志。歷階而進。斷無餅一粒。丹一丸。即飛昇天上者。皆好事者。托詞以誤世也。子善悟。我先示子丹頭。乃從袖中出一軸。展之。中間大書誠字。上書真字。下書孝字。右書實字。左書幻字。曰。此即大丹原委。成始成終。盡在於是。悟知子曰。弟子愚昧。敬請詳示。道人曰。上求其真。下劈其妄。右依即實。左依即幻。如為人之道。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者無愧。是即誠也。天豈有棄此八字之仙乎。故入道之始。曰真人。言真能克盡人道也。一有不然。即流於妄。綱常既不明。則人且不成人。何有仙乎。能右此八字。敬慎勿失。即實則德明。無物不明矣。故曰。至誠前知。左此八字。即幻。

卷二 續集

十四

則狂妄。荒誕不經矣。故曰。左道惑眾。子能一心守真。實去幻妄。誠在其中。自然入定。定則靜。靜則精。無神三寶。之先天自見。而團聚之勿散。即是內丹。道在是矣。悟知子曰。師所云理學。常談也。道盡於此乎。道人曰。儒釋道三教同源。其流則分。儒在明明德。釋在波羅密道。在清靜頭。伏聖佛。無不從此入門也。即如子之神。亦從庸流所論五行入手。能劈去浮游。而存精實。非由一誠得之乎。大小一理。子何信其小者。而畧其大者乎。悟知子唯。即失道人所。在三年後。悟知子亦不知去向。蘇子曰。純陽為仙。純陰為鬼。人在陰陽之中。故可鬼可仙。惟刻求誠。明自有四通八達之日。任意荒怠。即中七情六慾之迷。道人所云。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明者自知。知而不行。行而不真。是有趨於鬼道也。

客宵閒話續集卷二終

客宵閒話續集卷三

嚴氏

清 吳麟序

金蘭張子。妻嚴氏。在都市開張雜貨肆。即在後街作寓。其宅三四廂。垣外客房三楹。寓內惟少妻幼子。雇一年輕娼婦作伴而已。肆內一夥。年逾五旬。嚴作餐。其夫傳食。夥們主人之勞也。曰。何不覓一僕。任其事乎。張子首肯。其夥每早起。洒掃肆外。似已有人代為掃除。潔淨。留心察之。則一少年所為也。夥叩其意。少年曰。我南人。落魄於此。日為人致奔走。以糊口。夜寄廡下。君雖不知。我心不安。略效微勞。何足齒也。夥悅其勤。薦為主人試用。其人。不惜辛勤。不辭勞瘁。凡所作為。能先得主人意。內外皆愛憐之。但半載為僕。已暗與娼婦通。一日。張子置宵赴通州。囑其僕住客房。守門戶。惟嚴氏帶十二歲子。與娼婦同寓。三下。子已沉睡。二婦高作女工。忽有叩房門者。娼婦披關。僕探刀入室。突擁嚴氏。曰。汝必與我為敵。否則殺之。嚴氏急呼。娼婦披救。娼婦曰。一家人無傷也。主人不在。姑試嘗之。嚴氏知其同謀。料難力敵。轉噴作善。謂僕曰。汝果有情耶。此室有孺子在。恐被目見。事必洩漏。不能不散矣。汝先入西廂。俟我何如。皆笑曰。真精細人也。娼婦先抱其余枕而去。僕料其孤力難拒。亦携刀隨往。嚴氏乃去。大衣緊束其身。潛入西廂。僕起擁抱。曰。果來耶。且解我渴。嚴氏笑。却之曰。我素愛汝精細。今何粗莽。乃爾。此事也。我向不願清醒相對。是以男子在家時。合有藥酒。隨時飲之。能堅戰。男女交暢。不亦可乎。娼婦曰。我亦知之。未得嘗試。仰慕已久。嚴氏曰。今我三人同心。可嘗試之。乃指藏酒所。同接取一樽。至。並携菓食。共傾飲之。香美異常。嚴氏力勸二人盡量。且稱讚其僕。任其糊。撫摩。若甚甘心者。僕乃大醉。自脫上下衣。仰臥。上呢呢。語曰。速來試我。乘此酒興。切勿再延。嚴氏連裝睡去。曰。事畢。易汝何如。娼婦含笑去。嚴閉門。索其刀。猶在身畔。乃舉刀力砍。已破其腹。僕躍起。復擊其腹。仰跌。區上手。擲足。揚而斃。嚴聞聲。披衣叩門。笑曰。汝等如是。猛戰。鄰舍聞之。不洩漏。機關耶。呼僕開門。我欲作壁上觀也。嚴乃反臂。隱刀身後。游按其關。嚴撲入。瞥見區上血屍。正欲聲喊。嚴從腦後力劈之。顛撲。區上亦斃。乃解囊。血衣。揭檢出。反鎖其門。回房。與子同臥。次早。倩鄰婦。呼其夥。來告之。曰。昨夜僕與娼婦同遊。幸未竊物去。汝速遣人喚主人歸。商其事。合報官否。夥在。人喚張子。回詢其事。嚴含含糊糊。夜深人靜。方以殺妻事白之。張子愕然。嚴曰。君必首之。有罪安任。若潛隱其

卷三 續集

一

事日久必破君亦不得辭其咎矣張子思其言遂首請司坊官來驗說嚴氏侃侃直陳奏交秋部大司寇鞠之嚴氏理直氣壯堅執不撓乃釋嚴氏夫婦而廢二屍棄定後鄉人之宜游亦師者咸羨嚴之胆智公懸額以旌之

潘乳粵東香山人談者忘其名字生在前明中葉家貧于萬席豐履厚有善必為如刷印經文創修廟宇造橋鋪路掩骼埋骸以及贈親朋濟鄰里猶不足以盡其心乃日食千百人不使也自乞丐當博施濟眾時有媪且暮必至索食飯之索飲茗之無倦色如是者久無如卑滯之年聞善人之名者遠近就哺日以萬計翁雖力漸不無嚴氏斷不可使少婦壯僕在一處即有嚴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

潘善人

不支然不肯中止猶去質庫賣田完為之追時和年豐災黎散而善人貧矣前媪尚日請之翁猶自減口糧以為之食始終不怠媪不自安謂翁曰我孤獨無歸之憂也今汝業已敗我何忍累汝曷以往宅施我作大士閣我願為使妾自主香火藉以常得溫飽無求於汝矣人皆怒叱之翁曰諾即謀遷妻孥連宅以施媪曰汝舍去將何所依得無怨我乎翁曰否北郭外有山地數頃因歷年旱潦寸草不生無人肯售去結茅廬亦足棲止何怨之有媪曰此地吾前見之有大風水在汝因歷年為善未及葬汝父母今既已遠此我當為卜宅其山之陽枯木之下天生石穴一區真佳城也宅穿於此不但舊業可復將億萬斯年嗚呼不盡汝信之手翁曰謹受教媪執引送之指于眠穴坎山離向以羅浮為案以大海為障曰此凡夫之所見不及者也且使盛墓而居乃出異果數斗給之曰以此遍撒荒田俟其生長勿伐三年乃成三年後必有蛇虺守此汝當別遷欲得此異物者惟五月五日可使健男子身穿雄黃鮮鮑米伐取行將獨攬天下之妙草矣翁曰將為何物必先教之媪笑曰汝將來觀其形狀似何物即創為何物何必先知但我所與者菩提果也勿以予人縱予人無益媪乃去翁於是安廬種果半載方休入城視己舊居已成觀音堂香火甚盛有見住

卷三續集

二

持媪已不知去向矣翁歸不數月其物萌茁形似芭蕉地山皆長茂獲之勿敢伐歷三年葉形成扇翁乃利其粗者賤售之人皆爭市一夏得數萬錢時已有巨蛇出沒毒氣射人翁不能存身仍遷城市次年如媪以重價雇壯丁於五月一日始人各執斧持鋤腰帶雄黃酒繩索入山破其細者烟截而出五日畢事練其細心完善者以貳瑣象牙柄錦繡其邊一柄值銀數錢商販之徒爭來售置其門如市後遂廣行宇內自貴官長者文人墨士及閭閻中雙至人執一柄以為雅玩以是復業傳至子孫至今三百餘年家益富他人欲竊效之俱不能蓋蕉為他蛇所守平日入山者受毒即斃故無敢竊觀友乞其種亦未嘗吝惜但樹他處變為美人蕉結花嬌紅可效葉小而脆不堪作扇然後知媪即觀自在菩薩傳銷絕業為天下後世為善者示

身毒國 無無子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其為人也憤世嫉俗好作汗漫遊一日附洋船隨風飄至一國見其人四目深鼻皆衣白照照浩浩無爭競心見中國客到爭飯之米大而香潔無肉食并無菜蔬雖言語不通而貌甚恭敬走報一紅衣老者來自言曾出使中華數次能華言邀無無子至家曰先生欲知我國風土人情乎請譯而道之我國分男女兩部王曰元首男部統之其下十二司分三等上司三曰耳目司口鼻司喉舌司中司四曰左肱司右肱司心腹司臂指司下司五曰前陽司後陰司左股司右股司皮毛司十二司戴元首合而為身身毒國毒譯言一司總特諸司也耳目口鼻喉舌最寬比華之宰相尚書卿戴左右肱比都督將軍心腹比撫按特指比提鎮前陽主刑名後陰主錢穀比中華之有司左右股比汎舟皮毛司比佐貳雜職自玉以下皆衣布以色分品級王衣紫上司衣朱中司衣藍下司衣青衣衣白曰地無玉亦無礦土產香穀大於中華之稻米一歲三收至春夏秋三時人之有力者不拘何地盡豐布種自王以下並耕而食無分彼此諸司督耕能多得穀者司舉奏王以下司爵之有遠近至未衣者第非考較出身僅虛職俸之厚意情者發窮窮日給一粥終其身半豐則家藏一歲之用餘盡歸元首分於十二司若數年十二司積儲仍散於民故無飢饉亦無貧富上下皆食穀不知有菜何果棠腰雖有金銀

卷三續集

三

身毒國 無無子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其為人也憤世嫉俗好作汗漫遊一日附洋船隨風飄至一國見其人四目深鼻皆衣白照照浩浩無爭競心見中國客到爭飯之米大而香潔無肉食并無菜蔬雖言語不通而貌甚恭敬走報一紅衣老者來自言曾出使中華數次能華言邀無無子至家曰先生欲知我國風土人情乎請譯而道之我國分男女兩部王曰元首男部統之其下十二司分三等上司三曰耳目司口鼻司喉舌司中司四曰左肱司右肱司心腹司臂指司下司五曰前陽司後陰司左股司右股司皮毛司十二司戴元首合而為身身毒國毒譯言一司總特諸司也耳目口鼻喉舌最寬比華之宰相尚書卿戴左右肱比都督將軍心腹比撫按特指比提鎮前陽主刑名後陰主錢穀比中華之有司左右股比汎舟皮毛司比佐貳雜職自玉以下皆衣布以色分品級王衣紫上司衣朱中司衣藍下司衣青衣衣白曰地無玉亦無礦土產香穀大於中華之稻米一歲三收至春夏秋三時人之有力者不拘何地盡豐布種自王以下並耕而食無分彼此諸司督耕能多得穀者司舉奏王以下司爵之有遠近至未衣者第非考較出身僅虛職俸之厚意情者發窮窮日給一粥終其身半豐則家藏一歲之用餘盡歸元首分於十二司若數年十二司積儲仍散於民故無飢饉亦無貧富上下皆食穀不知有菜何果棠腰雖有金銀

珠玉寶貝。不足貴也。不過為布地飾屋之需。猶中華之磚瓦。碌粉所貴者。米布。如中華之銀錢。凡動用之物。皆以此交易。我王相傳。為淨飯王分枝。八十四世裔孫。其長枝。即阿彌陀佛。代傳一那摩佛。即中華所稱喇嘛。大班禪活佛也。能參四禪。八定。諸司選民之優。俊秀者。送入學道。或三四年。或五六年。由那摩佛考較。進行之淺深。送王補諸司缺。故皆應祥。為國為民。后曰元后。女官統之。凡女皆習工作。自后以下。俱能種棉織布。成衣。以易穀食。凡男年二十以上。思妻者。投前陽司送女。部后配與。年相若者。一人三宿而去。若再過之。則又另配人矣。生女則留。生子。撫養至五六歲時。發男部。任人予之。只許人領一子。有天賜者。許再。故民無氏族。亦無能後之人。凡男女年至六十。不耕織。所領女子。力作養之。亦無違者。死則公殮。以大喪。亦無棺槨。郵邦皆尚警華。以我國為鄙陋。故無侵犯我國。只求內治。亦不征伐。故自淨飯王以來。數千年不易。姓如是而已。無他長也。無無子大悅曰。此極樂世界。我願受一塵而為。老矣矣。我國法。不留外人。子回中華。外而思之。自得。何必留此。乃悵悵而返。解斥曰。身毒國十司皆受。惟前陽後陰二司。尚可謀。以前陽能剛能柔。能進能退。故主刑名耶。然少者浮。老者寂。存何。至後陰只出不入。何可司。錢報耶。或曰。復世之能者。出檣柏而納折華。君其未知之耶。予笑應曰。唯。

卷三續集

四

某制軍夫人

某制軍科甲出身。好士愛才。門下皆一時名流也。制軍風雅甚。如夫人甚眾。琴棋書畫。各擅一長。咸使名士。傳之。有某孝廉者。年逾弱冠。品貌俊逸。詩如其人。家屢空也。投制軍謀食。時制軍新得寵姬某氏。詩筆清新。與孝廉相類。遂使姬作女學生。傳述詩詞。兩情相洽。有文君之約。而未得其便。值制軍壽誕。內外優劇。百戲並作。乃乘喧雜時。姬偕孝廉。探其細軟。道花園後。垣同。遂次日。僕掃書。報二人。夜不歸室之事。制軍大怒。傳心腹或升入內室。授之劍。而諭之。曰。速往南。追取二人。首。認姬作汝妻。被孝廉毒。故迫而斬之。投所在。官司自首。汝既無罪。且不次起。遂汝。奔須命。將行。夫人遠出。嗚止。乃諫制軍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此等事。想已。播者。垣矣。引盜入室。斬之。非。一頂。綠頭巾。終脫不去。徒然掩耳盜鈴。不貽笑士林耶。且孝廉才名。著者。愛之者。不。僅夫君一人。使士林抱不平。察實而發其覆。貽害無窮矣。夫君聰明。湖。道。豈不見及此。妾恐一時。怒。昧之。早。制軍不覺。起。息。曰。為之。奈何。夫人曰。是不難。昔。楊。越。笑。善。二。公。皆。人。傑。也。盜。其。侍。妾。者。不。但。不。追。聞。有。厚。贈。者。曷。不。仿。而。為。之。

卷三續集

五

某良玉遺事

此弱水三千。片帆穩渡。感周旋之子。細益愧寸衷。期報答以辛勤。難酬尺澤。惟思勵頑鈍之器。庶不貽水鑑之羞。茲遺達萬言。冀敢因臂指。故布腹心云云。後孝廉捷南宮。由詞林入諫。垣有與制軍為難者。多方營救之。與某姬偕老。且多子云。

女帥春良玉。石柱土司所屬人也。生而警敏。多機智。父母皆愛憐之。有兄莽夫也。良玉五六歲時。鄰人被竊。多方攝之。不得。與其父咨嗟。歎息。良玉曰。無事。多求。此必米。其所為也。鄰曰。何以知之。玉曰。我本不識。且日者。潛窺汝室。彼以我為。幼不之。避。候。又一人來。呼曰。木具。汝何為耶。真即與耳。語而去。是夜被偷。非具。而何。解之。果得。及。拜時。土俗。皆。自。得。夫。春。秋。之。際。雖。少。男。女。於。山。野。唱。歌。求。配。有。馬。生。者。土。司。宗。族。也。年。及。冠。無。父。母。昆。季。貧。而。好。學。美。秀。而。文。玉。一。見。即。攜。手。同。歸。父。母。及。兄。皆。貧。之。玉。曰。事。在。人。為。我。只。求。同。心。者。耳。貧。不。足。道。也。謂。生。曰。君。得。我。不。要。不。多。聞。君。所。感。者。家。貧。我。所。感。者。腹。實。家。貧。以。為。力。我。請。任。之。腹。實。同。好。君。其。為。我。助。之。生。曰。誰。相。得。甚。歡。良。玉。恒。執。女。工。伴。讀。帳。有。所。悟。忽。謂。生。曰。君。所。請。之。意。以。治。身。心。則。有。餘。非。我。輩。故。時。之。策。也。曷。求。富。強。之。學。以。成。我。願。生。乃。購。備。船。載。書。

略及三農致富等書數十種開戶講論年餘玉曰得之矣乃出門適歷荒山得無主之地數十頃歸而盡其所有皆易錢不足乞貸父兄親族以益之使置芋菜一名包設此賊而易成之物遍撒山地玉乃日遊里閭結好眾媿媿得其愛戴心謂之曰本年當大旱救荒之計我已密佈山間將來成熟時可以周濟汝等但須為我照料耳眾婦皆悅為之使刃巡邏秀實時多為收割不失一莖時果夏秋無雨禾苗枯槁惟此獨茂生乃計口授媿媿乘歡呼拜謝而去高踰千鍾羅之得千餘金償債之外猶稱小康次年媿媿皆來請種願為耕耘玉曰今牛應勞惟復獨成購種遍播之夏秋米大雨諸穀皆湮沒獲高丈餘不畏水又獲豐收仍分給酬勞外剩數千鍾羅之大富起履居之他寨官民皆之食流為盜賊而石柱賴以無恙男女咸敬佩良玉如神明願為服役者甚眾玉擇其勤能者留之生亦喜曰卿何以知天文測之皆驗玉笑曰前漢書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我師媿耳凡早年其穴必深游年必遷高處以是卜之百不失一何須高技天文炫異驚奇哉生乃服其讀書之博聞也曰卿言當則果富貴貴在良玉曰勿急我後必肥封君為天下婦人吐氣但目下大憂將至春何生曰方安居樂業何出此言玉曰富者盜之餌且鄰寨飢寒有不覓覓我者我

卷三續集

司官素滿的又不知訓練得連強暴鮮不傾覆是則可憂也君連購銅鐵木石覓巧匠我將仿諸葛製造弩傳以見血封喉之藥作救急計於是作助弩千張伏垣外夜則埋機當路凡賊無弗之處半穴其地作密中布鐵疾擊亦傳毒藥上以板覆之內室財帛皆悉板皆作機自行無礙人踏之觸機翻轉顛入密著發藥立死布置方罷而鄰寨果生心矣使數十人行竊知生家富先攻其室為連弩射死者半破宅門入皆奔倉庫顛入密死者又十之六七僅剩十數賊鄰人救至成博之送司於是鄰寨藉以為詞連連各寨舉起而攻之土司驅市人而戰大敗遂殺土司寨民大恐公議良玉之夫係土司宗族應襲職眾曰不知其妻棄入生家堅請良玉掌土司印以禦寇冠玉曰禦侮之道須眾齊心如臂指之相使乃克有功若人各一心前車可鑒是死我矣君輩能聽我號令否眾皆曰凡我寨民所以得溫飽者皆出夫人之賜誰不願為效命如有異志眾共戮之良玉察其情切乃出視事先點千人各予連弩一張一發十矢命其兄統領射退烏合之師於是略其地方三百餘里料其民得十萬餘眾立為大寨居中以親信者同住環作小寨居其民擇其強壯者訓以兵法生作進退井井有條寨外掘長壕周圍壕中皆置毒藥於上夜機板並如居室法外伏毒弩寨

之四隅樹長木木頭以鐵鑿懸作屋穴孔向外以老花近視二鏡疊作筒安孔中即千里鏡也能觀百里外人馬使能書者居其上以長繩懸於連內營名曰天觀一有所見即書條掛鈴索報信又掘地三四丈埋甕使耳聽者卧其上能聞百十里人言馬嘶亦以鈴索連內營名曰地聽一有所聞亦如前錄報再連則廣布細作故遠近鉅細無不周知又作連翔陣人各執噴筒以毒藥煮烟沙貯透筒筒中每伍間弩手一掛獲之戰必捨上風順風揚沙入人目即迷疼不得開弩手捨手離之是殺替目也故易勝時敗去之賊復避洞檢大舉而來先驅牛半駝馬在前土車隨之至寨前觸弩機中箭者畜牲耳前蓋即以死畜並土車填塞一擁而入則良玉已遁遠有糧食甚廣眾皆以為得許居之不疑未幾寨中地處火炮直冲頃刻寨地皆陷糧食中火箭火球競發烟焰迷空死者數千人餘賊爭奔出寨則圍兵四合眾皆請降良玉審其為惡者誅之腦從皆釋縛貴以口糧曰去留任汝愈感德畏威皆曰願從夫人雖死不去又益數千人為寨成腹乃教以屯田富強之法遂破一穴生大悅曰方賊之劫寨卿何預知之曰得天觀地聽力也賊來時畜生在前土車在後早以見聞得報我知此法前寨必破故退伏於外而以地雷火炮伏寨中彼見寨中多糧食諒必得留不知中留火箭火球等物也彼方住歇我使人由地遁燃火線轟擊賊已胆裂外又從之道退不得有不降哉今以降人店外屯田有益無損是以日見富強生曰今富貴全矣卿誠天神也良玉曰富不過百萬貴不過土司卑卑者何足道哉行將建大功於國家膺天朝之高爵厚祿力吐英雄之氣耳君姑待之此前明茶頓聞事也時寇圍京師甚急檄四方勤王師良玉偕其夫拔寨赴敵令其兄前驅順風揚沙轉戰皆捷京師解嚴帝大悅召良玉入觀欲侯之玉辭曰侯及婦人古雖有之非天朝體制無已則請封夫主乃召馬生以為請北侯賜予無算上良玉為勇鄰夫入石柱大元帥謝恩出閣部素稱玉謂其夫曰朝綱素矣帝之左右皆諂媚貪饒之輩勢必不久勿預其禍遂託故告退振旅而歸良玉之子孫至今世襲土司

卷三續集

某郎中  
郎中某武陵人能憶宿世事云前生為蘇郡薛生六十無子家惟教讀度日僅足夫



藥方誤作水並包上翁不知也至家交有方者與黃妻嘯達而道之黃大服後即  
得安眠翁復生火開包取求則皆藥料矣急往叩門問之黃妻曰已煎服半日  
睡甚安以人見效不敢言而向次早往視一身痘花皆現光明磊落且索飯食神  
氣固如無病者翁叱其即代為延醫覆診醫曰已反逆回順非我重用地黃不能如  
是仲達也今可不藥收功矣翁心中把歡早夕在側殷勤服侍果十朝痘盡回痂漸  
脫落壯健如初黃大感甚乃故難烹肉備謝禮請醫並酬郵翁之勞醫持杯大言曰  
非我妙手恐此症不能回春老翁聞聲多矣竟不見壯年出痘者十有九死乎翁曰  
不然假如此症誤服蒼朮白芷將何如醫曰一滴入口早已斃矣翁即回家取藥曰  
請觀此非先生所開之藥乎醫檢之曰是也翁曰是則誤矣以同市兩包相混而黃  
大所服者實亦並也醫曰莫與我爭功我聞書多矣從無求並發痘之說此必無肆  
私忙誤也兩料藥實未給朮並也翁乃呼黃妻出藥渣而示之固朮並也翁曰吾非  
爭功若果朮並所愈有復患否是以求教醫攝育文吾持謝金而去二人懷疑莫釋  
遍訪時醫皆曰無此情理或者症為朮並通引入內復發無藥可療矣二人更急時  
巨室以千金延名醫薛生白在邑二人執香跪門求診生白觀其誠使人診之謂黃

卷三續集

十一

大曰脈其和平無疾何況翁始以疑翁之生白大笑曰是矣此必黃君祖宗功德不  
應絕後故有此誤若服地黃湯悶死久矣時醫不知用藥之活變而執古方究死者  
不少彼意謂有夫婦必有房事虧損腎理故壯年出痘必先補元不知夫婦之事天  
生造化互相補益若以為有房事必損則世無八九十歲夫婦諧老之人而錄寡孤  
獨竹千歲歲矣惟好色過度則傷黃君一夫一婦人倫之常復有何損其症之鬱而  
不發者必平日盡力農田長浸水中深受濕氣通而不達是以痛楚老翁所市朮  
並必有數兩大劑投之水氣立散有不暢茂條達者乎時醫何能見及此哉故曰祖  
宗功德鬼神所使也且黃君服大而不但痘不復發且享壽無疑二人心始釋然  
喜悅再拜而去

烏蛇已類

蛇之種類夥矣皆追風藥也內有烏梢蛇一種最毒姑蘇有曹吏部由郎中出為粵  
東潮州府是邑也凡幼女皆種癩毒故及年頃有人過癩去方可配婚女二十  
六無論貧富皆在大門外工作誘外來浮浪子弟交住彌月女之父母張燈彩設筵  
席會親友以則女歸去可結親矣時浪子亦與冥事畢富者酌贈盤金送去多則一

年必登彌死且能過人故親人不放近官之好善者設廟祀收養之曹太守有弟已  
冠不行學日事遊蕩戚友知此開風俗者恒詰誡之介弟初亦不敢犯但遊蕩而  
一日至巨宅前見一女子圍色也不粉飾而自然既醜而莊重不禁迷戀轉再  
三舍之不得喟然曰人生幾何美色難遇牡丹花下死較老耄無善莫意乃決與女  
交談引之入室兩情相狎有終焉之志無如滿月後例應分折其父母見二人情重  
不使女知請介弟前堂大議詢及世家方知為太守親弟慶奉府縣查訪恭切勿格  
驚駭但事已如此不能隱匿贈以千金送之回府太守以乃弟自作之孽無可奈何  
皆送回籍俟死而已一路毛髮脫落日漸周身發瘰及家其父收之慮其莫延請  
於酒房下榻嫂氏哀之使老媪給飲食未幾癩已匝身奄奄一息自知必死矣先  
介弟去後女方知其事乃與父母為難誓不二天必欲同死其父母勉勸教戒志  
不回不得已以實情告太守故其節義尤為作札道送姑蘇為弟守節來投嫂氏  
謂女曰叔病癩已不起矣莫如原身適反以林品貌何患無好連君子何必慮及此  
泉人耶女泣曰妾故知之不忍即之獨為癩鬼且女身不可二天來就死耳非效于  
飛之樂也嫂憐而收之送女入酒房與介弟相抱而泣女乃連婢僕歸獲命親為其

卷三續集

十一

夫調養一凡介弟使女烹茶未至渴甚倚牆而起覓飲房中惟酒缸十餘尋至室隅  
高有刺酒半缸以碗飲至數四渴解而人亦醉倒女持茶來扶之臥至次日癩皆結  
痂人亦清與謂女曰此酒大有益處日與我冷飲之當有效女順其意每飯必先以  
酒半月癩痂悉脫一身新肉滑膩非常眉髮復生居然風流年少矣夫妻快慰及酒  
將完見缸底一大黑蛇浸斃其中蓋烏梢也出問家人乃知前年注酒時見有蛇在  
內是以適釀半缸不意為介弟起病之祥於是夫婦相將仍赴東家女之父母及曹  
太守皆大悅共出財為謀功名俾河泊所官以終此其有一命之榮故不死耶余曰  
非也與女貞一之操有以感召之耳

金標客

標客金氏籍隸嘉禾其為人也好義幼習武藝能運氣敵金刃壯年出外保標江湖  
赫赫有名遠颺聞風而畏及其老也腰有千金在江南之清河立船行為業慈惠自  
得不出外矣夏日在水閣納涼見一舟揚帆而過篷窗四起中生青年公子十二位

人曰願舟子。藏皆如欲。頓起憤懣。疾捲行囊。遂及之。乞舟南旋。舟子不納。公子見其二毛。憤責老而許之。舟子曰。人各有心。知其無多。意耶。彼有他虞。非我等不預言也。公子曰。此老。我三人能備之。毋需爾慮。金聞言。一躍登舟。與公子為禮。遂閉行。公于告以父率山左。回原籍。或就婚也。與金聯。極甚洽。以長者呼之。每飯必共。家人心不謂然。見於詞色。公于益尊敬之。舟行長淮時。金密謂公于曰。舟子皆江湖積賊。今當停泊某所。若過此。必道遺棄。將行其謀矣。公于怖甚。曰。奈何。金曰。有老夫在。彼四五後。坐不足懼矣。某今夜與公于易地。而察其如何下手。公于甚疑。懼果舟至。關市竟過。金聞之。舟子曰。風利不待泊也。公于益懼。夜乃與金潛易。臥處。舟行至半夜。忽停。似聞舟子皆息。燈而卧。駕長密謂其夥曰。以我五人。了彼三人。易甚。今添一客。多費手足矣。夥曰。客似強健。然老。不足畏也。駕長借一夥。持利斧。潛藏艙門。俟公于常卧處。撫首砍之。不入。竊謂夥曰。得無誤砍其枕乎。不然。文弱少年。安有如是之結實。頭皮也。夥曰。汝於星光下。照顧門。夥之二人。聽卧者。猶有酣聲。乃雙手舉斧。極劈之。斧反激。回傷駕長首。而砍金。乃揚聲有。於。是公于主僕。舉燈入艙門。大驚。金起坐。呼舟子。夥四人。咸集。金曰。駕長何在。曰。睡久矣。金曰。項有賊斧。劈我首。似言好結實。頭皮者。駕長聲也。得毋自傷乎。我操客金某也。在千萬冠盜中。出入自如。汝五毛賊。欲傷我。得乎。怒。自不得保。駕長聞言。亦以布蒙首。出五人。命再拜請罪。曰。久聞長者大名。不意在此相見。長者既明此意。不必多言。我等願革面洗心。送公于回籍。斷不敢復萌異志。乞恕無知之罪。金曰。汝輩亦無能為。遂與開舟泊揚州。為公于慶。不汝罪矣。舟子叩首。出。揚帆前行。公于及僕。皆感甚。至揚州。咸席宴。不使舟子破錢。亦感甚。未幾。舟抵某。木金客揚。告別。公于泣留。金曰。此去皆官塘大路。不過二日。抵省。無下手處。我誠之。彼不敢違。乃呼舟子告之曰。汝等好。好送公于回府。取得平安。信來。慶我。日後好相見。若少有怠惰。公于莫與與信。汝五人命。越我手矣。皆曰。不敢。惟長者命。送公于回府。陳札歸。金客回家時。邑中有數十少年。皆習拳勇。推一人為魁。其人亦謂相自得。眾皆曰。武邑中老前輩。惟金某為最。法能勝此人。則傑出矣。其人曰。近聞回家。姑試之。或勸之。以金長者為人和。在鄉黨中。犯而不較。汝以少壯而。風。老。勝之不武。其人曰。我姑戲之。亦無傷也。於是羣伺於市。是日微雨。金持蓋。看履。出市。其人潛至身後。以右手挖其鬚。金即運氣。至聲。史其手。使不得出。故作不知。徐徐而行。其人五指。痛入心肺。不覺哀切。求恕。金

行自若。市人皆大笑。眾見少年。色。聲。聲。金客陪禮。金客始鬆。其人跌出。大餘。伏地。不動。眾視之。指臂皆青腫。金回顧。微。曰。少年。侍血。之。剛。押。侮。夫。夫。自。作。孽。但。係。子。姪。輩。何。忍。死。之。汝。等。扶。至。我。家。治。之。可。也。乃。共。掖。赴。金。室。以。三。九。給。之。曰。以。酒。服。當。不。至。大。損。其。人。服。之。下。血。升。餘。疾。雖。愈。而。右。臂。從。此。無。力。或。曰。奉。勇。亦。多。矣。何。至。頭。能。敵。巨。斧。臂。能。損。人。臂。無。乃。言。過。其。實。乎。鄉。斤。曰。術。有。所。謂。金。鐘。罩。鐵。布。衫。者。皆。運。氣。之。功。氣。之。足。也。至。大。至。剛。雖。以。萬。勑。石。壓。身。無。礙。金。老。想。必。善。此。拒。冷。來。臂。猶。其。小。戲。

文孝廉

有陳孝廉者。家甚貧。實親友數十金。入都會試。獨行至王家營。以三十金僱車。兩騾。甚。壯。壯。夫。夫。目。立。眉。揚。挺。胸。凸。肚。亦。甚。勇。健。陳。善。書。讀。能。遠。馳。也。不。意。車。夫。橫。甚。南。入。山。東。地。車。價。又。訖。宿。第。三。站。時。入。陳。君。室。坐。借。十。金。如。不。給。不。能。前。陳。曰。此。地。距。都。十。有。餘。里。安。得。多。金。濟。汝。果。不。能。前。遂。我。原。價。力。值。可。也。車。夫。曰。長。裝。短。卸。向。有。行。規。休。想。是。座。也。我。不。慣。與。小。人。來。請。辭。高。聲。紛。爭。陳。君。泣。下。是。室。通。近。上。房。所。寓。亦。會。試。新。孝。廉。大。車。五。六。輛。主。僕。十。餘。人。方。喚。妓。雅。歌。侑。酒。聞。陳。聲。使。僕。詢。問。車。夫。曰。我。等。真。賤。何。預。汝。事。陳。乃。實。訴。所。苦。僕。人。主。出。攜。陳。君。去。叙。科。分。同。年。也。同。行。三。孝。廉。此。君。又。姓。為。主。謂。陳。曰。兄。獨。行。路。踽。踽。宜。為。小。人。所。侮。我。聞。車。夫。其。橫。當。教。戒。之。五。呼。車。夫。入。曰。汝。何。敢。與。客。爭。車。夫。曰。小。人。貧。困。無。聊。故。為。人。僕。不。過。向。客。假。數。金。耳。不。意。其。肆。息。然。也。文。孝。廉。曰。果。為。是。我。假。汝。十。金。明。日。隨。帶。早。行。不。許。再。有。後。言。也。車。夫。唯。唯。五。鼓。開。行。使。陳。君。車。在。文。前。行。不。過。二。十。里。車。夫。趨。扶。路。疾。馳。陳。竟。有。異。始。則。喝。問。繼。以。哀。求。車。夫。曰。今。日。之。事。我。為。政。汝。尚。有。同。年。友。相。助。耶。時。文。孝。廉。僕。見。陳。車。斜。馳。去。主人。又。曰。是不懷好意。疾躍出車。解。乘。健。驟。不。較。而。馳。之。車。夫。覺。有。追。者。奮。力。鞭。兩。騾。而。文。馳。已。及。以。一。足。踰。車。鞍。兩。騾。守。步。不。能。移。以。一。手。提。車。夫。地。飛。身。路。其。背。拳。擊。數。百。車。夫。哀。號。求。恕。陳。君。下。車。為。之。緩。頰。而。後。釋。之。使。陳。遠。坐。而。已。坐。轎。上。押。送。回。大。路。謂。車。夫。曰。我。雖。文。士。而。習。武。功。無。論。汝。一。人。二。騾。罷。止。之。不。足。奇。汝。觀。我。倒。執。五。六。套。大。車。可。使。逆。行。試。之。果。然。車。夫。咋。舌。始。畏。懼。不。敢。萌。異。志。相。隨。入。都。還。文。孝。廉。所。借。之。銀。而。去。陳。君。感。甚。曰。兄。神。力。無。敵。於。天。下。生。成。乎。抑。練。習。乎。文。曰。此。易。筋。經。法。也。其。言。甚。在。勉。勉。之。無。所。不。可。人。自。不。為。耳。從。此。相。得。甚。歡。遂。成。莫。逆。

蘇斥曰此八道之大端也夫道無所不可養氣則至大至剛養志則修齊治平養身則合精氣神為正一可以飛昇可以拔宅即易筋經一書連序傳為人道基非僅習勇力也人配天地曰三才其才本廣大無倫故儒家之明德道家之三寶釋家之本覺真心人人共其專其一而修之聖賢仙佛惟人所願豈僅勇力乎哉

何首烏

何首烏一名能嗣樂中仙品產山澤者固多亦有在城市而其根反得成人形者以得人之精氣多耳然其人形者必通靈應現無恒人不能得若得而食之即仙去相傳已久吾邑有張氏姑婦者夫與子皆諸生以家貧教讀外出惟二婦在家操作女工度日是以紛紛必夜午方休每秋月皎潔時聞院中似有幼孩微逐聲按閤視則無有婦與姑謀後若有所聞一人穴竄隙窺之於是輪流伺隙婦果見兩孩出自牆陰長不滿尺一男一女皆赤體携手至院中對月再拜互相撲跌為戲婦得告姑慮曰恐係妖孽之子孫犯之自釐咎矣皆不敢出然其懷疑一日所親至如醫博學士也姑以所疑質之咸曰宅若有妖何能安居此必靈藥所變得而蒸食之當成地仙婦笑曰稍聞人聲即遁焉能覆取曰無難吾聞稻米天地正氣所結能壓竈藏若由竈隙擲之得中其身即不能遁矣咸去婦度院中孩戲之處至竈隙約丈餘竈椰米未必通竈乃截竹為筒撒米其中以箸捲布催送之日練其手法使精熟後伺於竈隙二孩來前婦即以筒米彈之果中二孩皆仆突出擒拿入手僅直呼姑舉火燭之類木離者眉目如畫氣甚芳馥姑婦相謀煮飯時於鐵鍋內蒸之一次稍軟至五六次者綿可食婦婦各分食一枚覺鮮美異常腹果甚一日不思飲食夜眠至次日皆不能起身矣响午門不閉隣姥疑有故逾垣窺之見姑婦皆仰臥於牀頭面及身俱腫目開口張不能言語隣姥倩人走報其父子歸不解何由亦不識何疾急邀知醫之咸診視笑曰非疾也日前母所說成形首烏我曾說以捕法諒必捕而食之未識九蒸九晒之製必不知避忌誤犯鐵器是以有毒試以解毒開通之藥灌之至七日腫消人醒問之果如醫言起後強健愈前累月不思食其姑年已周甲髮白再黑齒落重生枯槁肌膚皆皮脫而潤澤似二十餘人復生子其婦年近四旬轉而為二八好女子連舉子女十餘後皆壽一百五六十歲無疾而終

卷三續集

十四

作九種食可以絕粒入山矣或笑曰能得者不能製能製者必不能得徒虛語耳

卷三續集

十五

客窗閑話續集卷三終



一技養生

吾鄉有養生業醫。無人延疏。僅是不堪。乃赴豫投親戚之出仕者。其戚係開書。又未補缺。鍾依之。餬口而已。六月間。豫撫太夫人疾急。醫者束手。屬員來見。必問有南醫否。其戚以鍾對。中丞命急召之。其戚屏屏小心。鍾唯唯而去。中丞延入臥室。見窗戶皆閉。大壁爐火熱不可耐。太夫人橫在牀。且覆以棉衾。診之無脈。出謂中丞曰。太夫人陽伏於內。陰見於外。當此大暑之時。必先去火開窗。并去棉衾。則脈必復。脈復乃可定也。中丞曰。前醫無言及此者。先生高明。乃從之。未幾。太夫人索飲。中丞大悅曰。我母不害。已二日矣。今依先生法。竟大蘇。醒後請鍾視診。得脈。以養香正氣湯飲之。立痊。太夫人悅。命留在署。欲官之。為之報捐。未入流。奏留豫省。充文巡捕。中丞言聽計從。因此獲利無算。

又張生。係離商之子。一無所長。惟好口腹。廣搜古今食譜。而準酌之。烹調甚精。未幾父死。業既空。入文誦。暫避武陟。高呂祖閣前樹木茂。咸有亭。納涼甚適。閣之左有

卷四續集

一

大宅。係候補太守公館。其僕從吸即米亭內坐設。以是識張。數日間。聞太守威怒。殺獲家人。罵言無已。其僕亦有時來。皆楚囚相對。非復從前暢快矣。張獨詢之一僕。告曰。主人前之富強。納貨得官。所好者精饌。有得者。危人倍來。日前中暑而死。王命告輩。覓人不如。意則。越舉。應者。連獲多人。皆不敢引。進矣。又言。我等。命該絕矣。同輩皆咨嗟嘆息。張微哂曰。我以為有大事也。故如此。感。怒。區區者。何地無之。君等。誠不善。其耳。僕曰。然則先生能之乎。張曰。未識。汝主果知味否。眾僕皆喜曰。我等。姑耐。一頓。皮鞭。請試為之。乃具應用之物。交張。成。四。盃。夕。進。之。其。香。始。升。不。覺。觸。鼻。太守曰。何來此味。試嘗而甘之。大。噉。飽。食。呼。僕。問。所。從。來。僕。告。之。故。立。命。傳。見。張。曰。我。非。危。人。因。圖。館。寓。此。行。將。歸。矣。其。為。人。作。廚。下。媪。僕。復。命。太守曰。客。何。能。欲。修。金。若。肯。為。我。危。人。指。點。我。必。延。之。汝。等。善。為。我。解。不。可。失。此。人。也。僕。又。往。商。張。曰。汝。主。必。欲。留。我。成。終。三。百。金。親。來。聘。請。為。司。帳。房。某。督。危。廚。可。也。眾。僕。惟。恐。失。之。急。為。辦。行李。衣。裝。覆。命。太守。往。拜。訂。交。一。一。如。約。相。得。其。歡。未。幾。太守。傳。缺。張。為。司。總。加。修。至。千。金。因。此。起。家。

又有婦人。喜笑者。無端聲。聞者淚下。南俗富貴之家。凡有喪事。客來不絕。內禪須終日哭。主婦力不逮。或為此婦代哭。能日夜不絕聲。聞者聞其長甚。食稱王婦者。於是。有。喪。之。家。爭。延。之。適。邑。無。二。人。故。鮮。暇。日。亦。得。小。康。

婦人曰。人既不能上達。必習一長一技。以為仰事俯育之資。否則妄想求財。我不知。奈何所藉。或曰。前三人亦命應如此。不然。能學秀才。埋沒在家館中者。不知凡幾。一長一技。又何足道哉。余曰。如君言。誤人不淺。若無所憑藉。而待命。天其雨金。雨粟乎。非所以勵中人也。昔有職。業。甚。興。隆。晚。年。得。子。愛。如。珍。璧。年。將。及。冠。猶。不。使。學。事。業。親。友。皆。勸。之。匠。曰。有。命。存。也。故。人。皆。戲。呼。之。曰。懶。公。一。時。有。推。五。星。者。曰。張。鐵。口。名。早。享。匠。使。推。其。子。命。鐵。口。曰。此。大。富。造。也。行。年。三。十。家。資。五。百。萬。我。在。貴。邑。推。命。多。矣。無。出。其。右。者。書。單。與。之。匠。大。悅。歸。使。其。妻。以。錦。作。囊。納。單。其。中。懸。於。其。子。胸。前。曰。無。忘。發。財。之。年。且。以。誘。示。親。友。益。任。其。恣。情。矣。為。其。子。完。姻。後。匠。夫。婦。相。繼。亡。其。子。不。能。自。立。所。遺。襁。褓。為。其。夥。拔。益。盡。淨。漸。至。夫。婦。相。攜。行。乞。惟。日。盼。而。立。之。年。作。富。翁。矣。至。二。十。九。歲。適。遇。大。飢。人。人。不。能。自。給。誰。肯。濟。丐。其。人。臥。病。於。枯。廟。中。將。斃。忽。謂。其。妻。曰。我。不。濟。矣。我。之。不。習。一。業。以。至。此。者。皆。張。鐵。口。誤。我。也。汝。年。少。不。思。

卷四續集

二

無溫飽日。我死後。汝號於人曰。有能棺檢前夫者。嫁之。諒必有人承值。檢時。必以命單納棺中。我將控於陰司。為妾謀命者。或遂殺其妻。如言改嫁。而葬埋之。其人之魂。見閻羅王。訴其冤苦。王為道鐵口至。究之。鐵口曰。小人推命。從無誤。恐其八字不准。非小人之過矣。王使判查降生簿。則其命運與單符合。王曰。如此。其財何存。判又查應富簿。曰。某應以貿易起家。已於降生之年。交招財利市一神矣。王釋鐵口。使鬼卒押其人問神。曰。有之。某應以二十歲外。漸成家業。吾神在三百六十行買賣中。查無其人。無從給付。恐其誤習天學。則非我所能主。已於某年月日。送天帝去矣。入押赴文昌宮。朱衣神曰。有之。收財之日。曾稟命帝君。請以數萬金。準作科甲。出幸一。亦以餘財付之。乃。學。科。以。來。魁。星。在。南。北。大。小。文。場。中。查。無。其。人。恐。誤。習。武。於。某。年。月。日。送。武。帝。去。矣。又。押。赴。關。帝。廟。周。將。軍。曰。有之。吾奉命巡武場。並無其人。恐誤其發財之日。送交轉輪王處矣。又押至第十殿。王命判檢簿。曰。有之。因其人既不信文武。又不習商賈。無從給發。不得已。飭父當方地上。理藏其家。使掘土得之。甚多。今猶未得。是土地之過矣。請追問之。乃召土地曰。小神領有此銀。知其人已流落枯廟。即以其銀埋。在廟階之下。無奈其人從不動土。且未曾掃地。欲雨給之。恐其不知。暫避。以。待。命。正。

無法可也。此來此原財奉獻以脫小神之累也。王曰：嗟乎！天下竟有如此意情之人，仲亦不能信之，使其為人也，實善之也。然某前世之福澤尚在，無已判作富貴家，賦賦歸結，而貧富皆由自力，且所見之財亦千百萬也，故人而無能不如為畜。

六上神謀

各鄉若輩商子也，幼多病，故不甚讀書，然其性解書言，皆能領悟，及冠自覺，氣稟甚弱，不願婚娶。一日，在朋友家頭見大六士書，悅之，求教，友曰：吾雖知此，不甚精，遂以大畧指示之，張攜歸，學習，不忍釋手，復購贖他本，以為揣摩，間有秘本，不惜重價，不世遺，道務雜而致之，不售，愈親，住手錄，是以其書益多，人所不經見者，研精十載，忽大悟曰：道不遠人，非書所能，遂束書不觀，亦不肯為人決事，有時自露其機，則無不中，忽謂兄嫂曰：此宅住不得矣，遠往某親戚家借榻，可以也。兄曰：宅乃祖遺，居此百餘年，豐衣足食，人口平安，有何不妥，而欲依親戚家，不為人非笑耶？且遷宅不易，安勿多言。再三懇之，兄嫂執不可，張乃哀求其母曰：十日不違兒為大不孝子，必見責於天，而定禍也。其母夙愛憐之，見惶迫之狀，出於主議，諭女子遷居，迫於母命，任其成，假宅成，果非笑之，歎其家宅廣大，稱樂親戚之情，尤之。張君迫促，速移，上下皆有怨言，若不聞也。督催急，至九日，母尚在舊宅，督理張笑負而趨，言勿驚老母，再拜，甫至戚家，喘息未定，人報左隣火發，延及張宅，頃刻蕩然，而張氏之器用財物無傷也。然後怨者德之，母與兄曰：何不先言，張曰：天機不可預洩，然與兄言，何其晚也。至其表兄王生家，道賀，王曰：何喜可賀，張曰：老兄去郎，今科舉孝廉，非大喜耶？王以弟言，無緣，既來道賀，必得飲食，家中猝不及備，請往市肆可乎？張曰：可，同往。至市，遂遇一友，王邀偕往入肆，飲畢，送張來，張曰：兩碗足矣，何必。王曰：三人也，宜可兩張，一人不得食矣，皆舉著笑曰：今亦有錯誤時乎？言次，友家人來報其母疾作，幾危，請速歸視，友乃投箸而去。王曰：弟無乃仙乎？我等飯後，速往友家探之，故曰：無傷，其母珍發，刻已愈矣。食畢，餘一碗，皆飽不能食，張曰：貴之可也。王曰：何人肯買刺起，張假筆書條曰：為官事，見官面，虎頭人，食此起，王乃囑拜王曰：為我貴，此起，王笑話之，果有一人，頭汗淋漓，入屋，急索涼起，拜主，即以刺起與之，其得，王徐問曰：君意姓何如此急也？其人曰：我處姓為，後所遇，見官，故屬涼起，速食而去。於是二人偕往友家，友出迎，問其母果珍發，絕而復蘇，家人皆外，出請，二人渴甚，無人烹茶，張曰：樹有大柿二，亦足解渴，友喜，果得，分食，二人而去。是年，王生子，應

大比，歸任，候張君曰：姓今中中式矣，吾有一物，遺君，出匣，封誌，甚固，曰：捧歸，懸之，榜發後，啟視，不可預發，致吾遺，而禍速也。王疑家不侯榜發，折匣，內貯金榜一紙，報捷者，來出錄，比對，無一誤者。未幾，張君序作，日劇，其威，盛為，難市，井中人，而獲，誠方，正來，視疾，曰：惜弟，天生才，智，不習正業，用心於無益之地，耗損心血，成此危症，亦自悔乎？張笑曰：命之修短，天也，知數，固死，不知亦死，與其曾，何如，昭昭，耶？虛曰：人雖傳弟，知未末，事，是或可信，豈能，洞見，肺腑，張曰：弟，請為，兄，決之，兄，稍迴，避，乃，執筆，操算，作單，以，匣，封，固，謂，虛曰：兄，攜，回，晚，觀，之，虛，如其，言，歸，詳，實，易，夜，核，賬，賬，開，封，則是日，出入，總，賬，一，毫，不，誤，虛，乃，服，朱，謂，張曰：弟，能，知，是，豈，非，仙，乎，何，以，仙，亦，有，疾，是，所，不，解，張曰：仙，則，不，能，惟，六，通，已，得，其，二，惜，知，之，晚，而，又，自，執，其，能，不，得，精，進，以，結，內，丹，天，子，假，我，數，年，則，成，道，矣，何，如，數，盡，於，某，月，日，從，此，長，別，不，亦，痛，哉，相，向，而，泣，至，日，果，卒。

妖人邪大

無入邪大，幼失怙恃，年十七，黠，魔，過，好，女，因，無，事，業，便，寒，不，堪，里，有，洪，大，春，家，小，康，有，龍，陽，之，癖，亦，無，父，母，妻，子，遂，遇，邪，目，逆，而，送，之，曰：此，天，下，尤，物，可，遇，而，不，可，求，者，尾，至，其，家，見，墮，垣，敗，室，虛，寂，無，人，入，門，言，之，邪，見，洪，來，益，益，之，態，亦，若，女，子，之，切，見，良，人，者，洪，試，得，困，苦，狀，不，勝，憐，憫，曰：弟，若，肯，隨，主，我，家，能，溫，飽，之，邪，本，無，能，腆，然，隨，去，洪，為，置，鮮，衣，給，美，食，極，春，周，至，邪，實，心，感，一，日，飲，內，室，薄，醉，邪，顏，色，煥，發，洪，不，能，復，忍，權，之，不，歡，邪，曰：弟，受，兄，德，澤，無，以，加，矣，身，非，草，木，焉，得，無，情，以，身，報，之，固，所，願，也，但，日，後，色，衰，愛，弟，仍，恐，魄，無，依，徒，貽，失，身，之，誦，不，如，其，已，洪，曰：我，只，圖，好，色，不，分，犯，弟，若，驚，髮，披，髮，終，身，相，從，即，我，妻，也，決，不，再，娶，豈，無，其，心，邪，遂，與，同，宿，兩，情，益，甚，邪，從，此，養，髮，垂，耳，作，折，髮，儀，然，國，色，且，習，女，工，針，黹，刺，繡，甚，巧，洪，愛，愛，甚，其，所，欲，無，不，順，從，服，飾，之，精，飲，饌，之，豐，中，於，善，貴，夫，好，男，色，者，必，病，服，且，日，且，而，伐，之，有，不，速，斃，者，乎，三，年，洪，業，漸，敗，目，既，耗，而，半，身，不，遂，矣，先，有，劉，六，者，亦，美，男，子，洪，與，結，為，昆，季，恒，引，之，家，與，邪，相，見，則，曰：我，妹，也，劉，見，其，媚，美，亦，愛，臨，之，洪，已，有，交，易，之，心，而，邪，不，許，故，每，劉，則，一，禮，而，退，劉，亦，無，可，如，何，值，洪，病，革，劉，以，重，聘，始，來，其

妹為妻與那謀曰我病不能復起矣今汝已習女裝聲容畢出宛然好女本相訂終身不意半途拋撇若得我則無男子守節理若仍改男裝則已失本來面目又未習丈夫妻業後作鐵牌皆我累汝矣汝縱無怨我在九泉亦不瞑目不知因劉子之好嫁之我得財禮可藉以飾終汝亦得其所矣那曰我非真女彼妻而後實之能相容乎洪曰世無不好色者彼若覺察汝須善為調護弱愛之人決無債事況劉子為人與我相同我故願托之也那諾諾以告劉遂轉告父母盡謀行聘擇吉與之父母親戚見新婦婉孌柔順與夫一對玉人交相慶慰劉更欣喜至晚入房曰妹何見我即避今夜更避何處耶擁入衾中那早於兜肚下作袋將野囊前陽包起仍曲舉其服以就發不覺也然日人所時亦漸熱劉必發盡去那之上下衣強亦其體無從摸藏厥物顯露劉不禁駭異那擁劉盡榻而實告之曰爾若舍我恐女子中未必有勝我者劉曰我國不念舍汝但娶妻為子也汝能生育乎况我家不過僅可度日無餘貲再娶不誤我後嗣耶那曰母恐我有祖傳符籙能看香治病爾情人贈女仙像供養我將有仙人附體治病神效傳播人知業必興隆得財後任買妾媵不爾禁也劉曰為我謀則善矣但汝以男子身而為此何能忍乎那益媚嫵之曰此事始難楚而後樂恐

卷四 續集

五

天下男子知此味人人欲嫁夫夫世間甘為此者非我一人也爾如不信請嘗試之且閨中事外人不知無妨互相為樂耶劉亦迷而順之從此夫其夫而亦婦其夫婦其婦而亦夫其婦兩美交融春惡之情益切劉發財心勝告於父母別居附近鄉村傳播仙姑治病之說人見以美婦行醫爭相延請日得時錢數貫一番役垂涎婦色詐病映那去入室突擁而撫其下體出其不意不及掩飾居然伴男子也後轉而訊之那哀求包容願任雜役而多與之賄投曰那中不乏少艾婦女非親即故答汝在此皆不得作完人矣我且獲妖人官賞必厚真貪汝賄自始伊感耶併殺劉六送坊轉入秋部鞠實於左道惑人本罪上加重問擬絞首即行正法劉六照為從例刺配黑龍江給索倫達呼爾為奴此嘉慶十二年四月某有友任刑曹者錄出原供如此鄉斤戲判勘得那有宋朝之美洪生術靈之心食我餘物既若情誼合盜報其斷袖何妨長與同衾倘暫解弁見以披髮時之或有乃永謝衣冠而為巾幗古之所稀創新法於狂童應道異賦使舊龍為姊妹隨肆奇情彼劉六者既經明辨雖當發雷閃雷雷之怒何竟互為牝牡及達雲翻雨覆之能彼大夫與大夫陰陽啟體出乎函反乎復前後相併從此潛跡蘭門法猶可避竟敢炫奇聞里情無可原立異者律

以妖人尤宜矚首為從者配元奴子投彼索倫此判

補明武宗遺事三則

正德二年丁卯秋大比之年士子雲集星下者流皆在前門營趁有相士自命許魁管輅之能入朝官假服而來一見即能知其現居品級係何出身歷試無誤是以就相者深帝知之亦假服在人叢中觀聽時八月初八日午刻笑一士人吼弄而來杜紐相士曰汝誤我功名當與汝性命相博眾為排解不開帝使衛士分之入問何如此急急相士曰是人前數日來問功名我以今科解元許彼自不入場及賴我誤之真書獸也士人曰因汝以元許我親朋預作賀筵飲入醉鄉家人喚醒入場門已閉矣豈有場外解元哉非汝誤我而誰一人爭執不休帝曰無詳使人送渠入場不得發解汝認何許相士曰我許子去帝曰言出無悔即取案上紙筆書條於身佩小靈命衛士送去帝謂相士曰半日後來驗汝言也相士知機唯唯而退當衛士送士入至場外傳鼓稱聖旨降門官揭封去鎖內即傳點開門信士人直入至公堂知貢舉各官跪接衛士面南宣讀畢即去覆命御史檢卷恭送士人入號內外閣傳皇帝送朋友進場主考亦留心閱卷見其文亦尚穩妥即與各官公議皆曰此公既

卷四 續集

六

為當今識拔不可作第二人以拂上意竟中解元試官復命力與共文才出眾賀帝得人帝大笑曰命也命也蓋帝本欲使入場而不取以難相士因約房新得美人懸色而忘復命今竟發解蓋覺相士可異者錦衣衛道尋香不知其所之矣戊辰春夜帝由約房微行還朝途遇迎聖者圍薄之盛彩輿之華光耀奪目停車道傍觀之見彩輿前一黑大漢高二尺餘面目如漆怪狀異形衣甲執持昂昂而來見帝注目似有退意忽起躍在帝前帝異之命車隨至聖婦家門庭燈赫大族也帝下車入中堂黑漢先彩輿進院見帝在掩面而逝帝始悟非人也因念凶然相犯之日何得迎聖擇日者誤人不淺矣欲問其人故留觀新人及拜後送入洞房外即開筵主人來讓客見帝相貌非常即推首座堂中十餘席以次告坐主人因不識帝故來陪坐覺凜凜威嚴不敢驟問姓帝問擇日之人何在主人指次席一老叟曰此欽天監致仕宦官也術甚精凡有大事之家必請此公誦吉百無一失帝命主人喚來曰我聞汝能擇日何得黑道誤人史對曰不欺今日寅時雖有黑煞神一名元首宿者降臨但有紫微臨凡可解逢凶化吉不但不為殃且主復福帝無以難之曰我有一聯汝能破對免汝巧辨之愆曰元首宿逢元首主史辭衰遠志皆可否選新郎

代對市曰可乃招新郎來請問上聯。郎對曰。紫微星照紫微郎。帝不覺首肯曰。此聯  
見帝識之。特命入詞垣。笑諭曰。我曾叨汝喜酒。以此補賀禮也。

一社役撞滅其燈。老者曰。我與君前本鄉鄰。亦曾周濟。今我年邁無能。若見必欺。我  
何意見。役曰。韓老。我恐汝動輒周濟。何得神或顯面。韓曰。我非妄言也。十年前飯君  
幾次。實助若干。君今无役。大抵我本不期報。若反以為怨。世有如此負心人。我後愈  
怒。揮棒老於地。伏而毆之。環觀之人。拉勸甚雜。帝怒。由人叢中抽佩刀。刺入腹。而  
去。役轉身仰跌。斃。不知刀從何來。巡兵縛韓老。報司坊。送入刑部。承審官以韓老  
銀鍊成獄。擬秋秋獄。時帝閱至。是獄命提凶犯。廷訊韓老。呼冤。帝笑曰。汝果大矣。問  
誰承訊。此獄者。高書以某郎中對。帝召之。來命衛士脫韓老刑具。以着郎官曰。殺人  
者我也。汝在問人。獄中免。蓋者。不知多少矣。今即以汝作。我為。眾冤。韓舒其  
志。郎官以凶刀。出自韓老。並非無據。為解。帝命取。納之。適行。送。休。乃釋韓老。  
賞以白金。曰。償汝所費。且命是年停。擇御史之能者。名曰。邱。分。赴。各。有。提。撥。復

按而後報可。米多所平反也。

卿斥口。觀上三則。遊戲中。確有主裁。但奸行小慧。為儒尚且不可。况九五之尊耶。今  
之讀史者。直以帝比之。桀紂。無乃過甚。當初。諡曰。武宗。敬。帝。果。決。之。諷。可見  
遇事。實能。決。斷。非。河。說。可。知。也。

通州史目

乾隆間。純皇帝。東巡。直隸。各官。照例。備。供。給。凡。天。化。日。之。中。諸。凡。順。遂。惟。此。差。最。難  
均。平。蓋。隨。駕。官。員。皆。備。情。理。獨。太。監。一。項。或。重。支。或。冒。支。或。以。奸。作。免。稅。據。不。休  
意。在。飲食。之外。其。內。廷。供奉。有。故。事。監。名。二。十。八。他。他。者。俱。在。御。前。行。走。皆。得。用。人  
也。其。時。支。應。局。總。理。係。通州。刺。史。協。理。者。即。其。史。目。發。放。一。切。酒。酒。及。例。支。飯。食。皆  
按照。舊。章。并。有。條。內。監。亦。照。例。支。託。矣。忽。有。十。餘。人。云。自。他。他。處。來。索。食。其。後。刺  
史。以。冒。濫。斤。之。諸。人。去。圍。隨。一。首。領。太。監。蜂。湧。而。來。曰。咱。家。隨。駕。出。巡。不。給。飯。食。  
仗。榜。腹。從。事。有。此。不。近。人。情。之。官。耶。刺。史。以。照。例。業。經。發。給。恐。從。者。昧。及。重。支。為。難。  
首。領。曰。凡。人。出。行。尚。許。多。帶。一。二。僕。從。豈。有。主。子。不。許。多。帶。幾。人。兩。兩。以。舊。章。拒。給。  
耶。即。舉。手。搥。刺。史。刺。史。懼。而。逃。史。目。迎。謂。曰。我等。可。與。爭。而。不。可。避。避。則。示。弱。倘

彼。屬。探。一。空。明日。以。何。物。支。應。獲。各。不。更。重。耶。職。願。舍。一。官。對。之。刺。史。搥。手。曰。我。無  
能。為。矣。足。下。善。處。之。史。目。乃。喚。驛。人。役。諭。曰。此。去。過。監。如。技。喝。打。汝。等。即。攜。而。行。刑。  
有。我。在。罪。不。及。汝。毋。畏。不。前。事。定。後。有。寬。眾。皆。踴。躍。從。事。首。領。見。刺。史。若。避。幸。人  
闖。入。賬。房。搜。取。銀。物。史。目。突。前。唱。問。首。領。見。來。官。戴。化。金。頂。者。即。作。威。福。曰。大。老。爺  
在。此。汝。小。官。何。謂。為。史。目。曰。入。我。賬。房。亂。我。貨。財。必。是。匪。徒。取。冒。內。監。喝。單。役。拘。執  
行。刑。時。監。少。役。多。不。能。抵。拒。竟。將。首。領。摔。地。去。褲。杖。責。二。十。遂。出。局。外。號。哭。而。去。訪  
明。官。職。姓名。在。御。前。泣。訴。帝。謂。左。右。大臣。召。通州。史。目。大臣。領。命。出。諭。罰。車。及  
命。而。行。將。史。目。械。繫。宮。門。外。吏。部。派。帶。領。司。官。出。問。史。目。何。在。制。單。指。拘。囚。官。對  
司。官。笑。曰。上。命。召。見。並無。單。職。拿。問。之。說。何。得。知。是。立。命。衣。冠。帶。領。入。見。帝。曰  
杖。內。監。者。汝。耶。史。目。伏。奏。曰。緝。捕。盜。賊。臣。之。職。也。此。人。闖。入。賬。房。搜。取。財。物。必。非。正  
人。臣。是。以。捕。而。責。之。不。知。其。為。內。監。且。稱。盜。已。行。而。不。得。財。罪。應。杖。臣。冀。聖。朝。斷。不  
肯。以。一。監。而。廢。大。清。律。也。故。臣。謹。遵。行。也。帝。曰。善。問。吏。部。近。日。令。缺。尚。書。按。指。以。對  
帝。曰。某。省。知。縣。缺。出。即。看。通州。史。目。某。補。授。詔。曰。汝。此。去。作。縣。分。宜。始。終。強。項。以  
死。百。姓。切。勿。為。去。官。屈。也。頓。首。謝。領。赴。任。

御。斥。曰。此。之。謂。天。王。明。鑒。諒。有。鑒。於。前。明。大。瑞。之。肆。橫。故。能。以。抑。之。有。寵。之。不。僅。因  
史。目。之。奏。對。得。體。也。

金山寺醫僧

浙。右。某。孝。廉。約。伴。八。都。會。試。舟。王。姑。蘇。孝。廉。病。矣。同。伴。喚。與。送。至。名。醫。華。天。士。家。診  
治。業。診。之。良。久。曰。君。疾。係。感。冒。風。寒。一。藥。即。愈。第。將。何。任。孝。廉。以。赴。禮。闈。藥。曰。先  
生。休。矣。此。去。舍。舟。登。陸。必。患。消。渴。症。無。藥。可。救。壽。不。過。一。月。耳。服。藥。已。現。逆。歸。後。事  
尚。及。料理。矣。遂。開。方。與。之。論。門。徒。登。諸。醫。業。孝。廉。回。舟。惶。然。泣。下。辭。伴。欲。歸。同。伴。曰  
此。醫。家。嚇。人。生。財。之。道。也。况。葉。不。過。時。醫。決。非。神。仙。何。必。介。意。次。日。孝。廉。服。藥。果。愈  
同。伴。益。慙。患。之。遂。北。上。無。心。甚。感。感。舟。抵。江。口。風。逆。不。得。渡。同。人。約。遊。金。山。寺。山。門  
前。有。醫。僧。牌。孝。廉。訪。禪。室。僧。為。診。視。曰。居士。將。何。之。以。應。試。對。僧。感。願。曰。恐。來。不。及  
矣。此。去。登。陸。消。渴。即。發。毒。不。過。月。奈。何。遂。行。耶。孝。廉。泣。下。曰。誠。如。葉。天。士。言。矣。僧。曰  
天。士。言。何。孝。廉。曰。無。藥。可。救。僧。曰。謬。哉。藥。如。不。能。救。病。聖。賢。何。必。留。此。一。道。孝。廉。覺  
其。語。有。因。跪。而。請。救。僧。援。之。曰。若。登。陸。時。王。家。魯。所。有。杏。秋。梨。也。以。後。車。滿。數。渴。即  
以。梨。代。茶。飲。則。蒸。氣。非。勝。約。此。物。食。過。百。斤。即。無。恙。焉。得。云。無。藥。可。救。誤。人。生。事。耶。



休咎論汝不信可以鏡自照少君對鏡四十餘歲之床榻也不禁嘆鏡大異曰遺我  
本來面目我欲死不願生矣父老歎曰諒我兒初醒神尚模糊諸公勿  
擾之兒靜養數日自然復原原散去少君極哀垂首喪氣無如飢腸作罷聲聲  
以半粒糧餉之粗糲難食勉強吞咽淚涕下。醜婦曰我與阿姑守君子餘日已  
絕糧三四日惟僅食殘皮野菜耳以君初復需調養息肚向鄰人乞得此餅亦大人  
情若猶以為不足耶少君大聲叱之出目睹敗屋三椽土匠上所擁者破絮敗絮  
纏衣椽一椽廚灶亦在房中氣息微不可耐因思居屋屋役奴僕衣羅綺食膏粱判  
若天淵泮泮淚求死不得至晚妻兒皆來就宿少君又大叱之聞老婦呼其婦與  
孫去次日隣翁來殷勤問候曰我與君至交也因君病小痊性情大變親母妻子視  
若寇仇然鄉黨不能容此不孝不義之人也將來親戚不盡鄰里不顧君又貧困何  
以仰視猶肯以終乃身乎用敢奉勸少君泣曰承翁美意請辨我語言是足下好友  
之音乎翁曰人是音非我固知君借屍還魂也今既為某人矣得不為某人之事乎  
譬如仕宦本曾撫也豈為雜職能不安雜職之分而從其政乎君即含此而祝尊公  
面目此非繳情而肯之他人必不相容少君思其言中理曰翁所教良是後將若何

卷四 續集

卷四 續集

十一

翁曰其母其子其子仍管趁以自食其力承此一家以了此軀而已少君曰我前生  
讀書作文曾應童試營趁之事一無所能奈何翁曰能如是乎請為君遊揚閣里以  
訓重蒙亦自食其力之一道也少君起謝之翁乃布告鄉黨人素知其為儒係目不  
識丁忽聞一病而能詩文遠近好奇之士咸來共話少君引經據典侃侃而談眾皆  
悅服從遊者甚眾所得餘贖以養一家綽有餘裕但少君自投從後借居古廟竟不  
歸家母來談論格格不入妻子更不顧而問矣然得溫飽皆舉而母之未幾赴試旋入  
學為名諸生有客入蜀少君作稟告乃翁大令奇其事亦皆作札招之使去少君前  
生本行三因其聰敏俊秀父母偏愛之上有兩兄皆不得意後聞其墮馬死父母哀  
慟而兩兄痛甚今又聞其來也皆懼及相晤其貌不揚父甚疑疑兩兄直叱為奇言  
母亦不認少君歷舉幼時遊戲事及父母秘密之言委曲道盡父雖垂憐而母與兩  
兄決意逐之父和必不見容私與千金道歸山左家以小廩設者曰此人現在後不  
知作何結局矣  
或曰異哉少君之一跌既未入幽冥入不經神判以嗣嗣佳公之頭續而為某人何  
異於懶任之投荒者造化弄人至此極矣鄉序曰此不弟之願詩也觀其後之不見

許宗伯

吾鄉許大宗伯諱汝霖幼失怙恃終鮮兄弟室如懸磬地無立錫依寺僧剃髮度日  
每聞僧作法事輒必默論人家字畫有云堂幅好者有云單條好者有云橫披更妙  
者有云楹聯出色者爭論不一聞有戚友延僧宅中實無字畫而論者如故公大疑  
訪諸其徒徒曰彼所論非真字畫凡請持經之家婦女不避我等得以觀觀而  
各翻目力以隱語評之所謂云堂幅者其家正妻橫披者妾單條者女楹聯者婢也我  
不敢在師前隱諱然師亦不可為外人道也公深恨之而無如何嗣應試童童子  
輩苦不得售年將而立無與論婚者鄉有數年親以耕讀為業時全家患疫惟一女  
無恙感翁靜臥床中夜聞鬼語曰明日許宗伯來視疾我當避何處一鬼曰翁床  
下大甕敗處其中暫避一時耳皆應曰可是日公知戚病果來探視翁見公大悅使  
其女奉以饌甚豐公不安欲去翁躍起曰有事煩若者老夫薄面萬不可許公食畢  
請所裏翁曰請以紙硃書大宗伯封四字封老夫床下甕口舉而投諸河即感感德

卷四 續集

卷四 續集

十一

矣公不解其意笑從之為堂觀臨病者果全愈翁益喜遣媒以女訂婚年當皆長即  
須聘娶翁為公作大布衣冠草草成禮公無力備化燭代以二油燈其夫人恒曰甚  
每見與婦家必彩輿鼓吹鳴鳴君今一事不備豈非妾命累君耶公曰卿今美此不  
得恐異日聞之生厭耳夫人曰妾樂此不厭何厭之有未幾公入洋將應秋闈無力  
賈舟惟趁夜航之使行百里不過數十錢然無財具者例不准赴船公謀諸僧曰盍  
以敝履裹兩破蒲團用充卧具推敢拒之公如法赴省停泊時舟子舉其具擲  
岸上樹間公亦不顧入茶肆旋有船卒來騎至亦擊馬樹下馬飢見破靴內有草蹄  
而食之群譁曰許爺行李被馬喫矣公亦大笑而去後舉孝廉提南宮入詞林轉春  
坊由御外轉方伯旋會中丞中丞官廨限於地橫而長上房距鼓亭地甚密連早  
晚鼓吹鳴炮夫人不得安眠謂公曰日日鼓樂未免喧闐盍命稍停乎公笑曰卿昔  
求之不得今果厭煩耶我所以日日為此者非自鳴得意所以請卿昔日之不足耳  
今既足矣從此收聲不復稍停而已旋內召為大宗伯妻封一品夫人公卒時遺教  
子孫永許延作佛事遺者以不孝論實有據於字畫之說也  
鄉序曰許公未達時可謂君子固窮吾鄉人至今稱揚之不堪言曰許老爺鋪蓋又

曰許老爺吹補你竟成誘語至其大集為國初名家政績足以上動 聖明不但能言之者少即知之者亦稀風俗之陋耶。

巧令三則

有某文其書停誤類已先錄報印簿。訛控者狀已上達簿未呈。高司成以此人錄簿在控難以理斷其能者不過私與住還問其所欲圖贖其簿銷之而已此人索數千金不得絲毫缺或云即予千金倘抱出首中人亦連累無涯矣。官署於其意司會談時有巧令在側戲笑語之。令曰若父贖三日辨矣。意欣然委之令携去不動聲色。至第三日上下皆云限期已到尚未見得母誤子。令曰予幾忘之乃出昇公座。喚三班役來前曰有善圖賊者否。眾皆駭異敢應一強項者出曰役能之令喜曰汝能必知我意。今某處有某客某寓汝往生事激之。聞但許自傷勿許傷人。受傷即來鳴冤。汝知之乎。役曰唯即赴客寓向其人大呼曰汝從某縣來我實汝至此今已逾月所欠車價若干。速給我不能再待。客大怒曰我來時僕夫非汝何來。惡棍敢肆訛詐。役言不已。客推之出役即自傷其首。回縣令未退堂即呼冤入跪。正發傷客亦衣冠至。以棍徒憑空訛詐具稟復與軍。令曰無詳此為難耳。汝既驚客來客

卷四 續集

十三

行孝苦子。汝必知之。令逐一報明。核對後不能報數。物客大罵。稱令昏明。令問之曰所報全非。自願書單呈驗。令即飭書帶役數人往客寓。將行李檢來。當堂查驗。與所書單無異。於行篋中搜得印簿。曰此簿官文何得私自帶來。應治罪。恰你尚屬斯人。姑全願。命取火焚之。客爭曰。業已上控。簿不可焚。時人多手快。已成灰燼。令大罵曰。汝欲託人。無怪人來訛。汝天道行遠。汝知之乎。第我治下。不容其險之徒。即借文遞。原籍可也。客知接已。無能為隱。吞聲而去。令即繳差銷案。乃優與之。

有劉姓者孤獨少年。入贅李老家。李以其孱弱無能。處之劉不堪。潛投任官為僕。得主寵。春數年積金四百餘。解歸。與其妻謀。置產。妻乃炫述於父母。李老生心欲殺。為婿流。妻而醉之。且曰。汝妻年幼。父以多金。恐不勝。任况汝須外出謀事。以少婦看守。得無穿窬之慮。蓋交老夫。權為收贖。可以無慮。劉唯唯。出金點交。八寶十六件。次日劉酒醒。而悔。並向李老索銀。李曰。汝貧如丐。尚食我家。理宜感。知。焉得多金。穿窬。不思為女。青善。反肆訛耶。其女助。李老大怒。曰。女生外向。其不可與。處矣。遂具大婦出。請大門之外。劉竟忘與訟。以妻為證。縣令曰。汝物無憑。妻

不可以為證。汝妻父曰。女生外向。此言誠然。我不能直汝。母干犯義之責也。揮之。劉素論巧令名。往陳其苦。令曰。隔境無能為力。劉曰。天下賢使。君有老翁。若不肯治理。則無能。能明此獄矣。君之切令。笑曰。若必欲余明此。訟須增禁。困汝願之否。劉曰。果能明此。雖刀杖加身。亦甘承受。况禁耶。令即指收之。乃移文縣。令曰。日者獲大盜張三。據控劫得某事家銀四百餘兩。若干。定件。奇蹟。貴縣某村大富王李。李家布即。李員。捕。查起。賊銀。連富王李老。解質云云。縣令見傳。益劫重情。即身自查抄。人賊並獲。解文此令。乃查劉面衣。以囚衣。械繫於。劉呼云。老語之曰。此因供在。某家。到銀四百餘兩。八寶十六件。各汝家。今所起。賊數。相符。汝為盜。萬罪。千首。據實陳明。勿自磨。三木也。李老呼冤曰。此銀實係小人之婿。劉某。昔者。聞其得自隨。官。是否。屬。實。請。拘。劉某。與。張三。質。之。以。明。小。人。之。冤。令。笑。曰。若。見。劉。某。汝。入。將。圖。類。矣。李老曰。與其免。珠。莫。若。明。心。召。劉某。與。張三。質。對。可。見。小。人。不。知。清。無。望。一。線。生。路。果。肯。會。財。命。耶。令。曰。若。然。則。劉某。在。是。矣。乃。釋。劉某。杖。杖。於。後。南。面。脫。相。見。李。大。斷。無。詞。令。乃。給。還。劉銀。而。薄。責。李。曰。余。為。留。節。場。情。也。劉感。淚。零。而。去。李亦。從。此。海。過矣。

客前開法

卷四 續集

十四

某縣尉與其大令有隙。而心違一日。令賬房。請。見。兒。上。有。八。錢。簿。書。某。李。收。賬。規。若干。某。役。子。某。某。收。錢。若干。不一。而。足。尉。侯。令。回。首。時。潛。遞。而。限。令。送。客。回。不。見。此。簿。知。入。尉。手。矣。所。載。私。與。必。受。其。欺。惶。惑。之。至。而。成。巧。令。之。覆。書。曰。慎。勿。言。先。討。時。談。笑。如。恆。若。無。事。然。勤。庫。書。取。銀。數。日。兩。備。又。批。解。解。到。野。張。房。積。內。登。差。翌。日。起。解。夜。於。牆。上。鑽。穴。而。入。取。回。內。看。次。日。即。呼。尉。捕。來。驗。云。是。夜。被。揭。雜。稅。銀。若干。公。天。一。角。入。錢。總。簿。一。本。申。明。憲。司。其。取。自。家。案。令。如。法。行。之。旋。即。追。報。尉。請。處。分。尉。知。其。心。而。不。敢。言。恐。干。重。憲。尉。所。獲。之。私。錢。時。時。被。斥。曰。彼。詐。而。吾。詐。之。強。中。更。有。強。中。手。書。曰。請。張。為。奴。至。此。今。人。不。可。測。而。可。笑。蓋。人情。敗。惡。而。畏。知。是。故。權。訟。者。訟。即。隨。之。若。燭。其。奸。而。又。極。其。詐。將。不。戰。而。勝。矣。

客前開法續集卷四終







壺天錄



清淮陰百一居士著



# 壺天錄

## 壺天錄提要

陰陽消長感應總在人心造化循環生滅固非因果智者悟而愚者惑無非假而有非真是書寓意規箴精心結撰奉天道以徵人事信禍淫福善之昭明即變異以見典常殊誌怪搜神之荒誕傳孝子忠臣之事寫義夫節婦之情詞成珠玉發潛德而闡幽光筆扶風霜黜邪淫而誅貪暴讀是編者幸勿以釋史齊諧視之

### 壺天錄序

自劉向著七略始有小說之名唐宋而遠遜相仿倣降至今日博學者極意研思大率於言奇異俾世人耳目一新焉足以資興感哉予孤落不材殆將衰老旅館寂寂形影相弔其藉以釋心胸破積悶者每不出釋史諸書茶餘酒半聊復致覽微聞者信手錄之願曰壺天錄夫錄曷為以壺天名也壺之為器也小而能分時日之朝暮昏刻之長短所謂日向壺中特地長者則壺中一小天也以壺中而論天則不啻坐井觀天之喻而所見者終小也獨是人生百年孰不同此壺中之歲月一壺雖小固有即天人造化萬事萬物之理而翁受於其中者遠鏡六合近徹一室要皆可以壺天賦之也予也無楊雄談天之口而藉是以言天殆欲即壺中之天以消此長日耳雖所見者小不免有蠅測管窺之謂而輿感所在要即以天道之有常者驗之忠孝節義炳若日星即推之災祥禍福感應昭昭亦天理所當然而可以修德自前矣夫豈徒山川之縹緲鬼怪之離奇為足以悅乎耳目而已哉但陋者無文不造自這其間見覆瓿之譏當必不免倘有執是而譽貴之者是則予之所深幸也夫光緒十一年歲次癸卯作壺天朝日淮陰百一居士敘於三十六湖官廨

### 壺天錄後序

蓋聞交必得有益之友讀必得有益之書斯外以資夫切磋內以補其聞見儒者交養之學其在是乎予與百一居士交蓋十數年矣志氣磊落博極羣書屢踴躍屋每鬱鬱不得意一日出所著壺天錄示予蓋皆精聞見之實事以寓其抑塞之心胸憤懣動理寓庸常不禁撫卷歎曰此書之有益於人者也余嘗怪人生涉世營營逐逐日在天覆之中而昏於物欲擾於世故者不知天道之昭昭抑思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其能統原索而在宥包萬化而靡遺者固不外乎典常之理要視乎人心之邪正以定世運之盛衰而即為降祥降殃之本也者錄也體天之道為關天之言其名以壺者寒暑易時晨昏改候自古迄今悉共此壺中之昏刻也故凡於耳聞目見之端上及天地中及人事旁及鬼怪推而至於災祥休咎之微驗飛潛動植之靈奇無不渾渾焉盡焉而包舉容納於一壺之中則壺中之天實足以彌綸六合而恢廓九有矣徒仿予以之搜神辨詰之誌怪奇奇幻幻目眩心驚而按之天道之常其焉能彰彰明顯哉今觀是錄不拘一得要使當世之學學者交相警悟咸曉然於天心之感召必本人心而一以常經自守不為物欲世故所擾則其有益於世道入心也當非淺鮮而居士內外交養之學益於是可見一斑云 白田史隱識於聽風聽水之鄉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聖人在位應運徵祥此不常有事也乃日與月會凡月皆然必見於立  
 本節數日內則常而奇矣西湖有葛嶺朝暾一景人咸知為初陽暈觀日出處也巳卯歲春  
 遊於杭杭友某約至大觀園五更將盡其地向無行人至是則獨立而望望者不知凡幾霜  
 華滿天寒威肅殺翹首東望隱隱聞有紅光上映曉煙紅煙籠草無際俄而東方漸明紅雲  
 半掩推而上竟如霞起赤城紅接霄漢其下又有魚鱗之雲白鋪疊旋見有一紅一黑者  
 大如車輪並行而上不差累黍紅者熾若火毯充華四射黑者色甚晦暗如凝墨蓋即晦夜  
 之月魄也繼而漸升漸高輪亦漸小黑者漸隱不可諦視但覺有淡墨圓雲依稀尚存若紅  
 者則一輪朝旭如樹頭之高挂銅鉞已據父老云日月之行極難會合雖曰月月皆會而一  
 會之中惟此一時毫釐無差又必九月三十日在立冬節後數日之內小建則有參差矣若  
 立冬節氣或早或遲行亦不齊是蓋蓋巧合耳越人謂此為日月照言日月之相照而行也  
 最之奇觀快目人生有幾吳此筆以誌不忘

天象亦警人人知之而究之常變所昭人亦不過彷彿比例耳况象又奇幻靡一者乎粵東  
 於年已歲三月二日自長至午日旁有連環圈三個日中青黑色圈中亦青黑色其東南一團  
 尺得半環東開兩火上有雲蓋午後始漸隱占象者謂慈安太后升遐之兆然究不可解矣  
 又廣辰歲七月初十夜說垣北門外有農夫胡姓者四更時聞門外犬聲甚厲起而巡視見  
 天河中白氣一道直長數丈似雲非雲轉瞬間沖出天河聲響有聲直向西南而沒又是歲  
 五月初五下午時說上居人見有黑氣一道自西北而東南橫貫中天長不可以尋丈計俄  
 而色變白約半時始滅隱焉又某歲三月二十日申刻蘇垣見有黑氣二道如虹如霓自東  
 而西貫於霄漢至深夜始隱吉凶何驗占天者當知之蒼蒼者天凡有禍福之兆懸象於上  
 者不一何愁與笑之有庚辰正月蘇郡哄傳天愁始疑之繼乃知誤傳也蓋於二十二日清  
 晨有發隆隆似雷非雷有老農早起不獨耳有所聞且目有所見聲發時西南天際有紅光  
 煥發旋成五色燦爛彌天俄頃即散老農識為天門閉主物阜民康數十年前嘗有此瑞兆  
 也又都中傳言是歲九月初七日夜聞嗚嗚然笑聲起於天末察其音與入笑聲一時聞  
 者甚多皆謂為天笑主天下太平於是附會者侈陳符瑞言上天既散忻歡舞下方自淨洗  
 甲兵矣此特妄言耳試偵之觀天者

天地間奇奇怪怪儘有在尋常聽料外者蘇郡於同治年間某月二十七八日晚分將及初  
 鼓忽有紅光閃爍照耀若近若遠乍合乍離或疑燐火或疑野燒皆非的論燐火則燐不能  
 明野燒則光有定見之者食謂為神光云丁丑歲七月十七日揚州一士子夜讀忽見北首  
 牆上光明若畫以為鄰人失慎急趨出視之則天半有一紅毯大如車輪華彩四射流於雲  
 端隱約有聲餘光越三刻始散盡馬次日通城轟傳所見皆一星夜聚輝於湖中光更朗  
 若自南直駛西北後亦無所徵驗云戊寅五月初某夜湖畔網船漁子忽見水光接天日月  
 星辰皆隱而晴朗如同白日漁子疑係天明方欲携簞駕漿未幾黑暗如故越一時許始果  
 果出日云戊寅歲六月十五日為初伏日期杭城某黎明起時殘月方沈忽見應紙微紅疑  
 大警開戶四顧見東北天色紅黃相間掩映粉牆紅光愈灼非霞非雲虛一時許方息一時  
 滿天盡作淡黃色懷懷乎不可久視種種異色是何祥也願與博物者質之  
 又有因龍而致火者庚辰十月初金陵鄉農黎明起見火光滿天旋有赤龍由西北來至鐘  
 山頂而逝天大明呼聲至山頂探視草木周圍半里皆焦灼如野燒餘無他異占驗者謂有  
 火災於是家喻戶曉先事預防焉要之天道示警豈常人所能測哉存之以為他日之驗  
 太史書五色雲見於時為瑞見之者罕矣然時有之已卯七月中一夜四鼓時狀星河殘  
 月未登蘇州外更夫擊柝巡警仰見白雲一片如匹練高懸雲間綴有斗大四字更夫目不  
 識丁第覺見所未見呼喚無奇兵弁起視時雲已散漫如香煙裊裊莫可辨明識字者隱約  
 猜摹尚有倚旁筆畫可辨轉瞬遂淨倖彼雲漢為幸於天詩人歌之尤為壽考作人之瑞此  
 殆其類歟但未知太史氏果見而書之否耳  
 孟冬之月虹藏不見此言其常也丁丑十月中香港人於薄暮時聯袂登高夕照銜山半林  
 紅葉映射妍麗瞥見天際輕雲冉冉而起日光掩閉雲端現五色彩虹如橋如帶指顧間日  
 光透出則又成暈而繞日矣按虹名蜺蜺乃天地之淫氣詩人以為莫之敢指者也時屬孟  
 冬乃復見而不藏天道甚遠能無測耶存以俟知者質之  
 春秋言虛墮者不一如星隕而兩隕石於宋五皆隕也宋書卜人之言凶也至張華為司空  
 時中台星墜然已有咎徵矣此復言休徵者遂不一其事如本朝尊賢瑞公騎鯨之先有大  
 星如巨球光芒進射暗室為明落於省垣大東門外眾目共見率相駭異不三日而瑞公卒  
 於署矣人咸謂瑞公上應列宿故有此異云又有欲隕不隕降而復升者如太湖舟子所言  
 則異矣舟子高某素在太湖泛舟為業某歲七月間每交四鼓時天之西南有巨星光彩道  
 恒夜觀見之始已月餘矣忽於八月十八日夜聞聞空際數聲震震如霹靂而起立於  
 鷗首眺望則巨星光芒獲獲較往日所見尤大降而復升者至再至三約片時許旋化電光

一連直冲霄漢星仍復偏其光頓縮迥不似前時之巨云又有將隕而微者則殊足異矣  
草已之歲四月五日金陵城人徒見天半一星徑逾一尺光紅如火由東南飛至西北落下  
照耀屋宇明於月色星過處隱隱有聲餘光巨天微若衣虹一道的草炊許始滅不知者誤  
認回棧俗云落將星掃天驚其或即此要之天遺人遺邊必以星象占休咎往往失於穿  
鑿蓋隕星則天空攝力偶不足耳豈真有咎而復隕哉

昔星之見史多詳記之乃更有隨之而出者早已六月星見於四更時出自東北方不  
數日二更即見尾上光芒約有丈餘其時西方又一星大如盤光若射人香港居民見墜一  
大星於東北方其色藍而帶黃愈下愈大亦愈明附道處明如天曉見者咸疑其之或謂星  
星出見其左右多有是星飛流是耶否耶願與占星者証之

吹噓萬物風實主之乃時有微風成災者亦天地一大異也同治某年八月月中旬高寶一帶  
忽起大風瓦兒俱飛木石斯披覺社湖中魚艇客舟一時盡覆溺斃殆難紀數沿湖茅屋  
拔起吹落里許外或二三里外空宇完善者一時皆露處焉最奇者數尺之鷹飛布滿天且  
於砂石之中見有一物在空中攫拿作勢奮飛為遠為恍忽大震一聲竟將屋洞穿而下驚  
視之則一豬耳重約一鈞其他墜物隨天不足論矣有兩貨舖木架壁高約二丈寬約丈

許亦為風拔起席棚連捲勢如風發愈上愈高而向東而去竟無蹤跡父老曰此龍陣風道光  
十九年曾見之此皆非常之異也光緒丙子歲六月蘇州黃球鄉茶家慶年方及笄姿貌  
頗媚瀕河泥泥忽一陣狂風飛沙走石旁人目眩五色須臾已失女之所在迄無蹤跡接海  
颶聲吹入空際遠至百里春時或有之內地之風不圖亦有此異也又北京安定門外地  
有名八公翁墳者於某歲十月十日午後忽一大旋風至有十五歲女子在途被攝至空通  
時落下半面焦黑勝於墨泥墜地即斃奇矣丁丑秋川沙亦有風災友有自彼處來言甚詳  
據云八月六日二更時狂風暴雨西門遙南約六里一帶村莊房屋吹倒二十餘處壓斃者  
一婦女耳受傷者百數十人河中停泊小船類皆擱岸居民於風雨中眼見火龍一條  
經過此會事也其時港上亦有風雨不甚急距川沙不過五十里之遠雖異若此殊不可解  
已卯八月初旬宵波風災歷數時之久澎湃之聲宛如山崩海沸屋塌屋居民尚無損傷  
亦一幸也廣東省城於己卯閏三月被風災雷兩三日不止番禺市橋當大雨時英伯嶺  
大木斯拔沙石皆飛擲間屋舍毀折壓倒者甚夥尤奇者鼻骨雷死亦被大風揭去洞開一  
穴云是豈天之震怒斯現而以烈風擊之耶抑天地山川有不平之氣藉風以宣洩之耶要  
之天道茫茫豈常人所能測哉休嘉之世風不鳴條吾不禁拭目望之

卷上

三

蒸雲出雨之常也乃有奇異雜出固不徒雨而水者早已感滬上傳言於二月初八日  
下午後見天落黑雨或之盡中色如淡墨始尚疑早乾已如瓦楞積壓隨之而下者連將白  
磁缸移置中旋仍見如是其色點點始如染新金山布黑土滑附近者曰新雨感於是  
歲十二月間忽起狂風空中所雨非塵非沙非煙非霧非雲非物如釜上氣路上行人觀面  
者皆不相見亦異觀也或謂陰營之氣所致然究不足為明論云

昔倉頡造字時天大雨粟史籍中久見之東坡喜雨事記兩季於此之隱想非無其事也丁  
丑十月間黃陵縣夜雨粟形如小米其色黑平積二寸餘厚按黃陵是歲春後缺之雨滿早  
晚未嘗無晴天其故助窮民之飽而後雨之期是歲溫州城亦於十月中雨紅豆色則紅紫  
不一形亦不甚勻圓大小與綠豆相仿有穢者謂是豆可治時症病人吞服頗效溫郡時道  
癘疫先則喉吐瀉繼則腿脚麻痺不過一晝夜便死能延緩二日者可療天其以此更救  
災耶事或有理殊不解格致家謂此乃天空之氣將別處粟虫吸入雲中隨後落下者其亦  
近理之言也夫雨雹一事春秋屢書之言矣也己卯秋抗垣於孟秋一日雷電交作陰雲四  
合俄而狂風刮地石走沙飛瓦礫中忽有碎物之聲審視電點或如蟹豆或如鴿卵大小不  
一有從大關來者言彼處是時亦雨雹大者幾如花盆小者亦有杯許非特屋瓦為碎行人

頭面猝不及避亦復險若朝霞不堪遠視其營圍屋極高大門樓竟為擊碎壓傷二人某巨  
室大樓磚瓦被擊成粉塵墜地傾塌者更不可數計矣更有一應試船急切不  
能就岸帆檣連原風為揭盪船中卧客身首皆傷轉瞬間舟中之水幾已及半幸救獲免  
此奇災也陰陽陽伏乃激而為此是在先時調變之耳

雷殛所以懲惡也而於忤逆不孝之子則尤不可赦浙之山陰縣西鄉有張某者生二子皆  
已獲室子出外貿易其家政性皆暴戾張出曾假洋錢二十餅於族人貧不能歸婦通  
翁索償與訣曰若不悉數取歸毋相見也翁素長厚向索不得憤無以見媳面乃吞服生洋  
煙而歸神色慘變二媳痛迫索不已鄰右親翁情形告曰爾翁似服毒宜急救之媳不顧毒  
發竟斃不數日雷震一暴二媳擊斃於翁之榻前焦頭爛額是連數室旁觀者噴噴稱奇以  
為天之果報不爽此及四月三日事也浙湖南海鎮有某老翁者既貧且饑生二子各授  
空輪日記二子素性逆朝夕餐噴噴有煩言翁負氣出門謀食他方遂逐奔馳無所餬口  
悵悵而歸二子皆不納惟幼媳暗而留焉分羹以餉翁遂喜一日潛行不歸竟投於河二子  
以失足沈溺某頭險險惡雷電交作震死二子一媳惟幼媳獨免云爾山陰農人某田功  
之驟來驟驟飛老母素奉佛其殿之日吸其薄供奉一日晨起春陰殺妙妻欲姑同赴場圃

卷上

四





有德清俞蔭甫先生以名翰林督學河南後遂主話總精舍教席肄業者。暇余於講舍與劇一  
俞樾以為公來省愆息之地於是先生來杭無不置榻其中背水面山全湖在目足占一湖  
之勝矣。某歲先生至通彭公方在退省庵靜養。互相道訪。談款極洽。兩地相去只一蘇堤之  
隔。駕輕車。理短棹。往返便捷。當時觀之者皆謂文昌武曲。隔水相望。真如南北兩峯並峙矣。  
地以人重。人以地彰。何相巧之若此哉。天下事無獨有偶。蓋於此二公信之。

湖山幽境。風月遊遊。實騷人逸客之常情。乃亦有因而曠者。非所謂樂極生悲者。歟。姑蘇  
石湖相傳為范大成別墅。歲逢八月十八日。吳人皆買舟遊湖。謂之半月。先於十七日夜漁  
舟數百艘。及俗稱師娘者。鱸集水次。至上方山進香。此外有飛火船。打拳船。於行春橋門中  
往來。薄集。十八日香舟漸香。畫舫偕來。誠一時勝事也。不意有航船中流覆沒。溺水者二十  
六人。艤船船救起死者三人。遊人遂聞然散去。時有人紀其略云。吳郡石湖之上有行春橋  
馬。一道虹腰。百行雁。蓋下有數洞。可通遊艇。彼都人士。每於中秋後三夜為半月之戲。流  
浮標。嫩涼。人銀燈與碧月交輝。秋水共耀。一色。彈箏。扶膝。青樓之妙伎。齊來。酒粉。桂酥  
白石之新詞。低按。蕩出。蘭。桂。構。於。意。云。何。傳。來。驚。影。衣。香。誰。能。道。此。於是。登。觀。公。子。芳。車  
玉。簫。快。呼。一。葉。之。舟。高。燭。百。枝。之。燄。但。見。波。光。移。移。月。影。沈。沈。珠。蕩。當。心。宛。轉。於。瑣。瑣。之。內。  
卷上

金投虛北。道遙於翡翠之旁。重以雙蝶劃波。蚌疑暗剖。一着破。氣。魚。亦。潛。騰。不。特。遊。客。魂。消。  
且。令。閉。人。色。喜。乃。爾。氣。微。醺。之。候。正。暮。航。船。紛。集。之。時。厥。有。航。船。來。潮。而。至。大。丈。夫。不。因。人。熱。  
何。須。怒。放。心。花。小。妮。子。偏。唱。奴。嬌。遊。狀。飽。資。暇。福。不。料。聚。成。偏。重。舟。覆。中。流。巧。笑。何。妨。三。十。  
里。快。遊。水。國。善。泅。莫。必。廿。六。人。齊。作。波。臣。竟。負。推。遊。不。敢。酒。對。綠。蟻。通。途。將。伯。幸。而。營。撤。紅。  
燭。蓋。適。有。城。中。送。醫。之。舟。全。水。內。求。生。之。命。然。而。三。人。咸。如。靈。魂。已。赴。重。泉。百。喙。何。辭。韻。事。  
翻。成。禍。水。於是。嗚。呼。無。復。共。賦。言。歸。皓。魄。當。頭。依舊。清。涼。世界。遊。蹤。匿。跡。重新。歌舞。樓。台。按。  
是。紀。文。詞。跌宕。情。事。昭。彰。都。人。士。爭。傳。誦。馬。嘯。福。今。福。所。倚。天。道。之。常。滿。死。三。人。雖。曰。咎。由。  
自。取。要。皆。風。流。自。賞。者。有。以。致。之。故。君子。責。慎。微。焉。

山川靈秀。奇異百出。此探奇覽勝者。一望而知也。乃有山洞。嶺。曲。別。開。異。境。者。則。又。匪。夷。所。  
思。矣。羅。姓。壽。村。者。亞。墨。利。加。洲。村。人。也。所。居。一。室。依。山。築。成。後。通。山。洞。一。區。廣。約。數。間。類。密。  
室。然。深。藏。什。物。於。中。有。年。矣。嗣。欲。廓。其。所。居。鑿。開。洞。石。視。之。則。幽。深。綠。澗。不。可。以。道。里。計。循。  
迹。入。初。極。狹。數十。步。始。漸。廣。轉。折。數。里。復。得。一。弄。層。行。兩。時。許。始。竟。約。三。十。里。旁。有。一。池。清。  
水。瀟。瀟。游。魚。無。數。取。視。之。皆。無。目。池。頗。廣。幾。六。丈。視。洞。虛。石。倒。掛。垂。垂。如。春。筍。瑩。潔。清。潤。  
可愛。旁。多。石。屋。高。大。宏。敞。又。得。古。塔。一。下。臺。上。觀。祭。台。一。旁。且。有。古。墓。棺。槨。皆。以。石。為。之。甚。

堅實識者謂此洞本居人其塔其墓其祭台造作極工必猶太人所為。因置墓。故封其洞。古  
人所謂疑塚。原恐啓後耳。今雖石洞堅固。人鑿而開之。信乎奇異之境。不能久秘。疑塚  
亦何為乎哉。

冬日飲淡夏日飲水。人皆遵而行之。然亦祇取其煖與涼耳。於理氣一事。茫如也。西人春飲  
荷蘭水。及同類甜水。有某者。曾一飲之。胸膈中頓有清氣。勃探喉而出。詰之。則水中實納  
有生氣。所謂卡朋氣者。故奏效甚神也。聞英國昔日製成此水。運售他國。獲實甚鉅。近亦取  
值甚廉。蓋仿而為之者眾也。考其製水之法。機器右有一鉛櫃。先以強水。化大。理。石。取。其。石  
中之卡朋氣。或他物中之卡朋氣。皆閉入櫃。由櫃將氣。激入。堅。實。鋼。櫃。一。人。以。手。操。鈴。即  
有一極動之物。旋轉。迭。疾。其。與。比。倫。使。氣。與。水。調。和。為。一。儲。之。於。瓶。水。遂。以。成。為。費。甚。微。效  
益。甚。大。人。亦。樂。得。而。飲。之。矣。而。所。以。取。氣。之。妙。則。格。致。家。自。領。之。可。耳。  
災異之事。不必懸象者。明。常。聲。起。空。際。有。曰。城。隍。究。難。臆。決。已。卯。歲。蘇。蘇。於。冬。月。十。八。日。清  
晨。有。聲。起。於。西。南。天。際。始。則。隱。隱。如。雷。繼。乃。隆隆。如。磨。旋。乃。如。數。十。里。外。連。珠。鎗。炮。轟。擊。者。  
逾。時。始。寂。聞。聲。兩。門。居。民。靡。不。遮。聞。兩。子。五。月。十。七。日。蘇。城。風。雨。淋。瀝。皆。門。一。帶。突。聞。有。聲。  
起。於。城。頭。似。雷。非。雷。似。炮。非。炮。聞。一。時。許。方。息。已。卯。閏。三。月。十。二。日。聞。雷。兩。門。又。有。城。隍。之。  
卷上

說信者半。疑者亦半。不料於二十二日。其聲復作。初以陰雨。疑雷。繼如車載。往來。轟轟。不絕。  
半時始止。又戊寅歲五月十二日。無錫城。箱。內。外。聞。有。聲。起。於。城。頭。城。箱。內。外。無。不。聞。之。牆。  
陰。僻。徑。間。報。生。白。毛。長。不。過。三。寸。細。若。銀。髮。童子。游戲。採。拔。隨。手。即。是。不。道。時。竟。可。成。把。或。  
者。謂。地。生。白。毛。此。早。象。也。蘇。城。於。此。月。十。六。日。有。火。光。一。道。大。若。車。輪。自。東。而。西。如。星。之。隕。  
如。電。之。掣。實。有。聲。聞。門。外。居。民。悉。見。之。或。又。謂。此。大。殃。也。然。則。墜。落。之。處。其。或。有。大。火。乎。  
陰。陽。之。理。查。從。難。覺。吉。凶。所。在。亦。無。復。驗。存。之。以。為。他。日。之。証。  
人。臣。劫。忠。之。地。必。曰。能。致。其。身。所。謂。致。者。非。曰。殉。節。也。然。至。於。戎。馬。倥。傴。大。勢。已。敗。隻。手。難。  
撐。不。得。不。以。一。死。報。國。家。諸。葛。云。鞠躬。盡。死。而。後。已。即。此。意。也。而。其。情。則。慘。矣。雲。間。遠。史。  
有。陳。張。忠。愍。公。死。事。記。甚。詳。且。盡。可。以。見。當。日。之。死。實。有。為。人。構。迫。者。爰。錄。其。詞。曰。宋。史。載。  
韓。岳。死。金。人。於。險。地。於。危。無。可。通。之。時。有。秀。士。叩。馬。而。諫。曰。國。有。存。亡。權。操。於。內。未。有。大。將。  
能。立。功。於。外。者。也。言。截。斯。言。前。清。朝。道。光。咸。豐。間。一。則。西。人。犯。吳。淞。口。一。則。粵。匪。陷。金陵。城。  
陳。張。兩。公。之。所以。失。守。致。垂。成。之。偉。績。墜。於。一朝。兵。潰。敵。虜。乃。以。一。死。報。國。不。禁。歎。秀。士。之。  
言。確。有。明。徵。古。人。同。此。恨。也。按。陳。忠。愍。公。諱。化。成。籍。隸。閩。垣。由。行。伍。起。家。精。練。洋。盜。屢。建。  
奇。勳。活。擢。提。督。道。光。二。十。年。調。任。江。南。不。逾。月。滬。上。有。西。兵。之。亂。親。帥。部。兵。防。堵。吳。淞。與。士。

奇勳活擢提督。道光二十年調任江南。不逾月。滬上有西兵之亂。親帥部兵防堵。吳淞與士



卒同甘苦獲一呼應如雲集以其得將士心深也先是吳淞口南北兩岸南條公自將北  
為牛制軍徵令太湖水師鎮守公以其師多怯弱力阻之不從五月八日謀人來告云西人  
船勢將直逼公乃登炮台持遠鏡窺探知敵船將至飭弁將巨炮裝彈藥以待之無何遠見  
黑霧漫天奔驟漸近聞炮轟擊不絕恐彈藥不繼赴演武廳牛制軍處接領軍制軍不發  
且傳諭遠公恐亂軍心仍令盡力攻敵敵入亦有退意或教其將長銃裝入銅砲向演武  
廳施擊牛制軍正為目探視忽當空如大龍翔至驚慌無措即乘舟與而逃公見制軍已逃  
回顧北岸太湖亦散去西船傍北岸駛入公和勢不可為遂具衣向北叩拜曰臣力竭矣  
遂服毒自盡神將劉國標負其屍墜塘下塵葦中是役也使北岸有勇敵之兵主帥無畏避  
之舉彈藥不匱應接無虧西船未必能逞志乃矯矯虎臣竟至束手無策是誰之咎歟厥後  
十餘年髮逆猖獗盤踞金陵總帥向督兵規復累年不下張忠公國標於行陣間屢立奇  
功總帥薨即以張忠公繼之今日隆壽日晉而忘之者日多非和帥督辦軍務公權重兵  
數萬分道進剿餉務告匱遂催接濟和帥忘之按而不救兵心離散公以大勢將濟屢請於  
和仍不發不得已而於何制軍何亦置之度外通浙省有警羽書迭至請濟師制軍又違公  
之前鋒張玉良分兵前往其時餉缺兵變危在旦夕復恐叛兵勾通髮逆潰圍而出求制軍  
金 天 卷上 十一

古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端賴吾能用兵之將求之於今選不可得必有磨力過人忠勤遠  
蒙者而始稱焉名將馬軍門蔡公其庶幾乎蔡公統兵多戰粵逆之亂轉戰數省豈功偉烈  
中外咸知其將取兵奉用西法而進戰退守志合機宜曾有其名下士為作紀功頌其中  
如有勞必先無功不賞懲則銜銜折銜過敵則斬將奪旗動北盤南力皆飲血接近略遠  
夜嘗枕戈而且紀律嚴明秋毫無犯震則風雲變色放鹿而山崩崩崩望大樹之婆娑賈  
長城之保障等云蓋皆實德可紀非徒誇說詞矯矯也詩云赴武夫公侯干城微軍門  
其雄與歸  
有名將之功而又有名儒之德者稽古以來莫之有也而究不易得矣近世彭宮保  
殆彷彿似之宮保巡閱長江水師歲駐西湖數閱月兵政之暇民生疾苦時事利病無不備  
詳周諮下詢易判則與之病則羊之食福者不知凡幾而宮保素性廉潔飲食服御一從  
儉約雖膺華職猶寒素焉當其初出都也曾奉各直省督撫摺資以備緩急之需浙撫楊公  
因具金萬二千宮保納焉而專摺獻呈其摺中有云臣以寒士始願以寒士終至哉言乎真  
有古純臣之風矣宮保少時即英峽頭角嶄露方應童子試武林高麗洲翰林守衛陽得公  
獎大奇之拔置冠軍覆試時語之曰子文有奇氣非凡品也他日宜力  
金 天 卷上 十二

同大劫於重洋憶生死須臾推料至今留我慕忠魂以廟祀縱春秋感不堪痛往哭諸  
公數聯皆情詞正大膾炙人口者故備識之風濤時急傑作波臣且五十年儀隆祠廟悲死  
事諸公當亦謂難死之年猶生之日耳

先民有言詢於芻蕘以芻蕘之言雖出自鄉曲而聽一言之是非可視政治之得失非淺鮮也浙西  
多聞散入海曲開談一則其有關係其略曰南沙隸居海曲地勢旋折南受浙水北受大江  
波瀾迴激徵客駭然倭入海寇出沒其間居民咸日夜不安自雍正四年欽公建樓縣家始  
營雄燧燧臺海堤規模粗立而政治畢昭興樂利於無窮實閩閩之厚幸由是海慶安瀾民  
歌擊壤俗敦純樸利重農禮義日興人才輩出非若邇來之刀頑浮薄也然自分縣以來  
百有餘年其風俗之轉移無定皆有司之教化有方欽公而後如韓潘陳李劉楊孫左高張  
馮葉陳諸公亦思感交濟化導遊數無不頌萬家生佛焉而風風報報日上矣故有心世  
道者每至邑令調動必為之瞻顧躊躇念撫我春復有魯恭乎嘗聞父老相聚而言曰去年  
之夏哲人金公下車浦左民歌采歌公不時親歷各鄉詢民疾苦雖婦人童子莫不指而目  
之曰此好官也與利除害不可枚舉而尤為嚴絕者莫如賭博其他則開風化利民間無不  
為也夫有司既有守土之責孰不欲力起施行而或作或輟始勤終怠經營求治半屬虛文  
豈亦天賦之性哉

卷上

十三

固有利未起而弊即隨之矣金公則措置得宜終始無間推原其故實由舉錯得人耳不謂  
威極難繼福星不能常照公奉札調兵江氏雖有攀轅之願公竟將沃權而行安得有克繼  
前轍者一將托人之憂也新令顧公聞亦老成練達政治不知何若第目前舊尹將行新官  
甫蒞時博之徒乘機竊發倘新官仿照前規吾恐若輩有噬臍之悔矣有心世道者不禁拭  
目望之此固父老閉言耳是非之公賢否分焉官斯土者其果何以副斯民之望乎而老年  
史事之見要不可沒已

將才固難而求為名將之才則尤難名將蓋非徒以勇武著也胸羅武庫學具船鈐運籌帷  
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動賊危城望空歎非天生偉人其高以當之乃觀於張公則亦而  
有合焉公名曜浙人也由壯令起家洊擢至豫藩向在豫省征勦卓著首勦左將相撤調出  
關疊見聖城遂乃督辦新糧善後事宜并升有條百廢具舉上下數千里聞軍門威名者率  
戰戰兢兢俄人回臺是之特異軍門於粵近初平之暇回杭里居日與鄉父老閒話恂恂有  
儒者氣象抗人相傳為宋時張保復身此固無稽之言無足取信也近日抗垣安橋河下  
重修岳廟客有入而瞻眺者見神座前有康訪副士插植聯並跋讀之不禁嘖然夫副公  
碩德當年官居風憲必不肯作妄語况形諸畫壁而懸諸神明之側乎其聯曰先光荷神麻

七十日國守慶慶經馬關河馳電播揚自贊豪華保衛中原臣節懷春秋巨古丹  
心照日月湖山新廟觀數千里蕩平巨寇共賴精忠偉烈派靜烽銷迄今舊址重興啟瞻遺  
像家宮埋草草獨留正氣滿乾坤其跋曰謹按忠武記王志在春秋服膺聖帝始於得懷純  
臣之節愾自威豐歲開闢丁外報奉命星經赴光州任時逆氛方熾湯陰及朱仙鎮謁王  
相夜夢王廷入旁坐者為張桓侯王指謂孫曰汝內姓張隕乃桓侯後身再以此汝追賊圍  
固始七十餘日力戰解圍雖有方馬嗣後在豫二十年轉戰數千里嘗謂為先鋒信陽則賦  
望風盡降生全者二十餘萬凡履所過郡邑皆王所當年力爭中原之地王之靈爽實武憑  
之矣謹誌遺遺之舟俾知志在生民克襄厥功者皆神賜也觀此則公為桓侯後身所謂張保  
者特說以傳其耳公度識宏淵器宇非凡取事嚴厲明察而體恤亦無微不至故屬下僚靡  
不畏威相向詩文詞推作手有河聲山色樓並享夏粥殿等記泐之貞珉百代不朽書法亦  
蒼勁異倫左壽相則黃謂其字仿平原洵有其實也其書幅中有自作云吏治才疏復治兵  
中年事繁兩無暇贏米閱歷添書味常處艱危識世情病體漸知愁塞月塵顏已改尚邊城  
書生莫道封侯易遠向文章博令名一生心跡已可概見有八詠生為公賦併員每親曠臨  
池揮翰時隨興發詠不稍機杼設所作詩句多天成也總之天生鉅公前身自有來歷耳豈

庸庸碌碌之夫微時倖獲遺刃爵秩者所可異哉公嗣孫補職統軍年十三即振其英果  
超羣亦復起之後傑也明德之徵必有達人宜哉  
古詩云廉吏可為而不可為此激詞也亦謂孤標一世震空如洗然要其清白留遺則固  
享美名於不朽矣何公繼生以名翰林出守揚州政治寬厚愛民如子除奸詰暴興利革弊  
固無不為而尤能體恤下情使人歌泣其責噴人口者數事暖閣紅樓為偷兒竊例責大堂  
役賂價復既貧且畏罪不得已將八歲女孩售去得資以償公聞之意良不忍乃促返其女  
而懷則署內重製不令償矣役泣謝而去又一日乘車自外返前至東樓門有鄉民奮身攀  
輿號泣用力追猛車幾傾側太守溫語詢之則以賣兒角得資數十餘因官到忽忙避道遂  
被竊去此錢一失他無餘本老母七十外行將填溝壑矣太守憫其情急非偽立命值役地  
保堂速地保無如何集資數里乃指首級涕洟角而後領去當時人士頌詠歌之公素性  
廉潔郡有同益典被回錄矣城鄉受累者洵洵投訴典主議和利償公乃曉以利害命照  
例按票賂償毋許扣利暨立千切不受也遂使窮民皆破涕為笑守揚十六閱月一錢不  
名原籍江夏亦無居址自通籍以迄出守新舊道負約三萬金食指求多賄者非見太守泊  
如也居世有解嘲詩云有甚高用避無營復何愁之句可想其心胸瀟灑矣太守年屆初度

卷上

十四

庸庸碌碌之夫微時倖獲遺刃爵秩者所可異哉公嗣孫補職統軍年十三即振其英果  
超羣亦復起之後傑也明德之徵必有達人宜哉  
古詩云廉吏可為而不可為此激詞也亦謂孤標一世震空如洗然要其清白留遺則固  
享美名於不朽矣何公繼生以名翰林出守揚州政治寬厚愛民如子除奸詰暴興利革弊  
固無不為而尤能體恤下情使人歌泣其責噴人口者數事暖閣紅樓為偷兒竊例責大堂  
役賂價復既貧且畏罪不得已將八歲女孩售去得資以償公聞之意良不忍乃促返其女  
而懷則署內重製不令償矣役泣謝而去又一日乘車自外返前至東樓門有鄉民奮身攀  
輿號泣用力追猛車幾傾側太守溫語詢之則以賣兒角得資數十餘因官到忽忙避道遂  
被竊去此錢一失他無餘本老母七十外行將填溝壑矣太守憫其情急非偽立命值役地  
保堂速地保無如何集資數里乃指首級涕洟角而後領去當時人士頌詠歌之公素性  
廉潔郡有同益典被回錄矣城鄉受累者洵洵投訴典主議和利償公乃曉以利害命照  
例按票賂償毋許扣利暨立千切不受也遂使窮民皆破涕為笑守揚十六閱月一錢不  
名原籍江夏亦無居址自通籍以迄出守新舊道負約三萬金食指求多賄者非見太守泊  
如也居世有解嘲詩云有甚高用避無營復何愁之句可想其心胸瀟灑矣太守年屆初度

其長公子以孝廉得知縣銜發安徽携眷屬來揚祝壽不謂公子亦負債者太守始見眷屬  
喜甚繼見諸債戶又大驚謂公子云若輩隨爾之任矣不由縣勢必狼狽為奸則地方萎靡  
焉卒已歲六月忽得疾言與前任英公武梁絮語時殆將不久於人世矣並言前生作官  
六世其一世十七歲得鼎元乞假歸娶卒於途云云身後事一一詳述概從儉約彌留前一  
日力疾伏几作書上洪都總督書使仰臥不語有人視其書則云貧困一生身多道大  
然有子可以終償今已告別所切想者不聞治喪不打商人秋風其高雖我門生並無師  
弟淵源如以抄本見贈宜切却之雖柳桐薄棺亦所心安所幸公項並無虧挪如能使孤兒  
幸婦扶欄回籍足矣都轉得信急至時已易黃方易黃前時猶執女公子手訓之曰做好官  
不要錢祇此六字別無他語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可想其廉潔矣且有自挽聯云伏枕臣心  
愧官守騎箕厲鬼掃捲掩公於平日因國步艱難每為切齒心不忘國也又自著一額云何  
以家為公作官雖久無一立錫地國爾忘家也事業未竟遺恨何如乃於月初五日戌刻  
溘然矣斯時也內則親丁戚友下逮童僕皆痛哭失聲且有哭堂而死者外則紳士商民以  
及貧賤婦孺無不聞之下浚街哀巷哭幾於罷市嗚呼公之忠德及民可知矣聞公棄大府  
請奏八名官祠千秋享祀永報馨香固揚之所以報公而究之公以艱危苦境守廉介之風

卷上

十五

卷上

布惠愛之德實不計及身後之名而後為此也特以性誠使然故能處困而亨而怡然自得  
也嗚呼如公者天壤間何寥寥哉  
守牧為親民之官其政隨車若人歌道愛撫雖表揚政德此固足以決乎閭閻之謔謔而後  
及此者至於以恤民勤政之意撰為聯語勉一已勤百姓情先乎詞難時代已更而膺多人  
口有不隨日月俱湮者故即耳食者誌之飲其德非徒賞其才讀其語可以想其人矣周禮  
松先生濤於道光中葉守揚州時承平日久民物豐阜先生律已愛民口碑載道自撰大堂  
楹聯云統一年三十六旬仔細思量那件事利民為國關八屬億萬千戶通盤打算有幾家  
足食豐衣政績利益概難枚舉即此聯如見其心焉後同治以長白吳公武梁繼守是邦  
兵燹之後民困未蘇政治一以公為法而指施傳佈獎百餘解字落職重書是聯懸之廳事  
蓋以存遺蹟並自勉焉湘鄉左青峙先生輝為高郵牧政治寬厚惠鮮小民以農桑為本  
務以禮教挽頹風之餘暇與膠庠儒士論道講藝一時人文蔚起固不獨家封戶足也  
署中有自撰數聯皆諄諄以愛民止訟為心其曰百里雷封只種些潘令桃花陶公楊柳謝  
傳甘棠暑往寒來榮悴也都關我輩一州斗大此間有泰國去華老狀頭來柳李于風移  
俗易方隅原不困吾民則大堂楹聯也只隔道重門恐無術周知民隱但憑方寸地願爾曹

共體吾心則五馬門聯也花落松庭閉三通鼓罷草成文告簡一曲琴調則大堂後屏門聯  
也光緒庚辰殿解字重新屏門五馬門楹聯高仍其舊大堂之聯板既朽當事者不復錄亦  
憾事也李學士文人傳誦在口尚未即於湮沒耳同治末年并徒令何公紹華浙江人即通  
籍鎮江姑蘇樓丹徒家邑瀕大江民悍多盜蒞任二載迄無命盜重案案西戲蘇省元早丹  
邑猶時沛甘霖給誠心所感格與其自撰花廳楹聯云觀來吳下寒梅為與此間補春色掃  
却庭前落葉何妨竟夕共清談恤民勤政之心益然可見解組時父老兼饒商民臥轍去志  
之情皆念念不置云寧波太守湘文律已愛民政聲卓著當下車伊始即自撰一聯懸於  
頭門云此是公門裏足裏千三尺法我無私認盤心常懷一條水清廉自矢於此可見其守  
英武林其滄海大令之格同治戊辰歲為安宜軍其初蒞治也百廢俱興惟民多健訟雀角  
微塵遍頭細故必旬旬公庭而後已積習相沿由來已久大令悉之爰撰一聯懸諸廳事云  
王法不容和願四民各務情勤莫向庭前爭曲直罕官非易做有一事或存偏袒斷難屋漏  
對神明既自勵並示警求治苦心隱然具見不數月邑民咸化訟遂簡焉揚州甘泉邑令徐  
寶慶寬猛兼施頗多治績其自撰大門聯云我如稍有偏私定不邀天眷民其各勤爾職勿  
輕入吾門又大堂聯教養要求實事循吏不易為除考安良先與閭閻平其在巖骨復均屬

卷上

十六

卷上

子民天良期共奉公守法勿使士庶視若虎狼督率勉勵意深切也安嚴建德縣案漢大  
令攝蒙二載典刑除弊惠德及民去任時留一聯懸於大堂云為政在先勞愧說躬兩載於  
茲毫無建樹教民惟禮讓顧斯邑三鄉以內永息揚張悛悛不已之情溢於言外宜人之區  
恐不忘也奉化縣某君司庫下差題一聯云具有經驗莫謂稅監官可曠權精會計須知委  
吏聖曾為詞得體幾可為司權良言嗟乎是皆官箴也天下為有司者不知凡幾果得盡如  
此數公以為民之父母不亦蒼生之幸哉然而不易親矣有心世道者所為撫膺太息也又  
嘉禾沈書森觀察攝篆東萊時置文社撰楹聯云簿書錢穀之餘小試牛刀敢謂愛民如子  
第里黎黎而外別開馬帳相期華國在文章流麗端莊名士吐嚔士林頌之  
作官之難莫難於州縣州縣之難莫難於聽斷堂於仁慈則憐堂於嚴厲則刻薄精明於渾  
厚而不失為儒與刻者蓋亦甚難難矣愛就耳食者數事錄之誠難能而可貴者也江甯捕盜  
局劉君鞠一盜案盜名孟二堅無一詞劉君一日令役備火爐以鏡燒紅烙賊所請錢均餅  
也時正天寒孟二身掛單衣瑟縮難堪劉乃取酒與吞並給以有孟以酒冷不飲劉命煖之  
孟曰不必即可以火爐煖足置二股間以孟加股上兩股燒至黃油騰沸孟無難色從容與  
劉談海外事以示錢灼餅不足困我也劉曰我頂戴在子掌櫃可成全否孟曰我看汝亦是

好漢願以頭顱奉禮乃以各業一捕之孟超十三起皆血案也時有一要案待審劉向詢曰亦子所幹否孟曰決不不是我等一班人然彼等均有身家父母妻子值此歲荒敢待哺我固率領以圖活耳我一人並無牽掛請以抵罪保全大慶是亦仁者之所許也劉曰此亦要案子如能破當為開罪孟大呼曰子何敢朋友若此我乙超十三起血案尚能解罪乎我固謂衣冠中無好漢也劉乃置之自是江河大盜畏若神明而愛之若父母矣揚州缺口門茶肆一日管哨某姓者而去道有表袋一囊繫於茶肆橫欄之下鄰某某生知為某所遺因移坐於彼候其來尋細視則一端風洋表一端藏洋錢十元以佩巾覆之時有卜者過就卜之曰頃刻即來但有口舌耳無何哨官坐轎打店夥曰我遺失表袋一具必爾所竊某生乃起而言曰表袋固在此我為看守久矣爾何性急耶哨官取之並未探囊細視即怒曰我已少洋十元勒令設肆者賠償肆主不得已赴甘泉判縣縣主既驗表袋某謂曰爾所失洋十元吾為若償之乃給洋十元使自納之詎知表袋甚小藏洋十元業已滿足無可再增哨官乃恍然失笑縣主拍案怒曰爾失表袋自不小心猶復藉端訛詐心何險乎當告知爾統領處治爾又何辨某再四求寬縣主乃判以洋表給其以五洋給卜者以五洋給店夥而還其空囊某皆悅服而去錢塘邑令周松仙精吏治聽斷明敏有書吏鄭某者漢有積善

卷上 十七

耳沈沈之所傳者遠不及法乎乃息結去神道設教聖王不服固若欲使婦女無疑故假此以服之慮聽斷者愚如是亦可謂公則明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所望於良有司耳

滿留仙聊齋志異中胭脂一則事甚離奇判詞敏妙讀之者咸驚焉近亦有仿而為之者浙省陳鈞堂明麻以名進士出草昭文錫有守虞文告家破戶誦傳播一時其詞麗潔一詞尤噴噴罵罵某者邑之富人也虛素封性多疑妄周姓名荷姑姓名銀銀有金生甫如者延之課子既數月矣忽謂金與妾婢有私遂涉訟判云照得麗潔控金一案研鞫教堂迄無確供中舞不可言何况事無實據縱非其罪肯教士也金寬本疎觀金前如章句書生鄉村窮究適子之館未及半年招我由房難通一面縱使國風好色豈忘君子慎刑麗周氏貌尚端莊年非韶齒已久與麗公而借隱何至見金夫不有躬麗某生長名聞身繫紫綬到堂數言亦知大體決不因主實失性自汚污人大約別嫌明微者名門之家範爭妍妬者婦女之性憤周氏附中婦大婦之班火抱衾綢而怨命金生少經師人師之化惟過夏楚以收威此豈稱婦或偶具先生之儀靈雌粥粥遂疑踰求家之牆麗某偏聽人言恐疏闊範嫌疑原當自白防閑不服過嚴投牒公堂初非好訟今眾口雷同兩心水炭炎涼異性荷荷非並蒂之花黃瘦珠形金銀豈一爐之承實東表洽別聘名師婢妾無辜仍還舊主門楣善保子孫必可與屋漏滴虧神鬼豈能宥愆倘該封職專房有屬無調象馴獅之術何妨開閣放婢爾童生就館不終遇瓜田李下之嫌當益守身如玉判後遠近皆傳誦焉又有福州曹司馬晉墟浙之嘉興人也素有循聲其判林振敏一案詞亦可誦林本貧窶子生女名喚音林妻患病之乳哺鄭婦李伊娥抱歸撫育後日婚配林李會儀嗣以伊娥貧甚欠娼婦張瑞金錢遂以喚音償負喚音既入樊籠若不得脫時有九本爐者以告振敏謀贖無資楊李康景星者與從弟某樂善為儀振敏往懇之孝康素慷慨贖女還婚一一任之邑有王生勉嘗貧士也年弱冠未授室於是謀定身價泰蘭之數贖有期矣詎張之舊識唐孝廉謀將贖資藏匿轉以京星為地棍並串出朱松根為救父捏告振敏將女沈瀾渠救起及鄭成亮無媒冒婚等情司馬拘得實乃出一天作之合題令王與鄭當堂作文鄭固銀目不識丁王則下筆春驚一揮而就司馬憐其才憫其實即着景星等出資贖贖資與王勉曾當堂成親朱松根及鄭成亮皆薄責焉其判曰王勉曾年逾弱冠未銜合卷之盈林喚音身陷泥污尚是無瑕之玉楊孝廉公同集議本分府權且為媒天假良緣入成美事惟是朱松根捏稱救父事出無稽李伊娥妄言搭情捕可惡張瑞金既為娼母應還合浦之珍林振敏本是嚴親可償泰蘭之價唐舉人助娼匪如有玷聲名鄭銀匠無媒冒婚實堪痛恨名姑隱匿莫改過於將來

卷上 十八

事已昭彰可不追其既往若尤本墟之行善殊屬可嘉至致瑞金之進言當今海島借花  
而或花燭消滅而後訂三生試文章而遺文人其遺依而黃勺一林間中速傳為美談云  
按兩判皆政者風流巧不傷雅足可與聊齋後先提其此又有雅人深識而非俗吏之所能  
者矣豈僅擅斷之才已乎志氣之事千古英雄但以忠孝名震寰宇會孫揚子無不知  
之至於教士或慷慨慷慨或傲厲其淫淫而不彰不知凡幾矣有某言四義士事因詳  
述焉按四義士者浙醫生僕某某新安客某某又里民某某名氏皆無可說相傳國初時道發  
白規湖當事內大臣撤地方有司轉益以獻過期不傳於法當處事況急鎮人淘憤四人捉  
身而出事解一鎮免處而蓋轉匿他處四人竟代盜伏法其述至此慷慨言曰吾輩實為元  
和吳江牙錯地四面環湖文巡武汛此為要津乃復加設水師於此蓋藉益無所發居  
民數百家由是長子孫世世相保不輕去其鄉非詩所謂樂土者耶嗚呼吾輩實受四義  
士之賜以有今日而掌故荒墜里之人類相與忘之矣余曰夫以一盜而至煩大索其入  
必陳忠裕吳節愨之流當時文網嚴密載筆者固有所避然則此四義士者豈非救於忘義  
而然者哉四義士本末載章騰龍擬乘中嘗有詩吊之而其文頗蕪故不錄云

世之以義成名者多矣其卓然於僕墟中而能以義傳者則固人之所難能者也莫於耳所  
聞目所有見者備識之有皖省鳳陽人老盧者家貧食力或嘗初服役於司時權關其備值  
有餘以周貧乏愛聞志孝節烈事俗所傳天門走雪其成替死等戲戲誦之主博其慈為  
講解己未粵逆犯淮北或告之曰天下騷擾郡邑發人為兵以子才幹功力確場取功名如  
拾芥耳何德此齊衣為盧曰雖然平日食其祿危而素之非仁者吾不取也亡何時城陷主  
與盧皆逃賊欲虜主去盧長跪哀求願以身代不許尾行三四里知賊兇悍無可挽回不得  
已伴主人眷屬避亂安宜途中行術不懈既抵安宜日食不數知主賊有寓汜水者爰往告  
覺時盧之腹有瘡大如碗流血不止而健走如飛不知痛若蓋其心志主事也因是遂奔主  
家感其義歲時薦杯勺焉某二尹晚人以佐職候缺江西有一僕周姓川省人也某既卸署  
缺備寓省中隨班聽鼓久不得缺拮据日甚周以別處門得得主而事盡願充一以事  
入省訪舊主憫其窘之遂慨然取白金三十兩以贈不忘故主當時人合以義奴名之云己  
卯九月候補府某太守借一僕由滬附輪船至鎮洋上岸時太守失足僕見主人命在須臾  
急投江以救不措水性亦隨巨浪飄泊紅船往下游救之僕幸無恙太守屍身已浮氣奄絕  
矣僕誓不獨生復欲投水旁觀人力為勸阻始已十月中海寧候補周知陳光瀟者借僕脫  
係於鎮江登量船待附赴漢輪船陳忽發瘋疾自投於江僕奮不顧身亦投江殉主量船人

急擄救之先得僕幸未殞越半時既始得其主之屍次日收斂人謂斯二僕者於洪海巨浪  
中能獲生屍皆忘義之心所感格云泰州張復明經家有僕名莊金春甘泉縣人服役  
多年竭盡心力明經深信任之明經病篤莊侍湯藥甚勤復明經到股調藥以進莊無不竭誠  
湯藥幾絕聞者羨之里人來彼氣者羨僕行一為以表揚之藉口鎮金某者傭工於蘇州某  
姓庚中之親其金某全家資重其夫婦相繼亡其之子被燒餘一妾衣食於金難脫  
平妻返蘇索其金少與之妻索金曰僕非乾沒也聞小主在隴西僕必訪得之他日  
當究超耳金其龍聞年許始得小主借歸其家以資重贖馬主欲折其半以酬金曰  
是所以報主人非博賞也不受而去無錫張五者蘇城某家舊僕也年五旬忠厚積蓄數十  
年無一誤庚申三月回家省視時紅巾賊陷蘇城主家避難於鄉張獨百餘里刀兵之險聞  
關奉至既款主母年高東君年幼而又資財罄盡思携幼主以歸分主母力又以地遠難  
不果嗚咽而去嗣逢香無音耗不知存亡矣吳江虎侯氏聞其義作詩誌之曰義哉此僕矣  
精忠白髮猶存壯士風不惜一身奉主風波百里視如空相避猶憐相見遠依徊不盡意  
如絲故霜兩鬢何堪認淚洒西風日落時心緒弱主困兵亂欲望家鄉依白雲徒有是心無  
是力惟將兩淚報東君無何作計欲南行為有山妻難負豈臨別敢動重寄語時清即欲到

卷上 十九

妻嗚呼一去音無音動我慈思直到今未卜孺身生與死秋風吟斷寄書禽一時感傳誦  
之然此皆藉着男子則猶易為者耳若身為婦女而節節亦以義名者蓋尤難矣山左程氏  
遊蘇蘇省言一婢道嫁人其姓庚申之難程家避於蘇慶幸焉馬不數年程氏相繼  
殞餘孺子名紅其乳養之以所生子為伯仲程亦以婢為母及長婢夫既死乃為程子聘  
女於鄰村富家既念其婢出拜程夫孀程大驚婢乃向眾言曰予非新即之母乃程氏之婢  
也主人不幸流離湖廣官尚在程家十數年越分之由蓋誠惡良人之有吟嗚而即官之  
鮮瓜葛也今愚以資財付郎以此易田自食其力子孫之基也程泣然流淚欲到其半為妻  
堅節之程仍以母稱使其妻事如姑焉安劉封君家女僕單氏者舊僕人適王姓鮮子夫  
遠出不返甘實力即不變不移備封君家成豐丁己歲女主馬孺人沈道子四衣者僅十二  
歲餘皆孩提程孺單氏竭力鞠養會封君家道中絕奔走於門下竟望星求去氏獨獨囊  
濟急勢怨不離無悔意亦無怨色撫視多年諸子皆成如舉家感其情留養終身年八旬健  
壯猶昔早已百歲少主師生昆弟稱頌為祝生辰蓋所以酬其辛勞也丹徒都君慰妻某氏  
義作傳以紀之於是氏之義始大著云單波某姓孀備於都中王姓有年知性慷慨獨報  
主一日以事歸於途聞涼亭小憩忽見橋角道一衣包內裹洋銀二枚青紙千枚拾之將行

卷上 二十

忽自念身為僕從取不義財天更不容因坐待之少頃一少婦倉皇號泣至謂夫病垂危以衣典錢供藥餌費今失去我夫婦同赴冥途矣其婦以數符付遺少婦感泣分資以酬婦不受而去嗟夫僕之與臣同一義也慨自烽烟各營見危授命而盡力王事者有幾人哉乃以青衣僕媼上與士大夫爭然舍卒患難之際或則捨身救主或則竭誠維梓榮悴如一生死不移古今來至性過情慷慨激發類如是耳若夫安命不貪財財不為則亦皆見義之明也嗚呼豈易言哉

人生百行為孝為先而查孝實難至於生不逮侍而負骸歸葬亦稍酬其志矣乃能於天抱懷滿慕不忘是天性之甚孝者也故有述會稽趙孝子事則莫不欽而敬之矣按孝子名萬全會稽人其父名應顯嘗明莊烈帝時為善生貧甚以教遊湖湖北父無耗時孝子甫離襁褓也既長痛父不歸日夜號泣請於母母勿許年十九堅請之始得行上更乘暑環齊魯過然翁訪竟無蹤號呼於塗泣盡以血孝子以不省父狀取贖書其父鄉里負於肯以行久之至山西為邑孝皇邑中不得去有縣人張文義者聞之歎曰豈為趙君兒乎急視贖書乃促孝子歸告曰翁昔亡自兵中無所寄食窮歸我嘗為主我哀其故死而柳封之手樹之柳亦拱於原矣今得示子矣指往墓所孝子一慟絕地答墓有金環自內飛出投於孝子

懷蓋誠孝所感也於是負骨步行歸葬家山舍於墓三年追母亦亦然原已已歲大官廉其事表而異之琢石旌其門當其廬墓之時朝夕哀痛作悲親錄以怡後人哀痛之音不絕卒讀忠親八則則音容不絕訓誨不聞奉養不供清舞不嘗屢請不絕舍殮不備令名不揚爵秩不加也以鴻墓之忱寫終天之悵讀之者無不流涕當時人間風與歌歌詠甚盛金亞抱有金環記茲摘其中要者錄之云夫其幼慕慈懷長依家塾源深兮永親色笑桐桐乎克奉旨甘泣飲下膳感素冠之心事寒生子視廣玉潔之末章影畫應親如孤蝶之獨飛無侶冀燈詢母如秋蝶之黯然傷神泊乎浮江淮權河洛叩函谷入浦津涼月過人共風聲骨穿枯林而無色催遠夢以何依形瘦於秋哀零丁其在背衣殘似粒念寒其常胸所過鐵馬金戈猶父星劍迷花柳慘慘火蟲離蜂有針不足傷其體相相有網不足困其神時歷七年方遠馬邑足滿百郡幸遇張生卒能辨父之骸塔父之殯發靈在之幻想相孳孳之美靈梅樹枝青痛哭於河汾之渡棠梨月白腸斷於長平之墟更有金環出自墓中是父之神亦孝之靈悲蝶而泣柳蝶而舞昔也晉水今也稽墓忠親一餘所由成焉嗚呼精術術術社社嗚血凡一物之細微亦有生之感想而况情遠同極書屬鮮民夕葵之願空懷長夜之苦徒瀟瀟暮物之變難親長生念公願其末由誰憐阿鼻善理有背負空觀而倉皇鳥足無枝

卷上 二十一

望家山而隕涕此則精誠所結野城為之不飛血液所存棲末因之奪色者矣童二樹亦有紀事長歌傳誦人口矣吳錄馬鳴呼觀孝子之心殆一片血誠凝結中心萬難自過聞萬聖不辭勞苦而果得負骨以歸是固天之默佑也而孝則千古矣

師趙孝子之為而負骨歸者又不一其人其有與孝子者祖籍東昌府年隨母流落備於異城過氏宅爾得辛工奉養備至母現道投未歸暮厝諸義家屢中髮逆臨蘇郡孝子倉皇戎馬間適回原籍時以母骨拋棄異鄉為恨追江南大定遂赴蘇尋骨跋涉風雨不畏艱辛既得骸骨以布裹之負於背仍步履凡過一城必繞道城外謂死後入城則皆顯官否則魂魄不安恐驚母訖不惜遠之紆也又揚城包姓失其名世居缺口門內咸豐間製逆揭城陷母被賊獲死於漢包時尚幼避寇他所比冠有室於歲歲感思親不置思有自滇來者述其母死狀兼及葬所甚詳包聞而大痛即欲奔赴雲南靈空若沈若於指背乃徒步攜骸行乞而前登山涉水艱險備嘗凡數閱月始至其地訪覓之得土人指示幸得母骨骸以布貯篋中仍弓而回星星披道路當轉飢腸畫則拓林沿門夜則棲身簷下蓋不知幾經日矣思至一處蓋山曠野荒草荒烟一望無際四無居人望夕陽空欲墜聽雀鳥之鳴欲正疑懼聞遠見密冢中有數人探首望知為既來者不轉瞬已至前促令舍此負包跪而泣曰乞人

身無長物祇囊中數十青蚊耳篋中為母骸骨係從漢省覓得辛苦萬分始獲至此今願負歸廣陵屠菴為乞無奪盜愕然曰此孝子也不可犯但隻身長往終不獲乎遠相約索從護送數程乃去比抵揚骸骨支離肢體不能起矣親族憐其老棄資助葬殮遂成是皆至性所結孝思不置相距數千里行乞往返中塗過盜境至苦矣近年寇穿既成此心稍慰亦苦中之甘也謂非人之所難能者與孝者為庸行而性之所至竟有以身殉之者雖曰愚孝要其誠不可沒矣

光緒庚辰歲有友述近事二爰備載之王孝子者會稽八名佳穀字子胎入紹興府庫郭縣教諭王杏泉第四子也孝子隨侍學書教孝友己卯秋廣文惠善經孝子祈禱備至願以身殉不起孝子從既既盡禮盡哀既葬負土成墳不遺餘力母亦疾事愈謹一日語兒曰昨夜父告我母亦將盡奈何至治身具見母則懸棺百端皆母則涕泣不止人謂常情不知孝子之澀血鬼神以身代母矣孝子侍病之暇祈禱益虔仲兒由病到喜曰母有人侍矣遂於四月五日投湖以死家人以孝子他出不之疑次早見有白衣冠僅五月湖高書橋下掖之起乃孝子也遺書二款其一勉其弟弟皆言此行隨父地下甚善善事老母言不及納又得其以身代死疏稿乃知孝子蓄意久矣死年二十有九生二子二女長子甫七齡

卷上 二十一

其嘗其將死也題字於湖亭之柱曰漱六道人歸真處遂投湖而後謝人聞鼓吹迎神云是王孝子而走日其兄里居亦夢其弟白馬渡江前導有金牌二大書孝子弟某自孝子之既而母病良愈嗚呼其孝矣汝守宗君湘文聞之嘉歎為作碑銘其銘曰舜江之曹兮教父與僕沈惠水之董兮事母終其身父困救而母危急兮嗚呼水澤乃有道人惟孝子之就隨兮父乃死而不死母且溺死而得生湖波浩湯兮孝子之心十數與之清湖月皎兮孝子之志終古與之明我為銘兮此石可泐不可磨者孝子之名又甘泉學善左義性至孝母不悅其意即以寄於岳家嚴往視一二次甘旨之事親為治理屢展三月母疾劇皆謂藥狀左某以生不知懼慎無已既逝呼地捨天葬後三日竟死悲側其弟於身旁得遺書略云母死即欲追隨因大事未集故遲遲云嗚呼是實處可以不死之地而竟就所法身命度如而又鎮定從容裕之有素固非激於一時之意氣倉卒得名者可以比擬豈不偉哉又有以身殉死而得入救獲者鄭某性至孝幼以學業泉港上當職錄或時父某家避船中遂為賊隊所衝眾家分散存沒無音有鄰人見其合家投水狀某以在港得免於難而思親念切聞耗心驚步此姑而與哀望望鄉關而隕涕欲死則以親骨未歸隱忍圖存焉某幼時定婚同里婦家偵其在港格已愆期擬送親來港客中感其以合家死難未得遺骸難

卷上

二十三

獲餘生實不忍捨堅決不從又恐婦家聽之善惡無計投河遇救免嗚呼忠孝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徒殉父母之難竟使宗緒之絕一念之誤迫於難生其幸而不死也悲亦父母祖宗之靈所默為呵護耳甚哉孝之德也孝無聞於世亦無聞於童年其性誠所至則又有脫然異人者皖省舒城縣皮匠某年四十餘母古稀外妻早故子二十餘家貧甚負擔營生甘旨必備雖遠道日必歸侍也己卯春母歿營家中物備棺殮殮葬於山躬自掘坎既已歸葬侍守四圍瓜果則食之有親事餽以食物者辭弗受或往約下山則跪而謝曰孝期未滿不忍履履屣屣三年既盡孝且知禮若夫以髮齡而至性過人者則尤可述焉東陽王生就試於杭遇舟風急沈沒於錢塘江屍為人撈起其子名陶歲前十二間之即再路奔赴既無資身沿途乞飯橋下過訪三日不得望江物繼之以血有漁者知屍所借往辨認果就泣守父屍無所為計母亦至遠置棺買舟以歸又劉安邦者清淮人也年踰五旬僅一子十三餘貧苦異常在鎮洋某客棧作廚司辛巳五月劉之友與人口角方將動解忽然仆地不起面汗如雨棧主延醫治之醫以春痘不治遂不立方其子衣痛呼無隨在寤神前焚香許願取刀將右手小指切下血流如注又恐旁人知之將手指私藏袖內送入父口仍未復甦越四日遂斃其子搶呼為狀痛

不欲多方防範其志極端其竟竟主送入義塾讀書又某縣有奇某者以疑獄被累覆禍遠逾數載絕其子甫成童思親念逾子身身親跋涉千里備極苦辛歷歷湖光未春仍沿途乞食凍餒堪憐而殊無懈志必尋見始返云嗚呼孝固難矣孝而出於誠淚之人習弱之子不尤天壤之所罕親者耶不讀書者且若是讀書者更當何如耶新興場北越某園丁也以煎鹽餬口家有老母及妻一子一女境遇奇窮難溫飽如是者有年矣惟母至孝順妻亦賢高堂甘旨之奉雖拮据必備里中貧以孝稱歲在辛巳夏秋之交通各屬風潮為免房屋毀傷人民淹斃概難數計孝子之屋適當其沖水勢驟來茫無所措幸有梯一具孝子即扶母登梯上屋繼妻子比登屋而水已平增矣正倉皇間忽有小艇漂來喜甚遂扶母及全家上船人前離屋水已冒過屋頂然一葉扁舟在茫茫巨浪中既難得食且恐顛覆為患孝子亦無如何惟默自祈禱而已不意隨波逐流竟漂至鹽城河內上其求食救途人而訴以情於是相為震驚助米有人助貨有人雖居異地無嗟凍餒此真如天之福非天之啓佑焉至斯乎人皆謂孝恩所感云洪水為災天之佑孝子也固能於奔濤駭浪之際而委曲保綏即祝融肆虐且獨能使其瓦全者如金氏兄弟是食園港上八兄曰慎齋弟曰吟齋嘗以孝聞老母年七旬忽遭沈疾沾

卷上

二十四

淋麻原兄若弟晝夜侍側不離左右目不交睫衣不解帶者蓋月餘矣疾未瘳兄弟並封股以進夜半禱於北斗願以身代明日少瘳自是遂痊兄若弟喜可知也後鄰人不戒忽起回棹勢甚危急風以為金氏灰燼矣必不免迨火滅而宅之前後皆為焦土惟金氏巍然獨存又碎城猶孝子一事儲居善城谷場門外陰冬時隣不戒於火灰成方數延及市廛正如推枯拉朽遠近儲室遙見屋上立一金甲神手持小旗招驅火鍊隨所指惟儲屋歸然僅存前後左右悉成灰燼其門繁聞時有守令理壓令啟戶視之聞若無人惟中堂停柩一具蓋上俯伏一人詢之孝子也孝子母歿僅月餘尚未安厝當瘞原之際出重資召人移柩於外竟無應者儲知必遭火劫呼天號泣誓與俱亡遂閉門伏柩上靜待之竟無恙嗚呼孝子之情迫矣一念之誠遂獲九天之應雖曰孝厲行也而危亡呼吸之間足以轉禍為福固非庸人之所可嚮也古人有言曰天嘗與善人豈虛語哉孝婦王葉氏者鄂北崇陽人石林望族母教常規年二十餘始于歸躬操井臼琴瑟甚調家業農歲入不豐薪水多不儲病歿老姑在堂拮据益甚伯氏夫婦視之漠然葉氏乃極力周章姑常顧而樂曰佳兒佳媳吾將舍命弄孫不復理家政矣未幾姑患癩疽破口許大膿清淋漓呻吟林者年餘伯氏嫌污穢足不履老姑之隨葉氏則朝夕事奉不離左右藥餌





短意雖為君守義者可憐指環亦有連環義再訂來生未了緣書完含笑顧清影一刻千秋此儀頭兒聖女兒所天長別金蘭鐵金井鳴呼井水不波是妾心井水不枯是妾情風清月白丹邊過猶聞露濕環佩驚其他學士文人題記難其錄焉要之烈婦就義千古不朽矣夫當其烽火連朝危亡呼吸惴惴捐生與夫哀號乞命而仍不免者均之死也相逕庭矣昔紀文達論死事士卒云進一步死退一步死哀榮雖一例也從容與進退須分烈婦之死非所謂進一步至遺書轉輒不失想亦吉光片羽劫火難灰鬼神呵護使烈婦大義深情終不沒於人間云

凡人為女子身已大不棄况又遇人不淑至於街恨以沒其志亦可哀矣如京口韓賢婦者美而賢適同里陳姓子某初將與陳家固素封後則陳中落而將益富婦并日躬操絕無驕傲習陳某素作銀鋪遊亂居秦邦遂失業而節姑甘旨之奉婦猶任之儉賢既賢典質服飾或歸而貸諸母無弗與及陳翁死殯費皆婦經營陳某又有烟霞癖屢勸弗聽陳某欲開銀鋪向婦索質婦又謀諸母得數百金詎意其夫得質名則設號實則填其慾壑婦觀知之自念身為出嫁女猶事事取給母家致兄嫂有後言夫又如是我夫夫實負我終身尚何望哉遂仰阿芙蓉膏而死聞者哀而吊之三十六湖明月主長歌云節情不薄妻

卷上

卷上

卷上

卷上

命薄妾心空托郎心托先郎而死最為佳此際此情妾待質姑與侍夫養欲給求無事無經營家室惟僕任典質衣裳遂所圖難度規即除痼癖勿作無益害有益即意不回妾意知妾情如此即應惜那識溫柔別有柳有心人遇負心郎丈夫甘作烟花樂巾幗空教志氣強一度思量一飲泣白頭偕老今難必與其後此不相能不若自家先與訣呼嗟乎玉碎珠沉一夕中傷心命華阿芙蓉我為賢婦舒長恨恨未黃衫劍客逸過莽居士一律云不怨郎情薄誰憐妾念癡短緣由數定長恨有誰知素志今難慙黃羅已透輜軒如採訪乞求入風詩滄海釣鯨客二絕云婦容婦德兩相當宜有異配配孟光底事通人偏不淑風狂而急斷柔腸休將理數問蒼天命薄何妨自棄捐今日為郎含恨死好姻緣是惡姻緣嗚呼人非傷心之極舉頭無路乃有此不得不死之舉固一時之情要亦以死格其夫耳尸陳雖曰臣道而妻之事夫猶之臣也婦始仿乎此而死嗚呼嗚呼矣

旌節之典國朝最故官紳士庶以及桑樞蓬牖無不以節義相稱要之湮沒不彰者多矣即所傳聞者蓋亦寥寥乎江陳氏瑞珠字琴仙善書法丹青兼攻術閣中建小百尺樓居之蓋隱以女元龍自命焉居恒行簪不許男子故臨門求治梅心而來者皆謝謝也手姿窈窕品行端淑望而驚為神仙人許字後思守貞不嫁媒約屢請不得一日有赴訪者琴

仙住於乃一中年婦人按脈調和乃云無病可醫曰老身有心病家貧僅一子欲完娶妻請不遂和家稅何千金其妻係之波隨聲下琴仙聞言梨花白面院院紅霞不勝滿面之狀爐回遺媒約遂得清風花燭從琴調屈御蘭房之樂誠有甚於畫眉者出資資為外子納粟當次浙江蓋有年矣庚申製道南下浙省城臨琴仙恐受誘傳遂與外子一帶並繼意在天上比翼在地連理復生復死當再結來世緣耳先復後以卷軸箱收其屍顏色如生蓋果節烈氣也琴仙詩學頗精以醫術聞一作兵燹時存稿盡失惟題某安人遺像二絕人尚有記之者詩云玉碎珠沉劇可憐考碑已返大羅天寓真幸有徐陵筆付與多情夫婿傳仁慈賢淑性天聰神質持家事倍精深惜雲花鏡一現空留小影慰卿情詞藻雅宜人才德其優以身殉國雖死猶生矣聞閩人信勿替云

粵逆猖獗城陷婦女死節者不勝紀極大吏採訪稟請旌然祇詳其死事或未及其生平善言懿行湮沒不傳亦一憾也琴童拜形子有節烈台傳發賢德表幽光殆足以補紀乘之闕矣曰香水坑雲城大命蓮室朱守貞者其下人貌美苗語工詩善琴庚申之變大令方當次蘇垣受逼擊仗局務極既至大令謂朱曰我食祿忠義不他遷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汝其速避出城自為生計朱曰當生而生當死而死宜也妻在必為君累請先死以絕君念

卷上

卷上

卷上

道出利刀自刎大令瘞其屍而出城臨亦遇害朱沒後遺稿散失西湖淨慈寺題壁句云苟與得得陰陰路入南屏日影斜娘子不知屢夢幻當養漫說鎮靈蛇余曾見及吉光片羽僅此留遺可慨也善善孫小耘司馬鑒嘉實時貞者字靜婉亦吳下人性溫辭謙識大義端居不茹言笑精女紅習推有視羅綺幾如也并白之餘較學繪畫近憶家法蘇城既陷避居村落遇賊被害殺年十有六耳蘇撫以其事聞於朝得旌卹如例嗣司馬官游雲間偶步蘭若飛鸞招之備述前因後果有金環金認之語亦少抑司馬哀悼之意也同時有柳柳烈女馮桂姑妻色端農工詩善畫論斷文章具有特識錄留優錄載喜為韻語清新可讀著有詩書集一卷以避亂故散失猶記其秋宵與好秀娟夜話句云秋宵剪燭話團圓花影參差月影寒漸愧胸無半點墨殷勤阿姊付詩看庚申秋禾郡淪陷隨母居于某間賊至投河死其神秀亦工繪畫遺集與方子怡大令聞此哀之以其死事節略上之大吏遂蒙旌節節略故出秀子書感題一絕於後云紛紛避寇走倉皇弱質難行亦自傷生不逢長道惜死千秋貞骨有餘香當時爭誦之又吳城有烈女不知何氏人居鍾由吉巷年過垂髫善綉工詩居平喜閱義書書庚申城陷賊逼之身為所囓痛極仆地泉刀之戾投於河首懸於闕明日失所屍底水身首已合賊大駭以罕刺之屹然不動頭聞惟一縷血痕賊懼為

厲厲之風急下沈香不可跡。老年賦曰。殆因標榜不欲暴暴目也。遂止賦呼號三日。乃死。蓋貞烈之氣。有以滿賊膽矣。此數人者。遇不同而志則同。且皆有才。而死於烈者。如執事道。詩彤史闕如。故詳識之以代貞珉云。昔人有言。若人斷句。功不在掩。拾埋骨下。况其為表。於德發幽光乎。願來風問俗者。廣為搜輯之耳。

戎馬倉皇。舍生取義。固處無如何之境。有不得不以烈著者。亦有崩折所天。偷生不願。而立志殉夫者。又可哀已。甘恆者。蘇之長。沒人。父母早亡。依假母沈沈。遠從其姓。美姿容。通文史。閩中甘君。應桃作宰。吳城購為妾。生一女。王壯慈公。由蘇遷浙。撫撫調甘君。以行當專。寇告警。遣振懼大婦歸。未幾省城陷。壯慈死。甘君亦死。惟矢志守潔。假母至。聞逼其反。欲嫁之。不從。發篋中書。焚之。賦十訣詞絕句。二十首。遂飲阿芙蓉膏而死。年甫二十五時。同治五年十月也。西晉山人作歌曲。以紀其事。亦表揚焉。天津呂某。婦某氏。宗族稱孝。鄉黨稱賢。呂歿。錢舖業。賦閉數載。且有洋烟癖。氏如苦含哀。葬翁姑。相夫子。事事盡禮。中郎有女。年十四。已字人。呂染時疫。竟不起。身復蕭條。以屏當。嘗與衣。料理既畢。蓋棺後。諱論女。旁人竊議其事。非所亟不教。氏竟服遺烟。以殉。呂之死。期未十日也。其城西門外王某。一子已授室。同城張氏女也。琴瑟既和。偕隨極樂。事上使下。賢孝並稱。翁姑甚喜。

結縵未數月。子以傷寒疾卒。女抱屍痛哭。聲淚俱竭。隱香殉夫。意懼傷翁姑心。履之三日。後晨起。以小故大肆勃怒。翁姑疑之。蓋已於隔宿吞金矣。未幾腸斷而死。王哀悼之。為厚殮焉。天津有湧源鄭某者。年五十餘。妻陳氏。年二十二。小家碧玉也。鄭某抱病。衣帶不解。湯藥親嘗。割股以進。竟不獲效。氏哀毀骨立。哭泣失聲。屈金簪作餅。吞之。媵媵勸慰之曰。人誰不死。死得所何憾。乘間益以金飾。遂奉命焉。粵東南海城。西陳氏女。各環環適江西黃姓。子。姑日。數年。事之不哀。結縵年餘。夫以瘵疾卒。女哀毀不欲生。以盲姑在堂。不敢殉。未幾姑亦卒。喪葬盡禮。一日。託詞者親舟至。斷港。自投於湖。潮流迅疾。榜人援救不及。越日得其屍。面如生。聞者哀之。大府為請。注馬。烈婦倪氏者。江蘇句容縣人。慶落次女也。母訓素嫻。適高君。星聯高故山陰人。少失怙。家貧。養以。為生。烈婦承。事。適姑。持家。夫。且。勤。感。實。之。光緒己卯。周寶軒為明府。在儀徵任。建議修邑。願明府弟提。三。知。高。若。熟。踏。工。程。延。監。視。蓋。提。三。乃。高。之。妹。情。也。高。乃。家。居。居。善。畫。并。工。工。以。成。高。由。此。心。力。交。瘁。焉。疾。遂。卒。烈。婦。措。理。裕。如。殯。前。一。時。許。烈。婦。臥。房。中。人。謂。勞。德。視。之。則。神。色。慘。變。未。兩。刻。即。氣。絕。送。死。養。生。立。復。繼。絕。明。府。昆。季。為。理。馬。又。林。女。者。南。雄。人。居。仙。娥。之。長。與。性。至。孝。精。刺。綉。世。有。針。神。之。目。父。某。嘗。時。運。不。濟。謀。無。僱。中。遂。從。人。佐。費。日。疾。發。辭。歸。舊。有。阿。美。藥。非。有。引。者。

不能呼吸。烟雲。女乃學汲引法。日為父作烟臺侍女。出閣有期。矣。會雨。凡。僕。亡。門。昨。湖。寒。請。親。將。親。婿。初。亦。高。子。自。待。矣。玉。堂。歸。娶。之。志。嗣。因。慈。母。目。暮。待。養。無。人。擬。取。吉。女。又。有。喪。兄。之。感。遂。延。展。禮。不。圖。情。文。促。赴。婿。竟。以。急。疾。下。世。女。聞。訃。痛。不。欲。生。既。思。高。私。之。養。可。永。依。膝。下。矣。時。有。楚。南。人。失。偶。謀。續。膠。結。有。為。女。執。柯。者。林。將。許。之。女。抵。死。不。從。誓。言。於。母。長。誓。請。佛。以。了。此。生。母。以。告。林。林。其。富。且。家。業。已。之。藉。可。得。重。聘。費。不。從。所。讓。女。曰。所。天。難。逃。志。不。能。忘。背。義。違。人。果。台。有。如。何。以。相。對。母。曰。未。願。見。者。不。得。謂。之。悔。何。自。苦。女。曰。夫。婦。之。適。以。理。矢。尤。以。情。切。聞。婿。逃。歸。猶。執。女。所。請。紫。錦。詩。畫。且。令。以。殉。今。聘。工。未。化。何。忍。背。之。且。父。烟。霞。之。養。亦。未。可。廢。也。林。竟。受。其。聘。費。女。知。事。不。可。回。乃。遺。絕。命。詩。十六。字。曰。所。天。已。逝。所。志。未。遂。幽。咽。夜。臺。死。心。如。醉。滑。吞。阿。芙蓉。膏。而。死。林。乃。悔。無。及。已。又。天。津。某。村。去。城。二。十。餘。里。有。某。烈。女。者。美。容。其。貌。冰。雪。其。心。嘗。及。拜。之。年。許。字。白。塘。口。某。氏。子。將。卜。于。歸。而。某。子。竟。卒。女。痛。絕。者。再。屢。欲。身。殉。為。防。閑。不。遂。志。因。泣。賦。曰。母。前。謂。女。子。之。義。從。一。而。終。今。此。身。已。字。某。郎。中。道。阻。死。決。不。忍。以。存。亡。易。節。必。欲。未。亡。人。約。延。殘。喘。請。過。門。奉。姑。媵。雖。九。泉。未。獲。唱。隨。而。二。老。得。承。甘。旨。私。心。竊。慰。否。則。之。死。虛。他。有。如。天。日。若。欲。重。諧。琴。瑟。再。結。朱。陳。則。與。糾。抱。琵琶。過。別。船。者。何。異。償。償。羞。之。父。母。勉。從。所。讓。黃。車。白。馬。過。門。成。脫。哭。泣。哀。痛。旁。觀。無。不。動。容。既。乃。黃。湯。搽。作。定。省。良。由。盡。孝。養。翁。姑。交。愁。無。何。姑。病。歿。女。悲。憤。欲。絕。呼。籲。無。門。竟。焚。身。事。一。錄。從。女。蓋。有。死。之。心。矣。猶。幸。室。有。小。姑。二。女。同。居。嫌。疑。可。白。問。四。載。餘。小。姑。將。出。嫁。女。於是。伶。仃。孤。苦。展。轉。迴。腸。應。門。無。五。尺。重。寶。難。堪。居。室。只。兩。人。心。誰。諒。只。乃。絕。粒。十。四。日。彌。留。際。有。以。加。餐。勸。者。女。不。顧。一。絲。僅。履。力。疾。匍。匐。起。拜。前。口。不。能。言。惟。有。乾。泣。俄。而。氣。絕。顏。色。轉。慘。津。人。重。出。殯。之。儀。驗。資。其。事。為。合。葬。焉。嗚。呼。是。皆。無。偷。生。之。意。有。必。死。之。心。故。能。從。容。盡。節。百。變。不。回。生。則。同。食。死。則。同。穴。此。志。殆。可。不。少。緩。也。以。勵。薄。俗。其。庶。幾。哉。

世祿之家。日調詩禮。其能從容赴死。以明節操者。且或不易。艱矧在風塵中人乎。及讀湘江。忠愛節烈傳。乃知風塵非無人也。烈婦姓李氏。曰玉。極有聲北里。漢園孔道。為狹邪逆者。輒。譽之。長沙李孝廉。素謹。應計。僧。赴。禮。部。試。三。五。少。年。招。遊。過。枝。家。相。笑。諱。為。樂。無。足。當。故。意。獨。屢。自。李。或。戲。曰。愛。李。郎。耶。若。果。爾。當。為。若。婦。是。因。將。實。妻。而。難。其。選。者。故。笑。而。不。言。既。而。耳。語。李。曰。若。言。信。乎。李。誠。告。之。枝。曰。淪。落。天。涯。託。以。終。身。孰。如。君。屬。而。肯。一。援。手。乎。頗。非。多。金。不。獲。脫。糶。囊。中。裝。如。不。足。當。自。為。謀。李。得。無。以。應。固。強。之。乃。訂。春。閨。捷。後。約。李。既。行。枝。於。是。把。把。門。掩。倦。風。塵。客。或。有。追。之。見。者。怒。欲。鞭。辱。非。復。嗜。哉。明年。有。從。京。師。歸。者。道。李。

落第既則情憤如有所失... 至而富商某欲得而甘心焉... 死李開而夜之繪圖為記... 送舊迎新非素志也... 不容大令携赴... 之威屢為貨數... 之一日甲謂氏所... 區區者報前情耳... 名乃服毒自盡... 之二人者境遠... 定不移不克... 深者也報謂風塵中... 節婦殉夫亦其哀痛... 去村一事實可異... 夫親族不之... 燦燦頭解別親... 見死而不救... 者耳

卷上

三十一

若節艱而生死不移... 情尤堪憫焉... 稿不半載者... 盡禮竭盡心力... 會庚申雜作... 計守節數十年... 揚城周氏... 往扶櫬門... 艱難於某月... 則心堅似鐵... 夫親族不之... 燦燦頭解別親... 見死而不救... 者耳

小兒女也夜深時以... 適切遷延數月... 嘉定節婦... 童婚適以代子... 尤私受某氏... 容斷臂事... 防仰屋與... 是白首相安... 節婦陳氏... 未亡人守節... 拒翁固酒... 氏差池臭味... 也謂於姑曰... 個僕亦不類... 不數日陳氏... 曰我心匪石... 遠為也無... 必為其門... 歲翌日... 吳氏紐之... 樂事殆無... 於風清月... 有冷夢未... 江都黃輝... 批也愛之... 特黃子服... 之堅意過... 嘉定南鎮...

卷上

三十二

不數日陳氏... 曰我心匪石... 遠為也無... 必為其門... 歲翌日... 吳氏紐之... 樂事殆無... 於風清月... 有冷夢未... 江都黃輝... 批也愛之... 特黃子服... 之堅意過... 嘉定南鎮...

入口者數日欲絕粒以殉焉父與伯叔再四勸解女欲守貞畢世父以年輕不允女乃至邑署鳴鼓自訴邑尊廉得其情善言慰勸女言法無後悔邑尊嘉其志堅書貞節可嘉四字以贈並銀四緡今自備匾額焉於是擇期送女至甘氏宅父亦感備奮其觀者如堵嗟乎節操一生嘉名千古誠足為中樞之光抑思其飲水明心既容示志其情境之慘固極人生之難堪者乎聞其風者肅然敬慨然傷己貞節之風聞所難乃禮法所型至於一門克己則許氏之貞節尤足傳已某遠民撰記曰聞之始志能信懷冰霜而倍潔貞心永矢於金石以同堅儀型克相於夫家幸一門者難得模楷足風乎世教但百代以流芳此為前著兩淮鹽運使許君次蘇之合門事也都轉長姊適將內夫以力學早逝嗣姪為子猶為襁褓中物家既貧奉姑尤謹都轉欲迎居任所辭不出有所饋悉獻於姑嚙來使曰我在兩不飢我夫姑何依乎若志事姑誓以終身歸語爾主母以我為念誓六十卒子雖立貧如故瑣瑣之具都轉率子秋槎為其備焉其苦早五弟婦於夫既歿欲以身殉哀號數月憂鬱致疾殞於危者屢矣都轉之遺室轟轟一子夫急病篤封股以進天運人願若苦未申哀慟欲絕族黨以呱呱猶在抱也食為勸轟氏乃收淚言曰夫死我不欲生我死子倚何人由是勵節訓子親串威飲之都轉次子晉定病危繼室楊氏親侍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夫既逝植節自苦無

金天錄

卷上

三十三

異寒素間以內指理肅然穆如也都轉次媳李氏年未二旬夫即殞存一女弱息猶居節操尤謹嘗以藝菴以刻苦自厲也是皆如崇四德堅苦節於松筠化及一室勵貞操於茶藥矧家傳世系遵禮法而克申最難教治聞表清名而弗替謹就訪俗所及作為訓俗之辭矧採風者發潛德之幽光傳之不朽云爾嗚呼是雖未遠獲典而貞節之操尤於宇宙萃於一家其足以風世而勵俗也豈淺鮮哉

揚儀交界之地名樸樹灣隔河橋比僅數十家有某家業礦廣夫婦二人僅一女婦故大家婢知書同治元年賊時過境肆擄掠婦恐不免即暗書夫婦生年月日並女生日製二兜肚緘之婦與女各束一馬賊既滅女父母均死女為一湘勇挾歸湖南身本男裝時已十歲勇死女又為一川勇携去子之深自銘誨人皆不識為女子身迫川勇入陷寄女於戚教以讀書識字性以金名以傳德儼然一書生也由是結識同鄉遠隨吳制軍官船東歸至漢陽遇有赴左帥營者作書別父細訴衷曲由院返揚已改女子裝蓋女為吳夫人侍婢數月兵女所歷艱險阻惡男子尚未必若是慎密乃出於十數齡閨閣之身轉徙數省合浦珠還而把璞守真堅無玷方以古之木蘭殆後先相映矣奇哉女也林愛宜白門良家女也幼失怙恃入青樓年及笄溫重實言不喜妝飾雖有大家風範居恒以流落為恥既與長安雅

生遇兩相泯洽遂訂白頭約願一翻翻書記耳囊囊備佳再數年不能出其籍林亦自矢不他會雅友陳生忱林亦求通燕好林不可獨以鴛鴦命辭不獲比入帳林局戶出白劍膝跪前請曰妾本薄命生死不足重輕所以苟延有待者以冀身歸烟霞而復負一君家擁花團柳何處不逢佳麗若必欲割割吾身請先污吾劍言訖以刃刺立壯墨陳驚曰余固知爾情雅生久矣如力不滿何曰不滿則以死繼之不始懷此刃何為者陳性固仇與不吝施與乃慨然曰爾識雅余竟不識雅哉平為若成之敵戶處出寬雅扶至出金條二枚付鴛鴦曰林不爾向矣舍女取金爾之見機也不從吾言高觀此刃鴛鴦皇懼無言竟歸雅聞人撰聯曰願其義曰果然匪我思存一段姻緣完白刃真箇為人作嫁千金聲價贖香樓始則以白刃相加繼則以白刃受恩此林之所夢想不及者也世有此人當鑄金事之

嘉應州侯姓失其名世業農有女一人年方二八資質過人頗不類田家女勤於紡績終日在室固未嘗拋頭露面於外也適農事興盡室赴田刈麥母亦鉤於西嘴僅留女守門戶女竟覓在室偶至門前視母投返否適遇比鄰孫某孀子也以言挑之女不顧而入孫某既飽其色又檢知舉家在田突入其室女避匿房中孫曰有言與若母相爾女曰母不在家可逃去孫乃以淫穢詞調之且欲闖入卧房女閉門不納孫不絕以刃剪刀由門上擲之孫度

金天錄

卷上

三十四

不可強食皇走出道一扇一帶於地女忿恨未已不敢啟門孫出門知扇帶遺失急欲回取適女使白田問回不敢復入搜見孫神色有異步至庭中得一扇一帶異之疑女與私納諸懷中白請翁媪翁怒曰彼無賴子聲名狼藉伺吾等出外而來遺物於室是女之不肖也吾先置女死而後陰圖孫某孫媪曰女非無恥者流紡績十年並無出入不禮之端待察情形可乎翁不聽女遂自絕時鄰村有孔某者巨族也富而無子一女年十七因病而故父母方痛恨欲絕女忽起而起曰此何處耶此何人耶我胡為至此也家人詰之自言侯姓某村某人之女冥司嘉我貞節陽數亦未盡判令借屍還魂言畢即欲回家以白前生冤抑家人阻之招侯至女迎前抱父痛哭備述寬狀且欲隨歸孔不可候勸慰乃止噫聽言不察由葬憤事夫固賄答無窮况乃以死迫乎若魂竟不返寬沈九幽矣借屍一舉雖涉荒唐誕妄要可為幽葬者戒也可不慎於聽言哉

轉文社詩讀之者於汪洋浩翰中轉有規矩可循即考據字義所讀無一字無來歷者信不虛也如工部懷古詩葉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前入略而未註或謂荆門即今之荆門但去神歸三百餘里於義未合有子復巴東者歸言過其地在歸州東北四十里有山名荆門壘峯聳峙惟此山獨低且中凹類蜂腰山下有村名香溪蓋當年產明妃處也似此

則人之以杜撰論者皆未嘗觀其境者也坐井觀天以蠡測海此固淺陋者之業亦為弗以不解解之噫嗚呼天下之難以蠡測者又豈獨詩文社詩也哉

因時生感即景言懷此固與刺筆隨以寓其情愴抑鬱之志者也若夫花晨月夕詩酒流連是又風流自賞超然於名利之外者矣如郭頌如先生於八月八日在小飲薄醉姓女阿茶言曰上已端陽中秋重陽皆為令序如月色佳時即中秋而花開也即重陽似此良夜何可棄負焉不作探中秋說先生曰可因吟曰杜門長夏治幽憂暫返西湖亦近遊容易家居三五迎相將沽酒十千酬勝前姓女頗解事醉後狂奴不識愁蓋柱已簪小髻白商量排日作中秋誠可謂家庭親事矣都門每屆冬令濼河水冰凍立水牀使行路也風雅之士聯絡數牀聚於一處圍爐飲酒烘硯賦詩如入鼎窟如泛銀湖信足樂也某茂才才藻富瞻口占一詩警切異葉云賦於走馬小於船滑滑歌中亦足豪上下不交人自冷風波一息枕方高但憑整腹消行險略藉橫賦寫夢愁直似游仙塵境裏瓊壺咫尺忽周還此又別開生面也文人筆墨隨在皆寓天機若必於跡象拘泥求之則鑿矣

詩本天籟隨機而得有終朝吟嘯而不能吟復字者有不必為文士而亦能居然成章者詞雖不工要其道性情一也嶺南李某某武弁也年五旬日隱於市廛向在軍營備歷艱辛事

非其主僅保把總鬱鬱不得志棄而歸來貌雖樸野眉宇間饒有英氣一日與嶺南屬士相遇沽飲小憩賦詞交錯談論風生李連浮數大白曰君文人我不解章句有俚言請試可乎屬士欣然曰諾李連口號四絕曰營門文戲戴萊豈猶憶從戎兩鬢青萬丈先芒騰虎起腰間寶劍血風腥霹靂聲中殺氣黑鎗矛接處陣雲黃使須區馬橫衝去下刀頭願落電光迅如鷹單疾如鐵鷹破壁城隍橋不是命輕同草芥曾兵為有霍驃姚可憐李廣不封侯百戰歸來漸白頭我欲問天天不語一腔熱血灑英雄慷慨淋漓吐盡幾為之碎屬士蕭然起敬云閣中觀者嘉定錢汀汀官屋之老僕也官屋遠食之暇吟詠不輟僕隨侍十數年耳滿目飛聞能拈韻頗多俚語如題鐘樓云遠望鐘樓一座方當中國倒挂銅缸東邊樓起西邊

響隱男環環隱男唯結句蓋狀其聲也過江斷句云所以當年關夫子開場先唱大江東別說風趣足資豪林嘉話之能詩者皆盡性靈李京純贈羅瑞英英就過人而竟不得大用宜其詩沈典之中有憤懣之氣固不得僅以武弁隨之若蘭茶不徒為紀綱之邊而兼為風雅之助則亦天之生是使獨者矣嗚呼豈易易哉  
女子無才便是德世人頗言之然能恪守閨箴雖送入不淑而無交誦之聲則才德兼備矣鹽城有才女者不詳其姓氏嫁夫某貧儒家貧甚而沈沈顧相得居天中節持軸其空幾不

能舉火女詠一詩云自慎薄命嫁窮夫明日臨陽伴伴無佳節莫教虛過去聊將清水洗舊簪書於素頭天見之殊自悔忽忽去明晨採麻踏酒一盃以返還妻大嘆妻不解因詰之笑不答未數日更屏杓夫去蓋端陽酒肉之氣從那家竊牛來也雖令詰責某遂口誦妻詩因遺女問曰汝既能詠可面試我女曰可令遂以竊牛為題女口占云滔滔黃水向東流難洗今朝滿面羞自笑妾身非織女夫君何事效牽牛令大加擊節遂教其夫為贖牛歸之鄰家並給白銀二十金以濟其貧嗚呼令可謂風雅愛才者矣若女也巧思天成水清玉潔謂之才亦可謂之賢婦也亦可

詩必窮而後工古人謂然有窮而不盡工詩者亦有能詩而竟至淡泊者非詩家之也才仗無也京師某鉅公過一丐者追呼求衣衣衫藍縷而吐履風雅聆其言則云周急不濟富何惜一文錢某異之請姓氏住址丐者曰係江南秀士問柳尋花揮金如土金盡遂窮親戚嗚嗚故爾一貧至此豈謂自憐一詩云夢入揚州不數年迷離酒國與花天而今落魄燕山寺百結纏綿可一錢某給青蚨百數丐遂吟哦而去蘇城有某某者既吟詠以舌耕為業一日有江北吳民哄至高方攤做扇極賦感懷詩粘寒字額其中上一句云有限年華催老易感久不為怨一廿餘歲者復書續之曰無靈文字送窮難高天願留之坐不應贈以青蚨

受之問其姓名復口占二語云他時得志終相報此日相逢實自慚而去港上有一寒婦年約五旬持白紙粘牆陳躬親履管而書其略云籍隸雲南太和縣人隨良人遊幕福省津州公餘餘暇讀詩偶隨樂甚乃以違物忘才良人病疽一空依傍漂泊難歸擬往江西玉山縣投親道經中流既盡蓋濕行止兩難淪落天涯遂窮日暮而又不甘為沿門之乞倘有垂憐俾免為異鄉之鬼啣環結草後報當圖求報一詩曰自歎今生命不齊十年漂泊望江西此來海北沿門吟港水凄涼得白題嘔風流自賞淪落窮途皆才為之累也費其才費其德古今來豪傑大抵皆然又豈獨工詩必受窮哉  
帝聯挽墓所以誌哀感也凡人生平學業政蹟卓卓可見者率以數句括之故情深文明堂皇正大非名手名筆吐屬皆有煙火氣若夫褒揚中樞則尤難出色矣沈文肅公配林氏文忠公女也嘗文肅守江西廣信府時髮逆逼城下郡之民遠徙四出公與夫人堅守不去嗣得梅總戎鏡臣救援圍遂解公即擢用九江這是後也夫人之力居多矣西敵公為船政大臣夫人於中秋日病歿統輓極辭惟慈慈慈張善生司馬一聯為冠云為名臣女為名臣妻江右佐元瑞總編夫人分俸饒於中秋生於中秋逝天邊圓皓月寬裳仙子證前身語皆紀實貼切不移又文肅公長於兩江督任實僚統言屬集惟桐城甘惠亭夫令一聯云君公可謂

賢哉陸嘉定雖曰龍歸無恙言猶感知已武侯從令遊長沙誰能起用常痛哭恐為野  
人蓋甘君前於署崇明縣任內因公被殺故一引蘇天顏勸陸清獻事。用三國志原立傳  
語也工切無倫。一時題之蘇撫吳公子健太夫人迎養撫署。卒已五月五日病故。時奉安  
太后遺詔。有昭文令陳明府鈞堂挽以聯云。德君臣同悲哀日。三吳士女罷端陽。聚  
十六字。大氣已舉俯視一切。真可於膠山網海中。獨出冠時矣。其他則自繪以下無幾。聞  
督何公小東配吳夫人。生出名門。長歸望族。夙開蘭訓。隨任南北。相夫教子。長男耀章。出  
守粵西。三男翰章。已卯舉人。辛巳春正月立春前一日。無疾而逝。福氣之完全受全歸一時  
挽聯之盛。美不勝收。惟何公挽其夫人一聯。膾炙人口。蓋錄存之。勤儉本家風。儉前對聲  
姑慈孝回天吾不及。音容空想像。縱使承顏有子。東年再備淚難收。一字一淚如泣如訴。令  
人不忍卒讀。所謂情深而文明者。其即是耶。無情可言。則又取乎。詞意正大。包掃一切。斯無  
覆轍之誦。天下之輕意擲管者。其試思之。

極聯佳句往往有集用成語。而極其現成者。有漢法帖之字。而成句工緻者。妙極天然。莫  
可訾議。聞京師內人近撰一聯云。五科殿撰備五行金木水火土。四川封爵凡四等公侯伯  
子男。所謂殿撰則茂洪洪鈞辛未梁樞樞。甲戌陸潤庠。丙子曹鴻勳。丁丑王仁堪也。所謂四  
等公。岳鍾琪。伯許世高。子鮑魁。男楊遇春。揚於嘉慶十八年。世襲男爵。迨後加侯爵。按  
封爵各省。均無五爵之封。川省獨備是亦。照朝佳語也。又江甯貢院自冬酉科藩司梅公  
小岩提調院事。運水入閣。高屋建瓴。鑿壁穿窬。免挑運之苦。受汲引之福。一生注水烹茶。拈  
茶烹茶。壁泉五字。措對欠不屬。良久大呼。五百年前已天造地設。一對。明人筆記中。不有烟  
鎖池塘柳一句乎。五行各備。合就噴噴稱贊。以為得未曾有云。故並錄之。

集句成聯。自寫心胸。然亦一時靈機所觸。故皆妙語天成。耳。聞查居士書一聯。以粘壁曰。大  
白狂浮客舞劍。小紅低唱我吹簫。並跋其後云。上聯是英雄氣。下聯是兒女情。人之所以為  
人也。用得其中為聖。下此則參得透。把得住。為禪關。否則慕其氣。以洩於情耳。又作數聯  
以為新魔之符。銘諸座右。各屬神仙夢。生滌翰筆。事到憐時已。及人非交過。豈相和。對  
天欲訴不平氣。入地偏多未了因。掩耳不聞非分事。存心還是舊時人。自有文章何必顯。絕  
無骨肉乃真窮。其贈友聯云。彼若將我生何用。知已得君死亦無觀。此可知其心之憤懣。世  
界茫茫。亦經過幾番。隨處自有才不偶。抑無聊。尚可惜也。

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新歲人家。遍貼春聯。由來舊矣。紀文連云。極帖始於桃符。以  
為後主餘慶。其春一聯。為其古由宋而陳。宜春帖子。多用對語。且以朱箋書之。或集絕句。

語或集唐人詩句。其相沿可考者。如王沂公皇帝廟立春帖云。北陸嚴陰盡。千門淑氣新。  
明太祖召陶安為學士。制製門聯。賜之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我朝聖祖  
賜桐城張文端相國立春帖子云。天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張氏歲歲貼之。今則比戶皆  
然矣。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此陳後主入隋。上文帝詩也。幸脩厥德。長發其祥。集絕句。  
自為成聯。物華天寶日。人傑地靈時。引王勃滕王閣序。各增一字。後人沿用。不覺實皆有所  
本也。吳孟舉有詩云。元園本于漸無奇。不用冬烘費巧思。際際卻宜春。方勝梯家傳。蘇唐  
詩。周宗泰姑蘇竹枝云。學書兒竟弄筆。勤春聯幅。貴斯人。來問價增三倍。不使鴉籠  
右軍。亦可見風俗之相同矣。降自今日。京師風俗。新年必換春聯。官商士庶。無不以朱箋貼  
門。煥然一新。舖戶對聯。大半以首一字用本肆字。集成一聯。無論有虛實不對者。而一聯  
中。為此一字。拘定頗費心思。支離強者固多。而妙合天然者亦間一有之。如慶樂戲園聯  
云。慶春王正月。樂天子萬年。堂堂正大。無以過之。慶仙居大酒。紅聯云。慶喜昇平。開酒國仙  
居。日月駐壺天。大酒肥魚。家士興。紅花彩影。美人風。上六字。一扣定。又係本地風光。相傳  
為胡侍御作。洵聰明吐屬。其他如瑞香樓棧房。香舖聯。棧由有雲皆。廠瑞。房幽無地。不生香。  
宏業鐘表舖聯云。宏業新開。必表而出。義氣相應。如鐘自鳴。首末扣定。頗見巧思。題酒家云。

勸君更進一杯酒。與爾同消萬古愁。書場云。把舊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來。又如  
題鴉片烟館云。重簾不捲留香久。短笛無腔信口吹。以故韻詩對。鄭震詩。天然之巧。不可思  
議。亦傳世之一端也。

除夕送窮之舉。文有雜文。賦有揚子雲風流佳話。歷古今而不廢。乃亦有仿而為之者。為  
楹聯者。亦可憫其志之悲。而境之塞也。至於諷富為貧。則品斯下矣。京師人烟稠密。甲於天  
下。富家竟購千羊爆竹。付之一炬。貧之家。即謀食維艱。索通孔亟。亦必遠響數聲。香從一注。  
除舊年之項項。卜來歲之蒸蒸。此習尚類然也。某君名孝廉也。博通經史。著作極多。出為大  
令。迂拘忤世。遂辭職。京居甘清苦。然四壁蕭然。一紙外無長物矣。除夕夜。自撰一聯云。放千  
枝爆竹。把窮鬼轟開。數年來。被者小奴才。搜索傳一雙空手。燒三炷高香。將財神請進。從今  
後。願你老夫子。保佑我千萬。離離。雖近但俗。實寓至情。有過其辭。而誌之。可知其清况之  
苦矣。又某君以貧。入部。數年有餘。性慳吝。富衣履。故作寒酸態。人多鄙之。其大門  
楹聯。則時藏富戶二字。云。未若貧而樂。誰能出不由。彼固不知也。見者皆稱笑之。蓋仿友代  
書。友故作此嘲之耳。詩云。吾儕儂。不為虛令。其始是與。

青樓楚館。融人詞客。雜富其中。投贈楹聯。陸豐為滿。求其情詞。蘊藉。天然工趣。甚難。然時一

得之如秋美堂女技對云秋水為神玉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聞此聯係許漢生高書集以  
贈涉香堂伶人長春者秋美長春別字也人復勸其以贈其工雅耳春復堂伶人對  
秋美為戲首復見天心開妙堂伶人聯云聞歌起舞妙句欲仙伶有說如雲者聯云如何人  
不寐寤在意俱逸技有說素雲者深心託夢道消生層雲落落大方好現成而有遊香信  
不中乎風雅矣若夫酒食游戲日相徵逐本不知風雅一遊神祝之言獨人廣肆嗚呼高談  
豈比比然矣或亦聯以檢聯論成佳句要皆蘇蘇滿目惡俗難堪而技固不知也乃猶茫然  
以此其容之所贈人雖有識為淫褻勸付祝融技猶不敢惡觸客之怒也港上技名琴仙者  
有及入其底見妝臺一聯云琴瑟和吹盡美矣謂武仙容頰香有是哉叮嚀逆不恭掩口病  
塵矣又有贈十全技者一聯云十分如我意全不怕人聽統是讚詞之詞乃猶高挂樓閣大  
可哂也嗚呼技目不識丁者也豈無絕妙好辭或則上下聯倒置或且東諸高閣而此鄙俚  
無文之聯懸過爾房不忍棄去斯文掃地亦可歎耳實則贈於烈士紅粉飽於佳人不信哉  
矣

生果其質幼而岐嶷不與人同如唐之李郭侯七歲能屬文張九齡成之亦謂才華早露必  
多福壽也然亦有不盡然者總視乎其家之培植如何耳其鄉有神童七歲能背誦黃庭一  
卷

本書卷亦懸良好游冶未冠而夫可知飲食教誨不能稍寬責備恃天資而不盡人事鮮有  
不敗者

蘇城張氏子五歲入學初讀大樂應口成誦日凡四五頁數日已完七八歲即熟之總為之  
師者自審才力不逮已三至而三卻矣又錫山陸爾默女有神童之目方九齡塾師曾以春  
風狂似虎令對女應口而出曰秋水淡於鴈以成語對成語妙不可階掃眉才子其信然矣  
妻之男子聰慧夙具父師尚及時訓誨大器可成若女子有才半為造物所忌亦何若稍秘  
其藏而養其福也然天生是使獨也又豈在尋常套計中哉  
文字標榜時風所尚至於反唇相刺則有傷風雅矣薛君履慶堂教食陸某書院偶作白門  
新柳記一書述秦淮之近事續舊院之遺談盡亦畫舫綠橋記之例耳風流韻事本無關  
大政要時微因禁禁籍富事為李公兩亭以此書為罪首初魁其板且於書院高談之  
時各致譏彈一則曰勸農詞一則曰喜雨亭記於是大相反唇文字之靈可不畏說白門士  
人撰有標榜以記之其聯曰喜雨亭記勸農夫詞官場與詞場互肆譏評誰是醉帳生徒  
白門楊柳風流本風雅偶然遊戲亦何妨詞雖不工亦可見士林之清議云

壹天錄卷中

淮陰百一居士著

古來輻軒閭俗所以觀民氣之盛衰民心之純駁也降至今日人口不古世道日下而爭妍  
鬥媚頹風敗俗伏少年子弟踰關越檢傾囊囊者則莫風於平康之要此中鉅魁以港上  
為最而閩省則亦亞焉閩省城南隅十里許曰南台烟戶繁盛茶行鱗次洋粵商人集  
於此街道錯雜有上杭街下杭街后洋裏田中街之名皆閩閩崇崇熙熙攘攘而青樓著名  
者如金秀翠金雀家等亦列屋環居其中區其技之冠時者呼為白次者為黑即長三公二  
之稱惟初次合歡資須打三舖多者八九十金或六七十金不常至少須二三十金其他纏  
頭之賤搗賞之費仍非十數金不可定情後乘輿而往毋復復賈年終索結而已排場遠於  
港上風味遠勝粵中凡變作狎邪遊者每樂道之更有播子班數處與白面妓家相距四五  
里而遙此種彼眾儼如鴻溝有金玉堂玉福堂名且各立門戶爭妍取悅亦可以叙幽情舒  
逸志也官場遺興多入堂中紳費娛心則居家內緣各堂能語官話各家皆據土音其趨之  
若鶩者亦嗜好不同至於西門外洪山橋地雖僻陋春色仍包每迎送官員之時坐舫中皆  
有艇樓榻態百出亦往往有迷戀其中者故惟不欲行樂則已苟欲尋芳花天酒地何處無  
之噫淫風盛則世風降當此波靡之會而欲其翻然改也難矣聖海茫茫不知沈溺多少矣  
此有心世道者所為隱憂也

衣冠優孟最易動人而浮虛靡靡有聲有色能使女德之貞靜者轉入邪淫則其弊不可勝  
言金匱有己故善士余廣文治堂諸庶幾堂今樂二十八棹大率搜羅古今嘉惡果報填成  
詞曲幕幼童裝演成班登場時形容熟練或歌或舞足可移人心志嗣因費用不充廢棄已  
久原本散失江浙善士廣為搜求始得見廬山真面目諸手民籌諸製曲語新穎並可增  
以燈彩而得妙伶扮演足為耳目一新庚辰仲夏上海道於港上戲園各領一部從即演習  
登場以資觀感開天仙茶園先成一齣名曰魁星現是節日繁多增以燈彩愈加新奇可  
賞於是觀者聞至樓上樓下足履皆滿同聲贊歎夫所謂戲者不過娛人意耳命意既佳自  
次人意平日熟觀之戲如如盆計役子都趙家樓犬香山洛陽橋等劇何嘗不報應昭然特  
習慣了不覺其動人耳一旦以新曲易之其必人心意者當不知若何鼓舞矣矣流風成善  
俗於此見一斑焉  
庸人俗耳見當世書畫高聲名赫赫者莫不震而驚之仰而慕之皆欲得其尺楮寸璧以  
為閭里光若再得琴附畫社或託累世之交或附葭華之證則無不津津述之謂足以炫耀

林地也。俗之陋也。其近有某戲法。本不冠時。大魁後。聲譽竟起。體弱多病。懶於執  
管。而踵門求者。日無停趾。於是籌一妙術。仿板橋老人為某律師定書竹之例。定款目。昂其  
值不卻。而卻之法也。乃仍有一使面而酬二金者。極靡而酬八金者。詢其由。則曰。書法猶  
其次。難其以第字者。款耳。聞者莫不兩之。噫。此亦何足哂哉。世入勢利之見。相習成風。大率  
於抄簿下求書畫。特未出諸口耳。兩之。則以五十步而笑百步矣。雖然。人之能侃侃而談者  
人。哂其鄙。吾猶取其愚而直也。

中國戲法由來已久。衣冠優孟。音曲繞梁。此固可駭目。且至如手戲雜劇。以及走索吞  
劍者。蓋不可勝紀。而以與西戲較。則遠遜西士。以戲得名者。前則有晏打臣。後則有夏思  
義。夫操戲亦相仿。手法靈敏。各擅其勝。爰錄之以見一斑。晏戲甚夥。首演橫橋控官。有充原  
者。被告者。有充問官陪審者。原告先出。次陪審。次問官。末乃四婦人與被告同出。或唱或  
說。狀不一。問官怒碎其卷。下公座與陪審及兩造混鬧。婦人乃於公座前。上疊四黃繩。下  
縛問官。問官儼似小兒。移時乃罷。自是而下。乃演雜技。有發四和。既方且正。觀者屬目。空空  
如也。不移時。於裝內取出雞卵十枚。不知其何時置之也。取一玻璃盃。置於其中。外設一  
空木匣。不移刻。盃中之灰。忽至匣內。匣中躍出芙蓉馬。兩兩飛鳴。以空箱一鎖其上。包之繫

之。單以帳引西女坐其內。恍惚間似失西女。迨戲。而女在馬。引一美女置之几上。左右支  
而木。忽而去其几。屹立不動。忽而去其右手之木。仍屹立如故。忽而橫其身。作美人春睡狀。  
忽而並去其左手之木。則全身橫於空中。忽而女自空中下。向客作告辭狀而入。一西女登  
臺。奏細樂。桌底懸明燈。空洞無物。人悉見之。忽而臺上下火光齊發。臺之後雙窗條閣。大明  
帶上。忽現之。則西畫一。幅繪大洋風景。始而一輪船。徐徐而過。遂帆人物。歷歷如生。繼則畫  
幅收。但見長天連水。一色渾涵。數輪船或遠或近。海濱房屋樹木。紛逐而來。層次井然。遠  
而望之。且忘其為畫矣。終又繪一輪船。連風狀。電光閃爍。大有黑風吹海立之勢。既罷。諸  
燈乃復明。又一美女。偕術士出。術士衣服類黃冠。以手向女。而畫符於女。昏然若睡。以兩  
提。其臂立。而足懸於虛。任術士之由伸。無不如志。繼去一棍。離取不飾。互換。倏如天仙。倏  
如劍俠。倏如武將。倏如魔媪。燈光亦黃。紅綠變幻不一。術士乃念念有詞。抱女橫臥。又去  
一棍。女遂如列子御風。移時術士畫一符。女乃又伸而醒。他如。以棉絮探之。喉中。則已  
縛縛如帶。吞以針線。出之口。則針皆穿於線。以一袋裝其棉。滿紙其口。俄而女自袋  
中出。而袋口封如故。以一筐納一人。刀刺其腹。俄而人已空。筐中竟無有焉。皆技  
之可觀也。其尤奇者。有地球之戲。球大如檣。高二尺有奇。中實以圓木。外包以棉花。又如

卷中

卷中

以布一西人立球。止定其上。其足隨球。隨足。初尚穩。而後漸。乃於桌上置木板。厚寸許。長  
約三尺。平置桌上。兩頭皆空。球上入。球球近。板旁人。斜置其板。一頭着地。球即緣板而上。既  
而滾至板中。板如天平。人又躍球。倒過板。又斜起。如是者不一。其自下而上也。人皆背立。往  
來用足。毫不用手。足力洵純熟也。又有鑽圈之戲。一西方美人。腰如弱柳。立足於馬背。而  
疾馳焉。又有一西國男人。與之並驅。而男女各起一足。立馬背相向。而斜。布幔。梁  
周。繫以竹圈。糊以薄紙。約三尺。當飛馳。迅疾之際。忽躍起。飛身鑽圈。既穿。復飛身下。  
追及。仍一足立馬背。而馳。西男亦如之。再接再厲。一時間數十圈。靡不躍穿。而紙已悉破。  
矣。夏戲亦不一。致。匣中。變球。盆中。取花。等戲。捕人。人能之也。若所謂。最奇者。懸一空籠於樓  
前。洋鎗一擊。忽有數芙蓉。鳥出於籠中。使之放炮。過橋。作種種跳戲。嗣以一鳥。納籠中。手持  
長劍。旬然一聲。鳥已立劍。飛舞。客有金戒指二枚。夏索之。置臺上。有侍者出。磁盆。盆中  
蛋三枚。夏取一蛋。侍者頂上。拍蛋。忽由侍者口中。吐出。取客帽一。以戒指納之。搥以蛋汁。  
少頃。取出。則戒指各有物質之矣。又向座客取一表一。以巾包。表置於右首之木箱上。繼  
取紅色紙兩張。包於紙外。付座客拆視。則空空。客大疑。夏故作驚駭狀。而拆開之。紅紙。因  
落於臺前。板上。不轉瞬。而紅紙之下。又儼然木箱。乃取箱開者。則箱中有箱。連取八九隻。

最後一小箱。僅二寸餘。夏君付店客答之。則表固在內也。兩玻璃蓋。分貯紅白。水。又一大蓋  
將水。併注於中。分置三處。有水者。在中。而蓋分於左右。各單以。取出。紙條。丈餘。置於幕上。似  
帶之。聯者。旋剪斷之。連揭。幕觀之。則中蓋已空。水仍在二蓋內。左紅右白。若涇渭之不相  
清也。臺上設線。紗長。一具。空洞無物。夏於臺右。抱其。出。單之。其。神。伴。三。透。而。三。枚。之  
單。甫。畢。夏。提。鎗。至。臺。前。碎。然。一。響。臺。上。揭。幕。而。婦。則。不。見。已。在。對。面。樓。與。夏。言。笑。自。若。矣。戲  
既。畢。夏。乃。令。其。婦。鼓。琴。已。則。擊。雲。板。以。和。板。如。中。國。九。雲。鏡。但。多。至。數。十。面。形。如。方。桌。其。聲  
淵。淵。若。裂。金石。由。徐。而。疾。音。響。鏗。然。而。其。婦。之。琴。聲。與。之。相。和。聲。天。而。空。不。啻。雲。和。夫。人。之  
絕。調。也。故。當。其。出。臺。也。嘗。觀。花。膚。與。燈。光。相。耀。映。足。以。娛。目。也。及其。奏。樂。也。應。絃。合。節。如。珠  
樹。之。飄。飄。又。足以。娛。耳。也。游。港。者。得。未。嘗。有。無。不。歡。觀。止。矣。要。之。奇。技。淫。巧。足以。蕩。心。古。聖  
之。垂。戒。也。豈。僅。然。哉。今。則。以。技。巧。為。工。窮。極。變。幻。雖。曰。戲。耳。而。演。戲。無。為。之。風。不。相。效。而  
漸。於。漸。乎。以。得。見。為。幸。正。以。不。見。為。幸。也。嗚。呼。觀。於。此。可。以。知。世。變。矣。  
自。來。築。場。之。法。往往。失。之。嚴。厲。然。亦。不。過。由。此。驅。使。以。邦。國。為。憂。且。良。非。善。法。也。如。制。軍。沈  
文。肅。公。新。法。所。謂。不。禁。自。禁。者。其。禁。自。神。以。秦。淮。後。館。多。令。設。於。幽。僻。處。門。式。高。僅。三。尺。潤  
僅。尺。半。其中。者。必。俯。首。鞠躬。而。後。入。於是。省。遊。者。率。皆。望。望。而。去。焉。有人。因。作。茶。技。新。法。

卷中



記亦風流韻事也其略曰自來名妓之藏必占湖山之勝地...

橫之習以保首領此計之至得者也乃復怙惡不悛...

懷刑之違君子是憂賤貨之樂者若夫於職而逆膺大辟之刑...

差違其時大軍搶金積運集未下呼庚孔棘左衛相撤赴中衛...

如之惡亞於東與其惡惡攻發者非東公待正也以分職不均...

小曉跳梁池池弄兵原屬常有之事然要皆隨臣有以道迫之...



行人擁聚茶老翁遠望越城遺失手中包一枚內藏金飾數件係為孫女子歸贖充者...

一矣何曰宗祧所繫安可出此甲曰是亦不得已而不能已者不然而何對人何懸藉良厚且...

漢自謂視富家翁度如也父母早謝世才一見其妻孥子捧腹趨公此外遠罕見之蓋第第...

寶山陳某以為善而得延年者也嘗有為余言其事者詳陳居吳淞西鄉其東鄉有農人...

理不如先死為愈陳再三勸慰曰吾携有洋一元米一斗願相贈爾取購藥備有足醫度展

昏夫病痊即謀生計勿輕生也婦叩謝歸如陳所教夫病亦漸愈慈其故深恨忙迫之際...

陸履撰潤厚姑蘇人祖居閩門內父封翁字九初承積善家風處已儉待人厚素精岐黃...

終自欣然也姪某設京果肆於城中僱其老而貧為整衣履日贈數十文游資方各無所用...

一其倫矣金陵東鄉姚某家素貧而性行善往携鋤荷棒過涉山嶺覓骸骨之墓露者...

望以銀置置而以積裝結縲自此衣食裕如成小康矣又妻門外甲乙二人同業木匠儼居

一室。室有寶井。甲欲疏浚。便汲。久為乙阻。一夕。乙夢人謂之曰。井有金。掘之可得。乙以告甲。甲不之信。乙乃獨持斧。斲啓。掘土。且要甲曰。若獲金。無染指也。甲諾之。乙掘。覺。見於井底。得一囊。塞以巨石。力不能負。乃與甲共。出。以為金在。甲視之。則囊中。皆白骨也。乙怒。碎骨。中骨。將欲投之。河中。甲心惻然。曰。不可。暴骨。猶將掩之。況掩而棄之者乎。乃拾骨。瘞於後園。方啓土。忽聞。鏗然。有聲。甲驚。且駭曰。汝未。一。汝復。鬼之弄人。乃至此。半。遂欲。蓋。口。缺。處。露。出。白。銀。乃。取。銀。埋。骨。甲。與。乙。分。乙。欲。加。益。彼。此。事。執。遂。使。鄰。里。咸。知。乙。自。分。金。後。遂。患。病。數。月。未。愈。想。所。以。懲。其。貪。心。也。又。金。陵。漢。西。門。城。脚。舊。三。聖。庵。兵。燹。後。僅。存。基。址。某。僧。駐。錫。於。此。掃。除。瓦。礫。結。茅。其上。募。助。布。施。正。殿。三。架。繡。堵。四。圍。於是。草。創。成。功。矣。其他。尚。缺。如。也。殿。中。擬。鋪。設。方。磚。地。勢。不。平。况。二。土。人。劇。早。之。至。殿。之。左。隅。一。鋪。甫。下。突。現。屍。棺。一。角。僧。意。亂。時。葬。葬。於。此。既。在。殿。中。勢。必。遷。葬。高。原。於。心。甫。安。比。土。去。棺。蓋。露。始。知。柩。已。朽。腐。屍。身。已。為。難。難。遂。移。葬。不。得。已。定。計。檢。取。骸。骨。重。購。棺。木。另。葬。棺。蓋。既。啟。頭。倒。兩。屍。赫。然。未。動。面。目。如。生。且。皆。衣。繡。金。紅。袍。戴。王。者。冠。蓋。髮。逆。之。髮。魁。死。於。園。城。內。者。也。兩。屍。各。枕。異。漆。磚。一。塊。衣。扣。玉。帶。金。銀。珠。寶。費。費。萬。僧。及。二。土。人。見。之。驚。喜。僧。乃。布。棺。殮。葬。於。高。原。金。銀。珠。寶。僧。乃。擇。其。尤。者。取。之。二。土。人。亦。分。給。焉。之。三。事。者。事。不。同。而。掩。拾。則。同。而。得。獲。意。外。之。資。也。則。亦。同。謂。非。一。念。之。善。天。必。從。而。報。之。與。作。善。降。祥。捷。如。影。響。天。下。之。怙。惡。不。悛。者。果。何。為。也。為。善。而。必。期。獲。福。其。心。先。偽。矣。違。言。美。報。况。兵。燹。求。財。亦。焉。有。不。得。稱。乎。故。類。記。之。揚。郎。東。關。外。河。口。為。面。北。碼頭。估。客。帆。檣。畢。集。水。急。溜。而。崖。岸。高。黑。夜。經。過。一。不。經。意。或。竟。陷。波。浪。中。好。善。者。沿。岸。設。燈。受。惠。非。鮮。左。岸。有。崇。姓。茶。館。腐。店。好。善。而。勤。晚。設。三。燈。悉。心。照。料。徹。夜。不。滅。某。春。初。一。夜。大。雨。雷。風。盆。盆。烈。崇。姓。東。路。一。燈。風。口。易。滅。攝。燈。踏。雪。而。往。忽。見。二。人。倉。皇。急。走。一。奔。而。南。一。奔。而。北。南。去。者。澤。履。履。一。物。雪。堆。中。乃。窺。入。小。船。船。內。崇。姓。疑。訝。即。有。四。五。人。呼。喚。追。逐。而。來。詢。之。則。云。吾。舟。中。被。竊。銀。千。餘。兩。故。急。追。耳。崇。云。項。見。有。二。人。窺。遠。已。遠。馳。矣。但。見。其。於。雪。中。棄。置。一。物。盡。現。之。往。視。則。原。物。具。在。揚。而去。崇。既。歸。船。中。人。復。返。更。索。至。舟。中。燈。然。接。見。者。則。一。華。服。少。年。也。云。吾。奉。父。命。携。重。資。赴。直。隸。助。賑。既。被。盜。而。後。珠。還。皆。君。之。力。君。明。見。竊。賊。不。思。自。取。直。言。相。告。廉。介。人。也。况。深。夜。風。雪。檢。點。路。燈。尤。為。力。善。不。僅。令。將。收。回。銀。分。半。與。君。以。助。君。之。樂。善。好。施。子。其。勿。辭。崇。大。不。可。力。却。之。少。年。曰。無。已。必。以。零。數。相。贈。乃。可。遂。取。而。投。諸。懷。崇。不。得。已。受。之。此。見。財。不。生。欲。乘。而。轉。以。獲。厚。贖。亦。好。善。之。報。也。若。夫。一。意。求。財。財。固。未。得。而。且。以。得。禍。者。則。如。金。陵。某。甲。可。擬。焉。某。甲。向。以。織。欄。杆。為。業。時。道。糾。紛。虧。折。彌。多。輾。轉。無。聊。聞。有。推。測。星。命。之

警者。過其門。遂以八字流傳。今彼推之警者。言春開財運。旺吉。但須在外營謀。若枯坐家園。終失機會。某甲欣喜。非分。遂日四出。圖求。遂無一得。憂與漸開。一日於路旁。草際。搭一紙包。檢視則當票一紙。計所當子母數千。缺贖出。復傷亦大有贏餘也。歸以告妻。相與狂喜。以為替者之言。果驗矣。乃將票存。欄杆。減值售去。並乞貸鄰人。方數賸。用不意此票。係某官宅。竊贖物。正嚴緝。適某甲持票。而往。執有司。追其餘。贖其百。分。辦。無可取信。票票半。乃得。得。於是某之禍。皆謂為替者所。不知實某甲。念招之。平時安分守己。外患猶不能。况非。非。非。之財乎。人徒羨某之得財。而不思所以得財之。故是欲飲水。而不。其源也。焉。乎。可。

人生一飲一啄。自有前定。經營舉世。曾不能稍有積蓄者。命貧耳。况為橫財者乎。得之而成。富室者。百無一二。隨得而隨失者。則比比然也。客有自辰州來者。云。大西。小西。兩山。多產金。銀。居氏以淘金。糊口者。實不乏人。有某。第。二。人。業。成。衣。一。日。弟。暇。甚。亦。往。挖。之。得。金。二。十。七。兩。分。為。三。埋。於。家。以。其。二。入。覽。埋。於。山。兄。知。之。勸。弟。以。金。成。家。半。置。田。產。半。作。娶。婦。營。屋。計。且。云。此。天。所。賜。斷。不。分。潤。抱。璞。以。終。亦。何。為。者。弟。深。謂。然。發。家。所。藏。則。非。金。非。銀。非。銅。色。青。黑。不。知。何。物。大。異。之。及。再。掘。山。中。金。費。則。已。失。所。在。矣。竟。之。無。識。憤。懣。喪。心。狂。疾。以。死。

同時有五人。亦挖得藏金一。按股均分。米錢皆變。已非金矣。又有窖金。化水者。則南昌某。巧。事。也。巧。日。行。市。中。婦。尾。隨。之。強。橫。特。甚。一。日。入。某。茶。肆。立。於。當。櫃。茶。博。士。以。得。進。出。促。今。稍。側。婦。則。竹。杖。亂。擊。給。數。十。始。曳。杖。去。人。咸。讓。路。主。之。德。不。知。其。因。與。同。族。也。初。巧。有。兄。弟。三。人。父。母。存。時。業。皆。授。室。合。力。耕。作。衣。食。頗。裕。巧。因。治。園。選。客。金。告。諸。婦。婦。曰。吾。家。木。折。產。取。金。歸。則。公。分。矣。若。從。分。居。而。後。取。之。乎。於是。夫。婦。話。詳。定。至。始。猶。猶。繼。乃。加。甚。父。母。驚。異。婦。乃。直。言。分。費。且。願。伯。叔。聞。分。家。產。自。願。不。取。索。末。約。始。以。其。慷慨。如。其。言。析。之。事。既。成。巧。與。婦。欣。然。往。往。以。為。富。家。翁。可。獨。具。矣。不。意。裕。上。開。視。向。之。金。索。索。者。則。一。水。汪。汪。耳。誤。恨。而。返。赤。手。空。空。漸。將。凍。餓。家。族。鄰。里。久。而。始。知。皆。鄰。其。見。利。忘。義。故。流。落。至。此。云。又有銀。變。泥。少。者。則。寧。波。鐘。某。也。室。有。一。妻。子。已。投。室。雙。連。前。時。於。塗。得。精。衫。一。對。內。有。信。銀。一。塊。其。大。如。升。不。辨。為。何。物。棄。諸。床。下。一。日。掘。取。而。視。之。以。石。片。磨。數。露。銀。色。白。諸。翁。鑒。於。是。鑿。一。角。持。質。典。銀。米。得。借。歸。而。禮。之。費。約。二。百。兩。以。示。謝。人。皆。云。宋。時。舊。銀。須。有。減。折。不。意。與。銀。樣。易。洋。缺。銀。樣。主。人。治。燈。銘。他。忽。變。况。况。眾。目。疑。真。鐘。慎。慎。果。已。是。三。人。者。皆。命。之。不。足。享。此。財。也。隨。得。隨。失。戲。幻。屬。空。亦。無。足。怪。者。諸。云。一。兩。黃。金。四。兩。福。益。虛。語。

柳王性號曉雲籍隸石球年近三十早補博士弟子妻蘇氏才色頗雋重京兆虎鎮錦若  
蘭伏僕相得如漆投膠乃以並蒂之梅花作寄生之弱草周治發或聞兵變頭仍地當孔道  
蘇氏告王曰案素無慮且有賊警請遊學為逃生計要孤子一身又無襪襪物萬一紅巾肆  
擾拚以此身相救願速行毋戀也王於是相向泣別走景鎮渡湖訪及不值轉從武昌  
金口鎮資吉告歸親其地舉目無親不得已鳴嗚市上學伍子之吹蕭矣至一書塾師他  
出其徒詢為請字子况投刀僅兩時許成四藝饋遺甚厚及以藝呈師大奇之詢其由師曰  
此有才不偶者也招致之王乃備述飄流之苦嗚咽不能成聲師慰藉曰君既無依下榻此  
室願分館徒之半以披君聊作一枝之寄何如王感謝唯唯流光如駛在再六年竟耗竟絕  
竊謂蘇氏作古久矣一日館東為婦莊計賈有少婦說王署券王聞來座噫然無聲竟忽忽  
去館東怪之隨至塾王俯首索頭涕淚潸然急叩其故乃知少婦即其妻也乃遣婦歸婦皆  
過此今王於陳中窺之果不誤遂出抱持大哭各訴哀曲先是蘇氏自王遠遊屢被賊擄皆  
以計脫適嗣以湖州兵賊賊西江又為賊擄乃始賊曰白晝宮淫未免羞人能以被蒙面  
則可賊獲自蒙蘇氏得拔賊乃直洞賊腹卒免於難旋至湖口訪王蹤跡有識之者曰王已  
放鄂江之棹矣時有鹽艘寬廚娘因得附之以達漢江岸有姨母蘇氏依馬縫紉原活賊軌

天  
卷中

十二

訪於城市嗣為結娼探索係存故夫者愚劫之以貨諸人乃給之曰前由牌洲來聞有一生  
徐柳同鄉為往尋之因隨媪至金口積兩月杳無音耗飢不能堪願充執爨復媪又阻之遂  
冒稱某地潛賣紫綉馬不圖驚驚復聚會合他地此天假之緣也樂昌破鏡不遇揚棄誰夫  
妻對面渺若河山某翁始亦仿楊素之遺意也

秦生其杭州諸生少孤力學性剛直事母以孝聞早西遊專進臨武林生擬奉母遠驚滿眼  
兵戈誰為樂土遂閉戶以待俄有賊蜂至搜羅財物並迫從行生矢志不屈賊斬之刀在  
頸旁有一短髮翁代請乃免僅割其耳既又携其二子生復與爭賊怒甚短髮者復為之  
請請生曰賊擄汝而不從余憐汝有老母故代請今擄汝子汝復不從全家無生理矣不如  
舍子而奉母以避其鋒生曰子言良是但二子皆幼從去亦必死焉若父子均死以狗大殺  
短髮者曰子何見之迂也若汝父子均死則汝母何依是臨母於死地也汝以二子幼小余  
嘗代為照看生乃叩其姓氏乃言姓嚴字虎臣家四川隨王官軒中丞游幕於此賊以余為  
中丞所親信故重與之余亦不願久居此備乘間逃此將代携君之二子逃焉學不負所託  
也生曰果爾則秦氏之惡人也賊竟携秦子以去次日嚴請於賊遣二賊弁護送秦母及  
生夫婦出城遂得奉母住唐棲居為蔡亥省垣復生回里見有嚴某招帖係鳴生領其子者

略云嚴某現居揚州某處得秦某之次子在馬生欲赴揚時嘉湖一帶尚為賊據行道而  
往資斧維艱迨浙省清肅隔半年以外惡嚴他往揚相識者探之嚴已物故秦子  
則寄養其友家徙上海生即赴港父子重逢詢知賊中情事在在調護力居多但長子中  
遠失散無可尋究嚴時以不能保全為恨嚴死於揚州生感其義乃扶柩至武林購地卜  
葬而以其子嗣為噫噓慨一時素得他日者可將遂如嚴某養其亦濟世之錦錄而不輕  
然諾者與

公敬九世同居萬石子孫皆貴固盛事也若汾陽晚歲時子培園園孫曹林立富貴考五  
福俱全尤古今所難得者浙省黃富翁籍隸奉化家居廷鎮世力積貲產數千頃樂善好施  
求無弗應年逾八十矣伉儷白首齊眉致樂子若孫率皆婚娶向平願畢膝繞曾元蓋其五  
世同堂者歷有年所食指雖繁視丁四十餘人向未分析箱復精神豐饒所居閣樓迥出羣  
屨無懷萬天彷彿存養皇以上過之者飽羨其盛以為榮衣煥彩玉樹聯芳此福正未有艾  
也詎料眷屬相繼染病未旬日而亡者三十九人惟老伉儷孑孓獨存向之慷慨而樂者不  
轉瞬而凄然以悲豈或極必哀理固然歟抑庸庸之輩不能常徵天幸而竟其福歟要皆翁  
不能造福家累千金何裨於世無汾陽之遺福而欲享汾陽之福噫難矣

天  
卷中

十三

古云防口甚於防川以口過之易集也乃有因此而得孽報者周茂才進上少穎異長身  
五頭負才艷善屬文操觚立就不做思索年未冠補諸生里董食以大器自之茂才亦長  
才自命抱負非凡報謂取青紫如拾芥耳性復疏傲不措流俗時晚嘗世少所許可任意嘗  
毀概不少留餘地有神意者瞠目事辨偏執一己之見雖獲萬亦不恤同輩皆側目視之茂  
才固無容心也所為詩文憤激譏諷酒酣耳熱且歌且舞視富貴權貴溫飽交傲風流  
殆彷彿焉游京師無所遇秋風五戰仍款遺珠於是棄經生業高卧烟霞無意進取而雌黃  
之口益無忌諱矣中年始舉一子晚景稍悒悒知憂花易敗連年孀去茂才痛極思悔乃杜  
門息交絕口不談天下事並舉口孽之報以誠當世茂才誠勇於自新矣天下之負才好辯  
者尚不知競詞爾古矣

杭州曹柳橋博士弟子年近八十精力健壯燈下能作蠅頭楷書述極極惟性好人  
因以瘋子自之梅中丞撫浙時知青年宿學頗加器重未幾曹成一書進中丞鑒定曰三世  
間見錄率皆荒蕪果報中丞意亦勸善之書題答付之數月刊成後復急羅利官場事論  
皆推重中丞於學政藩運司首府等有微詞馬中丞大異之方伯獲違憲不數日曹憲以  
曹大歲考四屆並報捐訓導咨部革除中丞因劾兩縣曹柳曹以病重置之乃將手民治



非倫於為惡習茶既久不覺其非所莫力為整頓勿事因循違者回頭是岸免沈淪惡海之中迷陷者提足先登為指引迷津之筏山人發菩提心其廣長古意至深而大至深警為俗世人痛下針砭但不知沈溺者聞之果能翻然悔悟耶

某下有陸姓者讀書未成而學繪畫畫法頗得仇十洲遺法為人寫獸獸能阿堵傳神但家計豐裕不以筆墨為糊口資。陸門求畫者每皆五日一水。十日一石。遲延歲月。不輕落筆也。暇時善作春冊。形畫相見之者。鮮不意奪神驚。演成快。羅置案頭。或即舉以贈友。陸有子女各一。女方二八。儀容甚。所繪春冊引誘之。遂私。豈知無心。柳。柳竟成。陸不逾時已孕。母乃匿女他處。一女孩送諸育。僕則以他故。遂去。人言可畏。問字無人。陸某痛悔。恨交加。一病。遂亡。其子素習。業。來。一。迷。煙。花。店。皆。落。葉。又。畫。括。所。有。以供揮霍。母責之。反。道。白。眼。乃。道。實。有。限。而。怒。整。難。盈。譽。不。繼。母。後。去。世。計。無。此。竟。將。妹。鬻。於。青。樓。得。金。旋。揮。去。不。半。年。吹。蕭。乞。食。矣。有。識。女。者。詢。何。至。此。女。更。踏。然。神。傷。泣。然。流。涕。曰。此。吾。家。所。作。之。孽。但。未。知。此。身。如。何。結。局。耳。某。為。太。息。者。久。之。甚。矣。誠。淫。畫。之。害。烈。於。淫。毒。故。受。報。也。先。述。世。之。善。丹。青。而。描。摹。必。戲。者。慎。勿。博。一。時。之。悅。目。而。貽。後。入。之。禍。也。吁。可。畏。已。

卷中 十六

浙西某諸生名家子也。髮逆竄抗。擄其妻子二人。踰避寇。轉徙上海。賃屋於戚家弄。馬生故有烟癖。無賴子王某。設煙肆於側。望衡對宇。朝夕過從。王暇其窘甚。乃為密計。曰。窮途落魄。暫居此。非善策也。今子尚未離乳哺。專聞以乳。為。子。可。攝。去。月。俸。豐。厚。先。生。日。以。賣。文。自。給。夜。即。居。停。寒。舍。既。無。租。賃。之。費。復。無。內。顧。之。憂。豈。曰。小。補。東。可。小。康。一。舉。而。兩。得。馬。子。盡。圖。之。生。從。其。言。一。燈。夜。話。猶。懸。懸。無。何。生。道。疾。卒。王。為。善。其。棺。斂。德。德。墓。家。丁。孤。若。無。以。為。家。不。得。已。依。柩。於。王。王。故。無。家。室。擁。婦。抱。子。據。為。己。有。居。然。吳。越。一。家。不。為。怪。矣。踰。年。王。自。外。歸。中。途。恍。惚。過。此。叱。之。曰。待。汝。已。久。既。估。余。妻。又。奪。余。子。索。汝。有。日。矣。王。自。是。遂。病。喘。不。絕。口。怒。自。批。頰。復。以。刀。自。為。擊。刺。而。死。天。道。好。還。昭。昭。不。爽。凡。乘。危。而。謀。入。資。財。者。尚。無。寬。免。况。妻。子。乎。甚。哉。淫。報。之。烈。也。

蘇郡某甲者富室子也。年近而。於日烟花酒。自遣夫家。家。精。熟。好。頗。熟。禽。鳥。魚。之。屬。可。足。娛。玩。者。無。不。羅。致。而。於。少。年。女。僕。曉。覺。尤。為。所。謂。搭。牌。娘。者。是。為。時。不。過。年。餘。即。復。更。換。有。專。主。其。事。者。名。之。曰。鷹。頭。娘。俗。稱。高。一。帳。盡。工。價。較。大。馬。某。甲。是。統。頗。美。初。猶。慮。為。規。戒。甲。不。聽。亦。既。安。之。甲。一。日。有。他。約。察。明。即。出。此。入。妻。室。故。視。之。則。空。空。如。也。始。則。驚。懼。繼。則。怨。勇。亦。輕。年。俊。俏。者。其。或。與。遇。乃。至。僕。卧。所。實。陳。陳。之。則。結。鞋。在。

馬甲於時忘大中燒欲毀門以逃又恐聲張益無顏面乃隱忍回房妻亦即歸甲以不端責之妻云汝欲傷婦計數矣吾僅償一人耳吾敢汝所為汝不自責而責人乎甲語塞事遂寢昔人云淫入妻女淫人此說良不誣也世有漁獵女色者盡登之天下交易之端凡物皆然未有以妻而相易者不圖於齊慶豐易內飲酒之後又有所謂易內者亦一笑。妻江客某歸舟行薄口。紅。東。花。疏。白。蘋。風。起。倚。窗。眺。望。見。岸。傍。兩。人。鬥。毆。扭。結。不。能。詢。以。何。事。則。皆。默。然。也。抵。鎮。入。茶。肆。兩。人。仍。爭。扭。如。故。詭。異。者。又。之。故。有。人。謀。其。事。蓋。二。人。者。少。相。優。長。相。狎。日。以。戲。謔。為。事。戲。謔。之。極。遂。謀。互。易。其。妻。其。一。人。素。懷。內。意。欲。藉。此。戲。言。得。以。己。妻。之。虛。施。於。其。友。友。之。妻。屬。於。我。我。者。稱。勝。於。妻。不。至。為。河。東。之。吼。也。如。期。相。易。從。聞。妻。與。友。甚。相。得。頗。悔。猶。冀。友。之。妻。以。歡。情。相。抵。不。充。友。妻。意。嚴。拒。不。納。而。故。憤。極。相。毆。因。結。不。解。云。噫。妻。竟。可。易。乎。原。恥。喪。盡。難。欺。欺。無。言。亦。何。益。乎。既。而。思。之。實。足。為。世。之。隱。占。便。宜。者。戒。焉。

高入重利輕別離此語道盡夫婿高閣人寂守之甚。昆。邑。另。抱。回。亦。風。塵。中。為。然。也。若。在。貞。潔。自。守。者。斷。不。出。此。有。羅。某。者。家。居。南。東。莊。葉。港。上。妻。陳。氏。亦。大。家。女。也。以。羅。久。不。歸。竟。有。桑。濮。之。約。羅。回。家。偵。得。其。情。函。告。妻。父。謂。中。真。有。玷。醜。聲。四。塞。謀。貨。諸。心。陳。某。以。女。子。出。家。從。夫。任。處。置。之。羅。竟。驚。其。妻。一。彈。劍。就。一。逆。求。恩。願。川。東。床。之。客。至。是。而。情。盡。義。絕。於。詎。料。羅。某。抵。港。無。所。棲。託。復。至。陳。處。覲。然。自。稱。驕。客。陳。覺。之。使。出。堅。執。不。從。乃。執。赴。公。堂。各。供。前。情。一。一。不。諱。判。曰。夫。而。與。妻。人。倫。之。變。節。不。認。堪。情。理。所。宜。親。隨。羅。往。來。亦。絕。禁。送。羅。夫。水。玉。之。喻。昔。人。謂。翁。婿。相。親。愛。也。今。乃。視。為。仇。讐。塔。固。失。節。亦。未。為。得。也。兩。人。之。孟。浪。適。足。資。一。時。笑。柄。云。

卷中 十七

秦州北門外大埠。為。場。盤。聚。某。之。所。有。陳。某。素。無。行。亦。無。恆。業。家。僅。一。帳。債。其。鄰。婦。美。而。嬌。居。且。有。餘。蓄。百。方。挑。逗。遂。與。私。自。是。夜。食。飲。博。之。竟。取。給。於。婦。徑。再。數。年。耗。其。資。過。半。矣。婦。頗。悔。陳。某。故。知。其。事。以。食。用。出。自。彼。置。不。言。一。日。陳。又。向。婦。稱。實。以。為。營。運。托。婦。新。之。陳。恨。恨。陳。謀。語。妻。曰。向。與。某。婦。離。者。非。貪。其。利。其。財。耳。今。新。為。必。報。之。明。展。余。先。往。汝。率。人。權。至。為。提。行。若。欲。營。吾。術。中。當。有。獲。妻。語。之。翌。日。陳。果。往。妻。率。鄰。婦。尋。羅。之。詎。罵。百。端。婦。羞。慚。無。地。俯。首。願。罰。乃。得。錢。數。十。千。緡。捕。獲。而。歸。陳。夫。婦。甚。得。計。也。婦。追。念。數。年。夫。節。喪。資。後。悔。無。及。又。復。事。詐。夫。既。愧。且。憤。遂。自。經。死。陳。既。得。復。充。獲。頭。為。往。來。過。客。雇。船。抽。用。按。船。欲。沉。大。者。數。十。小。者。數。百。故。不。善。家。遂。被。牆。室。大。故。輪。負。一。新。亦。自。謂。安。樂。所。優。游。畢。生。矣。不。意。回。棹。災。至。風。烈。火。猛。勢。若。燎。原。左。右。隣。莫。不。震。驚。恐。為。營。伎。所。及。同。為。

所。優。游。畢。生。矣。不。意。回。棹。災。至。風。烈。火。猛。勢。若。燎。原。左。右。隣。莫。不。震。驚。恐。為。營。伎。所。及。同。為。

一炬。大既滅。風頓止。環視四鄰。則固安堵無恙也。而陳屋瓦片。不存。陳夫婦亦火葬其中。又某邑有倪某者。性險而猜。武斷鄉曲。里人憚其威。莫敢與校者。倪嘗買某翁錢四百。翁翁有疾。召之。故不往。翁翁疾甚。遣僕與。反以翁翁為債主。至翁翁牀前。已不能語。倪將與與。聞翁但指天地及心。倪遂曰。翁翁負余錢。余不責。翁翁何必指房地。以償我翁心。固厚。余不忍也。家人以為誠感之。翁翁垂淚而已。未幾卒。翁翁無妻。僅一妾。子又被擄。倪竟誘妻與。適年。復處其室。久之。妻生子女。妻亦旋卒。人亦不知其李代矣。不意翁之子。隨既投誠。得武職。回家。訪知此事。遂訟倪房產追回。倪既受杖責。且以房產抵所貸。於是悚然而致之曰。宜哉。既貪其色。復利其財。終復以財。而適之以死。科其淫惡之罪。是殆更有加於是者。福善禍淫。昭昭不爽。不過遲速之間耳。而能謂天之憤憤乎。遂孽者。其何如警懼乎。

古今誕育之異。無乎不有。或詳感昂。或配徽蘭。甚致雙生。怪狀奇形。皆聞者屢矣。近亦有數事焉。慈溪縣應姓。娶媳俞氏。琴瑟頗諧。既而受孕。於某月產一男。腹猶膨脹。痛楚呻吟。一如未產。隔三日。復產一男。母子弟兄均無恙。又學生之胎。往往男則俱男。女則俱女。一男一女。名之曰鬼夫妻。多不育。然猶常事也。乃更有鼎足而三者。會稽人魯某。寓杭。有下城貧窟。舉常以歌曲為糊口計。妻某氏亦越郡人。健博也。一日方作晚炊。腹痛甚。方入房。而呱呱啼聲。一男下矣。未炊許。而胞胎未下。又墜一兒。視之。女也。時產婦昏眩。而痛仍未止。胞復未落。又一炊許。胞復與一兒同下。墜地片刻。始聞哭聲。審視亦一女也。襁褓之需。某無力。不能備。眾相饋。胎兩。但以一婦哺三孩。乳亦不敷。翌晨。復生女。其一男一女及產婦均安。然云。又妻某氏。二十一。圖鄉人名范廣裕者。妻於壬午歲三月。生三男。皆完美。如常。兒哺乳飲。竟無恙焉。港城虹橋某姓。女年僅十三。且在冬月生。胎計不過十二歲足耳。育一子。泣哩。竟蓋英物也。港上謠云。十三作娘。天下通行。可知事為習見。蓋若作母。不足奇也。然此皆烟。經化生。夫婦好合。實有其事。若夫夫婦兩地。孽緣惡想。遂至受孕成胎。則奇而幻矣。寧郡周生。夢寐定海邑人。曾補博士弟子。先是父道寬。久不獲。同邑江夏女。結縭二載。即出。妻則操持門戶。出入惟謹。蓋亦儒家女。而能檢束者。也。夫出月餘。即夢其擁寶回家。袖攜巨。橘兩枚。令妻食之。同食枕而去。醒而異之。投孕。積十月。得一男。即周生也。但兩拳鈞。已堅。不聞。迨周生六齡。父始相識。而歸。妻述其異。周亦言是日亦同有是夢。引生獨父。換其手。而拳指始伸。其掌中尚有橘核。在相與大異。因以夢榮名之。時人有戲周生者。呼為橘雙云。若所產非人。奇異百出者。則又不能解矣。故蘇汪某妻。孕十六月。胎地無異。身軀肥胖。兩目炯炯。髮鬚皆有。髮長過身。齒繁生於上下。見人似笑非笑。不啼哭。哺以乳。亦不食。終日。

卷中

醉睡越六七。乳復不進。家人以無生理。置於門角。暗處。俟拋之。野忽啞。啞有聲。復以手。抓泥入口。不數日。身亦驟加。未幾。亦覺現其狀。如廟中所塑土地像。積已寸許。身長二尺八寸。腹脹。鄉人以泥土。地目之角。直入某家。固微。孕十月。而生。方以為異。物也。及審。視之。無首耳。目。鼻。乃生於背。四肢。生並無。臂。膝。之。履。履。然。一。蹠。真。所。謂。團。團。獨。福。之。背。面。人。也。眾。謂。不。祥。遂。棄。之。杭。城。某。成。衣。婦。年。餘。方。臨。產。腹。脹。痛。一。日。夜。甫。臨。盆。胞。中。所。產。面。特。其。眉。目。自。首。以。下。則。儼。然。蛇。也。墜。地。後。仰。首。蟄。見。無。不。驚。其。家。欲。推。覓。之。婦。力。持。不。可。謂。此。必。前。生。冤。孽。債。償。而。來。者。覽。之。仇。益。深。姑。俟。自。斃。馬。頭。越。數。日。乃。斃。又。吳。淞。賢。山。交。界。有。村。民。崔。姓。者。婦。劉。氏。年。逾。不。惑。孕。期。過。多。月。乃。臨。產。產。小。蛇。十。數。條。蛇。陸。續。而。出。穩。妥。駭。甚。不。能。聲。其。夫。知。之。恐。驚。產。婦。葉。之。河。中。婦。得。無。恙。初。不。知。其。何。所。感。而。成。此。胎。異。也。大。抵。誕。育。之。異。鳥。復。虎。豹。四。乳。八。子。之。稀。皆。瑞。氣。所。召。也。若。夫。戾。氣。所。感。則。無。奇。不。有。又。何。必。以。常。情。測。之。哉。

卷中

檢調為一時謂方伯之公。而不知實南瓜之力也。或曰。某巡檢。刻木南瓜形。朝夕供奉。亦可笑也。同時又有候補者。奉檄往署某缺。方伯為以清廉。不得向小民索。某屈膝。某言曰。卑職向係清官。可查可訪。某年曾署某缺。即萬民。奉德。政。皆。係。自。備。資。斧。的。左。右。博。然。方。伯。塞。耳。而。逃。妙。語。實。足。解。頤。噫。徒。博。清。廉。而。無。利。澤。及。民。如。某。者。蓋。不。知。凡。幾。縱。能。恪。守。官。箴。亦。尸。位。素。餐。之。官。耳。乃。憤。憤。以。此。自。鳴。真。可。哂。已。

賭賽之事。原不一。至於使船如使馬。此南方人之絕技也。乃西人亦仿而為之。則又別開生面矣。其自擊其鼓。曾作西人賽船。記其景也。謂其尤精者。錄之。人集。西。境。開。港。北。春。郊。試。馬。既。紅。紫。碧。眼。以。紛。來。秋。水。飛。起。更。畫。船。錦。帆。之。齊。集。看。錦。旗。之。飄。揚。依。稀。擊。鼓。人。眾。聽。畫。角。之。連。洩。彷彿。從。軍。樂。作。真。吳。下。水。塘。之。別。調。亦。昆明。戰。戰。之。遺。風。勝。固。欣。然。競。歌。競。奏。或。則。滑。者。駭。浪。長。時。南。人。雖。善。弄。舟。乃。望。塵。而。自。愧。西。費。豈。知。涉。水。充。激。浪。而。如。馳。嗟。乎。地。勢。之。險。不足。恐。也。天。整。之。險。為。可。恃。也。是。猶。無。雀。處。而。偷。安。且。蟻。蟻。吸。露。而。罔。識。春。秋。矣。安。不。忘。危。是在。先。幾。之。士。豈。亦。有。遠。當。知。前。事。之。師。按。此。記。說。而。多。種。機。機。移。於。內。地。幅。員。之。中。竟。使。有。鼓。特。兼。雄。之。樂。卒。有。伊。川。之。歎。蓋。於。此。有。深。焉。者。况。不。僅。此。者。乎。棺。槨。之。制。所以。藏。身。也。未。聞。有。炫。以。奇。巧。者。乃。外。來。諸。國。則。不。盡。然。劉。伯。雲。獲。觀。象。前。



郭筠仙同作洋屋後駐紮德京病歿於旅櫛皆被國制或違雲緬回滬泉目觀則無不大驚異焉蓋其棺以玻璃為棺以洋鐵為櫛約十餘斤式如香膏底有六足擲面有門可以啟閉揭而視之觀察固赫然在內也製極新奇誠中國自古所未有人皆謂觀察平生本卓犖有奇氣今雖死得此奇棺奇人奇遇歸骨重洋可云無憾然按之古聖之制則失經矣姑識之以為談助云

香山詩云遂今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少陵亦云信是生男惡不如生女好此羨慕憤激之詞也乃近日婢女之值昂於童子殆有相合者矣南島有某甲者其妻欲置婢供指使焉其媼見之未幾媼果攜一女年八九齡女父母亦至定值四十錢甲喜甚出銀書契交易而逃越數日妻令婢洗濯中衣既解則私處如蠶雄也而非雌也大駭甲知騙局問諸媼媼亦伴為錯愕言過諸遠者未暇細察耳始終推諉無可如何某二尹聞之乃以七十文購之去以無嗣意欲為子故耳某甲雖入騙局而固未損其利也究其實女之貴於男也遠甚矣彼南方溺女之風何至今猶未革之哉吾願舉此告之

技藝錮口自食其肉此亦常事耳至於以口技而得名者猶留仙言之詳矣乃有曾鳥獸之音無不畢肖則又奇矣章門有似替替者年二十餘子然一身家亦富且好飲日醉於市杖頭錢未嘗吝吝容有怪而問者曰無他他但善為喉舌百變不窮時有犬臥於側令試效之隨聲相應竟不辨其誰偽誰真矣噫此其為解飽之道也技亦精矣

朝為春兩暮為楚雲送舊迎新此章臺之恒事也所謂情意勝緣締結纏綿者特利其財耳非真情也彼沈迷不悟者或且謀託知心亦可哂已午伶者揚州人幼依假母母故丹陽也午伶貌微醜而不顧時人戲以賣南風目之性個儻敏慧顧不愜意輒相逐雖貴客不顧也工度曲陽扇歌一二逸即成誦誦然竹葉春不羨不喜向士樂與賈子武夫遊然風雅輩賞其藝者亦時為傾倒嘗與某生狎某故高才俊士清言雅致頗應應焉嗣午伶移寓白門生他地於懷母以不得時相見為憾嘗以詩和書寄之有句云瑞草有情天不死五芝長飽能肥淚點熱難銷燭酒淚水不到靈犀可謂情深似海矣午伶得詩輒大起謂僕者曰痴兒不解事一尺紙算能當飽飯喫耶抵書費之多至數百言生故溺於情不介於僕友人怨慮之始謝去報以喜吟云卿未曉溫存但工惡索故奴入朝之例有珍瑰幻奴犯漢之年惟微金帛枕邊漏盡笑話詎聞夢後歡殘聲斷遠及書傳誦一時都人士多輕鄙之逆無兩津者枕花下非陽覆之車即叱咤之馬夫午伶一賤倡耳其重錢難而輕情意固不足責獨怪某生何憤憤於始於而不之悟哉甚矣色之誤人豈淺鮮哉

卷中

二十

師曲聖師僅有胸無點墨識字甚寡然於詞話句讀而臨坐卓比者又或有師教不立業荒於嬉者則皆足誤後生也容有遠出大關中道過兩數十步外聞讀書聲入門借坐其師教書云泰山之於某姓學生恩德甚厚師怒曰此乃泰山紅線塗改汝獨不見耶容驚而詢之師則曰下面係某姓字據上面泰山字無礙江南有山名泰山蓋言泰山之地給其姓是也若云泰山下面應言子培矣容忍笑而笑又聞一生說大匠不為拙工師教云大匠不為拙工較準則曰較準容於是笑不可仰師問容答吾願容造言我得家信知產一免故思之而喜也師云大佳大佳我年已望六尚未有子聞子言我亦有生子兆矣乃無他言港上某以事赴浦船過兩週一村塾中師他出村童子餘輩嬉戲殊甚見索頭習字簿有名量金千者以其姓單因曰金千安在生跳而前曰在此問何姓答云我父童老耕我即童姓也某乃悟師所書以量為童也時一童方執卷誦曰聖人之慈黨慈而害民也驚起視之見上惡字既未圈破又絕實字為句割去如此二字其他類此者不可勝言因詰師何往以作媒對詰年幾何以五十許對詰謀餘何聲則以造紙錄誦經數且曰師少時實書童為業遊外恆經歲今老矣故謀請耳某乃駭絕而已蘇州某老學究也設教於鄉聚徒二十人皆村野頑童其性惰貌又柔懦徒不之畏終日無咄咄聲諸童或致侮入演劇樂人歌曲或且擇書

裝緘合掌誦經甚則彼此肆口揮拳搏擊某則目若不見耳若不聞既無呵斥之聲亦之月楚之拍有見而誦之曰鬆懈如此無乃誤入子弟乎某乃瞠目大言曰此何說也子之師想嚴厲矣子即不能為聖為賢亦可致富貴利達何至今未為學究而不得也吾聞之植物宜培其性誦人者宜適其天童子之嬉戲童子之天也約束拘禁不暢其天明者轉昧智者轉愚且勿謂頑要無益也演劇以啓其忠孝歌曲以導其和平誦經以致其莊敬敦諸三行大學半本神童誦者詳詳聽者統統教如不教者何如以不教為教之為愈也世有不明義理徒狃於章句以五言八股為梯榮之具究之名不虛利不取而卒以學究老此乃所謂誤也子謬矣聞者以其詞之強也亦不辨而去嗟乎蒙以養正聖功也擇師不慎貽誤無窮慨自世道之壞人之無術無業者半寄跡於此以圖衣食師道既墮且難持幸在鄉曲日與村夫牧豎為偶故無人發其覆耳但十室之色必有忠信亦豈無端起後生天姿異者而竟誤於庸師之手亦可恨己在庸師苟且餽口幸徒數十人卒歲贖資不過十數金耳深何何足深責彼為子弟之父者不思以重聘延名師而乃計較錙銖貪費取賤無慮乎其所延者皆庸師也然不獨鄉曲然也嘗有通都大邑世族素封以惜費為至計以讀書為末務使子弟少小荒廢老無成者吾所見比比然矣故舉此數事識之既為為師者警且為擇師者勸

卷中

二十一

甚長。師道不可不慨也夫。

騙術百端。未聞有施於家庭者。意亦怪不自守。故即以所好騙之。其有某公子者。乃翁以甲榜起家。出軍於中。歷任繁劇。奉諱里居。宦囊頗裕。公子性灑落。好交游。酒食徵逐。從未破慳。及其某親其狀。意者若甚。微詢之。公子曰。吾家愛儲。姨娘主之。吾翁猶未能取。攜自僕。况吾輩無名浪費。何可致。嗚呼。其曰。是不難。吾有一策。君能依而行。事成當酬吾以度。歲資。公子領之。時適翁甲子生日。令公子密備華筵。備親族。屆時盡集。翁愕然。猶以為祝。祝來也。公子奉公服跪前。致詞曰。母親不幸。中年見背。中饋乏人。賴姨娘操持。主持內政。中外井井。下至藏。獲交口稱。煩允宜正位。惟房。榮膺慈誥。以彰賢淑。乃嗟然失笑曰。虧汝想到。乃拂衣揮冠。徐徐而歸。其乃隱。公于足。曰。事諧矣。公于復奉鳳冠。象腰鼓。於姨娘。謂亦如之。交拜禮成。公于偕婦長跪拜。並高聲稱。親。姨。娘。喜。出。望。外。當。即。出。資。銀。兩。柱。為。賀。見禮。嗣每月例以青蚨十貫。為子婦房中費。他有所請。亦無不唯唯。後親友微知其說。謂某曰。子真惡作劇矣。而老翁夫婦亦為之解頤云。噫。為人妻者。無不以正位為榮。而為子所抑者。不知凡幾。茲乃復其所好。榮以正位。亦安有不入吾彀中哉。故雖具慳吝之性。亦樂而任其取攜。矣。固曰。騙之奇也。要亦本於人情歟。

卷中

卷中

卷中

卷中

貧而無告。遂為乞丐。此常情也。乞丐而變為說詐。幻相百端者。莫如揚州之寒生。是揚城中向有名財神班者。皆乞丐類也。始則在茶肆。見相識人。詐索錢。交繼則在街市中。相遇。纏繞不休。凡有所得。大半供其鴉片之資。遠索詐無所。又無恆產。於是遇有婚喪喜慶。事者。相率到門。稱曰。寒生。強辭索詐。飽欲乃去。公館聞尚不。過門。口哀告。若在寒素人家。則為善不。淺。舊城內有王姓者。寒微子也。屋僅數椽。妻極。日。有寒生數人。若來。登堂。賀喜。主人與青蚨數十文。未果其欲。意必數百文。始已。時值喜車臨門。新人笑。此。寒生。不。稍。讓。棄。茶。如。數。給。之。又有董廚徐姓者。遇有喪事。致真日。此輩十數人。齊來拜奠。並送冥錢。畫以字紙。裝成包內。時值午膳。若輩居。高坐。後。酒。席。食。既。畢。主人以異。錄。送。若輩。去。連。情。既。不。收。拜。奠。禮。一。齊。還。我。孝。子。乃。對。眾。叩。謝。若輩。云。禮。宜。僅。在。叩。首。彼。此。嘍。嘍。內。有。張。某。者。本。若。輩。中。之。雄。伯。也。冒。稱。世。襲。威。以。少。爺。稱。之。兒。橫。非。凡。見。事。不。濟。遂。將。寶。前。燭。等。件。搶。劫。而。出。主人。忿。而。毆。之。張。某。有。跌。疾。入。紐。為。屈。僱。僕。伏。棍。若輩。相。為。解。勸。勒。令。徐。徐。給。資。傷。數。千。文。各。散。噫。元。化。日。之。中。魁。魁。勉。勉。竟。敢。橫。行。無。忌。何。不。畏。法。令。至。此。耶。是。亦。風。俗。之。變。也。聞。聞。受。害。庸。有。盡。矣。

才子鍾情。佳人命。而美必合。自古已難。此亦造化之缺。應有不能以人力補救者。如扶書

影娘可憐。為影娘者。其門人也。喜讀詩。每有會意。輒忘眠食。居虎虎邱。築小樓數椽。以茗爐香。蕭然有出塵之致。入其中者。幾忘為風流。淵數時世。積狀也。蘭陵夢生。借寓於其工詩詞。於香奩體尤有風。偶借二三知己。故棹於七里山塘。遊與影娘。遇柳眉。掩月。棠。臉。羞。羞。不。覺。傾。倒。迴。舟。過。訪。影。娘。喜。曰。傾。慕。已。久。乃。幸。遇。郎。即。促。開。筵。備。極。款。洽。生。乃。即。席。贈。以。集。唐。三。首。其。詞。曰。賺。得。佳。人。出。綺。窗。雙。眉。輕。蹙。遠。山。微。畫。羅。金。縷。難。相。稱。玉。指。瑣。軒。任。所。依。掩。醉。惟。知。弄。花。鈿。行。雲。莫。自。滿。仙。衣。殷。勤。更。把。鳴。琴。撫。塵。塵。驚。鶯。聲。錦。機。冠。首。黃。綃。帳。紫。羅。石。榴。花。裏。笑。聲。多。一。鈞。冷。露。懸。珠。箔。百。尺。清。潭。寫。翠。娥。紅。錦。帳。中。歌。白。雪。綠。雲。鬟。下。送。橫。波。知。君。也。解。相。輕。薄。香。蛇。燈。光。余。爾。何。蘭。蕙。芬。芳。見。玉。姿。賦。於。瓊。粉。白。於。脂。乍。啼。離。袖。嬌。遊。面。會。弄。金。梭。懶。畫。眉。綠。扇。紅。絳。相。掩。映。長。髮。弱。秋。動。參。差。請。君。細。看。風。流。意。休。話。如。泉。一。笑。時。影。娘。得。詩。諷。詠。不。去。口。且。曰。得。君。此。作。足。為。李。端。端。解。嘲。矣。夢。生。曰。卿。亦。工。詩。耶。曰。雖。嗜。之。惜。未。解。音。律。耳。生。曰。暇。當。為。卿。指。示。勿。急。也。畫。歡。而。罷。嗣。後。日。往。教。之。影。娘。心。領。神。會。不。半。載。居。然。婉。婉。吟。吟。矣。有。記。其。贈。生。詩。曰。幾。樹。垂。楊。繞。錦。橋。當。年。猶。憶。雙。鞦。門。前。如。市。心。如。水。只。索。蕭。郎。尺。幅。書。想。見。其。手。翻。幽。閉。不。似。膚。脂。俗。粉。專。博。雙。頭。錦。也。居。無。何。夢。生。有。蘭。麝。之。行。影。娘。錢。以。酒。相。對。汎。汎。不。能。道。一。語。問。別。幾。何。時。以。一。年。對。則。曰。歡。場。泡。幻。耳。爐。煙。候。史。恐。

無主名花。易遭攀折。奈何。學生亦無可為計。珍重而別。後此遂不知若何。嗚呼。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學生徒賦痴情。乃不善為之所。坐使絕俗之質。不獲拔於泥塗。豈固好事多磨耶。抑佳人命。緣固如是耶。噫。傷已。

春風楊柳。秋雨梧桐。長夜懷人。此正無可奈何時節也。而况風環聲。香孤。影。單。更。復。誰。能。遣。此。吳。生。秋。難。順。色。中。膠。厚。士。也。五。陵。年。少。二。面。才。高。叔。賢。神。清。伯。興。情。重。漫。遊。於。珠。海。上。有。名。妓。阿。嬌。姿。色。憂。絕。佳。歌。扇。舞。衣。籠。籠。風。格。始。也。萍。根。花。片。偶。爾。相。逢。離。而。柳。絲。曾。嬌。竟。然。契。合。焉。百。年。之。約。於。以。訂。方。且。謂。神。仙。富。貴。都。有。因。緣。天。上。人。間。永。無。離。別。不。意。當。場。變。局。平。地。風。流。鴉。兒。阮。吳。為。寒。舍。生。終。之。錢。樹。同。歸。藏。妓。他。所。並。披。搜。問。兵。固。純。護。侍。人。以。信。所。思。不。見。亦。惟。有。發。愁。惡。道。自。後。離。已。耳。歲。月。悠。悠。離。懷。渺。渺。換。今。追。昔。測。愴。無。聊。羨。填。夢。游。仙。四。章。其。一。云。游。仙。夢。入。藕。花。鄉。還。似。舊。時。流。覽。處。西。風。庭。院。夜。初。九。人。語。歸。羅。帶。其。二。云。遊。仙。夢。夢。過。曲。江。頭。江。上。琵琶。聲。欲。歇。月。明。如。水。露。凝。時。輕。泛。小。道。舟。其。三。云。游。仙。夢。夢。記。拍。春。潮。蘆。花。採。珠。人。半。睡。阿。誰。為。我。理。瓊。簫。月。短。長。橋。其。四。云。游。仙。夢。夢。入。畫。闌。中。人。靜。夜。聞。仙。語。及。知。如。花。片。我。如。蝶。一。笑。偶。相。逢。風。流。雅。興。情。音。道。深。清。之。者。無。不。歎。風。月。飄。零。花。紅。紫。一。場。盛。衰。十。古。同。悲。則。蘇。軾。之。陳。跡。又。將。重。見。於。今。朝。也。要。之。青。衫。濕。淚。

卷中





寂船主向有烏烟瘴氣枕橫牀矮燈短竹清道無聊惟事烟雲供養其膝間忽見一古衣冠人儀容秀偉隱約在前榻榻舟中無此人必神靈示異然起敬夜默祝曰苟荷神祐進口銷貨謹具牲禮以酬水鏡點助帆風果獲活濟遂備禮謝殿殿夫而在舟所許之願竟實罔聞是夕方圍眾飲福船主偶出戶外若有人擲寶流中者隨流而逝不及救急呼林神靈其可感滄之耶神固不以此置之死要其平日欺誣之罪取死已非一端特假神以顯其怒耳觀乎此吾甚為天下之負約者危

揚城舊有勅建李公祠稱字宏峻並有園亭之勝按李公祖孫祖為明李忠臣孫為康熙名臣祀典所載固彰彰也感費時祠宇克好兵燹後幸未燬而神牌已失李氏子孫俱死於城於是不足之徒廣集其中有吳六者運籌勇吏也其屬屬小獨居其屋吳因索死因吳之寡妻據為己產招無賴分居之收其息詎曾居者竟見怪異不數月無從去成衣匠王姓亦貧東相者一夜偶出戶忽見牆角立一人疑為賊叱之其人乃伸腰漸大與齊齊王姓地以上塞口倒置享堂屋側王昏不復知人事久之眾始知急救乃馳次日連去又一曹姓曹屬法醉後踴躍自翻胆重云王某不武如我何懼之有言未畢忽跪地崩角無數流血決面泣稱知罪自掌其額旋躍登几上盤膝踞坐口作梵音云我祖孫相和忠孝節義為國家

重臣家思血食於此今為爾等汗練業已難堪祇以小人不足較姑置之乃肆罵罵不汝各矣於是合祠之眾環向跪求具限各速從久之寂然曹自几上跌下如夢方醒聞所見則一紅袍紗帽者一紅頂袍掛者升堂即昏無知覺夫忠臣名宦之禍為人佔踞踐踏固有任其咎者至於靈爽在天豈肯與較論耶抑幸氣致度運使邪物託名以懲創之耶俟有道以質疑可耳

慢神取禍既有明徵乃又有精神感眾而啟財者亦國法所難有揚之西門外元寶塘固小村落也里有張某家種橘夫婦皆年百一子為陳村牧牛性愚而狡一日牧牛歸忽大言於眾曰我今與仙姑通傳我仙法能治百病矣聽者詢仙姑來應則言是城隍夫人使人女來人間濟世非有緣者不度耳正言間忽作色曰仙姑來矣眾聞而懼腰拜於地咸請現色相牧童即麾手曰起緣高木刺且俟百日後即與汝等游戲矣惟現奉夫人命施符濟世如不信即須病者至遲則去矣病者至重即索畫符焚水碗中飲之曰明日愈矣果痊於是城廂中外轟傳仙姑治病求符水者絡繹不絕得符者且以肩車運之者舉國若狂僉謂仙姑靈甚甘泉色侯某聞之突將畫及父母繫繫下坐堂既既責責之父母乃重責其子其父母泣而言曰仙姑靈我猶以為仙姑與其子治二而一而神者也豈侯復重責

其子而運之庫路遠息吁重之罪無可逃彼父母固實受其子之累乃至公庭被杖而復不悟夫惡緣亦可兩已

有人徐某年約有年矣家僅一偏婦後又有印姓者暫下榻其家一日徐妻忽於內室失去飾件約值錢百餘察察無跡固知為熟識者所取事無從驗得難指斥遂退江湖客棧圓先術者如法試之客乃自炫其術神光一道撫弄於爐花香案間徐令兒曹認識之形影中若現一人似同寓之王某狀徐詰詰王茫然徐以圓光告王無以自願借請人赴邑廟設誓乃各具備徐為前導出素紙三條取一條書賊字祝告既已令同人各拈一條卒之得賊字者乃備婦也婦亦慚懼不諱曰物具在願如數奉償歸檢原物則出於廚房柴堆下馬嘔以香花無稽之說而免人可乎此一事此婦固歸矣徐亦有智矣乃終稱神之靈德好發覆以白王竟信乎神明難欺也

明有天地無鬼神鑿觀甚不爽也而在宵小動竊之徒則固不是矣揚郡守黎公接家曰大小屬備例竭資有某縣丞者候補多年一差未獲官資特甚亦從友假公服既畢事解衣返越適一實檢至遂出見追客去而公服已為有疾憤恨欲死以符僕僕無此潛叩於都土地祠涕泣而返甫入門見一人肩衣包汗漫面踉蹌而至檢視衣包則完壁固在也詢之則曰我伏林下久矣趁僕出活茶時席捲而出正與某舖議傷心神顛倒不知何由而至此也僕以為土地神靈使熱主人乃歎惟魔之去噫神道設教聖王不廢乃竟有願應者是有失而獲傳夫復何和主人固善於周旋矣治亦感悟其心之一道歎

徐生名海江西廬陵諸生也父經商往來西蜀素敬事呂祖數十年如一日馬會舟由川江而下泊船於巫峽間有道人附舟徐見其儀表俊逸語之起日聞前空靈氣大懼道人曰是不必憂吾有小術可以避乃戒舟人屏息勿作言語探小囊出黃土三撮置諸船首俄頃賊至舟人伏匿底手足戰栗竊從後窺窺之見賊舟俱為賊劫且往來於江岸上曰囊見貨舟泊此何忽逃去道道人拾黃土入囊戒舟人往漢口後徐海妻某氏生二子今皆機之婢出門見有水而浮針者歸效其術以斷針置茶碗忽聞主婦喚奔入忘却碗中物矣至夜黎氏渴甚即舉茶碗吸之盡針橫梗喉中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勢瀕危往呂祖殿乞氣歸至中途觸一人仆於地問倉急何為徐告以故其人曰是不難治也子歸速以羅漢豆為糜和以寸度韭菜用豬脂煎熱食之三日後必無恙徐心急不暇問姓氏如法制服甫下咽而痛止又起日針隨韭菜大解下矣此神之靈感也如此方者果可以治此病乎則不得而知昔神遊山為松郡九峯之一有羽士金太者精玄理終日默坐不與塵世交囊下僅一僧金

善視之時提軍尤公海如年近期文迫欲抱孫聞金道街屏除騷從軍騎造訪既白來意並  
許重新廟貌金俯想移時約翌日報命次晨商於僧博土成一被束以紅縵送赴行轅軍門  
喜甚禮待之未幾家媳孕產一男軍門乃望金二十登神臺舊約鳩工庀材不給於用  
後求俸屬其助不逾年琳宮紺宇金碧一新神臺山遂稱名勝金名亦由是大聲譽咸軍  
守以金有異術乞禱甘霖金有難色俾來救促不獲已乃告慶下僧僧曰當速去明日可  
得兩金叩以故僧曰去便去耳母賄人耳余言不汝欺也金登壇叩禱如期果應田未沾足  
額手相慶即守令送金歸僧候門頻問相視而笑後數日金聞游泅濱有漁者語金曰曩見  
汝廟一僧獨泛小舟手攜銅鏡一具以筆蘸墨塗鏡而置之船唇仰天呼嘯如是者約炊許  
及僧打雙輪而空中黑雲四布大雨傾盆矣汝其知之否金聞言遽返尋僧則如天外飛鴻  
去之冥冥矣神龍見首不見尾意仙之游戲人間乎

寧波湖西某生風流備儻一夜在妓館徵歌遂舞方極其樂忽覺昏不起俄而過身青紫昇  
回家自言有一女鬼來纏哀號遂絕先是其鄰人半月前死而復蘇請見城隍牌示有生名  
官祀驚神有某工四鼓時赴廟伺役廟與獄廟相隣某工於廟前開步忽見獄廟燈燭輝煌  
五

人聲嘈雜有告以將審案者徑趨殿角視之上坐者面目不甚了了階下有囚跪焉一則不  
相識一則開珠寶店之某翁也方駭異問供亦不能語聽但碎見碎油錫有項取出置之  
石灰桶內某工不忍見趨出恍如夢回望廟中昏黑如平日而官之前賜亦到某事畢歸而  
述諸同夥人皆斥其妄不三日某工竟死知之者始竊然疑之翁果患病增劇不數日亦死  
下體腐爛一如火灼者然翁平日亦無甚惡蹟為死前一年洞庭山某氏婦囑女媼私帶珠  
寶來湖邊買媼與眼鏡店主相識攬引之珠寶舖議定價值千餅洋蚊先給百餅餘索  
以票約遲日來取媼附舟回山甫出太湖口舟覆媼溺死屍為人撈起翁聞是信急赴屍所  
於媼身畔搜得票據以歸酬眼鏡店主百元事遂寢某媼聞媼已死珠寶無恙懷恨自縊而  
翁乃安享其利矣翁雖非謀財害命而果不取其票媼雖死婦固未嘗無生機也翁固知有  
買主在賄眼鏡店主以滅口其計可謂狡且毒矣更錄之受亦宜然耳至某生無疾而卒想  
亦非孽之小者舉頭三尺照布神明試問造作孽者果何益耶  
正直為神惡惡為佛自浮屠設為禍福之說於是塵世擾攘半皆佞佛即夙昔靡惡不作者  
但謂奉佛何罪不消何福不至是直以佛為惡人之護身符矣誣妄可哂漢清六月十九  
日相傳為觀音誕辰慶奉者或涉南海普陀或赴西湖靈巖大率皆善男善女耳忽有搗姬

六人約伴赴杭其姓則曰黃曰洪曰李曰白曰陳曰蔡各持一瓣之香薰玩六橋之景既畢  
實返梓中塗六姬同病竟亡其四其二入掖流亦會侍覽人或歸於佛之無靈不知天  
堂地獄本諸方寸佛門雖曰廣大倘糾其平時積惡能即以進香免禍而獲福乎昔劉誠意  
有云不論是非難在窮兇極惡佛無不引手援之者則以情破法矣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  
是自獲咎矣然則六人之死亦死其所當死耳何咎乎佛  
聖安理思神道應然所以血食一亦功德在民也金陵南鄉某村鬼也一夕聞天色慘淡陰  
風刺骨三更許開場上人語嘈雜有馬奔騰之狀啟戶寂然又聞鑼聲隱隱若近若遠平  
明視田中木稼踐踏有數十畝之濶異之時有某甲云昨夜有隣村中酒歸踉蹌聞為峻山  
所阻思平日康莊那有葦蕪間壁乃席地以觀其變旋見百步外有長鬚神與一惡神往來  
格鬥似阻其入境者然喧喧竟夜向晨始去鄉民間之會謂疫神為杜神驅逐集貨酬報相  
率不已噫疫神果降耶天災流行所在多有又豈社神能阻耶誣妄之言安知非某甲創以惑  
人耶然而不為所惑者蓋亦鮮矣  
陰兵之說原屬幻妄然亦有燭火成團排列如陣者若但聞金戈鐵馬以及呼號之聲則幻  
而又幻矣粵垣西城已卯入臘後晚開城中市廛悉聞空中神鬼號哭或如甲馬聲嗚嗚嗚  
六

不已新基渡頭其聲尤烈聞之者皆惶然驚云是歲正月下旬廣州府番禺縣馮明府於某  
夜夢醒遙聞署後街喧聲鼎沸使然而聽之似有狂呼追殺者又有哀號乞救者人聲喧囂  
無慮千百呼聲起聞皆同聲呼救張燈前往彈壓至則月明風靜萬籟無聲詢更役則若  
不知也成疑為夢後耳鳴既寢聲較前更厲復往跡之仍無影響云俗傳陰兵每剪雞毛  
為鬼前遂以剪雞毛為陰兵確據辛巳七月間門外某肉舖舊難四旋風一掃四難屋喉樓  
於時久而不出細審之兩翅毛管截然各斬互相驚迷皆謂陰兵趕過於是有一擊金器以驅  
逐者有懸符以鎮壓者有焚冥紙以禳解者嗚呼陰陽一理必謂陰世無兵此膠柱鼓瑟論  
也但見怪不怪其怪自散無如愚夫愚婦始終不悟耳  
神號鬼哭俗人常言之要皆詞耳乃又有言佛哭者則誕之至矣金陵棲霞山向有千佛  
殿蓋皆就山石鑿成之大小坐立不一其形惟居中大佛三尊儼然丈六金身也兵變後石  
佛雖存殘敗已極有善士集資裝金莊嚴寶相煥然一新近傳石佛落淚手僧獲狀落班  
痕點點形跡宛然真耶偽耶不可得而知矣或始神其說以警勸惡人耶不然佛亦何哭為  
哉  
世人崇祀神道以求保佑也乃有神像亦未能自保者如杭州一墓可異焉杭即向有水



馬若上幾利亞國又獨尊蛇見蛇則拜叩納堂中堂皆茅屋廣三四尺高亦均見屋中  
有蛇數萬大者尺餘小者數尺室內架木便蛇升降土人指者皆謂體入室拜伏使蛇繞其  
身以邀福庇云噫奇矣人而崇奉畜類則視人而皆畜類也以畜類尊於人則人皆畜類之  
不若矣較之象教之設不尤詭怪邪妄乎是殆與回教之供奉猪象者同一可哂者耳爰詳  
識之以見祭祀一遊六合之中固無奇不有而此則尤難理解者矣

風水之說半屬游談百俗移人惑於此者雖明達往往為所搖動即如瑞基立石大書深刺  
石敢當或刻人形尊其名曰將軍蓋用以鎮風水也聞亦有著靈異者寶應城內通衢中牆  
脚舊有石人一具香火祀奉由來久矣邑有劉封翁者家素封銀兩積年五旬得一子珍愛  
備至忽患驚癇投藥不獲效僕姬單以時在石人前嬉戲或致驚駭傍之人皆以奇妄嘲之  
禱既畢以石前土塗兒面果愈好事者遂謂石將軍有靈於街屋架棚蓋葺設几榻安爐臺  
磁瓶咸水樽以糊禱祝者以香灰和水吞服所患遂失於見城鄉士女接踵而前以區對酬  
願者一時林立後亦漸弛邑令某有子患病躬自祈禱迄無驗不數載棚架毀折殆盡區對  
亦罕有存者惟邑人李少漁名下士也曾撰匾聯匾額四字曰有功則祀則云救疾並無  
方壇土直教超百草奇蹤非揮地解人何必訪三生工致天然膾炙人口昔光片羽故不隨

風雨消沈耳其他則無可搜輯矣各游舟次聞而錄之乃聞筆數曰人與神方相通神之  
靈靈於人之誠也故石將軍者胡一時而靈胡一時而不靈殆或有妖邪之鬼憑藉以作威  
福故暫時靈與亦易於漸滅耳不然聰明正直之神魏魏廟貌十載如新何並未聞顯者靈  
異耶觀於此而人之惑於淫祀者可憫然悟矣

扶乩一事原屬奇荒難憑然固有靈奇可異休咎更然者又有隨時隨事編吟詩句別具一  
種仙致如必謂其為虛誕也則漢秦中何刺史者素善扶鸞降壇者皆明城意伯劉公也  
一夕誠意伯降壇云借一神來此即飛動如珠走盤頃刻得一詩云退却紅塵閣半年思來子  
女倍凄然主持內政水佳婿人到齊眉不羨仙刺史文苑之雅然而驚其岳別號退思主人詩  
每句冠首則退思主人到五字也退思主人曾督西南軍務遭讒罷職屢病後復為松江  
府城隍故云神自此時或臨壇談生時備實傍人不知者此則一書之刺史偶情入畫圖自  
況一人皆面右顧負自重擔天上有雲擔前後兩儀前儀難支後儀難支在雲裏不墜也了  
一紙杏花一枝書數本意在祖上隆功德行積善也杏花一叢書堂水愛也後復復戴梅鶴梅  
鶴子也書數本一兄弟和美也書南堂書而步一臨壇因呈閱此題曰承先敬後圖善近掃  
如風級以古風二十四韻曰一筐一筐復一筐其美不墜杏花香積善何如積功好祖宗尊德

升天閣一担一担復一担梅鹿鶴子瑞虎伴翁爾兄弟樂善堂庭和美琪琪問誰敬後  
更承先甥以一人荷一角一肩自此千金担好乃左右虛踏願德善為政有虛青軍書芳午  
初見甥見甥行李蕭條甚惟餘頭角猶嶙嶙甥的是玉堂侶科名不獨賢書舉方期杏苑  
早探花誰道梅香先化羽一家之計屬長子范叔一貧何至此難把文章換米薪可憫辛苦  
紆來紫天下官難是救令惜爾大材成小用虛勞兩鬢漸斑斑十年猶踏踏此書至此  
判文不覺長嘆曰真寫入婿之肺腑矣結書云勸甥且勿長咨嗟世間萬事皆空花即余報  
國病且死至今一字難復嘉况甥微官何足道為貧而仕不辭小肩雙重担有時息此際回  
頭信好好回頭遙望雲深處雙眉不展凡願雲中自含有神仙俗服那知真面目余與甥  
已陰陽隔為甥題照心悽切他年身作畫中人杖頭好掛風和月自此遂寂請亦不復至矣  
金陵陸岐之一生忠厚待人非禮之輩弟視弟聽人笑其遠陸自若也里中設立此壇難疑  
雖疾躬任發方給祭歷久不倦乙亥夏下世御試後有句容士子某詣壇詢問陸生前事甚  
詳眾異之據云僕居句邑某鄉鄉有千餘戶因應省試先期設壇求此示中者幾人降此者  
本鄉士毅神自書條金陵陸某因叩住址即書到省城東偶某仙壇一問即知底細云云  
眾盡以陸之生平告之歎而驚枕城吳山嶽廟向有此壇辛巳七月同人復請神初為佛

祖降壇問答多時忽驚云老僧為東嶽解疫一節屢次清請尚難挽回疫將臨急宜悔罪  
行善因月朔起八月朔止齋戒持素一月或可免戾耳厥後呂祖降壇亦有此訓時揚城亦  
設壇請此求滅疫濟祖呂祖未到濟祖派清清侍者至呂祖派柳仙來悟師降壇詩云誰  
說養生不食煎長生有果要求人大田多稼憑君履步步培栽步步昇柳師詩云十年不過  
大江頭如洗青山又早秋鶴背拂雲雲步緩且將杯酒暫流悲悟師判云諸子所求實屬可  
憫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幸好善者多揚城十分之災已減其六天意至公豈敢觀古由揚而  
來拭目望之方知此地之萬幸也儘心施助利物乃大功德諸子勉勵藥方可求之柳真人  
判亦仿佛藥方則崇胡葛根杜仲骨膠各一兩甘草半之葛蒲五厘以麻袋盛浸於食水缸  
中凡井中多放泥鰍即食水缸中亦可放三四以收疫氣也丙子春開後蘇蘇某孝廉之父  
望子甚切請此示以中否此詩云為藥花繁無子忙香泥柱自落空梁壇中人味語意不吉  
復叩獲者誰何續書云一枝紅杏蘇陵畔贏得馬蹄都向陽後得而宮榜乃知藥者科也  
子者子也落空梁未獲登科也蘇堤吳也一枝者一姓也馬蹄者四數也一章一汪兩王姓  
皆陽韻故曰都向陽也揚州萬佛樓未獲登時有二士子皆巨家也借其樓下扶此問云向  
許大願謂樓名萬佛未必足數倘獲生子情願補足存者悉為裝金盤上判一詩云德門有

卷下

十



後不須求神大光中一例收頗大難償大願請看永叔自于執下書謂借漢書時不解所謂木幾樓交却轉歐陽崇如履新命相郭四岸索商集皆復建有不數者自任之始悟永叔者應示以歐陽姓也蘇蘭萬童生扶此問試題降此者為五查寓公云題在論語中孟子上更求詳示復書一六字而去及入場題為學問姓謂之吳六字由後思之果不謬也蘇城楓橋鎮某家有此境降壇真每與人吟詩作對不預休咎書一日有狂生以一聯乞對曰神是神人是人神何必憑人算靈立判曰爾為爾我為我爾能免我狂生失色而去然則仙佛固皆有前知乎亦豈真有神佛降壇觀其判決休咎福吟詩句實有超凡入化之致度又非靈鬼精爽未泯不能如此敬懇者則謂為仙佛也可不謂為仙佛也可

又有靈魂貞魄偶爾吟吟此上流傳久遠者李女幽光潛德人所不知此仙詩句代為表彰卷耳食既久遠類及之平江來鶴樓向設此壇時嘗有數客效法此儀而此動詩曰十年幽夢在牆陰一夕無端碎玉琴萬種春愁人不識彩毫飛處翠華杯客有以小對求題新詩索和皆不假思索援筆立就叩其姓氏答曰五碎珠沉劇可憐忍將名姓說人前羞若譜內無雙女來鶴樓中第一仙復請詳示出處答曰我家原住隋隄曲阿父相攜成鴨綠二十二學秦聲十四十五我結靈符得響驚驚硬吟成小句戲荷腰翠亭一八八侯門可

卷下

十一

憐臣底塵埋五多情腸淚淚頻彈珠頭濕透芙蓉褥夜雨鈴聲泣馬鬼風單色憑金谷詞名磨鐵付飄煙瘦蘭十卷誰來讀因緣會合紅蓮客安吾何日山之麓由是方知其金屋藏魂也因請示層層度閣集答曰夜雨青燈太寂寥風吟簾櫳伴秋宵斷腸曲于無多艷只有零塵淚數飄幾載懶倚枕中春蘭消魂怯東風吟來却是凄涼語寫向鸞箋字紅又叩來鶴樓創建之由答曰黃金為樓玉為瓦占得盈盈十五春腸斷多情腸斷秋恨望李夫人詠其詩蓋蘇城之所也時有求現色相者此書曰豈同神女下陽臺草草扶蘇莫浪猜不必洪都尋羽客一庭明月夢中來詞嚴義正眾益敬仰一又臨此曰子來太乙慈尊解脫召赴蘇林不可無詩贈別曰九十春光賸一絲因緣會合止於斯吟成一字一珠淚此是陽關三疊詩自此寂然其他所作詩不下數千言不能盡記云蘇城桃花嬌謝之茂才於九秋月白風清晴率二三同志扶鸞為戲忽有洞雲仙子降壇書云我生不長少遺離亂幸免適生於紅劫反遭運動於綠簾正標梅待字之年經落葉傷心之慘黃金有價難移鐵日之貞白璧無瑕自矢嚴霜之命命拚一索魂返九層乃蒙上帝慈悲册授洞雲仙子得超鬼錄詳列仙班復前事以茫茫思舊情分脈脈青牛神珠都為帝之賜白髮翁媪難比將離之燕故鄉及爐血食無靈仙杖遠遊心歸有夢茲者春城出使祥呈偶經到歸魂肝腸

欲觀在成或或影形自儀衣飾節於十秋煩君免管打幽思之一縷在此靈壇附以七絕二首云氣馬形車下九天精神恍惚繁燭烟塵緣了卿心在願侍香根不羨仙一領銖衣冷聲播故園下徹已成墟有人問我修真處雲霞度飛鴻月養魚又即景詩五絕二首宵深人語靜秋老月光流試問紗總外花壇掃也無開窗望秋月足歸怯夜單露冷梧桐落流光釀曉寒茂才請示姓氏又書云余程氏字李五吳與人幼讀書解韻事於甲子十二月二日被營兵擄過不從自縊時年十四薄蘇虎阜白骨塔中再叩之則寂然矣復茂才告于同人訪其事實上於當道為之請旌云李女王素筠字竹青泗州人也素以孝名親甚癡精十七帖通經解能詩詞早喪椿萱終鮮兄弟終身不娶處於親喪後女僕以自食時宜子瘦梅倚為秦朝竹青與有姻姻偶至郵宣館馬竹青自閩購郵之人無識者一日聞城東五五仙壇開此位叩伏吟詩李真人降壇奉欲啟事竹青道至即前頂禮數語此忽判詩二絕云鶴化遼東不可尋蓬山遙隔信沈沈可憐寫出梅花格仍是曹娥一片心絳紗弟子女宣文玉荀班聯一色春可奈來情羊太薄此間地不是桃符竹青亦上真人權聯十四字云靈臺一點善緣結頑石三生塵夢醒塵骨始知為李女也未幾竹青遂與廣復會夫人曰彼君吳玉卿結為詩社故有如意卷四閱秀鳴和之集洵一時之感事云嗟乎閩閩之中或懷才不

偶或失節終身湮沒而不彰者多矣約一一示之此雖曰香花不猶可關揚於當世乎惜乎其不盡然也至如號號弱質猶待此仙一判而始以李閣則謂此靈之語皆情悽迷離無益名教也豈其然乎

卷下

十二

性靈錢肆父操技貴術某酒滋真店主逐之日事游蕩父禁止之不從又向其父索二百金投小錢肆父以游蕩阻之某乃忿恨始而置罵繼而鞭撻種種悖逆旁觀者亦髮指一夕某沽酒獨酌自怨自艾似將悔改父中夜忽聞某有呻吟聲夜已聲呼號聲香雜不一呼之不應披衣燭之則某已口鼻流血手足亂舞如上槎枿者殆已不省人事矣延時許氣乃絕嗚呼父母之恩昊天罔極為人子者既不能自立以慰雙親而乃為鬼性成胆敢嚴父則不孝之尤甚者其受其辱也固宜然則凡為不孝者能謂有漏網之可脫乎

慈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此因在生事也亦有既死而稍靈不昧而不志當日素子者其為情更何如也庚申歲粵連陷蘇郡一時拋棄棄子者指不勝屈有某甲者設銀樓生于前兩月以無力極極素之出走嗣為陸墓鎮鄉人所得以無子也抱歸撫養鄉人復亦得二子而視養與不己出比長先為陸室生兩孫矣鄉人固不知素與否何人素與亦不自知其

謂他人父也庚辰春月鄉人婦病劇既蘇乃言病中見一婦自三五索製之毋告以姓氏住址  
類與歸宗索製猶未信不意某甲運至家詳述當時狀服色一一符合乃更對泉滴血  
亦復交疑鄉人已有二子許歸宗並妻子送至某甲家自是兩姓遂如姻婭蓋死婦亦不意  
某甲也按此事相距二十年彼此茫茫卒能返本還原事雖劇聞而按展情理則母愛慈子  
之心生死不移故能宛轉歸宗耳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為子者焉為之私其當何如激  
發耶

書云作善降祥此定理也為晚近人當頭棒喝實有明徵上海某翁名丹發設藥肆於邑市  
之小南門外即行澤堂也翁素行謹厚樂必手進與人無欺遇貧病者輒與之無稍吝蓋數  
十年如一日也某年元旦進城至邑廟歡香在頭門外過一區藍樓會邑以鮮荷葉裹羊肉  
捫竅而嘆之顧美翁曰要食否翁不應既出焉者尚在異而索之則曰羊肉已盡矣分荷葉  
一角與之贈思遂不見自是合珍貴人以荷葉少許用者無不立效遂大獲利焉左右隣遇  
火者皆及垣而滅異乎一念之善俟者尚鑒佑之况施藥之功足以回生起死乎其吉祥而  
避殃也亦宜

一息衝完三生恨

天

卷下

十五

義也吾於江烈女見之矣烈女江氏字秀貞籍隸邑僑寓通州又以從軍歿與母倚倚以  
女紅為糊口計年十九豔如桃李懷若水霜善刺繡工詩畫有丹徒賈人子莊生名桂安者  
服賈於斯母有相攸意遂生至家女亦憐有許字心跡除通情遂歸同心盟結焉女贈以  
綉畫詩有句云一針並一線手製若慈念點點相思淚如珠纏入費久之為成卒所迎往來  
不謹平地風波賈賂相要明心孟水女既懷腹疾而難堪則染沉疴而但別女益愧悔疾  
彌篤馬莊由是得新忘故女仍望海誓山盟嗣又聞莊生已歿誓以身殉乃於丁丑除日絕  
粒以沒相思欲寄誰為郵遞之人靈耗驚傳甘作首陽之鬼嗚呼烈女成貞秋莊生疾大作  
嗚呼嗚呼則烈女之魂附焉一日假莊生口語人曰妾與君本前生恩耦故有今世孽但為  
渠畢命居血汗地備諸苦惱渠尚游戲人間此來將正印心非索命也每去必悲啼聞者感  
泣舟使王君樹棠館斯鄉勸莊父設法家婦位追僧進薦並代作辭體文以祭之烈女道謝  
去其文云嗚呼痛哉竟捨僕而長逝耶潮自一笑聊繼三生結約代妻履屐手曾勞願抱  
衾綉終身不負髮如雲而忽斷結髮為盟心似月以長圓同心共証卿原玉女初無黑白之  
瑕僅匪金夫未遂傳紅之諾特無如深情互結而好事多磨何來塵世散散散散飲白水  
以盟心河魚搆疾入青山而埋骨同風分雁情難已矣傷如之何僕憤地情悲道入彈淚從

此驚成一症已閱二年環佩空歸屢入愁中之夢枕食猶臥難瘳病長之身皆由地下含冤  
人間連綿今奉父母慈命特延僧眾超出情障招作亡妻入居家廟伏願亡者度脫生者平  
安還囑當遵侍續琴瑟於後日香盟不爽或聯肅侶於他生尚饗莊生以其去也忍之目頓  
喪明祈禱之烈女又以收其放心對王君復多方排難許復明為詢以去期則以俟續勝後  
得嗣一子陰謀可消為對執柯之事陰主其成莊生或偶忘親意即使長跪枕前自責且令  
瞋目大書不孝無何有幽鬼來烈女命家人戒備之精女呵護力始免於見烈女無相仇之  
意益明王君復為作冥疏用解宿冤曰竊桂安與秀貞前世本為夫婦秀貞偶以微隙致夫  
責恨而沒宿緣未了又結孽緣今生邂逅好合詎料為人所逼秀貞飲水盟心遂成弱症桂  
安痛而解歸秀貞願從以終身桂安中道棄捐秀貞含恨抱病又誤聞桂安已歿誓以身殉  
即於丁丑除夕絕粒而終本不甘心惟念莊氏僅存桂安一子尚未婚配復嗣不可無傳業  
好為仇情殊不忍現經商同和結桂安願以秀貞為已故妻立牌奉祀秀貞亦聽桂安繼娶  
將來以長子為後從此解孽念生不再尋仇各覓良緣來世或成嘉耦免致報復兩無異辭  
云云自是烈女去而莊生之夢醒莊生之病愈矣王君以烈女囑為表揚因作烈女殉情記  
以示人並為之贊曰復姓者子與古為從無瑕之玉有智之珠杜鵑魂化莊蝶夢綠鬼之為

義與

天

卷下

十四

其感矣乎德古潤嚴氏允階其列其義原其始哀其終又作傳以表揚之嗚呼一死一  
生乃見交情烈女有焉想其不絕人嗣矢志靡他而又懲其不孝勉以正道則所謂仁至義  
盡者在莊生始亂終棄非女報以德何復能尚且偷生手嗚呼烈女之烈其殆發乎情止乎  
義與

易云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在老夫固無不利彼香閨豔質卒不抱憾於塵除耶抑鬱何  
索索命婦媼固其宜耳嚴人某甲設茶後於蘇即有年矣年近古稀琴瑟久斷觀其趨館女  
美托媒媼求親媼利其資為隱其年女母雖其富許之索重賸甲一一諾之指有日矣女  
聞新郎老而醜媼成疾以燕婉之求得其成施不惟願道偕老難得舉案之眉而且分  
異同年更復抱食之泣媼未三日服毒而亡在某甲一念貪花自忘年邁方其紅顏白髮共  
效於飛不意竟落黃泉預成長恨甲恐敗事密以重資賄其父母事遂獲釋媼由已作  
密持香楮入寺懺悔甫至佛殿即發狂顛解衣裸體口呼冤孽既歸取利刃欲斷其唇曰前  
日掉汝三寸不爛之舌誤人婚姻陷人性命罪當剪死號呼一晝夜乃死人咸謂女子索索  
命噫女之索命真耶否耶在媒媼貪利撮合男古而亦固其宜若某甲以利陷之伎亦不造  
此孽其申固罪之魁矣可不危哉

已有鬼酒有鬼樓樓屋茫茫今古均不可更復自外洋通商鴉片流毒中國遂有烟鬼之名是人而鬼也亦謂雖生之年猶死之日耳乃既死而猶有此毒則如鬼更殊性可異

金天

卷下

十五

何觀察發傳極於家家人以伴靈亦曾居焉每夜聞報關太見聲聲者以為高之家入又以為院之諸生也彼此相猜初不為異越十數日觀察之鬼亦死於精舍其家人皆謂見鬼方共嬉笑嗣是而門戶之啟閉聲几案之推移聲書卷之翻動聲以及言語太息聲三鼓則聞終宵不已始相戒懼諸生或夜談燭無風自滅門無人自啟甚且於黑暗中見有方袍圓領者驚恐倍甚幾欲撲書而散監院乃以清酌庶幾禱於觀察之靈始稍靜謐夫觀察久官川蜀政績未聞一世功名頗多拂袖其地恨於九京也固宜然而紅羅七尺黃土一坏古往今來指不勝屈觀察何由憤憤於此耶豈平生學業未獲傳於後世而化育諸生耶是亦可矣而不可解者已

遂送之回觀漸能喜始知其由城墜下者初是役有人敲門令其肩輿隨之去並不知登城也及傾跌之時亦但見坦塗在前更不知身在推墜上也此殆為鬼所戲弄與嗚呼附矣湖即其生投帳清河內居傳以貿易出外家居儂姑媳二人日者以家庭細故口角是晚生默坐書齋忽見一白衣婦自外入中堂素有觀音像婦即拜生異而視之拜畢出袖中一物置香爐下返身去生不解所由步中堂去爐檢之則一小紅線團嗅之氣極穢曳之堅不斷始悟為維鬼遺物欲為祟耳乃取歸書室投諸火靜生以俟其鬼少頃內室姑媳反唇齟齬三更時乃寢生將就寢忽於窗隙見前婦又至仍向中堂再拜而起取爐下物失所在若甚惶迫久之僅至生所長跪門外索前物生厲叱曰汝維鬼耳遺物禍人汝因吾焚矣宜速去婦起身欲入某投以扇易一卷遂滅比欲鬆關內室倉皇奔去請媳婦於夜間懸梁氣存一息矣生至白其故救治遂愈生遂於是歲發勇率方隅異說片時口角何遂輕生乃乘氣即以致鬼鬼得離其隙耳非其生不亦危乎鬼之為祟所在多有至鬼而落水其祟人也當尤秋結餘門外洋溼地非特黑夜黃昏居無肆虐即白日未遠亦往往有之某日有渡舟散坐十數人赴城日暮將返忽一人從船中走向河秀榜人懼乃扭執辨髮不旋踵被起而奄奄一息不絕如繩矣又有一人向以賣水為業俗所謂湯團者夜間於磨末作粉勢

金天

卷下

十六

將得家人異而語之則曰明日赴戲場用也習其擔看有出選歌於洋溼塘岸沿以釜中水角置於碗河傾瀉眾欲觀竟亦不阻迨既盡即向河中行去眾人搶前拉住則已昏不知人送歸乃如夢初醒詢何為則云不知但覺費之甚速方欲取錢不期為眾阻住耳其時鬼有譁然笑者有憤然罵者不知其何處去也又有匠人張姓忘其名應里中富人舉為造室工既竣嗣以酒醉畢飲三鼓矣匠以離家不遠自責而歸欲過塘渡船已回不獲呼舟子印須矣忽見有二人亦若候船者良久一人曰如此夜深安望懸航實後不如牽牽涉之其一曰可且酌酒飲之使為飽不之諾并取釜斫石以示威猛二人無懼色居有頃復勸駕匠竟為所迷從之正欲去機脫衣而東方已白有隣人過此見之大聲狂呼二人始悟然匠亦豁然醒矣之三事者同一業人而竟獲破其成是人之大幸也吾不解鬼之欲死人也果何謂哉實其有封替之事不得不然耶六合之事存而不論可也又有業人索錢而竟至死者天津東門外開口河旁上游即龍王廟常有落水身死事自築石柱鑿無阿彌陀佛六字於河干鎮之患少解下游為紫竹林如故也豆棚瓜架飯後茶餘戲數封替日期一一不覺及其期居人各戒水橋有周姓者蟻蛉一子甫七歲名阿生頭角嶙峋一日於河干閒遊見上游浮一瓜來至岸旁迴旋不已阿生欲拾取以歸遂備岸

沿下乃兩臨流即遺頂時岸旁觀者甚夥佳款已無及矣蘇那姓亦續娶一婦琴瑟甚  
敦忽一日謂其夫曰子夢君元配贈以紅絲一縷不知休咎若息止之曰夢不足憑或神不  
足耳是夕婦自縊於林蓋某之前妻固以縊而死者也歟無人怪風林年二十許為揚城  
某布肆夥一日購膠帶一具價頗廉帶係湖縐其得意也但自買帶後脫膠帶即閉門臥  
眾夥疑而窺之程於燈下執帶細玩依聲歎息流淚不已驚詢其故程志云我有家務事傷  
感何與於爾等眾乃出數日往常州買化竟縊死舟中即此帶繫頸并留一書與母及死  
有我不樂生今生佛界云云眾笑其由有老翁經世久者云此帶想即前人畢命之物故  
致此耳江西廣昌夏君年二十餘就館吳興舊署房居九月某夜忽發狂似與人相爭抱橫  
臥地上觀察出視之已不能言但以手捶胸而絕有他友與夏君住舍相比述夏言臥室中  
有一女鬼每當昏見自問無隱隱故不懼嗣又於屋內舊書有發狂而死者夏竟為所祟而  
死此皆索替之顯然者也若謂事荒渺究不足信何以素無鬼黨而竟誘之死耶其命固  
應死耶天下事之不可理解者其殆是歟

封替之說俗謂大凡惡死者皆有之固渺茫無稽矣如吞煙斃命討替者未之前聞乃近  
亦有之是非于虛論也揚州新城有蘆荊刺巷僻地也湖州李姓居焉買布於揚十有數載

靈天錄

卷下

十七

家道小康夫婦齊眉子早納婦女將出閣針黹之勞媳蓋日夜不遺矣一夜二更許姑及嫂  
皆在房縫紉忽見一青衣黃裙老嫗笑各滿面云二人勞矣我為若助之好否姑寒寒無  
語嫂欲言不能聲嫗又云既不欲我助工我有一物奉贈其益精神食則日夜不倦矣以一  
盒笑付嫂嫂却之付姑姑接之且教之吞將吞矣李偕其子入促就寢見女持煙盒欲吞急  
登下視媳則如木雞呆立煙一盒則某感寄存者素藏於匣知有異各覺煩噴以冷水二人  
始如夢醒矣詢所由各戒懼翌日告諸鄰始知屋內有姚媪吞烟自盡者家人日事隄防不  
月餘始於晚餐後回臥室閱二時許不出聲疑走視則媪已促臥於牀令侍婢察其形知  
為服煙急以廣東木棉花救治之乃活詰其故媪云昨晚開爐又至囑囑取存之烟明晚教  
汝服法可以成仙頃果來救服我不知何以迷罔至此今當而在燈後視之果空李乃釋求  
城隍神驅逐乃安又姚甲查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名字輩若女僑居和城石牌樓蓋有  
年矣女及拜高侍字閣中甲與妻均有何美答稱一日夜樓樓三跪夫婦橫陳對吸膠帶  
霧中見一白面女郎推門而入正欲究詰女郎已入女臥室矣佳麗之燈昏如豆陰氣逼人  
鬼聲啾啾夫婦均不寒而慄若有喉其口者女忽被衣下榻急走如被魔狀又倒身燈榻上  
向空揮手云汝勿為我隨汝去修無泣久之階階將甲所吸烟膏吞服甲夫婦始未防此

至黎明已化矣或者曰此討替者也夫烟鬼之為厲創格也人之生死自有數在鬼果能  
奪其數耶然人無靈焉故不自作則仍是自戕耳鬼何能為亦何討替之與有

鄂省某其姓家單湖門外某以寄書郵治生秋間八川失路誤入鄱都境界過一婦則已  
死之姊也詢何來以赴川投信告某某結姊姊狀姊曰現嫁吳讓即塵世所謂馬面者既誤  
至可憐歸託榜至家遂入別室飲酒相待叙家事甚悉並言姊夫相親擇擇非陽世人可  
比汝勿怖食未竟姊夫媾姊即去某猶視則一偉丈夫蓋目虬髯面長逾尺入室危生姊進  
酒食某問曰家中焉有生人氣姊曰是吾弟也因往川誤至此耳乃請與媾姊引之出  
某初見其貌若有驚悸狀既相親亦無恐諒以戚故侍之甚恭次日某欲投信以去諒問信  
遞何處則以離川十里或百餘里查限期在即不敢久羈也諒曰若信與我代為致送可乎  
某如約不數日諒回函具得矣某復言歸諒言某亦以差赴鄂稍緩當偕行越日夜半諒  
自外入告姊曰今夜起程便送汝弟還家矣某遂別姊相與登舟見有結犯五六人腥臭滿  
身諒乃囑閉目睡於蓬底未天明已到鄂某起而視之則固臥鄂城外腐店門首也門內某  
牀不已細審指之則是晚生小豕五六隻所謂豬犯者其是家歟此事似幻按之佛氏輪迴  
之說則約而非幻也以助談劇可也

靈天錄

卷下

十八

金陵傅某素資豐饒性習忠厚不善經營妻陳氏年甫廿餘賢而幹家曾假某戚洋蚊數百餅  
為夫資亦不圖虧折淨盡無計歸壘情迫一時購烟土食之既余始告同居某氏婦囑勿聲  
張否將為屬婦遂感不敢言遂覺越日既短其弟婦前至某前守仆於地某氏婦如是少  
頃弟婦趨首恍惚中見小姑自帷中出笑答舉此兒肖生平予頗忘其已死攜手出門行二  
三里艱於步履路旁姑忽不見予欲購苦不識路驚惶傍姑又偕同門某氏嫂嫂來驚  
問予何至此予告之故嫂遂送伊回入門使醒嫂已忽忽去矣某氏婦亦醒但目定口僵終  
類如癡之狀聽其言觀其行蓋居然一陳氏也且自言壽算正長應有花甲之數不圖收殮  
過速返魂無期冥司不錄飄蕩無歸某房屋數間暫蔽風雨如無資辦房中有新履雙並  
所藏錢可取用耳夫乃問其壽既未盡奈何彼時堅不欲教曰彼時有使之查問為誰曰信  
河李府也問何以纏某氏婦則又曰前服毒後曾告以故彼懼我為厲不敢聲張某有心  
見死不救也故却之耳婦乃指示家政繼悉靡遺並責其胞兄陳某不善經營合夥虧資之  
狀於時弟者盈門莫不毛髮悚然各有議其事者曰異哉陳氏鬼之靈乎但見死不救某氏  
婦罪無可逃然非尤有為厲之惡禁其勿言某氏亦何忍緘默至此迨既死而又以不言禁  
之是誘人於法矣陳氏其靈而不靈者乎



為滿子損然海游魂沈黑嶽廬山真面問黃泉是非案件今生結生死冤猶夙世牽纏度界君君不見春秋四十路三千詢其類則云總傳前生滿子而鬼為前生滿婦自是復陳竟死家人日夕環伺而顛狂益甚傳意時或按板歌曲音節清亮儼然塵劫怨素不知書亦不猜曲鬼鬼怨依竟知風雅乃爾世人冤孽之多何異非淫蕩一事顧天下猶惛惛然沉陷而不返獨不為他日他生索報想手可愧也夫

平山堂與觀音山兩寺相望咫尺各擅其勝皆揚州古蹟迨三月六月九月進觀音香者遠近趾踵平山堂之遊人亦借以盛蓋成例也某歲九月間一村婦年約二十許少有安隨姑姊來秋香既畢於山下茶棚少憩婦忽趨至屋後向樹底囁語私語聲甚冷洽姑及婦人皆疑之眾起呼行婦則墜坐於地云我姊別九年矣今始遇之忍違別耶眾始知遇邪會一游方僧過獲時久之歎曰並非宿孽然非老僧不救也即詢眾人曰此地有鬼乎肆主始恍然曰二年前有某氏婦縊於樹下宜其作祟耶僧曰是矣因謂其姑曰汝媳不可回家則鬼隨之去汝輩可借此一宿老僧當於夜間化之此時日甫西人且鬼能為力也肆主亦諾僧乃樹下觀經至三鼓僧忽叱曰汝誠冤報非其人書命求代置仇不報徒增一罪業耳旋聞鬼哭聲僧勸慰之忽大笑曰是矣汝真起情矣我當與金剛經百卷以資汝生婦忽

魁醒問之茫然天既明眾始謝僧而返豈人死非其正戾氣所執無不為厲亦理之常也婦殆觸其厲氣昏不知人迫人多環視陽氣熾盛遂使陰戾漸消亦宜必因僧之解脫而後重魁手業僧始有悟於此而故神其說以自市其術乎若果有以替生之說則僧之能解免結保全一命者信具廣大神通矣吾不敢謂然

冥婚一事古未聞彭城顧氏莊倉序讀之者率驚為創然按其父母之心殆亦其痛之極不得已而出此者理之所無情或難禁不謂有繼此而行者亦可嗚也黃渡鎮有感心術者素設太興油車肆家道小康生二子長理車務已授室生孫矣次業儒頗聰慧惜年未及冠玉樓赴召幼積私蓄千金留園授室臨終時乞為其生復盡用父母觀此道途常以未結姻緣為憾時里居相近有凌氏女者幼即失怙僅有老母並無弟姪年近破瓜竟遭慘折母以家資無托終期飲泣初擬為亡女贅婿為高納妾以續半子之香煙無如女玉碎珠沉顧為地腹者則無其人繼聞凌氏次子未婚而凌倩人說合聯死復婚感亦樂從於是洞吉行聘合卺並議以長兄之次子嗣焉凌母得外孫相依膝下家資有主而死者有知當亦伉儷於九泉也所謂父母之心不得已而出此者感迫於情愛迫於愁情勢相迫遂有此巧合之冥緣想三生石上固具有夙世因果不然何與顧氏復先一轍哉

離魂易舍得官小說言之者屢矣朋傳者坐各搜奇異有崇明客言其鄉某事甚奇婦女某甲以經商為積餘粟子儼然封弟艱於子嗣夫婦白頭相守年逾大衍而膝下猶虛四十許時始獲女愛若掌珠視之如子足師謀禮姻習文字女故聰慧貌亦娟姘雖未能揮酒烟雲而遺韻括毫亦殊有雅人風致父母以鍾愛過至選婿極苛年屆瓜分尚猶待字問名者踵相接年少許可女於綠窗倦繡之時輒叱吟室每當銀蒜風涼冰荷燈小與二三女伴情話於月露清明際夜分始寢遂患疾日瀕於危輾轉牀席絕而復甦者數次迨至轉危為安笑貌聲音不殊常度而言動舉止如出兩人父母至前亦幾不識試以文字則目不識丁矣醫家以瘵瘵治之投藥如故女其離魂之倩女耶抑竟如方士所言易舍耶均不可得而明也蓋聰明靈性經一病而汨沒銷沈遂舉昔日所為恍如隔世耳瘵瘵之說按厥情理尚近是云

某甲者杭省下城人也夫婦居室素作小員販一日婦有戚好家之伴晨起攪鏡理妝忽見鏡中露一鬼相其口錫牙勢其猙獰婦擲地大驚奔告隣媪遂集隣媪來觀之則固如在也甲於時酣臥未起婦促之起甲從夢中冷笑曰婦女無知動復大驚小怪鏡中安有鬼耶及披衣攪視則不禁失聲稱怪矣一時相傳述全集而來者屢為之滿彼此互觀不覺善然

一聲鏡鏡粉矣鬼亦頗奇甲覺疑不釋或謂此屋必有邪祟不可以久留也遂他徙馬人無警焉妖不自作此因戾氣招之也獨奈何現於鏡中乎想為破鏡之光耳不然於鏡平何暇清淨道場而有至不淨淨者鬼眾山之尼庵固彰彰矣仿而為之所在多有而淫孽為甚陰或伏或號或吟如中邪祟且力甚強大廉尼扶掖之一揮俱仆久之乃自掌其額曰我招招但求續續遂其言生平淫孽欺大率誘引良家婦與僧通姦從中詐索多資且有引所私僮醉汗某室女及誘妓來應為某方丈好死者罪案甚夥至產斃私後復計有十七觀者如堵廉尼用力拽之跪如鐵鍊眾人之笑聲高聲尼之呼痛之有聲尼之愧恨怨讎聲喧鬧半日昏昏如墮廉尼擁去則已功行圓滿矣呼孽固自作無可違也乃使自鳴其惡而後死所以懲廉尼也回頭是岸吾當為廉尼必之

妖言惑眾託為神靈所在多有未有若震澤湖漢妖婦之甚者及云有自震澤來云妖婦號稱毛姑娘者所居曰雙石港其夫某橫行鄉里靡惡不為妖婦習鍊符法嚴密鬼鬼橫詐錢財活索人命湖漢數萬家被毒者甚於水大又有此先圩王二娘同惡共濟賊匪凶焰十倍其科索名目甚繁春秋二季收洋細烟絲名曰香金貢價當者須十數元資者亦須

一兀網坡大許方足。土產則隨時供獻。立夏端陽中秋重陽年節。極貧者每次必輸洋二元。為請陳太太席。此外又有所謂保壽條。丁名且每歲自三四元。以至百餘元。皆視其家之厚薄而定。富者數十人。四出搜括。按戶嚴收。稍不遂欲。即遣索冤索命。使人使如虎不數日。疾病大作。於是畏而求救。輸財不惜。或有他疾。妖婦皆謂于陳太太之怒所致。無許服藥。但服符水。其中不樂而愈者固多。而坐以待斃者亦不少。故凡貧乏之家。衣食雖難。而輸納不敢。後情殊可憐。妖婦進符甚巨。而會妻無厭。城後備愈出愈奇。真有令人髮指者。地方遠隔。城閭。故得容其肆其耳。噫。妖妄之罪。律有明條。況藉以飲財。使民手必俟惡貫既盈。而後懲之。則平民之受害。已難堪矣。是在賢有司早為驅除耳。

陶某者。蘇人也。癖於賭。許關金市鎮。有桂灘局。其賭局。一夕傾囊。倒置。所有為孤注。又負去。計無復之。乃踴躍從局。出賣有款。契者押資。以為復州之計。索然過市。一無所遇。忽有一人。自後拍其肩。笑而謂之曰。陶君負矣。手。詢視之。乃乙死之故人。也。陶大恚其人。曰。無權。予非索君。特有一事煩君耳。若能。我。數。歸。故。土。予。助。君。博。當。大。獲。陶。諾。其。人。出。一。錠。付。陶。而。囑。之。曰。速。入。場。見。坐。而。搖。扇。者。欠。伸。有。俸。者。以。此。置。白。虎。門。傳。彩。僅。數。再。買。之。六。擲。而。後。止。陶。從。之。果。大。勝。前。負。盡。返。及。晚。騰。騰。累。中。有。一。紙。錄。蓋。即。故。人。所。假。之。原。金。也。於是訪諸市。得其根。或。錄。買。地。葬。之。噫。賭。博。之。禍。小。則。敗。名。毀。行。大。則。傾。家。亡。身。世。之。惟。此。患。者。不。知。凡。幾。苟。非。故。鬼。有。所。求。而。默。相。之。轉。敗。為。勝。陶。某。已。喪。之。資。亦。何。能。完。復。返。哉。吾。願。自。情。者。賭。博。之。場。其。少。涉。足。也。可。

夫。情。德。行。仁。百。祥。以。至。貪。財。戀。色。災。禍。隨。來。此。自。然。之。理。也。乃。習。焉。不。察。以。為。禍。福。無。憑。身。受。者。始。各。恍。然。如。天。津。二。事。可。鑒。也。有。村。名。楊。柳。距。天。津。三。十。里。市。廛。關。數。戶。口。數。萬。皆。沿。河。而。居。船。者。比。戶。皆。是。俗。稱。養。船。直。以。之。養。身。家。也。船。主。安。某。年。近。半。百。老。於。駕。駛。九。河。一。帶。故。他。往。來。數。十。載。於。茲。矣。某。歲。冬。初。西。河。水。漲。布。帆。一。片。直。指。河。間。不。意。風。雪。交。作。河。道。水。阻。安。某。舟。連。陸。攜。伴。而。回。至。滄。州。西。門。某。家。索。宿。距。其。居。約。三。十。里。該。處。一。片。荒。郊。半。為。墟。斷。壁。殘。垣。衰。草。蕭。蕭。見。場。間。草。席。一。堆。露。土。外。知。是。亦。子。道。骸。安。心。憫。焉。擬。為。掩。埋。同。伴。以。日。暮。途。遠。催。速。行。安。約。令。前。途。旅。店。相。候。同。伴。語。而。去。時。天。寒。地。凍。徒。手。無。藉。顛。頭。踏。踏。惟。身。邊。攜。有。佩。刀。即。以。抵。地。作。深。坎。既。既。日。色。半。暝。急。移。屍。置。坎。中。甫。措。手。見。席。中。非。屍。骸。乃。牛。內。一。具。橫。縛。之。則。內。下。囊。囊。皆。白。金。也。安。某。出。望。外。遂。細。檢。視。共。得。十。餘。重。五。百。兩。即。藏。起。至。旅。店。告。之。同。伴。皆。復。悔。不。透。結。朝。重。往。尋。無。所。獲。此。蓋。賊。盜。所。藏。安。以。慈。悲。念。拯。遂。獲。債。來。耳。又。有。高。工。張。某。事。前。與。此。仿。佛。而。後。事。則。大。相。懸。絕。者。張。

卷下

二五

亦。揚。柳。青。心。傳。某。船。一。日。船。泊。塔。灣。薄。暮。時。沿。岸。開。過。至。一。曲。巷。聞。其。無。人。忽。一。及。弄。女。如。獨。路。則。明。眸。睇。視。竟。無。幾。獨。絕。身。傍。倚。一。布。囊。似。候。人。於。此。者。張。一。見。神。馳。雖。願。非。他。愛。不。忍。去。女。初。則。紅。淚。盈。眶。繼。而。解。佩。飛。欲。言。又。止。者。再。張。視。此。情。某。愈。加。顛。倒。欲。意。趨。前。數。步。女。四。顧。無。人。低。聲。向。張。曰。子。非。張。船。家。耶。船。非。泊。在。塔。灣。耶。張。唯。唯。曰。是。與。子。遇。於。此。殆。亦。成。緣。願。以。下。情。告。某。本。地。人。係。宦。商。而。沒。矣。者。自。母。亡。居。於。繼。母。日。遭。鞭。撻。故。收。拾。細。物。攜。有。十。金。之。資。擬。遠。引。潛。逃。得。人。而。事。不。圖。與。君。相。遇。殆。亦。天。作。之。合。願。即。安。身。相。依。今。先。以。行。囊。付。子。請。先。行。日。間。隨。行。礙。人。耳。目。晚。間。踏。在。塔。灣。等。候。二。鼓。時。某。必。來。風。露。之。下。當。不。使。君。延。候。也。姊。妹。所。尚。有。存。存。當。往。揭。騙。細。訂。會。所。珍。重。別。去。張。喜。甚。撲。撲。某。同。伴。現。其。狀。爭。詰。之。張。述。所。遇。神。權。不。已。幾。謂。陶。宋。公。載。西。施。游。五。湖。不。會。也。同。人。爭。羨。之。張。啟。囊。見。裏。以。破。襪。纏。玉。五。在。中。及。被。去。而。死。髮。露。矣。口。填。棉。絮。身。無。半。錢。蓋。係。私。孩。落。草。悶。死。在。船。中。人。共。相。譁。然。張。知。為。鬼。柳。柳。神。色。沮。喪。主。舉。而。投。之。河。復。購。香。燭。燒。祀。等。事。為。船。被。除。不。得。望。日。向。曲。巷。棧。處。竟。無。踪。跡。人。耶。鬼。耶。殊。難。測。也。聞。之。者。傳。為。笑。柄。云。以。二。者。觀。之。一。則。埋。朽。骨。而。致。多。金。一。則。炫。多。金。而。變。朽。骨。皆。非。初。念。所。及。料。而。要。其。一。念。之。仁。即。有。厚。報。一。念。之。貪。即。是。招。悔。然。則。其。事。之。各。異。也。仍。即。心。之。各。異。也。人。何。為。不。存。仁。厚。心。而。必。存。貪。和。心。哉。

卷下

二四

非。義。之。財。博。入。情。出。情。之。常。也。乃。有。財。未。嘗。謀。而。寄。頓。於。此。者。冥。冥。之。中。猶。有。報。施。焉。某。生。者。上。邑。閩。行。鎮。人。也。家。世。素。封。少。成。名。習。學。子。業。號。曰。上。矣。要。忽。病。瘋。遇。梳。梳。則。曰。我。固。頂。戴。藍。翎。者。何。梳。為。道。者。矣。則。又。云。我。固。穿。官。衣。馬。褂。何。服。為。既。而。日。甚。一。日。或。便。奔。街。衢。向。人。云。爾。單。衣。我。資。蓋。實。爾。因。產。東。用。梳。梳。何。忍。乃。爾。漸。漸。有。傳。其。故。者。生。祖。親。米。行。於。鎮。動。謙。老。感。踏。商。成。倚。重。之。髮。逆。運。滬。上。聞。鎮。泊。兵。船。數。十。艘。有。哨。官。都。司。某。者。素。與。契。洽。會。程。提。督。改。嘉。興。權。調。都。司。隨。行。某。資。夜。以。箱。籠。入。留。守。待。未。半。年。而。都。司。全。軍。覆。沒。其。祖。祇。知。都。司。籍。隸。四。川。不。知。其。家。之。都。邑。既。未。由。寄。返。亦。無。來。取。者。計。所。得。甚。巨。萬。金。今。之。作。案。殆。即。都。司。之。贖。耶。此。固。某。都。司。願。存。之。財。也。不。幸。而。都。司。死。某。之。享。此。財。也。誠。非。有。心。昧。之。也。而。乃。有。作。案。之。某。可知。一。絲。一。粟。必。身。力。勤。瘁。而。得。之。無。愧。香。享。之。始。安。否。則。即。無。福。業。清。夜。疚。心。能。泰。然。耶。若。夫。有。心。獲。奪。是。則。盜。賊。之。偷。其。得。報。又。不。知。何。如。矣。

折。度。鎮。而。江。竹。湖。距。郭。有。數。十。里。一。大。市。廛。也。舊。有。木。關。凡。川。湘。巨。販。販。入。郭。境。悉。悉。納。稅。折。衡。雖。不。廢。舊。會。業。某。宅。西。東。對。岸。盡。為。估。客。榻。之。居。其中。設。鴉。片。煙。肆。若。衛。封。守。尤。甚。夥。有。王。董。某。年。僅。幾。旬。突。怯。與。某。母。相。依。為。命。立。錐。無。地。懸。盤。無。權。日。侍。母。織。棉。織。





誣亦何以自雪耶胡以遠極其難出以邪心魅即乘而乘之其亡也宜哉宋女有知當亦不見也

南邑某生志其姓氏其封翁年逾知命方得生愛如掌珠少而聰慧讀書日數十行既長丰神韶秀個儻風流文藝之餘兼工繪畫他如管絃絲竹之音靡不悉心鑽究居恒尤喜聊齋文字嘗言荷過多情奈縱孤鬼必納之惟眼界過遠無復環肥品拜少所許可雖當舉士之年尚未結末陳之好也會當暮春之初散步郊坰作春之樂觀水村山郭間柳花會感春色竟迷歸路適見一女即踽踽前塗弓鞋纖小勝欲傾側醉晚之美而難一步趨相離僅尺咫尺約里許竹籬一帶掩映雙扉女郎駐足門前生前致詞女郎云即君到此歸途甚險勿勿小住為佳生應其美竟隨入內室中堂展問非族里居生具以告轉詢女郎聞則云劉姓姨妹二人長名卿雲年十九矣次名翠卿年方十七今日由外家來不覺遂晚令相遇即亦夙世緣家中無三尺童僕一老嫗一小鬟僕僕令其言語踈踈嬌態橫生於是神志顛倒樂而忘返矣少頃酒有羅列二女郎殷勤勸飲備極款曲生見壁上懸琵琶一因請奏技二女郎亦不虛讓雲卿斜橫檀槽翠卿倚聲而生拍案叫絕酒酣攜二女郎共坐左右蘭麝之氣熏人腦骨於是締結密誓同入溫柔鄉矣其家以生未歸債騎四出迄無音耗有

卷下 二十七

田夫荷鋤追路過墟間見一穴微露衣角異而窺之似有一人與骷髏同寢墟中乃呼集眾侶牽出觀之一田夫云此某封翁公子也急白翁昇輿則生已奄奄一息矣二骷髏截路大異穢遺數里生未十日竟死此非由自作孽積想於居恒乃幻遇於一日苟能破除色界心地清明亦何致迷溺不返而喪其身也然則生固墜於色矣要仍擬於聊齋之幻說耳少時聞書者頗可不嚴以慎之哉

篝燈說鬼幻者駭人聽聞然皆寓莊生言未必果為目親也有雙林鎮某者抱布貿絲經商吳門途次投宿旅寓主以客滿辭某以疲困憐更且無求稍舍得一榻棲止足矣某主辭不獲已乃云有一舍但不潔淨某亦以相坦敗屨已耳及至則斗室一樓百幾几淨境頗雅適亦不疑遂展衾焉漏甫三下朦朧間忽有人推門而進視之則二十許絕代麗人也雲鬟半擁星眼微睜珠纒纒芳鐙怪以為花驚藏此甚訝以侍香香既既睡昧不明不可以身蹈不測於是正言厲色屢以拒之始快快而去明發詰之始知房中素有鬼也苟非一念持正使當前之鬼魅退却而去否則入其彀中將亦性命瀟焉矣某一市井中人耳見色而能守正其轉危而安也亦世之溺於色者吾見之

卷下 二十七

人之趨而與鬼為隣矣如蘇之平度場某氏年四十餘頗貯自饒頗善修飾時蓋雖一經妝束遂能易態為西施顧羅剎為神女惟以抹脂塗粉為上而非天姿之自端妙也有養女曰真真姿容明秀不庸塗澤者花走馬之徒鮮有過而問者婦故以術女無不願既而志少移遂染粉粉鏡自羞出而歸應踏踏不自安而顧者仍無厭意而入室款款獨眠忽耳旁有低聲私語者曰脂粉汗顏失却本來面目矣不見人形但聞鬼噴自是常為鬼祟久病不癒楊乞巫履之巫云女以絕世風姿不合於時有鬼判見而悅之欲以為妻不可讓矣女聞而歎曰未能事人或能事鬼還我本來面目為西方之美人不勝與東施效顰也言訖遂遊好夢者紀以詩云飄首墮瀾各前因地下憐香有幾人抵死只逢皮相士傷心豈獨是其真靈傑遠遊佳人傳命不得志於時者大率若是惟妍媸莫辨使學施之逐真而不識馬之空虛不幾為鬼所哂矣哉

蒲留仙聊齋所誌原屬子虛之說然疑以傳疑不謂有與之相似者則亦足誌矣松郡西門外秀野橋旁有敗屋二椽蛛網蛛絲久無人跡一日有青魚阿土者行是地見一女從屋中出年二十許楚楚動人復隨一女年及破瓜縞袂素衣丰神凌逸見阿土若驚若喜注目移時阿土亦留戀不去女子忽喚買魚阿土乘機就近詢姓氏里居有無家室土曰尚未締姻

卷下 二十八

女曰此余妹也父君新寡無依如不棄使奉箕箒阿土喜出非望二女導入內則見飛閣流丹珠樓翠碧輝煌富貴者家門數重轉入垂花門一進回廊朱閣蘭窗迤邐進池石映帶絕木參差或秋千垂索或畫橋籠欄心曠神怡目不暇給至一處庭闌紅藥留拓銀鏡架几湘簾繡屨不染入室避坐即有小鬟數輩眉目如畫添香奉茗先意趨承茶竟婢引阿土入後堂沐浴香湯更更嚴綉脫出姊妹令攬鏡自照則錦繡華身居無貴公子矣少頃設席東偏之小軒面臨綠水復繞荷葉姊妹環坐左右勸酬殷勤珍羞羅具不知其名入夜少女履妝行含羞掩袖乃手束紅繩進入洞房阿土魚腥未脫遂領仙閣風味幾幾其身之尚在人間更何他慮乎惟問女子邦族堅不肯言但謂此後勿復操舊業衣食委任之勿慮也姊妹為我作合圖所以報君有意中人否阿土云有同業某女曰試邀來果有緣即中雀屏選習業阿土出尋某某欣然偕往姊妹許不於是夕結褵於是同住婿壻樂而忘返矣越四五日某謂長女曰我出入必遭隣婦詰問不堪忍受奈何女聞而怒曰何物妖狐縱肆乃爾立喚婦至大加申飭婦羞謝乃出從此不敢有言聲矣同業人見阿土與某衣履服都第加致詰阿土不能隱其述之命合同則門戶全非刑棒滿目眾疑異因相戒曰君等必遇妖魅速而不誤恐有性命憂兩人乃不敢復往長憶天台有路祇容劉阮尋踪兩笠未拋也



狐媚感人小說家恒言之然北方產是物留仙所誌多屬北方近日南中亦有是患矣江垣  
鼓樓前三忠廟廟壁有廣廈一區五幢到底居之者每不安逸易主皆然因共目為山宅無人  
復門扉矣宅之右為某甲住址宅第亦寬宏深遠規模相儼惟一磚墻間之此界彼疆從無  
侵擾故凶者自凶而吉者自吉也有何某者外省人僑居甲宅數月無他異一日薄暮偶令  
婢女至復園晒棚收衣久而不回而衣已在房中矣疑其之登棚察者無踪聞三日竟絕音  
耗僕婦走告曰頃立棚下聞隔宅有嬉笑聲此中久為狐仙住婢或為所攝易弗敢而視  
之家人乃借鑰開門然火把二三十枝入但見塵封階砌爪跡蹤橫院宇深深寂寂無音響何  
乃以來意告焚香楮祝而返既半婢忽見於廳事何至問從何來婢曰來自棚間並思  
道其異言前晚登棚見隣園異婦數輩散步遊戲舉手相招遂如夢寐不知如何下去從之  
入室則陳設煥然令人目眩有所稱姑子靈廟罕有其匹持錦衣令更易晚飲珍羞羅列甘  
心心脾以次度曲和以笙簫聲解不能罰以巨觥幸姑子頗頗得免欲告歸眾皆怒因不敢  
再言自是眠食皆與姑子俱約兩日一夜先覺眾來負我時姑子變態不悅變形如貓住後  
窺逸婢則一人呆立口不能言足不能動眾由身畔行不得相就眾既退姑子至囑我眼目  
似將我托起一拋開目則已立棚上矣何聞而有良心乃市酒脯登棚致謝云又南昌楊家

卷下

三十一

橋某甲富戶也屋宇深遠蓄婢多人一晚使小婢游園久不見回呼之寂然以為偷竊也  
令他婢往視視在屋下人已杳然於是四處燭照竟無踪跡前門後戶且久為亦無能外逃  
者已聽之矣次晨危人起食廚乃見其臥於夾板中去其上層板始得出如夢方醒詢其何  
以能入婢均不知自是亦無他異暨戶沈金門候缺於場其子經恩子煥隨侍在寓一日聞  
淋淋箱上如人扣窗聲揭之見一物如鼠狼取淋上竹竿刺之始過如是者數夜乃移榻履  
室夜方復前聲又作申再四橋云過本無心翌日當設致致遂遂蓋廟旁有空宅一區  
為使命往來駐節之所時有大僧蓋揚揚此舍故不能安其室而遷於隣舍焉又花叔大  
尹金門季弟也寓揚時宅內原有空屋二楹仙居已久有僕某移居於此殿而視之她無纖  
埃潔如新掃遂懸榻焉是夜花叔樓上秉燭觀書忽聞有軒聲聲問之不應出而視之則一  
包裏其巨呼從人解其包僕則犬臥其中尚酣眠也眾驚醒之僕茫然猶思乃僕是皆有以  
觸犯之而後遭其戲弄也見怪不怪其即所以弭怪之良法歟僕作雜謂為妖然皆狀由  
人與故惟家之索耳乃亦有守正無私矢節無移則此類中之類楚也李某客濟南與郡中  
何君景軒為傾蓋交親何一玉環香翠豐世所鮮有異之何乃色無復怡然說曰匪汝之  
為美美也貽李曰君何佳佳願與聞何亦欣欣樂道初何被酒夜坐忽一麗人至何醉

眼朦朧竟忘所自矣曰勞勞與懶懶客有相如渴乎麗人曰君自渴何與他人事僕以答  
寂欲飲清談幸胸耳麗人胸中富有經史何曰金屋難藏沒字碑如卿者真不愧金屋左麗  
人曰無此難稱且不樂此惟一印一壺定度罷華耳何偶雜游羅麗人正色曰僕本情天中  
過來今已識除淨請與君為談友他不與聞何肅而敬之方心如棉木是脂粉畫中別能樹  
立者但山林非弱質所宜卿何枯槁至此麗人曰實告君妾望山氏之苗裔也以君清雅故  
願聆塵教何曰卿輩多以情欲迷人卿獨攝脫情絲非正心定性何能斬斷麗人曰情障困  
人如前自縛苟具自解一偶亦指顧間事耳何服其論自是時去時來歷十有三月偶有入  
都之侶別去以玉環為贈曰此不袂之袂也回憶聲容彷彿如見衣香髮影實錄無雙惟與  
之對語時使人頓忘色界是可為益友云葉生昌源浙湖風雅士也工篆隸善詩畫世業費  
設與肆于中州生書游勾欄狎一妓名阿秀年二旬餘矣貌儂中人恣態狂嫵生感之以千  
金脫其籍置還室大掃許固賢秀事之尤謹數年無間言性純慧葉分書神仙時為僕刀會  
咸豐間賊逆北犯倉卒不及逃城陷賊破扉入生匿暗處執許及秀將犯之秀忽躍起奪賊  
刀一賊所其項秀急以手自按其頂斃賊四五人餘眾駭遁秀呼葉出泣語曰妾與君緣盡  
矣然受君恩深必報君君當謹守此室無害也言已首遂隱身亦仆矣生夫婦驚惶視其

卷下

三十二

屍則孤也殮以人樓猝不得棺匿尸篋中守其戒不敢出越日賊率其黨來及門輒呼頭痛  
而逸月餘葉秀謂曰賊已過盡攜家南歸此非福地也葉遂南歸抵湖郡秀復入夢曰湖  
郡亦不可居擇業被兵燹之地耗馬十年後即事平安妾生不為人索帶繫入神道不能  
復來矣葉乃挈眷至滬上居於敬浦之東遠無虞厥後髮蓬蕭蕭乃歸里閉門不出而葉  
已老矣營生瑣附孤棺於墓噫人之淫者為妓物之淫者為狐狐猶有伴情之正而著其烈  
者夫豈其人不如狐哉人苦不自立耳  
又有能懲不弟之夫而與人相安不肆僕僕者余所聞數事因連類記之山陽陳某法秀才  
恃才而傲侮其兄嫂兄固長厚多方含忍嫂亦暗中隱泣而已陳一日晨興於案傳一紙曰  
陳某法自負過品倫紀未明尚得謂讀書人乎余向居法翰林宅以翰林長壽暫就法宅爾  
無一事可述惟知數度兄嫂連言害人故發憤為汝言之及早悔改勿謂暗室無人也陳疑  
為兄所為遂言感又父母遂不歡於兄方謂得計一日空中碎石雨下頭面皆破陳住延  
翰林長君至聞大聲曰尊人道德文章足為當代宗式君不遵拜階得功名以道就自居耶  
不且去視吾石陳方念上控數語空中又一紙下曰陳某汝某日某事欺兄嫂如何昧心歷  
疏二十餘條余以正言相規汝欲仇我耶今夕當以烈燄燒汝矣夕方臥火自焚於陳

裸身投地號號乞食。曰：求我無益。當求汝兒釋汝陳不得已。與妻路求兒。燒更令自陳負心事。兄嫂不忍。聞痛哭。起曰：吾弟知改過。祖宗父母之福也。更曰：汝兄弟既睦。我且去。由是陳痛改前非。門庭雍睦。家法為一新焉。葉幸與香浦東妻。豐家也。去戌八月。常歡既臨。葉正僊息在家。忽有一老翁至。童顏鶴髮。飄飄若仙。詢其姓。則云：胡也。亦蘇人。避常歡難捕。遷至此。君家後樓。曾賃樓上。葉許之。翁遂留銀二笏而去。葉遂洒掃以俟。乃未見。葉入門而樓上老幼男女約有二十餘人之多。始而駭。繼而悅。然曰：胡者孤也。彼此相安者。幾三數月。忽有小孤遺瀆。瀆汚書籍。葉心惡之。時鎮江劉玉齋者。善法鬼怪。葉欲招致之。而未敢洩其事。翁已知之。與葉書曰：老朽雖異類。頗備禮義。祇以孫輩無知。致干盛怒。不意君之蓄怨不忘也。今既見外。行將與君長辭。何必招劉下逐客之令。葉見書且愧且悔。令人止劉。而劉已至。乃引劉至戚家以證之。劉默坐。若有所思。此間無怪異。奚至是。頃之。又曰：吾知葉君之心矣。必因老孤情意殷勤。有所不忍耳。但余既至。不可不使老孤知之。因作書于餘言。翁亦覆書于葉。謂葉曰：渠三日後進去矣。姑勿與較。其致書也。第將善變化。以反納絨中。劉得善見。及即令人將漆桌拭淨。以水噴之。將紙灰洒上。即喃喃成語。不見有字也。劉因異人。翁亦誠可佳矣。至於大肆侵擾。遂無術。則又出此二狐之下矣。漢口葉瑞豐雜貨。

卷下

三十三

生理憂遠。楚折地雖數遠。而回棹如故。管運於以竭。平時貨物得失無常。亦漫置之。某歲五月中。一夕圍坐晚餐。瞬息間。酒香失所在。主人方知。奴異。致有檢衣物。則已強半遺矣。惟數紙質票在焉。佳語質鋪。則云兩少婦結伴來買者。乃延道士建壇法。遂方將仗劍噴水。忽一聲。逆刺樓上。溺器擲下。幾傷老道之額。眾於是草草而去。由是肆樓益甚矣。噫。物類之中。尚分賢愚。若此。况人乎。如彼之能。能依倚。能甘退讓。不尤人所難能者乎。若夫肆侵擾。遂無方。則又不可同日而語矣。

卷下

三十三

人無算焉。妖不自作。餘姚富翁某。延某師訓子。師風流自喜。茶中圖書玩物。畢具。復有山塘泥美人一。座神米生動。一夕坐讀。有美人婦翩然入。兩相調笑。遂成媿。美人常吟一律。清婉麗師珍藏之。詩曰：妾家生長在姑蘇。飄泊而今未有夫。藕恨生長瓊水。還憐身世入泥塗。何緣珍重藏金屋。祇可堪其伴鴨爐。自畫眉人去後。消磨脂粉。頗重教。主人訝師精神恍惚。因問之。不告。一日。主得詩。多痛之。視几上美人笑曰：得非此物為祟耶。美人相相欲動。頰上似有愁色。擲而碎之。其跡遂絕。呼泥美人何至此哉。必因師一念之私。而有他物。泥之耳。信哉。妖由人興也。

卷下

三十三

遊地獄記。恍惚迷離。語極奇特。其畧曰：客寓滿。夜不成寐。讀狐鬼傳。見地獄之說。竊訝之。良久。睡魔至。有青衣者。持券而言曰：子疑地獄耶。抑知地獄即在世間耶。請余不信。蓋與同遊。攜余行至一處。見綠石橋橫。巨東西。中列巨欄。上書界分人鬼四字。過橋而西。即處處有鬼。卒巡邏。牛首馬面。窄袖短衣。如廟中所塑土偶。然手執藤鞭。過首垢面者。擊之。市肆半掩。門挂一燈。秋雲綠。毒氣熏蒸。人皆縮首。畏耳。遠頭曲背。局促奔走。若有急不及待之勢。不知其何所事也。曲折遠行。則見無數夜叉。披髮袒胸。拖鞋跣足。戲笑迎門。門貼人鬼道通四字。見鬼一車。至便嬉笑擁之入。復前行。至一橋。青衣人云：此間為陰陽關。過橋以北。則盡陰界。十八獄在焉。大劫以後。鬼魂愈多。遂於陰陽關外。擴地至人鬼關止。增設烏烟紅粉兩大獄。即向所經者是也。遂過橋西北行。又見夜叉無數。油頭粉面。作時世粧。爭妍取媚。列屋而居。中有一臺。茶待客。予遂登臺。小憩。俄頃。茗至。作碧血色。青衣人云：此地近血河。故有此麗水。遂罷飲。出門。西望。天已向曉。萬道青烟。勻懸空際。陰風烈烈。鬼聲鳥鳥。目悚神眩。不忍卒睹。方欲告歸。忽聞一聲震動。天表夢亦隨醒。思所游之地。不禁更然。如在目前。遂走筆記之。細思地獄即在世間。一語誠足破千古之疑團。警愚蒙之妄作。禍因惡積。福緣善慶。非此理也。哉。亦在人之所為何如耳。

卷下

三十四

王君榮德。湖南人家。積富。為淮鹽業販者。已有年矣。性誠篤。一日。有資士操中州音。出一紙相示。王未及視。即曰：有之。非我欺心。不知君所在。今約五日。後來取此。可乎。中州人諾之。至期。如數以償。蓋三千六百兩也。其約有主。酬酢甚歡。眾疑訝。叩其故。中州人笑曰：我年幼。父營運於外。客死。漢魚帳目。皆失。我豈知有此欠項哉。今年迎父。極歸。沿途求乞。狼狽不堪。前一夕。夢父坐於中庭。謂余曰：汝苦矣。尚可生活。他帳非汝所能討。惟湖南王君處。存有三千六百兩。未及合本。而我死。雖曰無據。僅一收條。然王係長壽。持信去。當無不還者。信在幼學。某本某頁內。昔時常閱。置於此耳。次日。即檢得之。今茲故來。果得趙璧。公真長者也。王聆其言。未畢。即拍案驚曰：尊公具如此英靈。耶。我於月前。某日。家人不戒於火。幾致延燒。忽尊公來。振我起曰：速救。驚醒視之。火已撲。倉卒之間。又見尊公手一銅盆。撲我。並呼急。救我。已忘其死。一聲甫。影形頓滅。因此家人。羣起。傳免於火。次。又夢見之。曰：昨日補債。今日索欠。某日。我子來。當一一交還。俾其衣食。有資。當君未來。預善之久矣。君至而清債之。亦了却一願。我敢昧心。願求於是。嗟。不聖古之人。有不忘死友而還金者。王君具亦行古之道。雖其轉禍而成祥也。亦宜。

卷下

三十四

某君風雅士也。偶從吳門。過梓申。江艇。寢。夢中恍惚。舟行入山。溪澗。水道。潔淨。別開異

境仰觀山色與帆影中流相映對惜水宿無伴可與共賞舟子前陳白山巔可遊船中當有人在此某舍舟登山躡其巔山巔有五杉石玲瓏可愛因袖數枚山後皆楓林林盡見屋結茅數椽迴閣屢屐信步至其地主人整衿出迎年約四旬餘蕭蕭客入詢其家世嘗言平陽別字香名即香登科入仕都中室中懸六如小像及像王詩畫幅皆真蹟磁盆中晚菊一枝作花三四屏几環列供諸奇玩皆世所罕見香時主人滿室作樂笑甚因謂余曰畫畫固佳樂事求索者多則為所苦矣少頃會僕送若至某與主人攬袖袖海歷履洞至十餘處拜感者惟畫籍為極駭及門一揖而別某方充路登舟耳畔有促之起者一舉目則帆檣錯雜烟波浩淼蓋已抵申江矣登岸即遣一賣石者視之則見香遂購歸噫山居之樂所謂富貴神仙者此即是耶其得夢屢其境亦未始非天假之緣至於購石以應夢則又奇而巧矣昔人有夢幻無憑之說殆不其然

容有善談夢者告余曰子知當世動數公之異夢乎子曰不知也客曰公於嘉慶庚辰奉命典試春闈是科榜首乃廣西桂林陳公繼昌以三元及第方公入闈夢兩廣總督阮文達公拜謁並贈貂裘一襲傳臘後始信阮公字伯元以姓名字合之恰為三元而阮字達考又為陳姓之半阮任兩廣督三元為廣西人貂裘則詞林品服也足見夢者陳當發解時原名守

卷下 三五

亦係汝也醒而異之因改今名及入闈披號舍則所坐二十二號偶問二十四號則果有陸沈在焉榜發均中式陸竟以三元魁天下乃知沈字傍三點隱示三元之慮陸字亦得陳姓之半揭曉師生各述所夢互為驚異云至於以一人得三元應致佳話無論文武甚難其人尤結庚辰科武會狀兩元皆係福建黃君培松也黃固某科鄉試解首也聞其得解時亦有預兆會狀兩元之夢借傳聞較其夢要皆足為藝林佳話而神奇迷離竟於夢中顯示之待

錢塘縣會君明玉風雅士也娶妻汪氏色美而不甚慧慧者章久客夢中一夜夢振家有無人跡惟見壁間題二絕云寂寂花時鎖院門倚窗風破月黃昏海棠開落春無主誰惜亭亭倩女魂華草風十七年淺淡紫玉竟成煙他時却扇重相見珍重舊時香結舊時香以詩句不祥迷歸而要已物化童哭之懶搜遺靈得絕命詩正夢中所見二作也厥後屢卜請膠未果至官粵東從化令始納聘李氏即前妻婦貌酷肖前妻詢其生辰即汪之逆日細詰前事適題外兩打芭蕉浙港可識屈指歲月已十有七歲矣嗚呼之奇如此乎奇不奇於夢而奇於夢中之詩殆亦彼此思念精誠相合有此神為之感召耳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况仇

便問其則其情美之當必越於彼常云

凡物以罕見而珍以知希為貴此的語也如蘇即拙政園當雷羅一集大如鶴雀羽毛五彩斑斕尤類吐蛇觀者故觸其怒則撲翅揮尾有聲隆隆震地若雷鳴然考此物產於廣東雷州彼處頗不為奇蘇人目所未經咸欲先觀為快於是園門為破突噫六合之中珍禽怪獸不知凡幾安得盡為羅致以供人之玩視哉即或得一玩視苟仍以尋常視之則不啻造物之風庶幾未墜耳然如蘇人之爭觀不亦好奇之甚哉

物之異者或以為妖不知大造生物無奇不有何必拘於一足乎姑蘇園門外某姓家蓄壯雞數頭一俟忽聞嗚嗚高鳴某乃至雞籠奮翅則愈鳴愈高取木棍欲擊之雞龍一啟奮翅展飛分投左右隅舍皆謂不祥某乃盡殺化雞分餉諸隣而能雞欲速死故假之鳴所謂自作孽也其人某家疾一母孺十年不生產其腹腫然下墜碩大無朋疑其孕者難捨剖而視之則臍中無他物惟包絡膽子一枚大如斗權之得五十斤或謂為養養之或指為學生之變莫可辨証也南昌某一日購鯉魚一尾腹碩身微圓色帶光鱗背而不亦重五六斤洗滌烹飪將廢去棄焉湯釜蓋惟清水沸騰視滌處片鱗亦烏有焉出語於人皆謂曰龍魚服神物固非可測度也要之為物若此奇異畢錄詩無博物之學以為故也即以為非故也亦可

虎猛獸也詩云爾如虬虎狀其威勢難制也然亦有能搏之者固不備古之馮婦矣寧郡奉化縣村人王大者少業僅長策而力甚武勇稍稔後名聞數縣與為之跡不敢近其鄉嗣以事赴處州道出桃花嶺林木叢雜向有惡虎屢出強人行劫者視為險惡王固自命為壯士聞之欣然曰是虎宜南山白額者耶余竊效周將軍矣於是伴領行裝攜健兒數人踰嶺尋虎穴所在探出入行跡設伏於前王偕健兒輩分道守候三更風起虎嘯而出王先斷歸路虎觸其機前發中項自痛跳躍勢益猛迅王趨步直前徒手得之適時虎勢王猶

振拳作勢擊餘勇莫可賣也相與昇虎踴王慨然曰此間隱嘗已除余可行矣村中人堅慰留之不聽獨行長嘯而去又嘗即西門外嚴家橋有三人行於途猝遇虎奔避不及死者一人餘亦各有所傷嗣警兵往捕不知虎穴所在復乃得之某姓宅舍中相擊燃擊槍林彈雨中虎乃斃按虎乃雄者身軀雄壯臂力盈盈以手撫之幾如沒其頂圍圓二尺二寸自頂至尾長八尺有二寸齒白而巨左右獠牙各三寸許五色斑斕毛澤豐潤狀虎也雖極猛烈而亦為人所搏可見物之亂害人者無不為人所害也又豈獨一虎也哉

鼠雖微物亦有能殺人者同復災者有及述二鼠甚異之某甲家門人家住石條街一夕就鼠雖微物亦有能殺人者同復災者有及述二鼠甚異之某甲家門人家住石條街一夕就





深紅其力其大亦此馬中之矯矯者夫產空伯樂自有賞識於風塵外者而究之以德不以力亦何取乎高且大哉如小馬之靈性庶幾其有傳乎

物不能言或馬而勝兆之謂知也獨早故龍喉而知其福非靈屬無因也上河渡傳橋有酒肆曰春來素蓄一犬忽於某月每夜猶獵獵不歸聲極凄切甘餘夜未嘗稍聞擗擊之聲嗚更其聞之者皆謂不祥然當時亦有微兒兒忘終非吉兆謬言狗不吠空想違早之聞耳

天地之大飛潛動植何奇不具兵饑後地廣人稀草木荒蕪野長蛇蟠半壁驅靡不為跡其間亦以見造物享壽之理也蘇郡香山近出野熊身巨若牛喉舌若象每出攫羊吞食之一鄉患之協力捕捉竟就獲有善業者於剝腹時傳心肝一具驟乾據云漆神補髓連勝子馬勃牛溲也願居奇焉又三江營一帶近出人頭狗三五成羣四出捕人人或見之仰其頭而鳴者無事若俯首哀鳴不急避即遭其噬其地老年者曰咸豐六年賊鋒甚熾赤旱千里曾以此狗過境令復止焉吉凶所在誠不可定故類識之以俟驗耳

手戲雜技窮極巧思猶為變幻小術無足為意乃又有以戲作戲者雖為傾刻之資究屬行險之事其為愚也實大西人戲亦不一名而嫻熟者則其習成便然耳如所謂馬戲者

車利尼善為之馬十四男女各五分騎馳驟或一人兼輿或五人聯總皆與樂聲相應又一人牽虎班馬名比司買兒者登臺馬解人意行止跳躍令人跪拜狀一如志有一人立馬背其人初著英國衣飾既而易阿爾蘭之冠既而又易施各各之冠轉盼之間變化不定奇在速也又有西婦騎馬步趨按西樂音節幼者僅八九歲立馬上忽行忽躍忽翻筋斗倏忽無常而手中胡琴按板合拍並無絕續又一人俯少女共立馬上女子眉目清亮腰細如楚宮妃衣則班駘陸離忽而坐忽而立忽而趨忽而舞如輕燕受風終則鑽紙

團十餘輕身而過毫無阻馬行愈快其技愈神先起龍鬚橫掛無比又有跑戲之法八人並奔于馬上各持五色紙卷約八九尺盤旋上下滾滾翻翻觀者目眩其尤奇者四西女戎服乘馬堂上立一竿其端作曲尺狀置一假首級次第驟馬過竿下手一揮其頭極劇中首級脫之以去忽易首級為小圓牌懸諸竿下牌中間有小孔驟馬急行揮去其頭十不失一未一牌者有穿兩三牌者嗣又分植四竿竿頭各裝一人頭驟馬過之而去其頭十不失一未一人以鎗擊一竿轟然一響人頭不知何往矣又一人懸更若水手疾乘馬疾馳海中履舟曲在馬上若遇風履舟若落水水冰能騎極幻相不可殫述此外如畫設六橋馬一板到復全起之稍戲二帕馬竟能飲蓋印之而出則亦可駭目矣其為危象之戲也豈善懸布

卷下

四十一

幕為門內兩旁列狀龍皆以鐵為槓而下有輪軸以便拉行龍虎四一虎大子持與三虎離間隔而展一龍行兩黑虎狀最輝煌一龍行虎三大小相若取一龍置幕中三虎斑斑

龐然其足長也西士長生手二鐵棍入龍與門初入時虎即長生之踵長生從容以鐵棍抵虎之頭虎遂展展備一門又一虎出於是兩虎相鬥人亦混鬥其中旋又開一門而二虎並在一處虎聲嗚動紛結難解長生乃令虎翻筋斗作諸戲移時乃次第驅入門內按關而出家戲則出於西人羅馬路始引兩象上臺象皆被服色以紅趨走一轉令以前足搭于臺

旁圍上似何觀者道繼繼以一桶置其側令象踏於桶上象身極重而立於桶上殊為靈便又以兩桶令一象分踏之而以一象從下行過俄而二人分坐兩象作諸劇而後入按戲惟馬戲為極夥名目各異即奇巧各施虎象之外又有猴戲凡猴籠赤黑白大小不等一巨猴睡於籠中蜷曲如人西人呼之曰味長則醒然驚起問飲食否則啾啾作聲似將答應人或以荷蘭水于之猴捧之作人飲承之以口涓滴不遺戲亦露有時以四猴立四馬上猴各有衣兩紅兩黑繞臺跳棚生面別開馬一躍而過猴似有懼意大聲若啼忽而跳躍如常卒不翻墜乃知猴之故為啼也種種變幻皆足駭人心目馬上作戲中國亦多有之雖奇而不

足奇也至於以虎象噬人之物而竟泰之若雞犬驅之若牛馬雖有所曰束縛備防範偶疏肯或反噬不幾以術害身乎觀此戲者方謂耳目一新可驚可喜抑知有患而可危者乎深識者當不以先觀為快耳

卷下

四十二

物莫靈於龍時而天矯雲中時而盤旋海曲大小變幻其用靡窮固所宜爾乃有所謂大王將軍皆河工官員致以成神幻化若小龍長不盈尺細裁如指身類蛇而頭則方隱隱露雙角有滿身金色者有具朱砂斑者位尊者至其身小位卑者將軍其身略大名號不一最著者為金龍四大王會稽諸生姓謝諱結湖太內姪於兄行為四狗宋室難後尊漢死有明屢衛河工翼護漕運封為大王少續金龍山中在山建祠故名之曰龍四大王此外又有泉大王宋大王等號將軍亦甚多至於河務者能一牌之大江以北素稱金龍四大王清浦為河工總匯所大王來者愈夥有一歲而至十數位者有一歲而至數十位者或當春夏之交湖汎泛漲或於漕船北上河水縮小大王皆先期而至其來也先後次第不相謀其去也一朝而空之漫無形跡所謂神龍見首不見尾者歟大王觀劇當出見時河憲赴河干以朱盤引之入覆以黃紙昇送大王廟日使伶人演劇去而後止每點一劇以頭點為准大率皆善端龍見則未有演者演時最首觀者盤旋自得毫無所怖一日中顏色不一名曰換袍其他靈異概難枚指有某甲者江右人泊舟石鐘山下客貨滿載風色正愁夜夢一老人謂



曰吾欲赴東公浦與子有香火緣與我一席地便棲甲甲醒而異之風既利雖不得解船吃水頗重或駭探之則屈曲蜿蜒無隙不滿且昂首而體視屬甲久歷江湖知大王靈異伏而叩首呼大王者三或以盆瓦購乎有卷潔中繪供養楊帆赴浦三日即速送神入廟獲厚香甲每臨流頃大王之德云萬郵西門外河堤舊有大王廟地船某哨官送一大王至謂廟僧曰此即爾廟之神也昨夜見夢於余謂本廟設此已久數年未一蠲祭若違神南旋慎毋恐震起檢視地坐下龍王果在焚香頂禮自清江解維下數刻即達此神之助我風力也僧仿浦中供養州主河應敬謹拈香城廟內外無不閉關觀者焉又有某押漕運在臨清聞候水忽有大王至過誠默禱示以籤語有江河九五能通貫之句果於九月九日五更水至何其神歟光緒己卯冬李河帥為長公文公大王將軍至者絡繹不絕計有五十餘位有老於河工而未一辨職者日日演劇次年春李無一去者五月杪一夕盡去無稍先後人頗為異不數日而文公騎鯨免說者謂文公亦為河神大王始以類召之與不然何來之甚夥而去之同時也要之大王封號載在祀典赫濯聲靈已非一日其來見也不獨使河流順軌昔慶安瀾且將使天庾之供無稍阻滯始亦仿河伯輪城之意耳是神而物者也若徒以龍之靈奇變幻目之則較矣蓋於禮典一稽之鱗虫三百六十龍為之長龍也者生大澤躡層雲

卷下

四十三

變化不測人不敢狎而玩之也然有時靈異非常或主靈檢固非尋常所計料者至於見首見尾示以全身而能治諸疾則又不可捉摸矣劇談縱酒有客言數事頗奇爰屬官城子識之戊寅歲鹽邑西鄉地名流均濤小鎮也居民數百歐沿河而居河東西有二橋屹然對峙隔僅半里許六月十日濃雲四布雷電以風橋西之民於暴雨中遙見白龍二尾旋繞於東橋上俄霹靂一聲神龍掉尾河南居址一掃而傾傷人約有十數一銅器船攝入空際落下如刀劈兩截獲草二童亦同時被攝一則毫無所損一則將刈草之刀刺心而下橋北居民固安堵無恙云動樓人言草機一帶有龍過地傷人百餘口毀屋百餘間其時風雨晦冥天地異色非常震動故有此災尤奇者三人被攝去不知下落龍以充名何者據土人云為人所創故耳此皆成災者也己卯歲蘇郡於仲冬月之十四五兩日東南風大作天氣驟煖坐不勝衣行不勝襪當朔暈甫出復霧來消之際而南天際有龍大橋雲瑞如盛夏取水狀良久始復農人謂隆冬龍凍冬凍龍性怪三春足一冬言主春花豐稔也上虞縣西門外有滄海海邊有夏蓋山山巔有夏蓋廟內祀奉為王妃即塗山女也海中向有白龍歲於中秋前後朔山居民於此數日內見雲脚鱗生即指為龍其形跡不傳而見也戊寅歲中秋前一日下午後西北方忽有雲靈魚鱗俄而白光一連上冲霄漢於半空天矯騰紫變幻

不測四爪畢形全身盡露鱗甲為點一分明止不使東雲見鱗西雲見爪也但其有摸糊莫辨豈風捲地海水直立狂而猛至幾若有傾銀河而倒北海之勢逆兩過天晴則已月上東山為居民欣相慶以為豐稔吉兆數十年未得見此蓋道光二年曾見之說不多獲倍德棉花尤為出色云若夫不主吉而亦有現形者則事之偶然者也寧南兩江橋鄉民為元早跪請龍潭通疏禱祝羽士書符作法其符向不焚化置諸水面即以自沈此符置水面為時越一晝夜終未沈得一紙字跡顯著大書必須老友王某到此方可迎請眾為願異廷訪無其人忽傳之於王姓家藉中蓋是人已去世百餘歲矣鄉民竟將此名書於旒投之水符即沈越即龍果露相雲瑞大雨霖霖眾以報賽酬之又鄧境折開橋與奉化交界處也折而龍潭見一蛇浮水而上大莫與京張牙露齒眾驚怖叩求至再侵忽中一小蛇眾以磁鉢置水求其自入蛇果蜿蜒入之昇至祠供奉維度示華於宗長曰不能行雨止能治病內科治以香灰外科敷以鉢水當立效宗長大異之傳語鄉村有一醫者扶持而至構祝既竟以水洗之給其開朗於是患病者爭來屢試屢驗嘖奇矣東莞縣有地名觀岡春忽有龍蟠於崖壁之間身大於桶鱗滑而油長約十數丈歷二十日不去或云天滿之也揚之伍佑場頭數也有自渠處乘船來者行至中途突見前面有一龍戲水龍尾深入水中龍

卷下

四十四

首蛇蛇尚在雲表時則水聲悲吼雲氣狂飛舟子亟以船繫柳樹時龍身一縱龍尾所掃左近草房俱皆掃毀船亦顛簸異常逾時方定緣相離不過數十武耳丁丑季冬初旬天氣寒洩太湖一片汪洋凍成水晶世界復有神燈往來水上并有飲呼喚飲之聲舟人謂之龍王宴客每遇湖凍必有此異云噫龍神物也瞬息千里若江海何難任其取攜乃必吸水於洲渚之中以致釀成災異豈異中之自有定數歟抑為龍所慘傷於是不可知者也至於現當前色相而即有身登之慶治疾之幻且又有宴客之奇報想亦齊東野人之言耳又馬尾渡信武暮春三月柳塘水漲蛙鼓聲時時聒人耳漁者以此物可充厄廚擊網張入市園利購食亦不知察按蛙之為物實有功於農田生稻蛙搜食稻根指稻末菌乃故有司嚴禁漁捕四朝聞見錄曾載杭人嗜食田蛙如膾炙然意聖以其酷似人形力贊高宗禁之自是而後有禁有不禁亦有食而不食苟人盡不食捕者亦不禁自絕死口腹之欲無盡豈少此一味即不足以供老饕第尚移人古今相同青草地塘俯拾即是供一時之欲造無窮之孽固易易耳而柳知蛙性靈異亦足以報復乎杭城清金門內有金華將軍廟將軍張姓從錢武肅治水有功因得封加以金華奇金華人也人皆認為青蛙將軍蓋廟中固有蛙神最善靈異時或出游民家以香燭彩亭送還神即跳入神廚而隱否則其家立見凶害

俞樾在西湖第一泉之側，俞樾甫太史劉野濤後，復有孤松一株，高與樓並。一日神降於松枝之上，踴生觀者以沈檀供奉，倏忽不見。太史知其事，連小亭於此，題曰靈松，且誌靈跡云。又奉化人某甲，避暑家居，時值黃昏，新月柳梢，疏簾半掩，而鼓吹兩部，曾足怡人。甲方輕漾蒲扇，忽外忽見燈影，其細如豆，閃閃作金碧色，當之亦不極注目，審視後，分爲三中，有一紅光，其狀如物，無異燈火，移而近，隨轉及地，頃之遂昏，同邑周茂才，假稱夢靈，每夕輒現之，指爲藏金之証，甲固勿許，周堅強不已，試以錐錐之，尺許，得一石板，極力搗視，無他物，祇伏蛙三頭，色有金碧，及殷紅者，土掩護蛙，已先復躍出，不知所往，不旬日而周某得奇症，狀若遇毒，醫治無驗，或謂所觸乃蛙神也，故作祟，又太湖山某性極慈善，生平持戒生戒甚嚴，雖蚊蠅莫敢犯，人笑其迂，某自若也。一日行湖干，見有青蛙，怒目踴躍，戲投以死中背遂死，大悔且憤，以爲犯殺生戒，立欲投湖殉之，以償其命，既思家貧，母老，展轉無計，會一獵者至，知爲輕生者，急止之，詢其故，某以犯殺戒，欲殉事告，獵者慨然曰：君真善士，余輩此十有餘年，飛走之屬，擗擊殆遍，罪又通於天矣，君不過偶爾之失，且有母在，可無死，余願代汝償蛙，君其速歸，言畢，身一躍入湖，而沒，某以救阻不及，驚訝再四，掃視之，湖光如鏡，水波不興，僅有烟霧一團，自水面騰躍而上，其異之，諸人僉謂湖神幻化，云云，仙脚齋所錄，想非無所

卷下

四十五

見者，此亦可以補其闕，且既以神名，人亦何必食之，而造其孽，與故錄之爲嗜食者作先聲之告焉。  
吉山悔吝之機，必有所兆，人世情懷，多欲奪其智慧，功利益其虛明，一身蹈危機，而茫然不知避反，不如微物之識先機者多矣。至物之相率自戕，則又不可解矣。於何微之微，之子鰥揚境六七溪，兩口南瀆大江，居人沿岸居，辰之夏，忽有雀鼠渡江，絡繹不絕，歷時兩日之久，要皆自南而北，從鎮洋一帶來，奇渡江之時，鼠皆仰結其尾，大者尺餘，小者即自於背，雖洪濤巨浪，亦復不異，隨其高下而浮泛焉，聞亦有被浪衝散者，適刻復合，遂獲之，蛇如長蛇，蜿蜒飛行，絕跡既至北岸，不奔厥亦不穴居，皆聚於空田內，約計有四五款之多，說者謂該處必有水鼠，故先知而遠避之也。又聞江北金陵門處，有碩鼠，或十數頭，或數十頭，悉從埋圻下竄出，跳躍而死，金陵水西門外新洲一帶，亦有此異，且死鼠尤夥，居人往往盈筐，傾囊于外，其毛色，較常色蒼青，而尾短，亦皆由穴竄出者，說者謂是即鼠害稼者，結廬自死，正主豐兆，要之鼠之遠避者，固鼠之明，人不得而決之也，鼠之自死者，亦鼠之劫，人亦不得而斷之也，若偶然之異，不主吉凶，則鼠又何自避而自死也，意此其中，蓋有天焉。  
竟報原近佛氏因果之說，實有昭昭不爽者，其人善奉佛，諸香伴天竺進香，香附僧行。

相戒持素，摘菜把置之，體腐一日舟子取茶，見一巨蛇盤伏茶中，雙目炯炯，光可射人，犀以爲忌，越香梅祝而西，既近天竺界，向人舍舟登陸，舟子時窺船底，蛇亦不知何往，泊進香事竟，人眾次第回舟，尚有連連來至者，同輩候久，相與沿流開視，聞更聲似新喪者，尾而前行，則一小墟，果有遺棄者，詢諸農家，則曰：某黎明至四圍遺棄，忽來一蛇，其狀甚異，狂呼而絕，家人往救，已無及，旁觀者見大蛇，始知爲蛇，嚙傷回身，持械擊蛇，則蛇又毫無形跡矣，相與大駭，有伴乃恍惚，船中之蛇，爲報冤來，上海城內石碾岸某姓，翻造住宅於堂中，地下見一深潭，中蟠黃色大小蛇不一，主婦令焚燒之，蓋疑是夜主婦過身痛，乃痛入腹中，不一時，奄然絕矣，蓋蛇之索命也，又有醫家命一事，浙人金某者，以幕游學于海上，極復來，金素嗜蜜，以爲水族中異味，無過于斯，所食不知凡幾，一夜夢一白甲將軍，向金求救，云：明日命懸公手，乞救之，金於朦朧中，允其請，醒以告其子，未之信，翌年入廚，見一驚肥且大甲，做白，金觸所好，食指亦動，命解而烹之，以供老親，前舉則不聞矣，是晚又夢白甲將軍，責負約當報復，不數日，其子忽病亡，金悔甚，誓戒口腹之嗜，立願放生，云：噫，竟免相報，果若是乎，要皆無好生之德，而以好殺爲心，探之天理，殊近殘忍，其受報也宜然，若某之爲蛇嚙死，者，則入難以常理解之，歸諸因果可也。

卷下

四十六

雞門鴉門，一時戲弄之人，以爭彩勝，此常情也，推此而相鬥，亦不一矣，至於始介則渺乎微矣，庚辰之夏，粵東南海鹽步鄉外，有始數千雙，相鬥於田畔，其形甚小，背上紋有紅絲一縷，橫束腰際，各成一隊，聞聲而動，鄉民聚而觀之，踰兩時始解，此一異也，浦東有河曰運鹽河，羊已二月間，春雨大沛，天將曙，雨既止，河面有虫盈千累萬，似蛇非蛇，長三寸，頭小尾銳，而尾排列次序不紊，亦若相鬥者，然其中另有紺有紺背色者，復半有紅絲一縷，腹白，又有紅筋兩條，蜿蜒南北分行，歷半時許，久始盡，有人捕養碗中，或截作兩段，頭尾仍游行活潑，經日不傷，老於漁者亦不識也，此又一異也，粵東惠州府屬，某鄉有耕者，夜宿於野，時已秋盡，聞聲聞聞，千百成聲，驚起視之，則成蛇連隊，而來，儼若兩軍對壘，合陣互鬪，擊刺有聲，自覺勝負已分，遂北走，不覺餘地，耕者駭，既與視，則蛇屬之死亡，幾滿田畝，有占者曰：此兵象也，禍不遠矣，然此亦蛇度之狡耳，要之鬪相爭，原無關於輕重，禍祥相鬥，要自互有損傷，爲官私本非一類，其鬥也亦所宜然，特以在秋暮之時，殊足異耳，至於變怪百出，不知何自來，亦不知何自去，則吉凶又何在，乎，願博物者一考究之。  
捕蛇者說，柳州之作，是文也，萬政之苛也，未及夫捕之若何，近乃有捕之奇技者，姑錄許野蘭西報，向有巨蛇，出沒左右，數至，每夏多染瘡，瘡皆以爲蛇毒所致，於是備有捕蛇者。



鰻較大黑魚身有四足前二足稍短後二足能自起而行人有謂為穿山甲者其購而放生投諸城西也是因游入園見此魚躍登園樓俯臨窗檻急逐之仍躍入池恐後患乃網投請海中云又吳人許姓買蟹蟻浸之以酒藏諸罾中久矣一夜客至取食忽見有光閃爍不究疑有毒棄之按蟹蟻之光或從海中帶來凡海洋之水擊之即便發亮所謂黑夜磷燐星點粉飛風起潮生浪花如瀑者也乘樣筆記實載之

臨湖羨魚返而結網此有利而無害者若徒手搏取其受殃也亦宜蘇郡農人某于田水注溢時游魚鱗次取魚罾既足沉洋中摸取忽覺有物觸其足初而奇癢繼而腫脹不轉瞬而一趾之大幾如股矣竟蛇巧治之巧至而腫已過腫極力療之始止腫數月乃瘳又有足為蛇螫者越宿乃延蛇巧療治巧求手云毒已入筋絡雖不致命厥足傷矣不數日足指均瘳去噫此皆一時散美之心動之耳咎由自取世之輕身以求小利者其思之

天下事有樂生倉卒禍起須臾雖極飲饌之細竟至憂斃數命而為意計所不及料者如粵省新會縣黎姓者設木肆于四會縣之滄江貿易公平與人無忤蓋歷有年所矣一日晨餐有所謂豬肉湯者常饌也出湯于釜了無異色夥伴四人圍坐大嚼既罷未逾刻而一人大呼腹痛繼則皆呼腹痛輾轉牀榻莫可名狀甫亭午已斃矣其一夥以未染指幸免眾鄰

搶據究不解其中毒之故蓋飲湯而死者危人與焉知非藏毒而謀害者屍親遂如禮殮之亦不請驗也沈寃錄所載後母取家藏乾菜作羹以餉二子俄而皆疑以謀殺幾成大案嗣審為蛇蚶遺精乾菜中毒而斃後母始得釋彼飲湯而斃者殆亦類是噫滿鋪殺機燭酒止渴其貽害於人猶其顯焉者耳要之命實使然不然何如此道相值耶

飲食所以養人者也乃有極口腹之欲而致於傷生者其事非一因類識之如魚之中有名河豚者以其肉鮮美故以是名然有大毒不著烹者食之必死以其血脈其子脈其睛酸能致人命無藥可解也揚有某姓少僕于四月間乞假歸不一日僕慟哭而來云其父死矣問病則以食河豚對其父約四人共食次早四人皆死一仰于床一伏于地二人伏于地手皆掩心衣皆破裂口角紅白沫橫溢大小便流滿面皆赤黑蓋命一鎮江人烹調不善也又廣備門內邵姓車夫與周購得河豚情鄰某之男女十一人食之同死有一丐婦過此乞食因以餘與之丐婦未及晚腹痛甚死于城濠世多美味何必是而人之嗜此者相率成風以命嘗試殊不知何故也然魚中能毒人者又不僅河豚一魚已也某洋行船駁行抵小姑山下停泊有漁舟捕青魚一尾身可四五尺重約數十斤購之命割烹見魚膽大似卵因思已業患自危此必清源明即遂生吞之未數刻腹即絞痛自此逢食即吞稀粥亦不能進醫

卷下

五十九

藥靈無效不數日斃命青魚膽未有傷人者想此魚過大性有異耳又鱈魚之雄者為鮑其力至鉅其性至毒食之亦死蘇郡醋坊樓魚筐中有巨鱈一條重有三斤山東鎮容見而沈論價既竟無法取攜有武生者自誇其力攬筐向前以手握鱈項未及引即掉尾繞臂三匝霎時間肘腕欲折有弄蛇者過而見之曰殆矣非余莫能脫也令生飽飲雄黃大酒取利刃刈之刀落鱈斷而臂不見血惟繞處如蛇足重刺重肌膚乃更數藥以口啣而出之武生乃得不死噫亦幸矣又有食魚致疾者廣州府治新安縣有地名鹽田者濱海民多業漁某冬有漁者獲一巨魚鱈而黑背共而鱈重約二百鈞老于漁者其名也售於市其之購遂剖而購售之貧者以僅康多往購味亦甘淡肉堅而濕不數日其地人多有皮色變紅之患症類斑疹而無顆不熱惟癢如蟲行醫者視之莫識治以驅風涼血藥亦無效越日而皮變焦色又越旬而皮變乾枯黑色漸而皮盡脫去如金蟬脫殼然人如凝脂但未有一死者耳病亦奇矣又食蟹者不可與柿子同食滬上有異性者一日食蟹後又食柿頓覺發冷肚痛臥床一晝夜醫治不效而亡以蟹與柿皆寒性也噫噫徒快一時之欲遂至視性命如鴻毛饕餮之害可勝言哉願恐口味者一省之

古木參天有神呵誰亦常事耳有遠客歸來春迷及樹神復仇二語因異而錄之津城任家街街有沈某者行八年已古稀向在長蘆轉運司署充當清書公事指錄諸吏無出其右家業饒裕住屋三進頗華美院有古木一株修柯凌雲深陰匝地乃百餘年之物也沈擬于院中築堵牆以界內外樹適當街有伐樹念即夢古衣冠告之曰我樹神也寄託已久茲以道處遠思尋命何絕無香火情乎止爾殺機我為爾蔽風雨爾為我作主人彼此均便不然勿謂為將軍不能與問罪師也沈以故妄置之督匠所伐斧甫下紅水溢出愈復愈家人環勸不止良木既頹水注如血兩日不絕未幾而某夜回棧哭至矣天無微風火勢猛烈合力撲救不能奏效毀屋兩進萬金重數盡付劫灰沈於夢中驚覺門窗已燬以業卷在臥處檢點保獲遂及於難其餘眷屬又有大小三人火葬焉最奇者該屋四邊圍牆絕無坍塌門以內則皆成瓦礫場矣又某姓祖墳在老開大橋北首傍有大樹一株時有人在此自燃香嗣售與英租界某洋行洋人令鄉人運斧伐去鄉人懼不敢下手洋人感其親其概斷樹洋人手腳忽覺寒冷不能超越三日沒兵是二人者皆以伐樹喪身者也豈果樹之神靈應如此乎要亦其人命運使然故乘此妖氣而受其戾歟不然世之伐樹者多矣何不並受其禍哉妄言妄聽可也

果實不一未聞有致人於死者然亦有之如蒲種不一鄉人采蒲者分門別類詳其名目其

卷下

五十

有毒者皆辨識之城中人食者必以銀物為識認鄉人則隨求隨食不加小心待其  
熟識故耳芥門外梅潭茶姓母子採菌半籃佐午餐食訖即吐瀉不止翌日同斃按中菌毒  
者以苦茗白參調服立解此殆未以之解也臘梅花結實如豆即藥部中巴豆也食之者瀉  
而死其在樹隔年者更致揚州湖南會館舊有臘梅一株結實累累有湖南鹽舟夥遊此見  
此物愛之採取升許以歸與眾分食片刻腹絞痛呼號欲絕鄰船聞之詢顯乘其以食有  
老舵工取視之驚曰殆矣此巴豆也速與醫治如其言壯者幸無恙其一老婦三小孩皆不  
及一時大瀉大汗而斃惡人之惡亦可歎也揚城有同塾讀書者為姚張二姓子年皆適冠  
午餐後至塾師之弟子食而面似暈同食既已未一時姚張同呼腹絞痛甚一刻面皆青紫  
如中毒然師退回見此情呼車送回告以故延醫治之皆云中瓜毒師之弟云數人同食何  
獨二人中之有進拈痛丹與骨母鷄毒醫云非也進以散毒藥劑無效中夜遂斃兩家子  
師門無所怨惟切為醫生然究未知所中者果何毒也師子是貼示通衢西瓜有毒不可  
食而其時香瓜者亦不得售森傳瓜腹生毛初皆不信臂開果然見有黑白毛四五莖長  
二寸許盤瓜腹云噫物之罕見者其為毒尚可揣測先事豫防至于習見之物無端有毒即  
博學之士亦難逃害術生然則人于飲食一道其必隨時隨物慎之而不可妄為餐餐也可

五天

卷下

五十一

木裏字畫昔人已言之而未能測厥所由也新羅蘇村人張某事種植一日折取樹上小  
幹欲以為鈎柄也該樹名狗毛蕨幹不適用乃折之為薪見木裏有字其文曰鄉村雲字鄉  
村兩字橫書雲字兩字直書某以為怪鳴于眾均不解視所折之樹則亦有四字焉其文曰  
日月常照一事寓無橫書為某為某為某為某又有一姓姓某為香港人也行經油麻地人  
有贈竹一根攜至太平山與眾傳觀或為剖之中有一詩一聯詩云山川澤遠騰騰水陸  
羣理狂鬼浪書西方招疫氣東來一指降神旗聯云福隆為福妙廟成就助成功宮聞者  
皆莫解群呼咄咄或謂此特奸民之所為耳嘗者與剖竹者皆其類也不然竹竿非珍奇異  
物何必與眾傳觀而必剖之哉此則人巧為之而非若木之天成也天之生物何奇不見必  
以此為怪物何察耶

五天

卷下

五十二

之地咸豐壬戌年南海一帶竹樹開花結實地山侍御既以第二人及第而是年七月朔  
颶風陡發海潮激漲受害百數十里及南海諸叔裕原常以第二人登第之年八月又有風  
災較壬戌為尤甚是一驗也若夫無所徵驗而亦有開花者光緒己卯蘇州外某氏園林  
有鳳尾竹數叢忽開白花吐旋屑玉霏霏珍珠點點既如梨花淡冶又復柳絮輕盈萬箇千  
竿一點綴奇觀也園丁以不祥掃除之又金陵城南北竹園頗夥壬午四月中樹樹皆花  
色黃而白說者謂主兵象且引咸豐壬子年竹有花為證要之天時地利偶有轉機故植物  
因之見異宜洩菁莪特或然耳即所謂科第凶歎兵戈之兆要亦附會其說耳不然古凶始  
兆天豈真于竹露之哉

五天

卷下

五十二

開花結實植物類然惟竹樹常有此有則主科第之兆凶歎之兆或主干必類書所記班班  
可考而後之以此占驗災祥者亦往往信而有微  
粵省道光初年南海縣竹樹開花結實如米糊而咽之其甘如飴羅羅村先生遂以第三人  
登上第自是而後番禺許陳文觀察以第二人及第順德李若農學士以第三人及第同治  
辛未順德梁斗南殿撰以第一人及第其年均有竹樹開花結實之事此一驗也至於凶荒